叢書集成三編

九三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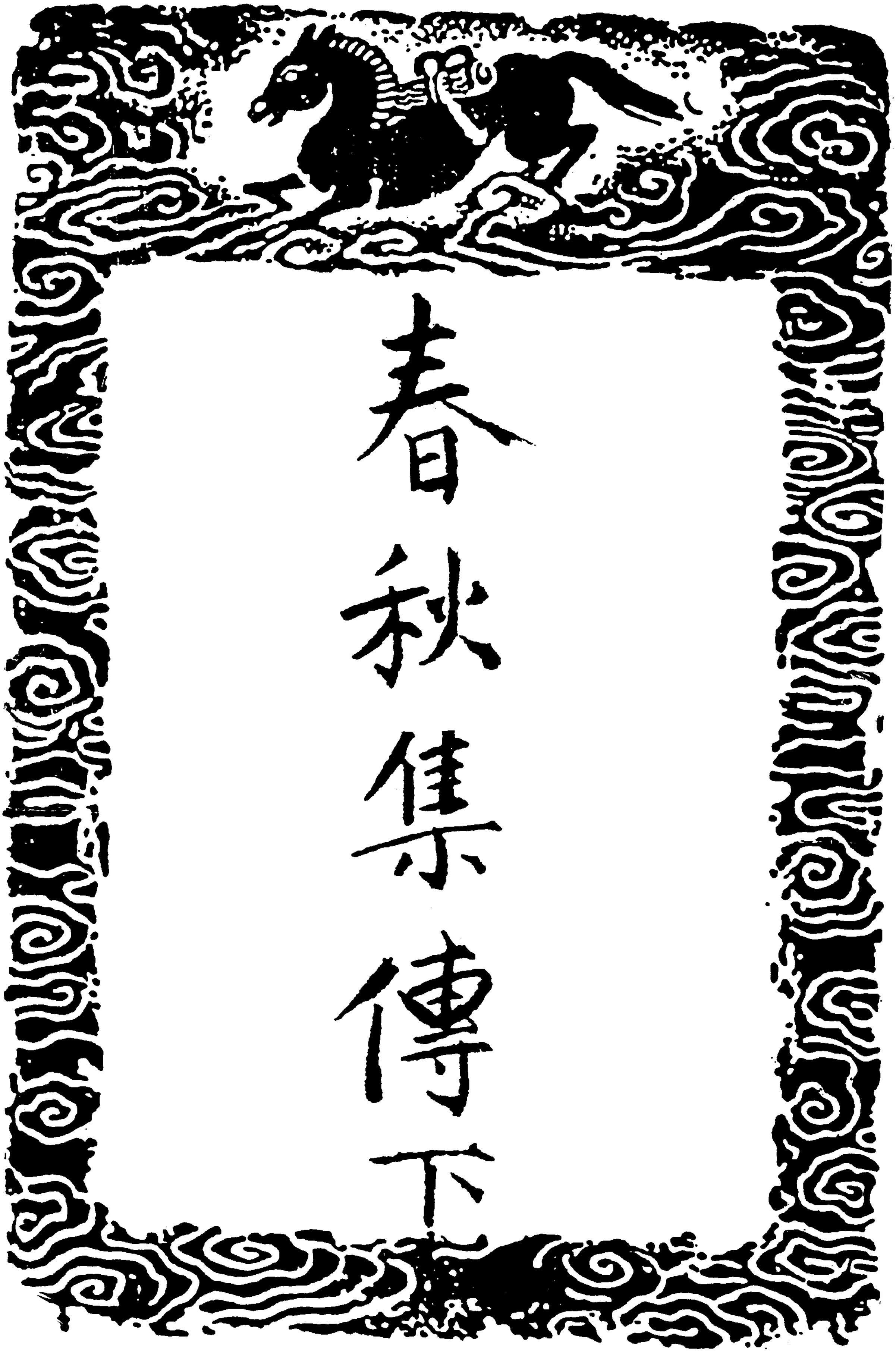
www.duxiu.com

叢書集成三編 第九三册目錄

史地類

先秦史——春秋

春秋集傳二十六卷（原缺卷十八至廿、廿三至廿六）（下）自卷十三至廿六……宋 張 洽撰……宛委選 〇九三 〇〇一
公羊墨史二卷……明 周拱辰撰……傳經堂 台 大 〇九三 一一五
春秋疑義二卷……清 華學泉撰……經 學 台 大 〇九三 一六九
春秋傳註四卷……清 李 塨撰……顏 李 〇九三 二一九
半農先生春秋說十五卷附一卷……清 惠士奇撰……經 學 台 大 〇九三 三四九
春秋集傳十六卷首一卷末一卷……清 汪 紱撰……汪雙池 中研所 〇九三 六七三
春秋左傳補疏五卷（六經補疏之四）……清 焦 循撰……焦 氏 台 大 〇九三 八五七



春秋集傳 下

春秋集傳卷第十三

張洽集傳

文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左氏傳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趙子曰戎狄與號諡之也諸侯稱國狄之也○程氏傳晉舍嫡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也秦不顧義理之是非惟以報復為事夷狄之道也故夷之（穆公悔過見於誓書康公不紹孫謀復事戰爭故反其夷）

楚殺其大夫宜申

左氏傳子西為工尹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鬭宜申及仲歸○胡氏傳宜申謀弒穆王而誅則是討弒君之賊也曷為稱國以殺又書其官而不曰楚人殺宜申乎曰穆王者即楚世子商臣也春秋之義微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穀梁傳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不閔雨者無志乎民也

及蘇子盟于女栗

左氏傳頃王立故也（杜氏注頃王新立與魯盟親諸侯也）○陸氏纂例曰公及之也不書公諱獨與天子大夫盟也（呂氏曰天子内臣無外交與之盟非也）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厥公羊作屈）

左氏傳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申無畏抶其僕以徇○高郵孫氏曰厥貉之次遂稱楚子而明年伐麇又以爵書蓋自是與中國等夷狄益强而中國之衰益甚矣○胡氏傳楚滅江六平陳與鄭於是為伐宋之舉次于厥貉凡伐而次者其次為善次而伐者其次為貶齊師次陘脩文告以威敵善之也故上書伐楚以著其美楚次厥貉擁怒以憑夏貶之也故下書伐麇以著其罪當是時陳鄭宋皆從楚矣獨書蔡侯何哉鄭失三大夫佚救而不及陳獲公子茷而懼宋方有狄難蓋有不得已者非其所欲也蔡無出境之虞則其得已不已志在從

夷狄矣故削三國書楚侯見其棄諸夏之惡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麇公羊作圈）

左氏傳厥貉之會麇子逃歸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許氏曰楚侵伐書爵始此中國日替矣

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

左氏傳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於楚者（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楚命）○杜氏注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彭生叔牙之孫

秋曹伯來朝

左氏傳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前年即位）

公子遂如宋

左氏傳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左氏傳鄋瞞侵齊（杜氏注鄋瞞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緜房甥爲右富父終生駟乘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生舂其喉以戈殺之○杜氏注鹹魯地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郕公羊作盛）

左氏傳郕大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徇春郕伯卒郕人立君大子以夫鍾郕邽來奔○常山劉氏曰大子位當世立國人弗立而來奔聖人即書其爵以其當立爲君也郕人豈可絶之哉春秋大居正王道若此豈有亂乎○泰山孫氏曰諸侯播越失地皆名此不名者非自失國也按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自是

入爲齊附庸此郕伯來奔爲齊所逼爾故不名

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陸氏纂例曰時君之女故曰子以別非先君之女也

夏楚人圍巢

杜氏注巢吳楚之間小國廬江六縣有居巢城○左氏傳羣舒叛楚（羣舒偃姓舒庸舒鳩之屬今廬江南有舒城舒城西南有龍舒）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平舒君名宗巢羣舒之屬）

秋滕子來朝

左氏傳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秦伯使術來聘（術公羊作遂）

左氏傳秦伯使術來聘且言將伐晉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左氏傳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晉人禦之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杜氏注河曲在河東蒲坂縣南○陸氏纂例曰戰不書及交爲主也○程氏傳凡戰皆以主人及客秦晉故不言晉及○穀梁傳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也○胡氏傳秦伯晉趙盾其稱人何秦納不正遂非積怨晉不謝秦潛師禦之是以暴互連禍至此極也凡戰皆以主人及客其不書晉及何也前年秦師來伐晉不言戰者晉已服矣故狄秦而免晉今又爲此役則秦曲甚矣故不以晉爲主惟動大衆從秦師不奉詞令以止之也故貶而稱人此輕重之權衡也○公羊傳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鄆公羊作運）

穀梁傳稱帥師言有難也○杜氏注鄆莒魯所爭者城南姑幕縣南有員亭即鄆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成公也不書葬魯不會

邾子蘧蒢卒（穀梁作籧篨）

左氏傳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

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不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既利矣遷也吉莫如之

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大室屋壞（大公羊作世）

左氏傳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簡慢宗廟使至傾頹故書以見不恭）公羊傳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魯公伯禽）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爲謂之世室世室猶世世室也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牲魯公用騂犅群公不毛魯祭周公何以爲盛周公盛魯公燾群公廩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修也○穀梁傳禮宗廟之事君親割牲夫人親舂敬之至也爲社稷宗廟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呂氏曰君子之於宗廟有斯須不敢忘者非以崇孝而厚遠也孝子之於親心固如是也推是心以爲政雖不中不遠矣魯之爲國至使大室之屋壞其能有以及物乎）○胡氏傳何以知其久不修乎自正月至七月不雨則無壞道也不雨凡七月而先君之廟壞不恭甚矣此皆志文公慢不謹事宗廟以致魯國衰削之由垂戒切矣（通旨一旱甚矣宜不興土木之工矣而書大室屋壞者見宗廟之不可不修也徐時勤問旱乾水溢切工作自宜報罷自正月不雨至七月猶言大室屋壞如何答曰屋壞猶欲完葺況宗廟乎此又與莊三十一年築臺于郎築臺于薛築臺于秦冬不雨三十八年築郿不同大室既壞必須便脩而春秋不書意可知矣）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公羊會下無公字）

高郵孫氏曰沓之會公已去魯而未至于晉也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公還公穀無公字棐公羊作斐）

左氏傳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往黨衛侯會公于沓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棐故善之也（黨所）○杜氏注棐鄭地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左氏傳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

南鄙故惠伯伐邾○余氏曰居喪而伐人與夫伐人之喪其罪一也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左氏傳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

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左氏傳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從楚者陳鄭宋謀邾晉欲納捷菑）○杜氏注新城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陸氏纂例曰他時但就諸侯行盟禮故云某日會某侯盟于某此即行會禮又別日行盟禮故書日以謹之（程氏傳始會議合而後盟也）○胡氏傳同外楚也其曰同者志諸侯同欲排强之也而宋公陳侯鄭伯（杜焉）則知楚次厥貉三國雖從誠有弗獲已者（尚削而不書）蓋恕之也蔡未與盟果有背華即夷之實矣（去年楚子次于厥貉蔡侯從）行事未有以大相遠也而春秋與奪如此者荊（楚） 吾君與同好陵蔑中國是將代宗周爲共主君臣之 （滅）矣可不謹乎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也何以書記異也（中者星中）○穀梁傳孛之爲言猶茀也其曰入于北斗斗有環域也○左氏傳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漢書五行志云劉歆以爲斗天之三辰綱紀之星也宋齊晉天子之方伯中國綱紀彗所以除舊布新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至十六年宋人弒昭公十八年齊人弒懿公宣公二年晉趙穿弒靈公○胡氏傳此三君皆違道失德而死于亂特叔服之言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亦明矣）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捷公羊作接）

左氏傳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七月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穀梁傳是郤克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也長轂五百乘緜地千里過宋鄭滕薛夐入千里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捷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貜且正也捷菑不正也（劉氏意林曰郤缺聞過而）

（改見義而從矣爲不免於貶曰春秋之所謂賢者非賢於人之謂也必致於仁聖之域然後止矣今卻鈇之事不恥過作非以堯舜之法論之僅得免怙終之刑耳何足以言賢夫賢者之事其君言必諫於義動必順於道不逆寡不雄成是以無過舉矣有川賤陵貴用少陵長傷川害民以力爲之者哉）○陸氏纂例曰自以爲君而來爭國者則不論命與不命皆但名而已不言公子公孫言非復人臣也所謂當國者也齊小白陽生鄭提留莒去疾所以不氏也○趙子曰弗克納言矣之於初而得之於末也愈乎遂也陸淳曰淳聞之師曰據三傳之說晉師皆有名氏書曰人何也廢置諸侯王者之事人臣專之罪莫大焉夫子善其聞義能從故爲之諱也凡事不合常理而小可嘉者皆以諱爲善○胡氏傳盾以義之不克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善之而書曰弗克納也在易同人之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其趙盾之謂矣聖人以改過爲大過而不改將文過以遂非則有怙終之刑過而能悔不貳過以遠罪則有遷善之美其曰弗克納見私欲不行可以爲難矣然則何以稱人爲之諱也內以諱爲貶外以諱爲善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左氏傳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穀梁傳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爲受其喪不可不卒也其地於外也○劉氏傳大夫出奔者曷爲或卒或不卒或可以卒或不可以卒曷爲或可以卒或不可以卒大夫去其宗廟爵祿猶列於朝出入猶詔於國兄弟宗族猶存是

大夫而已矣卒之可也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兄弟宗族無存是非大夫而已矣卒之不可也（意許巳故之不循法度自絕于魯而猶卒之春秋不以爲失以滿君臣之綱厚莫重焉故君誠有禮於其臣則臣可以死可以亡君誠有恩於其臣則臣雖死雖亡而不怨若是而國家之禍亂遠矣）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左氏傳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以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爲之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穀梁傳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陸

氏微旨淳聞之師曰春秋之作本懲亂惡也若未踰年之君被弒而不曰君則弒逆亂之臣皆以未踰年而肆其凶惡也故原其情以立此義皆奚齊本不正又里克不代其位故異於此○高郵孫氏曰人子之心則未踰年而稱子國人弒君則未踰年而稱君此春秋所以辨君臣之分而防篡弒之禍也

宋子哀來奔

左氏傳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陸氏微旨曰時奔者皆以有罪而子哀獨以宋公不義不食其祿而去之出奔之義者春秋之所未有故書字以褒貴之也○胡氏傳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宋子哀有焉若微子去紂列於三仁之首子哀不立於危亂之邦而春秋書字謂能貴其身以存道也苟偷生辟禍而去國出奔亦何取之有（劉氏意林曰君子貴見微者大臣之操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冬單伯如齊

泰山孫氏曰單伯魯大夫至此猶見者蓋其子孫世爾

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公羊傳執者曷爲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者以己執也（劉氏傳何以不稱行人或曰不稱行人者非其所爲使也或曰附庸之君也生不名死不卒故執亦不稱行人者也）○胡氏傳齊君舍魯之甥也商人弒舍固已忌魯矣魯使單伯如齊人意欲辱魯故執單伯并子叔姬而誣之以罪不稱行人公羊所謂以己執之者也○劉氏傳子叔姬者何齊君舍之母也齊君舍之母則齊人曷爲執之商人弒其君而暴其母單伯如齊請以歸曰殺其子焉用其母商人怒爲是而執之○常山劉氏曰商人殺君之惡已顯而執叔姬之事聖人不獨罪商人也齊人不討賊俱面事之又致執其君母齊之人均有罪焉故曰齊人執子叔姬○胡氏傳商人驟施於國是誘齊國之人而濟其惡也齊人懷商人之私意忘君父之大倫弒其君而不能討執其母而莫之救則是舉國之人皆有不赦之罪假有人焉正色而立於朝誰敢致難於其君與執其母而不之顧乎故聖人書曰齊人執子叔姬所以窮逆賊之黨與而治之也其討罪之旨嚴矣故曰春秋成而

亂臣賊子懼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傳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許氏曰使魯能修其政刑則齊亂可以義討今反遇辱而因晉以請為齊弱焉傳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前此魯亦暇矣而怠傲僭差政刑不舉卒困於齊豈非自取侮哉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左氏傳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穀梁傳司馬官也○陸氏纂例曰趙子曰來盟彼欲之也啖子曰凡外臣來不言君使者皆有義○高郵孫氏曰華孫其君闇亂國事廢弛而賢臣外奔懼鄰國之諸侯因其間隙而侵伐之於是來盟以紓其國之難春秋大夫之見於經者多矣其以官舉者惟三人焉又皆在宋昭公之時也豈非禍亂之世則節義之士有以顯名於後歟○呂氏曰不言使自請之也稱司馬能其官也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左氏傳齊人或為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為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為孟氏且國故也○劉氏傳何以書譏何譏爾以大夫卒之而不以大夫終之非魯也御人之君臣使上不行乎下非齊也○許氏曰以敖之醜奔而錄其喪歸春秋為之屢見於經者以文伯惠叔之哀誠無已也易曰有子考無咎書曰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故聖人以敖著教焉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氏傳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單伯至自齊

穀梁傳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此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胡氏傳單伯天子之命大夫故逆王姬會伐

宋使于齊皆書其字致而不名與意如之吉畢者毋所書而不尊王命謹臣禮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左氏傳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〇許氏曰言伐言入甚之

秋齊人侵我西鄙

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傳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左氏傳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〇劉氏傳諸侯何以不序不足序也其不足序何也欲治齊而後不能也欲治齊而後不能孰惡惡晉也惡晉則其言諸侯何晉固為諸侯長矣亦諸侯之罪也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公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〇胡氏傳八國之君何以不序略之也春秋之於夷狄君臣同詞而不分爵號說者以為略之也八國曷為略之等於夷狄乎齊人弒君不能致討受賂而退是以賢於狄矣不曰晉人會諸侯盟于扈而曰諸侯盟于扈者見無異於諸侯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劉氏意林曰出夫人者未嘗不使大夫將命也彼其曰郯伯姬來歸此其曰齊人來歸子叔姬何哉曰春秋正名別賢不肖使勿相亂者也義屈則屈義直則直郯伯姬以罪出雖父母於其子而不敢以私愛害公義郯不數而已矣子叔姬以禍亂遂非得罪於先君者也雖受之其義固可以自直故謂之齊人來歸子叔姬明罪之在也〇泰山孫氏曰商人既弒其子又絕其母〇胡氏傳春秋深罪齊人以商人為君而不知其惡故其執其歸與弒其君商人皆稱齊人深責之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杜氏注郛郭也〇左氏傳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

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許氏曰魯盡禮於晉而見侵莫恤曹修禮於魯而被伐莫救此仁義之所以日壞而兵革之所以方興夫豈特齊懿之暴哉無道晉靈趙盾之責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左氏傳春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劉氏傳其言弗及盟何弗者遝詞也非弗及盟也弗肯與盟也齊侯曷爲弗肯及季孫行父盟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其義固弗可與盟也大國之卿可以會小國之君不可以會次國之君此弗肯也其謂之弗及何所恥也爲賤而弗肯及使若弗及然

夫國之興衰也有徵强明而不息者興之兆也昏惰而不事事者衰之符也文公即位之元年以會伯主爲憚而付之公孫敖以取其怒齊之不得志於晉者數年今齊之亂公能修明政刑告天子方伯以討其罪則雖大國必畏之矣既不能然及使閒人得以强大而威我親愍命使執辱於公不惟邊鄙被患而與國與受其禍此有志者困心衡慮而圖之之時也而文公方且宴安於其國復使其臣犯分求盟以平累年之隙抑何不思之甚哉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杜氏注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於廟今公以疾闕不得視二月至五月朔也○公羊傳曷爲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有疾無惡不當書又不言有疾欲以起公自是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胡氏曰公羊之說見聖人所書之意若後復視朔書於此書公有疾與昭公如晉之比矣）○穀梁傳天子班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甚矣（胡氏曰文公厭政僅見於經閏不告朔不視無雨不閔會同不與廟享不修所三不時事神治民之怠也則其心放而不知求久矣）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公羊作犀丘穀梁作師丘）

左氏傳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郪丘○師氏曰納賂於齊而求盟其弱可知也而齊侯受賂以與遂盟則嚮之弗及季孫者亦豈以禮而却之哉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左氏傳聲姜薨○杜氏注僖公夫人文公母也

毀泉臺

左氏傳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伯禽至僖公十七君）

秋聲姜薨毀泉臺○劉氏傳何以書譏毀也曷爲譏毀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既而夫人薨魯人以爲祥非明民之道也○公羊傳先祖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左氏傳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戎山夷）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群蠻以叛楚麇人帥百濮聚于選將伐楚（庸今上庸縣屬楚之小國百濮夷也）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備中國）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濮夷無邑聚見難則散歸）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廬代廬也振發也同食上下無異饌）次于句澨（楚西界）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上庸縣東有方城亭）庸人逐之囚子揚窓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群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鯈魚人實逐之（裨鯈魚庸三邑魚魚復縣今巴東永安縣也楚故但使三邑人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群蠻從楚子盟遂滅庸○胡氏曰庸人幸楚之弱帥群蠻以叛之此取滅亡之道也楚人謀徙而蔿賈請伐庸亦見其謀國之善矣然書三國而楚不稱師滅楚之罪詞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杵公羊作處）

左氏傳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宋襄夫人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帥甸郊甸之師）司城蕩意諸死之○胡氏傳此襄夫人使甸人弒之也而書宋人者昭公無道國人之所欲殺也君無道而弒之可乎諸侯殺其大夫雖當其罪若不歸諸司寇猶有專殺之嫌以爲不臣況於

北面歸戴奉之以爲君也故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昭公無道聖人以弑君之罪歸宋人者以明君臣之義也然則有土之君可以肆於民上而無誅乎諸侯無道天子方伯在焉臣子國人其何居死於其職而明於去就從違之義斯可矣蕩意諸亦死職春秋削之不得班於孔父仇牧荀息何也三子者閑其君而見殺春秋之所取也意諸知國人將弑其君而不能止知昭公將見殺而不能正坐待其及而死之此所謂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奚得與死其職者比乎聖人所以獨取高哀之去而書字以褒之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左氏傳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程氏傳行天討而成其亂失天職也故不卿之○杜氏注自閔僖以下終於春秋陳侯常在衛侯上今大夫會在衛下傳不言陳公孫寧後至則寧位非上卿故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聲公羊作聖）

孫氏曰聲謚也九月而葬○左氏傳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

齊侯伐我西鄙（杜氏注西當爲北蓋經誤）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左氏傳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晉不能救魯故請服）

諸侯會于扈

左氏傳晉侯蒐于黃父遂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劉氏傳諸侯何以不序不足序也其不足序柰何欲治宋而後不能也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左氏傳襄仲如齊拜穀之盟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穀梁傳臺下非正也（高郵孫氏曰臺非路寢皆不正也其曰臺下蓋又甚焉）

秦伯罃卒

孫氏曰秦康公也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左氏傳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

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何氏注兩人弑君賊書弑者齊人已君事之殺之宜坐弑君○胡氏傳邴歜閻職實弑懿公然則於法宜書曰盜而特變其詞以爲齊人何也亂臣賊子之動於惡必有利其所爲而與之者人人不利其所爲而莫之與則孤危獨立無以濟其惡篡弑之謀熄矣惟利其所爲而與之者衆是以能濟其惡天下皆爲歜而莫之過公子商人驟施於國以財誘齊國之人齊人貪一時之私施不顧君臣之大倫弑其國君則靦面爲之臣孰其君毋則拱手以聽故於懿公見殺特不書盜反以弑君之罪歸諸齊人以誅亂賊之黨弭篡弑之漸所謂拔本塞源懲禍亂之所由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左氏傳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穀梁傳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列數之也（胡氏曰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則見禍亂邪謀發於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弑立其君之罪著矣）

冬十月子卒

公羊傳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左氏傳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陸氏曰啖子曰凡未踰年君卒皆書曰卒言嗣先君未成君也故不書崩薨而書曰卒先君未葬則名之既葬則不名外諸侯未踰年而卒則不書異於內也○趙氏曰不書地弑也（子野非弑而亦不書地闕文也）○胡氏曰諸侯在喪稱子繼世不忍當也既葬不名終人子之事也踰年稱君緣臣民之心也

不書日闕文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

左氏傳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胡氏傳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見其非絕於先君書

歸于齊則知其無罪異於孫邾者而魯國臣子殺嫡立庶敬嬴宣公不能事主存適毋其罪並見矣

季孫行父如齊

襄陵許氏曰文子之行告宣公立也齊與季孫之罪皆可見矣

莒弑其君庶其

陸氏曰稱國以弑自大臣也（呂氏曰其責在大臣其君則亦惡加夫一國之內也）

○左氏傳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

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

延祐甲寅李教授捐俸補刊

春秋集傳卷第十三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春秋卷第十四　張洽集傳

宣公

名倭或作接文公子敬嬴之子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元年春王

高郵孫氏曰宣公弑子赤而立其罪同於桓公春秋書王不罪天王之不討者非赦之也天下無王自平王而下也至於桓公王道之不行未久也聖人於十八年之間書王者四終始反覆欲見其討而竟不能於是而不書王以為法於萬世至宣公則王道之不行百餘年矣亂臣賊子接迹以起而王者竟不誅之非天下之無王何至是也唯其無王是以書王耳春秋於桓宣之惡非偏有輕重以桓公之時王道猶有可望而宣公之時竟無王也王猶可望則可以待王之誅後竟無王於是書王以討之也

正月公即位

胡氏傳宣公為弑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是亦聞乎弑也故如其意而書即位以著其自立之罪而不嫌於同詞美一也有小大則褒詞異惡一也有小大則貶詞異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公子遂如齊逆女

杜氏註不譏喪娶者不待貶責而惡明也○胡氏傳魯秉周禮喪未期年遣卿逆女何惡乎大子赤齊出也仲遂殺之及其母弟而立宣公懼於見討故結昏于齊為自安計滅典禮以逆之如此其亟而不顧者必敬嬴仲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公羊傳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譏喪娶也喪娶者公也則曷為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詞也○劉氏傳曷為貶夫人夫人與有貶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婦人不專行其曰與有貶何父母與有罪也（胡氏傳有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不貶絶以見惡夫人與有貶焉則待貶而後見故不稱氏夫人其如何知惡無禮如野有死麕能以禮自防如草蟲愆期有待如歸妹之九四則可以免矣）○胡氏傳凡稱婦者其詞雖同立義則異逆婦姜于齊成文公也以婦姜至自齊責敬嬴也私事襄仲以其子屬之殺世適兄弟出姜君夫人接成風故事即以子貴為國君母嶄

焉在衰絰之中請昏納婦而其罪隱而未見也故因夫人至特稱婦姜以顯之此乃春秋推見至隱著其母當國用事為後世鑒者也槩指為有婚之詞而不察其旨則精義隱矣

夏季孫行父如齊

左氏傳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呂氏曰君母不正庶子篡立而國之大臣特大國以免禍禍肆肆無所忌憚行父名大夫也而猶若是先王之澤盡矣○胡氏曰諸侯立卿為公室輔猶屋之有楹也而謀國如此亦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左氏傳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胥甲晉下軍佐胥臣之子文公十二年與趙穿沮軍者）○常山劉氏曰諸侯專放大夫於義可乎唯罪輕于專殺耳○公羊傳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蘇氏曰胥甲趙穿當軍門呼其罪一也放胥甲而捨趙穿穿盾之族子也故稱國以放言政之不一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左氏傳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杜氏注平州齊地在泰山牟縣西○胡氏傳宣公篡位踰年舉國臣子既從之矣君之何位猶未定而有待於平州之會也春秋以來弑君篡國者已列於諸侯之會則不復致討故曹人以此請負芻于晉夫篡弑之賊毀滅天理無所容於天地之閒身無存沒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也以列於會而不復討是率中國為夷狄率人類為禽獸此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然欲定其位者魯宣公宜稱及齊侯而曰會者所以絕齊侯也凡討亂臣賊子必深絕其黨而後為惡者孤矣

公子遂如齊

左氏傳東門襄仲如齊拜成（謝得會也）○胡氏傳宣公篡立仲遂主謀為首惡初請于齊遂為上客而並書責介使者罪叔孫得臣不能為有無亦從之也大夫有以死爭者矣然則削而不書者以叔仲惠伯死非君命失其所也遂及行父則一再見于經矣如齊拜成雖削之可也又再書于策者於以著其終始成就弑立之謀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左氏傳齊人取濟西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程氏傳宣公以不義得國賂齊以求助齊受之以助不義故書

取不能保其土地故不云我非彼强取故不諱不能有

而失者皆諱○胡氏傳曰齊人致賂以免討而書齊人取田者所以著齊罪也夫齊魯鄰國盟主之餘業也篡弒人道所不容而貨賂公行利其為惡而助之中國皆為夷狄人類滅為禽獸矣其禍自不知以義為利而以利之可以為利而為之也孟氏為深極言利國者必至於篡奪而後饜其得經書取田之遺意也歟（襄陵許氏曰桓公既弒以許田賂鄭宣公既弒以濟西賂齊夫苟不義於天下則所藉以行者惟利而已凡非利不取者則亦何義之云擇至於弒父與君將無不合也是以桓宣之討若出一執春秋志之以見世平則正與法皆勝世變則亂與敗俱行自然之符可不戒諸）

秋邾子來朝

胡氏通旨曰宣公弒立邾子來朝而無貶文者既於朝桓貶矣公羊曰其餘從同同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

左氏傳宋人之弒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胡氏傳楚書爵而鄭稱人者貶之也鄭伯本以宋人弒君晉不能討受賂而還以此罪晉為不足與也今乃附楚以亟病中國何義乎書侵陳遂侵宋者以見潛師掠境自為侵暴非能聲宋罪而討之也既正此師為不義然後中國之師可舉矣晉能救陳故特褒而書救然傳稱師救陳宋而經不書宋此非闕文乃聖人削之也前方以不能討宋上卿貶而書人諸侯會而不序今若書救則典刑紊矣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棐公羊作斐）

左氏傳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蒍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杜氏注棐林鄭地○胡氏傳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者春秋立法君為重而大夫與師其體敵列諸侯於師師之下而又書大夫之名氏則臣疑於君而不可訓其曰會晉師此乃謹禮於微之意也○穀梁傳于棐林地而後伐鄭疑詞也此其地何則著其美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崇公羊作柳）

左氏傳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杜氏釋例崇地闕

○胡氏傳崇在西土秦所與也晉欲求成于秦不以大義動之而伐其與國則爲謾已甚而傳謂設此謀者趙穿也意者穿已有逆謀託於伐國以用其衆乎不然何謀之迂而當國者亦不裁正而從之也穿之名姓自登史策弑君于桃園而上卿以志同受惡其端又見於此書侵以見所以求成者非其道矣

晉人宋人伐鄭

左氏傳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爲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胡氏傳宋人弑君而晉與之合兵伐鄭是謂以燕伐燕爾愈乎其書晉人宋人非將卑師少蓋貶而人之也以貶書伐者若曰聲罪致討而已有瑕則何以伐人矣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左氏傳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劉氏傳戰而言及者主之者也猶曰宋華元爲志乎此戰也云爾○杜氏注大棘在陳留襄邑縣南○胡氏傳兩軍接刃主將見獲其負明矣又書師敗績此明大夫雖貴與師等也故將尊師少稱將不稱師師衆將卑稱師不稱將將尊師衆並書于策者示人君不可輕役大衆又重將帥之選其義深矣（或曰元帥三軍之司命而輕重若是班乎自行師而言則以元帥爲司命自有國而言則以得衆爲邦本鄭使高克將兵禦敵于竟欲遠克也而不恤其師楚以六卒實從得臣恐喪師也而不恤其將故經以棄師罪鄭以殺其大夫責楚明此義然後知王者之道輕重之權衡矣）

秦師伐晉

左氏傳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晉趙盾救焦○胡氏傳晉用六師于崇乃趙穿私意而無名也故書侵秦人爲是興師而報晉則閔其無名之罪也故書伐世豈有欲求成於强國而侵其所與可以得成者乎宣子當國其智豈憒於此哉其從之也而穿與盾之情見矣春秋書事筆削因革必有以也一侵一伐而不書圍焦所以誅晉卿上侵之意其所由來者漸矣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左氏傳晉趙盾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

以待晉師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胡氏傳初歸生受命于楚伐宋經不書伐而以宋華元主大棘之戰者見楚人有詞于宋矣師之老壯在曲直晉主夏盟盾既爲國合諸侯之師何畏于楚何遽乎鬬椒然力非不足而去之者以理曲也故卿不氏而稱人師書侵而不言伐易於訟卦之象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將至於興師動衆有不能定者矣晉始取賂釋宋而不能討遂至於以中國之大不能服鄭不競於楚可不謹乎春秋行事必正其本爲末流之君此也其垂戒明矣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臯（公羊作獋）

左氏傳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墻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遂扶以下鬬且出提彌明死之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

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穀梁傳史狐曰子爲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弒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辨疑曰董狐云亡不越竟行未遠而君被弒反又不討賊狀涉同謀耳非謂越竟即無罪也）○胡氏傳趙穿手弒其君董狐歸獄於盾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以是書斷而盾也受其惡而不敢辭仲尼因其法而不之革其義云何曰正卿當國任事之臣也國事莫酷於君見弒不於其身而誰責乎亡而越竟是去國而不還也然後君臣之義絕反而討賊謂猶讎而不釋也然後臣子之事終不然是盾偽出而實聞乎故也假令不與聞者而縱賊不討是有今將之心而意欲穿之成乎弒矣惡莫慘乎意今以此罪盾乃閑臣子之邪心而謹其漸也盾雖欲辭而不受可乎以高貴鄉公之事觀焉抽戈者成濟倡謀者賈充而當國者司馬昭也爲天吏者將原司馬昭之心而誅之乎亦將從辟成濟而足也故陳泰曰惟斷賈充可以少謝天下耳昭問其次意在濟也泰欲進此直指昭也然則趙穿弒君而盾爲首惡春秋之大義明矣

慠天子書此埀法後世亂臣賊子皆以詭計獲免而至愚無知如史大鄧扈樂之徒皆蒙歸獄而受戮焉君臣父子不相夷以至於禽獸也幾希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石氏曰春秋以趙盾首惡而三傳皆以趙穿爲弒君此近儒所以信經而不信傳也夫春秋誅意不誅事弒君者雖穿而其意則盾也何則出亡則必越竟聞難則必討賊今盾之亡也以諫不聽而去其至竟也聞弒君而入又知穿之弒也而釋其罪使之逆公子于周豈非盾之意歟春秋原情定罪無毫釐之差謂穿弒君盾不與聞而加之大惡聖人之法不如是之私也以此坊民後世之臣猶有身弒其君而歸罪於其下以逃天下之謗如司馬昭之誅成濟朱全忠之殺蔣玄暉者）○高郵孫氏曰趙盾之爲大夫於晉其執政之久且專如此靈公無道而欲殺盾者

數矣族人弒君而盾反不討又與之並立于朝然則弒君者誰歟曰盾也若盾者蓋陰殺其君而陽逃其迹實行其謀而穿受其名也春秋弒君多矣不必其身弒之他人弒之而己受其福者孔子皆以弒賊書之弒隱公者翬也而桓公被弒君之罪弒子赤者遂也而宣公受弒君之名必待其親弒然後罪之則亂臣賊子得以計免而庸愚無知之人常當其實矣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范氏曰匡王也在位六年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左氏傳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公羊傳曷爲不復卜養牲養二（帝牛稷牛）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於稷者惟具是視（視体無災而已）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胡氏傳乃不郊者爲牛之口傷改卜牛而牛又死也不然郊矣禮爲天王服斬衰周人告喪于魯史策已書而未葬也祀帝于郊夫豈其時而

或謂不以王事廢天事禮乎春秋以來喪紀浸廢有不奔王喪而遠適他國有不脩弔禮而自相聘問固將以是爲可舉而不廢也至于漢文以日易月後世不能復其所由來者漸矣春秋備書其義自見

葬匡王

胡氏傳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略也微者往會魯侯不臣其情慢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陸公羊作賁公穀無之字）

左氏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洛觀兵于周疆定王

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小大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胡氏傳戎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陸渾在王都之側楚子伐之又觀兵周疆而問鼎故特書于策以謹猾夏之階也

夏楚人侵鄭

左氏傳春晉侯伐鄭及延鄭及晉平士會入盟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胡氏傳晉侯伐鄭鄭及晉平而經不書者仲尼削之也鄭本以晉靈不君取賂釋賊為不足與似也而往從楚非矣今晉成初立背僭竊而歸諸夏則是及之正也春秋大改過許遷善書楚人侵鄭者與鄭伯之能返正也故獨書楚人侵掠諸夏之罪爾鄭既見侵於楚則及晉平可知矣

秋赤狄侵齊

襄陵許氏曰楚侵其南狄侵其北中國大過棟撓之時也

宋師圍曹

左氏傳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胡氏傳二族以曹師伐宋然不書于經者二族以見逐而舉兵非討罪也及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而經書之者端本清源之意也武穆二族與曹之師奚爲至於宋哉不能反躬自治恃衆强以報之兵革何時而息也故書法如此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左氏傳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劉氏傳何言乎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譏何譏爾平莒及郯義也莒人不肯

吾有不義焉伐莒强也取向利也非君子之道也君子之道猶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意林曰孔子稱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夫兩怨相仇能辨其曲直使人信之者惟己有消也此仲由所以稱政事矣小邾射以邑歸魯魯使大夫盟之辭曰使子路約我無所用盟於是謂子路子路不可子路可謂能以言信人者矣推子路之心居鄒莒之間安有不聽者哉○胡氏傳心不偏黨之謂平以此心平物者物必順以此心平怨者怨必釋惟小人不能宅心之若是也雖以勢力强之而有不獲成者矣夫以齊魯大國平鄒莒小邦宜其降心聽命不待文告之及也然而莒人不肯則以宣公心有所私係失乎怨之本耳故書及書取以正其罪及所欲也平者成也取者盜也不肯者心弗允從莫能强之者也以利心圖成雖强大不能行之於弱小春秋書此戒後世不知治其本者故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斯可矣）○高郵孫氏曰春秋之義不以有功沒其過不以不正治人之邪楚人殺陳夏徵舒則爲義入陳則無道矣並莒及鄫則近正伐莒取向則有罪矣

秦伯稻卒

共公也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左氏傳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宋字子公）（歸生字子家）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它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常山劉氏曰公子宋首謀歸生從之歸生爲國正卿歸生不可則宋不得弑故歸生宜爲首惡也（胡氏傳夫亂臣賊子欲動於惡而不從者未有能全其身而不死也歸生特畏死而從公子宋書爲首惡不亦過乎曰歸生與宋並爲大夫乃貴戚之卿同執國政又嘗統大師與宋人戰獲其元帥得兵權矣聞宋逆謀登時而聲死事誅之猶反手耳夫據殺生之柄仗大義以制人使人懼已猶犬羊之伏於虎也何畏於人懼其見殺而從之也哉討不出此顧以畜老憚殺比方君父歸生之心悖矣故春秋捨公子宋而以弑君之罪罪之爲後世鑒若司馬亮沈慶之等苟知此義則能討罪人不至失身爲賊所制矣）○陸氏微旨曰子公殺君之賊也其惡易知矣子家縱其爲逆罪莫大焉書之以爲首惡所以教天下之爲人臣者也春秋之作聖人本以明微盍謂此也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胡氏傳君行告至常事不書宣公比年如齊而皆致者危之也夫以篡弑謀於齊而取國以土地賂齊而請會以卑屈事齊而求安上不知有天王下不知有方伯惟

利交且奉而可保乎高固之事亦殆矣故比年如齊而皆致以戒後世之欲利有攸往者惟義之與比爲可安耳

冬楚子伐鄭

左氏傳楚子伐鄭鄭未服也○張氏曰鄭去楚即晉自三年之夏至十年之冬楚凡五伐鄭至辰陵之盟既從楚又徼事于晉故十二年復致楚圍此晉不務德以力爭諸侯又不能攘夷狄以存中國之致也然楚兵伐鄭一稱人四稱子稱子者四非與之也惡其強而已稱人者二非加貶也誅其甚而已惡其強以表中國之微誅其甚以惡夷狄之横肆之人之其意一也

五年春公如齊

左氏傳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留公强成昏）

夏公至自齊

左氏傳公至自齊書過也（公既見止連昏於鄰國之臣厭尊毀列累其先君而於廟行飲至之礼故書以示過）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左氏作叔姬無子字據高固及子叔姬來當從公穀有子字在叔姬上）

左氏傳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穀梁傳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胡氏傳書夏公至自齊秋齊高固來逆子叔姬罪宣公也其曰來者以公自爲之主稱子者別於先公之女也諸侯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者爲體敵也而公自爲之主厭尊毀列卑朝廷褻宗廟矣夫以鄭國褊小楚公子圍之貴驕強大來娶于鄭子產辭而卻之使館于外而宣公以國君逼於高固請昏其女強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爲守身之幹是以得此辱也春秋謹書爲後世鑒欲人之必謹於禮以定其位也

叔孫得臣卒

不書日史闕文也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左氏傳冬來反馬也○胡氏傳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則高固親來非禮也又禮女子有行遠父母者歲一歸寧今見逆踰時未易歲也而叔姬亟來亦非禮也故書及書來以著齊罪也大夫適他國必有君命與公事否則禮法之所禁而可犯乎

惠公許其臣越禮恣行而莫遏高固季其君越禮恣行而不忌則人慾已肆矣凡昏姻常事不書而書此者則以為非常為後戒也（公羊傳何言乎高固之來言叔姬之來而不言乎高固之來則不可子公羊子曰其諸為其雙雙而俱至者與注云言其雙行匹至有似禽獸）

楚人伐鄭

左氏傳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帥師救鄭伐陳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左氏傳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胡氏傳按傳稱陳及楚平荀林父伐陳而經皆不書者以下書晉衛加兵于陳即陳及楚平可知矣以趙盾孫免書侵即林父無辭可稱亦可知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晉嘗命上將帥師救陳又再與之連兵伐鄭今而即楚無乃於己有闕盍亦自反可也不內省德遽以兵加之則非義矣故林父不書伐而盾免書侵以正晉人所以主盟者非其道也

夏四月

秋八月螽

胡氏傳傳謂螽為災虐取於民之效也先是公伐莒取向後再如齊伐萊軍旅數起賦斂既繁戾氣應之矣夫善惡之感萌於心而災祥之應見於事宣公不知舍惡遷善以補前行之愆而用兵不息災異數見年穀不豐國用空乏卒至於改助法而稅民蓋自此始矣經於螽螟一物之變必書于策以示後世天人感應之理不可誣宜謹其所感也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左氏傳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穀梁傳來盟者前定也○胡氏傳來盟爲前定者嘗有約言矣未足效信而釋疑又相與歃血固結之耳是衛欲為晉致魯而魯專事齊初未與晉通也必有疑焉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來為此盟至公會晉平以見厥盟非春秋之所貴義自見矣

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大旱

胡氏傳及者内為志會者外為主平莒及郯公所欲也故書及繼以取向即所欲可知矣伐萊齊志也故書會繼以伐致即師行之危亦可知矣會與齊侯俱不務德

合黨連兵恃强凌弱是以出而此舉也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征役怨咨之氣感動天變而旱乾作矣其以大旱書者或不雩或雖雩而不雨也不雩則無恤民憂國之心雩而不雨則格天之精意闕矣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左氏傳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即黑壤也）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諱盟主以取執止之辱故諱之也）

○胡氏傳會而不得見不以不得見為諱盟而不與盟不以不與盟為言則曲不在公而主會盟者之罪爾與於會不與於盟而公有歉焉非主會盟者之過也則書會不書盟若黑壤是也公不事盟主而比歲朝聘是其行有不慊於心而非晉人之咎矣凡不直者臣為君隱子為父隱於以廣臣子愛敬之心故觀其有所諱而不直之在己者亦可知矣

八年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公羊傳其言至黃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耳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者不忍疾行又為君當使人追代之以喪喻疾喪尚不當反況於疾乎）○劉氏傳大夫以君命出未致使而死以尸將事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胡氏傳有事言時祭也○劉氏傳大夫稱名仲者字也其曰仲遂何譏世卿世卿非禮也言自是世仲氏也（程氏傳此公子遂也曷為書字生而賜氏俾世其官也曷為書卒以事之變卒之也古者諸侯立家大夫卒而賜氏其後尊礼權臣寵過賞僭而不由其道於是乎有生賜氏其在魯則季友仲遂是也仲遂殺惡及視援立宣公而公深德之故越礼賜氏俾世大夫以寵之也經於其卒書族以志變法為後世戒）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左氏傳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公羊傳繹者何祭之明日也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東萊呂氏曰萬舞二舞之總名也籥舞者文舞之別名也干舞者武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以萬舞為干舞公羊釋經之誤也春秋書萬入去籥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遂之喪於二舞之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籥[illegible]吹籥故也公羊乃以萬舞為武舞籥舞為文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為武舞則籥亦與籥同何為獨言萬舞而不及文舞邪左氏載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然則萬舞為二舞之總名明矣）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存其心焉

耳（廢置也置者不去也）存其心焉耳者何知其不可而為之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明其心存於樂知其不可故去其有聲者而爲之）○胡氏傳萬舞也以其無聲也故入而遂用籥管也以其有聲也故去而不作是謂故知不可存其邪心而不能格也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盡敬之誠於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今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春秋雖隆君抑臣而體貌有加焉是故廉陛益尊而臣節厲後世法家專欲降君而不得其道至於以犬馬國人相視大倫滅矣

戊子夫人嬴氏薨（嬴公穀作熊）

杜氏注宣公母也○胡氏傳敬嬴文公妾也何以稱夫人自成風聞成季之繇事友而屬其子及僖公得國立為夫人於是乎嫡妾亂矣春秋於風氏始卒九四見之禘于大廟去其姓氏秦人歸襚不稱夫人榮叔含賵召伯會葬王不稱天是也敬嬴以嬖妾私事襄仲而屬宣公不待致于大廟援例以立則從同同而無貶矣其意若曰以義起禮後為可繼苟出於私情而涉義後雖欲正可若何

晉師白狄伐秦

左氏傳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

楚人滅舒蓼（穀梁作鄝）

左氏傳楚為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杜氏注吳國今吳郡越國今會稽山陰縣也言楚彊吳越服從）○胡氏傳按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在周公所懲者其自相攻滅中國何與焉然春秋書而不削者其時楚人疆舒蓼及滑汭盟吳越勢益强大將為中國憂而民有被髮左衽之患矣經斯世者當以為懼有攘郤之謀而不可忽則聖人之意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杜氏注月三十日食（漢五行志董仲舒劉向以為先是楚商臣弑父而立至于莊王遂彊諸夏大國唯有齊晉新有篡弑之禍內皆未安故楚乘弱橫行八年之間六侵伐一滅國伐陸渾戎觀兵周室後又入鄭鄭伯肉袒謝命敗晉于邲流血色水圍宋九月析骸而炊之）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敬嬴公穀作頃熊）

杜氏注敬謚嬴姓也○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胡氏曰夫喪事即遠有進無退浴于中霤飯于牖下小斂）

（于户内大斂于阼階殯于客位還于頰祖于庭塴于墓以弔賓則其退有節以虞事則其祭有時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或曰卜葬先遠日所以避不懷也諸侯相朝與旅見天子入門而雨沾服失容則發殉送終大事人情所不忍遽者反可冒雨不待成禮而葬乎潦車載蓑笠士喪禮也有國家者乃不能為雨備何也且公庭之於墓次其禮意固不同矣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而不能為滿足儉其親也不亦薄乎故書事以制春秋之旨也）○胡氏傳敬嬴以其子宣公屬諸襄仲殺大子及其母弟雖假手于仲實敬嬴之謀也經書子赤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其文無貶而讀者有傷切之意焉則以秉彝之不可滅也傳謂哭而過市市人皆哭敬嬴拂天理逆人心之狀著矣其於終事雨不克葬著咎證焉而謂無天道乎此皆直書以見人心與天理之不可誣者也

城平陽

杜氏註今泰山有平陽縣○襄陵許氏曰國有大喪始葬而又動衆城邑非特不愛民人以公為忘親愛矣不時孰甚焉

楚師伐陳

左氏傳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平而還

春秋卷第十四

春秋卷第十五　張洽集傳

宣公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泰山孫氏曰公有毋喪而遠朝強齊公之無哀也甚矣

夏仲孫蔑如京師

左氏傳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爲有禮厚賄之○胡氏傳以淺言之比事屬詞春秋教也當歲首月公朝于齊夏使大夫聘于京師此皆比事可考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宣公享國九年於周纔一往聘其在齊則又再朝矣經於如齊每行必致深罪之也下逮戰國周衰甚矣齊桓王往朝于周而天下皆賢之況春秋時乎而宣公不能也故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此經書君如齊臣如周之意而特書王正月以表之也

齊侯伐萊

襄陵許氏曰赤狄比侵齊不敢報萊不伐齊而齊亟伐之畏衆強而陵小弱此可以觀惠公矣

秋取根牟

杜氏注根牟東夷國也琅邪陽都縣東有牟鄉（劉氏曰根牟附庸之國○寰宇記今爲密州安丘縣之城治）

八月滕子卒

左氏傳滕昭公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左氏傳會于扈討不睦也（謀齊陳）陳侯不會（前年與楚戍故）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杜氏注卒於竟外故書地○陸氏纂例國君不卒於其國例書地扈鄭地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胡氏傳晉成公何以不葬魯不會也衛成公何以不葬亦魯不會也衛成事晉甚謹而魯宣公獨深向齊衛欲爲晉致魯於黑壤而特使孫良夫來盟以定之及魯會于黑壤而晉人止公賂然後免是以扈之會皆前日諸侯而魯獨不往二國繼以喪赴亦皆不會此所謂無其事而闕其文者也故書卒而以私怒廢禮忘親之罪見

矣

宋人圍滕

左氏傳因其喪也○胡氏傳圍國非將卑師少所能辦也必動大衆而使大夫爲主帥明矣然而稱人是貶之也滕既小國又方有喪所宜矜哀卹之不暇而用兵以圍之比事以觀知其貶之罪在不仁矣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左氏傳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六年楚伐鄭取成於厲既成鄭伯逃歸見十一年）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胡氏傳楚加鄭數矣或稱人或稱爵何也鄭自晉成初立舍楚而從中國正也楚人爲是興師而加鄭不義矣故宣三年書侵罪之也次年鄭歸生弒其君諸侯未有聲罪致討者而楚師至焉故特書爵與之也然興師動衆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爲事則非義舉矣故又次年傳稱楚子伐鄭而經書人再貶之也至是稱爵豈與之乎亦書晉郤缺帥師救鄭則知非與之也蓋見其陵暴中華親以重兵臨鄭耳由此觀春秋書法皆欲治亂賊之黨謹華夷之辨以一字爲褒貶深切著明矣

陳殺其大夫泄冶（泄字從公穀）

左氏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泄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泄冶○襄陵許氏曰書殺泄治張陳亡之本也○胡氏傳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泄冶大夫不失其官守而殺之者有專輒之罪矣泄冶無罪而稱名治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弒君亡國之禍故書其名爲徵舒弒君楚子滅陳之端以垂後戒此所謂義繫於名而書名者也比干諫而死子曰商有三仁泄治諫死何獨無褒詞人之死生語默當其可而止爾泄治之盡言無隱不愧乎史魚之直矣方諸比干自靖自獻于先王則未可同日而語也治雖効忠其猶在宋子哀魯叔肸之後乎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

左氏傳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程氏傳魯修好故歸魯田田魯有也齊非義取之故云歸我不

足爲善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左氏傳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穀梁傳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襄陵許氏曰崔杼出而能反反而能弒者以其宗族之強經以氏舉於此辨之早也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左氏傳公如齊奔喪○蘇氏曰如齊奔喪非禮也○胡氏傳春如齊朝夏復奔其喪若是雖不致可也而皆致者甚之也天王之喪不奔而汲汲於奔齊喪天王之葬使微者會而公孫歸父會齊侯之葬其不顧君臣上下尊卑之等所謂肆人欲滅天理而無忌憚者也詞繁而不殺聖人之情見矣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左氏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胡氏傳禍莫大於拒諫而殺直臣忠莫顯於身見殺而其言驗　泄冶所爲不憚斧鑕盡言於其君者正爲靈公君臣通於夏徵舒之家恐其及禍不忍坐觀故昧死言之靈公不能納又從而殺之此萬世之大戒也書泄冶見殺於前而著夏徵舒弒君於後以見泄冶忠言之驗靈公見弒之由使有國者必以遠色脩身包容狂直開納諫諍爲心也○石氏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此所以陳靈雖無道而從大夫弒君之詞以書之

六月宋師伐滕

左氏傳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胡氏傳前圍滕稱人刺伐喪也此伐滕稱師譏用眾也鄰有弒逆宋不能聲罪致討乃用大師以伐所當恤之小邦且滕不事己無乃己德有闕而滕何尤焉故特稱師以著其罪而汲汲於誅亂臣賊子之意見矣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胡氏傳宣公深德齊侯之能定其位而又以濟西田歸之故生則傾身以事之而不辭於亟辱沒則親往奔喪而使貴卿會其葬亦不顧天王之禮闕然莫之供也比

事考詞義自見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左氏傳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考左氏傳則三師皆非微者而春秋人之何也曰陳夏氏之亂赴告踰月矣陳與鄭隣鄭雖背晉豈若夏氏之當討乎得諸侯有道大義著明斯服其心矣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魯非伯主齊非魯之與國也君臣三綱之大者弑逆之事人得致討況霸主專征而以宗諸侯攘夷狄為己任乎當是時霸主之師不興則已興師討罪不于陳而于鄭非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也哉晉主諸侯十年以來叛服二三紛紛不定非諸侯之罪也齊弑其君晉不治而失魯宋弑其君晉受賂而失鄭今陳又告亂矣釋罪而致伐捨大而責小卒使楚人奉詞以合諸侯于辰陵轘徵舒于栗門踰年圍鄭荀林父救之大敗于邲圍宋九月晉不敢救舉中國之事擅於楚者十有餘年皆此役失幾會之所致也春秋人三國於伐鄭所以謹事幾明大義著晉人之失伯之由中國不振之始立法垂教宏且遠矣可不察哉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公羊傳王季子者何王之母弟也○左氏傳劉康公來報聘（即王季子也其後食邑於劉）○胡氏傳王有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禮也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朝于周而比年朝齊不奔周喪而奔齊侯之喪不遣貴卿會匡王葬而使歸父會齊侯之葬縱未舉法切聘焉猶可也而使王季子來王靈益不振矣自是王聘春秋亦不書矣（襄陵許氏曰自是王靈益七王聘益輕春秋不復錄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公羊作蘱）

杜氏注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左氏傳季文子初聘于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胡氏傳齊侯嗣立宣公親往奔其父喪又使貴卿會葬矣若待踰年然後修聘未晚也而季孫亟行歸父繼往則以宣公君臣不知為國以禮而以妄悅之可以免討也歸父貪於取繹長齊而往蓋理曲則氣必餒矣能無畏

予春秋備書而不削以著其罪爲後世鑒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左氏傳國武子來報聘

饑

楚子伐鄭

左氏傳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胡氏傳經有詞同而意異者比事以觀斯得矣九年楚子伐鄭稱爵者貶詞若曰國君自將恃強壓弱憑陵諸夏之辭也知然者以下書晉郤缺帥師救鄭則貶楚可知矣此年楚子伐鄭稱爵者直詞也若曰以實舊詞書其重者而意不以楚爲罪也知然者以傳稱晉救鄭逐楚而經削之則責晉可知矣此類兼以傳爲按者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穀梁作夷陵）

杜氏注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左氏傳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胡氏傳晉楚爭此二國久矣今陳鄭皆晉從楚盟于辰陵而春秋書之無貶詞者經之大法在誅亂臣賊子有亂臣則無君有賊子則無父無君無父即中國變爲夷狄人類殄爲禽獸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今魯與齊方用兵伐莒晉與狄方會于欑函而不誅少西氏之逆也而楚人能誅之所謂禮失而求之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辰陵之盟所以得書於經而詞無貶乎聖人討賊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襄陵許氏曰辰陵之盟此中國所宜震也而齊魯方窮兵于小國何震之有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穀梁傳不言及外狄也。杜氏注欑函狄地。左氏傳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秋會于欑函衆狄服也。胡氏傳春秋正法不與夷狄會同分類也書會戎會吳會狄皆外詞也內中國故詳外夷狄故略今中國有亂天王不能討則方伯四鄰之責也而齊會魯伐莒晉求成于狄不亦傎乎此直書而義

自見者也（東陵許氏曰諸侯大國外與晉而伐莒令扶莫方要由國之心而以此人為伯者之事）此天道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寧公羊作寗）

左氏傳楚子為陳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疏曰車胤撰桓溫集云夏口城上數里有州名夏州）○程氏傳人殺詞人惡衆所欲誅也○陸氏微旨楚子之討正也故書曰人許其行義也○泰山孫氏曰與楚討者傷中國無人衷亂陵遲之甚也（胡氏曰稱楚人殺陳夏徵舒諸夏之罪自見矣）○程氏傳討其罪義也取其國惡也入者不受而強之也○穀梁傳納者內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陸氏微旨入人之國又納淫亂之臣邪也故明書其爵以示非正春秋之義彰善癉惡纖介無遺指事原情瑕瑜不掩斯之謂也○呂氏曰稱楚人殺陳夏徵舒誅賊之詞且衆所同欲也故曰楚人入陳非衆志也楚子之罪也故曰楚子○泰山孫氏曰上言殺陳夏徵舒下言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惡楚子行義不終也○胡氏傳按左氏入陳殺夏徵舒而經先書殺後書入者與楚子之討賊故先之也討其賊為義取其國為貪舜跖之相去遠矣其分乃在於善與利耳楚莊以義討賊勇於為善舜之徒也以貪取國急於為利跖之徒矣為善為惡特在一念須臾之間而書法如此故春秋傳心之要典不可不察也或曰聖人大改過楚雖縣陳能聽申叔時之說而復封之可謂能改過矣猶書入陳以貶之何也曰楚莊意在滅陳雖復封之然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又納其亂臣使不得其君臣之道存亡興滅其若是乎公孫寧儀行父者從君於昏宣淫於朝殺諫

臣使其君見弒蓋致亂之臣也肆諸市朝與衆同棄然後快於人心今乃詭詞奔楚託於討賊復讎以自脫其罪而楚莊亦不能察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猶人有欲毒而死者幸而復生又強以毒飲之可乎故聖人外此二人於陳而特書曰納納者不受而強納之也為楚莊計者奈何猶徵舒之尸封泄冶之墓及孔寧儀行父予加戮於陳定其君而去其黨庶幾乎（程氏傳致亂之臣國所不容也故書納）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公羊傳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胡氏傳天下之惡一也本國臣子不能討而上有天王下有方伯又其次有四鄰有同盟有列國之諸侯有四夷之君長與凡民皆得而討之所以明大倫存天理也徵舒雖楚討之陳之臣子亦可以釋然矣故得書葬）

楚子圍鄭

左氏傳楚子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胡氏傳按公羊例戰不言伐圍不言戰滅不言入書其重

者楚子將縣陳蓋滅之矣而經止書入其於鄭也入自皇門至于逵路蓋亦入國都矣而經止書圍曷為衆從輕此不書其侵陵中夏之罪乎弒君之賊諸夏不能討而夷狄能討之春秋取大節略小過雖如楚子憑陵上國猶從末減於以見誅亂臣賊子正大倫之重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杜氏注邲鄭地○左氏傳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士會）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荊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更為此陳法遂以為名）事不奸矣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在車之右者挾轅為戰備在車之左者追求草蓐）前茅慮無（茅明也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蹹伏皆持以絳及白為幡見騎賊舉絳幡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也或曰時楚以茅為旌識）中權後勁（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為殿）百官

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尊卑別也）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彘子（先縠）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以中軍佐濟韓獻子（韓厥）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郔（鄭北地）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眾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欒書）曰楚自克庸以來（文十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備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鄭楚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楚少宰如晉師曰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於晉二三子毋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群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寡君使群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避敵群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以致晉師（挑戰又示不欲和以疑晉之群帥）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

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旃求卿未得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及昏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于邲（重輜重也）遂次于衡雍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晉侯使復其位（公羊傳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逵路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以干天禍是以君王沛然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三耋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撝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臣民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杅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祥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強者吾避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令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眾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劉氏傳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荀林父為志乎此戰也云爾○胡氏傳按左氏晉師救鄭經既不以救言之又不言楚晉戰于邲而使晉主之何也陳人弒君莫不能討而楚能討之楚人圍鄭亦既退師與鄭平矣而又與之戰則非觀釁之師也所以釋楚不貶而使晉主之乎按邲之役六卿並在不欲戰者三帥也違命濟師者先縠也而獨罪林父何哉尊無二上定于一也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閫外雖君命有所不受況其屬乎欒書救鄭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衆不敢違偪陽之舉荀偃二將皆請班師荀罃一怒遂下偪陽林父既知無及於鄭矣諸帥又皆信然其策先縠若獨以中軍佐濟者下令三軍無得妄動按軍法而行戮夫豈不可既不能令乃畏失屬亡師之罪而從韓獻子分惡之言知

難而冒進是棄師也於誰責乎故敗績之罪特以林父主之春秋責帥之意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左氏傳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傅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柰何曰目於眢井而拯之若爲茅絰哭井則己明日蕭潰○杜氏注蕭宋附庸國○胡氏傳假於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未滅而書入惡其貳己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未滅而書圍與人爲善之德宏矣至是肆其强暴滅無罪之國其志已盈雖欲赦之不可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建萬國親諸侯者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者春秋之法今乃滅人社稷而絕其嗣亦不仁甚矣蕭既滅亡必無赴者而得書于魯史蓋楚莊先入陳鄭敗晉師不知以禮制心至於驕溢亢伐叛獸皆待行焉矜其威力以恐中國遂以滅蕭赴於諸侯也孟子定其功罪以五伯爲三王之罪人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推此類求之斯得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杜氏注清丘在濮陽縣東南衛地○左氏傳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胡氏傳書同盟志同欲也（程氏傳晉爲楚敗諸侯懼而同盟）楚既入陳圍鄭大敗晉師伐蕭滅之憑陵中國甚矣爲諸侯計者宜信任仁賢脩明政事自强於爲善則可以保其國耳胥不是謀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蘄以禦楚謀之不臧孰大於是故國卿貶而稱人譏失職也若夫清丘載書恤病討貳口血未乾敗其盟好則所謂不待貶而惡見矣原穀違命喪師乃晉國罪人而主茲盟約所信任者皆可知矣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左氏傳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陳共公與衛成公有舊好故孔達欲背盟救陳以貳謂晉）○胡氏傳陳有弒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能討之雖曰縣

陳爲復封之且德於楚而不貳未足責也宋不能內自
省德遽以大衆伐之非義舉矣衛人救陳背盟失信而
以救書貝有見陳未有罪而受宋師爲可恤也且謀國失
圖妄與師旅以怒強楚自此始矣其以救書意在責宋
也若衛叛盟則不待貶絕而自見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公羊作衛）

左氏傳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夏楚子伐宋

左氏傳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左氏傳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
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胡氏傳此
殺有罪也爲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者安危之所係
有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間之
則敗以剛愎不仁者參焉而莫肯用命則敗凡三敗者
君之過也今林父將中軍乃以先縠佐之使敵國謀
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誰之過與故稱國以殺不
去其官罪累上也

十有四年春衞殺其大夫孔達

左氏傳清丘之盟晉以衞之救陳也討焉使人不去曰
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我則
爲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春孔達縊而
死衞人以說于晉而免○蘇氏曰孔達則有罪矣而衞
人用其言以干盟主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左氏傳晉侯伐鄭爲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
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
子良于楚

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氏傳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
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
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汝我伐之見犀而行（孟諸之役見文十年犀申舟之子以子見王示必死也）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
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

亦十世亡一世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劒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胡氏傳經於宋伐陳特書救陳以著宋罪明見伐之由也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凡事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易於訟卦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必至於訟訟而不竟必至於師若宋是矣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胡氏傳夫禮別嫌明微制治于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國之君自相會聚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降班以會外臣以外臣而出位以抗諸侯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贅旒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易於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易言其理春秋見諸行事若合符節可謂深切著明矣（石氏曰文公以來大夫始專盟會至此以爲常矣○王氏曰遂以不正而立宣公公以不正而任其子歸父此年會齊侯明年會楚子見公爲之深也諸侯失政自宣公始大夫專政自歸父始聖人詳書以疾之）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左氏傳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强能違天乎乃止○胡氏傳楚子不假道于宋以起釁端而圍之陵蔑中華甚矣諸侯縱不能畏簡書援夷狄存先代之後嚴兵圍國以爲聲援猶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子秉之國謀其不免至於薦賄不亦鄙乎若此類春秋不扶書也比事以觀則知中國夷狄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略矣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左氏傳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荅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

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公羊傳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也○胡氏傳禮臣不專大名今二卿自以情實相告語取必於上以成平國之功而其君不與知焉非人臣之義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君有聽於臣父有聽於子夫有聽於婦中國有聽於夷狄仲尼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也子反在君之側無奏報之辭然會之失奚急於平而專之若是哉故平以解紛雖其所欲而平者在下則大倫紊矣聖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故褒貶如此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杜氏注潞赤狄之別種潞氏國故稱氏子爵也○左傳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胡氏傳其稱日謹之也上卿爲主將略而稱師者著其暴也潞子嬰兒不死社稷比於中國而書名者見嬰兒之賢詞也攘夷狄之法近在門庭以爲殘賊則不可縱而莫禦故徐戎並興伯禽討之獫狁侵鎬宣王北伐然皆攘卻斥逐使之懲艾潛遁而止亦不極其兵力殄滅之無遺育也今赤狄未嘗侵掠晉境徒以酆舒爲政而殺晉侯之姊又傷其君之目則酆舒者罪之在也爲晉討者執酆舒戮諸市立黎侯反潞子政紀其政而返則諸狄服疆域安矣今乃利狄之土肆彊暴以滅之以其君歸何不仁之甚哉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

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左氏傳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王子捷即王札子）卒立召襄（襄戴公之子）○穀梁傳王札子者當上之辭也殺召伯毛伯不言其何也（解經不書殺其大夫）兩下相殺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矯王命以殺之非忿怒相殺也故曰以王命殺也（以王命殺謂言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知以王命而殺之）以王命殺則何志焉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爲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爲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毅陵許氏曰拓跋魏世高歡覩張彝之變而生亂心梁世梁武在位王侯專殺政法不施遂以訖亡死惑乎周之死以令天下也）

秋螽

胡氏傳人事感於此則物變應於彼宣公爲國慮内以事外去質而務華厭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知務其本者也故天氣應之六年螽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三年又螽十有五年秋螽府庫匱倉竭調度不給而言利殘民之事起矣（毘陵許氏曰稅畝之法蓋貪虐之習而後能至也觀乎災異則見政事觀乎政事以知災異是謂念用庶徵）

仲孫蔑會齊高固無婁（公羊作牟婁）

杜氏注無婁杞邑○胡氏傳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會也無以正之禮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篡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理固然也不辨於早後雖欲正之其將能乎

初稅畝

左氏傳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杜氏注公田之法什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什取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爲常故曰初）○公羊傳初稅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爲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頌声者太平歌頌之声春秋經傳數万指意无窮相須而事相待而成至此獨言頌声作者民以食爲本也夫飢寒並至雖堯舜躬之不能使野无寇盜貧窮兼幷雖皐陶制法不能使強不陵弱是故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公田十畝藉其力而耕之即所謂什一而藉也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故曰井田）○穀梁傳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非責也吏田畯也言吏急民使不得營私田）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古者公田爲居（八家共居家各二畝半）井竈蔥韭盡取焉○趙子曰賦稅者國之所以治亂也民國之本也取之盡則流亡國必危矣故春秋謹之

冬蝝生

杜氏注蝝螽子○高郵孫氏曰春秋之秋夏時之夏春秋之冬夏時之秋螽爲災於夏而蝝生於秋一歲而再爲災故謹志之耳○胡氏傳秋螽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民也而詳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之務也遇天災而不懼忽民事而不修而又爲繁政

重賦以感之國之危亡無日矣

饑

胡氏傳春秋饑歲多矣書于經者三宣公獨有一何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雖有凶旱民無菜色是歲雖螽蝝而遂至於饑者宣公爲國務華去實厯內事外煩於供給而不務本府庫竭倉廩匱水旱螽蝝天降饑饉亦無以振業貧乏矣經所以獨謹書饑以示後世爲國之不可不務本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左氏傳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穀梁不書留吁之屬）三月獻狄俘（獻于王也）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杜氏注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并其餘黨○胡氏傳上將主兵其稱人貶詞也春秋於夷狄攘斥之不使亂中夏則止矣必欲盡滅之無遺種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士會所以貶而稱人也

夏成周宣榭火（榭公羊作謝 火公穀作災）

左氏傳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公羊傳宣謝者何宣宫之謝也○杜氏注成周洛陽宣榭講武屋爾雅曰無室曰榭謂屋歇前○胡氏傳按呂大臨考古圖有郛敦者稱王格于宣榭呼內史策命郛是知宣榭者宣王之廟也古者爵有德祿有功必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廟謂之榭者其廟制如榭也（通旨曰李処云但有大殿无室名榭）○劉氏傳宣宫久矣猶存乎古者天子祖有功宗有德雖百世存可也宣王之時周室衰而復存禮廢而復興○胡氏傳貴戚禮殺大亘而天子不討王室不復能中興矣人火之天所以見戒乎

秋郯伯姬來歸

左氏傳出也○胡氏傳內女出書之策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淫僻之罪多矣故易序咸恒爲下經首而文王卦歸妹漸以盡其義詩首關雎而録詆中谷有蓷諸詩以記其變春秋內女出夫人歸凡男女之際詳書于策所以使有國者謹於齊家之道正人倫之本也

冬大有年

穀梁傳五穀大熟爲大有年○高郵孫氏曰有者不宜有者也宣公弒君而立即位十六年之久而晏然無討之者又大有年聖人傷之特書曰大有年有者不宜有也○程氏胡氏傳見桓三年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杜氏注斷道晉地○穀梁傳同外楚也○左氏傳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郤克跛故）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卷楚即斷道）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晉師還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子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豸解也）乃請老郤獻子爲政○程氏傳諸國同心欲伐齊故書同盟○胡氏傳書同盟者志同欲也大國畢之小國畏威而從命非同欲也小國訴之大國勉强而應焉非同欲也若斷道之盟諸侯同心謀欲伐齊將其怨怒非有不得已而要之也或以爲會同天子之事築宮爲壇設方明如方嶽之盟者以書同疑其說之誤矣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穀梁傳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甯曰宣公弒逆故其祿不可食以兄弟無絕道故雖非而不去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可以厲不軌書曰公弟不亦宜乎）○泰山孫氏曰不曰公子公孫而曰公弟叔肸者曰公肸無祿而卒也凡稱公子公孫皆大夫也肸文公之子宣公母弟宣公弒立肸惡之終身不食其祿非大夫也故曰公弟（胡氏傳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

（此春秋之所貴故曰公弟而以稱字以表之公子爲正大夫而書卒貴也不爲大夫而特書亦賢也）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左氏傳晉侯衛大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爲質於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胡氏傳保國以禮爲本者也齊頃公不謹於禮自己致寇所謂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矣大夫執國命取必於其君以行其克伐怨欲之私故師于陽穀大戰于鞌違其志而後止春秋詳書于齊合見伐與伐者之罪皆可以鑒矣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左氏傳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范氏注于戀臣子不能距難○胡氏傳夷貉無城郭宮室百官有司單車使者且造其廬帳皆其酋長則有之矣中國則有重門擊柝陛等威侍衛守禦之嚴奚至於坐使其君爲邾人殘賊而莫之禦乎邾人盖嘗執鄫子用之則不共戴天之世讎也既不能復又使邾人得造其國都而戕殺其君曰于鄫者所深其鄫之臣子至此極也

甲戌楚子旅卒（旅穀梁作呂）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吳楚僭號）（稱王）○胡氏傳楚稱王降而書子是仲尼筆之也其不書葬恐民之惑而辟其號是仲尼削之也若楚若徐若吳皆自王降而稱子君滕自侯降而稱子四夷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者狄之也或謂春秋不擅進退諸侯亂名實則非矣述天理正人倫此名實所由定也何名爲亂哉

公孫歸父如晉

左氏傳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胡氏傳宣公因歸父得國故刻意事之雖易世未怠及頃公怒晉上卿而郤克當國決意伐之晉方彊盛齊少懦矣於是背齊而事晉其於邦交以利爲嚮背無忠信誠慤之心者也且是行也欲以晉人去三桓以張公室夫輕於背與國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未有能成而無悔也然則公室不可張乎務引其君以當道正心以正朝廷禮樂

刑政自己出也其庶幾乎必欲倚外援以去之是未孫殤而得臧心之疾也庸愈乎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笙公穀並作檉）

左氏傳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公羊傳歸父使于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乎介自是走之齊（杜氏曰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書歸父還奔善其能以礼退笙魯竟外故不言出）○胡氏傳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孟莊子之孝以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也夫仁人孝子於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赦如晉悼公於夷羊五之屬必存始終進退之禮而不遽也歸父以君命出使未返而君薨在聘禮有執圭復命于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皆哭情亦感矣今宣公猶未殯而東門氏逐君乎哉書曰歸父還自晉者已畢事之詞也至笙遂奔齊者與其成公君臣死君而忘父亟逐之也穀梁子曰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得經意矣雖然父君薨家遣方寸宜亦亂而造次顛沛不失禮也詞繁而不殺歸父之善自著其事以觀則凡當國者有無君之心此春秋所以作不可不察也

春秋卷第二十五

菅書居士

春秋卷第十六

張洽集傳

成公

名黑肱宣公夫人穆姜之子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泰山孫氏曰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無冰冬溫也○胡氏傳冬極而無冰者常燠也洪範曰豫常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故當固陰沍寒而常燠愆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獻羔而啓開之祿位賓食喪祭冰皆與焉今既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矣然策書所載皆經邦大訓人有微而不登其姓名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至於雨雹氷雪則必書而不削者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此制治于未亂謹於微之意也每謹於微而後王事備矣

三月作丘甲

左氏傳為齊難故作丘甲○胡氏傳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所取於民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為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為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何如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昔卫昭公時嘗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廣法一乘至用百五十人則嘗每乘而增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為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劉氏意林曾不務廣德而務廣地不務益義而務益兵以王者之制論之則作丘甲之罪大矣王者之制諸侯不得擅稅賦其民稅為足食也賦為足兵也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然而不得擅者先王之稅既足以食矣先王之賦既足以用矣今不循先王而以意為准以亂之道也是以聖人禁之○呂氏（曰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君子為政民力罷財用竭則亦反其本而已矣宣公初稅畝成公作丘甲當是時事君者皆不知反本務而以取救目前為急下至戰國皆用之而以反本之說為迂闊不切之論如世之治病者不務實其本而唯病之攻病雖暫已而元氣耗矣戰國以後并吞戰爭日不暇給則一切重斂苛賦之法並用而其國家亦從而亡此療病而不先實其元氣之罪也故有若之對哀公乃世之急務而初稅畝作丘甲罪）

（人之所甚戒也）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杜氏注赤棘晉地○左氏傳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胡氏傳初宣公謀以晉人去三桓歸父欲爲是見逐而奔齊矣今季孫當國恨齊人之立宣公納歸父又懼晉侯之或見討也故往結此盟其稱及魯所欲也盟非春秋所貴而惡屢盟者不惟長亂亦國用民力所難給也成公即位之初方經大故未有施舍已責逮鰥寡救乏困之事也爲齊難故作丘甲矣聞將出楚師又遽與

晉尋盟豈固本保邦之道乎書及晉侯盟于赤棘非特備齊懼晉蓋三桓懷忿懟君父之心將有事於齊而汲汲欲之者罪可見矣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公穀作貿戎）

左氏傳春晉侯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秋王人來告敗○公羊傳曷爲不言貿戎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劉氏傳茅戎者何戎之別也此敗績也何以不言戰王者無敵天下莫敢當也莫敢當則其言敗績何天下之勢大矣非有能敗王之師者也王自敗也○常山劉氏曰王者不能以義征四夷亟徼戎以致敗豈不曰自取之乎聖人立法以垂後世示之以意而已一書王師敗績于茅戎而尊王之義與王自取敗之道咸得而見矣○程氏傳見桓五年

胡氏傳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徼戎伐之敗績於徐吾氏而經不書戰辨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是皆聖人筆削非

魯史之舊文也然筆於經者雖以尊君父外戎狄爲義而君父所以尊戎狄所以服則有道矣桓王不以討賊興師而急於伐鄭康公不以惇信持國而輕於徼戎是失其所以君天下禦四夷之道也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左氏傳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杜氏注新築衛地○左氏傳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戰于新築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劉氏傳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衛良夫為志乎此戰也云爾（胡氏傳齊雖侵衛而以衛主之者惡衛之黷稱兵責良夫之不退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首公羊穀梁作手）

左氏傳孫桓子還自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宣十七年郤克怒齊人笑己故魯衛因之）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

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于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山名）韓厥從齊侯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韓厥執縶馬前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群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

士敢告不敝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齊侯免遂自徐關入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

○呂氏曰魯師師者四人言權均力敵主軍事者不一也且言軍衆過制也○胡氏傳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雖大國而四卿並將是四軍也當此時舊制猶存又土皆公室之土一民皆公室之兵士卿行父與僑如嬰齊各將一軍會戰而臧孫許如晉乞師又逆晉師爲之道本不將兵特往來晉魯兩軍之間與謀議耳成公初立主幼國危爲季孫一怒掃境內興師而四卿並出肆其忿欲雖無人乎成公之側有不恤也然後政自季氏出矣將稱元帥畧其副屬辭之體也而四卿皆書者豈特爲詳內録哉堅氷之戒亦明矣經之大例受伐者爲主而此以四國及之者以一笑之微殘民毒衆幾獲其君而怒猶未息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故以四國主之爲憤兵之大戒見諸行事深切著明矣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穀梁作爰婁）

左氏傳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国佐也）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威師徒橈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惟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晉人許之對曰群臣帥賦輿以爲魯衛請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秋七

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田（穀梁傳鞌）去国五百里袁婁去国五十里○公羊傳斉侯使国佐如師郤克曰與我紀侯之甗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姪子為質則吾舍子矣国佐曰與我紀侯之甗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斉也蕭同姪子者斉君之母也斉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一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斉国尽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為質揖而去之郤克眣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為之請然後許之逮乎袁婁而與之盟○何休注逮及也追及国佐于袁婁也傳道此因録国佐受命不受辭義可拒則拒可許則許一言使四大夫汲汲與盟○常山劉氏解見僖四年胡氏傳荆楚暴横憑陵諸夏斉桓公仗義致討而楚人詘服其書來盟于師者楚人自服而來盟也盟于召陵者桓公退舍礼與之盟也若夫袁婁則異於是斉未若楚之暴而諸大夫含憤積怨欲雪一笑之恥至於穀人盈野非有擊強扶弱之心国佐如師將以賂免非服之也晉大夫又不以德命欲盡東其畝而質蕭同叔子以致国子背城借一之言然後接魯衛為之請則汲汲欲其盟者晉也故反以晉人受之若此類是曲直之繩墨矣故制敵其師仗義天下莫大於理而強有力不與焉非可謂深切著明矣○劉氏意林郤克一戰勝斉反魯衛之侵地功大矣而春秋惡之以謂失上下之節凡功者為之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間則安以禁反是則危以罪人皆受郤子之能伸其意而春秋絀之為其先力而後礼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速卒

取汶陽田

公羊傳汶陽田者何鞌之賂也○胡氏傳汶陽之田本魯田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不曰復而謂之取何也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何異乎然則宜奈何攷於建邦土地之圖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經界世守不可亂矣不然侵小得之春秋固有興滅國繼絕世之義必有處也曾在戰國時地方五百里而孟氏語慎子曰如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經於復其故田而書取其損益亦可知矣

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左氏傳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群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乃悉師王卒盡行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胡氏傳二國稱師著其衆也侵衛則書侵我師于蜀致賂納質則沒而不書非諱也書其重者則莫重乎其以中國諸侯降班失列下與夷狄之大

夫會也○石氏曰方是之時晉雖不競然其威力聲援猶足以抗楚公既懼楚而同其大夫為蜀之會遂率諸侯之大夫而同盟自是之後鄭專事楚晉不得宋由公之即楚故也先書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以明弃晉從楚者公之由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左氏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説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楚師及宋公衡逃歸是行也晉避楚畏其衆也（蘇氏曰楚自城濮之敗不競於晉莊王雖入陳圍鄭及宋而未嘗合諸侯及蜀之盟諸侯從之者十有一國晉不敢爭自是與晉力爭諸侯其大夫列於聘會與盟晉齒○杜氏注齊在鄭下非卿楚卿於是始與中國準自此以下楚卿不書皆貶惡也蜀魯地泰山博縣西北有蜀亭）○程氏傳楚為強盛凌轢中國諸侯苟能保固疆圉要結鄰好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懼而服從與之盟約故皆稱人以見其衰弱責諸侯則魯可知矣○劉氏傳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嬰齊專乎楚為其單之會以威中國使蔡侯居左許男居右諸侯之大夫皆受盟焉耳○胡氏傳盟而魯與必先書公尊内也次書主盟者衆所推也此書公及楚人則知主盟者楚也公子嬰齊之徒皆國卿也何以稱人楚僭稱王春秋黜之比諸夷狄晉雖不競猶主夏盟諸侯苟能任仁賢修政事保固疆圉要結鄰好同心擇義堅事晉室荊楚雖大何畏焉今乃西向服從而與之盟不亦恥乎古者用夏服夷未聞服於夷也乃是之從亦為不善擇矣經於魯君盟會不信則諱公而不書不臣則諱公而不書棄中國從夷狄則諱公而不書蜀之盟棄晉從楚書公不諱何也事同而既貶則從同同正始之義也從荊楚而與盟既諱公於僖十九年齊之盟矣是以於此不諱而人諸國之大夫以見意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氏傳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晉偏師為鄭所敗）○杜氏注宋衛未葬而稱爵以接鄰國非禮也○胡氏傳夫討邲之役則復怨勤民非觀釁也遂東侵則潛師

掠境非以律也覆而敗諸畫詐謀非正勝也度彼參此皆無善也略而不紀勝負微也晉侯稱爵而以伐書何也初為是役必以鄭之從楚也仍蠻貶擯中國則盟主有詞于伐耳宋衛未葬曷為稱爵背殯越境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也

辛亥葬鄭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公羊傳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曷為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禮也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呂氏曰宣公之薨至是服除未久故其廟曰新宮災當時之詞也新宮災其簡於親甚矣非公丹楹刻桷何以不言新宮桓公死已久可以言謚宣公死甫除喪未忍遽言謚也故曰新宮（穀梁傳新宮者禰宮也迫近不敢稱謚恭也）

乙亥葬宋文公

左氏傳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槨有四阿（杜氏注四阿四注椁也孔氏曰周禮匠人云殷人四阿重屋鄭云阿棟也四角設棟也）棺有翰檜（翰旁飾檜上飾皆王禮）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胡氏傳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以等殺遲速為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之卒七月而後克葬故知華元樂舉之棄君於惡而益其侈無疑矣夫禮之厚薄稱人之情而為之者也宋文公在殯而離次出境從金革之事哀戚之情忘矣顧欲厚其君親此非有所不忍於死者特欲誇耀淫侈無知之人耳世衰道微禮法既壞無以制其侈必至秦漢之間竭民力以事丘隴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春秋據事直書而其失自見此類是也豈不為求戒哉

夏公如晉

左氏傳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襄陵許氏曰著魯受田之重如此而晉輕棄之有以知晉之無以令天下矣）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襄陵許氏曰前此外志唯伯國有卿帥師至是諸侯書卿帥師顯統微也

公至自晉

胡氏傳宣公篡立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天子受王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社稷之重而不朝于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于晉其行事亦悖矣此春秋所爲作也公行多不致其書公至自晉何甚至也必有以也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左氏傳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杜氏注曰棘汶陽田之邑在濟北蛇丘縣○胡氏傳復故地而民不聽至於命上將用大師環其邑而攻之何也魯於是時初税畝作丘甲税役日益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爲之民也斯成公不知薄税斂輕力役修德政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矣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廧穀梁作牆公羊作將）

左氏傳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晉滅赤狄其餘民散入廧咎如故討之）

廧咎如潰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左氏傳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呂氏曰先晉後衛視強弱云爾非以其至有先後也當是時諸侯睦序先後例如是）○公羊傳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泰山孫氏曰此公及荀庚孫良夫盟也不言公者二子伉也二子來聘不能以信相親反要公以盟非抗而何故言聘言盟以惡之

鄭伐許

程氏傳鄭附於楚一年而再伐許故夷之○胡氏傳稱國以伐狄之也晉楚爭鄭鄭兩事焉及邲之敗於是乎專意事楚不通中華晉雖加以兵莫之聽也至此一歲而再伐許甚矣夫利在中國則從中國利在夷狄則從夷狄而不擇於義之可否以爲去就其所以異於夷者

幾希況又憑弱犯寡一歲之中而再動干戈於鄰國不既甚乎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行者則狄之所以懲惡也以爲告詞畧而從告乃實錄耳一字爲褒貶義安在也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氏傳通嗣君也（宋共公即位）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左氏傳歸叔姬故也（將出叔姬先修朝禮言其故）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左氏傳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冬城鄆（公羊作運後同）

鄭伯伐許

左氏傳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冷敦之田○程氏傳稱鄭伯見其不復爲君以吉禮從戎（何氏曰喪未踰年稱伯者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穀梁傳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陸氏纂例曰郯伯姬杞叔姬不書嫁而書出或嫁時夫未爲君也○胡氏傳前書杞伯來朝左氏以爲歸叔姬也此書杞叔姬來歸則出也春秋於內女其歸其出錄之詳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能爲之擇家與室則夫婦之道苦淫僻之罪多矣王法所重人倫之本錄之詳也爲世戒也

仲孫蔑如宋

左氏傳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公羊首作秀）

左氏傳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杜氏注穀齊地

梁山崩

杜氏注梁山在馮翊夏陽縣北○左氏傳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

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公羊傳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沂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高郵孫氏曰春秋災異及於天下者不以國言以其災不主於一國也）○胡氏傳梁山韓國也詩曰奕奕梁山韓侯受命而謂之韓奕者言奕然高大爲韓國之鎭也後爲晉所滅而大夫韓氏以爲邑焉書而不繫國者爲天下記異也以不言晉也左氏載絳人之語於禮文備矣而未記其實也夫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六者禮之文也古之遭變異而外爲此文者必有恐懼修省之心主於內若成湯以六事檢身高宗克正厥事宣王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是也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夫國主山川至於崩竭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修德也故自是而後六十年間弒君十有四亡國三十二其應亦憯矣春秋不明著其事應具存其可忽諸○襄陵許氏曰山崩之變定王崩周室自衰又二年吳兵始犯中國卒與晉爭盟于黃池王霸道衰

秋大水

襄陵許氏曰變異之發猶疾病之見於脉不虛設也君人者能恐懼修省親近善人退遠邪佞猶可及止不然必及於亂亡無疑也春秋之世多大水皆陰盛邪勝所致也其可不自省乎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左氏傳定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左氏傳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宋公子圍龜爲質于楚而歸將攻華氏宋公殺之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爲人辭以子靈之難（子靈圍龜也宋公不欲會以新隙子靈爲辭爲明年侵宋傳）○杜氏注蟲牢鄭地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程氏傳天王崩而會盟不廢書同見其皆不臣（泰山孫氏曰天王崩晉合諸侯同歃牢之盟不顧甚矣）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公羊傳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常山劉氏曰王制曰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爲五祭法曰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然則諸侯宗廟古有數制過則毀之不可復立也武宮毀已久而輒立之非禮明矣書立者不當立也定元年九月立煬宮同（劉氏意林曰魯諸侯也僭天子之禮雖欲尊其祖服神不尊也而學者習於魯之故更大而稱之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人之迷罔久矣夫其以僭爲典也此乃春秋所由作也）

取鄟

穀梁傳鄟國也○胡氏傳鄟微國也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爲君隱也（項亦國也其書滅者以僖公在會季孫所爲故直書其事而不隱此春秋）

尊君抑臣以辨上下謹於微之意也人倫之際豈之嚴

縶纓以千里故仲尼特立此義以示後世臣子使以道

事君而無朋附權臣之惡於傳有之犯上干主其罪可

赦乘許貴臣禍在不測故臣子多不憚人主而畏權臣

如漢谷永之徒託攻成帝不以爲嫌至於王氏則周旋

相比結爲死黨而人主不之覺此世世之公患也歸父

家遣緣季氏也朝吳出奔因無極也王章殺身許下鳳

也鄭侯符館遭元載也惟殺生在下而人主失其柄也

是以黨與多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君父矣使春秋之

義得行尊君抑臣以辨上下謹於微豈有此患乎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左氏傳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蘇氏曰晉將復會諸侯宋人辭以難故使衛與魯更侵之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左氏傳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晉人命聲伯）

壬申鄭伯費卒

左氏傳六月鄭悼公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左氏傳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胡氏傳魯遣二卿爲主將動大衆焉有事於宋而以侵書者潛師侵掠無名之意蓋陋之也於衛孫良夫亦然上三年嘗會宋衛同伐鄭矣次年宋使華元來聘通嗣君矣又次年魯使仲孫蔑報華元矣是年冬鄭伯背楚求成于晉而魯衛與宋又同盟于蟲牢矣今而有事於宋上卿授鉞大衆就行而師出無名可乎故特書侵以罪之也左氏載此師晉命也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焉則此師爲晉而舉非魯志明矣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倫聽命於人而不得已焉將能免乎春秋所以罪之也○襄陵許氏曰晉畏楚不務彌縫諸侯之闕及使諸侯構怨如此則楚必有以量中國矣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左氏傳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胡氏傳楚僭號稱王聖人儕諸夷狄而不赦者大一統以存周使著於君臣之義也鄭能背夷即華是改過遷善出幽谷而遷喬木也嬰齊爲是帥師又因其役而伐之不義甚矣經所以深惡之也書卿帥師伐鄭於文無貶詞何以知其深惡楚也下書欒武子帥師救鄭則知之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而伐者之罪著矣○襄陵許氏曰前此外志諸侯有卿帥師者矣至是書楚卿帥師者勢統幾亡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傳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襄陵許氏曰蔑僑如雖季孫行父有如必書相望於春秋者大夫張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公羊救作侵）

左氏傳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

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胡氏傳按左氏晉楚遇于桑隧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則無功也亦何善之有曰此春秋之所以善欒書也兩軍相加兵刃既接折馘執俘計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干羽舞而苗格者舜也因壘而降崇者文王也次于陘而盟完服者齊桓也會于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不遷戮而知還也亦庶幾哉○襄陵許氏曰楚伐鄭救而悼公不葬則晉救雖至鄭已許成矣志救猶恃救也正書欒書帥師以蔡師遇之而還不無功也存霸紀也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穀梁傳過有司也郊牛日展觓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又有繼之辭也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襄陵許氏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宣公有焉三桓之志至成始形戎矣亂象已著國將無以事天也

吳伐郯

杜氏注吳國今吳郡（按吳郡今爲平江府郯己姓國秦有郯郡廢縣東海郡故城今在淮陽軍下邳縣北）○左氏傳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襄陵許氏曰吳自壽夢得申公巫臣而爲楚患夷狄相攻不志也伐郯之役其逮上國於是始見於春秋志入州來者十五年之所以會于鍾離也○胡氏傳稱國以伐夷狄之也吳本大伯之後以族爲吳言則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爲其僭天子之大號也按國語吳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益熾浸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紀於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也而以爲不敢擅進退諸侯亂名實者誤矣

夏五月曹伯來朝

左氏傳曹宣公來朝

不郊猶三望

胡氏傳吳郡朱長文曰禮天子有四望諸侯則祭境內山川而已魯當祭泰山泰山魯之境也禮所得祭故不書三望僭天子禮是以書之其說是矣楚子軫言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而曰江漢沮漳楚之望非也楚始受封濱江之國漢水沮漳豈其境內哉此亦據後世幷兼封略言之爾○襄陵許氏曰用是知魯郊或以五月非特定公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左氏傳楚子重伐鄭師于氾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左氏傳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左氏傳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杜氏注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胡氏傳楚人軍旅數起頻年伐鄭以其背己從諸夏也與莊之欲討徵舒而入陳亦異矣書大夫之名氏書帥師書伐而無貶者所謂不待貶絕而罪自見者也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則攘夷安中國之師也欲著其美故特書救鄭以美之言救則楚罪益明而鄭能背夷即華善亦著矣前此晉遣上將諸國不與焉此則其君自行而會合諸國則楚人暴橫憑陵諸夏之勢益張亦可見矣故盟于馬陵而書同盟者同病楚也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左氏傳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蓋留九乘車又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

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杜氏注州來楚邑淮南下蔡縣是也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左氏傳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左氏傳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予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泰山孫氏曰汶陽之田齊所侵魯地也故二年用師于齊取之今晉侯使韓穿來言歸之于齊非正也魯之土地天子所封非晉侯所可得而制也晉侯使歸之于齊是魯國之命制在晉也故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以惡之（常山劉氏曰歸之于者歸不以道也與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同義）○陸氏曰淳聞之師曰韓穿受命而來不能諫正其惡可知矣

晉欒書帥師侵蔡

左氏傳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襄陵許氏曰侵蔡報伐鄭也大國爭衡而小國受敗春秋於焉

公孫嬰齊如莒

左氏傳聲伯如莒逆也（因聘而逆婦）

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氏傳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襄陵許氏曰錄伯姬始於此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杜氏注宋公無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也○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胡氏傳公孫壽卿也納幣使卿非禮也禮不可畧亦不可過惟其稱而已矣畧則輕大倫過則溺私愛宋公之請伯姬魯侯之嫁其女

皆致其厚者也而不知越禮踰制甚所以重大婚之禮哉經悉書之爲後戒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氏傳晉趙嬰通于趙莊姬原屏放諸齊（原同屏括嬰之兄）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八年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於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胡氏傳同括無罪爲莊姬所譖而欒郤害之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見晉之失政刑矣○劉氏傳趙同趙括之爲人臣也內不正其親外專戮以干其君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公羊穀梁作錫命）

左氏傳秋召桓公來賜公命○穀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胡氏通旨啖助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趙子非之曰立譏其賞無功爾安得云無錫命乎荅曰穀梁子言無來錫命不言無錫命也來錫命如唐德宗遣中官即藩鎮立節度之類）

○泰山孫氏曰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胡氏傳諸侯嗣立而入見則有賜已修聘禮而來朝則有賜能敵王所愾而獻功則有賜成公即位服喪已畢而不入見既更五服一朝之歲矣而不朝京師未嘗敵王所愾而有功也何爲來賜命乎召伯者縣內諸侯爲王卿士者也來賜公命罪邦君之不王譏天子之僭賞也（劉氏意林古者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夫有加則賜所謂賜命者也以義觀之錫命者其世世相襲衰不廢矣賜命者服過其爵所以彰有德於身者也成公未有大功明德篤於王室而服過其爵非也）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左氏傳來歸自杞故書○陸氏纂例凡內女爲諸侯之夫人則書卒以公爲之服故也穀梁云夫人書卒者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爲之變故卒之此說是也凡內女嫁爲諸侯夫人而不書卒時曾公非其兄弟及兄弟之子也諸侯無大功以下之服故也杞叔姬雖出猶書者爲我歸杞故也（成八年杞叔姬卒成九年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也）○高郵孫氏曰特書蓋明杞伯來逆其喪將有末者先錄其本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左氏傳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胡氏傳曰初伐郯季孫固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恤亡無日矣當其時既不能救及其既成其獲已也又率諸國伐之何義乎前書來聘下書會伐晉侯之爲盟主可見矣魯既知其不可從大國之令而不敢違其不能立亦可知矣○襄陵許氏曰其伐郯魯非敢至郯也成而伐之則郯有詞矣聘而召師霸紀衰矣內討如殺趙同趙括外討如伐郯則何以爲政於天下

衛人來媵

杜氏注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魯將嫁伯姬於宋故衛來媵之○程氏傳媵小事不書伯姬之嫁諸侯皆來媵之故書以見其賢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况君子乎或曰魯女之賢安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不爲媵因爲之擇賢小君則諸侯賢女自當聞也（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何氏注伯姬以賢聞諸侯諸侯爭欲媵之故善而詳錄之）○蘇氏曰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國三人九女今衛晉及齊來媵以其非禮故書○胡氏傳夫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而諸侯一娶十有二女則是以欲敗禮矣備書三國以明踰制爲後戒也經有因事以見貶者初獻六羽之類是也亦有因貶以見褒者來媵是也諸國爭媵豈非伯姬[illegible]之行足信於人哉

春秋卷第十六

春秋卷第十七

成公　　張洽集傳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左氏傳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爲杞故也（還爲杞婦故卒稱杞）逆叔姬爲我也（既棄而復逆其喪明爲魯故）○公羊傳杞伯曷爲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內辭也脅而歸之也（呂氏曰叔姬之棄而杞伯復來逆其喪以歸是事以強弱輕重爲國无復礼文者也）○啖氏曰出婦未反而逆其喪非禮也（陸淳曰此言礼有婦既練而反未練而出然則出婦有反歸之礼但叔嫁未三月而死猶歸葬於女氏之黨今叔姬生未反於杞而死反葬故曰非礼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左氏傳爲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在七年）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程氏傳諸侯患楚之強同盟以相保鄭既盟復叛溴明其反覆○胡氏傳盟非固結之本也衛獻公言於甯喜求復國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夫信在言前者其知而自行誠在令外者不令而自行晉初下令於齊反魯衛之侵地而齊不敢違者以其順也齊既從之魯君親往拜其賜矣復有二命俾歸諸齊一與一奪信不可知無或乎諸侯之解體也晉人不知反求諸己惇信明義以補前行之愆而又欲刑牲歃血要質鬼神以御之是從事於末而不知本矣特書同盟以罪晉也○杜氏注蒲衛地在長垣縣西南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何氏注婦人三月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人操禮致之○孫氏曰致女使卿非禮也（左氏傳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尤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然則越礼以致伯姬蓋穆姜之意歟）

晉人來媵

杜氏注媵伯姬也○胡氏傳見上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左氏傳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

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陳即晉故）○胡氏傳稱人而執者既不以王命又不歸諸京師則非伯討也殺伯蠲不書者既執其君矣則行人爲輕亦不足紀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與慶父救江何異削而不書者鄭亦有罪焉爾夫背華即夷正也今以重賂故又與楚會則是惟利之從而不要諸義也故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襄陵許氏曰向使晉能制楚使之不能危鄭討鄭可也今楚潰莒入鄆晉不能救而棄鄭之貳於楚鄭獨能免[illegible]於牽羊斷璧之禍乎）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左氏傳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于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胡氏傳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効死而民不去是則可爲也夫鑿池築城者爲國之備所謂事也効死而民不去爲國之本所謂政也莒恃其陋不脩城郭信無備矣然兵至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效死而不去則昧於爲國之本也雖降莒之城何益乎故經於莒潰特書日以譏之者以明固本安民爲政之急也

秦人白狄伐晉

左氏傳諸侯貳故也○胡氏傳經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嘗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其稱人貶詞也中國自相侵伐已爲不義又與非我族類者共焉不亦甚乎晉既失信復聽婦人讒說殺其世臣而諸侯皆貳秦狄交伐比事以觀可謂深切著明矣

鄭人圍許

左氏傳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圍

許（示不畏晉）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紓緩也緩遣使詣晉）晉必歸君

城中城

杜氏注魯邑也在東海厚丘縣西南○胡氏傳經毋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也穀梁子謂凡城之志皆譏其說是矣莒雖恃陋不設備至使楚人入鄆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潰雖亦安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為儆守益微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獨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為國辨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

陵術限階上下皆設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謂乎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左氏傳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胡氏傳其曰衛侯之弟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甯殖出衛侯衎而立剽亦以其父有寵愛之私故得立爾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其特書弟以為後戒可謂深切著明矣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強也（師氏曰猶僭天子之事以卜郊其言三卜者一襄之七年是也四卜者二僖三十一年與襄十一年是也五卜者一成之十年是也至於五卜則瀆甚矣皇天饗道果何以僭而徼其吉邪）○公羊傳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氏傳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立公子繻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髠頑公子班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五月晉立大子州蒲為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為質辛巳鄭伯歸（杜氏注晉生立子為君此以下父子不子然因書晉侯其惡明○劉氏權衡予謂會盟無忌言晉侯也至以明其異州蒲君欲殷晉書其君乃可惡）

（耳此六事也仲尼豈忘之哉）

齊人來媵

杜氏注媵伯姬也○公羊傳三國來媵非禮也（唯天子娶十二女故曰非禮）

丙午晉侯獳卒

秋七月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茷未反（是春晉使糴茷至楚結成晉謂魯貳於楚故晉公須糴茷還驗其虛實）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諱不書晉葬）○劉氏傳公昇

晉侯也曷為不言葬晉景公不與葬晉侯也曷為不與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一國屬脩士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庶人之喪動州里屬族黨公之葬晉侯非礼也以謂唯天子之事可也（胡氏傳以晉人止公送葬諸侯莫在焉魯人恥之故諱而不書非也欲令諸侯皆在魯人不以為辱其可書乎）

冬十月（公羊无此三字）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左氏傳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泰山孫氏曰公留于晉九月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公羊作郤州後同）

左氏傳郤犨來聘且涖盟

夏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傳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

或問按左氏云公至自晉也受盟而後歸及季文子之如晉也亦且涖盟評乎曰成公自汶陽之役歸于齊欲貳于晉而後不果然嫌疑竟章無以自明晉因公之朝而止之數月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又使郤犨來報既聘而涖盟魯使行父往則又從而盟之㩦強大之勢要君臣之盟皆魯之恥也惟郤犨之盟春秋以荀庚孫良夫例而書之成公之受盟行父之涖盟豈得晉君而盟之乎亦大夫與盟耳與盟而春秋不書諱恥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左氏傳宣伯聘于齊以脩前好（蓋以前之好○襄陵許氏曰魯盡歡晉之德礼不施將貳於齊而又能後人）僑如之行蓋懟於附晉陵齊以自取辱而始講交隣之禮也觀宣公成公交齊頻數之跡而魯人睦隣之義可知自是以往齊魯之交干戈之往來多於玉帛周公太公受先王之命所謂世世子孫無相害者不復有存矣春秋直書其義自見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公羊傳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左氏傳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惠王襄王族）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書曰周

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杜氏注天子無外故奔者不言出周公爲王所復而自絶於周故書出以非之○胡氏傳夫人主無誠慤之心而下要天臣盟是謂君不君人臣無忠信之實而上與人主盟是謂臣不臣既已要質鬼神以入矣又背盟失信而出奔是自絶於天也○穀梁傳周有入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言其上下之道無以自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上謂天王僖二十四年出居鄭下謂今周公也上雖不君下莫敢放不臣之過今周公復出則上下皆失之君不君臣不臣是无以自存於世言周之所以衰）○常山劉氏曰王子瑕王子朝不書出而周公書出奔義猶天王出居于鄭略同以周室衰微黍離降爲國風號令不行於天下則畿內皆非王有故始于周公之奔特書曰出以王者無外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也故後於子瑕子朝之奔而止書奔由天子之令不行於諸侯故逋逃罪矣之人晉楚敢受書之而晉楚之罪亦昭然矣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公羊作沙澤）

左氏傳七年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九年晉人歸之使歸求成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十年春晉侯使糴茷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十有一年秋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糴茷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十二年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杜氏注晉既與楚盟合諸侯以申成好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左氏傳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穀梁傳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劉氏意林春秋之記戰伐侵入也甚詳然而於夷狄未有言戰者是何也曰夷狄者春秋之所外也中國者春秋之所內也所內者將以德治之所外者將以力治之中國可教以禮義故不結日不偏陳雖有過猶恕之夷狄

不可教以禮義其來爲寇能勝之而已矣雖不結日不偏陋無識焉

二四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程氏傳不以王命與諸侯師故書乞也○穀梁傳乞重辭也○胡氏傳晉主夏盟行使諸侯徵會討貳誰敢不從以霸主之尊而書曰乞師何也列國疆封雖有大小主地甲兵受之天子不相統屬其兵非晉所得專也今晉不以王命與諸侯之師故特書曰乞以見其卑伏弱損無自反而縮之意矣聖人作春秋不重內而輕外至於乞師則內外同辭者蓋晉有報怨復讎貪得之心是以如此若夫誅亂臣討賊子請於天王以大義驅之誰不拱手以聽命何至於乞哉噫此聖人所以垂戒後世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

自孫桓以來召兵侵伐雖不出於王命然猶爲討叛爲中國舉猶足以令諸侯也今以晉私怨報秦則其義不足以令諸侯矣故惟其不從而卑詞以乞之聖人直書以見其舉事不公自貶霸体也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左氏傳三月公如京師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晉侯使呂相絕秦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杜氏注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程氏傳不書朝王因會伐而行也故不成其朝○泰山孫氏曰按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未有因會討侯伐國過京師朝之之事故曰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伐秦以惡之也○公羊傳其言自京師何公鑿行也（鑿更造之意）公鑿行奈何不敢過天子也○程氏傳以伐秦爲遂事明朝爲重（胡氏傳諸侯每歲侵伐四出未有能脩朝覲之禮者今公欲會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私也故皆朝王而不能成朝禮書曰如京師見諸侯之侵逆因會伐而行矣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爲遂事明朝王爲重有人臣之礼也古者諸侯即位服喪畢則朝小聘大聘終則朝覲守于方岳則朝覲春秋所載天王遣使者婁矣十二公之述職盖闕如）

也獨此年書公如京師又不能成朝禮不敬莫大焉君臣人道之大倫而至此極故仲尼嘗歎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爲此懼作春秋以明君臣之義使臣必敬其君子必敬其父存天理遏人欲正大倫此以伐秦爲遂事之意也○劉氏意林主人習其讀則以爲如京師者固美志也而未知春秋以是譏之也曰公不伐秦豈能朝天子乎天子者天下之父也朝有年聘有時尽心竭力致其誠慤專一之意以將之則所謂子事父臣事君之道矣焉有挾他事以往哉重於伐人輕於事君雖有朝之名而無朝之誠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此秦役所惡也

曹伯廬卒于師（陸氏釋文左氏本亦作盧）

左氏傳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穀梁傳公大夫在師曰師在會曰會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泰山孫氏曰不以京師至者明本非朝京師

冬葬曹宣公

左氏傳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子臧公子欣時国人不義負芻故）成公懼負芻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杜氏諱季佗也○徐邈曰葬莒稱謚而莒行夷禮君無謚故與楚僭王號同不書其葬終春秋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左氏傳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泰山孫氏曰林父七年奔晉其言自晉歸于衛者由晉侯而得歸也衛大夫由晉侯而得歸衛國之事可知矣○襄陵許氏曰人臣不推義之即安而介恃大國使之反己此能爲逐君之惡者也雖其辭之不早是以衛獻公於出奔禍兆此矣歸易詞也自晉秦之故也

書自晉歸于衛示譏也蓋衛侯出奔六卿專晉之衰霸也與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左氏傳八月鄭子罕伐許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襄陵許氏曰鄭偪許襲鄭以国大小兵力強弱更相吞噬矣）

（亞一道而人理尽矣）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胡氏傳僑如之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石氏曰

稱婦有姑詞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左氏傳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爲大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見大子之不哀也歎曰是夫也將不惟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烏呼天禍衛國也夫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

舍其重器於衛盡寘諸戚而甚善晉大夫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公羊傳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爲人後者爲之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乎介自是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杜氏注嬰齊歸父弟○胡氏傳書曰仲嬰齊以見其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公羊作歸之于）

左氏傳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討其殺大子而自立）（見十三年）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程氏傳十三年曹伯卒于師負芻

殺世子自立既三年諸侯與之盟矣方執之稽天討也故書同盟見其與同○蘇氏曰稱侯以執執有罪也歸之于京師禮也春秋書執諸侯者多矣惟是爲得禮厲公此舉善矣而春秋猶不以伯討稱其與盟之罪蓋以爲先執曹伯以令諸侯而盟之然後盡善亦覿曹人請君于晉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則一舉措之不當遂閉羇旅之門此豈小失哉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左氏傳宋共公卒

楚子伐鄭

左氏傳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杜氏注三月而葬速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左氏傳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奔楚（注五大夫畏同族罪及故出奔陸氏辨疑曰按經文云奔晉又云自晉歸而傳云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天殊相遠矣）○蘇氏曰華元之奔晉也未至而復其書曰華元出奔晉且書自晉歸于宋何也元將討山而知力之不能故奔奔而國人許之討故歸故其討山也雖其族人莫敢救之者故書曰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言其出入之正是以能討山也使元懷祿顧寵棄於出奔則不能討山矣山之不氏背其族也山實有罪而稱國以殺何也殺一大夫而國幾於亂非政也（劉氏傳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山之累上奈何宋之六卿魚氏蕩氏向氏鱗氏皆桓族也蕩氏汰而驕共公卒已葬六卿作亂逐華元華元自晉歸于宋使國人攻蕩氏殺之大夫山然後定）○常山劉氏曰蕩山宋公族也乘君之喪作亂以弱公室是背其族也討其族者伐其本也人而無本人道絕矣故去族以示法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左氏傳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吳未嘗通中國今始來通晉帥諸侯之大夫而會之）穀梁傳會又會外之也○啖子曰重書會既會士燮等又往會吳○程氏傳吳益強大求會於諸侯諸侯之衆往而從之故書諸國往與之會以見吳狄盛而中國衰也時中國病楚故與吳親○胡氏傳吳以號舉夷之也會而殊會有二義會王世子于首止意在尊王室不敢與世子抗也會吳于鍾離于柤于向意在賤吳狄而非諸侯往與之會也夫以太伯至德是始有吳以族言之則周之伯父也至其後世遂以號舉者以其僭竊稱王不能君中國之爵號自成襄之間中國無伯齊晉大國亦皆俛首東向而親吳夫聖人蓋傷之故特殊會可謂深切著明矣○襄陵許氏曰列書鄉會始此君道微而臣行彰也○杜氏注鍾離楚邑淮南縣

許遷于葉

左氏傳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楚公子申遷許于葉○杜氏注許畏鄭南依楚故以自遷為文（胡氏曰遷之者濱楚人而欲遷者許意也）葉今南陽葉縣○余氏曰中國自相侵伐而許遷于葉以求近于蠻夷中國之亂可知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公羊傳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何休注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脅木者君臣將閗於兵之徵○胡氏傳來歲而有沙隨苕丘之事天人之際休咎之證焉可誣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左氏傳滕文公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左氏傳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四月滕文公卒鄭子罕伐宋（滕宋之與國因滕有喪而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于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為晉故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左氏傳晉侯將伐鄭使欒黶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程氏傳將以穆姜叔孫僑如將作難故師

出後期

甲子晦晋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左氏傳晋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晋可以逞若唯鄭叛晋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鄭人聞有晋師使告于楚楚子救鄭司馬（子反）將中軍令尹子重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五月晋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晋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晋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晋軍而陳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罷老不代）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鬬心我必克之苗賁皇言於晋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步毅御晋厲公欒鍼為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及戰呂錡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郤至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

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納旌於弢中石首以鄭伯免唐苟死之楚師薄於險養由基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穀梁傳曰事遇晦曰晦楚不言師君重於師也○公羊傳楚何以不稱師王痍也王痍者何傷乎矢也然則何以不書師敗績末言爾（末無也無所取於言）（師敗常事君傷爲重）○劉氏傳戰而言及者主乎戰者也猶曰晉侯爲志乎此戰也云爾○胡氏傳當是時兩軍相抗勝負未決晉之捷也亦幸焉尒幸非持勝之道范文子所以有立於軍門之戒乎楚人雖敗其勢益張晉遂怠矣卒有厲氏之禍而誅三郤國內大亂聖人備書以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杜氏注鄢陵鄭地今屬潁川郡

楚殺大夫公子側

左氏傳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蘇氏曰公子側鄢陵之敗帥也楚以一敗殺之故稱國以殺（襄陵許氏曰楚子不思所以自責而責大夫卒殺子反故以累上之辭言之）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左氏傳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魯與齊衛皆後不獨魯明晉以僑如譖不見公）宣公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將新軍且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於宣伯而訴公於晉侯

晉侯不見公（ ）穀梁傳不見公者可以見也可以見而不見譏在諸侯也○程氏傳晉侯聽諸怒公後期故不見公君子正己而無愠乎人魯之後期國難故也晉不見公非矣彼曲我直故不足為恥也○常山劉氏曰夫子於魯事凡有可恥者必為之諱君目之禮也其我無失道乃為橫逆所加則不諱沙隨之會晉悖強無義而不見公我何恥焉故直書之而在會諸侯俱有罪也○胡氏傳春秋伸道不伸邪崇義不崇勢正己而無恤乎人以仁禮存心而不憂橫逆之至者也魯有內難師出

後期所當恤者晉人聽諸怒公而不納曲在晉矣直書不諱昔示天下後世使知自反而縮之勇所以守身應物如此非訓之義大矣○杜氏注沙隨宋地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

公至自會

石氏曰公之此行內有僑如之患而外不為諸侯所禮故危之而致之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左氏傳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

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杜氏注尹子王卿士子爵

曹伯歸自京師

左氏傳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位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晉執曹伯後子臧奔宋）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

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程氏傳曹伯不名不稱復歸王未嘗絕其位也自京師王命也（蘇氏曰曹伯不名自京師故也）○陸氏微旨曰曹伯之篡罪莫大焉晉侯討而執之其事當矣王不能定其罪名失政刑也故書曰歸自京師而不名以罪無譏之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公羊作招丘）

左氏傳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

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弃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弃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爲讎治之何及〇杜氏注苕丘晉地舍之苕丘明不以歸〇程氏傳寘之于苕丘也〇劉氏傳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爲非伯討奈何晉侯用叔孫僑如之譖不見公執季孫行父〇高閌曰執之者以歸也歸而未至故不可言以歸而書舍之于苕丘焉此皆春秋別嫌明微慎用獄之意也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左氏傳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弃忠良若諸侯何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石氏曰季孫獲歸與郤犨盟于扈晉之政在大夫可知矣

公至自會

余氏曰君臣同出以君至也公伐鄭不至自伐以會致者行父故也

乙酉刺公子偃

左氏傳歸刺公子偃（偃與鉏俱爲姜所指而獨殺偃偃與謀）〇陸氏纂例偃則直書刺者有罪當殺也買則云晉伐衛買不卒戍明不勝而還非其罪也

十有七年春衛北宫括帥師侵鄭（括公羊作結）

左氏傳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宫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虛滑晉二邑滑故滑国爲秦所滅時屬晉高氏在陽翟縣西南）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左氏傳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獳爲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

至于曲洧○杜氏注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乃使二卿會之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左氏傳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畏楚也）○杜氏注柯陵鄭西地○陸氏纂例不重言諸侯譏尹子單子與盟○程氏傳同盟楚也○蘇氏曰爲晉之盛天子之大夫會而不盟尊周也柯陵之會尹子單子始與諸侯之盟自是晉以爲常非禮也

秋公至自會

此其不以伐鄭致而以會致何也蓋公之得以免於晉未久而晉侯自是益驕則公之危不在於伐而在於會會以得免於伯主爲幸則致以會錄此致會之意也

齊高無咎出奔莒

左氏傳齊慶克通於聲孟子（聲孟子齊靈公母）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高無咎鮑牽）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襄陵許氏曰譏公不公其聽自沈惟牆奔其世臣以長亂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哆兮侈兮成是南箕譖者誰巧言能使閉門索客者爲將不納君也

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傳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曷用郊用正月上辛○穀梁傳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脩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高郵孫氏曰王者春郊正月以祈穀秋郊九月以報功春曰圜丘秋曰明堂后稷圜丘之配文王明堂之配皆郊祀矣一而成王賜之魯公受之魯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之郊配后稷而不曰文王惡蓋其郊止於祈穀而報功之郊不行也春秋卜牛於正月三月在滌則春秋之正月其時之十一月也十一月而費非則二月可以郊矣然而魯之郊用夏時之二月不敢逆天子之郊又殺之也祈秋之九月夏時之七月以爲祈穀耶已既以爲報功則大早又僭之不書行者）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余氏曰晉侯再伐鄭恐公不出師故遣荀罃來乞之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左氏傳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

汝上十一月諸侯還○泰山孫氏曰鄭與楚比周晉侯再假王命三合諸侯伐之不能服中國不振可知也（師氏曰請王命以討有罪宜糾合諸侯以尊王命奉辭以往乇敢或違可也豈有爲盟主而不能尊王命以令諸侯乃使大夫乞師於魯邪以盟主而乞師已爲卑辱況以王之卿士主兵乃言乞師其卑王室以誤寵諸侯也甚矣夫欲壯天子之威靈以討叛伐二而乃先爲此卑辱欲望鄭畏威得乎哉）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脤公羊作軫穀梁作蜃）杜氏注貍脤地闕（泰山孫氏曰魯地）○蘇氏曰嬰齊從於伐鄭還而道卒大夫卒不地其地在外也按下十有二月丁

巳朔則壬申非十一月失之矣（劉氏傳春秋故史也有所不革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左氏傳戰于鄢陵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五與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

結衽而偽訟者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爲卿公遊於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穀梁傳自禍於是起矣○泰山孫氏曰君之卿

佐是謂服肱厲公不道一日而殺三卿此自禍之道也誰與處矣故列數之以著其惡明年晉弑州蒲

楚人滅舒庸

左氏傳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左氏傳前年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

胥童之死非出於君命而書偃實殺之也春秋不書二臣殺之而録以國討之文何哉蓋厲公之殺三卻之戮皆胥童之爲則欒書之討固不以已而以政也惟其自是以殺君故以殺其大夫書也輕重之權衡也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左氏傳正月庚申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今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群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穀梁傳稱國以弑其君君惡甚矣○劉氏傳其稱國以弑何稱國以弑者衆弑其君之詞也○胡氏傳殺君天下之大罪討賊天下之大刑春秋合於人心而定罪聖人順於天理而用刑固不以大霈釋當誅之賊亦不以大刑加不弑之人然趙盾以不越竟而書弑許世子止以不嘗藥而書弑楚公子比以不能效死不立而書弑齊陳乞以廢長立幼而書弑晉欒書身爲元帥親執厲公於匠麗氏使程滑弑公而春秋稱國以弑不書欒書之名氏何哉仲尼無私與天爲一奚獨於趙盾許止董書之甚嚴而於欒武子闊略如此乎學者深求其旨知聖人誅亂臣賊子之大要也而後可與言春秋矣

愚嘗聞之朱文公曰胡氏此[illegible]不明言其意嘗聞其說於公之甥范伯達伯達曰文定之意蓋以爲厲公之無道當廢而不當弑欒書亦廢之則得世臣之義矣至於殺之則罪也故稱國而弑以兩見其意焉

齊殺其大夫國佐

左氏傳前年伐鄭之月齊侯使崔杼爲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正月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襄陵許氏曰慶克作慝濁亂中閨譖害大臣不誅不誥使國佐無所發其忠憤起而殺之姑徼爲俱靡而已於是因以爲國佐罪罪累上矣（呂氏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比其事則時可知八十七年晉殺三郤十八年晉殺胥童而晉弑其君州蒲齊殺國佐兩月之間君臣上下之禍如此則仁義不[illegible]而社稷絕滅之效也後之君臣欲思患而預防者觀此亦可以少戒矣）

公如晉

左氏傳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左氏傳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楚封魚石於彭城欲以絕吳晉之道）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爲晉必恤之○杜氏注彭城宋邑今彭城縣○胡氏傳其言復入者已絕而復入惡之甚者晉欒盈宋魚石是矣○呂氏曰不言納楚以兵暴宋而魚石不自入焉耳（蘇氏曰不曰納魚石將言魚石之復入故也宣十一年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則何以不言入寧行父則有罪矣楚子討其罪人而納之若楚子之要亦非也故正楚子之罪是以言納而不言入也魚石之入一不曰自楚何也言伐宋則自楚也不曰叛何也將以亂而非正叛也故宋魚石晉欒盈皆不曰叛）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氏傳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襄陵許氏[illegible]公朝甫至而聘使繼至晉旹之下諸侯[illegible]蒙列國之所以畏而[illegible]國之所以服也）

秋杞伯來朝

左氏傳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乎驟朝于晉而請爲昏（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歛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爲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悌使士渥濁爲大傅使脩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爲司空使脩士蔿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爲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

（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候奄鐸遏冠爲上軍尉籍偃爲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群騶知礼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无謗言所以復霸也）

八月邾子來朝

左氏傳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

杜氏注築墻爲鹿苑○穀梁傳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高郵孫氏曰春秋興作皆書譏城池之固門廄之急無遺焉以其德不及之而徒勞民力也況耳目之玩一身之娛哉左氏曰書不時也蓋得時猶書也（許氏曰大夫擅國戚福曰去而公務自娛於禽獸草木是之謂耳禄在上何可長也）孟子謂齊宣王曰臣聞郊關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穽於國中成公之鹿囿雖未至此然後日之築郎囿築蛇淵囿亦師師非度至戰國而極耳或問王在靈囿麀鹿濯濯與書此之意何如曰詩言萬物得其所而鳥獸咸若也春秋於鹿囿書之曰築以見其獨樂而視與民同之者胥壞不侔矣

己丑公薨于路寢

穀梁傳路寢正也男子不絶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冬楚人鄭人侵宋

左氏傳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爲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公羊魴作彭）

左氏傳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襄陵許氏曰悼公之時霸業復興而乞師以救宋猶遵霸公故事元年而後遂無乞師則召兵而已矣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左氏傳會于虛朾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杜氏注虛朾地闕○許氏曰襄公不會在喪故也悼之所以仁諸侯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左氏傳書順也（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国家安靜世適承嗣故曰書順）

春秋[illegible]卷第十七

（原缺卷十八至廿）

春秋卷第二十一

張洽集傳

昭公

名裯襄公之子齊歸所生謚法威儀恭明曰昭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公羊國弱作國酌齊惡作石惡罕虎作軒虎後又罕讀同虢作漷穀梁作郭）

左氏傳會于虢尋宋之盟也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讀舊宋之盟書楚恐晉先歃故欲從舊書加于牲上不歃血所以不書盟）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劉氏傳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其屬通也諸侯之尊則弟兄曷爲不得以屬通諸侯非始封之君臣諸父昆弟其在朝廷爵以德齒以官體異姓也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尊尊也○胡氏傳公子者其本當稱也曰弟者因事而特稱之也

三月取鄆

左氏傳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于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乃請於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避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程氏傳乘莒之亂而取之故隱辟其詞○胡氏傳不曰伐莒取鄆爲內諱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左氏傳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造舟爲梁通秦晉道）十里舍車（一舍八乘爲八反之備）自雍及絳（雍絳相去千里用車八百乘）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備九獻之儀始禮齎其一續送其八）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

國天所贊也〇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〇胡氏傳夫子出奔其父禍之而罪秦伯何也春秋以均愛望人父而以能友責人兄父母有愛妾猶終身敬之不衰況兄弟乎兄弟翕而後父母順矣故不曰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云（許氏曰人君愛子使之能貴以庶亂適是禍之也志秦后子以為世戒）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公羊穀梁作大原）

左氏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〇穀梁傳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胡氏傳按六月宣王北伐之詩其詞曰薄伐玁狁至于大原而詩人美之者謂不窮追遠討及封境而止也然則大原在王服之內而狄人來侵竊亦已矣其過在毀車崇卒以詐誘敵入而敗之非王者之師耳使後世車戰法亡崇尚步卒以變詐相高自趙荀簡皆此等啓之矣書敗狄識之也〇許氏曰霸世遂爭奇變滋起兵車重遲廢發北矣其與交剛皆書晉人至是書卿帥師狄強而晉衰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公穀無輿字）

左氏傳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〇程氏傳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輿之罪正也故稱莒遂自立無所稟命故不稱公子自以為公子可立也展輿為弒君者所立而以國氏者罪諸侯也虢之會雖國亂未與然諸侯與其立矣故欲執叔孫也稱莒展輿見諸侯之與其立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左氏傳因莒亂也〇杜氏注春取鄆今正其封疆〇趙氏曰凡疆田而書帥師皆有難也〇劉氏傳何以書譏何譏爾以亂為利也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公穀麇作卷）

左氏傳秋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犨櫟郟（三邑本鄭地）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

弒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廄尹子晳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犁于郟葬王于郟謂之郟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胡氏傳公子圍弒郟敖而以疾赴諸侯曷為因而不革乎曰圍弒君以立中國力所不加而莫能致討則亦已矣大合諸侯于申與會者凡十有三國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宋向戌鄭子產諸侯之良也而皆有獻焉不亦傷乎若革其偽赴而正以弒君將恐天下後世非獨以篡弒之賊為不必致討又可從之以主盟會而無惡矣聖人至此閔中國之衰微而不振懼人慾之橫流而莫遏是故察微顯權輕重因諸侯之策書而不正其篡弒之罪所以扶中國存天理也

楚公子比出奔晉

左氏傳公子圍弒楚子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廄尹子晳出奔鄭○蘇氏曰君弒畏偪而出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左氏傳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夏叔弓如晉

左氏傳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左氏傳元年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楚字子南）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適子南氏子晳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晳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放之于吳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二年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

罪一也（見襄三十年）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毋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劉氏傳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黑有罪其以累上言何惡鄭伯也何惡乎鄭伯言不能討有罪以放乎亂也其放乎亂柰何公孫黑伐良霄而逐之君弗誅也以爲大夫又與公孫楚爭娶徐吾氏徐吾氏歸于楚君放楚也而盟諸大夫黑於是自以爲卿又將爲亂疾作而卧子產使吏數諸其家則幸而勝之爾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氏傳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三年傳曰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惟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泰山孫氏曰公如晉至河乃復者六唯二十二年書有疾明有疾而反餘皆譏公數如晉見距不能以禮自重大取困辱也（劉氏意林曰道千乘之國至重也而動不以禮雖爲之卑伏曲拱無益也適得輕爲吾以此觀之爲國以禮者委勝人之地矣孔子曰恭而無禮則勞又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猶數數也進之不以禮諸謂之數）○常山劉氏曰凡人君動止有度豈可非禮而行又無故而乃復哉蓋進退皆非禮義也（胡氏傳舉動人君之大節賢哲量之以行藏四隣視之以彊弱姦邪窺之以作止故有國必謹而後動此守身之本保國之基也禮雖自卑而尊人亦不妄從人以自守昭公不能謹經守正失禮妄動是以進退失據蓋習儀以亟而不明乎禮之大節也其及也宜）

季孫宿如晉

泰山孫氏曰公如晉而距之季孫宿如晉而納之是昭公季孫宿之不若也此晉侯之惡亦可見矣（穀梁傳曰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胡氏傳書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而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比之迹不待貶絕而皆見矣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公羊原作泉）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左氏傳叔弓如滕葬成公○許氏曰以吾之大夫往報

成公之會襄葬非也春秋卒葬諸侯有小大之體有褒貶之義有盛衰之變有施報之情無非教也

秋小邾子來朝

左氏傳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季孫從之

八月大雩

左氏傳旱也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款出奔齊

左氏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胡氏傳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燕伯欲去諸大夫固不君矣而大夫相與比以殺其外嬖是威脅其主而出之也與鬻拳之兵諫無異而獨罪燕伯何哉大夫國君之陪貳以公心選之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以直道御之而不可辱也否則是忽其陪貳以自危矣晉厲公殺三郤立胥童而弒於匠麗氏漢隱帝殺楊史立郭允明而弒於蘇村衛獻公援家卿而信其左右亦奔夷儀故人主不尊陪貳而與賤臣圖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弒事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於臣者皆以自奔為文正其本之意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公穀雹作雪左氏注或作雹）

左氏傳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冱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災誰能

之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驩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於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愼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

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楚子示諸侯侈掀
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
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
叛之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汏也
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汏無乃不濟乎王弗聽○杜
氏注胡國汝陰縣西北有胡城申南陽宛縣（泰山孫氏曰姜姓國）
○何氏注不殊淮夷者楚子主會故君子不殊其類○
程氏傳晉平公不在諸侯楚於是強爲伯者之事○泰
山孫氏曰中國自宋之會政在大夫諸侯不見者十年
此書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
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者楚子大合諸侯于
此也楚子得以大合諸侯于此若桓文既死中國不振
喪亂日甚幅裂橫潰制在夷狄故也故自是天下之政
中國之事皆夷狄迭制之至于平丘召陵之會諸侯雖
云再出尋復叛去不足道也（呂氏曰楚子爲主大會諸侯淮夷與爲夷狄之強而
中國之無政也可知矣然自襄公三年雞澤之會諸侯
同盟矣而叔孫豹於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襄十
六年溴梁之會獨大夫盟諸侯不與也至襄二十七年
宋之會大夫自會而諸侯不往也此歲會于申諸侯始
復而楚子主之淮夷與爲天下之事可知矣）○胡氏傳申之會楚子爲主而

不殊淮夷是在會諸侯皆狄也其意也何楚虔弒麇以
立而求諸侯於晉晉人許之中國從之執徐子圍朱方
遷賴於鄢城竟莫救畏其強盛則曰晉楚惟天所相不
可與爭滅陳不能救則曰陳亡而楚克有之天道也滅
蔡而又不能救則曰王入將棄蔡以壅楚而降之罰也至
使窮凶極惡師潰于乾谿身竄于棘里而縊於申亥氏
人不致討而天自討之是責命于天以人事爲無益而
弗爲也而可乎弒君之賊在春秋時有臣子討之則衛
人殺州吁是也有四鄰討之則楚人殺陳佗是也臣子
不能討之於內四鄰不能討之於外有與之會以定其
位則齊侯及魯宣公會于平州是也有受其賂以免於
討則晉侯及諸國會于扈是也然至此極矣則未有不
以爲賊而又推爲盟主相與朝事之以聽順其所爲而
不敢忤者也故申之會不殊淮夷者以在會諸侯皆爲
夷狄之行皆王法所當斥而不使夏變於夷之意也

楚人執徐子

左氏傳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言楚子以賊罪執諸侯）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左氏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

執齊慶封殺之

左氏傳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

〇穀梁傳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為齊討也慶封弒其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為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

春秋書殺他國大夫之法有二凡有罪而當誅者書曰某人殺某若楚人殺陳夏徵舒是也無罪而不服者書執而殺之若楚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楚人執行人干徵師殺之是也慶封有與弒其君之罪楚子殺之宜也不曰殺齊慶封而曰執齊慶封殺之者楚靈

有諸已而非諸人是以慶封不服而春秋亦不得縱以討賊之法書之也

遂滅賴（公穀賴作厲）

左氏傳遂以諸侯滅賴遷賴于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及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言將有事不得安也）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〇穀梁傳遂繼事也〇許氏曰惡其因義而為利以惡終也

九月取鄫

左氏傳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許氏曰使鄫叛而來不用師徒則書之之辭必有異矣謂之鄫不附莒欲曾得易而取之則可爾）〇泰山孫氏曰按襄六年莒人滅鄫此言取鄫者蓋莒滅鄫以為附庸今魯取之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左氏傳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適齊娶于國氏生孟丙仲壬及宣伯奔齊魯人召之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

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名之曰牛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蕕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譖諸叔孫使拘而殺諸外又強與仲盟不可遂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泄見告之飢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五年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犇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氏傳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季孫不欲親其議勅二家詣大夫發毀置之討又取其令名）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自以叔孫為軍名三家各有一軍家為季孫無所入於公叔孫以父兄歸公孟氏復以子弟之半歸公今季氏獨擇取二國人盡為三家三家隨時獻公而已）以書使杜泄告於叔孫之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泄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胡氏傳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于季氏矣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軍政之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于齊薨于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己則不臣三綱淪替南遺叛陽虎專季斯囚而三桓子孫微矣亦能免乎書曰舍中軍徹辭以著其罪也○襄陵許氏曰叔孫豹卒而毀中軍則公若寄矣以是知豹之有力於公室所謂剝之无咎者歟名舍中軍而實欲變亂大正以盡公室作之自己舍之自己惡季氏也（石氏曰襄十一年作三軍季孫作之也此年舍中軍季孫舍之也作之舍之皆非天子之命又以卑公室其作之也公室之所征者叔孫氏之父兄）

（與孟氏之半而已凡舍之也公室之所得者三家之貢而已故作三軍公室之征猶得五舍中軍公室不復有矣作三軍卑公室之漸舍中軍卑公室之極此所以兩書之非重其能復古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左氏傳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為莫敖○劉氏傳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屈申之累上柰何楚人仇吳而疑屈申謂屈申貳於吳也而殺之然則屈申之罪何屈申之為人臣也君弒則不能討國亂則不能去北面而事簒誰足以殺其身而已矣（葉氏曰春秋刑殺見惡惡以類罪殺人倘易之道也）

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謂伐莒取鄆）利人之難（謂乘莒亂而取鄫）不知其私（不自知有私難）公室四分民食於他（他謂三家）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在恤民憂困）而屑屑焉習儀以亟（以習儀為急）言善於禮不亦遠乎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左氏傳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范氏曰竊地之罪重故不得不錄其人）○杜氏注防茲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公羊傳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呂氏曰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事與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罪同而魯受之惡均見矣漆閭丘不書及牟婁及防茲何以言及牟婁牟夷之私邑防茲則他邑也故言及）○胡氏傳邾莒之大夫名姓不登於史策微也牟夷莒大夫忽焉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矣其書來奔是接我以利而我入其利兩譏之也為國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上下交征而國危矣為己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患得患失亦無所不至矣春秋於三叛人雖賤必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淫人之為後戒也○襄陵許氏曰卿會楚方盟而伐莒取鄆公如晉未反而受莒牟婁及防茲惡季氏之專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左氏傳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

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爲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公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蚡公羊作濆穀梁作賁）

左氏傳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〇杜氏注魯地〇泰山孫氏曰魯既受莒叛人邑又敗莒師于蚡泉其惡可知也

秦伯卒

左氏傳秦后子復歸于秦景公卒故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左氏傳四年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五年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薳射以繁揚之師會于夏汭（會楚子）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薳啓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廬江舒縣有鵲尾渚）楚子以馹至于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楚師濟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于萊山薳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薳啓彊待命于雩婁〇杜氏注越國會稽山陰縣〇胡氏傳越始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何也吳以朱方處慶封加寵於其讎崇惡也楚圍朱方執齊慶封殺之討罪也吳不顧義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狄道也楚於是以諸侯伐吳則比吳爲善而師亦有名其從之者進而稱人可也或者以詞爲主而謂不可去沈子徐越伐吳故特稱人誤矣以不可爲文詞而進人於越一字褒貶義[illegible]在乎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左氏傳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再同盟晉悼杞出晉取其田而不廢喪紀扶措之）

葬秦景公

左氏傳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

夏季孫宿如晉

左氏傳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氏傳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旣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柳比從而爲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亡人華臣也襄十七年奔衛亥合比弟）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襄陵許氏曰經書宋公殺其世子痤宋華合比出奔衛皆著寺人讒慝以爲世戒而春秋以來庸君昏主溺志嬖習遠害忠良亂亡相尋若出一軌春秋甚可一日而不開明哉○胡氏傳宋公寵信閹寺殺世適痤而父子之恩絶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睽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猶有任趙高以亡秦信恭顯十常侍以亡漢寵王守澄田令孜以亡唐而不知鑒覆車之轍者不亦悲夫凡此類直書而義自見矣

秋九月大雩

左氏傳旱也

楚薳罷帥師伐吳

左氏傳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泄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竟）吳人敗其師于房鍾（吳地）獲宮廐尹棄疾子蕩歸罪於薳泄而殺之○襄陵許氏曰敗楚師者非薳泄也而泄伏其誅故書薳罷伐吳以正之楚再不競於吳乃弭兵鋒有事陳蔡差復伐徐而國亂矣吳蓋自是休兵息民國始復強

冬叔弓如楚

左氏傳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襄陵許氏曰四年公不會（申）旣而畏楚兵威將朝楚而未能故以叔弓先聘明年而躬繼之也

齊侯伐北燕

左氏傳齊侯如晉請伐北燕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七年正月癸巳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晳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罋玉櫝斝耳不克而還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穀梁傳平者成也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內曰暨（陸氏微言曰爾雅曰暨及也又曰暨不及據實言之及是齊人及魯平非魯欲之不可言會齊平下可言齊及我平故書曰暨以明外及內且非魯之志也○高郵孫氏曰暨不得已也齊來求平不得已而許之故曰暨且明非魯志也）○襄陵許氏曰襄公之世齊數伐魯至齊景公一使慶封來聘而不書魯報至是乃暨齊平○

劉氏傳暨人以平非禮也蓋強之也（胡氏傳載所載曰及不得已曰暨書是時昭公結晉強吳外附荊楚其與齊平無汲汲之意乃齊求於魯而許之平也故曰暨至定公八年魯再叛齊結大國之勢見從必矣其與齊平非不得已乃魯求於齊而欲其平也故曰及平者聖人之所貴然或以讎齊而結平或以臣下而禮乎或以附夷狄而惜乎或以使犯大國而急於平皆罪也故其事而輕重異矣○書林曰齊大魯小魯為齊弱久矣然而能暨齊以平者介於楚也夫不自討德之厚薄勢之利害而借人之威以懸諸侯是以遠者不服近者不親比其將失之機也嗟夷狄得中國昭公之棄其國死於外諸侯莫之救也然此盖矣）

三月公如楚

左氏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宰薳啓彊曰臣能得魯侯薳啓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嬰齊受命于蜀（蜀盟在成二年）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寡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問魯見伐之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三月公如楚

叔孫婼如齊涖盟（婼公羊作舍今公穀文從左）

穀梁傳涖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涖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襄陵許氏曰始暨齊平敬盟以結好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立九年）

穀梁傳鄉曰衛齊惡（在元年）今曰衛侯惡此何為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親之所名臣卿欲改君不當聽欲使人重父命也父受名于王父今王父沒則稱王父以命名之）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左氏傳季武子卒○襄陵許氏曰季武子相魯作三軍舍中軍唯己所利取鄆瀆盟賊諸侯約鉄陷名卿以為

國憂則知昭公乾侯之禍此其專欲不忌之習非一日也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左氏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穀梁傳鄉曰陳公子招今曰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兩下相殺不志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者唯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陸氏微旨稱弟以殺大子既罪其逆且言骨肉相殘又譏陳侯失教也○孫氏發微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親之者所以甚招之惡也招以叔父之親不顧宗社之重頭冢嗣以立庶孽致楚滅陳招之由也（常山劉氏曰招殺偃師既曰陳侯之弟矣又曰殺世子何也曰夏四月陳侯溺卒則是陳侯既病可知矣招乘間殺君之嗣適欲取其國蓋不特骨肉相殘也）○胡氏傳此公子招特以弟稱者著招恃寵稔惡而陳侯失親親之道也招固有罪矣陳侯信愛其弟何以為失親親乎尊賢者親親之本不能擇親之賢者厚加尊寵以表公族而徇其私愛施於不令之人以至亡國敗家豈不失親親之道乎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交敗之也○襄陵許氏曰陳哀寵其孽子資以強輔而濟之權以亂大子使之失職至於亂作身受其禍惟其暱愛法不勝私也悲夫

叔弓如晉

左氏傳晉侯築虒祁之宮叔弓如晉賀虒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襄陵許氏曰財費廣侈則國貧力役煩勞則民敝締搆彫琢輪奐之功盛則恭儉[illegible]茂之德衰矣此之謂可弔者也而諸侯賀之是以人君得意海內則安於亂亡而不自知蓋諛之者衆也志叔弓如晉是已當楚之隆勢尊諸夏而晉邦應圖雕宮室之崇以為安榮乎公其可謂志早矣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左氏傳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穀梁傳稱行人怨接於上也○劉氏傳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爲非伯討奈何楚人惡公子招而殺干徵師非其罪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可也○蘇氏曰楚將討陳故留出奔留既爲君矣不曰陳留而曰陳公子留何也留立於招耳未成爲君也

秋蒐于紅

左氏傳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大蒐數軍實閱車馬也根牟魯東界商宋地魯西界接宋衛也言千乘見魯衆之大數）○杜氏注紅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遠疑○穀梁傳因蒐狩以習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防爲田之大限）置旃以爲轅門（旃旌旗之名周垣過帛爲旃轅門卬車以其轅表門）以葛覆質以爲槷（質椹也槷門中臬）流旁握御擊者不得入（流旁握謂車兩轊頭各去門邊容握握四寸也轊挂則不得入門）車軌塵（塵不出轍）馬候蹄（發足相應遲速相投）揜禽旅（揜取衆禽）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不失馳騁之節）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戰不逐奔之義）面傷不獻（嫌誅降）不成禽不獻（惡殺夭）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習射於射宮（取三十以共乾豆賓客君之庖射宮擇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劉氏傳蒐者春事也秋興之非正也蒐有常地矣于紅亦非正也然則曷爲不言公公不得與於蒐爾公曷爲不得與於蒐三家者專魯而分之政令出焉公民食焉爾（意林曰紅之蒐吾見其君失時矣易地理矣悖人倫矣）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左氏傳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言招所以不死而得放）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左氏傳九月楚公子弃疾帥師奉孫吴圍陳（孫吴悼大子偃師之子）宋戴惡會之十一月壬午滅陳（襄三十年鄭子産如陳莅盟歸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敖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穀梁傳惡楚子也○吕氏曰公子招殺世子矣而放之越孔奐不知其罪而殺之淫刑不道甚也（按杜氏注云奐招之黨他無所見蓋杜氏意料之辭耳然自宋之盟見於經執陳國之政久矣視君之亂從弑於會而無所正救蓋不能爲有無者也雖有罪必不加於招矣録楚之放招而殺奐蓋以見楚子滅）

（人之國而以私意殺其臣初不問其罪之輕重穀梁子所謂惡楚子者得其旨矣）

葬陳哀公

左氏傳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既又請私私於幄加絰於顙而逃○穀梁傳曰不與楚滅閔之也○泰山孫氏曰十月壬午楚師滅陳此言葬陳哀公如不滅之辭者楚子葬之也不言楚子葬之者不與楚子滅陳葬哀公故以陳人自葬爲文所以存陳也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左氏傳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楚子在陳故四國大夫往不行會禮故不總書）○襄陵許氏曰楚既滅陳威震諸夏是以無所號召而諸國之大夫會之

許遷于夷

左氏傳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此時改城父爲夷故傳實之城父縣屬譙郡）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杜氏注許畏鄭欲遷故以自遷爲文

夏四月陳災（災公穀並作火）

公羊傳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曰存陳悕矣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殺人之賊葬人之君若是則存陳悕矣○胡氏傳凡外災告則書今楚人滅陳夷於屬縣使穿封戌爲公矣必不遣使告於諸侯言亡國之有天災也何以書於魯國之策蓋當是時叔弓與楚子會于陳則目擊其事矣雖彼不來告此不往弔叔弓歸而歸語陳故也魯史遂書之爾或曰國史所書必承赴告豈有憑使人之言而載之於史者曰周景王崩劉單猛朝之變固無赴告矣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春秋承其言遂書於策亦此類爾仲尼作經存而弗革者蓋與滅國繼絕世以堯舜三代公天下之心爲心異於孤秦罷侯置守欲私一人以自奉者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公羊穀梁以爲存陳得其旨矣

秋仲孫貜如齊

左氏傳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公脩盛聘以無忘舊好故曰禮）

冬築郎囿

左氏傳築郎囿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

無民其可乎○襄陵許氏曰公内制於強臣外輕於大國亂亡危辱兆矣是之弗慮而築郎囿不時孰甚焉范氏曰築囿知公之志曰以荒也

以左氏觀之有以見季孫意如逢其君以耳目之娛而日竊其權昭公安之而莫之悟也人君於此可不戒哉

春秋卷第二十一

春秋卷第二十二　　張洽集傳

昭公

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齊公羊作晉非）

左氏傳齊惠欒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鉟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戰于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意如公羊作隱如後並同）

左氏傳季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以人祭商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胡氏傳前已舍中軍矣曷爲猶以三卿並將乎季氏毀中軍四分公室擇其二二家各有其一至是季孫意如身爲主將二子各率一軍爲之副則三軍固在其曰舍之者特欲中分魯國之衆爲己私耳以爲復古則誤矣襄公以來既作三軍地皆三家之土民皆三家之兵每一軍出各將其所屬而公室無與焉是知雖舍中軍而三卿並將舊額固存矣○杜氏注取郠不書公見討於平丘故諱之

戊子晉侯彪卒

左氏傳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

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

左氏傳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公羊成作戌）

左氏傳宋平公卒○杜氏注無冬闕文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二月公羊作正月）

左氏傳叔弓如宋葬平公也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左氏傳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

而無信唯蔡於感（恨也）令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羊傳楚子虔何以名絶曷爲絶之爲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爲絶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也（穀梁傳何爲名之也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也）○陸淳微旨曰般弑君父之賊也誘而殺之何爲其不可乎楚子内利其國外託討罪故不許其誘而責其詐也夫以大國之力而討小國之逆當聲其罪而伐之唱大義於天下今乃幣重言甘誘而殺之雖曰討賊實取其國蔡侯之罪宜不容誅楚子之惡亦已甚矣故聖人名之言其非人君也（胡氏傳世子般弑其君諸侯與遇會盟十有三年矣是中國變爲夷狄而莫之覺也楚子若以大義唱天下奉詞致討執般於蔡討其弑父與君之罪殘其身瀦其宮室謀於蔡衆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又何惡乎今虔本心欲圖其國不爲討賊舉也而又挾欺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肆行無道貪得一時流毒於儀業秦以是投戮商鞅以是紿魏將秦人以是劫懷王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死者十九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也其慮遠矣後世誅討亂臣者或畏其強或幸其弱不以大義興師至用譎詐以徼倖勝之矣事之捷反側皆懼者其不捷適足長亂如代宗之圖思明憲宗之紿于汴昧於春秋垂戒之旨矣）○陸淳纂例曰而書名俱罪之也○穀梁傳稱月稱日稱地謹之也

楚公子弃疾帥師圍蔡

左氏傳楚公子弃疾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于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陸淳微旨曰棄疾不能諫止而又帥師圍蔡從君於昏亦已甚矣此亦不待貶絶而惡見者也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杜氏注昭公母胡女歸姓

大蒐于比蒲

公羊傳大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劉氏傳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喪不貳事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羊舌肸曰魯君其亡乎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胡氏傳其曰大蒐越禮也君有重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三綱軍政之本君執此以馭其下臣執此以事其上政之大本於是乎在君有三年之慼而國不廢一日之蒐則無本矣然則君有重喪

喪不貳事以簡車徒爲非禮也乃有身從金革而無避者獨何與曰喪不貳事大比而簡車徒則廢其常可也有門庭之寇而宗廟社稷之存亡係焉必從權制而無避矣伯禽服喪徐夷並興至于東郊不開出戰之師與築城之役同日並擧度緩急輕重蓋有不得已焉者矣晉王克用薨梁兵壓境而莊宗決勝於夾寨周太祖殂契丹入寇而世宗接戰於高平若此者君行爲顯親非不孝也臣行爲要君非不忠也唯審於輕重緩急之宜斯可矣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祲祥公羊作侵羊）

左氏傳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修好禮也（蒐非存亡之由故雖喪不宜爲之盟會以安社稷故喪盟謂之禮）

○杜氏注祲祥地闕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厥慭公羊作屈銀）

左氏傳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襄陵許氏曰蔡能嬰城堅不下楚此易助也而厥慭合天下之兵畏不敢救遣使請命示之不能使楚益驕有以量中國之力而卒取之此韓起之罪也卿不足書而書者中國不競苟有善意亦存之矣蓋自是後春秋之譏世益畧不得復以禮義切諸侯之君臣矣夫此晉至於失劉之末海水羣飛敝于天沆故志事而無譏焉者然不可語之義閒一譏之者存不忍弃之仁也（胡氏傳文十五年晉靈公帥八國之諸侯盟于扈春秋畧而不序者謀伐齊而不克定其亂也襄三十年叔孫豹會十二國之大夫于澶淵諸國之大夫皆稱人爲卿諱而不書者譏蔡亂而不能討其賊也今楚興滅蔡請于楚而弗許晉之不能亦可知矣曷爲諸國猶序而大夫無貶乎扈之盟晉侯受賂弗克而還諸侯畧而不序亡義利之分也澶淵之會謀救宋災而不討蔡罪大夫貶而稱人爲卿諱而不書失輕重之別也亡義利之分爲不仁失輕重之別爲不智今晉與諸侯心欲救蔡而力弗加焉則無惡也凡此見春秋明義利審輕重以恕待人而不求其備矣）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左氏傳葬齊歸公不慼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

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相乎殆其失國○公羊傳齊歸者何昭公之母也○杜氏注齊謚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靈公太子公羊作友）

左氏傳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况用諸侯乎王必悔之楚子城陳蔡不羹（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定陵西北有不羹亭）使棄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廷）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猶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穀梁傳此子也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一事注乎志惡楚子也○泰山孫氏曰諸侯在喪稱子此言世子有者未立也按四月楚子誘蔡侯般殺之圍蔡十有一月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有窮迫危懼以至於死此未立可知也故曰世子○劉氏傳世子猶世世子也靈公弒其君其子非正也曷為與之繼世春秋之設辭也非其人之罪也蓋其道之謂也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世子友守國楚師圍之八月而克之不能服於是乎虐用之古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寢苫枕戈終身則友之為者盡於世子矣○胡氏傳內入國而以其君來外滅國而以其君歸皆服而以之易辭也既書滅蔡矣又書執蔡世子有者世子無降服之狀強執以歸而虐用之也世子繼世以有國之稱必以此稱蔡有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至於力屈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也則友之為世子之道得矣○師氏曰春秋書滅國者多矣未有如此其暴者聖人詳其始末而記之書誘書圍書執盡以傷中國之微而深惡夷狄之暴也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左氏傳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言因唐衆欲納之故得先入唐）○杜氏注三年燕伯出奔齊高偃高傒玄孫陽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不言于燕未得國都○劉氏傳諸

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呂氏曰北燕伯不名劉質夫以謂與襄二十五年衛侯入于夷儀同蓋國君非臣下所當逐入于夷儀納于陽不名以正其君臣之分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左氏傳三月鄭簡公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左氏傳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氏傳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晉昭公新立）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鄆之役（在十年）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

五月葬鄭簡公

杜氏注三月而葬速

楚殺其大夫成熊（公羊作成然穀梁作成虎）

左氏傳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成虎令尹子玉之孫與鬭氏同出於若敖）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慭公羊作整）

左氏傳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邑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

楚子伐徐

左氏傳楚子狩於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

晉伐鮮虞

左氏傳六月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滅肥以肥子緜皐歸冬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常山劉氏曰夫恃信明義中國之道也懷利尚詐夷狄之道也晉中國也鮮虞夷狄也晉恃中國之道反行夷狄之事故書曰晉伐鮮虞以狄之噫人之所以遠於夷狄者何哉惟在於義利誠偽之閒耳中國一失則遂入於夷狄可不慎哉故春秋之法猶謹嚴於此也○

胡氏傳獻公假道於虞以滅虢因執虞公以師與人稱之今晉雖爲議固可罪也而狄之不亦過乎楚奉孫吳討陳因以威陳誘蔡般殺之因以滅蔡晉人視其殘虐莫能救則亦已矣而効其所爲以伐人國是中國居而夷狄行也人之所以爲人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信義而已矣一失則爲夷狄再失則爲禽獸禽獸逼人人將相食自春秋末世至于六國亡秦變詐並興傾危成俗河決魚爛不可壅而收之皆失信棄義之明驗也春秋謹嚴於此制治未亂拔本塞源之意豈曰過乎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杜氏注南蒯以費叛故○左氏傳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十四年南蒯奔齊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陸氏曰凡家臣以邑叛悉不書叛但書大夫圍之則邑叛可知矣且罪大夫無政而使家臣得專邑而叛也克之不書本非他國之邑也○胡氏傳費內邑也命上卿爲主將舉大衆圍其城若敵國然者家臣強大夫弱也語不云乎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矣夫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惡於下者無以事上也所惡於上者無以使下也然後家齊而國治矣季孫意如以所惡於下者事上而不忠其君以所惡於上者使下而不禮於其臣出乎爾者反乎爾宜南蒯之及此也春秋之法不書內叛反求諸己而已矣其書圍費欲著其實不沒之也（劉氏意林曰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曰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故春秋書不惡臣不臣子不子也又察其不本治而末亂者有之矣天下所共棄也本不治而末亂者是乃其理君子所宜自害者也使周之王必無廢文武之法無過天之道諸侯雖大國孰敢慢其上諸侯必無僭天子其大夫孰陵其侯必無背其君其陪臣孰叛故南蒯雖以費入齊而春秋未以叛誅也事有本末法有原省季氏未得以叛名蒯則魯亦未得以強討季氏魯未得以強討季氏則周亦未得以僭絕魯其不正相承非一日之積矣衆人之治則以謂苟君君臣臣焉可矣王者之術必將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正己而物正乎此之謂王者之術）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谿穀梁文從溪）

左氏傳楚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

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元年子干奔晉子晳奔鄭）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不知其故驚而辟之）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並僞与蔡公盟之坎以示衆）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詐言將以師從二子）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與蔡公）且違上何適而可（上謂蔡公）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國陳蔡而依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薳許蔡蔓）以入楚及郊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竟陵縣城西北有甘魚陂）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

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王沿夏將欲入鄢（夏漢水別名順漢水南至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杜氏注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東竟○公羊傳此弒其君其言歸何易也其易奈何楚靈王爲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百姓苦之諸侯怨之公子棄疾主方城之外以君陳蔡脅比而立焉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先歸者復其田里後者劓衆潰而散靈王經而死（劓氏啟征）又曰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蘇氏曰比將爲君不曰楚比而曰公子比何也比之歸非其謀也亂始於觀從而成於棄疾以比爲名而已比迫於觀從而以身許之以致虔死則比雖不弒而弒君之名比尸之矣比之歸也虔猶在楚其不曰入何也觀從召之蔡人與之楚人不拒則比之歸無難也○胡氏傳或曰昭元年楚虔弒立比出奔晉十三年

比歸而虔弑于棘圍則比未嘗一日北面事虔爲之臣虔又弑立固非比之君矣而書曰比弑其君虔何也曰凡去國出奔而君不以爲臣則晉於欒盈是也臣不以爲君則公子鱄於衛衎是也若去國雖久而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不掃其墳墓不收其田里不係累其宗族即君臣之分猶在也比雖奔晉而晉人以羈待比以國底祿固楚之亡公子也楚又未嘗絕之如晉之於欒盈比又未嘗不向楚而絕如子鮮之於衛安得以爲比非楚臣虔非比之君乎春秋書曰比弑其君虔明於君臣之義也爲比者宜乎效死不立君國有所歸爲曹子臧曹叔肸不亦善乎今乃貪於勢而忘其守怵於利而忘其義被之以惡欲辭而不可得矣爲人臣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者若比類是也悲夫聖人之垂戒明矣

楚子棄疾殺公子比（公羊穀作弑）

左氏傳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從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公羊傳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弑何言將自是爲君也○襄陵許氏曰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未能君其國也未能君其國則棄疾殺之猶殺公子比爾曰公子比弑其君虔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此代辭也非討辭也討賊稱人以殺○蘇氏曰不曰棄疾而曰公子棄疾何也以親責之猶齊商人也（趙氏曰不言棄疾之殺其兄比者殺兄但無骨肉之恩也）○胡氏傳棄疾立比爲王而已爲司馬固君比矣而殺之則宜書曰棄疾弑其君比而曰殺公子比何也初子干歸自晉觀從假棄疾命而召之來則來坎牲加書而強之盟則盟帥四族衆而使之入楚則入殺大子祿而立之爲王則王周走而呼於國中謂衆如水火而逼之自殺則自殺其行止遲速去就死生皆觀從與國人所爲而比未嘗可否之也安得爲棄疾之君乎然比兄也黑肱弟棄疾其季弟也立比爲王肱爲令尹疾爲司馬蓋國人以長幼之序立之也則宜書曰楚人殺比而春秋變文歸罪棄疾者誅其本意在於

代比而非討之也所謂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而懷惡者亦無所隱其情矣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左氏傳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成虒祁在八年）為取鄭故（在十一年）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知晉德薄欲以威服之）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三十万人）遂合諸侯于平丘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言將為晉討齊）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業貢賦之業須禮而次序禮須威嚴而敬共威須昭告神明而後信義著信義則弃威下敗弃此無禮無經無紀無業故百事不成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歲聘以脩其職業）間朝以講禮（三年而一朝正班爵帥長幼）再朝而會以示威（六年而一會以訓上下）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一盟以昭信義王巡守盟于方嶽之下）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游也）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〇杜氏注平丘在長垣縣西南〇

胡氏傳方是時楚人暴橫陵蔑中華在宋之盟爭晉先歃及虢之會仍讀舊書遂召諸侯爲申之會遷賴於鄢縣陳滅蔡此乃敵國外患臨深履薄恐懼省戒之時其君當倚於法家拂士以德脩國政其臣當急於責難陳善以禮格君心內結夏盟外攘夷狄復悼公之業若弗暇也今乃安於不競無憤恥自強之志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及諸侯皆貳顧欲示威徵會而以兵甲耀之不亦末乎春秋之法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貴事之預

恥以苟成而不要諸道者也是以深惡此會如下文所貶云（不氏曰楚靈合諸侯于申中國諸侯不復出者綿十年晉今乘楚之亂合諸侯于平丘乃不能以德懐遠近而治兵邾南矜其車甲示諸侯貳其亦異乎桓文之舉矣宜其不復振也）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陸氏纂例趙子曰甲戌穀梁作庚戌）

左氏傳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不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子服湫從（襄三十一年音穆叔至自晉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杜氏曰邾魯同好入承背朝夕伐莒晉人無故信之所謂讒慝弘多也）○泰山孫氏曰自宋之會諸侯不出大夫專盟會者十年至申之會則又甚矣楚子以蠻夷之衆橫行中國戕滅陳蔡以厭其欲諸侯莫敢抗楚子專盟會者又十年矣今晉昭乘楚靈弒逆之禍與劉子合諸侯同盟于此何所為哉此固不足道也故自是訖會召陵諸侯復不出者二十四年至如鄖陵之會晉自不出此不足宗諸侯可知也○蘇氏曰諸侯方貳晉齊人不欲盟要之乃可故書同盟有不同者故也○程氏傳楚棄疾立諸侯懼之故同盟公不與盟晉罪公使不與盟雖欲辱公然得不與同盟之罪實為幸也○胡氏傳會與盟同地再書平丘重書之重詞之複其間必有美惡焉再書平丘惡之也惡之何也主盟中國而矜威力迫諸侯信夷詐以絕兄弟逞私憤間憂疑詞繁而不殺惡其競力不道爲後世鑒也○杜氏注公不與盟非國惡故不諱○胡氏曰臣子之於君父隱諱其恥禮也十二國會于平丘公獨見辭不得與盟斯亦可恥矣直書其事而不隱何也晉主此盟德則不競矜兵甲之威肆脅持之術以諸侯要天子之老而歃血以中國同惴夷狄篡立之主而臨無禮義忠信誠愨之心而以

戚詐莅之具此五不韙者得不與焉乎午也聖人筆削春秋凡魯君可恥者必爲之隱諱至會于沙隨而公不得見盟于平丘而公不得與衆人常情必深沮喪以爲辱矣仲尼推明其故自反而縮雖晉國之嚴不可及也彼以其威我以其理彼以其勢我以其義夫何歉乎哉直書其事示後世立身行己之道也其垂訓之用大矣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胡氏傳稱人以執非伯討也自文公以來公室微弱三家專魯而季氏罪之首也宿及意如尤爲強逼元年伐莒疆鄆十年伐[illegible]郠中分魯國以自封植而使其君民食於家不臣[illegible]矣何以爲非伯討乎晉人若援莒邾有無之財以究[illegible]子仲弃叛之因其告於諸侯以其罪執之請於天子以大義廢之遷於魯擇更意如之位收歛私邑爲公室之民使政令[illegible]君三家臣順則方伯之職修矣今魯與邾通好初未[illegible]朝夕以伐莒而鄆郠之役又非昭公意也彼以邾莒[illegible]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遂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是意在貨財而不責其無君臣之義也何得爲伯討乎稱人以執罪晉之偷也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左氏傳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滅蔡在十二年許胡沈小國也道房申皆故諸侯楚滅以爲邑荊荊山也汝南有吳防縣即防國）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公羊傳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故使若有國者自歸者也○泰山孫氏曰楚靈滅之楚平既立將矯楚靈之惡以説中國也故復二國之後然則楚[illegible]滅之楚平復之善與非善也聖王不作諸侯不振二國之命制在夷狄故也孔子以陳蔡自歸爲文所以[illegible]強夷而存中國也○常山劉氏曰陳蔡者先王之[illegible]國非楚可滅非楚可復也故書爵歸言二國之嗣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歸也○胡氏傳棄疾封之可謂有奉矣不言自楚者不與楚子之得封也）○常山劉氏曰二君名者素非諸侯至此始立也○胡氏傳陳列聖之後蔡王室之親見滅於楚虔而諸侯不能救復封於棄疾而諸侯不能與是以夷狄制諸夏也聖人至是懼之甚蓋有不得已焉制春秋爲後法大要皆天子之事也其義則以公天下爲心興滅國繼絶世異於自私其身欲擅而有之者故書法如此爲天下國家而不封建欲望先王之治難矣

冬十月葬蔡靈公

（原缺卷廿三至廿六）

左氏傳葬蔡靈公禮也（穀梁傳變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弑君不葬滅國不葬然且葬之不與楚滅也）○陸氏纂例國復乃葬凡三十一月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氏傳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

吳滅州來

左氏傳吳滅州來楚令尹子期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泰山孫氏曰州來附庸（蘇氏曰楚之附庸）

春秋卷第二十二

公羊墨史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公羊墨史

光緒元年
三月補刊

公羊墨史序

墨者何墨守也何邵公志也何以史史者公羊所短也左氏史學公羊經學捄所短也五始三科九旨七等辯說纖析畔乎史也公羊之經長有不盡長者也公羊之史短有不盡短者也故曰史也學聖而僭執理而迂尚異而鑿逞臆而誣揚美而溢實摘瑕而傷鍥公羊不免也失說春秋之失不失在淺而失在深、者忘乎其為史也史可信然後經可說也

公羊之義如孔父正色立朝宋襄傳位先正仇牧不畏彊禦史之粹者也經之翼也如祭仲廢立行權季姬遇防請己叔術妻嫂稱賢史之駁者也經之蟊賊義不傳事詳於經而義未必當故曰公羊短於史蓋救短之難也然則羣史有合者乎曰有祭仲爲兆其不終也陽處父爲晉殺不密也潞子爲善而躬亡不善也紀叔姬歸酅爲葬於郱不失節也宋襄非文王戰也

沙隨執大夫非以幼不恥也楚屈完賤得臣褒受盟貶自敗也凡此者皆合也救也他或約而擇之旁而通之汝而奇之旋而幹之出入利鈍亦說史之常也至若張三世存三統錯綜條例扶剔異同鉤索詳密有所未逮然亦淺之先而死先在深也無害乎其爲史也胡母師法亂於莊顏玉杯繁露隙異難繼景伯緣隙高密操戈公羊家言久焉響絕尚有作者曷可廢也且邵公之志也作

之者誰明桐鄉明經周拱辰也傳之者誰其七世孫廣文桂也

道光乙巳吳縣吳鍾駿序

崧甫

臣鍾駿印

公羊墨史序

舍三傳以言春秋後儒之失也春秋天子之事也以孔子之聖不得用於定哀之世退而託史文以垂法百王蓋其筆削之旨微矣而幸傳於子夏之門公羊穀梁是也二家之說同者十七八卽先師所授聞有違異各尊所聞亦皆有大義存焉非是則無以知春秋而唐宋以來傳注多不屑師承前人求其義例徒掇拾左氏事蹟臆決是非而曰經意當爾筆墨馳騁好辯而已故其詞愈煩而義愈晦嗟乎自周室既衰王者之迹熄春秋作而亂賊始沮其後諸侯爭富强蔑道德訖秦而六

蓺之文熸焉漢興七十餘載乃立學校之官罷百家推明孔氏實自廣川董子始建明之董子治公羊者也言扵武帝曰春秋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夲也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扵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孔子謂魯大夫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矣董子之言猶孔孟也今讀孟侯周先生之書扵成公會吳扵鍾離申傳言自近者始之意謂必魯自治而後可以治天下故始之有貴其始也先生之言猶董子

也宣公初稅畝冬蝝生傳曰幸之也幸之者何猶曰受之云爾先生申之曰幸之者非幸其不為災也若曰微此王心其不悟乎山崩免舞以示天警而夏商卆亡桀紂之心不受也斯義也又同扵董子之言災異者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而且推原至隱以時君之心受不受為治亂之夲至哉言乎是其明扵天人相與之際將上下勤恤用保乂民自貽哲命撥亂世反之正夫孰有先扵此乎先生生丁明季高才不仕鼎革後遯迹邛園抱遺經以終老以視董生遇益窮矣其治公羊不為句解字析有

特見大義則書之文體簡古一同乎傳凡一百四十事爲上下二卷名曰墨史殆取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也觀其察時勢而爲進退本人情以定褒貶義正而言厲真若有繩墨之陳也者闡釋文義如傳言漷移以爲漷水灌邾田漷隨田而移也於解詁言隨水而移者更推明一義百金之魚公張之不用罔罟舊說而以張爲射則與臧僖伯之言合他類此甚衆近時治公羊者孔氏通義劉氏條例咸行於世惜皆未及見先生書而參證之蓋藏槀二百年先生七世孫歸安學博桂始爲刊行學博之猶子士烱士炳鄦

書大梁亡爲序儀吉受而讀之不啻如韓子遺殷侍御書所謂鄙心冀急者願與同學之士好之樂之聖經賢傳張而明之有日矣乃若曹羈三諫其君不聽而去傳以爲賢先生責其不能格君臨敵而去之雖曰見幾不恕乎哉齊人降鄣傳謂爲桓公諱先生曰紀亡二十八年矣所謂頑民之義桓志取之魯不能救書曰齊人惡其盡也夫子欲存鄣以存紀也其說皆與傳相違此其故國遺民之言也蓋雖義殊於公羊而道合於春秋嗚呼是又可以見先生之志也夫

道光丙午仲冬里後學錢儀吉謹序

公羊墨史目錄

古檇李周拱辰孟侯著　男　宗蝶菴手纂

孫男　元釜銘五
　　　雲杅湘雯　校正

卷上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
冬癸未葬宋穆公
四年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九月考仲子之宮
初獻六羽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七年夏城中丘
桓公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
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十有一年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十有四年夏五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夫人姜氏遂如齊
莊公
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
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齊師遷紀郱鄑郚
三年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四年夏紀侯大去其國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冬公及齊人狩于郜
八年夏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
九年夏公伐齊納糾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接及其大夫仇牧

十有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瞻

夏齊人殲于遂

十有八年秋有蜮

二十年夏齊大災

二十有四年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

二十有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二十有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

三十年秋七月齊人降鄣

冬齊人伐山戎

閔公

元年冬齊仲孫來

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秋八月辛丑公薨

僖公

元年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二年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夏陽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夏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齊人執陳袁濤塗

七年夏鄭殺其大夫申侯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衞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洮鄭伯乞盟

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十年春晉里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

夏晉殺其大夫里克

十有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十有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霣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十有八年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十有九年夏六月己酉邾婁人執鄫子用之
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
二十有一年冬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二十有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
宋師敗績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
師敗績

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冬杞伯姬來求婦
三十有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卷下
文公
二年二月丁丑作僖公主
冬公子遂如齊納幣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六年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八年冬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
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十有二年秋秦伯使遂來聘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十有四年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十有五年夏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宣公
元年夏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十有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
公孫甯儀行父于陳
十有二年春楚子圍鄭夏六月乙卯荀林父帥師及楚
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十有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冬蝝生
十有八年冬歸父還自晉至檉遂奔齊
成公

二年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
宋華元衞孫林父鄭公子鰌邾婁人會吳于鍾離
十有六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
子鄭師敗績
秋公會晉侯齊侯衞侯宋華元邾婁人于沙隨不見公
公至自會
曹伯歸自京師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
十有七年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
貍軫

襄公

元年春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衞甯殖曹人莒人邾
婁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二年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衞孫林父曹
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于戚遂城虎牢
三年六月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五年夏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九年春宋火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
救台遂入運
十有九年春取邾婁田自漷水
二十有五年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
二十有七年夏衞殺其大夫甯喜衞侯之弟鱄出奔晉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夏吳子使札來聘
三十年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冬晉人齊人宋人衞人鄭人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
人杞人小邾婁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昭公

元年春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衞
石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軒虎許人曹人于漷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
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九年四月陳火
十有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衞陳鄭災

十有九年冬葬許悼公
二十有一年夏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
二十有三年七月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楹滅獲陳夏齧
二十有五年秋齊侯唁公于野井

定公

元年春王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四年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莒楚師敗績

八年冬盜竊寶玉大弓
十有三年冬晉趙鞅歸于晉

哀公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四年夏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
六年秋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舍
七年秋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十有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余七世祖孟侯公著作甚富有莊子影史離騷草木史聖雨齋詩文集久已刊刻爲世所推許外有公羊墨史二卷乃公晚年所著也今課餘之暇輒開卷尋繹雖未能得其要妙而議論之精詳文詞之古雅自有不可磨滅者在因付梓人以質世之治公羊者道光二十有三年癸卯秋八月七世孫桂謹跋于歸安學舍

公羊墨史卷上

古檇李周拱辰孟侯著
同邑 陸時雍仲昭
　　 張履祥考夫 評點
七世孫 杰 桂 榮 榦
八世孫
士炳 士烱 士焜 士煌 士照 士熊 士燮 士焯
士煒 士煦 士炯 士燈 士耿 士炡 士烘 士焌
校刊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傳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公何以不言卽位成公意也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于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隱之立爲桓立也先君之意乎諸大夫之意乎抑隱自己之意乎謂先君之意也者其初意爾借隱之立以爲桓地則非先君意也謂諸大夫之意也者國人莫知矣長且賢矣宜君而君之念不及此也謂隱自己之意也者諸大夫扳而立之不能主也隱亦安容探先君之邪志強諸大夫也者而立之且也立子以貴不以長隱之欲讓也則有辭矣豈更有羣公子焉篤桓上者乎其曰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夫固曰子以母貴矣何幼君之有故隱卽欲讓讓之初可耳其曰國人莫知何不明告諸大夫與國人而蚤自引也且曰莫知吾君之子也而莫知乎矯讓以市節而卒爲孽公子買焉也宜也傳曰君子大居正盡之矣

不書卽位春秋之旨甚明諸傳皆被說晦過千年居夜于今始旦矣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傳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爲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母欲立之己殺之如勿與而已矣

語曰弟不中道則兄事之君子之兄事弟也養其敬也鄭伯之兄事弟也養其罪也優游寬假以聽其自斃而徐起收之伯之圖段也忍矣忍于弟猶可言也忍于母不可言也故曰大鄭伯之惡也

誅鄭伯之心故曰克

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

傳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譏何譏爾父卒子未命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

也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譏何譏爾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

禮曰君子不家于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況王畿之出猶足備禮乎天王以令下者也而曰求不可聞于天下矣且求賻而命新喪之子又奪喪也兩譏之

冬癸未葬宋穆公

傳葬者曷為或日或不日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何危爾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為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為君矣宣公死繆公立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曰爾為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

聖人不近乎人情猶以為禍之本也

父子兄弟天性一爾宣之授弟篤親親矣繆公卽不欲負兄何至逐其子而恨恨乎訣語也無乃實矯焉而故以其子忍乎忍生怨怨生乖乖生無常其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余曰君子大居正與夷之禍繆公為之也

四年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傳翬者何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與弒公也于鍾巫之祭焉弒隱公也

隱可謂弄巧成拙

于鍾巫之祭焉弒隱公或曰以起淫祀之無福也始何以賂尹氏焉而得免終何以館寪氏焉而不得免非猶是鍾巫者乎愚謂隱公之禍胎于以妾禮葬子氏而發于羽父之求太宰于鍾巫之祭焉無與也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傳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百金之魚公張之

題眼在一觀字遠非所重

左言矢魚此曰觀魚以矢之者為觀也禮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又曰非以為祭也則君不射公張之者何張之所以觀之也百金之魚而君射之乎非以為禮也以為觀也故曰公觀魚于棠以刺公也其曰遠而不可遠而不可如近而可乎

九月考仲子之宮

傳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桓未君則曷為祭仲子隱為桓立故為桓祭其母也

隱之偽情無躲避處

仲子者何桓母也或曰非桓母也惠公之母也然據隱公葬子氏以妾禮則享桓母以夫人固應耳子儼然主豈而取他人之母祭之祝史何以致詞祭者何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味享也已之母以逆餕而他人之母以諂飽仲而有知來食乎

初獻六羽

始僭始厲說本穀梁

傳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
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
僭諸公猶可言僭天子不可言卽始僭樂始厲樂之說
竟之也竟之者何以甚成父之惡也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傳輸平猶墮成也何言乎墮成敗其成也吾與鄭人末有成也狐壤之戰隱公獲焉然則何以不言戰諱獲也

冷語消冰霜

狐壤之獲隱辱國矣辱國宜死隱何以不死苟能死也有桓在焉抑尙幼也而忍死以待乎其後受鄭邴盟包

來一月而載取郜防種種不肖刃在其頸矣稱鄭人以人魯也魯甚焉爾

七年夏城中丘

傳中丘者何內之邑也城中丘何以書以重書也

筆情偶妙與公羊子神似

脩中丘而曰城中丘城也者無毁乎城之也龍見火見有常役矣其曰夏城中丘城中丘也而于夏乎愛百姓乎中丘也故曰以重書也九年夏城郎亦如之

桓公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傳及者何累也何以書賢也孔父可謂義形于色矣其義形于色奈何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于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于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于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于色矣

色見乎外義根乎內以色蒞宋實以義蒞宋也雖然以色化民

聲色辭氣者君子之輿也氣餒以取之治其氣以治人也莊以蒞之治其色以治人也語曰夫執介胄而能拒敵者非聖人之所貴也君子顯之服而勇奮者消其志

末也君子必愼于幾色之先

于貌也伯玉以身蒞衛子產以言蒞鄭孔父以色蒞宋其致一爾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

傳此取之宋其謂之郜鼎何器從名地從主人器之與人非有卽爾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鼎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爲其有矣然則爲取可以爲其有乎曰否若楚王之妻媦無時焉可也

宋以不義取之謂之郜鼎魯以不義取之將何名焉然則爲取可以爲其有乎爲取取鼎也蓋非其有者終不

解無時意十分醒透十分典雅

名有。有非眞也。可以郜有之。可以宋有之。可以魯有之。而。有。無。時。宋可取之郜。魯可取之宋。復可取之魯。而。取。無。時。故曰若楚王之妻娼。無時焉可也。齊。桓。可。以。妻。諸。姑。楚。何。不。可。妻。諸。妹。然。而。有。者。終。不。名。有。也。德。之。昏。亂。雖。大。輕。也。故。君。子。愛。鼎。

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傳。既者何。盡也。

頗上孫恣

既者何。盡也。盡。也。者。盡。而。不。盡。也。幾。幾。乎。危。之。矣。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傳。曷爲以二日卒之。怴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

兩日並書者何。或以爲再赳焉。或以爲不知死之日。而包衆之焉。此以爲鮑之狂。脩春秋者疑之焉。余。謂。天。有。再。旦。日。有。再。中。生。有。再。生。死。有。再。死。秦。諜。絳。市。之。魂。死。六。日。而。復。蘇。再。生。也。

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

傳。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

按時事以立論

非時而大閱。以。脩。鄭。也。其脩鄭奈何。北戎之役。齊使魯餼諸侯之戍者。魯以周班後鄭。鄭太子忽以其有功也怒。魯懼。故備之也。非時而閱。當時而不閱可知也。十年而有郎之戰。鄭怒未怠也。鄭怒未怠。而魯之閱已怠矣。故曰以罕書。幸。之。也。亦。危。之。云。爾。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傳。焚者何。樵之也。樵之者何。以火攻也。何言乎以火攻。疾始以火攻也。咸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

火其野則火其民火其民即火其君故曰重之

火攻之說前此矣。疾始以火攻。春、秋、之、始、也。君存焉而國之。等、焚、邑、之、罪、于、焚、國。重、之、爾。或曰焚咸丘。所謂燎于原也。司爟氏變國火救時疾。其于季春秋出火內火。非乎。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火。其。野。虞。衡。詢。之。火。其。民。國。君。問。之。火。其。君。天。子。諸。侯。弔。之。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傳。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亟也。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

正月祠。以薦韭也。四月礿。以薦麥也。七月嘗。十月烝。以薦黍。以薦稻也。不失其時。所以奉先祖爾。春正月己卯烝。冬祭而春用之。不亦慢乎。或曰冬祭而延之春。贖其冬矣。或曰春自有祭而設冬祭。贖其春矣。聖。人。之。于。鬼。神。也。畏。之。而。不。敢。欺。也。欺。鬼。而。鬼。食。之。鬼。食。其。欺。乎。士

寫生妙手

不及玆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矣。父母既没。必求仁者之粟。祀之。仁者之粟。非得之公田不可。能乎。不。裘。不。葛。痛。窮。士。之。無。春。秋。也。

十有一年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傳。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其爲知權奈何。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

正論不刊

忠于始而不忠于終謂其知權可乎

權。也。者。物。乎。三。才。之。紀。而。不。易。居。之。名。也。是。故。君。子。陰。用。而。不。以。語。人。其陰用而不以語人何也。恐。其。以。手。握。刃。之。傷。也。仲視突忽不如弈棋。盟歃不如嬉笑。身執被辱。逐君首惡。不如尋常杯酒。不幾爲莽操者蒿矢乎哉。其曰從其言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令雍糾之謀得行。身死之不暇。而能保有忽乎。雖然。仲。之。始。爲。忽。謀。也。則。已。忠。矣。齊之欲妻忽以文姜也。固辭。仲曰必取之。君多内寵。子無大援。將不立。此。言。也。行。其。何。有。于。宋。氏。之。甥。吾。故。曰。仲。之。始。爲。忽。謀。也。則。已。忠。矣。

傳神在阿堵中

十有四年夏五

傳。夏五者何。無聞焉爾。

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元年有王。以。其。著。之。者。治。桓。也。夏五無月。以。其。疑。之。者。治。桓。也。春。秋。多。微。辭。殆。此。乎。無聞焉爾。所。以。尊。聞。也。若。曰。如。彼。聞。焉。者。何。矣。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傳。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

天火曰災。記災也者。記。不。警。災。也。書乙亥嘗。此志爾。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夫人姜氏遂如齊

傳。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夫人外者何。內辭也。其實夫人外公也。

含蓄渺然

申繻之諫。可爲婉切矣。而公不聽。公、不、外、夫、人、也。而、夫、人、實、外、公。有。人。矣。哉。公何以數若不知也者而遂之。縱淫拒諫。援首彭生。君。子。以。天。爲。有。知。矣。

莊公

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

傳。內諱奔謂之孫。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弑公

賢人隱微之言和盤托出

也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爲于其念母焉貶不與念母也

念母也不與念母也母可念也妻不念夫于子道乎絕矣則迎之而悛之乎于郜矣于禚矣于祝丘矣于齊師矣于防矣于莒矣非惟不悛也抑又甚焉其曰與弒公也夫孰知淫以辱子之甚于與弒公也他日而卒之而罪之又朋秩秩乎夫人也夫固曰吾夫人也用美焉爾爲內諱也然與

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傳○命者何加我服也其言桓公何追命也

無功而庸之非勸也已死而追命之非制也王嘉季歷之功錫之圭瓚秬鬯九命爲伯君子猶或非之況罪魁乎或曰以媚莊也無故而旌其尸以及其子孫天朝之大典以市乎哉

齊師遷紀郱鄑郚

傳○遷之者何取之也

得閒而入

參一活筆更妙

欲滅其國先促其封似矣按十一年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鄑魯地也未有借他國之地以遷人也然此以遷之者爲取亦本其仇紀者言爾魯地也而齊何以取之或曰齊取焉後入于魯也

有此論則叛臣不得藉口如霍光發之有延年一流而漢廷爲之樹然

三年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傳○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賢乎紀季服罪也其服罪奈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

禮曰喪不慮居爲無廟也況國祀乎故紀季之存五廟與箕子之抱祭器一也雖然酅伯之酅也季而專之擅也勢方洶洶而先去以爲民倡是季子與伯爲難也齊取我郱鄑郚矣紀地幾何而我又以酅往是益紀之孤而張齊也且傳固曰何賢乎紀季服罪也季自服爾伯何與焉不成乎服罪也且盜地以危君貪生以辱祖不成乎服罪以甚齊怒服罪爲乃罪也或曰季之以酅入也伯賢使之春秋詭其詞以子季所謂易其名以有諱也云爾然乎

四年夏紀侯大去其國

傳○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何賢乎襄公復仇也何仇爾遠祖也哀公烹乎周紀侯譖之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仇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今紀無罪此非怒與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曰

水銀瀉地無孔不入

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爲爲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

九世猶可以復仇乎雖百世可也是使世人相殺無已也故曰家亦可乎不可以正之也雖然襄事禰祖之心盡矣而非所以事周天子何也哀公烹乎周紀侯譖之實天子殺之也天子殺之誰懟乎且襄亦安知不心孤紀而借罪焉以逞其貪也魯能倡義以救焉襄或者恐天下之不直己而有悛心且伯姬吾女也而徘徊不進夫子致憾焉故特書曰冬公次于郎若曰紀非齊滅之魯滅之也然則紀侯自去其國耳國固紀侯之國也齊

終不得而有之也率一國之衆以衛九世之主逐之不去求之勿與上下同心以俱死而以是畢乎世守而以是報乎先人國固紀侯之國也故書曰紀侯大去其國紀侯自去國耳國未始去紀侯也明乎子紀侯以國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于齊爾復仇者非將殺之逐之也以爲雖遇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

魯不能救紀侯豈其能葬伯姬然齊葬伯姬而嗣後不見書葬紀侯其曰雖遇紀後之殯亦將葬之也然乎或曰伯姬之葬于齊不如叔姬之葬于酅姑姊廟存焉爾或曰叔姬之死于酅不如伯姬之死于紀紀侯殯焉爾

冬公及齊人狩于郜

傳○公曷爲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

莊公知有母而不知有父遂忘默不逆矣

築王姬之館于外以遠讎也君子是之此何遠與讎狩也以爲彭生除而遂可泰然也夫彭生非能殺君也使彭生者殺之也不覩夫九世之仇猶不忘報乎于齊襄爲罪人矣

八年夏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

傳○成者何盛也盛也曷爲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曷爲不言降吾師辟之也

曰次于郎曰治兵魯意在降成也此曰成降于齊師何益乎成固曰魯吾宗也而忍翦吾宗與其輸魯也寧輸齊爾弱其宗以厚鄰而又自食其惡以笑于鄰何益乎嗣書曰秋師還不卒事而還也功費于己利享于人愚矣哉莊也

九年夏公伐齊納糾

傳○納者何入辭也其言伐之何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糾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君前

貴以大義糾亦何說

臣名也

齊欲迎糾而魯靳子之齊迎小白而魯強致之故曰納也者猶不能納也雖然魯卽能納糾矣糾終不成乎公子何也糾之居齊也久其亡于魯也近且桓而先亡矣亡則無由猶君討賊者非糾其誰乎聞難而奔有賊不討豈惟雍廩之有愧曾費與紛如之弗若也故曰不成乎公子也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隱之爾然則桓何以不稱公子抗我也且惡殺弟也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傳○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伐敗也曷爲伐敗復讐也此復讐乎大國曷爲使微者公也曷爲不與公復讐復讐者在下也

如分水犀如揖上塑

莊父之讐九年矣九年則猶未可以復乎或曰始隱忍焉以有待也諸兒弒五公子爭立非其時乎曰齊無君不成乎復讐也則桓新立而勢未集此其時與然而不與公復讐者何伐敗也且言使微也伐敗者何所謂敗兵先敗而後求戰也惡謀也使微者何喪路傳乘幾不免矣公實喪師而託言于使之不得其人也爲內諱也如是而復讐誰非復讐者乎納糾不得且益恥焉而以是假辭于先人若曰公實義舉而奈此卑微者敗乃公也故曰復讐者在下也

納則去其子不宜納也殺則子之不宜殺也聖人微旨惟明眼人乃能見到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傳○其取之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殺之也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爲君者也

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爲君者也猶之公子糾之說也魯論仍魯史之舊耳若稱公子則桓曷得殺之桓而殺之是弒君也夫子直書齊小白內之也魯納糾外之也蓋葬襄者桓討無知者桓而且又長桓則宜君者也故與小白以入齊奪糾以公子直桓而例糾也此竊取之義也然則糾斷不宜君者乎曰糾之于齊也可

以君可以無君者也猶之管仲之于糾可以臣可以無臣者也既已越在他國矣而借魯而逃死是又可以殺可以無殺者也必欲殺之又恐人之不直己而嫁惡于魯故夫子暴其惡而直書曰齊取子糾殺之也若夫忘殺父之仇甘喪路之辱不能納糾而又殺之以行媚魯之非人久矣又何足以責之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傳○其言歸于酅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也

紀亡九年矣至是而始歸于叔者何也豈前此者大歸

嫌疑之際明辨析之

焉以待父母乎抑與紀侯俱奔至紀侯死而始歸酅乎歸于叔者葬于叔者也葬于叔奈何姑姊之廟存焉爾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接及其大夫仇牧

傳○及者何累也何以書賢也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反爲大夫于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弒趨而至手劍而叱之萬臂摋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

閔以仇牧而得所死臣爲君累君以臣榮矣

萬搏閔公絕其脰人曰獨吾君也乎哉自非親暱誰敢任之仇牧曰此獨非吾君也乎哉既已食其食矣又安所得治君而死之當是時知必不勝而奮然罵賊甘碎首焉以殉乎劍之叱何異萇弘之納肝豫讓之斬衣也雖然閔有死道三收辱虜爲臣一也降國君而縱博二也矜婦人而善妬三也而乃有不畏彊禦如仇牧者爲之死猶愈乎徒人費石紛如輩之爲齊襄死也此猶閔之得所死者也

十有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傳○何以不日易也其易奈何莊公會乎桓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于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仲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桓公之信著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說者于曹子之手劍也以不能之色請莊于管子之進答也以不能之色請桓謂臣更當其君爾周子曰皆非也吾于柯之盟大魯之復地也能雪恥也大齊之懲忿也能立信也然吾不難管仲而難曹劌吾又不難曹劌而難齊桓吾又不難齊桓而

當時齊桓[illegible]

難魯莊曹劌之三北也獻遂邑以和當是時勢岌岌乎殆矣長勺之役氣稍振焉安知不以小勝者怒齊以自孱也曹劌乎一劍復四百里之侵地而談笑有餘夫管子天下才耳曰桓而許諾也其夙智也故曰吾不難管仲而難曹劌齊之作內政而寄軍令也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三萬人以行天下且柯齊地耳其鍊卒咸在呼左右而兵之如縛孤豚耳而許之而盟之而終予之桓豈難一曹劌哉夫周曰以四百里之地市信于天下猶吾地也故曰吾不難曹劌而難齊桓桓公謂管仲曰吾欲南伐何主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

鈡也

堂潛使海于有蔽渠頭于有渚環山于有牢夫反魯侵地齊君臣夙謀耳又何躊躇之有若夫魯之不競也久矣而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也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曰魯國去境數百里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鈞其死也戮于君前當是時天地亦爲色動況桓乎三戰所亡一朝復之非曰其臣之力其君實能也故曰吾又不難齊桓而難魯莊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瞻

傳○鄭瞻者何鄭之微者也何言乎齊人執之書甚佞也

（佞于魯爲其遇宋開不逆鄭而逆魯將佞魯以汲贈乎既曰微者亦何能爲執之斯入之矣）

書甚佞也特佞于魯耳且桓亦安能預料其必佞于魯也者而執之贍鄭之微者則非鄭之執政也可知若曰鄭卽有罪執其當事者可耳瞻何與焉且幽之盟鄭而既服矣而又執其小臣是疾惡無已也且齊實主盟而奈何訓諸侯貳也故人之以治齊也非以治贍也僖四年齊人執袁濤塗其日稱侯而執者伯討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卽此也

夏齊人殲于遂

傳○殲者何殲積也衆殺戍者也

（罪必歸其主故不曰）

衆殺戍者報復也犯衆怒以滅人國而又不戒以棄吾

（遂人殲齊入而曰齊入殲于遂）

戍然則非遂人殺之也其君實殺之爾書之惡桓也

十有八年秋有蜮

傳○何以書記異也

（洪範五行傳或生于南越感淫亂之氣而生其文[illegible]災[illegible]有以有之乎）

氣運之召物類先之其曰有蜮有以有之也故曰記異也

二十年夏齊大災

傳○大災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痢也外災不書

此何以書及我也

民之病君之病也民瘳而君瘳矣則司救氏存焉記災者何齊不恤災也及我者何我不恤災也

二十有四年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傳○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

（姤之女壯陽而爲壯者也故君子悔攸）

兩難之者何難其妬也未有奇妬而不奇淫者與公有所約約遠媵也要其夫以遠媵而不自律以遠权嫂何也以穉陰而能制三十五齡之老陽可異也曰入者不許其入也以爲金柅之繫可矣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

傳○曹羈者何曹大夫也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弗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

不合則去道其常也臨難而去徒爲身耳故必大書特書以儆人臣之不忠以事君者

遂去之

大夫去國何以書出奔譚子奔莒不書出奔曰國已滅矣無所出也則此其有所出者乎曰然大夫有事去國田祿里居三年而後收之冀其復也若曰苟君有悛心而呼召焉猶是臣也苟大夫有故君之思而惠然復焉猶是君也故曰出也然則言奔者何不能格其君臨敵而去之雖曰見幾不起乎哉曰奔幾幾乎禍隨其後之辭也二十六年書曰曹殺其大夫猶是志也夫

二十有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傳○原仲者何陳大夫也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

季子去魯以存僖也如陳而後直至閔元年而書季子來歸按

通乎季子之私行也辟內難也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因不忍見也故于是復請至于陳而葬原仲也

季子可謂善藏其用矣觀其酖公子牙縊公子慶父胸中有成畫而談笑治之此時目已無二公子則何必借葬焉以避也曰以避姜氏也何以避姜氏二公子之通乎夫人夫人通之也以脅公公子也而能脅公乎借夫人以脅公夫人脅之也當是時季子守正自律夫人實慚焉與二公子謀之素矣夫安知不短季子于公而釋其

左傳莊公沒時季子在魯意季子外示去國以遜禍而實將欲往來其閒故曰善藏其用

慚以中其嫉乎且試其毒可以殺二子何有于不得政之季子故曰以避姜氏也去陳而明示我無意于魯矣無意于魯而更無煩姜氏與二公子慮焉也遠舉焉以相其變而徐起收之故曰季子可謂善藏其用矣或曰他日季子君命來歸可以無去乎曰固也此時牙新酖鄧扈樂歸獄慶父與夫人必謀之益疾矣季雖忠亦安能勝據二十八年兵柄之慶父乎哉有姑洛之盟而季子來歸以齊臨之也以齊臨之而慶父與夫人固無奈季子何矣邾婁之孫莒國之奔懾齊也因以懾季子也季子可謂善藏其用矣

二十有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

傳○告糴者何請糴也何以不稱使以爲臧孫辰之私行也君子之爲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

或曰告糴于齊公實命之而詭其詞于臧孫故曰告糴譏也然曰糴于齊易之詞也猶之藏之外府而取之云爾無過糴桓志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

傳○新延廄者何脩舊也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凶年不脩

馬重于民
則將率獸
食人矣

脩廄不諱以爲功費輕非也若曰築郿猶可言也脩廄不可言也古有年饑與大役以救民者猶之以民之財爲民築之也脩廄則已私矣以爲馬重于民矣

三十年秋七月齊人降鄣

傳○鄣者何紀之遺邑也降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爲桓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盡也

紀亡二十八年矣而鄣至今所謂頑民之義也侯之大去姬之歸酅或于鄣乎託迹焉是時襄豈難下一鄣也者夫固曰吾以討九世之仇爾故置鄣以自明也桓而

救而曰次
救之不力
也故曰紀
非齊滅之
魯滅之耳

悉取之非襄意矣故曰盡也其曰齊人惡其盡也前書曰公次于郎此又書曰師次于成前救紀而不能今救鄣而不得夫子欲存鄣以存紀也故于魯乎致憾焉爾也

冬齊人伐山戎

傳○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蓋以操之爲已蹙矣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

桓北伐山戎刜令支斬孤竹而南歸幾滅其類矣故曰操之爲已蹙也其伐之何戎非桓敵也戎非桓敵而曰人者何爲燕辟地也且貪戎菽也辟地以悅燕而勤師遠襲毋乃憊與以山戎爲不當齊桓玉趾之詢也罪之乎惜之也

閔公

元年冬齊仲孫來

傳○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曷爲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外之也子女子曰以春秋爲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

季與慶不兩立之勢也盟姑洛以迎季援魯難以縱慶桓之爲魯謀也不已疏乎始而容之逋藪也既而縱之

黨賊也故書曰季子來歸嗣書曰齊仲孫來非以累季也以累齊也

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傳○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爲未可以吉未三年也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

吉禘無親始不三年無子閔之罪何辭焉愚竊有疑于禘之說也或曰魯禘于何始于閔之吉禘于莊公始故詩人頌之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可知也或曰非也周公以叔父之親負扆以行天子事成之禘公成之所以

明堂位篇侈大其辭斷皆誕妄欲尊周公因以誣成王可乎解之禘釋自僭耳閔則其作偏也

報爾不然孔子也而可以天子之禮樂祭豈周公也不可以天子之禮樂報哉夫以禘爲始于禘莊公而非也若夫魯羣廟之禘則自禘莊公始也至謂周公宜以天子之禮樂祭亦侈大之言耳周公之禘非以其有功乎以爲有功而崇之則亦可有罪而黜之矣縣負殛罪以死而配食上帝又謂之何諸侯之祖爲諸侯天子之祖或爲庶人禮從子不從父所謂君臣之義也至于諸侯之祖明有大功天子之親功罪混列矣然王者禘其始祖諸侯及其太祖子孫不得以功罪加其祖考所謂父子之倫也成之禘公于君臣父子何居焉然而成之賜之猶曰藉是以伸吾叔父也云爾且負扆以朝隱然天子焉惟吾叔父應爾此豈許旁及他廟者乎若夫閔之禘莊則實開罪于成而醸釁于後者也由是而類舉由是而效尤幾爲豕雄者藉口成之賜與伯禽之受亦應悔之矣始也諸侯擬天子繼也大夫擬諸侯又其繼也大夫專有之而忘其爲天子爲諸侯昭二十五年禘于襄萬二人其衆萬于季氏已可知矣孔子曰吾不欲觀曰周公其衰抑致憾作偏者而痛哭言之乎

秋八月辛丑公薨

傳　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

以周公立論則季子之罪不辨而明原乎賊則濟乎君父可乎寇父則薄于莊閔而尙曰親親之道乎哉

是則可謂親親之道

公子慶父也何以不誅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周公之于管蔡非兄乎是時僅流言耳而東山之討何其決也蓋爲君父討賊斷斷乎不容少姑息也且恐一姑息而蔓將未可測也故防之于其先子般可以無死閔之于其後閔公可以無弒乃一則曰使若託疾以死親親之道再則曰因獄有所歸親親之道又再則曰緩追逸賊親親之道親親而慶父之姦益肆矣一弒再弒謂非季子醸成之也可乎或曰周公以叔父之尊挾負扆之勢以臨管蔡卵靡耳季何以當諸曰莊公以病召季已明授季以國柄而且以姑洛之盟翼之寧不足聲罪致討協齊以制其死命乃養虎以縱其噬而徐除之不已晩乎故定魯之功不能不歸之季子而養賊之罪亦不得不歸之季子何也曰季子賢者也春秋責備賢者以繩賢也

僖公

元年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傳　夷者何齊地也其言齊人以歸何桓公召而縊殺之

姜與弒公桓召而縊殺之討弒君之賊也則曷爲討姜氏而不討慶父人人得而討之且季子在焉子不毋討

傳之請媚齊也

而桓討之愛魯侯乎姜氏也親親之道也與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弑公也貶必于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邾婁氏之母死何爲入于魯氏之廟乎故曰莫重乎其以喪至也或曰譏齊桓也僖公請而葬之桓何與焉

二年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傳○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稱之異邦曰寡小君曰葬我小君蓋借言以譬齊也諱之也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蓋至是而有其夫人云爾

獨開生面

隱之也且僖公志也

虞師晉師滅夏陽

傳○虞微國也曷爲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爲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荀息假道于虞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故曰使虞首惡也其首惡奈何貪而好寶而爲荀息罔也不然夏陽塞邑也晉奈虢何雖然虞之貪璧虢之賀夢一爾晉襲爾門帝已命之夫帝固借晉以亡虞而先借虞以亡虢者也然則荀息功乎夫舟之僑宮之奇百里奚此三臣者誰之不如之奇之辟西山也僅其身免也之僑奔晉佐

快若并翦

晉軍矣借也其越仇國也奚之奔秦烈乎哉借秦以報晉而以奔走忿而以奔走息而以抒吾亡國之忿快矣卽奴荀息而鞭之可矣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夏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傳○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曷爲再言盟喜服楚也其言來何與桓爲主序績也

尊屈完以當桓公也何以當桓公喜服楚也楚服而中

尊屈完以尊齊桓尊齊桓以尊周室尊周室所以大一統也故曰春秋之旨

華有疆宇士紳有冠帶帝王有閏位其曰喜服楚者春秋喜之也其曰與桓爲主序績也則桓之績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桓公之績皆管氏耳則春秋何以不一見之夫欲見齊侯于天下者春秋之旨也聚天下專美以奉之桓而桓尊桓尊而中國尊矣而周室尊矣春秋之旨也雖然楚服矣楚實未始服也方城漢水何齊侯之有八月公至自伐楚已可知也其後楚莊代霸而鞭笞諸夏屈完之對亦其氣燄之取也夫

齊人執陳袁濤塗

傳○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濤塗謂桓公曰君

屈完之來試桓耳而桓即將決攻功若出東方是陷必強其後故以陳蔡叢楚黨其人又伐且國何且之晚也

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

公曰諾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

桓之功莫盛于伐楚亦莫危于伐楚何也楚子強項不與盟而屈完之辭復傲狠不順方城漢水齊固無奈楚何也是時諸侯之兵畢在豈無有窺其微而思中杠者乎濤塗其類也且濤塗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大東夷者何郯莒徐夷之屬也蔡姬興伐寺貂漏師師老而遇新敵而又強楚爲之援一不務而萬有餘喪微申侯幾不免矣不此是慮至東陷沛澤乃始顧而執濤塗乎晚矣春秋喜之甚故危之甚

其曰齊人愛齊侯乎濤塗也猶之愛齊侯乎山戎也矣

七年夏鄭殺其大夫申侯

傳○其稱國以殺何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

議論獨闢

貫友以悅齊美城以逼鄭專欲而不厭申侯亦自殺其軀爾于宣仲乎何尤雖然申侯于友則不必忠而于齊桓則已忠也微申侯幾不免矣春秋喜齊桓因以喜申侯也曰大夫申侯以齊桓之命予之也曰鄭殺其大夫申侯無專殺大夫也以齊桓之命治之也蓋重錄其與齊合之多欲臣而深惡其與楚合之逃盟主春秋之旨嚴矣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洮鄭伯乞盟

傳○乞盟者何處其所而請與也蓋酌之也

發姦摘伏燭照如神

越人剔齒胡人彈臂中國歃血爲信一爾夫盟已爲忠信之薄況遣使挹血以自解免乎殺申侯以悅齊怨子華而德齊詭焉爾非其心也賜與齊而陰與楚猶之無盟爾故聖人去其使而定之以自乞惡之也十八年鄭首朝楚二十一年以三夫人勞楚子于柯澤又享之九獻翼楚以弱中國而己亦受其醜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用夏變夷鄭首在懲之例矣

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傳○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爾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

葵丘之會桓震而矜之叛者九國神者告之矣孔宰父其先見者也不務德而勤遠略然哉十五年齊師曹師伐厲或曰伐厲以救徐也或曰惡其叛天子也叛者九國江人乎黃人乎厲人乎楚人伐黃齊不能救管大夫之言驗矣哉

荀息有知[illegible]亦將其死之晚矣

筆法

十年春晉里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

傳○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傅焉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弑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弑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孔父之義形于色仇牧之不畏强禦荀息之不食言皆無救于君而皆及于難然而吾獨以仇牧爲正則何也孔父以室家致禍荀息以立庶自殃仇牧之手劍而叱

萬也不猶之稗雞搏貍乳犬噬虎哉精誠之至矣故曰正也荀息之死得矣吾病其不死奚齊而死卓子夫立奚齊公命也立卓子非公命也立奚齊已不正矣而又立其非公命者以誣公而以動公子而以脅諸大夫而又再及于難而後死死不亦病乎且其對君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夫立卓子先公未聞此言也奚齊死公實聞此言也而不死卓子死公實未聞此言也而死之以是爲不食其言乎哉然則公羊何以傳三人者同而津津賢之者亦同曰以訓世也口血未乾葬而悖之況生死之際乎齊則君之靈不濟則以死繼之烈

討賊公義也因獄人私情也以私情殺之里克亦不伏其罪可

矣

夏晉殺其大夫里克

傳○孰立惠公里克也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爲殺之惠公曰爾既弑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于是殺之

克實弑二君而子之大夫者何不與惠公討賊也公固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然則不圖寡人遂與之共國而治矣故曰不與惠公討賊也且惠之殺克也非徒自解也以防重耳之入也晉殺其大夫丕鄭父丕言于秦伯曰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丕

克黨也重耳不立克意未已能無殺乎齊桓晉文春秋之所喜也于晉文之不言出入愈可知矣于齊則悖糾之管仲而不少貶愛桓也因以愛仲也于晉則弑二君之里克而不去其官愛文也因以恕克也雖然宋萬之弑其君接也任其出奔陳而僅以賂得之華督之弑其君與夷也齊陳鄭爲之保姦而終以相宋矣此又夫子之所大恐也

十有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傳○鄫子曷爲使乎季姬來朝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己也

此說本何傳

文姜可以會莒子哀姜可以會齊侯季姬獨不可遇鄫
子乎家法固然又何尤或曰魯秉周禮男女之際豈若
是甚乎吾謂魯甚焉爾且業已許邾婁矣而悔其婚其
後邾婁忿鄫而執之而用之奪妻辱國鄫亦何利焉他
日書鄫季姬卒又曰書其卒而奪其葬以是爲聖人微
旨哉吾謂會鄫子在十四年之六月歸鄫在十五年之
九月卒在十六年之四月不兩載間而俄衍嫁俄倩
婚俄夭折天忌誨淫豈不然哉嗟乎哀姜鷄奔而刑殺
之季姬自薦而疾殺之男女之際可以凜矣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傳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其言崩何襲邑也何
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
襲者入也陷入也又盜襲也言取其邑以淪諸河似盜
襲之者然所謂盜帝之息壤也爲天下記異也猶之記
外異也云爾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國幾亡自是晉事
解者以齊桓夷狄宋襄之事實之泥矣

十有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傳晦者何冥也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者
也夷伯者季氏之孚也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爲
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

夷伯者季子之孚也則借夷伯以警季氏乎季氏不知
也且季友之定難而小心事主終身一日也或曰其明
年公子季友卒以告變也則曷不于季氏之廟也者而
告之至于僖公蔽于季氏季氏蔽于陪臣取百年後未
有之事而强券之不亦誣乎展氏有隱慝焉故天戒之
得之矣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傳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
績也

韓之戰曲在晉何以侯之而不人以禦秦也三十有三

年秦人入滑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直在秦故曰秦伯
秦而伐中國故曰晉侯猶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意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霣石于宋五是月六鷁
退飛過宋都

傳曷謂先言霣而後言石五石六鷁何以書記
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

曲爲之解傳說便覺有情

爲王者之後記異宋殷後也星霣鷁退求霸失國之兆
乎白馬來而宋國封石鷁倪而宋祚促夫子殷人也有
無窮欷嘘者矣叔興曰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以存
術家言則可以示有國者則不可不然明年齊有亂君

數其罪宋
孝亦何辭

鄫辱邾婁
信有罪矣
邾劓鄫鼻
罰已重矣

得諸侯不終又何鑿鑿也

十有八年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傳〇曷爲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桓公死豎刁易牙爭權不葬爲是故伐之也

豎刁易牙爭權立無虧也所恨立無虧者徒以豎刁易牙耳無虧故衞姬出衞姬實長諸姬何以不得立且公實許之又可悔乎屬孝公于宋襄是明誨之亂矣或曰孝公賢也然終孝之世而不能振霸業爲先人光也乘宋襄之敗況也則加之兵先君之子七人爲七大夫于楚先大夫管仲之裔聽其亡入楚後管脩爲楚所殺而

斬其祀孝實宋立而乘之不祥公族之不能撫輯不仁仲父之勳而使其無後于齊不義其于無虧也庸愈乎然則宋襄之伐齊非與生而許之死而定之霸者事也微襄齊幾不國矣故曰與襄公之征齊也

十有九年夏六月己酉邾婁人執鄫子用之

傳〇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

社者次睢之社妖鬼非周社也此僅叩鼻血社爾豈眞殺之爲犧也者夫執使邾人執之宋公也邾人實畜怨于鄫人而藉口宋襄以逞其毒人知鄫子爲邾人用之

僖公本聘
楚女爲嫡
後以齊女
爲夫人而
廢之

鬼而不知宋襄爲邾人用之警也以宋公爲愚虐矣

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

傳〇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西宮災何以書紀異也

解之者曰楚女廢在西宮悲愁怨曠之所生一楚女也而捷爲之應如此乎則他日共姬之死又何也怨曠之女天借火以憐之而貞節之婦天假火以斃之何火之有情于楚女而無情于宋姬耶

二十有一年冬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傳〇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爲執宋公貶

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彊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于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于是釋宋公

鹿上之盟楚誘宋而致之而未即執者亦恃有齊耳霍之盟齊人不至陳蔡鄭許皆楚黨也而曹又宋之仇執

日夷始終
說因始則
當議而議
終門不讓
爲論

宋公以伐宋亦楚人應至之謀耶襄猶硜硜執乘車之說以自誣可笑也其曰因子之國也目夷曰國固臣之國也又曰賴社稷之靈國已有君矣楚居宋公爲奇貨而宋恬然應之使之抱空質而負不義之名則襄于敗衂之餘而謀有卓然者終于復國有以也嗟乎夷君有君失國復國忠臣苦心故非衆人所與知如公子目夷輩其可少哉

二十有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傳○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楚人濟泓而來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陳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陳然後襄公鼓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爲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

迂儒可與
尙問見而
不可與論

霍之覆轍襄應悔之矣泓之戰而猶曰君子不厄人不鼓不成列謂雖文王之戰不過此然乎昔西伯治兵于畢得呂尙爲師文王之戰太公敎之也陰符六韜正乎奇乎西伯伐密伐崇在得太公之後則文王之戰法大

經濟

略可知矣子反之釋宋荀子之圍鼓皆有餘力以制其敵故姑爲之迂闊以示暇而迂儒遂信而誇大之可嗤也子魚太公之亞也而曰有君而無臣乎君子律君臣于宋謂之有臣無君可矣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

非大人之力不至此乘其敗而觀之兵以重其傷而速其亡所以報耶或曰夏五月卒傷于泓故也吾則曰遁于齊故也君子以齊侯爲已甚矣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衞

或說宋胡
傳

情形入神
發前人所
未發

傳○曷爲再言晉侯非兩之也

其曰再言晉侯非兩之也者非也或曰再言晉侯議復怨也則何不入之而侯之也吾謂兩稱晉侯見晉侯于天下也桓公之業衰矣而宋又不終乎霸夏中國者何人夫子曰有人矣哉晉侯是也喜之再故稱之再也書之重辭之復其中必有美者焉固夫子之言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傳○此大戰也曷爲使微者子玉得臣也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大夫不敵君也

可謂自相矛盾

演繹大精妙悟自然

論斷可貴

城濮之師召陵之師一爾召陵之師則曰楚屈完來盟于師此曰及楚人戰于城濮傳曰曷爲使微者又曰大夫不敵君夫屈完非大夫乎尊屈完以當齊桓賤得臣以避晉文有兩說乎吾謂于其受盟也則大夫之貴之也于其戰也則人之賤之也其義一爾夫子玉之賤焉何也晉車七百乘實五萬二千五百人楚惟鬭宋之師益之東廣西廣與若敖之六卒而已兵之多寡不敵也晉之謀中軍也說禮樂而敦詩書子玉剛而無禮師之貴賤不敵也原軫胥臣欒枝輩與晉君實股肱心膂乃楚王曰無從晉師而子玉必間執讒口請戰怒王君臣之乖和又不敵也夫操此三不敵而子玉又何以戰微楚之惠不及此亦恃晉之不我背耶不知三舍避之晉誘我耳喜賂怒頑文之無楚久矣是子玉先自敗楚師非晉之能敗楚師也故曰稱人以賤之也雖然陳蔡奔右師潰而中軍獨完子玉之才豈出欒枝諸人下及連穀之死而晉侯喜曰莫余毒也則子玉之爲子玉可知已陽處父之侵蔡也夾泜而軍子上欲涉大孫伯持之力卒以完師虎子之不墮武也奇哉

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京師

傳○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衛之禍文公爲之也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爲之也

教爲下者[illegible]

衛之禍文公爲之逐衛侯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也則是衛侯無罪衛侯之罪皆文公之罪爾自我釀成其罪而自我責之善斷者亦何以治此獄乎或曰衛侯之見執以元咺之愬也則謂元咺之執其君亦可也開人以數而苛繩之是不仁也助其臣以執其君是教爲下者以弑也故晉文執衛侯以治衛而聖人稱晉人以治晉春秋之責自治也若此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傳○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曷爲不言取之曹諱取同姓之田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于諸侯則何諱乎取同姓之田久也

則何諱乎取同姓之田久也久也者所謂前此矣失之久得之久也魯而取之是探曹之懷中而取之云爾故曰取也曹田而不言取之曹晉與之也晉與之而不言取之晉故曹田也所謂無名之獲君子惡之也然則魯取之而不言魯取去魯以存魯也其存魯奈何魯何親親諱取同姓夢周公者爲之諱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傳曷爲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求吉之道三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董子曰天者百神之君王者之所最貴也郊必以正月上辛者言以所最尊首一歲之事傳曰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此亦卜不襲吉之說爾不知禮常祀不卜又啓蟄而郊郊又卜日而始卜牲今郊常祀也而用卜至夏而始卜郊既牲成而卜郊均之乎非禮也而且不郊而祭山川百神其何享焉夫天子之不可不祭天也猶人

之不可不食父也既免牲而猶三望是猶不食父而食其庶孽以爲不失吾所以事父之意也云爾何逆禮如之故春秋備書之志譏也然則郊于何始或曰文王之伐崇也郊而後伐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夫王者受命則郊周雖其命維新猶然諸侯也而已儼然用郊矣豈王命得專征伐錫之九命并郊禘而錫之乎由是推之則郊禘固周家侯封時舊典耳魯而用之亦謹舊典之仍耳此又何待成王之賜卽成王賜之亦曰報功固然若曰吾西伯可得之商王吾伯父何不可得之于余小子昔質之文王而安則今質之

鄭箋謂新禋昇祭上帝所用

周公而亦安者也後人呶呶罪案亦安得起古人而問之或曰周公其衰孔子之歎非乎曰斯亦惡夫效尤焉而稽口周公者也入太廟每事問曰是禮也孔子以爲是禮而後儒以爲非禮則吾不知之矣

冬杞伯姬來求婦

傳其言來求婦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

逆婦姜于齊何其速婦之也以譏公也此曰杞伯姬來求婦何其遠婦之也公實許之婦也亦以譏公也則何以不譏伯姬不譏杞桓而譏公者何魯杞之非匹也久

矣魯杞何以非匹三恪之裔也而襲夷禮卑杞入杞不與人數焉且脩春秋者貶其爵矣而許之婦毋乃驅女而夷狄之乎其曰兄弟者明乎非兄弟而兄弟之也其曰有姑之辭明乎非姑而姑之也皆公之爲也故曰以譏公也

杞于春秋侯而伯伯而子說者謂時王所

黜恐未必然用夷禮則夷之自春秋稱取之義也

三十有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傳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爲哭吾師弦高者鄭商也遇之殽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

遣一尉說

或曰襄公親之其稱人何貶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詐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

秦何以不言師不成乎師也違蹇叔而貪是勤一也輕而無禮二也勞師以襲遠三也違主備之而三師被禽四也不哀晉喪而伐同姓五也故曰夷狄之也則蹇叔之哭師毋乃懲乎阻軍心者殺無赦蹇叔曰苟使吾君怒哭師者之不祥囘師焉而戮我以狗亦甘之矣而無如秦穆之愎也師行千里其誰不知卽微弦高鄭終備之耳非晉敗秦秦實自敗也已晉之稱人何君在乎殯也或曰曲沃之柩聲未敢忘也是以忍而至此夫忘親悖惠去秦之夷狄幾何詐戰不日而此日之盡也君子正惡其盡矣

公羊墨史卷下

古檇李周拱辰孟侯著

同邑　陸時雍仲昭　張履祥考夫　評點

七世孫　杰　桂　榮　榦

八世孫　士炳　士烱　士焌　士煌　士照　士燕　士燮　士焯　士煒　士煦　士烔　士煃　士[illegible]　士炡　士烘　士炆　校刊

文公

二年二月丁丑作僖公主

傳○作僖公主者何為僖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其不時奈何欲久喪而後不能也

（超以象外得其環中以書註我不以我註書）

作主作藏主也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踰葬十月而後作主何其慢也然而文之意則以為猶速也何也欲三年也欲三年而不能三年猶之乎病矣故曰欲三年而後不能也或以為不及情此則以為過乎情也新鬼大故鬼小此意爾弗忌之欲崇僖乎亦文志也然則夫子何以不譏弗忌不譏文公而獨于臧孫焉譏也曰臧孫智者也且又力能禁之臣而得之君而任其縱焉以亂大典于誰責乎責備賢者春秋之旨也倡躋僖者以亂祀禍以誤君父悖逆之民也勿繫人數而已若弗忌乃譏之與

冬公子遂如齊納幣

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三年之內不圖婚娶者大吉也其為吉者主于己以為有人心焉者則宜于此焉變矣

吉禘喪娶三年之恩均之乎薄矣而獨于娶焉譏者何為其吉之主于己也吉于親尚可言也吉于己不忍言

也且也以公子納幣而以非卿者逆貴始而賤終之乘信壞主能無悔與然則納幣而齊以緩辭可乎曰齊而辭之是忘好也以是卜出姜之不允于魯也齊不任咎姜亦不任咎忘親者禍去之我將之詩固在矣

（忘親者可以砭俗）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傳○含者何口實也其言歸含且賵何兼之兼之非禮也

兼之非禮也不兼之乃禮乎妾母也而以匹嫡新鬼也何不可大故鬼乎天王且然于臧孫何責焉

六年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得此補其傳誅始無缺漏

傳。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爲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

君漏言。故稱國以殺也。或曰襄已葬矣。而以殺罪累死。君毋乃甚乎。曰非甚也。設阱以匿人。而人罹之以死。其殺機至今也。春秋尸辱晉襄。以爲不密失臣者戒。其爲刑誅也重矣。故曰罪我者其惟春秋。

八年冬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

傳。不至復者何。不至復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則其言如京師何。遂公意也。何以不言出。遂在外也。

遂公意也。遂也者。不遂者也。不遂而遂。爲公諱也。遂在外也。大夫無遂事。在外則有之。如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襄仲會晉趙盂于雍衡。遂會伊雒之戎是也。爲救諱。亦爲公諱也。君子以救非人哉。藐君而廢命。棄喪而竊幣。弟婦而兄娶。廢惠伯之成而縱姦。已又復國而盡室以逃。所謂豺虎不食者也。

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

傳。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

夫子曰我

始有大夫者。以許夷狄也。其不氏者。不純許夷狄也。夷狄而竟與中國並。不驟乎哉。故遲之。以愛中國也。兼以愛楚也。若曰姑以觀其後云爾。或曰椒而不氏。以賤椒也。銜君命以往。而傲其先君。椒亦自累矣。

愛其禮愛禮故愛中國愛中國乃愛禮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傳。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

承胡傳

或以爲僖公之成風鑿矣。此曰兼之之非禮。不兼之乃禮乎。僖之葬九年矣。成風之葬也六年矣。送死不及尸。而突舉此區區者以講久隔之好。意可知也。明年夏書秦伐晉。遠交近攻。秦之詐若揭之矣。故人之入之夷狄之也。

未經人道

十有二年秋秦伯使遂來聘

傳。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爲能變也。惟諓諓善竫言。俾君子易怠。而況乎我多有之。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

此亦謀伐晉也。其爵之何。秦無大夫。此始有大夫也。其始有大夫何。徼福周公魯公一辭。蔑幾乎上國之使焉。即襄仲所謂國無陋也。何以不氏。其謀也。抑秦楚皆夷。夫子嘗與秦而黜楚。何與。詩之錄秦風也。書之錄秦誓也。皆子之也。季札觀魯樂至秦。曰此爲夏聲。夫夏則能

揮纚而談上下千古

借題發揮曲直自明分兩曲必歸一曲而一而行分兩曲之境之妙盡已入化

大夫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由是觀之周之所以秦也勢也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傳○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曷爲以水地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

令狐之役曲在晉羈馬之役曲在秦無兩直亦無兩曲故曰河千里而一曲也或曰晉服矣而脩怒不已秦甚矣或曰舍嫡不立而外求君而以挑釁于諸侯而以殘民以求敵晉甚矣

十有四年冬單伯加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傳○執者曷爲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己執也單伯之罪何道淫也惡乎淫淫乎子叔姬然則曷爲不言齊人執單伯及子叔姬使若異罪然

猶之晉侯侵曹晉侯伐衛也兩晉侯重喜之也兩齊人重惡之也其重惡之何以王命請而以王命執也敢于拒王而又誣之淫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其曰使若異罪然似之非也

十有五年夏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傳○何以不言來內辭也脅我而歸之筍將而來也

其脅我奈何所謂飾棺置諸堂阜是也以義脅也葬視其仲督于情法爲已悉矣雖然微文伯惠叔幾不免乎微獨伯叔也其孫蔑賢也又非獨蔑也其莒之二子又賢也督欲用其子故不終棄其父而議者猶侈言乎難也收子然乎哉

宣公

元年夏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傳○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爾近正也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

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則胥甲之放抑竄身引罪焉待命國靈者乎抑禁錮拘縶焉轉側之不得而不無怨望者乎吾謂甲父與趙穿同罪也而異罰不知所罪也不知所罪不任受罪矣故稱國以放而不去其官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傳○趙盾弒君此其復見何親弒君者趙穿也則曷爲加之趙盾不討賊也趙穿緣民衆不說起弒靈公逆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而立成公黑臀

趙盾之弒君以不討賊也吾謂僅不討賊未足服盾罪

批其心而誅之發布以數其罪是聖人討賊之本旨

傳筆

也豈惟盾終其身不知罪且使千百世終不知盾罪也宋督弒君夫子以爲督有無君之心而後動于惡夫盾之無君久矣襄公死靈公備儲位盾藐其少也而長君之求微穆嬴靈公其子樂矣乎其逆雍也利其無寵可以樹德焉而且可以惟其專恣而莫吾禁黜君以求威威行則君亡不行則臣戮靈之甘心于盾也其誰曰不然鉏麑之匕伏甲之攻盾必曰吾悔不立雍也而及此當是時廢人用大雖猛何爲鬬且出是明與君鬬也出悖言以戮辱君而佗然奮其兇威以抗殺不茂操刃乎哉且穿故盾從昆弟也河曲之戰甲穿同罪而曲爲之

庇穿故盾與也桃園之攻穿爲盾發憤爾亦安知盾不心孤靈巧避焉而以首惡貽穿也故特書趙盾弒其君夷皐誅無將也然則何以復見乎曰懷弒君之心者盾也親弒者穿也情可疑而疑存之所謂罪疑惟輕也春秋虎廷之李書也其要歸于忠厚者此爾

十有一年冬十月楚人殺夏徵舒

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外討也

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

傳○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納公黨與也

殺夏徵舒爲天下除弒君之賊也而稱楚人曰不與外

上微妙處傳神聖人復起不易是言矣

討也入陳利其國也而稱楚子曰以能納善也夫聖人之賞罰若是懸乎思謂其曰楚人殺夏徵舒與楚人殺夏徵舒也稱人人人得而討之也若曰此南人也而亦知討賊置中國于何地乎其曰楚子入陳不與楚子入陳也若曰此殺夏徵舒之楚子也以義始而以貪終之毋乃非德類乎故稱爵以拒之也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其曰納于陳外二人于陳也以絕之者受之陳若未始受之也此春秋之予奪也

十有二年春楚子圍鄭夏六月乙卯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傳○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衢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撝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君子篤于禮而薄于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

稱名氏以敵楚子卽所謂尊屈完以當桓公也貴齊桓因以尊屈完也貴楚莊因以尊林父也其圍鄭者何雖爲厲之役亦以報郲梦之恥爾業已平而强之戰曲在晉矣故曰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是役也貳而伐之

卑而舍之。德刑成。霸之器也。莊之、列于、桓、文、也。有、由、哉。

十有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傳○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己也。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于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引師而去之。此其大夫也。其稱人何。貶。

此說更勝

曷爲貶。平者在下也。

平者。君命也。而臣專之。故曰平者在下也。及楚人者何。華元以儀色告。又夜入子反之牀。情動之。而復威刦之。而要楚以不得不平。故合、宋、人、主、之、也。或曰。稱人非以貶臣。以賤君也。縱其臣殺申舟。以挑禍強楚。而楚又投袂張皇川師。九月兵連不解。至于易子析骸。虐民命幾盡。宋固啓釁。楚亦黷武矣。故人之以賤君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傳○潞何以稱子。潞子之爲善也。躬足以亡爾。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

驚人語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自以爲善不善矣潞子之善特自以爲善[illegible]

潞子之爲善也。躬足以亡爾。夫。惟。爲善。已。足以。亡。矣。是何也。善也者。仁義之美。而不易居之名也。是夷狄之所詬。而泗上諸侯之所大忌者也。楚靈胡服以朝。彼亦各有見焉。離于夷狄。魚脫于淵矣。不夷不夏。而囂囂焉號于人曰。庶幾中國之仁義乎。是樹之鵠而招人射。禍之集焉。必也。然則潞子之爲善非乎。曰。何可非也。正慮其爲潞子之善爾。善者不善之所生也。號之爲善。不善矣。況以小國介強鄭而中之嫉乎。宋襄慕而亡。徐偃行而滅。皆是物也。語曰。重爲善。若重爲惡也者。幾于道矣。

受災則知儆而自省不能幾而行仁政矣

冬螽生

傳○螽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幸之者何。猶曰受之云爾。

幸之也者。非幸其不爲災也。若曰微此。王心其不悟乎。故曰幸之者。受之云爾。山崩兔舞。以示天警。而夏商卒亡。桀紂之心不受也。

十有八年冬歸父還自晉至檉遂奔齊

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于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乎介。自是走之齊。

其曰還。成其使也。其曰遂奔、戚其復也。君薨家遣。孰遣之、宣叔。遣之、也。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可謂德言矣、而曰子欲去。許請去之。卒去之。而以是除三桓之忌、而以是重君父之忍。夫。季。孫。之。欲。去。固。其、所。也。秉、司寇、者。誰、乎。君。子。以。宣。叔。爲。罪。魁。矣。

成公

二年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傳○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師還齊侯、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用是佚而不反。于是斮逢丑父。己酉及齊國佐盟于袁婁。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踊于棓而闚客、則客或跛或眇。于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大夫出、相與踦閭而語。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爲鞌之戰、齊師大敗。郤克曰。與我紀侯之甗、反魯衛之侵地、且以蕭同姪子爲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甗。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一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揖

周匝

人之情爾（盡知之矣）

而去之。是役也。一戰。解地五百里。於雍門之茨。侵車至海。君子。曰。嚌。亦。甚。矣。非。魯。衛。甚。晉。郤。實。甚。也。其甚晉郤奈何。以。新築之敗。北鄙之侵、爲不如婦人一笑之辱也。一慚之不能忍。而連四國之兵、以逞其怒。故曰晉郤實甚也。雖然。齊頃眞非人哉。人必自侮也。而人侮之。晉郤乎何尤。自非國佐之抗言借一逢丑父詭以身代。一笑。傾。來。海。之。詩。也。久。矣。或。曰。祭。仲。措。其。君。于。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春。秋。以。爲。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于。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爲。不。權。而。簡。之。夫頃公之不能死難。固也。丑。父。之。爲。君。盡。矣。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傳○來言者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歸之也。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請皆反其所侵地。袁婁之盟、魯衛諫曰、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則魯衛皆有分地。此。獨。言。魯。以。內。見。也。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亦懼德之二三。爲諸侯口實也。姑借辭爲齊。侯。請。爾、有託之言者、故曰來言也。請皆反其侵地。命魯也。亦以命衛爾。侵地反。而紀侯之甗反乎。不反乎。人

重自責者春秋之旨也

反其地已匿其寶恐益無以令諸侯矣他日馬陵之盟秦狄之伐能無悔是哉雖然成之失甚焉爾藉人之力以倖功而沾沾立武宮以遽明侈大乎小器易盈奪之應爾故曰來有以來之也故吾不嗤晉而重嗤魯也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傳○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

出字讀斷

既云王者無外則莫非王土乃有私土乎其曰出若周公之得罪于周而逐之以禦四夷云爾故曰出也非周公之敢自出也

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婁人會吳于鍾離

傳○曷爲殊會吳外吳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爲以內外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道合外內術物有本末有本末則有終始故曰發其始也

吳之始通巫臣教之爾以後楚人分力于吳而中國獲以少紓豈非適逢其會哉然而吳一楚也故爲殊會也者以外之曷爲以內外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吳外而又外也則魯內而又內也其內魯奈何假魯以治天下也魯也而何以治天下周公存焉爾自近何以始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魯自治而後可以治天下也故始之有貴其始也

十有六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傳○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王痍也王痍者何傷乎矢也然則何以不言師敗績末言爾

勝爲敗之伏禍爲福之萌得焉失焉天道固然君子無日而不[illegible]也有以夫

何以不言師敗績末言爾末者何輕也輕重言之總之君重于師也楚之敗呂錡之妖夢兆之先穀陽之獻飲甚之後王曰天敗楚也夫然哉然而非天之敗楚也天之敗楚也以重晉敗也于是乎君伐智而多力怠教而

重斂殺三郤以尸諸朝內其室以分婦人國人勿爲遂殺諸翼故曰天之敗楚以重晉敗也且以勸楚也右史氏曰鄢陵之役范文子不欲戰至戰勝祈死可以慮微知言哉雖然楚之發憤爲天下雄舊矣召陵之役以來爭鄭而鄭服讓晉而晉朝兵陳蔡而陳蔡墟鄢陵雖敗楚之氣燄益張當時孰有建旗鼓與之周旋者徒以有晉在耳晉君有文公悼公之賢臣有趙衰趙盾中行三郤叔向輩善用其謀而霸業不衰楚是以不克駕于晉諸侯是以睦于晉楚之不能并天下而羈周者徒以有晉在耳至于秦處西偏其于楚風馬牛不及也然則後之

自見確論

行天下也何以不之楚而之秦曰晉若不自分爲三周雖衰有同姓強諸侯之翼戴爲卜世尚可量耶故當晉之強楚之所以終楚當晉之分秦之所以并周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婁人于沙隨不見公公至自會

傳○不見公者何公不見見也公不見見大夫執何以致會不恥也曷爲不恥公幼也

猶若游解之援幼而不可捉換

執大夫猶之執公也云爾而曰曷爲不恥公幼也其晉之幼公也而敢于恥公乎抑公之自幼也而不足知恥乎若不恥乃恥也公至自會得意也亦以公幼也而得意乎得意也者不得意也然則不恥公幼借焉以殺公恥爾孰諸侯而敢幼公也

曹伯歸自京師

傳○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于曹何易也其易奈何公子喜時在內也內乎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其言自京師何言甚易也

子臧已逃奔宋矣而曰在內又曰而待之而免之何也其在外者猶之在內云爾其曰待之以子臧之節待之也其曰免之以子臧之節免之也是何也子臧曹之鎮公子也飄然高舉而謝衆望以專之君其在外也所以憂內也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曹伯之歸否于子臧乎卜爾子臧歸而曹伯歸矣故曰易也然則曹伯之不名其無罪乎曹伯之罪以子臧赦矣賢子臧所以寬曹伯也而或曰曹伯不名所以累乎天王也其然與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

傳○執未可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其言仁之何代公執也

昔于其代公執也爲季孫難也于其奉君命之無私也爲嬰齊難也主辱臣執又開以請邑之誘嬰齊固謝之而禀然執大義以憂公招丘之舍仁季孫也亦以仁嬰齊也云爾以僑如之叛君構讒也僅出之而盟之而又召其弟豹立之國典謂何哉君子曰魯之世弱也有自矣

十有七年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軫

傳○此非月日也曷爲以此月日卒之待君命然後卒大夫

春秋未有例月日以卒人者而此例之待君命也或曰大夫三月而葬不以大夫卒而以大夫葬猶之乎以大

援例以斷其罪定矣

一城也而勞八國之師衆矣

大卒也謂大夫書卒嬰齊之卒在十月而不書者不成乎大夫也至十一月始得公命成其爲大夫矣史官始因公命而登之冊此係追書之故書法若此云爾卒之者史官卒之也以爲從大夫之禮以終泥矣

襄公

元年春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傳○宋華元曷爲與諸侯圍宋彭城爲宋誅也魚石走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魚石之罪奈何以入是爲罪也楚已取之矣曷爲繫之宋

不與諸侯專封也

去冬虛朾之盟謀救宋也雖仲孫蔑主之華元請之也其請之奈何誅魚石也魚石也而何以誅以入是爲罪也文仲之以防不免要君況借大國之兵威以竊邑而以翼楚而以毒宋者乎然則五大夫同罪而獨書魚石爲帥告也不與諸侯專封也專封且不可況以封有罪乎晉人以五大夫歸置之瓠丘爲宋誅不成乎誅矣故書之曰圍罪人之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以累晉人也亦以累衆諸侯也與

二年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

左說

穀梁說

胡說

高談雄辨驚四座妙在不以詞勝而以理勝

曹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于戚遂城虎牢

傳○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諱伐喪也

或曰虎牢逼鄭也十年戍鄭虎牢服鄭也或曰若言中國焉內鄭也十年戍鄭虎牢決鄭平虎牢也或又曰城虎牢城不繫鄭者責在鄭也十年戍鄭虎牢戍而繫鄭者罪諸侯也此曰城之何取之也曷爲不言取之諱伐喪也十年戍鄭虎牢曷爲繫之鄭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夫其說皆臆也其曰諱伐喪則前六月庚辰

鄭伯睔卒隨書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前何以不爲中國諱而至此始諱之乎吾謂楚以南夷猾夏頻年中其毒而奔走不休皆鄭爲之翼也而虎牢之險則尤鄭之自捍以禦楚者皆恃焉夫虎牢東漸汜水成皋西負大陵南控明皋馬岑北拒敖倉河陰所謂扼要之咽哉中國皆欲聲罪焉而發憤于鄭故奪鄭以虎牢爲中國喜得虎牢也其後十年之戍鄭及晉平楚子囊救之又悖晉而與楚故戍鄭虎牢而隨書曰楚公子貞帥師救鄭以虎牢而還之鄭危中國之不能終有虎牢也一地之予奪也而憂中國之心寓焉春秋之微旨也

惟聖人燭發于未然其心殊故亦殊及之喜則何用殊乎

三年六月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傳○曷爲殊及陳袁僑爲其與袁僑盟也

陳鄭楚翼也而乞盟叢服乎中國則中國之而殊及何也或曰以喜得陳也吾謂非喜其得陳也蕭魚之會喜其得鄭則眞喜也悼推誠以待而鄭之親戴者二十四年爲中國喜也亦爲鄭喜也雞澤之盟非陳初心也多欲之子辛驅之爾會不四年戍陳救陳捍護備至而卒于逃歸雖聖人不能預料哉然而心之不固已可卜也爲中國慮亦爲陳慮也故曰曷爲殊及爲其與袁僑盟也

五年夏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爲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叔孫豹則曷爲率而與之俱蓋舅出也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

豹之與巫往也爲屬鄫往也而此曰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夫晉而許之是晉滅鄫也晉與魯不之許而莒公然滅之是無晉與魯也無晉與魯矣而諸侯未有討辭抑又何也然則他日書曰莒人滅鄫非晉滅之亦非鄫之自滅也其莒女滅之乎故曰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

飛鴻響遠音

九年春宋火

傳○曷爲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內何以不言火甚之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災也

內不言火者甚之也惟王者不可言天即此義爾晉侯曰吾聞宋災于是乎知天道執此則聖人之書法荒矣爲王者之後記災也孔子曰吾說殷禮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記災也者亦借災以存王者耶若東樓之裔泯矣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傳○三軍者何三卿也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

作三軍者何毀古也以自益也昭五年舍中軍者何非復古也毀季之古也亦以自益也作何以書舍何以書作之譏舍之譏也何譏爾譏甚逼魯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運

傳○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

莒小國也可以越魯境而肆其蹂躪伐我圍我橫甚矣

誠論何等迂迴術儒不足與語此

謂宿僅當救之而獨不可過莒境一步以討之有是哉卽曰遂者生事也將卽專矣將將者何夫莒魯之爭運也久矣而宿非能爲魯爭之也昭元年之三月取運季孫止以自益二十五年十有二月書曰齊侯取運季孫久據之而齊侯若奪之則此之入運宿亦動于自利之心爾若曰奉國威以討厥罪則未也故爲宿罪也者但當問其入運之心何心乃謂其不奉君命而擅入人境乎此後儒之刑書非春秋之刑書也

十有九年春取邾婁田自漷水

傳○其言自漷水何以漷爲竟也何言乎以漷爲竟漷移也

漷移字舊名家迷此按形勢立論確有至理

或曰邾田在漷水北今更以漷爲界故曰取邾田取之自漷而以邾田包之也或曰漷水在邾界魯委曲而多取之是取之盡邾田而以漷水包之也愚謂漷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河陸縣入泗水則漷水邾魯皆有之所謂魯柝關于邾不隔帶水者也而曰取邾田自漷水者蓋漷水所以灌邾田者也有其漷水纔有其邾田是漷隨田而移也故曰漷移也

二十有五年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

傳○門于巢卒者何入門乎巢而卒也吳子謁何以名傷而未反至平舍而卒也

說本胡氏

吳子之伐楚以報舟師之役耳未知曲直誰屬也且夷狄相攻君子不疾而名之者何于其門于巢名之也或曰其自輕也無備也夫過巢而有備吳遂爲得乎吾謂吳子本謀楚爾而門于巢是伐巢也小巢而不假道而又遷楚之怒于巢以攻巢短牆之矢巢人自捍巢耳于巢人何罪巢之人無罪罪在吳矣故名之志敗也

二十有七年夏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傳○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鱄曷爲出奔

晉爲殺甯喜出奔也喜立爲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爲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

喜之殺罪當矣弑君一也仇孫氏以挑晉釁二也恃寵而專三也然何以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免餘曰臣殺之君勿與知猶之殺禽者襲而取之也臣失矯君失刑且令死者終其身不知罪焉喜雖見殺喜終不受殺也

知老吏斷獄其能悉情

故死而存其大夫也[illegible]害燕薛木門之託割雉之盟何其怨之深與而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則負約之痛衛侯終亦悔之矣故縶鱄于弟非以成其爲弟者貴也所以累乎兄也說者以鱄之去合乎春秋則吾不知之矣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傳○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

康王之葬楚使公親襚又送葬西門閔五月而許歸楚之虐辭也不亦甚乎公羊子曰正月以存君也周子曰春王以治楚也與

夏吳子使札來聘

傳○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

本穀梁

或曰吳何以書子以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是臣可得而進退君也

本胡傳

或曰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公子貶也辭國而生亂者札之爲也此曰吳何以有君有大夫讓國也或追貶其辭國于三十年之前而此預賢其讓國之節于三十年之後均之于聖人之予奪無當也

參杜林註

或又曰吳之以子也謂其能歷聘也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其曰札不純與其中國也進而誘之來抑而樹之防聖人待吳意也于札無與也愚謂吳之與楚其夷狄等

漫予待吳以其能治中國也

前春秋稱楚公子某不一而足則又何也豈其于吳獨嚴之防而于楚獨撤之防也夫楚之稱公子要齊則自楚共之二年始也莊王能尊周主夏盟列于五霸共能纘其烈而勢益張故進之也吳即周裔開其日與楚競矣未聞奮然發一檄以尊周也故終吳之世未聞有以公子稱者而獨于札疑其不稱公子乎誤矣昭二十七年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非使賢乎而削之不書又哀十年冬吳救陳主兵者季子也并札之名削之而于楚師則稱公子結聖人之優于待五霸之後若此

三十年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

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其稱諡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

共姬時逮六十矣可以婦道自通矣而猶然守女訓之嚴女所以婦耳而左氏譏其不婦豈然哉董子曰伯姬疑禮而逮于火桓公疑信而虧其地其曰疑禮可以禮通之說也是又與于齊弈者而樹之幟也外夫人不書葬而此書之猶之外災不書而此書之爲王者之後記災也亦爲王者之後記節也與

（爲宋災而有是會而仍不先其災故皆人之門許從左氏爲正）

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傳○宋災故者何諸侯會于澶淵錄伯姬也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喪曰死者不可復生爾財復矣此大事也曷爲使微者卿也卿則其稱人何貶卿不得憂諸侯也

共姬之死亦宮壼之節爾而曰大事曷爲使微者孰使之君使之也而曰卿不得憂諸侯抑何誤也愚謂澶淵之會錄伯姬也曰爾財復矣許其復而終于不復可謂錄伯姬者乎向戌之請財衆大夫之不歸財皆以辱伯

姬也抑且辱爾共以人之也者貶之以是爾

昭公

元年春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石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軒虎許人曹人于漷

傳○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貶曷爲貶爲殺世子偃師貶招之罪已重矣曷爲復貶乎此著招之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罪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

楚公子圍陳公子招無將等爾曷爲獨于招焉貶豈以圍之惡聖人削之不書而此亦同爲之諱耶夫圍之縊殺王也弒也而書曰楚子卷卒招之殺偃師而哀縊也猶之弒也而書陳侯溺卒聖人之諱之也亦等爾而不知者曰聖人諱圍而討招然哉然則招甚乎曰圍甚焉爾託乎討招以滅陳而卒放招于越以有罪伐有罪未已也而又以有罪縱有罪可復人類數乎然則公羊之獨于招焉貶也亦以甚楚圍之惡也與

（著于鈴校）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爲仕諸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

也

（足以爲乃人弟晉戒）

鍼之奔晉也懼選也觀其悔車多敬楚覊其歸國宜爾雖然食百餼于晉不如爲公子于秦也以公子去其國而以羈求食于人料歸國之後終無令圖爾然則千乘之主而不能容其母弟然乎鄭伯克段多方縱之以厚其毒而徐收之則眞不能容者爾二君于景鍼自不能容耳于秦伯乎何尤故書其出不書其入聖人之爲天下拒鍼君者也非以爲秦也

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傳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爲齊誅也慶封走之吳吳封之于防然則曷爲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慶封之罪何脅齊君而亂齊國也

懷惡而討雖死不服然而春秋不書公子圍弒其君則闕去其惡矣去圍之惡所以治慶封也雖然慶招同惡而招獨免此又慶之終于不服者也或曰誅慶封以誅吳也慶弒君而吳爲之保衮能無討乎然而亦猶之燕伐燕爾夷狄相攻君子不疾此又借夷狄治夷狄之法也與

[illegible]

九年四月陳火

傳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

陳與蔡繼滅矣而未始滅也與滅繼絕有棄疾在也故陳滅矣卽書曰葬陳哀公叔弓會楚子于陳四月陳災非聖人之能存陳也楚原不終滅陳也蔡滅矣卽書曰執蔡世子有以歸又曰葬蔡靈公非聖人之能存蔡也楚原不終滅蔡也他日書曰蔡侯廬歸于蔡又曰陳侯吳歸于陳蔡侯廬所以歸于蔡蔡存焉爾陳侯吳胡以歸于陳陳存焉爾不然既滅矣又胡歸焉或曰虞舜之之明德聖人不吝以筆存之任舒英蓼非明德之後乎而聖人不一存之是聖人忍以筆斬之也然則陳原未始亡爾而曰借火以存之外矣

說經往往
外經病在
未將經之
前後血脈
觀其會通
而姿以意
斷耳

十有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異其同日而俱災也

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

宋陳鄭何以火火房也衛何以火火牡也俱災同日何曰爾壬午也災何以始彗之除于火者始也何以天下異被災者四國弔災者盡友邦焉咸贊其牲幣而震懼弔問之不遑被災者火而弔災者亦猶之逮乎火也故曰爲天下記異也或曰僑之火政善矣瓘斝玉瓚又何惜焉曰卽可禳也而或有移于國君大臣者里析遷國

之言其隱語也僑曰吾不足以定遷矣亦隱謝之語也僑之不禳火所以救火耳又何避焉然則火畢而禳者不一不已晚乎曰悅也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此焉爾

十有九年冬葬許悼公

傳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弒也曷爲不成于弒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弒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曰許世子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

世以許世子不嘗藥爲弒君舊矣不擇醫不先嘗有無君之心焉夫春秋之君之死者夥矣其子皆擇醫皆嘗

加弑之罪如衛之乎君子所以平其心也心不則意無偏苟而其持論內平故善讀春秋者必先平其心

藥者乎。而獨于止焉責也。或以爲盾止責弑也。或又從與之曰。止之不嘗藥。謝矣。國人胡爲而疑之。止又胡爲而自疑以走也。豈不彰彰見逆謀哉。吾謂以止弑而弑。非也。僅不嘗藥而加之弑。亦非也。然則奈何。夫固曰藥止之藥也。止知醫而進之。是自用也。止不知醫而擅進之。是以父之命爲嘗也。況悼之疾。何痾疾也。投藥難矣。昔季康子之母死。般請以機封。公肩假曰。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夫公肩假不忍以人之母試人之巧。而止乃敢以己之父試己之醫。且夫庸醫殺人。國有常刑。而況乎以其父嘗也。故

曰弑也。雖然。致位弟緯。哭泣歠粥。未逾年而死。其自討也嚴矣。晉靈不書葬。其不葬靈也。以討盾也。冬葬許悼公。其葬悼也。以赦止也。討盾而赦止。奈何有心之與無心爾。而深文者與盾同辟而坐之。孔恕者與盾同矜而出之。此止所以負千古之冤。而不善讀春秋者之所以多失聰也與。

二十有一年夏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

傳。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

此一叛也。開釁于宋元。而成于華豹兄弟之相惡。卒至

語語圓到

封父納亡。招連吳楚之師。以與君爲難。而流血盈城。向微公子城之忠勇。救之以四國之師。扼賊之吭而撫其背。宋不國矣。其曰自陳。以爲陳有力焉。非也。夫固封司馬而召亡人于陳者。力也。其曰入。不與其入也。絕之也。其曰南里而繫之宋。奪華諸叛人以南里也。斷其窟也。是時宋城舊鄘賊據新里。其公里則舊鄘屬也。其南里則新里屬也。此曰若因諸然。周曰囹圄。齊曰因諸。其刑人之地乎。其從刑徒也者。以叛乎。

二十有三年七月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楹滅獲陳夏齧

傳。此偏戰也。曷爲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然則曷爲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齧何。吳少進也。

此曰詐戰。非詐戰也。不成乎戰也。國七而離。師賤而譁。君幼而狂。臣壯而頑。而吳復以孫臏伍舉之謀佐之。幾援陳而披靡。狂奔不可止矣。故曰不成乎戰也。然則何以不書吳敗楚。六國之來。爲楚來耳。則六國之敗。皆楚敗也。故書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雞父楚地也。即以甚楚敗云爾。其曰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又不

使中國主之夷狄賤新夷狄更賤也又曰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一夷狄之君而猶存其君臣一夷狄之臣而猶存其臣也聖人所以扶衰世之心也然則獲陳夏齧而曰吳少進者何非能以其義進也進夷狄所以退新夷狄也尤聖人熱于扶衰世之心也夫

二十有五年秋齊侯唁公于野井

傳○唁公者何昭公將弑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吾欲弑之何如子家駒曰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弑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高子執簞食與四脡脯國子執壺漿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衽受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于是噭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爲菑以幦爲席以鞍爲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

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譏公也亦以譏景也景之

抽蕉剝繭層出不窮

子家子亦何辭以對

遇公也禮矣而他日之饗公也請宰獻而自安使高張之唁也爾主君抑何前恭後倨也微獨齊也子家子以齊君無信勸公亟之晉乃之晉再矣而曰君不使一个辱在寡人夫剸陵之盟不日謀納公乎安得誣我以不告也者梁丘據之納錦范獻子之求貨亦其君之爲爾雖然魯微弱無君也抑且無臣公徒之說甲執冰無論也子家子周旋乾侯可爲生死以之然不聞其效秦庭七日之哭聲大義以激天下爲當時諸侯勸也至于叔孫昭子歸闞數語足破平子之謀而奪之氣而一爲所譖遽甘殞滅嗟乎昭子殞而公不歸矣故君子以昭子之祈死爲妖于鸜鵒之謠

定公

元年春王

傳○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爲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

元年有王所以治季也無月所以危定也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己即主人自謂也言己讀之而不知己之爲罪正所謂微辭也使季讀之而

其詞微故其旨[illegible]而知我者難其人矣

不知逐君之罪定讀之而不知不能君之罪也他日書六月丙申季孫隱如卒而卒之而月日之非以爲臣爲君諱也楚實無王也而僅責包茅之不貢盾實弒君也而僅責亡不越境入不討賊盖寬之名而使其可受雖不見己之所爲罪而莫大之罪晉之後世而讀者自見定哀之間多微辭獨定哀已哉定哀甚焉爾說者曰仲尼慮開罪時王而僅爲之諱不乃爲穢史者蔫矢乎則又何以曰罪我者惟春秋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傳○仲幾之罪何不蓑城也其言于京師何伯討也伯討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大夫專執也

于京師而擅執人所討執人于王官其[illegible]大矣

蓑城者何衣城以草也慮雨也爲天王城成周亦天王執之爾而人晉者何微人微鬼士伯之怒當矣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之京師夫王都大司寇在焉必執之歸晉乎至三月幾歸之王是仲幾之予奪獨在晉而王可後也晉人之罪與仲幾之罪無王等爾故人之志貶也或曰蓑作衰即差也謂以差次受功賦也左氏遲速衰序于是焉在是也

四年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莒楚師敗績

傳○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爲之興師而復仇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于是止蔡昭公朝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于南郢數年然後歸之于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爲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爲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于是興師而救蔡

以夷狄而憂中國中國其術行國予

是役也因怨于蔡因怨于胥五戰及郢若拉朽然亦適構之功爾上國之聘雞父之戰及此三焉吳進矣故曰子也雞父之戰曷爲不以中國主之曰中國亦新夷狄也伯莒之戰曷爲不以夷狄主之夷狄能主之而推其主于中國也夷狄亦新中國也夫夷狄亦新中國而吳更進矣故曰與夷狄之憂中國也

八年冬盜竊寶玉大弓

傳○盜者孰謂謂陽虎也寶玉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

寶玉封圭也大弓武王之戎弓也重器也而盜竊之守

天子衰則諸侯強諸侯衰則大夫強大夫衰則陪臣強亦其勢然也[illegible]大夫矣

器者誰乎陽虎竊之陽虎歸之鑄柙之不謹國無人焉
失物自歸匪督之歸國益無人焉或曰昭公客死季葬
諸講南而繼合之陽虎合之也從祀先公陽虎祀之也
虎非魯昭忠臣哉然而託魯昭忠臣以亂魯其本謀也
嫁季之罪于魯而不自知其罪之浮于季也因從祀先
公而書之疑其竊于祀所乎不可知竊聖賢之禮以守
其盜賊之身聖人之所大惡也若夫季孫諱盜而不能
誅盜且以黨諱盜歸獄于君若臣也何辭

十有三年冬晉趙鞅歸于晉

傳○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晉趙鞅取晉

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此逐君側之惡人曷
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

有裨世道之言

晉國有命始禍者死趙鞅誅貢于邯鄲午而殺之非其
罪也荀范之禍實激成之則鞅非始禍者乎乃因韓魏
請僥倖復位而借安于之尸以謝衆人誰欺乎然則不
言復而言歸使若無罪然以累晉也云爾而曰以地正
國是邦國之甲可以擅用而以亂召亂者相踵也有是
哉

哀公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傳○齊國夏曷爲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
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
距之也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
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
子也

是輒而非聵當時已有是論故孔門有爲[illegible]之問乃公羊子仍襲是說豈[illegible]論而未之前聞

齊衛圍戚又求援中山父子稱兵幾推刃矣故使齊主
之以存輒云爾曰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夫王父之命命
公子郢耳曾未一及輒也亡人之子輒在郢讓之也而
曰王父命豈不誣哉或曰不孝之子不得爲君夫蒯聵
之懟其母也正蒯聵之愛其父也若禰祖拒父不孝孰

其焉厚罪聵之逆母而薄罪輒以逆父有是理乎其後
登臺之變輒奔而聵復君衛孰立之若姊立之爾其母
逐之姊立之幹母之蠱者姊耶抑天之惡輒焉而巧以
假手焉爾也

四年夏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

傳○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子北
宮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

楚于誘戎曼子殺之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此執而歸
之楚楚一周矣無周猶可言也擬楚于周不可言也且
窮而來歸而我以詐執之又一新夷狄矣人晉者歸惡

于魯也與

六年秋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舍

傳○弒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爲讓也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陳乞曰吾有所爲甲請以示焉于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霤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弒舍

乞之立公子陽生也可謂譎而詭奇而險矣玉節以走公子巨囊以出公子又使諸大夫不得不過不得不疑不得不駭不得不逡巡再拜君陽生偃蹇謔浪而談笑定之詎倉猝能乎觀其僞下高國密間諸僚輸諸大夫之情于高國而隨借高國以用諸大夫輸高國之情于諸大夫而隨借諸大夫以用高國又巧輸我之情于高國巧輸我之情于諸大夫而卽以我用高國與諸大夫隨借高國與諸大夫以爲我用以齊之君若臣爲鳥以陽生之走爲機以乞之驂乘爲擬一舉而捷若承蜩故曰讓也然則陽生實弒君而以乞主之者何誅乞之處心積慮成乎弒也或曰不以陽生君舍也是敢爲無君者赦也則春秋之旨荒矣

七年秋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

傳○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內辭也若使他人然邾婁子益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獲也曷爲不言其獲內大惡諱也

魯之是役也貪師也諸大夫皆阻之而季康子堅欲之

孟孫所謂魯德如邾者信夫

其曰伐邾婁加我于邾婁也小邾婁也然而國無小也嚴兵待之背城借一魯其如邾何乃師至北門而考鐘未已大夫諫不聽成子請告吳不許而曰國內豈不足也不亦謬哉然則魯志得乎悖矣一也齊出二也違僉謀三也而掠之而獻之而囚之以邾伐邾庸愈乎茅夷鴻以乘韋之吳當秦庭七日之哭卒之吳師幾入遂盟城下康子孟懿輩安在哉而折挫至此也故伐之而又言入魯德如邾不成乎伐也獲之而祇言來獲而卽歸不成乎獲也其曰內辭曰內諱定哀多微辭殆此與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讀論新闢稀有至理

傳○曹伯陽何以名○絕○曷爲絕之○滅也○曷爲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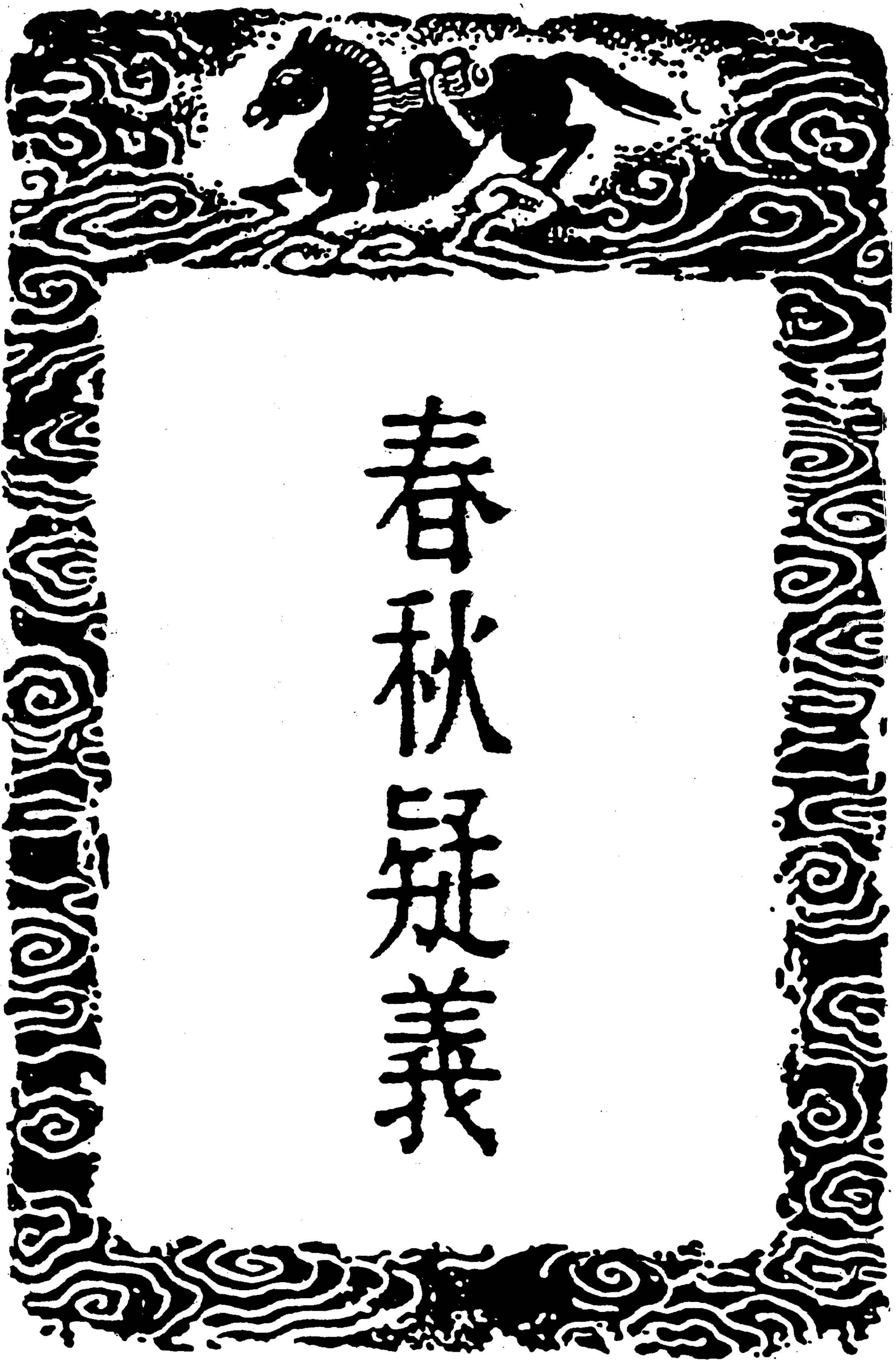
夸荒敗政○有窮以亡○況小國乎○然則曹之亡也○孰亡之○非公孫彊○亡之也○振鐸亡之也○夫振鐸○曹之始祖也○而何以亡之○不務德而穢是聞○而以棄其國○而以誣其祖○振鐸亦厭之矣○其亦或者示兆焉○以大警陽也○而教愼不悛○振鐸之不祀忽諸○宜哉○則謂曹之亡○不亡于朱○而亡于曹人之妖夢可也○故曰○振鐸亡之也○滅之而不言滅○爲內諱也○力能獲邾○不能救曹○何與君子○以曾人之袖乎○爲甚于曹人之妖夢矣○

十有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傳○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爲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曷爲以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爲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

黃池之會○吳主之也○然而吳晉爭盟而卒先晉○則猶然晉主之也○晉主之○而晉不能有其權矣○席其權以憑陵晉○而以憑陵衆諸侯○不赫然進吳于天下哉○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辟晉伯而京師楚也○黃池之會○幾于辟晉伯而京師吳矣○且單平公實與焉○而聖人不書○惡吳之無王也○若曰愛天王之使乎○吳子也云爾○然則黃池之會奈何○曰吳之會○莫盛于黃池○而亦莫衰于黃池○夷德輕爲司馬所竊○半邾之賦○受子服景伯之給○棄疾于諸侯○而自蹶國本○姑蔑之旗○雖下而笠澤之師已權其後矣○或曰惜也○子胥在○若之何○君子曰吳之敝于戰○胥啓之也○勢張于入郢○禍終于伐齊○城邗溝通江淮○徵百牢于魯○藩衞侯于鄖○威竊于爽狗○而兵弱于庚癸之呼○譬之火○胥○掀其燄焉○越安受其燼耳○語有之○越非能亡吳者也○亡吳者子胥也○然哉○

君不向道不志于仁而求爲之彊戰是謂輔桀次佐吳而酋所以亡三子胥其陪也故



春秋疑義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刻春秋疑義敘

庚午秋有以惠半農先生春秋說版來售者予因春秋說刻已數十年而猶未有敘乃僭而補敘之春秋說我家舊刻也（英）先祖容齋先大夫江西歸田後課予從兄竹嶼於家塾時（英）未生也聞竹嶼少時所與遊多當世知名士故容齋公墓志惠松厓先生所作也惠氏自研谿先生以至於松厓先生窮經數世文驚海內外矣然刻惠氏書者甚少半農易說禮說春秋說皆竹嶼刻而敘敫俱無殆以爲惠氏書出人自珍之何必敘爾去年春予於友人家見華霞峰讀易偶存六卷春秋類考十二卷春秋疑義二卷得鈔而藏焉讀其書經術湛深比於惠氏無多讓矣然世之人知我吳惠氏矣而未必盡知梁谿華氏也梁谿華氏之學見於顧復初春秋大事表矣而未必見華氏之書也惠氏書刻者猶尠況華氏之書乎（忠兒）請先爲刻春秋疑義今夏始刊畢夫春秋疑義不過九十葉書然於聖人之旨時有所自得折前人之衷學春秋經者既有春秋說又不可無春秋疑義也予昔既補春秋說敘今於春秋疑義豈可亦令其將數十年而後人乃敘之邪至於春秋疑義與春秋說二書之孰賢（英）烏足以知之

嘉慶甲戌歲午月望後學吳英拜書

春秋疑義卷上

梁溪華學泉

或問春秋書春王正月是用周正是用夏正朱子曰兩邊俱有證佐𡧓何從又曰此事難稽考以朱子之博學洽聞考核精詳而疑不能決何也非疑周之改月改時而疑秦之不改月不改時周既易建子之月爲春爲正月矣歷七八百年中間無復夏時之事而秦忽遠從夏之冬十月以爲歲首此不可解也近有謂秦政之初呂不韋爲相凡十年而免不韋集諸儒爲春秋其十二篇月令皆從夏時旣以懸諸國門莫能易其一字奚憚而不見諸施行必于此時改正時月及秦幷天下遂因之改十月爲年始而時月一如夏時之舊然改正朔大事史無明文欲於千百年後以書生之臆說斷之亦不足信矣其見于六經見于論孟者亦參錯不一在戴記則有如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先王此以建子之月爲正月建午之月爲七月也周禮有正月又有正歲州長正月屬民讀灋正歲如初此以建子之月

爲正月又以建寅之月爲正歲也孟子七八月之間旱七八月之間雨集分明夏五六月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分明九月十月而論語曾點言志莫春春服浴沂風雩又可指爲建寅之月乎由孟子而言則周爲改月由論語而言則周不改時此不可解也其在於詩豳風七月追述后稷先王風化之由在夏諸侯而言夏時𡧓亘若小雅四月當幽王之世而所云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及秋日萋萋百卉具腓冬日烈烈飄風發發皆以夏時爲言此不可解也歷考記載惟汲冢周月解篇有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人時巡狩享祭猶自夏焉故先儒謂商周革命建丑建子有改正朔之名而授時祭享有用夏時之實春秋東官紀事之體必書本朝正朔尊王也其民俗通行卷從夏令趙東山左傳補注引此爲據凡非赴告策書定爲一代之制者皆得通言夏時如詩如論語皆通民俗之恆解也然愚意汲家云夏數得天者如國語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雨畢而除道水涸而

成梁蓋本天道而播諸民莫能違乎其早晚之候也故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此祭享之猶自夏也龍見而畢務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啟蟄而耕此授時之猶自夏也至於建丑建子革命改正原不相沿非謂朝廷既改建子爲春而民閒猶沿夏正以建寅之月爲春正月也特三正通於民俗其來已久故立文有不同耳漢書高帝紀春正月顏師古注云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厤後紀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爲歲首卽以十月爲正月今此眞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據此則秦亦改時改月漢初猶仍之周之改時改月蓋無可疑矣

魯隱公不書卽位左傳曰攝也開章第一義便與聖經相戾又傳稱惠公薨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或遂疑惠公之時桓公已正太子之位隱承父命攝以奉桓審若此則桓爲君隱爲臣乃隱篡桓非桓篡隱也以桓爲太子則隱不過惠之諸公子耳隱攝以奉太子太子立而謂之篡可乎故隱爲攝則桓不當爲篡桓之立爲篡則隱不當爲攝二者不待辨而明也且亦知攝之爲道乎周公之于成王攝也書稱位冢宰正百工不聞身踐天子之位也其告于天下也必曰周公曰王若曰謂周公承王命云爾不聞發號施令之自己出也使周公身踐天子之位發號施令一自己出則周公爲篡而三叔之流言爲忠于成王矣春秋別嫌疑明是非辨等列君臣上下之閒截然而不可亂隱不爲君則爲臣介于不君不臣之閒而謂之攝王莽之所以篡漢也故政可攝也位不

可攝也攝位則爲篡而已矣隱公當日不嘗身踐魯君之位乎發號施令有不自己出乎國人不儼然稱君公不儼然自稱寡人乎不儼然列于諸侯之會盟而受滕薛之旅見乎若是而謂之攝可乎設惠公時桓公果正太子之位則隱爲篡羽父爲忠桓之立爲反正而春秋誅亂賊隱公其首也然而春秋深惡桓何也曰正其爲篡也以春秋之正桓公爲篡而知桓非太子也桓非太子其爲太子何也曰隱公立之也據左氏宋武公生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

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杜氏曰隱公繼室之子當嗣以禎祥之故追成父志爲桓尚少是以立爲太子帥國人奉之然則惠公之時桓固未嘗爲太子矣使桓之太子立于惠則桓冝有國桓冝有國則隱不冝立其立也爲攝爲篡而何得託名于攝乎若桓之太子立于隱則桓不冝有國桓不冝有國則隱之欲與桓也爲讓而桓之奪之爲篡爲弒而已矣桓之奪爲篡爲弒而隱安得謂之攝乎故正桓之爲篡而隱之非攝不待辨而明矣雖然隱亦烏能讓泰伯之讓逃之荊蠻伯夷之讓去之北海下至子臧季札之讓莫不棄其國如敝蹝而甘退守乎其節隱如眞能讓者當國人扳己以立召諸大夫而告之定桓位而後去之可也否則以身相之可也旣以奉桓爲太子自處乎庶而與桓以嫡而又據乎其上依違係戀而不卽與其名號君也其盟會征伐自己出也當其時上下不辨而民志不定臣疑其君弟疑其兄雖微羽父之譖其能免乎桓之意謂我冝爲君也久矣夫人冝爲君而我據其位久之

而不歸其思起而奪之也固不能以終日矣故隱之讓也乃其所以爭也春秋託始隱公原篡弒之萌所從起而於隱之初不書卽位正其本也義或然乎若之何以爲攝也夫隱爲攝則隱固未嘗立隱未嘗立則桓應立桓應立則吾未聞應立而立謂之篡誅不應立者反之應立者而謂之弒君者也

隱公不書卽位文定以爲仲尼削之諸儒多從其說惟樸鄉呂氏曰不書卽位禮之不舉也新君踰年卽位由阼階三揖而後升謂之踐阼禮之不舉故不得而書也隱不自正者也莊閔僖皆繼弒者也故皆不書桓宜得國不以道然意其得國之初必有以正其朝廟臨羣臣之禮故書之定元年春不書卽位而于夏之六月書之蓋於是時始得以正其朝廟臨羣臣之禮曰春秋紀實之書也後世因其實而考之則褒貶見矣　高紫超曰十二公或書卽位或不書卽位一從其實而書曰聖人非有意于其間也隱之攝而不卽位也變例也莊閔僖之繼弒君而不卽位也定例也桓宣故踰其例者則以欲自掩其篡弒之實曰若

從其例則是自明其篡也然則桓文宣成襄昭定實嘗卽位矣則經亦無容殁其實而不書卽位隱莊閔僖實未嘗卽位也則經亦不得强而誣之爲卽位皆從其實而書耳然春秋雖皆從實以書而於文成襄昭定五君書卽位者自有以明傳世繼統之重於莊閔僖三君不書卽位者自有以昭萬世嗣君處變之法於桓宣之不應卽位而書卽位者自有以發其很賊無兄之隱於定之六月戊辰而始書卽位者自有以見意如强逼專制其君之實此如太陽一照而萬

物無遁形明鏡莅空姸媸自判而非鏡之有意姸媸之也嗚呼此其所以爲春秋之書也與　或謂王法所最重莫過於繼世而立君王法所必誅莫過於不稟君父而自立今謂隱公不書卽位止于從實而書則王法不明而春秋之大義隱矣所云上竊取者謂何曰子不稟於父臣不稟於君爲王法必誅之定律聖人於衛人立晉之文而發之矣然則隱卽位不書止於從實而無他義乎曰位者人君之大寶命德討罪皆藉位以行之天子正其位然後可有爲於天下

聖人正其位然後可有爲於一國不書卽位則是失其人君之大寶而不足以有爲於一國也嗚呼此其所以終蒙菟裘之變也與

隱元年歸仲子之賵二年夫人子氏薨左氏以夫人爲仲子以元年歸賵爲預凶事亦難信據士喪禮將葬旣祖奠而後賵賵禮玄纁束馬兩擯者出請入告主人釋杖迎于廟門外不哭先入門右北面及衆主人袒馬入設賓奉幣由馬西當前輅北面致命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賓奠幣于棧左服出此公賵士之禮也

度天子之賵諸侯也亦然仲子娶於惠公之末年必年甚少何故天子忽然歸賵度其出請入告之辭當何如古人雖不諱凶事恐此亦非人情也啖氏曰仲子而在天子寧有歸其賵乎不辨菽麥者猶不當爾而黃楚望趙東山必欲信左氏而強爲之辭亦固矣

隱二年夫人子氏薨黃楚望曰當依左氏爲桓母非隱妻何以知非隱妻隱公凡事謙讓不肯自謂爲君故改葬不臨衛侯來會葬亦不見必不以夫人之禮赴審若是隱公當日不過以公子攝國政耳然立三月

而盟郝一年而會戎春秋俱正名之曰公豈有會盟則儼然君臨之而來會葬則不敢見乎又豈有其君儼然稱公而君之妻猶然公子之妻乎亦不足信矣

愚嘗因左氏改葬不臨之說疑桓公爲太子之說亦臆說也夫葬惠公不臨衞侯來會葬亦不見是不爲喪主也古人最重喪主隱不爲喪主將遂無喪主乎將桓爲之喪主乎禮惟君薨而世子生而後上嗣爲之攝主若夫旣巳爲太子矣雖少必太子爲之主喪主之位定而嗣君之位定矣桓不爲喪主則桓非

太子可知矣故太子之說妄也隱不難於攝位而爲君何獨難於攝喪事而爲主而使惠公之喪爲無主之喪故改葬不臨之說亦妄也明乎太子之說之誣而後可以定桓公之爲篡

春秋雖魯史而實秉周正朔則天王之易代必書此策書之大體也聖經筆削義取尊王天王之崩必志所以明一王之始終其志天王之崩猶之志魯公之薨也夫列國之君猶必記其卒以志代然後可以知其入而詳其世烏有天子之崩而不志於春秋者哉而莊僖頃三王之崩葬不志此不可解也先儒皆謂王室不告魯不往會故不書趙東山考經傳以駁正之謂莊公十一年魯主王姬之昏冬王姬歸於齊明年莊王崩王室無不告諸侯之理十四年單伯會伐宋冬會于鄄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明年僖王崩王室亦無不告諸侯之理惠王卽位傳言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匹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經傳所錄莊僖惠三王之際其事如此而杜氏乃以爲王

室微弱不能自通於諸侯可謂誣矣且是時齊桓方假王命以示大順魯人其有不弔葬天子者乎文十年公及蘇子盟于女栗傳曰頃王立故也十四年春頃王崩王室無不告魯之理是年傳曰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冬單伯如齊使魯不弔葬天子其敢有請于王室乎然則曰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者其說妄矣以大喪詔諸侯乃大行人之職不當以二臣爭政而廢傳又言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使尹氏聃季訟周公于晉趙宣子平王

室而復之使王室不告喪於諸侯而惟使晉人乎二臣之訟可乎亦豈有赴於晉不赴於魯者乎東山之駁正是矣然謂春秋見桓文不能率諸侯享覲于王庭而徒以弔送爲尊王虛文故特削此三王之崩葬所以究霸者之功罪則其說迂遠似屬東山之臆說非人心同然之論也姑闕其疑以俟續考

隱三年夏四月尹氏卒左傳作君氏爲隱公之母聲子啖氏謂春秋例無有改字爲義者使果屬隱公之母當如定姒之例書聲子卒安得諱其姓而稱君氏且不書君母氏而書君氏何足以知其爲君母也其不可信明矣故文定主公羊譏世卿之說厚齋王氏曰書尹氏卒此尹氏立王子朝之始書齊崔氏出奔衛此崔杼弒其君之始比事觀之堅冰之戒明矣高紫超更廣其說曰春秋書此蓋謂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伏案且夫立嫡天下之定理也而權臣乃敢擅立其庶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春秋書尹氏卒于隱三年之前而書尹氏立王子朝於昭二十三年之後中閒二百餘年而其禍始驗大易所謂履霜堅冰者如此此春秋前伏案後照應之書法也竊嘗以此意讀全經其旨趣之妙未有不在於伏案照應者隱元年書盟蔑此伏案也至七年公伐邾則照應也觀元年之盟蔑未知其旨何屬觀七年之公伐邾則失信之罪見矣桓五年書齊侯鄭伯如紀此伏案也至莊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則照應也觀桓五年如紀之書未知其將何以爲觀後遷紀大去之文則知其始之如也意在滅之矣又如莊之二十三年書荆人來聘而其照應則在襄之二十九年公如楚荆來聘者履霜之始而公如楚者堅冰之終也成之十五年書晉會吳于鍾離而其照應在哀之十三年會黃池會黃池者堅冰之終而會鍾離者履霜之始也又如晉趙盾弒夷皋人但知據左氏董狐之文以歸獄于盾而不知聖經非特此而明也於文七年書晉大夫盟于扈則已胎弒逆之禍至後放胥甲殺先都殺士穀事事手辣心很毒既流于搢紳自延及于君父固不俟桃園之刃而已知晉靈之必不能免矣又如定十年書晉趙鞅入晉陽以叛荀

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人但知其肆惡叛君亦未知其禍有由始及歷考經之所書則趙氏之盾也穿也同也括也朔也武也成也幷鞅而擅政者八人矣士氏則會也燮也匄也魴也鞅也幷吉射而擅政者亦六人荀氏則林父也庚也首也罃也偃也吳也盈也躒也幷寅而擅政者且九人尾大不掉雖欲不叛不可得矣其他書法大率類此故讀春秋而觀其伏案照應者此讀春秋之大法也茍或不然則惟有附會穿鑿拘泥於一字一句之閒且或視之如破爛朝報嚼然無味者矣愚按此論卽春秋屬辭比事之一法故附記於此

討賊書人四殺州吁書衞人殺無知書齊人國人討之也以討賊之權予國人不問其何人也殺陳佗書蔡人殺徵舒書楚人天下討之也不問其何國也以討賊之權予天下也誅亂討賊王者事也國人討之天下討之天子不與焉不嫌于無王乎曰否天下之無王由亂賊縱橫而不知有君父誅亂討賊所以尊君父尊君父所以尊王也故凡討賊書人予之也其不盡以討賊予之何也曰五刑五用謂之天討王者之討有罪討之以天也春秋討有罪亦討之以天也聖人以爲人心之公卽天理也若里克弑君而晉惠殺之則非天矣楚比弑君而棄疾殺之則非天矣蔡般弑君而楚虔殺之則非天矣商人弑君齊人先君之而後殺之則非天矣天者公而已矣討賊書人公討之也不以公討之不足以正其弑君之罪也此立法之權衡也

殺州吁書人衆辭也立晉書人亦衆辭也衆之所欲立石碏非有與乎其閒也晉非有求乎其閒也然則與之乎曰否春秋予其討賊不予其立君也春秋之所操以予奪人者王法也天子在上而國人擅置立之權以王法治之烏得無罪哉趙東山曰周禮之廢久矣不請命之非譏不在一國審是則春秋可以無祚而孔子於歲首何以必書春王也然而石碏非有與乎其閒也晉非有求其閒也書衞人立晉固以著其擅立之罪其亦異於尹氏立王子朝者也凡此皆春秋用法之權衡也

或問樸鄉呂氏曰君弒而討賊則書葬君弒而賊不討則不書葬信乎曰否彼弒之君不書葬魯自不往會耳其書葬者魯自往會耳何與於賊討與不討邪傳者旣爲此說其有不通者如蔡景公陳靈公蔡昭公許悼公則強爲之辭陳靈猶可曰賊已討矣蔡昭書葬猶可曰盜亦殺矣至於蔡景許悼則其說不通或者又強爲之辭曰罪蔡景也止自討也夫春秋弒君之賊豈必皆其君之無罪哉何獨於蔡景赦其賊班而可赦則班不得爲弒君班爲弒君則班亦不可得而赦旣誅之又赦之聖人用法不如是之牴牾也然則蔡景許悼之葬要皆其子欲歿其弒逆之迹而具禮以葬其父是以我往會之耳其他被弒之君或不書葬者或其國多故不能備禮以葬或雖葬而魯不往會之耳持敬周氏曰內不書葬左氏不成喪之說近之外則或不來赴或內不會葬耳　高紫超曰公羊內賊不討不書葬外仇不復不書葬義之精者也然考經所書則不盡然經固有內賊未討而亦書葬者若蔡景許悼之書葬則於所謂內賊未討不書葬

者其說未信矣然則或葬或不葬者謂何曰禮成而葬者書葬委屍而棄葬者不書葬凡所謂葬者非徒曰掩之于土已也將必有子孫之踊從焉公卿之備位焉鄰國之賵奠焉凡賊旣討者必重更棺斂告於鄰封成禮而葬蓋元凶旣去而忠臣孝子得以自盡其心也如是而安得不書葬若賊未討者往往弒逆之賊猶擅國柄懟其君父棄葬路隅若欒書以車一乘葬厲公於東門之外鄰封不與知公卿不備位則是不成乎葬也如是安得書葬更有逆子推刃其父欲自掩其弒逆之迹而反告於鄰封隆禮以葬四鄰諸侯亦皆遣使以供其事則是實行葬禮矣如是而又安得不書葬然則凡討賊者必成禮而葬則經亦書葬非以討賊之故而始書葬也凡賊未討者多委棺暴屍不成乎葬則經亦不書葬非以不討賊之故而不書葬也更有鬼蜮譸張假飾以葬則經亦書葬又不以不討賊之故而不書葬也是則或葬或不葬聖人一一皆據實書之耳然而葬則書葬足以安旣死之魄而慰枕戈待旦之心棄葬不書葬足以彰暴

骸之慘而激同仇泣血之志僞爲葬者經亦書葬又以明其巧飾之惡而一時之會葬者皆當擊其首而碎之也而聖人之立義固精矣

禮諸侯曰薨大夫曰卒春秋於外諸侯之薨書卒文定曰聖人貶之也周室東遷諸侯放恣專享其國而上不請命聖人因其告喪特書曰卒不與其爲諸侯也然則悼王以未踰年之天子何罪而亦書卒耶天子未踰年而崩則不成尊存先王也降之等於諸侯之列宜矣不應遂夷之於大夫也夫卒者終也君子曰終卒也者君子之終也以王子猛書卒之例例之恐諸侯俱當書卒也以問紫超紫超曰春秋於外諸侯書卒不書薨薨者振動之意外諸侯之歿非有所震動于吾國也且于吾君書薨於外君亦書薨嫌于有二統自宜書卒以別之而文定乃謂上不請命不許其爲諸侯其說眞爲穿鑿然謂諸侯例宜書卒恐亦未然蓋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定分秩然自不容紊故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又孟子曰滕定公薨皆言薨不言卒所可疑者王子猛之書

卒自然古者天子崩未踰年太子不敢稱尊其不敢稱尊也非特不敢上擬乎天子而成天子之尊幷不敢下同乎諸侯而成一國之尊蓋孝子順讓其親之道然也則其書卒亦宜矣考之綱目於凡列國之君書殂而於天子之太子書卒猶春秋之志也天子之太子例書卒未踰年之君猶然一太子也則其書卒亦宜矣　又按太子立未踰年不應稱王春秋書王猛者爲王子朝而起變例耳故于其居王城也書王而於其卒也仍書王子從其本也

隱十年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或問積齋程氏曰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十一日之間取其兩邑故謹而日之後之說春秋者盡不用日月苟不以日月則其實何以明何以知一月之間十一日內兩取其邑乎曰日月者紀事自然之體也春秋非不欲盡言日月然舊史有詳畧亦有闕文焉其無日月不可益有日月不可去也故春秋紀事有有日月者矣有無日月者矣公穀見其有日月與無日月也從而爲之辭或牽彼以就此或例此以方彼自知

不通則付之不言故日月之例爲春秋蠹矣今壬戌敗宋師辛未取郜辛巳取防魯史紀事自然之法也得其日而益詳魯隱之惡益彰若或不得其日旣敗宋師又取郜取防其惡亦不得掩非聖人特書其日以甚其惡亦非謹其事而日之也茍或謂聖人特書日以甚其惡以謹其事而餘無日者皆無甚惡皆無甚謹乎若幷月不書則事皆無惡皆不謹乎　愚按說春秋者以日月爲例曲生意義如日食書朔書日正也或不日或不朔史失之耳一以爲夜食一以爲

晦日大夫卒書日正也不書亦史失之耳一以爲遠一以爲惡一以爲公不與斂又定旣駁正其失而又疑恩數之厚薄其他事或日或不日率拘牽附會強爲穿鑿使聖人之經皆爲諸儒之私見曲說揣摩臆度所誤積齋以爲春秋之蠹信矣而程夫子亦曰或日或不日因舊史也古史紀事簡畧日月或不備春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桓公在位十八年十四年不稱王元年稱王二年稱王十年十八年稱王四年七年不書秋冬闕文也樸鄉呂氏曰或曰桓無王也元年有王始之治桓也二年復有王再以治桓也至於三年則諸侯之喪事畢矣是乃入見受命於天王之時也而天討不加焉故自是而後不復書王明桓之不王而王之失政也十年有王數之終也十八年有王桓之終也不書秋冬明天討之不加也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道也桓弒君而天討不加是有陽無陰歲功不能成矣故四年不書秋冬則以天王之下聘而天王不復討矣七年不書秋冬則以穀鄧來朝而天下之諸侯亦無

可望者矣故特不書秋冬二時以誌當時之失刑也爲此說者信巧矣然以經考之桓宣二公皆篡弒之主天討不加者也宣未嘗無王而桓獨無王聖人用法何如是之異也況春秋書王本以律天下之不王豈因桓之不王而遂自去其王乎當時諸侯篡弒者非獨一桓公也又何以不去王乎桓無王而不書王當始末盡然又何以元年二年十年末年各書王乎審若是聖人書法頓自改易又安能使學者之必知其意乎至於不書秋冬信如其說則桓十七年五月

公羊不書夏昭十年十二月三傳皆不書冬僖二十八年冬有日而無月不知又將何說乎至若二年有王正與夷之卒十年有王正終生之卒則固不待辨而知其謬矣　若晦黃氏曰春秋之時亂臣賊子之禍接踵於天下而天王皆莫能討也若以天王不能討而去王以示義則二百四十二年經皆當去王矣且天下之惡無大於篡逆者洿宮壞室殺之無赦當不俟終日何待三年之後邪皆不通之論也　朱子曰桓兩年不書秋冬說者以喩時王不能賞罰若如是孔子亦大迂闊矣　愚按春秋正桓弑君之罪如穀鄧來朝斥書名斥穀鄧所以斥桓也邾牟葛來朝貶書人貶邾牟葛所以貶桓也王錫命不稱天譏天王所以譏桓也大義炳如日星矣春秋之法大義未明故須微辭以明之旣大義炳如而又用深晦之說反覆不定之例以微辭諷刺之何邪故朱子於不書秋冬之說極詆其非而高先生作春秋孔義於桓不書王之下竝從闕疑

桓二年滕子來朝朱子曰說者或云時王所黜降而稱子不知當時時王已不行黜陟之典或曰春秋惡其朝桓削而書子自此之後一向書子豈春秋惡其朝桓幷後代子孫削之邪當時大國滅典禮叛君父書公書侯不貶而此獨責備於不能自存之小國何聖人畏強凌弱不公之甚

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左氏曰名賤之也胡氏曰朝桓故也桓弑君天下之大惡也越國踰境相繼來朝故特貶書名然桓二年春滕子來朝矣秋七月紀侯來朝矣六年又紀侯來朝二國諸夏之君禮義之國春秋不以黨惡責諸夏禮義之邦而責穀鄧何也滕以魯爲宗國近魯而弱觀其來朝而降從子禮可知矣紀迫於齊無所赴愬而求援於姻國故兩來朝是皆有所不得已不得已故責之輕也穀鄧在江漢之間居方城之外非有所不得已於朝魯也跋履山川踰越險阻交臂而來書之於冊將謂桓之德足招攜懷遠何以懲天下之大惡而使亂賊知所懼哉且夫春秋之書列國來朝者莫桓若也以諸夏則滕也紀也以遠人則穀也鄧也以世子則射姑也

以旅見則邾也牟也葛也十三公未有如是之甚者也親篡弑之君而昧誅討之大義天下將相勸於惡聖人之所大懼也故春秋凡來朝者皆貶而於穀鄧來朝則名之名之者賤之也賤其以遠方之國而交臂於桓也凡旅見者爲尤貶而於邾牟葛則人之人之者亦賤之也賤其以五等之邦而旅見於桓也春秋聖人之刑書聖人之用刑未有不得其平者也於滕於紀之不得已而朝者名之則無以責穀鄧矣於滕薛之旅見於隱者人之則無以責邾牟葛之旅見於桓矣然於穀鄧書名於邾牟葛書人而若滕若紀之不書名不書人者罪雖差減其爲聖人所斥亦不待貶而見矣

桓二年公及戎盟於唐冬公至自唐此書至之始按公之出有至有不至左氏曰告廟行飲至之禮則書至不應僖公號稱賢君凡葵丘首止之盟會皆不告廟而昭公出奔居鄆必行告廟之禮也二傳通曰胡傳有三例或誌其去國踰時之遠然亦有踰時而不至如僖十三年夏會鹹十四年春城緣陵經一年越四時之久而不至者矣或錄其會盟侵伐之危然亦有侵伐之危而不至如成十年伐鄭不至襄九年伐鄭亦不至者矣亦有會盟之危而不至如成二年盟于蜀合十一國聽命於蠻夷而不至哀十二年會吳于槖皋遠卽蠻夷之地而亦不至者矣或誌其黨惡附姦之罪然亦有黨惡附姦而不至如桓公黨鄭突而伐鄭十六年書至十五年不書至是也襄二十六年合四國之卿黨叛臣而會澶淵亦不書至臨川吳氏取穀梁之說謂凡書至大率皆危之而以地之遠時之久動之非事之難皆爲危道凡危道至不危者不至故桓文之盟會雖踰時不至率亦勉強遷就之說積齋程氏曰春秋之作將以正義明道奚暇爲諸侯危之而幸其得歸至乎凡言危之者見踰時之說不可盡通而齊桓之時書至者少故爲是言而不知其理之不可也況有盟會征伐之危而不書至如前所云者則其說亦終不可通乎或以爲君行書至國之重事其不書者或史失之或君廢之隱之不至君廢之也魯君之出百七十有二自文以前公之出者六

十而書至十九自文以後公之出九十有二而書至者六十有四近詳而遠畧則史失之未知然否故闕之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劉氏曰或云甲戌之下有陳侯之弟佗殺陳世子免積齋程氏曰或恐有之葢十六年八月經書蔡人殺陳佗而上文不見其事故也然豈敢質之哉又曰春秋有一事見一義者不必兼首尾其餘有首必有尾有尾必有首所謂屬辭比事者也蔡人殺陳佗事之尾也書討賊而不書弑君則事無其始而義有不備難以因事立教故疑甲戌之下有陳佗殺世子事而闕之也　按甲戌之下明係闕文廬陵李氏曰三傳不究闕文之義公羊則曰君子疑焉穀梁則曰舉二日以包之左氏則以爲再赴其謬戾甚矣

胡傳春秋書歸有二義一易辭一順辭書入亦有二義一難辭一逆辭其逆於突歸鄭赤歸曹而書歸莫順於王猛入王城天王入成周而書入則順逆之說有時而適相反矣聖人豈以相反之說爲褒貶哉凡書歸皆易辭凡書入皆難辭葢凡以亂而入以衆而入者書入可以安而歸者書歸此史氏之文聖人因之而不革而其事之善惡聖人之褒貶不與焉　桓十一年突歸於鄭書歸十九年入於櫟書入一突也前書歸後書入豈前之歸爲順而後之入爲逆乎前之歸恃宋與仲後之入宋怒而俾不納忽在鄭而突入其旁邑葢亦難矣故知歸入無與於褒貶也

夏五闕文胡傳曰傳疑也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慎也葉氏曰經成而後亡百積齋程氏曰吾猶及史之闕文謂事之不可知者多聞闕疑謂理之不可知者夏五無月事顯然而可見理斷然而無疑孔子豈必錄此斷爛不可讀之文爲後訓乎胡氏之說愈密而愈疏矣一說此夏五月鄭伯使其弟語來盟而闕月字且桓十一年突歸於鄭鄭忽出奔衛十五年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忽之歸稱世子忽既歸鄭越兩年而後弑而突始終稱鄭伯忽之弑不見於經忽正而突不正而春秋書法如此何也模鄭昌夫曰諸侯雖以篡得國苟其人

臣君之其國人君之諸侯亦與之會盟以爲彼國之君也聖人亦從而君之從其實也鄭伯突是也苟其雖正適而未成君也其大臣不之君其國人不之君列國之諸侯亦未以爲彼國之君也聖人亦從而名之曹覊鄭忽是也聖人何加損焉　止齋陳氏曰忽稱世子從其恆稱也以其失國也不稱子以其歸國也稱世子春秋無加損焉正其名實而已矣不稱鄭伯以是爲終失國也春秋無二尊苟失國雖見殺不書是故鄭無昭公晉無懷公　桉突立五年而後出奔其君鄭也久矣忽雖歸鄭而突在櫟魯宋衛陳蔡五國之君兩伐鄭以納之則突終未嘗失國也春秋何得奪其爵而不稱伯突既歸國則忽雖歸鄭而其爲君也微矣故春秋不得正名其爲君然突雖稱伯篡也忽稱世子正突之爲篡也據實以書而突之惡見矣諸侯黨邪害正之惡亦見而忽之不能自強亦不得爲無罪矣

文姜不稱姜氏哀姜不稱姜文姜之出奔也春秋書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絶不爲親也然哀姜之奔邾也

書夫人姜氏孫于邾不去其姓氏說者謂哀姜之罪輕文姜之罪重聖人爲之差別於其間夫哀姜通乎共仲與弒兩君幾至亡國聖人豈爲之原其罪而降其罰也哉及哀姜之以喪歸也經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不稱姜則又爲之說曰文姜無妻道故一見貶絶之哀姜無母道必再見而後貶絶其穿鑿可笑如此夫文姜哀姜之罪聖人直書於策不必去其姓氏而後見春秋去其姓氏絶之於魯非獨以爲貶也各因事垂訓以爲萬世法而已文姜之孫齊也孫而卽歸聖人曰義不當歸也魯之臣義不當使之歸也是故於其孫齊絶之使天下後世知負弒逆之罪雖其子繼世爲君而生不得殉母子之情而違公義也哀姜之孫邾也孫而不歸而以其喪歸聖人曰義不當歸也魯之臣子義不得以其喪歸也是故於其喪至絶之使天下後世知預篡弒之惡雖其身已見討於方伯而死不得入先公之廟而干大義也不絶之於孫齊之日使文姜之去而速反而爲國母爲小君雖欲貶斥之不可得已不絶之於喪至之日使哀姜之

以其喪歸而禘太廟致夫人雖欲不越禮爲之而亦不可得已　子無仇母之義而文姜無入桓廟之理莊公繼體桓公奉承宗廟則宗廟爲重母子爲輕文姜親謀弑逆死而配享於桓廟桓受之乎豈惟桓不受而已魯之先君其受之乎莊公苟欲爲桓公之子義不得復全母子之情故文姜之出必不當使歸於魯者大義所在無難決也當日魯之臣子泥子無仇母之義所以隱忍遷就使出而復反驕淫放縱莫之能制而異日哀姜之出齊桓旣已正其罪而討之魯之臣子猶以其私請皆由泥母子之情而不知宗廟之重也春秋一於其孫齊絕之一於其喪至絕之大義炳如矣　不絕文姜則齊襄之仇必不可復故魯之臣子不忘先君之恥必先以大義絕夫人使不得歸而後可以講復仇之事其勢然也姜氏之速反知莊公之不能復仇矣會禚會防會穀如齊師享祝丘方且以國母肆其驕淫尚何復仇之足云春秋於莊公之初首書夫人孫於齊斥其姜氏絕之於魯其猶望魯之能復仇乎　高紫超曰綱目於周武后於前所書淫悖事皆稱太后至改國號曰周則稱武氏蓋武氏則應誅殺矣此與春秋削姜氏之意正異書而同旨也

紀侯大去其國按春秋時諸侯滅國紀最無罪故聖人於紀多恕辭紀季入齊不書名所以別於庶其牟夷也紀侯去國不書奔所以別於譚子溫子也聖人之情可知矣然大法畢竟以國君死社稷爲正於紀侯之去雖原其情而閔之以爲寛紀侯之責而非可以爲訓也若書大去其國或疑聖人許之而張其辭故程子以大爲紀侯之名而趙東山以失國例書名從史文也其說似合然於三傳無據姑存之至公羊傳稱齊襄公復九世之仇春秋賢襄公而諱不書滅何說之誣乎其言曰大去者何滅也不言齊滅爲襄公諱也紀侯之遠祖譖哀公於周懿王懿王烹之春秋與襄公之能復仇故諱言滅也夫烹哀公者王也仇紀侯是仇王也此大亂之道也且夫襄公獻公之子孫也按史記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爲胡公胡公之弟山襲攻殺胡公而自立爲獻公獻公攻其兄慕而

奪之國襄公顧獨援受國之義脩九世之仇於紀乎襄公親殺魯桓聖人不責報於齊桓之世紀侯一言之譖仇之九世必滅其國利其土地以爲快春秋又從而與之乎況紀季姜爲莊王之后襄公滅母后之族而毀其社稷悍然不復知有天子其無王莫此爲甚而謂聖人從而與之亦悖謬不通之甚矣

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積齋程氏曰先儒或以子糾爲兄或以小白爲兄各有其說而未可以片言決也謂子糾爲兄者公穀之意而孫氏胡氏劉氏邦衡莘老東萊諸儒宗之謂小白爲兄者程子之說而康侯朱子張氏諸儒宗之然各無明文可考孫氏諸儒謂子糾爲兄者以春秋書法有子字故也然朱子則以公穀無子字而小白爲兄程子意不特以公穀無子字亦以論語孔子許管仲之仁之事信之也但程子於管仲之事以大義推之而知其爲兄亘非有所據也春秋所書齊人取子糾殺之之文三傳同有子字固不可以公穀前無子字爲疑至程子引薄昭之言以證小白之爲兄而朱子又疑荀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其言又在薄昭之前則朱子雖宗程說固亦不能無疑於其間也況朱子於集注論王珪魏徵事則曰功過不相掩今以子糾爲兄而小白殺之正與太宗殺建成相類管仲之事小白正與王魏之事太宗相類豈論語特取其功而春秋則正其義如朱子所謂功過不相掩者與或曰程子不特於論語稱桓公爲兄而已正於春秋辨之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嗣君也公穀并注四家皆書納糾左氏獨言子誤也然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嘗與魯盟於蔇既納糾以爲君又殺之故書子定其罪也曰程子以大義推測小白之爲兄猶可也以此論知小白之爲兄則益疑矣夫春秋於子糾不書齊者蒙上公伐齊之齊非子糾不當有齊也於小白言齊者凡春秋所書必曰某國某名則小白書齊固其書法非小白當有齊而書齊也且春秋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果子也雖不盟書子也非子也雖屢盟不書子也烏有嘗與魯盟於蔇而特加子字之理哉

春秋爲程子未成之書宐其有未定之說亦程子所謂義理無窮之意正學者所當辨也　愚按諸儒以糾爲兄以左氏春秋書子糾稱子也以小白爲兄以公穀書糾無子字而小白係之齊也然下書齊人取子糾殺之三傳同有子字而左氏鮑叔請魯討曰子糾親也鮑叔請魯討糾而稱子或疑子糾爲名非糾貴而稱子前公穀不書子脫之耳至書齊小白入於齊與書齊陽生入於齊同一書法積齋謂糾不書齊蒙上伐齊之齊固不可曰公伐齊納齊糾而下書

齊小白入于齊則春秋書法當如此且均未可執以爲據也汪氏曰讀經當合上下文觀之春秋書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蔡則忽正而突之不正可知矣書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則羈正而赤不正可知矣書齊陽生入於齊陳乞弑其君荼則知陽生之入所以簒荼矣書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齊人取子糾殺之納不宐納而殺不宐殺兩俱見矣春秋凡書納皆不宐納也魯不宐納非特以齊仇之故亦以納糾爲不正也至齊人取而殺之則

又甚焉直書其事而自見不必執一事之同援此以例彼也未知然否

莊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文定傳曰內不言敗此其言敗爲與仇戰雖敗亦榮也明年公敗齊師于長勺傳曰書魯爲主意責魯也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傳曰始及齊平也敵惠敵怨不在後嗣當其身則釋怨不復今易世矣乃欲脩怨怒鄰而危其宗社可謂孝乎合後兩說觀之則前言乾時之戰雖敗亦榮其說相刺謬矣乾時與仇戰長勺獨非與仇戰

邪與仇戰而敗爲榮與仇戰而勝反受責耶且夫戰乾時者齊桓也敗長勺者齊桓也盟柯者又齊桓也文定以莊公宐與齊桓爲仇邪則柯之盟不宐與齊盟而敵惠敵怨不在後嗣之說非矣將以莊公不宐與齊桓爲仇邪則乾時之戰不得爲與仇戰則雖敗亦榮之說非矣且春秋書戰及者爲主及在魯意責魯也諱公不書內以諱爲貶也以戰則貶以敗則榮於本文亦刺謬矣

十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傳曰桓

何以及四國之微者會是宋公邾子也其稱人何也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四國稱人誅始亂正王法也齊侯稱爵其予之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雖予之可也主北杏者齊桓也齊桓爲首四國爲從誅始亂正王法當自齊桓始於四國乎何九齊桓收安中夏之功四國受無王之罪四國那得心服　春秋書法有諸侯而書人者戰于郎稱君盟惡曹稱人是也陳止齋曰一役而再見者但稱人畧之也有小國之君而稱人者邾人牟

人葛人來朝是也齊之盟內諱公而四國稱人疑陳蔡諸侯而貶人之翟泉之盟亦內諱公而王人及六國皆稱人疑以大夫盟王子虎而貶人之蜀之盟十一國稱人而齊列宋陳衛鄭之下疑四國皆卿而貶人之陳止齋曰貶不於其甚則於其事端餘實錄而已屬辭比事觀之聖筆之貶而稱人者雖無傳而可見惟執傳以求合於經凡經與傳違悉以爲聖人之褒貶所寄則穿鑿附會忽彼忽此忽予忽奪而春秋之大義晦矣

文宣以前征伐自諸侯出而大夫之將皆書人文宣以後征伐自大夫出而其君之自將多書爵此世道之又一變也自諸侯出則罪在諸侯自大夫出則罪在大夫書公書侯書大夫皆所謂指其人而譏之文三年而後外大夫帥師專伐名氏見於經者三十有五何一而非貶乎故凡書侵伐戰圍皆貶也書君書大夫皆譏也　高紫超曰經之大例稱爵稱人只是據實書君則稱君大夫則稱大夫又曰隱桓莊閔僖之世政自諸侯出凡諸侯之大夫帥師侵伐者例書

人文宣而下政自大夫出矣而大夫公子公孫之姓氏始屢見於經此非貴而褒之也總以著强臣悍族專權恣橫焉爾又曰十三年齊桓北杏之會四國稱人亦只是據實書法蓋齊桓初合諸侯人未慊從皆遣大夫往會故春秋據實書人非聖人有意貶而人之也春秋但書會北杏而齊桓之功罪自見蓋所以倒持天子之太阿者在此會而所以成後日召陵首止之功者亦在此會也春秋大旨只是據事直書而其義自見謂沾沾於一字以爲褒貶者皆拘儒之陋

見臣

莊十年荊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十三年、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十四年荊入蔡當獻舞說虜蔡有倒懸之急而蔡人來會蔡之臣子不肯卽安於楚臣乃荊因此入蔡而齊終未嘗爲蔡出一旅之師也或疑齊桓當日宜以平宋之師救蔡上告之天子下告之在會之諸侯合齊宋陳邾之衆與蔡幷力一心問罪於荊義聲宣布則中國之氣振荊方挾獻舞以市蔡吾以天子之命廢獻舞別立君以拒荊

蔡之君臣其德齊必甚其事齊必堅而諸侯之義齊桓而與之必衆是齊桓一舉而收攘夷安夏之功也柰何委蔡與荊蔡十年無君虜之惟荊入之惟荊所以蔡自北杏一會之後終齊桓之身四十餘年未嘗一與中國之會盟豈獨蔡棄華卽夷之罪或者齊桓不得辭其責矣然考齊桓之於楚蓋蓄全力以待之而不敢輕有所發莊十年荊虜獻舞十四年荊入蔡而齊桓若不知十五年荊伐鄭而齊桓亦不問至莊二十八年荊復伐鄭然後會魯宋一救鄭僖四年然後合諸侯伐楚以齊桓之謀管仲之智豈不欲速得志於天下而遲之又久而後發可見當日荊楚之強而齊桓糾合之難制楚之不易如搏猛虎蓄養全力惟恐一搏不勝反爲所噬今輒議齊桓不能伐荊救蔡亦或未審當日之大勢也召陵一盟楚雖屈服齊桓亦第羈縻之使不敢抗衡中國而已終未嘗與楚交鋒而蔡之服從於楚不與冠裳之會齊桓亦不問蓋蔡密邇於楚今日背楚明日兵入其國都齊桓自度力不能庇蔡故亦不責蔡之背華卽夷以相安於

無事而已此亦見齊桓之不輕用兵而中國之所以少安也

莊十六年同盟于幽齊桓初主盟也主盟則何以書同盟劉原父曰同所以名盟焉臣以周禮殷見曰同以儀禮則設方明主日月而命事者同盟也覲禮諸侯覲天子天子以會同之禮見諸侯諸侯不協則有盟爲壇祀方明方伯臨之謂之同盟齊桓以尊周之名舉同盟之禮而實不過合天下之諸侯以宗齊故春秋凡書同盟者惡之而於幽之盟諱不書公所以謹

其始而誅齊桓之無王也春秋書同盟十有六其二齊桓也其十四晉也說穀梁者曰齊桓盟二皆同尊周晉盟十四皆同病楚說左氏者曰言同盟服異也說公羊者曰書同盟志同欲也胡傳有二例或以同欲而書同也或以惡其反覆而書同也四說者皆非也以齊桓之同盟爲同尊周於洮謀王室葵丘申王命何以不爲同尊周乎以晉伯之盟爲同病楚斷道之謀伐齊戚之討負芻何以亦爲同懼楚乎以同盟爲同欲而蒲之盟季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乎

丘之盟齊人不可其非同欲可知以同盟爲服異而柯陵之盟謀復伐鄭戲與亳之盟鄭未與盟其非服異可知且夫齊桓之主盟者八其不書同盟非同欲乎洮之鄭伯乞盟非服異乎是數說者皆不足信也若文定以同欲而書同又以惡其反覆而書同二說自相反則直因經文之有不同欲者而從爲之辭耳非聖人之旨也聖人之書同盟直惡其以諸侯無王命而行同盟之禮焉耳其始以諸侯行同盟之禮而其後踵常而習故且以大夫行同盟之禮因勢之脈

必至於此也故新城清丘者幽盟之積也春秋於幽之盟不書公諱其始而示貶也春秋於盟諱不書公者三於齊諱於翟泉諱於幽諱於齊盟夷狄也於翟泉盟王子也聖人以同盟比之盟夷狄盟王臣以是爲臣子之大惡故亦諱不書公諱公所以誅齊桓也誅其始而其後事同而從同春秋之法也故翟泉不書公而盟尹子單子書公盟齊不書公而盟宋盟蜀書公莊十六年盟幽不書公而二十七年盟幽書公杜氏謂以微者行而聖人之書法隱矣　劉原父謂

同所以名盟焉耳一言決千古之疑矣知同盟爲當時命盟之名則春秋之書同盟不過直書其事而其不書同盟者亦當時自不以同盟爲名而非聖人之志其同欲而特書同惡其反覆而又特書同也文定於二幽之盟曰志諸侯同欲而書同視他盟爲愈是聖人予之而書同也於蟲牢曰特書同以見其皆不臣是聖人惡之而書同也予之而書同惡之而又書同同欲而書同反覆而又書同朱子謂此後世舞文弄法者之所爲耳曾聖人之春秋而有是哉　或疑

新城清丘大夫同盟未必能備天子之禮春秋自文宣而後禮樂征伐自大夫出魯三家且不難於八佾歌雍之禮趙盾原穀何憚而不用同盟之禮乎彼見其國習用之且將以爲固然而忘其爲天子之禮也然以爲大夫用同盟之禮抑又甚矣故清丘貶之

左氏莊十九年秋王室有子頹之難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明年春鄭厲公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以王歸處於櫟入於鄔又明年夏鄭虢謀納王同伐王

城殺子頹及五大夫莊公之二十一年也夫求諸侯莫如勤王晉文之所以一舉而伯也當子頹簒立天子越在下邑齊桓不以此時號召天下合諸侯定王位而今年伐魯明年伐戎王室之難若罔聞知以管仲之智而不及此何也子頹黃口孺子五大夫反覆叛臣當惴惴不保旦夕之時而君臣歌舞不倦義旗所指立見摧敗耳且鄭詹之執齊方與鄭爲仇不先入王城奉天子以誅亂臣顧拱手而讓之鄭使鄭厲享有大功而自始亂以迄於平閱三年之久號稱盟主不聞遣一旅之衆於京師吾不解也嗟嗟不舉勤王之師於衛朔伐周之時而假天子之命於衛懿易世之後不爲周伐燕以正逐王之罪而爲燕伐戎以謀職貢之微如傳所稱舍其近而求諸遠舍其大而圖其細管仲之謀何其下而齊桓之舉動何其愚也

然子頹之事不見於經說者曰爲惠王諱也叔帶之亂襄王實啓之春秋書天王出居罪襄王也惠王未有過故爲之諱夫天王在櫟子頹簒位兩王並立越三年而後反正天下之大變也五大夫奉頹以伐王

衛朔燕仲父稱兵犯畿甸天下之大惡也謂宜大書於策以著當時臣子之罪烏得而諱之且惠王亦未爲無過也據左氏初子頹有寵於莊王使蔿國爲之師惠王卽位取蔿國之圃以爲囿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又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五大夫同爲亂若此王亦未爲無過也春秋垂萬世之法雖王之尊不敢爲之諱雖諱而其事未嘗不明故天王出居於鄭則書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則書以王猛入于王城則書天子居于翟泉則書雖

以王猛敬王之無過不聞爲之諱何獨惠王爲之諱也然而子頹之事不見於經何也姑識其疑以俟知者　莊十九年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二十年冬齊人伐戎而左傳云子頹以十九年秋作亂是年冬子頹篡立二十年夏鄭伯以王出居於櫟秋入於鄔而齊桓以是冬伐戎天王播遷於外臣子卷甲赴難肝腦塗地之秋而連兵以伐與國戎雖密邇未有滑夏之舉輒無故興師而君父之難視同秦越若據左氏以定齊桓之罪誅之不可勝誅矣文定以左氏子

頹之亂爲可據耶則春秋人齊桓猶未足云貶安得以將卑師少概之以子頹之事不見於經未可據以貶齊桓邪則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文定以爲奉王命督立子頹之罪而專罪衛之逆王命何邪亦未深考矣高紫超曰王子頹之事不見於經春秋未嘗書天王出居而以不勤王之故貶齊桓獄案未具先定刑書使不按左氏之文讀之啞謎從何證解故凡經文無可考而漫爲之是非者皆臆說也

終

春秋疑義卷下

梁溪華學泉著

閔二年夏五月吉禘於莊公趙子曰據大傳喪服小記諸侯不得行禘禮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其追遠之義故又推尊始祖所自出之帝而追祀之此祭不兼羣廟之主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魯之用禘葢於周公廟而上及文王此祭惟得於周公廟爲之閔公時遂僭於莊公廟行之以其不追配故直言莊公而不言莊宮明用其禮物耳不追配文王也

按胡氏曰天子禘諸侯祫其禮皆合祭也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爲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於前非也朱子嘗辨之詳矣葢禘不兼羣廟之主非獨爲其尊遠不敢褻也禘於始祖之廟則始祖必降東面之尊而退居南面以配之故禘以始祖所出之帝非所以尊始祖也屈始祖於禘祭之時以追就人子之位伸始祖於祫祭之日以獨當東面之尊仁之至義之盡也若文定之說以所出之帝當東面之尊是天子之始祖不得東面而后稷降昭穆之列於義安乎以魯言之成王尊周公而賜之重祭魯使合祭之時尊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與羣公合食於前烏在其爲尊周公者乎則禘之非合祭不待辨而明矣然據僖八年禘於太廟用致夫人似魯禘兼羣廟之主諸儒疑禘爲合祭坐此也四明萬充宗學禮質疑云魯禘與門禘不同魯禘不追所自出其說據明堂位成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云祀帝於郊配以后稷矣不云追享文王配以周公也又魯頌閟宮之篇侈陳僖公享祀之盛亦云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不及

文王可見魯郊祭則配后稷禘祭不追文王其說似創而實有理何則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以天子禮樂尊周公以示不敢臣之意耳不必追所自出而及文王也追所出而及文王不足以爲周公重而祭文於諸侯之太廟適足以卑文王故魯禘只用天子之禮樂耳其祭原同諸侯之祫祭也設魯禘追配文王不兼羣廟僖公斷不敢創爲合祭夷周公於昭穆而因以致夫人萬氏之說非無稽也但疑禘祭王者大祭五歲一修其禮物又與天子時祭不同魯雖不

追所自出其借用禘禮亦必當大祭之歲始行之閔公用之莊公則其失禮更甚矣不然只是尋常天子禮樂魯之宗廟蓋無祭不然觀初獻六羽書於仲子之宮可見矣又何從別之曰禘而文二年大事於太廟文定曰大事祫也春秋何以不書禘於太廟耶魯啓蟄而郊所以異於天子之郊也不四望而三所以異於天子之望也然則魯禘不追所自出理或然也魯之郊禘禮之變也成王所以尊周公而異其禮又以別天子而殺其儀名同而實異不可與周之郊

禘同論也

閔二年十有二月狄入衛僖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樸鄉呂氏曰去年十二月狄入衛邢與衛近前年又嘗被兵今既入衛矣邢亦不免三國之師豈無及於救衛而猶及於救邢故邢不言伐而衛不言救邢不言伐可以見齊桓之功衛不言救足以爲齊桓之恥此傳惟樸鄉得之嘗與高紫超議春秋書城楚丘一事紫超疑上未嘗有衛遷之文而下忽書城楚丘既不書衛又不書諸侯百世而下讀者但知爲楚丘而已安知其爲衛楚丘但知爲城楚丘而已安知爲諸侯城楚丘衛與諸侯且不之知而又欲令人茫然冥悟以爲是聖人惡桓之不請命惡桓之專封也不亦晦乎故疑城楚丘之上或當有闕文按莊季年書狄伐邢閔元年正月書齊人救邢至僖之元年巳閱四年矣復書三師救邢若以此救爲卽莊季年之役則狄無頓師他國直閱四年之理桓亦無坐觀成敗閱四年而復救之理

則聶北救邢之上必更有狄伐邢或入邢圍邢之文而今闕矣聶北之上有闕文安知城楚丘之上獨無故嘗以爲城楚丘之書直當從闕疑之例愚以爲此聖人書法之妙化工之筆微而顯隱而彰然亦不過直書其事而自見若以爲闕文則聖人之書法隱而春秋直斷爛不可讀之書矣按狄以十二月入衛而齊以[illegible]月救邢入衛之下無救衛之文齊實未嘗救衛也救邢之上無入邢或伐邢圍邢之文狄實未嘗伐邢也齊桓欲俟衛之重困而後救之以爲功故狄

人得以踐躪衛地入其國都邢衛接壤狄既入衛邢必望風奔潰適三師次于聶北遂奔三師師逐狄人邢是以得遷夷儀而三師城之此齊桓有救邢之實也若衛則已國亡君滅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而南立戴公於曹然後齊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戍曹且實未嘗救衛也春秋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三師不及救衛而猶及救邢美其救邢之功即以議其救衛之不速此事觀之齊桓之功罪見矣　諸儒皆以救邢不速責齊桓未悉當日事情且經無狄伐邢之文左氏亦曰邢人潰而已三師本爲衛出而已不及救衛邢衛接壤知衛亡必及邢故宿師聶北以救邢且此實録也邢素受狄患攻伐之餘今又當狄新破衛方張之勢故望風而潰使無三師之救則邢必不免於亡邢之得遷於夷儀皆三師逐狄之功也又爲之助其版築使得安居故傳稱齊桓公存三亡國惟救邢爲善而經獨於救邢辭繁不殺不殺齊桓之功也若衛則已國破君亡而後遣之乘馬云云則於救衛亦不足書矣故春秋於戍衛

不書而城楚丘以內辭書所以示不足於齊桓也惟樸鄉得其旨

城楚丘諸儒之說不一張氏曰此桓公分版築之役於諸侯而魯往城之也　汪氏曰不言桓公又不書諸侯者畧之使若魯自城且　高郵孫氏曰案春秋之法諸侯城之者則書諸侯如城邢城緣陵城虎牢城成周是也未有與諸侯同城而不序諸侯者楚丘之城見於傳記者皆以爲衛邑衛詩定之方中序亦曰衛楚丘而詩中無之但曰楚宮楚室且楚丘之名見於春秋者二隱之八年曰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經不言衛楚丘安知非魯地乎於此城之又不言諸侯城楚丘益可疑也　永嘉黃氏曰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係楚丘於來聘之下知爲魯邑明矣左氏載成季之生也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卜楚丘者魯大夫也以其邑爲氏故曰卜楚丘也春秋凡書城外邑必有所係城內邑則無所係如城中丘城祝丘之類是也楚丘之城既無所係豈得爲外邑哉　按諸儒疑楚丘爲內城考詩定之方中作

於楚宮爲僖公元年建亥之月於夏爲十月衛人詩夏之十月定星之中爲營楚丘之始而魯以十二月往助之城故春秋於二年正月書城楚丘其時其事適與之合其曰作于楚宮作于楚室言營宮室於楚丘曰言楚則楚丘可知矣丘者高阜之處建城邑必於高阜之處楚之爲楚丘猶中丘祝丘之類也故詩曰升彼虛矣以望楚矣必欲於詩中直書楚丘二字然後定爲衛楚丘甚矣諸儒之固也齊桓存衛之功赫然耳目春秋安得一無所書趙東山曰城楚丘內

辭也城楚丘之爲內辭猶戍陳歸粟於蔡之爲內辭也然曰戍曰歸粟雖若魯事猶目陳蔡而楚丘之書法與魯邑無異此諸儒所以不能無疑也然三傳俱以爲衛楚丘而桓率諸侯城之未可盡以爲誣也又或疑楚丘之上脫衛字未審然否若夫春秋所以畧楚丘之功而不敘者所以誅齊桓之心而立臣道之防也齊桓欲俟衛之垂困而後救之以爲功故狄以十二月入衛而桓以正月宿師聶北至於國亡君死而後遺之祭服乘馬戍之甲士助其版築衛國亡而復存宗社絕而復續桓救衛之功同于再造矣此三傳所以有封衛之說也東萊呂氏曰專封者以此地封此人也諸侯有相滅亡其時天子不能令方伯不能救力能救而復之可也然聖人於戍衛殺而不書於城楚丘畧而不敘以爲救之於既亡之後孰若救之於未亡之先救之於先衛可以不至於亡而齊亦可以無專美市恩之罪次師退舍坐視其亡而後救之桓之心將謂吾以此收不世之烈而不知存亡繼絕非人臣之所可居其名而律以司馬之法戍衛之

功不足以贖其逗遛之罪也至於衛既亡而城之又非齊桓之所得專詩稱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又曰告成於王故高氏以爲凡城必由天子及其成也又告於王桓不請王命而自爲衛城以爲有蓋世之功而已也無王之罪也聖人慮天下後世之震乎其功將畧於其罪故其書法如此此聖人借楚丘一事爲萬世立臣道之防也

僖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胡傳會盟同

地再言首止者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王將以愛易太子桓公控大國扶小國會於首止以定其位一舉而君臣父子之道皆得焉楊氏曰惠王溺嬖寵諸侯苟欲正之責以諫諍可也箴於朝覲可也合衆國爲盟會以正之則是以力制天子也於君臣之大義不亦戾哉　按惠王欲易世子齊侯率諸侯會王世子示天下戴之不動聲色而國本已定王室以安桓之功也然以世子而出會諸侯以諸侯不奉王命而會王世子隱然有脅制其君之意其功雖足録而其事不可訓也聖筆直書而齊桓之功罪見矣以爲大美而書之重辭之複恐未然積齋謂會王世子在夏又與世子爲會盟諸侯在秋又諸侯自爲盟會盟既異而又有三月之差故不得不再言其地乃書法當然何大美之有

僖八年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太廟周公之廟也致夫人致哀姜於太廟列之昭穆也夫人之喪至不稱姜絕之於其喪至明不當廟也夫人之致廟不稱姜氏絕之於太廟明不當致也經文[illegible]甚易明白矣說春秋者多不從左氏致哀姜之說謂哀姜於元年既稱夫人以薨明已用夫人之禮矣何乃於八年始致之此由誤解致夫人致字且言非夫人而致之爲夫人故曰前已用夫人之禮不必八年始致也不知經所謂致夫人謂致死者於太廟列諸昭穆且非謂不當夫人而致之爲夫人也惟致死者於太廟列諸昭穆故必禘於太廟之日致之趙東山謂子無貶母之義既以夫人禮葬哀姜矣然哀姜實以姦淫與弑孫于邾薨于夷討于方伯實難入周公之廟列昭穆而配烝嘗故僖公疑於其禮不敢即行然業已請其喪用夫人之禮以葬又似不得不行遲之八年大祭而始行之此亦情理之宜有者至於東坡之說謂夫人既葬以謚配氏未有不稱謚而稱夫人者而引仲子成風爲謚未明春秋褒貶之義且仲子成風不當稱夫人聖人有時不稱夫人而稱謚貶也哀姜原係夫人聖人於其喪至則去其姓而稱夫人於致廟則去其謚而稱夫人亦貶也哀姜稱夫人不稱謚不以夫人故貶也仲子成風稱謚而不稱夫人以夫人故貶也以

仲子成風之例例哀姜非其倫矣旣不從左氏之說不得不從穀梁之說以致夫人爲致成風殊不知致夫人乃致死者非致生者也致死者故於太廟致生者不必於太廟也劉向謂致成風於太廟立之爲夫人果爾當言立夫人不當但言致夫人言致夫人語未竟也且於廟中行冊立之禮以子而冊母古無其禮也孫氏又謂以夫人之禮致於太廟使之與祭吾未知所謂與祭者將爲主婦而祭乎將督姜爲主婦而成風與助祭乎亦不思之甚矣

九年秋九月甲子晉侯詭諸卒冬十月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十年春正月晉里克弑其君卓其君之子未成君之稱也獻公甫卒里克殺於喪次可言君之子不可言其君卓立踰年君臣之分已定故正其名曰弑君聖人只是據實而書當書君之子則書君之子當書君書弑則書弑穀梁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依穀梁之說當書晉殺子奚齊乎胡傳里克弑其君卓謂里克君之亦非里克君之當爲奚齊不當爲卓子

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左氏淮夷病杞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木訥趙氏曰淮與徐大遠於杞不啻千里之遙無病杞之理杞初國於陳留桓六年遷于淳于在今密州淮夷則在今之泗州蓋越魯而後至於此豈有越魯數百里而滅杞乎高郵孫氏曰徐莒脅之徐莒亦小國耳何能脅杞使遷乎且經無其事未可據也　高紫超曰緣陵之城左氏以爲淮夷病杞而遷杞考之經文無明據今按僖十二年之夏楚人伐黃十三年之春書狄侵衞而於十四年春城緣陵疑緣

陵爲巖險之地繫楚狄之人往來出入必由之道故特城以控之與城虎牢之意畧同耳若以爲遷杞則艱深隱晦莫能探索其義矣大抵胡氏三城之說皆據傳文爲斷而不考於經之前後本末故有傳義愈明而經義愈晦者今更欲據其辭而爲之辭則恐其如郢書燕說愈求而愈失之遠也

僖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左氏曰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不朝夏遇於防而使來朝二傳曰非使來朝使來請己也於是何休說公羊

傳遂謂季姬要遮鄫子淫佚使來請己與禽獸無異不顧事之情實不察理之有無其誣妄莫此爲甚夫蔓草之什邂逅相遇適我願兮男女相遇於野田草露之間此鄭風之流極然亦民間閭巷相徵逐未聞以國君之女與異國之君素不相識忽然輕身相許爲邂逅之遇者也季姬僖公之女鄫子小國之君其地在瑯邪東海之間季姬何從知有鄫子就令僖公不知防閑其女縱使出遊而適遇鄫子亦必多侍御妾媵之儔鄫子以事假道於防乘軒而來驅車一過已耳何至下車握手約使請己夫魯秉禮之國僖公魯之賢君其女豈遂淫佚無賴至於此極其爲無理不通不待辨而自明矣愚意或當主左氏之說紫超曰若如左氏則下文季姬歸於鄫之書爲贅矣季姬歸鄫與伯姬歸杞書法一也其爲出嫁之辭非歸國之辭可知也春秋於內女之歸寧而反國例不復書而此獨書季姬歸鄫何爲乎且果曰歸寧則去來當不過旬時今乃歸寧於十四年之六月而歸國於十五年之九月縱公以鄫子不朝而止之亦當於旣朝而卽歸之何至久遠若此也然則防之遇其爲蔓草清揚之會未可知也然而僖公一聽爲之者必以此爲牽絲之良姻雀屛之佳話而不以此爲嫌也故文定擇配之說未可盡非若以季姬爲已嫁之女則夫婦相會於途固屬常事而使之來朝亦閨中相勸時有之言也何與於經世之大典而書之　愚按此紫超主胡文定擇配之說而文其辭者也豈文哀二姜之淫風流行漸染而不之覺乎然其事亦莫須有矣

一說季姬不係國猶女也其稱字益已許嫁於鄫矣高子孔義主此說樸卿亦云女子許嫁笄而字書曰季姬則字也豈其許嫁於鄫而未歸於鄫故遇之使來請己乎愚按此說近之

僖十七年冬十有二月齊侯小白卒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衞人邾人伐齊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狄救齊按齊桓以十二月卒而宋襄以正月合四國伐齊乘喪而伐之不義莫甚焉據左氏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桓公卒易牙豎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

第九十二冊

無虧孝公奔宋宋襄公以諸侯伐齊敗齊師於甗立孝公而還則宋襄之伐齊納孝公也其納孝公以受桓公之託爲太子而誅豎貂易牙之亂齊也則其伐齊爲有名春秋不書公子昭奔宋不書納公子昭而但書伐齊則伐喪而已矣此誅心之法也宋襄之志在於爭伯而假齊桓託孤之說以爲名春秋不使其得假託以爲名也書伐齊書及齊戰書師救齊書狄救齊屬辭觀之宋襄之惡不可勝誅矣永嘉黃氏曰傳稱齊桓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夫國

家當未有變故之際而早立嗣子以君父命足矣何待屬於鄰國之君以召外來之變哉仲雖不以王道佐其君然非甚愚者何至若是蓋仲之罪特在於不能爲其君身後之慮早建嗣子致後日之亂宋襄得以乘之而決非屬孝公於宋襄以爲太子也凡世之姦人苟欲濟其所欲爲必附之於義如欺人孤幼而利其財者必假曰吾受其先世所託而經理其家焉宋襄之謀何以異此蓋宋襄自僖十五年伐曹已有圖諸侯之志幸而齊桓死諸子爭立無虧立而孝公奔宋宋襄之得孝公不啻如獲奇貨至寶矣於是挾之以伐齊而懼不足以勝也則託之曰是齊侯仲父嘗屬此於我也以孝公爲先君所命則其名正以己爲齊侯所屬則其言順名正言順雖齊國之人亦有不可致詰者幸而戰勝卒立孝公故國史書之以爲信然而不知宋襄實欲立威據伯特借孝公以挫齊所謂受屬於齊桓管仲者蓋誣死而誑生者之辭耳左氏乃受其誣可謂惑矣

僖二十二年公伐邾取須句桉左氏須句風姓實司太

皥與有濟之祀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皥濟而脩祀紓禍也僖公於是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文定曰審若是何以書取不請於王命而專爲母家報怨謀動干戈於邦內擅取人國而反其君是以亂易亂與收奪者無以異矣昭十九年宋公伐邾桉左氏鄅人藉稻邾人襲鄅盡俘以歸鄅子從帑於邾邾反鄅夫人而舍其女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宋公伐邾圍蟲三

月取之乃盡歸鄫俘文定曰此所謂聲罪執言之兵歸鄫俘其善意也故書伐邾而釋其圍邑取邑之罪此亦善善長惡惡短之義二說若相反文定之意謂須句已滅而僖公封之其事當請于天王鄫未嘗滅宋歸其俘比於救災恤鄰之義是爲同惡相恤以從簡書與僖公之專封國邑者不同此其所以異也然以此定春秋書取須句之案則殊未安春秋内大惡諱故滅國書取不當存人之國而亦書取若責公以不請於王如齊桓城楚丘之例微其辭以示貶足矣

何至漫加以收奪之罪亂名實而誣後世哉至文定責僖公爲母家報怨則尤未合於義須句子無罪而滅於邾因成風而來歸於魯成風不容漠然於須句而不之告僖公不容漠然於成風而不之恤情也公爲之伐邾而反其君不利其土不私其衆義也文定以須句爲僖公之母家而近於私愚謂但問其事之合於義與否不必問其爲母家非母家也若事已合於義而又以爲私於母恐天下議其殉母而不爲則將有殘忍於其親以爲公其爲賊天理而傷民彝非

細故也且夫宋公之伐邾而反鄫俘向曾子之請也夫人爲向戌之女故宋公殉其請而爲之伐邾春秋不責宋公以殉向戌之私而顧責僖公以殉成風之請必不然矣夫春秋而書取則直取之而已矣書公伐邾取須句則直取邾之須句而已矣文七年再書公伐邾取須句則須句斷爲邾之邑僖公取之邾人復之迄文公而又取之猶鄟爲莒之邑文十二年城之莒人復之迄昭元年而又取之此不待傳而明者也莒之復鄟不書邾之復須句亦不書不必書也再

書取則知其復矣若如左氏邾滅須句而僖公封之僖公封之邾人復滅之封之者有罪而書取滅之者反無罪而不書滅乎滅須句有罪而無功者也封須句而不告功與罪半者也不罪邾之滅須句而專罪魯之取須句又没其存須句之功而兩書其取須句之罪寬於邾而刻於魯春秋又必不然矣程子曰據經以別傳之眞僞此其類與

僖二十四年夏狄伐鄭冬天王出居于鄭按左氏狄伐鄭王命也鄭人入滑王爲滑請鄭不聽命王怒使頹

叔出狄師伐鄭而德狄人立狄女爲后后通於甘昭公（卽叔帶）王替狄后頽叔遂奉甘昭公以狄師攻王王適鄭處於氾自夏迄冬爲時無幾立后廢后不應如廿之速且夏以狄伐鄭而冬出居於鄭亦似可疑姜氏事義考曰鄭人入滑事在二十年夏五月王曷不於本年伐之而至是始出狄師邪且伐鄭而又依鄭無是理也凡人君失位未有不由於強臣逼逐而然者王之適鄭必爲頽叔等惡黨所逐而太叔帶或其挾以拒王者耳左氏載王納狄女太叔遠通之而王

遽廢之又遽致狄師之攻王則俱不可信也

二十八年衞侯出奔楚胡傳曰出奔不名著文公之罪也非也按春秋書晉侯伐衞楚人救衞著晉文懷私報怨之罪踐土之盟列叔武於衞而書衞子著晉文立叔武而迫逐衞侯之罪書衞侯忽歸于衞衞元咺出奔晉晉人執衞侯衞元咺自晉復歸于衞著晉文黨臣逐君之罪春秋之責晉文豈以衞侯不書名見乎六月衞侯鄭自楚復歸于衞傳又曰出奔不名復歸何以名殺武叔也亦非也春秋不書衞侯殺叔武之事何以定衞侯殺叔武之罪且叔武之殺叔武與有罪焉衞侯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而經稱衞子子者未踰年之君之稱晉固以叔武代衞侯矣叔武不辭而列于會則固已亂名實衞侯歸而衞子殺固勢之必然也經畧叔武之殺不書明武雖無自立之心而有致殺之道也經歿殺叔武之事不書而傳輒曰惡其殺叔武而名之安可信乎然則何以名曰出奔例書名其不名者史失之或闕文耳出奔而歸例書名執君亦書名不名闕文也曹伯負芻之歸不名豈

以負芻爲無罪哉觀負芻之不名可以知不名者之非無罪而名者之非有罪矣

春秋執君不書歸執君書歸衞侯鄭曹伯負芻及曹伯襄而已獨負芻不名曹伯襄何以名胡傳曰貨筮史也然則貨筮史之罪更甚於負芻殺太子簒位之罪哉曹伯襄之貨筮史以求免闇昧莫須有之事也春秋又抉摘人闇昧莫須有之事斥其名以暴其罪而於簒弒之負芻反不斥其名邪故知執君歸書名例也葢亦失地書名之意云爾負芻不名闕文也

士申公朝于王所高子孔義曰不月史闕文也穀梁之說鑿矣

春秋內諱公而外以微者書惟於齊翟泉二盟爲然或疑內不出主名外書人皆微者桉晉文始伯其勢赫然踐土河陽兩致天子翟泉尋踐土之盟以事理推之王人決非下士列國諸侯亦必無皆以微者出會之事故此當從內諱公而貶書人例

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此記郊之始

啖氏曰天子以冬至祭上帝又以夏之孟春祈穀於

上帝於郊故謂之郊魯以周公之故特以孟春祈穀於上帝亦謂之郊郊皆用辛日故以二月十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所謂吉事先近日也卜三旬皆不吉則不郊凡牲必養二牲一以祀上帝一以祀后稷帝牛有變則改卜稷牛以代之而別以他牛爲稷牛若卜稷牛不吉及稷牛又死亦皆不郊凡不郊皆卜免牲卜免牲吉則免之不吉則但不郊而已不敢免繫牲待明年庀牲時卜用未成牲曰牛牲傷亦曰牛　汪氏曰左傳家語皆云魯以啓蟄而郊朱子謂夏正之孟春蓋成王所賜止是祈穀之郊乃夏之孟春啖氏所云卜起三月上旬而盡于三旬者禮之正也穀梁哀元年郊自正月至於三月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云云者禮之末失也故子服惠伯云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而明堂位注疏以孟春爲周之正月郊特牲疏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又以魯冬至郊天建寅之月又郊以祈

穀皆因魯郊之非時而誤也

文二年春二月丁丑作僖公主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桉僖公薨十有五月而作主猶未祔廟緩也喪未大祥而遽大事于太廟亟也何緩于祔廟而亟于祫祭也蓋孫祔于祖僖公當祔桓公之廟而閔公之入桓廟已遷兄弟同昭穆則僖閔同穆之南廟而僖公當祔閔公之廟矣文公所以緩於祔祭正爲不欲以僖公居閔公之下也夏父弗忌特窺文公之意而爲之說文公既得其說故二月甫作主八月遂大

祫升僖于閔急急爲之不待喪畢春秋據事直書而其情見矣諸儒以緩於作主罪文公與不視朔及世室屋壞同類而貶之猶未得其實也

躋僖公三傳俱以僖公當父事閔公爲禮而胡傳從之西亭辨疑取左氏正義父子異昭穆兄弟同昭穆之說謂閔僖本同爲穆閔當在僖上今升僖于閔故云逆祀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若兄弟相代而即異昭穆設兄弟四人皆爲君則祖父之廟即已從毀矣然則世指父子之說是胡氏辨其非非也其謂

兄弟之不先君臣則是也謂坐次可也謂世次不可也

妾母稱夫人自成風始而春秋書之曰夫人風氏薨曰葬我小君成風無異嫡夫人之稱焉然則何以辨曰春秋本魯史之舊魯史曰夫人聖人何得斥之曰非夫人魯史曰小君聖人何得斥之曰非小君乎高子孔義曰卒葬則以臣子之辭見王之歸含賵會葬則以不稱天見秦人歸襚則以僖公成風見其義備矣

文公之編盟于扈者二會于扈者一諸侯皆不序說者謂七年之盟抑趙盾之伉十五年之盟以伐齊而無功十七年之會以伐宋而無功木訥趙氏謂若抑盾之伉則如垂隴之盟排士穀于下足矣何用不序諸侯不名大夫若伐宋齊而無功則晉定合十八國於召陵侵楚亦無功何以序之非通例也然木訥以公不與故不序即左氏公後至之說劉原父曰桉經公既與盟矣何謂不與乎穀梁曰畧之也諸侯不序大夫不名其爲畧之明矣劉氏曰不足序也陳止齋曰散辭也東山曰無伯之辭也皆本穀梁畧之之說也

靈公幼趙盾以大夫而強諸侯爲此盟比之垂隴之盟晉襄在而士穀出會者有間矣故七年扈之盟不足序也十五年十七年晉侯親主會盟矣然亦不序者晉靈不君不足以主諸侯中國之伯統絕而楚莊以興故其盟其會皆不足序也不足序故畧之而已矣十四年新城之盟何以序趙盾以大夫而假天子同盟之禮以合諸侯故春秋謹之謹之故詳列之而又誌曰於同盟之上扈之盟畧之畧之者貶之也新城之盟加詳焉詳之所以深貶之也

文九年春夫人姜氏如齊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桉夫人出不書至獨出姜書至葉氏曰夫人出未有不告歸未有不至者也前此者或以會或以饗或如師或父母歿而歸寧皆禮之所不可爲者也而況孫與如他國者乎故內夫人出十有四皆不書至諱而歿之也父母在而歸寧惟出姜得其節故書其正以見不正焉春秋書變事不書常事夫人歸寧常事宜所不書而不一書則終無以著其正故以出姜之書一見其法未知然否

十年夏秦伐晉家氏曰論者以爲秦不顧理義惟以報復爲事夷狄之道愚竊疑焉趙盾變初議立靈公當以善意諭秦使之自退遽乘人之不戒而覆其軍秦之受欺甚矣興兵以報亦常情之不能已者而傳又謂晉取少粱以啓之致秦人畧北徵以報爲晉實不道春秋何事遽狄秦乎故或以爲經有闕文必強求其罪以狄之過矣　永嘉黃氏曰此年秦代晉成三年鄭伐許昭十三年晉伐鮮虞皆脫人字說者皆云狄之抑不思春秋諸侯舉無道之師以伐人者衆矣孰非可狄者何獨是耶宣二年秦伐晉猶此年也而以秦師書成四年鄭伐許猶三年伐許也而以鄭伯書定四年晉伐鮮虞猶昭十二年伐鮮虞也而以晉士鞅衞孔圉書何爲不狄之哉此可以見其說之窮矣

十二年春郕伯來奔左氏郕伯卒郕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趙氏曰諸侯嗣位未踰年猶稱子豈有君父病而不視死而不喪身未即位以邑出奔而稱郕伯一何乖謬且鄭忽曹羈莒展皆已即位及其出奔猶但稱名況未嗣位乎　春秋辨疑曰春秋正王綱之書乃云爲魯公迎之故即書郕伯乃春秋素王綱也一何厚誣邪宣闕之

宣八年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卒而猶繹失寵遇大臣之禮也葉氏曰曾子問諸侯祭社稷組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曰廢則非此四者皆不廢而況於宗廟乎繹之得廢非正祭也君子以爲祭之所以事其先者至矣而

猶恐有所未盡故於其明日爲位於廟門之外而賓尸謂之繹正祭主於禮神而以宗伯將事繹祭主於禮尸而以士將事禮既以是差則所以事其先者亦有間矣而大夫國體也未有聞其死而不哀者繹於祭爲輕大夫於國體爲重君子以所重權所輕則有時而可廢矣故檀弓記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孔子以爲非禮也

宣十一年冬楚子入陳十二年春楚子圍鄭冬楚子滅蕭書入陳書滅蕭書圍鄭總以著蠻夷猾夏橫行中

國莫之能禁也積齋程氏曰楚之於陳入之而已實未嘗滅也於鄭圍之而已實未嘗入也學春秋者不信經而信左氏故於陳則曰未滅而書入於鄭則曰未滅而書圍今其滅蕭左氏之言復與經違謂蕭激怒楚而楚圍蕭蕭自潰黃氏論其爲楚人之言得之學春秋者復信左氏而疑經求其說而不得故褒貶凡例之說紛然以興而春秋之本義晦矣郡子曰春秋錄實事而善惡形於外朱子曰春秋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學者能信斯言也則凡此類不足明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列卿稱人貶也是時楚莊入陳圍鄭敗晉于邲滅蕭脅宋故四國懼而爲此盟必無以微者會盟之事觀此類可見春秋有貶而稱人之例

成元年三月作丘甲胡傳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爲成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一

甸之中共百人爲兵矣其數增三之一益兵備敵重困農民故聖人譏之

愚按甸出長轂一乘云云此據司馬法一成之賦也愚嘗以此爲疑周禮稍人掌丘乘之攻丘十六井一百二十八家共出車一乘鄭康成據司馬法以注周禮改乘爲甸然一百二十八家而出十八人考之周禮司徒司馬之文皆不合周禮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故萬二千五

百家爲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六鄉六軍六遂亦六軍天子鄉遂可得十二軍而制六軍大國三郊三遂可得六軍而制三軍若據司馬法甸出一乘一甸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而出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通七十五人若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當八萬五千三百家而後足一軍之數天子六鄉不能供一軍六鄉所出兵車之數不能一百四十乘馬不過五百餘設如夏啓有扈之戰而召六軍將合甸稍縣都而盡征之其說不能無疑故先儒謂鄭康成改乘爲甸之謬宋葉文康公著禮經會元詳辨其說錄之以備參考

葉文康軍賦篇云周制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家起一人爲軍六鄉爲六軍六遂亦七萬五千家合六鄉六遂則可制十二軍有十二軍之衆僅制爲六軍可見先王之不盡民力也不特此耳司徒司馬皆言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可任者家二人一井凡八家姑以下地言之則可任者十六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一井只八人[illegible]故遂人曰以下劑致甿民雖受上田中田而用之惟下劑爲率其寬民力可知也上地有三人之數而起役惟一人則役未嘗盡調也鄉遂有十二軍之制而制軍惟六軍則兵未嘗盡行也且如魯人三郊三遂而大國只三軍而已況又有遞征之法且不盡用其民也又桉周禮稍人掌丘乘之法四邑爲丘十有六井百二十八家共出車一乘矣以丘乘之法推之則甸四乘都六十四乘其車乘之賦可知也六軍共七萬五千人只此八都受田之夫可以供之八都共出車五百一十二乘以供六軍之數王畿之內不知有幾都之地而所出只此而已亦豈爲多乎鄭康成乃以乘爲甸而改之彼徒見司馬法曰四井爲邑四邑爲丘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故以乘爲甸所出而非丘之賦也然一井八家若以中地計之可任者二十人甸六十四井爲五百一十二家可任者通一千二百八十人今司馬法只用七十五人又曰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

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成十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桉前言甸六十四井用七十五人今十通爲成成加甸地三十六井共百井八百家乃只調三十人此與前說又不合也司馬法之書不知作於何人起於何代鄭康成釋經往往據司馬法未能辨聖經之足適以啓儒者之惑耳

自漢以來言成問井田軍賦之制大率皆據司馬法以立說漢書刑法志云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

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六十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此據司馬法以一甸所供之賦推天子諸侯井地所出之賦也然據春秋以考成周之初制其說亦未合春秋傳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又楚沈尹戍曰若敖蚡冒至於武文地不過同楚武文之世已浸強而地止於同然則一同百里爲諸侯之地而刑法志則以一同爲卿大夫之采邑矣今以諸侯百里之國用開方之法計之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方百里者爲方一里者萬其賦千乘孟子曰方里而蓋故百里之國提封萬井爲田九百萬畝成周初制大國三郊三遂不過七萬五千家而卿大夫采邑至九萬家恐未必然也班氏據司馬法以定井地出賦之制而未詳考其實諸儒據刑法志立說轉相因襲康成注周禮改乘爲甸自此之後習爲固然葉文康粹於周禮所論足破康成之謬多此類也　或以丘

出一乘爲周制蓄兵之數甸供一乘爲司馬法調兵之數調發者一而休番者三先王所以不盡用民力蓄之者恆多用之者恆寡作丘甲或當從胡氏每乘增一甲如楚人改偏法爲二廣始壞周制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之制而以百人爲卒故春秋謹而書之然周官調役其寡也家出一人其多也起餘子與竭作若如司馬法之說五百一十二家而賦兵七十五人雖增至百人比周制家出一人尚差四倍恐春秋時列國兵興役繁賦重未必能寬民力如此公羊曰譏始丘使也穀梁曰使一丘之人皆作甲也其車徒卒伍之數不可考矣

成八年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史記趙世家載屠岸賈滅趙氏及程嬰杵臼保趙孤之事以春秋經傳證之絕無其事同括之殺在景公之十七年去景公卒之歲不過二年時趙嬰在齊朔已前死而云與同括俱死下宮之難莊姬寡居已久武從姬氏畜於公宮而云有遺腹生男程嬰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而景公復之何其誕也且屠岸賈者何人也景公之初荀林父爲政士會繼之士會請老郤克繼之郤克致政欒書繼之其三軍將佐見於左氏歷歷可考不聞有屠岸賈也景公之爲君其權未至於下移如哀公幽公之世而其卿大夫皆一時名臣據史記屠岸賈一司寇耳何至擅興甲兵驅諸將如奴隸滅趙氏之族入公宮索趙嬰兒至莊姬置兒袴中以免而景公不之問其卿大夫如欒武郤獻智莊范文之屬悉拱手而莫敢誰何此萬萬必無之事戰國好事者之爲而史遷錄之不亦惑乎史記載商周以前之事多不可信此尤較著者矣而或者以左史牴牾必欲兩存以滋惑何耶

左氏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積齋程氏曰張氏問胡傳若許欒書之弒何也朱子曰舊亦嘗疑之愚謂晉字下有弒君賊名而闕之耳不然則左氏不可信也厲公之過特在戰勝而驕遽殺三大夫耳非若陳靈晉靈不仁之甚也陳靈見弒猶書陳夏徵舒晉靈見弒猶書晉趙盾豈有欒書中行偃弒厲公而春秋反匿其名而爲衆弒之辭哉　據左氏殺三郤欒

書與謀今又親執公於匠麗氏假手程滑以弑其君若其言確則經必書晉欒書弑其君州蒲矣

襄二年晉荀罃率諸侯大夫城虎牢不係鄭疏曰大都以名通者不係國從矢文也文定謂責鄭不能有虎牢桉虎牢舊稱制邑東虢舊封鄭莊公所謂制巖邑虢叔死焉者也虢惟恃虎牢之險而不脩德卒滅於鄭而虎牢爲鄭之有設有興滅繼絕之王者作則虎牢當復反之虢決非鄭有也聖人不責鄭之有虎牢而反責鄭之不能有虎牢必不然矣葢虎牢之險聞

於天下其爲大都而以名通固然也戍鄭虎牢何以係鄭曰下書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則上不得不書戍鄭矣非後係之鄭責晉之不當據前不係鄭責鄭不能有也說春秋者好以一字爲穿鑿類如此

襄六年莒人滅鄫胡氏取公穀之說曰莒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蒞祭祀也其說與左氏不同左氏四年公如晉請屬鄫晉人許之其冬邾人莒人伐鄫臧孫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六年莒人滅鄫晉人來討季武子如晉謝鄫亡則莒實滅鄫矣然昭四年書取鄫左氏曰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曰不撫鄫曰鄫叛猶有鄫在又似未嘗滅者孫氏曰莒滅鄫以爲附庸鄫之廟猶在焉廬陵李氏曰趙子謂莒人以兵破鄫立其子使守之而爲附庸其子又鄫之外甥令奉鄫祀然神不歆非類是使鄫絕祀故經書滅公穀但傳得鄫甥守祀之說而不知事實耳莒今滅爲附庸後魯取得之故復書取也究此則三傳亦互相通此恐得其實愚桉當日事情或是如此

春秋多疑獄而趙盾許止弑君之事不與焉盾弑君書

弑止即不弑父而不得不書弑事之無可疑者也盾弑君而諉之趙穿是司馬昭之諉成濟也許悼公歠世子之藥而卒是漢平中王莽之毒而崩也盾不書弑則假手他人得以逃其罪止不書弑則以藥弑君得以容其姦矣吾謂春秋書趙盾弑君無可疑而疑鄭騑弑髡頑不書弑楚圍弑麇不書弑齊人弑陽生不書弑春秋書許止弑君無可疑而疑莒僕弑庶其莒展輿弑密州而不書僕與展輿之弑說髡頑陽生之不書弑者曰不忍以夷秋之民加之中國之君也

說楚虔之不書弒者曰恐天下後世以爲篡弒之賊可以無討又可從之以主會盟而無惡故承其僞赴之辭而不革也其然乎其不然乎髡頑陽生果足爲中國之君乎其君爲中國之君而其臣之弒之者遂可匿其罪乎正惟篡弒之賊天下莫之討故聖人作春秋以討之而又承其僞赴之辭而不革乎據傳楚圍之弒昭然著聞掩之莫得掩也春秋雖不書天下後世不共知爲篡乎天下後世共知其爲篡而春秋承其僞而不革豈惟以爲篡弒之賊可從之以主會

盟不且將以爲可僞之以欺聖人而掩萬世之耳目乎若此者其皆執傳以武斷聖人之經者乎至於莒僕展輿之事則不得不信經而棄傳矣蓋信經而或書國或書人皆衆弒君之辭如晉州蒲薛比宋杵臼齊商人之例皆以君無道書信傳則僕弒庶其展輿弒密州皆子弒父子弒父而從君無道之例是助賊子以攻君父大亂之道也故不得不信經而棄傳也吾安知莒庶其密州之傳之必可棄而楚虔鄭髡頑齊陽生之傳之必可據乎故曰春秋多疑獄　或曰春秋書弒君皆魯史舊文魯史據赴告而書赴不以弒則魯史無由書弒史不書弒孔子安得輕加之以弒曰孔子之作春秋爲亂臣賊子作也史不書弒孔子亦不書弒者將毋謂弒君大惡重其事而不敢以莫須有之事輕加之人邪若其人弒君之惡已確然無可疑而亦仍史文而不革然則孔子之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者何事也孔子當日疑其事而不敢輕以弒君之惡加之而後孔子而作傳者安知其確然無疑而必實證其弒君之罪邪不疑孔子之疑而信

孔子之所不敢信吾不敢也

晉悼公蕭魚之會傳稱其推至誠以待人鄭自是不復叛晉者二十四年若春秋深與之者然乎曰不然也聞遠人不服脩文德以來之矣未聞道敝諸侯以服遠人者也晉悼九合諸侯自襄八年以後無歲不伐鄭諸侯之師疲于奔命計以敝楚而不知中國先受其敝矣故晉楚爭鄭春秋皆不與也晉悼苟能內脩德政外和諸侯實以弉王室安諸侯恤禍亂同好惡爲心奚患楚之不服奚患鄭之不來而區區城虎牢

戌虎牢頻年伐鄭一歲再興師春秋詳而志之豈予之哉蕭魚之會幸而鄭成楚屈較之厲公暴骨以逞者爲稍愈耳若曰春秋與悼之善制楚夫春秋爲萬世立法豈有以道歛諸侯爲服遠人之計而可以垂訓後世哉

衞侯入于夷儀而不名先儒謂鄭伯突奪正故特書名以絕之衞侯有世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有歸道而未絕故不名甯喜弑剽復歸於衞然後名之爲聖人俟其改過遷善不輕絕人之意然乎不然也衞侯衎出奔左氏穀梁不名者闕文也而公羊則有衎之名固當以公羊爲正矣及其入于夷儀三傳皆不知安知非闕文哉何以知之衞侯之入與其復歸其義一也入不當名則復歸亦不當名今復歸而名則入而不名可知其爲闕文矣所謂俟其改過遷善者億度穿鑿之辭耳夫諸侯卒名所以別其一死一生也諸侯失地名所以別其一出一入也衞衎出奔已十二年有世叔儀母弟鱄爲之先後聖人未暇論也聖人所論義也有以爲之

先後勢也舍其義而論其勢豈春秋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之謂哉至復歸而名又謂衞侯失信無刑雖得國猶非其國故書其名此尤不然之甚者也如此而學春秋何所往而不可妄說哉

襄二十七年衞侯之弟鱄出奔晉先儒深許之桉鱄之出奔以殺甯喜也甯喜之殺以專政也喜之專政以鱄與之約言也則喜之殺豈獨衞侯之過鱄實成之也夫諸侯之有政國之治亂係之宗社之存亡係之生民之休戚係之諸侯且不得自專其政而必稟之天子奈何以大夫而許之專政乎語曰信近於義言乃可復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之言信不近義矣吾謂致喜之殺者不在喜專政之日而已在鱄約言之日鱄以爲其言之必當踐乎將舉衞國之政悉聽之甯氏生殺惟命予奪惟命雖社稷傾覆而不暇恤乎設舉衞國之政聽之甯氏而生殺惟命子奪惟命以傾覆其社稷較之失約於甯喜之罪孰大而孰小孰輕而孰重乎鱄知衞侯之無信而要之必踐其言而不知斯言之必不可踐也故曰喜之殺鱄實成之也喜

殺而鱄奔固必致之勢矣新安俞氏曰鱄以喜之見殺懼禍將及而出奔耳何合乎春秋之大義哉

吳子使札來聘積齋程氏曰吳子使札三傳賢之康侯張氏諸儒反三傳之說以札不稱公子爲貶三傳爲褒而札以名見楚椒秦術亦以名見諸儒以爲貶而札去其氏楚椒秦術亦去其氏然則褒貶之說兩不可也且札讓國致亂在三十年之後孔子安得預去公子而貶之乎春秋者即此事而論此事之義者也未嘗因此而論他事之善惡也木訥趙氏亦曰楚子

使椒吳子使札本無異義而說者妄鉤經外事以亂春秋此天下之曲說君子不可不辨　愚桉季札之讓國非聖人之所貴張氏胡氏論之詳矣然聖人固未嘗褒之何得謂因其來聘而貶之則諸儒之意非聖人之意矣

宋災宋伯姬卒節齋蔡氏曰可以全生而又不害其貞乃義之所在君子有全生而已唯其有害子貞也故弗得全其生耳君子行禮度義之輕重禮重而義輕則守禮而已禮輕而義重則變禮以從義保傅不在而不下堂禮之輕者也一旦壞父母之遺體義之重者也君子寧舍禮以就義弗害義以從禮伯姬之死守小禮以害大義君子奚取焉　桉傳伯姬之舍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伯姬之左右必皆嬪御侍妾之屬從左右之言而避火不爲過乃以傅母不在逮火而死亦近於固矣況伯姬以成九年歸宋共公至是巳踰四十年葢年巳六十矣不當更有傅母設有之亦必年踰七十安有六十老人必待傅母下堂之禮傳之言恐不足憑而積齋亦謂伯姬之死適與災

同日耳其或然與姑記之

蔡景公賊不討書葬積齋程氏曰先儒謂欲遍刺天下之諸侯也穿鑿若此此春秋本義所以晦也二呂亦云許止蔡般皆以子弒父臣弒君春秋猶書其葬則是君弒賊不討不書葬本無是說必曲爲之義以伸其說使聖人之意不明爲聖門之罪人偉哉論也

穀梁言桓無王定無正其說精矣然揆之夫子當日果如是乎向固嘗疑之及讀高子春秋孔義於桓不書王竝從闕疑於定元年春王則曰當以春王三月爲

據竊喜其說之不孤也昭公薨於乾侯至明年夏六月而定公即位魯曠年無君統紀幾絕春秋備書於策而魯君臣之罪著矣析春王三月之句而二之而以無正月立義吾謂失之巧也春秋備四時故雖無事歲首必書其後月有事則書所有事之月而不書正月十二公其書春王二月春王三月凡數見矣穀梁以爲即位之元年必書正月隱元年莊元年事在三月而書春王正月然莊公即位於正月自應書正月隱書正月不書即位以不書即位見義定即位於六月之戊寅書即位書六月書日以見義不必以元年不書正月見義也且正月王之正月也春秋雖魯史而正月必係之王不書正月於定公無與也定即位於六月則正月猶非定公之正月不書正月於定公無與也夫不書正月以見義必即位於正月書即位不書正月然後可以見義乎否則三月無事書春王而并不書三月然後可以見義乎今書春王三月與凡春秋中書春王二月之文同安足以見義也吾讀高子之書而喜吾說之有徵也

定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永嘉黃氏曰夾谷之會孔子相禮葢見於左氏穀梁雜記而論語孟子之書未嘗及也彼俗儒者竊意聖人舉動宜夐異於常人況儐相會同必有赫赫之效於是侈張其狀如所謂視歸乎齊侯命司馬行法斬優施卻萊夷索汶陽田等事皆不足信使實可信則仲尼之智數風采不過如魯曹沫趙藺相如能面折齊秦之君於柯澠池之事絕非聖人之氣象也方齊景公欲攘晉之伯急於求諸侯以魯未附齊故成仇敵今既平而會將善魯以勸來者何至以兵劫魯侯也況魯政制於三家而魯侯特擁虛器於其上耳齊劫魯侯亦何爲者就使齊人果有衷甲之變聖人處此豈無理義之論足以愧之從容辭氣化暴爲仁亦何至疾聲厲色以兵力爲威以敢殺爲能以求索爲功哉

石林葉氏曰三田之歸左氏穀梁皆謂孔子相夾谷之會退萊兵而齊人以謝過非也夾谷之事匹夫之勇智者不爲而謂孔子爲之乎其曰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與夫優施手足異門而出者

皆戰國刺客假之以藉口如言曹沫者曹沫之事尙不足信而況孔子二氏不能辨盍欲尊孔子而反卑之也　桉胡傳云齊人前此嘗歸濟西田矣後此嘗歸讙及闡矣而此獨曰來歸何也曰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曰歸者魯請而得之也據左氏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則是孔子要於齊而得之亘孔子要於齊而得而書法則若爲慕義來歸者以欺後世其誣聖人也孰甚焉故自遽辟之以下趙氏刪之曰經不書盟傳何得云盟盍左氏欲以歸汶陽之田歸功孔子故爲此說殊不知要而得之非聖人之正也　又桉齊侯衛侯次于五氏左氏言齊人致禚媚杏於衛盍齊景公欲結衛以叛晉故割西鄙三邑以謝衛與欲結魯以叛晉故反魯侵田以謝魯正等亘說者徒欲以三邑之歸爲聖人一言之功而遂謂孔子特書來歸以自序其績其亦小之乎窺聖人矣

哀十二年用田賦文定取國語孔子對冉有之言謂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大意謂田主出粟而賦則取於商賈之里廛今魯以商賈所出之賦而合農民出之非先王重本抑末之意呂氏亦曰古者田出租里出賦然則馬牛車乘先王止取之里廛非丘甸所出竊恐未然周禮小司徒登其鄉之六畜車輦鄉師簡其鼓鐸旗物兵器族師合卒伍簡兵器遂人登其夫家六畜車輦遂師登其夫家六畜車輦凡此皆鄉遂之官所以飭農民使之脩車馬備器械於平時者也鄉師有軍旅田役之戒則受法於司馬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

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師而至稍人若有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車輦帥而至以聽於司馬凡此皆軍旅之賦取之農民出於井田而有定法者也安得以爲長轂車乘之賦取之里廛乎左傳孔子云以丘亦足矣以丘賦即周禮丘乘之賦也外傳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非謂以里廛之入爲軍旅之賦也孔子本因季孫欲以田賦而言先王籍田之制謂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故曰子季孫欲

其法則有周公之籍矣其賦以里入而量其有無自是言里廛之賦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自是言力役之征因言籍田之制而兼及之曰賦里猶曰籍田曰任力云耳非賦出於里也內傳言以丘亦足矣言賦也外傳言籍田以力及歲收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言不當以田賦也本一時之言而內外傳兩記之其言以相足非相戾也李廉氏主文定之說謂馬牛車乘決非丘甸所出則與孔子以丘亦足之言相戾矣因閱李氏春秋會通而附記於此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春秋傳註

春秋傳註序

塨幼時讀詩書三禮雖儒解錯互而雅言日用可　心證惟易與春秋難之後以孔子易傳銓文周辭十釋八九顧春秋以爲不　云孔子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是游夏之賢尚不知也而况三傳乎故左氏但記事而不能疏義公羊穀梁疏其義輒誤而况後儒之望風追影者乎泥於一字褒貶遂於月日名氏人師等分例樹標而校之全經一往不合矯之者謂詳略異同但仍舊史文而褒貶　子何以曰作且廿一史歷代鑑誰謂非書其事而褒　乃至垂　然有所譏曰聖經不儼在乎如傳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而經更曰來盟於師奪楚與齊傳譏南蒯以費叛趙稷涉賓以邯鄲叛經但削之譏范中行伐趙鞅鞅奔晉陽經改筆曰鞅叛則聖人之筆削史文多矣即仍而用之有義在即筆削也於是觀其事而成敗治亂瞭然如齊桓定伯數十事爲一事即至定公夾谷之會許以三百乘從齊以齊會爲天子之伯則仍齊之事而晉伯之歷久不待言矣觀其文而粲然或一字爲文或一句爲文或數十句數十節相比相屬爲文　之或因或革乎史者錯綜變化鏗鏘燦然觀其義而予之褒貶昭然義即王迹也周禮也天子之事也所謂邱竊取者也而邵康節謂春秋孔子之刑書亦明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以前事也非春秋也春秋則自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執國命皆貶也故孟子曰春秋無義戰例之無義朝聘無義會盟皆貶也而彼善於此則褒矣顏習齋先生謂孔子經濟之書亦明矣義見則天子之迹見改元即位朝聘會盟侵伐放殺昏覲享聘喪葬祭祀蒐狩興作甲兵賦稅封建縣邑利弊降替燦然可考孔子爲東周之具具矣即萬世致太平之法亦有前車矣子曰見之行事深切著明此也因僭爲傳註以質天下後世焉

雍正四年丙午桂月雨朔恕谷後學李塨再拜撰

春秋傳註卷一（起隱公 盡莊公）

蠡吾李塨著

隱公

毛氏傳曰此魯史文也魯侯爵稱公史臣詞也尚書費誓史稱公曰嗟而作書序者即稱魯侯則隱公非亦史舊文乎

元年春王正月

杜註云不言一年一月者欲人君體元以居正也孔疏云人君即位必改元諸國皆然左傳謂鄭僖之元年朝於晉簡之元年士子孔卒是也昭公以敬王十年冬薨十一年夏六月喪至定公乃即位而春已書元年者先君已薨於前年即位雖在後亦統此歲也　春正月者周制改前代時月建子之月也經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夏之秋八月也夏冬十月小雪矣成元年春二月無冰夏之冬十二月也夏春二月冰泮矣俱非異也何記焉故左傳僖二年春王正月日南至以子月長至也春秋以年領時以時領月以月領日而事屬之常也元年春正月史文也王則孔子筆也謂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今惟正朔行於天下此王章也其餘即位會同朝聘征伐皆自諸侯出自大夫出無王矣春秋全經之大義揭於是矣　王不在春上者孔疏曰三正迭建月改則春移春非王所改也其後有王二月王三月者言商之正月乃周王二月也夏之正月乃周王三月也　四時首月雖無事猶書謹時也故春必正月夏必四月秋必七月冬必十月而有時不在首月如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以旁月有事而首月無事也若空書時月必在首月亦有書旁月如莊二十二年夏五月杜氏曰誤也又如二年春會戎於潛無月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於唐有日而他無桓四年七年無秋冬僖

二十八年冬壬申公朝於王所有日無月昭公十年十二月甲子宋公成卒不書冬皆闕也桓十二年冬十一月丙戌盟武父又丙戌衛侯卒一日兩書衍也聖人因之不敢增損所謂及史闕文也　毛氏傳曰國君改元則必告廟朔正行即位之禮周制遭喪即位踰年改元其遭喪而遽即位者國不可一日無君也踰年改元者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書成王崩在四月乙丑越七日癸酉而康王即位史記世表魯眞公二十八年宣王即位至二十九年王始改元是即位改元本非一時然遭喪即位仍反喪服至踰年改元又特行正位之禮百官以敘然後史書即位於改元下其或朔正告朔而不行此禮則史不書此不書以攝位也莊閔僖三君亦不書以皆遭弑逆之變倉卒即位不忍再行也行則書不行則不書禮也而義亦寓焉若隱被弑而桓即位則桓何心襄仲戕儲而宣居然行即位禮其幸禍可知矣　隱之攝位何也左傳曰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而惠公薨公羊傳曰桓幼而貴隱長而卑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隱之立爲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何註云禮妾子立則母得爲夫人夫人成風是也屬辭比事記曰春秋有始娶再娶若繼室則媵妾之當室者耳蓋始娶無子則再娶衛莊始聘於齊曰莊姜無子則又娶於陳曰厲嬀且有其娣曰戴嬀是再娶夫人也若始娶者或卑微或不成禮則亦有再娶魯莊公始娶孟任已爲夫人矣後以其卑微且築臺於黨氏而私娶之不必成禮故又再娶於齊曰哀姜及哀姜無子則仍以孟任之子般爲適子雖哀姜有娣叔姜已生閔公又前此媵妾之

成風早生僖公而成季主之皆不得立以其爲始娶夫人也今隱公爲繼室聲子所生子而惠公再娶仲子實爲夫人則桓公爲適當立而隱公居攝禮固然也愚按周禮七出無子去即當去而過三不去者亦但養之終身夫必再娶則衛莊之再娶禮也魯莊已娶孟任有子又娶哀姜則辛伯所譏並后匹嫡非禮也若惠公元妃卒繼娶仲子爲夫人則考經文周桓王十六年祭公逆王后於紀靈王十四年劉夏隨單靖公至齊逆后齊襄公五年娶王姬齊桓公三年娶王姬皆似再娶公羊傳白虎通言天子諸侯不再娶謬也蓋春秋戰國已如漢唐後后卒即選妃立之遂爲是言而實非禮也曾子問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無主婦可也夫宗子不可無主婦可以天子諸侯無主婦乎然孟子載葵邱之會申王章曰無以妾爲妻則將以誰爲主婦乎其再娶也必矣　又按經不書即位何以知爲攝乎何以別於遭

變者乎曰下書隱夫人薨不成小君禮爲桓母立宮且隱薨不傳子而及弟則居可知矣則與他公不書即位者別故經文必前後貫串觀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

會盟周禮也王十二歲巡狩盟諸侯於方岳之下諸侯有事朝王或會或同亦爲盟禮又諸侯相盟故鄭註覲禮曰王之盟其神主日王官之伯盟神主月諸侯之盟神主山川但春秋不由天子之命諸侯要盟所謂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則行禮而非禮矣邾即鄒也附庸小國也孔子以魯附庸顓臾爲社稷之臣則附庸同於大國之卿大夫稱名宜也而儀父稱字者左傳曰未王命故不書爵言未命以爲諸侯也莊十六年書邾子克卒則命以子爵矣又曰儀父貴之也言附庸當稱名而稱字以其能通於大國繼好息民故貴之也及與也言公與儀父也春秋魯史無論孰爲政皆首公而後他國文

則然也杜云蔑魯地夫魯摯柝聞於邾近鄰結好非衆會共伐亦可不稟於王而自行者在魯爲以大事小在邾爲以小事大在傳以稱字貴則公無貶可知春秋邾魯以蔑起以邾子益來奔終中間會盟侵伐告訟節節相應以見義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

君帥師則稱君卿大夫帥稱卿大夫稱鄭伯自帥師也段弟也不書繕甲將襲鄭而不弟也克勝也易所謂大師克也鄢鄭邑不書出奔勝之而不言殺即出奔也不待書也封建相沿久五倫多故而首禍在兄弟繼此魯之隱桓齊之子糾小白鄭之忽突衛之伋朔晉之桓叔兄弟爭殺無國無之甚至季康子嗣位而桓子所屬之嫡子生視之已有人代爲殺且兄弟讓位如宋宣公吳王諸樊而終成弒僚以至商臣以子弒父甯人以臣弒君敬嬴欲立其

子而賊其君夫所立之子至於友邦相殺愈離愈逆而五倫胥滅矣皆由封建世位世爵而爭奪獎然秦後封建易而郡縣世爵移而科目尺官銖祿皆由朝廷欲爭無由故弒逆之禍反少於三代此封建所以不能復於後世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錢滙氏曰越語大夫稱稱吳子爲天王是周人舊有此稱也惲皐聞曰春秋書天王非春秋所立之名也禮有是稱也然有時但稱王而間稱天子者蓋備以王不稱天爲貶亂道也春秋以尊王爲義所以使亂臣賊子懼也乃以匹夫之筆進退天子聖人安有是乎說者又謂無天字爲闕文稱天子爲誤文亦非也太史執簡記事自宜將之以敬至於王而乃多闕多誤是即不敬之大者可垂之爲國典乎蓋此皆據其所來之詞也古者聘問必有辭聘儀曰介紹而傳命命即辭也歸含賵襚亦有辭檀公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

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是歸含有辭則明禨可知而錫命有辭不待言矣其稱天王則曲禮云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是也其稱天子則僖九年傳稱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是也其稱王則書康誥諸篇俱云王若曰是也故來辭或天王或王或天子即依之以書於册正所以重王命也豈有闕誤哉他如天王出居於鄭天王入於成周天王崩亦皆依其赴辭其但記事者則概稱王如桓五年三國從王伐鄭僖二十八年公朝於王所之類惟天王狩於河陽爲聖人之特筆耳孟子其文則史豈有舊史所稱天王之文聖人敢刪去其天字者哉　咺宰名也考周制天子有公有卿有中大夫下大夫無上大夫卿即上大夫也觀司徒職卿大夫每鄉卿一人卿亦稱大夫可見也春秋則公不稱名字比之外公侯稱公故僖九年稱宰周公卿稱行次南季榮叔

召伯凡伯祭伯是也大夫比之外國之卿稱名家父子突石尚是也此宰宰夫下大夫故稱名也惠公隱之父仲子桓之母必同時先後亡者仲子爲繼適故子雖未立亦得以其喪同惠公赴告天子鄭康成曰天子於諸侯含之賵之小君亦如之則禮而非過也特禮尙往來況君臣相於其責在下豈有天子下交而諸侯反無報者隱十一年中適遭王喪而不使卿弔亦不會葬至求賻而後應之以視天子之來賵何如也罪不言而可知也　隱公改元已七月惠公仲子必皆葬矣文五年榮叔歸含且賵在成風葬前故不必指其人此葬後故指某之賵以明之

九月及宋人盟於宿

公及而但書及與公會而但書會同不言公可知公史文有異同也此公與外卿大夫相盟之始也愚按左傳　侯會伯子男可也晉使陽

處父盟文公以恥之季文子會齊侯請盟齊侯不肯今公及宋人盟上替則下陵世怪相繼而列國卿士專操盟會之權也杜氏曰宿小國名穀梁傳曰宿地名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周公之裔故與魯接不奉王使無朝聘可書故書曰來私越境非臣道也饒齋氏曰祭與魯接者三伯叔行次也公爵也

公子益師卒

卿必書卒以國政寄焉也然有不日者卿位亞於君與夫人皆史或畧焉聖人不得而益之也饒齋氏曰自莊以前魯卿或獨書名或并書繫自僖以後無不書繫與族者列國之卿事接於魯或獨書名或并書族自僖以後無不書繫與族者然僖後楚椒秦術獨名成後楚卿無不書繫與族而吳札獨名

此國勢邦交隨世以變而舊史因之者也獨書名略之也并書繫族詳之也

二年春公會戎於潛

戎徐戎也伯禽所征者也襄十四年晉合諸侯會吳於向諸國皆書而戎子駒支亦與會不書以其服役也魯宗國而與戎歡會敵盟陵替而不振矣會不月盟有日皆因史文無者不得增有者不得去也若以書月書日爲有褒貶則按之全經而不合矣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頗強於向而遂稱兵以陵其國誠天下無道之時也春秋書侵伐始此深惡之也人者莒大夫毛氏傳曰以兵深造其國邑曰入

無駭帥師入極

魯守禮國也而亦使卿大夫帥衆以殘小國王章安在乎師衆辭無駭徒名

史荅文與後四年翬帥師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同不關賜族未賜族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於唐

范註穀梁曰唐魯地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

毛氏傳曰履緰紀大夫名來逆女者卿爲君來逆女也釋例天子娶則稱來逆后卿爲君則稱逆女若卿大夫自爲娶則稱逆某姬（宣五年齊高固來逆叔姬）此稱女下又稱伯姬言紀所逆者我女而我所歸者伯姬也其不稱紀使者以昏禮不稱主人主人者壻也重廉恥也而國母婦人又難通命於他國則但書卿來而使在其中文也公羊乃曰昏禮不稱主人則當稱諸父兄師友昏禮記有云支子則稱其宗弟則稱其兄此言大夫以下非宗子者也若國君則諸父兄弟皆其臣子豈可以臣子而反爲國君所稟命者故國君必無父無父而有母則稱國母之命卿自來逆而苟其幷無國母則必自命卿逆之昏禮記曰宗子無父母命之父母皆歿則己躬命之而白虎通曰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也祭統娶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國君自娶之命也故公羊亦云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此必無母者其言是也　鐵嗇氏曰內女適人未有書逆者以後紀亡伯姬叔姬並書於策故叔姬之歸不得略而於伯姬特書逆以明其爲嫡也　春秋之始內卿書名外卿大夫則稱人此書名以來逆女內之也　紀侯爵姜姓國齊而齊幷之故昏魯以自固而不知魯之不可恃也孔子續書二十三則於下以終其事焉

冬十月伯姬歸於紀

毛氏傳曰伯姬魯女字禮女子許嫁笄而稱字鄭註曰即伯姬仲姬之類鐵

嗇氏曰內女之歸卒皆不書常事也此書以其後姬卒而齊侯葬之爲事之變也

紀子伯莒子盟於密

毛氏傳曰莒與魯有怨紀侯昏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則密雖莒地而履緰就盟主在履緰故先紀後莒據事之文也子伯左傳作子帛履緰字　稱字與邾儀父書字同嘉其爲我講信修睦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夫人稱薨與君齊也左氏註謂桓母即仲子也公羊謂隱母即聲子也皆非也聲子非夫人也隱公不行即位禮則不得貴其母而稱夫人仲子天王有賵是先歿矣穀梁傳曰子氏者隱之妻也是也何以知隱妻也觀下不書葬可見也若貴其母聲子則既貴之矣不得不書葬也鐵嗇氏曰隱妻何以不書葬也隱志於讓而不以夫人之禮葬也則書夫人薨何也猶隱公不舉即位之禮而史必書公也書公然後知不書即位爲志乎讓也書夫人薨然後知不書葬爲不用夫人之禮也

鄭人伐衛

左傳鄭共叔之亂其子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至是鄭人伐衛以討滑亂總之皆春秋搆怨之兵也左傳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毛氏傳曰禮重天行凡災祥眚戾雲妖物變皆關典例史官遇此必書日月行天歷二十九日有奇而月與日會會時或同道同度而月下日上二體相複下行之月將必上掩日之光而以漸吞蝕若有物食之者故日有食之謂

食之者月也春陽而月陰以陰食陽則合朔交食雖有常度而不可不謂之災故史記之穀梁謂言日食必於朔不書者史有詳畧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此平王也桓王立天王之崩赴則書於使人會則書葬葬而不書會者其人微也崩葬皆志者桓襄匡簡景也志崩不志葬者平惠定靈也崩葬皆不志者莊僖頃也愍考禮昭二十年游吉曰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大夫印段實往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正義謂君出上卿守國故少卿行也大抵天王初崩使卿往弔文八年秋天王崩冬叔孫敖如京師是也送葬又使卿往九年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是也若諸侯當朝則而遇王喪或葬則供其事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執壤奠孔傳謂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是也若不值朝期則但遣上卿而不親往隱元年左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正義謂萬國至衆封守至重諸侯遣卿而不親往是也

夏四月辛丑尹氏卒

毛氏傳曰此鄭大夫尹氏也何以書曰據左氏十一年傳曰隱公爲公子與鄭戰於狐壤被獲鄭人囚公於尹氏公乃賂尹氏而禱於尹氏所主之神曰鍾巫遂與尹氏偕奔歸而立鍾巫而祀之其後公以祭鍾巫館於寪氏被弒而尹氏已卒矣是此尹氏公之恩雖存亡係焉其德尹氏也必以客卿而引則之內卿之列卒也不問其爲鄭大夫魯大夫必以內卿之禮臨其喪君既親斂自必書卒情與理則然也　惲皋聞曰尹氏卒不稱名何也蓋他國大夫有稱氏之例宣十年書齊崔氏出奔衛矣且或隱公德尹氏卒而不名如漢宣帝功臣於麒麟閣獨於霍光曰博陸侯姓霍氏故舊史因其辭而書之

曰尹氏卒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魯不供不賻臣也王來求之不君也不稱使新喪未葬政聽冢宰而發命者非王也錢壺氏曰武氏子者未有職司徒以其父故任之也按出使重任可使無職者往乎此世卿之弊也謂其父賢則子亦賢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禮外君薨來赴則史必書第諸侯稱薨大夫稱卒若外君來赴而亦稱薨則於本國尊君之稱無別故史例書卒和者宋公名葬時諱名稱謚然後書曰葬某公此時無謚而但書國爵則與彼國之前後君混故書名亦史例也錢壺氏曰不名者史失之也或日或不日史有詳略也孔疏云日月有詳略而無義例文以前六公書日者二百四十有九宣以後六公書日者四百三十有二計前後年數略同近詳而遠略斷非貶遠而褒近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於石門

毛氏曰三傳皆闕其事然以桓五年齊侯鄭伯如紀觀之蓋總爲謀紀耳此皆傳略而經詳者

癸未葬宋穆公

書葬非謂彼國葬君也言我國有送葬者爾概稱公從其國之尊稱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穀梁傳曰言伐言取惡之也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也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此春秋書亂臣弒君之始也完衛桓公名與列國君卒書名例同錢壺氏曰州吁不稱公子先儒謂孔子削其屬籍非也鄭歸生楚比皆稱公子而獨削

州吁無知之屬籍何居蓋宋萬以前外大夫不書繫故弑君之賊亦不書氏父以後內外之大夫漸張皆書繫與族故弑君之賊亦書皆史之文也　按史記衛世家衛莊公寵嬖子州吁及子桓公立二年聽州吁驕奢絀之出奔求叔段與之友逾桓十六年州吁收聚衛亡人襲桓公弑之自立故殺州吁後桓公有諡書葬而傳不詳也

夏公及宋公遇於淸

曲禮諸侯未及期而相見曰遇杜氏云遇者草次之期各簡其禮如道路相逢者與周禮冬見曰遇不同左傳宋魯欲尋舊盟以未及會期而衛來告亂遂遇於淸　按淸衛地聞州吁弑君而遇其地且下皆同之伐鄭則爲惡矣書遇於淸惡之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左傳衛州吁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故首宋公蔡衛稱人大夫往也　考衛鄭搆兵出於鄭段之子公孫滑在衛二國結怨曆年不息此則州吁又叔段之友而新篡立謀與諸國共兵以威其民故夏秋連伐鄭宋鄭搆兵則宋宣公舍其子殤公不立而立弟穆公穆公卒又舍其子馮不立而立殤公且慮有後爭使子馮出居鄭乃殤公聞鄭欲納馮遂屢動兵於鄭及取邾田敵我師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以致弑逆召公子馮於鄭而立焉兵乃息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左傳宋公乞師公辭之公子翬固請而行此大夫與諸侯會而共伐之始也漸不可長矣

九月衛人殺州吁於濮

鐵壺氏曰稱國以殺則衛無君目石碏則與里克殺奚齊同文而疑於石碏之私故稱人言公討也濮衛地何以知使殺於異地則當書國而不書地也齊人殺無知何以不地於國都不可以地舉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穀梁傳曰衛人衆辭以國人之公也然立君當稟命天王而國人擅立則亦天下無道之事矣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左傳曰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討亂定始葬是以緩

秋衛師入郕

郕伯爵文王之後左傳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入之亦報怨之兵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隱爲桓攝而見居君位則宗廟中不可使桓主祭其母也又不可代桓祭母而使桓不祭也故別立仲子之宮者姜嫄之有專廟者然其後桓爲君自應仲子入祔惠廟而祭之但春秋以恒禮不書耳　經例太廟稱廟羣廟稱宮此亦稱宮者見可敵體於惠公也杜註曰考祭以成之也初初祭也獻六羽者從仲衆之言用諸侯之舞數以見其爲夫人也婦人無干舞故獨稱羽

邾人鄭人伐宋

左傳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道是邾爲主也故首邾

秋九月夏時七月蟲食苗心災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宋人伐鄭圍長葛

報邾人之役也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鄭與魯公有狐壤之怨前年邾鄭伐宋宋告急於公而公不之應則假於鄭怨有忘之者故鄭來輸平以間其助宋焉杜註曰和而不盟曰平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於艾

左傳曰始平於齊也杜註曰春秋前齊魯不平

秋七月

冬宋人取長葛

左傳秋取冬來告故書冬也長葛不係鄭上有伐鄭圍長葛也　鐵濤氏曰隱公之初書外取邑二而後此無聞焉蓋列國交爭疆埸之邑攻奪無常以爲不足赴告焉耳此世變之尤著者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伯姬之娣也以待年始歸也何註云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鐵濤氏曰娣歸不書以其後紀亡而姬歸於酅故錄其始也

滕侯卒

夏城中丘

鐵濤氏曰城邑必書者諸侯封域有定制則都邑有定數魯次國也而作邑二十有餘侵并於小國則敗王畧也即自城其封內亦踰舊制也故雖築以時者亦書僖公嘗修泮宮作閟宮而不見於經知凡城之志皆譏矣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穀梁傳曰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接於我舉其貴者也鐵濤氏曰凡書弟者公子而不爲大夫者也盟聘帥師國之大政也無職司而任國之大政故書弟以志異也何以知非大夫陳招會虢放越皆稱公子使非殺世子偃師讓其以親屬而忍爲大惡則竟不以弟見矣是弟而爲大夫者固稱公子而不稱弟也以是知親弟而不稱公子者爲無職也諸侯之兄弟見經者十傳於陳招稱司徒而經書公子多執政則公子爲大夫之稱審矣

秋公伐邾

杜註曰公距宋而與鄭平以鄭爲援今傳載宋及鄭平盟于宿故懼以宋惡邾而伐之以求宋故傳曰爲宋討夫邾曾盟於蔑以媚宋而伐之反覆瀆兵

如是而無如宋之不以爲德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於楚丘以歸

左傳初戎朝於周發幣於公卿凡伯弗賓故於其出聘以兵脅之而歸楚丘衛地　王使來聘而中途忽受戎患王室之微諸侯之怠玩不救戎之恣皆可懼也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毛氏傳曰宋鄭搆兵已久而衛佐宋則以一鄭而敵兩大前三年齊僖與鄭莊曾盟石門齊原衛鄭故不平而欲平鄭於宋衛已有會期而宋衛先自爲遇以商其可應與否然後至秋赴齊僖之會而盟於瓦屋是宋衛先爲商約以啓齊疑矣故其後齊一聞王命而即渝盟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毛氏傳曰據傳成營王洛賜周公朝宿之地於成周以其地近許即名許田而鄭桓公以宣王母弟賜湯沐之邑於泰山下使助祭泰山以其邑名祊謂之祊田今諸侯不朝則朝宿之地可廢王不巡狩則湯沐之邑可廢故鄭欲以附近相易而我許之然而非王典也　曰來歸鄭罪也曰入我罪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齊侯主盟宜先齊而先宋公者必齊侯疑宋公請衛相遇姑以宋爲公爵而先之若宋主盟者然以告於魯史據而書之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前二年紀專與莒盟以爲魯修好故此公盟莒以成紀意左氏云

螟

冬十二月無駭卒

不氏與下九年挾卒同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范註曰南季天子之上大夫即卿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三月夏正月斯時未啓蟄而大雨且震電異矣

庚辰大雨雪

三月雨雪不爲災大即災矣雨者下也與雨螽雨粟同左傳曰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大雪

挾卒

鐵齋氏曰自此以後桓莊歷五十年如翬如柔如溺如結逆女盟會帥師皆書于經而卒則無見焉蓋隱之大夫而臣於桓則背君也桓所建置則黨賊也故凡死於桓莊之世者皆不書其卒以示爲王法所不容也至莊三十二年而後書牙之卒則莊之大夫矣

夏城郎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毛氏傳曰據左傳曰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宋告我與齊如是則宜擇日誓衆興師討罪而乃先與齊會以陰謀之則直利其有且以紓怨非王師矣故經於此數節皆絕不及宋之不共與鄭之奉命興師而但爲

列國搆怨之文以曲記其事焉防魯地

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中丘魯地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左傳三國大夫於五月伐宋至六月三君復會於宋地郜則並入公於齊鄭未集時窺宋無備而敗之菅宋地郜防宋二邑名按此伐宋書敗宋以見翬帥取邑乃貪欲而非奉王命也後桓十三年戰齊宋四國書四國敗以見桓之能自強也莊九年戰齊書敗以見齊桓興霸魯始與盟而終乃好之由也本國外國詳書兵事且紀勝敗者必一事而有關軸者也若侵伐大凡爲前王章搆禍怨凌小弱則書伐書侵書入書戰書取書滅明矣其事不必詳誌

伐宋人衛人入鄭

春秋條貫篇曰宋之受伐鄭主之齊魯輔之而宋則以怨鄭之深合齊與魯而遂挾衛以報鄭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乃挾衛入鄭不克遂又召蔡共伐戴鄭伯乘其伐戴之疲伐之以取三師焉取掩從攏取之也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左傳蔡人衛人郕人不受伐宋之王命故齊鄭討之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周官六年五服朝王然小國於大國亦有朝禮周禮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則必大國君嗣位然後小國朝之小國君嗣然後往朝大國無如朝廷定制六年者乃春秋諸侯於王漠然不朝即聘使亦希而朝大之禮勤有嘉焉其名分禮制顛倒如此至晉之霸定制以示諸侯三年一聘五年一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則居然天子議禮制度矣乃列國畏趨之朝聘如繩牽並不敢待三五之期是何世道與詳書之志亂也懲惡也　孔疏曰桓七年夏穀伯來朝鄧侯來朝彼別此同言彼別行禮此同行禮也同行有居先者故爭之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左傳謀伐許也時來鄭地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入許鄭也先齊爵貴也　據傳入許許莊公奔衛鄭莊公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居許東偏使其大夫公孫獲居許西偏後曆一十六年鄭突忽爭國許叔乃入於許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公薨必地如薨於路寢之類不地則其薨有故矣何不直書弒爲本國諱也公之薨以羽父請於桓公使賊弒公於寪氏也左氏曰不書葬不成喪也蓋於他國曰葬某王葬某公我往會葬也不會葬則不書於本國曰葬我君某公我君某公我自葬之也成禮則書不成禮則不成喪矣不書毛氏傳曰公殺皆書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然按之全經而不合如里克甯喜慶父宋萬皆賊已討而不書葬蔡世子般鄭子駟皆賊不討而書葬則其說不可從也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春秋十二公桓弒隱而立閔僖以慶父謀篡而立宣公殺太子而立昭公以子野暗害而立定以昭公孫廢其太子而立非亦遭變與爭竊無異惟文成襄哀以正即位魯守禮國也而封建世位遂啓嫌爭以致君國子民者首領不保接踵也况他邦乎封建所以不得復於後世矣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毛氏傳曰急會爲固其位也先與鄭會以鄭嘗與隱相好故尤急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

鄭求以祊易許田隱雖以其歸祊入之而未與許也或以許田重於祊或以許有周公別廟遲回之實得以終已其事未可知也至是鄭復請祀周公卒易祊田桓媚鄭而遂與之鄭遂加璧而受之不書易而曰璧假若暫借而非久易且並不及祊田以廢先廟亂王章爲罪已大諱之故婉而成章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左傳曰結祊成也垂越皆衛地

秋大水

穀梁傳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孔氏父名左傳字嘉穀梁曰孔父閑言能閑衛其君也能閑衛其君故亂臣及之鐵壺氏曰君弑而大夫見殺不論其死之先後於君而皆以及書尊卑之義也春秋之初外大夫皆稱人或以名見者非特至於魯則其事不得不名也特至於魯紀履緰鄭宛鄭詹是也其事不得不名宋督齊無知宋萬孔父仇牧是也父牧氏魯人重其節而詳之也

滕子來朝

杜註云滕隱十一年稱侯此稱子蓋時王所降鐵壺氏曰胡傳謂時王能降諸侯春秋豈復作乎不知强大之國篡弑逆命王靈不加且隆禮焉滕薛杞小侯未聞大惡而見黜是即王法之替春秋所以作也

二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釋詁曰成平也言四國之會欲正宋亂乃後皆受賂而不終事前會未有書所爲者此書深譏之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獨書魯之取賂深譏其以亂黨亂也郜大鼎郜國所造乃納于周公之廟乎

秋七月杞侯來朝

左傳來朝不敬故九月入杞討之

蔡侯鄭伯于鄧

左傳始懼楚也杜註楚武王始僭號稱王欲害中國蔡鄭姬姓近楚故懼之

正義曰鄧蔡地

九月入杞

杜註曰不稱主帥微者也按以後類此甚多如桓八年伐邾僖十七年滅項宣九年取根牟之類蓋春秋有上卿亦名正卿冢卿如魯季氏鄭子罕晉趙孟是也有亞卿如魯孟叔是也有下卿管仲子產蓋皆是也故雖君委國政而名不登於經下此大夫皆微者也雖柳下惠蘧伯玉之賢卑皆是也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左傳公行告於宗廟反行告至飲至爵飲畢書有勳者於策禮也鐵壺氏曰會盟書至必重其事有戒心而後書故通十二公無與大夫會盟而至者以其事爲已輕也雖重其事而無戒心亦不至故自僖十五年會牡邱以前公與諸侯會盟無至者雖齊桓之會盟不至而至盟唐則懼戎也隱之盟戎不至而桓至者戎魯接壤鄰巫之事懼有討者也齊桓之會盟至牡邱淮而至者楚狄交橫而桓德衰也晉侯首爲踐土之盟而執衛侯諸侯恐懼自是後者之會盟無不至者矣衆會齊盟然後討執行焉故特會參會雖新主與焉亦不至無所懼也定哀之際特會齊侯而至則晉衰齊橫而魯益微也吳之强諸侯皆憚焉而鄫與槖皐之會不至何也魯臣料其將亡而以爲無能爲也黃池之會與晉侯偕則至矣襄七年會鄬九年盟戲不書至者鄬之會未歸而如晉故以自晉至戲之盟未歸而會相故歸自相而後至也

三年春正月

自此以下至九年惟書時月而不書王十年書十一年以下又但書時月而

不書王十八年公羊書義爲十二公惟桓主謀弒君雖奉正朔以朝其下而實大無王也穀梁謂不書王以治其罪是也宣不亦弒君與而正月書王何也宣但與知而非主也發之主之者敬嬴仲遂也不書王待三年者胡氏謂三年喪畢當以士服入受命於天子此時竟居之而無王則篡弒之罪莫有治之者矣故不書王以明其罪是也若以爲闕文則不應連年俱闕且惟闕於桓年也至於十年書王天道之終也十八年其人之終也終則王之章終不可泯也故書之

公會齊侯于嬴

左傳成昏於齊也杜註曰不由媒介而自與齊侯會而結昏非禮也嬴齊邑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杜註曰申約言以相命而不歃血也蒲衛地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左傳杞求成也郕公羊作盛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杜註既盡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毛氏傳曰古諸侯娶女亦親迎然世變多故守國非輕春秋鮮行此禮矣送女大國以上卿則逆女大國亦卿以上卿行之　鐵壺氏曰隱之篇翬獨舉名而至是稱公子者權盛也以是知春秋之初獨稱名者乃舊史輕而略之也兼書繫與族者重而詳之也孔子不革何也革之則世變物情不可得而見矣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

鐵壺氏曰昏娶得禮常事不書此以魯侯親求齊侯越境親送以致文姜自遂自專遂流淫奔故書也于讙適魯地越境也何以知爲魯地以後齊人歸讙再見於經也安知此時不屬於齊也使屬於齊則當書曰公及夫人至自齊杜註曰已去齊國故不言女未至魯國故不稱夫人左傳曰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按周禮天子諸侯俱無上大夫上大夫即卿也此上卿下卿外又有上大夫者大夫中自分上下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穀梁傳云其不言翬以至何也公親受於齊侯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傳致夫人也按禮有反馬有致女嫁女則留車馬於夫家恐不得當乘以歸也三月安之夫家乃反其馬女家從而致焉其嚴如此然齊侯親送至魯而來致又使其弟其溺愛女子之失愈著矣

有年

穀梁傳曰五穀皆熟爲有年鐵壺氏曰隱桓螟水相連民困於災故喜而書也若不承歷祲而有年與祲後薄收皆不見於經矣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則狩宜在冬而此春正月爲夏十一月正仲冬也郎魯邑特隱非閔僖文宣成襄八君豈無蒐狩而俱以常事不書獨桓書此者蓋一書而襃貶俱焉襃者魯尚文教武備漸弛弱於齊晉侮於邾莒桓獨英武奮然身振其事故特書公狩而其後能報郎役敗宋齊四國之兵殆有辟土服遠之謚也貶者桓性阻兵安忍亦異於魯之諸君始則推

乃同氣中則會宋會鄭伐宋伐鄭變幻搆怨而其終兵起袵席也至後昭定哀又書蒐狩則以權臣弄武而不由君也故摘其事之變與大者而書之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杜註曰渠氏伯糾名　毛氏傳曰天王下聘禮也然諸侯不朝而王反來聘過矣以桓之弑逆王不能討而反來聘益過矣　此年與後七年俱無秋冬舊說謂傳者遺脫是也胡氏乃謂天王失刑桓惡不討故削秋冬以見失罰則定十四年亦有春夏秋而無冬矣此則何所刑罰乎毛仲氏曰桓十二年冬書丙戌盟武父又書丙戌衛侯卒夫一日無兩書者再書羨文也文有盈羨即有闕佚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毛氏傳曰陳侯卒名例已見前杜註赴以名與同盟而後書名俱非也侯因未嘗同盟也若卒有兩日左傳曰再赴也方侯病時其弟陳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國人分散故再赴史記亦云按本國薨卒以其薨卒月日以日見也外君卒則以赴告之日左傳齊桓公於僖十七年十月乙亥卒而經書十二月乙亥者齊亂未赴六十日始來赴告書其告日也故此兩告兩日遂並書也即記事亦以告時如襄十一年楚執鄭良霄在晉鄭會盟蕭魚前以來告在會後而書於後襄二十六年晉執衛甯喜本執於夏澶淵之會秋告遂書於秋也

夏齊侯鄭伯如紀

毛氏傳曰左傳齊侯鄭伯朝於紀欲以襲紀紀人知之來告故書大夫不朝小齊方伯也豈有朝紀見襲國使不知朝則已知之矣且春秋列國朝爲書來朝聘爲書來聘我朝齊晉與楚但書如使大夫聘他邦亦但書如乃爲史

之體外國相朝何爲亦書如也若云如即是朝則後十八年公會齊侯公與夫人遂如齊豈會齊而又朝齊乎爾雅曰如往也齊侯謀紀而偕鄭伯潛往以覘之必欲滅之後已齊惡甚矣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氏叔行次其曰之子與隱三年武氏子例同此云仍桓而王稱天使不稱名則胡傳以稱名去天爲討桓非矣鐵壺氏曰按左氏薳啓疆對楚子韓須受命而使矣是時韓起爲政其子未有職司而即受命以使故不得不稱曰某人之子如子皮有子而代父而位子產上皆春秋世卿之弊也

葬陳桓公

城祝邱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林氏曰從王伐鄭君臣之辭也毛氏傳曰左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之師伐鄭戰於繻葛王師敗績鄭祝聃射王中肩鄭莊之惡於是乎不可言矣然陳蔡與衛君不親往第以無何有之人帥寡少之師以致覆敗罪亦不小又况爲之袖手旁觀者乎其不書王師敗績者所以諱王辱而滅國惡也若胡氏以王不討魯桓宋督爲王罪故削去天子則王朝卿士毁尼不臣尙不能聲罪一戰而敗而追責其不討宋魯乎夫惡當重大不容旁貸君臣相殺彼此同責已爲難堪况舍其臣而專責君也

大雩

毛氏傳曰雩旱祭也稱大雩者重其祭名猶烝嘗之稱大烝大嘗非雩祭有大小也但大雩有二一是龍見之祭周正夏季建巳之月東方蒼龍七宿皆見於南則雩祭以祈膏雨恐夏秋之間旱也此有定月左氏所謂龍見而雩

是也一是呼旱之祀時當旱暵則不問月之秋冬隨時可祭穀梁疏雩者舞而呼旱鄭氏謂雩者呼也呼嗟而求雨是也春秋恒禮不書則已月之雩未必書册凡書春秋大雩皆呼旱也即以此經觀之書雩繼書螽螽者蝗屬旱則生之可驗也若其書雩而不書旱書旱書不雨而反不書雩公羊云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謂但書旱則未必雩也此一說也穀梁說曰得雨則書雩不得雨則書旱此又一說也

螽

冬州公如曹

毛氏傳曰州國名世本姜姓其稱公者或其先嘗爲王三公之官如僖五年稱虞公類如往也左傳曰度其國危遂不復

六年春正月寔來

州公寔來也不言州公者承上文也來與祭伯來同但彼來而復反此來遂不反矣故書名與紀侯大去其國同胡傳曰寔州公名錢壺氏曰大紀侯名外君卒必書名去國不返則以是終矣亦名按州公寔以五年冬如曹六年春正月至魯而書來可知凡來我者皆書至我之時月非書彼行之時月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於郕

杜註郕魯地左傳紀來諮謀齊難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

左傳北戎伐齊鄭太子忽帥師救之大敗戎師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餽之餼使魯爲其班後鄭鄭忽怒故有後十年戰郎之師此公知其怒而預爲戰備也周之八月爲夏六月教戰名茇舍不名大閱左傳特解曰簡車馬而但擇車徒蒐廄馬不言地者孔疏曰蓋在國簡閱未必田獵也

蔡人殺陳佗

左傳陳佗殺太子免太子弟公子躍其母蔡女也至是蔡人殺陳佗雖甚逆踰年而國人分散未成爲君也故稱陳佗與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例同

九月丁卯子同生

嫡之冢子魯史必備書而獨存子同者以見文姜此時尚未淫奔幸魯之有後也毛氏傳曰禮三月始命名丁卯者初生之日也而稱名補書之也其不書世子太子祇稱子者春秋凡適子與支庶而爲儲子者皆祇稱子曰我子耳此與後子卒子野卒子般卒稱例並同

冬紀侯來朝

左傳紀侯請王命以求成於齊公告不能不知不能者以公於王簡禮不能請之於王耶抑以王即有命不能必齊之聽耶時勢可歎矣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杜註咸丘魯地爾雅火田爲狩王制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李炎謂焚火上風而羅其下則但於驅禽之處火之非徧火之也故書狩則火具不必言焚今特書焚咸丘則舉咸丘之地而盡焚之非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之禮矣故杜註云譏盡物也盡殖之暴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綏鄧皆近楚小國伯侯其初爵也綏吾離其名也按禮諸侯不生名穀鄧來朝宗國何以名斥之必此時服役於楚爲楚附庸故同附庸之例稱名以見其役於楚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時祭春祠夏礿秋嘗冬烝烝衆也嘗成物衆多可備薦享也周禮用四仲月

周春正月卽夏之冬十一月常事不書而書者杜註曰爲夏五月再烝見瀆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illegible]葉氏曰天子之大夫比於諸侯之卿稱名宜也毛詩家父作誦以刺王未有自舉其字者而陽處父儀行父皆名則家父之爲名也審矣又曰王臣聘魯魯君臣朝聘於王禮也禮則常事也而書何也魯不朝而王乃聘爲僨也聘而不報而又聘爲甚僨也聘與國勤於京師則無等也天王下勞晉侯而公就朝則非其所也諸侯會伐而道如京師則非其事也春秋之法常事不書然必盡合於禮而後得爲常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聘王者四朝王者二如京師者一而得爲常事乎又況朝非其所而如京師不以其事乎若並此而削之轉疑於得禮而不書矣僖文以後魯卿始有聘周之文隱桓閒王亟加禮而不一報爲覲於魯之邦交而可慨矣公朝於齊晉則閒得聘爲陳宋之聘則交相報滕薛杞穀之朝則未有以聘報者矣魯之視周蓋不得儕於陳宋也此春秋之作所以始於隱也安知非微者往而不著於冊書乎莊之三年使微者往而經志之矣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而不志葬則微者亦未往可知矣莊僖之閒王臣不聘魯者幾六十年論者以爲齊桓明禁之功非也王臣下聘禮也非禁之所及也且莊十五年齊桓始霸前此固未有聘也蓋莊僖之閒王室多難未遑外事又見數禮於魯而不報也晉文本謀以勤王屬諸侯故當是時王使再來而魯應時以報爲毛伯求金以後百四十年而王使僅三至蓋自知空名不足以結魯而怠矣

夏五月丁丑烝

秋伐邾

冬十月雨雪

毛氏傳曰夏八月也可雨雪乎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毛氏傳曰祭公天子之三公而食采於祭者穆王時有祭公謀父此其後也禮天子娶后不親迎使公卿迎之穀梁註言天子親迎妄也蓋昏姻賓主彼此敵體天子與諸侯分位不敵故天子娶侯國之女必使同姓諸侯命迎與王姬下嫁於諸侯必使同姓諸侯送昏正同此祭公來魯以魯主迎后之事故來受魯命卽往迎后其不稱逆女者受魯命以往魯不可以斥后爲女也若其不稱王使以使迎非王事魯命迎矣且春秋逆女不一從無稱君使者以昏禮不稱主人也而胡氏云王不書使責其使三公爲非禮故祭公專行不報夫天子逆后一公一卿如後世使臣正副之義故此使祭公襄十五年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於齊皆三公也杜氏所謂上卿逆后而公監之也祭公親受魯命受擧卽行謹也今乃以遂行爲祭公罪謬哉穀梁傳曰遂繼事之辭也又曰天子无敵體紀國雖小亦得下娶特是時齊將吞紀紀思倚王室以固宗社亦畏天時保之苦心乃嗣此十五年王崩之後去紀姜歸於京師纔十一年去王崩纔四年紀姜倘在王室也卽魯之伯姬叔姬倘在紀也而齊師遷紀天王不能討宗魯不敢問春秋之世何如矣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季字姜紀姓也毛氏傳曰自魯而言則稱王后自紀而言則稱季姜杜註曰仲父母之尊也京師王畿之名公羊曰京大師衆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蓋曹伯欲朝魯而病不能行遣世子代之故左傳稱享曹太子獻樂而歎然則爲射姑者委婉止之不來可也　毛氏傳曰周禮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謂諸侯世子已受天子命者則朝聘時但下君一位公之子與侯等侯之子與伯等伯之子與子男等未受命則但以皮帛繼子男之後此諸侯世子攝君朝聘於天子之禮也若諸侯相朝則不問已誓未誓槩降君一等各以其國上卿之禮處之故傳曰賓之以上卿禮也蓋諸國上卿無不下君一等者今曹伯之子下伯一等當如子男不得繼子男之後故曰賓之以上卿此諸侯世子攝君相朝之禮也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於桃邱弗遇

魯之後鄭以周班也而鄭忽挾功逞怒請師於齊齊又以衛師助之故公求成於衛以絕其援而衛不與會因有三國戰郎之役杜註桃邱衛地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於郎

左傳曰我有辭也蓋魯備戰以待不惟辭直故三國不書侵伐但書來戰戰而交綏知不可勝遂去故亦無勝負可書戰本鄭志而殿齊衛下者見魯班之本周制也　毛氏傳曰魯桓僭塔衛宣又從王伐鄭而齊以謀紀之故獨與鄭密遂彼此率伐而不可解小人濟惡如此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條貫篇曰三國又以戰郎不得意而使卿大夫盟以圖再舉而不成鄭莊之卽卒子忽之不終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

鄭莊公在春秋初當惠隱桓之際享國四十餘年中原諸侯之一梟雄也能繼桓武以弱小爲強然逆王師入許助齊滅紀母弟外奔與宋衛魯逞忿能兵故其後諸子爭國弒殺內亂殃亦甚焉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左傳曰鄭祭封人仲足爲卿爲莊公取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莊公曰雍姞生厲公宋莊公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乃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　穀梁傳曰宋人者宋公也其稱人者貶之也成十八年左傳曰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杜註曰祭

氏仲名蓋仲足名而時人置足而但呼祭仲猶管夷吾字敬仲而時人置敬而但稱管仲也

毛氏傳曰昭厲皆庶出而昭爲庶長鄭莊在時已立爲世子禮先君未葬則稱子既葬則稱君忽不稱鄭伯而稱名何也諸侯五月而葬今鄭伯以夏五月卒秋七月即葬纔歷三月三月不當葬則不得稱君然而已葬矣則又不得稱子君與子皆不得稱則但書其名一如諸公子出入稱名如齊小白入於齊之例至於後復歸稱世子見其當歸也

鐵壺氏曰兄弟爭國奔而以名係國者示當承國也鄭忽曹羈是也名不係國者篡也突亦是也諸侯出奔而名者國有二君也鄭伯突名以忽也衛侯朔名以黔牟也北燕伯款于傳無徵而事宜類此矣無二君則不名衛成公獻公是也奔與執而返國無不名者已嘗失位矣至是而復故目其人也曹

負芻猶不名者歸自京師則其位未嘗絕也爭國而奔入稱名者逆也鄭突衛朔是也不稱名者正也衛獻公北燕伯是也歸而不書所自者赴告略也書所自者赴告詳也穀梁傳以爲有奉非也衛侯鄭之歸也楚師新敗而與夏不通則不能有奉明矣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蔡叔杜註以爲蔡大夫名叔何註以爲貶蔡侯稱叔似皆非也蔡叔以許叔例之乃蔡侯之弟耳條貫篇曰齊衛鄭盟于春至夏秋而鄭事大變桓公乃思乘鄭突之亂可圖報復又其時宋雖納突而以重責突賂之故與鄭有隙且前此三國來伐而無宋是宋可間者因遣大夫名柔者往會宋公而謀與報鄭

公會宋公于夫鍾

公又親會之杜註夫鍾郕地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又親會之杜註闞魯地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左傳平杞莒也杜註曲池魯地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人燕人盟於穀邱

杜註穀邱宋地燕人南燕大夫左傳公欲平宋鄭也條貫篇曰雖與宋會盟而宋貪鄭賂不肯伐鄭公乃轉計我所報者鄭忽也今突非我讎何必報詩宋莊與鄭突平而我居間則我可合鄭而專防齊是以又爲此盟也

八月陳侯躍卒

公會宋公于虛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龜

左傳宋成未可知也故又兩會之而宋莊責鄭賂之少辭不與平虛龜杜註皆宋地條貫篇曰公乃豁然謂向者求成於衛而多一衛敵今求成於宋而宋不應將多一宋敵矣夫宋不肯平則宋者突讎也突爭忽而齊本助忽則齊亦突讎也我釋鄭而助突以報突讎突豈惡焉於是轉而會鄭

丙戌公會鄭伯盟於武父

條貫篇曰遂與鄭伯盟而訂師期焉武父杜註鄭地

丙戌衛侯晉卒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於宋

條貫篇曰又以鄭伯之所怨在宋乃先伐宋以殺齊宋衛合并之勢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毛氏傳曰此即報郎之役也郎之齊衛爲鄭而共來戰怨在鄭也今反借鄭以報怨則以鄭忽出奔衛鄭突之怨不在鄭而反在衛矣若戰不書地者連前文書之在宋地也諸國稱爵君親師師也衛惠公丁宣公之喪在前年十一月此時尚未葬也禮先君未葬當稱子此稱衛侯以踰年正月必即位改元則已成君故書侯然親未葬而改縗以與人金革之事稱侯正罪之也紀從魯勝齊以修怨非計也愚按魯鄭戰宋而齊衛燕三國之師來助宋魯一戰而皆敗之抑武矣

三月葬衛宣公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條貫篇曰公乃復會鄭伯於曹以結之曹國名

無冰

此夏之冬十一月也故書災

夏五

穀梁傳曰傳疑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條貫篇曰而鄭伯復修盟焉按以上傳皆闕軼而經綫縷可考毋怪條貫篇謂傳斷爛而經不斷爛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乙亥嘗

毛氏傳曰此合兩事爲一書者御廩災當書一也左傳天火曰災嘗者時祭恆禮不必書今以八月嘗爲夏之六月當禘而嘗爲失時當書又一也然御廩者神倉也藏粢盛以供祭祀今已卜祭於乙亥而先三日而神倉忽災何以供粢盛則是祭幾廢乃不料災不成災神倉之穀幸無有害則雖災而仍可以祭此則志幸之又當合書者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毛氏傳曰此報魯鄭紀之戰宋也專報鄭者宋鄭尤世怨也以用也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此與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例同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毛氏傳曰左傳言諸侯不供車服以車服爲上所賜非下所貢也況來求乎

三月乙未天王崩

此桓王也子莊王立鍅壼氏曰莊僖二王之喪不來赴魯當是時齊桓創霸而不能帥諸侯以達王事何也齊霸與晉異晉文則霸者之迹已見前矣故曰求諸侯莫如勤王齊桓無前轍也非不得諸侯不能致勤於王室而莊僖之崩在莊十二年十七年間齊桓師於長勺而魯敗之會北杏而宋叛之再會於鄄而鄭叛之同盟於幽而魯叛之安能使帥王職哉至僖公之世退狄伐戎帖楚然後諸侯服霸而尊王之事起著於經者可考也魯事周之勤怠視乎霸迹之盛衰文九年葬襄王叔孫得臣往晉文襄霸業正盛之後也自宣以後天王之崩無不志者以晉霸雖衰而會盟征伐當假王命以屬諸侯也自齊桓創霸晉文繼之然後諸侯知有王觀莊僖二王崩葬之不志則霸者之功不可沒矣若頃王之崩不志左傳謂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也

夏四乙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左傳祭仲專國鄭伯患之使祭仲之壻雍糾以享諸郊殺之糾妻告之仲殺雍糾厲公出奔不書見逐者春秋逐君雖見於經並不書見逐蓋國君無自出之理出奔則必有強臣逼促之者故但書出奔而逐在其中至魯君見逐則書曰遜異於他國之文也皆所以存君體也以見逐君之爲大逆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許叔入于許

鐵壺氏曰許失國十五年叔始入與蔡侯盧陳侯吳同而書法異者春秋雖不與楚之封陳蔡而盧吳實既復而後歸故書爵且易故書歸叔既入而後君許故入從其本稱以鄭吞之而竟入焉雖可知矣

公會齊侯于艾

春秋之初魯爲東方望國列國未有加之兵者有之自桓十年齊偕師衛鄭來戰於郎始魯雖伐宋而並敗齊衛燕四國之兵然魯伐宋而齊來助宋戰魯以致師敗非魯尋之報怨也至是以襄公新立會之修好其於齊爲少紲矣（艾公羊作鄗）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鐵壺氏曰朝者諸侯之禮三國之君來朝而書人者魯人黜之也盟書邾儀父突以與葛牟俱故同辭也並書之旅見也惲皐聞曰春秋書人人者統詞也君可以稱之大夫可以稱之國人可以稱之如論語夏后氏殷人周人俱總其世代而言之至於戰師少稱人師衆稱師非也如莊十六年公敗宋師於乘邱而檀弓云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邱則可知稱師稱人不必強分謂國君不稱人亦不然楚人使宜申獻捷非楚君使之而誰使之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左傳鄭突因櫟人殺鄭守櫟大夫而遂居櫟此後至十七年昭公爲高渠彌所弒祭仲立公子亹十八年齊襄公殺公子亹轘高渠彌祭仲立公子儀至莊十四年突自櫟入於鄭殺公子儀而復位此皆經所無也二十年經書鄭伯突卒其經無者以鄭不來告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前公與鄭偕以戰宋者突也乃突爲祭仲所逐忽復入鄭而事又變條貫篇

曰幸宋莊是時與鄭大惡蓋宋之惡突者徒責賂也今忽之惡宋則以納突入而實與忽爭此國也故宋鄭不兩立必有讎伐而其時則仍以納突之說行之而我公則又親求宋莊反怨爲好乘鄭忽初入之際而合以伐鄭杜註袲宋地按隱桓時會盟征伐反覆變幻中原之國日尋兵戈是何世道耶此管氏一匡之所以大有功也鐵壺氏曰會書地而後伐者先行會禮而後伐二事也不書地者一事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毛氏傳曰乃以伐鄭克而謀再伐之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春既謀伐此遂伐之但此祇伐鄭非納突也蔡侯前列衛侯上此列陳侯下班序譜云自隱至莊十四年四十三歲征伐會盟者凡十六國時無伯主無有成序理或然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明年鄭昭卒魯鄭之搆兵乃畢　按書至不同有行飲至之禮者如此至自伐鄭是也左傳曰以飲至之禮也蓋兩次伐鄭以報戰郎之怨故策勳而行至禮也有危之而書至者魯朝齊晉楚皆至惟僖十年如齊不至穀梁傳曰桓會不至安之也者危之而書至則有不必盡行此禮者何者如成十年辱於晉襄二十八年辱於楚而皆至何飲爵策勳之有昭公至自齊居於鄆則鄆無廟可告何者三十年公在乾侯傳曰徵過謂不朝正於廟是無廟可告也若昭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舍至自晉大夫不至見執而至亦危之不必有告廟飲至禮矣文十五年單伯見執於齊而歸書單伯至自齊則至我魯也單伯王官有何廟於魯而飲至舍爵哉公行不越境

不至而定十有二年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則以成隳然一敵國不克而還故書之以紀陪臣之變豈徇飲爵策勳哉有徵其過惡而書至者如莊六年公至自伐衛是也外挾齊宋之強拒王人之微何危之有則徵其過惡也過而飲廟過惡也不飲廟亦過惡也

冬城向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左傳史記謂衛宣公愛夫人夷姜生子伋以爲太子屬諸右公子洩爲之娶於齊而美乃自娶之曰宣姜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職夷姜縊宣姜與朔搆伋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告伋使行伋不可壽乃飲伋酒載其旌以先盜殺之伋至又殺之及惠公立二公子怨之立伋母弟公子黔牟惠公奔鐵菴氏曰黔牟之立何以不書爲助朔故黔牟之立與奔不書猶助突

而忽之弒亹儀之立彼不告此亦不書也其文則史此其驗也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條貫篇曰桓王崩後齊襄繼僖惡郎謀紀而公往平之杜註黃齊地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左傳曰疆事也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事至而戰又何謁焉杜註奚魯地鐵菴氏曰不目其人微者也會盟書及書會而不目其人則曰君使伐書入書伐書及以伐而不目其人則曰微者何也終春秋之世無外微者與魯盟則知無內微者與外盟也幽之會齊桓始霸在會皆大國公侯而魯乃使微者往乎高傒處父肯與吾微者盟乎以是知皆公也若侵伐則君將稱君大夫將稱大夫而不目其人則微者可知

奚愚按僖二十二年及邾人戰於升陘左傳明載是公蓋以敗爲恥故諱公不書有如此者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鐵菴氏曰季行次也諸侯之弟得承國者如許叔紀季皆以行次書兄終弟及之義也據左傳蔡侯封人無子及卒蔡人召季於陳不立之召何爲而胡氏以爲未立爲後見執者蔡侯獻舞也不知季即獻舞一人也歸國書行次見執書名也

癸巳葬蔡桓侯

杜註稱侯謬文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

毛氏傳曰宋衛伐邾報隱五年邾鄭之伐宋也公甫受邾朝甫會邾于趡而遽助人之伐何居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公于文姜自謀之而親迎之齊兩來聘而不敢絕會之又會之固畏齊之強亦牀第之昵束之也乃遂瀆男女之別同行如齊以致凶終狠刃於連枝柔柰於禍水宜其及哉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左傳公與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魯人乃請誅彭生以滅恥辱齊人誅彭生史例內君見弒必諱爲薨然內薨不地以薨而求其地也外薨必地則又以地而求其薨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者穀梁傳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

本國君出奔曰遜以强臣逐之也今文姜誰逐之乎而書遜蓋前年桓喪歸時夫人已隨喪歸杜註曰魯人責之毛氏傳曰懟而避去曰孫鐵壺氏曰公如齊而夫人偕公喪歸而夫人孫與聞乎故之實不可掩矣

夏單伯逆王姬

杜註曰單伯天子卿也逆左傳作送蓋王將嫁女於齊既命魯爲主故單伯送女不稱使也王姬不稱字以王爲尊且別於內女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鐵壺氏曰魯主王姬舊矣古者昏禮接於廟此時公在憂次不可廟中行禮故築館於外然齊爲父讎且居凶喪何不可辭之他同姓主之而乃負喪行事徒爾築館於外所謂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毛氏傳曰錫命者死而賜以文如後世之哀策昭七年傳所謂追命衛襄者是也以桓之死而錫以文猶可知矣

王姬歸于齊

齊師遷紀郱鄑郚

齊將滅紀先遷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于餘邱

公子慶父桓公子莊公之庶兄也以庶長稱孟孔疏云慶父字仲子孫以字氏八年傳稱仲慶父故孟孫亦曰仲孫毛氏傳曰于餘邱杜氏云國名公穀謂是邾婁之邑則史例書伐無稱邑者第國名無三字必夷狄之國而近魯者與成三年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例同

秋七月齊王姬卒

毛氏傳曰內女嘗卒此以魯嘗主婚比之內女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莊公爲之服大功爲姊妹之服也按此書者不常有之事而偏遇爲讎家服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杜註禚齊地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毛氏傳曰此伐衛爲納惠公也與後五年公復會齊侯伐衛　事按惠公蓋以母齊女故奔齊故齊納之而公以齊甥助之嗟乎但知己爲齊甥而頓忘齊爲父仇也惠母與己母同行而罔聞乎王以惠不當君衛而逆之乎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公

桓王以桓十五年崩至是閱七年而始葬周綱之墜可知矣公穀疑改葬無據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齊將滅紀紀季不得已以酅邑納于齊入納也與他人國入邑不同公羊傳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不敢言存兄弟子姪但外出之女有所歸遜謙畏之辭也後五廟者爲齊附庸之國以後諸侯之五廟也紀之可歸齊之可惡俱見矣

冬公次于滑

左傳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

滑小國名近鄭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邱

兩君相見之禮而文姜以淫奔行之公然以齊侯自爲矣魯尙有人乎

三月紀伯姬卒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毛氏傳曰此必齊鄭謀滅紀也前桓五年齊侯謀紀原與鄭莊同如紀思以襲之其因循至今者徒以紀與王室爲婚姻耳今桓王已崩無所顧忌故前元年即已遷紀三邑至三年而紀季以酅如齊我公時過鄭久舍於滑正以齊鄭有舊謀今必偕鄭故公求鄭伯一見以解紀難乃久次而鄭不與見則其約于齊而恐以我貳情可知矣至是相會而曰遇者以過禮稍殺秘而不欲彰也鄭伯鄭子儀也鄭自桓十五年忽歸國後突隨入于櫟而未有國也既而忽爲高渠彌所弒而立子亹則齊襄殺子亹而戮高渠彌何也以齊黨忽也時祭仲迎立子儀而突仍不得入以突爲忽讐即爲齊讐子儀無德怨焉此時子儀正君國故齊與謀之

紀侯大去其國

左傳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而去之蓋倔強人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毛氏傳曰三月紀伯姬卒入夏而紀侯去國然伯姬猶未葬也至六月而齊侯始葬之則去國之慘即一妻之棺而不能顧恤可知矣者其書齊侯者何以紀侯之去國無所逼逐如太王遷岐走馬而行今而知齊侯之親在紀也則非自去之逼逐之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杜註禚齊地公羊傳曰公何爲與微者狩齊侯也則其稱人何諱與讐狩也錢當氏曰書夫人會享齊侯而諱公之及齊侯狩然後知齊侯者夫人所暱而公不共戴天之讐也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毛氏傳曰師則在軍中矣此時齊未行軍得擾齊師尙在紀孔疏所謂疆理紀地之師者非耶齊風詠之曰行人彭彭齊子翺翔胡傳曰蓋懸之心實蓋矣

秋郳犂來來朝

左傳曰來朝稱名未王命也杜註曰言未受爵命爲諸侯也傳發附庸稱名之例其後數從齊桓以尊周室王命以爲小邾子孔疏曰邾顏別封小子肥于郳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左傳納惠公也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書敎衛僞王室罪五國也衛王之諸侯也五國亦王之諸侯也禁五國使不納朔已矣乃不能而披髮纓冠以救黔牟不其僞乎而五國抗王之罪不容誅矣鐵壺氏曰子突名也王朝之大夫稱名

夏六月衛侯朔入於衛

毛氏傳曰左傳衛侯入放黔牟于周以周救之也史例失位復入當書復歸諸侯納之當書歸此弟書入一似原非衛君而强入之者則衛侯之入與諸國之之納之皆有罪矣鐵壺氏曰朔既爲天子所黜而入稱爵何也春秋於篡弑之賊苟國人及諸侯君之則以爵書不沒其實也使朔之入衛突之入櫟不舉其爵則疑於彼雖篡竊而國人鄰國不以爲君後此會盟征伐交政於中國者亦不知其爲何人而亂賊公行王綱縱弛之迹轉不見於後世矣朔入而齊得賂致之魯則知抗王室定亂人齊爲首惡矣

秋公至自伐衛

穀梁傳曰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不致則無用見公之惡事之成也

螟

冬齊來歸衛俘

毛氏傳曰俘例有二一俘其人民一俘其寶玉此則實玉之俘也左氏公羊皆言歸衛寶是也夫以逆王命而納罪惡卽無所利而爲之其惡已難貰矣况利之按左傳曰文姜請故杜註曰以說魯而謝怨甚矣文姜之詭也蕭漢唐呂氏武氏之流也故魯桓及莊皆爲所惑不能制之可恨哉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防魯地故左傳曰齊志也杜註云至齊地則姦發夫人至魯地則侯之志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毛氏傳曰恒星穀梁云經星也卽二十八宿也祇稱恒星而不稱星則必衆星皆見而恒星獨不見者若謂日光不掩故星不見則未有經星較大且不見而衆星反見者左氏謂夜明掩星非也至夜中星隕則非恒星而衆星矣故但稱星謂夜初祇不見恒星而此時則又見衆星之隕如雨擬其衆星之隕如雨之下也穀梁謂恒星隕非也有星體不見而能見其隕者乎且恒星周天夜見者祇七八宿不能如雨之衆也按此及僖十六年星隕書日以日事也文十四年哀十三年星孛書月非一日也昭十七年星孛書時或不止一月也

秋大水無麥苗

秋初卽夏五月也方欲登麥而大水漂沒並五稼之苗俱損災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杜註穀齊地胡傳曰一歲再會惡益甚矣明年齊襄卽見彭生鬼啼立時被弑非禍淫之明驗與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郞以俟陳人蔡人

杜註曰期共伐郕而陳蔡不至故次郞以待之

甲午治兵

鐵壺氏曰公羊傳爲久也承次郞之後而不言其地卽治兵于郞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毛氏傳曰據經二國同圍郕而郕獨降齊畏齊不畏魯也據傳仲慶父請伐齊公不許亦畏齊非自克也夫以魯之弱莊之庸劣當强齊之勢力不能報而反好大逞弱藉强弊以攻同姓罪已無算然且究不能逞初則招與國而不之至旣則降小弱而不之伏卒之因人成事功歸他人假手縮肩爲天下

実則何如已之爲愈矣

秋師還

錢壺氏曰外兵獨稱師卿大夫將也內兵獨稱師君將無功也此役與齊同而齊專其利僖十八年救齊與宋爭衛而宋擅其功故可惡而諱之也二役皆重事必不使微者將卿將則當稱某帥師以是知其爲諱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無知弒其君諸兒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左傳雍廩殺無知而曰齊人者討弒君也故用衆辭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左傳襄公立無常鮑叔牙奉其庶弟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其庶弟公子糾來奔及無知殺而齊人有來迎糾者故公與盟以納之非一人故稱齊大夫杜註蔇魯地

夏公伐齊納糾

大夫有迎子糾者亦有別奉者故以師伐之史世家荀莊管子皆謂子糾兄小白弟

齊小白入于齊

成十八年左傳曰凡去國國逆而立之曰入是亦國人迎之也毛氏傳曰二公子同爲支庶不問長次乘亂而入先則得之或謂小白係齊是小白宜有齊非也納子糾承上伐齊言非不係齊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杜註乾時齊地小白先入國高主之且已葬先君其位定矣魯乃不罷兵而以弱待強一戰而敗宜哉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齊桓公用鮑叔之計使之帥師來言請魯殺子糾而囚管仲授齊歸而用之夫桓入爲君則亦已矣乃必殺子糾何不仁也魯始爲糾而不量力及敗則如鼠曰汝殺糾則殺糾抑甚矣按左傳鮑叔曰子糾親也則子糾名也或稱子糾或單稱糾同也非以當有國而子之也

冬浚洙

又懼齊兵來伐而浚洙以防之然有備無患日存此心可以強矣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杜註長勺魯地條貫篇曰當是時齊桓思以兵政威天下計魯易與且糾黨也請威之自魯始于子糾之取甫及三月而遽興師來伐會魯有奇士曹劌者草野言兵事公急見之請教曰必忠信而可公曰諾使之主戰伏齊師作氣三鼓氣竭而後赴之齊師敗不即馳也望其奔之轍亂旗靡無伏矣也而後長驅而逐之境外

二月公侵宋

齊敗乃將合宋師來伐而我既知之故先侵宋

三月宋人遷宿

杜註曰強遷宿國而取其地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邱

條貫篇曰及齊師宋師合併而來未敢遽深入也徘徊境上而次于郎公子偃見宋師不整自雩門出蒙皋比而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邱公自以金僕姑射宋力士南宮長萬生獲之齊師還此亦彼來伐而我敗之者然長

勺不書彼伐此書彼伐者以長勺祗齊師書敗而伐自見此齊宋兩師但書宋敗則齊師不可見也杜註乘邱魯地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左傳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過蔡蔡侯止而見之弗賓息侯怒使謂楚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杜註莘蔡地毛氏傳曰此楚通中國之始也甫通而即敗我同姓之國惡可知矣鐵崖氏曰荆楚之故號也其以號舉何也未與夏通而書史畧之也蔡侯獻舞何以名自是而不返也諸侯卒必名奔執而不返則自是終矣其奔執不返而不名者不知其名也猶卒而不知其名者第書其君卒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左傳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故滅之鐵崖氏曰春秋之初諸夏之邦擅取邑者有之而滅先王之建國猶未敢也故許叔得居東偏紀季許後五廟郕降於齊宋人遷宿猶有顧忌也滅國自譚遂始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越一年齊未報伐而宋先報之公復親禦之乘其未陳而薄之而宋復大敗有此三勝而齊不復謀魯矣杜註鄑魯地

秋宋大水

毛氏傳曰以災告而我弔之故書

冬王姬歸于齊

齊桓娶共姬也鐵崖氏曰魯爲諸姬宗國他公豈無主王姬者而但以常事不見於經惟莊兩書者忘親之罪也然歸王姬於齊甚詳歸齊桓畧罪有輕重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條貫篇曰紀侯去國又經九年不知寄居何所至是紀侯死而紀叔姬無所歸矣前三年紀季以酅入於齊則酅雖屬齊然紀之宗廟在焉叔姬不大歸於魯而歸酅夫子深予其歸之正也春秋譏滅國三十未有如紀之詳且盡者蓋王封侯國豈容滅絕况周姻我婚情有相關乃強大肆惡漫無顧忌雖以天子之尊宗國之重而不能庇一親戚子女設之怒然傷憤然興歷三公閱五十八年合二十三條直至紀叔姬卒而歎息聲絕誰謂春秋斷爛也愚按春秋之一事起訖寫照乃爾他事可以類推矣二百四十二年始末統一文也每事始末各一文也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左傳宋閔公以南宮長萬被獲而歸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遂弒之　按華督與仇牧皆爲宋萬所殺但書牧不書督者督非牧比也左傳曰萬弒君遇仇牧於門批而殺之穀梁曰仇牧閑公羊曰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萬於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摋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死節之烈如此而督左傳接殺仇牧云遇太宰督於東宮之西又殺之則祗是迸及而殺且以其官尊有權而殺之非督來死難也况素爲弒君之賊乎故不書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弒君而即奔明有討賊者也左傳宋諸大夫攻之宋萬奔陳請賂陳之立閔

公弟御說爲宋桓公經不書殺萬者不告殺也不書葬宋閔公者我不會葬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此齊桓圖霸而主盟諸侯之始也左傳曰平宋亂疏曰桓二年會稷平宋亂者欲平除宋督弒君之賊此則宋萬已誅但新立君而位未定故齊桓爲會以定之故宋人聽命而來會毛氏傳曰會止齊侯稱爵而列國稱人者蓋桓初興霸諸國未經信從而宋新遭亂君不敢輕出故皆以大夫至也何註云桓不辭大夫者欲以卑下諸侯遂成霸功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

左傳曰會北杏遂人不至也鐵菴氏曰見於經者齊滅國三晉滅國五楚滅國十有四吳滅國三衛莒蔡鄭滅國各一戌晉滅國一楚秦巴滅國一自周之衰諸侯相兼并者多矣而自莊以前無一見經者楚則與魯未通也列國則不敢告滅也晉獻武兼國甚多而下陽以外皆不書暨三年莒人入向宣四年魯伐莒取向而向亡不見於經則知滅國而不告者多矣然其事多在桓文未霸以前何者霸以存亡字小爲義故桓文襄悼之盛諸侯鮮私爭焉況滅國乎齊滅譚遂在未霸之前兩盟幽以後則惟以救患恤災爲務矣晉主霸近百年未嘗滅先生建國潞氏甲氏留吁陸渾而外惟會吳于柤合諸侯以滅偪陽必假公義以討告也衛之滅邢則齊桓既沒晉霸未興之前也齊之滅萊莒之滅鄫則楚勢甚張悼公圖霸而未成方借其力以服楚鄭故乘是以自封而不能詰也蔡之滅沈鄭之滅許則霸統棄散之秋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齊偕宋伐魯而宋閔爲萬所弒宋桓繼世宋魯可釋憾矣而齊謀與霸已經四年而不能得志於魯且是年首會列國於北杏以平宋亂而魯獨不與壇坫之間未免減色因於今年冬反惡爲好而盟於柯齊魯之惡以此終焉其在齊則謂懷遠以德招攜以禮不在消兵魯爲諸姬宗國何可不睦在魯則以齊雖仇讎不貳易世齊桓一匡尊王不宜自外皆善之也杜註柯齊地邑名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左傳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以大夫伐之齊請師於周豈北杏之會齊侯有命辭宋人歸而不奪與抑別有他圖與齊桓乃假王師以申大義

夏單伯會伐宋

左傳夏單伯會之取成於宋而還

秋七月荊入蔡

左傳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入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入之考史記世家蔡哀留楚九年死於楚蔡人立其子肸爲繆侯據此則蔡哀侯在楚何以伐蔡蓋蔡人以其留楚已立其子守國故楚入之以悅息嬀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孔疏曰王臣在會不問尊卑皆列諸侯之上僖八年洮之盟九年葵邱之會是也此會魯人不與當云單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會於鄄乃云單伯會者齊侯欲歸功天子故赴以單伯會諸侯爲文所以尊天王示名義也杜註鄄衛地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左傳曰齊始霸也北杏猶卿大夫此則諸侯從前會鄄推王官此則尊伯主其定伯次第如此毛氏傳曰左傳前年夏鄭厲公殺子儀入鄭則入冬與春兩作鄄會皆厲公也蓋齊僖與襄皆黨忽讐突故突在僖襄之世有伐無會此時齊桓不然耳

夏夫人姜氏如齊

文姜如齊無何蓋必假他事以求悅於齊桓而爲威耳觀齊桓惡哀姜而殺之則其不禮文姜也必矣故文姜歸兩如莒而不復至齊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杜註曰郳附庸屬宋而叛故齊桓爲之伐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爲次征伐則以主兵爲先春秋之常也

鄭人侵宋

左傳曰鄭人間之而侵宋毛氏傳曰鄭突之初入鄭與再入櫟皆倚宋師爲援自宋莊公卒突居櫟最久而宋不一顧故怨而乘間侵之而不知其引兵召伐矣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左傳宋故也

秋荊伐鄭

左傳鄭伯自櫟入緩於告楚故伐之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左傳鄭成也杜註幽宋地魯自是同諸侯赴齊桓之會矣毛氏傳曰不書公者祇言會而公在其中與僖十九年會諸人盟于齊二十九年會諸人盟于翟泉例同若夫列國之次杜氏曰陳國小每盟會皆在衛下齊桓始霸以陳爲三恪客故進之班在衛上終於春秋魯史亦因其告文而次之杜氏曰諸侯自是無特相盟者矣鐵薔氏曰盟之或書同或不書同皆舊史之文也舊史之文異以載書之辭本異也自莊十六年盟幽以前見經者特盟參盟而已不可以言同也以一國而主天下之盟自幽始故載書之辭言同以紀實也以固信也而既盟之後詹執而鄭弑西鄙伐而魯疑則諸侯猶未同也故後幽之會載書復言同以申其信自是霸權日盛召盟而諸侯聽焉載書不復言同矣宋襄再盟不書同者曹南鹿上皆參盟也晉文一戰屈楚而從者翕然故盟不言同知其無異心也文襄既沒靈公方幼陳蔡鄭宋同時而折於楚故文十四年新城之盟復書同自二幽以來未之有也蓋合異爲同故以是要言而欲其無貳也其後不書同晉霸未衰也自戰邲以後楚勢益張而諸侯反側載書無不言同者矣以悼公之復霸而雞澤戲亳之盟皆書同者承靈成景厲之衰也平公少懦矣而溴梁祝柯澶淵之盟不書同者席悼之盛也蕭魚以後在會者無異心矣其後晉有欒氏之亂諸侯離叛而重邱之盟復書同矣吳與楚敝不復有事於北方而皐鼬之盟不書同矣以是知凡書同者皆懼其異而載書以是要言也薄蜀二盟楚人以力脅諸侯而不屑要之以同宋之盟晉楚爲成故皆不言同也

邾子克卒

杜註曰克儀父名稱子者蓋齊桓請王命以爲諸侯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孔疏曰辟鄭之執政大臣也左傳曰鄭不朝也舊解爲不朝齊夫齊初定霸未必如晉有五年一朝之命也齊鄭之君皆非新即位又不合先王世相朝之制也何爲執之觀下十八年傳曰虢公晉侯朝王而鄭伯亦在周此蓋鄭近王都又嘗爲周卿士今久不朝王王命霸主責之遂於鄭辟之詣齊而執焉故次年鄭伯遂如王室耳

夏齊人殲于遂

左氏穀梁云齊滅遂使人戍之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飲戍者酒而盡殺之無遂矣曷爲言于遂以能殺齊戍若遂之存也齊人指其將與卒也

秋鄭辟自齊逃來

孔疏曰鄭辟自齊逃至魯而歸鄭觀僖七年鄭執政有叔辟可見也

冬多麋

杜註麋多則害五稼故以災書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

戎徐戎也不言來而止言追言追而來自見與敗齊長勺同

秋有蜮

毛氏傳曰蜮短狐也居水中以氣射人輒生疔毛詩所謂爲鬼爲蜮者南越水旁產此嶺北即無矣約中國地豈宜有故公羊曰以異書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一聘九女媵不書爲其有遂事書成九年左傳曰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孔疏曰鄄衛地蓋時陳侯娶衛女魯遣結送媵至衛從嫡而行適齊宋爲會將謀伐魯正在媵地結遂無公命而逕與盟然後送女此雖專事然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與文八年公子遂盟雒不返命而即與雒戎盟于暴例同雖彼解戎患而此殆宋仍伐且加以陳而其心固爲國也女稱婦者隱二年公羊傳曰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此在塗也陳人指陳侯也惟會盟征伐稱人屬臣下所以別於君也

夫人姜氏如莒

饒齋氏曰內夫人出入必書舊史之文也違禮而出則書得禮則不書春秋之法也夫人之禮父母在歲一歸甯悉書之則不可勝書而違禮而行者其失亦不可得而見矣然則無得禮而書者乎失禮而書者譏也得禮而書者志變也文九年夫人姜氏如齊是也夫人之歸魯也貴聘而賤逆至而不致敬嬴仲遂同心以擠嗣夫人至是蓋不安於魯矣故志其出而並志其返也是他日君堯子弒夫人大歸之端兆也故特書以志其變焉惟得禮而歸甯者皆不書然後知出而書者皆失禮也然後知得禮而特書者爲著變也文姜之如齊也或在齊襄之世或在齊桓之世而辭同文姜會齊侯于禚姦也聲姜會齊侯于卞爲公請也而辭同文姜如齊非禮也出姜如齊歸甯也而辭同何以別乎此據事直書而義自別者也不待異文以別之也文姜爲獸行邇乎襄以殺其夫君死於齊姜孫於齊既返於魯而奔齊襄者汲汲焉則書會書享書如不問而知其爲姦也若齊桓則義著於天下久矣自襄之死

姜與齊絕已七年至是齊魯之邦交始通而姜氏頗以歸母家桓之失在欲結魯而不固拒耳他無嫌也若齊姜則桓之子或兄弟之子也其失在道會耳他無嫌也惟出姜如齊無以辨其爲得禮故書至以別焉以違禮而行者皆不書至故知書至爲得禮也惟得禮而書至故知不書至者皆孔子削之也何以知舊史之備書也爲舊史者非明於春秋之法也使夫人歸甯例不書則出姜亦不書而孔子亦無從而筆於經矣以出姜之歸甯書知凡夫人之歸甯備書也以出姜書至知凡夫人之備書至也春秋獨於出姜不削以著變而其義皆見矣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討我之與鄭逃也然但聲其罪而已故皆以人來者媵陳而陳亦與伐必公子結盟鄄將媵婦稽留在途故陳來責也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夏齊大災

杜註來告以大故書大天火曰災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齊桓之攘戎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文姜七月始葬必魯人嘖有煩言或以爲當絕于廟不可祔葬或以爲君含容久雖以貰罪故莊公不得已赦除國人大罪若曰文姜卽有大罪亦赦除也則葬以小君之禮而國人無言也抑醜矣故穀梁傳曰肆失也卽赦也眚災也卽罪過也大者肆赦小者可知概赦之也爲嫌天子許葬故須赦而後得葬也鐵壺氏曰夫人之謚從君見於經者宋共姬見於傳者鄭武姜文羋衛莊姜宣姜晉文嬴皆是也而內夫人無一從君之謚者蓋自文姜始也文姜以淫弒先君魯之臣子覺配以先君之謚而不安也故別爲謚自此哀姜聲姜穆姜齊姜皆別謚矣

陳人殺公子禦寇

鐵壺氏曰殺公子大夫稱人者或國亂衆人擅殺或同班者自相殺皆不得不書人也蓋非以國法殺之不得稱國也非出於君之意不得稱君也愚按

公殺謂兩下相殺不見於册書以是爲有司之事而非王法所寓也書人者雖兩下相殺而事關於國亂無政非有司所得治者也故書人以徵亂也

夏五月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齊桓薄伐西鄙以聲我過而卽來修好又遣上卿至魯地而公與盟焉

冬公如齊納幣

齊桓一匡而公與之修好未爲失也然遂與結昏在莊公則爲不可而且於不可之中又失禮焉則卑惡矣齊魯雖世爲昏媾然先君身爲齊女所弒何心復取齊女況已有孟任爲夫人又娶齊女而並耦配嫡且不能以禮絕其母而小君葬之則宜終其喪乃未再期而遽行聘幣其不可非一端矣而又納幣不遣卿而親如齊隨又親社如齊丹桓宮楹刻桓宮桷親迎雖吉禮而

時久不行公必行之又如齊逆而宗覲又男女同贄皆以婦强齊而從新婚也以致哀姜嬉治淫佚醸成弒逆誰之咎與非公惟也閒長勺乘邱與郚三師用賢取勝差是自强婦則不能防閑其母終則不能綱領其妻此齊人猗嗟之刺所以作也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書至以徵其過也

祭叔來聘

不言使蓋祭叔自來聘也故穀梁曰不正其外交也

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

齊桓圖伯借祭社聚民以觀戎器與襄二十四年傳楚子使薳啟彊如齊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正同則此齊桓耀兵而誘公往觀公方修好故往時曹

劌諫有云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言非太公用兵之法也又云諸侯不相觀祀言公往非禮也

荊人來聘

楚之通魯自此始荊稱人使其大夫來也以來通宗國則有謀而强矣故詳之

公及齊侯遇于穀

觀社未已也又行遇禮穀齊地

蕭叔朝公

杜註曰蕭附庸國叔名就穀朝公故不言來嘉禮野合非也

秋丹桓公楹

娶哀姜至三月必廟見先飾以詩耀之公羊傳曰非禮也穀梁傳曰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謂當白堊而黑柱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又爲會以盟之扈鄭地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穀梁傳曰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于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不言新宮而斥言桓宮惡莊也范註曰莊不子也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秋公至自齊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穀梁傳曰入者內弗受也何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其以宗廟弗受何也娶仇人子弟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毛氏傳曰公親逆當與姜氏同日入今異日公羊以爲有孟任在宮姜不肯入必與公要約許遠孟任而後入爲夫婦瀆倫自此始矣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毛氏傳曰禮小君至大夫宗婦皆執贄以見此同姓大夫行宗覿禮也但其贄大夫執羔雁宗婦用棗栗腶脩而此通用幣以誇耀之非禮矣愚按古嚴男女之別至矣而尚有未盡者三代君娶令同姓大夫行覿禮與同姓大夫之妻入臨大享夫人出獻賓故春秋屢有淫殺之禍漢唐宋明其制漸密明宮帷無一男子得入皇后與外臣不通音問一代肅清可爲萬世法也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鐵壺氏曰羈既葬先君且踰年而不稱爵何也舊史承赤告而書也羈奔而赤告則不肯以君與世子爲稱明矣蓋羈承國而赤介戎之力以入則羈之爲正其迹顯著者也若赴詞不稱子不稱世子則非異國之史所可意爲之稱者也胡氏於鄭忽曹羈皆曰不能君非也卓子庶孽而立卽弒猶正其君臣之名而於忽羈不與爲君何義哉

郭公

毛氏傳曰此係經有脫誤本當闕者但管子云齊桓公之郭問郭父老曰郭何故亡對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如言乃賢君也何亡曰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則公字乃亡字之誤且桓公適當其時因從之與俗

十九年書梁亡例同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毛氏傳曰前十九年我媵婦於陳而陳反來伐未免不安故特聘修好而後我遣季友往答之此爲三十二年季友奔陳所本若杜註季友與陳好故來聘則陳來伐時何不好乎　按杜註曰女氏叔字穀梁傳曰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俱係臆度之言蓋女叔名也猶仲仲可爲名則叔亦可爲名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傳曰鼓用牲于社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按周六月卽正陽之月也鼓不於朝社不用幣用牲非禮故記之

伯姬歸于杞

鐵壺氏曰內女歸不書此以後會洮求婦而著其始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左傳曰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穀梁曰救日以鼓兵謂救日是攻慝故兼陳兵救水以鼓衆謂鼓衆使用力隄遏而已公羊曰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總之以非禮書也

冬公子友如陳

何註曰如陳報聘也內朝聘言如者尊內也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

鐵壺氏曰殺大夫稱國以國法殺之也其殺之當否書總同也者不名則史闕其名也又曰春秋所書皆列國之卿也大夫之名無登册書者而盟會師聘皆曰大夫何也傳載齊晏嬰曰惟卿爲大夫蓋周制大國之卿班同王朝之大夫則以大夫書者舊史之文也王朝之大夫與大國之卿並書名其義蓋取諸此矣按此去赤歸于曹僅年餘必赤介狄力以入大夫有順有否其順者助赤以殺否者也然無可考矣又按殺大夫書國以犯專殺大夫之禁也夫無專殺大夫自天子出也專殺大夫自諸侯出矣春秋之季晉殺大夫多係大夫相屠非由君意則自大夫出矣其後陪臣各主其大夫互相攻殺如晉六卿變爲三家則春秋入於戰國矣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杜註宋序齊上主兵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杜註曰莊公女蓋以下有來甯之文而莊公無母必其女也伯姬爲杞成公夫人時杞惠公在位成尙未立必以事來會而非歸甯也故不入國左傳云非事也言非會遇之正事也故譏而書之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齊霸成矣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左傳曰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謂識其私行也杜氏曰原氏仲字非也本國之卿書名而外國之卿書字此何意仲即名也

冬杞伯姬來

左傳曰歸甯也凡諸侯之女歸甯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甯曰入某出曰歸于某按歸甯常事何書必會洮之事復假歸甯而來甯也

莒慶來逆叔姬

據穀梁諸侯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此書來謂親與君接也杜云叔姬莊女

杞伯來朝

杞夏后氏之後桓二年十二年皆稱杞侯此稱伯者蓋時王降之也按此與會洮皆相關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

杜註云齊伐衛也城濮衛地蓋與公謀之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據左傳莊十九年初莊王嬖子子頹有寵及惠王即位蔿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五大夫及士石速作亂因蘇氏是年秋奉子頹伐王不克出奔溫蘇氏奉子頹奔衛衛侯朔以王人之救黔牟也出師同燕師伐周冬立子頹其明年春鄭厲公執燕仲父而奉王以歸居於櫟乃見虢叔謀納王又明年二十一年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亂定而鄭厲公卒至莊二十有七年冬齊桓公再盟幽後王使召伯廖賜齊桓公命爲諸侯之伯且以衛立子頹請伐衛至是齊侯伐衛元惡朔已卒其子懿公戰敗數之以王命而還毛氏傳曰齊桓在軍而稱人者以大夫帥師也衛及齊戰者主及客也不書奉王命者奉命不誠例之也鐵齋氏曰齊桓之霸也列國禍難無不勤恤而子頹之亂未嘗過而問焉豈虢鄭以內諸侯執周政力能定王未嘗赴告於外而不敢引爲已任與叔帶子朝之亂傳載告難於魯晉者詳而子頹之亂無聞焉則不告於外可知矣按不赴告齊魯固也然王室之亂三年乃平齊魯豈遂無聞者而魯以宗國置而不問齊桓亦以謀霸未盛姑置後圖則其罪皆莫可解矣故書齊人伐衛見齊桓委之臣下而非躬擐甲冑以討鯨鯢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秋荊人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左傳楚伐鄭而諸侯救之楚師宵遁齊桓救難恤小之一也

冬築郿

鐵齋氏曰凡邑曰城而此書築者城必備郛郭樓櫓之制而築無之也

大無麥禾

毛氏傳曰麥熟於夏禾成在秋書於冬者杜氏曰計食不足而後書也不言饑者正義云以下文告糴故不饑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左傳曰禮也蓋竊臧文仲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

左傳曰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牧於坰野日中而入還廐是治廐當以秋分春非時也延廐名

夏鄭人侵宋

秋有蜚

毛氏傳蜚負蠜也蝗屬左傳曰凡物不爲災不書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城諸及防

二邑名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是時齊師將降鄣我將救之故師次於成而止而不前穀梁所謂欲救鄣而未能是也然則魯弱可知矣

秋七月齊人降鄣

鐵壺氏曰春秋初書降國二使服而爲已屬也書遷國者二公羊傳曰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其降之遷之何也重滅國也自此以後無以降與遷書者矣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鐵壺氏曰內女適諸侯者不書卒叔姬以嫡而書爲人閔其變而重其節也胡氏以紀侯不卒微之非也叔姬歸酅故紀人猶得以禮葬而爲使人會葬若紀侯寄食他國則彼不得成喪我無以會葬無由著於册書耳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說見前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左傳曰謀山戎也杜註濟歷齊魯界在齊爲齊濟在魯爲魯濟

齊人伐山戎

穀梁傳曰桓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則非之乎善之也何善乎爾燕周之分子也貢職不至山戎爲之伐矣然則此齊桓一匡之前茅也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夏四月薛伯卒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左傳曰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則齊桓來魯獻捷非禮矣鐵壺氏曰齊侯之來蓋以報魯莊三至之勤用示昵好而託獻捷同功以來也蓋春秋爲天下患者莫如楚而非得魯來之力不能與楚爭方是時秦晉處偏各守其疆中原惟魯宋鄭陳蔡而三國盡楚蔡已南折楚屢爭鄭而齊不能禦則諸侯攜心而霸業去矣且衛敗於狄邢亦困焉曹邾小國又不足恃惟魯宋無故地大力完桓公此年來魯明年遇宋蓋救鄭抑楚之師將以時舉矣而魯庭內亂是以楚再伐鄭而齊師不敢遠興直待魯僖即位數年而後伐楚之謀決焉穀貫與陽穀會宋之後隨

要季友以盟則齊之急於得魯可知矣不然以管子謀國之詳而何爲此無名之舉歟

秋築臺于秦

杜註薛秦俱魯地名

冬不雨

鐵壺氏曰二百四十二年一時而不雨者必多矣此何以書承大無麥禾有蜚之後一時不雨即以爲憂而書於册亦猶桓宣承屢饑之後而書有年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毛氏傳曰左傳城小穀爲管仲也杜氏謂公感齊桓之德故爲管仲城私邑其但稱小穀不稱齊者以賜在俱曉也穀梁註魯邑謬矣小穀齊邑即濟北穀城今東阿縣地鐵壺氏曰春秋會遇盟戰之地皆不係國必如彭城之披於楚虎牢之戍於晉而後還係之宋鄭也按齊桓一匡九合皆管仲之功也而經無見文故特書城小穀以表之其相齊也分四民成民事滋民財通魚鹽之利以利諸侯而國富制軌里連鄉以爲伍戎卒旅振旅治兵而國強正月之朝問鄉大夫屬大夫民有孝仁股肱拳勇勿蔽其不孝弟不用上令勿不告凡善皆得而舉凡不善皆得而誅而國治三選用賢而官得人爲游士以號召天下之賢士重皮幣以聘頫於諸侯來者垂橐而入稛載而歸反四鄰侵地而諸侯服故魯感其德而冀其庇小穀之所以城也而他邦可知矣由是四方諸侯歷至於齊而管仲之廷亦造焉周制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況齊爲二伯管子延接邦君因用塞門反坫而不知其不可也孔子譏其器小而亦稱其仁蓋尋長尺短原不相掩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邱

左傳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於諸侯宋公請先見於齊侯故齊侯先之梁邱據穀梁在曹邾之間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據傳莊公未娶哀姜時曾築臺而臨黨氏黨氏者魯大夫也見黨氏女孟任美公從之閟乃以夫人言許之割臂而與公盟生子般焉及娶哀姜無子公欲立子般而未敢定至是公病問後於公子牙即叔牙莊公之庶弟仲慶父同母弟也時慶父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牙遂曰慶父才謂兄終弟及也又問季友友者公同母弟也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向者牙曰慶父才季友乃假公命使牙待於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於是立叔孫氏爲牙後則是叔牙以酖死而書曰卒者以罪不即著而既爲立後並不以誅告故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左傳八月子般即位次於黨氏冬十月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於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毛氏傳曰子者太子般其名也其稱卒以未成君也不言慶父弒者諱國惡也禮君在稱子君薨即位稱公此稱子亦以未成君之故與後子卒子野卒例並同釋例未葬稱子係在喪所稱若踰年則雖在喪亦稱公如文公成公皆先君未葬而經書公即位可驗也鐵壺氏曰子卒而不地葬而不志義與成君同謂卒不宜地葬不宜志者非也緣子之心不敢以成君自居而國人待之猶君也王猛在喪而稱王子般弒而閔不行即位之禮則子不異於成君審矣夫人之薨不地有常所也君薨宜於路寢而有不於路寢者備書之則子卒宜於喪次而不書則變矣　毛氏傳曰隱元年公羊註

云禮嫡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嫡姪娣嫡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疊立子先後視母貴賤次第秩然今閔公者少姜之子哀姜之娣所生也僖公者庶成風所生也而立孟任之子般何也莊公娶孟任爲夫人則孟任固嫡也至二十四年因求好齊桓再娶齊女於是以孟任非正娶抑孟任而尊姜氏則二耦匹嫡實爲非禮故哀姜無子則季友以孟任夫人原有嫡名殺然正名而立子般若閔之先僖則莊公既抑孟任爲次妃成風不與孟任齒勢必降等爲次妃姪娣而少姜嫡姪娣宜先於二媵姪娣此又立法之不相遠者然則魯秉周禮此非周禮之餼羊也乎　按子般喪次宜從莊公於路寢而乃在黨氏者必哀姜與慶父媾據宮中恐爲所害也子般殺而成季奔陳者以姜慶之惡方熾去之以暴其惡且起國人之公憤也

公子慶父如齊

杜註曰慶父適齊欲以求援時無君假赴告之禮而行

秋伐邾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刊誤表

頁	行	字	誤	正
卷一				
五	一八	一八	含	含
六	一〇	四	繁	繫
一五	一	（八九）	酋王	王酋
	一（八九）	（八一六）	鼋	黿
一七	二一	二九	綱下脫位字	
一八	一五	八	那	邦
二〇	一	四	伯下脫會字	
二七	一三	七	薛	薛
三〇	五	二九	能	搆
三八	一六	六	謀	媒
三九	九	一七	故	弑
四二	一七	二	傳	傳
四三	七	三	之字衍	
	二一	二五	則下脫齊字	
四五	一二	九	齊	旣
四六	八	八	淡	浚
四九	一七	一〇	生	王
五三	七	一九	屢	婁
五八	五	一〇	制	刻

頁	行	字	誤	正
	一三	三	僕	傎
六三	四	八	藏	臧
六四	一三	四	薛	薛
六五	四	三	薛	薛
	一九	七	麋	麇

春秋傳註卷二（起閔公盡文公）

蠡吾李塨　著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

毛氏傳曰狄伐邢在上年冬齊桓用管仲之言故救之穀梁曰善救邢也書人者以大夫帥師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左傳曰亂故是以緩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此時慶父在齊季友在陳季欲歸魯定亂而慮齊桓之以姜故助慶父也故先乞公盟齊桓而後來歸此與閔公之立皆成季之謀而中外布置有人不然姜在宮閔方九歲焉能越國而會強大如此杜註落姑齊地名

季子來歸

季友不稱名而稱子與齊仲孫來不稱名而稱仲孫高子來盟稱子皆魯人恥哀姜而惡慶父喜季子之有功齊桓之助止故特爲是尊異之稱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是也故魯史書之孔子因之王臣稱子者如王季子蘇子尹子之類諸侯之臣稱子者如經書高子傳稱魏子

冬齊仲孫來

此齊使來省難者不言使承上齊侯盟于落姑也仲孫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又曰魯秉周禮未可動也宜魯人之貴之矣毛氏傳曰仲孫齊公子仲氏之孫與魯稱孟孫叔孫同文十五年宋華孫來盟傳亦曰貴之可見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毛氏傳曰吉禘者喪畢行之爲死者入廟當合先公而禘視焉且高祖當祧入遷廟矣故迎毀廟之主合食太廟然後將新祧一主隨祧祧主並遷而新祔之主乃得從三親而致于禰宮則于祧于祔兩俱泯焉此先王制禮之精義也愚按先儒鄭康成許愼熊氏杜預註左傳范甯註穀梁皆同是說襄十六年傳晉人答穆叔云以寡君之未禘祀謂晉悼喪尚未畢禘祭難以舉兵是喪畢之祭曰禘與大禘時禘各自爲禮古有明證也儀禮曰中月而禪是月也吉祭猶未配喪大記禪而從御吉祭而復寢則天子諸侯曰吉禘大夫士曰吉祭同一新主入廟之祭同以吉名又有確據也但此恒禮也書何也左傳曰速也謂莊公之喪至此方二十二月喪未畢而行吉禘非禮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左傳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故薨不以地毛氏傳曰武闈者宮中門右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公子慶父出奔莒

與宋萬書同毛氏傳曰武闈之弒共仲謀篡也與弒之哀姜先奔於邾關外應也乃季卽奉僖公以適邾制其所應則共仲之勢於斯盡矣蓋共仲所恃者姜姜所恃者齊前此子般之弒慶父奔齊及季子以閔公盟齊而齊來省難則姜與慶父俱不敢至齊至是共仲奔莒原屬鼠竄故以賂求于莒莒歸之而使之自縊則討賊之速莫此若矣

冬高子來盟

左傳共仲奔莒季子即奉僖公自邾入立之公羊傳曰齊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成爲盟定其位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左傳狄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遂敗績狄乃從入衛衛國不守史記衛宣公殺子伋而立惠公國人不服曾逐惠公而立子伋之同母弟黔牟凡八年而惠公復入至是子懿公死國人仍惡惠公朔之殺子伋而復立子伋同母弟昭伯之子申爲戴公廬於漕蓋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皆昭伯所生子左傳戴公渡河宋桓公逆而濟之許穆夫人賦載馳詩於是齊桓使公子無虧帥車二百乘甲士三千人戍曹且歸公乘馬祭服畜產門材歸夫人軒車重錦諸物

鄭棄其師

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書鄭棄其師過鄭也且罪師也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左傳曰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毛氏傳曰此狄又伐邢而齊統諸侯以救之之師也師雖衆而大夫帥師君不親將故稱國先次而後救者狄入邢國雖然相持故駐師示之使人知所向往進而來奔玉石分明齊帥諸國之師迸力逐狄狄敗傷棄伴急奔於是收其器用還邢使還諸師並無私取霸兵嚴肅如此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文如邢自遷者傳曰邢至如歸鐵逆氏曰遷國見經者七邢衛之遷迫於狄也許之遷迫於楚鄭也蔡遷迫於吳楚也其宗廟社稷幾不守矣故以告而魯史書之若擇地而居則有國者之恆事也傳所載若遷於許田楚遷於郢邾遷於繹是或其國不告或告而魯史不書或書而孔子刪之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邢已遷夷儀而城之故書城邢衛將遷楚邱杞將遷緣陵而先城之故書城楚邱城緣陵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書夫人薨夷而齊人以歸知齊人殺之也毛氏傳曰據傳哀姜奔邾齊桓以霸主行誅亂之典不諱親惡取姜至齊地之夷而殺之以尸歸齊謂義當與魯絕也乃胡傳謂歸魯則十有二月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豈七月已歸十二月又歸耶豈七月已歸魯十二月反自齊至耶春秋有本經有前後經傳七月而不知十有二月此不識本經者也且經有前後可以比例如隱七年戎伐凡伯於楚邱以歸是歸戎也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是歸晉也蔡滅沈以沈子嘉歸是歸蔡鄭滅許以許男斯歸是歸鄭若來歸我則必如莊六年齊人來歸衛俘歸之他國則必如成八年晉侯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以明明有例之書法而未解也

楚人伐鄭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人邾人于檉

左傳曰鄭即齊故楚伐鄭齊會諸侯謀救之荊始改號曰楚愈强矣前但舉號史略之至是書楚人其臣也書楚子其君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左傳曰虛邱之戍將歸者也而說未明蓋閔公之弒哀姜如邾求援而季友即奉僖公適邾以制之邾子於是嚴兵以戍近魯之虛邱名爲魯戍而實陰

侯強齊若與姜歷遂乘釁侵魯僖公必知之矣及齊旣誅姜邾知不濟撤師而歸公故要而敗之范註偃邾地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左傳莒人來求賂季友敗之魯地之酈獲莒子弟挐賂可也求賂不可也況以師至魯責賂乎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僖公以嫡母請而葬之又奉入廟過矣俾臯聞曰夫人氏不稱姜夫子削之也若曰以其罪爲夫人故也若姜則齊人誅之不以爲姜女者也身首不保何可至也故後禘廟用致亦不稱姜若葬稱小君哀姜既已饋葬有諡不得沒其實也（襄二十六年傳有書夫人氏之文則時有此稱）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邱

與小穀同文則魯城之也齊桓使衛逃爲傳曰衛國忘亡鐵壺氏曰齊桓城三國屬辭各異皆以其實書也城邢三國之師也緣陵則命諸侯城之而齊不與也楚邱則命魯獨城之而諸侯不與也衍者之令有使諸侯承事而已不與者矣襄五年魯衛會吳於善道是也然會吳雖列序魯衛大夫而可知爲晉令也若城緣陵而列序諸侯則似諸侯自城之而不知其爲齊令矣何以知齊入不與也使齊帥諸侯以城則當如城邢之列序也何以知楚邱之役諸侯不與也當是時陳鄭迫於楚宋曹既同城邢之役而齊宋復謀會江黃惟魯以內難凡役皆不與故使獨任楚邱而所書與內城築同文也又曰盟扈會盟不序諸侯既曰晉大夫主之城緣陵不序諸侯又曰齊人不與何也文襄繼霸以後百年中無諸侯自爲會盟者而文之篇王會盟者皆晉大夫也以晉大夫而先諸侯不可序也故不序諸侯而沒晉大夫使齊帥諸侯以城緣陵則無分不序卽諸侯自城之而非齊志亦無爲不序也惟令出於齊而齊不與故總言諸侯以見城者諸侯而令者齊也至於列序諸侯則似諸侯自盟自會而不屬於晉自城而不令於齊又二役之所同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

公羊傳曰下陽虢邑襄十三年左傳用大師焉曰滅易曰取晉假道於虞以伐虢而先虞者虞貪賄且請先道深罪之也穀梁傳曰下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下陽而虞虢舉矣鐵壺氏曰下陽蓋虢附庸之國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毛氏傳曰楚與國來盟則其黨離矣人者其大夫

冬十月不雨

杜註曰一時不雨必書首月

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徐人取舒

徐亦夷也而當齊桓會江黃以孤楚之時竟能遣將遠取與楚之舒以剪楚翼必齊桓管仲之謀也楚後恨徐而伐之取之以是也徐人徐之大夫帥師也喜而詳之也詩曰荊舒是懲可見矣

六月雨

自去冬十月不雨至今始雨以夏時計之蓋自八月不雨至下年之三月也四月雨猶可布種而收故傳曰不日旱不爲災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左傳謀伐楚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齊桓又以陽穀之會魯未與遣人來尋盟而魯使季友詣齊受盟

楚人伐鄭

左傳鄭伯欲與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乃止

四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夏許男新臣卒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齊桓經營歷年諸國合兵力盛然後帥而伐楚且不遽及楚也先侵其與國蔡蔡衆潰叛軍聲赫奕遂入楚境楚使來問故管仲責以不供王祭包茅昭王南征溺死於漢二事使於不貢任罪昭王不復委之水濱以對齊桓於是進師次于陘使回楚人震恐乃使重臣屈完來齊師求盟夫敵國以兵聲罪伐我而我遣其師中請盟以求息戰大辱也宣十五年華元謂子反曰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去我三十里惟命是聽是也屈完陳詞若出己意而不直言君使諱辱也故不書使然來盟執使之君在其中矣故書曰來盟于師楚絀矣霸王之威伸矣齊桓乃曰楚先王建國也師中不可以辱吾其以禮盟焉乃退一舍使屈完與諸侯盟自此終齊桓之世楚不敢爭鄭爲其後晉文與霸雖能勝楚而不能服楚遜齊桓矣左傳屈完如齊師師退召陵齊桓乃與完謀好（楚未求盟而齊桓遽退三十里且先求好桓斷不悖謬至是蓋左氏飾楚史之文也）公羊師在召陵殺梁楙在屈完桓不得志皆屬謬語然後知聖經之文曲折自具而非傳所知者多也何註許男不言卒於師桓師無危也楚臣如得臣宜申椒皆獨書名此書屈氏蓋以其應對有度齊人喜之故減書其氏以赴諸侯也杜註召陵楚地潁川縣也南三十里爲陘

齊人執陳轅濤塗

陳大夫轅濤塗以師返出陳鄭費供給誑齊以觀兵東夷循海而歸故執之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及魯及也左傳討不忠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鐵齋氏曰鄢陵之後成公會伐鄭者三前以會至而後以伐至者前會而未伐後會而伐也盟戲之後襄公會伐鄭者三前以伐至而後以會至者前會而伐後蕭魚之役觀兵而鄭已服也成七年救鄭而以會至者不成乎救也僖十五年救徐公不親則以會至是知伐救而以會至者皆不成乎伐救也僖四年伐楚前後皆有事而獨以伐楚至者大伐楚也二十八年會溫以圍許者明圍事也者以會至則嫌不與圍也襄十八年同圍齊而以伐至者紀其事則曰圍告其功則曰伐也有事於齊無不至而哀十一年會吳伐齊獨不至者爲不與戰也

葬許穆公

齊桓以許男卒於師禮諸侯薨於朝會加一等葬之以侯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左傳陳成歸轅濤塗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傳晉獻信驪姬之譖將殺其太子申生而立其子申生自縊又譖二公子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公羊傳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

杜註杞伯姬來寧成風也子幼不成朝禮而伯姬主之故又書曰朝其子殺

穀梁傳曰伯姬志於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

夏公孫茲如牟

聘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王世子惠王之太子鄭即襄王也惠王以惠后故將廢之而立其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杜註首止衛地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會王世子以定其位而尊之不敢要以盟至是乃諸侯自爲盟焉齊桓之格也其後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公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邱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邱亦先日後凡諸侯自盟者則以宰孔賜胙先歸也

鄭伯逃歸不盟

左傳王使周公召鄭伯吾撫汝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蓋欲廢大子而不定其位也鄭伯遂逃歸

楚人滅弦弦子奔黄

毛氏傳曰弦近楚小國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鐵壺氏曰下陽之滅公羊以爲虢君在焉晉人執虞公左氏以爲滅虞非也滅下陽一事滅虢又一事也執虞公一事滅虞又一事也滅夏陽執虞公以告而書滅虞虢則不告而不書也夏陽虞晉同役或虞告之或虢告之皆未可知也武獻以下兼國若霍揚韓魏沈姒蓐黄無一見於册書者況虞虢天子之三公同姓之貴國乎其不告於魯必矣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以逃盟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左傳楚子圍許以救鄭伐鄭之諸侯遂移兵救許楚師乃還

冬公至自伐鄭

七年春齊人伐鄭

前伐鄭未服而釋以救許故齊又獨伐之

夏小邾子來朝

毛氏傳曰即郳犂來也初得王命而別封於邾故稱小邾

鄭殺其大夫申侯

初陳轅濤塗譖齊東出原謀於鄭申侯申侯請齊勿東出故齊賜申侯以虎牢而罪濤塗其後濤塗勸申侯城虎牢因譖於鄭伯至是鄭伯謝齊殺申侯以悅之毛氏傳曰申侯楚人而仕鄭以爲殺楚人即與楚絕也申氏侯名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甯母魯地左傳管仲請齊桓以禮以德於是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共天子之物而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華私於齊侯請去其國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而爲齊內臣桓公將許之管仲以子奸父命不可乃辭之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於齊

曹伯班卒

公子友如齊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衞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正義曰凡言乞師者乞得其師也則此乞盟乞得其盟也毛氏傳曰時惠王已崩襄王慮太叔帶作難來告於齊齊因爲此會使襄王定位而後發喪錢壺氏曰列序諸侯不可以序王臣之名與行次稱人即卿大夫也杜註洮曹地

夏狄伐晉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太廟周公廟禘大禘也七月者雜記曰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功賜魯重祭用天子大禘之禮樂於周公廟亦常事矣不書書者以致哀姜也禮夫人不薨於寢則不致哀姜罪人見殺至是八年矣始致何

也豈以哀姜不可吉禘以告祖考故於大禘時混幷祭主而入之乎然非禮矣穀梁傳曰用者不宜用者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杜註曰實以前年閏月崩以今年十二月丁未告

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邱

毛氏傳曰此定王位也宰周公太宰而食采於周者天子之三公也傳稱宰孔其名也宋公稱子以宋桓公未葬故襄公稱子禮例也左傳王使宰孔賜齊桓祭文武胙命無下拜對曰天顏不違咫尺下拜登受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毛氏傳曰不稱國以未嫁也稱字許嫁也錢壺氏曰必君閔之而卒之禮過常故書也如公子不爲卿不書而書叔肸以宣公有愧焉而加隆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邱

孟子稱之以爲桓公極盛之會矣葵邱宋地

甲子晉侯佹諸卒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左傳里克殺奚齊於喪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是時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令不及魯故不書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狄滅溫溫子奔衞

溫子左傳即蘇子司寇蘇公之後也食采於溫故又稱溫子杜註云文公十年蘇子盟於女栗蓋王復其位也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卓稱君者先君未葬稱子既葬稱名也若公穀曰踰年稱君則與齊君舍五月稱君顯相悖矣書里克弑其君者克本不欲以嬖人之子爲君而中立則君之矣故被之以大惡之名而不可辭也荀息則平鄭所謂阿惑者也然而殉難可憫矣故亦書及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杜註北戎山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毛氏傳曰里克既殺卓子乃與平鄭召重耳於翟舅犯語重耳辭之呂甥郤芮夷吾之徒也令夷吾賂秦以求入秦使公子縶弔二公子重耳受弔拜而哭退而不私夷吾受弔則重許賂焉穆公欲納重耳公子縶曰姑置不仁以

亂其國因齊隰朋來會師師納晉君遂納惠公惠公處克鄭之屬重耳也召克曰微子不及此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克伏劍死錄黃氏曰非討其弒君之罪也則爲殺其大夫而已

秋七月

冬大雨雪

夏之秋也大雨雪乎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左傳曰夷吾殺里克時丕鄭使秦乞糴秦賂鄭告秦伯賂之不入由呂甥郤稱冀芮君以重幣召三子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及還秦果召三子三子覺其謀殺鄭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觀後十七年僖公在會而滅項齊人以爲討止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請歸公姜蓋齊桓女也歸甯父母有何不可然與公俱會未免瀆矣錄盛氏曰書及婦從夫者也濼之會不書不以夫人屬公也

秋八月大雩

孟子七八月之間旱周八月夏六月也旱雩也

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齊桓摟會江黃以伐楚今楚滅黃而不救霸業衰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左傳十一年夏王子帶召戎伐京師十二年夏王以戎難討王子帶帶奔齊冬齊桓使管仲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仲辭受下卿之禮而還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左傳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爲戎難齊仲孫湫致諸侯戍周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左傳城杞邑遷杞也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毛氏傳曰鄫季姬來甯公怒鄫子之不朝也止姬將以絕鄫婚而季姬不忍乃特爲防邑之遇而使之來朝然後公許姬還鄫故此書季姬去鄫如未嫁者以明與鄫絕也後年書季姬歸鄫如始嫁者以明重合鄫也按此僖公亦忞且而過矣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范甯曰沙鹿晉山

狄侵鄭

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楚人伐徐

左傳徐卽諸夏故也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邱遂次于匡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救之而下書徐敗則齊桓帥諸國救之之不力也明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左傳厲楚之國以救徐故伐之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季姬歸于鄫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晦九月三十日也震霹靂也左傳曰展氏之祖夷謚伯字

冬宋人伐曹

曹厲同盟七月獨從齊師伐厲宋怨伐之齊桓不問何也左傳謂討舊怨不知何舊怨杜以莊十四年伐宋當之則其役齊主之而諸侯從之非止一曹也然曹伯也而每會在許男下豈當時最小弱素服於宋至是從霸主伐之宋遂深怨之與夫霸不以恤小爲義乎書此以見齊桓之衰也是年管仲卒矣其後宋屢伐曹至哀公時終滅之

楚人敗徐于婁林

杜註婁林徐地按楚至其國地而敗之故稱敗徐與救徐同舉國之辭也所以傷齊霸之就衰諸國之救不力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左傳秦伯伐晉諸侯聽之而書不及者以諸侯不德召之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左傳隕星也六鷁退飛風也記異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以中絕復歸爲嫂故卒而繫之鄫也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左傳淮夷病鄫故且東略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邱而呼曰齊將亂不果城而還霸業衰人心解矣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左傳齊人爲徐伐英氏報婁林之役也英氏楚與國按此齊人亦聊爲塗飾

而已徐又稱人以大夫帥師從齊也

夏滅項

杜註曰項國名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九月公至自會

上書公會齊侯於淮而接書滅項則公在會而陰使人犯霸令以滅國明矣接書夫人姜氏會齊侯於卞卞魯地也必夫人請其父至卞而會也而公未歸則公被執明矣姜氏爲公請亦明矣接書公至自會齊桓釋之亦明矣乃但書自會諱之也聖經之無字句中有事有文類如此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左傳齊桓公好內多內寵長衛姬生無虧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卒易牙豎貂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宋襄公會諸侯納之伐齊

夏師伐齊

毛氏傳曰昭公夫人魯女也故救齊以拒孝公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左傳宋公以諸侯伐齊齊人殺無虧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宋敗之立孝公而還然是戰也諸侯皆不與而獨宋與齊戰勝之宋公借納齊君以附桓業而興宋覇之心明矣

狄救齊

狄何親于齊觀變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冬邢人狄人伐衛

邢衛皆受狄禍今邢忽合狄伐衛狂悖甚矣經先書邢人見邢主兵也左傳衛師出狄師還見邢獨留也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秋宋人圍曹

鐵齋氏曰滕子何以名自是不返也毛氏傳曰齊桓在時宋曹并隨桓盟伐未有間也前十五年宋忽伐曹及桓卒而宋納孝公曹仍共事雖曹爲桓故而在宋則滋有貸焉故宋爲此盟親赴曹國思借此飾惡而曹伯芥甞不親來赴使大夫涖盟南歸則宋襄此會爲無色矣此秋之所以圍曹也第曹南之會諸侯罕至及能會至邾鄫子乃來赴盟宋襄乃怒鄫子使邾人用於次睢之社司馬子魚曰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得死爲幸公羊傳曰用者叩其鼻以血社也不言宋公使邾人承上文而自見也

衛人伐邢

左傳曰邢無道師興而雨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左傳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蓋惡宋襄而思齊桓也然而齊楚敵也糾楚何爲豈陳近楚不敢不從知楚乎楚以中國會盟素不得與遂乘機而入以鬨之

梁亡

與郭亡例同謂梁自亡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新作易舊也左傳書不時也

夏郜子來朝

鐵齋氏曰公羊以郜爲失地之君何氏遂謂春秋前宋已滅郜蓋據取郜大鼎之文不知不足據也晉賜子產莒之二方鼎遂得謂莒亡乎

五月乙巳西宮災

公羊傳曰諸侯有三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

鄭人入滑

滑鄭旁姬姓國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狄稱號今此與前同邢伐衛稱人衛人齊人連及之文也且以來者其臣也

冬楚人伐隨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宋主盟也杜註鹿上宋地左傳宋人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故爲是盟

夏大旱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不言楚執者除宋公主盟則楚子首也不待言也

冬公伐邾

毛氏傳曰公以邾爲宋用鄫子鄫子魯壻也故特伐之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誇其强以震中國也不言宋捷承上文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公乘楚之來獻捷而往會以釋宋公總言諸侯者盂以宋主盟楚子亦在諸侯內也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左傳邾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公以須句與母成風同姓取須句而反其君杜註云蓋須句本子爵今取而封之使爲己附庸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毛氏傳曰鄭伯始朝楚今又如楚義所當伐特宋終挾怨耳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左傳邾以兩伐出師來報公卑之不設備大敗不書諱也杜註升陘魯地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待於泓之陽則宋爲主故書宋及楚稱人大夫帥師也

二十有三年夏齊侯伐宋圍緡

杜註緡宋邑齊孝雖爲宋所立而齊之盟宋人不與鹿上宋約諸侯尊己爲盟主返來邀齊齊孝目見其父主霸數十年而宋襄欲造次奪之憤不能平故盂薄之會皆不與而且伐宋也然齊桓造霸專倚宋魯而孝公不思父道於宋襄爲楚敗執之後別無糾合遐畧乘危伐之且屢伐魯所謂豚犬子霸業忽爲墮也北鄙之伐柳下惠折之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桓功齊孝遂退蓋深刺其短故愧而返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齊桓與霸三十餘年內政軍令經理諸侯節節有道管仲固天下才也其於楚也大張網維全蓄精力乃能制之而六七年後楚即乘隙蠢動宋襄親見之矣乃見如未見一則天姿庸純一則狂躁敵之急合諸侯且拉敵楚夫虎可伴乎不能縛虎而欲使虎且求虎寧有是理乎是時陳穆與魯僖並無明見齊之盟惡宋襄思齊桓而糾楚人楚人思齊桓乎列陳蔡於楚人上楚人甘乎明借此以入中國之盟姑欺之耳迨會鹿上而楚人讓人先猶欺之也至會盂而楚子列諸侯上矣乃宋公猶主盟一羣瞽目走入虎口可怪歎矣魯頌所謂荆舒是懲者不自悖其言哉苟非晉文接起城濮一戰震天吸地楚其幷吞中國矣

秋楚人伐陳

左傳人子玉也討陳之貳于宋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杞本公爵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稱伯今稱子范註曰爲時王所黜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左傳王子帶奔齊後至僖二十二年襄王用富辰之言召歸至是帶以狄師攻王王出適鄭居於氾毛氏曰史記曰王出奔鄭與厲王出奔彘書法並同此但書居而不書奔者以諸侯去國則書奔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是也天子去國則書居昭二十二年王猛居於皇二十三年天王居於狄泉是也鐵壺氏曰經書襄王之出者王命特至於魯而滅文仲有奔問官守之對也然後不能勤王亦無聘問魯亦不臣矣

晉侯夷吾卒

左傳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懷公立命無從亡人狐毛狐偃從重耳其父突弗召遂殺突二十四年春秦穆公納文公懷公奔高梁而死據此則惠公卒二年矣晉文公之立將一年矣若赴會公卒春即當赴何待冬且不赴懷公亦必不赴惠公也惲皋聞曰當是二十三年冬懷公來赴而脫簡於此也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左傳穀梁皆云滅同姓故名雖邢實不德衛文侯亦實而大過不可掩矣若楚子滅夔傳亦云同姓而不名者以荒遠略之也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毛氏傳曰公女而嫁於宋大夫蕩氏爲妻者也今爲其子來逆婦而借以歸寧特禮無姑自親逆者書之非禮可知也

宋殺其大夫

是年狐偃言於晉文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以左師迎王入於王城右師取太叔帶於溫殺之因朝王王饗醴命之宥且賜之田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頓國名杜氏謂頓君迫於陳而奔楚楚因圍陳而納頓子鐵壺氏曰胡氏謂不與其納非也北燕伯款亦不與納乎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毛氏傳曰莒與我舊怨入春秋以來因紀君娶魯女盟莒於密後莊二十七年莒慶以莒大夫而娶莊公女叔姬爲婦始相和好至閔元年莒以師來歸慶父之賂季友敗之至是衛文欲修好於魯因之平莒而衛文卒其子成公修成之故衛侯於既葬之後變例稱子承父志也洮向二盟莒慶亦必有意焉故先之莒慶而後以莒子鐵壺氏曰成公以前列國大夫會盟無以名見者至春秋終小國大夫會盟無以名見者莒慶何以名魯姻也故載書稱其名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左傳尋洮之盟也鐵壺氏曰衛甯速何以名載書接莒慶而登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此十八年師救齊拒孝公至是孝公來修怨而公逐之至齊地也毛氏傳曰齊人齊大夫也齊師大夫所帥之師總稱也自隋者創書人寡稱人人衆稱

師則此既稱人又稱師多寡雜出爲不可通於是穀梁謂人本微者而以我弗及故稱師以大之而胡氏又謂齊先以少誘我故稱人既而伏其衆以邀我故稱師殊不知春秋人師並見者甚多前二十二年宋人及楚人戰於泓宋師敗績後二十八年晉侯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豈戰時人少又時人反多耶抑豈戰時以少誘之敗時以多邀之耶

夏齊人伐我北鄙

衛人伐齊

衛以洮向二盟爲我伐齊也然齊桓于衛德深矣衛亦何可輕伐其子孫者

公子遂如楚乞師

秋楚子滅夔以夔子歸

冬楚人伐宋圍緡

左傳以其即晉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左傳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取穀楚申叔戍之按僖公爲春秋十二公之巨擘乃乞楚師以報齊怨亦昏顚矣毋怪魯之日削也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弟昭公潘立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如杞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楚成王親在軍而稱人者子玉爲將也左傳宋使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即圍宋之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也鐵崖氏曰公之會爲楚非爲諸侯也而不可以大夫主盟會而列諸侯之上故總書諸侯而沒楚大夫也然前圍宋何以先楚人主兵而先猶可也列會而先不可言也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晉文將制楚定霸以用其民示義示信示禮選臣練軍儲蓄全力而後事焉迺下四邑晉侯以見其力厚思深所謂一戰而霸是也左傳衛人出其君以說於晉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不卒戍不成戍也不能支晉也公盟楚而又爲衛拒晉昏庸甚矣至是爲晉所震而乃亂殺買以謝晉楚謂晉曰戍者買罪謂楚曰不能戍者買罪醜矣內諱專殺大夫故稱刺如周禮三刺之刺

楚人救衛

以救故至衛地之城濮而戰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左傳晉侯曰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從之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左傳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先軫曰私

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晉侯如之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文以前過楚許遇戰退三舍以報乃退三舍子玉仍從之晉師陳於莘北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子玉收中軍而止晉師三日館穀

楚殺其大夫得臣

子玉名

衛侯出奔楚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

毛氏傳曰此晉文大會也前此鄭伯畏楚如楚致師及楚敗而懼乃使人行成於晉晉侯與鄭伯盟于衡雍乃獻楚俘於襄王作王宮於踐土王勞師享醴命侑使命晉侯爲伯晉侯受策出出入三覲衛侯懼奔楚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於是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其不及王子虎者以不與歃也是時陳蔡亦背楚而來蔡與盟陳侯後會其列國序次先後異者皆主會爲之錢壺氏曰衛侯猶在而叔武以子稱何也晉人君之而叔武辭焉不可以稱爵又弟可以稱公子故以子稱以見其不安於衛之實也蓋書公子武或衛侯之不武則大夫受盟之常辭而叔武之讓不可得而見矣叔武所處與公子瑕異立瑕者元咺耳可固拒也天子臨之方伯命之武固辭則他人即之矣公羊傳曰晉侯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返也此得其情之言也

公朝于王所

毛氏傳曰禮行在必朝所者王居之稱孟子使之居於王所漢制車駕所在曰所蔡邕獨斷曰行在所王親至踐土經無明文而於公朝見之言公朝則諸侯可知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初衛成聞訴言元咺立叔武其子角從公殺之至是晉人復衛侯入叔武方沐聞握髮而出公子歂犬爲前驅射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殺歂犬枕叔武之尸於股而哭元咺奔晉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非女而歸寧成風常事不記必以去年杞桓公來朝而公以他事遄伐之來解免也

公子遂如齊

毛氏傳曰昭侯本魯壻且初立故聘之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衛許尙未服故謀討之陳共公稱子先君未葬也秦人秦大夫

天王狩于河陽

左傳曰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蓋晉文本假尊王以令諸侯前以獻楚俘故王來勞師而朝之今祇會諸侯王不必再臨故邀王冬狩畿內諸侯執贄鼓以從因之會朝以張己勢以一衆心而夫子知其詭特削召字而以天子自狩爲文所以尊王章而全晉德也毛氏傳曰左氏謂非地不然河之陽即溫也溫本周地十年狄滅溫前年王子帶出奔溫皆是也及晉文勤王而王始以陽樊

溫原諸地畀之然皆不肯服晉而晉皆舍之復歸於周如傳稱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溫大夫乃昭十二年傳尙有周大夫原伯二十二年傳又有周大夫樊齊則仍爲周地可知也且文元年晉襄朝王於溫矣夫惟溫周地故可朝不然王不出居晉晉侯亦未嘗召王來晉乃曰朝於溫其謂之何

壬申公朝于王所

晉人執衞侯歸之于京師

衞侯與元咺訟不勝執之以歸京師方伯正其罪以告天子也

衞元咺自晉復歸于衞

左傳元咺歸立公子瑕鐵壺氏曰自隱至此幾百年列國大夫豈無得罪而去國者而不見於經蓋大夫未張故其國不告也自元咺訟君晉侯右之爲之執君君入則已出君出則已入然後大夫之勢張矣

諸侯遂圍許

許貳於楚不與會故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杜註得復而行不歸國也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夷朝止書來與襄十八年白狄來同杜註介東夷國葛盧其名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毛氏傳曰尋踐土盟且謀伐鄭也當戰城濮鄭伯如楚致師及楚敗歸晉而晉卽與盟踐土踐土鄭地示楚以服鄭也然鄭則何以對楚矣故於諸會之後仍修楚好下圍鄭傳所云鄭貳於楚者是也故此謀伐之翟泉周地以王子虎爲政故也恕按諸侯之大夫與王臣同盟盟通春秋僅見於此亦非分二十八年踐土之盟諸侯盟而尊王人不與歃恭也洮之盟諸侯盟而王人同歃亦可也今大夫盟而公與之王人亦與之則非矣故左傳註疏曰王人虎違禮下盟與列國之卿同稱人貶也

秋大雨雹

冬介葛盧來

左傳春時公在會不値故復來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左傳狄閒晉之有鄭虞也侵齊

秋衞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鐵壺氏曰衞侯未復國而以國殺爲文何也使書衞人則衞侯之惡隱矣咺不去官殺之不以其罪也衞侯知將入而恐咺梗之自賂其羣臣使殺其同列是志在求入而非以討罪也則爲殺其大夫而已瑕稱公子則臨國而未嘗爲君也徒以咺故濫及之可知矣

衞侯鄭歸于衞

穀傳請於王與晉也

晉人秦人圍鄭

左傳鄭燭之武說秦君秦師去且使其臣戍之晉侯亦去鄭公子蘭初奔晉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許之鄭逆以爲大子以求成於晉晉許之是役也晉文未免減色而秦晉搆怨自此始矣

介人侵蕭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王聘而魯遂使人報納者之功也如晉初聘晉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取取之於人也取鄟取防取其邑也取子糾取其人也此取其田也濟西曹地近魯者莊十八年追戎於濟西是也前二十八年晉侯入曹分曹田與宋人以怒楚然宋與曹隔遠雖受之而不能田也曹又不敢以田至是魯乘間取之隨使公子遂聘晉以解說之適值晉文衰老置之不問而魯遂得久有之左傳謂晉侯班曹田誤班不當及附楚之魯一也班諸侯必不止魯魯得濟西曹地有幾二也受班田非取三也事隔四年曹已復而又班其田乎四也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按公羊傳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則魯本不當郊明堂位載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孟春祀帝於郊配以后稷然春秋經魯郊皆在夏四月並無孟春冬至之郊豈明堂位所言孟春乃夏正與抑魯雖用重祭而不敢擬於天子用冬至上辛而孟春祈穀名之曰郊若與雩之祭天禱雨者同爲諸侯所用與家語孔子對定公曰魯無冬至大郊之事惟祈穀之祭降殺天子是以不同正謂此也然左傳公羊皆云郊爲常禮不卜而魯卜者豈天子之郊不卜魯賜郊卜而許吉則用不吉則不用亦降殺之義與又公羊云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毛氏傳謂祈穀在啓蟄漢初歷啓蟄在寅月中氣三旬三卜至春分爲卯月中氣四卜則過春分矣故曰非禮禮卜牲在卜日前左傳牛卜日曰牲未卜日前曰牛穀梁傳曰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元端奉送

至於南郊免牛亦然猶者可以已之辭左傳曰望郊之細也三望鄭康成曰海岱淮皆在域內也降殺天子之方望無所不通也春秋書郊或以卜不吉或以時不當非以譏郊之僭也若僭則魯每年皆郊何以專書數條乎皆免牲則不郊見矣此年及襄七年是也若不郊而不行免牲之禮則不書免牲成十年襄十一年祇書不郊是也若牛死則無可免矣宣三年是也獨成七年既書免牛又書不郊者踰時而中有間事不得不再書不郊也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杞成公卒桓公立即僖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者也其母來求魯女爲婦然無使而親求非禮矣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於帝邱

帝邱衛地杜云今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虛衛爲狄滅已渡河東徙至是愈遷而東南矣其後延國至四百餘年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杜云不地者就狄廬帳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周自文武成康以及春秋之初三百八十餘年春秋初諸侯紛紛者四十年而齊桓公成霸一匡天下三十餘年晉文繼霸相禪百餘年而諸侯復紛共二百四十二年周至是蓋六百餘年矣是周之中葉近二百年苟安虛名於上者皆文桓之功也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秦之戍鄭也値鄭成公卒戍人告秦使潛師以來爲內應以取其國蹇叔曰勞師遠襲其誰不知秦穆不聽師出鄭覺之秦乃舍鄭入滑而還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報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秦背晉戍鄭晉欲恨久矣今忽無名欲食諸姬晉襄遂墨衰從戎邀擊於殽之嶔嚴大敗之獲其三帥秦穆悔作秦誓左傳穀梁秦下有師字此蓋脫也鐵叢氏曰合兵戰伐書及者此主兵而彼從之殽之役是也不書及並有怨也邢人狄人伐衛晉白狄伐秦之類也

癸巳葬晉文公

狄侵齊

左傳因晉喪也

公伐邾取訾婁

訾婁邾邑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皆報升陘之役然連伐之甚矣

晉人敗狄于箕

箕晉地狄來而敗之也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左傳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

乙巳公薨于小寢

小寢內寢也按君薨於路寢正也而或小寢高寢楚宮臺下亦非不正也人之終有需有卒不可以定其地也備書之所以別於隱閔不地與桓薨於齊昭於乾侯之在外者耳非死而遷其地也不然豈有遷於臺下者乎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左傳貳於楚也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毛氏傳曰周制遭喪即位踰年改元改元自當在葬後然改元定於正朔或多薨遭喪則雖未及葬而即改元即位文公是也胡傳謂新君即位必告廟既告廟則必易服離次未有初喪服始成而即可易服離次者故太甲告廟

伊尹攝行康王即位尙未成服則考禮不詳而遽立論恐誤後世蓋即位改元商周不同商制踰月改元周則踰年改元商祇一即位周有兩即位毋論此是踰年即位與遭喪不同而即以遭喪言從來遭喪即位並不告廟商書祇見厥祖周書三宿三祭皆是倉皇之頃急即殯宮而奠之謂之奠殯未嘗入廟祭告也胡氏引唐虞禪受不切之文而不識周制周凡國君將薨則禱於廟及甫薨又復於廟至薨則宗祝殮羣廟之主藏於太室以示弗祭當是時寢室枵然主尙無有亦安有廟之可告且商周異制高宗三年不言與康王八月作誥迥然不同故論語於高宗曰古之人皆然以爲此古制也孟子於五月居廬未有命戒曰爲宗國莫之行滕先君亦莫之行以爲周制無此事也至謂康王即位在成服前則尙書顯有時日成王以乙丑日崩即於當日迎康王入翼室恤宅宗則已儼居喪次矣乃越三日丁卯而作冊又越七

日癸酉而後卽位誥羣臣考通禮天子七日而殯殯而成服而周制則大夫以上皆以死之明日起數則自乙丑至壬申已七日成服至癸酉則八日矣是成服之後又越一日然後卽位作誥成服者不必不易服居次者不必不離次也至於釋冕反服則正以易服之故至事畢然後釋去麻冕反服喪服而胡氏又誤以反服爲成服反者還也禮所謂既葬喪已反服其服是也曾成而服反服也乎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左傳內史中大夫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毛氏傳曰錫公命錫文公命也凡諸侯新立王有錫瑞之命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謂之命圭以命而後錫也諸侯薨王有策誄之命周制王遣卿士下弔錫以哀辭謂之追命以追敘其德也前此錫桓公命錫追命也此錫命圭也與僖十一年傳天王使內史過錫晉侯命侯受玉不敬例同

晉侯伐衛

衛成屢爲晉執讐晉不朝且使鄭叛晉襄既祥使告諸侯以伐衛至南陽用先且居謀朝王於溫而轉使胥臣伐之圍戚取其地獲孫昭子而還轉遣大夫而仍書晉侯從初帥師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左傳曰拜錫命也

衛人伐晉

左傳衛被晉伐取邑不甘告於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左傳晉侯疆戚田公孫敖往會之蓋承役也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臣弑君子弑父商臣兼之大變也按商臣弑逆嗣位豈肯聞於列國周禮史官掌四方之志肇達晉名於四方必楚亦有直臣如齊太史之雖死而嗣書者不絕故不得不達於四方也或曰傳聞則傳聞不可據且鄭兕攻齊陽生豈無傳聞而經不書也或又謂魯弑皆不書曰爲君諱豈他邦無諱禮而魯國無直史與曰凡史皆直書史之職也故孔子曰董狐良史書法不隱如隱則公子翬桓公之弑隱去孔門二百餘年史無傳文三傳何由而備載之乎以陳恒之奸巧而弑君者有諱禮自掛史氏以勿聞何以卽聞於魯而孔子請討乎以是知史職必直達也其不直如兕攻等或事祕史原不知或知而當時任史者非直臣也若諱則春秋之義也孔子作春秋以尊君上故曰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然雖諱而弑不書薨地如公薨子卒則其有故可知是雖諱而仍直也

公孫敖如齊

左傳曰凡君卽位卿出並聘忠信卑讓之道也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秦出師以報殽役晉侯禦之戰于秦地之彭衙又敗之秦來伐晉而稱晉侯及秦師者晉襄專意何敵躬親帥師雖應兵而實主也其能守父恨如此

丁丑作僖公主

毛氏傳曰據左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而考諸禮文大抵諸侯五月而葬葬日虞七虞之明日卒哭又明日以主祔廟是作主在五月後卒哭之時今僖薨六月乃葬又十月乃作主故傳曰緩曰不時也公羊謂喪有二主一虞主一練主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則虞用桑主並無考見雖論語論社主以松以栗栗固有之然未聞練時可易主也若穀梁依附公羊分喪主吉主且曰吉主於練壞廟易檐亦於練謂則練新主將入廟而先壞舊廟易其檐考周制君薨即毀墓廟主於太室以五月不專祭也至祔前一日以新主將祔廟而先迎墓廟之主以還舊廟使新主可祔第迎新主於祖主之旁而祖孫並祭之祭畢即迎主還寢而墓廟主不動以便行常祭左氏所謂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者至禫後喪畢然後遷主入禰而禘新主於廟爲是練祭之時並無虛廟豈有先君之父儼居禰廟而即可易其檐毀其屋者且練祭非吉祭祔廟非禘廟期年非遷廟之時祥練無致主之禮古禮與周制無一而可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左傳晉侯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侯不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適晉不書諱之也甚矣晉之亢而魯之詭也或謂經有故起人疑令檢傳而得之者非也謂經不待傳也必待傳使三傳不作經遂晦於後世乎如此及晉處父盟必公如晉而及盟也何者盟於魯則必上有某來之文而上無其文處父係以晉其如晉而盟可知矣公如晉必盟其君而不得而及其臣則晉怒而辱之可知矣其下三年冬書公如晉及晉侯盟愈知此之爲辱而後晉人改禮矣觀後之書公如晉則知此之如晉而不書爲諱辱矣何待檢傳哉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此陳侯所謂我辭之也爲衞請成於晉且執孔達曰伐晉孔達意也以解說於晉晉襄不窮其隱許其成因使大夫出盟以釋衞怨爲垂隴杜註云鄭地鐵壺氏曰自文以前會盟侵伐內大夫以名見而外大夫悉稱人蓋大夫未張奉君命以行事第稱爲何國之人而不必詳其名氏也文二年晉士穀盟諸侯是外大夫盟會書名之始也由是而衡雍新城之趙盾承匡之郤缺皆以名見矣至宣十五年無婁之盟齊高固亦以名見矣文三年晉陽處父伐楚是外大夫侵伐書名之始也由是而郤缺之伐蔡趙盾之救陳趙穿之侵崇皆以名見矣由是而宋華元鄭公子歸生衞孫免亦以名見矣然自宣以前盟會名者霸國之大夫而已侵伐書名者霸國大夫與一二大國大夫而已列序大夫之名氏者無有也自成二年鞌之戰內大夫四人並列而晉郤克衞孫良夫曹公子首皆列序焉成十五年會吳於鍾離而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衞孫林父鄭公子鰌皆列序焉是後不以名見而稱人者惟曹許邾莒滕薛鄫小國之大夫而已大國間有不以名見者則非卿也以是知大夫漸張則作史書之亦漸詳也秦雖強而比於小國者擘晉而遠於東夏也文以前外大夫盟會皆稱人而僖二十五年公會莒慶二十六年公會衞甯速蓋慶者姻也故特書名而甯速因例焉終春秋小國之大夫皆稱人而戰鞌曹公子以名見蓋三桓自喜其事而連書之也孔子不革何也不革之則大夫斥張之罪著矣即春秋之筆也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杜註不書旱不成災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當時以僖兄閔弟且僖在位實於閔躋僖於閔上然非禮矣閔雖弟而先爲

君僖爲其臣者二年矣据廟而僖祭之三十三年矣臣不先於君子不先於父故仲尼譏臧文仲曰縱逆祀大事大禘也于太廟周公廟也蓋以躋僖爲創舉故用重祭以成之然僖薨方二十二月而遂行禘又不用吉禘而用大禘失禮之中又失禮焉

冬晉人宋人陳人伐秦

報彭衙之役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

公羊傳曰非禮也三年喪內不圖昏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沈沈潰

左傳以其服於楚也民逃其上曰潰鐵壺氏曰文之篇會盟侵伐皆諸卿造出所以大夫漸張也而伯國大夫帥列國之大夫以侵伐亦始於此蓋天下

諸侯皆怠於政矣

夏五月王子虎卒

春秋不書王臣之卒其書卒二以王叔文公有翟泉之盟劉文公有召陵之會詘於諸侯故書也鐵壺氏曰觀王子虎劉卷卒不書爵則王庭無五等之爵明矣經於劉卷之卒稱文公傳於虎稱王叔文公蓋卒加之諡而後稱公與外諸侯卒皆稱公同也

秦人伐晉

左傳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

遂霸西戎

秋楚人圍江

雨螽于宋

左傳螽墜而死如雨也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公及晉侯盟

晉以處父之盟無禮也請改盟故公如晉兩君相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鐵壺氏曰此春秋特筆與會於澶淵宋災同義使去救江之文而獨存伐楚則疑於討罪之師矣按此知聖人討賊之切也

四年春公至自晉

時晉釋孔達歸曰此衛之良也衛侯亦如晉拜

夏逆婦姜于齊

鐵壺氏曰逆者不以名見微也左傳所謂貴聘而賤逆也不稱夫人不書至所謂君而卑之立而廢之也使之不終於魯自此始矣愚謂姜不氏亦輕詞

也穀梁傳曰稱婦有姑之辭又按賤逆必有其故而傳不詳矣若公羊穀梁一謂娶大夫女一謂成昏於齊其猜謎類如此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晉侯伐秦

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

衛侯使甯俞來聘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毛氏傳曰此禮例也夫人者莊之媵僖之母也媵無稱夫人者惟其子嗣位則母以子貴正名夫人以子既爲君則邦人上下不敢於君之母有異稱也故祔姑反哭赴告諸禮無不備薨稱夫人葬稱小君敬嬴定姒齊歸前後一

例並無異詞貶義則在魯行之謂之禮而在史官書之謂之例故曰此禮例也又葬後卒哭必祔廟雜記謂主妾之喪則主人自祔夫不入廟而祔廟也乎小記曰婦祔於祖姑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三人謂嫡與繼與妾也則妾不已在廟乎又曰妾祔於妾祖姑若妾不入廟而有在廟之妾祖姑乎愚按成風以及齊歸薨葬三傳俱無譏文惟僖八年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穀梁以爲譏僖公立其母本屬謬語若左氏則謂夫人喪有三薨則赴於同盟諸侯既葬反哭虞于正寢卒哭而祔祖姑不若不曰薨不稱夫人成風之喪赴告而天使鄰國俱來禮也公羊曰母以子貴又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言子爲君其母必入廟也蓋不以妾爲妻者夫之道也君必尊其所生者子之道也並行而不悖也左傳載定姒薨季文子專政議不殯於廟無櫬不虞君子以爲多行無禮匠慶爭之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任

其咎使庶子爲君不當追崇其母不入廟如胡氏說則季氏所行正禮矣何以反曰多行無禮而匠慶竟敢直伐其樹檟以用之也乎胡氏又曰禮妾子爲君爲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異哉此禮何所見耶儀禮庶子不爲父後者父在厭於君其母卒則爲權服喪服記所謂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是也父歿則大功大功章所謂君之庶昆弟爲母是也爲父後者父在則緦緦麻章所謂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是也父歿則三年齊衰三年章所謂父卒則爲母是也母兼嫡母生母也春秋嫡母生母同禮同文是也下曰慈母如母指生母也何者側生子而死父命別側慈之曰慈母爲之三年則生母自三年矣慈母不厭於嫡而降則生母自不降矣以至大夫側子父在其母大功父歿三年士側子父在爲其母期父歿三年皆歷歷可考胡氏何自譔一禮以誣世乎且春秋傳魯昭公喪齊歸不戚史趙曰必失國歸

其生也叔向曰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無一日之戚不君不親殆其失國是生母三年越之則喪其家國賢者所言皆然也以後漢景帝尊母竇姬爲皇后終祔霸陵武帝尊母王太后合葬陽陵光武除呂太后尊薄太后配食高廟唐明皇追稱生母竇妃昭成皇太后與劉太后並祔廟葬宋真宗追稱元德皇太后仁宗追稱章懿皇太后皆與嫡太后同祔葬祔廟與春秋一轍自宋人謬論後禍及帝王有明一代禮臣無學生母皆不祔廟別祀之奉慈殿然尊以太后合葬皇陵仍不從宋人說亦可見天彝民極之不能盡滅矣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左傳謂王使榮叔含賵召昭公來會葬皆禮也使魯尊生母非禮則周不能正之已矣何所憎於魯而源源來乎王不稱天據來命也若胡傳以爲貶王

則春秋天子之事也謂孔子託周天子之法以進退諸侯大夫也此又託何人以進退天子乎亂道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召伯來會葬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鄀

鄀國名

秋楚人滅六

六國名皐陶之後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己亥晉侯驩卒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此時晉襄既卒晉靈在抱而狐射姑怨處父之易其班而上趙盾也使續鞫居殺之左傳當書晉人殺脫人字也

晉狐射姑出奔狄

左傳十一月晉殺續鞫居射姑出奔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毛氏傳曰告月卽告朔也周禮太史頒正朔於邦國鄭康成云諸侯藏諸祖

廟至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告朔畢卽以是日聽視此月之政謂之視朔亦謂聽朔玉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文公此時雖怠不告朔而視朔至十六年則並視朔亦不行矣公穀以爲閏月原可不告朔如喪事不數閏類此蓋當時不告朔之議也不知閏有氣有候雖分屬前後兩月而逐候逐日皆有時政左氏所謂時以作事豈因閏月而並捐之且不聞閏之爲義乎天子遇此月則聽朔於明堂闔門左扉而立於其中因作閏字而反不行告朔固非禮矣朝廟有二解杜氏謂每月必告朔因朝宗廟是朝廟爲告朔設故曰猶朝於廟謂一事而不行在彼猶有行在此者也孔疏曰兩事告朔一事朝廟是朝享祭法所謂月祭者又一事古者月朔必祭廟不闕告朔在月朔行之曰朝享在歲首行之曰朝正猶者謂不行彼禮猶行此禮也按祭法諸侯五廟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

考廟享嘗乃止是諸侯月祭不及祖廟惟皐聞曰孔疏是也言不於祖廟告月而猶朝於親廟也按書閏月不告月非僅閏月也文公怠託言閏月不必告以後每月或告或否諸公繼之權臣願焉告朔之禮自此廢故記其始也使但閏月不告朔而他月告則餼羊有用子貢何爲欲去也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

蓋邾又滅須句而魯取之也前僖二十二年伐邾取須句左傳謂反之此謂寘邾文公子之叛在魯者而文同何也蓋取而返之以爲已附庸與別寘人以爲臣皆取爲已有也故文同城郚杜氏曰備邾觀遂字連上是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人殺其大夫

所謂國亂無政國人擅殺也不名史失之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左傳晉襄卒太子幼晉人欲立長君趙盾使先蔑如秦迎公子雍狐射姑於殺處父前與盾異議召公子樂於陳盾殺之及秦襄公以徒衛送公子雍將至盾無奈襄夫人抱太子頓首啼請乃立靈公潛師夜起敗秦人於令狐盾輕躁忍狠而執政晉霸以後中衰矣

狄侵我西鄙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杜註扈鄭地鐵壺氏曰傳謂公後會故諸侯不序大夫不名非也經書公會而盟何以云後會乎蓋大夫而主諸侯之盟自此始故變文以見義也垂隴之盟士穀嘗主之矣其序諸侯而見士穀者何晉襄公時權未下移盟者士穀而主者襄公此會則趙盾主之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矣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左傳徐伐莒故莒來請盟杜註曰徐夷告辭略不知其君將臣將故舉國號也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兩書會盟一出而兩事也杜註衡雍暴皆鄭地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初公孫敖爲弟襄仲聘莒已氏至七年如莒涖盟且爲仲迎昏及鄢陵見之美自爲娶之仲將攻之惠伯平之使敖反之至是如周弔喪中途返奔莒從爲匪人矣

螽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左傳宋昭不禮於嫡祖母襄夫人夫人因戴氏之族殺昭公之黨大司馬公子卬司馬握節而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後皆復之亦書以官貴之也此與齊高子仲孫宋司馬華孫魯人貴之不書其名者相同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夫人姜氏如齊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據左傳六年春晉蒐於夷晉襄將以箕鄭父先都爲上軍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乃以狐射姑將中軍而趙盾佐之至是箕鄭等修怨使賊殺先克晉人討賊殺先都已而殺士穀箕鄭父是趙盾以國法殺之也不稱國而稱人何也盾假國法以報私讎亦國亂無政而人擅殺也故書人毛氏傳曰及次及也與襄二十三年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同罪累及之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胡傳曰出妻歸宿蓋不安於魯矣故譏而書至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衞人許人救鄭

左傳楚伐鄭鄭及楚平趙盾帥諸國大夫救之不及而還錢啻氏曰陽處父救江當以名見矣而此復稱人何也處父獨伐也若會師則自紊以前雖霸國之卿亦稱人也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冬楚子使椒來聘

其君書爵其臣書名而稱使與中夏諸國來聘同楚張而來修禮故史文詳之也十有二年秦伯使術來聘襄二十有五年吳子使札來聘亦同此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

毛氏傳曰秦康遠慕諸華欲修好於魯因翟泉之盟秦先君與僖公與焉追

歸僖公並僖母成風之襚左傳曰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毛氏傳曰前此令狐之役晉實無禮秦伐之宜矣春秋書例凡君大夫皆在軍而不知其孰帥師則稱國此與七年徐伐莒成三年鄭伐許昭十二年晉伐鮮虞例同晉以但書國曰貶而狄之則徐之伐莒鄭之伐許俱不狄之而中忽狄之何以解焉

楚殺其大夫宜申

左傳宜申謀弒楚穆聞之殺之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

左傳頃王新立親諸侯也鐵嶺氏曰蘇子尹子單子劉子以與諸侯列序特爲是稱以尊異之非伯子男之子也使謂五等之爵王臣見經者何以獨有公伯子而無侯男哉又何以自文以前王臣無一子爵自文以後會盟征伐無一非子爵者出哉蓋天子之卿本當以行次稱如二雅所謂南仲申伯召伯周語所稱樊仲是也春秋之初列會而稱王人者皆王朝之卿大夫以不可爵諸侯而斥王臣之名與行次故稱人至文之世晉卿會盟皆以名見而不肯稱人王朝之卿不可仍稱王人故女栗之盟特稱蘇子以尊異之而自是王臣會盟皆稱子矣居畿內亦稱子矣赴告於諸侯亦稱子子朝之亂單劉稱子而召伯毛伯奔楚從其恒稱者皆據王室之告辭也召毛得罪於王則告詞不復尊異之明矣閔之篇書高子來盟昭三十二年城成周傳稱魏子南面則子乃時人相尊異之稱而非先王爵稱明矣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厥貉之次楚將伐宋也不書而但書次何也書次則其睥睨中華凌獵晉霸之狀可掬矣不但爲宋而已也楚穆實虎視焉故稱楚子按左傳楚子會陳侯鄭伯蔡侯麇子于息遂及蔡侯次於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弱我也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楚子田於孟諸而還其不書諸國者以次厥貉時祇蔡侯也鐵嶺氏曰楚始以號舉而自僖公文公以後君臣見於策書者一同於齊晉蓋楚強戰勝而與晉狎主諸侯之盟也自僖以前侵伐皆書荊而來聘獨稱人則以其有禮而許之也自成以前列國之侵伐

稱人稱師君將則稱君而楚亦然列國之會盟君出稱君卿大夫出稱人而楚亦然自成二年戰於鞌列國之卿以名見而六年楚公子嬰齊伐鄭亦以名見矣成二年嬰齊會蜀以名見而十五年會吳於鍾離列國之卿皆以名見矣自成以後列國之卿帥師盡稱名其將卑則不以名見或稱人或稱師而楚亦然不獨書詞同其先後詳略之世次亦同蓋諸侯之視楚不異乎齊晉故魯史之記楚一同於齊晉也徐勢未張吳越後起故常以號舉而間稱人間稱爵齊桓之興徐助齊以抗楚而魯睦於齊故取舒伐英氏獨稱人襄五年會戚吳入聽諸侯之會故稱人柏舉之戰抑楚救蔡故書爵越始見經而稱人以主兵者楚楚以爵舉則越不得以號舉也或稱越從吳楚之告也或稱於越從越告也吳之與會盟征伐諸侯皆聽焉其勢不異於楚而ゝ以號舉何也定哀以前吳雖強而未能懾服乎上國也定四年入郢而班ゝ六

宮哀七年會鄫而徵百牢八年伐魯爲城下之盟魯人憾焉又知其頑暴而無能爲也故恃而賤之艾陵之戰借其力以抗齊而仍以號舉則恃而賤之可知矣黃池之會與晉爭霸則不得不以爵舉也使書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則二霸之實不可得而見矣愚按吳越使伐稱國號者舉國之辭也以荒遠而不辨其君與臣也稱人者則確其有臣尸之也猶列國之卿大夫與盟帥師而稱人也如昭五年楚人徐人越人伐吳傳明曰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是也柏舉稱吳子則惡晉楚之政自大夫出而大辱蔡而蔡能以吳子也黃池稱吳子二霸也與晉楚之爭長一也申之會書徐子則楚子以執徐子而威赴諸侯而從其告以見其惡也楚子使來聘吳子使來聘以其遠地始强而來通故稱其本爵以詳之也稱狄舉國君臣也稱人則其臣也且僖十八年伐衛文與邢人連二十年盟於邢文與齊人連不得不並稱人也猶文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文與楚人秦人連巴雖蠻夷小國而亦稱人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左傳厥貉之會麇子逃歸也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公穀皆作叔彭生下十四年亦作叔彭生蓋二稱通也）

杜云承筐宋地左傳謀諸侯之從於楚者

秋曹伯來朝

左傳曹文公即位而來見也

公子遂如宋

左傳聘宋言蕩意諸而復之且賀楚師之不害也夫楚人猾夏何不共謀以擯之乎乃不害而逆賀焉中原諸侯不能外晉又不敢敵楚首鼠兩端狀可憐矣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獲其君長狄僑如其族類次第爲諸國獲鄋瞞遂亡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據左傳郕太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徇郕伯卒國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其稱郕伯者必太子在夫鍾已自立爲伯而國人不與故來奔也

杞伯來朝

范註曰僖二十七年稱子今稱伯蓋時王所進也

二月庚子叔姬卒

毛氏傳曰此杞桓公夫人僖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者是也桓公來朝時以叔姬有故請絕姬而無絕昏更以其娣爲夫人公許之至是叔姬卒禮既嫁而出與室女同服稱子者正以同室女也不稱杞絕之也

夏楚人圍巢

杜註巢吳楚閒小國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秦又爲令狐之役伐晉晉人禦之臨戰並郤謂之交綏綏者退也故不書及書敗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杜註二邑逼近外國故帥師城之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蘧篨卒

自正月不雨至秋七月

世室屋壞

毛氏傳曰世室公羊云魯公伯禽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以世世不毀爲名據明堂位武公亦稱世室此不著何公者以立武公在成六年此時但有伯禽耳若左傳作太室則周公之廟洛誥所稱王入太室祼係太廟中央之室在魯惟周公有之而穀梁云伯禽曰太室謬矣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衛鄭貳於楚故因公請平於晉公皆成之蓋此時楚穆卒子莊幼弱故二國懼晉而復北也時鄭伯與公宴鄭子家賦鴻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蓋桓文之霸諸侯庇其宇下而安之今則二强互爭從國劬勞又一時勢矣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左傳公使弔邾文公不敬邾人來討故惠伯報之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左傳從於楚者服且謀邾錢壺氏曰屈之而諸侯不序大夫不名此復序諸侯而見趙盾何也蓋已見前矣則錄其實以傳信可也盟書同自二兩以來未之有也蓋晉怠楚張諸侯貳而復合故截書要言以同也凡會盟書日而後列序其人者常也此列序其人而後書日者始約爲會及期而易爲盟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杜註孛彗也既見而移入北斗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左傳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邾人立定公而捷菑奔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之邾人辭曰齊出長盾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無故而勞諸侯之兵八百乘至邾聞辭乃知納逆不祥何見之晚也書曰弗克納醜之也

九月甲戌公孫敖卒于齊

見淫人之死非其地也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齊昭公妃魯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至是舍即位商人於七月乙卯弑之自立齊人三月始定故九月來告毛氏傳曰舍弑距昭卒兩月尚未葬也未葬宜書子今以九月赴則諸侯五月而葬已五月葬當稱君蓋即赴月直書爲君以正懿公弑逆之罪公子元終不稱曰君曰夫已氏

宋子哀來奔

左傳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蓋潔身去亂者也杜氏曰書字貴之也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左傳魯告於王求昭姬於齊冬單伯如齊請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齊之惡

逆甚矣而周衰魯弱不待言矣毛氏傳曰稱子叔姬以義與齊絕比之室女士喪禮所謂女子子是也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左傳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官不名貴之也華氏之孫猶魯稱臧孫季孫類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左傳魯人不許歸弗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飾棺不殯寘諸齊魯竟上曰堂阜示無所歸魯必取之齊人之歸如是書之戒惡也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左傳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故伐之以城下之盟而還

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告齊伐也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左傳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受齊賂不克而還鐵壺氏曰此盟及十七年會扈傳謂晉侯親之不序諸侯以罪其不討賊非也賊之不討不以諸侯之序不序異義者也宣七年會于黑壤襄二十五年會於夷儀釋賊不討而諸侯皆序則此義不可通矣此二役蓋以晉大夫而序諸侯之上故總言諸

侯而沒晉大夫以見義也七年盟扈是大夫主諸侯之始也故諸侯不序而變文書晉大夫此義既明則新城之盟仍序諸侯而書趙盾矣此二役繼新城之後使晉大夫仍序諸侯之下則仍序諸侯而名晉大夫可也設諸侯自爲會盟而晉不與則專序諸侯可也乃總言諸侯而沒晉大夫則諱晉大夫之先諸侯可知矣蓋文襄以後諸侯之會皆晉故也未有諸侯自爲會盟而晉不與者猶僖二十七年魯人會盟於宋爲楚非爲諸侯也未有盟諸侯而不盟楚人者而書公會諸侯盟於宋則諱楚大夫之先諸侯可知矣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正義曰十五年歸公孫敖喪八年齊人歸讙及闡言歸之耳無使也此言來有使也左傳曰王故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左傳討曹來朝也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左傳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往會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杜註及與也胡傳陽穀齊地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自二月至五月也公羊傳曰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蓋視朔聽政也自是政權下移矣又按書四不視朔以見後之或視或否諸公繼之三家且竊其政而不顧公視視朔之禮自此廢故記其始也使四不視朔外皆視而相繼之公亦視之則月吉大夫皆入朝臨政矣何以獨孔子於月吉必朝服而朝也夫不告朔視朔大過也乃不書廢而曰閏月不告猶朝曰四不視朔若少間而不廢者然臣子於君父不忍斥盡不敢斥盡之辭

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邱

左傳公使襄仲納賂於齊侯故盟於齊地之郪邱魯之弱齊之貪戾可怪歎也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毀泉臺

左傳有蛇自泉宮出入於國如先君之數至是公之母聲姜薨以爲妖也毀其臺鐵壺氏曰不必作而作非常也不必毀而毀亦非常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庸國名觀此益知巴人以楚人秦人連稱且其臣將兵矣不然巴人有何善之有何進之而稱人乎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左傳宋公子鮑厚施以結國人襄公夫人助之謀殺昭公而代立至是昭公將田孟諸夫人使帥甸攻殺公蕩意諸死之鐵壺氏曰稱人以弒者未得其主名而第知賊由微者也傳稱襄夫人使帥甸攻而殺之則未有主名可知矣傳載蕩意諸之死而經不書胡氏以爲不能正君坐待其及而死之故不得班於仇牧孔父荀息非也春秋初先王之舊典人心之公義未泯也凡弒君之賊國人皆欲致討而赴告必有主名故并詳從死之臣宋則公子鮑襄夫人欲自揜其迹以衆亂告而賊無主名故不甘以死節歸意諸也而匿而不宣若曰孔子側之則不能正君坐待其及而死之荀息正然何獨苛於意諸哉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國語晉趙盾請師於靈公且旁召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撫錞于丁甯以伐宋曰何故弒君及師至宋立公子鮑而還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晉霸衰不能救與國又有特盟矣可歎哉左傳作北鄙杜註疑經誤以穀在魯北故也

諸侯會于扈

左傳晉侯會扈以平宋無功而還鐵壺氏曰自趙盾專政惟十三年公如晉晉侯及公盟蓋盟於國都盾無說以專之其餘會盟侵伐晉侯無一與者傳以二扈皆晉侯親之誤也果晉侯主盟諸侯何爲不序哉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秦伯罃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鐵壺氏曰衛人殺州吁衛人本以爲賊也齊人弒其君商人齊人本以爲君也傳稱邴歜閻職殺懿公於申池則得其主名矣而稱人何也懿公死而二人亡故齊人以爲賊由二人而終不辨其爲職與歜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據左傳一賀惠公立一謝齊來會葬鐵壺氏曰此託辭也遂將殺惡視以其齊出故先至齊而要之也遂之惡得臣之同惡皆見矣

第九十二冊

冬十月子卒

左傳文公嬖妃敬嬴生宣公而私事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襄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仲回殺太子惡及其弟視并殺叔仲惠伯毛氏傳曰未葬稱子既葬稱君文公葬禮當稱君與莊三十二年子般卒襄三十一年子野卒而皆未葬迥然不同然而宣公君臣不以爲君在夫子有難以危更者况書君必書葬書葬必祔主而禘廟一如閔公而事經久定豈能追易不得已別爲書法第書子而不書名若卒者不知何人假曰惡也則惡宜稱君視耶視又不宜稱子儼以爲惡不成君不入廟而此不成君不入廟者子也非惡也此必舊史有惡字而夫子特刪之者世不解夫子書子之意以致漢儒許愼作五經異義遂謂未踰年之君不當立廟引左傳公羊爲証而鄭元蔡邕皆主其說使東漢幼主權奸强制如孝殤孝沖孝質諸帝皆以幼少崩殂不令列廟但遣太尉司徒分祀三陵謂春秋子惡明有前事是惡知春秋無子惡耶曾子惡而不成君不入廟耶鐵壺氏曰子般之卒日黨氏證之也子野之卒日季氏告之也子惡不日蓋事在宮闈不可得而考矣惲皋聞曰叔仲彭生之卒不見於經何也舊史本不書也凡書卒者皆以禮葬也叔牙雖以罪死然季友許其立後則因諱其罪而禮葬之矣彭生埋於馬矢之中其孥又出奔誰葬之哉故史不書卒聖人欲表之而無如何也故於從宣弑逆者皆筆而不削俾後之考者將疑之曰桓之弑也其臣之卒猶削之爲賊黨也此何不削也必有故也又疑之曰魯卿之見經也其無罪者皆有卒也叔仲屢見經矣何以獨無卒也又必有故也案其前後子卒之前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矣夫人歸之後季孫行父如齊矣明年春而宣卽位矣公子遂如齊逆女矣夏季孫行父又如齊矣而公會齊侯於平州矣公子

遂又如齊矣齊取濟西田矣是羣賊朋謀賄强援以圖簒位顯然之迹纍纍而彭生自是不見於經其不與罪人同而死於非命不昭然哉愚按左傳襄仲殺子惡而詐以君命召惠伯其宰止之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其宰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是叔仲以子惡爲君其宰以爲君卽弑君之襄仲亦以爲君則文公薨而卽立之明矣乃經傳俱無其文則必當日君臣隱諱鉗制史官使不得書也乃於召惠伯傳中偶露數君字史臣亦苦矣

夫人姜氏歸于齊

左傳曰大歸也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

季孫行父如齊

莒弑其君庶其

晉史墨曰襄仲殺適立庶季文子主之魯君失政政在季氏自此始矣

鐵壺氏曰弑君而稱君四晉州蒲吳僚之弑赴必曰程滑鱄設諸莒庶其赴必曰微者不則曰衆亂而無主名也舊史必承赴而書矣孔子欲仍其舊則非實欲正其失則無徵故第書其國有是事而使人得以考焉若書晉人吳人莒人是決其爲衆亂賊由微者而槩書公子光太子僕得自脫於是獄之外矣穽比之事必此類也

刊誤表

頁	行	字	誤	正
卷二				
一	一五	一八	止	正
三	一五	一六	兆	北
六	九	一三	貫	貢
七	六	一	四下脫年字	
九	四	九	衛下脫侯字	
一〇	一六	二一	毋甯	甯毋
一二	二〇	一三	平	乎
一三	七 八	二一 一〇	不	丕
一四	一三	一九	部	郜
一五	二二	一七	諸	晉
一七	六	三	傳	傳
	一五	二九		
一八	一八	三〇	宮	居
二〇	一四	一三	純	鈍
二四	一六	二	救下脫衛字	
二五	二	二六	王	玉
	一八	一	不	弟
二六	八	二	國	侯
	一七	一五	旦	且
二七	一	一九	盟字衍	
		二九	分下脫夾字	
二九	一一	五	音	晉
	一三	四	傳	傳
三四	四	一〇	傲	敖
三五	一七	三	謂字衍	
三六	九	四	會下脫齊字	
	一二	一二	幅	輻
	一八	七	若	著
三七	一五	二四	玉	王
三八	五	一六	炎	災故
五五	八	一〇	宣	宜

春秋傳註卷三（起宣公訖襄公）

蠡吾李塨著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文公之喪甫期而昏錢壺氏曰姜不稱氏喪娶夫人與有貶也愚按納幣不書蓋卽位以前先納昏故秘而不得書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左傳納賂以請會也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前文十二年晉秦戰河曲交綏臾駢見秦使說其將遁請薄諸河必敗趙穿

與胥甲當軍門而呼止之秦師果遁至是以軍法討罪安置胥甲於衛然穿安在乎趙盾庇之矣

公會齊侯于平州

左傳定公位也杜云平州齊地

公子遂如齊

左傳拜成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左傳賂齊也錢壺氏曰齊取魯田者一取魯邑者三皆不書伐以傳考之濟西讙闡賂也鄆則取以居公而經特書齊侯必季氏懼討順以承命而不用師徒也凡伐我而取邑不書舊史諱之也賂則自我與之故不諱也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而前此不見齊人之取則伐我而取田邑者不書諱矣故濟西讙闡之取不待傳而知其爲賂也

秋邾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左傳文十五年晉會諸侯于扈將討齊之執單伯魯叔姬十七年伐宋弒君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卒楚人不禮靈公受盟于晉故楚子侵陳及宋晉趙盾救陳宋會于棐林以伐鄭楚蔿賈救鄭遇於北林囚晉解揚晉人還杜云棐林鄭地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左傳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乃侵崇而秦弗與成杜云崇秦之與國觀此趙盾豈惟不仁且不智觀言行事皆不當

矣文襄之霸不復得乎

晉人宋人伐鄭

左傳報北林之囚解揚也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左傳鄭受命於楚伐宋也錢壺氏曰自是列國卿將皆書帥師而以名見矣其稱人者非卿也以宋及鄭者以尊及卑也君獲不書師敗績舉重也卽君將不書帥師之義也卿獲書師敗績者重切也按以內及外以主及客以親及疏以尊及卑以大及小以近及遠亦皆曰及

秦師伐晉

左傳報侵崇也按秦舉大師必責將也而不以名見何也秦遠於魯而隔於

晉不常與中原諸侯接故列國之卿無不氏而秦衛以國舉列國卿將無不名而秦稱師與人也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左傳報大棘也楚數之晉去之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臯

左傳晉靈公不君趙盾驟諫公患之飲之酒伏甲攻之盾鬬且出出亡其從弟穿攻靈公弒之盾未出山而復史狐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書曰趙盾弒其君言其主乎弒也故盾卽使穿迎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毛氏傳曰郊祀在三月必先祀一時豫卜牛而滌養之故正月卜牛雖所卜者傷口再卜者又死而三月之期依然不減則何難三卜而遽廢不祀故左傳曰非禮也若胡氏謂匡王未葬公當在凶服中而遽行郊祀爲非禮則不然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則越紼而行事越紼者謂天子在殯輴車設紼而過有郊祀則越而行之謂之越紼故曾子問云天子崩未殯惟五祀不行其嘗於五祀者皆行若既殯未葬卽五祀亦行矣況郊祀乎杜氏云不以王事廢天事是也

葬匡王

四月而葬儉矣

楚子伐陸渾之戎

夏楚人侵鄭

左傳卽晉故也

秋赤狄侵齊

宋師圍曹

左傳宋文公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故宋圍以報之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所謂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也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據左傳公子宋與歸生謀弒君歸生止之反譖歸生歸生懼而從之書曰公子歸生弒其君權不足也未確也傳歸生在文十七年爲書與趙盾辭甚抗直晉遂來行成且以卿壻爲質經宣二年帥師敗宋獲華元非權不足者宋與之謀著以非歸生則不足行弒也且後鄭人討弒君之賊斲歸生之棺而逐其族必親手弒君者矣左氏未確也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

以三年侵鄭而未服也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

左傳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夏公至自齊書過也晉其厭辱毀列累其先君也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叔孫得臣卒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公卑於齊而與其大夫結昏則其來逆不敢不自主之明矣况三月反馬雙雙而至夫婦無別故譏也毛氏傳曰稱子叔姬者以嫁不相敵如室女然與文十二年十四年稱子叔姬雖不相類而其書並同

楚人伐鄭

左傳晉荀林父救鄭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以陳及楚平也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左傳公即位衛始修好且謀會晉也以公但事齊而不通晉故導之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

爲齊伐也

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杜註黑壤即黃父晉地時鄭及晉平魯之會則衛引之然左傳云晉成之立公不朝又不使大夫聘故晉止公於會與諸侯盟而不與公公以賂免故盟不書諱之也

八年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疏云黃齊境杜註云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遂以疾還非禮也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杜註垂齊地穀梁傳曰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有事祭也不舉祭名譏不在祭也毛氏傳曰卿喪不廢祭而繹本輕禮且齊魯接壤翼日則赴可以達而繹亦可以已曰猶者可以已而不已也若萬入去籥則萬者文舞武舞之總名其舞萬而去籥者以武舞干戚文舞羽籥文近吉而武近凶故去文而公羊分萬籥爲二舞曰萬者干舞籥者籥舞則於詩方將萬舞下承之以執籥秉翟不可通矣若杜註以去籥爲惡其聲聞此亦襲公羊去聲之說而誤

者夫八音之奏何止於籥必去聲將必盡屏歌詠而第卻舞人之執籥何爲乎

戊子夫人嬴氏薨

晉師白狄伐秦

楚人滅舒蓼

二國名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左傳曰禮也辟不懷也若庶人不爲雨止其事略也

城平陽

楚師伐陳

左傳陳及晉平楚伐之取戚而還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鐵壺氏曰胡氏謂公如齊仲孫蔑如京師故特書春王正月以表之與上五年下十年如齊有異非也五年往返歷二時也十年往返書一時也此年往返在一月也歷二時書一時而中無間事以時舉可矣往返在一月則安得以時舉被汪氏謂僖襄二公如齊晉其時王無嘉好喪葬之事書王正月乃常例與公如齊而仲孫蔑如京師天王崩而公在楚異亦非也二事不書春王正月其罪遽可掩乎或舉時或舉月所以稽久暫見事實僖十年十五年如齊襄二十一年如晉皆書王正月後有異事不得不舉首月也襄八年春如晉無異事而書首月者是年夏季孫會邢邱後公方歸故書正月以志去國踰時之久皆史因事屬辭不得不然如孔子用此爲襃貶設舊史不書正

月可臆度而增之乎

夏仲孫蔑如京師

朝齊而聘周而孟獻子且以有聽襄王隨時勢可知矣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

杜云東夷國鐵壺氏曰魯兼國書滅者絕其祀也項是也書取者取爲附庸也根牟鄟郜是也何以知其爲附庸也凡取外邑必先書伐某國取某師而根牟鄟郜無所繫也凡小國爲鄰所并而魯復取之則與取邑同文者其國已邑之也須句向是也鄫鄆已邑於莒而取鄫取鄆與取根牟鄟郜同文而不言伐莒何也魯嘗請於晉以屬鄫而莒滅之魯嘗城鄆而其後爲莒所得魯人蓋曰吾取吾鄫鄆而非取之於莒也與向并於莒須句并於邾與魯無與者異矣季孫宿救台遂入鄆不言伐莒亦此意也

八月滕子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左傳討不睦也陳侯不會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之晉侯卒乃還疏曰扈鄭地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觀魯不會晉衛之葬則受辱於黑壤不諱而彰乎然是時中原大國從晉者惟衛耳魯則事齊矣宋陳鄭則分於楚矣晉成雖勉力親會諸侯不效靈公之權移臣下乃未能一而遽死矣

宋人圍滕

伐喪甚矣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楚以鄭黑壤盟晉伐之時郤缺代盾爲政救之

陳殺其大夫洩冶

專殺大夫皆有罪而至宣淫而殺諫臣宜有滅亡之禍矣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齊侯以我服故也鐵壺氏曰齊歸魯田或書歸或書來歸或書歸我何也來歸使人將命也先儒以爲心服而歸之則於來歸衛俘不可通矣歸而不書來者無將命者也歸濟西田公親受之於齊也歸讙及闡或疆吏相授受或魯使微者往受而不書其人也濟西之田獨曰我者不獨我有濟西田而所

歸者獨我故封也若鄆讙闡則魯邑也汶陽之田獨魯有也齊我則資矣晉田之在濟西者魯嘗取之矣豈元年並以賂齊而茲所歸者獨我故封與鄆讙使宛而齊不目其人宛鄭卿而齊微者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穀梁傳曰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上書齊侯元卒下六月書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則四月如齊奔喪也宜公以弑逆爲齊惠所許德之恃之比年頻往於周禮世相朝傳五年再相朝之數皆過之直書而惡自見矣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左傳陳靈公與孔寗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徵舒夏姬子也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六月宋師伐滕

左傳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宋伐之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左傳鄭及楚平諸侯師至取成而還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左傳劉康公報聘也毛氏傳曰蓋王之季子而食采於劉者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左傳齊侯初即位聘也

冬公孫歸父如齊

左傳伐邾故也恐齊討伐小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左傳報行父也

饑

楚子伐鄭

左傳爲成於晉也晉士會救鄭逐楚師於穎北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左傳楚子以穎北之逐復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盟陳鄭服也杜云辰陵陳地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左傳郤成子求成於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於晉乃就狄地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如陳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

鐵壺氏曰稱國以殺則徵舒陳人非以楚之國法殺之也目楚子則疑於楚子之私矣故必稱人而後於義爲安也按當晉楚爭陳之際而陳禍生淫弑爲晉計者與師討賊並誅淫人以定其國楚何能爭焉又傳有云陳侯午在晉未必非求其來正也而晉景與荀郤皆坐失事機遲至年餘使楚人收其

功何其愆哉毛氏傳曰左傳楚子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徵舒因縣陳時陳侯在晉申叔時謂楚子曰夏徵舒弑君君討而戮之宜也今縣陳則貪其富也無乃不可乎楚子善之復封陳納其二大夫按晉自文七年後趙氏忽主盟中夏而盾徵權之日與楚爭宋鄭陳三國而正値楚莊興霸晉從肆怠肩不能取勝以致三國受禍東援西倒者歷二十餘年究之後楚大肆其威今年入陳明年入鄭又明年入宋三國殘傷卽晉六卿三帥亦並喪敗於邲之一戰然則晉霸之衰實於趙盾爲何如哉若夫楚之徒知討賊而不知孔儀之當正法左氏稱善固非然楚亦何足責耶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楚子圍鄭

左傳辰陵盟後鄭復徼事晉至是楚復圍鄭旬有七日鄭國人大哭陴者守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而復圍之三月而後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楚子退師三十里潘尪入盟子良出質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左傳晉師救鄭及河聞及楚平桓子隨武子皆欲還彘子不可先以中軍佐濟桓子不得已乃俱濟時楚子北師次于郔南北致師楚孫叔敖曰甯我薄人無人薄我遂車馳卒奔乘晉軍晉軍驚北而敗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杜云蕭宋附庸國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杜云清丘衛地左傳盟曰恤病討貳夫陳鄭之受禍於楚甚矣晉不能救正而何以討其貳乎况後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則匪盟矣且盟先縠主之剛愎不仁抗令致敗者而可主盟乎晉政頹矣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宋以盟故伐陳衛孔達救之曰先君有垂隴之約若晉討我則死之衛卿之執拘又如此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毛氏傳曰前十一年齊魯共伐莒以四年平莒未服也至是齊專伐之

夏楚子伐宋

毛氏傳曰以宋爲清丘之盟而伐陳也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討邲敗也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傳晉來討救陳之罪達縊死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左傳以邲敗鄭服楚也晉景親帥師差自強矣

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傳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宋曰鄙我也殺之楚子圍宋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魯不懼晉乃懼楚矣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左傳宋告急於晉晉不敢救圍九月宋病請楚師去城下而盟楚退三十里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此稱晉師十六年滅甲氏稱晉人師用衆也人其卿大夫也杜註潞赤狄別種潞氏以國爲氏也嬰兒名

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左傳王孫蘇與召毛爭政使王子捷殺之王室亂王孫蘇奔晉晉使士會平王室杜註稱殺者名兩下相殺之辭王札子王子札也即捷著經文倒字召伯毛伯二卿士

秋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杜註無婁杞邑

初稅畝

穀梁傳曰初者始也古者一十籍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惲皐聞曰稅畝者始廢徹法也徹者但取公田之所有而公田中爲民居又有井竈葱韭地皆無稅也今將公田概以與民計畝而十取其一凡公私之田居民井竈尺地寸土皆有稅矣故曰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雖云什一然徹法自是不行矣

冬蝝生

螽子又生也

饑

書水旱而不皆饑者不至於饑也書大無麥禾而不書饑者救饑也如臧孫辰告糴之類書饑則無救之者矣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又赤狄二種

夏成周宣榭火

按爾雅土高曰臺有木謂之榭楚語曰榭講軍實故榭歇前而無後室鍾壺氏曰書是宜王會諸侯於東都留有講武之榭今遭人火也

秋郯伯姬來歸

左傳出也毛氏傳曰大歸猶稱郯者雖記諸侯出夫人未致命以前仍以夫人之禮行此時未致命故稱郯鍾壺氏曰被出變也故書而歸不見經以是知內女之嫁不書者也

冬大有年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已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據三傳十七年春晉侯將盟諸侯使郤克徵會於齊克眇季孫行父禿衛孫

良夫跛曹公子首僂同時而聘於齊齊頃公使禿者御禿者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者僂者御僂者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怒而去郤子至晉請伐齊已而盟於晉之斷道晉侯辭齊人按魯不通晉久矣自齊惠公卒後漸以齊爲不可恃又轉而之楚今之會晉想亦因晉侯徵會而行父又與郤克同辱於齊故會晉也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穀梁傳曰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鐵壺氏曰公子公弟不爲大夫皆不卒而肸書卒公爲之變而加禮故特著於策也肸終身不食宣公之食而其子世爲魯卿則公有怍焉而於其卒加禮可知矣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毛氏傳曰晉以斷道之會齊侯不親至爲討也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殘殺之世宜我孔子之思勝而去之者也毛氏傳曰此邾大夫就鄫殺鄫子也凡大夫不得名則稱人

甲戌楚子旅卒

鐵壺氏曰秦康公之卒書非賢於穆公也康始與魯通也楚於成十七年以前猶以號舉則成以前卒不赴魯可知成之弒楚有直史達也商臣之死或赴不及魯或魯以其覆載不容之賊而不書也至莊則北挫晉兵諸夏震動故赴告及魯而史書之後此楚子之卒殆無一不登者春秋於楚事之詳天王崩葬之缺一同舊史而楚荊之盛中夏之衰天子之微諸侯之悖皆見矣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杜云笙魯境左傳公孫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者仲也夫遂東門氏子家還及笙遂奔

成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毛氏傳曰周二月夏之十二月無冰則冬恆燠矣

三月作邱甲

毛氏傳曰前斷道之盟晉侯以齊侯不至邀衛伐齊時宣公與盟而又使公孫歸父求好於晉齊怨之將伐我而公備之因作邱甲傳所謂臧宣叔令修賦繕完是也但杜氏註邱甲引司馬法云四邑爲邱邱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備具今魯增益田賦以一甸所賦責之一邱則四倍加賦無是理矣且古者賦車民間而甲楯諸器則率官制而官給之如周禮司甲司兵當出軍時授兵及還兵則受兵輸是車是車甲是甲春秋凡出車名曰賦車成二年傳

卒臣師賦與襄二十五年傳賦車兵是也出甲謂之授甲受甲昭二十年陳桓子授甲閔二年狄人衛衛人受甲者皆曰使鶴是也是以管仲作內政首修甲兵其有不足則使有罪者以犀甲鞼盾贖罪而楚蔿掩爲司馬使子木賦甲兵且賦甲楯之數故鄉以外備齊雖亦使每邱出甲若干勒以爲制謂之邱甲蓋賦以邱爲準如魯定田賦孔子曰以邱足矣亦謂邱有十六井可相準耳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亦謀齊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杜註茅戎戎別種左傳文十七年周甘歜乘戎飲酒敗之於邥垂至是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已盟矣王季子謂戎無備微而伐之敗績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左傳臧宣叔衛孫良夫皆如晉乞師晉侯使郤克將八百乘從齊師癸酉戰於鞌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走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幾獲齊侯逄丑父與侯易位佯使侯取飲侯逸晉師深入齊地齊侯使致地與賂以求成鐵盧氏曰此大夫會伐以名見之始也蓋魯卿各伐其功故並書於冊而晉卿衛卿並曹小國之卿亦以名見而大夫悖逆之跡孔子以因舊史之文而益見矣愚按昭十三年傳曰南蒯以費叛經不書叛惟筆曰叔弓帥師圍費定九年傳書陽虎入讙陽關以叛奔齊經但削之筆曰盜竊寶玉大弓得寶玉大弓十有三年傳載荀寅士吉射攻趙鞅鞅奔晉陽已荀躒韓不信魏曼多攻寅吉射二子奔朝歌經削其相攻而筆曰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是春秋筆削全改舊史之文矣推此則更舊文者固以義筆削也即仍舊文如鐵盧所言春秋列國卿稱人後稱名楚始舉號而後稱人稱子一仍舊史之文者亦以義筆削也蓋義即在於隨時變稱因其文即筆也而褒貶寓焉非漫無義而但以舊史之文爲文也故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言憲章周制以爲予奪即天子之事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如鞅如虎如荀見是筆也能無懼乎若曰其文則史者言所因所革皆以舊史之文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杜註袁婁齊地是役也雖屬魯兵然向也晉幾畏楚矣諸侯去而之楚者十七八矣幸有是勝齊爲衛大國從之而小國應幸晉霸乃復振焉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遬卒

取汶陽田

前盟袁婁齊侯許歸我侵地故取之

冬楚師鄭師侵衛

左傳宣公來好於楚及公即位盟晉伐齊衛人不行使於楚楚子重興師救齊遂侵衛並侵我孟孫往請賂納質乃許平不書諱辱也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

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左傳卿不書名匱盟也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在焉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按盟誓本先王舊禮然春秋之始猶以爲有神明而重之至文宣以後小國則來者卽盟不以爲信大國之來亦但取其暫服以示威而非謂其信固也則盟已自此廢矣鐵德氏曰楚師內侵以鞌之戰也故三桓懼討而以公試焉且是盟不獨宋衛陳鄭之君不與也邾鄫微國皆以大夫會而魯君獨往則三桓之惡極矣春秋國事之僨未有甚於魯者三桓之在國重於君而諸侯視之亦重於君平邱之盟公不與而執意如謂[illegible]邾莒者意如主之也鄫之會魯君親往而吳召季孫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亦以季孫爲重也楚大夫自屈完以後無書氏者而自嬰齊以後無不書氏列國大夫勢皆張皆書姓氏故楚臣亦詳姓氏也又此盟楚主之故秦先於宋而齊後於從楚之國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宋衛皆先君未葬而稱爵蓋宋舊怨鄭衛新怨鄭必改吉從戎自蹈非禮也下隨書葬而義見矣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穀梁傳曰新宮禰廟也三日哭禮也謂宣公新入禰廟而遇天火也毛氏傳曰宣以十八年十月薨則成二年十一月大祥三年正月爲禫至是二月在吉禘後已入新主故名新宮胡氏謂不稱宣公必神主未遷宮雖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非禮不惟不曉禫後正當吉禘無新主未入之禮且亦不識廟制妄謂新宮必新造一廟可容宮無主而不知此新宮者卽先公之宮也先公居五廟末曰禰廟必待新死者至吉禘日將四親並祧合食太廟及其臨徹先將高廟一位隨諸祧主還遷廟中然後新主隨三親歸分高曾祖禰而各入廟是一日不吉禘則一日不遷主一日不遷主則一日不易廟安有所謂無主之廟可虛懸以稱新宮者況檀弓云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正言廟也而胡氏誤解謂先人平日所居之室可哭而虛廟不可哭夫先人所居卽後人所居是也所居室災弔而不哭宮廟火三日哭不講禮而妄議哭法乎若謂丹楹稱桓宮而此稱新而不稱宣必有故則丹楹刻桷在莊二十三年此時已舊而不新故稱桓公若初入廟則稱新不聞夏宗伯稱新鬼大乎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

左傳拜汶陽之田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左傳許恃楚而不事鄭也毛氏傳曰許久服鄭隱十一年爲鄭所滅至桓十五年而後許復有其國及僖六年楚人圍許後則鄭不能有許矣今乃以其恃楚伐之則鄭以强大凌小弱罪在强大固不待言而又以己所服事之楚徒以許故而隧與楚爭此在義與勢兩不可也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杜註棘者汶陽田之邑也取不服故圍之[illegible][illegible]氏曰經書內圍邑七皆不書叛圍棘拒命者非棘民則齊有司定六年圍鄆與齊人爭皆不可以言叛也

昭二十六年圍成時公已孫齊畢圍拒命不得獨書成叛也定十二年圍成書公斂處父叛則爲孟氏守而非叛也書孟孫以成叛又非其事之實故第書圍以紀其拒命而不目其人焉惟昭十三年圍費則南蒯以費判定十年再圍郈則侯犯以郈叛而經不書蓋中軍既毀尺地一民皆歸三家使以叛書是爲三家討賊也而舍叛又無以屬辭故書圍以著陪臣實據邑以叛也而不書叛以見叛竊國者不得以書叛也晉趙鞅荀寅士吉射治兵相攻未嘗叛君也而並書叛邯鄲稷據邑以叛趙氏而不書卽此意也陽虎以讙叛不書而竊寶玉大弓則書蓋取之公宮不可以不志也比事以觀而義昭然矣

大雩

晉郤克衞孫良夫伐廧咎如

左傳赤狄之餘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衞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鄭伐許

前後伐許俱目其人此獨書國號者不詳其君與臣也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傳宋共公新立也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左傳將出叔姬先來朝修禮告其故也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左傳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左傳公歸欲求成於楚而叛晉季文子曰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非吾族也公乃止

冬城鄆

鄭伯伐許

毛氏傳曰鄭襄自去年夏冬兩伐許而死今悼公喪未踰年卽遣公孫申帥師以疆許田許人敗之展陂鄭伯乃親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時晉大夫帥師救許伐鄭楚使子反救之以鄭方事楚不悟鄭伐許之與己爭也及許靈公愬鄭伯於楚鄭訟不勝楚乃執皇戌及公子國鄭伯歸因棄楚而請成於晉先與晉人同盟於垂棘而於是晉楚之爭鄭則又以楚鄭之爭許焉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仲孫蔑如宋

左傳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左傳荀首如齊逆女宣伯餫諸穀

梁山崩

在晉之韓地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定王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左傳鄭服也杜註蟲牢鄭地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毛氏傳曰武宮者武公之宮也武公名敖伯禽五世孫有武德嘗朝周而宣王譽之諸侯事四親武公久祧今魯以尚武功特立爲不祧之廟其名宮者以太廟稱廟羣公稱宮也其名武宮者以晉曲沃武公爲不祧廟名武宮今效之一以著謚一以崇武也若又名世室者以世世不祧主則世世不毀室明堂位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

取鄟

杜註附庸國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左傳蟲牢之會宋公初辭之而後與會晉以其抗也命衛伐之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左傳晉命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左傳以鄭從晉故晉欒書救鄭楚師還此楚卿帥師稱名之始

冬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賀晉遷於新田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毛氏傳曰卜郊在寅月卜牛在子月鼷鼠[illegible]鼬鼠今名鼠狼是也未卜日不成牲故稱牛

吳伐郯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楚又伐鄭諸侯救之鄭獲楚鄖公鍾儀獻諸晉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

從齊之莒以齊服亦服也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左傳楚巫臣竊夏姬奔晉子重子反讎殺其族巫臣遂請晉使吳教吳射御車戰以叛楚吳遂伐楚屬國子重奔命秋子重伐鄭吳入楚之州來子重自鄭返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楚者吳盡取之自此吳始大而楚頓衰何註以州來爲蕭厲之類則亦附楚之小國也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左傳林父良夫之子衛定公惡之乃奔晉獻晉所食戚邑衛侯如晉晉反戚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季文子曰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其何以長有諸侯

晉欒書帥師侵蔡

公孫嬰齊如莒

左傳聘且自逆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傳聘共姬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左傳禮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傳趙盾弟嬰通於盾子朔之妻莊姬同括放諸齊莊姬怨之譖於晉侯曰同括將爲亂欒郤爲徵乃殺之立朔子武而反其田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毛氏傳曰叔姬雖來歸而杞伯偕之請歸葬於杞則不終歸矣故稱杞與文十年子叔姬卒不同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按左傳以郯成於吳伐之然晉欲通吳未必與吳爭郯也以大凌小何辭不可傳亦詭譎難得其故哉

衛人來媵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左傳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杜註宣公之女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左傳鄭既從盟於蒲楚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討貳執諸銅鞮遂伐鄭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杜註鄆莒別邑

秦人白狄伐晉

鄭人圍許

左傳鄭公孫申謀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

城中城

杜註中城魯邑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左傳晉命也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傳鄭公子班聞公孫申之謀立公子繻夏四月鄭人殺繻立成公太子髡頑公子班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

以求成焉晉侯有疾立太子州蒲爲君而會諸侯伐鄭鄭伯歸

齊人來媵

據左傳晉同姓來媵異姓則否公羊言二國來媵三國則非然今齊亦晉姓伯姬者謂伯姬賢德遠聞爲三國所爭媵也

丙午晉侯獳卒

秋七月公如晉

左傳公如晉親弔晉人止公使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諱而不書並晉景之葬亦不書

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夏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報聘亦涖盟毛氏傳曰經不書必不成盟蓋晉侯不親盟故諱之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嗣以齊頃匡暴背齊乞晉及鞌戰後而齊猶可驟矣且晉齊亦相好矣故以齊君新立而復修睦焉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左傳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且與伯輿爭政不勝怒而出奔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茷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至今夏晉楚大夫盟于宋西門之外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左傳晉秦互盟于界秦伯歸而背之故晉徵師伐秦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左傳赴晉召過周因及諸侯朝王非專朝也故不書朝但曰如京師而傳有王人會伐亦不書

曹伯盧卒于師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左傳晉侯強復之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儀齋氏曰夫人之娶失禮然後書此無失禮何以書明嫌也莊有成風文有敬嬴成有定姒其書薨葬與嫡同使哀姜出姜齊姜之娶不書則不知孰爲嫡孰爲庶矣且襄之篇三夫人之薨並書使不備其始末則未知孰爲君母孰爲君生母孰爲君祖母矣以是知夫人之娶從史備書其得禮而無嫌者

則孔子削之也若舊史有擇而書則失禮者當其時可辨耳其明嫌者安知後之有嫌而預書之說最按納幣不書以爲常禮也書娶足矣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饒齋氏曰公羊因歸父稱公孫嬰齊稱仲遂有爲人後者爲之子之說謬禮之家多據爲其實非經義也當是時魯卿有二嬰齊而皆公孫叔肸之子聲伯會盟征伐屢稱公孫嬰齊而仲嬰齊無所見使其卒也書公孫嬰齊則不知其爲兩人而十七年卒于貍脤者又不知其爲何人矣此必魯人本以仲爲别而書史因之也爲歸父後之說亦傳者之訛季孫與仲遂比而弑君本

無怨惡其後歸父欲去三桓三桓始疾之逐歸父之齊而立其弟則以後仲遂而非後歸父也明矣其以氏稱者遂之卒也已氏非以王父之字爲氏也毛氏傳曰以天子諸侯繼統言則僖兄爲子閔弟爲父何則以君臣也君臣即父子也以大夫繼爵言則臧宣叔以庶子武仲爲後及武仲出奔則反以嫡兄臧爲爲後然而兄不父弟爲不祖叔何則以繼爵也繼爵非繼統也今以兄弟爲父子則爲無父以大夫而繼統系則爲無君無父無君謂之大逆而乃以大逆之事公羊造之杜氏引之後人凡從而違之據之以誣經不亦怪哉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公至自會

左傳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弑太子而自立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即欣時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即負芻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至是晉侯會戚討曹伯執而歸諸京師晉霸如齊桓復邢衛伐山戎伐楚誅哀姜定魯難定王位皆無惟敗楚有功此舉合義故春秋詳書爲時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辭奔宋饒齋氏曰此列國大夫齊盟以名見之始也凡執諸侯大夫稱人者以是爲亂世相凌暴之事故執得其罪而歸于京師則稱爵猶外取邑皆稱人而齊侯取鄆以居昭公則稱爵也不言歸之于者王在京師與衛侯鄭之執王在河陽異也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左傳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

遂伐鄭遂侵衛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饒齋氏曰再書華元與良霄自許入鄭異辭蓋爲宋晉遠奔歸必須時日故再舉華元許鄭接壤方出即入故不再舉良霄因事而屬辭也又曰自僖文以後列國之大夫無不氏而蕩山不氏者宋人惡之不以氏赴也左傳宋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以已爲右師不能討出奔晉魚石以與澤同爲桓族曰右師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于宋也乃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攻蕩澤殺之魚石初料其反而不敢討及討畏逼乃與同族五大夫舍于睢上華元自止之不可華元決睢登陴魚石五人欲還不得奔楚按經稱華元自晉歸蓋河上即晉地也時晉及魯及齊四大國皆大夫自相屠

戮乃知政逮大夫亦非大夫之幸也亂世無道如彼流泉淪胥以敗可鑒戒矣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杜註鍾離楚邑左傳始通吳也鐵壺氏曰此列國大夫衆會皆以名見之始也蓋其始晉大夫特會特盟以名見而列國之大夫特會特盟亦以名見矣既而晉大夫衆會齊盟以名見而齊大夫齊盟亦以名見矣而列國之大夫衆會齊盟皆以名見矣大夫以漸張諸史以漸而詳世變人心正於是而可考焉是以春秋仍其辭而不革也自公穀以殊會爲外吳先儒遂謂春秋惡吳過於楚非也楚合諸侯始于盂宋公召之自曹以來皆楚之屬而偕楚子以來不得曰宋公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楚子于盂也僖二十七年宋之盟成二年蜀之盟又宋虢之盟申之會皆不曰公會諸侯會楚若鍾離柤向則吳人在是而晉帥諸侯以會之會吳者晉志也爲從晉而往會焉非會而又會何以著事實見情勢哉襄五年會于戚吳入聽諸侯之會則列序而不殊會矣左氏于諸會皆不言盟則會而不盟可知陳氏謂吳晉之盟春秋終諱之亦無稽之言也

許遷于葉

左傳許靈公畏偪于鄭請楚遷于近楚之邑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雨著木成冰也左傳楚人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從楚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是戰也晉呂錡射共王中目故不言楚師而言楚子敗績時范文子不欲勝以晉厲無道三郤驕勝則益之疾也然自邲之敗後非此戰無以復之杜註鄢陵鄭地鐵壺氏曰楚不書師敗績者以君傷目爲重也泓之戰不書宋公敗績者何也宋人告敗而諱君傷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子反將軍故罪之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公至自會

杜註沙隨宋地以鄭未服謀伐之左傳僑如通於公母宣之夫人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返而聽命姜怒公庶弟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曰汝不可是皆君也公設守而後行緩如貨郤犨訴公於晉侯晉侯不見公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曹伯歸自京師

左傳曹人請曹伯於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爾君子臧自宋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杜註苕丘晉地左傳僑如使告郤犨言季孟謀叛晉晉人執季文子公還待于鄆使公孫嬰齊請季孫于晉晉許魯平赦季孫歸僑如奔齊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公至自會
不書至自伐以不成乎伐也晉之君臣紛糾矣
乙酉刺公子偃
杜註偃鉏俱爲姜所指而獨殺偃偃與謀也按是事僑如造惡乃僅出之後
且立其弟叔孫豹而公子偃遂殺之季氏之植三桓而卑公室如此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左傳鄭侵晉虛滑二邑衛救之也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杜註假天子威以討鄭也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杜註柯陵鄭西地左傳尋戚之盟也
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
左傳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鮑牽見之告國武子
佐武子謫之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孟子訴之曰高鮑將
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遂刖鮑牽而逐高無咎孟子靈公母
九月辛丑用郊
穀梁傳曰用者不宜用也謂非時也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雖未服鄭而圍之矣故書自伐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左傳還自鄭道卒也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左傳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怨郤錡
廢其父克與嬖人夷陽五長魚矯之讐郤氏者使鄢陵所因楚公子茷告公
曰是戰也郤至實召寡君謂晉必敗敗則奉襄公之孫周以事楚公以告欒
書書亦忌郤氏曰其有焉胥童等請先殺三郤遂帥甲殺三郤尸諸朝且以
甲劫欒書中行偃公命勿殺既而公遊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殺胥童
使程滑弒厲公使荀罃士魴迎周于京師而立之周子盟而後入朝于武宮

逐不臣者七人命官修政以圖復霸是爲悼公
楚人滅舒庸
舒庸國名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齊殺其大夫國佐
左傳高無咎出奔其子弱以盧叛慶克帥師圍之國佐從晉伐鄭以難請于
晉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而復之至是齊侯使士華免
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
公如晉
左傳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左傳以惡曰復入鐵壺氏曰孔甯儀行父書納借楚之力以復其國無他意也趙鞅納蒯聵于戚聵無徒衆也魚石及四大夫實繁有徒因楚鄭之師而復入爲將入而爲亂也意不止于求復也故不言納愚按國君書入猶有是非爲大夫奔而書入自外而入內也在國而書入自國都而入其私邑也總禍亂爲惡之事矣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傳拜朝晉也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囿

毛氏傳曰不時且非務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宋圍彭城楚子重會鄭師救之侵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爲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楚師還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許氏曰悼公初立乞師救宋猶遵厲公故事後此無乞師則召兵而已矣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左傳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于諸侯以先君將葬而辭

丁未葬我君成公

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鐵壺氏曰傳謂楚取彭城以居魚石已非宋地追書宋非也宋地而宋之叛臣入据之舍宋無可書也先儒謂舊史必曰圍彭城非也凡圍邑而不係國者上有伐其國之文也以其國爲文安得不曰宋彭城哉按悼公以童稚爲書偃所立當是時晉政在私家國人皆附之力不足以致討故逐不臣者七人而此會仍欒黶主之過此則會盟聘伐皆用韓厥荀罃士魴士匄而欒偃不得與矣此悼公操柄御奸之道也至十四年始以士匄之讓俾荀偃將中軍蓋國維已固而偃等爲不足慮矣衛孫林父甯殖自晉而獨操國事所以

卒釀逐君敗國之禍而不可振救也左傳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歸寘諸瓠邱

夏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討其納宋叛也東諸侯之師次于鄫爲之援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報晉伐鄭也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左傳曰凡諸侯即位小國朝大國聘禮也蓋是時天王之赴未至故左氏以爲禮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左傳楚令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成公夫人襄公嫡母也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左傳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于其目吾何忍背之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左傳鄭衆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杜註云宋將不稱名非卿也然師重故敘衛上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左傳謀鄭故也孟獻子請城虎牢以逼鄭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杜註齊諡

叔孫豹如宋

左傳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左傳鄭人乃成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左傳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逼子重子辛楚人殺之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左傳楚子重簡師伐吳吳要而擊之大敗吳又取其良邑楚人咎之子重遇心疾而卒

公如晉

左傳即位而朝也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

晉悼公中興霸業欲謙以來諸侯謂魯宗國不敢當其朝禮出國都至于長樗與魯公盟觀傳載孟獻子相君稽首知武子稱寡君懼可知也若朝在盟前則已稽首矣何至是乃爲辭乎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邾子莒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左傳爲鄭服故且欲修吳好而吳子未至杜註雞澤衛地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左傳楚子辛爲令尹侵欲于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使大夫與之盟饒壺氏曰操柄之失必有其由晉悼初起以威信未孚不欲數勤諸侯故會盟侵伐多使大夫承事而不知大夫之勢由此益張而不可遏矣袁僑之盟以諸侯不肯特盟一國之大夫不知遂成諸侯在會而大夫專盟之始矣易曰辨之不早辨此類是也

秋公至自晉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左傳許事楚未會于雞澤也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冬公如晉

左傳公如晉聽貢賦多少之政請屬鄫以自助晉侯許之杜註云公時方七歲蓋孟獻子爲之言

陳人圍頓

左傳楚人以陳叛晉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左傳鄭僖公初卽位來通也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左傳穆叔覿鄫太子于晉以成屬鄫並書比魯大夫也

仲孫蔑衛林父會吳于善道

左傳吳子使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鐵壺氏曰不書及者書仲孫蔑及衛孫林父會吳則似魯衛交吳而不見其爲晉令春秋所謂微而顯也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左傳楚人討陳叛故曰令尹子辛實侵欲焉殺之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公至自會

左傳戚會吳且命諸侯戍陳也時穆叔又以四年邾莒伐鄫魯不能救恐致讓責故又使鄫大夫聽命于會

冬戍陳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左傳宋樂轡與華弱相狎戲以弓梏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于朝難以勝矣逐之觀左傳所載轡弱之狎戲孔張之亂睽崔慶之淫頑其餘

恣且暴虐諸事亦知世卿世位之將廢矣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

左傳鄫恃賂也杜註鄫有貢賦之賂在魯故恃之

冬叔孫豹如邾

左傳聘且修平也

季孫宿如晉

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孫宿以代父爲卿如晉且聽命受罪以畢其事按鄫之愚弱不足道矣而魯徒欲役之晉但知霸主之尊可以賦責其魯而皆不肯出一旅之師以存其社稷救災恤患之誼何厚顏哉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齊虎視萊久矣卒滅之

七年春郯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左傳孟獻子曰吾今而後知有卜筮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所謂郊不過分也

小邾子來朝

城費

費季氏邑也杜云南遺假事難而城之所以强私而弱公也

秋季孫宿如衛

左傳報元年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杜註鄬鄭地左傳救陳也

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杜註鄵鄭地左傳鄭僖公將會于鄬子駟相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鄵子駟使賊夜殺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按書鄭伯如會丙戌卒于鄵足矣而書未見諸侯何其意之迂辭之衍乎蓋書此以見鄭伯卒之必有故也非瘧也令人疑而考之也

陳侯逃歸

左傳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傳朝且聽朝聘之數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左傳命朝聘之數也毛氏傳曰晉悼不敢以朝聘之數使諸侯親聽命故各國皆以大夫蒞公尚在晉不與而以季氏惟鄭伯來獻捷親之朝聘之數未載考昭公三年鄭子太叔云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襄昭十三年傳所稱天子之制歲聘志業間朝講禮者朝聘爲減再朝而會再會而盟者會盟爲無時蓋即由此命也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左傳疆鄫田也杜註莒滅鄫侵其西界故伐魯東鄙以正其封疆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左傳討侵蔡也子駟從楚

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災

夏季孫宿如晉

左傳報士匄之役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穆姜以淫罪遷于東宮而死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杜註戲鄭地左傳諸侯伐鄭分軍其門修械具儆歸老疾于虎牢以示必下鄭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楚于我未病楚不能矣乃許盟錄齒氏曰桓文會盟侵伐小國皆不與晉自厲悼以後會者滋多霸者之德衰中夏之力屈皆可見矣

楚子伐鄭

左傳子駟及楚平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杜註柤楚地會吳使吳乘楚後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杜註偪陽妘姓按晉自主霸以來未會滅國此蓋楚之與國也左傳滅之以封宋向戌戌辭乃與宋君毛氏傳曰宋與楚鄭惡予宋所以辱楚鄭也宋甫受偪陽而楚子囊即與鄭子耳同伐宋謂宋受晉與伐宋所以報晉也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總世子未命則以皮帛繼子男故柤會以前齊世子列小邾子下傳稱此會齊世子光先至于師盟主佳之故叙滕上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尉止等微者殺執政之卿故稱盜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左傳諸侯之師皆戍虎牢不言者承上文會伐鄭也又傳謂虎牢已非鄭地書鄭虎牢言鄭服則歸之鄭也其義迂非也方戍虎牢以逼鄭乃探其心而及後日之歸鄭識且歸鄭未有見文也蓋虎牢本鄭地故二年城虎牢不必書鄭此時已城于晉故繫之鄭以見其原爲鄭也猶彭城本宋地故成十八年楚入魚石于彭城不必言宋至襄元年諸侯圍彭城則繫之宋以見其雖披于楚而原爲宋地也時鄭及晉平諸侯之師欲還楚救至鄭又與楚盟晉還楚亦還左傳所謂一駕也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魯爲侯國亞于公故舊置三卿而止二軍所以省賦而惜民也今季氏乘襄公幼少無知欲分公室故作三軍而三家盟詛以成之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一軍使其軍之人力役邑稅則盡入于己叔氏一軍臣其子弟之力役邑稅父兄之力役邑稅則歸公是取其半也孟氏一軍又僅取子弟之半是取四分之一也蓋孟獻子賢穆叔次之季武子最爲狠戾故分公室者

有輕重而季氏亦必以巳爲正卿貴寵故取多仲氏次之孟氏又次之故以爲盟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左傳鄭合諸大夫謀曰晉楚雖並强而晉合十二國諸侯之師則楚弱于晉矣特懼楚來晉不即救我耳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爲我致死楚弗能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從之盟楚師至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乃使疆埸之司惡于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

左傳四月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衞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於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二駕也

楚子鄭伯伐宋

左傳楚子將伐鄭鄭伯逆之乃從伐宋此似鄭渝盟而非渝者蓋原謀此以謝楚而非背晉也毛氏傳曰楚在鄭意量中矣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公至自會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杜註蕭魚鄭地左傳九月諸侯之師復至鄭人使良霄如楚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鄭乃盟從晉晉赦鄭囚納斥侯禁侵掠而楚亦自是無意爭鄭矣故曰三駕而楚不能爭也按傳楚執鄭使而不能救在前鄭晉互盟在後而經書執良霄在後者蓋會蕭魚後而始來告也後楚聞執之無益徒使固于晉歸之

冬秦人伐晉

左傳曰救鄭然實其不及鳥辰矣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據十四年傳莒從晉會盟而猶通楚使故比年伐魯蓋小國而奸詭抗逆者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左傳聘且拜伐鄭之師

秋九月吳子乘卒

吳始赴魯也左傳魯臨于周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楚聊一侵宋聊報晉之服鄭也而鄭則置不問焉于是晉楚爭鄭之事一結

公如晉

左傳朝且拜士魴之辱也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邿

杜註邿小國名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按楚自莊王以後皆來赴魯卒而獨不書葬豈魯使大夫會他國葬即遠境之秦亦書葬而獨不會楚乎公且朝楚而獨不使大夫會葬乎蓋必以吳楚僭王不可書于經故雖往會葬而經削之也

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杜註向鄭地鐵齋氏曰晉士匄鄭公孫蠆以名見而齊宋衛稱人以是知成公以後稱人者非卿也鄭伯也曹薛杞亦伯也鄭卿以名見而諸小國之臣終春秋無以名見者以是知魯史以勢之强弱爲詳略也君行卿從宿使卿爲介蓋隱然以國君自爲矣三桓不相下故叔老辱焉其後昭公出晉荀躒謂意如曰子姑歸祭季氏至主鬯而入先君之廟其所由來者漸矣使衆上客當日載書未必並及叔老也季氏自悅其事而書于魯史經若削焉則其恃亂無君之迹隱矣按以强弱爲輕重非獨魯史也蓋霸主之令即然如薛伯杞伯每會列於莒子邾子下是也

二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左傳報十一年秦之伐也晉軍帥不和而還秦晉搆兵於此終焉鐵齋氏曰會盟序列以霸者之意爲先後而史從載書未可以彼而例此也即如十年春會柤齊世子光後列至秋而先滕薛小邾矣十一年伐鄭則又先邾莒矣此役宋大夫先衛卿十六年伐許宋大夫又後衛卿矣左氏以大夫不宜先卿而有附之說誤也

己未衛侯出奔齊

左傳衛孫林父將攻獻公公出奔齊孫林父甯殖立公孫剽以聽命于諸侯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左傳吳要擊敗之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晉悼問衛故于中行偃偃勸之定衛新君遂使孫林父與諸國大夫並列于會保姦長亂前盟之謂何假即孫林父也與羊舌羞得乎晉悼不塞而羞及之矣何以長年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孔疏云劉魯地

劉夏逆王后于齊

左傳前十二年靈王求后于齊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十四年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至是遂逆后爲禮逆后必上卿行事而以公一人監之今但書

逆后而不書公來似無監者據傳云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則已有監公矣其不書者天子娶諸侯女必使同姓諸侯命迎之前桓王娶紀女使魯主昏故祭公至魯受魯命以行書祭公來遂逆今不知何國主昏但使迎者至魯一告而單靖公不來其不書公來以是也若劉夏即劉定公而傳曰官師者想此時尚爲士而未爲卿大夫也故傳曰官師逆后而卿不行非禮也十四年稱劉定公從後稱記之也傳文多忙不然定謚也生即有謚乎按此天子之大夫稱名士亦可稱名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左傳范宣子假羽毛于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故伐魯杜註遇魯地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高乙上二丁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左傳晉平即位欲繼霸業爲會而齊侯有異志不至使其大夫高厚來及宴歌詩又不類晉使諸大夫盟之高厚逃歸諸大夫乃自相盟執莒邾以其背盟伐我也錢澹氏曰首止葵邱之會盟再書地此不再書以盟之月即會之月不如首止葵邱之異時異月故不再書也執言以歸者久而後釋也不書以歸旋釋也

齊侯伐我北鄙

毛氏傳曰公未歸而即見伐此與晉爭我也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據左傳許男請遷于晉以叛楚晉召諸侯將遷之許大夫不可晉侯乃請諸侯各歸國而惟留其師伐許乃鄭伯闘伐許以爲可報許訟于楚之怨而請親往故先鄭伯而次荀偃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左傳聘且言齊故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宋人伐陳

傳無其故蓋陳服楚者也伐之以報十二年楚之侵宋也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據左傳孫蒯田敗曹人汲器曹人詬之衛卿石買乃爲之伐過矣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左傳圍臧武仲魯師逆武仲齊乃還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左傳華臣殺其宗室宋公欲逐之懼而奔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

左傳助齊也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左傳以伐曹也來使見執故稱行人孫蒯爲介亦執不書非正卿也

秋齊師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左傳晉荀偃與諸侯會于魯濟同伐齊至平陰齊侯毀其衆師夜遁晉侯及諸侯從之晉魯攻險各下之遂圍其四郭門于門齊侯將走郵棠太子抽劍斷鞅乃止于是東侵及濰南及沂晉人討貳魯恨屢伐同心圍之故書同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請楚師楚公子午不許楚子强之北伐不利乃還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杜註祝柯齊地因前同圍文故統言諸侯
晉人執邾子
晉執邾子以後十七年邾又伐我故晉又執之
取邾田自漷水
左傳晉令邾還所侵魯田以漷爲界
季孫宿如晉
左傳曰拜師也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左傳晉令也以未卒事于齊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左傳禮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左傳靈公徙太子光于東立庶子牙爲太子高厚傅之靈公病崔杼迎光即位殺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左傳子孔之爲政也專鄭人討其罪殺之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子產爲卿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
左傳懼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杜註柯衛地左傳齊及晉平盟于大隧魯懼故穆叔會范宣子以自固焉
城武城
左傳亦爲齊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杜註莒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祝柯以和解之而二國復自結其好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秋公至自會

左傳齊成故也
仲孫速帥師伐邾
邾有屢伐之怨然旣盟而又報伐則非矣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公子燮欲以蔡事晉蔡人以其違衆殺之其母弟出奔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左傳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公子燮同謀楚人以爲討
黃奔楚自理
叔老如齊
杜註通齊好也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左傳報十五年向戌之聘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傳拜師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左傳邾庶其叛其君以其二邑來奔魯受之遂多盜杜註以邑出爲叛以邑歸我曰來奔按小國之大夫不名而來奔名所謂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彌彰也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欒黶娶于士匄匄子鞅以十四年伐秦之役黶逐鞅奔秦怨之黶卒妻欒祁與其老州賓通懼盈討愬諸匄曰盈將爲亂鞅爲之徵匄使盈城著而逐之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左傳錮欒氏也欒氏逆臣之後無可憐惜但范氏以大夫逐大夫而脅使其君召諸國奔走以錮之政出大夫其僭如此　公羊傳曰是年十有一月孔子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

左傳復錮欒氏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左傳觀起有寵于令尹追舒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乃殺追舒而轘觀起利祿之禍人如此而人如以蠅逐羶何也又按當時楚雖偪于吳而政權不失晉則諸卿擅權彰無君矣此楚所以久延與七國同亡而晉遂爲三家所分也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乙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來奔

杜註庶其之黨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左傳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于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楚人殺之二慶據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二慶築城以拒君陳人亂殺二慶楚人乃納公子黃而還按陳侯不在陳二慶稱國以殺若君之間其罪者以陳侯原討之而國人應之也又按文九年晉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賈逵云箕鄭父稱及非作亂首謀此書及或亦虎首而寅從之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illegible]氏曰衛元咺稱復歸者意在歸也宋魚石晉欒盈鄭良霄稱復入者將入而爲亂也入于曲沃者既敗而入其私邑也良霄稱自許者許鄭世讎必

陰助爲亂故鄭人赴告及之也齊則顯然伐晉以助欒氏故晉人告伐而于欒之入轉不言其自齊也

秋齊侯伐衞遂伐晉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杜註雍榆晉地

己卯仲孫速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臧武仲佐季武子廢長公鉏而立悼子而孟莊子素惡武仲及莊子葬孟氏公鉏共譖武仲告武子曰臧氏將爲亂遂逐之

晉人殺欒盈

假晉侯命以師克之而書晉人以國亂無政而相殺也非以國討也左傳曰

不言大夫自外也

齊侯襲莒

左傳還自晉而襲之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

左傳爲其伐晉也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

八月癸巳朔月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傳將以伐齊水不克杜註夷儀本邢地衞滅邢而爲衞邑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左傳救齊也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左傳討慶氏之黨也

叔孫豹如京師

毛氏傳曰前年穀洛鬭毀王城齊叛晉欲求媚于天子而城之魯遣使聘且賀城焉

大饑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左傳報我也

夏五月己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左傳齊莊公淫于崔杼之妻棠姜杼弑之立景公按齊莊志雪先恥伐衞伐晉登大行封少水可爲桓武且能養士其亡也爲之死者甚多且有棄官供饋于野以服其喪如申鮮虞者而盧蒲癸王何爲之報讎盡殺崔慶之家而但以淫遂敗其身淫之惡大也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傳濟泮伐齊齊人以莊公說納賂求成許之則是報伐非爲其弑君也故經削而不書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左傳前年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故入陳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公至自會

左傳齊成故也即會夷儀之諸侯也杜註重丘齊地

衛侯入于夷儀

毛氏傳曰前十三年衛侯衎出奔齊齊侯寄之于郲曰寄公今晉侯憫其久寄于外使衛分一邑以居之錢[illegible]氏曰衛有二君而入不名異于鄭突之入櫟何也著其正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左傳舒鳩叛楚屬吳楚滅之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左傳伐之以結成也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左傳吳子諸樊伐楚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射之卒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左傳初衛甯殖與孫林父逐獻公殖將死召其子喜曰吾得罪于君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若能復入則掩之矣喜諾及獻公入夷儀使同母弟子鮮謂喜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時孫林父在戚其子嘉聘于齊襄居守喜伐孫氏襄死喜乃弒君剽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左傳以戚如晉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左傳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戍戚之東鄙茅氏衛人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晉乃聘魯召公及諸侯將以討衛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左傳討衛疆戚田也澶淵必近戚之地錢[illegible]氏曰此役晉卿不行諸國會者非卿故良霄獨以名見也魯乃使君降爵則季氏之不臣也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與殺申生同文事亦宜同也

晉人執衛甯喜

爲貪孫氏之田而執喜非討其弒君也晉霸僨矣杜註曰甯喜執于會晉歸而始告諸侯故書于秋按左傳晉並執衛侯齊鄭請之乃許歸不應如此大事經不書也豈傳誤耶若曰諱晉爲臣執君則外無諱例也若曰削削之義爲何姑闕之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左傳許男以十六年晉伐許鄭伯自行恚之如楚請伐鄭而卒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左傳乃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乃不禦寇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景公嗣位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左傳宋向戌謀合晉楚及諸侯之好以弭兵皆會于宋

衛殺其大夫甯喜

左傳喜專公孫免餘請殺之公許之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鱄卽子鮮也以衛侯殺喜失信出奔公止之不可所謂好信不好學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傳載楚人先歃而經書會先晉者不使楚得加乎晉也豹不書氏承上文也穀梁氏曰是會晉趙武楚屈建在焉而魯使亞卿往何也宿至是威權已固隱然以國君自爲凡役無身親者矣至昭公之世復再入晉者公不見納故

宿親之蓋自結于霸國以傾其君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晉

左傳討甯氏之黨也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告晉將朝楚也以宋之會約晉楚之從交相見也謂從晉者亦朝楚從楚者亦朝晉也桓文之霸猶假尊周以爲名也至是則漢不言周而南北分峙如後之南北朝矣王迹之熄愈甚矣向戌之弭兵子罕貢以天生五材兵不可去謂其以譎道敝諸侯未足盡其失也

冬齊慶封來奔

左傳齊崔杼娶棠姜攜棠公之孤棠無咎與弟東郭偃同相崔氏生明立之廢前妻子成成請老于崔邑偃無咎沮勿與成及母弟彊怒告慶封殺偃無咎于崔氏之朝杼怒出見慶封封曰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帥師攻崔氏殺成彊而盡俘其家棠姜縊復命杼御而歸則無歸矣杼乃縊嫳勸封反亡人盧蒲癸王何封子舍代父政寵何癸通于欒高陳鮑乘封出田分慶氏之甲舉殺舍封歸來奔

十有一月公如楚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乙未楚子昭卒

公羊疏曰甲寅乙未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毛氏傳曰正月在楚左氏曰釋不朝正于廟也予謂諸侯無相送葬之禮公與陳侯鄭伯許男皆送楚康之葬于楚西門外其諸大夫皆送至于墓無禮甚矣宋向戌倡宋之盟及朝楚涖盟而聞喪而返會穆叔從公而見不及此然且天王之喪相距無幾日而諸侯絕無問者堂堂宗國乃相率朝楚而爲之執紼天王安在此春秋所最惡而不忍言者故成公朝晉亦送晉葬亦朝正在晉而經但書如晉至自晉尙不書在晉而此則特書所在以重別之令人上考而感歎焉

夏五月公至自楚

左傳公還至方城聞季孫宿取卞自益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季氏

愈不臣矣

庚午衛侯衎卒

閽弑吳子餘祭

左傳吳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吳子觀舟閽弑之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晉平公杞出城杞亦宜然合諸侯以城之則非矣諸侯當恤宗周之闕而屏

夏肆乎

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傳拜城杞也

杞子來盟

范註曰杞復稱子蓋時王所黜

吳子使札來聘

吳子被弑在五月後札聘亦即在其後而傳有觀周樂矣豈以季子之賢有君喪而聽樂者蓋吳子餘祭之弑以赴之時書也而札之聘以至之時書也季子之出在前必先至所主之晉與鄭衛矣而至魯適在吳子被弑之時赴晉聘已有時日而赴實未至魯也季札未知君喪聽樂無妨也傳曰聘通嗣君杜註曰餘祭嗣立則亦以爲餘祭生前使之矣傳載從魯之齊而檀弓言札自齊返則至晉衛鄭在魯前矣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左傳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子尾子雅放之范註南燕姞姓在鄭衛之

閒北燕姬姓在晉地

冬仲孫羯如晉

左傳報士鞅之聘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左傳郟敖即位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子產所謂子禍也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公穀傳曰宋災伯姬存焉有司請出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逮乎火而卒

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

左傳王子瑕謀立景王弟佞夫而自爲亂佞夫不知也周大夫尹言多等殺佞夫王子瑕奔晉然經書曰天王殺其弟則尹言多等之殺必景王知之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左傳伯有汰虐嗜酒以亡

冬十月葬蔡景公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鐵壺氏曰書人會者非卿也是時蔡世子般弑父不言宋災故則疑于欲討蔡亂而不能也故別白書之以責諸侯之不討亂也會盟未有書其故者書故惟此與稷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傳公薨立胡國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乃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是爲昭公鐵壺氏曰傳稱子野以毀卒而不知其爲故也春秋之文辨果以毀卒則書子野卒于喪次般惡見弒之迹不益顯然乎而其文一施之是使故與毀無以別也季孫之取卞也公歸自楚而不敢入矣强暴既肆故戕嗣子立稚昧以固其威權不然君方在殯國無變故而子次于季氏何爲者乎季氏陰弒而以毀告羣臣不敢詰國人不能知猶鄭髠頑見弒而以瘧赴也故經卒而不地與般惡無異文以見其爲弒也子般之卒也閔爲之變而不書卽位矣乃昭公卽位何也有隱而不行卽位之禮者變

也有隱而不能不行卽位之禮者尤變也季氏既以毀告則雖不行卽位之禮而不得矣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會葬奔喪諸侯親往此非天子之禮而滕邾行之魯受之乃知亂臣賊子不惟强大弱小皆然可歎也鐵壺氏曰襄昭而後魯益微矣滕邾乃來會葬奔喪者蓋三家自比小侯以交滕邾滕邾之來亦以自儕于三家而思結好也昭元年晉趙孟卒鄭伯往弔蓋是時列國邦交皆如此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左傳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則作亂者衆不知誰實操刃矣故書莒人是時去疾以齊出奔齊按國人攻莒子蓋展輿與聞故傳探其意而曰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也若顯然因國人以攻莒子而弒之則當書曰莒展輿弒其君矣

第九十三冊

刊誤表

頁	行	字	誤	正
卷三				
七	一七	六	録	錄
一一	一一	二六	哭下脫守字	
		二九	守字衍	
	一五	九	閒下脫鄭字	
一二	一七	六	鄭下脫遂字	
一七	一九	一六	逢	逄
二一	三	二六	判	叛
二八	一二	一	晉	多
三九	一一	四	僮	僖
三八	一三	四	其	我

春秋傳註卷四（起昭公盡哀公）

蠡吾李塨著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左傳尋宋之盟也虢鄭地

三月取鄆

乘莒亂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左傳秦景公母弟鍼富埒于景懼選而奔則秦伯與鍼俱有過矣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左傳毀車爲卒自此始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

左傳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齊納之展輿以吳出奔吳前傳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似去疾長者然而展輿已立爲世子又廢似展輿嬖出者然則二人之後莒無優絀也展輿與弑而立爲君踰年歷八九月而奔不稱爵者杜註曰據傳篡弑者與會諸侯則稱爵此未會故不稱也按會而稱爵者鐵齒所謂已成君不能沒非實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公子比出奔晉

左傳楚子有疾楚子康王之子公子圍其親叔父也入問疾縊而弑之自立以疾終赴於諸侯公子比亦其叔父也經隨書出奔則楚子之卒有故可見矣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杜註公卽位也

夏叔弓如晉

左傳報韓起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公孫黑將爲亂子產數其應死之罪乃縊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左傳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乃還鐵齒氏曰襄公末年如楚歸以季氏取卞幾不敢入子野之卒又闇昧不明未必非懼公之洩于晉而阻之已乃自往結好也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款出奔齊

左傳燕簡公多嬖寵欲盡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諸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寵公懼奔齊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

毛氏傳曰楚子于弒立後假合諸侯以自固故爲申之會左傳稱使椒舉如晉求諸侯而晉許之又時鄭伯許男原如楚遂強留之以待會然齊晉魯衛曹邾燕秦諸國並無一與但北裔屬及夷蠻小國而已楚雖盛侈而實耗矣左傳徐子吳所出楚疑其貳故執之錢壺氏曰春秋之初天王猶小有征伐至子突救衛以後則無聞焉自隱至僖凡會盟戰伐之大者皆諸侯主之是天子之微而諸侯之恣也自僖之末以至文宣則諸侯之怠而大夫之張也自宣之末以至襄昭則大夫之恣而諸侯之微也自昭以至定哀則列國之衰而吳楚之橫也隱桓莊之世諸侯之特相盟交相伐者縱縱焉桓文既霸則咸自戢矣及定哀而特相盟交相伐者不異於春秋之初則霸統之既絕也齊桓既沒以及靈成景厲之間晉霸中衰則間之而私會盟私侵伐蓋紀散則衆亂也及其季也會于申而天下之諸侯搖于楚矣滅陳滅蔡伐吳誅齊慶封而天下之征伐移于楚矣又其季也入郢敗齊伐魯伐陳遷蔡藩衛侯會于黃池而天下之會盟征伐移于吳矣鄉非楚敗而吳暴亡吾不識其勢之所終極也夫以天下諸侯之衆而不能支吳楚者非力弱也其紀散則勢衰耳定之四年會于召陵者十八國雖桓文所資以屈楚不若是之衆也方是時晉有六卿齊有陳氏魯有三桓宋衛陳鄭皆有强家各固其私不力公事故未見楚鋒而已渙然自離叛矣一國之紀散則無以卒臣民霸者之紀散則無以屬諸侯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按會序徐子于滕頓諸國之上而稱爵終乃執之者蓋楚靈震嚇諸侯以爲吾所執者非細弱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毛氏傳曰楚效晉據伐而以與會之鄭宋又去而不從故雖因申會而不書諸侯之師也左傳楚圍吳朱方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賴小國名

九月取鄫

左傳莒亂去疾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月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傳曰卑公室也襄十一年將益二軍爲三軍今以霸主賦重又舍去中軍之衆分屬上下二軍仍稱二軍其賦稅又變前之三分公室者而四分之季氏擇二二子名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則魯公尺土一民莫之有矣故曰卑公室錢壺氏曰傳載濟之役季氏爲左師孟叔爲右師當是季氏爲一軍孟叔共一軍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左傳以爲貳于吳也

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左傳牟夷非卿而書重地也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人朝而執之而不可請歸之而以師討焉胡傳曰春秋于三叛人雖賤特書其名然不義也邑而書及者殺衆曰以大及小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左傳莒人來討敗之杜註蚡泉魯地

秦伯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越始見經楚通之也猶晉之通吳以懼楚也越稱人大夫常壽過也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毛氏傳曰晉將爲莒討魯而不果討因謝之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傳宋公逐之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冬叔弓如楚

左傳聘且弔爲吳所敗也

齊侯伐北燕

左傳謀納簡公也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毛氏傳曰及至燕而不能納燕乃求成盟于濡上經不書燕與齊平蒙上伐燕文也然不書齊與燕平而反曰暨齊平以求盟自燕也

三月公如楚

左傳楚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召魯魯往

叔孫舍如齊涖盟

正義曰魯與齊隣公遠適楚慮其或來侵我遣使與之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左傳陳哀公元妃生太子偃師次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留有寵哀公屬諸司徒招及公子過公有廢疾招過殺偃師而立留哀公憂恚自縊鐵蕭氏曰所殺世子也也故不與兩下相殺等然不書弒者陳侯未卒世子又不等於君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叔弓如晉

左傳賀虒祁宮成也史趙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左傳陳干徵師赴哀公喪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出奔鐵蕭氏曰其不日陳留何也奔而以名係國與鄭忽曹羈相混疑于世子偃歸既死羣公子爭立而留爲世子之母弟矣惟稱公子然後知其爲招所欲立以代世子者而懼楚以奔也

秋蒐于紅

杜註紅魯地左傳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季千鮮曰此三家既分公室假軍禮以數軍實也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左傳公子招歸罪于過而殺之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招謝罪于過故得放而又殺其黨孔奐

葬陳哀公

左傳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杜註時楚盡滅陳爲縣在陳故往會之非行會禮也

許遷于夷

左傳邑即城父

夏四月陳災

毛氏傳曰陳既爲縣無稱縣以記災之例莊二十年齊大災襄十九年宋災二十年宋又災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災凡記外災皆以國未嘗以都邑也即本國記災皆關宮社如御廩新宮雉門亳社之類並無及都邑者況災必有告此時陳既不告而楚必無以縣災而來告者乃特書陳災分明以國與陳矣雖陳後幸復而此時已滅夫子于書滅陳之後迭書葬陳哀公會楚子于陳及陳災蓋惡強楚傷衰翻閔神明之裔讀一陳字而歎息之聲具爲若不告而書者以叔弓歸知之也

秋仲孫貜如齊

左傳孟僖子如齊殷聘杜註曰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故修盛聘以將之

冬築郎囿

即地築苑也

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

毛氏傳曰欒施字子旗高彊字子良同爲惠族皆嗜酒信內多怨強於陳鮑氏而惡之或告子旗與子良將攻陳鮑氏而陳鮑氏先之子良欲劫公而使之助己反攻公虎門公徒出戰敗之欒高皆來奔彊不書非卿也按齊有欒氏高氏以齊惠公子有子欒子高而欒施與高彊皆就祖字而分之爲氏故子旗之父子雅子良之父子尾皆惠族有名子雅之卒晏嬰歎曰姜族弱矣而媯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公羊但知晉有欒氏而不知齊亦有之故經齊字爲晉字何也況此一奔正齊陳興廢一大關也是時陳鮑分二氏之室陳桓子用晏子言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且公族衰桓子乃召高氏所逐子山子商子周欒氏所逐子城子公公孫捷皆反其邑益其祿厚給其衣屨幃帳器用凡公子孫之無祿者私與邑之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而民心歸之陳氏至是益大矣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左傳季氏伐莒取郠而用俘以祭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按叔弓間于季孟之間而伐莒蓋以會葬晉平不敢使敵卿往故叔孫舍如晉而弓代將也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毛氏傳曰春秋國君死與被弒無不書名間有不書如宣十八年邾人戕鄫子于鄫事荒謬而無確人因畧其文比之夷蠻相殺如楚子誘戎蠻子殺之之例而其他諸國則無分大小無不書名者是蔡侯之必書般所固然也祇楚子不名則似以尊殺卑如宋公殺太子痤晉侯殺世子申生類非敵體之例而敵體相殺列國無有因特爲創例亦加殺之者以名誅楚虔之惡也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

前不言大此書大者前重數車徒未盡蒐之制至此乃盡其制故自稱大也按夫人歸氏薨書之并著三家不忘君之逆也按春秋四公無嫡夫人薨葬閔未娶也襄定哀遂皆卒于春秋之後也惲皐聞曰唐愼微證類本草載魯定公母服五加皮酒致不死亦襄夫人長年之一證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左傳晉謀救蔡而不能也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左傳公葬生母不慼晉送葬者歸告之叔向曰國不廢蒐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殆其失國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左傳用隱太子于岡山楚虔無道極矣滅蔡爲縣以其弟棄 疾爲蔡公疏曰君死而國被圍未能以禮即位故稱世子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此齊又納北燕伯款也陽左傳作唐今中山唐縣是也饒壹氏曰或謂衛侯朔入衛不言納納頓子不言奔奔又言納爲內不受之辭非也蒯聵之納苟爲內不受則不當書世子况北燕伯國其所自有者乎書納某于某地者難辭也言拒于強臣逆子而不得遂返其國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宋元公即位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取鄆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左傳或譖成熊于楚子成熊知之懷寵而不行遂及於殺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左傳季平子立不禮于費宰南蒯謂公子慭吾出季氏而歸其室于公子代其位我以費爲公臣慭許之南蒯語叔仲小叔仲小構 叔孫昭子于季孫令昭子自貶其三命昭子將與季孫訟季孫懼而歸罪于小小乃與蒯與公子慭共謀季氏會公如晉慭告公而從之公至河返遣慭如晉至是蒯以費叛如齊慭還及郊聞之遂奔齊

楚子伐徐

左傳楚虔狩于州來使五大夫圍徐以懼吳而次于乾谿以爲之援

晉伐鮮虞

左傳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于鮮虞遂入晉陽滅肥國俘肥子既而伐鮮虞又勝之杜註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左傳叔弓圍費爲費人所敗後十四年南氏家臣務之蒯乃奔齊而費復歸然經但書愁奔圍費而餘俱削者見三家分披爲私室漸微之兆至其師敗其邑復皆季氏家事聖人不爲小人謀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於乾谿

錢蒼氏曰諸說皆謂比無弒心故書歸以明其非弒非也書歸而不書入易辭耳既加以弒書歸何足以見其非弒乎謀國者棄疾以計殺虔者亦棄疾而歸獄于比何也以亂謀弒者實比非棄疾也使比之歸本無弒心而爲棄疾所脅則當書楚公子棄疾弒其君虔于乾谿立公子比不宜釋棄疾而歸獄于比也蓋觀從假以棄疾之命召比比順其謀而來晉人皆知其歸圖君位及郊知棄疾實不與謀又與觀從盟而入襲蔡是其處心積慮成乎弒也棄疾方食見比而逃是本無亂謀而後乃爲比所脅也非棄疾則入楚弒虔之事不成非比來迫則棄疾之亂謀不生安得不歸獄于比哉弒未有言其地者曰于乾谿蒙上楚子伐徐之文也左傳觀從以父起爲楚所殺與故蔡大夫聲子之子朝吳謀假蔡公棄疾之命召公子比公子黑肱及郊與之盟入襲蔡蔡公欲辭觀從使二子坎用牲加書而速行乃徇蔡衆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已盟而遣之將師而後之朝吳又問蔡衆所欲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盟于鄧帥陳蔡不羮許葉之師及謀亂之徒如楚殺靈王公子比爲王黑肱爲令尹棄疾爲司馬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告之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潰楚王縊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左傳楚國不知靈王之縊也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又使走告比與黑肱曰王至矣國人殺司馬將來矣君可早自圖也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錢蒼氏曰兩下相殺不志于春秋此其目棄疾者義係于稱名也以是爲公子之相殺而非討賊也使書楚人殺比則棄疾之奸心隱矣即于比去公子亦疑于棄疾得討賊之義矣愚按公子棄疾與公子比所弒之君乃兄弟也而公子棄疾又起而殺所立之公子比則殺之而奪其位明矣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邱八月甲戌同盟于平邱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

毛氏傳曰晉成虒祁宮諸侯朝而歸者多二心乃用叔向謀大會諸侯而假兵力以脅之則無道之甚晉自此不復會諸侯矣劉子王朝卿士劉獻公也因徹王國威而請以來會且又會吳子于良將藉強大之勢而吳辭不至既而尋盟怨治兵建而不旆已又旆之諸侯皆驚乃以我伐莒取郠之故莒人愬于會晉侯遂不許公與盟既而又執季孫意如以歸又越日公乃歸魯按宣七年黑壤之盟公至而晉侯亦不與盟然而經不書同盟不書不與盟以爲國諱而此獨備書而不諱者杜氏以爲此由莒愬原非國惡故不必諱而不知用莒人以祭陰社惡之大者也晉伯將絕其惡已稔而魯惡至此而抑進焉大兩惡則諱何得矣杜註平邱衛地按平邱之會子太叔以幄幕四十張行大國不知更多若干鄫之會吳曰宋百牢我魯牢晉大夫過十遂想當時會盟宴享所謂行先生之禮樂者其輿馬僕從之費牲牢幣帛之靡繹絡載道用如泥沙子子窮黎何以供億而況至于侵伐魯賦與八百乘邾六百

乘當昭十年鄭子皮如晉葬平公將以見新君之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而以喪不見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夫玉帛之車每兩用十人兵車則當百人八百乘爲八萬人六百乘爲六萬人微弱之魯猶爾之類動出數萬人且一年而數役方散而又召民之擾煩極矣封建之禍至此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蔡陳之歸承上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之文也棄疾殺比而自立故復封已滅之國以鳴恩也不言自楚者楚貪利滅之則滅之楚假名復之則復之皆無道而非法也故不書自楚也世子有之子廬太子偃師之子吳不惟未成君並未嘗立之爲子而遂稱曰侯若其自有之者以爲義在則然楚平不得借之鳴恩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必蔡侯歸國乃赴葬而魯使人會之

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以執其臣不便接其君也故辭之

吳滅州來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左傳意如舍族罪也蓋伐莒取鄆雖三卿並將而實季氏專主之其貪抗不臣晉執之久而乃釋非不幸也故舍族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其子郊公立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左傳郊公惡公子鐸而善公子意恢莒大夫蒲餘侯惡意恢殺之郊公奔齊鐸迎庚輿於齊立之則當書莒人殺想脫人字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此記變也有事祭也武宮即武世室成六年所立不祧之廟在五廟外故祭可專樂也毛氏傳曰去樂與宣八年去籥不同仲遂之死在祀外因祭畢聞訃故祇於明日繹賓稍去籥以示哀戚謂去籥舞而干戚之舞未去也非去樂也叔弓之死在祀內方籥舞將入而蒞事者死則并樂而盡去之不止去

籥也以日視其死而不忍樂也然樂雖去而禮事必終其重公祀如此穀梁於此日去樂于仲遂之死亦曰去樂謂大夫死可臨祭告變則檀弓稱柳莊之死衛獻公使其當祭必告夫惟當祭必不告故論當祭必告也曾子問祭設薦籩而聞君與后夫人之喪如之何夫但云聞君后夫人喪則定無有聞卿大夫喪者是卿大夫喪在祭時必不敢聞告而況去樂與

夏蔡朝吳出奔鄭

左傳蔡朝吳在蔡楚費無極忌之搆蔡人使逐朝吳徐中山曰朝吳復蔡者也故經不忍名之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冬公如晉

杜註平邱之會公不與盟意如見執今得免故往謝之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左傳齊侯伐徐取賂而還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霸害哉傷晉霸之衰也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夏公至自晉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左傳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

伐鼓于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秋郯子來朝

時叔孫昭子問郯子官制仲尼年二十八見于郯子而學之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左傳以其貳于楚世滅之

冬有星孛于大辰

左傳申須曰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愼曰宋衛陳鄭皆火鄭裨竈亦云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左傳楚敗吳吳又敗楚故但書戰而不書勝負也杜註長岸楚地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六月邾人入鄅

左傳鄅國君觀稻邾人襲之入其國盡俘以去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楚遷之而以自遷爲文許願也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左傳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宋公伐邾盡歸鄅俘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左傳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是妄用藥以殺其父矣故懲而出奔故經書弒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杜註莒恃晉而不事齊故

冬葬許悼公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鐵齋氏曰奔未有言所自者此其言所自何蓋至是而天下之大夫其有邑與民者皆自擅而不屬于公也　是年子產卒距子產幼時誅其父子國等

侵蔡有獲四十四年蓋卒時六十上下也孔子時年三十一歲蘧伯玉辟孫甯弑君從近關出至此三十八年是公平仲子產蘧伯玉皆孔子父行而交之也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左傳縶者衛靈公同母兄也縶奪齊豹司寇與食邑而欲去北宮喜與褚師圃故三人皆欲殺縶會宋公子朝仕衛與衛侯嫡母宣姜通不安因同作亂縶有事于蓋獲之門外豹伏甲殺之衛侯奔死鳥既而北宮喜反正伐齊氏滅之衛侯與喜盟彭水之上幷盟國人而後入公子朝褚師圃奔晉殺宣姜齊盜者豹奪官與邑亦微矣而賊殺君兄是盜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

左傳宋元公惡華向二族華亥向甯華定遂先爲亂公攻之出奔當時宋齊晉魯諸大國皆世卿世祿紛然叛亂封建之弊如此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盧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杜註晉頃公即位也

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胡傳曰襄二十八年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戚不言衛南里繫宋何也戚其所食私邑也傳稱華氏入居盧門以南里叛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守之則南里宋國城之里名也故係之宋以見其叛逆之甚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

左傳楚費無極取貨于朱之叔父東國使國人去朱而立東國春秋之季晉楚失霸以至淪亡皆其臣瀆貨所致大學曰務財用者災害並至小人可近哉

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以晉有新君往朝而晉以將伐鮮虞辭公使歸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敗而出奔

大蒐于昌間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王室亂

昭十五年景王太子壽卒其次曰猛杜註謂之次正蓋太子壽之母弟或穆后姪娣之子也觀經書單子劉子以王猛晉人以師助之及猛卒而繼立者稱天王且閔馬父曰子朝奸景之命是必壽卒即立猛矣是正也又有庶子子朝長于猛左傳謂有寵于景王又謂子朝欲立之冒亂又經書尹氏立王子朝王子朝奔楚可知爲不正也兩各有黨相爭殺五年而後定故曰王室亂毛氏傳曰春秋紀實事未有空擬其義者今叔鞅自京師來言王室事遂特書曰王室亂正義曰宗國之憂周也且子頹叔帶之變雖動兵戎而王朝子弟百官互殺衆戮未有紛亂之甚如此者誠譏亂也其事記之辭者以叔鞅往而後成周城破周魯皆與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此王室亂之事也左傳劉獻公之子蚠新繼獻公爲卿士與單穆公旗同帥子猛乘景王崩時見猛于喪次殺子朝之傅賓起而與羣王子盟于單氏及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其黨羣王子欲取猛而殺單子單子乃逆悼王猛于莊宮殺羣王子之迫己者以王如平時如圃車次于皇告急于晉其稱王者天子諸侯既葬皆稱君景王既葬則自宜稱王然不稱天王而且猶稱名則以天子七月葬茲雖葬而未及七月且以亂故未能行即位之禮故稱名比之鄭忽鄭突子野子般之例以未成君之禮處之其後仍稱王子不言崩而書卒皆以是也居者亦天子出奔之名與襄王出居鄭敬王居于狄泉例同錢齋氏曰襄王書出過在鄭地也王猛居皇敬王居狄泉不得出畿內也王猛敬王皆單劉左右之而或書以或不書以何也以未踰年之子猶可言也以天王則未可訓也且王猛時尚未知誰爲當立者以出入者獨單劉耳敬王之立則晉人問于介衆而辭子朝名義顯者歸心者不獨單劉矣春秋之書微而顯此其凡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左傳劉子單子使王子處守王城盟百工于平宮鄩肸伐皇大敗獲鄩肸焚于王城之市既而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單子伐平之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納王于王城毛氏傳曰王之出入屢有勝敗其得直入王城者多藉晉功而經不書者不予晉也晉爲長伯當王室不靖自宜釋其位以勤王事剪滅亂災即不然而撻伐習成亦當借其主之名以統率從事乃祇以無名大夫徵周郊戎卒以應辜故此則無君之甚者然猶不沒其書而于後之圍郊仍書晉人以表之按王城即郟鄏武王定九鼎于此周公營以爲都者其地在河南經後又書天王入于成周即下都周公營以遷殷頑民者其地在洛陽自平王東遷歷十二王以至景王皆居王城未嘗居成周也惟敬王以子朝之亂其徒黨多賦王城徙居成周故經二十六年書入成周其地在王城東萇宏所謂東王大克是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左傳敬王即位杜云王子猛母弟王子匄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左傳邾人城翼還經武城武城人以不假道故伐而取之獲邾大夫三人邾子愬于晉晉人來討故叔孫昭子如晉晉人執之且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周制也有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去衆與兵而立于朝示以必死宣子始勿與令叔孫與子服各居一館使士伯聽其辭並執叔孫子服先使邾子歸館叔孫于箕介子服昭伯于他邑羈之一年毛氏曰晉之惡爲之辱極矣傳又載范鞅求貨于叔孫假請冠焉叔孫佯若不解以兩冠與之曰盡矣中豈以貨如晉祈免叔孫叔孫誘其貨匿之不使出吏人與叔孫居于箕者請其吠犬弗與及將歸殺而與食之其以禮自持不詘彊禦如此

晉人圍郊

左傳王使告間晉人還郊朝所據邑也書圍郊表晉之功也書晉人貶晉使

徵者來也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悼公卒弟昭公申立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左傳庚輿虐國人逐之齊人納郊公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左傳頓胡六小國從楚禦吳吳公子光犯胡沈與陳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許蔡頓亦奔楚師大奔毛氏傳曰國君死曰滅大夫生死皆曰獲如宣二年鄭人獲華元爲生獲哀十一年獲齊國書爲死獲雞父杜註楚地

天王居于狄泉

杜註敬王辟子朝也狄泉在成周

尹氏立王子朝

左傳敗劉單之師立王子朝于王城尹亦世卿不稱子者貶其惡也王子猶公子庶子之稱也

八月乙未地震

正義曰爲地震然左傳云子朝之黨南宮極震死則周亦同震也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左傳爲叔孫舍如晉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叔孫舍至自晉

不如意如之去氏者舍無罪也左傳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欬則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及見士伯辭有禮遂受禮而

歸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冬吳滅巢

胡傳巢楚人之附庸實邑之也左傳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吳踵之而邊人不備遂滅巢沈尹戌曰幾如是而不及郢　是年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介衆皆言子朝曲乃辭其使子太叔相鄭伯如晉見范獻子曰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乃與宣子謀徵會諸侯期以明年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

左傳聘也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左傳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黃父即黑壤

有鸜鵒來巢

毛氏傳曰鸜鵒不踰濟且穴鳥今來一巢又一巢左傳師己曰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鸜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稠昭公也宋定公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左傳曰旱甚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毛氏傳曰他國君彼逐曰出奔我君被逐曰孫雖昭公自奔不關被逐然君逐臣而不得而君反出國則君被逐矣此固昭公之童心乳臭然而季孫之逆仲叔二氏之黨罪無君第書事而義自見焉左傳季平子庶叔父季公鳥之妻有淫行惡公若與公思展申夜姑之相其室謀于季平子平子使公之拘展與夜姑殺之季郈之鷄鬬季氏介其鷄郈氏以金爲距平子怒使郈氏地以益居且責之臧昭伯之從弟會爲盜于臧氏而逃于季氏臧氏之老就季氏拘會而季氏反執之會將禘襄公習萬者不之公而之季氏衆怨之公若乃告之公子務人謀去季氏公始難之告臧孫未許也郈孫力勸之以告子家羈子家子曰不可公室失民數世矣讒人以君僥倖事不克而君受之且政在未可圖也公不聽偕叔孫昭子如闞公居于長府伐季氏殺公之于門平子登臺而請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許之政之所在衆用命焉日將瞑而奸慝作事去矣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言于衆曰季氏之有無于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曰然則救諸帥徒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君止諸臣劫公而負罪以去君無與也意如不敢不改也公曰予不忍也乃與臧孫如墓謀遂行次于陽州范註曰陽州齊境上之地

齊侯唁公于野井

左傳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乃就野井會之臧昭伯率從者以盟曰明罪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內外子家子曰如此則吾不可盟吾方欲負罪去公通內外以使公速入而以爲有罪且勿通內外吾何敢盟范註野井齊地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左傳叔孫昭子自闞歸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安不亦傷乎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既而平子有異志昭子大恚齊于其寢使祝宗祈死七日無疾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按公之出也原非季氏逐公苟幡然迎入或公自歸而季氏引罪服事皆可相安而終予乾侯者非天也人也以從亡者之必不願公歸也從亡者計滅季氏則必無計而從公以歸則以昔雖圖季意季氏必不忘讐此所以持公于外爲護身符也公不忍于小人怒哉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左傳宋元公謀納公如晉未出宋而卒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左傳取魯鄆邑以居公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公圍成

左傳齊侯將納公命無取魯貨季氏貨梁邱據據汨之請先興師以卜之使師從公圍成經不書齊師者齊意未必爲公也不書孟季之師抗者圍成而不克知其抗逆也成孟氏邑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左傳齊謀納公也嗟乎魯侯固庸愚而齊侯志納魯君乃爲其佞臣所欺亦

庸愈耳何濟哉

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平王卒子昭王軫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左傳單劉與子朝師互有勝負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克鞏入于成周盟于襄宮晉使成公般戍周而還

　毛氏傳曰不書晉師者尊王也且晉侯不在師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按僚者夷昧子也吳子壽夢生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昧次季札諸樊相約必兄弟傳國以及季子夷昧死季子不受乃立夷昧子而光自以爲諸樊之子當立乃享王僚使鱄設諸置劍魚腹弒之

楚殺其大夫郤宛

　左傳左尹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而爲左師費無極右領鄢將師所惡無極譖于令尹子常命鄢將師攻殺郤氏且爇之國人大謗子常乃殺費鄢盡滅其族以悅于國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左傳令戍周宋衛固請納魯公范鞅取貨于季孫曰晉君以難復而止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杜註曰快邾卿名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書辱也左傳公以齊敝衰始謀至晉然當造于境使者逆之俟晉命來逆而後入今遂次晉地之乾侯則倨矣子家諫不聽晉乃辭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于甥舅其亦使逆君公乃復還境而後逆之

夏四月丙戌鄭伯甯卒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甯卒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昭公如晉而返也齊侯使唁之實誚之也左右無門庸君之取辱小人之自剝可鑒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乃不得已而又如晉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民逃其上曰潰公如晉必留公徒守鄆而鄆潰正義曰或季氏導之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穀梁曰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言前居鄆猶魯國中故不書公在今乾侯則在非所在矣故書在以存之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左傳晉定公初立將以師納公范鞅者季孫夙以貨賂之者也爲之言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鞅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躒訊之意如練冠麻衣跣行伏對待罪且曰若得從君而歸願也晉侯之意善矣奸臣不即從之出師而召季氏

召之又不使之待罪公朝而先會之他所朋奸欺詐共作無君經書此深誅之也杜註適歷晉地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左傳意如從荀躒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公曰諾衆曰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臣請復于寡君退謂意如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按晉之唁公即納公也乃書唁而不書納何也一欺晉君之爲奸臣所蔽而不剛果一傷魯君之庸愚而莫可救也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杜註不書邾史闕文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前二十五年傳叔孫昭子入闞則魯地也

夏吳伐越

左傳吳始用師於越也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左傳王使如晉請城成周都之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令城成周于是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于諸侯杜註國參子產之子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定公

元年

昭公之孫也立公衍爲太子季孫意如于其薨時即扶之即位踰年改元豈非定禮而意如必不肯使昭公之尚有國也與仲叔謀廢衍立昭之弟宋觀後至夏迎喪令叔孫成子謂子家子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使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當日逐季氏惟公爲與謀未有公衍而並譏之意可見也是以一廢一立不能遽使定公柩前即位而踰歲亦無由行改

元禮然先君實薨於前年而次年無仍以先君記年之例于是定公以六月從喪入即位而追書正月爲元年聖人仍史文元年而削歲始之正月所以著意如之奸惡專擅廢立而失正朔改元之禮也

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春王三月何以正月無事而三月有之故以春王三月起也三傳俱春王斷句三月又句則何以與他年之春王二月春王三月文同句異且春王二字無此文也左傳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有辨晉人執仲幾城三旬畢歸諸侯之戍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即位不書日以非元月元日故書日以著意如之罪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九月大雩

立煬宮

毛氏傳曰煬公伯禽之子考公之弟也其宮祧久矣今忽別立以煬公繼兄而立季氏明立定之有前徹欲蓋其惡也

冬十月隕霜殺菽

酉月霜不宜降也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毛氏傳云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雙闕也天子諸侯以臺爲門臺爲兩臺而架門其間謂之臺門又謂之闕以中闕然爲道也又稱觀稱象魏以縣法象使人觀其象魏魏然也胡氏襲公穀說謂雉門爲天子五門之一子家駒以設兩觀爲僭天子災而復作譏也按天子五門爲皋庫雉應路然諸侯亦有庫雉二門明堂位云庫門天子之皋門雉門天子之應門言諸侯之庫雉即天子之皋應非謂此天子之門諸侯不宜有也家語衛莊公返國釋祭于庫門之內史記魯煬公築茅闕門即雉門也檀弓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是以禮器云天子諸侯有臺門此以高爲貴也郊特牲以臺門爲大夫僭諸侯未聞謂諸侯僭天子者公穀謬說也若子家駒言亦出自公羊他書無見者子家駒即子家羈亦公羊變文

秋楚人伐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即位朝晉也復故傳無文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晉人假王命以伐楚故以劉子爲首即劉文公也陳侯未葬父故稱子左傳蔡昭侯有兩裘一獻于楚昭王一自服唐成公有肅爽馬楚令尹囊瓦欲得之止兩君于楚三年必使獻而後歸之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大夫之子爲質而請伐楚至是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乃辭蔡侯故合王人并十八國之

師而但書侵楚言入楚地而遂已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左傳沈人不會召陵晉人使蔡伐之遂滅沈而執殺其君毛氏傳曰以歸者歸于會也殺之晉殺之也故下復書盟以終會之事也按滅國殺君暴矣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

諸侯先會而後盟故前列諸侯之目此以諸侯二字總之即十八國不及劉子或先歸或尊王官不與盟也但襄二十五年公會晉侯諸國于夷儀下云諸侯同盟于重丘與今會盟相類而今書公及何也胡傳謂公求爲此盟非也十八國而晉主之公安能求盟哉或公欲固其位此盟亦有意焉故經探其意而書公及乎

杞伯成卒于會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即劉文公蚠也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左傳蔡侯以晉無能爲乃又出子乾並大夫之子爲質于吳而請伐楚吳興師蔡侯唐侯從之大敗楚師于楚之柏舉囊瓦出奔書蔡侯以者主在蔡也吳稱爵者蔡爵則吳不可不爵也且是舉也討楚之猾夏誅囊瓦之貪義兵也故當以爵舉也

庚辰吳入郢

左傳吳從楚師五戰及郢入之楚昭奔隨初楚平娶太子建之妻生楚昭費無極譖建且言其傳伍奢共謀爲叛執奢召其子尚并殺之少子伍員奔吳勸闔廬伐楚至是入郢左傳曰吳以班處宮穀梁傳曰日入易無楚也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公羊傳曰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嗟乎世以復讐爲快談或傳而過焉然楚伉厲淫兇數百年晚而其臣貪欲無厭宜有此禍矣而吳爲不仁故亡亦不旋踵焉書吳入郢者舉國之辭也所以用內於楚而其家空虛越得直入之也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蔡以楚故屢動干戈魯閔其饑而饋粟義也

於越入吳

左傳吳在楚也謂乘間入之也越亦稱於越者正義曰夷言有此發聲也荒遠之辭也按鐵壺氏曰稱越從吳楚之告也稱於越以越告也魯史之文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惲皐聞曰世卿之弊閔僖以前未之有也惟齊有命卿高國始終于春秋而未嘗得齊政也操國之柄如二君始于晉之趙盾魯之季孫行父故文宣以後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然亦各國不同晉則以將中軍者一人爲政生殺予

晉皆由之其始趙氏郤氏中行氏范氏欒氏韓氏智氏魏氏遞主之郤滅欒亡而專於六卿范中行繼滅而存其四至趙魏韓共滅智氏則春秋以後之事矣齊之政自崔慶專之相繼以亡而陳氏得政高國位陳氏之上凡會盟聘問侵伐俱高國行之然無政柄也宋衛與鄭亦俱有世卿然亦不同衛之擅國者多緣亡孫甯是也鄭之政歸於七穆而罕氏世爲家卿子皮雖授子產政而子皮自爲家宰子皮卒子齹嗣以孺子而位子產之上子產卒子太叔爲政子齹雖冢宰政不及焉宋之華樂魚向皇蕩皆宗卿也而右師爲政與晉相似惟魯獨異自季友有佐閔定僖之功繼之以行父歷相三君而政柄遂專於一家然其爲政之虛名尙與人共之也文六年行父見經其時爲政者臧文仲也至宣公簒位亦仲遂爲賊首而行父輔之者也至武子宿益專恣然其始爲政者叔孫豹也襄十二年宿欲作三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則豹之爲政可知又昭二十五年晉士鞅來聘叔孫昭子爲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輕其牢禮鞅怒可見專國之實在意如而爲政之虛名尙在舍也後世權臣多用此術如漢霍光手操廢置而列奏必以丞相敞爲首是時魯君亦不過一虛名加其上而何有於爲政乎迨定哀之際季氏竟獨專之盜三桓子孫漸微反役人分其權哀十一年傳冉子云政在季氏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此其微也然仲叔之裔有孟獻子叔孫昭子等表表於人而季友父子後無特達者且開罪公室家臣作亂皆賴仲叔力以平之故諸役請戰孟叔不可而季康子不能强則其微亦見矣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毛氏傳曰許與鄭爲終始此乘楚敗而滅之然滅其師仍不滅其國觀哀元年經書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可見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左傳王子朝之徒有儋翩以鄭伐周晉使魯討之取匡歸之晉按自宣之末年凡伐不言公魯無君將者八十年矣至是書侵鄭則以三家四分公室兵賦皆出其手雖委之君將而無虞也然犯强國從霸主則委君侵小國披土邑則自爲惡甚矣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毛氏傳曰據傳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並報晉君聘也禮凡君聘必夫人同之然祇遣一使報聘亦然今陽虎欲尊晉且欲詘辱三桓故特遣孟懿子報晉夫人之聘雖兩使而實一禮故並書之陽虎之執國政如此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左傳宋使樂祁犂如晉晉趙鞅逆而飲之酒于綿上范鞅惡其主趙氏也言於晉侯以不致使而私飲酒爲罪執之晉卿擅國而爭矣

冬城中城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忌上闕何字左傳七年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杜註皆魯邑武于齊者故此年冬圍之按政下移雖臣之惡而必其君怠政持柄以與人也季文子之專則文公之怠也陽虎居鄆陽關爲政林堯曰陽虎爲政魯國服焉亦必季桓子怠而委之也乃文公怠而子爲季氏所戕孫爲季氏所戕所逐桓子怠而身幾爲虎殺怠之爲禍一至于此子曰先之勞之自天子以至於主伯不可易也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杜註鹹衛地此持相盟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諸侯無主盟矣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左傳鹹之盟齊徵會於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乃使北宮結如齊而私于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於沙沙晉地

齊侯衛侯盟於沙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傳陽虎將陷季孟公斂處父苫夷制之乃免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報伐我也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杜註前侵未得志故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傳齊伐我晉士鞅等來救齊師已去晉師未入境而還

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杜註瓦衛地公至晉師會之鐵壺氏曰歷桓莊閔僖百年之中會盟之大者皆諸侯自主之而其小者乃間使大夫承事焉至于文宣則諸侯少怠而大夫張矣故魯君之會盟十有一大夫之會盟十有二然是時有魯大夫會盟外諸侯者矣有魯大夫與諸侯之大夫特會盟者矣其與會而皆以大夫尸之者無有也至宣十二年清丘之盟則四國稱人而無諸侯以涖之是文宣之世將變而爲成襄之始世也然成襄之世大夫與諸侯猶更出爲盟會也至于昭則君之會一而不得與于盟而大夫之會六合計則天下諸侯之會一而大夫之會四蓋列國之君無一不失其柄者矣此中之會所以著天下而歸于楚也至定哀之世則魯大夫再盟粘一盟鄭而自鼎醜之盟以及吳齊强國之會反無一不屬之公蓋平邱之會意如見執三桓懲焉蓋自是以後齊晉及吳之盟會皆使君試其危而已不與也亦猶伐齊侵楚推而屬之公而曹邾費郈之師則三桓自將也魯君大夫之會盟與征伐相表裏而列國之會盟戰征皆與魯一轍察其始終則世變極矣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左傳晉師自瓦還將就衛侯而盟于鄟澤趙鞅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盍惡其叛晉而思辱之也涉佗成何曰我能禮諸侯盟必使小國執牛耳而大國涖之蓋司割耳取血之事皆卑者職也今衛人請晉執牛耳以爲君與大夫敵當大夫執之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不惟禮是事何盟遂叛晉不盟晉人請改盟不許士鞅乃會成桓公謂鄭曾伐周闕外當報之乃同侵鄭蟲牢而遂及于衛蓋假王師以討鄭衛釋不書深惡其無禮而失霸也于時齊宋鄭衛皆去晉遠明年及齊平而魯亦去晉矣鐵壺氏曰晉自召陵以後凡役皆

書侵蓋公室卑諸大夫各固其私故凡有公討皆小有侵畧而遂還也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晉又令我伐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杜註曲濮衛地結叛晉也

從祀先公

毛氏傳曰從順也先公閔僖也文二年文公躋僖公於閔公上爲逆祀今變而順之據傳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與叔孫輒叔孫志五人同因陽虎欲去三桓將以季寤代季氏叔孫輒代叔孫氏陽虎代孟氏冬十月于僖廟禘諦昭穆順祀而祈焉以明己之去三桓欲彊公室爲順非爲逆也按經書從祀必虎假公命而爲之也

盜竊寶玉大弓

盜微者陽虎也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成王分魯公之物也左傳陽虎以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盡備之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入蒲圃桓子乘間語林楚脫己于難林楚曰陽虎爲政魯國服焉徒死而已何益于主桓子曰能以我適孟氏乎許之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築室於門外楚怒其馬驕之入孟氏門陽越射楚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外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脫甲入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公斂處父請追之孟孫弗許陽虎乃入讙陽關以叛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得寶玉大弓

左傳陽虎歸寶玉大弓于魯魯伐陽關虎焚萊門犯之而出奔齊已而奔晉主趙簡子按陽虎謀殺季氏不成據邑以叛奔齊適晉亦我國成敗一大事而經俱削而不書但書盜竊寶玉大弓得寶玉大弓何也蓋以此爲順耶則虎狂險顛越全無討誅不能爲順也以爲逆耶則虎叛季氏非叛公室不可謂逆也且三家視虎如虎而聖人曰此以盜也視虎殺季桓如天翻地覆而聖人曰此以盜攻盜也皆無足道者也無足道則削之已耳惟寶玉大弓先王賜之宗國守之與山河城池同永者也遺竊幸得譏而書之足矣聖人之筆削高嚴乃爾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左傳齊伐晉夷儀衛助之也杜註五氏晉地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齊來伐我晉不能救故與齊平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左傳齊魯既平故約會夾谷孔子相儀及會齊以萊兵將劫魯侯時孔子先

具武備見萊人卻奔公退而使士以兵擊之然後曰兩君合好而夷裔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于神爲不祥于德爲愆義于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蓋周王曾命齊侯爲諸侯之伯故可以甲車從伯齊侯魯邑既好當歸于魯以供賦役故以反田要之不書盟者要盟不潔畧之也又按季桓懲于陽虎之禍故發憤而用孔子其如庸忠之不終何哉然孔子雖去而其家政遂決之聖門之徒如冉求等此亦聖門出處一大關也

晉趙鞅帥師圍衛

左傳報五氏之役也然衛終不成因曰衛之叛由涉佗成何于是執涉佗以求成于衛衛人不許晉遂殺佗成何奔燕嗟乎鞅使用二人辱衛繼又殺之謝衛顛倒如此晉霸掃地矣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以聖言返之杜氏曰三邑在汶水在汶水北故稱汶陽田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毛氏傳曰魯政下移陪臣執國命陽虎公山不狃之徒相繼以起而郈宰侯犯據郈以叛郈者叔孫氏邑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毛氏傳曰初圍不克故又圍之郈工師駟赤以計出侯犯而納魯師侯犯遂以郈奔齊齊復致郈于魯而修好焉

宋樂大心出奔曹

左傳前六年宋使樂祁于晉而晉人執之歸而死于路宋公使右師樂大心迎樂祁尸而大心僞疾不肯行祁子溷告大心將作亂宋逐之大心奔曹

宋公子地出奔陳

左傳公子地宋公之弟也有白馬四公朱其尾鬣而予向魋地怒抶魋奪之魋懼將走公泣之目腫母弟辰曰子姑辟君不過出境君必止子地出奔而公不之止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蓋亦謀晉也

叔孫州仇如齊

杜註謝致郈也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左傳宋公弟辰曰吾勸兄出奔而公不止是吾迋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遂亦奔陳仲佗石彄皆宋卿

十有一年春宋公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鐵壺氏曰奔未必佗與彄之所欲也爲辰所脅也故書暨入蕭以叛則同惡相濟而志乎亂矣故書及按宋公不君不友而辰亦不臣不弟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左傳從叛也大爲宋患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左傳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于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公圍成不克墮毀其城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按左傳曰仲由將墮三都蓋仲氏義勇以邑無百雉之城三家僭越已久今乘家臣據叛三家患之故因而使墮又傳云費人襲魯仲尼命二大夫下伐之則仲尼亦與其事矣然而不克成而遂已者何也蓋事有當行者有當止者有在行止之間者有半行而當半止者三家之邑城越分可墮也然已設城而墮之傷也或自此不修築之耳且成非郈費比也郈費叛成未嘗叛也又郈費惟邑大耳與魯形勢無甚關也成在魯北境齊人窺我所必經者故昭二十六年公居鄆而齊即欲取成以便其私是成孟氏之保障而即魯之保障也墮之以銷私強可也不墮以爲國險亦可也經于墮郈書叔孫墮費書季孫而圍成獨書公則孟孫陰與處父約飾言有他事而委之公往也明

矣曰圍成則成人不肯墮而乃圍之也明矣曰公至自圍成則必圍成之後三家與仲尼議郈費已墮成且姑存而請公撤師以返也明矣是以不書不克墮人之隨時而不固執如此三傳不能詳漢宋之儒徒侈仲尼之弱私家而不顧其前後遂使聖經之昭然俱載者而湮沒不明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左傳薄伐晉而還

夏築蛇淵囿

杜註書不時也

大蒐于比蒲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左傳齊衛之師既次五氏又次垂葭趙鞅恐前衛之賂已五百家置在邯鄲者將與齊衛通也命邯鄲大夫趙午徙置晉陽午迎于用命殺之午子稷與其臣涉賓以邯鄲叛而荀寅午之舅也與其姻士吉射俱與午睦故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鞅奔晉陽晉人圍之按傳稱趙稷涉賓以邯鄲叛而經例之趙鞅逃難而經以叛晉陽雖鞅之食采而實晉君之邑也鞅據爲己有而以抗本國之師非叛而何矣聖人深惡世卿擅權專國無君而其下之陪臣則略之故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不曰政不在陪臣以陪臣執國政仍大夫專政委之其下也不曰政不在諸侯以諸侯各有國政雖天下有道國內之政諸侯當自執也

冬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左傳韓魏黨趙氏而惡范吉射荀寅使荀躒言于晉侯曰晉制大臣始禍者死

今二臣始禍而獨逐鞅不均請皆逐之冬知韓魏奉公以伐范中行不克二子反伐公敗奔衛朝歌不言奔而言入者引兵而直入之也此亦叛矣

晉趙鞅歸于晉

左傳韓魏復以趙氏請乃歸之毛氏傳曰晉陽即晉也而曰歸于晉若從叛國歸者罪鞅也

薛弒其君比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左傳公叔戌將去南子之黨南子訴之曰戌將爲亂衛侯逐之其黨趙陽亦奔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左傳頓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

左傳戌黨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左傳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斬其將指而取其屨師敗而卒

公會齊侯于牽公至自會

左傳晉人圍朝歌謀救之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左傳謀救范氏也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石氏尚名天子之大夫也脤者祭肉盛以蜃器故名脤周禮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資賜同姓諸侯者本定禮而間行故行必書之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左傳蒯聵以南子淫亂謀殺之事泄出奔

衛公孟彄出奔鄭

左傳蒯聵黨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鐵壺氏曰辰奔則仲佗石彄樂大心必皆潰矣

大蒐于此蒲

自桓以後諸公皆不書蒐狩昭定哀乃屢書者三桓各有分軍而觀兵以自雄也慨之也

邾子來會公

杜註來會于此蒲也以不用朝禮故曰會蒐公往者軍屬三家而邀公以虛名總其上也

城莒父及霄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夏五月辛亥郊

毛氏傳曰周五月爲夏三月孟春祈穀之祭不得過分三月則過分矣故杜氏曰過也非禮也

壬申公薨于高寢

杜註高寢宮名

鄭罕達帥師伐宋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毛氏傳曰齊衛救朝歌而次以待之

邾子來奔喪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公羊傳曰定姒者何哀生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左傳曰禮也

辛巳葬定姒

公羊傳曰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鐵蓄氏曰以前夫人嫡母生母皆別謚此轉配以先君之謚者季氏弱其君而卑其母以爲不足別謚也

冬城漆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左傳報柏舉也蔡侯出降楚人使遷國彊于江汝之間而還蔡于是乎請遷于吳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杜註不言所食非一處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傳救范氏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定公之喪邾子來奔喪至改元而遂伐之且又取其田且又與之盟要以必晉不主霸三桓遂亂行無忌故頻書以罪之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毛氏傳曰襄十九年經書取邾田自漷水謂邾還所侵魯地也則漷田原屬魯地但其地以漷爲界今田在漷東則踰漷矣是魯新取邾地非舊田也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三家同取邾田而盟無季孫者二氏代盟也杜註句繹邾地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左傳定十四年蒯聵出奔然奔宋非奔晉也晉趙鞅怨衛靈之助范中行而救朝歌也未有以報之聞衛人立蒯聵之子輒而蒯聵在外因挾而強納之乘衛初喪未葬宵夜兼行使蒯聵袒絻八人衰絰詐爲衛之迎太子者入戚而哭啓其門而入遂據之按書趙鞅帥師者鞅借聵以報怨也稱世子者聵已立爲世子而自奔非衛靈廢之也世子則父卒可以嗣矣輒以子而拒其納非名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左傳齊人輸范氏粟鄭罕達送之趙鞅遇于戚城南之鐵邑陽虎請戰鞅以蒯聵爲右而敗之

第九十三册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於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左傳蔡說楚而請遷於吳遷之吳以師來蔡侯殺公子駟以說于吳謂不時遷駟之爲乃遂于州來

三年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趙鞅與蒯聵敗鄭師于鐵取齊粟千車而去故齊報師衛以子而拒其父爭國同圍戚焉先齊次衛者齊大國主兵故先之若其事則分爲如前鞅帥師納蒯聵于戚各論可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左傳司鐸宮火火踰公宮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宮者遷廟

中之宮也惲皋聞曰服虔謂季氏出桓公而爲僖所立特崇其宮蓋同在遷廟一垣之內而特宏敞于羣宮故孔子聞災而斷其爲桓僖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宋樂髡帥師伐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毛氏傳曰獵公子駟之子鐵壺氏曰殺駟國君大夫主之也獵則國人惴其爲亂故衆逐之獵不欲遷吳故放于吳以苦之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左傳蔡昭侯將入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大夫文之鍇至殺翩其黨公孫辰逐之公孫姓公孫霍殺之杜註翩賤者故稱盜蓋爲諸大夫所使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左傳楚圍蠻氏蠻子赤奔晉陰地楚使來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武關道以聽命趙鞅曰晉國未寧安能惡于楚必速與之乃誘蠻子執之以畀楚書晉執歸楚深恥晉也

城西郛

不能振武以自强屢城西郛與楚之城郢宋之城下一轍矣

六月辛丑亳社災

三傳同疏曰武王伐紂分亳社於諸侯所以戒亡國也其社屋之不受天陽故可災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左傳晉范中行氏出朝歌奔邯鄲而趙鞅圍之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邯鄲不得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齊國夏乃伐晉取邢任欒鄗逆時陰人盂壺口八邑而納荀寅于柏人至是鞅又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鞅乃伐衛遂圍中牟鐵臺氏曰晉至定公時凡討皆晉伐其舊國伐者則趙氏之私怨也此伐衛明年伐鮮虞是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左傳齊景公娶燕姬生適子早卒諸子皆未立獨嬖鬻姒之子荼而未有命也及疾使國夏高張立荼而寘羣公子于萊公卒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

冬叔孫還如齊

毛氏傳曰會葬也

閏月葬齊景公

毛氏傳曰禮喪月數閏如閏月卒從閏月數也葬月不數閏除閏數月也今既閏月葬則必除閏數之已滿五月而後可以葬公卒在九月而是冬即葬毋論閏在何月即十二月閏而除閏計之亦止四月況是年長歷閏在十一月則三月矣三月速葬皆以見陳乞之將行弑而急急葬君不以禮也若公羊謂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喪何以爲閏數喪數略也夫喪不數閏而此獨曰數閏已不可解至推其說則曰喪服期三年不數閏而大功以下數閏爲數略也于是漢晉諸儒皆定爲期三年不數閏功緦數閏以爲律令夫功緦計月期三年計年然其爲時日則一也以年計者不使闕時日而謂計月者可獨闕之固已不通且喪數未嘗略殺少也服數既少而又從而略其數則爲數何幾故先王制禮但略多而不略少如三年之喪期而練再期而祥二十七月而禫而期之喪則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三年之禫內數七月而期之禫反外數兩月何也不略少也故古有稅服謂聞喪之遲服數將滿而追服之也然大功以下追服倍嚴故檀弓曰緦小功不稅則兄弟遠處終無服也以月少易過而詳之也公羊一時冒說而儒者遵之亡春秋以及禮可惜也

六年春城邾瑕

以上數城杜註皆曰備晉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左傳以納荀寅于柏人鮮虞與也

吳伐陳

左傳吳之入楚也召陳陳不應今伐之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左傳陳乞陽事高國而陰謀去之以便廢立日譖于諸大夫乃以甲入于公宮高張聞之與國夏乘而如公戰于莊敗衆追之來奔

叔還會吳于柤

柤地闕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左傳陳乞召公子陽生于魯速夜至乞舍于家因餽者而入之公宮將立之盟諸大夫鮑牧醉而往其臣鮑點曰此誰之命也乞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汝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陽生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

義則進否則退敢不惟子是從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乞遂去荼毋寘姒而殺荼之黨然未及荼也陽生使朱毛告乞曰君可兩君不可兩也乞不對既而泣曰君長矣甯疑臣之不從君乎置救以自爲也陽生乃使毛遷荼于駘未至殺之野幕之下按經書陳乞弒其君乞誰欺也錢壺氏曰楚比陽生或書歸或書入何也楚比亟暴國人從亂如歸故比歸易辭也陽生竊入而匿乞家則入難辭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伐又伐之時無霸主遂各貪欲凌弱如此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毛氏傳曰左氏謂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夫鄭叛晉已久何待此時侵之且宋自定六年晉人執樂祁犂之後晉宋之好已絕何緣又承命而爲之討叛況九年宋公伐鄭趙鞅且欲救鄭而伐宋豈有宋爲晉伐鄭而晉反助鄭而惡宋者左氏謬說也愚按定十五年經曰鄭罕達帥師伐宋傳曰敗宋師于老丘而哀十二年傳曰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喦戈錫六邑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來奔鄭人爲之城喦戈錫以處與之嵒宋公子辰叛蕭來奔之時其族人有奔鄭者罕達爲之伐宋而留處焉遂結怨隙老丘想卽頃丘之旁邑也至哀七年春宋皇瑗侵鄭以報之至冬宋人圍曹鄭亦救曹報焉迨九年春鄭罕達之嬖臣許瑕謀外取邑于隙地之側遂圍宋雍丘宋皇瑗反圍鄭師取之秋宋公又伐鄭十年宋人又伐鄭皆報雍丘之役也十二年宋向巢乃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處此者而圍喦乃鄭罕達救嵒于十三年亦圍宋師取之于喦是定哀間宋鄭之搆兵以此六邑爲搆始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鄫

左傳吳來徵會前叔還已會之于柤至是公又會于鄫吳徵百牢子服景伯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饗我百牢矣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吳將亡矣不與必棄疾于我乃與之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左傳季康子欲伐邾饗諸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力言其不可孟孫賢景伯諸大夫阿季孫不悅而罷遂伐邾入之處于公宮師晝夜掠以邾隱公歸獻于亳社囚諸負瑕邾大夫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請救于吳謂夏盟鄫秋而背之違君命矣惟君圖之吳從之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左傳前冬圍曹築五邑于其郊曰黍丘曰揖丘曰大城曰鍾曰邘示必取也今遂入之然孟子有曹交曰交得見于鄒君可以假館趙邠卿註曰曹君之弟似尚有曹者豈取其邑而存其國與

吳伐我

左傳吳爲邾故伐魯時公山不狃在吳吳子問之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逞使爲率故道險從武城吳師進至夷戰獲一車而同車三人俱死吳子曰國有死士未可望也及次泗上微虎欲宵攻吳子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延得三百人有若與焉吳子聞之一夕三遷乃行

成而還

夏齊人取讙及闡

左傳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及即位來逆康子叔父通焉弗敢與也齊悼怒伐我取二邑公羊穀梁皆曰魯入邾設齊討賂以二邑及歸邾子乃歸二邑與左不同愚按經書爲邾伐我者吳也陽生新立未必爲邾且既得二邑而邾子歸遂歸邑陽生何能如此之仁且義者但伐我取邑經無其文文與宣篇取濟西田同又似賂者考左傳亦云齊將請吳伐我乃歸邾子蓋陽生實爲季姬而假名爲邾耶本齊所歸以兵聲言取之魯不待兵至遂往賂之因歸邾子且平齊歸季姬齊又假名歸邾以歸二邑故三傳所記不同而實一事也及者以大及小也

歸邾子益于邾

左傳齊將請吳伐我乃歸邾子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

左傳及齊平齊悼逆季姬以歸嬖之歸二邑書齊侯驟取驟歸必有其故矣考之乃爲一淫婦知其不終也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饒意氏曰左氏例覆而敗之曰取觀傳臧使有能勿死而止以二人歸則殺人多矣隱十三年鄭莊取三國之師哀之篇取師者二齊桓既興以後晉霸未衰之前幾二百年未有書取師者蓋僅霸討而未敢逞暴也故王迹熄而天下爲春秋霸統散則天下爲戰國春秋之不遽變爲戰國亦霸者之功也

夏楚人伐陳

左傳陳即吳故也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毛氏傳曰據傳吳討邾囚邾子今脫而來奔但吳以救邾伐我今又僞邾來奔邾以我執之故求吳伐我而今又奔我構兵眩亂如蜩如沸此春秋之所以入戰國也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左傳齊請吳師伐我得季姬而平又辭吳吳乃城邗溝通江及淮召我敝師而我從之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弑悼公以說吳赴至吳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而還杜註曰疾赴故不書弑與鄭伯髡頑同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報其救范氏也然鞅伐喪反愧于吳子矣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定十四年公孟彄以蒯聵黨奔鄭又奔齊今自齊歸衛杜云齊納之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左傳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左傳齊以我從吳師憾之遣國書帥師伐我及淸季孫與冉求議使二子戰于竟或竟內二子不可冉求曰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從者非魯人也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三百人爲已徒卒次于雩門之外越五日右師始至遂及齊師戰于郊師不踰溝樊遲請左師仲約信三刻而踰之師如齊軍右師奔左師獲齊甲首八十齊人遁毛氏傳曰不書齊敗以右師奔也不書我敗以左師勝也不曰某鄙以戰于郊也錢壺氏曰前此被兵每書四鄙惟哀之篇四書伐我蓋定哀以前公室雖卑而三家協心尙可以扞禦外侮至是陪臣數叛三家異心莫肯爲國任患故吳齊徑薄國都而莫之遏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

左傳初轅頗爲司徒賦封內之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已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腶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左傳爲戰郊之役也死獲國書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衞世叔齊出奔宋

左傳世叔齊娶宋朝女而嬖其娣及朝出奔孔文子使齊出其妻而妻之以女齊不忍其娣仍置之他室如二妻文子怒停其女回齊出奔衞人立齊弟遺使室孔姞春秋列國世卿之無人理類如此毋怪取人之變而爲科目也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左傳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于仲尼仲尼不對退而謂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禮則以邱亦足矣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乃卒用田賦惲皋聞曰田賦者古以兵爲賦一邱十六井一百二十八家爲田一萬二千八百畝共出馬一匹牛三頭是公田不在此數也今計稅畝以來公田已令井中八家分有之而各出稅矣則亦可按田出賦每井有公田百畝是一百二十八井又得田一萬二千八百畝而增賦馬一匹牛三頭蓋八邱而增出一邱之賦也且按田出之不以邱計故曰田賦若杜註云邱倍出賦則太暴矣且仍以邱計何言田賦乎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左傳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返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不絻放絰而拜錢壺氏曰昭公君國二十餘年而孟子不稱夫人不書葬季氏不以小君之禮葬也使孔子正之而書夫人子氏葬則悖亂之迹隱矣夫人之娶也失禮則書而孟子之娶不書何也豈昭公自知其非而命勿籍與記稱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則自知非禮故也按經書孟子卒者以季氏重抑昭公遂指娶同姓諱稱子以貶其喪禮故如其意而書之以見其不臣也而傳因載其逆迹曰孔子與弔適季氏孔子時已致仕朝無喪次故往弔于主政之季氏也季康拜弔者禮也而不服初喪絻不冠以絰徒顙然下拜是不爲小君成服也不臣也毛氏傳曰放去也卽不

經也舊解謂孔子放經而拜非也孔子何爲從季于亂也且弔喪無拜也

公會吳于橐皋

毛氏傳曰吳召會也據傳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辭之乃止

杜註橐皋吳地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杜註鄖吳地蓋衛宋皆往會吳而公又私與之會也此時任吳之主盟中國而晉楚皆置若罔聞矣

宋向巢帥師伐鄭

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亦吳子于黃池

左傳吳夫差北征會晉先是夫差敗越于夫椒以報檇李越王句踐以甲楯五千保會稽求成夫差許之伍員諫不聽至是乘閒伐吳獲太子友遂入吳吳人告敗于夫差夫差恐其聞也剄之盟與晉爭先卒先晉毛氏傳曰黃池衛地饒齋氏曰書公及晉侯會吳于黃池則晉帥諸侯以通吳之辭書公會晉侯吳子于黃池則晉主會而吳入聽之詞必書會齊及而後兩霸之實見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盜殺陳夏區夫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左傳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毛氏傳曰狩者冬獵之名春而名狩以周之春即夏之冬也西魯西也愚按孟子變奚射禽一朝而獲十獲死獲也家語云折其前左足載而歸孔叢子云麟出而死吾道窮矣皆解爲死獲麟仁獸也則王者之迹尚存也獲則王道不行矣

恕谷先生晚年註春秋以爲聖經備在註疏家雖多未有如先生者繼曾讀先生書有年惜諸刊板俱遭回祿易詩二傳註鄉里已有重刊春秋僅存底稿攜來江右忽忽數年深恐先生之書不傳不但負先生闡經衛道苦心亦自負生平願學先生之志今於公暇之餘校讀再三敬謀付梓庶人人得讀是書不至以春秋爲斷爛先聖靈爽實式憑焉快何如也

時

同治八年二月二十日高陽後學李繼曾敬跋

第九十三冊

21 B

刊誤表

頁	行	字	誤	正
卷四				
一	二十	十六	非	其
二	八	二	傳	傳
四	十	六	名	各
	十八	二	而字	衍
十一	一	十八	晋	昔
	十九	十五	後	從
十三	四	十四	且	且
十五	十三	十七	日	日
	十四	十六	葬	葬
	二十	八	註	也
十七	十八	二十四	繁	紫

頁	行	字	誤	正
十九	六	九	時	時
	十四	十二	者	著
二十一	十一		杜註低一格	
二十三	二	八	彼	被
		十	日	日
二十四	三	六	妄	忘
三十八	二十一	二十五	侯	侯
三十九	十八 二十一	三六八	郎	郞
四十	二	十七	犬	大
四十四	八	四	此	比
	十二	六	此	比
四十五	十八	八	勇	男
	十九	二十五	子	于

頁	行	字	誤	正
四十六	五	一	晉上脫得字	
	六	二十九	得字	衍
四十九	十一	三	溥	傳
五十三	二十	二	壹	壺
	二十一	十五	傳	傳
五十五	八	十五	衰	哀
		四	十	千
五十六	五	一	傳	傳
	二十一	二十八	喪下脫之字	
五十七	十二	五	亦	及
	十三	二十九	栩	楣

半農先生春秋說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原文闕

必有所本之以爲修之之具者非周禮而何哉假使孔子修春秋不本周禮而徒以意成己則不臣又何以懼亂賊與然通周禮者亦多以通周禮者通春秋人可能之奚必半農不知半農之通周禮萃取萬卷有非人之所及而其通春秋也又熟詳于三傳兩漢諸儒訓詁又博通于他經諸史百家之書故于聖人之旨多所中而于自來先儒論說之醇疵昭昭如白黑分如據穀梁而知仲子成風皆繫母以子而公羊仲子微成風嬖之說謬左氏以仲子爲夫人尤謬引齊桓殺哀姜之例知季

友爲與糺子赤而全慶父引鄉士職議獄欲免之則王會其期而巡守禮廢王會諸侯惟一見于河陽之狩知召君之說爲非據穀梁稱伯姬賢知伯姬書葬以旌其節據經王人救衞又傳放黔牟子周知王命立黔牟故書人以罪諸侯引管子小匡謂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知子糾長當立而趙匡非魯殺之說爲陋據竹書紀年知公羊下陽書滅虢公在焉之說是趙匡駁之非據射禮覲禮之文及左傳盟諸侯於王庭又引二十四年傳太叔居于溫知朝溫爲朝京師據左傳

晉對鄭子皮請見新君之辭知當時諸侯既葬嗣子仍衰經終喪杜注既葬除喪之說不確又知杜氏于此未卒哭猶服衰爲强解而文二年公如晉盟經不言公乃是諱以喪盟而非諱與大夫盟引墨子齊社男女所屬而觀知如齊觀社所以穀梁謂尸女公羊謂公一陳佗左氏謂不法據左傳諸侯救邢穀梁曹師者曹伯知杜注實大夫之謬稱師原非將卑之例據經僖二十八年衞子之文又據左傳稱鄭子知子儀在位十四年攝而未嘗爲君故其立其死不告不書而亦無諡而遇于垂

之鄭伯爲厲公而非鄭子推算得日月平朔視朔實食視食之辨知古日官不能定朔失前失後故日食有不書其日削之而非闕文引易豫上六曰成有渝知渝乎即渝成左傳更成是二傳敗成非又推桓文二霸終始而知宋及楚平燕暨齊平魯及齊平皆有關于天下之故引楚人使申宜來獻捷之例知歸衛寶稱齊人以書姦據何氏說齊人歸田孔子欲不受知歸田乃以田沮之而謝過之說謬據考工記函人知作邱甲杜注甸有甲士之說乃本于司馬法而謬而又考管子牧馬篇并

知司馬法以田賦出兵其法始于齊桓時而實非周禮凡此皆言人之所不能言而有繫于名教之大者其餘如論成宋亂則本于訝士求車求金則本于士訓南季書使以其行聘禮凡伯書伐以其失賓禮小史讀之曰誄天子錫之曰命知錫桓公命是誄辭而錫服之說非新延廐時非仲春馬猶在牧譏不辨四時之居而啖助廐脩農隙之說非大抵主周禮以立論者爲多而以左氏爲實以趙啖聾舍傳臆斷爲無稽想先生當時有周典禮瑩澈胸次于是而學春秋以爲當實求之而已然

而聖人作春秋之全體大旨亦已範圍於此而不能外焉儻所謂天然相合者耶其或天欲使春秋經旨將盡明顯耶誰弗讀而愛之雖然愛瑜而知瑕亦禮意也惟第十五卷言母弟一條其瑕也其論孝弟爲仁之本謂有子其爲二字是語辭而反訾宋儒孝弟與仁歧而二之此不知仁爲性之體而爲仁則信之用孝弟乃用中之本非歧而二之仁之爲用有差等而同父兄弟無差等先儒所謂母弟以立嫡言之耳故嫡有母弟庶無母弟春秋于齊年鄭語魯叔肸衛黑背陳黃衛鱄周佞夫

秦鍼陳招宋辰皆書弟衛縶書兄所以然者義繫于兄弟則不得不書兄弟云爾豈以同母之故耶茲乃一信左氏公羊而反詆程子若以同母爲加親不知人理近于禽獸之語未免從漢學而不能化外此則皆有繫世道之文不當僅以長于漢學目之嘉慶庚午莫春之初

後學吳英書

半農先生春秋說卷一

後學 吳泰來 企晉
男 棟 定宇 校

閔公

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紀年曰康王三年定樂歌吉禘于先王此王者喪終之禘也故曰大禘則終王定樂歌即所謂禘樂）

左傳夏吉禘于莊公速也（孔疏云襄十五年晉悼公卒十六年傳稱晉人荅穆叔云以寡君之未禘祀知三年喪畢乃爲禘也喪畢而爲禘祭新王入廟當與先君相接故因是而爲大祭以審序昭穆故謂之禘禘者諦也言使昭穆之次審諦而不亂也莊公三十二年八月薨至此年五月唯二十二月喪制未闋故書以示譏又云吉禘以三年爲節仍計除喪即吉之月十日而後行事無常月也是以傳唯譏其速不曰非時）

公羊傳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何注云都未可以吉祭經舉重不書禘于太廟嫌獨莊公不當禘于大廟可禘者故加吉明大廟皆不當）曷爲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爲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何注云時莊公薨至是適二十二月禮士虞記云期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期而大祥曰薦此祥事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是月者二十七月也傳言二十五月者在二十五月外可不譏）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時閔公以莊公在三年之中未可入大廟禘之于新宮故不稱宮廟明皆非也）曷爲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嘗思慕悲哀未可以鬼神事之）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既書吉禘又何不可稱宮公羊之說非也說詳於後）

穀梁傳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

僖公

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張氏洽曰周禮兵死者尚不入王兆況哀姜得辠於先君見誅於方伯而可以配祖廟秋烝嘗乎愚謂公穀二傳不見國史得之傳聞未足信也故削之）

左傳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杜預云大廟周公廟致者致新死之主于廟而列之昭穆夫人淫而與弑不薨于寢禮不應致故僖公疑其禮至八年而後行之）

襄公

十有六年左傳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杜預注云言齊再伐魯）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禘祀三年喪畢之吉祭）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孔疏云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以其時未可吉書吉以譏之此年正月晉已烝于曲沃仍云未禘祀明禘祀乃三年喪畢之吉祭也[illegible]）

昭公

十有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左傳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二十有五年左傳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論語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也不用之於先君之廟而用之於季氏之庭故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禘之說有三一曰王者之大禘二曰喪畢之吉禘三曰

春夏之時禘皆大祭也王者之大禘惟王者得行之吉禘喪畢乃行時禘或曰春或曰夏禘者陽之盛也夏之始可以承春故春夏皆得行焉春夏皆得行曷爲謂之大祭宗廟之禮莫重於禘嘗故祭統曰大嘗禘四時之祭春秋爲大故中庸言祭獨舉春秋祫嘗謂之大嘗祫禘謂之大禘故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中庸並舉禘嘗郊社祭統亦云然而趙匡以爲妄說此非記禮者之妄趙匡之妄也）其義則鄭康成言之備矣序爵辨賢尊尊親親治國之要也或問禘之說孔子答以不知由是學者以爲幽深玄遠其說略見於中庸曷嘗幽深玄遠哉後之學者誤矣

禘之說又有二有禘祀有禘樂禘樂者祭統所謂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左傳襄公十年荀偃士匄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是也晉悼公卒於襄公十有五年冬及十有六年秋穆叔如晉聘且言齊再伐魯而晉人以未禘祀爲辭蓋謂未行喪畢之吉禘然則魯有禘樂用之大廟亦僭用之於羣廟晉無禘樂惟有禘祀禘樂者天子之樂故曰不王不禘禘祀者三年

喪畢之吉祭晉主夏盟故僭行之而趙匡斥以爲妄諸儒咸稱其卓識馬氏端臨獨以其說爲不通安有魯國本無此祭晉人本無此語而左氏鑿空妄說乎吉禘于莊公不於大廟何也禘于大廟而致莊公焉因莊公而行吉禘故書曰吉禘于莊公莊公之喪未滿二十五月故書吉以譏之吉禘者新主入廟與先君相接因是而爲大祭故不稱宮明非新宮也則在大廟何疑在大廟曷爲不書辟嫌也何嫌爾吉禘于大廟致莊公則嫌莊公不應致與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同夫人不應致故書

致莊公不應吉故書吉用者謂用禘也用禘猶用郊也秋九月不可以用郊致夫人不可以用禘大禘則終王王者喪終乃用之用禘而致夫人悖矣國之大事惟郊禘春秋屢書郊不屢書禘惟書此二禘皆譏也昭公十有五年禘于武宮時禘也不書禘而書有事有事者國之常事云爾常事不書非常然後書或曰禘惟一安得有三吉禘時禘皆春秋壞法亂紀者爲之也春秋凡壞法亂紀之事如吳楚之君葬以臣名君與臣出其君皆不書于冊曷爲而獨書此壞法亂紀之祭哉

桓公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左傳（桓公五年秋）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杜預注云此周之春正月乃夏之冬十一月非爲過而書爲下五月復烝書）

公羊傳烝者冬祭也春曰祠（何注薦尚韭卵）夏曰礿（薦尚麥魚）秋曰嘗（薦尚黍肫）冬曰烝（薦尚稻鴈無牲而祭曰薦）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亟也（亟數也屬十二月已烝今復烝也）

穀梁傳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

夏五月丁丑烝

公羊傳何以書譏亟也（何注與上祀同爲亟也）

穀梁傳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

十有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左傳書不害也（杜預注不害穀故書）

公羊傳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何注黍稷曰粢在器曰盛委積也御者謂御用于宗廟廩者釋治穀名禮天子親耕東田千畝諸侯百畝后夫人親西郊采桑以共粢盛祭服）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乙亥嘗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嘗也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當廢一時祭自責以奉天災也）

穀梁傳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范注三宮三夫人也夫人親舂）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夫人親舂是兼甸之事壬申乙亥相去四日日少而功多明未及易而嘗○兼甸當作兼旬）

僖公

三十有三年左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卒哭而祔新祔之主仍歸於寢用喪禮特祀之不同於廟）烝嘗禘於廟（喪三年不

（祭喪畢而禘於廟時祭乃行）

文公

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杜預云大事禘也僖公繼閔公坐宜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時未應吉禘其譏已明徒以逆祀故大其事異其文）

左傳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躋僖公爲逆祀則定公八年冬從祀先公爲順祀可知矣）

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五年而再殷祭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

爾逆祀也（此三年喪畢之吉禘也公羊謂之祫者何注云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祫則祫）

穀梁傳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范注云祫合也嘗秋祭）

宣公

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孔疏云有事禘也昭公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傳稱禘于武公則此有事非禘而何不書禘而書有事者禘事得常爲下繹祭張本）

左傳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

公羊傳萬入去籥知其不可而爲之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注云禮大夫死爲廢一時之祭有事于廟而聞之者去樂卒事而聞之者廢繹）

穀梁傳是不卒者也（范注云遂與宣公共弑子赤）則其卒之何也以譏乎宣也其譏乎宣何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猶者可以已之辭也

昭公

十有五年二月癸卯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孔疏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傳八年禘于大廟皆書禘此傳言禘于武公不書禘而書有事者本爲叔弓卒起不論禘之是非故不書）

左傳（見前）

公羊傳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

穀梁傳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

定公

八年冬從祀先公

左傳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

公羊傳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何注不言僖公者閔公亦得其順）

穀梁傳貴復正也

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大事者吉禘也吉禘無常月喪畢乃行僖公三十三年十一月薨至文公二年十一月始滿二十五月今方八月通計僅二十二月喪制未畢與閔公二年夏五月吉禘于莊公正同春秋之例一譏不再譏如仍書吉禘是再譏也故不書吉禘而書大事言吉禘國之大事而文公亂之穀梁所謂文無天也閔公始不三年文公始亂君臣之位（閔君僖臣）故事同而書法不同閔二年僖八年文二年皆禘于大廟閔二年之禘也爲莊公僖八年之禘也爲夫人文二年之禘也爲僖公夫人不應致故書致僖公不應躋故書躋莊公應致而不應吉故不書禘于大廟而書吉禘于莊公然則閔二年之禘在大廟益明矣吉禘于大廟致莊公與大事于大廟躋僖公何以別乎故事同書異各因其事而曲當其理焉非聖人孰能修之四時之祭禴祠烝嘗皆常事也常事不書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惟書禘烝嘗而已桓八年正月五月兩烝以黷書十有四年八月嘗以災書人君遇災而懼當廢一時之祭何休之論篤矣左氏謂書不害也豈其然乎御廩藏粢盛之委甸師之入廩人共之舂人舂之小宗伯辨之世婦爲之饎人炊之故穀梁曰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兼甸穀梁作兼句注云兼句一作兼甸言非數日所能辨也）或云舂人爲米以獻之三宮三宮夫人擇之以授饎人誤矣爲米謂之擇是一事非兩事乃世婦非舂人也夫人親舂未聞親擇兼甸之事者言夫人始其事然後餘人次第終其事（劉向以爲御廩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藏以奉宗廟者也然則夫人八妾舂之仍藏於御廩故穀梁以爲未易災之餘）御廩災明夫人不可以奉粢盛故天災之桓公恬然不懼其後卒與夫人姜氏如齊而有彭生之禍其災先見於此可不懼哉可不戒哉宣八年夏有事于大廟以仲遂卒書昭十有五年春有事于武宮以叔弓卒書皆書有事者言國之常事也獨定八年從祀先公以從祀書從祀者非大事亦非有事蓋禱祈之事先儒訓從爲順言文公逆祀定公順祀書先公之從爲順則知書僖公之躋爲逆矣穀梁曰君在祭樂之中（謂君在廟中祭作樂之時）聞大夫之喪去樂卒

非或云祭主於誠君當祭雖大夫之喪不得以聞非禮也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則知春秋時大夫之喪必有當祭不告者矣唐時大臣喪輒對仗奏對仗奏者謂正當朝不以狀言但以口奏唐太宗猶怒而責之誠以君臣一體其疾也親視之其殮也親臨之其疾革也必以狀言然此當朝非當祭也當祭以聞去樂卒事春秋備書之以爲後世法孰謂君當祭大夫之喪不得以聞哉假令成王當祭而周公薨有司不以聞可謂禮乎（劉歆曰大禘則終王許愼曰終者謂三年喪終則禘於太廟以致新

死者也春秋書吉禘以此）

僖公

三十有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孔疏）

（周禮大宰職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然則將祭十日之前豫卜之四卜郊者三月每旬一卜至四月上旬更一卜乃成四卜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即魯地三望淮海岱也賈逵服虔謂三望分野之星國之山川十二次降婁爲魯魯祭分野之星乃祭奎婁之神也）

左傳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公羊傳曷爲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曷爲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太山河海曷爲祭太山

河海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惟大山爾河海潤于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

宣公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

三望

左傳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

公羊傳其言之何緩也曷爲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于稷者唯具是視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穀梁傳之曰緩辭也事之變也（易牛復死）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成公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夏五月不郊猶三望（孔疏釋獸鼷鼠李巡曰鼷鼩鼠孫炎曰有毒螫者蓋如今鼠狼）

穀梁傳不言日急辭也過有司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乃免牛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

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公羊傳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强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十有七年秋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傳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或曰用然後郊（何注或曰用者先有事於泮宮告后稷也又夕牲告牷后稷當在日上不當在日下）

穀梁傳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

襄公

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左傳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旣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孔疏詩噫嘻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禮仲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其下云乃擇元辰躬耕帝

（藉是郊而後耕也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二文不同必有一誤）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十有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楊疏不言免牲者不行免牲之禮）

定公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

公羊傳曷爲不言其所食漫也（偏食其身）曷爲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

穀梁傳不敬莫大焉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穀梁傳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于變之中又有言焉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觓角而知傷展道盡矣（猶非大不敬）郊自正月至于三月

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猶可而非蓋可之辭）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強也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爲牛者與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一作免卜牛）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范注周禮司門祭祀之牛牲繫焉）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

不從則不郊矣

祭莫大于禘郊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后稷爲周之祖自稷推而上之爲帝嚳自稷推而下之爲文王皆祖也王者郊天必以其祖配故冬至祭天以嚳配祈穀祭天以稷配明堂祭天以文配鄭康成之說未嘗不通王肅斥之謂禘非祭天是則然矣吾聞王者以祖配天未聞以祖配祖禘嚳于大廟而以稷

配之是以祖配祖也又推而遠之羣廟之主皆不得與朱子以爲其理深長淵遠故莫能知其說焉爾雅曰禘大祭也穀梁曰五年而再殷祭說者以禘爲大祫爲殷非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配于郊謂之殷薦禘于廟豈非殷祭乎殷盛也禘用盛樂故曰殷孰謂禘非殷祭哉許氏說文引周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今周禮殘闕不全莫能考證亦見緯書故學者疑之三年一祫五年又祫是俗儒之臆說也愚謂禘祫二祭相似而不同祫則羣廟之主合于大廟朝踐于堂則始祖南向而昭穆位于東西饋食于室則始祖東向而昭穆位于南北禘則上及其祖之所自出暫屈始祖之位列于昭穆而配食焉由是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聚數千年之聖子神孫于一堂一室而水源木本一氣相通何遠之有哉禘者諦也所以審諦昭穆未有昭穆不序而可謂之禘者也（中庸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下文即言禘嘗之義然則禘序昭穆明矣說者云羣廟之主不與焉豈其然）成王賜魯以重祭者謂祈穀之郊與大廟之禘樂而已（見祭統及明堂位說見前）未聞以王者之大禘而併賜之故春秋惟兩書禘（一莊公喪畢之禘一哀姜致廟

之禘）而他無聞焉凡九書郊宣三年書郊牛之口傷成七年書鼷鼠食郊牛角何謂也周禮封人飾牛牲而設楅于角設衡于鼻又以繹牽牲入廟而歌舞之牧人共牲以授充人繫之牲必用牷物（色純體完）牛人以授職人而芻之（職讀爲樴）充人則繫于牢芻之三月展牲則告牷（注引儀禮宗人視牲告牷舉獸尾告備）牲碩則贊肆師展犧牲須于職人然則展牲者肆師展之于未祭之初充人展之于將祭之日穀梁所謂日展斛角而知傷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朔月月半君巡牲不

獨有司展之君又朝而廵之所以致力而盡其敬者如此牷者全也備也口傷角食其體弗全弗備不敬莫大焉豈徒肆師充人失其官哉人君朝廵之禮亦廢久矣故春秋謹而書之定十五年哀元年皆書鼷鼠食郊牛而不言口與角其變尤甚于宣成明郊不以禮天神之所弗歆也曷爲或書牲或書牛牲有變則書牛故傷曰牛死亦曰牛無變則書牲祭義曰君名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在滌三月）明先卜牛後卜日卜牛得吉其牲已成豈待卜日然後稱牲左傳似失之郊常事不卜惟卜牲與日書卜郊者言卜郊之日上辛云爾（杜預誤解左傳以卜郊爲非禮）禮惟三卜求吉之道三穀梁之說備矣三書望何謂也詩云以社以方社必祭方郊必祭望故公羊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左傳亦云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海岱及淮魯之望也天子祭四方四望諸侯三望然則書猶以譏之何也（据魯不應郊而應望）春秋書猶有兩義一譏之之辭一幸之之辭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垂齊地卒于外故嘗祭不及聞）壬午猶繹卿卒廢繹故書猶是譏之

也文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告朔雖廢朝廟猶存是幸之也春秋三書猶三望我不知譏之乎抑幸之乎郊賜自成王望命于三代魯郊可已方望當行故書猶似幸之之辭或曰凡春秋書猶皆譏閏月附于前月（漢書稱後月）本不當告月亦不應朝廟兩說皆通並存以待後之學者（朱子稱程先生說禘是禘其祖之所自出併羣廟之主皆祭之祫則止自始祖而下合羣廟之主皆祭之）祭必有主合祭于大廟既卒事則羣廟之主各歸其廟壇墠無廟主將安歸曰歸于郊宗石室每年一出而配于郊五年一出而禘于宗也（袁准曰祫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遠近之殺也謂禘不及毀廟因非不別禘祫遠近亦非徐邈議亦云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案郊宗一作郊宮）

隱公

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宰咺宰旅也旅下士故名）穀梁傳母以子氏（范汪妾不得體君故以子爲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其志不及事也賵者何也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楊疏若仲子是桓之母桓未爲君則是惠公之妾天王何以賵之則惠公之母亦爲仲子也此鄭康成釋廢疾）

（之文言惠公之母與桓公之母皆稱仲子猶魯女得並稱伯姬叔姬）

文公

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

左傳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

公羊傳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曷爲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成風薨于文四年冬葬于五年三月明母以子氏直歸成風之禭而已）

穀梁傳秦人弗夫人也卽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文四年冬書夫人風氏五年三月書小君成風乃魯史之舊而惠公仲子僖公成風仲尼之特筆也）

春秋正名之書也仲子者孝公之妾惠公之母成風者莊公之妾僖公之母母以子貴而妾不得體君故于宰咺及秦人之來賵禭也而書之曰惠公仲子僖公成風易象陰係于陽春秋母係于子故母以子氏其名正矣鼎之爻辭曰得妾以其子无咎此之謂也仲子卒于春秋前薨葬不書事無可考隱五年考仲子之宮弗稱夫人而成風之薨稱夫人風氏其葬也稱小君成風假之以正嫡之名而不爲僭者葢曰我先君之母也國人皆曰夫人我敢曰非夫人乎國人皆曰小君我敢曰非小君乎故一仍魯史之舊而不敢少易焉乃于秦人之禭始正其名故仲子成風皆繫以先君之謚其辭順其義精此仲尼之特筆也名之不正亂自內生故春秋正名必先正內魯之亂也恒由內成風私事季友而以其子僖公屬之遂開奪嫡之萌篡弑之禍其後敬嬴效尤亦私事襄仲而以其子宣公屬之故其子皆得立然則嫡妾不分尊卑無別國家之亂恒必由之我故曰春秋正名必先正內公羊謂仲子微成風尊以仲子爲惠公之妾也故微之成風爲僖公之母也故尊之微者與尊者

同辭其名亂矣左氏旣以仲子爲夫人子氏子氏薨于二年十二月而宰咺之來賵也元年秋七月未薨而先賵之有是理哉賵仲子禭成風而係之子以正其名非兼賵禭其子左氏公羊二傳皆失之隱桓之間國史多殘闕左氏亦得之傳聞其言未可盡信也至僖公而紀事益詳始確然可信矣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穀梁正論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春秋事莫詳于左氏論莫正于穀梁（何氏休曰凡母在子年無）

（適庶皆繫子也不在子年適母繫夫庶母繫子此舊典遺言也如仲子爲惠公之妾庶母繫夫可謂禮乎先君之母今君之祖母故曰不在子年）

桓公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左傳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

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及夫人（何注据公及夫人會齊侯于陽穀）夫人外也夫人外者何內辭也其實夫人外公也（言遂者明遂在夫人）

穀梁傳不言及夫人何也（范注據夫人實在當言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濼）以夫人之伉弗稱數也

莊公

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禚公羊作郜）

左傳書姦也（公羊何注不致者本無出道有出道乃致奔喪致是也）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饗甚矣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公羊何注書者與會郜同義牛酒曰犒加飯羹曰饗）

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穀梁傳師而曰如衆也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魯地）

左傳齊志也

穀梁傳婦人不會會非正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齊地）

穀梁傳（同前）

十有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

十有九年秋夫人姜氏如莒

穀梁傳（同前）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穀梁傳（同前）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二十五年伯姬歸于杞公之女也

左傳非禮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公羊何注書者惡公教內女以非禮也洮內地）

冬杞伯姬來

左傳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

公羊傳其言來何直來曰來（何注無事而來也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唯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宗）大歸曰來歸

僖公

五年春杞伯姬來朝其子（左氏無傳杜預注伯姬來寧寧成風也朝其子者諸侯子得行朝義而卒不成朝禮故繫于母）

公羊傳其言來朝其子何內辭也與其子俱來朝也（何注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故使若來朝其子以殺直來之恥所以辟教戒之不明也）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爲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爲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

十有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杜預注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與公俱會齊侯非禮）

十有四年夏六月季姬及繒子遇于防使繒子來朝

左傳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

十有七年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魯縣）

左傳師滅項（此年夏）淮之會（前年冬）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

三十有一年冬杞伯姬來求婦

公羊傳其言來求婦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何注書者無出道也）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杞伯姬來求婦非正也

文公

九年春夫人姜氏如齊（公羊何注奔父母之喪也不言奔喪者尊內猶不言朝聘也故以致起得禮也書者大夫家危重言如齊者大夫繫國○案四年夏逆婦姜于齊公羊傳高子曰娶乎大夫者略之也左傳以卿不行爲非禮貴聘而賤逆故出姜不允于魯出姜魯人謂之哀姜）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公羊何注出獨致者得禮故與臣子辭月者婦人危重從

（始至例始至例見宣元年三月成十四年九月）

穀梁傳早以尊致病文公也

宣公

五年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文十二年穀梁傳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案先君之女猶漢之長公主故加子以別之母在故歸寧）

左傳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冬來反馬也

公羊傳何言乎高固之來言叔姬之來而不言高固之來則不可子公羊子曰其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何注雙行匹至似乎鳥獸）

穀梁傳諸侯之嫁子于大夫主大夫以與之（范注使大夫爲之主）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及者及吾子叔姬也爲使來者不使得歸之意也

易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正家之道必先正內故曰家人利女貞女貞則內正內正則外亦正矣內不正則外焉能正哉故曰閑有

家悔亡閑有家者謂立內外之閑使不得相踰越婦人主內事不主外事與內祭不與外祭外祭郊社是也內祭宗廟是也古者聘饗之禮皆行于廟故后夫人亦得與焉聘禮賓主近郊君使卿勞夫人亦使下大夫勞聘君以圭享用璧聘夫人以璋享用琮既卒事君使卿歸大禮夫人亦使下大夫歸禮皆君爲主而夫人助之周禮內宰職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謂王同姓來爲賓客者祼則后亞王而禮賓獻則后亞王而獻賓內宰皆贊之大行人職上公之禮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再祼者謂王祼后亞祼王祼酌圭瓚后祼酌璋瓚皆宗伯攝之拜送則王及后也坊記曰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繆侯淮南子作蓼侯高誘注陽侯陽陵國蓼侯偃姓國也今在廬江古者大饗飲酒君執爵夫人執豆）王饗諸侯及諸侯自相饗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獻至春秋而其禮不行久矣禮可以義起亦可以義止莊公四年春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猶假古禮而竊行之書祝丘則非宗廟也書齊侯則非同姓也書夫人則非攝獻也以國君之母乃竊出而獨行

饗禮于外君子於是病魯莊公古有夫人饗諸侯之禮未聞夫人會諸侯之禮春秋屢書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于防于穀言饗非正也會甚矣其後僖公夫人踵而行之奉爲家法陽穀及卞兩會齊侯魯秉周禮此何禮也春秋朝聘則書如某夫人亦假朝聘之禮而出行焉可乎故穀梁子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然則夫人歸寧禮歟抑非歟子惠子曰非禮也（見硯谿先生詩說）歸寧非禮何爲詩有歸寧父母之辭曰諸侯夫人父母在使卿歸寧沒則否左傳襄公十有二年秦嬴歸于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禮也是時秦嬴母在（孔疏昭元年景公之弟鍼奔晉其母曰弗去懼選則秦嬴母在可知）身不自歸而使卿寧左氏以爲禮言惟此爲得禮凡內女嫁於諸侯雖父母在直書來者皆非禮也然則夫人歸寧使卿攝行明矣杜預謂父母沒則使卿寧兄弟身不自歸此妄說也吾聞寧父母未聞寧兄弟孔氏謂父母在則身自歸寧父沒母存則使卿寧其說支離又何據乎莊公二十有七年冬杞伯姬來左傳曰歸寧也（伯姬莊公之女）如歸寧得禮則常事不書曷爲書來以譏之故曰歸寧非禮也禮男女有別內外有閑宣公五年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叔姬歸寧高固反馬公羊以爲雙雙而俱來如鳥獸焉桓公十有八年公與夫人遂如齊亦雙雙而俱往君子謂魯桓公失夫之道矣關雎未嘗乘居而匹遊故詩人取之以爲有別雙雙而來雙雙而往是無別也無別則亂亂則難生魯桓之見殺于齊也宜哉何氏休曰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大故者謂奔父母之喪也文公九年春夫人姜氏如齊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出曰如某反曰至自某此非小君之禮也儼然諸侯矣說者以爲奔喪然則夫人奔喪禮歟雜記曰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此本春秋而爲之說文公夫人奔喪春秋書如書至皆從諸侯之禮故父母之國待之亦若諸侯穀梁子曰卑以尊致病文公也謂寵之太過然文公實嬖敬嬴故其子宣公得立出姜貴聘賤逆不允於魯故其子弒而大歸於齊穀梁之說亦似不信國史然則告廟而行告廟而反君夫人奔喪之禮當然（左傳謂仲遂殺適立庶以失大援則公羊娶乎大夫之說亦未可信）一說文姜書如而

不書至略其文所以殺國之恥出姜書如而復書至隆其禮所以正適之名則殺適立庶之辠益顯其說近是並存以待後之學者何氏曰大夫之妻雖無事歲一歸宗（說見喪服傳）謂同國也如大夫娶乎鄰國則不可魯之子叔姬者齊大夫高固之妻也自齊來魯見譏於春秋故知大夫之妻不得越國而歸宗若此者所謂家之鬨也家有鬨而自踰之亡國敗家之道故春秋備書之以爲鑒焉

隱公

元年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左傳非王命也（杜預注釋其不稱使）

公羊傳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奔也（除王子朝奔楚外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晉成十二年周公出奔晉傳失之）奔則曷爲不言奔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祭伯直來非奔也）

穀梁傳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鍭矢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

桓公

五年冬州公如曹六年春正月寔來

左傳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水經注淳于縣古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號曰淳于國杜預注淳于州國所都城陽淳于縣）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

公羊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孰謂謂州公也曷爲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爲慢之化我也（何注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虔也州公過都不朝慢之爲惡故書寔來）

穀梁傳寔來者是來也何謂是來謂州公也其謂之是來何也以其畫我故簡言之也諸侯不以過相朝也

閔公

元年冬齊仲孫來

左傳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

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公羊傳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爲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爲繫之齊外之也曷爲外之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子女子曰以春秋爲春秋（以史記爲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

穀梁傳其曰齊仲孫外之也其不目而曰仲孫疏

之也其言齊以累桓也

僖公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冬介葛盧來

左傳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

公羊傳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

穀梁傳介國也葛盧微國之君未爵者也其曰來卑也

襄公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左傳十八年春白狄始來

公羊傳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

春秋之例自我而往則書如自他而來則書來來朝來聘來盟等皆是也（如齊師來盟于師師衆也故亦書如書來）其非會盟朝聘無事而來則直書來無事者無禮也無禮齊人謂之化

故州公是來無禮於我公羊以爲化我凡春秋直書來者皆譏也閔公元年冬齊仲孫來（公穀不見國史故以仲孫爲慶父）左氏謂來省難故書仲孫以嘉之嘉之矣又何譏焉曰仲孫來者非來省難乃來覘國也魯有慶父之難齊桓不發舉來討竊使仲孫來覘故不稱使若曰魯可取乎未乎陰謀詭計不使人知人亦莫能知故魯史一則曰嘉之再則曰喜之魯人一則曰省我再則曰正我既欲省魯難而正之曷不取慶父而戮之戮之則慶父不得立後於魯齊桓之力沛若有餘而坐觀其亂安在其能正

平故春秋直探其志而書來以譏之蓋曰齊桓志在乎取魯也如其志不在乎取魯則非盟非聘仲孫何為乎來哉易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齊桓中未光故其跡不可掩孟子謂五霸者三王之辠人信矣既而知魯未可取然後命高子將南陽之甲會季友而立僖公故春秋書高子來盟來盟者盟立僖公云爾亦如仲孫之來不稱使者范氏甯以為齊侯不討慶父使魯重罹其禍今若高子自來非齊侯所得使也魯再弒君僖公非正立僖公者季友之志遂有大功于魯實齊桓助而成之其後季氏世秉國政而三桓亦由是張焉公羊盛稱高子之來魯人皆喜至今以為美談豈其然乎若夫葛盧再書來白狄一書來皆公羊所謂化我者歟

桓公

二年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左傳會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左氏不言其義公穀二傳皆非也故不取說者謂傳以受賂立華氏解經之成宋亂失之甚矣傳云賂者指取郜大鼎于宋也豈訓成宋亂哉為此說者皆不識成之義者也）

桓公二年會于稷以成宋亂凡列國弒君告于同盟謂之告亂宋督弒君其亂成矣曷為特書曰成宋亂曰此春秋之大義竊取周官而說者汨之故至今學者惑焉周官訝士掌四方之獄訟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成之者成其亂也成即小宰之八成成謂之聽八成謂之八聽（一曰聽政役二曰聽師田三曰聽閭里四曰聽稱責五曰聽祿位六曰聽取予七曰聽賣買八曰聽出入）故大司寇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鄭司農謂邦成若今時決事比弊之斷其獄訟而士師掌士之八成司農謂八成者行事有八篇皆所以斷獄斷獄謂之成四方亂獄弒君尤大宋有亂獄未聞天王之命往而成之則周之訝士失其官矣古者諸侯有屬長連帥卒正州伯州中有作亂者則長帥正伯征之征者正也謂成其亂桓公有長帥正伯之任故會齊侯陳侯鄭伯往而成之當請命于天子執華督而戮之則華氏安得有後于宋乎懷惡而討雖死不服惟無瑕者可以戮人魯桓親弒其君兄猶楚靈親弒其君兄之子而奪其位然楚靈能殺齊慶封而魯桓不能戮宋華督既不能執而戮之又以賂故而復立之則魯桓之惡更甚于楚靈故春秋竊取周官之大義而書于冊曰會于稷以成宋亂蓋

假成之之名而取賂焉言以亂濟亂烏在其爲成也自桓公以後弑君數見於春秋未聞有起而成其亂者則周官大義不明於天下久矣左氏無明文獨以立華氏而皐桓公其識誠高於公穀兩傳而杜預又以臆說汩之則周官大義至今不明故表而出之餘詳禮說

隱公

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秋武氏子來求賻（張氏栻曰天王遣使下求於列國春秋直書以見其際體失政取輕天下文武之澤斬然爲此說者盖不知周官土訓有詔地求之義似是而非寔悖于理且不貶列國而反罪天王悖理之尤者也不可以不辨）

左傳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杜預注武氏子天子大夫之嗣也平王崩新王未得爵命大夫故稱父氏又不稱使魯不往賻致令來求直書以示不敬）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何注據書葬桓王）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時也（設有王后崩當越紼奔喪）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據宰渠氏官仍叔不稱氏尹氏不稱子）譏何譏爾父卒子未命也（時雖世大夫緣孝子之心不忍便當父位故順古先試一年乃命於宗廟武氏子未命故稱氏言子）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當喪謂天子未君者未三年也）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譏何譏爾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蓋通于下

穀梁傳高曰崩（梁山）厚曰崩（沙鹿）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未爵使之非正也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

桓公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左傳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

穀梁傳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

文公

八年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案八年傳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故毛伯來求金猶求賻也）

左傳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

公羊傳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于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爲于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然則是王者與

曰非也非王者則曷爲謂之王者王者無求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

穀梁傳求車猶可求金甚矣（凱曰求俱不可在喪尤甚）

周禮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九曰物貢注云嬪故書作賓賓貢皮帛服貢祭服貨貢金玉而內府受良器以待邦國之大用疏云良器謂車乘及禮器之善者然則器貢有車明矣司書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疏云即小行人春入貢是爲歲之常而大行人則云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此因朝而貢非歲之常然則車服金玉器善貨良入于內府皆小行人春貢而秋獻焉左氏謂諸侯不貢車服似失之地官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注云辨地物者別其有無原其生者其生有時以此二者告王之求地所無及物未生

則弗求也故齊桓伐楚包茅是徵徵猶求也包茅楚產即所謂地求也是而知王者之于諸侯自有求之之道矣公羊謂王者無求豈其然乎周語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有不祭則脩意有不祀則脩言有不享則脩文有不貢則脩名有不王則脩德序成而有不至則脩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淺夷至于春秋而九貢之法不行于邦國矣諸侯皆不祭不祀不享不

貢不王而天子亦不能脩意脩言脩文脩名脩德脩刑故魯桓無王不貢車服未聞天王有威讓之令文告之辭也惟遣使來求而已孔子修春秋竊取周官土訓以詔地求之義而書于冊曰天王使家父來求車所以皐桓公也春秋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亦未知已之有皐焉豈獨定哀之間爲然哉隱公三年平王崩魯不奔喪亦不歸賻宰咺賵仲子榮叔賵成風而天王之喪顧不歸賻則隱之無王不亦甚乎徐州之土未聞產金地所無而毛伯來求非周官土訓地求之義也隱不

歸賻桓不貢車文不貢金各于其來求而一見無辭讓而但有徵求（穀梁所謂辭讓者謂威讓之令文告之辭趙匡駁之曰天子受貢常禮也亦何所讓蓋不明其義妄爲之說）豈非王室卑微無征討之備歟其後徵求亦絕不復見于經惟見于宣九年傳王使來徵聘而經不書明天王之命不能復行于諸侯天王之尊儕于列國由是君臣大義晦而不明此春秋之所由作也三傳不能發明其義故正之餘詳禮說求賻求金皆不稱使或曰未葬或曰未三年二說孰是曰天子諒陰三年不言王言謂之命諒陰不言焉得爵命大夫及遣使諸侯

哉既葬除喪杜預之說悖矣其稱武氏子何也此古之門子將代父當門者故曰武氏子諒陰不言求賻求金可乎曰不可不可則曷爲書于冊書于冊者以爲王者之于諸侯本有求之之道也如無求之之道則不書有求之之道而或失之則書以示譏蓋譏周也而皐魯之情益顯焉此聖人之特筆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者也

隱公

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左傳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爲其少故

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郡國志曰梁父有菟裘聚）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于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寪氏壬辰羽父使賊弒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書葬（何注据桓公書葬）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弒臣不討非臣也不

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不繫乎臣子也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

穀梁傳公薨不地故也隱之不忍地也其不言葬何也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臯下也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

桓公

十有八年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杜注丁酉五月一日）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左傳十八年春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于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莊元年傳齊侯使公子彭生搚幹而殺之注云搚折聲也扶上車以手搚折其幹）

穀梁傳其地于外也薨稱公舉上也葬我君接上下也君弒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桓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于卒事乎加之矣

莊公

三十有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公子慶父如齊（乙未左傳作己未）

左傳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

公羊傳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旣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閔元年傳謂慶父弒子般季子不探其情歸獄于僕人鄧扈樂扈謂扈養卽圉人樂與犖同音卽圉人犖也）

穀梁傳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注云不待不日而弒見）此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深則隱苟有所見莫如深也

閔公

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

左傳初公傅奪卜齮田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

公羊傳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孰弑之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弑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穀梁傳不地故也其不書葬不以討母葬子也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其曰出絕之也慶父不復見矣

文公

十有八年冬十月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

左傳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

公羊傳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

穀梁傳子卒不日故也夫人姜氏歸于齊惡宣公也

襄公

三十有一年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傳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

穀梁傳子卒日正也

昭公

二十有二年冬十月王子猛卒

左傳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即悼王傳所謂單子逆悼王是也）不成喪也己丑敬王即位

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王子猛卒何不與當也不與當者不與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經兩書王猛又書居于皇入于王城皆劉單二子以之故以爲不當）

穀梁傳此不卒者也（注云未成君）其曰卒失嫌也（以經書王猛爲嫌）

春秋之例凡列國臣子弒其君則直書弒（稱人稱國稱盜皆同）非其臣及其子亦非其國則書戕魯四君弒一君戕（四君隱公子般閔公子赤一君桓公）皆不書于冊由是記禮者爲之說曰魯王禮也天下傳之君臣未嘗相弒也春秋列國弒君則直書而不隱魯獨隱而不書雖諱之未嘗弒也亦宜後世諸儒之說春秋者曰臣子之于君父不忍書曷爲列國之臣子獨忍其君父直書而不隱哉又曰隱避其文以示臣禮列國獨無臣禮乎又曰臣子之于君父不敢書弒隱者桓也當書公子允弒其君與齊公子商人弒其君等魯史不敢書齊史獨奮筆書之而若無顧忌焉則又何說有強爲之說者曰魯史固書之矣至孔子而削之其說不見三傳及諸子書與兩漢諸儒訓詁孔子曷爲于魯則削之而于列國仍存之此俗儒之臆說也人皆知春秋尊宗周莫知春秋尊宗國春秋以魯爲列國之宗而尊之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董仲舒亦謂春秋有王魯之文諸儒聞之羣起而譁譊譊讙咋以爲王魯則誠不可匹夫而行天子之事可乎哉且宗國之尊非自春秋始也古者大史采風獻之天子而魯不陳

詩故魯詩列于頌次周頌而在商頌之上宋爲上公又王者之裔故稱商（左傳自根牟至于商衛吳語掘溝出于商魯之間皆稱宋爲商）猶在宗國之後則宗國之尊久矣是以孔子獨尊之以爲至尊無弒道故不書弒而書薨不地亦不葬至尊之體當然故曰魯王禮也天子崩諸侯薨大夫卒春秋諸侯薨皆書卒者臨天下之辭獨魯稱薨者臨一國之辭亦所以尊宗國雖尊宗國之禮如尊宗周而不爲僭焉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四方亂獄莫大于弒君天王先命討士成之拔之者斷之也斷其孰

爲首孰爲從而後行刑如負固不服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或正之或殘之春秋九伐之法不行于邦國而討士亦失其官故君子于宋督弒君特著其法曰會于稷以成宋亂言宋之亂天王不能成而以成之之責予魯明宗國亦得奉天王之命而征成之自是宗周微而宗國亦微傾征朝齊晉及楚而聽命焉四方亂獄莫有征而成之者矣故春秋特一書不再書者以此莊公三十有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公子慶父如齊明弒子般者慶父也文公十有八年子卒季孫行父如齊明弒子赤者（左傳謂惡及視二子公羊謂子赤）非獨襄仲而行父亦與聞焉襄仲欲立宣公叔仲不可不可者獨叔仲一人故身死而名不顯季孫行父魯之正卿也亦如叔仲以爲不可則子赤焉得弒宣公焉得立乎及襄仲死宣公薨行父有憾于襄仲之子歸父而欲去之乃以殺適立庶之辠獨歸襄仲故宣言于朝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辠然則行父當時旣知其情兼與其事益明矣子般者孟任之子黨氏之甥慶父弒之而欲自立魯人不從乃如齊謀立閔公閔公者哀姜之娣叔姜之子齊甥

也齊人欲立之故慶父如齊穀梁以爲奔失之慶父內有哀姜之援立之惟我弒之惟我及閔公弒而魯人不服故哀姜孫于邾慶父出奔莒奔則直書奔如齊非奔也季孫行父與襄仲共弒子赤子赤亦齊甥也出姜大歸恐齊人來討故行父如齊春秋書法有離而書者事異而情亦異有連而書者事同而情亦同慶父行父前後如齊皆以子般子赤之卒連而書之者也據經聚傳前後若一其情不更顯乎襄公三十有一年秋九月癸巳子野卒昭公二十有二年王子猛卒君薨稱子某王崩稱王子某皆正也或疑正與故同書非也觀子猛之卒以正則知子野之卒亦正矣此離而書者絕無所牽連何疑之有（或曰魯桓非其人曷爲以成之之責予之曰以成之之責予魯非予桓公也若夫桓公不能成乃假成之之名而反取賂焉春秋固直書之而不諱矣春秋有書一事而兩義並見者類此）

半農先生春秋說卷一　終

半農先生春秋說卷二

後學　吳泰來　企晉
男　棟　定宇　校

隱公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衛州吁弒其君完（庚戌公穀皆作戊申）

左傳衛莊公娶於齊曰莊姜無子又娶於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弗聽桓公立乃老四年春衛州吁弒桓公而立

公與宋公爲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

公羊傳曷爲以國氏（據齊公子商人氏公子）當國也（注云與叚桐義日者從外赴辭以賊聞例言以賊弒君聞於天子諸侯例日）

穀梁傳大夫弒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弒而代之也

桓公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左傳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其君

公羊傳及者何累也（注云累累從君而死齊人語）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

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穀梁傳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弒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閑也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累猶及也以君而累及其臣也何范注皆非）孔氏父字謚也（生字死謚生則父字之死則君謚之一也殤公死故遂以字爲謚）或曰其不稱名蓋爲祖諱也孔子故宋也

莊公

八年冬十有二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左傳初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襄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管至父）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反遂弑之而立無知

穀梁傳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

十有二年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左傳十二年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

公羊傳及者何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其不畏彊禦奈何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爲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妒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劒而叱之萬臂摋仇牧（側手曰摋）碎其首齒著乎門闔（闔扇）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

穀梁傳宋萬宋之卑者也卑者以國氏及以尊及卑也仇牧閑也

僖公

九年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殺公羊作弑）

左傳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

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弑其君之子奚齊何殺未踰年君之號也（何注不月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

穀梁傳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十年春王正月晉里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

（杜預注弑卓在前年而以今春書從赴非也踰年稱君春秋大義若卓弑在前年書法當與奚齊同不應頓異）

公羊傳及者何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傅焉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于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傅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知其不可與謀退弑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弑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文公

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髡左傳作頵）

左傳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大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

穀梁傳曰髡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弑也夷狄不言正不正

十有四年九月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董仲舒曰春秋痛之中有痛者晉驪姬謀而三君死申生奚齊卓子是也惡之中有惡者已立之已殺之齊公子商人是也故晉禍痛而齊惡重春秋傷痛而疾重是以奪晉子繼位之辭予齊子成君之號）

左傳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秋七月乙卯夜商人弑舍而讓元（元惠公商人兄）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爲之九月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

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弑其君舍何已立之已殺之成死者而賤生者也（何注商人本正當立非也何休不信）

左傳故造爲異說公羊傳云成死賤生安見商人之爲君乎愨謂猶爲慶父立閔公卽慶父弒閔公故曰已立之已殺之

穀梁傳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商人其不以國氏何也不以嫌代嫌也（上嫌謂商人有當國之嫌下嫌謂舍有未成君之嫌范注誤）舍之不日何也未成爲君也（宋人弒其君杵臼亦不日穀梁之說非也）

十有六年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

左傳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

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桓鮑之曾祖）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司城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爲人君而又爲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以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

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周禮稍人掌丘乘之政古乘與甸通帥甸者稍人也杜預注誤）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文公卽位

公羊傳弒君者曷爲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弒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

十有八年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左傳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

及卽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抶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

冬十月莒弒其君庶其

左傳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公問其故季

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于善而皆在于凶德是以去之

公羊傳稱國以弒何稱國以弒者衆弒君之辭

宣公

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皋公羊作獆）

左傳乙丑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

公羊傳親弒君者趙穿也曷爲加之趙盾不討賊也何以謂之不討賊晉史書賊曰趙盾弒其君夷獆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弒君誰謂吾弒君者乎

史曰爾爲仁爲義人弒爾君而復國不討賊非弒君而何

穀梁傳穿弒也盾不弒而曰盾弒何也以辠盾也其以辠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穿弒公而後反趙盾史狐曰子爲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弒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故書之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皋

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左傳鄭靈公欲殺子公（公子宋也事詳於傳）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公子歸生）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辠也

十年五月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成公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弑其君州蒲（十七年十二月晉殺其大夫御錡卻犨卻至十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弑其君州蒲葢欒書先殺三郤後殺胥童方三郤之死也胥童及長魚矯以甲刼欒書中行偃於朝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余不忍也矯曰人將忍君遂出奔狄於是書偃遂殺胥童而弑厲公焉欒書怨郤至且忌其才故先殺三郤則道君爲亂者非書而誰故春秋兩書殺其大夫然後書弑其君則殺大夫及弑君者實欒書一人而已非所謂欲葢而彌章者哉左傳雖歸辠於胥童仍不掩欒書之惡可謂春秋之信史矣宋人殺其大夫宋人弑其君杵臼春秋三書人晉殺其大夫晉弑其君州蒲春秋三書晉明殺大夫者即弑君之賊也後之學者詳焉）

左傳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

襄公

二十有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左傳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遂取

之（取古文娶）莊公通焉驟如崔氏夏五月甲戌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

穀梁傳莊公失言淫於崔氏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衞甯喜弑其君剽

左傳衞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孫襄）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剽字）及大子角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辠之在甯氏也（公羊以剽之立未有說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衞侯也）

穀梁傳此不正其日何也殖也立之喜也君之正也

二十有九年夏五月庚午閽弑吳子餘祭

左傳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弑之

公羊傳閽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曷爲謂之閽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

穀梁傳閽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于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閽弑吳子餘祭仇之也

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左傳蔡景侯爲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弑景侯

穀梁傳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

三十有一年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左傳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書曰莒人弑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莒展輿弑其君而自立經書莒

人莫知其孰弑疑可也劉原父攻之殊失闕疑之義）

昭公

十有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弃疾殺公子比（公羊殺作弑）

左傳觀起之子從在蔡以蔡公（弃疾）之命召子干（公子比）子晳（黑肱）及郊而告之情强與之盟入襲蔡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於鄧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以入楚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公子弃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觀從謂子干曰不殺弃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觀從）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弃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二子皆自殺丙辰弃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

公羊傳此弑其君其言歸何歸無惡於弑立也歸

無惡於弒立者何靈王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弃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衆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其意不當則曷爲加弒焉爾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弒何言將自是爲君也

穀梁傳當上之辭也當上之辭者謂不稱人以殺乃以君殺之也討賊以當上之辭殺非弒也比之不弒有四取國者稱國以弒楚公子弃疾殺公子比比不嫌也春秋不以嫌代嫌弃疾主其事故嫌也

十有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冬葬許悼公

左傳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弒也曷爲不成

于弒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弒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弒焉爾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

穀梁傳曰弒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弒也不弒而曰弒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曰卒時葬不使止爲弒父也

二十有七年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左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楚救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僞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於胷遂弒王

定公

十有三年冬薛弑其君比

哀公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弑蔡侯申（弑左公二傳皆作殺）蔡公孫辰出奔吳

左傳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二年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承與懲通）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鍇後進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經書蔡公孫辰出奔吳明弑蔡侯申者公孫辰也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二人皆辰之黨可知）

公羊傳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賤乎賤者也賤乎賤者孰謂謂罪人也（公羊不信國史亦不詳玩經文止據師傳而說故其失如此）

穀梁傳稱盜以弑君不以上下道道也內其君而外弑者不以弑道道也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

六年秋七月庚寅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荼公羊作舍）

左傳八月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遂行逮夜至于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公使朱毛遷孺子于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

公羊傳弑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爲諼也此其爲諼奈何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何注于諸寘也齊人語）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于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爲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于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闖丑鴆反又丑今反見貌說文引公羊作覘然注云覘暫見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弑舍

穀梁傳陽生入而弑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

陽生君荼也其不以陽生君荼何也陽生正荼不正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入者內弗受也荼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荼也

春秋之初四方亂獄未聞告亂于宗周猶來告亂于宗國隱公四年春衞州吁弑其君衞人來告亂盍以魯爲列國之宗而來告也隱公不能會諸侯往而成之則宗國之微自隱公始桓公二年宋督之亂亦來告可知桓公乃假成之之名而取賂焉由是宗國益微不可復振矣宋兩弑君（宋督宋萬）晉一弑君（卓子）凡三書及所以旌死難之臣也魯弑子赤曷爲叔仲惠伯不書於春秋叔仲惠伯者子赤之傅也公子遂欲立宣公叔仲不可其不可奈何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曰君幼如之何叔仲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故先殺叔仲而後弑子赤使叔仲生而存則子赤不可得而弑也叔仲可謂義形于色矣然則曷爲不書于春秋春秋尊宗國君弑則隱而不書故叔仲惠伯亦不得牽連而書說者謂死無補于君故不書則孔父仇

牧荀息有何補於君而書於冊哉然則曷爲不書卒書卒則無以表其節也且書卒則嫌與公子牙同故不書然則曷爲不書刺大夫命於天子不得專殺故列國殺大夫雖有罪亦直書以譏之惟魯殺大夫則書刺所以尊宗國故曰君臣未嘗相弑也謂君不稱弑臣不言殺也刺者有辠乃刺之雖無辠亦必有說（如不卒戍刺之）則又何說而刺叔仲惠伯乎此叔彭生死難之節所以不著於春秋雖闕於經而特詳於傳所以發潛德之幽光也（或謂齊召忽傅子糾魯叔仲傅子赤此兩人之死皆所謂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其說信乎曰否不然子糾非君亦非適故召忽不得爲死難之臣子赤乃文公之適文公薨而子赤既爲君矣死君難義也或又從而訾之俗儒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此哉）弑君曷爲或稱名或稱國稱國謂專國者晉之專國者欒書故稱國欒書弑厲公猶趙盾弑靈公盾直稱名書獨隱其名而稱國則晉之董史失其官矣董史失其官曷爲孔子不正之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又曰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然則其義安在稱國者其義不稱名者其文仍其文而存其義弑州蒲者欒書弑庶其者莒僕弑王僚者吳光皆稱國獨薛無史薛弑其君比則未有聞焉人皆知郤至之

伐莫知欒書之姦左氏雖虛張郤至之伐仍不能掩其忠雖盛稱欒書之美仍不能掩其惡成公十有七年十有二月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穀梁子曰自禍於是起矣三郤不死厲公不弑欒書所畏而忌者惟郤至耳殺三郤者非胥童乃欒書也鄢之戰欒書請俟齊魯之師郤至獨以爲不可楚有五間急擊勿失於是敗楚師於鄢陵欒書是以畏而忌之旣戰獲楚公子發鈎欒書陰誘發鈎使譖郤至由是發鈎如其言以告厲公公問欒書書曰臣固聞之且云郤至欲爲難使郤犨綏齊魯之師而已勸君戰戰敗將納孫周公惑之乃使郤至聘于周（時悼公在周）而書又陰使人說孫周使見郤至郤至不知其謀而見孫周公使覘之以爲信遂使胥童殺三郤郤錡欲以其黨攻公郤至不可至死不敢爲難奉君命也可不謂忠乎欒書旣殺三郤遂弑厲公乃納孫周而立之是爲悼公欲爲難而納孫周者書之志也顧以此誣郤至郤至死而其志得行處心積慮十餘年而後成其姦甚矣故春秋數稱晉欒書帥師一救鄭（成公六年）一侵蔡（八年）一伐鄭（九年）明其國也及厲公死（十有八年）而書乃弑

君之賊其名絕不復見矣晉人不知其姦反頌其德比之召公而書之惡仍不可掩故餘殃終及其孫事詳內外兩傳而我特斥其惡者所以誅姦諛於旣死也穀梁謂弑君賤者窮諸人言稱人者賤之文公十有六年冬宋人弑其君杵臼杵臼者宋昭公弑昭公者乃其君祖母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古乘與甸通周禮稍人掌丘乘之政帥甸猶帥乘是時昭公田孟諸故襄夫人使稍人帥乘攻而殺之稍人乃下士謂之賤可以君祖母之尊又王姬之貴跳介於其國國人莫敢不從而謂之賤可乎自古婦人不與國政婦人而與國政者未有不亡國敗家者也宋平公殺其子可直斥宋公襄夫人殺其孫不可直斥君祖母直斥君祖母則名不正而言不順辭窮故稱人以賤之以君祖母王姬之尊且貴而與賤者同辭此春秋之特筆後世君母臨朝而擅廢置其君之柄者亦當以春秋爲鑒焉宋昭公無道傳無實蹟晉厲公無道外傳謂無德而功烈多服之者衆晉靈公不君旣無德亦無功服之者寡故力不能殺趙盾厲公力能殺欒書而惑於其姦猶豫不決災及其身且趙盾數

諫盜公而欒書未聞一言規誨故趙盾猶不失爲賢大夫欒書之姦如後世魏之司馬懿父子故愚表而出之以待後之學者文公十有四年九月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此未踰年之君也曷爲直稱君踰年稱君者緣孝子之心不忍當君位也在朝之臣固已北面稽首而君之矣。國之人亦莫不奉以爲君其誰曰非君也然則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曷爲不直稱君而曰君之子奚齊不正獻公殺其世子又逐其二子而立奚齊國人諱然不服莫以爲君在朝之臣亦未聞有君之者君之者

惟荀息。人而已故春秋特書君之子言獻公以爲子國人不以爲君也公羊謂弑未踰年君之號失之然則里克殺卓子曷爲直稱君踰年矣雖不正安得不稱君（殺奚齊在僖公九年冬弑卓子在十年春王正月）左氏以爲殺奚齊在僖公九年冬十一月弑卓子在是年十一月似傳誤當舍傳從經或云傳據夏時經從周歷晉未之前聞哀公四年春盜弑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明弑蔡侯申者公孫辰也傳稱公孫翩。明辰使翩弑之此連而書者與魯慶父弑閔公宋萬弑殤公同而經稱盜何也蔡人以盜赴故稱

盜又蔡昭公將如吳明不在國而在塗則其稱盜也亦宜傳稱文之鍇殺公孫翩經書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明皆辰之黨而辰獨出奔譏失盜也左傳謂蔡人逐之則慶父亦魯人逐之可知不殺之而逐之是爲逸賊宋萬出奔陳宋人力不能討也故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宋萬之黨帥師圍亳而蕭叔大心與羣公子以曹師討之仍不能殺萬使萬逸奔陳春秋猶書以示譏魯季友力能討慶父乃不討而緩追逸賊使慶父出奔莒君子謂季友有無君之心當坐與聞乎弑之辠雖

酖叔牙縊慶父其功未足以掩其辠也公羊以爲親親之道既名爲賊何謂親親失之甚矣穀梁子曰君弑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季友志立僖公其志同乎慶父故魯之亂實季友養成之又爲叔牙慶父立後是爲三桓其後遂四分公室有王者作其能免于戮乎襄公二十有九年閽弑吳子餘祭不稱盜而稱閽何也周禮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皆刑人也守門謂之閽左傳謂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閽明非刑人乃俘囚安知其非諜也故春秋

備書之以爲戒云（許世子止已見易說故于此不復說）

隱公（隱公三年周平王之五十一年）

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杜預曰周平王也襄二十九年傳曰鄭上卿有事使印段如周會葬今不書葬魯不會）

左傳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

公羊傳曷爲或言崩或言薨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左傳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使公子馮出居于鄭（馮穆公子莊公）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

穀梁傳諸侯日卒正也

冬十有二月癸未葬宋繆公（繆左傳作穆古通用）

公羊傳葬者曷爲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渴猶急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慢不以禮）過時而日隱之也（隱猶痛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此當時何危爾宣

公死繆公立（繆公者宣公之弟舍其子而立弟）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曰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宣公之子）莊公馮弑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

穀梁傳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元年左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

四年春王二月戊申衛祝吁弑其君完

五年夏四月葬衛桓公

左傳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衛人殺祝吁而立晉亂定乃葬桓公）

穀梁傳月葬故也

七年春王三月滕侯卒（晉獻公惠公未嘗同盟而卒名赴於周也宿男同盟滕侯杞子來朝而卒不名國小而微不能上達於天子故不名君崩臣名臣死赴於君必稱名古今之通義也或云臣子赴君父以名見殷之禮周人諱名其赴必不以名不以名者謂赴於同盟之國也安有赴於天子而不以名者乎其說不通）

左傳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

公羊傳何以不名微國也微國則其稱侯何不嫌

也春秋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

穀梁傳滕侯無名少曰世子長曰君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

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穀梁傳諸侯日卒正也

辛亥宿男卒

穀梁傳宿微國也未能同盟故男卒也

八月葬蔡宣公

公羊傳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卒當赴告天子君前臣名）而葬從主人（不赴告天子故從臣子辭）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赴天子）而葬不告（不告天子）

穀梁傳月葬故也（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不書葬傳見前）

桓公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左傳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佗桓公弟五父也免桓公太子）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陳亂先伏于隱之七年十二月作于桓之五年正月六年秋經書蔡人殺陳陀而立厲公甲戌己丑前後相距十六日日異月同杜預以爲日異月亦與長歷焉足信乎）

公羊傳曷爲以二日卒之怴也（怴者狂齊人語）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死仰屍見漢書謂甲戌亡不知所在己丑乃得其屍）君子疑之故以二日卒之也

穀梁傳鮑卒何爲以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也

夏葬陳桓公（明陳佗葬之而稱會葬）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

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

十有一年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桓王十九年）秋七月葬鄭莊公

十有二年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厲公也何休以爲佗子）冬十有一月丙戌衛侯晉卒（上有丙戌此重書）

穀梁傳再稱日決日義也

十有三年三月葬衛宣公

十有四年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十有五年三月乙未天王崩（桓王崩莊王立桓王在位二十三年崩魯桓十）

六年莊王元年在位十有五年魯莊之十有二年莊王崩魯莊之十有三年釐王元年在位五年崩春秋崩葬皆闕杜預以爲王室微弱不能下達諸侯非也或謂莊釐崩葬孔子削之其說尤悖爲此說者以齊桓尊王爲虛文春秋辨名實無實而有名故削之以齊桓尊王爲虛文可也乃并其虛文而去之可乎如其說吾恐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必將無所不至矣且不貶齊桓反削天王之崩葬不亦悖乎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十有七年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癸巳葬蔡桓侯（春秋外諸侯卒稱名蒞天下之辭及其葬也稱公臨一國之辭學者好異說以蔡桓稱侯爲得禮罪書葬說我無取焉經文之誤其理易知故不復辨）

十有八年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莊公（莊公元年桓王四年）

元年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冬十有二月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莊王六年）

左傳緩也（七年乃葬故曰緩）

公羊傳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蓋改葬也（案宣三年書改卜此何不書改葬）

穀梁傳曰改葬也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或曰郤尸以求諸侯天子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何必焉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義不疑也志葬故也危不得葬也曰近不失崩不志崩失天下也

八年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九年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凡諸侯葬皆曰葬某國某公趙匡曰志我大夫之往會也莊九年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先是夏公伐齊後是八月復及齊師戰我大夫不往會可知然則春秋亦有不往會而書葬者矣趙匡又曰會葬禮也凡卒不書葬者皆譏內之不會葬齊襄與我不共戴天之讎我大夫往會其葬可謂禮乎然則齊襄何以書葬齊人討賊而葬其君我雖不往亦書葬春秋天子之事也趙匡以爲魯史故有我不往會不書葬之說豈其然）

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邾子克卒（釐王四年也明年王崩魯莊十七年）

（惠王立魯莊十八年惠王元年）

穀梁傳其曰子進之也

二十有一年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惠王四年）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三年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葬曹莊公

二十有五年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三十有一年夏四月薛伯卒

三十有二年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閔公（閔公元年惠王十有六年）

元年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二年秋八月公薨不地不書葬與隱公同）

僖公

四年夏許男新臣卒八月葬許穆公

左傳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于是有以衮斂

穀梁傳諸侯死于國不地死于外地死于師何爲不地內桓師也

七年秋七月曹伯班卒冬葬曹昭公

八年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惠王在位二十五年崩）

左傳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襄王元年）

左傳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襄公背殯爲無哀是則然矣書卒不書葬是愈彰其惡也又焉能諱之）

九月甲戌晉侯詭諸卒（案是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甲戌晉侯詭諸卒此公羊經文也左穀二家甲戌誤爲甲子杜預安爲之說孔氏亦附會而妄爲之疏不滿一笑）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夏四月葬陳宣公

十有四年冬蔡侯肸卒

穀梁傳諸侯時卒惡之也（糜信云肸父哀侯爲楚所執肸不附中國常事父讎故惡之）

十有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穀梁傳此不正其日之何也其不正前見矣其不正之前見何也以不正入虛國故稱嫌焉爾

十有八年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二十有三年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左傳夏五月宋襄公卒傷于泓故也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盈乎諱也

穀梁傳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

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爲人君而棄其師其民孰以

爲君哉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莊二十七年稱伯今稱子蓋爲時王所黜）

左傳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不書名未同盟也

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

（謂未同盟）不然則否辟不敏也

二十有四年冬晉侯夷吾卒（文公定位而後告喪）

二十有五年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秋葬衛文公

二十有七年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

齊孝公

二十有八年六月陳侯款卒

三十有二年夏四月己丑鄭伯接卒（接左穀二傳皆作捷）冬十

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夏四月癸巳葬晉文公

穀梁傳曰葬危不得葬也

冬十有二月乙巳公薨于小寢

穀梁傳小寢非正也

文公（文公元年襄王二十有六年）

元年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左傳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

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或云緩作主謂文二年作主故曰緩）

（此說是也杜預乃云僖公薨在前年十一月經書十二月爲誤僖公十一月如齊十二月至自齊於是月乙巳日薨何誤之有杜預本不知歷乃依春秋所書日月作長歷及求之不合乃云是月失閏求之又不合乃云是年兩失閏魯人覺之一年頓置兩閏其妄如此故改經以就其說妄之妄者也）

五年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冬十月葬晉

襄公

七年夏四月宋公王臣卒（何注不書葬坐殺大夫不日者內娶略）

左傳宋成公卒昭公即位而葬（觀傳似宋亂故不書葬）

八年秋八月戊申天王崩（襄王在位三十有三年崩頃王立文九年頃王元年）

九年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八年冬公孫敖如京師弔周喪也不至而復奔莒故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左傳莊叔如周葬襄王

公羊傳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

我有往者則書（何注謂使大夫往也惡文公不自往故書葬以起大夫會之）

穀梁傳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

不疑也志葬危不得葬也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楊士勛曰春秋之世有十二王志崩者九書葬者五王室不赴諸侯不會故也志崩九者平王桓王惠王襄王匡王定王簡王靈王景王書葬五者桓王襄王匡王簡王景王其莊王僖王頃王三者不志崩明王室不赴）

秋八月曹伯襄卒冬葬曹桓公

十有三年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子蘧篨卒（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則會葬不會葬可知）

十有四年（是年頃王崩在位六年左傳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不赴則不書懲不敬也）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不書葬者潘立儲嗣不明至使臨葬更相篡弒）

（或云商人乃桓公子而何休云乍欲立舍乍欲立商人但以商人爲昭公子何氏不信左傳故也）

十有八年（匡王四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秦伯罃卒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宣公

二年冬十月乙亥天王崩（匡王在位六年崩定王立）

三年春王正月葬匡王（四月而葬速）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繆公

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稻卒（世本秦共公）

九年九月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何氏休謂不書葬者故篡也）

公羊傳扈者何晉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卒于會（九月會于扈）故地也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

穀梁傳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十年夏四月己巳齊侯元卒六月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十年五月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公羊傳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辭也

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

十有四年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秋九月葬曹文公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十有八年秋七月甲戌楚子旅卒（旅穀梁作呂）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成公（成公元年定王十有七年）

元年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二年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遫卒（遫左穀二傳作速）
左傳八月宋文公卒九月衛穆公卒
三年春王正月辛亥葬衛穆公二月乙亥葬宋文公
四年三月壬中鄭伯堅卒夏四月葬鄭襄公
五年冬十一月己酉天王崩（定王在位二十一年崩簡王立）
左傳十一月己酉定王崩（經蟲牢盟在後傳在前必有一誤）
六年夏六月壬中鄭伯費卒（左傳鄭悼公卒）
九年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十年五月丙午晉侯獳卒（何氏云不葬者殺大夫趙同趙括）
十有三年夏五月曹伯廬卒于師（是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而不言其地故曰卒于師）
左傳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
穀梁傳閔之也公大夫在師曰師在會曰會
冬葬曹宣公（穀梁傳葬時正也）
左傳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辠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莒子書卒者二弑者二皆不書葬）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秦伯卒（桓公）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夏六月宋公固卒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穀梁傳月卒日葬非葬者也此其言葬何也以其

葬共姬不可不葬共公也葬共姬則其不可不葬共公何也夫人之義不踰君也爲賢者崇也
十有六年夏四月辛未滕子卒（左傳滕文公卒何氏休曰滕始卒于宣公日于成公不名邾婁始卒于文公日于襄公名與葬于昭公是以知滕小）
十有七年十有二月丁巳朔邾子貜且卒
十有八年（簡王十有三年○竹書簡王十二年楚共王會宋平公于湖陽案左傳是年楚子伐宋取朝郟侵城郜取幽丘伐彭城而納魚石焉未聞與宋平公會于湖陽也）八月己丑公薨于路寢十有二月丁未葬我君成公

襄公

元年九月辛酉天王崩（簡王在位十有四年崩靈王立）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秋七月戊子葬陳成公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秋葬杞桓公

左傳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孔疏僖二十三年杞成公卒用夷禮書杞子卒不名世本杞桓公乃成公之弟成公卒而桓公立至此七十一年）

七年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

邾子于鄬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鄵（髡頑公穀二傳作髡原鄵二傳作操。鄭僖公之卒于鄵也三傳皆言弒而春秋不書何也春秋天子之事而書弒其君者春秋臨天下之辭不然一國之至尊本無弒道安得直稱弒哉故告則書不告則否告者告亂也必先告于天子及同盟之國天子必先命討士往而成之成之者聽而斷之然後首從分焉如晉弒靈公趙盾爲首趙穿爲從書其首不書其從故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皋如首從未分則稱國莒弒其君庶其晉弒其君州蒲是也如其首賤者稱人賤之賤者稱盜如不告亂而告終則因其赴辭而書卒豈獨鄭僖一人而已乎）

八年夏葬鄭僖公

左傳鄭僖公將會于鄬子駟相及鄵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僖公子）

公羊傳操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其大夫弒之曷爲不言其大夫弒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鄭伯將會諸侯于鄬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爲義則伐我喪（据城虎牢）以中國爲彊則不若楚於是弒之鄭伯髡原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賊未討何以書葬爲中國諱也

穀梁傳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致其志也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爲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其見以如會卒何也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弒而死其不言弒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日卒時葬正也

十有二年秋九月吳子乘卒（何氏休曰至此卒者與中國會同本在楚後卒

（皆不日吳遠于楚）

左傳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

十有三年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楚共王）

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左傳秋邾人伐我南鄙（十五年秋）使告于晉晉將爲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

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改服修官烝于曲沃（嗣喪禮壞杜預謂既葬除喪悖甚矣）警守而下會于溴梁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瞯卒（瞯左傳作牼）

十有八年冬十月曹伯負芻卒于師（是月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等同圍齊而不言其地故曰卒于師）

穀梁傳閔之也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葬曹成公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左傳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即位是時齊亂太子光位定而後發喪）冬葬齊靈公

二十有三年三月己巳杞伯匄卒夏葬杞孝公

左傳二十三年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爲鄰國闕

二十有五年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

左傳吳子諸樊伐楚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吳子門焉牛臣隱于短牆以射之卒

穀梁傳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也于巢者外乎楚也（不在楚）門于巢乃伐楚也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其見以伐楚卒何也古者大國過小國小國必飾城而請罪禮也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

二十有六年八月壬午許男寧卒于楚冬葬許靈公（是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而葬許靈公）

左傳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于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氾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二十有八年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在位二十有七年崩景王立左傳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懲過也）乙未楚子昭卒（楚康王晉博士謝攸孔衆以爲乙未閏月之日范甯亦云然）

二十有九年夏五月庚午衛侯衎卒秋九月葬衛獻

公

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冬十月葬蔡景公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

穀梁傳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卒而葬之不忍使父失民於子也

三十有一年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左傳公作楚宮何氏休曰公朝楚好其宮歸而作之故名）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

昭公（昭公元年景王四年）

元年六月丁巳邾子華卒秋葬邾悼公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麇公穀二傳作卷○使赴于鄭曰共王之子圍爲長此告終稱嗣之辭）

左傳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荀子曰以冠纓絞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廄尹子晳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犂于郟葬王于郟謂之郟敖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原公羊作泉）夏叔弓如滕

五月葬滕成公

五年秋七月戊辰秦伯卒

公羊傳何以不名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其名何（据嬰稻名嬰卽罃）嫡得之也（獨嬰稻以嫡立）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葬秦景公夏葬杞文公

七年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是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左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

子畱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畱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癈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畱夏四月辛亥哀公縊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葬陳哀公（滅國不葬陳哀公獨書葬似楚靈葬之而告於諸侯也左傳以爲陳之臣袁克葬之亦必有據蓋袁克請于楚而楚許焉則仍楚葬之矣）

左傳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經書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悼太子之子）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輿嬖袁克殺馬

毀玉以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既又請私私於幄加絰於顙而逃

穀梁傳不與楚滅閔公也（滅國不葬閔之故書葬以存陳）

十年秋七月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十有二年三月壬申鄭伯嘉卒五月葬鄭簡公

十有三年冬十月葬蔡靈公（先是八月蔡侯廬歸于蔡）

左傳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太子（太子有）之子廬（平侯）歸于蔡禮也悼太子（偃師）之子吳（惠公）歸于陳禮也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

穀梁傳變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弒君不葬滅國不葬然且葬之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也

十有四年三月曹伯滕卒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十有六年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左傳秋八月晉昭公卒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秋葬曹平公

二十年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二十有二年夏四月乙丑天王崩（景王在位二十有五年崩王子猛立未踰年卒敬王立）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左傳王子朝有寵於景王欲立之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單劉不欲立子朝）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六月丁巳葬景王（是時王室亂葬故速）

二十有三年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三十[illegible]蔡侯朱出奔）

楚左傳謂費無極取貨于東國而令蔡人出朱而立之東國者隱太子之子平侯之弟朱之叔父也東國既立不知何故卒于楚左氏無傳何氏謂東國篡立故不書葬穀梁二十一年冬蔡侯東出奔楚經文與二傳異且云東者東國也似東出奔楚故卒于楚雖於經文爲順然以東爲東國亦未安左氏據國史作傳必非臆說當從之

二十有四年秋八月丁酉杞伯郁釐卒冬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宋地）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左傳楚平王卒乃立昭王）

二十有七年冬十月曹伯午卒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寧公羊皆作甯）

三十年（敬王八年）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

三十有一年（晉定公元年）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秋葬薛獻公

三十有二年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定公

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三年三月辛卯邾子穿卒秋葬邾莊公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六月葬陳惠公五月杞伯成卒于會（三月杞伯與諸侯會于召陵侵楚五月盟于皐鼬）秋七月葬杞悼公

八年三月曹伯露卒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

九年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六月葬鄭獻公秋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

十有四年五月於越敗吳于醉李吳子光卒（醉左傳穀梁作檇）

十有五年（敬王二十有五年）夏五月壬申公薨于高寢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稷乃克葬（是年）

五月邾子來奔喪九月滕子來會葬公羊云奔喪非禮也何氏休曰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邾婁與滕無服故以非禮書○稷左氏公羊皆作昃

左傳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

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

哀公

二年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冬十月葬衛靈公

三年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四年春王三月庚戌葬秦惠公（是月庚戌盜殺蔡侯申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滕頃公

五年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閏月（十二月閏）葬齊景公

公羊傳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謂喪服大功以下當以閏數）喪曷爲以閏數喪數略也（以恩殺并數閏）

穀梁傳不正其閏也（閏乃附月之餘喪事不數）

六年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八年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十年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左傳齊人弒悼公）五月葬齊悼公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

十有一年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毋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十有三年夏許男戌卒（戌左氏穀梁作成）秋葬許元公（敬王三十有九年哀公十有四年獲麟之歲也）

春秋終始十三王始于平王之四十九年終于敬王之三十九年志崩九志葬五崩葬全闕者三凡十二王敬王享國四十四年崩葬在春秋後故不數而釐王三年齊桓始霸其崩也當魯莊之十七年齊桓尊周室而春秋不志崩安見其尊周室也不志崩者諸侯不奔喪不志葬者諸侯不會葬莊王釐王惠王皆當齊桓之時莊

王十二年魯莊之九年齊桓得國魯莊十二年莊王崩是時霸圖方始未見信於諸侯及十三年會于北杏而諸侯猶疑之未暇謀王室也故前年莊王之崩春秋不志北杏之會皆諸侯而貶稱人及釐王四年魯莊之十六年諸侯同盟于幽霸業成矣（莊十五年當釐王三年諸侯會于鄄左傳曰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乃有心于糾合全無志于尊周故魯莊十七年釐王之崩春秋仍不志穀梁子曰不志崩失天下也周失天下其存者惟號與祭實賴齊桓扶持而推戴之乃莊釐兩王未聞推戴及其崩也既不會葬復不奔

喪則齊桓之志荒矣何以知之以春秋不志崩知之魯（人不往故不志崩齊爲盟主齊人往魯人安敢不往而春秋焉得不書于策哉）傳曰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豈其然乎及魯僖八年惠王之崩也始志于春秋故傳曰盟于洮謀王室也則前此未暇謀王室益信而惠王之崩春秋惟志崩而不志葬則我不能無疑焉穀梁謂天王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義不疑也危不得葬故志葬此曲護齊桓而爲之說如其說則惠王崩有太叔帶之難襄王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定位而後發喪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可謂危不得葬矣曷

爲而不志葬哉文九年莊叔如周葬襄王何氏休謂惡文公不自往而使大夫往會然則不志葬者皆魯侯自往故不使大夫往會乎春秋何不一書之以爲後法襄三十二年公薨滕子來會葬定十五年公薨邾子來奔喪滕子來會葬皆書于冊何氏休又謂此以非禮書禮惟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自隱至哀未見有奔天子之喪而會其葬者則又何說曰此常事不書過時書不及時書我有往者則書莊二年葬桓王七年乃葬此過時書宣三年葬匡王四月而葬襄元年葬簡王五月而葬昭二十二年葬景王三月而葬此不及時書襄二十八年左傳鄭使印段如周葬靈王此我無往者故不書昭二十二年叔鞅如周葬景王此我有往者故書我不知魯無往者爲禮乎抑魯有往者爲禮乎穀梁子曰周人有喪魯人亦有喪周人往而魯人不往周人曰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必親之者也然則諸侯有喪未葬而天王崩不得奔喪亦不得遣使故將奔天王之喪有不及時而葬者禮惟祀上帝越紼行事奔喪必踰時而後返故不得越紼而行吾

聞盟主會諸侯有背殯而往會之未聞天王崩有背殯而往奔之蓋春秋徒知有盟主不知有天王久矣而漢儒之議禮者又云天子崩諸侯奔喪分爲三部有先奔者有中來者有在後而會送者三部之外又有居其國竭盡所供以助喪事者春秋平王崩隱不歸賻襄王崩文不貢金（貨財曰賻求金猶求賻）安得有竭盡而供喪事者哉我以爲天王之喪春秋不志葬并不志崩者傷天下之無王也（周衰禮壞左傳據春秋實事故天王之喪使大夫往身不自行杜預以爲禮失之甚）春秋有臨天下之辭有臨一國之辭有臨一家之辭臨一家者

大夫之事臨一國者諸侯之事臨天下者天子之事諸侯不生名死則名之（失國名如紀侯大滅同姓名如衛侯燬）此臨天下之辭也葬則雖伯子男皆稱公此臨一家一國之辭也至尊不名有天下之至尊故天王不名有一國之至尊故臣不名君有一家之至尊故子不名父尊君薨稱公而不名蓋臣子不名君父從一家一國之辭亦如天王不名而不爲僭焉左氏謂列國同盟故赴以名非也雜記曰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不稱薨亦不稱名赴以名者惟赴於天子故春秋志諸侯之卒臨之以天下

而稱名其有不名者惡無禮也杞子不名夷之宿男不名賤之秦伯不名狄之其後滕杞皆名秦惟罃稍名餘皆不名則秦之無禮爲尤甚矣旨爲楚子名而秦伯不名楚國有書其文甚美秦不好學焚書坑儒蓋其家法然也秦穆悔過君子取之故秦誓編於書三良徇葬君子讀黃鳥之詩而悲之故春秋卒楚莊而不卒秦穆後世稱爲虎狼秦又曰無道秦有以夫任好之卒不志於春秋也諸侯或日卒或月卒或時卒公穀二傳皆有說其以二日卒者惟桓五年陳侯鮑而已是時陳亂故再

赴再赴者告亂之告也春秋惟一書王室亂（昭二十二年）列國來告亂則直書其事而不書亂書亂則嫌與王室同且書亂則不日（昭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不日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乃書日陳佗之亂與此同）以亂非一朝一夕之事故不日（惟弒君日餘不日）兩書日則非亂明矣或曰兩日之間有闕文我未之前聞也公羊穀梁皆有師傳本之子夏必非臆說公羊謂以兩日卒之怴也以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漢儒謂有狂易之病甚亡而死故甲戌日亡莫知所在己丑日乃得其屍（死加尸爲屍漢書作死讀爲尸古文也）說者謂匹夫或有

之人君必不然愚謂病而發狂何分貴賤古諸侯暗聾跛躄及惡疾皆不免所以尊君惟世子有惡疾則廢陳侯非惡疾乃病狂亦謂之負疾積有歲年已非一日矣病狂之人不可以君國子民陳之臣當告于王免之而立其子則安得有陳佗之亂乎故春秋如其再赴之日而書之蓋言君死不知其日所以辠其臣也春秋書卒于師者三（曹伯廬及負芻）卒于會者一（杞伯成）獨僖四年夏許男新臣卒是時許男從齊桓伐楚故左傳謂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

二等齊桓奉王命伐楚許男死于王事故男卒而葬之以侯先是微國滕侯宿男邾子皆卒而不葬許男卒葬兼書明齊桓請命于王而葬之是葬許男者齊桓也卒于會加一等卒于師加二等曷爲不書卒于師且諸侯死于國不地死于外皆地許男卒而不地如死于國然疑許近楚許男疾作而竊歸其國故不地亦不書卒于師此不信左傳鑿空而創爲異說蓋始于唐之趙匡以爲左氏紀事皆妄諸儒翕然稱之宋王介甫亦云三傳皆不可信不信三傳而顧信俗儒之異說其惑甚矣讀

春秋者當詳玩經文之上下不可獨摘一句而以私臆汩之成十三年曹伯廬從晉侯伐秦襄十八年曹伯負芻從晉侯圍齊皆不地不地故書卒于師許男新臣從齊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夏許男新臣卒是許男卒于陘也地在上故不重書非不地（猶日月在上不重書春秋之例皆然）禮君出疆有三年之戒以椑從必無疾作而歸之理且事未終而返是逃歸也逃歸其國而死乃以侯禮葬之加二等以其死王事而旌之有是理哉穀梁謂內桓師欲曲護齊桓而反次之卒于陘與卒于師何以別乎不

若左氏據國史作傳確然可信後之學者勿疑可也趙春秋惟力攻左傳全無發明雖宋儒稱其卓識吾無取焉莊王六年魯莊三年葬桓王或云緩葬或云改葬緩至七年學者疑之于是有郤尸以求諸侯之說似改葬近之春秋書改卜曷爲不書改葬曰改卜禮也改葬非禮也故不書改卜曷爲禮改葬曷爲非禮曰禮求吉之道三卜不吉故改卜卜葬之命曰無有近悔近悔者冢墓崩壞也古不修墓言愼于前不修于後修墓猶可改葬可乎故曰非禮也何以知之以周禮知之春官冢

人掌正墓位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遷而改之則昭穆亂矣墓位焉得正乎地官媒氏禁遷葬者謂禁民間之遷葬也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三曰族墳墓是葬各以其族焉可遷又焉可改而冢人亦有族葬之法故遷葬者媒氏禁之墓大夫掌其禁焉春秋魯改葬惠公鄭改葬幽公齊改葬莊公皆不書以知此改葬非禮也餘詳禮說

半農先生春秋說卷二終

半農先生春秋說卷三

後學 吳泰來 企晉
男 棟 定宇 校

隱公

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左傳作君氏說者謂君夫人氏吾不知君夫人氏隱之妻耶抑隱之母耶春秋正名不若是之無別也又云內諸侯之卒當稱名則外諸侯滕子薛伯杞子等曷爲皆不名而獨疑尹氏哉）

左傳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

爲公故曰君氏

公羊傳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何注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弑其君光）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何注時天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儐贊諸侯與隱交接故恩錄其卒范注云周禮大行人職曰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尹氏時在職而詔相魯人之弔者穀梁與此同而不言譏世卿似與公羊異）

文公

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

左傳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僖二十九年經書王人傳稱王子虎盟于翟泉卿不書皆稱人）

公羊傳王子虎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傳曰會葬禮也公羊謂叔服卽王子虎穀梁亦云然）

穀梁傳叔服也此不卒者也何以卒之以其來會葬我卒之也或曰以其嘗執重以守也（范注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叔服執重任以守國）

定公

四年秋七月劉卷卒（是年三月公會劉子等于召陵四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似劉子不與盟傳云及皐鼬將長蔡于衛衛侯使祝佗私于萇弘萇弘說告劉子乃長衛侯于盟杜預遂以爲劉子主盟注云卽劉蚠也世族譜伯蚠劉蚠劉文公劉狄劉卷劉子爲一人）

公羊傳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何氏休以爲劉子主會故以恩禮卒之不日者尹氏主喪爲重此主會輕）

穀梁傳此不卒而卒者賢之也寰內諸侯也非列土諸侯此何以卒也天王崩爲諸侯主也（范注昭二十二年景王崩嘗以賓主之禮相接）

葬劉文公

公羊傳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錄我主也

天子之外諸侯嗣也故卒稱爵內諸侯祿也故卒稱氏其王子弟則以王子爲氏或稱其采則以采爲氏（劉與畱通古文作畱春秋劉卷卽詩之畱子其采也則以采爲氏）皆不稱爵春秋志外諸侯之卒也詳志內諸侯之卒也略外諸侯之卒微而不名者凡五（隱七年滕侯隱八年宿男莊三十一年薛伯僖二十三年杞子成十六年滕子皆不名）皆小國微之故不名强而不名者惟一而凡四見焉（成十四年秦伯昭五年秦伯定九年秦伯哀三年秦伯皆不名）秦强國也惟罃稻名餘皆不名貶之故不名內諸侯之卒者三人尹氏王子虎劉卷其不名者尹氏一人而已或曰譏世卿也爲此說者蓋見周尹氏齊崔氏皆世卿或弒其君或亂王室春秋皆稱氏而不名故以爲譏世卿然則稱爵而不名者又何說而不名哉內諸侯卒而不名則爲之說外諸侯卒而不名則無說焉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宿男滕子薛伯秦伯杞子皆不名其卒也以爵卒尹氏亦不名其卒也以氏卒一也奚獨於尹氏而疑之諸侯卒名而葬不名卒告而葬不告告者告於天子故春秋志內外諸侯之卒皆臨之以天下而稱名微國不名者如宿如杞如

薛如滕皆淩夷衰微不能以其名達也其後晉主夏盟扶而存之因得以其名上達故滕杞薛皆名內諸侯之强如尹氏外諸侯之强如秦伯皆有跋扈不臣之心故春秋三書尹氏（尹氏卒尹氏立王子朝尹氏以王子朝奔楚）四書秦伯始終貶之而不名則聖人之情見乎辭矣尹氏左傳作君氏何也傳寫之訛也說者謂君之母氏故稱君氏而不稱姓其說雖合于左氏然左氏莊元年傳曰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然則不稱姓是絕不爲親也可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則其說不攻而自破矣以此知傳寫之訛也三傳皆可信擇其尤善者而從之尹氏主喪王子虎主盟劉卷主會故卒之又云王子虎卽叔服文元年來會葬者公穀二傳皆云然左氏謂卽僖二十九年盟翟泉者經書王人傳稱王子虎左氏据國史二傳本師傳其說孰是左氏謂同盟乃弔弔則書從之可也諸侯不奔喪尹氏焉得主喪古者束脩之問不出境王室大夫非有玉帛之使不與外諸侯交通春秋主會主盟不獨劉卷王子虎而獨卒此二人蓋來赴則往弔之故卒之來赴者以其嘗有玉帛之使者也尹氏獨無聞

似王室之重臣故貶而不名後之學者詳焉（詩曰王謂尹氏世臣也君前臣名臣死赴於王故名不臣故不名）

文公

元年二月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丁巳葬我君

僖公

左傳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杜預注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孔疏蘇氏云外卿來會葬不書此書者尊王使故特書之周禮內史中大夫天子大夫例書字）

公羊傳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

穀梁傳葬曰會（范注明非一人之辭）其志重天子之禮也

五年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召伯穀梁作毛伯）

左傳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公來會葬禮也

穀梁傳會葬之禮於鄙上（范注從竟至墓主爲送葬來楊疏舊解以爲叔服在葬前至先至魯國然後赴葬所毛伯後來先之竟上然後至魯國或云二者互言之未必先後至）

成公

十年五月丙午晉侯獳卒秋七月公如晉（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左傳秋公如晉（親弔）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茷未反（是春晉使糴茷如楚）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不書葬晉景公）諱之也

襄公

三十有一年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

左傳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癸酉葬襄公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

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對曰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由此觀之同姓之國有喪小國會葬大國雖盟主亦不見諸侯而行宴好之禮焉）

公羊無傳（何注云書會葬者與叔服同義）穀梁無傳（范注云會葬非禮左傳杜預注亦云然）

定公

十有五年夏五月邾子來奔喪（昭三十年左傳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

公羊傳其言來奔喪何奔喪非禮也（何注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

穀梁傳喪急故以奔言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穀梁范注邾滕魯之屬國近者奔喪遠者會葬於長帥之喪同之王者非禮也此據左傳而爲之說非穀梁義）

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至者奔喪會葬也天子之喪同軌畢至則天下莫有不至者矣不至者惟諸侯有喪未葬不得越紼而奔故古有問君喪而未奔爲位以哭之禮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此紀尊卑日數之差而天子于諸侯之喪也爵弁紂衣而哭其葬也復遣大夫往會之春秋兩書以爲後世法文元年葬僖公五年葬成風一使內史叔服一使召昭公三傳皆曰禮也（或云王不稱天爲貶則必以稱天爲褒何褒之有王天王天子一也）及襄王崩文公不奔喪亦使大夫會葬以報之（文九年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天王遣使來我亦遣使往則尊卑之等差安在哉我故曰春秋無王孔子修之故春必書王其存者惟號而已易曰渙汗其大號所以正位也位正則尊卑之等差亦正矣諸侯之喪惟同盟至謂

同盟之諸侯皆至未同盟則不往赴故不至而左氏昭三十年傳稱先王之制諸侯喪士弔大夫送葬昭三年傳稱文襄之霸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然則同盟至者乃卿大夫士非諸侯也而春秋兩書滕子來會葬（襄三十一年定十五年）一書邾子來奔喪（定十五年）公羊以爲奔喪非禮何氏休則云諸侯薨同姓奔喪異姓會葬邾婁非同姓故曰非禮穀梁謂喪急故言奔而不言非禮則古有是禮明矣如古無是禮則春秋必不書古有是禮而或失之則書以示譏說者謂晉景公之喪（成十年五月丙午晉侯獳卒不書葬）成公往弔晉于是止公使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葬然則晉成公之喪（宣九年九月辛酉晉侯黑臀卒不書葬）未聞宣公往弔曷爲而不書葬乎同姓之喪公往弔禮也晉人止公非禮也（成十年秋七月公如晉十一年春三月公至自晉）其辱在晉何辱之有魯人辱之君子則否襄二十九年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是時晉楚主盟楚强于晉故其葬而諸侯會之春秋于襄二十九年春特書公在楚在晉不書（昭十六年正月公在晉不書）而書在楚言在者猶公在乾侯非其地也

公如楚而適會其喪遂往弔之亦小事大之禮說者以魯不會天王之葬而辠之是則然矣遂謂諸侯不得弔同姓之喪豈其然或曰春秋同姓之國數十有喪而皆弔之是率天下而路也魯爲宗國晉爲盟主滕會魯葬魯弔晉喪不亦可乎如其非禮則春秋曷爲兩書於策哉大夫惟同位至同位謂同朝是大夫不得越國而奔喪也內大夫卒而不葬外大夫不卒（尹氏王子虎劉卷皆內諸侯也故劉卷卒葬兼書與外諸侯等公穀以爲外大夫失之）不往弔故不卒莊二十七年秋經書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原仲陳世卿詩所謂南方

之原也而魯季友會其葬禮歟非禮也非禮則春秋何以書古有大夫士私行出疆之禮此季友之私行也（記禮者皆孔子之徒似本春秋而爲之說故公羊以爲季友之私行孟子亦云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遊者則古有大夫士私行之禮明矣）或曰避內難而出如衛孫林父欲爲難蘧伯玉遂行從近關出懼難作故其行速魯有慶父之難將始萌芽季友焉得先避之而出乎司馬遷謂季友母陳女故如陳竝存以待後之學者（何氏休曰禮諸侯薨使大夫弔自會葬其說必有所据且與左傳同盟之說合）

隱公

四年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左傳州吁未能和其民厚（石碏子）問定君于石子（石碏）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

公羊傳其稱人何（据晉殺大夫里克俱弑君賊不稱人）討賊之辭也

穀梁傳稱人以殺殺有辠也祝吁之挈失嫌也其月謹之也于濮者譏失賊也（濮陳地水名）

桓公

六年秋八月蔡人殺陳佗

左氏無傳隱七年傳曰陳及鄭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壬申及鄭伯盟歃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良佐如陳涖盟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桓五年傳于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莊二十二年傳陳厲公蔡出也

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

公羊傳陳佗者何陳君也陳君則曷爲謂之陳佗絕也曷爲絕之賤也其賤奈何外淫也惡乎淫淫乎蔡蔡人殺之

穀梁傳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也其匹夫行奈何陳侯喜獵淫獵乎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何以知其是陳君也兩下相殺不道其不地於蔡也

史記陳世家陳桓公鮑卒桓公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桓公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爲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立五月卒立中弟林是爲莊公莊公七年卒少弟杵臼立是爲宣公

莊公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左傳初公孫無知虐於雍廩九年春雍廩殺無知

穀梁傳無知之挈失嫌也稱人以殺大夫殺有辠也

史記齊世家大夫高傒（齊正卿高敬仲）及雍林人殺無知

宣公

十有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董仲舒曰楚莊殺徵舒而稱人楚靈殺慶封而稱子何也曰莊王行賢徵舒辠重以賢君討重辠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正經春秋常於其嫌得者見其不得也是故楚莊弗予專殺而稱人楚靈以明慶封之辠而稱子）

左傳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徵舒之祖）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

公羊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外討也不與外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與也雖內討亦不與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爲無道者臣弒君子弒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

穀梁傳此入而殺也（先入陳而後殺夏徵舒）其不言入何也外徵舒於陳也其外徵舒於陳何也明楚之討有辠也

襄公

二十有三年冬十月晉人殺欒盈

左傳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自外犯君而入）

公羊傳曷爲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殺稱人者從討賊辭）

穀梁傳惡之弗有也

三十年秋七月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陸氏曰良霄不書復入志在復讐明非害國）鄭人殺良霄

左傳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

穀梁傳不言大夫惡之也

春秋討賊皆稱人衛州吁弑君之賊執之者陳人涖之者衛人而主之者衛石碏也君子謂衛有人焉濮陳地水名穀梁謂于濮者譏失賊非也州吁弑桓公而代之爲君矣而衛人不服故民未和位未定是時陳桓公方有寵于王而陳衛方睦欲朝陳使請於王而定其位故州吁如陳石碏老矣力不能討欲假手于陳以討之故使告于陳而陳人執之如譏失賊則當書陳人殺衛州

吁如蔡人殺陳佗而後可也不稱陳人而稱衛人謂之失賊可乎書於濮者言陳人亦欲殺之也齊無知之弑襄公猶衛州吁之弑桓公左氏謂殺無知者雍廩史遷謂殺無知者雍林人（雍廩史記作雍林人蓋地名或云齊大夫未聞）君子謂齊有人焉桓六年蔡人殺陳佗佗者陳之賊陳人佚之而蔡人討之尚可謂陳有人乎史遷以陳佗爲厲公則陳之君也（似別有據今不可考史遷必非臆造與左傳不合）公穀二傳皆以爲陳君莫以爲陳賊故不譏陳之失賊而止罪佗之淫而不君則似未得其實而春秋討賊之大義于是乎不明蓋陳之亂久矣伏于隱之七年發于桓之五年而陳侯鮑病狂亦非一朝一夕故鄭良佐如陳預知陳之將亂者蓋履霜馴至于堅冰越歲踰年足以養成其亂及陳侯疾革而亂作其傳爲甚亡莫知其死日則是君死而臣不知一國皆狂豈獨陳侯鮑哉故君子謂陳無人春秋特書蔡人殺陳佗者譏陳人之失賊也宣十一年陳夏徵舒之亂是時楚子實先入陳而後討賊春秋退入陳于後而進討賊于前蓋先褒之而後貶之先褒之者以爲陳人力不能討齊爲大國晉爲盟主亦長養弒君之

賊而晏然不一興師楚子獨能討而正之故先書討賊以褒之然內貪懷縣陳之心而外托爲討賊之義故後書入復書納以貶之人皆知稱人爲貶不知稱人爲褒討賊稱人者言人人皆欲討之乃天下之公心也俗儒据孟子春秋無義戰之說遂謂春秋有貶無褒固失之矣而莫知稱爵爲貶稱人爲褒尤失之（晉侯入曹楚子入陳皆貶也）欒范交惡而欒盈亡駟良交爭而良霄死亦與討賊同辭不亦甚乎凡大夫出奔非有君命不得反非君命而自外入者皆從討賊辭且大夫出奔非大夫矣不得從殺大夫之例雖非弑君賊而欒盈兵乘公門良霄介于襄庫是亦賊也故皆從討賊辭雖然猶有說欒盈者欒書之孫弑君賊也積不善者必有餘殃欒書幸免于戮而欒氏之族終滅于晉目之曰賊誰謂非宜良霄汰侈未聞逆蹟故其死也子産襚之枕之股而哭之又殯而葬之明非賊也亦從討賊辭者辭窮則同春秋固有辭同而事異者當分別觀之（或云良霄不書叛者將以滅國非直叛也如其說則春秋書叛者其辠輕不書叛者其辠重顛倒甚矣且駟良交爭而謂其有滅國之志不亦誣乎又云不言復入位未絕也亦非大夫出奔位已絕矣良霄之辠輕于欒盈其力亦弱于欒盈故不言復入）

閔公

元年秋八月季子來歸

左傳秋八月公及齊侯盟於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

公羊傳其稱季子何賢也（何注嫌季子不探誅慶父有甚惡故復于託君安國賢之）其言來歸何喜之也

穀梁傳其曰季子貴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范注大夫出使歸不書執然後致不言歸國內之人不曰來今言來者明本欲遂去同他國之人言歸者明實魯人也以亂故出奔國人思之今得還故皆喜曰季子來歸）

宣公

十有六年秋郯伯姬來歸

左傳秋郯伯姬來歸出也

成公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左傳四年春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

穀梁傳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

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公子季友歸自陳春秋曷

爲以婦人目之譏何譏爾莊公疾問後于叔牙對曰慶父材問于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季友曰夫何敢是將爲亂乎夫何敢是時季友義形于色儼然丈夫也遂酖叔牙而置慶父不問及慶父弒子般季友不討賊君臣之義誅不得避兄慶父辠大于叔牙季友力能誅叔牙豈不能誅慶父既不能誅又不能死反出奔陳所謂以死奉般者言猶在耳莊公死而背之君臣之義安在哉于是向之儼然丈夫者今則赧然一婦人而已矣故春秋以婦人目之曰季子來歸譏之也非嘉之也公羊以稱子爲賢尤失之凡先君之丈夫子女子子皆曰子故子叔姬與季子同稱子何賢之有或曰季友死則魯爲慶父之魯矣齊桓在則慶父焉敢盜有魯乎齊桓不難于殺哀姜又何難于殺慶父而慶父不死者實季友保全之也或曰慶父掌兵權季友焉能誅之說者徒見後世漢有南北軍唐有左右神策軍遂因之而作亂不知古者兵散于野將歸于朝有事則行無事則罷本無權也且慶父惟莊二年一帥師伐于餘丘于餘丘者邾之邑耳伐邑厲且吝安得有兵權

于餘丘爲邑伐邑見于易杜預妄說以爲國後人信之豈非惑慶父所恃者獨哀姜爲之內援哀姜通于慶父國人素知之故皆不服慶父外懼齊人之討內畏國人之議故于般弒不敢自立而立齊之甥閔公則其無能爲也亦明矣季友素得國人之心其來歸也閔公請之齊桓復之國人皆喜以爲季子既歸慶父必去乃久之不去慶父非不能去也謂去之不若留之使自斃及弒閔公然後加之以辠縊而殺之以說于國則季友之心尚可問乎其初莊公以爲可以託孤也而任之其後閔公以爲可以安國也請于盟主而復之季友一負莊公再負閔公人皆知其有大功于僖莫知其有大辠于魯蓋成風私事季友以其子僖公屬之故季友處心積慮欲立僖公而魯國之亂遂醸而成焉所謂天生季氏以貳魯侯者實自此始故其子孫遂分公室逐昭公而全無顧忌者皆其世傳之家法也我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

桓公

十有一年九月突歸于鄭

左傳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于莊公使

爲卿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于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于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公羊傳突何以名挈乎祭仲也其言歸何順祭仲也

穀梁傳曰突賤之也曰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

也

十有五年五月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左傳十五年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

公羊傳其稱世子何復正也（公侯在喪稱子伯子男在喪稱名故公羊子曰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言鄭伯爵與子男爲一等鄭忽出奔而稱名非貶也杜預乃云出則降名以赴妄矣鄭忽在喪故從伯子男之禮何降之有哉又云入則逆以太子之禮亦非也公羊以稱世子爲復正得之杜預既葬免喪之說尤爲悖逆人皆知之故不復辨）曷爲或言歸或言復歸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

穀梁傳反正也

許叔入于許（何氏休曰春秋前失爵在字例也）

穀梁傳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按隱十一年左傳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至是公孫獲去之久矣許叔乃得入于許）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左傳秋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

公羊傳櫟者何鄭之邑曷爲不言入于鄭末言爾（末者淺也）曷爲末言爾（據俱篡也）祭仲亡矣然則曷爲不言

忽之出奔言忽爲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祭仲亡則亡矣（是時祭仲尚存）

十有七年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左傳蔡桓侯卒（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

公羊無傳（何氏休曰稱字者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害季季辟之陳封人死歸反奔喪思慕三年卒無怨心故賢而字之）

穀梁傳蔡季蔡之貴者也自陳陳有奉焉爾（陳以力助）

六年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桓公十有六年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左傳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卽位（按桓十六年傳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公羊傳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犯命也其言入何篡辭也（何注不書公子畱出奔者天子本當絕衛不當復立公子畱因爲天子諱微弱）

穀梁傳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不逆天王之命也入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爲以王命絕之也朔之名惡也朔入逆則出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命絕之也

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或云小白兄也子糾弟也全無實據而以意說又云齊小白係之齊則小白當有齊也衛州吁齊無知皆當有國矣俗儒之論不通若此）

左傳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公羊傳曷爲以國氏當國也其言入何篡辭也

穀梁傳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以惡曰入齊公孫無知弒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于魯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又殺之于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

二十有四年冬赤歸于曹

左氏無傳（莫知赤爲何人辭同突歸于鄭蓋曹君也杜預以爲僖公亦無所據當闕之而存其名）

僖公

二十有八年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是年四月出奔楚）

左傳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六月晉人復衛侯

冬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左傳冬衛侯與元咺訟不勝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公羊傳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此執其君其言自何爲叔武爭也

穀梁傳自晉晉有奉焉爾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

左傳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于許

穀梁傳復者復中國也天子免之因與之會其曰復通王命也

三十年秋衛侯鄭歸于衛

左傳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爲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秋乃釋衛侯

成公

十有四年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七年冬出奔晉）

左傳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强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宗卿猶宗臣漢之宗臣蕭曹非同姓也杜預妄說故正之世本孫氏出于衛武公至林父八世衛先公之子孫多矣皆謂之宗卿可乎）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于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復其位）

十有五年秋八月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華元出奔晉實未嘗至晉也蓋挾晉以爲重魚石自止華元于河實懼華元以晉師討之故雖未至晉直書歸自晉則其情見乎辭矣說春秋者詳其事覈其文乃得其情則其義可知也）

左傳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澤爲司馬公孫壽之孫肥文公子）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石爲左師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刼子反以解圍有大功于宋故畏而止之）請討許之乃反（何氏休謂華元爲大夫山所踰出奔晉此繫空而爲之說不足信也）

十有六年曹伯歸自京師（十五年三月癸丑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范氏甯曰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伯討也今以侯執伯故曰惡之）

左傳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故討之）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遂逃奔宋十六年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

公羊傳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

于曹何也易也其易奈何公子喜時在內也公子喜時在內則何以易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其言自京師何言甚易也舍是無難矣

穀梁傳不言所歸歸之善者也出入不名以爲不失其國也歸爲善自某歸次之

十有八年夏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十五年宋魚石出奔楚華元陽止之而實陰逐之則宋之亂華元釀成之也華元挾晉魚石挾楚魚石信爲叛人矣華元豈非宋之姦雄哉是時楚戍彭城晉悼初立討魚石而以彭城歸之宋魚石不言叛則華元亦有辠焉）

左傳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

襄公

二十有三年夏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二十年秋出奔楚）

左傳二十年陳侯之弟黃（穀梁作光）出奔楚言非其辠也公子黃將出奔呼于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二十三年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于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左傳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范宣子奉公以如固宮欒氏乘公門范鞅用劒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公羊傳曲沃者何晉之邑也其言入于晉入于曲沃何欒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也

二十有五年秋八月衛侯入于夷儀（十四年夏出奔齊）

左傳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八月衛獻公入于夷儀

公羊傳陳儀者何（夷公羊作陳）衛之邑也曷爲不言入于衛諼君以弒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左傳孫文子在戚孫嘉聘于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國卽襄）甯子出舍于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卽剽）及大子角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辠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左傳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

公羊傳此諼君以弑也其言復歸何惡剽也曷爲惡剽剽之立於是未有說也（左傳孔疏曰剽是穆公之孫黑背之子子獻公爲從父兄弟成十年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傳云衛子叔黑背侵鄭是黑背字子叔卽以字爲氏也襄元年衛侯使公孫剽來聘傳云衛子叔來聘是稱其族剽無謚而經書弑其君未見其惡剽也范氏云以公孫立于是位爲非其次然喜旣奉之爲君矣又安得惡之）然則曷爲不言剽之立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也（范氏云剽立無惡則衛侯惡明矣）

穀梁傳曰歸見知弑也（辛卯弑剽甲午便歸待弑而已故得速）

三十年秋七月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

昭公

十有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

左傳（公子比之歸也觀從以蔡公之命召之）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族盡親叛無數而動爲羈終世亡無愛徵共有寵子國有奧主（謂蔡公棄疾）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

穀梁傳自晉晉有奉焉爾（叔向曰去晉而不送則晉無有奉可知是時子干在晉故稱自晉非晉有奉也）

秋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左傳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杜預注滅蔡在十一年許胡沈小國也道房申皆故諸侯楚滅以爲邑荊荊山也汝南有吳防縣卽防國）平王卽位旣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悼大子之子吳（悼太子偃師也吳陳惠公）歸于陳禮也

公羊傳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

穀梁傳善其成之會而歸之故謹而日之（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故曰謹而日之封陳蔡者楚也平丘此未之會何與焉范氏注亡國獲復盟之功謨矣[illegible]）

嘗有國也使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滅也

二十有一年夏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二十年冬十月出奔陳二十二年春出奔楚）

公羊傳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因諸者齊故刑人之地公羊子齊人故以爲喩）

穀梁傳自陳陳有奉焉爾（按左傳華貙劫其父華費遂以叛而召亡人前年華向奔陳華登奔吳登即貙之弟至是登以吳師至而敗又如楚乞師而楚助之未聞陳有奉也貙登不書似非卿）入者內弗受也其曰宋南里宋之南鄙也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

定公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十年秋出奔陳）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范氏注入蕭從叛人言其黨也故不書叛）

左傳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十年出奔曹傳在九年春）大爲宋患寵向魋故也

穀梁傳宋公之弟辰未失其弟也及仲佗石彄公子弟以尊及卑也自陳陳有奉焉爾入于蕭以叛入者內弗受也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

十有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

左傳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遂殺午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將作亂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

公羊傳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爲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

穀梁傳此叛也其以歸言之貴其以地反也貴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非大利也許悔過也許悔過

則何以言叛也以地正國也以地正國則何以言叛其入無君命也

哀公

五年秋七月齊陽生入于齊

十年夏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定十四年衛公孟彄出奔鄭蒯聵之黨也）

（傳云自鄭奔齊故今自齊歸衛）

桓十一年突歸於鄭鄭忽出奔衛鄭忽者鄭伯也曷爲不稱爵而直稱名未踰年之君也（十有一年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故出奔則名既葬矣可以除喪乎既葬除喪此杜預短喪之說春秋之辠人也一年不二君故不稱爵諸侯失國名稱出奔明失國也故名（衛侯衎出奔齊）突歸於鄭篡也歸者出入無惡曷爲稱歸祭仲挈之歸也曷爲祭仲挈之歸是時突在宋故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突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突歸而立之然則歸無惡乎惡在仲而不在突也宋雖彊暴必不能滅鄭又焉能出忽而立突乎祭仲以死爭則突必不歸忽必不出突之歸也仲實挈之忽之出也仲實逐之則惡在仲矣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曷爲不稱鄭伯而稱世子忽突爭國兩稱鄭伯則無以辨其孰爲適孰爲篡也故特正之以世子之名世子者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我不知世子忽誓於天子乎抑未誓於天子乎忽之母鄧曼突之母雍姞我不知鄧曼爲貴乎抑雍姞爲貴乎故必正其名曰世子則子之適庶明而其母之貴賤亦明矣鄭伯突入於櫟猶衛侯衎入于夷儀突名而衎不名者衎正而突不正也衛侯衎復歸于衛春秋謹而書之鄭伯突復歸于鄭曷爲闕而不書且傅瑕弒子儀（昭公弒子亹死子儀立）甯喜弒子叔（衛侯衎出奔衛人立公孫剽子叔其氏也）死皆無謚亦不成喪其事又相類也辛卯剽弒甲午衎歸書之若是之詳且謹焉子儀在位十四年矣曷爲而獨略之略之者以爲鄭忽弒不書（桓十七年鄭高渠彌弒昭公而立公子亹十八年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春秋皆不書）則子儀之弒又焉足書且忽正故書復歸以明其反正突不正其復歸也闕而不書（莊十四年六月甲子傳瑕殺鄭子而納厲公）則春秋之謹嚴益見矣齊小白入于齊猶晉重耳歸于晉曷爲一書一不書齊兩公子交爭故書入入者篡辭也晉重耳歸于晉孰與之爭

哉世子申生死則當立者非重耳而誰故獻公死而秦伯欲納之重耳辭焉且云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非孝子仁人而能若是乎在外十九年及夷吾死而後歸則得國之正莫正于重耳故春秋不書晉人殺子圉而特書齊人殺子糾一正一不正一書一不書春秋之大義炳如矣竹書周襄王十六年晉殺子圉非不告也左傳謂不告故不書似失之所謂譎而不正者在得國之後不在得國之初也觀春秋之所不書則其書於策者其義不尤顯乎諸侯及大夫出奔歸爲善入爲惡復入惡尤甚復歸善惡係其國逆之其君召之天王命之盟主納之故書歸否則書入復歸者諸侯復其國大夫復其位衛侯鄭再失國曷爲先書復歸後書歸其先歸也晉人復之故書復其後歸也魯僖請之天王許之故書歸則歸爲善矣大夫之入也曷爲或言叛或不言叛叛者據邑以抗其君也衛孫林父據戚宋公母弟辰據蕭宋華亥據南里晉趙鞅據晉陽故皆書入以叛襄二十三年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成十八年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曷爲不言叛欒盈不言叛者能入曲沃不能據

而有之也故晉人殺之楚子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而春秋不登叛人故彭城仍繫之宋則魚石安得據彭城以爲己有哉地者君之邑也臣之祿也專祿以周旋據邑以犯上天下之惡莫大焉公穀二傳創爲以地正國之說于是後世跋扈之臣假托春秋興兵犯順欲除君側之惡人實公穀二傳作之俑也韓魏皆叛人之黨故趙鞅得歸于晉有王者作趙鞅焉能免于戮乎一說春秋之例歸爲善突歸于鄭赤歸于曹楚公子比歸于楚晉趙鞅歸于晉未見歸之爲善也故曰春秋無達例（僖十七年十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穀梁子曰此不正其日之何也其不正前見矣謂前書齊小白入于齊也三十二年十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重耳之歸于晉也春秋不書蓋小白不正而重耳正故一則見於前一則前不見其卒皆日之春秋之義炳如日星而劉原父駁之謂重耳亦不正則又何說而謂之不正哉必曰未聞天王之命也春秋之無王久矣假令有王者起不立重耳而誰立乎○僖三十年衛侯鄭歸于衛說者謂衛侯鄭因魯僖行賄以免故不書復歸而書歸此俗儒之臆說未足以亂經亦足以惑人按周禮典瑞職穀圭以和難魯僖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是十瑴之玉即和難之圭衛侯有難魯僖和之乃行禮非行賄也且王許之矣前此復歸未聞王命今王命許之歸故直書歸而不書復歸易曰自下訟上患至掇也元咺之謂歟咺訟而勝復歸自晉逆料衛侯必死而立瑕殺之不亦宜乎）一說入逆辭歸順辭趙鞅叛爲逆而歸爲順也（竹書周襄王十六年晉殺子圉乃乙酉歲晉文公元年春秋不書列國之史固

書之矣非不告也

亦非晉人諱之

成公

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

左傳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杜預注宣十二年潘黨勸楚子立武軍楚子答以武有七德非已所堪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今魯倚晉之功故譏之又云作先君武公宮非也傳明言立武立武者謂章武功與魯武公何涉楚莊所謂作先君宮以告成事魯之先君豈獨武公哉失之甚矣孔疏服虔云鞌之戰禱武公以求勝故立其宮按定元年傳昭公出季平子禱于煬公故立煬宮此若爲禱而立何以傳不言禱無據之說必不可從）

公羊傳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服杜注皆本此殊失左傳義）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

穀梁傳立者不宜立也

定公

元年九月立煬宮

左傳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煬公者伯禽子魯之祧廟禮所謂有禱焉祭之者也）

公羊傳煬宮者何煬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煬宮非利也

穀梁傳立者不宜立也

春秋有事同而辭異有事異而辭同武宮煬宮其事異也皆書立其辭同也曷爲其事異記禮者皆孔子之徒雖互有得失各本師傳必非臆造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武公者孝公之父隱公之曾祖成公之九世祖（或云十一世是并數桓閔兄弟各爲一世）至僖公而廟毀不知其何以得列于世室而不祧今無可考祭法曰諸侯五廟一壇一墠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煬公者伯禽之子也至昭

定時久已爲鬼似禱所不及康成謂鬼主在祧故季氏禱之而立宮焉武公既列于世室世世不祧又何故而毀之至成公而復立或記禮者之曲爲附會我固不得而知然成公六年所立者我知其必非武公之宮也（武公之宮公羊之說杜預據以注左傳失之矣）何以知之以左傳知之左傳曰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然則立武宮猶立武軍所以章明武功云爾如立武宮以爲武公之宮則立武軍亦以爲武公之軍可乎宣十二年楚莊敗晉師于邲潘

黨欲築武軍（築猶立也築宮立軍是一事非兩事）楚莊乃謂武非吾功（也則）是楚未嘗立武也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河非楚地安得有宮盖軍行載遷主于齊車故爲帷宮以祀遷主告成事焉楚不立武以章鄭之功魯借人之力顧立武以章鞌之功故春秋書以示譏說者遂指爲武公之廟以鞌之功而立之不亦異乎且季平子禱于煬公吾聞之矣未聞季武子禱于武公又何由而立其宮哉以此知事異而辭同也苟爲其辭同立者不宜立其事雖異其不宜立則同故其辭同三傳幸存三禮殘闕後之學者不能信而好之擇其善而從之疑則闕之徒据孟子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之說于是力排而痛詆以爲禮記皆漢人僞造以求購金則大學中庸皆不足信後世俗儒之議論甚于秦灰矣嗚呼（帷宮見周禮○啖助不信左傳而力攻之謂傳意以爲武軍之宮如楚所立者不知楚實未嘗立武也又云若以鞌戰之故不應經五年方立則武公之宮苟爲自宣王十二年至定王二十二年閱歷十二公而後立哉）

半農先生春秋說卷三終

半農先生春秋說卷四

後學　吳泰來　企晉
男　棟　定宇　校

莊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穀梁傳公子而不言大夫公子未命爲大夫也其曰公子何也公子之重視大夫命以執公子（執一作視）

二十有六年夏曹殺其大夫（左氏無傳）

公羊傳何以不名衆也曷爲衆殺之不死于曹君者也（二十四年冬戎侵曹曹伯爲戎所殺諸大夫不伏節死義獨退求生後嗣子立而誅之爲得其罪）君死乎位曰滅曷爲不言其滅（據上戎侵爲曹無滅文）曹羈諱也何以不言戰爲曹羈諱也

穀梁傳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爲曹羈崇也

僖公

七年夏鄭殺其大夫申侯

左傳（四年夏）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五年夏）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己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爲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七年春齊人伐鄭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

公羊傳其稱國以殺何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

穀梁傳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

十年夏晉殺其大夫里克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左傳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夷吾）晉侯殺里克以說於是丕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公羊傳里克弑二君則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

惠公之大夫也然則孰立惠公里克也里克弒奚齊卓子逆惠公而入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爲殺之惠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爲爾君者不亦病乎於是殺之然則曷爲不言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爲文公諱也（踊豫也齊人語若關西言渾矣文公惠公出奔不子當絕還入爲篡故出入渾皆不書）齊小白入于齊則曷爲不爲桓公諱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乎天下故不爲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爲之諱本惡也

穀梁傳稱國以殺辠累上也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辠也其殺之不以其辠奈何里克所爲弒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辠也

左傳（十年）丕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冬秦伯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祁舉及七輿大夫（服虔注云下軍之輿帥七人屬申生者前申生將下軍今七輿大夫爲申生報怨欒盈將下軍故七輿大夫與欒氏）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皆里丕之黨也十一年春晉侯使以丕鄭之亂來告

二十有五年夏宋殺其大夫（左氏無傳當闕疑）

公羊傳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穀梁傳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

三十年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左傳（二十八年）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三十年）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廑辭卿

公羊傳衛侯未至（據歸在下）其稱國以殺何道殺也

穀梁傳稱國以殺辠累上也以是爲訟君也衛侯在外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待其殺而後入也公子瑕累也以尊及卑也（趙匡曰公子瑕即元咺所立瑕立而自秉國權故其殺也反在元咺之下以咺辠重于瑕也）

文公

六年冬十月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左傳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僖三十一年晉蒐清原作五軍今舍二軍復三軍之制）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往年聘衛過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于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賈季狐偃子射姑）而知其無援于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

公羊傳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爲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其漏言奈何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於朝而走

穀梁傳稱國以殺辠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夜姑殺者也夜姑之殺奈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爲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夜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之主竟上事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

七年夏四月宋人殺其大夫

左傳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莊公子）公孫友爲左師（目夷子）樂豫爲司馬（戴公玄孫）鱗矔爲司徒（桓公孫）公子蕩爲司城（桓公子）華御事爲司寇（華元之父）昭公將去羣公子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之弟）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辠也

公羊傳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三世謂慈父王臣處臼）

穀梁傳稱人以殺誅有辠也

八年冬十月宋殺其大夫司馬

左傳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

戴氏之族（華樂皇皆戴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經書宋司城來奔稱其官而不名貴之）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

公羊傳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官舉也曷爲皆官舉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穀梁傳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

九年二月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三月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左傳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于堇陰（七年晉禦秦師于堇陰以軍事奪其田也先克中軍佐）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

穀梁傳稱人以殺誅有辠也鄭父累也

十年夏楚殺其大夫宜申

左傳子西（宜申）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及仲歸（仲歸子家）

宣公

九年冬十月陳殺其大夫泄冶

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

穀梁傳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辠也泄冶之無辠如何陳靈公通于夏徵舒之家公孫寧儀行父亦通于其家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戲于朝泄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於泄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

十有三年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傳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辠於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君

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淸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十二年晉原縠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淸丘曰恤病討貳陳貳于楚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故晉人來討）使人弗去曰辠無所歸將加而師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

成公

八年夏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傳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事在五年）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

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于晉侯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十有五年秋八月宋殺其大夫山

左傳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司馬（澤乃公孫壽之孫）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出奔晉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率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大夫山言背其族也

十有七年十有二月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齊殺其大夫國佐

左傳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爲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齊爲慶氏之難（前年國佐殺慶克）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

襄公

二年冬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五年秋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左傳楚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

允成功

十有九年八月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二十年秋蔡殺其大夫公子溼（溼一作燮）

左傳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齊侯出其世子光而立其少子牙使高厚傅之齊侯疾病崔杼逆光而立之光殺牙杼殺高厚）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事在十年）與純門之師（前年）子孔當辠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燮莊公子之晉者欲背楚）蔡人殺之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文侯之父莊公也名甲午）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宣十七年文侯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

二十有二年冬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夏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左傳楚觀起有寵于令尹子南（追舒）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辠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于朝轘觀起於四竟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旣葬遂縊而死（二慶事見第一卷）穀梁傳稱國以殺辠累上也及慶寅慶寅累也

二十有七年夏衛殺其大夫甯喜

左傳（二十年）衛甯惠子疾召悼子（甯喜）曰吾得辠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二十五年）衛獻公入于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二十六年）二月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甲午衛侯入（二十七年）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喜與穀皆大夫爲喜書殺不書弑君納君者甯喜一人而已右宰穀從人者也焉足書杜預謂穀不書非卿也失之）

公羊傳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爲之我即死女能固納公乎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爲大夫使人謂獻公曰吾欲納公請使公子鱄約之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

穀梁傳稱國以殺辠累上也甯喜弒君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嘗爲大夫與之涉公事矣甯喜由君弒君而不以弒君之辠辠之者惡獻公也

昭公

二年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五年春王正月楚殺其大夫屈申　八年秋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左傳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黑爲游楚所傷故欲去其族）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五年春楚子以屈申爲貳於吳乃殺之

陳哀公元妃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而立留哀公縊勝愬之楚留奔鄭公子招歸辠于公子過而殺之

十有二年五月楚殺其大夫成熊　十有四年冬莒殺其公子意恢（熊一作虔一作然一作虎）

左傳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經作熊誤）懷寵也（十四年）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慼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與（一作輿）蒲餘侯

惡公子意恢而善于庚與郊公惡公子鐸而善于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許之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與於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

穀梁傳言公子而不言大夫莒無大夫也莒無大夫而曰公子意恢意恢賢也曹莒皆無大夫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異也

二十有七年夏四月楚殺其大夫郤宛

左傳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子常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郤宛）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爲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

哀公

二年十有一月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四年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左傳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蔡遷于州來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鍇後至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盱經作霍）

國殺大夫曷爲不稱名或云有辠稱名無辠不名非也

陳殺泄冶楚殺郤宛皆無辠而稱名則稱名豈皆有辠哉君命殺之則稱名非君命則不名春秋兩下相殺不道非君命而殺大夫是兩下相殺也曷爲而書於策乎言將自是弒君也子弒父臣弒君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國有大夫君之股肱心膂未有股肱心膂旣亡而元首得全者也文七年宋成公卒昭公卽位而襄王之姊爲宋襄公夫人乃昭公之祖母欲殺昭公而立公子鮑故先除昭公之黨於是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而殺公孫鄭公孫固八年冬戴氏之族又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公子卬而逐蕩意諸皆襄夫人使穆襄及戴族爲之必欲盡除昭公之黨而後已傳稱昭公欲去羣公子者蓋昭公亦欲去襄夫人及公子鮑之黨而力不能反爲其所噬遂至孤危以瀕於死而公子鮑驟施于國又罔羅國之材人收恤桓以下之親上交六卿下結民心襄夫人以君祖母之尊王姬之貴而爲之奥主以助焉由是昭公之黨益孤公子鮑之黨益盛至十六年遂弒昭公而鮑立是爲文公蓋履霜馴至于堅冰宋之亂歷十年而後成故非君命而擅殺大夫

不得比于兩下相殺言將自是弒君也獨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不見國史無聞焉爾陳殺泄冶泄冶以諫死春秋無褒辭有說乎曰有說羣言淆亂衷諸聖孔子嘗稱蘧伯玉及晏平仲矣晏平仲之仕於齊也當莊公之時公數淫於崔氏未聞晏子有諫言及莊公之弒也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辠也乎哉吾亡也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已死而爲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說者謂晏子創爲

此論不可以訓而蘧伯玉之仕于衛也當獻公之時孫林父欲出其君而告蘧伯玉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由是林父出獻公而立公孫剽及甯喜欲弒剽而納獻公又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然則莊公之難而平仲不死獻公之出而伯玉不從難則死之出則從之皆其私暱也然晏子哭莊公而以尸枕其股盟崔慶而臨歃易其辭凜凜然有風烈焉而伯玉之飄然事外君之出入絕不與聞兩人易地則皆然也非所謂邦無道可以卷而懷之者乎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而盛稱蘧伯玉爲君子後之學者或不滿平仲莫敢輕議伯玉假令伯玉而仕于陳靈公之朝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各衷其衵服而於朝相戲將直言以諫乎抑默無一言乎吾知伯玉當是時必卷而懷之奉身而退矣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乎春秋從君殺大夫之例而無褒辭者以其未聞君子之道也雖然泄冶以諫死不可以不書後世殺諫臣者尚其鑒諸昭十四年莒殺其公子與文七年八年宋

殺其大夫皆非君命兩下相殺宋殺其大夫不名曷爲莒殺其公子獨稱名且宋殺大夫將以弒君莒殺公子將以出君而一名一不名其義安在宋之大夫死君難者前後六人矣（公孫固公孫鄭公孫孔叔公孫鍾離公子卬司城蕩意諸）昭公孤且危猶得爲寄生之君十年在位實六人扶持之力居多莒公子意恢與蒲餘侯茲夫交惡茲夫殺意恢出郊公而迎立庚輿直反覆手耳且郊公居喪不哀國人弗順昭公無道傳無實蹟君子讀春秋而悲之故春秋旌宋大夫而不名貴節義之臣也若意恢者碌碌無能居其

國不足爲重輕又焉足貴哉（或曰宋稱人者衆辭莒不稱人非衆辭直茲夫殺意恢而已）宋莒殺大夫公子皆非君命曷爲宋獨稱人言此殺大夫之人卽他日弑君之人也故春秋三書人（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十有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文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司城蕩意諸死之死君難也曷爲不從三大夫之例而書（孔父仇牧荀息）或者意諸可以死可以無死故略之歟曰否不然宋司城來奔見于前矣（文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稱其官而不名貴之也且經書其來傳言其復何略之有春秋一書不再書皆類此（文八年傳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十一年傳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

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御寇陳殺御寇猶莒殺意恢皆公子也稱人者衆辭於是陳亂故諸公子或見殺或出奔而敬仲奔齊其後遂篡有齊國故齊史紀之特詳陳史殘闕莫知御寇見殺之由經書公子傳稱太子必有一誤舍傳從經可也（史記謂宣公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太子御寇案經僖十二年陳宣公卒款立在位十六年僖二十八年陳侯款卒然以御寇爲宣公太子則不能無疑闕之可也）杜預背經據傳曲爲之說妄矣（三傳經文皆同似非經誤）或曰御寇未誓于王故傳稱太子經書公子

桓公

十有一年九月宋人執鄭祭仲（左傳見第一卷）

公羊傳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野鄙也遷鄭都于鄶而以留爲鄙焉）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

穀梁傳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貶之也

莊公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公羊作瞻）

左傳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鄭有叔詹堵叔師叔疑卽叔詹）

公羊傳鄭瞻者何鄭之微者也此鄭之微者何言乎齊人執之書甚佞也

穀梁傳人者衆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鄭詹鄭之卑者卑者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其逃來志之也（秋鄭詹自齊逃來）逃來則何志焉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也鄭詹鄭之佞人也

僖公

四年夏齊人執陳袁濤塗（左傳見前）

公羊傳濤塗之辠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何濤塗謂桓公曰君能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濵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濵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草棘曰沛漸洳曰澤）顧而執濤塗執者曷爲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辠何以不得爲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途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故也不修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

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人之何也於是哆然外齊侯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

五年冬晉人執虞公

左傳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辠虞且言易也

公羊傳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爲不與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

穀梁傳執不言所於地縕於晉也其曰公何也猶曰其下執之之辭也（臣民執其君故稱公）其猶下執之之辭何也晉命行乎虞民矣虞虢之相救非相爲賜也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夏六月繒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繒子用之

左傳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春秋諸侯見執者皆不名曷爲嬰齊獨名或曰有辠故名嬰齊之辠奈何齊桓之霸三十有七年而滕未嘗一與衣裳之會惟莊十六年同盟于幽滕子與焉以後無聞是其辠也愚謂滕鄰于宋而役于宋故宋仲幾以滕薛郳爲我役薛不服而與之爭滕固願爲之役矣國小而微且常隨宋故不列會盟何辠之有如以此辠之而稱名則曹伯負芻殺世子而自立其辠尤大曷爲不名然則嬰齊獨名者蓋蔑之歟趙匡謂諸侯被執失地則名嬰齊未嘗失地曷爲而亦名乎）

公羊傳其言會盟何後會也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

穀梁傳微國之君因邾以求與之盟人因己以求與之盟己迎而執之惡之故謹而日之也用之者

叩其鼻以衈社也

二十有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雩執宋公以伐宋

左傳諸侯會宋公于盂（盂穀梁作雩公羊作霍）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

公羊傳孰執之楚子執之曷爲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

穀梁傳以重辭也

二十有八年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左傳晉侯圍曹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伯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畀賜也謂以曹衛之田賜）宋人杜預乃云執諸侯以與宋如其然則經當書執曹伯以畀宋曷爲而書畀宋人乎

公羊傳畀者何與也其言畀宋人何與使聽之也曹伯之辠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一辠言也（不信國史而以意說杜預據以注左傳失之）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此本師傳其言甚正）畀與也其曰人何也不以晉侯畀宋公也

左傳六月晉人復衛侯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公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元咺出奔晉冬衛侯與元咺訟衛侯不勝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之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公羊傳歸之于者何歸于者何歸之于者辠已定矣歸于者辠未定也辠未定則何以得爲伯討歸之于者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歸之者決絕之辭）辠定不定已可知矣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辠定不定未可知也衛侯之辠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爲叔武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叔武讓國

也其讓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于是已立然後爲踐土之會治反衛侯衛侯不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辠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衛之禍文公爲之也文公爲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爲之也

穀梁傳此入而執其不言入何也（据晉侯入曹執曹伯）不外王命於衛也歸之于京師緩辭也斷在京師也

文公

十有四年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公穀聽說啖趙信之吾所不取）

左傳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夏五月昭公卒舍卽位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辠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

成公

九年秋七月晉人執鄭伯（鄭伯既受盟于蒲又受楚賂會于鄧故晉人執之）

左傳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冬十一月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十年春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班）立公子繻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五月晉會諸侯伐鄭辛巳鄭伯歸

十有五年三月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左傳十三年夏五月丁亥晉侯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公羊作喜時卽子臧）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十六年傳曹人請于晉曰若有辠則君列諸會矣十五年會于戚曹伯在）

（列盟畢乃執之）

穀梁傳以晉侯執曹伯惡晉侯也不言之急辭也斷在晉侯也

十有六年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左傳宣伯通于穆姜（成公母）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已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時行父從公在晉）我斃蔑也（蔑孟獻子留守）而事晉蔑

有貳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宣伯僑如）

公羊傳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康成注禮引之仁作人）曰在招丘悕矣執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仁之何代公執也其代公執奈何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辠也於是執季孫行父

穀梁傳執者不舍而舍公所也執者致（昭二十四年婼至自晉）而不致公在也何其執而辭也猶存公也存意公亦存焉公存也

襄公

十有一年秋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十有六年三月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左傳四月諸侯伐鄭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古者飛矢在上走驛在下凡稱行人者皆無辠也）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

溴梁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侵魯前年邾人伐魯）

穀梁傳行人者挈國之辭也

十有八年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晉人執邾子

左傳十七年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十八年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爲曹故也十九年春諸侯盟于督揚（即祝柯）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

穀梁傳稱行人怨接於上也

昭公

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左傳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

公羊傳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爲齊誅也其爲齊誅奈何慶封走之吳吳封之於防然則曷爲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慶封之辠何脅齊君而亂齊國也

穀梁傳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慶封封乎吳鍾離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爲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弒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弒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慶封弒其君而不以弒君之辠辠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歟

八年夏四月楚人執行人干徵師殺之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

左傳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辠在招也楚子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辠不在行人也冬十

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

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不君靈公則曷爲不成其子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惡乎用之用之防也其用之防奈何蓋以築防也

穀梁傳稱人以執大夫執有辠也稱行人怨接於上也（執陳公子招）惡楚子也（蔡世子友）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一事注乎志所以惡楚子也

十有三年秋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執之于平丘之會以邾莒之愬也詳見左傳）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婼公羊作舍）

左傳邾人城翼還自離姑（道徑武城）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

定公

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左傳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士伯怒（士彌牟）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

公羊傳仲幾之辠何不蓑城也（何注若今以草衣城）其言于京師何伯討也伯討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大夫專執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

穀梁傳此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不正其執人于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

六年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七年秋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左傳秋八月宋樂祁言于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家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爲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綿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爲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瑣卽沙也齊侯衛侯盟于沙以叛晉）

哀公

四年夏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左傳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

上維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爲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孟子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惡乎受之曰受之舜殺人者死天之道也皐陶旣受之舜矣而舜復禁之是自壞其法也自壞其法不可以治一家況天下乎且受之舜猶受之天受之天者非諄諄然命之也謂其法當乎天理合乎天心而已當乎天理合乎天心此士師執之之義也孟子謂春秋無義戰吾亦謂春秋無義執其執也或以利而執（晉人執虞公利其土地也）或以誘而執或以憾而執或以讒而執或來朝而執或同盟而執皆大執小强執弱蟄蟲攫搏惟力是視及其甚也齊人一執天子之使一執國君

之母則又無忌憚之尤者或執而用之于社或執而用之于防不祥莫大焉吾故曰春秋無義執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曹伯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周禮士之八成二曰邦賊若負芻者邦之賊也晉侯執之義也然不能聲其辠而討之以邦成弊之且執而戮之乃以其役之勞因其來會于戚旣與之盟而復執之此仍誘而執之者也誘而執之俾晉人得以無辠爲辭故晉伯終歸其國穀梁子曰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似謂侯不應執伯誤矣執之誠當乎天理合乎天心雖公侯皆可執也否則匹夫猶不可執而況伯子男哉且有所受之者爲伯討無所受之者非伯討晉之策命爲伯久已受之天王矣而不能行天討則安得假伯討之名故春秋稱爵以譏之譏非貶也蓋於褒之中寓譏之意焉不然晉文執衛侯則貶稱人矣衛侯殺叔武晉文執之仍爲貶稱人叔武臣也衛侯君也君殺臣其辠小未若曹伯之辠大且以元咺之訴而執其君尤亂君臣之義故春秋貶文公而不貶厲公豈非彼善於此乎定元年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說者謂京師非執人之地

非也吾不知執之者有所受之歟抑無所受之歟諸侯之大夫會城成周是奉天王之命也宋仲幾不受功則執之可乎曰可執之當其辠且旣有所受之矣雖執人于天子之側可也雖然宋仲幾固有可執之辠而晉士伯非執之之人然則孰可以執之爲士師則可以執之晉士伯不告于天子之士師而專執之則仍以憾而執也故書曰晉人言士伯非執之之人也僖二十八年晉侯入曹執曹伯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若是則可謂伯討歟曹詩侯人刺其公也其公遠君子而近小人故曰彼其之子三百赤芾以此數其辠而執之豈非伯討乎曰否不然晉文之出亡也自衞過曹曹共公不禮焉聞其駢脅欲觀其狀止其舍諜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晉侯入曹誅觀狀也以其無禮於我而執之特假乘軒三百以爲問辠之師故曰五霸假之也齊桓嘗假之以合諸侯矣故一執鄭詹再執袁濤塗雖非義執然終其身未嘗執諸侯則是天威咫尺猶有顧忌之心焉故君子以爲近正晉文全無顧忌一執曹伯再執衞侯皆非有所受之者也蓋其得國

也遲日暮塗遠倒行逆施時無王者孰能禁之故書曰晉侯侵曹晉侯伐衞一伐一侵兩稱其爵言之重辭之複但見其惡未見其美也故曰譎而不正哀四年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則僖二十八年亦當書晉侯執曹伯歸于宋曷爲不書歸而書畀又曰畀宋人畀者賜也以曹伯賜宋人有是理乎曰此兩事非一事也且傳有明文矣傳曰執曹伯分曹衞之田以畀宋人是畀宋人者曹衞之田也（晉語亦云以曹田衞田賜宋人）經不書田言畀則田可知說者謂執曹伯以畀宋失之矣以物與人謂之畀畀舉也說文引春秋傳晉人或以廣墜楚人畀之（今作惎其音同）黃顥說廣車陷楚人爲舉之則畀訓爲舉明甚畀宋人者謂舉以與之禮獻田宅者操書致操猶舉也書猶契也言獻田宅者舉其契以致之也舉以致之之爲畀故言畀則田可知杜預注左傳乃引公穀之說以汨之不可以不辨曹稱伯宋稱人一執之一畀之執之何辠畀之何功非薄於曹而厚於宋也一報怨一報德也其情見乎辭矣（春秋屬辭兩兩相對曹對宋伯對人執對畀若增一字使不成辭或謂有闕文是不知此事屬辭者也）執人歸京師伯討也曷爲或作歸于或作歸之

[illegible]說歸之于者決絕之辭辠已定矣歸于者非決絕之辭辠未定也一說歸之于者緩辭歸于者急辭兩說孰是前說近之曹伯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在成十三年諸侯請討而晉人緩之至十五年始執之於會歸于京師未可謂之急也蓋晉厲本無殺負芻之心而晉文實有殺衛侯之志既歸京師旋寘深室危且急矣焉可謂之緩哉周官訝士掌四方之獄訟凡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焉謂先造訝士後達士師如漢郡國讞疑來詣廷尉王制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以獄成告於王大司寇聽之于朝羣士司刑皆在王欲免之或王會其期或公卿會其期然則歸于京師者疑則讞之未定之辭猶周達士師漢詣廷尉歸之于京師者辠名定獄辭成恐王欲免之猶必告於王也或曰哀四年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是楚儼然京師矣故春秋直書之以辠晉曰否不然春秋貴賤不嫌同號君反其國曰歸臣反其國亦曰歸歸于楚歸于京師各據實而書說者謂以此辠晉其不然乎戎蠻子赤窮而奔晉晉不能容而仍歸于楚是時晉有

心中國之[illegible]諸侯苟救范中行而伐晉晉之[illegible]春秋始變而成戰國矣君子讀春秋可以觀世變焉

半農先生春秋說卷四

半農先生春秋說卷五

後學　吳泰來　企晉
男　棟　定宇　校

會盟

古者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于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于伯王合諸侯者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由是發四方之禁施天下之政說者謂時見無常期春秋傳所謂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見者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四方盡朝朝畢爲壇三成四門南鄉見諸侯以命政於是擯而進之各以其等公在上侯伯中子男在下皆伯帥之以見于王猶康王之誥大保帥西方畢公帥東方其所命之政如王巡守夏禹一會諸侯于塗山再會諸侯于會稽皆巡守也及其衰則帝癸會諸侯于仍而商興商侯履會諸侯于景亳商滅周興誓于孟津蒐于岐陽朝于酆宮會于塗山蓋王合諸侯其略如此伯合諸侯蓋始於五霸莫盛於齊桓之召陵晉文之踐土所謂侯帥子男以見于伯其禮不見于春秋而楚子合諸侯于申也宋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此十二禮者皆伯合諸侯之禮當時所未見後世亦不傳惜哉自周昭王南征不還巡守禮廢平王東遷周室夷于列國天子不巡守久矣徒存天王之號實不能復會諸侯故王合諸侯之禮亦廢闕不講儒者莫能言各以意說惟襄王二十年當僖公二十八年王會諸侯于河陽蓋百餘年莫能行之禮而一旦毅然行之皆晉文之力學者以爲疑愚謂周頌巡守有般而祀四嶽河海其詩曰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然則河嶽乃天王巡守之地故穀梁子曰溫河陽也言溫小諸侯言河陽大天子左氏亦云非其地者言溫非巡守之地巡守必于河嶽故大其辭曰河陽然不書會諸侯而書守何也守謂巡守言守則會諸侯可知王會諸侯惟巡守或有事而會雖非巡守亦行巡守之禮焉而穀梁子謂諱會天王則似不然吾聞君與臣會矣未聞臣會君吾聞王會諸侯矣未聞諸侯會王也曷爲而君與臣會（見尚書大傳）周官鄉士職聽于朝司寇聽之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所謂君與臣會焉者也故禮公侯

可會卿卿不會公侯春秋卿會公侯數矣其禮亦如君會臣則君不爲卑臣豈爲伉哉春秋河陽之守猶岐陽之蒐王會諸侯惟此一見而已學者疑之而有晉侯召王之說按文元年晉襄朝王于溫則溫實京師故王會諸侯於此諸侯朝王亦於此杜預謂晉侯自嫌强大不敢朝周其說尤悖不可以不辨春秋一會盟之天下也而穀梁子有盟詛不及三王之論荀子亦云然以爲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愚謂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于是乎有盟盟之禮其來尚矣周禮有司盟及詛祝之官司盟掌盟載之灋凡邦國有疑（句）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古者大會同乃盟謂之大盟約大司寇涖之而登于天府非大會同而盟是爲屢盟故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詛祝之官掌盟詛之祝號作盟詛之載辭而詛其不信者故詩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王會諸侯而盟則玉府共珠槃玉敦戎右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尸盟者割牛耳取血珠槃盛之拂以桃茢戎右贊而助焉及歃血則傳玉敦授當歃者北面詔明神明神者虞之六宗周之方明也（殷大甲元年初祀方明）方明者六宗之

位設六玉及六色象上下四方之神尊而宗之故曰六宗古盟禮已亡略見覲禮虞禋六宗而覲四岳羣牧周祀方明而覲公侯伯子男雖皆不言盟而臨之以上帝莅之以羣神非盟而何所謂盟詛不及三王者以其無忠信誠愨之心徒爲固結之術屢盟以瀆鬼神則春秋之所惡焉爾遂謂古者不盟豈其然乎春秋之始惟離會及參盟而已莫適爲主故曰相命及齊桓起而糾合諸侯遂爲盟主而有同盟之名諸侯始而疑既而疑信參半久之乃信故莊十六年幽之盟公雖會而不言公（据左穀二傳經文）疑之也及二十七年復同盟于幽始稱公會（公穀經文同左傳似誤）于是陳鄭服而天下皆信之矣十三年北杏之會皆諸侯也曷爲皆稱人（穀梁經作齊人二傳誤爲齊侯）貶曷爲貶十二年宋萬弒閔公齊桓長養邦賊不一興師坐觀宋亂使萬佚奔陳及十三年始會于北杏以安定之故北杏之會宋人雖至而仍背焉齊桓不反求諸己至十四年乃請師於周以伐宋故一伐一會皆貶稱人春秋會盟未有言其故者獨桓二年稷之會曰成宋亂襄三十年澶淵之會曰宋災故惡有名而無情也成宋亂者

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周官有明文矣稷之會名爲成宋亂而實不能成澶淵之會名爲恤宋災而實不能恤故春秋特書以尤之說者謂是年蔡亂大（蔡世子般弒其君固）宋災小（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十二國大夫不討蔡亂而恤宋災此之謂不知務故春秋明言其故以示譏信乎抑否乎曰否不然說有似是而非者此之謂也周官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弔禮哀禍烖（如宋大水）以禬禮哀圍敗（如宋災故）以恤禮哀寇亂大行人致禬以補諸侯之烖小行人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

師役則令槁禬之若國有禍烖則令哀弔之司巫國有大烖則帥巫而造巫恒女巫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大司徒大荒大札則令邦國通財（如歸粟於蔡）鄉師以歲時巡國中及野而賙萬民之囏阨以王命施惠司救凡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蓋先王救災之政至詳且悉如此宋大災者卽所謂邦國之大烖先是鬼呼于廟鳥鳴于社皆曰譆譆及火妖作而禍及宋君之母一國有憂四方震動天患莫大焉孰謂宋災之爲小哉邦國則有通財之義囏阨則有賙委之施禍烖則有哀弔之典十二國大夫致禬以補宋烖旣而無歸於宋且不以王命施惠大夫而擅作福之權故澶淵之會皆卿也而稱人以貶之是則皆然愚猶有說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家以之齊國以之治昔有文姜哀姜穆姜不貞不潔雖由內作國幾喪亡故春秋婦人之節不可以不旌也伯姬少有淑德三國爭媵媵不書而春秋特爲伯姬而備書之豈非以其賢乎故生則詳其歸死則錄其葬十二國之大夫奔走澶淵若曰爾財可復死者不可復生矣蓋伯姬賢名素聞乎隣

國及其死於火也足以震驚十二國之諸侯故曰伯姬燔而諸侯懼懼者敬其節痛其災弔其喪會其葬春秋書之重辭之復其中必有大美存焉若夫長養弒君之賊春秋之霸主皆然矣襄十四年冬會于戚謀定衞也是時衞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而立公孫剽晉悼用荀偃之邪謀不討孫甯而納衞獻公乃反會于戚而謀定剽位宋有大災十二國同恤而賻補之禮也春秋惡無禮乃因其行禮而顧刺之有是理乎且晉悼賢君尚不能討出君之孫甯澶淵之大夫又焉能討蔡般哉彼之

不譏而此之是刺其僞甚矣吾故曰說有似是而非者此之謂也然則晉悼果可謂之賢君歟愚謂晉悼非大有爲之君而晉厲亦非無道之主是時晉六卿強大都耦國號爲六將軍厲公欲盡去之而立其左右以張公室然左右非其人厲公亦無知人之明不殺欒書而反殺郤至以故身弑而無後於晉及悼公立而懲厲公之禍由是敬禮六卿委任而責成之時稱其賢以爲復霸而大夫益張晉之公室益卑數傳而分爲三晉實自悼公始平王四十九年當魯隱公元年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莊公名克字儀父春秋蔑之盟曷爲不稱爵而稱字蓋附庸之君未爵命故不稱爵未爵命曷爲不稱人稱人則嫌與微者盟稱字則知其爲未爵命之君也莊十三年北杏之會魯人未往邾人先至蓋齊桓請于王而爵命之矣既爵命曷爲不稱子宋陳蔡三國之君皆稱人邾安得獨稱子何以知其既爵命也莊十六年經書邾子克卒以此知之趙匡謂儀父乃邾子名曷爲一人兩名哉春秋會盟始于姑蔑終于黃池蓋楚合秦以敵晉晉亦合吳以敵楚其後吳楚皆主盟中夏會諸侯

而尊天王故春秋皆進之而稱子獨秦伯未嘗一與中夏會盟惟翟泉及溫兩書秦人皆非秦伯然齊桓不能聯秦晉而晉文能合齊秦故齊之強不如晉齊霸及身而已晉霸百有餘年雖由人事亦有天道焉周德雖衰天命未改文武之深仁厚澤猶在人心也主中夏者必文武之子孫故魯未嘗稽首於齊而獨稽首於晉蓋以事其主者事盟主矣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史不絕書府無虛月至晉平而猶然況在文襄之世乎齊桓之霸也諸侯官受方物楚雖負固猶貢絲于周獨秦未聞以一縷一篚獻於天子故春秋狄秦以其不與中夏會盟而有跋扈不臣之跡及其卒也皆不名其卒不赴于王故不名然則曷爲罃稻獨名康公名罃穆公子共公名稻康公子晉文之納襄王也秦穆先師于河上及城濮之戰秦師與有功焉春秋以其殺三良而徇葬故任好之卒不志獨志罃稻之卒而稱名以其嘗有功于中夏也且秦惟罃稻赴于王故名定四年諸侯盟于皐鼬衛子魚稱晉文公爲踐土之盟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且云藏在周府卽

大司寇所涖之盟書登于天府者此王會諸侯之禮也故先同姓周之宗盟異姓爲後王會諸侯而盟是爲宗盟僖二十八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衛子卽衛武是時衛侯出奔楚故令其母弟叔武受盟從諸侯在喪之例而稱子序于鄭後莒前此伯會諸侯之禮也王會諸侯則稱名伯會諸侯則稱爵稱名則以同姓爲先稱爵則以大小爲次春秋皆伯會諸侯而無王會諸侯之禮其禮獨見于踐土之載書藏在周府人所不見左傳備載之以爲一代大典後之學者詳焉襄三年盟于雞澤齊世子光序於莒邾下其後會于戚盟于戲會于柤皆然至十年秋公會諸侯伐鄭齊世子光猶在莒邾下也稍進在滕薛上其後復伐鄭及會于蕭魚不特越滕薛而上之直進在莒邾上同一世子也上下無常進退無恒其義安在周禮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齊本侯下一等則列于伯世子光前在莒邾下者未誓于天子也後在莒邾上者已誓于天子也孰請于天子而誓之晉悼請之曷爲晉悼請之齊世子

光三從諸侯伐鄭故晉悼請于天子而誓之案十九年傳齊靈欲廢光而立其妾子牙牙母仲子曰不可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未誓于天子安得列於諸侯哉公羊不信國史亦不信周官惟篤信其師之說其師之所未言則以意逆之故失者常多乃云齊侯驕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其不然乎會盟之先後盟主序之齊侯焉能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昭二年韓宣子來聘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春秋本周禮以紀事學者不明周禮焉識春秋（俗儒說春秋以爲盟以結信尊者不與方嶽之盟殷同之盟皆諸侯自相與盟王官之伯臨之而已伯猶不盟何況尊者愚謂民無信不立與國人交止于信故盟以結之上下同焉曷爲而尊者不與乎周禮不從而顧從俗說異哉）吳語黃池之會晉令董褐請事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無姬姓之振也徒遽來告日夜相繼匍匐就君君今非王室不安乎是憂億負晉衆庶不式諸戎翟楚秦然則春秋狄秦信矣不與會盟不入貢獻視楚爲尤甚焉董褐復命亦云周室既卑諸侯失禮于天子訊讓日至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今伯父有蠻荊之憂禮世不續然則吳

之先世修朝聘後不續終故黃池之會去僭名而稱爵蓋吳楚僭王猶漢尉佗僭帝其聘于天子也仍稱臣其卒而赴于天子也仍稱名獨秦伯不名生不聘死不赴也學者徒狄吳楚而不狄秦異乎吾所聞

隱公

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杜注宿小國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

左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

桓公（二年秋七月蔡侯鄭伯會于鄧公羊傳曰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蓋鄧與會爾）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惡曹宋地莫知所在當考）

左傳十一年春齊衛鄭宋盟于惡曹（經不書宋非闕也齊衛鄭盟于宋地故不書宋）

僖公

十有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杜注地于齊齊亦與盟公羊經作公會）

左傳陳穆公請修好于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啖助曰凡盟會稱人皆不命卿也是年盟于齊經書會傳稱陳穆公宣十二年盟于清丘傳稱晉原縠宋華椒衛孔達然則諸侯及命卿皆稱人啖助之說妄甚）

春秋會盟以國地以國者國主必與盟則盟不序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不序宿人僖十九年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不序齊人是也以地者地主必與盟則盟亦不序桓十一年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惡曹宋地不序宋人是也惡曹地闕何以知其爲宋地以傳知之襄九年冬諸侯盟于戲戲鄭地鄭同盟而不序鄭（十一年亳城蕭魚皆鄭地一盟一會鄭皆與而不序）二十五年秋諸侯盟于重丘重丘

齊地齊同盟而不序齊推此類而參觀之則地主不序非獨惡曹之盟且傳有明文矣十一年春齊衛鄭宋盟于惡曹蓋三國盟于宋地則宋爲地主故列于末不然宋大國也曷爲序於鄭下哉杜預謂宋不書經闕焉知其非傳誤而妄以爲經闕乎孔疏乃謂經闕宋傳先舉經之所有而以闕者補之故後言宋耳不能辨明更益其妄矣或云惡曹之盟卽去年冬來戰于郎之三國（十年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戰稱爵盟稱人則又何說或云奪爵示貶不貶於戰而貶於盟傳無實事學者好爲異

說若此且奪爵示貶則必稱爵示褒來戰于郎何褒之有然則前戰于魯後盟于宋乃兩事非一事也說者又見僖十九年齊之盟楚人在列以爲楚得與中國會貽自此始故經不言公會而以鄭列楚下蓋深辠之如其然則僖四年召陵之會屈完在列獨非楚人哉春秋亦嘗深辠之且推而遠之擯而斥之然後可曷爲不加擯斥而稱來盟未嘗推而遠一若引而近後之人且以齊桓召陵之盟爲最盛乎傳言陳穆公請修好于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故盟于齊國陳爲主盟則齊桓之德陳蔡懷之楚人亦服之桓德遠矣故孟子稱五霸獨盛齊桓則是盟也春秋善之何辠之有焉春秋善之曷爲稱人人楚鄭不可不人陳蔡也且言齊桓之德雖沒世而猶在於人則春秋善之益信稱會而不言公者莊十六年同盟于幽鄭成也公實與而不言公豈深辠之哉束三傳于高閣而獨倡游言此春秋之辠人也夫

文公

七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十有七年六月諸侯會

于扈

左傳七年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謂所會之人不序）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　十五年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十四年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傳曰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謀納捷菑）且謀伐齊也（十四年齊商人弑君且執王使）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年秋齊人侵我西鄙）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爲故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國惡也與而不書後也　十七年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十六年宋弑昭公是年春晉衛陳鄭伐宋立文公而還然則平宋者與宋平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

公羊傳（七年）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眣晉大夫使與公盟也（以目通指曰眣此公羊不知諸侯何國大夫何人并不知何故而盟于扈直以意說而已）

穀梁傳（七年）其曰諸侯略之也

文七年十五年十七年兩盟一會皆不序諸侯而七年盟于扈者諸侯則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七國之君而會之者文公也大夫則晉卿趙盾曷爲諸侯皆不序大夫亦不名先是六年秋晉襄公卒靈公幼趙盾當國欲立長君而召公子雍于秦秦康公多其徒衛以送之晉而襄公夫人穆嬴者靈公之母也日抱太子以啼于朝且抱以適趙氏而以大義責之趙盾與諸大夫皆畏偪遂立靈公而敗秦師于令狐靈公既立而會諸侯于扈晉趙盾因以盟主之命號召諸侯而諸侯皆至東諸侯之國齊爲大亦望風恐後以爲盟主新立莫敢偃蹇不恭趙盾遂以晉卿涖盟而總領八國則文襄之霸可謂盛矣雖然晉霸之盛見於此晉霸之衰亦萌於此前此未有以大夫而涖諸侯之盟者文二年垂隴之盟魯大夫穆伯與晉司空士縠會宋陳鄭三國之君討衛故士縠書名傳云堪其事者謂能堪討衛之事而衛遂請成非以大夫而涖諸侯之盟也大夫而涖諸侯之盟實自文七年扈之盟始故諸侯不序以示譏大夫不名以示貶然則十四年新城之盟七國諸侯皆至是時齊昭公卒故齊不至餘皆七年盟于扈之諸侯而涖盟者亦趙盾也曷爲諸侯序而大夫名春秋之義愼其終必先謹其始文七年扈之盟政在大夫之始也猶履霜而馴至于堅冰故自文十四年盟于新城之後至宣二年凡歷六年而趙盾遂弒靈公蓋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從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故先辨之于靈公初立之年一譏一貶春秋謹始之義其嚴若此十五年十七年會盟于扈主之者皆靈公也前之盟齊弒其君謀伐齊而不克後之會宋弒其君欲討宋而反與之平實皆趙盾主其事人皆謂晉靈公不君我獨謂晉趙盾不臣故前後會盟雖靈公主之諸侯皆不序與文七年扈之盟等豈非晉霸之衰萌於此哉公羊不知事之始終本末乃云諸侯不肯與公盟眣晉大夫使與公盟是時晉霸猶盛趙盾爲政諸侯畏之以爲夏日之日赫赫炎炎焉敢眣而指使之乎穀梁謂諸侯不序者略之略之者其辭謹之者其義以爲無關於天下之故也故略之以爲有關於天下之故也故謹之晉霸盛衰有關

於天下之故者也故文七年扈之盟其辭雖略其義甚嚴後之學者宜三復焉左氏謂不書所會者公後至故文八年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襄仲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報扈之盟所以謝不敏也左氏略於義而詳於事愚既明其義於前仍列其事於後云

侵伐圍救春秋以齊晉二霸爲始終

古者王巡守大司馬起師合軍以從于是救無辜伐有辠所以威天下而行其禁令焉環人掌四方之故揚軍旅降圍邑而九伐之法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是故伐也侵也圍也救也皆王者之師不虐五穀不伐樹木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兵之來也除民之讐順天之道而已公羊曰精者曰伐觕者曰侵左氏曰有鍾鼓曰伐無者曰侵輕者曰襲其說孰是曰皆是也鍾鼓言其器也精觕言其情也穀梁曰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不義孰甚焉此春秋之侵伐豈王者之師哉要而論之大曰伐小曰侵侵之輕且密者曰襲遲曰圍急曰救故伐者伐其君侵者侵其地襲則掩之圍則合之救則分之行師之道備矣周室既卑征伐不出乎天子皆出自諸侯及其大夫故春秋無義戰而冠履倒置夷夏不分莫如莊六年王人救衛爲尤甚焉先是宋公不王諸侯以王命討之故公會齊侯于防而謀伐宋其不會王命者蔡人衛人郕人而已及鄭伯不朝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則諸侯猶知有王命也陳蔡鄰于楚楚之屬國是時楚方平漢陽未暇謀中夏故陳蔡猶得從王君子以爲近正及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公羊以爲得辠于天子故稱名以絕之則似未得其實蓋宣公殺急子及壽子而立朔皆朔搆而殺之故國人怨朔而悲二子遂出朔而立公子黔牟似請命于天王而立之說者以爲出朔而立黔牟者衛之左右二公子也未聞有天王之命如其然則五國共伐衛而納朔王人曷爲獨救黔牟明黔牟乃王命立之五國逆王命而伐衛吾闘狄伐邢而齊人救邢義也諸侯伐衛而王人救衛則王人夷于齊人而中國皆戎翟矣君子傷諸夏之無君故一出一入皆稱名一伐一救皆稱人人諸侯者辠之人子突者微之此天王之使也曷爲微之以天王之使而不能救黔牟爲尊者諱恥故微之伐

衛所以納朔也曷爲不言納五國伐衛而朔入于衛非納而何不言納者莊公在焉諱國惡也（啖助駁穀梁趙匡駁公羊其說皆卑曲故不復辨）然則何以知王命立黔牟以左傳知之傳曰衛侯入放公子黔牟於周不殺之而放之且放之於周則王命立黔牟明矣立之者周也故放之於周若曰以黔牟付王人云爾黔牟立于桓十六年放于莊六年前後八年在位春秋曷爲闕而不書且衛之叔武及公孫剽皆嘗在位而不終者也春秋皆書于冊（踐土之盟書衛子）曷爲獨闕黔牟諱之也諱有三一曰爲天王諱二曰爲魯君諱三曰爲中國諱曷爲爲中國諱王人救衛未聞中國有一人起而從王者君子恥之故諱之中國皆戎翟春秋不得不褒二霸之功齊之霸始于莊終于僖晉之霸始于僖終于定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推藏維持皆齊桓晉文之力春秋實以二霸爲始終焉隱桓之時互相侵伐者惟東諸侯而已西則晉爲大南則楚爲雄桓二年蔡鄭會于鄧始懼楚也當楚熊通之三十一年楚始强熊通曰我甚武遂自立爲武王蔡侯懼之故與鄭伯會謀于鄧桓八年當楚熊通之三十七年合諸侯于

沈鹿黃隨不會使人讓黃而伐隨敗之始開百濮之地由是南諸侯皆服于楚熊通在位五十一年卒當魯莊之四年其子熊貲立是爲文王熊貲六年當魯莊之十年始敗蔡師于莘先是莊之九年齊桓得國及莊之十四年十六年滅息滅鄧皆不書獨十年一書荊敗蔡十四年再書荊入蔡者蓋蔡本東諸侯至是始屬楚而楚遂有虎視中原之志故謹而書之十五年齊始霸十六年同盟于幽始與鄭成而荊伐鄭蓋楚與中原爭鄭自此始二十八年荊復伐鄭當楚成王時楚有令尹子元之難故楚師夜遁而還至三十年楚殺子元而令尹子文當國於是楚難紓而子文能恤其民楚國由是益盛矣僖元年荊始改號楚自元年至四年楚人再伐鄭一侵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則齊桓實能以德綏之也蓋自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惟十三年蔡人與于北杏之會自是會盟征伐蔡皆不與焉蓋役屬于楚負楚之固而不服于齊故僖四年齊桓會七國之師侵蔡所謂負固不服則侵之也說者謂潛師掠境曰侵失之矣會而侵則非潛師也侵而潰則非掠

境也欲伐乃侵先潰蔡既侵遂伐卒帖荊自此至十五年楚人一滅弦一圍許一伐黃一伐徐一敗徐其氣未息烏在其能帖荊哉我所謂帖荊者以其不復能爭鄭也且齊桓之於楚以文服不以力服召陵之役雖以兵車而不傷一卒不折一矢無異衣裳之會故春秋善之周書柔武篇曰勝國若化不動金鼓善戰不鬭故曰柔武齊桓之帖荊也非所謂柔武歟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是時戎翟竝興中國不絕若綫齊方救邢戍衛奔命不遑山戎病燕猶邢衛也邢衛近而燕遠豈以其遠而獨棄之哉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乎抑貶之乎曰否善之也善之則曷為稱人稱人者以桓公能急人之急病人之病戎翟豺狼人人之所同病也宴安酖毒不可懷諸夏親暱不可棄故輕千里而不愛一身則天下人人皆愛之矣齊侯來獻戎捷禮歟曰禮也左氏曷為謂之非禮左氏以為非禮者言當獻于王不當獻于魯獻于王不書獻于魯則書之曰來獻者尊宗國也古者致物于人通行曰饋尊之則曰獻周官玉府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

物受而藏之鄭康成謂百工所作可以獻遺諸侯者內府則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幣獻者諸侯朝聘所獻國珍故言四方以別之然則獻者上下同名雖君賜臣爵亦曰獻祭統君洗玉爵獻卿以瑤爵獻大夫以散爵獻士爵不同而獻則同等夷相饋亦曰獻曲禮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冑獻杖者執末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推而至于獻鳥獻魚皆謂之獻祭禮獻尸獻賓獻祝獻佐食上自尸下至佐食皆曰獻故春秋貴賤不嫌同號孰謂諸侯不相獻哉穀梁子曰軍得曰捷戎捷者戎菽也周書王會篇有山戎菽山戎東北夷菽以為獻管子亦云北伐山戎出冬葱與戎菽布之天下故桓公以此遺魯而尊之曰獻猶曲禮獻粟獻米云爾公羊子曰威我也威我者僖二十一年楚子伐宋使宜申來獻捷以示威旗獲而過我也（公羊莊三十一年傳當移掇在僖二十一年）遂謂桓公之於魯亦然豈其然乎晉自桓八年曲沃伯滅翼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其子獻公漸強大而當齊桓公時西與秦鄰結為婚媾由是作二軍以滅耿滅霍滅魏皆

不書獨僖二年滅下陽乃書豈文告惟此及魯哉下陽者虞虢之塞也猶鄭虎牢虎牢城而鄭服下陽滅而虞虢舉矣故書其後遂滅虞虢雖當齊桓之盛未嘗一與中夏會盟蓋齊桓能南合江黃而不能西聯秦晉秦晉亦無志于中夏而不與齊爭故齊桓北伐南侵未遑西略及齊桓歿而楚氛益熾敗宋伐陳而魯衛亦靡然從之僖二十七年遂合陳蔡鄭許以圍宋而晉文勃興遂釋宋圍而敗楚師于城濮由是楚氛息矣君子謂晉文之功大于齊桓以齊桓僅能帖荆而晉文遂能敗楚然

齊桓以德諸侯愛之晉文以力諸侯畏之自是楚不敢復爭鄭者十有五年（自僖二十八年至文九年）及晉靈年少不君趙盾爲政范山言于楚子以爲北方可圖乃師于狼淵以伐鄭鄭及楚平其後新城之盟蔡人不與齊侯侵魯宋弑昭公謀伐齊而不克討宋辜而空還則諸侯之無能爲也然晉猶號爲盟主及楚莊興一侵鄭（宣三年）四伐鄭（四年五年九年十年）一圍鄭（十二年）而敗晉師于邲楚氛復熾而晉猶存盟主之名故宣十四年晉侯伐鄭告於諸侯示之以整蒐焉而還鄭人懼于是鄭伯如楚以謀晉然楚伐

宋而晉不救以爲天方授楚未可違天則楚益横而晉信無能爲矣及楚莊卒楚共立成六年七年楚再伐鄭晉亦兩救鄭成三年晉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鄭初從晉後貳于楚十六年楚以汝陰之田賂鄭求成故鄭叛晉於是晉厲伐鄭而敗楚于鄢陵與城濮之師後先輝映君子大晉厲之功亞于晉文焉說者謂厲公德薄而功多助之寡而畏之衆欲去晉之强家而張公室惑于欒書而殺郤至以故霸業不終惜哉是時晉敗楚而鄭仍不服蓋鄭受楚之賂懷楚之惠以爲楚共以

鄭故親集矢於其目不忍背之由是晉悼數與楚爭鄭凡五伐一侵（襄元年伐鄭二年侵鄭九年十年再伐鄭十一年伐鄭是年九月復伐鄭）而後行成納斥候禁侵掠蓋得鄭之難若此說者謂三駕功高悼公復霸而我獨謂悼公非大有爲之君者以其失政刑而大夫張也欒書弑厲公而立悼公則悼公實賴欒書而得立故書乃厲公之賊悼公之功臣其子欒黶有所恃而數違軍令襄十年陽陵之師黶違令而獨進十四年棫林之役黶又違令而獨歸悼公以其父有立已之勳而曲護之皆置而不問不然魏絳戮揚干悼公

怒而欲殺絳昌爲獨置侈汰之欒黶而若罔聞哉顛頡從亡之臣也以違令殺之而徇于師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悼公不能刑由是晉之六卿强而公室益弱晉政多門自悼公始悼之末年齊貳于晉其後遂伐晉取朝歌東諸侯齊爲大國獨先叛晉亦始于此及昭八年楚滅陳十一年楚滅蔡晉不能救霸業衰焉而齊景公北伐燕南伐徐皆取賂而還莫之亢也則諸侯之無伯也夫雖然魯與宋衛猶事晉也初襄十四年戚之會晉人假羽旄於齊齊始貳至定四年召陵之會晉人假羽旄

於鄭鄭亦貳說者謂晉以此失諸侯其不然必矣此薄物細故何足以失諸侯政在家門乃晉失諸侯之本昔厲公欲振作之而不能及悼公遂因仍之而不改淩夷至于平昭頃定公乘無人六卿交惡故宋猶事晉樂祁往聘立後而行貳我者不見討聘我者反見執而欲求諸侯之不我叛其可得乎定六年魯爲晉侵鄭而使季桓子獻鄭俘明鄭叛也齊衛盟于鹹又盟于瑣衛亦叛晉矣十一年冬及鄭平魯始叛晉也自是中夏無盟主晉霸終于此

隱公

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左傳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戎伐之于楚丘以歸

公羊傳此聘也其言伐何執之也執之則其言伐何大之也

春秋之例國曰滅人曰執虞公滅于晉曰執虞公凡伯執于戎曰伐凡伯滅國曰執辠之也曷爲執人而曰伐伐者伐有辠也凡伯亦有辠歟曰然凡伯無辠不稱伐

稱伐則有辠明矣凡伯之辠奈何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朝而發幣猶聘而問卿其事殊其禮一發幣于公卿者卽聘禮問卿之幣也朝之日請有事于公卿猶聘之日請有事于大夫皆禮辭許明日乃行侯國三卿天子三公六卿幣皆及之下大夫嘗有玉帛之使者亦及之朝聘之明日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其幣則束帛四皮問訖復向謂之私面其幣則束錦乘馬凡幣之所及皆勞不釋服而往謂賓來問卿卿卽往勞賓其不勞者唯幣之所不及者而已或卿大夫有故如疾

病與哀慘不得親受幣則使爵同者攝行之如親受幣之禮而不拜焉於是卿大夫餼賓大牢米八筐老牽牛以致之上介衆介皆少牢米六筐士牽羊以致之又卿大夫於賓壹饗壹食饗有酬幣食有侑幣如有故不親行亦使爵同者以幣致之及賓將去又拜送曰君貺寡君延及二三老盖聘禮敬賓若此則朝禮之於賓亦若此凡伯爲天子之老賓來不勞不餼不饗不食及賓去又不拜送故曰弗賓言不以賓禮禮之也列國賓至榮辱之事君臣同之凡伯弗賓大辱國矣易曰有不速之

客三人來敬之終吉三人謂賓及介言敬則終吉弗敬則終凶弗賓者弗敬也戎能行禮而凡伯慢之焉能免於凶乎其見伐也宜哉然則春秋言伐者皆伐有辠歟曰否不然伐有辠者仁義之師也雖桓文不足以當之而況其下焉者乎我所以獨辠凡伯者猶逢蒙殺羿孟子不辠逢蒙而獨辠羿謂羿實自取之故曰凡伯亦有辠焉古者卿行旅從凡伯周之卿聘于魯而爲過賓于衞必有從行之旅伏戎于莽要而擊之故言伐公穀以爲言伐者大之其意謂凡伯天使也故諱言執而大言伐春秋紀實事執則言執伐則言伐何大之有且凡伯單伯皆天使也曷爲文十四年直書齊人執單伯而不爲之諱乎公穀既創爲言伐者大之之說遂以單伯爲魯大夫魯無單伯學者皆知之故不復辨左傳最有功於春秋公穀有功兼有過（如齊子叔姬公穀不知其事而以意說又公羊不知秦穆公名任好而以康公罃爲穆公是不知其人而以意說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謂既知其事又知其人然後以我之意逆彼之志乃爲得之如不知其事與其人而徒以意逆未有不失者也）學者信其所必不可信疑其所必無可疑則又惑之甚者也

桓公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衞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衞師燕師敗績

左傳宋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衞燕戰不書所戰後也

穀梁傳其言及者由內及之也其曰戰者由外言之也戰稱人敗稱師重衆也其不地於紀也

春秋書戰有戰期有戰地獨此期而不地公羊謂在魯穀梁謂在紀鄭康成從公羊兼取穀梁之說而破紀爲己言在魯也龍門城下之戰迫近故不地此本春秋緯

所云龍門之戰死者滿溝故破字以就其說且合二傳而爲一矣左氏謂不書所戰後也蓋先會而後戰既戰而公至未及所戰之地并未及所戰之期故追書其日而不地必非在魯抑在紀歟趙匡曰據經內兵以紀爲主外兵以齊爲主明齊以三國之師伐紀公與鄭救之而勝此本穀梁非臆說也春秋緯未足信當從穀梁然則一伐一救曷爲經不言伐亦不言救蓋齊與三國襲紀故不言伐魯鄭雖能救紀而紀終亡故不言救也何以知齊與三國襲紀以桓五年左傳知之齊僖與鄭莊嘗欲襲紀矣而託言朝紀人先告于魯而爲之備故不克至是齊與三國復襲紀紀人亦先告魯魯與鄭亦託言會而往救紀非徒不克而反敗之蓋當日之事與情若此齊僖鄭莊本爲一黨及鄭突立而宋多責賂變爲仇讎齊與紀又世讎也由是宋黨於齊鄭黨於魯齊欲襲紀而宋助之魯欲救紀而鄭助之魯後其期而卒敗齊宋及衛燕之師者實鄭厲公之力然終不能救紀之亡故經不言救者以此（啖趙春秋全無可取愚惟取此一條）

僖公

三十有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殺（左殽）

（經作敗秦師于殽）

左傳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必伐秦師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殺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

公羊傳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爲夷狄之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秦伯怒師出晉人與姜戎要之殺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稱人微者也或曰襄公親之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君在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詐戰不日（詐卒也齊人語）此何以日盡也

穀梁傳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秦也晉人者晉子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不正其釋殯而主乎戰也（公穀正論俗儒攻之適見其妄）

秦晉搆兵始于殺之戰其後兵連不息報復無常而秦遂合于楚卒爲晉患故春秋於殺之戰狄秦而微晉文譏之與晉爭中原者楚也秦晉舅甥之國城濮之戰秦

有功焉合秦以敵楚文公之善謀也且晉不敗秦何害於霸而汲汲焉背殯而要秦于險君子是以貶晉襄公說者謂城濮之後楚人帖息而秦首爲亂階不可以縱而弗擊非也秦本無志於中原今忽焉千里襲鄭無功而返又焉能爲亂於天下哉

半農先生春秋說卷五終

半農先生春秋說卷六

後學　吳泰來　企晉
男　棟　定宇　校

齊衛結謀叛晉

定公七年秋齊侯衛侯盟于沙

左傳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于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瑣即沙）

齊衛聯兵伐晉

九年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兩次皆伐晉）

左傳九年秋齊侯伐晉夷儀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齊侯在五氏）卜過之（過中牟）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齊侯致禚媚杏于衛以（三邑答謝衛侯）十年夏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前年齊為衛伐晉夷儀）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使師伐晉將濟河齊侯欲與衛侯乘或告曰晉師至矣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范中行亂晉

十有三年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左傳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不可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將作亂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范皐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荀躒）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荀寅）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士吉射）相惡（簡子韓不信襄子魏曼多）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范吉射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

齊衛謀救范中行（與宋魯同謀此諸侯謀救范中行之始）

十有四年夏公會齊侯衛侯于牽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左傳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

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于潞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

齊衛聯兵伐晉以救范中行

哀公元年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傳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趙稷涉賓以邯鄲叛事在定十三年）秋八月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

晉趙鞅帥師取戚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以爲晉援

二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不言伐衛者帥師取戚以居蒯聵也）

左傳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子絻八人衰經僞自衛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

齊人輸粟於范中行鄭人送之晉趙鞅敗鄭師于戚（經書鐵者鐵在戚城南）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左傳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大子爲右登鐵上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

齊衛聯兵圍戚以救范中行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左傳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中山鮮虞也元年齊衛伐晉以救范氏鮮虞與焉故今圍戚而仍求援于鮮虞也前伐晉者衛孔圉今圍戚者衛石曼姑其人異其事同則圍戚以救范氏明矣是時蒯聵在戚而齊衛圍之故有子圍父之說如其然則衛世子于鮮虞何與而齊衛爲之求援哉）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郛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

齊衛聯兵救范氏再圍五鹿會鮮虞納荀寅于

柏人（元年圍五鹿以救邯鄲）

四年傳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元年伐晉者衛孔圉三年圍戚者衛石曼姑四年圍五鹿者衛甯跪皆救范氏也公穀二家不知其事之本末以爲圍戚乃子圍父曷足信乎）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卽三年圍戚者）取邢任欒鄗逆時陰人盂壺口（八邑）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晉范中行之亂前後八年而後平（始于定十三年終于哀五年救之者齊衛鮮虞宋鄭務而救之尤力者齊衛也）

五年傳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

趙鞅報伐衛

夏晉趙鞅帥師伐衛

左傳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趙鞅報伐鮮虞

六年春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左傳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右趙鞅一伐衛一伐鮮虞皆以救范氏故

春秋東諸侯之黨齊衛爲魁桓三年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傷天下之無王也定七年齊侯衛侯結謀于瑣（瑣卽沙澤之轉）傷天下之無霸也由是齊衛聯兵伐晉一次五氏一次垂葭是時晉霸既衰諸侯叛晉而齊衛之邦交尤密故定十三年晉有范中行之亂齊衛會于牽于洮謀救范中行哀元年齊衛遂聯兵伐晉哀四年齊衛復聯兵伐晉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則齊衛之救范中行者不可謂不力矣獨哀三年齊衛聯兵圍戚以救范氏是時衛蒯聵在戚而齊衛圍之故公穀二傳以爲衛輒拒父而左氏不言傳曰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中山者晉之

讎不服晉晉數伐之中山亦伐晉以報之故齊衛圍戚而求援焉則戚是時屬晉不屬衛也案戚乃衛孫氏邑或屬衛或屬晉文元年晉師圍戚取之至八年復歸之衛成七年孫林父出奔晉則戚隨屬晉衛侯如晉晉反戚於衛襄二十六年孫林父以戚如晉則戚又屬晉二十九年吳公子札自衛如晉將宿于戚則戚乃衛晉間之地故其屬無常昭七年衛襄公卒晉范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則戚又屬衛哀二年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晉趙鞅禦之遇於戚將戰郵無

恤御簡子衛大子爲右鄭人擊簡子中肩衛大子蒯聵救之以戈鄭師北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先是晉趙鞅納蒯聵于戚故爲簡子車右而敗鄭師經書戰于鐵者鐵乃戚城南之丘明鐵之戰實在戚則戚是時仍屬晉矣哀元年夏齊衛救邯鄲圍五鹿蓋范氏之黨趙稷涉賓以邯鄲叛故齊衛圍五鹿以救邯鄲則三年齊衛圍戚救范氏也元年秋齊侯衛侯謀救范氏而會于乾侯魯師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然則齊衛元年兩伐晉一圍五鹿一取棘蒲而中山及魯

亦與焉至是齊衛復伐晉圍晉之戚而求援于中山乃救范氏非拒蒯聵益信矣及五年范中行之亂既平趙鞅以衛救范氏故伐衛六年晉治范氏之亂伐鮮虞則齊衛中山皆以救范氏而伐晉故趙鞅亦報伐衛及中山於衛世子何與乎是時晉失諸侯而趙氏與范中行爭國各據邑以叛興兵相攻諸侯皆助范中行而伐晉左氏據國史紀事前後詳密公穀不信國史而以意逆之得失常參半見經前有納戚後有圍戚之文又圍戚之師衛石曼姑也遂疑曼姑爲子圍父如其然則齊國

夏何爲者哉四年國夏伐晉取晉八邑而納荀寅于柏人者中山之力居多故三年圍戚國夏主兵而求援于中山也人雖甚不肖苟非兩足之禽未有子圍其父願爲戎首以助之者吾知其必不然矣杜預注左傳不詳考其事之始終本末又引公穀之說以亂之故自漢至今其義未明愚特備錄經傳於前復加詳說於後以辨羣儒之惑而待後之學者昭二十六年炊鼻之戰季氏以臣拒君經書公圍成而不言戰以其不可以訓故不言春秋不言臣拒君而獨書子圍父滅天理絶人倫君

子不忍言策書所不載後之學者詳焉或問曰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曼姑不知蒯聵在戚歟抑明知之而佯若不知歟曰非然也蒯聵在晉不在戚也何以知蒯聵在晉歟哀十六年蒯聵自戚入于衛十七年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以此知蒯聵在晉也哀二年蒯聵既以勇力持矛而爲趙鞅車右矣三年趙鞅圍邯鄲蒯聵亦必從之則蒯聵在晉不在戚又何疑且晉取戚而蒯聵居之實趙鞅爲主故齊衛伐趙鞅而圍戚其事與其文甚明又何必嘵嘵焉復爲之辨

哉

襄公

二十有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衞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左傳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亦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衞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庚辰子木至自陳（據傳楚屈建在陳與盟不與會而經書於會者是會也晉楚爲主故屈建雖不與於會而亦書）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曹許無大夫故稱人）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荀盈）謂趙孟

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齊本不與會焉得與盟宋爲地主與盟可知然則不與盟者乃邾滕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邾私屬于齊滕私屬于宋）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衞吾匹也乃盟（邾滕人之私屬故不與盟魯非人之私屬何敢視之季武子所以欲視邾滕者以邾滕既至必與盟故欲視之以輕其貢賦耳既而邾滕皆不與盟魯又安得視之哉）晉楚爭先（欲爭先故衷甲）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

襄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楚蔡衞陳鄭許曹八國之大夫于宋秋盟于宋宋爲地主魯往會之與盟者十國傳稱齊慶封邾悼公滕成公皆至而不序于會亦不與于盟是盟也晉楚二伯主盟中夏而諸侯之從者更相朝獨釋齊秦兩大國故齊慶封雖至而不序曹許之大夫稱人而不名邾滕尤微其君親至而會盟皆不與然則大國釋齊秦小國亦釋邾滕矣傳稱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叔孫曰我列國也何故視之豈邾滕非列國歟且曰邾滕人之私也春秋之滕薛小邾實

私屬於齊宋故襄二年秋會于戚邾人至而滕薛小邾不至晉荀罃謂魯仲孫蔑曰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若不得請事將在齊故是年冬復會于戚因知武子之言而滕薛小邾與齊崔杼偕至則滕薛小邾齊之私屬也而邾無聞焉定元年諸侯之大夫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我役也則滕薛小邾亦私屬於宋矣故宋之盟薛郳不至邾滕雖至亦不登於會盟之列也哀七年公伐邾入其國以其君來邾茅夷鴻請救於吳曰魯賦八百乘君之貳邾

賦六百乘君之私則是春秋小國皆大國之私邾舊屬齊滕舊屬宋故齊宋請邾滕請爲其屬猶魯之請屬鄫也襄四年公如晉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曰寡君願事君無失官命以鄫無賦於司馬故願借助於鄫晉侯許之是以五年夏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比諸魯大夫焉既而以屬鄫爲不利故于是年秋戚之會鄫人在列仍使鄫大夫聽命于會然則宋之會邾滕不與者明爲齊宋之私屬而不復聽命于會矣絶小國于會而以爲己私自宋之盟始又不請于君而出自大夫之命則是

盟也大夫之私盟也安得謂晉楚二伯主盟中夏哉故春秋正其名曰諸侯之大夫畀之也且卑之也如從前目後凡之例則當書諸侯之大夫盟于宋而再稱豹者豹若從季孫之言而視邾滕則大辱國矣故再稱豹言其不辱君命也左傳以爲違命而舍族其不然乎晉楚之成創自鍾儀繼之羅茷由是宋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至成十二年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是年公會晉侯衞侯于瑣澤鄭伯如晉聽成春秋不書盟而書會者言晉楚之成成于瑣澤之會

也晉楚既成之後晉郤至如楚聘楚公子罷亦如晉報聘而盟于赤棘魯不與故不書瑣澤之會魯亦與焉晉楚之成實始于此既而有鄢陵之戰以敗其成自此晉楚交爭幾無寧歲自成十六年至襄十一年前後十三年而鄭始服楚不能爭晉楚之搆兵乃息及晉悼卒晉平立晉霸益衰襄二十六年冬楚子伐鄭鄭知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故不禦寇而楚師亦退宋向戍遂造爲弭兵之說告於晉楚及齊秦而會諸侯之大夫于宋於是有晉楚二伯之名而天下之兵亦少戢矣齊不與盟亦

朝于晉（襄二十八年）是時諸侯猶未叛晉也晉楚爭[illegible]先楚[illegible]衷甲以脅晉晉畏楚乃先楚人晉少懦矣焉能禁楚氛之甚惡乎左傳謂晉有信故書先晉則似不然會盟序爵且先諸夏而後蠻夷假令楚有信又安得書先楚也穀梁謂豹云者恭也是則然矣而歸美於晉趙武其失與左氏同晉楚分爲二伯而大夫主盟不恭孰甚焉故春秋特正其名曰諸侯之大夫以此不然詳于會而略于盟可也又何必復書諸侯之大夫哉（襄九年同盟于戲十一年同盟于京城北又會于蕭魚皆不言諸侯）自宋盟之後魯爲宗國宋爲上公皆往朝于楚供其職貢從其時命重其幣帛賀其福而弔其凶小國之君奔走于兩大國跋涉山川蒙犯霜露敢憚勤勞亦楚尤苦於事晉此春秋之一變也及楚康卒郟敖立郟敖弑楚靈立昭之四年楚使椒舉如晉猶假宋之盟而求諸侯于晉晉許之而諸侯麇至由是會于申而伐吳滅賴昭八年滅陳十一年滅蔡是時晉平公卒昭公立晉失其霸坐視陳蔡之亡而不能救楚遂橫行而莫之禁此春秋之又一變也十三年楚靈弑于乾谿楚平立晉昭會諸侯于平丘而陳蔡復國實楚復之

非晉之力二十六年楚平卒楚昭立三十年晉頃卒晉定立晉霸失而楚亦衰吳遂興哀十三年黃池之會吳晉分爲兩伯春秋于是乎遂終

桓公

十有四年冬十有二月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左傳十二年公欲平宋鄭（宋立厲公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不平）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即穀丘也句古侯反瀆音豆句瀆反爲穀故句瀆之丘即穀丘反切之學實萌於此）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十四年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爲盧門之椽

公羊傳以者何行其意也（何注以己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

僖公

二十有六年夏公子遂如楚乞師冬公以楚師伐齊

取穀

左傳二十六年夏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

定公

四年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是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等十六國諸侯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左傳三年冬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乃辭蔡侯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五戰及郢庚辰吳入郢

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奈何蔡昭公朝楚有美裘囊瓦求之不與爲是拘昭公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是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案[illegible]伐楚[illegible]

蔡爲前列也蔡侯歸自楚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則沈玉於漢亦非河且誓不復濟漢豈請吳伐楚實未嘗與之偕伐歟）楚人聞之怒爲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案左傳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爲沈故圍蔡似公羊未知其事也）蔡請救于吳於是興師而救蔡（穀梁傳同故不復錄）

鄭厲立於宋莊宋多責賂於鄭故宋鄭不和魯桓欲平宋鄭而有穀丘之會宋燕皆與又兩會宋而宋卒辭平故魯桓獨與鄭盟而戰于宋則是宋燕一黨魯鄭一黨也至明年公會紀鄭而及齊宋衛燕之師戰于紀則又齊宋衛燕爲一黨矣先是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則宋與陳蔡本同盟之國故宋伐鄭而齊衛陳蔡從之春秋不書宋會四國而書宋以四國伐鄭且諸侯也而稱人辠宋也何辠乎宋鄭之亂實宋釀成之又以賂立突而責賂無厭魯再三欲平之而終不克遂與鄭合而與宋戰則曲在宋而鄭未爲直也且勝負亦未分焉至明年魯鄭與齊宋等戰于紀則魯鄭齊宋各行其意莫適爲主故戰而不地何謂各行其意欲襲紀者齊之意欲救紀者魯之意助齊而與鄭敵者宋之意助魯而與宋敵

第九十三冊

者鄭之意故曰各行其意勝負雖分曲直未辨也至是宋復以四國諸侯伐鄭則出全在宋惟宋獨行其意而已獨行其意者言非四國諸侯欲伐鄭也宋實以之所以舉宋云爾然則春秋戰伐而書以者皆以之者之舉歟曰非然也以者借人之力有能行其意者有能左右之者四國伐鄭而宋以之可謂能行其意矣未可謂能左右之也四國惟均齊為大國又皆諸侯焉能左之右之惟宋馬首是瞻哉僖二十六年公子遂乞師于楚明師楚師者遂也而公以之伐齊取穀非所謂能左右之

者歟故春秋獨舉以之者謂其借人之力以行其意又能左右之殘民之命逞己之私不仁甚矣故穀梁曰以者不以者也若夫借人之力以救己之亡既不能左右之又不能行其意如定四年楚人圍蔡蔡方望救於吳焉敢以吳而柏舉之戰春秋亦書以者蓋憫蔡之危善吳之救何舉之有焉吳之戰于柏舉也舍舟于淮濟漢而戰再戰于小別三戰于大別四戰于柏舉五戰于淸發及雍澨而後及郢蔡雖與偕未聞與戰故曰不能左右之吳之謀楚也數十年矣伍員謀于前宰嚭謀于後

各欲報其家之讐吳用其謀亟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彼出則歸彼歸則出使之疲於奔命以病之又使之無忌佯為畏而避之而後以大師繼之然則柏舉之戰吳之志也名為救蔡吳實主兵蔡又焉能行其意乎而春秋特書蔡侯以吳子者蔡無辠而楚圍之吳能救之蓋惡楚而進吳也所以者既進之矣以之者無辠可知然則何以不書救春秋無義伐亦無義救吳大而蔡小蔡弱而吳強小能以大弱能以强義也惟柏舉之義為然既書以故不書救春秋義之曷為狄之其入郢也以班

處宮故狄之柏舉之戰以義始以狄終春秋不遺善不隱惡先進而後貶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有如此

莊公

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公羊作公會左傳無曹伯）

左傳冬同盟于幽鄭成也

公羊傳同盟者何同欲也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不言公外內寮一疑之也（寮謂諸侯北杏之會不言諸侯外疑之幽之會不言公內疑之）

二十有七年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左傳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于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授之諸侯何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

右齊桓同盟二

文公（文公十四年　晉靈八年）

十有四年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左傳六月同盟于新城從于楚者服且謀邾也

右晉靈同盟一盟主不與大夫主盟故序晉于末

宣公（宣公十二年　晉景三年）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左傳晉原縠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于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

右大夫同盟時晉景爲盟主故書先晉

十有七年六月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左傳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先會後盟非一地也）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

成公

五年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左傳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先是許靈與鄭悼訟于楚鄭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

七年秋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左傳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氾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

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九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左傳爲歸汶陽之田故（在前年）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右晉景同盟五其一大夫盟

十有五年三月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

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時晉厲五年）

左傳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負芻殺太子而自立事在十三年）

十有七年夏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齊靈宋平衛獻曹成）

左傳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

右晉厲同盟二

十有八年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邾宣）

左傳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朾謀救宋也（時宋有魚石之亂楚伐宋以助之）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

襄公

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鄭僖莒黎比）

左傳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時周靈王新即位）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

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杞孝小邾穆鄭簡）

左傳冬十月諸侯伐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

穀梁傳不異言鄭善得鄭也不致恥不能據鄭也

十有一年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滕成杞孝）

左傳四月諸侯伐鄭六月圍鄭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亳杜氏經文也服氏經文作京公穀二家皆作京故從之）

右晉悼同盟四

二十有五年夏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晉平宋平衞殤曹武杞文）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左傳晉侯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

右晉平同盟一

昭公

十有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晉昭齊景衞靈宋元鄭定曹武莒著丘邾莊滕悼薛獻杞平小邾穆）八月甲戌同

盟于平丘

左傳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郠故晉將以諸侯來討乃竝徵會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于平丘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對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於齊齊人懼對曰敢不聽從邾莒愬於晉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請君無勤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及盟子產爭承（承謂貢賦）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旣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公不與盟

右晉昭同盟一

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涖牲曰盟其禮皆亡公羊略言遇禮曰以人爲菑以幦爲席以鞍爲几以遇禮相見菑一作側謂周埒垣所以分內外衞威儀古無單騎未聞有鞍謂之馬褐卽古之鞍故管子山

國軌曰被鞍之馬千乘席者車覆笭會盟有壇周禮將坦布席設几遇禮易略故以人及鞍帶代之遇會盟三者備見春秋而闕天子會諸侯之禮周官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惟大朝覲乃行之是爲大會同冢宰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說者遂謂春秋同盟猶古殷同而設方明於壇上其不然乎杜預謂服異謂之同亦非也僖四年齊桓合諸侯以伐楚而楚服屈完遂及諸侯盟于召陵則是盟也楚服也獨非服異哉曷爲不言同然則同非服異信矣春秋前隱桓後定哀中夏無盟主故亦無同盟蓋必有盟主而後有同盟也穀梁謂齊霸同盟者同尊周晉霸同盟者同外楚其說近是亦未盡然齊桓尊周莫盛於葵丘之盟明天子之五禁曷爲不言同公羊謂葵丘之盟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是時桓德未衰亦未聞諸侯之叛其言未可信也司馬法曰春以禮朝諸侯圖同事夏以禮宗諸侯陳同謀秋以禮覲諸侯比同功冬以禮遇諸侯圖同慮時以禮會諸侯施同政殷以禮宗諸侯發同禁愚謂同盟者同事同謀同功同慮而同政同禁必待天子施而發之春秋王室既卑其禮

不行久矣葵丘之盟宰孔臨之傳言宰孔先歸桓既盟之後則宰孔臨盟可知臨之以天子之宰而申五禁焉與天子殷同而發同禁何以別乎君子惡其無別也故不言同猶晉文踐土之盟王子虎臨之且在王庭故亦不言同以別于天子之殷同云爾召陵之盟楚人帖息而盟不言同者蓋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也然則同盟者同外楚歟是故宣十二年四國大夫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恤病者言爲楚所病則同救之討貳者言貳心於楚則同伐之同外楚也故雖大夫盟亦曰同盟其盟不信皆貶稱人襄二十七年九國大夫盟于宋其盟更甚於清丘皆大夫盟也一言同一不言同何哉當是時晉楚分爲兩伯猶後世南北兩朝北指南爲島夷南亦斥北爲索虜異俗異制異齊異宜乃欲混而一之合而同之其可得乎君子觀晉楚之盟不言同則穀梁外楚之說益信春秋自僖以前及文襄之霸未有大夫而主諸侯之盟者大夫而主諸侯之盟自文七年扈之盟始（說見前）自是後兩盟于扈皆晉靈主盟諸侯亦不序言晉無君趙盾獨爲政也惟新城之盟七國諸侯皆序而

趙盾稱名大夫也而儼然爲盟主言其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所謂同心爲惡惡必成故亦稱同盟及宣二年盾弑靈公未聞諸侯之討而反託言孔子之褒遂有良大夫之目則春秋亂臣賊子接迹比肩于世君臣之大義不明蓋非一朝一夕矣僖十五年齊桓合諸侯盟于牡丘而諸侯先有散辭昭十三年晉昭合諸侯盟于平丘而諸侯皆有異志牡丘之盟不言同平丘之盟有異志而仍言同者晉霸雖衰諸侯猶同心外楚而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起而振之哉（啖助曰凡同盟者皆盟辭同也盟辭彼此各異故不言同案襄九年同盟于戲晉爲載書鄭公子騑趨進而更其辭則盟辭彼此各異矣曷爲亦書同也啖助之說妄甚）

隱公

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左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

公羊傳孰及之內之微者也（何注魯不稱人者內辭宿不出主名者佳國與可知）

穀梁傳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者之

盟不日

桓公

十有七年二月丙午及邾儀父盟于趡（公羊作公及穀梁作及左氏亦作及而俗本左氏春秋作公會後人亂之也學者觀傳自明不必復辨）

左傳及邾儀父盟于趡尋蔑之盟也（此左氏傳中之經非正經文之誤又與穀梁經文同故從之）

莊公

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公羊作公會左氏無曹伯）

二十有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朱儒不信左傳及諸子書而以小白爲襄公子故有諱公盟與仇爲昏之說）

公羊傳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曷爲就吾微者而盟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

僖公

十有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二十有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公穀三家經皆作公會獨左氏無公蓋闕文也杜預因經文闕公旋爲之說不足與辨亦觀傳自明）

左傳二十九年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傳明言公會則闕文可知）

文公

二年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十年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

左傳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

成公

三年冬十有一月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左傳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衞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衞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衞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衞禮也

公羊傳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

穀梁傳其曰公也來聘而求盟不言求兩欲之也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己丑及郤犨盟

左傳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郤犫來聘且涖盟

襄公

七年冬十月壬戌及孫林父盟

左傳衞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是年秋季武子如衞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子叔乃公孫剽來聘在元年）而尋孫桓子之盟（見前）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衞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

十有五年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左傳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傳不言盟地三傳皆無文）

右會盟不言公會公及十三條中有誤文二（趡之）

[illegible]盟闕文二（翟泉之盟）存疑二（僖十六年[illegible]幽之盟）[illegible]

春秋達例凡列國大夫來聘且尋盟則公與之盟不言公亦不言地君不與臣盟故不言公盟於國故不言地曷爲齊高傒宋向戌獨言地高傒之盟在僖二十二年秋齊及宋陳伐我西鄙在十九年冬左氏皆無傳莫知其見伐之由蓋是年秋齊宋盟于郪公子結亦與焉經稱媵陳人之婦則是盟非公命可知何氏休謂郪之盟齊宋欲謀伐魯事雖無據然自長勺乘丘以來齊魯不和久矣莊公亦倔强不肯下齊未嘗一朝齊國至是而齊與魯平齊桓欲親厚魯特遣貴大夫高傒來盟是時齊爲盟主故不與之盟于國而特與之盟于防所以敬禮盟主故自盟之後齊魯遂和納幣結婚而仍世爲甥舅則是盟也所以合兩國之交成兩君之好故謹而書于策公羊謂不言公諱與大夫盟失之矣不言公者春秋公與大夫盟之達例也何諱之有哉宋爲上公王者之後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亦以敬禮盟主者敬禮宋視列國有加故齊高傒宋向戌獨言地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襄十五年及向戌盟于劉文無軒輊且宿之盟宋魯始通劉之盟重尋舊好一也特以宋稱人而盟不日故穀梁謂內外皆卑者宋稱人故外卑盟不日故內卑然則凡盟不言公而公實與盟則曰公不與盟則不日亦春秋之達例歟成三年及荀庚盟十一年及郤犫盟齊與晉皆盟主也曷爲或地或不地高傒齊之上卿荀庚郤犫晉之下卿也雖皆盟主而禮有等差故或地或不地者以此僖二十九年公會王子虎及諸侯之大夫盟于翟泉諸侯之卿視天子之士故稱人王子虎臨之故亦稱人僖公會之故書曰公會王人公穀二家經文及左氏傳文皆同獨左氏經文與傳互異不言公者蓋闕文也後世俗儒力攻左傳以爲尊經公穀二家經文炳然不以爲據反據左氏闕文而爲之說曰公會王人皆不言公乃引文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以爲證妄之甚矣案文八年襄王崩頃王立文十年頃王二年先是公孫敖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故毛伯衛來求金求金者猶求賻云爾由是叔孫得臣如周葬襄王至是王使蘇子來盟于魯蓋王臣下盟諸侯周室之卑等于列國春秋不言蘇子來盟者爲天王諱也然則及蘇

子盟于女栗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周也而僖以待齊宋者待周亦不能無辜焉公會王人禮也王人來盟于魯則冠履不分上下矣翟泉之盟猶可言也盟于女栗尚忍言哉故女栗之盟不言公諱之也說者乃以翟泉與女栗同科不亦妄乎桓十七年及邾儀父盟于趡邾子克也嘗與隱公盟于蔑矣桓十五年邾儀父與牟葛來朝皆賤之而稱人明以夷狄待之公羊曰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及是復修蔑之好故既賤之於前而稱人仍進之於後而稱字蔑趡兩盟皆渝一日二不日穀梁謂渝

盟不日非也蓋以趡之盟不言公而公實與盟故曰則左氏經文之誤益信愚以左氏傳中之經正經文之誤非捨經而從傳實事求是正所以尊經後之學者詳焉莊十六年同盟于幽齊桓始霸合八國之諸侯而魯獨使微者往會左氏無文杜預臆說不足信也穀梁謂北杏之會稱人外疑之幽之會不言公內疑之北杏稱人是齊侯宋公矣幽盟不言公公實在列或以爲公叛盟故諱不稱公異論紛然終無定論愚謂當以公羊經文爲正三傳無公亦闕文也公會諸侯不言公獨此一條仍存疑以待後之學者（文三年及晉處父盟說見前）或問曰桓十七年趡之盟曷爲不言公春與邾盟而秋伐邾君子以公背盟爲已速矣故伐邾亦言及而不言公所以譏公也文十年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公與之盟曷爲不日諱與王人盟故不言公別于公與大夫盟故不書日

文公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左傳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

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爲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爲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

三年夏秦人伐晉

左傳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四年秋晉侯伐秦

左傳秋晉侯伐秦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

七年夏四月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左傳六年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欲立長君趙孟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七年夏四月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穆嬴曰抱太子以啼于朝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公穀二傳皆不知其事而以意逆之故不錄）

十年夏秦伐晉

左傳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經不書）夏秦伯伐晉取北徵（經不稱爵狄秦也）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左傳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乃以其屬出皆出戰交綏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穀梁傳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也（公羊曰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二傳一曰敵一曰略亦似不知其事而以意說）

十三年左傳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孔疏桃林之塞在晉之南從秦適周乃由此路使詹嘉守之者以秦與東諸侯遠結恩好及西乞術聘魯亦應更交餘國慮其要結外援東西圖己故使守此阨塞欲斷其來往也）

十四年左傳楚莊王立公子燮與子儀作亂（子儀鬬克字）初鬬克囚于秦（事詳僖二十五年傳）秦有殽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故作亂（秦晉搆兵而秦合于楚共謀晉實自殽之戰始成十三年晉厲公使呂相絕秦曰穆公卽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然則鬬克求成穆公使之楚成被弒故謀不成）

十有六年秋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左傳楚大饑庸人帥羣蠻以叛楚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宣公

元年冬晉趙穿帥師侵崇二年春秦師伐晉

左傳晉欲求成于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夏晉趙盾救焦

八年夏晉師白狄伐秦

左傳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十有五年六月秦人伐晉（經書六月下有秋叅傳稱秋七月必有一誤）

左傳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

成公

二年十有一月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

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左傳晉伐齊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孟孫請往賂之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秦實西戎之長未嘗侵伐東諸侯以晉爲之蔽也及殽之敗秦與楚合宣十六年秦人助楚滅庸至是楚又挾秦侵衛侵魯春秋不書侵而書公及楚人秦人等盟于蜀見秦楚合而晉霸少衰東諸侯靡然從之矣傳言畏晉而竊與楚盟非也諸侯皆畏楚豈畏晉哉公穀皆不知楚救齊而侵衛侵魯故公與之盟直以意說而已）

九年冬秦人白狄伐晉

左傳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

十一年左傳冬秦晉爲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犨盟秦伯于河西秦伯歸而背晉成

十有三年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傳稱諸侯朝王明厲公帥諸侯以朝王也自魯

言之故曰公如京師不言朝而言如春秋達例說見第八卷或以爲慢是以朝王爲諸侯之慢必以不朝爲諸侯之恭其說悖矣）

左傳三月公如京師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于晉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

襄公

九年左傳秦景公使士雃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經不書）晉饑弗能報也

十年夏晉師伐秦

左傳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九年傳秦人侵晉經不書闕）

十有一年冬秦人伐晉

左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楚不能救鄭而鄭服于晉故秦人伐晉而聲言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

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十二年左傳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秦楚聯兵伐宋）秦嬴歸于楚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禮也（秦楚結爲婚姻）

十有四年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左傳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

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

二十五年左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皆在二十四年）其五月秦晉爲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成而不結

二十六年左傳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

昭公

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公羊傳曰仕諸晉也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襄二十七年晉楚盟于宋先是秦晉修成至是秦鍼奔晉公羊以爲仕諸晉信矣）

定公

四年左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五戰及郢十一月庚辰吳入郢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于庭牆而哭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五年左傳六月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

敗夫槩王于沂九月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冬十月楚子入于郢（文十六年楚大饑戎伐其西南又伐其東南庸人帥羣蠻以叛楚百濮從之于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都阪高當是時楚其危哉秦人助楚滅庸而楚復安至是吳入郢昭王奔隨楚已亡矣秦人救楚敗吳而楚復國皆秦之大有造于楚者也）

春秋大國晉楚齊秦東諸侯皆畏楚而不畏秦者蓋晉足以當秦東諸侯實賴晉爲之蔽也楚無大國之蔽故志在中原由近及遠先肆虐于陳蔡而鄭當其衝楚之虐鄭尤在鄭鄭服于楚而東諸侯靡然從風楚遂橫行于中原而莫之能禁秦豈無中原之志哉秦所忌者惟晉春秋之全晉强戰國之三晉弱不足以當秦最近于秦秦蠶食諸侯先自近始欲伐近而恐遠者救之故秦遠交齊楚近攻三晉三晉亡而齊楚舉之若拾遺矣晉所倚者亦惟秦故晉獻與秦穆結爲婚媾及晉獻死而夷齊卓子弒秦先納夷吾後納重耳重耳霸諸侯亦因秦之力僖三十年秦晉圍鄭秦背晉而竊與鄭盟且戍鄭由是秦晉始有隙三十三年秦遂遣三帥襲鄭及其還

也晉襄要而擊之喪師于殽秦晉遂成讐敵春秋諸儒以秦誓編於書故盛稱穆公之德而春秋獨於秦穆無善辭學者疑之秦用孟明所謂仡仡勇夫也既喪師于殽匹馬隻輪無反仍不悔過甫及三年復以憤兵而敗于彭衙秦穆誠能詢茲黃髮焉用此仡仡勇夫而大辱國哉故君子有取乎秦誓所謂不以人廢言而春秋以其言行不相顧故無善辭文三年秦伯伐晉稱人四年晉侯伐秦稱侯安見其尊秦也惟二年晉人伐秦先且居爲帥而經不書謂之崇德春秋貶人晉卿復人秦伯

蓋交譏之文何德之崇而謂之崇德乎令狐之役曲在晉兩稱人及十年秦伐晉康公自將春秋不書爵不稱人直以秦爲狄矣蓋自殽之戰秦穆之毒晉尤深思天下可以敵晉者惟楚于是遣楚囚鬬克歸楚求成共謀伐晉始作秦誓旋遣楚囚誠所謂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者其心忌克惟圖報復而已雖楚頵殞命厥謀未就然秦卒與楚成其後文十六年秦人助楚滅庸成二年晉與魯衛敗齊師于鞌秦人助楚救齊而侵衛侵魯遂與諸侯之大夫盟于蜀春秋惟城濮之戰及溫之會秦人與焉昔晉合秦以敵楚今楚合秦以敵晉實因殽之役晉襄激之使然由是陽橋之役晉畏其衆而避之魯衛惴惴然從之蓋秦楚合而晉霸亦少衰矣及晉厲公立合諸侯伐秦且先使呂相絕秦是時秦桓公既與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故聲其罪以討之于是諸侯朝王仍自京師從劉康公成肅公伐秦君子謂是師也名之正辭之順春秋書之特詳明與厲公以復霸也故我謂厲公非無道之主者以此其後悼公三駕伐鄭而楚不能復救鄭鄭遂屬晉秦人爲之

興師聲言救鄭而敗晉師于櫟由是秦楚邦交[illegible]重之以昏姻故秦與侵晉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晉人取鄭秦楚聯兵伐宋師于楊梁以報之而東諸侯宋衛魯咸被秦兵之酷烈豈非秦穆之詒謀也哉襄十四年晉悼伐秦棫林之役遷延而退爲諸侯笑遠不如晉厲麻隧之師諸侯皆睦于晉春秋諸儒褒悼而貶厲非公論也（左傳褒貶皆春秋諸儒之論見于晉乘楚檮杌諸書而左氏取之故紀事皆實其論未公）及襄二十五年秦晉脩成二十七年晉楚分爲兩伯天下益少事晉霸雖衰而秦晉之構兵亦息矣當是時楚弱吳強吳楚交爭中夏無盟主及吳伐楚入郢昭王奔隨秦人救楚而敗吳師昭王復國自是後秦不復見於春秋晉遂分裂爲韓魏趙春秋一變爲戰國而秦愈強力戰而并天下天下號爲虎狼秦

半農先生春秋說卷六　終

半農先生春秋說卷七

後學吳泰來企晉校
男棟定宇

隱公

七年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說者謂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其後年子無知遂弒齊實由親愛之已甚也春秋凡稱弟者皆譏其不然乎文武賢親並建姬姓之國五十三周之子弟苟不任惑者莫不爲天下之顯諸侯曷嘗不親愛之哉乃云親愛之已甚遂開篡弒之階是必疏遠之而後可也其說悖矣春秋凡稱弟者皆親親也說見十五卷）冬天王使凡伯來聘九年春天子（公穀作天王）使南季來聘

左傳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艾盟在六年夏傳曰始平于齊也）

公羊傳其稱弟何母弟稱弟母兄稱兄（何氏休曰聘者問也古者諸侯朝罷朝聘爲慕賢考禮一法度尊天子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大廟孝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又曰書者喜之也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較讀爲覺詩有覺德行）

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接於我舉其貴者也（范氏甯曰聘例時凡聘皆使卿執玉帛以相存問）南氏姓也季字也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范氏甯曰周禮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災許慎曰禮臣病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傳云非正未詳）

桓公

三年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八年春天王使家父來聘（桓三年齊使來聘致夫人也成八年宋使來聘聘共姬也齊使在魯逆女之後宋使在宋納幣之前經惟書聘傳詳其事春秋之通例也趙匡力攻左傳不斥聘共姬獨斥致夫人爲妄甚矣趙匡之妄也左氏據魯史寫書安有魯史無文而左氏鑿空自造乎）

左傳三年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四年夏周宰

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五年仍叔之子弱也（經在從王伐鄭前傳在後又兩書秋）

公羊傳宰渠伯糾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宰渠伯糾何下大夫也（何氏休曰天子下大夫繫官氏名且字繫官者卑不得專官事也稱伯者上敬老也禮君於臣不名者五諸父兄不名王札子是也上大夫不名祭伯是也盛德之士不名叔肸是也老臣不名宰渠伯糾是也）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仍叔之子何譏何譏爾譏父老子代從政也（何氏休曰家采地父字也天子中大夫氏采故稱字不稱伯仲也）

穀梁傳任叔之子者（任卽仍）錄父以使子也故微其

君臣而著其父子不死父在子代往之辭也[illegible]

莊公

二十有三年春祭叔來聘夏荆人來聘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左傳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

公羊傳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

穀梁傳祭叔來聘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荆人來聘善累而後進

之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再女叔來聘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僖公

三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三十有三年春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左傳三十年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三十三年春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

文公

四年秋衛侯使甯俞來聘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十有二年秋秦伯使術來聘

左傳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九年冬楚子使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

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十二年秋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於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公羊傳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一

而足也遂者何（[illegible]）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繆公卒於文六年是時康公六年）

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萩椒（即）何也以其來我褒之也

宣公

十年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冬齊侯使國佐來聘

左傳秋劉康公來報聘（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爲有禮厚賄之康公即季子劉其采）師伐邾取繹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國武子來報聘

公羊傳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

穀梁傳其曰王季王子也其曰子尊之也聘問也

成公

三年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八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十有一年春王三月晉侯使郤犨來聘十有八年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傳三年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宋共公立）八年春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時葬晉景公止公使送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郤犨來聘且涖盟十八年夏公至自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時悼公初立公如晉朝）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公羊傳（晉荀庚衛孫良夫）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

襄公

元年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五年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七年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八年冬晉侯使士匄來聘十有二年夏晉侯使士魴來聘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十有六年夏晉侯使荀吳來聘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二十有九年夏晉侯使士鞅來聘吳子使札來聘（吳與晉同姓春秋以其僭稱王而貶之故於其來聘也則曰吳子使札與楚子使椒秦伯使術同文說者以札讓國而國亂春秋非貶吳乃貶札也札本壽夢幼子不當立何讓之有且壽夢欲立季[illegible][illegible]啓惠公欲立桓公皆[illegible]不正隱之禍惠公爲之吳之亂亦壽夢啓之矣魯[illegible]也桓[illegible]泰伯以兄讓弟故孔子稱

（其三讓季札非讓也固無可褒亦無可貶貶札之說愚所不知）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

左傳元年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卽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五年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鄭僖公初卽位）七年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元年）且辭緩報非貳也冬十月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八年冬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是年春公如晉）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十二年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前年伐鄭）冬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二十六年晉人爲孫氏故名諸侯將以討衛也（是年衛侵戚東鄙又殺晉戍三百人）夏中行穆子來聘名公也（名公會澶淵以討衛疆戚田）二十七年春齊慶封來聘叔孫與慶封食（聘禮大夫於賓壹饗壹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二十九年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是年仲孫羯會晉荀盈及諸侯之大夫城杞）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鄫鼓父黨叔爲一耦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見聘禮）其出聘也通嗣君也（吳子餘祭立）故遂聘于齊聘於鄭適衛自衛如晉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通嗣君也（郟敖立）

公羊傳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遠罷無傳何氏休謂公數如晉希見答今楚來聘故喜錄之言公五朝而晉兩聘故曰希公一朝楚楚亦一聘魯故曰喜錄之）

穀梁傳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其名成尊於上也

昭公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十有二年夏宋公使華定來聘二十有一年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傳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

見（代趙武）禮也觀書於大史氏（季札觀樂韓起觀禮皆先請後觀禮也）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既享宴於季氏（聘禮大夫於賓有饔食而無宴宴者饗之終立行享坐行宴也）十二年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宋元公初立）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二十二年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爲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十四年傳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是

也劉炫曰聘禮使卿主國待之饔餼五牢鮑國加二牢故七牢又引鄭注卿五牢大夫三士大牢而已）士鞅怒魯人恐加四牢焉爲十一牢

易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萬國以比建諸侯以比親此一陽當位而下交之象故天子之於萬國之諸侯朝覲宗遇會同之外文有存頫省聘問之禮焉所以撫邦國而親諸侯也周官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時聘曰問殷頫曰視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大行人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烖所謂間問者歲徧存歲徧頫五歲徧省十二歲一巡守以巡守之明歲爲始自五歲之後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言語者五方之言辭命者六辭之命故名譯官諭之使通協之使同九歲省而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書名有三皇五帝聲音有淫過慢凶故屬諸史或讀之或達之或贊之屬諸瞽或展之或合之或辨之則書文同而樂文亦同矣至十一歲又徧省之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灋則瑞在典瑞節在掌節牢禮在掌客丈尺爲度釜鍾爲

量數有九數器有百工八灋治官府八則治都鄙達同成修皆以法式等齊之蓋先王所以親諸侯者如此而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小曰問每歲一往大曰聘間歲乃行凡君卽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必擇有道之國而就脩之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者又如此至春秋而天王不巡守存頫省之禮皆不行天王遣使來聘惟隱桓之時凡五見僖三十年宣十年各一見而已所謂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者僅見於定之十四年天王使石尙來歸脤穀梁子曰石尙

欲書春秋詠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諸行聘貴復正也蓋自宣十年天王使王季子來聘歷成襄昭三公百有餘年天王不行禮於魯至是始復行之故穀梁有貴復正之說而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穀梁又云聘諸侯非正其說前後如出兩人蓋穀梁之徒以意說而非本於師說有所受之者爲師說無所受之者爲意說後世無師唐宋俗儒皆好意說遂喜而從之以爲聘問而天王下聘猶朝覲而天子下堂皆衰周之失禮也如其然則朝聘以時有來而無往列國不相朝天王不報

聘周官未足信春秋朝聘之書於冊者皆譏也有是理哉若夫諸侯之邦交大國朝而小國聘其禮備見於春秋隱桓以前東諸侯之外未聞有來聘者南則楚西則秦皆大國而荊人來聘始見於莊之二十三年猶未有君臣也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不稱使有臣無君非尊之乃抑之穀梁謂權在屈完故不言使則成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亦權在國佐曷爲而獨稱使乎且召陵之師諸侯在焉晏嬰之師大夫而已齊稱使而楚不稱使明楚未可同於齊也及文九年楚子使椒來聘始有

君有臣矣然大夫猶未氏也及襄三十年楚子使薳罷來聘由是大夫稱氏同於中國焉秦至穆公而始大文三年傳稱秦伯伐晉（經書秦人）遂霸西戎而任好之卒不志於春秋者以其僻在西戎未通玉帛之使也故春秋卒楚子旅（宣十八年）而不卒秦伯任好說者謂楚莊賢故卒之則秦穆亦有賢名矣爲而不卒乎及文六年穆公卒康公立康公三年當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始從荊人來聘之例而書秦人外之也及文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亦如楚子使椒而不氏則春秋抑秦甚於楚

矣至是秦始聘於魯知其亦聘於周生既聘死必赴赴於天子則稱名故文十八年秦康公罃卒宣四年秦共公稻卒皆稱名自是後玉帛之使遂絶於魯知其亦絶於周故秦桓公景公哀公惠公春秋四書秦伯卒而不名生不聘死不赴也死不赴曷爲書卒赴於魯不赴於周故不名而書卒且景哀惠三公魯皆遣使會其葬矣既書葬又安得不書卒公羊以秦爲夷信矣乎然謂獨罃稻以嫡立故名餘皆匿嫡之名愚未敢信也左傳乃謂未同盟故不名則秦康公與共公未聞與魯同盟曷

歸諸稽獨省哉（說者謂諸侯之於天子也有貢而無聘春秋諸侯不朝貢而以聘禮上同如我交爲伉此俗儒之異說也大宗伯賓禮有八朝宗覲遇會同之後即繼之以時聘曰問殷頫曰視此問與視非諸侯聘於天子之禮乎且中庸明言朝聘以時蓋諸侯朝聘天子各以其時左傳亦云晉韓宣子聘於周辭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王曰辭不失舊此諸侯聘於天子之辭所謂時事者非聘而何俗儒好爲異說以駁先賢傾以鄭氏釋周官爲誤始於啖趙後人皆附會之吾所不取）

莊公

九年夏公伐齊納糾（左傳經文公伐齊納糾孔疏云今定本經文糾之上有子字）

左傳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公羊傳納者何入辭也其言伐之何伐而言納者

猶不能納也糾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

穀梁傳當可納而不納（可納者謂公及齊大夫盟于暨之時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公穀皆不言讐子以糾非讐人之子也故何休范甯之說皆不取）

僖公

二十有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南頓縣故頓子國也周之同姓頓迫于陳而奔楚自頓徙南故曰南頓今南頓故城在頓南三十餘里）

左傳秋秦晉伐鄀楚鬭克（申公子儀）屈禦寇（息公子邊）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傳焉宵坎血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

公羊傳何以不言遂兩之也

穀梁傳納者內弗受也圍一事也納一事也而遂言之蓋納頓子者陳也

文公

十有四年秋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捷公羊作接古接捷通）

左傳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公羊傳納者何入辭也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何大乎其弗克納晉郤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接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而納之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接菑也四貜且也六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

也貴則皆貴矣雖然貜且也長郤缺曰非吾力不能也義實不克爾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

穀梁傳是郤缺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也長轂五百乘緜地千里過宋鄭滕薛夐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捷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貜且正也捷菑不正也

宣公

十有一年冬十月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左傳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因縣陳申叔時諫乃復封陳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春秋書入書納皆非禮也傳似失之）

公羊傳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言非陳侯不當言納）納公黨與也（陳侯在晉故納其黨）

穀梁傳納者內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illegible][illegible]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

昭公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六年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受賂而還故不言納也）

左傳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陽即唐中山有唐縣）因其衆也（因唐之衆）

穀梁傳納者內不受也燕伯之不名何也不以高偃挈燕伯也

哀公

二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左傳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靈公子郢字子南）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立輒非靈公命公羊乃云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蓋見經有衛曼姑圍戚之文而以意度之也）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

子于[illegible]背述[illegible]況自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illegible]入人衰絰僞自衞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

莊九年公伐齊納子糾（左氏春秋定本作子糾今從之）說者謂公納讎子故書以示譏非也子糾者齊僖公之子與魯何讎而謂之讎子哉昭十三年左傳曰齊桓衞姬之子也有寵於僖管子小匡篇曰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爲君是爲襄公（小匡不足信以與左傳合故取之）宋儒不信左傳及管子遂以子糾小白皆襄公子絕無所據而以意度之不亦異乎（史記齊世家襄公弟次糾其母魯女也次弟小白其母衞女也小白母衞女見左傳子糾魯女之子未聞必有所據非臆說也）僖公者莊公之外祖父子糾其舅也又子糾長當立春秋書公伐齊納子糾伐者伐有辠也齊大夫既與公盟而復背之則辠在齊矣故直書公伐而不諱焉及小白入而葬襄公其國已定公不量力而復興師故乾時之戰不言公諱之也春盟夏伐至秋乃戰既敗而懼遂殺子糾取者取諸魯也公羊以爲內辭蓋齊人脅我使我殺之故特書取納之者何心殺之者又何心君子以莊公爲病矣穀梁曰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言取病內也信哉魯

（告同趙匡駁之乃云齊自殺之非魯殺也若實魯殺[illegible]當書云齊人使我殺子糾不應書取吾聞君使臣齊魯非君臣安得稱使且春秋雖天王之命亦無使我之文以其不成辭也子糾在魯齊人安能殺之明其脅我故特書取趙匡之說鄙且陋其妄不待辨而自明然宋儒稱其卓識學者惑焉故不得不辨子糾讎人之子發自范甯成於啖助絕無所據而啖助妄托諸穀梁案穀梁並無文惟云無知弒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而已安可便云子糾小白皆襄公之子乎若果係讎子納之則非殺之何病穀梁又安得云言取病內也宋儒不信三傳而顧信俗儒啖趙之說異哉）然謂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則似不然小白有國高爲內主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爲輔佐有莒衞爲外主故先糾而出（左傳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趙匡駁之曰案莒近齊小國而襄公强而無道鮑叔如何輒敢將公子奔之而獲安乎此左傳紀實事也趙匡無據以意駁之妄甚陋甚又駁杜注子糾小白皆僖公之子杜預注本左傳及諸子之書趙匡更有何據哉其意以爲稱子糾則時君之子猶稱子叔姬則時君之女並無實據皆臆說也）亦先糾而入羽翼成而助之者衆矣僖有寵子國有輿主天所命也子糾無寵於僖無主於內焉能得國乎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弗克者譏之乎抑善之乎曰善之也其義見於易易同人之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九四欲同於二而三爲墉以隔之故曰乘其墉晉趙盾帥師長轂八百乘緜地千里越國而至於邾乘墉之象也弗克而

還可謂困矣困而反則君子善之故易稱吉又何譏焉不言帥師避不辭（晉人帥師則不辭春秋未有帥師而稱人者以此）新城之盟邾人不與故謀納捷菑不言伐者邾無辠也公羊以爲弗克納者大之大之者美之趙匡曰此乃譏其不量事而勞師爾聞義能止差可補過何足美之如其說則同人九四爻辭當云无咎无咎者善補過也曷爲繫之以吉哉蓋有過能改聞義能徙善之大者非徒无咎而已且未聞有善補過而猶譏之者也公羊之說誠得春秋微旨後之學者詳之（趙匡好駁先儒以其說不可通於周禮則斥周禮爲僞其說不可通於易詩書不敢斥之爲僞則云春秋之例不可通於他經安之妄者也六經皆聖賢之語曷爲不可相通學者詳之）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衞世子蒯聵于戚戚衞邑曷爲弗屬之衞蓋晉取之以居蒯聵晉趙鞅亦在焉何以知之以是年鐵之戰知之（鐵丘在戚城南故傳曰登鐵上）齊人輸范氏粟鄭人逆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則趙鞅在戚明矣趙鞅與蒯聵同在戚故衞世子與簡子同敗鄭師元年齊衞圍五鹿又取棘蒲三年齊衞圍戚四年齊衞復圍五鹿皆齊衞聯兵以救范氏五鹿棘蒲及戚皆晉地也如謂齊衞以蒯聵在戚而圍之曷爲哀五年范氏旣平之後未聞齊衞復圍戚哉且哀三年齊衞圍戚至十六年蒯聵自戚入于衞在戚十有三年未嘗有一矢相加遺也蓋衞不迎亦不距父子等於行路矣故孔子傷之而有正名之說者以此蒯聵父子行同禽獸詳見於傳固不待言然以圍戚爲距父則非也故曰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餘說見前（趙匡駁公羊乃云若不言伐齊則納糾於何國如其說則納必言伐也晉人納捷菑于邾曷爲不言伐乎吾故曰伐者伐有辠也）伐者伐有辠也衞輒不禰其父而禰其祖則人倫亂矣辠莫大於亂人倫晉趙鞅納衞世子蒯聵曷爲不言伐伐者

聲其辠而伐之義也春秋當書而襃之曰晉趙鞅帥師伐衞納衞世子蒯聵若是則可謂之義師矣春秋無義戰焉得有義師且趙鞅又安能行義哉是時諸侯交伐晉故取衞之戚以居蒯聵共禦諸侯之師爾是以齊侯伐北燕不言納（昭六年）受其賂也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唐晉趙鞅帥師納衞世子蒯聵于戚皆不言伐一因其衆一取其地皆非義也

隱公

二年夏五月莒人入向無駭（左氏作駭）帥師入極五年秋

衛師入郕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邴（左氏作祊）庚寅我入邴十年秋宋人衛人入鄭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十有一年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左傳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司空無駭入極費庈父勝之（元年夏四月傳費伯帥師城郎庈父費伯也傳文簡略似有闕文）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入祊無傳杜預謂桓元年卒易祊田即此時魯未肯受也如其然則鄭歸而魯不受曷爲直書我入祊乎）

十年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伐宋之師也是年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不知何故入鄭蓋齊鄭伐宋故宋衛入鄭）（宋爲主兵）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王命伐宋）冬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十一年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東偏乃使公孫獲（鄭之公孫）處許西偏

公羊傳入者何得而不居也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曷爲貶疾始滅也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孔疏穀梁以極爲國賈云極戎邑也）曷爲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衛師入郕不言帥師）將尊師少稱將（衛孫良父將伐廧咎如）將卑師衆稱師（衛師入郕公羊作盛）將卑師少稱人（鄭人伐衛）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宛者何鄭之微者也邴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於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其言入何難也其日何難也其言我何言我者非獨我也齊亦欲之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向我邑也極國也苟焉以入人爲志者人亦入之矣不稱氏者滅同姓貶也郕國也將卑師衆曰師日入惡入者也（庚寅我入邴）邴者鄭伯所受命於天子而祭泰山之邑郕國也

桓公

二年九月入杞

左傳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九月入杞討不敬也

穀梁傳我入之也（隱八年我入邴此不言我故復發傳）

莊公

十有四年秋七月荊入蔡

左傳楚子以蔡侯滅息（事詳見傳）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

穀梁傳荆者楚也其曰荆何也州舉之也州不如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

閔公

二年十有二月狄入衞

左傳冬十二月狄人伐衞衞懿公及狄人戰于熒澤衞師敗績遂滅衞衞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衞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衞遂從之又敗諸河宵濟衞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

僖公

二十年夏鄭人入滑二十有七年秋八月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二十有八年三月丙午晉侯入曹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左傳滑人叛鄭而服於衞夏鄭公子士泄堵寇帥師入滑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秋入杞責無禮也二十八年晉侯圍曹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覊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三十年九月晉侯秦伯圍鄭鄭使燭之武見秦君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三十三年秦師過周北門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且使遽告于鄭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吾其還也滅滑而還（經書入傳言滅）

文公

五年夏秦人入鄀十有五年六月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十有二月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左傳初鄀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鄀

之盟（前年六月同盟於新城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謀納捷菑）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穀梁楊疏曰伐入兩舉者伐而不卽入故兩舉之也公羊曰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其日何至之日也似非）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

宣公

十有一年冬十月丁亥楚子入陳

左傳十一年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因縣陳陳侯在晉（靈公子成公午）申叔時曰夏徵舒弒其君討而戮之君之義也今縣陳貪其富也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爲中國也

成公

七年秋吳入州來九年冬十有一月楚人入鄆（鄆乃莒之都非別邑也）

左傳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卽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乃通吳於晉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是年八月同盟於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

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九年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

襄公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季孫宿帥師救台（莒人伐我東鄙圍台）遂入鄆二十有五年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左傳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鐘以爲公盤二十五年六月鄭子展

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昭公

十有八年六月邾人入鄅

左傳十八年六月鄅人藉稻邾人襲鄅鄅人將閉

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

定公

四年冬十有一月庚辰吳入楚（左傳楚作郢）五年夏於越入吳

左傳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

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吳從楚師及淸發又敗之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楚子涉雎濟江入於雲中鄖公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子期似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五年夏越入吳吳在楚也

公羊傳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

穀梁傳曰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何以不言滅也欲存楚也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

哀公

七年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宋人圍曹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十有三年夏於越入吳

左傳七年秋伐邾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於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囚諸

負瑕負瑕故有繹宋人圍曹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十三年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隊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

告敗於王（時吳方與晉爭長黃池）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

公羊傳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內辭也若使他人然邾婁子益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獲也曷爲不言其獲內大惡諱也曹伯陽何以名絕曷爲絕之滅也曷爲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益之名惡也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有臨一國之言焉有臨一家之言焉其言來者有外魯之辭焉

周官九伐曰眚曰伐曰壇曰削曰侵曰正曰殘曰杜曰滅而入無聞焉入者取而不有滅而仍存也曷爲取而不有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蓋言來歸者實未歸我欲取之鄭人不肯故言入入者內弗受也鄭既來歸曷爲不肯鄭伯欲以祊易許故先歸祊若曰爾與我許我歸爾祊爾不與我許我焉肯歸爾祊乎及桓元年卒以祊易許然則易許者祊也曷爲以璧假許大而祊小不足以相當故加之璧言假者雖久假而後

終歸之也魯頌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許者許田鄭桓元年鄭所假者鄭箋云常一作嘗在薛之旁齊有孟嘗食邑於薛常與許皆有周公之廟及桓莊而常屬於齊許屬於鄭至僖公而常與許皆復歸於魯故曰復周公之宇復者本我地昔失之今得之之辭也祊非我地我强入之故書以譏焉曷爲滅而仍存僖三十三年秦人入滑哀八年宋公入曹皆經言入傳言滅蓋滅而仍存故經言入而不言滅也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滑國都于費謂之費滑水經注緱氏縣故滑費春秋滑

國都莊十六年同盟于幽滑伯與焉滑一名費猶宋一名商孟子所謂費惠公者滑伯之後也自秦人滅滑而滑或屬周或屬晉或屬鄭屬周者曰馮滑（見定六年傳）屬晉者曰虛滑（見成十七年傳）屬鄭者曰費滑（見襄八年傳）葢滑介於周鄭之間仍爲附庸於晉鄭故至戰國而郯邳鄒費猶號小國之君說者不知春秋有費滑遂謂戰國無費而以魯之費當之誤矣曹滅於哀之八年復見於哀之十四年宋向魋入于曹以叛杜注曹宋邑非也曹伯爵而當甸服故曰曹爲伯甸其國雖小豈徒一邑哉葢宋雖滅曹仍爲附庸于宋故至戰國而尚有曹君（趙岐注孟子曰曹交曹君之弟）然則曹與滑皆滅而仍存者也故春秋言入不言滅者以此定四年吳入郢哀七年公入邾皆書曰穀梁謂之惡入誠然亦有不盡然者襄二十五年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乃入之善者曷爲而亦書曰乎周官行夫有媺惡而無禮者謂於無禮之中又有禮焉入人之國不可以言禮若鄭子展入陳所謂無禮之禮也其無禮之禮奈何鄭子展子產入陳命師無入公宮親御諸門又執縶而見陳侯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君子以爲有禮故書曰以詳之惡則詳其惡善則詳其善故善惡皆書自後之學者當知之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左傳謂司空無駭入極費庈父勝之庈父費伯也元年夏四月傳費伯帥師城郎不書于策者葢費伯揚言城郎實潛謀入極故二師合而勝之此行兵詭計特假此爲名故不書於策城郎在隱九年故知元年費伯之師非城郎也極乃近郎之地賈逵云戎邑不知何据當考

莊公

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十有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何休注公羊云滅遂不諱者其功未足以除惡）

左傳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

公羊傳譚子奔莒何以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

僖公

二年夏五月虞師晉師滅下陽五年秋八月楚人滅弦弦子奔黃十年春王正月狄滅溫溫子奔衛十有二年夏楚人滅黃十有七年夏滅項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二十有六年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公羊作隗何注云不月者略夷狄滅微國也）

左傳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五年秋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應劭曰陽安有道亭西平有柏亭安陽有江亭弋陽有黃城皆漢之汝南郡）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十年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卽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十七年夏師滅項淮之會（前年冬）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地理志秭歸縣歸子國也樂緯曰昔歸典叶聲律宋忠曰歸卽夔歸鄉蓋夔鄉矣楚之嫡嗣熊摯以廢疾居夔始治巫城後以疾移此服虔曰在巫之陽卽歸鄉也）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或謂晉滅虞虢不言滅者諱之也諸侯滅天子畿內國故諱之如其然則下陽曷爲直言滅而不爲之諱乎鄭語孔晁注曰熊摯者熊繹玄孫以有疾自棄於夔子孫有功王命爲夔子經傳無文事無實據不足信也）

公羊傳虞微國也曷爲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爲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宮之奇諫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爲不繫于郭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夏滅項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桓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

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衛侯燬何以名絕曷爲絕之滅同姓也

穀梁傳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爲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茲國也其不日微國也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夏滅項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爲賢者諱也項國也不可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而不知己之不可以滅也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燬之名何也不正其伐本而滅同姓也夔國也不曰微國也以歸猶愈乎執也

文公

四年秋楚人滅江五年秋楚人滅六

左傳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illegible]曰江嬴姓蓋秦之同宗）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六人叛楚即東夷五年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六故咎陶國也禹封其少子以爲國今六縣都陂中有公琴者即咎陶冢也楚謂冢爲琴）冬楚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咎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宣公

八年夏楚人滅舒蓼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疏云此年楚滅蕭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入於蕭以叛則是蕭仍爲宋邑也）十有五年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左傳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疏云文五年滅蓼滅後更復故今滅之案文五年滅六見於經滅蓼見於傳六蓼咎陶後豈即舒蓼歟）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十二年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於蕭（經書戊寅滅蕭傳不言日亦不言滅疏云十二月無戊寅疑日誤傳無明文闕疑可也）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

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辠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魏魏人歸諸晉晉人殺之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於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

公羊傳潞何以稱子潞子之爲善也躬足以亡爾雖然君子不可不記也離於夷狄而未能合於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

穀梁傳滅國有三術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其日潞子嬰兒賢也

成公

十有七年十有二月楚人滅舒庸

左傳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敗於鄢陵）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櫜師襲舒庸滅之

襄公

六年秋莒人滅鄫十有二月齊侯滅萊十年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因祖會而滅之故曰遂）二十有五年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左傳莒人滅鄫鄫恃賂也（鄫恃魯而慢莒故莒滅之）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鄫屬魯尋見滅故晉責魯）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二年齊靈公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於鄭子國之來聘也（五年公子發來聘子產之父）

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二年傳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及杞桓公卒之月（是年三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於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滅之遷萊於郳高厚崔杼定其田十年夏四月戊午會於柤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丙寅圍之弗克荀偃士匄請班師知伯怒曰七日不克必

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二十四年舒鳩人叛楚楚子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乃還二十五年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盂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

公羊傳曷爲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

穀梁傳非滅也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繒中國也而時非滅也家有既亡國有既滅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莒人滅繒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遂直遂也其曰遂何不以中國從夷狄也（言時實吳會諸侯滅傳陽故加甲午使若改曰諸侯自滅傳陽滅卑國月此日蓋爲遂耳案左傳晉荀偃士匄滅偪陽吳無與焉此穀梁不知其事而以意逆之者也偪穀梁作傳）

昭公

四年秋七月遂滅賴八年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十有三年冬十月吳滅州來十有七年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二十有三年秋七月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二十有四年冬吳滅巢三十年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左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僖公六年）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

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八年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十一年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十三年冬十月吳滅州來令尹子期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十七年秋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

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經不日略之）數之以其貳于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公二十三年秋七月吳人伐州來（州來滅于十三年蓋滅而仍存故吳復伐之然則十三年吳入州來非滅也存疑以待後學）楚遂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傳文闕誤）戊辰晦戰于雞父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二十四年冬十月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三十年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十七年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皆僚之黨也）二公子奔楚楚子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

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執不書略之）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滅不日亦略之）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昭二十四年吳滅巢定二年傳吳圍巢克之則是巢未嘗滅也）

定公

四年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卑國滅皆日者以其君歸也獨楚子滅夔以夔子歸不日詳中國而略蠻夷也）十有四年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十有五年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胡頓沈許皆非蠻夷。定四年名陵之會頓胡在滕薛上莒邾下以此知頓胡非蠻夷）左傳四年沈人不會于名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十四年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吳之入楚也（定四年）胡子豹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費焉二月楚

滅胡（何休注公羊云月者定哀滅例日哀無滅國以定知之）[illegible]

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灋正邦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王霸記曰悖人倫外內無以異於禽獸則誅滅去之春秋之例君死曰滅（昭二十三年胡子髡沈子逞滅）是故滅者滅其君也不滅其國仍立其子孫之賢者以君其國焉春秋滅國無善辭彼滅者未聞有鳥獸之行滅之者亦未聞有仁義之師非能誅滅其君而夫之徒利其土地而已滅與入相近而不同入者入其都不有其地也滅則有其地矣故滅而仍存則書入而春秋書滅亦非盡有其地

又有滅而仍存者宣十二年楚子滅蕭蕭者宋附庸莊二十二年蕭叔朝公春秋附庸君例稱字郳儀父蕭叔皆其字（杜預以介葛盧蕭叔爲名獨郳儀父爲字臆說也）稱字故知其爲附庸君蕭滅于宣十二年復見于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入于蕭以叛則是蕭仍爲附庸于宋楚未嘗有其地也成七年吳入州來昭十三年吳滅州來昭二十三年傳稱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奔命救州來吳旣滅州來而有其地矣曷爲吳人復伐之楚人復救之哉然則楚之州來猶宋之蕭雖滅而仍存也滅而仍存當書入曷爲書滅

春秋貴法或舉其輕或舉其重入輕而滅重宋公滅曹（哀七年）曹無道而宋入之舉其輕者辠曹也楚子入蕭蕭無辠而楚滅之舉其重者惡楚也州來雖滅而復見其後卒屬于吳吳以封季札故號延州來季子春秋書滅者以此國曰滅亦有邑而言滅者國之也國之者重之故曰滅凡滅國皆惡也尤惡於滅同姓之國禮曰諸侯不生名惟失國名滅同姓名春秋之諸侯失國皆名矣滅同姓而名者僅一見於僖二十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而他無聞焉於是後世俗儒不信三禮三

傳遂謂晉滅虞虢楚滅夔皆同姓也曷爲皆不名而獨名衛侯燬是駁春秋非駁禮記也（以爲因下文衛侯燬卒而誤稱名遂欲改春秋以就其說改春秋者始於唐之啖趙至宋儒益甚矣）爲此說者全不知春秋大義而徒以私臆汩之不可以不辨滅虢者虞也虞不假道晉焉能越虞而滅虢哉故下陽之滅虞師爲主及再假之道不言滅虞而變文言執（晉人執虞公）所以末減晉之辠而獨辠虞（如俗儒之說當書晉侯誘諸滅虢遂滅虞如此則獨辠晉而虞之惡不著矣後世庸史皆饒爲之曷爲游夏不能贊一辭也）杜預不知變文言執辠虞之義而猥以晉之修祀歸貢故不稱名此之甚矣虞虢不言滅

又安得稱名春秋比事屬辭夫豈一端而已亦各有所當也曾衞爲秉禮之國文公又衞之賢君鄘詩定之方中及干旄皆美衞文而作春秋責備賢者故於衞之滅邢也稱名以辠之且書之詳責之厚若夫楚之熊摯以癈疾而自竄于夔遂爲楚之屬國在巫之陽僻處歸鄉故春秋於楚之滅夔也書之略責之薄以其不足詳也故略之又以其不足責也故薄之乃欲以楚同於衞夔等於邢則春秋之權衡安在哉僖十七年滅項公穀以爲齊桓滅之非也其意謂莊十年齊師滅譚十三年齊

人滅遂是時齊桓未建霸功故直書而不諱至是有存亡繼絶之功功足以掩過故諱而不書此不信國史而以意說吾聞君子薄責庸衆而厚責賢人安得以存亡繼絶之功而掩其滅國之辠哉且吾聞爲親者諱爲尊者諱不聞爲賢者諱也齊桓實未嘗滅項而以滅項之辠歸之是厚誣賢者惡在其爲諱乎左氏記事詳而覈學者當從之勿爲異說所惑斯可矣文五年經書楚人滅六傳稱秋楚成大心仲歸滅六冬楚子燮滅蓼蓋六與蓼雖兩地而實一國故經書滅六而不書滅蓼也蓼一名六猶滑一名費咎陶之後偃姓說者謂咎陶生於曲阜偃地帝因賜姓曰偃是爲蓼侯蓼訛爲繆一曰繆侯謂之六蓼孔疏謂蓼滅復興故宣八年楚人復滅之案經宣八年滅舒蓼成十七年滅舒庸襄二十五年滅舒鳩皆楚滅之乃羣舒也括地志謂六在壽州安豐縣高誘謂蓼在廬江雜於羣舒之地豈皆咎陶之後與當考僖十年狄滅溫溫子奔衞二十五年襄王以溫與晉晉於是始啓南陽二十八年晉文會諸侯于溫溫卽河陽杜預以爲晉地謬甚蓋溫實京師襄王雖以溫原之

田與晉乃近溫之田卽蘇子之邑狄所滅者非以河陽與晉也案文元年晉襄伐衞及南陽使先且居胥臣伐衞而襄公朝王于溫則溫實京師爲信矣後之學者詳焉（春秋州公虞公虢公皆稱公說者謂天子三公虞虢國名又云非國乃采地此造爲異說以亂經如晉滅虞虢以其非國也故不言滅則溫亦司寇蘇公之采地曷爲直書狄滅溫乎又云晉執三公不道之甚則言執非辠虞乃辠晉也虞有可執之辠晉非執之之人故言執以辠虞稱人以貶晉如晉滅有所受之雖天子之三公執之而已矣又何有於虞而云不可執哉）

半農先生春秋說卷七

半農先生春秋說卷八

後學 吳泰來 企晉 校

男 棟 定宇

隱公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六年冬宋人取長葛（五年冬十二月宋人伐鄭圍長葛）十年六月辛未取郜辛巳取防（是年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左傳十年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師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

公羊傳牟婁者何杞之邑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宋人取長葛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明因去年伐圍而取之故不繫鄭）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內大惡諱此其言甚之何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其言伐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因其力也因誰之力因宋人蔡人衛人之力也

穀梁傳言伐言取所惡也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宋人取長葛外取邑不志此其志何也久之也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爲利取二邑故謹而日之也鄭伯伐取之不正其因人之力而易取之故主其事也

僖公

三年夏徐人取舒（孔疏徐在下邳舒在廬江在廬江者舒蓼也宣八年楚滅之當考）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水經注引地理志壽張西北有朐城即須朐之地非東平須昌也水經濟水北逕須朐城西又北過須昌縣西京相璠曰須朐一國二城兩名蓋遷都須昌朐是其本）二十有六年夏公子遂如楚乞師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三十有三年夏公伐邾取訾婁

左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皡與有濟之

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皥濟而修祀紓禍也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二十六年夏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三十三年夏公伐邾取訾婁（二十二年秋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以報升陘之役

文公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

左傳七年春公伐邾間晉難也（六年晉襄公驩卒）三月甲戌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

公羊傳取邑不日此何以日內辭也使若他人然

穀梁傳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之也

宣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九年秋取根牟十年秋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左傳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十年春齊人歸我濟西田）九年秋取根牟言易也十年秋師伐邾取繹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

公羊傳此平莒也其言不肎何辭取向也（取向之辭也）

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

穀梁傳伐猶可取向甚矣莒人辭不受治也伐莒義兵也取向非也乘義而爲利也

襄公

十有三年夏取邿

左傳十三年夏邿亂分爲三師救邿遂取之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

昭公

元年三月取鄆秋叔弓帥師疆鄆田四年九月取鄫

二十有五年十有二月齊侯取鄆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左傳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虢之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趙孟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秋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四年九月取鄫言易也莒亂著丘公去（疾）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二十五年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冬圍春取庚辰至庚申凡三十一日經書取不書圍者畧之也）

公羊傳運者何（運卽鄆）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疆運田者何與莒爲竟也與莒爲竟則曷爲帥師而往畏莒也齊侯取運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爲公取之也闞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

穀梁傳齊侯取鄆取易辭也內不言取以其爲公取之故易言之也

哀公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八年夏齊人取讙及闡九年

春王二月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左傳二年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齊悼公之來也（五年）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卽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八年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九年春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子姚卽賸）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定十五年）鄭人爲之城嵒戈錫十二年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以六邑爲虛

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齊人取讙及闡）所以賂齊

也曷爲賂齊爲以邾子益來也（在是年秋）其言取之何（取鄭師）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其言取之何（取宋師）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

穀梁傳取漷東田漷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鄭病矣宋病矣

國曰滅邑曰取亦有邑而言滅者邑也而國之故重言滅亦有國而言取者國也而邑之故輕言取僖二年夏虞師晉師滅下陽下陽虢邑當書虞師晉師伐虢取下陽春秋不言伐亦不言取而直書滅者言下陽滅而虢亦隨之而滅矣故僖五年滅上陽不書獨書滅下陽者國之也曷爲國之虢公在焉爾此公羊之說趙匡駁之曰君在外邑鬪兵至而歸國亦事之常何得稱滅若君在下陽受兵則何得不見擒乎此趙匡之臆說也案竹書紀年惠王十九年（僖二年）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虢公醜奔衛則公羊之說信矣趙匡更有何據而駁之哉且僖五年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亦未聞見擒於晉也趙匡之說陋甚妄甚公羊與紀年皆戰國時人去春秋最近其說必有據後之學者詳焉僖二十二年春公

伐邾取須句文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須句微國也而臣于魯鄰于邾邾滅之而魯取之春秋不書滅而書取微之也故言取傳稱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如傳言當依僖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之例而書公伐邾納須句子于須句曷爲不言納而直言取頓子非楚臣亦不在楚之彊內須句子臣於魯且在魯邦域之中則須句實魯之邑邾魯爭須句猶爭鄆也故皆書取魯既取須句矣以升陘之敗而隨失之故文七年公復伐邾取須句傳一言禮一言非禮曷爲春秋不異其文禮與非禮同書取且同書取又何以別禮與非禮哉以義取曰取以不義取亦曰取所謂美惡不嫌同辭也則禮與非禮奚爲不可同書取乎且一日一不日不日者爲禮則日者非禮明矣經書取須句遂城郚城郚所以衛須句也恐邾復滅須句故城郚以防邾傳稱寘文公子焉非禮也僖二十六年公伐齊取穀寘桓公子雍于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則文七年寘文公子于須句者亦將以爲魯援歟按僖十七年齊桓卒五公子爭立其

後終立孝公則公子雍嘗與孝公爭立者至二十六年孝公一侵我一伐我故寘公子雍于穀以敵齊且爲魯援邾文公卒于文十三年七年取須句邾文猶在也其子曷爲父在而叛奔魯且子而叛其生父魯復寘其叛父之子于須句以敵其父有是理乎傳文不詳疑事無質杜預臆說必不可從後之學者闕疑可也春秋之例難曰入易曰取重故難輕故易隱五年冬宋人伐鄭圍長葛六年冬宋人取長葛公穀二傳皆云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杜預泥於書取言易之例（公穀二傳亦云取者易辭）

乃云前年冬圍不克而還今冬乘其無備而取之言易也凡傳所不言杜預輒以意度之遷就而爲之說何所據而知其不克而還且乘其無備乎說春秋者既欲校其難易必先權其重輕滅重於入入重於取君與國孰重必曰均重國與邑孰重必曰國重故君死國亡皆曰滅無故入人之國春秋惡之故入者難辭取者易辭輕之故言易宋人圍長葛一年而後取師勞力竭不可謂非難而仍輕於滅與入者春秋之權衡也豈全不用力徒手取之之爲易哉隱十年秋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公穀謂取戴左傳亦謂鄭伯圍戴克之並取三師三師者三國伐戴之師取三師者若定九年宋取鄭師于雍丘十三年鄭取宋師于嵒則經嘗書鄭伯取三師于戴不當書伐取之伐取之者三國伐戴鄭獨取之因人之力是爲易辭戴微國也故言取經不稱師故知其非取三師也公穀得之矣若夫宋取鄭師鄭取宋師師而言取者猶竭澤而漁焚林而獵盡之之辭僖三十三年晉敗秦師于殽公穀皆謂匹馬隻輪無反者左傳亦云晉獲三帥三帥皆囚全師不反可謂盡矣曷爲

不言取意者殽之戰或角之或掎之晉人與姜戎共踣之力而拘諸原未可謂之易故不言取歟非然也此以難易言不以輕重言如以難易言難莫難于宋人取長葛矣春秋仍易之而言取蓋以長葛非下陽國之存亡不係焉秦師虎狼也非若宋鄭之師且三帥皆非微者春秋惡而戎狄之故不言取而言敗也

隱公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左傳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

[illegible]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公羊傳其言朝何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何注言來者別內外也內適外言如外來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不言朝公者禮朝受之於大廟與聘同義）其兼言之何微國也

穀梁傳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考禮修德所以尊天子也諸侯來朝時正也犆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

桓公

二年春滕子來朝秋七月紀侯來朝（公穀二傳皆作紀侯左傳獨作杞侯）六年冬紀侯來朝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十有五年夏邾人牟人葛人來朝（或云穀鄧未通上國至是來朝旋即亡滅故皆名以詳之其後不復再見故二傳謂失地之君）

左傳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九月入杞討不敬也六年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七年春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九年冬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應劭曰牟人魯附庸也汶出牟縣故城西南牟縣故城在東北古之牟國）

公羊傳（紀侯來朝公羊無傳何氏曰紀稱侯者天子將娶于紀故封之百里蓋天子得娶庶人女以其得專封也疏云自今以後紀恒稱侯六年十二年十三年公三會紀侯故云封之百里）穀鄧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其稱侯朝何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諸侯來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歟在曹與（在齊者世子光）邾婁牟葛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

穀梁傳（二年秋七月紀侯來朝范注云隱二年紀稱子今稱侯蓋時王所進）朝時此其月何也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爲齊侯

陳侯鄭伯討數日以賂已（注云紀也）即是事而朝之惡之故謹而月之也穀鄧其名何也失國也失國則以其朝言之何也嘗以諸侯與之接矣雖失國弗損吾異日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內爲失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故命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莊公

五年秋郳黎來來朝（黎左傳作犂）二十有三年夏蕭叔朝公（是時公及齊侯遇于穀）二十有七年冬杞伯來朝

左傳五年秋郳犂來來朝名未王命也

公羊傳倪（即郳）者何小邾婁也小邾婁則曷爲謂之倪未能以其名通也黎來者何名也其名何微國也（世本云邾顏居邾肥徙郳宋仲子注云邾顏別封小子肥於郳爲小邾子杜預譜云小邾邾俠之後也夷父顏有功於周其子友別封爲附庸居郳其孫犂來始見春秋是爲小邾子友與肥似一人）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公在外言會不言朝時公受朝於外故言朝公惡公不受於廟）

穀梁傳郳國也黎來微國之君未爵命者也蕭叔微國之君未爵命者朝於廟正也於外非正也

僖公

五年春杞伯姬來朝其子七年夏小邾子來朝十有四年夏六月季姬及繒子遇于防使繒子來朝二十年夏鄫子來朝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左傳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二十七年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

公羊傳其言來朝其子何內辭也與其子俱來朝也（何氏云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故使若來朝其子以殺直來之恥所以辟教戒之不明也。小邾婁子來朝公羊無傳何氏曰至是進稱爵者時附從霸者朝天子旁朝罷行進齊桓白天子進之正朝不書旁朝乃書）鄫子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杞子來朝公羊無傳何氏云貶稱子者以其無禮故我入之按桓二年七月杞侯來朝九月入杞僖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八月入杞皆討不敬也一直書入杞一稱公子遂帥師一書日一不日）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爲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爲志乎朝其子

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

文公

十有一年秋曹伯來朝十有二年春杞伯來朝秋滕子來朝十有五年夏曹伯來朝（九年八月曹伯襄卒至十一年秋已滿二十五月除喪卽吉而來朝禮也）

左傳十一年秋曹文公來朝卽位而來見也十二年春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劉氏炫曰[illegible]新亦鄫國及時來朝則曰

（公卽位而來朝晚則曰始朝諸侯新立來及時者則曰卽位而來見晚則曰始見霸主卽位魯公往朝則曰朝嗣君魯公新立往朝大國則曰卽位而往見也）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十五年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孔疏云周禮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世相朝也襄元年邾子來朝傳曰凡諸侯卽位小國朝之是此新立而彼來朝文九年曹伯襄卒十一年曹伯來朝傳曰卽位而來見是彼新立而亦來朝春秋猶有世朝之法合於周禮而周禮無五年再朝之制鄭康成謂天子蓋六年一巡狩諸侯間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以爲夏殷則然文襄之霸其務不煩諸侯以五年再朝往來太數更制三年一聘五年一朝明使諸侯共行此禮非獨朝霸主爲然此在文襄之後仍行舊禮故曰古之制也）

宣公

元年秋邾子來朝

成公

四年春杞伯來朝六年夏六月邾子來朝七年夏五月曹伯來朝十有八年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

左傳四年春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五年春杞叔姬來歸八年冬杞叔姬卒九年春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七年夏曹宣公來朝十八年秋杞桓公來朝勞公（時晉悼公立成公如晉而歸故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爲昏

八月邾宣公來朝卽位而來見也（十七年十二月邾子牼且卒十八年秋嗣子未畢喪而來朝非禮也踰年卽吉可乎踰年卽位者卽位之後仍反喪服三年喪畢而後朝聘之禮行焉）

襄公

元年秋邾子來朝六年秋滕子來朝七年春郯子來朝夏小邾子來朝二十有一年冬曹伯來朝二十有八年夏邾子來朝

左傳元年九月邾子來朝禮也（邾宣公）六年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七年春郯子來朝始朝公也夏

四月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二十一年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卽位三年始來見公）二十八年夏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昭公

三年秋小邾子來朝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秋郯子來朝

左傳三年秋七月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

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叔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孔疏云黄帝之子元囂是爲青陽降居江水世本言青陽即少皞代黄帝而有天下號金天氏與黄帝同德爲姬姓黄帝之子十二姓有姬有己世本己姬出自少皞非青陽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云云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定公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十四年秋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左傳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哀七年秋公伐邾以邾子益來）

哀公

二年夏滕子來朝

王制諸侯之於天子也五年一朝禮器諸侯相朝灌用鬱鬯文十五年左傳亦云古之制諸侯五年再相朝案文十一年至十五年曹伯再來朝故曰五年再相朝以（五年言之則一朝以前五年後五年言之則再朝）即王制所云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之禮其朝天子而罷歸也然後諸侯自相朝謂之朝罷朝亦曰旁朝旁朝者胥論所謂邦君爲兩君之好也其兩君相朝之制備見於周禮之司儀凡諸公相爲賓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爲賓也各以其禮相待如諸公之儀然則公侯伯子男五等之君皆五年朝天

子罷歸而後相朝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而周禮大行人之職又有諸侯之邦交世相朝之法世相朝者謂五等之君父死子立或來朝或往朝一來一往是爲世相朝自是後五年一再行之皆朝天子罷歸而後行焉至春秋而其禮不行久矣大行人鄭注所謂凡君即位大國朝而小國聘者乃春秋之禮非周禮也齊晉魯衛陳蔡皆諸侯雖爵同而齊晉爲大國餘皆小國小朝大大聘小未聞諸侯互爲賓且不朝王惟朝盟主及大國而已朝王之禮間一行之非若朝盟主及大

國之爲數也會在春秋非大國尤小於魯者曹滕三[illegible]實不忘好故以時來朝其餘杞紀薛鄫或微國或附庸穀鄧牟葛郯或稱子或稱名或稱人其來朝者或貶之或夷之與魯爵異者宋鄭爵同者衛陳蔡皆不來朝亦不往朝然則諸侯相爲賓之儀豈非至春秋而廢絕不行哉此東周之禮所以異於西周學者欲合而一之焉可得乎隱十一年滕薛來朝公羊謂兼言穀梁謂累數皆是也或以爲諸侯旅見天子滕薛同朝是僭行旅見之禮豈其然旅衆也三爲衆兩爲離滕薛兩侯未可謂

之旅且同來而一先朝一後朝故爭先而爲長長滕侯者滕先而薛後云爾凡相朝賓執玉主受玉兩賓一主焉可同行必有先後定非同日兼言累數遂以旅見當之學者好爲異說若此桓二年秋杞侯來朝公穀皆作紀左傳獨作杞左氏據魯史作傳當從之說者謂杞侯七月來朝我九月入杞杞雖不敬猶能行禮於我安得遽謀伐之且入其國乎當從公穀作紀爲允則又不然僖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九月入杞與桓二年秋入杞正同皆討不共也討不共者古之制故凡伯弗賓杞侯弗敬一書伐兩書入皆所以懲不共春秋書之以爲戒且滕杞皆前稱侯後稱子奚獨於杞侯而疑之後之學者詳焉桓七年夏穀鄧來朝稱名者公穀皆謂失國之君諸侯失國名其說近是然案左傳莊十六年楚滅鄧是時鄧未亡也非失國而稱名者穀鄧在南地屬衡岳密邇於荆皆荆之與國莊二十三年書荆人來聘荆稱人穀鄧稱名皆以其南蠻也而貶之桓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公羊曰邾婁牟葛皆稱人夷狄之也然則蠻夷之大者稱名其微者稱人故曰人不若名則邾婁

牟葛更卑於穀鄧矣杜預謂三人皆附庸之世子此求其說而不得直以意造也預之妄皆若此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左傳謂賓之以上卿蓋曹世子未誓於天子以皮帛繼子男者歟父使子正也僖十四年季姬使鄫子來朝婦使夫則失正矣穀梁謂朝不言使言使非正者其季姬使鄫子之謂乎季姬來寧公以鄫子不朝之故止季姬不使歸鄫及鄫子來朝之後踰年而後歸鄫公之失正也公失正鄫子失正季姬失正蓋參譏之僖五年春杞伯姬來朝其子不言使知其子之

幼也其子幼不能朝故伯姬與之來朝非禮也伯姬稱杞季姬爲鄫不稱鄫季姬與鄫子並稱則夫婦之辭明矣故不復稱鄫伯姬不稱杞則其子爲何君之子哉春秋一字不可增減有如此者

桓公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莊公

二十有二年冬公如齊納幣（何氏休曰禮言納徵春秋言納幣者納徵用玄纁束帛儷皮玄纁順天地儷皮鹿皮）

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

穀梁傳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

二十有三年夏公如齊觀社（說者謂前年親納幣今復托名觀社而往結之急於娶齊女也愚謂婚禮成於納幣納幣之後惟請期而已又焉用往結之哉）

左傳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狩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墨子曰燕有祖齊有社稷宋有桑林楚有雲夢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

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以是爲尸女也（主爲女而往以觀社爲名）無事不出竟

二十有四年夏公如齊逆女

公羊傳何以書親迎禮也

穀梁傳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

二十有五年冬公子友如陳二十有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季友亦報聘及葬原仲又往會焉）

左傳二十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公羊傳原仲者何陳大夫也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通乎季子之私行也何通乎季子之私行辟內

難也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內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因不忍見也於是復請至于陳而葬原仲也

穀梁傳言葬不言卒不葬者也不葬而曰葬諱出奔也

三十有二年冬十月公子慶父如齊

穀梁傳此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深則隱苟

有所見莫如深也

僖公

三年冬公子季友如齊莅盟五年夏公孫茲如牟七年秋公子友如齊（時盟於甯母罷盟而聘）

左傳三年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不言公公不與會）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五年夏公孫茲如牟娶焉（因聘而娶）

公羊傳涖盟者何往盟乎彼也其言來盟者何來盟于我也

穀梁傳涖者位也其不日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十有三年冬公子友如齊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二十有八年五月公朝于王所冬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三十年冬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三十有一年春公子遂如晉三十有三年冬十月公如齊（公子遂聘於周遂聘於晉兩事而一人兼之非禮也春秋之無王久矣晉霸諸侯魯初聘晉故兼聘於周孰謂魯秉周禮哉）

左傳是會也（會于溫）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

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壬申公朝于王所三十年冬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是時王使周公閱來聘故襄仲報聘魯始聘晉故曰初）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襄仲如晉拜曹田也三十三年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是年夏狄侵齊）

公羊傳公朝于王所曷爲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爲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壬申公朝于王所其日何錄乎內也（趙匡曰言王所

（明非京師矣又云稱王所則王所在爾皆非也射義曾孫之詩曰御于君所考工記祭侯之辭曰屬于王所御猶侍爲猶朝會則王所非京師而何詳見於後）

穀梁傳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朝於廟禮也於外非禮也獨公朝與諸侯盡朝也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主善以內目惡以外言曰公朝逆辭也而尊天子會于溫言小諸侯溫河北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河北曰河陽即溫地）日繫於月月繫于時壬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爲晉文公之行事爲已傾矣（有日無月史之闕文）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

文公

元年夏叔孫得臣如京師冬公孫敖如齊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三年冬公如晉五年夏公孫敖如晉六年夏季孫行父如陳秋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七年冬公孫敖如莒涖盟八年冬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九年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十有一年秋公子遂如宋十有三年冬公如晉十有四年冬單伯如齊十有

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秋季孫行父如晉十有七年冬公子遂如齊十有八年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冬十月季孫行父如齊

左傳元年夏四月丁巳葬僖公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衛毛伯名天子公卿不名故經書毛伯而不名）叔孫得臣如周拜冬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竝聘（何休膏肓以爲三年之喪使卿出聘於義左氏爲短鄭康成箴云周禮諸侯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左氏合古禮何以難之愚謂世相朝三年喪畢然後相朝）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二年春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經書三月乙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冬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禮也孝禮之始也三年冬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

公賦嘉樂六年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七年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八年冬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前年穆伯爲襄仲聘于莒及如莒涖盟且爲仲逆至鄢陵登城見之美自娶之仲請攻之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卽已氏也）九年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十一年秋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八年來奔）因賀楚師之不害也（十年楚次厥貉）十三年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是時公朝晉還至棐復如晉至明年春乃歸）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十四年夏五月齊昭公卒子叔姬妃昭公生舍舍卽位秋七月乙卯夜公子商人弒舍九月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襄仲使告于王請

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辠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於晉十七年冬襄仲如齊拜穀之盟（是年夏公及齊侯盟于穀）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十八年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

公羊傳（元年夏叔孫得臣如京師無傳何氏休曰聘于天子不以喪廢故不譏如他國就不譏而已）三年一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吉禘于莊公譏然則曷爲不於祭焉譏三年之恩疾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爲皆有之則曷爲獨于娶焉譏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爲吉者主于已以爲苟有人心者則宜於此焉變矣

穀梁傳（公孫敖如京師）不言所至未如也（不至而復）未如則未復也未如而曰如不廢君命也未復而曰復不專君命也其如非如也其復非復也（丙戌奔莒）唯奔莒之

[illegible]爲僖故諱而月之也

宣公

元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夏季孫行父如齊公子遂如齊四年秋公如齊五年春公如齊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夏仲孫蔑如京師十年春公如齊夏四月公如齊六月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秋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十有八年秋七月

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左傳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前目後凡後世史官之逆例啖趙以此說春秋而駁左傳妄之甚矣季姬與鄫子竝稱夫婦辭也公子與夫人竝稱可乎尊君命尊夫人春秋之義也學者詳焉）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會于平州以定公位（經書公會齊侯于平州）東門襄仲如齊拜成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

至自齊書過也（四年秋公如齊公至自齊無傳公爲齊所立數如齊以取辱故日書過）八年夏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爲有禮厚賄之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夏齊惠公卒公如齊奔喪秋季文子初聘於齊（新君即位）十有八年秋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

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公羊傳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前詳後略謂之省文此說亦是然不可據以駁左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喪娶也喪娶者公也則曷爲貶夫人內無貶于公之道也內無貶于公之道則曷爲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其言至黃乃復何有疾也何言

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仲遂者何公子遂也（一事再見而卒名當書遂不當書仲遂）何以不稱公子貶（襄仲稱仲遂仲其字也）曷爲貶爲弒子赤貶然則曷爲不於其弒焉貶於文則無辠於子則無年歸父還自晉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於晉還自晉至檉（音呈）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乎介自是走之齊

穀梁傳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其不言氏喪未畢故畧之也其日婦緣姑言之之辭也遂之挈繇上致之也至黃乃復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復者事畢也不專公命也仲遂卒于垂爲若反命而後卒也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疏之也何爲疏之也是不卒者也不疏則無用見其不卒也則其卒之何也以譏乎宣也其譏乎宣何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歸父還自晉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以奔父也至檉遂奔齊遂繼事也

三年夏公如晉四年夏公如晉五年春仲孫蔑如宋六年夏公孫嬰齊如晉冬季孫行父如晉八年春公孫嬰齊如莒九年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十年秋七月公如晉十有一年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十有三年春三月公如京師十有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十有八年春公如晉

左傳三年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二年秋取汶陽田）四年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五年春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四年春華元來聘）六年夏子叔聲伯如晉命侵宋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是年夏四月晉遷于新田）八年春聲伯如莒逆也九年夏季文子如

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十年秋公如晉（時晉侯卒）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茷未反（是年春晉使糴茷如楚）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夏季文子如晉報聘（是年春晉使郤犫來聘）且涖盟也秋宣伯聘於齊以修前好十三年公如京師宣伯欲使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爲介而重賄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十四年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十八年春公如晉朝嗣君也（悼公即位）

公羊傳（十三年夏五月公自京師）其言自京師何公鑿行也公鑿行柰何不敢過天子也

穀梁傳（九年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致者不致者也婦人在家

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不正故不與內稱也（逆女致女皆不稱使從出聘文）逆者微故致女詳其事賢伯姬也（十有三年春三月公如京師）公如京師不月月非如也非如而曰如不叛京師也（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逆也僑如之挈由上致之也

襄公

二年秋叔孫豹如宋三年春公如晉四年夏叔孫豹如晉冬公如晉五年夏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六年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七年秋季叔宿如衛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九年夏季孫宿如晉十有二年冬公如晉十有六年冬叔孫豹如晉十有九年春季宿如晉二十年秋叔老如齊冬季孫宿如宋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冬叔孫豹如京師二十有八年秋仲孫羯如晉冬十有一月公如楚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五月公至自楚冬仲孫羯如晉三十年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左傳元年秋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三年春公如晉始朝也夏盟于長樗（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四年夏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元年冬荀罃來聘）冬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辠戾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五月夏穆叔覿鄫太子于晉以成屬鄫書曰叔孫豹鄫太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六年冬穆叔如邾聘且修平（四年冬邾敗我於狐駘不書於策公在外也）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是年秋莒人滅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七年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元年冬公孫剽來聘）且辭緩報非貳也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九年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八年冬士匄來聘）十二年冬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是年夏士魴來聘）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

也十六年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齊再伐魯）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請吉禘三年乃行）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辠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為十八年冬諸侯同圍齊張本）十九年春季武子如晉拜師（十八年圍齊之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二十年秋齊子（叔老）初聘于齊禮也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十五年向戌來聘）褚師段逆之（段字子石共公子）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季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二十一年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十九年晉人執邾子以其伐我故遂取邾田自漷水歸于我）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經不書未聞其義）范宣子逆之（魯以）

（豹聘晉以賄逆）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竹書成王八年冬十月王師滅唐遷其民於杜宣王四十三年王殺大夫杜伯其子隰叔出奔晉）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魯人以臧武仲爲聖人孔子雖稱其智遂以爲聖妄矣立言不朽臧文仲非其人也故削去之）冬齊人城郟（經不書）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二十八年冬爲宋之盟故（二十七年秋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及漢楚康王卒宋公反公遂行二十九年公在楚楚人使公親襚巫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是年夏士鞅來聘）三十年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

公羊傳（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爲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叔孫豹則曷爲率而與之俱蓋舅出也（襄公與巫俱莒外孫）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殆疑也疑讞于晉）莒將滅之則曷爲相與往殆乎晉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柰何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時莒女嫁爲鄫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於莒有外孫欲立之存此以博異聞）

昭公

二年夏叔弓如晉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三年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五年春公如晉六年夏季孫宿如晉冬叔弓如楚七年春三月公如楚叔孫婼如齊涖盟八年夏叔弓如晉九年秋仲孫貜如齊十年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十有二年夏公如晉至河乃復十有三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十有五年冬公如晉十有六年九月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二十有一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二十有二年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二十有三年春王

王正月叔孫婼如晉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冬公如齊二十有八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二十有九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傳二年夏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是年春韓起來聘）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臣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秋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少姜秋卒而公冬往故經書冬）三年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爲介及郊遇懿伯之忌（謂是時正遇椒之叔父之忌日故曰私忌非仇讎也）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五年春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于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羈懿伯也卽椒之叔父故不曰忌日而曰仇讎）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六年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周禮掌客注云爵卿也饔餼五牢爵大夫也饔餼三牢獻視饗餼之數至春秋惟大國之卿五獻昭元年鄭享趙孟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是也次國之卿皆三獻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典命云公侯伯之卿皆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爲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重其好貨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是年秋吳敗楚師于房鍾獲宮廄尹棄疾）七年春楚子成章華之

臺願與諸侯落之大牢薳啓彊曰臣能得魯侯薳啓彊來召公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愼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之故孟懿子（何忌）與南宮敬叔（說名）師事仲尼八年夏叔弓如晉賀虒祁也（時晉築虒祁之宮初成）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

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九年秋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襄二十年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矣）十年秋七月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十二年夏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鄆之役（十年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鄆）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

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十三年冬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是年秋平丘之會晉人執意如以歸）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字文伯之子彌牟）辭公于河十五年冬公如晉平丘之會也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春秋書公在楚而不書公在晉非諱也傳似失之）夏公至自晉子服昭伯（惠伯之子子服回）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以是習習實爲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秋

八月晉昭公卒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二十一年冬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二十二年六月丁巳葬景王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叔之亂也二十三年春邾人城翼還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三人）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事在往年因今年春婼如晉而追言之）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冬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

孫于齊次于陽州十二月齊侯取鄆二十六年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前年十二月庚辰圍鄆今年春王正月庚申取鄆）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謂主人使司正請安于賓如燕禮杜預注非）子仲（公子慭）之子曰重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卽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卽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

公羊傳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其言至河乃復何不敢進也（何休謂晉欲執之不信左傳亦不考國史以意說春秋）何言乎公有疾乃復（二十三年冬）殺恥也（左傳經文有疾乃復無公字）

穀梁傳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恥如晉故著有疾也（穀梁之意凡言復者皆有疾亦不考國史而以意說○季孫宿如晉）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十二年夏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二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與公羊同）疾不志此其志何也釋不得入乎晉也

定公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無傳賈逵云刺綏朝見辭失所不諱辠已劉炫謂公以六月卽位此年往朝未爲綏也晉人何以辭之若以綏致辭必當譴責何以明年名陵之會復得依常班序乎無傳不可懸知）六年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十年冬叔孫州仇如齊十有一年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左傳六年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是年二月公侵鄭取匡爲晉討也）陽虎强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聘禮聘君與夫人一使兼致之夫人不別使）晉人兼享之十年冬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是年侯犯以郈叛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君賜十一年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哀公

五年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春秋朝聘自外來者則曰來朝來聘自內往者則皆書如其朝聘於天子也則皆曰如京師其朝聘於大國也則曰如晉如齊如楚其餘次國及小國則往聘而不往朝其非朝聘或納幣或逆女或致女或涖盟或會葬或觀社則明書其事而禮與非禮自見焉或拜田或拜命或拜盟或拜師或拜辱或聽政或聽朝聘之數或弔喪或弔敗或納賂或賀遷或賀城或賀虒祁之宮則不明書其事而直書如如者自我往彼之辭所以別內外也其外相朝亦言如桓五年夏齊侯鄭伯如紀冬州公如曹辭窮則同其天子之使爲我而往者亦言如文十四年冬單伯如齊親之故從內辭公穀二傳不考文惟言義以其從內辭也遂以單伯爲魯大夫失之矣成十三年公及諸侯朝王則書公如京師僖二十八年亦公及諸侯朝王曷爲不言如而直言朝且兩書公朝于王所如者自此往彼在國之稱是時公在京師矣故不言如而變文言朝曷爲公在京師是時公會諸侯盟于踐土再會諸侯于溫溫與踐土非京師而何溫與踐土皆京

師曷爲杜注一曰鄭地一曰晉地此杜預之妄也杜預泥於晉侯名王之說故云書踐土以別於京師其意若曰必如此則與名王之說合故遷就而爲之辭傳明言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矣苟非京師之地安得稱王庭也且踐土之宮晉文作之王親勞晉文於踐土故作宮以會諸侯而有名王之說若夫溫實京師文元年晉襄朝王亦於此豈晉襄亦自嫌强大不敢朝周而朝王於溫哉杜預又爲之辭曰時王在溫王在溫與王在洛猶王在鎬與王在豐而謂別於京師妄矣且文襄再世名王而爲諸侯盟主有是理乎葢溫舊有王宮非始於晉之霸也傳稱王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伐鄭取櫟王德狄人遂以其女隗氏爲后王母弟甘昭公大叔通于隗氏王廢之而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出適鄭大叔以隗氏居于溫奉大叔者奉之爲王也大叔儼然爲王而居於溫之王宮矣溫去王城密邇右溫而左王城皆京師也然則曷爲不直書公朝王而書公朝于王所春秋之王所猶易象之王居易曰王居无咎正位也正位謂之所後世巡幸所至猶有行在所之名其名非

起於春秋也禮射祝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親禮曰伯父順命于王所益王所卽王居其名古矣或曰朝必於廟言所者非其所也則又不然春夏受摯于朝受享於廟且王有三朝（內朝外朝正朝）不皆在廟也或有事而會則有壇朝爲壇於國外而朝諸侯焉公朝于王所者壇朝也何以知其爲壇朝春秋言王狩故知其爲壇朝豈必在廟哉周禮諸侯之邦交則有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之法古者吉凶不相干居喪而行朝禮吾未之前聞世相朝者嗣子三年喪畢而相朝也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小雅瞻彼洛矣乃爵命諸侯而作曰靺韐有奭以作六師靺韐所以代韠士之服諸侯世子三年除喪服士服而來朝天子以其賢任爲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然則諸侯見天子亦必三年喪畢而後見其未及三年而見者則有類見之禮類見者既葬見天子執皮帛而象諸侯故曰類惟天子巡狩至其竟是禮乃行如未葬則雖天子巡狩亦不敢見其聘于天子也亦然吉時遣大夫行則曰聘居喪或請謚或拜命而遣大夫行不敢直曰

聘而名曰類謂之類聘與類見同文元年葬僖公天子遣使來錫公命此不待喪畢而先錫之之禮亦必踰年卽位而後錫之是年夏叔孫得臣如周拜命乃古之類禮也謂類於聘問惟天子得行焉是年冬公孫敖如齊亦以類聘天子之禮而類聘諸侯則非禮矣何休駁之宜哉其非禮之尤者莫如文二年春公如晉亦以類見天子之禮而類見晉侯可乎故春秋諱而不書然則曷爲諱言如晉而不諱言納幣三年之內不圖婚公羊之正論也宜元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春秋因直書之而不諱國惡矣文二年冬僖之喪已滿二十五月故左傳以爲禮且待來年不尤善乎當並存以待後之學者文未畢喪晉人以公不朝來討晉之無禮也魯當以禮拒之不敢以禮拒而如晉晉又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公及大夫盟數矣何恥之有故春秋詳書盟之月日而不言公非諱與大夫盟諱以喪盟也出不書反不致者諱以喪朝也三傳皆失之春秋大夫會葬本無見新君之禮昭十年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鄭子皮亦往會將以幣行幣者見新君之幣也古者吉禮可備凶禮不兼

吉故聘有遭喪喪無用幣子皮固請以行及平公既葬諸侯之大夫請見新君而晉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深悔之而竊以不知禮自責然則諸侯之喪既葬其嗣子仍斬焉衰絰以終喪明矣杜預持既葬除喪之說以媚時君又以之注左傳至此辭窮復作遁辭曰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傳言喪禮未畢明三年喪禮乃畢也豈卒哭而喪禮遂畢歟卒哭而喪禮畢遂除喪服

而易嘉服以見諸侯之大夫歟諸侯葬後七虞當十二日虞祭終而後卒哭葬與卒哭相去雖兩月（五月葬七月卒哭）不過中間一月耳諸侯之大夫何不少待而汲汲以請也卒哭者卒此無時之哭仍有朝夕二哭如預說則除衰即吉全無哀痛之心預之不仁甚矣哉傳稱晉悼公卒平公即位踰月而葬改服修官烝於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遂行宴禮於溫即晉襄朝王之所傳備書之以明非禮周景王有后與太子之喪晉荀躒籍談如周葬穆后既葬而晏晉叔向譏之以爲與喪賓宴非禮也則悼公既葬平公與諸侯宴于溫其爲非禮不更明乎杜預又以既葬未卒哭解之然則預乃左氏之辠人其注左傳徒亂之而全無發明宋儒不喜左傳斥之爲左杜杜預信有辠矣於左氏乎何尤宣公以篡立實賴齊惠公故宣公如齊尤數桓一莊三僖兩桓僖朝而莊非朝（一納幣一觀社一送女）獨宣十年之內五如齊卒爲齊所辱高固使齊侯止公而請叔姬齊之侮公也實公自取之故左氏曰書過也過者言如齊之數也莊二十三年公如齊觀社穀梁謂尸女尸女者主爲女而往以社爲名公

羊謂公一陳佗也陳佗淫乎蔡莊公淫乎齊讀春秋者疑之而未得其說及觀墨子而後知其說焉墨子曰燕有祖齊有社宋有桑林楚有雲夢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葢燕祖齊社國之男女皆聚族而往觀與楚宋之雲夢桑林同爲一時之盛猶鄭之三月上巳士與女合會於溱洧之瀕觀社者志不在社也志在女而已公羊以爲公一陳佗殆其然乎穀梁以爲尸女信哉故曹劌謂之不法以此（墨子去春秋最近列國之史皆存其言必有所據宋儒程子以意度之未得其實杜預注亦非）文六年秋季孫行父如晉傳稱季文子之將聘于

晉也使求遺喪之禮以行杜預謂聞晉襄有疾臆說也聘禮遺喪豈獨主國之喪哉其禮有五一主國君之喪二主國夫人世子之喪三聘君之喪四私喪謂使者父母之喪五賓介之喪其禮皆詳於聘禮故曰豫備不虞古之善教也人君出疆必以櫬從人臣出聘亦豫備遺喪之禮古皆有之後世以爲豫凶事而去之則周禮不行於春秋久矣行父亦以爲其禮久不行故又曰過求何害豈逆料晉襄之死而先爲之備乎且聘使不弔喪主人長衣練冠受聘不受弔先爲之備又焉用之後之

學者詳焉宣元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成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其事同其禮同曷爲異其文一言氏一不言氏穀梁謂宣喪未畢故略之公羊謂內無貶公之道夫人與公一體故貶夫人宣以喪娶直書而不諱非貶而何春秋天子之事也安得謂內無貶公之道哉諱國惡禮也曷爲直書而不諱逆女者娶元妃以奉粢盛國之大禮安得諱而不書文以喪朝則諱之曷爲宣以喪娶則不諱凡事之可已而不已者則諱之

文以喪朝晉此可已而不已者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娶元妃則事之不可已禮之不可廢者安得以其爲國惡也遂諱而不書乎且宣之惡甚於文弒其君出其母（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宣與遂弒之夫人姜氏歸于齊出姜也宣之嫡母）皆事之不可明言者而直書於策及元年卽位首書逆女以明其喪娶則聖人之情見乎辭矣不言氏非闕文也蓋異其文以示貶焉爾

半農先生春秋說卷八終

半農先生春秋說卷九

後學 吳泰來 企晉
男 棟 定宇 校

僖公

二十有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鄭

左傳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二十年滑人叛鄭而服于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師還又卽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者俞彌卽堵寇）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請滑鄭伯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在十二年）王復之（在二十二年）又通于隗氏王替隗氏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氾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辠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氾而後聽其私政禮也（公羊不考文遂謂天王不能事母襄王自謂得辠于母弟非母也且惠后之卒久矣）

穀梁傳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

襄公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左傳二十八年十一月爲宋之盟故（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等于宋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公如楚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昭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按經十五年冬公如晉平丘之盟故也十三年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以邾莒之愬故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故十五年冬公如晉十六年夏公至自晉則正月公在晉可知曷爲在楚書而在晉不書）夏四月葬楚康王公送葬五月公至自楚（成十年秋七月公如晉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則正月公在晉可知曷爲不書傳稱晉人止公使送葬魯人辱之故不書葬晉景公諱之也然則諱送葬故不書葬正月公在晉曷爲亦諱之而不書傳又稱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故杜預注正月公在晉不書諱見止公之如晉也秋往春還則正月在晉明矣又焉能諱之）

公羊傳何言乎公在楚（據成十一年正月公在晉不書）正月以存

君也（正月歲終復始臣子之於君父執贄存之旅言在在晉不書在楚書者以公久在夷狄故危錄之）

穀梁傳公在楚閔公也公至自楚喜之也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意義也

昭公

二十有二年夏六月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二十有三年秋七月天王居于狄泉二十有六年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秋公至自會居于鄆二十有七年春公至自齊居于鄆冬十月公至自齊居于鄆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左傳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孟卽起子朝傅）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獻公）無子單子（穆公）立劉蚠五月庚辰見王（王猛）遂攻賓起

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丁巳葬景王王子朝作亂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王猛）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王在莊宮單子逆之以歸王子還乘夜取之復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劉子如劉乙丑單子奔平時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䶅延定稠（八人皆王子）子朝奔京（八人王子）（還爲首而還已死故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乙亥鞏簡公甘平公敗績于京單子欲告急于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己丑敬王卽位（猛之母弟王子匄）館于子旅氏二十三年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卽蚠）曰君其勉之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王城西而狄泉東兩王竝立是爲東西王）

公羊傳其稱王猛何當國也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王猛嫌也天王居于狄泉

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左傳二十五年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公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

穀梁傳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從在國之辭臣無外君之道）公在乾侯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中國謂諸侯言諸侯無有納公者不獨指國中之臣也）

春秋王室之大亂三前有子頹後有子朝中有子帶子頹寵於莊子帶寵于惠子朝寵于景僖二十四年襄王以子帶之亂出居于鄭昭二十二年二十三年悼王敬王以子朝之亂居于皇居于狄泉皆志於春秋矣獨莊二十年惠王以子頹之亂出居于鄭之櫟曷爲不志於春秋或謂文告不及魯故春秋不志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文告不及遂不志則春秋乃魯史紀魯事而已惡在其爲天子之事哉春秋之天下二霸主之天厭周德久矣二霸未興王室不絕若帶維持之者實二霸之力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蓋齊桓晉文之事皆天子之事也齊霸始於莊十五年終於僖十七年前後三十七年晉霸始於僖之二十五年文公出定襄王而民知義故城濮一戰而霸業遂成其後子孫相繼終於定之十

一年則晉霸前後一百四十七年人皆知齊霸正晉霸譎莫知晉文之霸業更大於齊桓實自出定襄王始然則莊二十年子頹之亂天子蒙塵而春秋不志君子謂齊桓不能無辠焉齊之霸始於莊十五年鄄之會及同盟于幽公實與會而經不言公穀梁謂內疑之蓋得其實（十六年冬十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九國之諸侯在焉魯獨使微者往會有是理乎杜預臆說必不可從）內疑之者疑齊桓徒糾合諸侯而不謀王室也何以知其不謀王室莊僖兩王崩葬皆闕（莊王崩于莊十二年僖王崩于莊十七年）豈王崩而不赴諸侯哉蓋齊不奔

喪會葬故諸侯莫有弃而會者則其無志於尊周信矣及莊十九年周立子頹衛燕助之爲逆而齊方侵魯王室之亂曾若罔聞至二十年惠王出居于鄭王室蠢蠢然不靖而齊方伐戎絕不憂宗周之隕則春秋之所以皐齊桓者不益章明較著矣乎吾故曰晉文霸業更大於齊桓實自出定襄王始昭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則謹而志之僖二十五年王入于王城晉文納之也曷爲不志敬王之初立也自劉而居于狄泉復自狄泉而居于劉居無定所者凡四年矣至是始入成周而遣使告于諸侯故志其入不志其出襄王立於僖八年至二十五年在位十七年矣其出也告（傳稱王使來告難又告于晉告于秦）而入不告其所以入不告者王居正位孰敢干之而又何告焉故志其出不志其入路史以爲春秋不志入者襄王實未嘗入王城至二十八年盟諸侯于踐土王猶在鄭此不達春秋之義者也失之甚矣曷爲晉文霸業更大于齊桓周之衰也周鄭交惡宋公不王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祝聃射王則諸侯已無王矣及晉文勤王力扶周室因以風諭諸侯于是天王會諸侯於

河陽而諸侯莫敢不至則東周尚有可爲而天下未嘗無王也故君子書之曰天王狩于河陽當是時周室有再興之勢惜乎晉文不正故周不再興雖正君臣明王法特假此爲名非其志也由是學者疑其盛疾其强而有晉侯召王之說故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且自是以後諸侯朝王皆在溫（文元年晉襄朝王亦於溫則諸侯朝王皆在溫可知）亦自晉文始之後之人皆踵而行之兩朝王所三覲闕廷遂成東都大典前此未之有也以臣召君晉文雖譎或不至此又何以垂訓後人哉天子適諸侯莫敢爲主焉故言居居者居其地也諸侯失國而寓於諸侯則言在在者非其地也鄆本魯地昭公居之故亦言居乾侯晉地昭公托之故變文言在成十年昭十五年公如晉成十一年昭十六年正月皆在晉不書襄二十八年公如楚二十九年正月曷爲特書公在楚春秋之例非常則書在晉常而在楚非常也曷爲在晉常而在楚非常司儀諸公相爲賓謂兩公相朝諸侯相爲賓謂兩侯相朝魯侯如晉兩侯相朝也故曰在晉爲常蠻夷之國雖大曰子中國與蠻夷相爲賓其禮未之聞故曰在楚非常

先是晉霸猶盛成二年諸侯之大夫與楚盟於蜀於是畏晉而竊與楚盟謂之匱盟言空盟而無情實也至是晉霸已衰諸侯不畏晉而反畏楚非徒與之盟又往而朝焉故君子於歲之首月之正而書曰公在楚或以爲存之或以爲閔之或又以公久在蠻夷而危之或又以公不朝正於廟而釋之存之者謂歲終復始人臣執贄以存君則在晉在楚皆當存也曷爲在楚則然在晉則否釋之者謂公不在國不得朝正於是守國之臣告於廟則在晉在楚皆當告也曷爲在楚則告在晉不告且告廟之辭惟曰公在晉雖晉止公又何不可告哉若云厭尊毀列耻及先君莫甚於公之朝楚矣在楚則不耻在晉則耻之不亦傎乎其以爲閔之危之者得其情未得其義然則其義奈何曰在晉常而在楚非常公在乾侯亦非常也故事異而辭同情異而義同然則公在乾侯其情奈何公之去國爲旅人矣其情見乎旅卦之上九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公之居於鄆猶鳥之處乎巢鄆潰者巢焚之象先笑後號咷者言將死於乾侯也中國之諸侯莫有納公國中之臣子莫有存公則

天下無邪黨而君臣之道絕矣故春秋每於正月必書公在以存之此聖人之情也不知聖人之情焉識春秋之義（竹書紀年曰惠王二年王子頹亂王居于鄭鄭人入王府多取玉玉化爲蜮射人左傳亦有入成周取寶器之說而云玉化爲蜮未之聞也。魯莊元年莊王四年有王子克之亂左傳在桓之十八年宜十六年定王十四年爲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不列於三大亂之數故王子朝告諸侯之文亦弗及焉定六年周儋翩之亂子朝之黨也故亦不數）

莊公

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

左傳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

公羊傳孫者何孫猶孫也（猶遁也）內諱奔謂之孫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弒公也其與弒公奈何夫人譖公于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搚幹而殺之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爲於其念母焉貶不與念母也

穀梁傳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不言氏姓貶之也人之於天也以道

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

閔公

二年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左傳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

昭公

二十有五年九月乙亥公孫于齊

左傳公謀去季氏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于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於門（公之平子弟）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辠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辠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臣司馬鬷戾救季氏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殺郈昭伯遂伐公徒公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昭子自闞歸從公于齊將安衆而納公昭子自鑄歸平子有

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

公羊傳昭公將弒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弒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大車士飾車）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繫馬曰維繫牛曰婁）委己者也（委猶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

[illegible]昭公不從其言終弑而敗焉走之齊莊公卽位文姜三會齊侯于禚于防于穀一享齊侯于祝丘一如齊師而不言其地皆在齊襄未弑之前一如齊兩如莒皆在齊襄既弑之後獨元年如齊非會非享亦非師曷爲削去姜氏且變文言孫而不言如絕之也孫有三義一曰讓二曰避三曰遁文姜辠大不容于魯而遁于齊故曰絕之子無絕母之道曷爲絕之穀梁謂天絕之人絕之婦人殺夫天與人皆絕之矣文姜與齊同殺桓公魯之臣絕之魯之民亦絕之所不忍絕者獨其子莊公耳子雖無絕母之道獨無防閑之道乎魯夫人淫亂者三人曰文姜曰哀姜曰穆姜文姜之辠大於哀姜穆姜之辠小於哀姜穆姜者成公之母通於僑如欲去季孟而公弗聽將廢公而立公子偃公子鉏公歸自會遂幽穆姜于東宮而殺公子偃春秋直書刺而無譏文蓋刺得其辠矣說者謂晉人以僑如之訴而執季孫行父季孫行父遂以私憾而囚其君母且穆姜欲立二公子惟曰是皆君也特以此恐愒公使去季孟徒空言而無實跡豈若哀姜通於共仲而殺其二子哉故說者以行父爲不臣成公爲不仁文姜之辠通於天實無所可以逃其死齊桓殺哀姜春秋善之而況辠大於哀姜者乎假令當時之臣亦如行父之幽穆姜者而幽文姜於東宮君子以爲得防閑之道焉或曰子而幽其母可乎穆姜之幽而死也春秋仍書薨書葬薨稱夫人葬稱小君子道與臣道兼盡春秋弗譏則是行父未爲不臣成公未爲不仁何不可之有且敝笱之刺文姜也齊人惡魯莊公微弱如敝敗之笱不能制魴鰥之魚苟非嚴其周衞禁其出入而徒多其侍從之人則其從如雲其從如雨侍從非不多也適足以佐齊子遊敖而已唯嚴其周衞禁其出入跡雖近於幽實得防閑之道春秋尚不以此辠成公又安得以此病莊公哉今不盡其防閑使恣淫亂爲二國患故齊詩數刺之春秋數譏之遂播醜聲於千古君子謂莊公忘父從母爲不子魯之臣弗能匡正爲不臣吾故曰必如成公之幽穆姜者而幽文姜於東宮乃得防閑之道焉古者公侯失禮則幽又何有於君夫人乎禮有夫出婦未聞臣出君春秋臣出君者數矣外曰奔內曰孫孫之爲言避也管蔡流言於

國周公曰我之弗辟（讀避）無以告我先王由是周公避居東都周大夫作狼跋之詩以美之曰公孫碩膚言周公孫于東都其德碩大而膚美也昭公以三家之難而遜於齊故亦稱孫公之伐季氏也平子登臺而請請四請亡皆不許殆將殺之矣當是時莫敢有倡言救之者而叔孫昭子之臣司馬鬷戾獨敢先倡言救季氏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孟孫氏見叔孫氏之旌也亦往救之遂殺郈昭伯（公使郈孫逆孟懿子故懿子殺之）而伐公徒公徒敗而公遂出然則逐昭公者非季氏乃叔孫氏也叔孫婼素有

賢名先是如闞蓋婼預知公謀故先如闞以避之及歸自闞而從公于齊人皆謂婼有納公之志如其誠然則逐昭公者叔孫氏之臣鬷戾實爲之首叔孫氏曷爲不戮鬷戾以請辠於公哉彼方任之爲爪牙焉肯加之以斧鉞則其救季氏而敗公徒也實婼陰指使之而陽爲納公之計以避惡名及平子有異志則又諉其辠於季氏若曰臣欲安衆而納公不可者意如也故其疾病將死又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以欺天下後世之人不可謂非大奸慝杜預又從而附會之以爲因祈而自殺叔孫婼尚不能殺鬷戾又焉能自殺以明其志乎預之家皆若此愚故表而出之以待後之學者（詩序魯桓公微弱讒也文姜宜淫皆在桓公之後當作魯莊公說者謂子不可防閑其母豈通論哉）

莊公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隱二年冬十月伯姬歸于紀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莊元年冬齊師遷紀郱鄑郚三年秋紀季以酅入于齊四年三月紀伯姬卒夏紀侯大去其國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二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公羊傳其言歸于酅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

徒歸于叔爾也（何注云叔者紀季也婦人謂夫之弟爲叔按三年傳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服辠也其服辠奈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何注云酅不繫齊者時齊聽後五廟故國之起有五廟存也）

穀梁傳國而曰歸此邑也其曰歸何也吾女也失國喜得其所故言歸焉爾

僖公

十有五年秋九月季姬歸于鄫（十有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十有六年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左傳（十四年傳）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

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公穀傳文不明往者又以私意汨之至啖趙而尤甚矣所謂使來朝使來請已者亦以公怒止之之故使來朝請已歸國故明年季姬歸于鄫不然苟非夫婦安得同謀穀梁曷爲日遇者同謀也啖趙之說尤悖故不復辨）

女子子嫁曰歸出亦曰歸一歸夫家一歸父母家故皆謂之歸乃有非嫁亦非出如杞叔姬鄫季姬曷爲亦書歸非嫁非出亦書歸者謂歸其國也鄫非國曷爲國之而稱歸杞已亡矣而鄫之五廟存焉則猶之國也說者謂從初嫁之文信乎曰否不然叔姬者伯姬之娣也娣隨嫡不稱歸娣而稱歸者春秋惟杞叔姬而已且杞叔姬鄫季姬皆非初嫁如從初嫁之文是再嫁也妄之甚陋之甚叔姬稱杞曷爲季姬不稱鄫叔姬歸于酅故稱杞不稱杞則無以知其爲杞侯之婦也季姬歸于鄫不待稱鄫而共知其爲鄫夫人矣故不復稱鄫杞伯姬杞叔姬一嫡一娣同繫之杞嫡貴而娣賤二者若是班乎白虎通曰伯姬卒伯姬之娣叔姬升爲嫡春秋不譏一說嫡死不更立禮無二嫡防篡奪也祭宗廟攝而已且媵不聘不聘爲妾明不升兩說並通後說爲允禮有攝女君伯姬死叔姬攝行女君之事故曰攝女君謂之貴妾禮同於嫡餘妾莫得竝爲娣不稱歸又焉得書卒葬叔姬守節而賢故與伯姬同書卒葬杞侯去國莫審存亡伯叔二姬獨詳于策春秋所以貴婦人之節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曷爲季姬及鄫子遇于防夫婦辭也季姬及鄫子猶齊高固及子叔姬皆夫婦之稱曷爲婦及夫而不夫及婦內辭也季姬爲志乎遇其夫猶伯姬爲志乎朝其子故從內辭及者內爲志焉爾季姬之來也不書公以鄫子之不朝也怒而止之不許歸國及遇于防而使來朝來朝之後乃許季姬歸國則是前之遇于防正爲後之歸于鄫張本其文甚明後世俗儒造爲異說以亂之學者又泥于婦人謂嫁曰歸之說遂謂歸于鄫者季姬嫁于鄫然則歸于酅者亦叔姬嫁于酅乎兩者合而觀之則其妄不辨而自明矣

莊公

元年冬齊師遷紀郱鄑郚（三年秋紀季以酅入于齊四年夏紀侯大去其國左傳紀季以酅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公羊傳遷之者何取之也（以稱師知取）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也爲襄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大

之也何大爾自是始滅也

穀梁傳紀國也郱鄑郚國也或曰遷紀于郱鄑郚

十年三月宋人遷宿

公羊傳遷之者何不通也以地還之也（還繞也宋本欲遷宿君取其國先繞取其地使不得通四方）子沈子曰不通者蓋因而臣之也

穀梁傳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

閔公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孔疏云世本無陽國酈道元曰陽都縣故陽國也齊同盟利其地而遷之漢高六年封將軍丁復爲侯國）

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八曰犯令陵政則杜之杜之者鄭康成謂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周官謂之杜春秋謂之遷遷紀遷宿遷陽皆是也公羊謂遷爲還（音旋）謂以地還之使不通何氏訓還爲繞謂還繞其地使不得通四方非杜而何絕謂之杜改謂之遷蓋改其土地之宜絕其往來之路如成二年晉敗齊師于鞌卻克以其私憾欲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公穀二傳皆曰使耕者東其畝是杜齊也杜齊者謂改其土地之宜絕其往來之路乃古杜之之法也杜省作土韓詩徹彼桑杜自杜沮漆桑杜桑根方言東齊謂根曰杜又地名漢有杜陽縣見漢書志毛詩皆省作土故公穀二傳亦皆作土齊注云以齊爲土地失之矣郱鄑郚者紀之邑莊元年齊師遷其三邑而留其鄰以觀紀侯之能下與否下則臣之不下則滅之莊十年宋人遷宿宿不復見者蓋下之而臣於宋矣紀侯終不能下齊至三年乃以酅與其弟紀季使臣於齊及四年紀侯遂飄然去國蓋未

滅而先去也夫此豈爾紀始則杜而遷旣則分而判終則去而亡春秋書之詳且備閔之乎抑善之乎紀侯雖未知其賢亦未聞其辠齊襄無道乃以犯令陵政之辠杜之而使去春秋所以書之詳者非閔紀乃惡齊也惡彼則善此可知國君死社稷義也紀侯不能死何善爾天下之事有常有變君子之道有經有權死者義而去者獨非義乎齊人所欲者土地也而托爲復讐之名必欲滅之而後已齊强紀弱故先避而去之然則紀侯之去紀與幽公之去豳雖廢興存亡不同然皆不忍以養

人者害人其心則一也君子以其去之善識其心之僞不然遷宿遷陽春秋止一書而已曷爲紀侯去國書之若是之詳且備哉諸侯失國名大者紀侯名也公穀讀爲大去似不辭春秋善紀侯之去曷爲稱名夫國受之天王及其去也必告於王故名

桓公

五年秋螽（左氏無傳隱元年八月傳曰有蜚不爲災不書）

公羊傳蝶何以書記災也（孔疏云釋蟲云蟄螽蚣蝑陸璣毛詩疏云幽人謂之春箕即春黍蝗類也）

穀梁傳螽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

莊公

六年秋螟

十有七年冬多麋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氏云麋之爲言猶迷也）

十有八年秋有蜮

左傳秋有蜮爲災也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氏云蜮之猶言惑也其毒害傷人形體不可見）

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蜮射人者也

二十有九年秋有蜚

左傳秋有蜚爲災也凡物不爲災不書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

僖公

十有五年八月螽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左傳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

公羊傳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氏云是月邊魯人語正月幾盡故曰劣及是月也）

賁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

穀梁傳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六鷁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

文公

三年秋雨螽于宋

左傳秋雨螽于宋隊而死也

公羊傳雨螽者何死而墜也

穀梁傳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災甚也其甚奈何茅茨盡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

宣公

六年秋八月螽

十有三年秋螽

十有五年秋螽冬蝝生

左傳冬蝝生饑幸之也

公羊傳未有言蝝生者此其言蝝生何幸之也變古易常而有天災則宜於此焉變矣

穀梁傳蝝非災也其曰蝝非稅畝之災也

襄公

七年秋八月螽

昭公

二十有五年夏有鸜鵒來巢（孔疏云今大河以北皆有鸜鵒不得云非中國之禽宜穴而巢信然）

左傳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童謠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何氏云鸜鵒猶權欲此權臣欲國自下居上之徵也昭公果爲季氏所逐）

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來者來中國也鸜鵒穴者而曰巢或曰增之也（增之者所謂烏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也）

哀公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螽

左傳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火心星火伏在夏十月）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月令季夏之月昏火中詩七月流火謂昏見西南漸下流也周官司爟季秋內火是九月昏火始入十月昏則伏火猶西流者言其未盡沒也）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十有三年秋九月螽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左傳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

曰麟也然後取之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爲大之爲獲麟大之也曷爲爲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祝斷也）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

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穀梁傳引取之也狩地不地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麟也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於中國也

周禮天官冢宰有獸人鼈人獸醫之官獸人掌備獻狼獻麋鼈人掌取互物貍物獸醫掌主療病療瘍夏官司馬有服不氏射鳥氏之官服不氏掌教擾猛獸射鳥氏掌歐除烏鳶秋官司寇則有冥氏庶氏穴氏翨氏硩蔟氏翦氏赤犮氏蟈氏（鄭司農讀蟈爲蟼）壺涿氏庭氏之官冥氏掌以靈鼓歐猛獸庶氏掌以嘉草攻毒蠱穴氏掌攻蟄獸翨氏掌攻猛鳥硩蔟氏掌覆夭鳥之巢翦氏掌除蠹物赤犮氏掌除貍蟲蟈氏壺涿氏皆掌去水蟲庭氏掌射國中之夭鳥由是後世羣儒遂疑周官之僞以爲周官六典乃一王大法曷爲瑣屑至此且下而及於水蟲之微細蟈氏壺涿氏亦備其官宋儒朱子嘗竊笑之學者亦未敢盡信惟程子篤信之而亦未嘗言其義焉人皆疑周禮而不敢疑春秋者蓋以孟子不見周禮而獨

見春秋又以春秋非脩春秋乃天子之事其文其事其義言之最詳讀春秋者考其史之文知其時之事然後徐求其義則得之矣而孟子所言周之班爵王制亦同獨與周禮不同以故與者愈疑之春秋記災記異螽螟及蝝傷我稼穡皆爲災之大者也不可不記其災六鷁退而鸜鵒來巢而國君出仁獸獲而哲人亡異之大者也不可不記其異若夫蜮潛於水蜚處於澤蜚生於盛暑（或引山海經以證其異詳見禮說）後世多有之非災亦非異曷爲多麋有蜮有蜚亦書於策哉周禮與春秋皆先

王經世大典蜮蜚書於策猶蟈氏列於官其細已甚學者不疑春秋而獨疑周禮則又惑之甚者也先王盡人性以盡物性實能贊天地之化育而功與天地參蓋其所以盡人性者教以三物糾以八刑會以禮屬以法其官旣備矣而其所以盡物性之官救擾而阜蕃敺攻而禬弭苟有一官之未備必有一物之爲災惟人性與物性皆盡飛征庶虞各得其所然後黎民於變而鳥獸魚鼈之類亦咸若焉學者以孟子言性善遂謂成性者人物本成之性何待於至誠之盡性而後成不知人物之性受之天成之人故堯舜命契爲司徒所以盡人性命益爲朕虞所以盡物性惟人物之性有未成故聖人又爲之一一設官以成之此周公作六典仲尼修春秋皆所以盡人物之性撥亂世而反諸正也君子讀春秋見書冬多麋則知周禮獸人之官廢矣見書秋螟冬蝝八月螽則知周禮庶氏翦氏之官廢矣見書有蜚有蜮則知周禮蟈氏壺涿氏之官廢矣見書鸜鵒來巢則知周禮硩蔟氏庭氏之官廢矣見書西狩獲麟則知周禮山虞澤虞迹人之官廢矣虞主獸屬禽迹人主迹知禽獸之處山澤有麟而迹人不知故曰其官廢也蓋官失於朝故變生於野其官載於周禮其變著於春秋後之學者詳焉（伯益帝高陽之第二子實掌草木鳥獸後世號百蟲將軍有碑有頌周禮以蟲名官又曷怪乎）

隱公

二年九月紀裂繻來逆女（裂繻公穀作履緰其音同裂古音厲與履音相近）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左傳紀裂繻來逆女卿爲君逆也

公羊傳紀履緰者何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不親迎也曷爲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在塗之稱其非在塗而稱婦有始之辭）入國稱夫人

穀梁傳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以國氏者爲其來交接於我故君子進之也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其不言使何也（履緰不言使）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何氏休曰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媵賤書者後爲嫡終有賢行紀侯去國紀季以酅入于齊叔姬歸之能處隱約全竟婦道故錄之）

穀梁傳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成公

八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冬十月衛人來媵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十年五月齊人來媵（伯姬歸宋在九年二月衛人來媵在八年十月明衛女與嫡同行也而晉人來媵在九年之夏齊人來媵在十年五月皆在伯姬歸宋之後其媵也仍稱來蓋必先至魯而後自魯歸于宋亦明矣媵不聘故不稱歸）

左傳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孔疏云士昏禮首云昏禮下達然後納采注云達通也將欲合昏姻必先使媒氏通言乃後使人納采擇之禮此華元來聘即昏禮之下達士禮使媒諸侯自使臣行亦媒之義也）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昏有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此納幣即納徵有玄纁束帛儷皮故一名納幣）冬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何氏膏肓以爲媵不必同姓所以博異氣故齊人來媵無貶刺之文鄭箴云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不云百姓是不博異氣也齊大國來媵我以爲榮故無貶刺）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文子如宋致女（桓二年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傳曰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此三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蓋三月廟見之後婦禮既成使大夫聘問謂之致女在魯而往則然自他而來則但言聘）晉人來媵禮也

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爲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衆多爲侈也

穀梁傳逆者微故致女詳其事賢伯姬也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

隱二年冬伯姬歸于紀七年春叔姬歸于紀叔姬者伯姬之媵也媵不稱歸詩曰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之子謂嫡嫡歸而以媵俱行今嫡不以媵備數故曰不我以以者以之備數而已雖待年於父母之國其後歸也亦當略之而不錄又安得特稱歸且媵不聘不聘爲妾魯聲伯之母叔肸之妾也叔肸乃宣公之弟昆弟之妻相謂爲姒傳稱聲伯之母不聘宣公夫人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然則叔姬者紀侯之妾焉可與其嫡同稱歸哉

君子修春秋叔姬與伯姬同稱歸者以其賢而守節也且前之歸于紀特爲後之歸于酅而書春秋諸侯失國獨紀書之備齊人遷紀而酅入于齊紀侯去國叔姬不改其節終歸于叔以守五廟婦道克全則是前之歸于紀正爲後之歸于酅張本春秋言重辭複其中必有大美惡存焉者此之謂也內女嫁于諸侯者惟紀叔姬宋共姬書之爲最詳故媵不稱歸而叔姬之媵特稱歸也以其節歸不書媵而共姬之歸三國來媵也以其賢公穀二傳皆以爲詳其事而重錄之實得春秋之義而後

世俗儒自謂通經而全無家法好爲異說以亂經遂謂三國來媵非爲賢共姬而書也以非禮書如其然則內女嫁於諸侯豈皆無媵其來媵也豈盡合禮曷爲皆不書獨此賢女共姬之歸也而備書之以譏其非禮哉且共姬之歸也其禮可謂盛矣書來聘書納幣書致女內女之嫁也皆不書此獨屢書於策其未歸也衛人來媵其旣歸也齊晉大國亦皆來媵未聞內女之嫁有若是之盛者也公羊所謂婦人以衆多爲侈者不其然乎左氏謂媵皆同姓而無異姓公羊亦以爲諸侯一娶九女

三國來媵則溢其數爲非禮獨穀梁不言其非以爲賢共姬而盡其事焉亦必有說矣天子諸侯之昏禮亡今存者惟士昏禮士昏禮不獨有媵又有御（音迓）女從爲媵媵送也壻從爲御御迎也婦至媵布席于奧及卽席媵沃壻盥于南御沃婦盥于北故曰媵御沃盥交及徹于房也御衽婦席媵衽良席（良謂夫）及其餕也媵餕壻餘御餕婦餘及質明婦盥饋而徹也媵御餕媵先御後雖無娣猶先媵無娣者士禮姪娣不必備先媵者媵事夫而御事婦媵貴而御賤也諸侯之昏亦有御鵲巢諸侯之

夫人其詩曰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百兩將之御迎而將送言百兩侈其送迎之多則御非一人而媵備姪娣詩曰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女三爲粲謂一嫡二媵三國來媵一國姪娣二人三國六人合之正符九女之數故春秋備書之以爲後法孰謂三國來媵之爲非禮哉白虎通曰媵必姪娣者爲其不相嫉妒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不娶兩娣者博異氣也娶三國女者廣異類也恐一國血脉相似俱無子也然則娶不兩娣亦必無兩姪則一國來媵姪娣二人則亦博異氣者非謂必異姓何休

之說失之齊人來媵雖非禮而經無譏文所以詳錄其姬之歸明一時之盛蓋以自古破家亡國皆由婦人春秋貴婦人之節紀叔姬宋共姬皆內女之尤賢者故春秋貴之學者毋爲異說以亂經可也（何氏謂適夫人之下有姪娣左右媵之下皆有姪娣爲九女愚謂姪娣皆媵也媵分左右必不在未歸之前來媵者一國二女而已嘗考或云諸侯娶于三國國各有三女非也諸侯惟娶元妃而已宋娶于魯而衛晉及齊來媵媵不聘安得言娶哉諸侯娶於一國而三國來媵經有明文不信經而獨信俗儒之說則吾豈敢）

桓公

五年夏齊侯鄭伯如紀

左傳五年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公穀皆不覩國史惟篤信師傳齊鄭如紀穀梁無傳公羊謂離不言會是不知其事也）

六年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冬紀侯來朝

左傳六年夏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

八年冬十月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桓王十六年）

左傳冬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禮也

公羊傳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祭者采也天子三公氏采稱爵）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遂者何生事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其成使乎我奈何使我爲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左傳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

公羊傳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之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

以衆大之辭言之

穀梁傳爲之中者歸之也（八年冬逆王后傳其不言使焉何也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於我故弗與使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左傳宋多責賂於鄭（立突賂）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

穀梁傳其言及者由內及之也其曰戰者由外言之也戰稱人敗稱師重衆也其不地於紀也（公羊謂不）

（地者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何氏遂以龍門之戰當之未可信也）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于黃（莊王二年也魯莊元年齊師遷紀莊王四年）

左傳十七年春盟于黃平齊紀且謀衛故也（前年十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春秋諸侯失國或言滅或言亡或言執或言奔未有言去者特言去其國唯紀侯一人而已大夫士有去國之禮而諸侯無問故曰國君死社稷國滅君死之正也去之非正也且齊紀同姓之國齊滅同姓而變文言去故

公羊創爲復讎之說春秋爲賢者諱故不言滅而言去齊襄無道而稱其賢學者皆知其非矣晉滅虞齊滅紀皆同姓也虞公變文言執可謂之舉虞紀侯變文言去不可謂之舉紀故我以爲紀侯之去紀猶豳公之去豳春秋諸侯失國未有若紀侯去之之善者也紀侯非輕於去國蓋嘗百計以圖存矣始則求婚於魯繼而納女於周以爲魯乃周之宗國足以爲援而天王之命或能行於甥舅之齊故桓六年會于成而請謀齊難及來朝欲請王命而求與齊成公告不能者非公無寵於王而不爲之請蓋以衰周之命不能行於强大之齊也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乃桓王之十六年紀季姜爲桓王后魯實爲之媒明魯請于王故祭公來謀于我遂逆王后于紀焉桓王在位二十三年魯桓之十五年桓王崩其子莊王立紀季姜爲莊王母魯莊元年當莊王四年齊師遷紀雖以天王之尊不能存其母氏之國坐視齊師遷紀而莫敢救之則紀之納女于周僅可延數年之國脈而已衰周之命焉能行於强大之齊哉齊之欲滅紀也始於僖終於襄必欲滅之而後已魯桓五年

齊僖與鄭襲之十三年又合宋衛燕三國伐之其襲之也紀知之而先爲之備故不克其伐之也是時宋多責賂於鄭而鄭不從故鄭與魯紀合而敗齊宋之師於紀紀亦因此得全而魯桓前會于成後會于黃皆謀平齊紀而終不免齊之處心積慮欲滅紀者蓋非一朝一夕矣自桓五年至莊四年綿歷十七年而後紀侯卒遷齊難而去國非不能下之也與其下之而臣於齊不若去之而爲寓公於他國非不能死之也與其死之而爭鬬其民不若去之以安民故以成敗論則豳公去豳而與

紀侯去紀而滅似擬之非其倫然以其心言雖一滅一興其心一也君子憫其亡悲其去故書之特詳愚於紀侯去國旣論列於前復次第其始終本末以待後之學者

半農先生春秋說卷九終

半農先生春秋說卷十

後學　吳泰來　企晉

男　棟　定宇　校

莊公

三年冬公次于滑（滑公穀作郎）

左傳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鄭伯謂厲公非謂鄭子也桓十三年公會紀鄭而敗齊宋衛燕之師於紀厲公之力居多故莊公次于滑而欲會厲公將謀救紀時突在櫟故辭）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桓十五年厲公入櫟公會宋衛陳于袲將納厲公而不克十六年復伐鄭仍欲納之十七年昭公弒十八年鄭子立）

公羊傳其言次於郎何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

穀梁傳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於齊師似與次郎爲一事而左氏無傳志以存疑）

公羊傳次不言俟此其言俟何託不得已也（本欲圍成托俟陳蔡）

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

左傳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宋師不整公子偃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於乘丘齊師乃還

公羊傳其言次於郎何伐也伐則其言次何齊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也我能敗之故言次也

三十年夏師次于成（左傳作次于成）

穀梁傳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鄣而不能也（秋七月齊人降鄣）不言公恥不能救鄣也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左傳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穀梁傳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救何也遂齊侯之意也是齊侯與齊侯也何用見其是齊侯也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左傳亦稱諸侯杜預以爲大夫謬甚矣）其不言曹伯何也以其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也其不言齊侯何也以其不足乎揚不言齊侯也

十有五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於牡丘遂次於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

徐

左傳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卽諸夏故也三月盟於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

文公

十年冬楚子蔡侯次於厥貉

左傳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

襄公

元年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鄫公羊作合）

左傳元年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于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爲之援

二十有三年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左傳二十三年秋齊侯伐衛自衛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乃還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

公羊傳曷爲先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

穀梁傳言救後次非救也

定公（昭公二十有五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二十有八年二十有九年公兩如晉次于乾侯皆非用師也故不列于例）

九年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左傳九年秋齊侯伐晉夷儀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於衛（昔晉人伐衛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此哀十五年傳與此合然冠氏未詳）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葭公羊作瑕）

左傳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郥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旣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

唯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傳言齊侯畏晉曲盡形容故穀梁曰次止也有畏也杜預乃云齊侯輕故不成功陋甚矣）

十有五年夏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蒢（公羊作蘧篨）

左傳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齊侯衛侯次于蘧挐謀救宋也

易師之六四曰師左次无咎行師之法欲右背高故城濮之戰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背酅者右背山陵而師在其左故曰左次次猶舍也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雖非行師亦然昭公次于陽州次于乾侯是也一宿再宿不書過信乃書穀梁曰次止也宿非止而何趙匡謂春秋書次皆畏與師訓次爲與失之矣一宿再宿不書者師無不宿之理故不書易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常不書失常則書趙匡謂經無信舍之文是不識春秋之義者也信舍乃行師之常又安得書於策哉穀梁曰次有畏也此以情言非以爲例定十三年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將伐晉也其畏晉也實甚矣文十年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將伐宋也何畏之有故曰春秋無達例僖元年三國救邢之師皆諸侯也左傳有明文矣春秋之例君將不稱師師未聞君在不稱師且三傳皆言諸侯在焉杜預泥於將卑師衆稱師之說而救邢之師又曰諸侯無所適從遂創爲異說乃云實大夫而曰諸侯總衆國之辭以大夫而總衆國可也遂以大夫爲諸侯可乎趙匡信杜預而駁公羊曰按齊宋曹三國君實不在但使師救爾我不知所案者案何書而知三國君實不在哉又不知所云以師救者何人而名氏無聞也貶之歟抑卑之歟救邢義師也諸侯不往而顧使卑者往是時桓德未衰猶爲宴安若此且城邢與救邢皆師也傳皆曰諸侯諸侯皆使卑者惡在其能分災救患乎易曰師貞丈人吉丈人尊嚴之稱而以卑者當之其不然也必矣且次于匡經序諸侯次于聶北傳亦稱諸侯同一桓師前後不應頓異我是以知三國之師皆君也趙匡全無根據力攻三傳以伸其異說不亦妄乎莊三年公次於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先是桓十一年宋以賂

而立鄭厲公因是多責賂于鄭而鄭不堪命遂與魯合故十二年魯桓再會宋公以平宋鄭而宋卒辭平魯鄭遂戰于宋十三年齊與宋衛燕襲紀欲滅之魯鄭遂救紀而敗齊宋衛燕之師於紀紀之所以苟延數年而不滅者魯鄭之力也魯初與鄭盟于武父（十二年）又會于曹以修前好鄭伯又使弟語來盟（皆在十四年）則魯鄭之邦交可謂密矣十五年夏鄭厲公以雍糾之難出奔蔡昭公復歸于鄭是年秋厲公因櫟人殺檀伯而入居于櫟故魯桓於是年冬明年春夏三會諸侯而再伐鄭欲納厲公而弗克則魯之惓惓於厲公者不可謂不至也及十八年昭公弒鄭子立而春秋不書則魯之厚於厲公薄於昭公并無恩於鄭子可知矣及莊元年齊師遷紀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莊公次于鄭之滑將會鄭厲公而謀救紀蓋以桓十三年紀之戰公後其期故經不書戰地而卒敗齊宋衛燕之師者厲公之力居多故莊公次于滑欲與之謀救紀時厲公在櫟而辭以難言已方在難何暇救人則傳所稱鄭伯者乃厲公必非鄭子也鄭子不見於經惟莊四年一書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所

謂鄭伯者指厲公亦非鄭子何以知之子儀之守鄭猶夷叔之守衛故經傳皆稱子而不稱侯伯（桓十八年莊十四年傳稱鄭子僖二十八年經稱衛子）至莊十四年傳傅瑕殺鄭子而納厲公春秋亦不書者子儀十四年在位而立於祭仲殺於傅瑕雖十四年攝行政事而未嘗一日爲君故不稱君而死無謚且其立及其死也不告於王故不書其所以不告於王者昭公以嫡立厲公雖以篡立而數與諸侯會盟征伐則知其立也必告於王及同盟之國而得列於諸侯故雖失國而經書鄭伯且不惟一書而已出奔書入於櫟書遇於垂書子儀之立鄭無君攝也又不與於會盟征伐諸侯亦莫以爲君以此知其立也不告於王及同盟之國則莊四年經書鄭伯必非鄭子益明矣後世讀春秋者亦知之而不能明言其始終本末及其所以然故學者疑而未定愚特詳錄之以待後之學者考而正焉

桓公

十有一年九月鄭忽出奔衛

左傳十一年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

莊公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公羊傳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春秋合伯子男爲一皆從子諸侯在喪公侯降稱子則伯子男降稱名非貶也）

穀梁傳鄭忽者世子忽也其名失國也

十有五年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左傳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遂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

公羊傳突何以名奪正也（穀梁亦云譏奪正也）

十有六年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左傳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京相璠曰今平陽縣北一十里有故莘亭道阨限蹊要自衛適齊之道也縣東有二子廟謂之孝祠）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辠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公羊傳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得辠于天子也其得辠於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衆越在岱陰齊屬負茲舍不卽辠爾（越走也屬託也天子有疾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

穀梁傳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在也

莊公

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左傳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

公羊傳何以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

十有二年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左傳十二年秋宋萬弒閔公于蒙澤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

二十有四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

公羊傳曹羈者何曹大夫也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羈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

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

閔公

二年九月公子慶父出奔莒

左傳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

穀梁傳其曰出絕之也慶父不復見矣

僖公

五年秋八月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左傳楚鬭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應劭曰陽安有道亭西平有柏亭安陽有江亭弋陽有黃城皆漢之汝南郡）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十年春王正月狄滅溫溫子奔衛

左傳十年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二十有八年夏四月衛侯出奔楚六月衛元咺出奔晉

左傳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公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辠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

文公

六年冬十月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左傳六年春晉蒐於夷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

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於董易中軍賈季（狐射姑）怨陽子之易其班也九月使續鞫居殺陽處父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

七年夏四月晉先蔑奔秦

左傳六年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盾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七年秦康公送公子雍於晉穆嬴日抱大子以啼於朝出朝則抱以適趙氏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戊子敗秦師于令狐

至於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

八年冬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宋司城來奔

左傳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爲襄仲聘焉七年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且爲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爲兄弟如初八年冬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昭公之黨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郕公羊作盛）

左傳郕大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徇十二年春郕伯卒大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左氏據魯史作傳郕無史故不詳魯以郕朱儒乃大子而其父卒當君郕者其來奔也遂以諸侯逆之此實事也傳固明言非禮矣趙匡駁之曰未嗣位而稱伯名不正此駁春秋非駁左傳全無根據以意說經自趙匡始）

公羊傳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

十四年九月宋子哀來奔

左傳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

公羊傳宋子哀者何無聞焉爾（穀梁亦云其曰子哀失之也）

宣公

十年夏四月齊崔氏出奔衛

左傳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辠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

十有八年秋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笙二傳作檉）

左傳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卽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於晉還自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成三日五踊之禮第三日朝踊莫不踊去事之殺也）反命乎介自是走之齊（不待報故曰奔）

成公

七年冬衛孫林父出奔晉

左傳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左傳十一年夏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孔疏鄭康成答孫皓曰凡自周無出者周無放臣之法辠大刑之小有之無出法案書流有五刑則有者流之非不出也若以周禮無放流之文卽云周無放臣之法禮三諫不從待放於郊周臣雖三諫不從終是不蒙王放執文害意爲蔽何甚）

公羊傳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左傳周公自出謂自私土而出也王者無外故曰自周無出）

穀梁傳周有入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

十有五年秋宋華元出奔晉宋魚石出奔楚（魚石出奔傳言冬經不書冬）

左傳夏六月宋共公卒秋八月葬宋共公蕩澤（司馬）弱公室殺公子肥右師華元出奔晉左師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于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決睢澨閉門登陴左師二司寇（向爲人鱗朱）二宰（向帶魚府）遂出奔楚

十有六年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左傳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鄢陵

之戰公將往）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宣伯使告郤犫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而事晉（時蔑守公宮）九月晉人執季文子於若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

十有七年秋齊高無咎出奔莒

左傳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讁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會伐鄭）高鮑（無咎牽）處守及還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

襄公

六年夏宋華弱來奔

左傳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

十有四年夏四月己未衞侯衎出奔齊（依公羊經文）

左傳衞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

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鄭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辠定姜曰告亡而已無告無辠

十有七年九月宋華臣出奔陳

左傳冬宋華閱卒華臣弱皐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辠賊曰皐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必逐之左師曰不如蓋之乃舍之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二十年秋蔡公子履出奔楚陳侯之弟黃出奔楚（黃二傳作光）

左傳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書曰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辠也

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其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秋晉欒盈出奔楚

左傳二十一年春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黶逐鞅在十四年傳）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范鞅爲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漆閭丘不言及大小敵也

二十有三年夏邾畀我來奔（畀公羊作鼻）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左傳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八月己卯孟孫卒（孟莊子仲孫速）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

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

公羊傳邾婁鼻我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

穀梁傳其日正臧孫紇之出也蘧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

二十有七年夏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左傳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夏免餘復

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公羊傳甯喜欲納公獻公曰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將

濟於河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昧音蔑割也）

穀梁傳專喜之徒也專之爲喜之徒何也己雖急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弒其君是亦弒君者也專其曰弟何也專有是信者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織絇邯鄲終身不言衛專之去合乎春秋

二十有八年夏衛石惡出奔晉冬齊慶封來奔

左傳二十七年夏衛殺甯喜尸諸朝石惡將會宋

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二十八年夏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反諸亡人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冬十月慶封田于萊十一月乙亥嘗於太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

宮樂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桷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旣而齊人來讓奔吳

二十有九年秋九月齊高止出奔北燕

左傳二十九年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皐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

三十年夏王子瑕奔晉秋鄭良霄出奔許

左傳靈王崩儋括（儋季子）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夏四月戊子儋括圍蔿逐成愆成愆奔平畤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鄭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旣而朝則又將使子晳如楚（二十九年冬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晳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强使之子晳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歸而飲酒秋七月庚子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

昭公

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秋莒展輿出奔吳冬十有一月楚公子比出奔晉

左傳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皐秦伯也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於是莒務婁瞀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公子比）出奔晉宮廄尹子晳（公子黑肱）出奔鄭

公羊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爲仕諸晉有千乘之國（十井爲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

乘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

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三年冬北燕伯欵出奔齊

左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欵出奔齊辠之也

穀梁傳其曰北燕從史文也

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左傳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不可乃歸公

公羊傳莒牟夷者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累次也相次而序謂之累）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及防茲以大及小也莒無大夫其曰牟夷何也以其地來也以地來則何以書也重地也

六年夏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傳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

八年夏陳公子留出奔鄭

左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

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經書辛丑）哀公縊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於楚楚人執而殺之（殺干徵師）公子留奔鄭

十年夏齊欒施來奔

左傳齊惠欒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鮑國）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陳鮑方

睢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戰于稷（齊有稷下館地名）欒高敗又敗諸莊（地名齊有莊嶽）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

十有二年冬十月公子憖（公羊作整）出奔齊

左傳夏公如晉至河乃復公子憖遂如晉叔仲小南蒯公子憖謀季氏憖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初南蒯謂憖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憖許之）子仲（憖字）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

十有五年夏蔡朝吳出奔鄭

左傳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二十年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公羊傳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爲不言其畔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師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或爲主於國或爲主於師（古者諸侯師出世子率與守國次宜爲君者持棺絮從以備不虞）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逡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曷爲爲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也

穀梁傳自夢者專乎夢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孫何也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

左傳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華亥僞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

焉弗許遂刼之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慼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啟與華氏盟以爲質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牼以歸

二十有一年冬蔡侯朱（穀梁作東）出奔楚

左傳二十一年三月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送葬者歸見昭子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

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十一月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於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大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二十有二年春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二十一年入於宋南里以叛）

左傳楚薳越使告於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已巳宋華亥向寧華

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

二十有六年冬十月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左傳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二十有七年邾快來奔

三十年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

左傳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十七年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二公子奔楚楚子使監馬尹大

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

三十有一年冬黑肱以濫來奔（左傳經文本作邾黑肱後人以公穀經文無邾字因從其說而去之）

左傳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愼也如是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

公羊傳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爲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其讓國奈何當邾婁顏之時邾婁女有爲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爲武公與懿公與孝公幼顏淫

九公子於宮中因以納賊則未知其爲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案列女傳孝公稱者懿公之子則邾女爲魯夫人者乃懿公非武公也懿公之兄子伯御作亂則是所謂賊者乃魯公子非邾公子也）臧氏之母養公者也（孝義保者魯孝公稱之保母臧氏之寡也）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則未知臧氏之母者曷爲者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湊公寢而弒之（懿公之兄子伯御作亂殺懿公而自立求公子稱將殺之義保乃衣其子以稱之衣臥於稱之處伯御殺之義保遂抱稱以出）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於是負孝公之周愬天子天子爲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公於魯（自周反於魯）顏夫人者國色也叔術以爲妻有子焉謂之盱夏父者其所爲有於顏者也盱幼而皆愛之有珍怪之食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人未足而盱有餘（盱者叔術之子夏父者顏之子皆顏夫人生有子焉謂之盱當讀斷）叔術覺焉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于夏父誅顏之天子死當是時邾婁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誅君之子不立）

穀梁傳其不言邾黑肱何也別乎邾也其不言邾子何也非天子所封也來奔內不言叛也

定公

四年冬十有一月楚囊瓦出奔鄭

左傳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子常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十一月庚午二師陳於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

十年秋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冬宋公之弟辰曁仲佗石彄出奔陳

左傳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於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偽有疾子明（祁之子溷）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明年秋樂大心出奔曹傳先序於此）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

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十年秋）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曁仲佗石彄出奔陳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夏衛北宮結來奔秋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彄出奔鄭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左傳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為亂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戍來奔夏衛北

宮結來奔公叔戌之故也衞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秋齊宋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

哀公

四年春王二月蔡公孫辰出奔吳

左傳蔡昭侯將如吳公孫翩射而殺之文之鍇殺翩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

六年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左傳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景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旣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於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左傳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十有一年夏陳轅頗出奔鄭冬衞世叔齊出奔宋（傳作大叔疾）

左傳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己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服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冬衞大叔疾出奔宋（左傳經文本作大叔疾葢後人改從公穀經文）初疾娶於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犁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於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

獻恥是二者故由衛人立遺使室孔姞

宣公

元年夏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左傳文十二年冬秦伯伐晉晉人禦之於河曲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上軍佐臾駢曰懼我也將遁矣薄諸何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宣元年夏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於衛而立胥克先辛奔齊

公羊傳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爾近正也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何氏云古者疑獄三年而後斷易曰三歲不得凶自嫌有辠當誅故三年不敢去）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

穀梁傳放猶屏也稱國以放放無辠也

昭公

八年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

哀公

三年秋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春秋亡國皆書滅諸侯去國皆書奔獨虞公亡國不言滅而變文言執賤之也紀侯去國不言奔而變文言去貴之也蓋諸侯以道去其國者不言奔而言去大夫以道去其國者曷爲不言去而皆言奔豈春秋大夫之出奔者皆非以道去其國者歟大夫以道去其國者有故而去則君使人道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其去也可謂從容矣奔者急辭從容而去安得言奔言奔者非以道去其國者也且三諫不從待放於郊臣曰某質性頑鈍言愚不任用請退避賢君曰予熟思夫子言未得其道

今子不且留聖王之制無塞賢者路夫子欲何之則遣大夫送至於郊必三諫者所以盡君臣之義待放者臣子辭忠厚之至臣爲君諱不敢自言無辠謂臣有辠君當放流之也故無辠不稱放從容不言奔而春秋大夫之出奔也或以難而奔或以辠而奔或以懼而奔或以逐而奔或以偪而奔或以怒而奔或以伐而奔或以佚而奔或以讒而奔或以叛而奔或以放而奔皆非從容去國者故不言去而直言奔獨文十四年宋子哀來奔傳稱貴之貴之矣曷爲仍言奔且所謂不義宋公而出

者非宋昭公乃宋文公也文公鮑美而豔君祖母襄夫人欲通之宋飢鮑竭粟以貸襄夫人助之施將殺昭公杵臼而立文公鮑故宋子哀不義之而出是時殺械已成而子哀先去易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子哀義不食文公之祿也故春秋貴之而仍言奔者國有難而行亦非從容去國故宋司城宋子哀雖皆貴之而仍言奔者以此襄二十九年齊高止出奔北燕經書奔傳稱放且曰書出奔辠高止也然則書奔者辠之書放者獨無辠歟如其然則高止信有辠矣胥甲不用命陳招殺世子

辠尤大於高止之專執謂放者皆無辠哉且放者屏之遠方非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者也殛竄放流虞之四辠而說者猥與待放者同科失之甚矣或曰天下一家天子之臣不得言放豈其然乎春秋辠未定者稱奔辠已定者稱放高止辠已定未放而先奔故經書奔傳言放也成十二年周公出奔楚傳言王者無外故自周無出周公自出者自其私土而出其說近是而猶未盡焉國滅不言出無所出也叛而奔者仍言出曹會自鄸宋華向自南里皆自出也遲遲曰行汲汲曰奔遲遲而行者內有送外有迎汲汲而奔者內雖無留外必有受故皆曰出王子朝奔楚曷為不言出子朝以爭立不容於內其臣逐之無援於外諸侯棄之遠而奔楚以爲冀有受之者也故不言出襄二十六年傳稱孫林父以戚如晉子鮮亦云逐我者出則孫林父以戚出奔晉明矣曷爲不言奔而直言叛春秋之例惟聞以地來未聞以地往以地來者來向我故不言叛而言奔以地往者往背我故不言奔而言叛孫林父以戚如晉是以地往也與以地來者不同故直書叛以正其辠焉爾昭二十年

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猶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皆叛也公羊以爲叛得之穀梁謂自夢者專乎夢也君實有土臣敢專之寧非叛乎稱公孫誠貴矣以貴取之遂以貴專之安見其不以叛也公羊謂爲賢者之後諱故不言叛則又不然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斯言也蓋傳自仲尼之徒歟於是附會者遂謂賢者子孫君子爲之諱則桀紂亦禹湯子孫曷不爲之諱哉文十二年郕伯來奔傳稱郕伯卒太子朱儒以夫鍾與郕邽來奔是以地來也當書郕

朱儒以夫鍾郕邦來奔爲不書地而直稱郕伯左氏謂啓以諸侯逆之爲非禮故直書郕伯以示譏旣書伯又安得書地未聞春秋有諸侯而以地出奔者也公羊謂失地之君諸侯失國雖兄弟亦名不稱名似非失地之君又莊八年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降者下之似非滅豈公羊據此而遂以爲失地之君歟左氏所據者晉乘楚檮杌魯春秋孟子所謂其事與其文也公穀二家不徵事不考文惟言義義在事與文中舍事與文而獨言義往往失之昭三十一年傳稱邾黑肱以濫來奔則知經文無邾非史闕文也經不言邾二傳皆有說後人以其說而改從之杜預以爲史闕文左氏所據者史之文也何闕之有且左氏傳中有經傳皆與經合獨此傳與經殊我故知後人以二傳之說而改從之也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陳曹無史故曹羈曹會左氏皆無傳後人說春秋者遂以曹羈鄭忽並提而論則不然公侯在喪稱子伯子男在喪稱名鄭伯寤生卒（卒於五月而忽於九月出奔）世子在位未踰年故稱名曹伯射姑卒（卒於二十三年冬而羈於二十四年冬出奔）世子在位已踰年矣當書曹伯羈出奔陳不稱伯則曹羈非君也安可與鄭忽同例哉公羊以爲三諫不從而去之者大夫士去國見於禮及先秦諸子春秋不書去而書奔則曹羈與宋子哀同例公羊之說未必無徵一來奔一出奔皆貴之也兩存以待後之學者襄十四年衛侯衎出奔齊傳稱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似列國之史皆書孫甯出其君孔子修春秋削而更之蓋以臣出君猶以臣名君不可以訓也杜預邪說以爲諸侯自取奔亡之禍不書逐君之賊者所以責其君此說之尤悖者不可以不辨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如預言則後世亂臣賊子益無所忌憚而皆將逞志於君矣何懼之有哉又云不書名從告列國來告亂安得稱其君之名禮所謂諸侯失國名者謂出亡必告於廟故名傳稱衛侯奔齊及竟公使祝宗告亡告亡者告於廟也告於廟必告於王夫國受之先君先君受之先王故出亡必告豈獨告於同盟之國乎

半農先生春秋說卷十 終

牛農先生春秋說卷十一

後學　吳泰來　企晉
男　棟　定宇　校

莊公

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秋師還

僖公

三十年秋晉人秦人圍鄭

左傳莊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辠我

之由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僖三十年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使燭之武見秦君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莊八年齊魯圍郕而魯爲主與僖三十年秦晉圍鄭而晉爲主其事同郕降于齊齊背魯而獨納郕與鄭服秦秦背晉而獨戍鄭其事又同魯慶父請伐齊與晉子犯請擊秦二君皆曰不可其事亦同一書及一不書及書及者避不辭（若云師齊師則不辭故加及）一稱人一稱師皆君也雖若不同而實同降猶下也郕既下齊微圍以退不戰而還故經書師還則秦晉圍鄭鄭既下秦函陵氾南之師亦皆去之而經不書者內詳而外畧也君子以是善魯莊公亦必以是善晉文公可知矣善之則曷爲稱人人秦伯不得不人晉侯也（傳明言晉侯秦伯杜預乃云各使微者圍鄭故稱人預之

妄若此）春秋之例微者稱人曷爲人秦伯貶秦晉同圍鄭曷爲獨貶秦伯秦晉舅甥之國晉文之霸秦實有功焉自此秦貳于晉私與鄭盟而又戍之君子謂秦喪師于殽實由於戍鄭遂變婚媾爲寇讐故稱人以貶之晉文不從子犯之請而深念夫人之力且以爲因人之力而敝之爲不仁則所以報秦德者不可謂不厚矣故我以爲春秋善晉文公猶善魯莊公者以此郕同姓也而魯與齊伐之何善乎魯莊鄭與晉郕與魯皆兄弟也微圍以退一去一還不亦善乎說者謂郕降於齊者郕爲附

庸於齊也郕無史說者何所據而知郕爲附庸於齊哉葢以文十二年郕伯來奔公羊謂失地之君春秋亡國不復再見郕降之後七十三年而郕再見於經則郕國猶存未嘗失地亦不知滅在何年後人徒據公羊之說遂謂郕爲附庸于齊故經仍書郕伯爲此說者葢見莊三十年齊人降鄣公穀二傳皆謂鄣乃紀之遺邑杜預以爲附庸由是遂謂降者降之爲附庸也春秋或書遷或書降或遷之或自遷或降之或自降而書法不同齊人降鄣猶宋人遷宿郕降于齊師猶邢遷于夷儀一遷之一自遷明邢存而宿滅一降之一自降明鄣滅而郕存學者合而觀之則惟左傳紀事爲可信凡史無文左氏皆無傳葢無徵不信故不敢以異說亂經或以爲左氏紀事誕妄不足信始自趙匡南北宋諸儒從而和之於是學者胸馳臆斷異說並興左傳雖存而實廢矣吾恐左傳廢而春秋亦隨之而亡也獨抱遺經力排異說非吾徒之責而誰責歟

僖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

左傳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

公羊傳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

穀梁傳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侵淺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爲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

文公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左傳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

成公

九年冬十有一月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

左傳八年秋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

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兩唯字必有一誤前唯字當作雖）

九年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

穀梁傳其日莒雖夷狄猶中國也大夫潰莒而之楚是以知其上爲事也（叛君從楚）惡之故謹而日之也

昭公

二十有九年冬十月鄆潰（左氏無傳孔疏云公自二十六年至二十九年常居鄆是時公如晉而鄆潰季氏使之然）

公羊傳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郛之也曷爲郛之君存焉爾

穀梁傳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莊公

十有七年秋鄭詹自齊逃來（左氏無傳文三年孔疏云僖五年首止之盟鄭伯逃歸襄七年鄵之會陳侯逃歸皆書於策十年厥一貉之會麇子逃歸十六年溴梁之會高厚逃歸見於傳不書於策蓋例之潰逃在衆爲潰在君爲逃高厚不書者猶鄭詹見執於齊自齊逃來此爲逃囚乃民逃非君逃也高厚雖有師衆止同逃囚之限不入逃例鄭詹獨書者逃來故書而賈氏復申以入逃例亦不安也麇子不告故不書）

公羊傳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左傳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未聞其佞何氏乃云魯受之信其詐策蓋皆臆說或得之緯書）

穀梁傳鄭詹鄭之佞人也逃義曰逃

僖公

五年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左傳五年夏會於首止會王太子謀寧周也（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帥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公羊傳其言逃歸不盟者何（鄭伯會而不盟）不可使盟也不可使盟則其言逃歸何曾子曰蓋不以寡犯衆也（公羊謂實不逃而言逃臆說也）

穀梁傳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

襄公

七年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陳侯逃歸

左傳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經書十月圍陳十二月諸侯會于鄬而不言救）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

有二圖陳侯逃歸

衆散曰潰背衆曰逃潰者介衆也逃者一夫而已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春秋諸侯與大夫同書逃者言雖有師旅無異一夫賤之也襄十六年湨梁之會高厚逃歸曷爲不書說者謂鄭詹被執自齊逃來是爲逸囚高厚雖非被執實懼晉執之而先逃當入逸囚之例鄭詹逃來故書高厚逃歸故不書以爲不足書也且湨梁諸侯會而大夫盟政在大夫乃晉失諸侯之本始於雞澤甚於湨梁春秋謹而書之者豈非以其有關於天下之故哉高厚一夫之賤何足爲重輕而亦書於策乎或謂大夫奔逃執放並書曷爲獨高厚不書春秋大夫之逃非徒高厚也宣二年大棘之戰華元逃歸十七年斷道之會高固逃歸春秋皆不書則高厚不書又何疑齊欲叛晉先釋憾於魯故高厚歌詩有異志由是大夫盟而曰同討不庭正爲十八年諸侯同圍齊張本趙匡直斥其妄以爲左傳不足憑異哉鄭伯陳侯皆逃歸也曷爲鄭伯獨書不盟鄭伯獨書不盟者以後之乞盟而書前之不盟者何心後之乞盟者又何心易曰乃亂乃萃其志亂

也既會而不盟不盟而復乞鄭伯之志亂矣故春秋薄責陳侯而厚責鄭伯曷爲薄責陳侯陳鄰於楚楚之屬國久已背晉而向楚且陳之叛楚由子辛楚殺子辛而立子囊遂改行而疾討陳陳有朝夕之急能無往乎則鄬會之逃陳侯其何誅焉春秋事同而文異者必有微旨在其中學者不可以不察國曰潰邑曰叛春秋書國潰者三僖四年蔡以侵而潰文三年成九年沈與莒皆以伐而潰獨昭二十九年鄆潰非伐非侵且非國也曷爲亦曰潰左氏無傳莫知其實之由或以爲季氏使之

然或以爲昭公使之然以爲季氏使之然者齊侯取鄆以居公實齊侯圍而取之則其潰而散也亦必季氏侵而潰之以爲昭公使之然者穀梁之說亦所以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則其潰而散也實昭公有以自取之非獨意如之辠獨公羊以爲君存故言潰僖二年下陽言滅虢公在焉昭二十九年鄆言潰昭公在焉故曰君存是時公如晉曷爲亦曰君存公之居于鄆也蓋四年矣其如晉也必有從其去鄆也必有守則亦猶之君存焉爾公雖無道惡不及民民之潰也必有潰之者非意如而誰魯春秋無文故左氏無傳明魯之史官爲意如諱也君子特書鄆潰葢春秋之微辭歟或曰春秋一書梁亡一書鄆潰梁亡者梁自亡也鄆潰者鄆自潰也昭公惡得無辠哉然梁亡而秦遂取梁鄆潰而季氏取鄆則仍意如之辠也季氏取鄆曷爲不言鄆叛叛者下叛上也其辠在下潰者民逃其民何辠乎然則所以辠季氏而病昭公也夫何以知季氏取鄆（秦遂取梁見於傳季氏取鄆傳無文）春秋五書公居于鄆鄆潰之後不復言鄆皆書公在乾侯以是知季氏取鄆也不言叛而言潰我故曰春秋之微辭

隱公

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

左傳十二月衆父（衆音終益師字）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孔疏云襄五年冬十二月辛未季孫行父卒傳曰大夫入斂公在位是公與小斂則書日也莊三十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時公有疾昭二十五年冬十月癸巳叔孫婼卒二十九年夏四月庚子叔詣卒時公在外成十七年冬十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卒於外而亦書日者實公不得與斂非不欲臨喪故亦書日文十四年秋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敖出奔於外而亦書日者以其子惠叔毀請於朝敦公族之親崇仁孝之教恩實過厚故書日也其翬柔溺等皆卿死不卒者豈皆不以卿禮終者歟）

公羊傳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注云所見者謂昭定哀大夫卒有辠無辠皆日錄之丙申季孫隱如卒是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大夫卒無辠者日有辠者不日叔孫得臣卒是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大夫卒皆不日公子益師無駭卒是也）

穀梁傳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楊疏云何休謂益師惡而不日則公子牙及季孫意如何以書日乎鄭君釋之曰公子牙莊公弟不書弟則惡明也故不假去日季孫意如則定公所不惡故亦書日）

五年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左傳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孔疏云喪大記曰君於大夫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明卿小斂大斂君皆親臨之檀弓曰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弔喪問疾人道之常例皆不書）

穀梁傳隱不爵命大夫其曰公子彄何也先君之大夫也

八年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左傳冬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孔疏案世本帝舜姚姓哀元年傳稱虞思妻少康以二姚是也昭八年傳曰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至胡公始姓媯）胙之土而命之氏（周語帝嘉禹德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胙四岳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與賜姓曰媯命氏曰陳同也姓者生百世不改族者屬各自立氏傳稱子哲氏華臣氏皆謂家爲氏氏族一也禮記謂之庶姓者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亦氏族之別名蓋爲卿乃賜族魯挾鄭宛及魯之翬柔溺皆未賜族故單稱名若大夫士會之帑留秦者爲劉氏伍員之子在齊者爲王孫氏知果自別其族爲輔氏皆身自爲之非君賜也）諸侯以字爲謚（讀斷杜預誤讀當依康成）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公子展之孫遂以展爲謚因以爲族否則請謚與族曷爲但賜族而不賜氏也）

公羊傳此展無駭也何以不氏疾始滅也故終其

身不氏

穀梁傳無侅之名未有聞焉或曰隱不爵大夫也

或說曰故貶之也

九年三月俠卒（左傳作挾）

公羊傳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穀梁傳俠者所俠也（漢有所忠蓋俠之後麋信謂所非氏失之）弗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隱之不爵大夫何也曰不成爲君也

莊公

三十有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左傳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於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

公羊傳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爲不言刺爲季子諱殺也曷爲爲季子諱殺季子之遏惡也不以爲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爲之諱季子之遏惡奈何

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庸猶傭傭無節目之辭）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爲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弑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飲之無傫氏至乎王堤而死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爲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歟曰然季氏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爲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

僖公

十有六年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茲公羊作慈）

公羊傳其稱季友何賢也（公孫茲者公子牙之子叔孫戴伯也）

穀梁傳大夫曰卒正也稱公弟叔仲賢也大夫不言公子公孫疏之也

文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十有四年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十有五年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左傳穆伯之從己氏也（八年傳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魯人立文伯（傳所謂穀也食子）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孟獻子）請立難也（傳所謂難也收子）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於齊告喪請葬弗許惠叔猶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

穀梁傳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爲受其喪不可不卒也其地於外也

宣公

五年秋九月叔孫得臣卒（公子牙之孫莊叔）

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左傳有於太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

公羊傳其言至黃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仲遂者何公子遂也何以不稱公子（此問非說見後）貶曷爲貶爲弒子赤貶然則曷爲不於其弒焉貶於文則無辠於子則無年

穀梁傳爲若反命而後卒也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疏之也何爲疏之也是不卒者也不疏則無用見其不卒也則其卒之何也以譏乎宣也其譏乎宣何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

十有七年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左傳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

穀梁傳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

成公

四年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十有五年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公羊傳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爲人後者爲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戰國衞南文子者子南之子猶魯仲嬰齊者仲遂之子皆子以父字爲氏也豈必至孫而後以王父字爲氏哉公羊創爲以孫禰祖及以兄爲父之論大亂人倫不可以不辨）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于晉而未反何以後之叔仲惠伯傅子赤者也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

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弒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於是遣歸父之家歸父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反命乎介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是時魯之爲政者季孫行父也非臧孫許宣言於朝者亦行父也非諸大夫公羊未得其實故刪去之）

穀梁傳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

十有七年十有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嬰齊之子）

（叔老叔老之子叔弓）

左傳十七年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聲伯還自鄭壬申至于貍脤而卒

公羊傳非此月日也曷爲以此月日卒之（據下丁巳朔知壬申在十月）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曷爲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前此者嬰齊走之晉（案左傳公會諸侯伐鄭次於督揚不敢過鄭是時子叔聲伯從公未聞走之晉）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爲公請（案左傳晉人執季文子於苕丘公還待之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於晉）公許之反爲大夫（案左傳聲伯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爲瓊瑰盈其懷懼不敢占也還自鄭至貍脤而占之且曰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歸至於貍軫而卒無君命不敢卒大夫公至曰吾固許之反爲大夫然後卒之

穀梁傳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經書十一月公至自伐鄭嬰齊卒在十月）其地未踰竟也

襄公

五年十有二月辛未季孫行父卒

左傳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孔疏喪大記云大夫之喪將大斂旣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於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卽位於序端士喪禮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旣布衣君至君升自阼階西鄉劉炫又引記云君旣卽位於序端卿大夫卽位於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於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十有九年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二十有二年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叔老字齊子）

二十有三年八月己卯仲孫速卒

左傳孟莊子疾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臧氏立悼子紇而廢公鉏彌）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於戶側（喪大記大夫之喪主人坐於東方此立於戶側在室戶之東西而立也不云坐而云立者以季孫來故立）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

三十有一年秋九月己亥仲孫羯卒

左傳秋九月己亥孟孝伯卒

昭公

四年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左傳初穆伯去叔孫氏（避僑如之難）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及宣伯（僑如）奔齊魯人名之不告而歸（宣伯奔齊在成十六年明穆伯去叔孫氏在其前也豈宣伯通於穆姜豹知其將爲亂而先避去歟案成十六年秋七月公會諸侯伐鄭次於鄭西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於晉師是時宣伯猶在魯也及冬十月宣伯奔齊而豹先在齊久矣豹先在齊子叔聲伯何由使豹請逆於晉師哉十六年秋伐鄭傳稱諸侯經書齊國佐明豹從國佐在師故聲伯得使之豹雖去魯非背叛之臣不忘宗國爲魯請逆義也合成十六年昭四年傳觀之則先儒服氏之說信矣魯人名豹必在成十六年冬杜預之說妄甚後之學者詳焉）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叔孫歸未逆國姜公孫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蕕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殺孟丙而逐仲壬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饑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

饋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

七年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左傳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豕韋）如魯地（降婁）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秋八月衛襄公卒冬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同始異終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

十有五年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左傳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公羊傳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于廟聞大

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大夫祭日賓尸）

穀梁傳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逼

二十有一年八月乙亥叔輒卒（叔弓之子伯張哭日食有傳）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癸丑叔鞅卒（穆伯弓之子）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孟僖子）

二十有五年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婼公羊作舍）

二十有九年夏四月庚子叔詣卒（叔詣叔輒之子）

穀梁傳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辠也（詣二傳作倪）

定公

五年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叔孫婼之子叔孫成子）

左傳五年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卒於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玉藻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注云尊者尚徐接武蹈半迹繼武迹相及也中武迹間容迹是君臣步不同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是君臣玉不同）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公山不狃）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

大夫卒先君之子稱公子時君之弟稱公弟公子公弟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則稱氏如臧孫季孫叔孫仲孫皆其氏臧孫出自孝三孫出自桓其餘稱叔仲不稱孫以別於三桓之後也又有同名而異氏者公弟叔肸之子公孫嬰齊公子仲遂之子仲嬰齊肸出自文遂出自莊兩嬰齊皆公孫也故異其文以別之說者遂謂仲嬰齊爲其兄歸父後歸父奔齊無後於魯故以仲嬰齊後之以弟後兄亂人倫之序且父字仲其子遂以仲爲氏不必其孫始以王父字爲氏也故衛有南文子者子南之子猶魯有仲嬰齊者仲遂之子此非皆子以父字爲氏者歟君賜之族則稱氏公子遂生而賜族故卒稱仲遂公子友生而賜族故卒稱季友說者謂稱季友者賢之稱仲遂者疏之季氏而友名何賢之有襄仲之卒也旣稱公子於前復稱仲遂於後合之則爲公子仲遂猶

公子季友也乃謂一賢之一疏之不亦異乎仲遂不卒者也曷爲書卒遂乃貴戚之卿且宣之於遂也其恩厚矣何疏之有古者大夫聘問必以遭喪之禮行故聘使既入竟而卒則有以尸將命之禮仲遂如齊有疾而復非禮也故書復以示貶禮卿卒不繹有事於太廟仲遂卒而繹亦非禮也故書繹以示譏一譏一貶特假仲遂之卒以垂訓後人焉又安得不書其卒乎然則曷爲獨卒公子遂而不卒公子翬翬於隱之篇兩書翬帥師而不稱公子春秋貶之者疾其專以其先有無君之心而

後動於惡也乃於桓之篇獨稱公子以譏桓則弑君之辠歸焉矣惡乎歸歸諸桓或謂翬未弑君而先貶爲太早以駁公羊（啖助之說）此不達春秋之義者也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春秋辨之早故先貶之於未弑之初且遂之殺惡及視也其事顯故季孫行父叔孫得臣皆得與聞而爲之翬之弑君也其事隱故惟桓知之餘人莫得聞春秋獨於其事之隱者而先辨之此履霜之戒也孰謂貶之太早哉仲遂之卒以事而書此春秋之所不卒者以事而卒之也如其無事則亦與翬同不卒而已春秋之例夫豈一端此不卒者而以事卒之仍與不卒者等則卒遂不卒翬又何疑大夫喪當祭必告古禮也或謂祭尙誠一君當祭大夫喪不以聞祭畢而後聞爲此說者葢不知古之人重死并不知古君臣股肱心膂一體之恩情而視其臣如草芥者也當祭聞大夫喪去樂卒事不獨叔弓涖事爲然凡大夫之喪皆然故傳言涖事而經不書惟書叔弓卒以此春秋大夫出奔不卒弑君不卒出奔不卒其位絕也弑君不卒其辠大也雖

然例之中猶有義焉出奔不卒而卒公孫敖以其有後也有後故歸喪歸喪故書卒弑君不卒而卒公子遂以其有事也有事故如齊如齊故書卒翬惟一見於桓之篇莫知其死在何年葢安居無事而死於其卿之位恩雖厚禮雖隆君子仍例之而不卒可知矣然則公子慶父有後者也曷爲不卒吾所謂有後者謂其有賢子足以葢前人之愆且赦之辠不及不祀特以其子之毀而請故追書其卒以加恩魯秉周禮此非禮之存於策者哉共仲之辠尤大於公子牙故春秋卒牙而不卒慶父

是時季友秉國皆爲之立後非禮也

隱公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大衍歷二月己亥大三月己巳小月食杜預造長歷推此己巳乃二月朔）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日食則曷爲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日食必在朔在前在後日官失之公羊之說甚明蓋傳自仲尼之徒也）

穀梁傳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日官不能定朔故日食在晦）其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知也（壤背音傷徐邈亦作傷糜信云齊魯之間謂鑿地出土鼠作穴出土皆曰壤○孔疏云日食者月掩之也有雖交會而不食或有頻交而食自隱元年至哀二十七年惟三十七食而襄二十二年九月十月頻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案漢書本紀高祖即位三年十月十一月晦日頻食則自有頻食之法也）

桓公

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大衍歷七月癸亥小八月壬辰大朔日食）

公羊傳既者何盡也（穀梁云既者盡也有繼之辭也）

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長歷推是年十月庚午朔日食大衍歷十月庚子大十一月庚午小朔日食）

左傳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

莊公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長歷推是年三月癸未朔不入食限大衍歷三月癸丑大四月癸未小五月壬子大日食沈存中曰春秋日食三十六後世歷家推驗精者不過二十六本朝衛朴得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限）

穀梁傳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

二十有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大衍歷閏六月辛未大日食）

左傳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杜預以長歷推是年實七月辛未朔一行以大衍歷推辛未乃閏六月朔）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

伐鼓于朝况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illegible]（五年傳曰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illegible]則鼓[illegible]于社者天子之禮而魯用之失等威之道矣）

公羊傳曰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爲闇恐人犯之故營之

穀梁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兵三鼓大夫擊門士擊拆言克其陽也

二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大衍歷十月庚午大日食長歷是年閏二月）

僖公

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大衍歷三月辛未小五月庚午小日食長歷推是年閏二月）

十有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長歷五月壬子朔不入食限大衍歷四月癸丑大日食五月癸未小）

文公

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大衍歷[illegible]癸亥大日食長歷閏[illegible]）（傳曰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孔疏漢書律曆志云元年距僖五年辛亥二十九歲閏餘十三閏當在十一月後今三月卽置閏太在前杜預謂僖三十年閏九月文二月閏正月則閏當在僖末年而於今年置閏太在後大衍曆是年閏十二月）

十有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宣公

八年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長歷七月乙未朔甲子乃三十日皆不入食限大衍歷閏五月丁酉小七月甲子朔日食程公說曰長歷自僖十二年至文元年五年一閏者二四年一閏者三失三閏焉又自文十六年至宣十年四年一閏者三又失一閏焉）

十年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長歷四月丙辰朔是年又閏五月大衍歷四月丙辰大日食）

十有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長歷六月癸卯朔大衍歷五月乙亥朔日食六月甲辰大）

成公

十有六年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十有七年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經十一月壬申聲伯卒范氏曰據十一月丁巳朔十一月無壬申長歷壬申在十月五日是年閏十二月傳閏月乙卯晦大衍歷閏六月庚寅非也一年安得兩閏乎又云丁巳朔在十一月）

襄公

十有四年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十有五年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長歷七月丁巳朔日食大衍歷同）

二十年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大衍歷閏二月甲申小九月庚戌朔日食十月庚辰朔日在黃道角四度弱非食限長歷是年閏八月）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大衍歷七月甲子朔日食八月癸巳朔日在黃道星二度弱非日限長歷是年閏三月孔疏謂凡交前十五度交後十五度並是食竟去交遠則日食漸少去交近則日食漸多正當交則日食既而無頻月食法案漢文帝三年十月晦十一月晦日頻食與高祖三年十月十一月晦日頻食同則是漢初三十年中日頻食者再後此未聞當考）

二十有七年冬十有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長歷十一月乙亥朔日食大衍歷同）

左傳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昭公

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左氏有傳）

十有五年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大衍歷五月丁巳大朔日食長歷是年閏九月）

十有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大衍歷五月丙午朔大日食黃道婁四度閏月丙子小六月乙巳大非食限甲戌九月朔）

左傳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周禮大僕云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食亦如之康成云王通鼓佐擊其餘面是日食王親伐鼓也）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書云乃季秋月朔此云正月朔與書違者一夏禮一周禮也然周禮日月並救傳亦云非日月之眚不鼓而無獨正月救日之文）此月朔之謂也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二十有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大衍歷七月丙子小閏十月甲戌大十二月癸酉大朔日食黃道箕四度半彊）

左傳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劉炫云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先儒謂周之十月夏之八月秋分之月也而甚可醜惡七年四月甲辰朔日食春分之月也而云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安在乎二分之食不爲災然則此乃寓言非實事也）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

二十有二年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長歷十一月小甲戌朔傳十一月乙酉是月之十二日己丑十六日十二月大癸卯朔卯誤爲酉古文卯酉作丣丣最易誤不獨此也傳十二月庚戌是月之八日閏月癸酉朔傳辛丑乃閏月之二十九日明矣大衍歷閏十月甲戌大）

（非也一年安得兩閏哉）

二十有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左傳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弗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秋八月大雩旱也

三十有一年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左傳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臝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張逸問云占夢注引趙簡子占夢此以日月星辰占夢者不知何術占之答曰日月在辰尾夏之九月辰在房木有尾星建戌厭寅寅與申對辰與戌對申近庚辰與戌對故知庚辰辰下爲主人故知爲主人金侵火故不勝日有適氣時九月節者以庚午在甲子篇辛亥在甲辰篇也中有甲戌甲申甲午成一月從庚午以下四日從甲辰至辛亥八日并之十二日通同四十二日知是庚午之日當在八月十九日故言時得九月節也言雖不勝卽復者以其庚金午火位相連吳君臣爭宮秦救復至不能定楚是不勝卽復也問曰何知此有厭對之義乎答曰案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於已破於亥陰建於未破於癸是爲陽破陰陰破陽故四月有癸亥十月有丁巳爲陰陽交會言未破癸者卽是未與丑對而近癸也交會惟有四月十

月若有變異之時十二月皆有建厭對配之義案堪輿大會有八小會亦有八也服氏注云是年歲在析木後六年在大梁大梁水宗十一月日在星紀爲吳分楚之先顓頊之子老童童子楚象行歌象楚走楚衰則吳得志楚走去其國故吳入郢吳屬水水數六十月水位故曰六年及此月也有適而食故知吳終不克一曰日月在辰尾尾爲亡臣是歲用子胥之謀以伐楚故天垂象愚謂厭對者對爲衝厭爲破也）

定公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十有二年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大衍歷閏七月戊戌小九月丁酉小十月丙寅大日食長歷是年閏十一月）

十有五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周禮大司樂凡日月食四鎭五嶽崩大傀異烖諸侯薨令去樂太僕掌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蓋日月食王親鼓太僕佐擊其餘面左傳亦云非日月之眚不鼓然則日月食則去樂以自貶獨擊鼓以救之而庭氏又有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非徒鼓也且以弓矢射之矣說者謂救日擊雷鼓救月擊靈鼓救日射枉矢救月射桓矢日食者揜於月月食者蔽於闇虛皆羣陰迷亂之象故以鼓及弓矢攻之者攻羣陰也說者謂月食陽勝陰失之闇虛者地影也月在上日在下地在其中謂之三圍月行入地影中則食眡祲十煇五曰闇闇者陽明陰闇羣陰蒙蔽故日月無光孰謂陽勝陰哉康成謂日食則射太陰月食則射太陽歟蓋疑之也鼓者作陽氣而云射太陽悖矣射者所以散羣陰亦非射太陰也後之學者詳焉周禮日月並救春秋獨書日食而月食不書何也春秋志非常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月食常事不書日食非常乃書且大祝六祈有攻有說攻者鳴鼓說者責之以辭董仲舒救日祝曰炤炤大明

瀸滅無光以卑侵尊以陰侵陽此之謂[illegible]不用牲若月食則徒有攻而無說蓋以其常故無說也春秋所以不志月食也日食必在朔猶月食必在望故春秋日食必書朔其有不書朔與日者由日官不能定朔故日食或失之前或失之後非史闕文君子削之曷爲削之日月交會謂之朔既非交會日焉得食故削之測日食者先求食限食限在兩交日中交曰正交謂黃白二道相交之度亦曰交行去交近則食遠則否有入食限而不食者矣未有不入食限而食者也唐宋以上歷法皆疎或不能定朔故日食恒在晦說者謂日之食晦朔之間月之食惟在望此知二五而不知十者歟日月有平行有實行有視行故日月有平朔有實朔日月之食亦有實食有視食新法推月食頗簡易而推日食尤委曲煩難其略則以食限求實食既得實食亦可以已矣曷爲又求視食日月在天而人在地假令日出於地之東而人在西則東爲日之朝而西猶夜也（此以東西之極而言）故日食在東則日下之人皆見其食而在西猶夜何由見之且見其食者皆日下之人苟非正在其下者從

旁視之則見日之光猶夫故也安得見其食哉地有南北東西人不皆在地中而皆在地面假令日行適當地中而食人或在南北或在東西則各因其遠近而食分之淺深食時之早晚亦各隨之而異故有實食有視食實食者日月在天交會之實度視食者人在地所見之初虧食甚復圓之行度也古歷或知求實行莫知求視行皆知求平朔莫知求實朔故不能定朔者以此七政有高卑最高者恒星最卑者月故有恒星天有五星天有日天有月天（新法謂之大陽天大陰天）古歷以恒星最高遂以恒

星爲天體而新法於恒星天之外又有宗動天宗動者言七政之所同宗而運動是爲九天沈括謂日月星辰之行不相觸者氣而已此不知歷象者也如日月有氣而無體則月焉能揜日哉日高而月下七政皆然高下既殊又焉能相觸乎日有食之曷爲謂之既既者有繼之辭非盡也新法謂之金錢食金錢食者日大月小月不能盡揜日光故全食之時其中闕然而光溢於外狀若金錢故曰既非盡也其求之或用表（二百恒年表）或用算皆有法詳見交食舉隅茲舉其略有如此者孔氏穎達曰日月食可推而得則是數自當然而以爲變異者所以鑒戒人君也故有伐鼓用幣之儀貶膳去樂之數而好言災異者有時而驗或亦人之禍釁偶與相遭故聖人假爲勸戒使智達之士識神道設教之深情中下之主亦信妖祥以自懼爲爾其說近是然以爲神之則惑衆去之則害宜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疑若信則非也魯論鄉黨紀仲尼之行而曰迅雷風烈必變夫以雷風之恒猶以迅烈爲之變況日月之食而不爲之恪恭震動哉且春秋紀日食非志災也歷家置閏易定朔難春秋

天子不班朔諸侯不視朔魯歷往往失閏乃於其易者失之安有於其難者而顧得之曆法亂矣君子修春秋特書日食以正之若夫梓愼之對史墨之占存而不論可也

半農先生春秋說卷十一

半農先生春秋說卷十二

後學　吳泰來　企晉　校
男　棣　定宇

隱公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吳志王朗遺孫策書曰常念渝平更成復踐宿好）

左傳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

公羊傳輸平者何（渝二傳作輸俱訓爲墮）輸平猶墮成也何言乎墮成敗其成也曰吾成敗矣吾與鄭人末有成也吾與鄭人則曷爲末有成狐壤之戰隱公獲焉然則何以不言戰諱獲也（狐壤之戰据左傳在春秋前時公爲公子公羊謂即在是年傳聞之誤也）

穀梁傳輸者墮也平之爲言以道成也來輸平者不果成也

宣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左傳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哉[illegible]

公羊傳此平莒也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illegible]

穀梁傳及者內爲志焉平者成也不肯者可以肯也

十有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左傳十四年夏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申舟及宋宋人殺之秋九月楚子圍宋十五年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

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

公羊傳外平不書此何以書（何注据上楚鄭平不書非也宋殺楚使而楚圍之兩釋其憾故曰平鄭之於楚時叛時服而已安得言平）大其平乎已也（猶曰平乎下）何大其平乎已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何注堙距堙上城具愚案堙謂）

（羅闉也晉語注云張羅闉去壘五十步而[illegible]軍之前後左右張弩注矢以誰何謂之羅闉[illegible]）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揖而去之反於莊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則曷爲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之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司馬子反曰君請處於此臣請歸莊王曰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此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也（董仲舒曰司馬子反爲其君使廢君命與敵情從其所請與宋平而春秋大之何哉爲其有慘怛之恩也夫目驚而體失其容心驚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於驚之情者取其一美不盡其失子反往視宋聞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其至於此也是以心駭目動而違常禮禮者本乎仁合文質而成者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禮方救其質奚恤其文故曰當）

（也不讓此之謂也春秋之辭有所謂賤者有賤乎賤者夫有賤乎賤者則亦有貴乎貴者矣讓者春秋之所貴雖然見人相食驚人相爨救之而忘其讓君子之道有貴乎讓者也說春秋者無以常而疑變則其義可知矣）

穀梁傳平者成也善其量力而反義也人者衆辭也平稱衆上下欲之也外平不道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時公孫歸父會楚子於宋）

昭公

六年冬齊侯伐北燕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賈逵何休以爲魯與齊平許惠卿以爲燕與齊平服虔云襄二十四年仲孫羯侵齊二十五年崔杼伐我自是以來齊魯不相侵伐且齊大國無爲求與魯平又七年傳稱齊燕平之月知此燕與齊平也）

左傳六年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匄（匄士文伯名一作王正）相士鞅逆諸河禮也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癸巳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辠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辠公孫晳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於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罋玉櫝

牟耳不克而還

穀梁傳平者成也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內曰暨

定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十有一年冬及鄭平

左傳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斷獄曰成和難曰平成者四方有亂聽獄在中平者兩國交爭各懲其忿故斷獄之成訝士掌之和難之平則

調人之職也春秋一書成六書平成者成其亂平者平其憾二者對文則異散文則通三傳皆訓平爲成以此成亂之義既明之矣曷爲罰之渝平易豫之上六曰成有渝无咎成猶平也則渝平猶渝成矣上應三三有悔上有眚兩國交爭之象也三悔不遲上眚不長變而更成兩無眚悔故春秋善之左傳以爲更成是也二傳渝作輸訓爲墮謂之敗成誤矣（或訓輸爲納尤不辭）既稱來安得敗其成哉蓋嘗合春秋之始終而論之鄭來渝平爲春秋之始我及鄭平爲春秋之終春秋終於哀十四年而魯及鄭平在定十一年曷爲謂之終我所謂終者晉霸之終也春秋以桓文二霸爲始終而鄭在滎陽成臯間爲中原之要領天下之所必爭故鄭從楚則楚與鄭從晉則晉霸齊晉與楚爭鄭百有八十餘年至是吳强而楚弱晉失其霸鄭先叛晉而魯亦從之二國平而天下諸侯皆散矣故我以魯鄭前後兩平爲春秋之始終焉蓋當桓文二霸之盛春秋不書平二霸盛而諸侯皆合又焉用平春秋之書平也志諸侯之散也是故晉霸始衰而宋及楚平晉霸益衰而燕暨齊平晉失其霸而魯及

齊平皆有關於天下之故者故特書平獨宣四年平莒及郯區區小國本無關於天下之故曷爲而亦書平哉是時楚氛雖熾晉霸未衰故以齊之强大不能平莒郯兩小國則諸侯從晉而不肯從齊也亦明矣春秋特書公及齊侯者見晉主夏盟而齊實無能爲也其後楚人圍宋而晉不敢救故晉霸始衰於宋楚平之年齊請伐燕而晉侯許之故晉霸益衰於燕齊平之歲及魯與齊平於前復與鄭平於後三國合爲一黨遂同叛晉而晉霸於是乎終矣平莒及郯者公及齊侯也伐莒取向曷

爲獨歸過於公公之篡立也齊侯之力其平莒及郯也亦假齊侯之力以脅之脅之而不服遂伐之又取向焉皆因人之力而獨歸過於公者是時公事齊甚謹朝齊尤數所以譏公也

桓公

二年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左傳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今滅德立違而

寘其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

公羊傳此取之宋其謂之郜鼎何器從名（本主名）地從主人（地主）器何以從名地何以從主人器之與人非有即爾（器由人造必從本名）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鼎（周家以世孝天瑞之鼎以助享祭諸侯有世孝者天子亦作鼎以賜之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爲其有矣（地本天成不繫本主）然則爲取可以爲其有乎（不爲其有曷名爲取）曰否何者若楚王之妻媦無時焉可也

穀梁傳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爲弗受也郜鼎者郜之所爲曰宋取之宋也以是爲討之鼎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郜大鼎

莊公

六年冬齊人來歸衞寶（三傳皆作寶惟左氏經作俘）

左傳六年冬齊人來歸衞寶文姜請之也

公羊傳此衞寶也則齊人曷爲來歸之衞人歸之也衞人歸之則其稱齊人何讓乎我也其讓乎我奈何齊侯曰此非寡人之力魯侯之力也

穀梁傳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使之如下齊而來

我然惡戰則殺矣

僖公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左傳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濮水東逕桃城南蓋自洮以南即此今甄城西南五十里有桃城或謂之洮也）臧仲如晉拜曹田也

公羊傳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曷爲不言取之曹諱

取同姓之田也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晉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於諸侯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於諸侯則何諱乎取同姓之田久也

宣公

元年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左傳元年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會于平丘以定公位東門襄仲如齊拜成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

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

賂齊爲弑子赤之賂也

穀梁傳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爲賂齊也

十年春齊人歸我濟西田

左傳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公羊傳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絶於我也曷爲未絶於我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

穀梁傳公娶齊齊繇以爲兄弟友之不言來公如齊受之也

成公

二年八月取汶陽田

左傳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公羊傳汶陽田者何鞌之賂也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左傳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

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簡毛詩作諫似古通）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公羊傳來言者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歸之也曷爲使歸之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

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二年晉大敗於鞌三年齊侯朝晉自是齊服於晉）

穀梁傳于齊緩辭也不使盡我也（穀梁既以之爲緩辭于爲急辭前後異說）

襄公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取邾田自漷水

左傳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同圍齊之諸侯）盟于督揚（祝柯）曰大毋侵小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

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

公羊傳其言自漷水何以漷爲竟也何言乎以漷爲竟漷移也（魯與邾以漷爲竟漷移入邾界魯隨而有之土地有度數不得隨水隨水有之當坐取邑）

穀梁傳軋辭也（委曲之辭言取之多）其不日惡盟也（言盟而執執而取）

定公

十年夏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鄆讙龜陰汶陽之邑杜預之說是也然謂陽虎九年以此奔齊則非案傳八年冬陽虎入於讙陽關以叛九年六月伐陽關陽虎焚萊門而出奔齊未聞以地且虎之叛也入於讙陽關而已執與讙陰安得以之而出奔哉孔疏云僖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此季氏采地蓋汶水之北皆曰汶陽其地甚廣則鄆讙龜陰乃季氏采地之外別有此汶陽三邑之田亦曰汶陽田成二年晉以鞌之戰取汶陽田八年仍歸之於齊者即此鄆讙龜陰田也）

左傳十年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此茲無還揖對而云孔子使之豈其然）

公羊傳齊人曷爲來歸運讙龜陰田孔子行乎季

孫三月不違齊人爲是來歸之（魯不應得故從外來常文與齊人來歸衛寶同夫子欲不受定公貪而受之此違之驗）

哀公

八年夏齊人取讙及闡冬十有二月齊人歸讙及闡

左傳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七年秋伐邾以邾子益來至是歸之）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且逆

季姬以歸婁冬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季姬婁故也

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以邾婁子益來也（闡公羊作僤字林作嘽）

穀梁傳惡內也

春秋行賂曷爲或言取或言歸言取者或內取或外取言歸者或外來歸或歸於外內取者郜鼎取之宋惡內也外歸者衞寶歸自齊其惡內外均郜鼎誠取之宋矣曷爲衞寶歸自齊諸侯逆王命而納朔齊爲主兵而魯

從之故納朔之惡齊爲首而納朔之賂亦歸自齊齊稱人葢微者歟非也是齊侯也何以知其是齊侯衞歸寶於齊齊非讓於我實文姜請之文姜請之何以知其來歸者是齊侯文姜淫於齊侯先是一會一享一如齊師恐其子之防閑也特假齊侯强暴之威以脅制其子又恐魯人之不悅也復假衞寶以取悅魯人故齊侯來而以歸寶爲名非徒書賂也直書姦而已是故齊桓來獻戎捷則書爵貴之也齊襄來歸衞寶則書人賤之也或貴或賤而春秋之義著焉趙匡謂齊桓未嘗至魯以爲經文之誤如其說則齊人來獻戎捷與齊人來歸衞寶何以別乎且獻捷歸寶皆非齊侯則當從楚人使宜申來獻捷之例而稱使今稱人不稱使則齊人卽齊侯又何疑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曹田也晉以曹田與宋則稱畀（經書畀宋人傳稱以曹衞之田畀宋人）曷爲以曹田分魯則稱取畀者晉與之取者魯求之也當晉侯入曹而楚人圍宋是時子玉猶未去宋宋方告急何暇求田故稱畀言非宋求之晉班曹田於魯而書取濟西田則魯求之明矣不然曷爲使臧文仲往且速行而猶恐不及哉說者謂大

夫告糴乞師致女皆書文仲求田獨不書左傳未可信此殊於春秋之義者也春秋書外歸者皆來歸書內取者皆往取故經書取濟西田傳稱臧文仲往言取則往者可知故文仲不書去年冬公子遂初聘于晉初聘者前此未通玉帛之使至是而聘禮始行焉說者又謂求田者非臧文仲乃去年公子遂耳晉衞諸侯魯初聘晉必非求田之使也且是年魯有兩使如晉文仲求田襄仲拜田獨書拜田之使而不書求田明春秋諱之何諱爾禮有拜而無求求非禮故諱之宣元年齊人取濟西

田乃魯人往賂之非齊人來求之邑爲亦書取宣之篡立實賴齊人辠齊黨惡故書取君子謂齊之辠甚於求矣成二年取汶陽田取之齊也汶陽乃魯國之舊用師於齊使歸諸魯邑爲不書歸而書取書取者爲後之仍歸於齊也七年之中一與一奪晉人之所與晉人能奪之故曰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季文子立武宮於前季武子作林鐘於後魯君臣不能奮發有爲而徒借人之力以昭魯功曷足貴乎是以武宮方立而韓穿已來汶陽之田昔取之齊者今仍歸之於齊矣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哀二年取漷東田濟與漷皆水名言取濟西田濟西未盡也取漷東田漷東未盡也獨襄十九年晉執邾子魯取邾田而軋其辭曰取邾田自漷水漷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流入邾蓋隨漷水所經之地而盡取之志貪也定十年魯及齊平會於夾谷孔子相齊人遂歸鄆讙龜陰田說者謂齊得辠於魯君故歸田以謝過豈其然乎魯用聖人非齊之利故陽以田謝之實陰以田沮之此沮之之田也何氏謂齊人歸田孔子欲不受定公貪而受之蓋得其情矣

說者謂定十年孔子爲魯大司寇至十四年由大司寇攝行相事孔子爲政於魯蓋五年非也孔子行乎季孫不過三月不行而後去亦未嘗終三年淹安得五年爲政於魯哉然則孔子之去魯也其在歸田之後歟哀八年夏齊取讙及闡冬復歸讙及闡左傳謂取之歸之皆以季姬故公羊謂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七年秋魯伐邾以邾子益來恐齊來討故以此賂齊左傳亦云齊將伐我乃歸邾子遂及齊平則二傳之言合矣左傳獨云以季姬故者猶僖四年齊桓侵蔡以蔡姬故也是時桓德未衰豈爲一女子而合七國諸侯之師以侵蔡哉蓋齊桓之侵蔡也適當蔡姬歸蔡蔡人嫁之之時故傳詳言其事而齊悼之取讙及闡也在季姬未歸之前而歸讙及闡也在季姬既歸之後故傳詳言其情然則齊桓侵蔡必非以蔡姬嫁故而齊悼歸讙及闡亦非全以季姬嬖故傳又兩存其實焉凡外取邑皆我賂之故皆從內取辭

隱公

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左氏以爲桓公之母仲子說見元年）

傳

公羊傳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子將不終爲君故母亦不終爲夫人也

穀梁傳夫人薨不地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

三年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左傳三年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於寢不祔於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言君之母氏）

莊公

二年秋七月齊王姬卒（魯爲之主昏比之內女檀弓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

公羊傳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錄焉爾曷爲錄焉爾（據王后崩猶不錄）我主之也（魯主之有父母道故卒錄之明當有恩禮）

穀梁傳爲之者卒之也（主其嫁則有兄弟之恩死則服之此檀弓之說也何邵公謂主其嫁則有父母之道）

四年三月紀伯姬卒（何邵公云禮天子諸侯絕期大夫絕緦天子惟女之適二王後者諸侯雖女之爲諸侯夫人者恩得申故卒之）

穀梁傳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爲之變卒之也（姑姊妹女子子嫁於他國者尊與己同則爲之服大功九月適大夫者不書卒）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時紀侯去國故葬稱齊侯）

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於齊爾此復讐也曷爲葬之滅其可滅葬其可葬此其爲可葬奈何復讐者非將殺之逐之也以爲雖遇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

穀梁傳外夫人不書葬此其書葬何也吾女也失國故隱而葬之

二十有一年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穀梁傳婦人弗目也（薨不言地）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癸丑葬我小君文姜（賈逵以文姜爲有大辠須大赦而後得葬杜預謂赦不爲文姜趙匡亦云赦自赦葬自葬也孔穎達謂文姜以去年七月薨至十一月當葬曷爲至今年正月經七月始葬如此遲緩明當時有事須赦解之莫知其故）

公羊傳肆者何跌也（跌過度）大省者何（眚公羊作省）災省

也（子卯日爲省日先王當以此日省吉事不舉忍舉又聞災自省大自省赦故曰災省）肆大省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忌省也（時有文姜喪忌省日不哭省日本忌吉事不忌凶事故禮哭不避子卯日不與念母而譏忌省者既不能絕文姜又不能盡子道兩失之）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

穀梁傳肆失也（失猶跌也）眚災也（災謂眚惡）紀也失故也（紀治理也有辠當治理失之者以文姜故）爲嫌天子之葬也（文姜辠應誅絕誅絕之辠不葬若不赦除衆惡而書葬嫌天子許之故先赦而後得葬）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爲公配可以言小君也

二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乎叔爾

穀梁傳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

僖公

元年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二年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左傳共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元年冬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

公羊傳夷者何齊地也齊地則其言齊人以歸何夫人薨于夷則齊人以歸夫人薨于夷則齊人曷爲以歸桓公名而謚殺之（主書者從內不絕錄因見桓公行霸正誅不阿親親）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弒公也然則曷爲不與弒焉貶（據公薨夫人姜氏孫于邾貶不去姓）貶必於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

穀梁傳夫人薨不地地故也不言以喪歸非以喪歸也加喪焉諱以夫人歸也其以歸薨之也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或曰爲齊桓諱殺同姓也

九年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公羊傳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穀梁傳內女也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也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十有六年夏四月丙申繒季姬卒

文公

四年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五年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十有二年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左傳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杞桓公以僖二十三年卽位襄六年卒在位七十一年文成之世經書叔姬二人一人出一人卒皆杞桓公夫人也）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觀傳則經文子叔姬者後人因公穀二傳經文而改從之也）

公羊傳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其稱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不稱母妹而繫先君而言子者遠別也）

穀梁傳其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

十有六年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左傳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伯禽至僖十七公）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

十有七年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公羊作聖姜文公之母僖公之夫人）

左傳十七年夏四月癸亥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

宣公

八年夏六月（中有公子遂事及辛巳壬午兩日）戊子夫人嬴氏薨（兩傳作熊氏）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兩傳作頃熊）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左傳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

公羊傳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而者何難也乃者何（定日下昃乃克葬）難也曷爲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別日中昃者明見日乃葬）

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而緩辭也足乎日之辭也

成公

八年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五年來歸）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左傳八年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爲杞故也

逆叔姬爲我也

公羊傳杞伯曷爲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內辭也脅而歸之也

穀梁傳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爲之也

襄公

二年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秋七月（中有仲孫蔑會晉荀罃等於戚）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左傳二年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爲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爲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襄公生母定姒適母齊姜）詩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婦人不越疆而弔人越疆送葬非禮也）

公羊傳齊姜者何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爲宣夫人歟成夫人歟（公穀二家惟信師傳不信國史故其謬若此何休不信左傳而以先薨爲姑後薨爲婦不滿一笑）

四年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公羊作弋氏）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左傳四年秋定姒薨不殯於廟無櫬不虞（櫬者親身棺即椑也君即位而爲椑夫人尊與君同亦當生已有櫬定姒乃妾也故生無櫬而子既爲君則小君也故始議之）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爲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公羊傳定弋者何襄公之母也（定弋莒女也襄公者成公之妾子鄫世子巫亦莒之外孫與襄公同爲舅出故知弋氏爲莒女）

九年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左傳九年夏穆姜薨於東宮（穆姜淫僑如故幽於東宮事在成十六年）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謂艮之第二爻不變者是八也艮之隨五爻皆變惟第二爻不變）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句）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

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无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謂幽於東宮 固猶幽也）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无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左氏經作宋伯姬卒）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左傳或叫於宋大廟曰譆譆出出（一作詘詘劉昌宗亦音出）鳥鳴於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

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

穀梁傳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

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外夫人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也卒災故隱而葬之也

昭公

十有一年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左傳十一年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胡女敬歸之娣齊歸襄公之妾昭公之母也）九月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定公

十有五年秋七月壬申姒氏卒（穀梁作弋氏）九月辛巳（丁巳戊午皆在九月則九月不得有辛巳當在十月有日無月史闕文）葬定姒（穀梁作定弋）

左傳十五年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不稱夫人不赴

且不祔也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

公羊傳姒氏者何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

穀梁傳妾辭也哀公之母也

哀公

十有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左傳十二年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

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

公羊傳孟子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穀梁傳同范氏謂不書葬者隱公夫人從夫之諱昭公夫人諱同姓）

（二者不書葬餘皆書葬）

春秋外諸侯書卒并書葬外夫人之卒葬曷爲惟內女書餘皆不書或云不弔喪故不卒不會葬故不葬非也天王賵仲子秦人襚成風內夫人之喪天王及秦人皆來弔矣而我大夫獨不弔外夫人之喪有是理乎天王使叔服會葬僖公又使召伯會葬成風一如會葬僖公之禮晉人亦會葬齊歸不書於策則凡內夫人之葬諸侯之大夫來會者皆不書也宋共夫人之葬我大夫叔弓固往會之矣特以內女而書苟非內女則雖遣使會葬亦不書遂謂我大夫不會外夫人之葬其不然必也然則外諸侯之卒葬我大夫往則書不然則否俗儒之說亦豈可執以爲例哉天子理陽道后理陰德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陰德不脩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也春秋書

日食不書月食書天王之崩葬而王后則闕焉故外諸侯之卒葬皆書而闕外夫人此貴陽而賤陰之義見於易象與春秋者也外夫人不卒曷爲獨卒齊王姬或曰其嫁也我主之故比之內女信乎抑否乎曰否王姬者平王之孫雅有賢德詩人歌之列於召南曰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序言王姬下嫁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故其卒也特書於春秋以其賢也然則賢之曷爲不葬禮有崇卑恩有隆殺外夫人不卒內女以恩而卒內女之賢而

有節者加隆焉而葬夫以王姬之貴而比之內女則自卑故主王姬者必爲之別築館而不列於羣公子之舍雖以其賢而卒之然其恩已殺仍不葬以別於內女且示禮有崇卑恩有隆殺云爾書曰眚災肆赦春秋特書肆大眚謂國有大災則爲之肆赦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豈無肆赦曷爲獨見於莊之二十二年之正月又適當文姜之葬且以葬之月書於赦前而以葬之日書於赦後牽連書之而不分爲兩事哉牽連書之不分爲兩事者如襄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以卒之日加於災上者見以災之日而卒猶以葬之日次於赦後者見以赦之後而葬故遲至七月而後葬此魯人之志也文姜之辠大於哀姜等於唐之韋后韋后殺中宗其死不旋踵而文姜獨安然爲國母二十餘年又肆意遊放全無顧忌神人之所共憤天地之所不容其死也春秋之所不葬特以莊公之母赴同祔姑不得不書其葬然不異其文則春秋命德討辠之義不明故先大赦而後葬趙匡謂赦自赦葬自葬不相關也然則宋災宋伯姬卒亦災自災卒自卒乎如伯姬不以災而卒則文姜亦不以赦而葬矣杜預趙匡焉識春秋之義哉襄九年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穆姜者宣公之夫人成公之母也穆姜通於宣伯宣伯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及晉楚戰於鄢陵成公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及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儆備設守而後行及公會諸侯伐鄭姜又命公如初公仍申守而行歸自伐鄭遂刺公子偃而幽穆姜於東宮至襄九年薨在東宮十二年矣幽於成之十六年終以幽而死哀姜薨於夷春秋以實書穆姜薨於東宮春秋曷爲不以實書穀梁謂婦人弗目弗目則讀春秋者莫知其以幽而死也豈穆姜雖失禮而幽成及襄所以事之者仍未失子道歟且穆姜亦自知其過乃曰我婦人而與於亂棄位而姣作而害身必死於此弗得出矣蓋婦人之知禮而失德者也雖以幽死絕無怨言由此觀之則子之防閑其母亦必有道矣第莊公不敢以此行之於文姜者而成公獨敢毅然行之於穆姜故後之人或以成公爲不仁而皆以莊公爲不子我以爲兩失之苟反其道

則兩得之或曰成公未爲失也如成公失子道春秋安得無貶辭哉春秋有兩定姒一襄公之母成公之妾一哀公之母定公之妾也皆諡爲定如誠哀公之母定公之妾則適母繫夫妾母繫子不應以定爲諡或以爲定公夫人故繫夫之諡又曷爲而不稱夫人乎襄公之母以子貴而妾母稱夫人哀公之母以子立未踰年故妾母去夫人之號其說近之然以妾而繫夫之諡則終不能無疑焉

莊公

二十有八年冬臧孫辰告糴于齊（是冬大無麥禾魯語稱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臧文仲請於嚴公而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

左傳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

公羊傳告糴者何請糴也何以不稱使以爲臧孫辰之私行也（魯饑臧文仲請告糴於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爲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然則君不命而文仲請之故公羊有私行之說）曷爲以臧孫辰之私行君子之爲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

穀梁傳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爲私行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我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言如爲內諱也（隱六年左傳冬京師來告饑公爲之請糴於宋衛齊鄭禮也僖十三年左傳冬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秦於是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定公

五年夏歸粟于蔡

左傳夏歸粟於蔡以周亟矜無資（昭二十五年傳夏會於黃父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

公羊傳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爲不言諸侯歸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

穀梁傳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之諸侯也不言歸之者專辭也義邇也

逸周書糴匡篇曰成年年穀足賓祭以盛餘子務藝宮室城郭脩爲備年儉穀不足賓祭以中盛（有黍稷無稻粱）樂唯鍾鼓服不美三牧五庫補攝餘子務穡年饑則勤而不賓舉祭以薄（謂殺禮）樂無鍾鼓車不雕攻以救窮乏匡困綏無大荒有禱無祭君親巡方卿參告糴餘子倅運民不藏糧春秋特書大無麥禾者大荒也年之上下豐盛爲成中盛爲儉薄祭爲饑不祭爲大荒春秋既書築郿復書告糴皆在於冬築邑乃成年之事而行之於大荒之歲故公穀二傳以爲譏乃并其告糴而譏之過矣歲

有三始正月之朔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秫之始也九月斂禾麥之始也大無麥禾三始喪矣故曰大荒河淤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不戒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斂蔬藏菜謂之豫戒魯本山諸侯之國也不思豫戒故困於大荒築郿之役方興而告糴之使旋出矣是時齊霸諸侯尤親於魯齊西水潦而民饑齊東豐庸而糴賤乃以東之賤被西之貴則東西相被而遠近之準平齊旣以其法行之於國又何難以此行之於魯而以齊之賤被魯之貴乎且救災恤鄰亦齊桓之所以霸諸侯也

隱六年冬京師來告饑曷爲告糴書而告饑不書春秋凡來告皆不書惟書其事而已書其事則來告可知故不書隱四年衞州吁弑桓公衞人來告亂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於鄭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辠於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此天王之命也列國來告亂天王來告難皆不書則京師來告饑又焉得書杜預乃云告饑不以王命故不書妄矣傳言京師非王命而何此不達春秋內外異辭之義而妄爲之說也葢自內言之則曰告糴于齊自外言之則曰歸粟于蔡定

五年之歸粟也蔡人來告糴可知春秋惟書歸而不書告猶莊二十八年之告糴也齊人來歸粟可知春秋惟書告而不書歸推此類而合觀之則春秋內外異辭之義燎如矣歸粟於蔡我歸之歟抑諸侯歸之歟諸侯歸之也諸侯歸之曷爲不書周官大司徒之職大荒則令邦國通財粟米謂之財而掌交之職掌邦國之通事通事者非徒朝聘會盟之事而邦國之通財亦掌焉通事猶聯事大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三曰喪荒之聯事聯事者謂通財之事凡邦國皆有聯歸粟者通事也亦

聯事也言非一國總衆國之辭故春秋直書歸粟而不言其人（如獨我歸之則當書某大夫歸粟於蔡）則諸侯歸之益信昭二十五年黃父之會諸侯之大夫輸粟於周春秋書歸粟於蔡曷爲不書輸粟於京師春秋之義志其大不志其細周官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春秋九貢不行久矣凡邦國之貢小國貢輕大國貢重必足其國之經用乃貢其餘經用者禮俗喪紀祭祀之用若漢度支經用其餘者入天子若漢司農穀也春秋諸侯全食其土不貢其餘以故京師告饑諸侯輸粟名爲同恤王室實有名而無情焉足書於策哉然則歸粟於蔡何以書小行人之職國有凶荒則賙委之國有師役則槁禬之（槁與犒通）蔡有凶荒師役而諸侯同賙委而犒禬之以周急而矜無資義也故特書歸粟於蔡而不書輸粟於京師所謂志其大不志其細者以此

半農先生春秋說卷十二終

半農先生春秋說卷十三

後學　吳泰來　企晉
男　棟　定宇　校

隱公（案經九年春無王月左傳獨稱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及庚辰則南季來聘亦在三月經無王者闕文而以三月列於來聘之下者後人亂之也留此存疑以待後學）

元年春王正月　三年春王二月　四年春王二月

七年春王三月　十年春王二月（二年五年六年八年九年十一年皆有春無月獨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皆下有三月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左傳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卽位攝也（孔疏隱莊閔僖皆有故而不行卽位之禮非行其禮而不書也何氏膏肓謂古制諸侯幼弱天子命賢大夫輔相爲政無攝代之義昔周公爲政非居其位故死不記崩隱公生稱公死稱薨何得爲攝攝者攝其政事而已非攝其位也）

公羊傳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卽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爲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于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穀梁傳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何以不言卽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爲公也君之不取爲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隱不正而成之何也以惡桓也隱將讓而桓弒之則桓惡矣桓弒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二年春王正月　十年春王正月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餘皆有月無王獨九年有春無月）

公羊傳繼弑君不言卽位此其言卽位何如其意也

穀梁傳桓無王（此論發自穀梁未可盡信左氏公羊皆不言左氏詳于事而畧于義公羊好言義曷爲亦不言）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楊疏宣公亦篡位而立不去王者桓弑賢兄讓國之主害成立之君宜篡未踰年之子又無爲臣之義故不去王非也文公薨而子赤立則君臣之分定矣而云宣不爲臣不亦悖乎且宣以庶篡適以臣弑君而云篡未踰年之子則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亦未踰年之子也春秋曷爲直書弑其君哉）

繼故不言卽位正也繼故不言卽位之爲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卽位也繼故而言卽位則是與聞乎弑也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卽位之道而卽位是無恩于先君也

（二年春王正月　十年春王正月）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一正與夷之卒一正終生之卒也（宋與夷以弑曹終生以疾陳侯鮑以怴其卒也皆在正月宋與曹皆稱王以正其卒矣而陳鮑之卒獨無王或云鮑以二日卒甲戌己丑皆非正月如其然則經曷爲而書正月乎既書正月又曷爲不稱王以正陳侯之卒也或云十年者數之終故稱王則二年非數之始曷爲亦稱王哉）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　二年春王二月　三年春王正月

四年春王二月　五年春王正月　六年春王三月　八年春王正月　十年春王正月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二十年春王二月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二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　三十年春王正月（餘皆有春無月莊薨于三十二年是年春經不書王桓薨于十八年獨書王則桓無王之說益不可信）

左傳元年春不稱卽位文姜出故也（此說似非）

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卽位春秋君弑子不言卽位隱之也孰隱隱子也

穀梁傳繼弑君不言卽位正也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卽位也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　二年春王正月

左傳元年春不書卽位亂故也

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卽位繼弒君不言卽位

穀梁傳繼弒君不言卽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經書子般卒莊公未葬故名言閔之繼般雖非父而親之爲父雖未踰年而尊之爲君）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　二年春王正月　三年春王正月

四年春王正月（案五年春經不書王亦無正月左傳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觀傳書月書日書王又言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實物此國之大典故傳特詳焉然則經不書王亦無正月其爲闕文必也秦火之餘豈無殘闕學者當存疑勿爲之妄說斯可矣）六年春王正月　八年春王正月　九年春王三月　十年春王正月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案十七年春伐英氏不稱王亦無正月十八年春王正月伐齊同一伐也或時或月或稱王或不稱王）十有九年春王三月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三十年春王正月　三十

有二年春王正月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餘皆有春無月）

左傳元年春不稱卽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

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卽位繼弒君子不言卽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

穀梁傳繼弒君不言卽位正也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二年春王二月　三年春王正月　五年春王正月　八年春王正月　十年春王三月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案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經不書王而十六年之夏特書公四不視朔則亦不朝于廟也豈獨但無王哉）十有八年春王二月（餘皆有春無王月）

穀梁傳繼正卽位正也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二年春王二月　三年春王正月　四年春王正月　九年春王正月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十有七年

春王正月（宣在位十八年書王月者八年不書王月者十年）

公羊傳繼弑君不言卽位此其言卽位何其意也

穀梁傳繼故而言卽位與聞乎故也

成公

（成十七年經書春不書王月左傳獨書十七年春王正月傳必據經而後書經不書者闕文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三年春王正月　五年春王正月　六年春王正月　七年春王正月　九年春王正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成在位十八年書王月者十一年不書王月者七年）

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二年春王正月　四年春王三月　六年春王三月　八年春王正月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二十年春王正月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三十年春王正月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襄在位三十一年書王月者十九年不書王月者十二年）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三年春王正月　四年春王正月　五年春王正月　六年春王正月　七年春王正月　十年春王正月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案經書十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左傳先書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然後書三月曹平公卒此魯春秋舊文而左氏因之者也然則春三月書王亦魯春秋之舊非孔子加之明矣）　二十年春王正月（左傳書二月己丑日南至亦魯春秋舊文）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案二十二年春齊侯伐莒經不書王月左傳獨書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伐莒莒敗之然後齊侯伐莒明在王三月經不書者闕文也）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　三十年春王正月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昭書王月者十九年不書王月者十三年）

定公

元年春王三月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　二年春王正月　三年春王正月　四年春王二月　五年春王三月　六年春王正月

七年春王正月　八年春王正月　九年春王正月　十年春王三月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定在位十五年書王月者十一年不書者四年而已）

左傳元年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

公羊傳定何以無正月（元年必書正月雖不書卽位亦然其餘或書二月或三月）正月者正卽位也定無正月者卽位後也卽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爲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辠焉爾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爲以戊辰之日然後卽位正棺于兩楹之間然後卽位（何注正棺者象既小歛夷于堂禮小歛于戶內夷于兩楹之間天子五日小歛七日大歛諸侯三日小歛五日大歛卿大夫二日小歛三日大歛夷而經殯而成服）子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卽位不日此何以日錄乎內也

穀梁傳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卽位喪在外也戊辰公卽位謹之也內之大事日卽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卽位厲也于厲之中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二年春王二月　四年春王二月　八年春王正月　九年春王二月　十年春王二月（案十二年春用田賦經不書王月左傳獨稱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此傳中之經乃知經無王月皆闕文非不書也○哀自元年迄十四年獲麟之歲書王月者六年而已）

後漢陳寵曰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㠯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㠯爲正夏㠯爲春三微成著以

通三統統者統一年之事王者三正遞用循環無窮三禮義宗曰三微者三正也十一月陽氣微而未著其色赤周尚赤夜半爲朔十二月萬物始牙其色白殷尚白雞鳴爲朔十三月萬物始達其色黑夏尚黑（黑猶青一作青）平旦爲朔故曰三微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體王者奉而成之是以春秋春三月皆書王謂王者奉三微之月以通三統故曰三正春正月者周之正春二月者殷之正春三月者夏之正然則三正昉于夏殷周之三代乎曰否前此矣夏書甘誓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如三正昉于夏殷周之三代則夏時焉得有三正哉三正者以人道言之曰正道以歲言之曰正朔是爲三才之正三王之春古帝王奉順三微敬承天意怠棄者言不能奉順而敬承之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或有春無月或有月無王而有月無王之歲適皆見于桓之篇于是穀梁獨發桓無王之論其論以爲桓弟弒兄臣弒君天王不能討故曰桓無王然則春秋貶桓歟抑貶王歟如以爲貶王則春秋子弒父臣弒君天王皆不能討曷爲獨貶于桓之篇如以爲貶桓則于天王何與而顧削去春王之號哉且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無王一百有八（穀梁楊疏）雖有月無月不同其無王則一也或云餘公無王者爲無月不得稱王則桓九年亦有春無月不得稱王又與餘公等矣我不知所謂貶者以無王爲貶乎抑以有月爲貶乎十一公皆無王獨桓有月遂曰桓無王我不知其說也然則桓何以獨無王而有月歟曰不知也或史闕文或史誤文或後人亂之皆不可知無所據而徒以意說則我豈敢史有誤文曷爲桓十三年皆誤春秋十二公其文皆有闕誤豈獨桓十三年六經皆秦火之餘又古變篆篆變隸安保其必無闕誤且無亂之者哉穀梁正論我皆從之獨此不能無疑後之學者詳焉（趙匡謂桓之有王是謬者加我不知何人謬者何所據而爲此說）

莊公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

左傳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廄（經傳不同必有一誤）書不時也

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公羊傳新延廄者何脩舊也（何注繕故曰新有所增益曰作始造曰築）

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凶年不脩

穀梁傳延廏者法廏也其言新有故也有故則何爲書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于力則功築罕民勤于財則貢賦少民勤于食則百事廢矣（力疲財匱食乏日勤）冬築微春新延廏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

僖公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水經注沂水北對稷門闈人犖投蓋處僖公更新而高大之故曰高門亦曰雩門門南隔水有雩壇曾點所欲風舞處今門基猶在高八丈餘）

左傳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啓塞從時（服注云闔扇所以閉鍵閉所以塞月令仲春脩闔扇孟冬脩鍵閉從時從此時也杜預更爲別說謂新作南門乃脩飾使高大耳非急務也故譏之）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門有古常也

穀梁傳作爲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南門者法門也

成公

元年三月作丘甲

左傳爲齊難故作丘甲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丘使也

穀梁傳作爲也丘爲甲也丘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丘作甲之爲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丘作甲非正也

襄公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左傳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孔疏詩魯頌閟宮稱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云公徒三萬箋云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則僖公復古制亦三軍矣）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役謂力役若唐之丁邑謂賦稅若唐之租調）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

公羊傳三軍者何三卿也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何注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

（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足以爲治至是乃益司馬作中卿官）

穀梁傳作爲也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范注魯有二軍今作三軍增置中軍）

昭公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傳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毁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于殯（四年冬十二月乙卯叔孫豹卒）日子固欲毁中軍既毁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毁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

公羊傳舍中軍者何復古也然則曷爲不言三卿五亦有中三亦有中

穀梁傳貴復正也

定公

二年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是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公羊傳其言新作之何脩大也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風俗通曰魯昭公設兩觀于門是謂之闕）（廣雅曰闕謂之象魏爾雅曰觀謂之闕說文曰闕門觀也）

穀梁傳言新有舊也作爲也有加于其度也此不正其以尊者親之何也雖不正也于美猶可也（穀梁謂雉門尊故云爾）

周官挍人掌王馬之政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皁皁一趣馬三皁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挍挍有左右天子十二閑邦國六閑家四閑鄭康成云自乘至廄其數二百一十六匹易乾爲馬此應乾之數至挍言成者明六廄則爲千二百九十六匹而王馬小備也每廄爲一閑閑名爲廄天子十二廄諸侯六廄六廄成挍挍惟天子有左右諸侯六閑而已延廄者六閑之廄也莊二十九年新延廄何以書以不時書然則脩廄當在何時凡馬日中而出謂春分之後馬在野詩所謂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者也日中而入謂秋分之後馬在廄詩所謂乘馬在廄摧之秣之者也周官趣馬辨四時之居謂春仲居牧夏居庌秋仲居廄故圉師孟春焚

牧馬將出而先焚之所以除陳而生新草圉師則于使春始牧之時除蓐毀廄蓐者馬玆馬出而後除之旣除而脩脩成而毀毀之者新之也且神之也然則延廄之新當在夏之仲春周正月二月三月皆非其時故書以譏之蓋得其時則言毀非其時則言新春秋書新不書毀以此啖助謂馬雖出入有時廄何妨脩之于農隙此不知馬有四時之居故毀廄不于農隙而于馬出之時周之春馬猶在廄可以焚牧未可以除蓐也乃毀而新之又在大荒之後豈非失其時哉僖二十年春新作南

門農隙之時也曷爲與新延廄並書新延廄者非其時以非馬出之時也新作南門而更高大之故加作雖當農隙亦書以譏焉或曰廄有出入門有啓塞一也啓塞猶開閉丣（俗作卯）爲春門開丣（俗作酉）爲秋門閉門之脩也當在夏之春秋二仲歟廐與門其新皆不于農隙者以其自有出入啓塞之時也左氏皆據舊典俗儒好攻之適見其安而已矣司馬法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爲匹馬丘牛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是爲乘馬杜預謂成元年作丘

甲者甸有甲士三人使丘出甸賦信乎抑否乎曰否不然司馬法以田賦出兵其法本于春秋行于戰國非周禮也丘甲始作于齊桓之霸桓公以此行之于齊故成公亦以此行之于魯管子乘馬篇曰（古文乘甸通乘馬猶甸馬）一乘之地方六里（當作八里）一乘者四馬也（甸馬四匹）一馬（丘馬一匹）其甲七其蔽五一乘（四馬）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車一乘爲一兩）器制也然則丘出一馬七甲甸四之出四馬二十八甲古制丘有馬無甲今使一丘作七甲而已安得有長轂一乘戎馬四匹且甲士步卒戈楯皆

具而猥云丘出甸賦乎杜預以司馬法注春秋往往不合多類此穀梁子曰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國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攷諸周禮而知其說本于古矣周禮大司馬有司甲之官其職雖闕考工記仍有函人之職其詳司兵掌五兵五盾以待軍事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其受兵輸亦如之注云兵輸謂師還有司還兵然則戈盾弓矢師出頒之師入還之明甲亦然此非國之事歟丘甸出甲實始于齊桓非古制明矣周官縫人稾人皆有工春獻素秋獻成書其

等以饗工且下上其食而誅賞辞考函人鮑人之職則爲甲者皆世其官必非民間所造也然則穀梁之說非本于古哉夏官司馬凡制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魯爲宗國故有三卿各將一軍是爲三軍則是魯有三軍自伯禽以來未聞改作曷爲襄十一年特書作三軍昭五年復書舍中軍方其作之也三家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三家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則是四分其室亦四分其軍名爲舍中軍其實魯有四軍矣曷爲不書作四軍而

書舍中軍三有中而四無中言舍中軍則魯有四軍可知三軍禮也四軍非禮也故不書作四軍而書舍中軍此聖人之特筆春秋之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亦未知已之有辠焉公穀二傳謂舍中軍者貴復古豈其然乎且此一作一舍乃軍賦非軍制也春秋有軍賦有田賦田賦者謂分田而以賦出軍軍賦者謂立軍而以軍定賦魯有三鄉三郊三遂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家出一人爲軍故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由三鄉至三郊由三郊至三遂凡民之力役賦稅皆出于此有鄉則有田有田則有賦有軍則有丁有丁則有役魯三家之各征其軍也三分于前四分于後皆盡征之而貢于公由是魯之民皆三家之民魯之賦皆三家之賦而魯自襄昭以後其君皆爲托食之君矣姤之九四曰包无魚起凶魚爲民象而九四無民故凶其魯昭公之謂歟公羊子家駒曰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皆天子之禮也何注云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其說雖不見于經而以兩

觀爲天子之禮亦必有據矣不然脩舊不書定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曷爲亦書于策哉

隱公

七年夏城中丘

左傳七年夏城中丘書不時也

公羊傳中丘者何內之邑也城中丘何以書以重書也

穀梁傳城爲保民爲之也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譏也

九年夏城郎

左傳九年夏城郎書不時也

桓公

五年夏城祝丘（左氏無傳酈道元曰東海郡即丘縣故祝丘也即祝魯之音蓋字承讀變矣以齊欲襲紀故城祝丘）

莊公

九年冬浚洙

公羊傳洙者何水也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爲深之畏齊也曷爲畏齊也辭役予糾也

穀梁傳浚洙者深洙也著力不足也

二十有八年冬築郿（郿二傳作微）

左傳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

穀梁傳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

二十有九年冬城諸及防

左傳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

穀梁傳可城也以大及小也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何注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登高遠望人情所樂動而無益于民者雖樂不爲也）于薛遠也于秦臨國也

穀梁傳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惡內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左傳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爲管仲也

僖公

元年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左傳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辠禮也

公羊傳此一事也（是年春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曷爲復言齊師宋師曹師不復言師則無以知其爲一事也（言桓公宿留城之非若緣陵也）

穀梁傳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美齊侯之功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左傳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

公羊傳孰城城衛也曷爲不言城衛滅也孰滅之蓋狄滅之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

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穀梁傳楚丘者何衛邑也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也封衛也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故曰仁不勝道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左傳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去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傳曰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然則鹹之會非獨爲杞而周亦有戎難兼謀戍周且會鹹在去年之夏至今年春而已歷三時則諸侯之歸久矣明城緣陵者非即會鹹之諸侯也俗儒趙匡以爲不書其人者乃春秋前目後凡之例妄矣如其說則元年夏城邢之師即是年春救邢之三師曷爲不從前目後凡之例乎）

公羊傳孰城之城杞也曷爲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見恐猲而亡）

穀梁傳其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

文公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水經注濰水北逕諸縣故城西即行父所城後世分諸縣之東爲海曲縣故俗謂此爲東諸城王莽更名諸并矣京相璠曰琅邪姑幕縣南四十里員亭故魯鄆邑非也郡國志東莞有鄆亭今在國城東北四十里魏文帝立東莞郡東燕錄謂之團城魏南青州治今城北鄆亭是也）

左傳城諸及鄆書時也

穀梁傳稱帥師言有難也

宣公

八年冬城平陽（泰山郡東平陽縣河東有平陽故加東晉武元康元年改爲新泰縣）

左傳城平陽書時也

成公

四年冬城鄆（魯有東西二鄆此蓋西鄆）

九年冬城中城

十有八年秋築鹿囿

左傳城中城書時也築鹿囿書不時也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爲也

穀梁傳城中城者非外民也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

襄公

二年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是年秋及冬兩會于戚後會多齊崔杼滕薛小邾餘皆前會之人也不觀左傳焉知其故）

左傳秋七月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事在元年）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于寡君而請于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十年冬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鄭及晉平）

公羊傳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公羊不知其事而爲之說故削之）

穀梁傳若言中國焉內鄭也（穀梁亦不知其事鄭猶未服焉得內之）

七年夏城費

左傳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

費

十有三年冬城防

左傳冬城防書事時也于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十有五年夏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是時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左傳夏齊侯圍成貳于晉故也于是乎城成郛

十有九年冬城西郛　城武城

左傳城西郛懼齊也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穆叔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二十有九年夏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世叔儀當作大叔儀似以穀梁經文而誤）

左傳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

子大叔見大叔文子（世叔儀）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弃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弃其誰歸之吉也聞之弃同即異是爲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昬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穀梁傳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九年冬築郎囿

左傳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三十有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大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左傳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敬王徙都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

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皇啓處于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魏獻子使伯音（韓不信）對曰

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于諸侯遲速衰序于是焉在冬十一月（經皆不書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南面以令之）已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于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案傳昭末年冬定元年春兩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皆魏舒爲政舒屬役于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于大陸還卒于甯范獻子去其栢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然則成周未城而魏舒先卒矣第正月辛巳魏子涖政與寅裁相去不過十日耳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當在定元年三月也）

穀梁傳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定公

六年冬城中城

穀梁傳城中城三家張也或曰非外民也

十有三年夏築蛇淵囿（京相璠曰今濟北有蛇丘城城下有水魯囿也蛇水逕鑄城西又西南入汶）

十有四年（不書冬似闕文）城莒父及霄

十有五年冬城漆（案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酈道元謂漆鄉在平陽縣東北而漆鄉東北十里見有閭丘鄉則二鄉相去甚近焉知漆閭丘非一邑乎十三州記平陽縣有閭丘鄉明二鄉同在一縣則漆閭丘似非兩邑也定末年所城者豈即邾之邑歟）

左傳冬城漆書不時告也（傳文定有闕誤當存疑）

哀公

三年夏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公羊作開陽）

四年夏城西郛

五年春城毗

六年春城邾瑕（公羊作邾婁葭）

邑曰築都曰城言邑小而都大也自其小而推之則築館築臺皆曰築自其大而推之則城國都城成周皆曰城且小者非徒館與臺而已囿亦曰築道亦曰築爲道亦曰築書稱說築傅巖之野蓋傅氏之巖通道所經常使胥靡刑人築而護之秦爲馳道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蓋築成甬道使民不得行故曰亭阜千里靡不被築築之者禁之也禁之者虞之也虞之者守之也凡所被築悉爲禁地有官守之故穀梁以爲非正春秋築微築囿築臺皆然故特書

以示譏啖助謂獨築囿則然濫列于築微之下或又以爲築微者作邑也殊失築之義矣古聖王之時地可墾辟皆農郊也悉弛之以贍民隸實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似隤牆塡壍使山澤之民得至焉穀梁所謂山林藪澤之利與民共之者也安可築而守之使爲禁地哉凡春秋書築自築館之外皆譏也惟城則否或有難而城或有備而城城所以設險而守其國安得不先爲之備乎是故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故也穀梁謂凡城之志皆譏似失之然惟有

難而先爲之備則雖非時而春秋不譏否則必于農隙先王之制諸侯無故非時而城是爲産城必攻其所産産猶造也諸侯無故造城是叛也故必攻之僖六年諸侯伐鄭圍新城新城本名新密不曰新密而曰新城者首止之盟鄭伯逃歸畏齊之討乃非時而城新密齊桓即以此聲其辠而伐之故傳曰鄭所以不時城也蓋築不侵農地城不奪農時此非先王之舊典歟成九年定六年兩城中城杜預謂中城魯邑在東海廩丘縣西南穀梁謂中城者中外之中故有外民之說信乎外有郭中有城城爲中城則郭爲外城矣然郭不名外城而名郛者城郭皆所以居民民不可外也如穀梁說則中城乃魯之都非魯之邑故言中城以別之然以爲外民則我未敢信姑兩存以待後之學者僖十四年城緣陵以遷杞襄二十九年城杞事同而書法不同前之城緣陵曰諸侯穀梁以爲散辭左氏以爲有闕後之城杞則詳書十二國之大夫且以爲弃諸姬而夏肄是屏焉未聞以此譏齊桓而顧以此譏晉平豈前之城緣陵獨非夏肄是屏哉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知悼子合諸侯之大

夫以城之諸侯之大夫譁然不服而有異論我以爲緣陵之城諸侯實有闕而晉平城杞未見其闕也乃前有散辭後有異論豈非桓德衰而晉霸亦衰歟同一城杞也曷爲緣陵獨有闕僖元年夏城邢之三師即是年春救邢之三師如從省文之例則書曰師城邢可矣而仍詳列三師者言三師實宿留城之所謂辭繁而不殺也鹹之會在前年之夏諸侯之散久矣至今年春而復城緣陵諸侯或至或不至或後至故殺其辭曰諸侯而弗目以此趙匡俗儒何足以知之（趙匡駁左傳不知前目後凡之例而以爲有闕）

（前目後凡後世庸史皆知之而左氏獨不知妄之甚矣）然則僖三年城楚丘曷爲亦弗曰此內辭也非散辭也魯後其期故從內辭亦非弗目故一稱諸侯一不稱諸侯稱諸侯而不言其人故曰弗曰不稱諸侯豈弗目哉合而觀之則其義見焉矣

僖二十九年翟泉之盟晉霸之始昭三十二年狄泉之會晉霸之終（翟狄通）前盟謀伐鄭後會城成周皆諸侯之大夫會盟于京師均不可以訓曷爲一書一不書翟泉之盟王子虎涖之稱僖公會之猶可言也狄泉之會晉魏舒涖之孟懿子會之不可言也故一書一不書或問

曰公羊謂築猶造也穀梁謂築乃虞之後人皆從公羊矣有從穀梁者今獨取穀梁而舍公羊請終其說城可謂之築築亦可謂之城春秋志城不志築（築館不入例）志築者惡之也何爲惡之以其築而守之故惡之晏子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齊既然魯獨不然乎齊景公聞晏子之言乃爲之去禁宋明築者禁而守之矣竹書周顯王四年梁惠成王發逢忌之藪以賜民地理志開封縣逢池在東北或曰宋之逢澤也臣瓚曰今浚儀有逢陂忌澤昔梁惠王發其藪以賜民焉發而賜之者嘗禁禁而守之此非山林藪澤皆有禁哉禁不可書故書築書築則禁可知穀梁之說受之師故從之

牛農先生春秋說卷十三（終）

半農先生春秋說卷十四

後學　吳泰來　企晉
　　　男　棣　定宇　校

莊公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孔疏云貴王人所以責諸侯也）

二十有八年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公羊經作公會齊人宋人邾婁人救鄭）

左傳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於桔柣之門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

穀梁傳善救鄭也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莊三十二年冬狄伐邢）

左傳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伯（伯二傳作師）次于聶北救邢

左傳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公羊傳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衛亡而邢未亡蓋狄病之非滅之）曷爲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臣先言救君先言次）君則其稱師何諸侯之義不得專封（故稱師）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穀梁傳救不言次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救何也遂齊侯之意也是齊侯歟齊侯也何用見其是齊侯也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其不言曹伯何也以其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也其不言齊侯何也以其不足乎揚不言齊侯也

六年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是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明救許者即伐鄭之諸侯也故稱遂）

左傳夏諸侯伐鄭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謂諸侯還明楚未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穀梁傳善救許也

十有五年三月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是時楚人伐徐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於牡丘遂次於匡）

左傳十五年春楚子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盟於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秋伐厲以救徐也）冬楚敗徐於婁林徐恃救也

穀梁傳善救徐也（案左傳十六年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則是齊兩伐厲三救徐經皆書其一而已）

十有八年夏師救齊（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納孝公也）秋救齊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穀梁傳皆曰善救齊也

二十有八年春楚人救衛（晉侯伐衛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案傳殺公子買在楚人救衛前以楚救不克而殺之也）

左傳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文公

三年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年秋楚人圍江後漢志安陽故江國嬴姓義陽郡治也本漢之安陽縣屬汝南郡晉分南陽置義陽而以安陽爲義陽郡治有江亭世謂白茅城圓而不方故江國也與秦同姓楚滅江秦伯降服出次盞以同姓故歟）

左傳秋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經不書）冬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

公羊傳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爲諼也其爲諼奈何伐楚爲救江也

穀梁傳此伐楚其言救江何也江遠楚近伐楚所以救江也

九年三月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楚人伐鄭）

左傳范山言于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宣公

元年秋晉趙盾帥師救陳（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左傳宋人之弒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

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

穀梁傳善救陳也

九年冬晉郤缺帥師救鄭（楚子伐鄭）

左傳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十一年傳厲之役鄭伯逃歸莫知在何年杜預以六年傳楚人伐鄭取成而還當之傳不言厲亦無逃歸之文定有脫簡必欲指以實其事妄矣）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十有二年冬衛人救陳（宋師伐陳）

左傳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經皆書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十三年傳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穀梁楊疏曰衛人救陳不言善者衛宋同盟外楚今反救陳不足爲善故不釋）

成公

六年冬晉欒書帥師救鄭（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左傳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五年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荀首）范文子（士燮）韓獻子（厥）諫曰不可乃遂還

七年秋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左傳七年春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秋

楚子重伐鄭師于氾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襄公

五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左傳秋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楚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

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經不書城棣蓋去陳尚遠故不書非公不及會也〇案七年冬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傳稱會于鄬以救之經書會不書救非救也）

穀梁傳善救陳也

十年冬楚公子貞帥師救陳（是年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冬戍鄭虎牢）

左傳秋七月諸侯伐鄭己酉師於牛首冬十月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欒黶猶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穎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穎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辠不如致怨焉而還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邰季孫宿帥

師救邰遂入鄆

左傳季武子救邰遂入鄆取其鐘以爲公盤

十有五年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左傳齊侯圍成貳於晉也

公羊傳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穀梁范注至遇而齊師已退）

二十有三年八月叔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左傳秋齊侯伐衛自衛遂伐晉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乃還趙勝帥

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雍榆晉地後屬魏淇水逕其東又逕其東東北逕頓丘入白溝）

公羊傳曷爲先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

穀梁傳言救後次非救也

哀公

七年冬鄭駟弘帥師救曹（是年秋宋人圍曹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左傳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伯陽即位好

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邘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十年冬吳救陳（是年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左傳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辠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王者之師伐有辠救無辜惟其義而已呂氏春秋曰先王攻伐之事未有不攻無道而伐不義者也攻無道而伐不義則福莫大焉後世救守之心未有不守無道而救不義者也守無道而救不義則禍莫大焉故伐不可非救不可取惟義兵爲可兵苟義伐可也救可也兵苟不義則伐不可救亦不可故亂天下者在於不論其義惟善其救援厥所由於有道者之廢而無道者之恣

行夫無道之恣行亦幸矣善救之說出則不肖者益幸也學者說春秋以爲言救未有不善者其不然乎假令文王伐崇而同惡者救之何善之有哉春秋無義伐亦無義救而求其彼善於此者則莫如齊人救鄭齊人救邢猶不失爲義兵故春秋善之善之則曷爲稱人（莊二十八年公會齊人宋人救鄭閔元年齊人救邢）春秋稱人之義有三一曰討賊二曰伐戎三曰救患討賊稱人者言人人之所同誅也伐戎稱人者言人人之所同病也救患稱人者言人人之所同患也莊二十八年救鄭稱人是齊侯歟曰齊侯也

何以知其是齊侯經書公會傳言諸侯則齊侯宋公明矣三十年齊人伐山戎說者謂稱人以貶之此不識春秋之義者也且云桓不務德勤兵遠伐不貶之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捨近政而貴遠略爲此說者不知春秋異於秦漢戎狄偏於中原近在門庭患生肘掖亡邢滅衛皆非外夷齊侯北伐南侵亦非遠略管敬仲明言戎翟豺狼不可厭也孔子亦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乃謂勤兵遠伐故特貶稱人不亦妄乎然則僖十年夏齊侯許男伐北戎曷爲不稱人或云狄之患大於戎齊桓舍狄而伐戎戎狄之患一也安得以意而分大小哉一稱人一稱爵者以其稱許男不可不稱齊侯也稱人非貶稱爵非褒如以北伐山戎爲遠略故稱人以貶之則齊侯伐北戎獨非遠略乎而顧稱爵以褒之也其不然必矣（趙匡欲改齊人爲齊侯以就其說劉原父以爲越竟伐山戎乃沛然自得矜功而欲封禪此本史記封禪書不見春秋內外兩傳後人掇封禪書數語編入管子其言誕妄不足信也原父可謂博而無識矣）僖元年三師次于聶北救邢穀梁謂言次非救也信乎曰否莊三年公次于滑欲救紀而不能三十年師次于成欲救鄣而不能皆書次而不書救則其

不能救信矣聶北三師先書次後書救則能救可知或云救患如拯焚當如奉漏巵沃焦釜不可須臾少緩獨不曰必有忍乃克有濟乎救者惟期有濟而已如其有濟雖緩何傷也邢之不亡非實賴齊桓救之之力哉襄二十三年齊侯伐晉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先言救後言次豈畏齊而不敢進歟非也齊侯聞晉之亂而伐之築熒庭戍郫邵封少水膂與臧孫語而自多伐晉之功臧孫奚之且以爲君似鼠夜行晝伏畏晉實甚豹雖懦必不畏此夜行之鼠矣蓋至雍榆而齊師已退也齊霸終而魯救齊晉霸衰而魯救晉皆有關於天下之故者故特書於策而左氏以爲禮者蓋聶北與雍榆皆次也而一先一後見君臣之禮焉僖十八年宋襄伐齊納孝公歟抑伐喪歟傳稱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及桓公卒而雍巫易牙立無虧孝公奔宋宋襄公納孝公而伐齊齊桓之元妃王姬無子長衛姬生無虧閔二年齊桓使公子無虧帥師戍曹明齊桓之子無虧最長無虧長而齊立之且桓公許之矣特以立之者皆小人而桓公又嘗屬孝公於宋如孝公當立則經曷爲書

伐而不言納子昭哉經書伐而不言納不與其納也非伐喪而何故魯救之於前狄救之於後經兩書救狄與魯同辭蓋進之也救者善則伐者惡矣且宋襄會盟征伐春秋皆無善辭後之人乃列於五霸與哉僖二十八年晉侯伐衛楚人救衛襄十年晉侯伐鄭楚公子貞救鄭伐者義乎救者義乎曰皆非義也如以強弱論則晉文強晉悼弱故晉文能禦楚而晉悼退而避之方晉文之伐衛也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遂出其君以說于晉豈非晉文強楚人不克救衛歟不克救曷爲書救是時楚戍穀魯戍衛其欲救衛也必先告魯故書救魯懼晉而殺戍者以不卒戍孚之戍不卒者非以其救不克哉晉悼合諸侯以伐鄭與楚夾頴而軍鄭涉頴與楚人盟竊料晉之不敢與楚戰也由是晉師退而楚人乃還則楚實能救鄭矣故救衛救鄭皆救也其事同其情異一則晉強而楚弱一則晉弱而楚強如以義言則兩國交爭伐與救皆非義也晉悼既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乃城梧及制以逼之數合諸侯之師以伐之其不仁亦甚矣楚雖能救鄭仍終不能得鄭也故我謂春秋無義伐

亦無義救者以此春秋二十三救皆先言伐或言圍後言救未有伐與救並行者惟文三年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伐與救並行焉江遠而楚近勢不能越楚以救江故聲言伐楚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既不成伐復不成救也貫之盟江黃皆與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齊桓尚不能救黃晉陽處父又焉能救江哉楚人滅江秦穆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江與秦同姓未聞同盟而秦穆謂之同盟者以其嘗與諸夏之盟也同盟滅盟主不能救則盟主恥之雖非盟主亦以喪禮自處哀而矜之我所謂救非義者以爲不能救而徒有救之名若陽處父者不如勿救而已矣宋衛同盟於清丘而外楚且曰恤病討貳陳求於楚而宋伐之衛孔達背盟而救之此不當救而救之者也不能救而救之者不猶愈於不當救而救之者乎然明知其義而背之與不能爲義而竊取其名均非義也盟主之宗諸侯者太上以德綏其次以

力服德不能綏力不能服一伐之二救之如兩虎之鬪爭而可謂之義哉善乎延州來季子之救陳也哀十年楚子期伐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辠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不亦可乎

隱公

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是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經不書王）

左傳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此左傳經文）書

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大雪（此訓大雨雪非以平地尺雪爲異也趙匡駁之妄甚且既震而大雪傳固明言時失矣）

公羊傳大雨震電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何注周之三月夏之正月雨當水雪雜下雷當聞於地中其雉雊電未可見而大雨震電此陽氣失其時）大雨雪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俶甚也（俶始怒也始怒甚猶大甚也師說謂平地七尺雪盛陰之氣也蓋盛陰之氣大怒）

穀梁傳震雷也電霆也志疏數也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雨月志正也

桓公

元年秋大水

左傳秋大水凡平原出水爲大水（孔疏原地之高者不宜有水言出者謂水出於平原之上也）

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八年冬十月雨雪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十有三年夏大水

十有四年春正月無冰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莊公

七年夏四月辛卯夜（穀梁經夜作昔）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秋大水無麥苗

左傳夏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古而如通）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

公羊傳恒星者列星也列星不見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星復見）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

星霣如雨何以書記異也（夏之二月昏參伐狼注之星當見參伐主斬艾立義狼注主持衡平也不見者法度廢絕之象夜中星反者房心見於虛危斗）

穀梁傳恒星者經星也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不見者可以見也夜中星隕如雨是夜中歟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中之幾也而曰夜中著焉爾何用見其中也失變而錄其時則夜中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

十有一年秋宋大水

左傳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

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

穀梁傳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

二十年夏齊大災

公羊傳大災者何大瘠也（瘠一作癠一作漬）大瘠者何痢也（痢即癘）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

穀梁傳其志以甚也

二十有四年秋大水

二十有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左傳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公羊傳其言于社于門何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

穀梁傳既戒鼓而駭衆用牲可以已矣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衆

僖公

十年冬大雨雪（雪公羊作雹）

十有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左傳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

公羊傳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此邑也其言崩何襲邑也（襲者陷入地中）沙鹿崩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

穀梁傳林屬於山爲鹿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

十有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夷伯魯大夫既卒之稱凡伯單

（伯皆天子之大夫也魯大夫未有生而稱伯者公穀二傳以單伯爲魯大夫失之甚矣）

左傳震夷伯之廟辠之也於是有展氏有隱慝焉

公羊傳晦者何冥也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也夷伯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孚也季氏之孚則微者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爲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晦冥也震雷也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

封必爲祖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左傳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

公羊傳曷爲先言霣而後言石霣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是月邊魯人語）曷爲先言六而後言鷁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

穀梁傳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於宋四竟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六鷁退飛先數聚辭也目治也

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

公羊傳西宮者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西宮災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謂之新宮則近爲禰宮以謚言之則如疏

之然以是爲閔宮也（孔疏云禮宗廟在左不得稱西）

二十有九年秋大雨雹

左傳秋大雨雹爲災也

二十有三年十有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易中孚記曰陰假陽威之應也早霣霜而不能殺草至當霣霜之時根生之物復榮不死斯陽假與陰威陰威列索故陽自貭霜而反不能殺也）

穀梁傳未可殺而殺舉重也（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可殺而不殺舉輕也（菽重草輕）

定公

九年九月癸酉地震

公羊傳地震者何動地也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震動也地不震者也震故謹而日之也

十有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左傳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漢書注文穎曰孛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孛孛然彗星光芒長參參如掃帚春秋志孛不志彗彗孛貫一星不得妄分長短）

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也（魁中）

穀梁傳孛之爲言猶茀也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城也

宣公

十年秋大水

十有六年夏成周宣榭火（火公穀二傳作災）

左傳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宣榭者何宣宮之榭也（宣王中興故廟不毀）何言乎成周宣榭災樂器藏焉爾（穀梁同）

成公

元年二月無冰

穀梁傳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終無冰矣加之寒之時也

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公羊傳新宮者何宣公之廟也宣宮則曷爲謂之新宮不忍言也（謂之新者因新入宮易其西北角示昭穆相繼代有所改更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傳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切不敢稱謚恭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爲無譏矣

五年夏梁山崩　秋大水

左傳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公羊傳梁山者何江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

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沜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穀梁傳與二傳略同惟以伯宗爲伯尊重人爲輦者且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公羊傳雨木冰者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雨而木冰也（木冰猶木介介者甲也兵之象）志異也傳曰根枝折

襄公

九年春宋災（災公羊作火）

左傳九年春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大宰）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魯有三郊三遂則魯立三鄉此云四鄉正則宋立四鄉二師分掌其方左右各掌二鄉）祝宗用馬於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災者天火故知有天道杜預謂宋人先知之妄矣）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文耀鉤云咮謂鳥陽七星爲頸注云鳥猶首也柳謂之咮七星爲朱鳥頸咮與頸共在午者鳥之止宿口屈在頸七星與咮體相接連故也鶉火星昬在南方令民放火咮爲火候故十二次咮爲鶉火也南方七星共爲朱鳥宿東方七星共爲蒼龍宿九月日體在房房心相近心爲大火與日出沒伏在日下不見令民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

知其有天道也

公羊傳曷爲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內何以不言火者甚之也

十有六年五月甲子地震

二十有四年秋大水（是年冬大饑）

左傳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左傳二十八年無冰梓愼曰今兹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五星皆右行於天恒星爲經五星爲緯天行十二次地有

十二辰丑子亥北方之辰也星紀在丑玄枵在子（釋天云星紀斗牽牛也玄枵虛也星紀者日月五星之所終始虛在正北北方色玄枵之言耗耗虛之意星紀爲斗牛之次玄枵爲虛危之次歳星此年當在星紀明年在玄枵今年巳在玄枵是淫行失次也）以有時菑陰不堪陽（服虔云歳爲陽玄枵爲陰歳星進至玄枵陰不勝陽故溫無冰）蛇乘龍（歳星爲龍虛危爲蛇歳星在虛危龍在下而蛇在上蛇乘龍之象也）龍宋鄭之星也（房心爲宋角亢爲鄭）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

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

昭公

三年冬大雨雹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左傳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服氏謂二月日在婁春分之中奎始朝見東方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啓冰是也鄭玄荅孫皓問云西陸朝覿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夏班冰是也）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火出爲夏三月至四月而畢周禮夏班冰是也）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災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雹不爲災不書于策）

九年夏四月陳火

左傳夏四月陳災（左傳經文）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

公羊傳陳巳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曰存陳悕矣曷爲存陳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殺人之賊葬人之君若是則陳存悕矣

穀梁傳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

十有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大火蒼龍宿心）

（以候四時故曰辰大火也心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

左傳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天漢在箕斗間是時天漢斜列於天大辰見在天漢西孛星又出於大辰西而尾東指光芒歷辰星東及天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恆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

諸侯其有火災乎

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

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伐爲參伐也伐在參傍與參連體而六星）北辰亦爲大辰

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于大辰者濫于大辰也

十有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左傳夏五月火始昏見（心星）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易風自火出風屬木始於東北故東北融風爲火之始）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前年梓慎所料者一一皆中而我獨削之者子產所謂多言或信也）梓慎登大庭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前年冬）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及是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弗與亦不復火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異其同日而俱災也

十有九年夏五月己卯地震

二十有三年八月乙未地震

左傳八月丁酉南宫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

定公

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此災菽也曷爲以異書異大乎災也

穀梁傳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重也（趙匡曰百草未死豆苗先枯惟豆易凋非舉重也如其然則隕霜殺菽乃常事耳安得以爲災而特書於策哉）

哀公

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三年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左傳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先儒服氏曰季氏出桓公又立僖公故不毀其廟）

穀梁傳言及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一也

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亳公羊作蒲）

公羊傳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傳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

十有三年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日方出宿不見故言旦）

魯論稱子不語怪說者遂謂聖人不言災異而春秋災異皆書于策漢儒董膠西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災異爲儒者宗宣元之後劉中壘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範與膠西錯互不合及其子歆治左氏春秋言五行傳又頗不同宋儒盡斥之爲妄由是學者絶口不言災異愚以爲文王演周易孔子述春秋天人之道粲然明備而春秋災異洪範咎徵確然可信者焉可盡斥之爲妄乎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八日之間再有大變公羊以爲失時又以爲俶甚俶甚者盛陰之氣大怒臣將弑君之象也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兩日之間一雷一雪晉安帝義熙六年正月景寅雷又雪并在一日之中信俶甚矣皆與隱九年三月同占若曰爲君失時賊臣將起先雷後雪者陰乘間隙起而害陽弑逆之禍成焉隱尋見弑亮亦被廢安恭二年皆強臣劉裕殺之盛陰大怒不益信乎晉愍帝建興元年十一月己巳會稽大雨震電庚午大雪亦與隱同占是時西京孤危九州幅裂愍辱出降青衣行酒旋死於胡胡非盛陰之象哉莊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公羊謂恒星不見夜中星反復見何邵公以爲恒星者參伐狼注法度之星星反者房心復見於虛危斗虛危齊地言王者法度廢絶齊桓將興漢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二丈繹繹未至地滅至雞鳴止元延元

年四月丁酉日餔時有流星大如缶長十餘丈皎然[illegible]或如雞子燿燿如雨下至昏止郡國皆言星隕燿燿有光繹繹不絕星隕之狀一在夜一在日餔時未昏而星隕有光其災尤重是歲趙昭儀害後宮皇子皆與莊七年夏四月同占其後王莽遂顓國柄王氏之興萌於成帝谷永對曰星辰附離于天猶庶民附離王者王者失道綱紀廢頓下將叛去故星叛天而隕以見其象臣聞三代喪亡者皆由婦人書云乃用婦人之言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是時成帝趙后亂內王氏擅朝其後莊公亦內變哀姜外惑二叔哀姜亦殺莊之二子故星隕之變先見於七年雖天下之異亦魯國之災也若非齊桓撫而存之則魯不國矣文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哀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劉中壘謂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劉歆謂東方卽大辰不言大辰者旦而見與日爭光星入而彗猶見故不言大辰漢末建安十一年正月星孛于北斗首在斗中尾貫紫宮及北辰其後魏受禪晉隆安四年二月己丑有星孛入北斗魁至三台三月遂

經大微帝座端門占曰彗星入北[illegible]三台[illegible]主之象其後宋受禪初惠帝永興二年十月丁丑有星孛于北斗占曰璿璣更授天子出走又曰強國發兵諸侯爭權又曰星孛于斗（南斗亦同）王者疾病天下易政皆與文十四年秋七月同占故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此天下易主之象也由是楚莊興而觀兵周疆遂敗晉師于邲非所謂強國發兵諸侯爭權歟晉太安二年三月彗星見東方此與哀十三年十一月同占占曰孛主兵喪咸寧三年五月星孛于東方明年吳亡猶哀十三年十一月星孛于東方後七年而吳亦亡此其應也春秋星孛于北則齊晉宋陳鄭莒之國並弒其君星孛于東則楚滅陳越滅吳三家田氏篡有齊晉故漢文之末星孛西方後吳楚七國亦滅皆兵喪之應矣獨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中須謂諸侯皆有火災者大火謂之大辰辰爲火房火災曰喪然則孛主兵兼主喪歟孛氣似彗彗有五蒼赤黃白黑其占各異以狀言之曰彗以義言之曰孛孛者惡氣故主兵喪卽彗也晏子春秋以爲孛之災更大於彗其言曷足信乎庶

謂之恒寒春秋大雨雪大雨雹隕霜殺菽雨木冰皆寒之罰也木冰一曰木介亦曰樹稼唐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雨木冰凝寒凍冽數日不解與成十六年正月同占寧王見而歎曰諺云樹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是月王薨愚謂盛寒之歲冰雪封條久之乃解樹枝如故寒歲皆然何足爲異哉穀梁子曰木冰者根枝折也蜀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晉太康五年九月南安暴雪樹木摧折此所謂木冰洪範凶短折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不曰木折而曰木冰者冰陰木陽陰能脅陽故冰能折木言折則冰不見言冰則折可知此乃草妖非無故也若夫魏黃初六年正月晉太興三年二月永和八年正月太元十四年十二月皆言雨木冰與唐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等此乃封條雪而指爲雨木冰豈其然乎穀梁之說蓋受之師矣其占則未有聞焉或曰小人亂邦之象是時魯有僑如之亂益其應歟吳孫權嘉禾三年九月朔隕霜殺穀說者謂誅罰不由君出政在臣下是時校事呂壹專作威福與漢元帝時石顯用事永光元年九月二日隕霜殺稼同應春秋定元年冬十月爲夏之八月而隕霜殺菽漢與吳皆在九月明非殺之時而定元年較漢與吳更早一月菽乃穀之尤勁者而能殺之則稼與穀又不足言矣蓋石顯呂壹後皆伏誅而魯自襄昭以後三家四分公室定公受國於季氏爲寄食之君昭哀二公皆客死於外故當定即位之後夏之八月而有隕霜殺菽之災蓋陰寒殘勁草君弱臣强之象也吳嘉禾四年七月雨雹與僖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同占說者謂僖專任公子遂猶孫吳專任呂壹寵異亞於公子遂抑或然乎劉中壘以爲盛陽雨水溫煖而湯熱陰氣脅之則爲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則爲霰霰者陽薄陰雹者陰脅陽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則不然春秋不志霰而志雹者霰不爲災而雹能爲災也說者謂人君惡聞其過抑賢用邪則雹與雨偕信讒殺無辜則雹下毀瓦破車殺牛馬其爲狀也或如雞子或如鳧卵或如彈丸或如拳或如斧或如杯或如馬頭傷麥害稼殺人其災若是故季武子患之問于申豐而有雹可禦乎之說申豐謂雹之爲災誰能禦之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其

所以然者蓋先王有藏冰之道也今藏川池之冰棄而弗用則風能發之爲雹而成災然則陰脅陽而爲冰風發寒冰而爲雹非陰則冰不成無風則雹不發劉向之說必合于申豐之說而始明左氏所據者皆先典諸儒羣起而攻之則吾豈敢庶徵之恒燠春秋無冰隕霜不殺草李梅實皆恒燠之罰也桓十四年正月無冰成元年二月無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劉中壘謂無冰爲天下記異也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無寒歲秦滅無燠年小燠不書無冰然後書京房易傳曰祿不遂行茲謂欺厥咎燠其燠雨雲四至而溫臣安祿逸樂茲謂亂燠而生蟲知罪不誅茲謂舒其燠夏則暑殺人冬則物華實吳孫亮建興元年九月桃李華是時諸葛恪輔政息校官原逋責除關梁崇寬厚此舒緩之應魏文帝景元三年十月桃李華是時文帝深樹恩德事崇優緩與建興同占晉穆帝永和九年十二月桃李華是時簡文輔政事多弛略其占亦同春秋不志華而志實者舉其重焉爾十月爲陽桃李華不足異也僖三十三年十二月乃夏之十月而李梅實與晉永和九年同占一則十二月而華不則非月而實說者謂臣下強也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相室謂貴臣言當易而更之不可使久輔政魯三桓始盛於僖而僖亦崇尚寬政委任三桓及仲遂故於其末年而有陰假陽威之應雖隕霜而不能殺柔脆之草乃根生之物復榮而實此不當實而實者也誠能抑而損之其不可者易之則政不在大夫矣春秋志日食兼志地震後世推日食之法至元郭守敬而始精至本朝而益精則日食可推而得也獨漢張平子造候風地動儀制作侔造化天下如有地動尊其方面即知震之所在合契若神則似地震亦可推而得矣其術千古不傳莫知其故春秋志地震志災歟抑志異歟昭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傳稱八月丁酉南宮極震三日之間魯地震西周地亦震是時始分東西周王子朝爲西敬王爲東南宮極者西王之大臣也以震而死猶夷伯之廟者魯大夫展氏之廟也僖十五年以震而災則是魯地震而夷伯之廟災明矣曷爲不書災而書震且不書地震而獨書震夷伯之廟大夫之廟災春秋不志僖二十年西宮災成三年

新宮災哀三年桓宮僖宮災君之宮也故[illegible]而書災而夷伯之廟亦稱災則君臣無別矣君子惡其無別也故特書曰震夷伯之廟而地震亦見焉其實廟以震而災與以火而災等災耳不書災而書震者君臣之辭也且曰震又有恪恭震動警戒之辭是時季友立僖實秉國政遂世其卿故於季友之將死也震夷伯之廟以警戒之若曰有隱慝者人所不知天必誅之云爾（夷伯之廟震於十五年九月季友死於十六年三月）春秋志火災其救之政弔之禮備詳於傳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莊十一年宋大水二十年齊大災襄九年宋災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災外災不志以我往弔特謹而志之故澶淵之會明言其故曰宋災然則救災之政弔災之禮非事之大者歟或以宋災爲小明言其故以譏之殊失春秋之義矣說見前餘皆畧而不說惟說確然可信者數條仍存疑以待後之學者

半農先生春秋說卷十四終

半農先生春秋說卷十五

後學 吳泰來 企晉
男 棟 定宇 校

桓公

三年冬有年（趙匡曰凡豐年告廟勤民而敬先故書之非也桓宣非有道之君安得勤民而敬先春秋十二公勤民敬先豈獨桓宣二公哉）

公羊傳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大有年何以書亦以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彼其曰大有年何大豐年也僅有年亦足以當喜乎恃有年也

穀梁傳五穀皆熟爲有年

五年秋大雩

左傳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孔疏夏小正曰正月啓蟄言始發蟄也漢初以啓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太初以後更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迄今不改則啓蟄當正月雨水龍見當四月小滿始殺當八月秋分閉蟄當十月小雪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此謂十月始蟄也至十一月則遂閉之猶二月驚蟄正月既啓之後二月驚而走出十月始蟄之後十一月則遂閉之也啓蟄正月中閉蟄十月中閉蟄以後冬至以前皆得烝祭以建卯之月猶可郊則知建子之月猶可烝也）龍見而雩（賈逵云言大別山川之雩蓋以諸侯雩山川得雩上帝月令云大雩帝用盛樂是雩帝稱大雩也東方之星蒼龍之宿昏見東方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鄭康成云雩之正當在四月）

公羊傳大雩者何旱祭也（何注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自責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然則何以不言旱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何以書記災也

莊公

七年秋大水無麥苗

左傳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

公羊傳無苗則曷爲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

穀梁傳麥苗同時也

二十有八年冬大無麥禾（服氏曰陰陽不和土氣不養故禾麥不成也得齊之糴救民之急故不至於饑）

穀梁傳大者有顧之辭也於無禾及無麥也（穀梁以無麥苗爲同時故以大無麥禾爲異時）

三十有一年冬不雨

僖公

二年冬十月不雨

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

左傳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爲災也

穀梁傳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十有一年秋八月大雩

穀梁傳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龍見而雩常事不書）

十有三年秋九月大雩

二十有一年夏大旱

左傳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穀梁傳旱時正也

文公

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大旱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爲以異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

穀梁傳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

十年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

十有三年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

宣公

七年秋大旱

十年冬饑（是年秋大水）

公羊傳何以書以重書也

十有五年冬、饑（是年秋螽）

左傳冬蝝生饑幸之也

十有六年冬、大有年

穀梁傳五穀大熟爲大有年

成公

三年秋大雩

七年冬、大雩

穀梁傳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爲雩也

襄公

五年秋大雩

左傳秋大雩旱也（有過雩有旱雩故釋之）

八年秋九月大雩

左傳秋九月大雩旱也

十有六年秋大雩

十有七年九月大雩

二十有四年冬大饑（是年秋大水）

穀梁傳五穀不升爲大飢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飢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

二十有八年秋八月大雩（是年春無冰宋鄭饑）

左傳秋八月大雩旱也

昭公

三年八月大雩

左傳八月大雩旱也

六年秋九月大雩

左傳秋九月大雩旱也

八年秋大雩

十有六年九月大雩

左傳九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蓺山林也而斬其木其辠大矣奪之官邑

二十有四年秋八月大雩（是年夏五月乙未朔日食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左傳秋八月大雩旱也

二十有五年秋七月大雩季辛又雩

左傳秋書再雩旱甚也

公羊傳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

穀梁傳季者有中之辭也又有繼之辭也

定公

元年九月大雩（左氏無傳杜預謂過雩非也襄八年九月大雩昭六年九月大雩左氏皆以爲旱則此亦旱可知）

穀梁傳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之爲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穀梁之意以爲雩月正雩時非正經書秋雩乃周之七月夏之五月故曰毛澤未盡人力未竭）雩月雩之正也月爲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經書八月雩乃夏之六月書九月雩乃夏之七月故曰其時窮力盡然則經書秋雩乃周之七月夏之五月蓋信）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爲旱求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爲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爲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

七年秋大雩　九月大雩

四時備曰年五穀熟亦曰年春秋紀年之書也一書有年一書大有年皆告廟而以喜書二百四十二年僅兩見而已一見於桓三年一見於宣十六年蓋必人君有

道而後三時不害民和年豐乃足以爲喜而書於經桓宣二君皆非有道而有年且大有年曷足以爲喜而志之哉公羊曰恃有年也國無道而恃有年喜之歟抑幸之歟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五穀不升謂之大饑莊七年秋無麥苗不書饑者五月無苗猶可復種不害嘉穀秋而無麥一穀不升可謂之嗛未可謂之饑也故不書饑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八月無禾追書無麥五穀不升卿出告糴是爲大荒（說見前）大荒者大饑也曷爲不言饑饑而不害故亦不言饑齊桓之德也人皆謂臧孫告糴急病讓夷我獨謂齊桓恤鄰分災救患則桓德之及人遠也僖十九年諸侯盟于齊是時小白之卒已三年矣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則桓德之及人不亦遠乎禮有雩禜祭水旱也周官大祝六祈有禜無雩蓋言禜則兼雩言雩不兼禜故春秋不書禜而書雩禮有六禜山川日月星辰禜祭山川者水旱癘疾之爲害禜祭日月星辰者雪霜風雨之不時雩則惟爲旱禱祭法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祭四方分爲七其實寒暑即時故禜禮惟六王肅

以爲六宗失之俗儒謂康成破宗爲禜非也此文[illegible]法亦作禜不作宗豈康成破字哉禜爲營域祭皆有壇故有雩壇會之南門一名雩門水經注雩門南隔水有壇會點所謂風乎舞雩即其處也然則禜即壇名猶泰昭王宫夜明皆坎壇之號雩者爲旱求雨故兼言水旱董膠西曰雩求雨之術吁嗟之歌兼哭泣以成發氣故發氣吁嗟其名爲雩周官司巫國有大旱帥巫而舞雩天子雩上帝諸侯雩上公舞師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女巫旱暵則舞雩求之陰故舞用羽巫用女稻人旱

暵共其雩歛稻者水穀尤急水故旱而雩稻人共發斂之事而禜正春秋祭禜注云雩禜祭水旱之神爲壇位如祭社稷然則雩亦可名爲禜矣正雩在夏之四月龍見而雩龍星謂角亢立夏後昏見東方五禮精義曰自周以來恒星差度今之龍見或在五月以祈甘雨於時已晚於是議者請孟夏大雩必在立夏之後乃得龍見之節而春秋以爲常祀故夏之正雩不書冬則農事成無爲求雨故春夏及冬三時皆不雩穀梁謂冬雩秋雩皆過也冬雩誠過矣曷爲秋雩亦謂之過哉穀梁謂雩

月正雩時非正雩在周之八月九月者春秋皆書月[illegible]在周之七月者春秋皆書時書時者言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書月則時窮力盡矣請而得雨則書雩請而不得雨則書旱及大旱甚則書饑及大饑古之人重請雩者請雨故必時窮力盡而後請焉鄭康成謂周之秋三月中而旱皆得修雩祀不必時窮力盡也抑或然乎春秋有冬雩而無春雩明春無雩理而禜正春秋祭禜非皆雩禜也故我謂言禜則兼雩言雩不兼禜者以此雩祀山川百源及百辟卿士春秋不徒書雩必書

大雩說者謂即月令大雩帝用盛樂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則惟天子得行之雲漢之詩曰旱既大甚蘊隆蟲蟲傳云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皆旱暵之象四章羣公先正五章滌滌山川則先百辟後山川也獨二章云不殄禋祀自郊徂宫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傳云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箋云宫謂廟從郊至廟然則大雩兼祭天地宗廟徧及羣神司徒荒政十有一曰索鬼神謂修廢祀所謂靡神不宗而後世之議禮者以爲雩惟祀上

帝[illegible]祀[illegible]君[illegible]之命[illegible]矣[illegible]也惟天子則然於[illegible]魯之雩祀亦然則不能無疑焉穀梁謂時非大旱則不雩大旱乃雩故曰大雩且雩者乃請於上公非上帝也愚謂魯得郊天雩壇在南後世改在東非是君親帥羣臣而請蓋請於上公以達上帝云爾雩索鬼神靡神不舉故以大名豈必雩帝然後謂之大哉大水用攻大旱用說春秋繁露曰大水者陰滅陽卑勝尊也故鳴鼓攻之朱絲脅之大旱者陽滅陰尊壓卑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公羊謂救水以鼓衆非攻也而考異郵分旱爲四部一雩禮一禱禮一旱不爲災一旱氣所由備見月令孔疏故不著

莊公

元年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公羊傳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何注禮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其言桓公何追命也

穀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

僖公

十一年傳春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illegible]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乃惠公夷吾也王於之故復賜命）受玉惰（執玉卑拜不稽首）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何以長世

二十八年傳五月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侑（侑以束帛）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文公

元年夏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左傳王使毛伯衞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

公羊傳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

成公

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

左傳秋召桓公來賜公命

公羊傳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

穀梁傳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也

襄公

十四年傳秋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十二年靈王求后于齊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故十四年先賜之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靈公名）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舅敬之哉無廢朕命

昭公

七年傳秋八月衛襄公卒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竹書殷祖乙十五年命邠侯高圉盤庚十九年命邠侯亞圉）

右錫命七見於經者三見於傳者四

古諸侯受命於王皆於王所是爲寧侯謂有功德之侯不屬于王所者是爲不寧侯謂無功德而有辠之侯然則不屬于王所而假然在國受命於王者皆無功德而存辠之侯也覲禮天子賜舍之辭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侯氏受舍於朝乃廟門外之朝侯氏入覲出遂行三享三享畢告聽事禮成降出天子賜侯氏以車服侯氏迎於舍門外再拜路先設西上四馬次車而東重賜無數在車南使者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侯氏降北面再拜稽首大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使者出侯氏送再拜此天子錫命諸侯受命有如此者其見於詩則小雅瞻彼洛矣大雅采菽韓奕皆錫命諸侯之詩也諸

侯世子除三年之喪來見天子猶未爵命而服士服故瞻彼洛矣之首章曰韎韐有奭韎韐者士之祭服之韠而采菽諸侯來朝曰赤芾在股此諸侯既受爵命得服赤韍然則未爵命而君其國者皆服元士之服歟路車乘馬玄袞及黼即覲禮所以賜侯氏者又曰彼交匪紓天子所予言以時來見非有解怠紓緩之心天子是以賜予之而韓奕乃韓侯入覲其詩首章曰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其卒章曰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則知未入覲之先已策命爲侯伯矣且云王親命

之則凡王命諸侯皆親命也王錫韓侯[illegible]禮所謂重賜無數在車南者古之錫命諸侯見於[illegible]者又如此若夫諸侯薨天子追命則無聞焉惟周官大史大喪讀誄小喪賜謚小喪謂諸侯喪其卿大夫之喪則小史賜謚讀誄蓋賜謚必有誄辭皆大史賜之小史讀之春秋傳昭七年衛襄公卒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之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此誄辭也然則諸侯薨天子追命蓋賜謚讀誄歟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公羊謂命者加我服穀梁亦云生服之死行之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愚謂死而加服乃襚耳非命也錫命者錫之誄辭王之誄辭亦曰命所以尊之故小史讀之曰誄天子賜之曰命桓公生不朝死乃命故特書以示譏文元年成八年天子皆來錫命未聞文成二公入覲于王惟成十三年一如京師而已故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言天子命諸侯有往受而無來錫其論甚正或引漢時郡縣之吏加爵賜金皆來錫而未嘗往受以駁穀梁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周官大宗伯王命諸侯則儐鄭康成曰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司几筵凡大朝覲大饗食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儐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諸侯爵祿其臣則於祭焉祭統所謂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是也古者襃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敢專說者謂王命諸侯不必在祭日特設祭以命之故洛誥王命周公後文武各一牛此特祭以命之之禮未有諸侯不順命于王所而王遙使以命之者穀梁正論蓋傳自仲尼之徒矣古者天子立則輯瑞諸侯薨則歸圭故虞帝受終文祖輯而復班諸侯諒闇三年更加爵命春秋天子不輯瑞諸侯不歸圭傳稱僖十一年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受玉惰我不知所受何玉也典瑞治德結好則以琬圭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者執琬圭以致命焉晉惠及文成二公未聞有德王來錫命亦執琬圭以致之皆非禮也唐風無衣武公始并晉國爲之請命乎天子天子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說者謂武公厚賂周僖王僖王乃賜之命故詩人刺之然則春秋三錫命豈可謂之禮哉

隱公

七年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傳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六年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公羊傳其稱弟何母弟稱弟母兄稱兄

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接於我舉其貴者也

桓公

三年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傳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春秋致女士昏禮所無足以補其闕俗儒趙匡斥爲穿鑿妄誕）

十有四年夏五（闕文）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案傳夏五乃衍文非闕文）

左傳夏鄭子人來尋盟且修曹之好（鄭有子人氏以字爲氏也是年春公會鄭伯于曹）

宣公

十有七年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左傳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孔疏云公之母弟見于經者鄭段魯公子友衛叔武實母弟而不稱弟唯公子招昭元年稱公子八年稱弟弟更親於衆公子也母弟見于經者二十而傳之所發六條而已使夫稱弟不同反謀弟段去弟身爲謀首推此而親則秦伯之弟鍼陳侯之弟黃衛侯之弟鱄出奔皆所以辠其兄陳招宋辰亦稱弟者所以辠其弟也）

穀梁傳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

成公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左傳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

襄公

二十年秋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左傳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書曰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辠也

穀梁傳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二十有三年陳侯之弟黄自楚歸于陳

左傳陳侯如楚公子黄愬二慶于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黄

二十有七年夏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左傳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孫林父）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衛獻公使子鮮爲復辭敬姒强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此所謂鱄實使之也子鮮與獻公皆敬姒之子故左氏謂之同母弟而宋人力攻之異哉）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公羊傳獻公歸殺甯喜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

將濟于河挈其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視彼雉（何注云獻公雖因喜得反誅之小負未爲大惡而鱄深以自絶所謂守小信而忘大義也）

穀梁傳專（即鱄）喜之徒也專之爲喜之徒何也已雖急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弒其君是亦弒君者也專其曰弟何也專有是信者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織絇邯鄲終身不言衛專之去合乎春秋（鄭康成曰專與甯喜約納獻公公由喜得入已與喜以君臣從事矣春秋撥亂重盟約獻公背之而殺忠於已者是惡而難親也專懼禍將及見幾而作合于春秋不亦宜乎）

三十年五月天王殺其弟佞夫（佞夫靈王子景王弟）

左傳初王儋季卒（靈王弟）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慼而願大寵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蔿逐成愆成愆奔平畤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

佞夫辠在王也

穀梁傳諸侯且不首惡況於天子乎君無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耳天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

昭公

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左傳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五月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辠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

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

公羊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爲仕諸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左傳見前

穀梁傳鄉曰陳公子招（元年）今曰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云者唯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

二十年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公羊傳母兄稱兄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

定公

十年冬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彄出奔陳

十有一年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左傳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地與辰皆宋景公弟而辰獨稱弟者其母弟也）

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公之母弟）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寵向魋故

也

穀梁傳宋公之弟辰未失其弟也及仲佗石彄公子地以尊及卑也（地乃辰兄仲佗石彄亦非卑者此穀梁不知其事而以意說）

十有四年秋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孝弟仁之本莊子曰仁道大矣孝不足以言之謂仁道所包者廣孝乃仁之端未可謂之本非也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其爲語辭宋儒求其說而不得遂訓爲仁猶行仁則孝弟非仁之本乃行仁之本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仁道固大孝弟之道豈小哉大

孝謂之大仁不孝不弟謂之不仁以孝弟爲行仁之本則孝弟與仁歧而爲二矣且孩提之子烏識所謂行仁而無不知愛其親也然則孝弟也者根於性出於天不學而能不言而喻此天之所與我者受中以生得之最先者歟仁之未發者曰本發者曰端親親之仁其端先見於孝弟君子觀其端則知其本故曰孝弟仁之本商之夷齊二子兄弟俱逃衛之伋壽二子兄弟爭死皆所謂求仁而得仁者也伋壽之死衛朔搆而成之故孔子作春秋深惡衛侯朔兩斥其名而錄二子乘舟之詩于古讀其詩而悲之以爲天倫不滅一在首陽山一在莘孝道所謂親親之仁其端先見於孝弟者以此由是推之爲仁民廣之爲愛物舉斯心而加諸彼所以擴充其親親之仁而仁遂覆被乎四海自古治天下國家者惟尊賢親親二者而已春秋尊賢故譏世卿親親故重母弟兄弟皆親也曷爲獨重母弟哉曰非此之謂也先王制禮本乎人情故父謂之至尊母謂之至親兄弟皆親尤親於母弟豈謂母弟獨親乎天下惟有仁與不仁兩塗仁之中有至仁焉不仁之中有至不仁焉仁之中有

至仁者匍匐而救凡民之喪不仁之中有至不仁者殘忍而殺同母之弟以爲人情所最不忍者而獨忍之則將無所不忍矣是故春秋於隱元年夏五月特書鄭伯克段于鄢段者鄭莊之母弟也非徒叔段不弟其實寤生不友故一則曰姜氏欲之再則曰夫人啓之彼尚不有於母又何有於母弟故既克母弟于鄢遂幽母氏于城潁而且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則親親之仁絕矣我故曰人情所最不忍者而獨忍之則將無所不忍此人倫一大變也故春秋謹而書之骨肉相殘曰克公

穀二傳以爲殺之左氏以爲難之（叔段出奔傳無實蹟）皆得克之之義俗儒趙匡以爲克者君克臣之名雖天子伐諸侯勝之亦曰克以此說春秋不亦妄乎（又駁左氏寘姜氏于城潁以爲誕妄趙匡之妄若此）春秋凡書弟者皆母弟左氏公羊皆云然穀之於經其說良是趙匡駁之以爲不可以訓此非駁傳乃駁經也以兩國言之則秦后子鍼楚子干比皆秦景楚靈之弟也春秋獨書秦伯之弟鍼豈非鍼爲母弟乎苟非母弟則皆稱公子亦春秋之達例歟以一國言之則宋公子地公子辰皆景公之弟也春秋獨書宋公之弟辰則地非母弟可知啓宣及叔肸同出敬嬴衛獻與子鮮同出敬姒故肸之卒鱄之奔皆稱弟此母弟之尤章明較著者故曰非駁傳乃駁經也爲此說者不知春秋之義本乎聖人之情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學者觀其辭則知其情亦得其義矣春秋聖人之情見乎辭者或盡其親或沒其親陳哀未爲不友故陳招特稱弟所以盡其親鄭莊狠戾不仁故叔段特去弟所以沒其親說者謂招殺兄子未嘗推刃於兄非也叔段何嘗推刃於兄哉陳哀縊死實招縊之非推刃於兄乎故盡其親所以惡招沒其親所以惡莊云爾說者又謂佞夫稱弟不聞反謀鄭段去弟身爲謀首然則宋辰據地以叛獨非謀首乎曷爲三稱弟也宋景無道以寵向魋故而其弟出奔仍入據蕭大爲宋患而春秋三稱弟者以鄭莊志欲殺弟宋景本無害弟之心而宋辰以憾而奔仍入而叛故稱弟以辠辰則去弟以辠莊盍信衛鱄出奔亦稱弟者罪鱄歟抑惡獻歟獻之歸國鱄之力也而以獻殺甯喜而出奔故何氏以爲守小信而忘大義然織絇邯鄲終身不仕賢於宋辰遠矣則春秋惡獻又何疑趙匡之論宋儒從之且爲之說曰先儒所謂母弟者蓋嫡子同母之弟公羊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經書衛侯之兄縶傳稱嬖人婤姶生孟縶又生元縶足不良故孔成子舍縶立元是爲靈公則是縶與元同母公羊以爲母兄有明徵矣皆嬖人之子非嫡也然則同母弟豈皆嫡子之弟哉宋儒好言義而不考其事與其文往往失之又云若以同母爲加親是不知人理近于禽道也天下豈有禽獸而知母弟者乎若鄭莊者誠可謂近于禽道矣愚故表而出之後之學者詳焉（宋儒謂孝弟非性性中曷嘗有孝弟來愚所未）

逹

桓公

九年冬曹伯使世子射姑來朝

左傳冬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

公羊傳諸侯來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歟在曹歟

穀梁傳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

十有五年五月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公羊傳其稱世子何復正也曷爲或言歸或言復歸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

僖公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傳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

公羊傳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何注春秋公子貫于先君唯世子母弟以今君錄親親也）

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左傳作首止）

左傳會于首止會王大子鄭謀寧周也秋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逃歸

穀梁傳及以會尊之也（公羊亦云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猶世世子也）

七年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左傳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公羊經文有鄭世子華）

左傳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

文公

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髡（左傳作頵）

成公

十有五年三月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襄公

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

齊世子光巳未同盟于雞澤

五年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繒人于戚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

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左傳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于滕

十有一年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傳稱九月案經七月同盟于京城北至九月復悉師以伐鄭）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二十有六年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左傳初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弃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弃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子）共姬與之食公見弃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元公）惡而婉太子痤美而很合左師（向戌）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爲大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遣之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而馳告公曰大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佐母）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

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左傳蔡景侯爲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弒景侯

昭公

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左傳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

辭以時祭衞侯辭以疾

八年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

左傳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

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也（案夏四月誘殺蔡侯般遂圍蔡秋諸侯之大夫會于厥慭謀救蔡也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明蔡是時已立友爲君矣故申無宇謂之諸侯公羊亦有未踰年之說）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不君靈公則曷爲不成其子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

無繼也惡乎用之用之防蓋以築防也

穀梁傳此子也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一事誌乎志所以惡楚子也

十有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左傳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公羊傳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弑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柰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爾

穀梁傳不弑而曰弑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卽止自責而責之也（公羊謂書弑以譏止書葬以赦止蔡景公亦書葬豈舍般哉止出奔晉此實事也穀梁得之師友傳聞并載其說）

定公

十有四年秋衞世子蒯聵出奔宋

左傳衞侯爲夫人南子名宋朝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我艾豭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來奔

哀公

二年夏（傳稱六月乙酉）晉趙鞅帥師納衞世子蒯聵于戚

右王太子及諸侯太子來朝會盟征伐或父在
出奔或復歸反正或父殺子或子弒父或殺兄
之子或執未踰年之君皆稱世子

古有國君世子生之禮告于君接以大牢三日卜士負之保受之大夫之妾士妻食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凡接子擇日謂三日之中必選其吉冢子則大牢非冢子則降一等及三月名子則君與夫人沐浴朝服皆立于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此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所以書于策也傳稱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之曰同宗婦卽所謂世婦抱子者其接之負之食之皆與禮合蓋三月命名于路寢且告廟而追書其子生之月日傳固明言以太子之禮舉之矣曷爲不稱世子而稱子孔疏以爲待其長大特加禮命如後世策拜臨軒初生之時未得卽稱世子豈其然乎春秋書子同生者謹其始書子般卒者慎其終一始一終皆稱子繫諸君父也推而上之雖王世子生及卒亦稱子書顧命曰乙丑王崩逆子釗於南門之外明王崩世子稱子天子然諸侯亦然其異者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傳稱賓之以上卿上卿者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繼子男之後僖八年洮之盟陳世子款繼許男曹伯成十五年戚之盟宋世子成亦繼曹伯而在齊國佐前與上卿同列蓋世子之未誓于天子者歟獨齊世子光八列於會盟征伐其五會皆繼子男之後則亦未誓于天子也其三伐則與子男同列一在滕薛上莒邾下二在衛曹下莒邾上故曰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春秋莒邾滕薛皆小國之君而滕薛尤微私屬于宋幾不成國光初先於滕薛後遂長於莒邾故公羊以爲驕蹇左氏謂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於師故先滕薛然則襄十年伐鄭齊崔杼亦從焉蓋世子在師雖國之上卿亦不序光先滕薛且長於莒邾者非驕蹇也實崔杼請于盟主盟主請于天王而誓之爲世子矣光之立也崔杼之力能立之亦能弒之春秋政在大夫其禍烈矣哉昭八年楚靈既誘殺蔡侯般遂圍蔡夏殺其君冬滅其國

而執蔡世子友父死子立猶未踰年依春秋之例當稱蔡子友曷爲仍稱世子公羊謂不成其子故不稱子蔡侯般弒父而自立楚子誅之則世子友乃誅君之子不當立故不成其子然則春秋書子某卒者成其子亦所以成其君也書稱子釗春秋亦當書子猛而變其文爲王子猛者以猛非適子云爾何以知猛非適子歟昭十五年王太子壽卒王立子猛傳無明文蓋自太子壽卒至是八年矣猶未建儲故經書天王崩王室亂蓋國本未立人心動搖王室之亂實萌於此春秋兩書劉單以王猛以者能左右之則王猛實劉單立之矣王子朝告諸侯之文曰王后無適則王猛亦非適子之弟也如王猛實適子之弟而王子朝以庶篡適晉士伯又何必立于乾祭問于介衆而後不納子朝之使哉說者謂子朝雖長其母賤王猛雖少其母貴母之貴賤則無間焉竊此存疑以待後學昭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傳稱許悼公瘧飲世子止之藥而卒蘇子由引律和御藥誤不如法者死蓋君父不可以言誤也然其義見於易愚於易說既言之矣易无妄之九五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許悼公病瘧所謂无妄之疾也又焉用藥且藥豈可試哉故孔子發明其義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藥能殺人試之而死藥殺之歟抑人殺之歟必曰人殺之況君父有疾尤宜詳慎亦以藥試之而死故君子被以弒君之名以戒後世之爲人子爲人臣者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傳稱蒯聵欲殺夫人南子而不果懼而出奔靈公盡逐其黨及靈公死夫人欲立公子郢郢曰亡人之子輒在遂立之明蒯聵出亡東宮虛位傳稱靈公遊於郊郢爲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則是靈公欲立郢仍未立而死衛之世子非蒯聵而誰故春秋一奔一納兩稱世子正其名所以惡輒之立也夷齊兄弟讓國孔子許其仁蒯輒父子爭國不仁甚矣孝弟根於性故不孝不弟謂之不仁宋儒謂孝弟非性性中無孝弟其不然乎其不然乎

僖公（案桓十二年冬衛宣公卒十三年春二月惠公在喪而行師不稱子說者謂兵革變禮非也其義見後）

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左傳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傳云在喪非謂未葬也未葬稱名既葬稱子惟公侯爲然伯子男在喪稱名故鄭忽雖既葬亦稱名此春秋遂例而杜預以邪說汨亂之不可以不辨康王在喪稱予末小子王曰小童猶小子云爾康王之誥傳稱既尸天子遂誥諸侯又稱予一人釗天子自稱名亦在喪之辭也）

穀梁傳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此說誤左氏在喪之說得）之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爲無哀矣（何氏注公羊曰宋未葬不稱子某者出會諸侯非尸柩之前故不名）

二十有五年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

洮

右衛文公既葬成公出會諸侯稱子

二十有八年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右衛成公出奔其弟叔武攝位受盟稱子序在鄭伯下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人秦人于温

右陳穆公卒經不書葬共公出會諸侯稱子亦序在鄭下

成公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晉景曹宣）

左傳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

右宋文公衛穆公卒未葬宋共公衛定公會伐鄭不稱子（案成四年鄭襄公卒既葬未踰年鄭悼公伐許不入例者蓋公侯在喪稱子伯子男在喪稱名春秋未有諸侯會盟征伐而稱名者辭窮則同故不入例）

十年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晉厲齊靈宋共衛定曹宣）

左傳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

右晉景公有疾立其子以爲君稱侯以伐鄭

定公

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或云諸侯在喪出會諸侯稱子以師行稱爵如其然陳懷

（公在喪而出侵楚是以師行也曷爲亦稱陳子哉）

右陳惠公卒未葬懷公會侵楚稱子序于衛下鄭上（宋僖三十三年晉文公卒未葬晉襄公敗秦師于殽稱人不稱子亦不入例）

王崩諸侯薨世子稱子某成王崩世子稱子釗莊公薨世子稱子般者繫諸父也父前子名屆于尸柩故未葬稱名既葬稱子文公既葬世子惡卒仍稱子而不名無所屈故不名猶在喪故稱子諸侯薨世子在喪而出會盟征伐或既葬或未葬皆稱子而不名宋桓公未葬襄公會諸侯稱宋子衛文公既葬成公會諸侯稱衛子者降其等也曷爲降其等春秋公侯爲一等（齊侯先宋公宋公先衛侯爲一等）伯子男爲一等（鄭伯先許男許男先曹伯滕子先薛伯爲一等）公侯在喪不敢當君位則降一等稱子伯子男在喪窮無所降直降稱名鄭伯寤生卒世子在喪而出奔不稱鄭子而稱鄭忽者以此若夫會盟征伐未有諸侯而生名者公侯伯子男在喪皆稱子辭窮則同故也春秋正名之義不明久矣杜預又以邪說汨亂之不可以不辨衛成公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曷爲不稱衛侯之弟武而直稱衛子衛侯不友故不稱弟而直稱衛子晉文及叔武亦不能無辠焉傳稱晉文公爲踐土之盟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衛武者叔武也次于魯僖長于蔡莊蓋晉文請於天王而命之爲諸侯矣王命諸侯故稱名及登策書仍稱爵而衛子次于鄭伯長于莒子非諸侯而何禮有子攝父未有弟攝兄衛侯使叔武受盟不聞使之攝其君之位乃進則與魯蔡同班退則與鄭莒並列叔武亦儼然受之而不辭雖無篡之志而有篡之嫌或訴元咺立叔武者非誣也說者以爲叔武無辠衛侯殺之如其然則春秋曷爲不書衛侯殺其弟武且叔武之死元咺訟于晉坐獄于王庭其事藏于周府徧告同盟布在諸侯之策君子修春秋而削之獨於踐土之盟直稱衛子非徒衛成不友抑亦叔武不臣聖人之情見乎辭矣公羊雖盛稱叔武之賢而以逐衛侯而立叔武乃晉文之辠衛之禍晉文爲之也不亦信乎三年之喪金革變禮僖三十三年晉襄公在喪而敗秦成三年宋共公衛定公在喪而伐鄭皆所謂金革變禮也古之行軍以喪禮處之（見老子）說者謂諸侯在喪出師變喪容之慘盛軍容

之飾則我未之前聞晉人猶服墨衰宋衛居然稱爵此何禮也是時伐鄭晉景主兵君子謂晉景奪人之親宋衛二子亦自奪其親不恕不仁甚矣成十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傳晉侯有疾立大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然則經書晉侯者大子州蒲也後之人疑之以爲左氏誕妄不足信父老而傳之子古之人有行之者矣故禮稱宗子之父蓋身爲宗子而其父猶存也且父在而傳位於其子在春秋以爲變在後世以爲常春秋有譏父老而子代從政者故晉侯在而立子以爲君直書之以示戒又何疑焉孟子善說春秋其說春秋也則曰其事其文其義其義在經其事其文在傳後世俗儒蔑傳而尊經則其事其文盡亡而其義亦亡矣名爲尊經而實蔑之何尊之有哉

桓公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孔疏大司馬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爾雅冬獵曰狩周之春正月即夏之仲冬也國內狩地是其常不書必于郎于禚蒐于紅及比蒲昌閒非常地乃書）

左傳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

公羊傳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何注夏不田者春秋制也以爲飛鳥未去於巢走獸未離於穴恐傷害幼稚故於苑囿中取之）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尒遠也諸侯曷爲必田狩一曰乾豆（第一殺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髃中心死疾鮮潔故乾而豆之薦於宗廟豆狀如鐙膘眦小扶了二反三倉云小腹兩邊肉說文云脅後髀前肉腢魚俱牛苟二反說文肩前也字林云肩前兩乳骨也）二曰賓客（第二殺也自左膘射之達于右髀達心死難故以爲賓客髀方爾步啓二反股外也）三曰充君之庖（第三殺也自左膘射之達于右髃中腸胃汚泡死遲故以充君之庖已有三牲必田狩者以爲已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牲逸豫肥美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爲田除害狩例時此月者譏不時也周正月夏之十一月陽氣始施鳥獸懷任草木萌芽非所以養微髃羊紹子小二反一作胘音賢）

穀梁傳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左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周禮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

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孔疏大蒐大閱公身雖在例不書公閱之常禮故也昭十八年鄭人簡兵大蒐在城內此非田獵亦在城內可知）

左傳秋大閱簡車馬也

公羊傳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何注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

穀梁傳大閱者何閱兵車也修教明諭國道也平

而修戎事非正也其日以爲崇武故謹而日之蓋

以觀婦人也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左氏無傳或云火田）

公羊傳焚之者何樵之也樵之者何以火攻也何言乎以火攻疾始以火攻也咸丘者何邾婁之邑也

莊公

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禚二傳作郜）

公羊傳公曷爲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

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爲卑公也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

八年春王正月甲午治兵

左傳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孔疏釋天云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孫炎云出則壯者在前故曰尚威武入則老者在前故曰反尊卑此治兵于廟軍旅之衆廟不能容蓋告于廟習于巷也）

公羊傳祠兵者何（治公羊作祠）出曰祠兵（殺牲饗士卒）入曰

振旅皆習戰也（入嫁於廢故復振訊）

穀梁傳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

昭公

八年秋蒐于紅

左傳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

穀梁傳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葛一作褐）（質椹也槷門中臬）流旁握（四寸爲握車兩轄頭爲旁）御擊者不得入（擊古帝反挂也又絓也挂戶卦反又音封礙也）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于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穀梁以秋蒐得正欲見以正刺不正）

十有一年五月大蒐于比蒲

左傳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九月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

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范甯注穀梁謂時有小君之喪不譏喪蒐者重守國之衛安不忘危）

二十有二年春大蒐于昌間

穀梁傳秋曰蒐此春也其曰蒐何也以蒐事也

定公

十有三年夏大蒐于比蒲

十有四年秋大蒐于比蒲

哀公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左傳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公羊傳狩者何薪采者也薪采則微者曷爲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爲大之爲獲麟大之也

穀梁傳狩地不地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麟也

右大閱一治兵一焚一狩三蒐五凡教民習戰國之常事不書非常乃書（天王狩于河陽不入例）

周禮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春振旅辨鼓鐸鐲鐃之用其田以火弊夏茇舍辨縣鄙州邑之名其田以車弊秋治兵辨旂旜旐旟之號其田以羅弊冬大閱戒衆庶修戰法其防尤廣其禮尤嚴較三時爲大故以大名其田以徒弊此四時之田皆所以教民習戰且致禽獻禽春祭社夏享礿秋祀方冬享烝皆國之常事也故四時之祭禴祀烝嘗四時之田蒐苗獮狩春秋皆不書必有故然後書桓四年春公狩于郎周之孟春夏之中冬也狩得其時曷爲書于策哉左氏謂書時公羊謂譏遠何氏謂諸侯田狩不過郊其意以爲狩雖得時而郎在郊外故譏之古者田皆在野野有險易虞人芟除以爲防爾雅郊外謂之野何氏乃云狩不過郊豈其然乎昭九年冬築郎囿左氏亦以爲書時不譏其遠爲公羊之學者皆以爲夏不田取之苑囿則似郎囿非遠地桓十年來戰于郎公羊又謂郎近乎國戰則言近狩則言遠學者惑焉愚謂桓狩于郎莊狩于禚禚遠而郎近郎正而禚不正春秋欲以正刺不正故書于策非

識其遠也孔疏謂大野乃魯之狩地猶鄭之原圃秦之具囿哀十四年西狩于大野得其地故不地又何所據而以大野爲狩之地乎且郎在高平方與縣東南大野亦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孰遠孰近必有能辨之者桓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莊八年春王正月甲午治兵即周禮中冬教大閱中秋教治兵歟非也左氏謂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何氏謂三年大閱五年大蒐然則二者皆三年一行國之常事而特書之者大閱防齊難治兵欲圍郕也曷爲防齊難齊與紀皆魯舅甥之國齊欲滅紀

紀來諮謀公爲之請婚於王故八年遂逆王后于紀至十年三國來戰齊獨主兵非以魯曲爲紀謀背於齊而黨於紀歟不然齊饒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雖怒齊人焉肯以燕師助之哉桓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左氏無傳公羊二家謂之火攻且以咸丘爲邾邑則不然咸丘魯地在大野之南周二月夏之十二月昆蟲既蟄而以火田未爲時失曷爲書而譏之禮云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皆教民習變之事周官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從之鄭司農謂三月本昏時心星見于辰則出火九月本黄昏心星伏在戌則內火本者星之本位見與伏皆據月半後而言鄭康成謂祭社是中春蒐田之禮中春以火田至季春火出民乃出火然則出火在季春火用在中春十二月非其時故譏之說者謂出火乃陶冶之火若田獵則自冬至春皆得火田故爾雅曰火田爲狩愚謂羅氏蜡作羅襦謂罔羅禽鳥鄭注以漢法證之云今俗放火張羅其遺教則似冬田亦得用火衆說雖

殊當以周官爲正春蒐火弊國之法也且國失火野焚萊皆有刑罰除陳生新牧師焚牧亦在孟春苟非其時失火有罰放火有刑十二月焚咸丘是爲野焚萊非時放火已違火令而廣原大澤盡燎爲灰不仁甚矣故謹而志之云爾說者謂春秋書蒐五皆在昭定之世自蒐紅之後大蒐于比蒲一間一又連歲于比蒲者再獨異于它公乃見二公在位君不得有其國而奪於大夫大夫不得專其政而制於陪臣各恃兵威以爲强假大蒐之名陰擇其材力之可任者以植私黨使國人莫敢

睥睨終於不可制蓋傷公室削弱疾臣下恣横也愚案成二年戰于鞌魯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四卿並將則魯舊有四軍至襄十三年作三軍三家三分公室各將一軍及昭五年舍中軍三家四分公室季氏兼將二軍孟孫叔孫各將一軍仍舊四軍盡屬三家而公無一旅一卒之衛矣故冉求謂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之車亦足以敵齊之衆也春秋五書蒐皆在昭定之世獨異於餘公者以此然謂蒐不言公者政在三桓則失之大蒐猶大閱桓六年大閱亦不言公豈政在三桓哉春秋惟狩言公餘則否避不辭也（若云公大閱公大蒐則不辭）

半農先生春秋說卷十五終

奉直大夫翰林院侍讀學士紀錄二次半農惠公墓誌銘（并序）

吾師侍讀學士惠公以乾隆四年移病告歸又二年三月考終於里第其八月孤子棟等以公與元配朱宜人合葬有日謁超曾出公之門知公行誼爲最悉親奉其行狀屬銘公蓋惟公一生學行爲海內宗仰士君子知與不知聞公名皆翕然推服無異詞者超曾親炙公二十餘年聆公緒言餘論見公行已立身乃知公之學非

一世之學公之行實有高世之行也公承樸菴硯谿兩公之後以古學世其家自少篤志經術及官翰林公餘之暇日手一編孜孜矻矻無須臾之間迨其晚年學益精粹造乎大醇著易禮春秋諸說大抵以經爲綱領以傳爲條目以周秦諸子爲左證以兩漢諸儒爲羽翼信而好之擇其善而從之疑則闕之遐搜博攷極深研幾無所不通無所不貫蓋五經自周秦以後儒分爲八七十子之流風未沫漢當絕續之交去古未遠屋壁所藏女子所獻老生所口述尙得其實歷漢四百餘年授受源流各有家法至東晉而其學始亡自是以後舊聞放失俗師失讀人用其私公獨倡絕學於數千百年之後蔚然一代儒宗使雅言古訓粲然復明於世滌濫袪餘猶足沾溉後學故曰公之學非一世之學也迹公之行其大端有四曰持品端嚴曰律身孝友曰取士公明曰居官廉勤公少倜儻風槩非常許與氣類迥輒傾倒見爵位而無實者夷然不

屑及官禁近侍

輦轂特立獨行絕去依附病告里居不見長吏不以書記干當事子弟應試雖故舊門生爲主司同考者不以一言屬也其持品端嚴如此公善事親先意承志能曲發其歡心太宜人徐嘗抱疾衣不解帶者累月奉兩親之諱盡哀盡制同產兄罹患力爲營救不避僨仆有脊令急難之風其律身孝友如此公之視學粵東也頒行條約以通經爲先務令諸生誦習五經三禮三傳

拔士歲餘士皆鳧藻雀躍專事經書其爲文章
蔚皇婷麗數科以來舉於鄉捷於春官者大率
公拔識士論者謂文翁之化蜀郡張霸之治會
稽不能絕也先是公嘗兩入禮闈一主鄉試得
人最盛平日汲引士類經品題者並顯名於世
公之公明洵不可及矣公素勵志節取與不苟
通籍後閉門埽軌非德不交屢持文衡却苞苴
杜請寄始終皭然如白圭振鷺纖塵不汙在粵
東時又嘗懲鎗手頂替之習一日發十五人奸

粵人咸詫爲神明其後于役京江親自巡功贊
城操表寒暑不輟公之居官可謂廉而勤矣公
有高世之行又輔之以經術嘗以學問人品受
知
聖祖仁皇帝兩次擢對居第一司文衡充祭告皆不由
常例出自
殊恩
世宗憲皇帝御極復以中允超授學士官學政時又嘗
以題補官員事蒙

俞旨格外准行
今上即位仍列清班兼領著作
三朝恩遇有加無已公之遭逢不可爲不盛亦由公積
學力行有以致之昔賈誼董仲舒爲漢賢臣官
不過傅相其後魏弱翁爲丞相以誼仲舒所言
奏請施行奉爲故事後世以爲美談公才侔賈
董官實清華他日史官論譔以品則名臣也以
績則循吏也以學則儒林也名德未湮遺書具
在安知後人不有引爲故事而見之施行者乎

嗚呼此公之所以不朽也公所著咏史詩一卷
南中集一卷宋茀集一卷歸耕集一卷時術錄
一卷入海集四卷詩法盛唐文宗西漢少時讀
廿一史皆手自抄寫惟不曉天文樂律後遂窮
究二義著交食舉隅二卷琴篴理數考四卷公
經說皆成於晚節有易說六卷禮說十四卷春
秋說十五卷大學說一卷其立言之旨詳見行
狀茲不具書公諱士奇字天牧自號半農居士
其先陝西扶風人始祖元祐自關中徙洛陽爲

宋儒尹焞高弟靖康末以文林閣學士扈高宗蹕如臨安居湖州大全港以直節稱生善分爲四支曰四七曰廿一曰三八曰小一公三八支後七傳至倫始遷吳縣東渚郁五傳至公高祖百歲翁諱洪曾祖諱萬方祖諱有聲明歲貢生考諱周惕康熙辛未進士翰林院庶吉士累贈奉直大夫翰林院侍讀妣徐太宜人公生有異徵考夢東里楊文貞公來謁已而公生遂以文貞名名之十二歲能詩有句云柳未成陰夕照多爲先輩激賞二十一補校官弟子康熙戊子中鄉試第一己丑中會試第十六
殿試二甲十六館選庶吉士丁內艱壬辰服闋授編脩癸巳乙未兩次分校禮闈己亥祭告炎陵舜陵庚子主湖廣省試提督廣東學政雍正元年癸卯留任四年丙午補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陞翰林院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己酉奉
旨脩理鎮江城垣辛亥以産盡停工罷官乾隆元年乙卯吏部帶領引

見奉
旨以講讀用丙辰補翰林院侍讀戊午告歸公生康熙十年辛亥八月得年七十有一配朱宜人隱士諱宗昌長女少端重不妄言笑事徐太宜人以孝聞佐公持門戶四十餘年婦道母儀宗黨以爲法式先公卒子七人繩祜棟繩祖繩傑嗣公從弟士權後皆朱宜人出繩臣周氏出繩楠繩深范氏出女二人長朱宜人出次范氏出撫女二人公從兄子及甥也孫十一人承壽嗣公同產兄長子繩正後承金承輔承學承珏承緒泰承德承跗承夢承咸孫女三人嫡孫承輔將以十一月十九日奉公柩與朱宜人合葬吳縣廿二都七圖冬字圩祖塋之次超曾獲厠公門下聞公之喪也思得以一言報公九原因不辭諸孤之請而爲之銘曰

公之先人文林學士數百年來公復其始才掩群雅學富三冬裒然舉首遂捷南宮持橐簪筆從備

顧問[illegible]宗文衡矢公矢慎掄[illegible]丹徽式廓起衰[illegible]

弓謙字文武從宜公際泰運受恩

班神摳對異數頻叨越例題補

聽

著於甲令惟公授受三世傳經元元本本公

集其成公之著述載之兼兩公之孝友百城圖

象七十年至賦歸去來歲逢辰巳哲人其萎維

型攸寄一旦騎箕後生誰倚祁祁賢

史先公而歸厥既得卜未

無近悔鑱我銘辭國史是采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吏部尚書署理江南江

西總督印務加二級紀錄八次受業門生楊超

曾頓首拜譔

春秋集傳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宣城劉景韓
長安趙展如
中丞鑒定

春秋集傳

邑後學余家鼎謹署

光緒乙未中秋開刻

春秋集傳序

聖人之道猶日月之經天無人不知亦無人不仰者也乃春秋自左氏公穀因事繫傳後學者潛思精究漢唐宋元以來說者林立往往互相援擊彼是而此非或反因深以致晦是道在邇而求諸遠也不甯惟是說易說詩亦莫不然夫人生不過此日用倫常而已聖人之意亦不過於使人明日用倫常而已何有於鉤深隱微而用此紛紛焉也門戶立而奮爭之心起名之所在不惜詭辭曲說以求其必勝馴至使後之人判文與行為兩塗而道愈不明於天下說經者但勦襲傳會以欺一世而

盜虛聲人見其實之不足以有為也於是反以學為可笑而相戒置之於不顧嗚呼是誰之過也先生此書集諸傳而折衷之隨時順理因事處宜寧淺毋深寧直毋曲寧闕毋鑿自序詳之矣至其筆之書取簡當有法令人一讀即首肯心領又非從來說春秋者所能及是詎非所謂無意於為文而後乃成至文者耶學苑之榛蕪也久矣急科名者忘事功談經濟者務時尚不知聖人之所以正人心者亦因其固有而發明之爾詩不云乎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因勢利導至易易耳舍本逐末乃愈趨而愈棼經術不明之故也然則揭日月而昭倫常

舍先生此書吾誰與歸哉刻既成因序而引之學者反覆而詳味焉於聖人之道思過半也已光緒乙未冬十月鄉後學吳引孫福茨甫弁書於四明權署之葵向齋

春秋集傳目錄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戡園
婺源汪　紱雙池纂　後學宿松徐　曾皖樵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邑戴　彭景筠

卷之首
序文　綱領
總論　列國編年總譜
諸國興廢　災變總說
列國分壤圖說　紀時總說
春王正月考異
卷之一
隱公
卷之二
桓公
卷之三
莊公上
卷之四
莊公下

卷之五
閔公
卷之六
僖公上
卷之七
僖公下
卷之八
文公
卷之九
宣公
卷之十
成公
卷之十一
襄公上
卷之十二
襄公下
卷之十三
昭公上
卷之十四
昭公下

卷之十五
定公
卷之十六
哀公
卷之末
哀公附左

後學　仁和汪鳴皋蘭生
青陽鮑瑞華吉甫　校刊

敘

春秋魯史也聖人脩之而孟子謂之曰作誠以大義微辭聖人所獨斷而非徒記載之文也然謂魯史舊文而斟酌其是非以垂後世之法聖人然也謂逐句逐字而改易增損之以某字爲褒某字爲貶使後世之人多方以求合而莫測其意之所存聖人當不盡然也竊謂魯史舊文亦非漫無矩矱其間如內不書弒公出書孫之類皆舊史遺法與晉乘楚書各異是爲周公之典故韓起來聘見魯易象春秋而曰周禮盡在魯矣第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史不一手文有煩簡得失之殊於是仲尼脩之以復周公之舊其

有特筆斷自聖心則如春正書王河陽書狩桓正不王定元無正稷成宋亂澶淵宋災故之類是爲直著譏貶大義昭然無勞曲說也其餘則不過屬辭比事是非功罪按事可考而勸懲已寓乎其中但於今舊史不存無從考據而知其何者爲孔子之所筆削矣唯左氏記事詳明故讀經必以左史爲案公穀二氏所述之事見聞異辭難足據矣然左氏所斷之辭所發之例實多於理背謬確有不可從者公穀辭義甚辨而各以其意揣度聖心則得之者半失之者亦已過半矣迄漢唐宋諸儒適各是其所是或援此以擊彼或合異以爲同朱子謂聖人心事正大光明必不

如注疏家之穿鑿蘇氏謂諸儒說春秋多似舞文之獄吏不有然哉程叔子傳胡氏多宗用之胡傳大義炳朗辭氣昌明遠駕漢唐諸儒之上而三傳得所折衷矣然立義時或迂疏而辭旨每多煩複如元年而責以體元之義周正而冠以夏令之時齊桓首倡伯業多爲曲護之辭魯桓兩闕秋冬何與誅賞之柄衞伐無虧豈眞忘德魯珍季子未必能賢以常情待晉襄以王事責秦穆書法不太曲乎責晉厲之不君於欒書無貶辭何辭不達意也是亦以胸有成見加之附會而逐字求深過泥之故失之故朱子亦時於胡傳有不滿焉迄迺大全所載宋元諸儒議論亦多可

補胡氏之闕而要之各出意見得失相參在鄙意嘗思有所折衷而未敢率爾珥筆也然存心亦有年矣今功令一遵胡氏治春秋者不敢少出己見又場屋命題多所忌諱迺記取冠冕數題略撮胡左大旨持以應試雖經文且不曾偏讀況胡傳乎夫經降而從傳傳降而爲時文時文又降而爲勦襲而尙詡然以經生自鳴也不亦羞乎予甚憫焉謂欲以發明經意自當求之於經通經以傳爲階自當博綜於傳傳之立義各殊自當折衷於一一無可執斷之以理理無常是衡之以中中無定體參之以時時有不同案之於事聖人之道時中而已隨事順理因時處

宜春秋筆削不以是乎是以敢斟酌四傳而去取之時或斷以己意甯淺而毋深甯直而無曲序事必綜本末論事必於周詳有疑則甯闕毋敢鑿也其所取用不過數家足以發明經義而止餘俱從略不欲其煩匪矜博故也明初始定科場功令春秋四傳並用成祖而後乃獨用胡傳然迄今命題亦未嘗不兼主左氏則合四傳而斟酌焉於功令似亦無所背抑紱之輯是書要非爲場屋命題使士子作時文故也但春秋爲朱子所難言予小子何堪僭妄然朱子於春秋既未遑及則繼朱子者尤不可以無人茲所去取實一宗朱子之意紫陽可興當亦不予過謫則揆之孔子之意或亦不相抵牾也朱子作易本義祇以易爲卜筮之書愚於詩經詮義之著也亦祇欲人以作詩之法讀詩今之於春秋也亦然人之讀春秋者其卽以讀史之法讀之焉沈潛而反覆之以論其世鑑空衡平將聖人筆削之深心時或遇之自可以無事深求也矣時

乾隆乙丑仲秋朔旦婺源汪紱自敘

漢何休注公羊傳序

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時加讓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爲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爲公羊可奪左氏可興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此世之餘事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余竊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

（按公羊學最先出漢儒傳之者衆而濡習者久故何邵公墨守公羊而膏肓左氏爲說如此亦偏私之見矣然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此語於後世尤爲箴砭至言而其文亦古朴簡奧於公羊氏亦相稱也）

晉杜預注左氏傳序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

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卽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桓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於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潁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

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宏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卽平王也所用之歷卽周正也所稱之公卽隱公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我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彰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於反袂掩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杜預此序看左傳甚得要領最可喜者是優而柔之數語深得讀書之法朱子曰周禮外史達四方之志苟非國各有史外史焉得而周知四方之事又曰周禮二十五家爲閭尚有閭史則國之有史可知杜序首段不可易也其論左傳一段亦至明允惟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此左氏之說恐未可據所謂感麟而作故文止於所起雖則杜氏之見在司馬遷爲說已然然亦未確也）

晉范甯注穀梁傳序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弒逆篡盜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化而遷陰陽爲之愆度七曜爲之盈縮川岳爲之崩竭鬼神爲之疵癘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愼厥行增脩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覩滄海之橫流迺喟然而歎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興之者在己於是就太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脩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國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於是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頹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襃寵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

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宏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爲經之旨臧否不同襃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文公納幣爲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爲合正以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昏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窺也以妾母爲夫人是適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彊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而漢興以來瓌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之辯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升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迴軫頓駕於吳乃帥門生故吏我兄弟子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注公羊則有何嚴之訓釋穀梁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於是乃商略名例敷陳疑滯博示諸儒同異之說昊天不弔泰山其頹匍匐墓次死亡無日日月逾邁跂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從弟彫落二子泯沒天實喪予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姓名名曰春秋穀梁傳集解

（有騈儷習氣文未免渙散○王之爲風黍離自是風體也不然孔子刪得而降之○辨三傳之失唯仇讎可得而容句稍不切情實餘皆諦當○左氏之失正在豔而富穀梁卻多端正然無深論公羊之失亦正在辯辯而多鑿大抵說春秋者每以鑿失之）

程傳序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出有天下者雖欲效古之迹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繆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之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顔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襃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咸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

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亦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有宋崇甯二年癸未四月乙亥河南程頤正叔序

（按程子此序主意在行夏之時四句雖程子之意深遠非後學所可窺然以春秋之書春王正月爲孔子志在夏時則似殊牽強朱子云胡文定說春秋謂春秋所書仍是周正子月子月非春但孔子特以春字冠之以寓夏時之志如此則孔子脩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事止證得一個行夏之時矣○春秋百王大法如役民不以時及非時舉事者皆備書示戒而丹楹刻桷則書杞用夷禮稱子獻六羽則書初如此之類是亦夏時殷輅周冕韶舞意也○春秋其實止是魯史但史筆謹嚴經世大法自寓其中耳朱子作易本義止以易爲卜筮之書可知說春秋者亦止當以春秋作史書看也）

胡傳序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耳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子發明宗旨目爲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爲己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己所當敘五禮弗庸己所當秩五服弗章己所當命五刑弗用己所當討故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己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

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敘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襃而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旣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蓋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耳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爲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

理日消其效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於斯時奉承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爲之說以獻雖微辭奧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畧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胡傳多有爲之言故此序亦鋪張揚厲娓娓不能自止但於中實多過火之語傳中亦每每如此○春秋天子之事只以救天下之亂爲心便是以天子之事爲事不必眞以南面之權自予也如大學說治國平天下中庸言天地位萬物育孟子談王道此便都是天子之事不但止春秋然也○文定以春秋爲窮理之要敍謂先須窮理然後可看春秋理有未達未可以讀春秋也理有未窮而欲以春秋窮理則用意深求穿鑿之患必由是而生矣○春秋固是惇典庸禮命德討罪之書然於中亦難以勉強分析不必將逐句逐字看得用意其最分明處如正月書王河陽稱）

（狩此典禮分明處成宋亂宋災故之類此討罪分明處他如翬去氏而僑如不去氏季友來歸書季子之類傳者用意推求亦恐杜卻止爲經書季子便極口出脫季友之賢以經書秦人伐晉晉侯伐秦便揣摩出謂聖人以王事責秦穆以常情待晉襄以公穀經書叔孫舍至自晉便將叔孫說得如許完名全節此都將聖人忒看有心而不審事情忒將一字襃貶認眞故也又經於齊桓事本少有許可胡傳以經書齊人便都說是將卑師少此亦私意周旋齊桓也蘇東坡謂後儒說春秋乃深文獄吏耳不誠然哉○朱子謂胡傳如對策問相似要於一事中大作議論搬運典故此序大意祖述七家便於七家之語亦欲塡寫個盡與傳中亦大概如此然往往有辭不達意處正以其好用議論大作勢頭之病故也）

春秋綱領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甯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莊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辯（議而不辯四字深得春秋之法）

又曰春秋以道名分

董子曰昔者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又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

又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弒之罪故春秋禮義之大宗也

文中子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舍是則無所取衷矣

又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此語未詳所謂其以爲文成麟至乎抑以爲感麟而作乎以爲文成麟至則被獲非祥也以爲感麟而作則程子曰麟不至春秋豈不作乎）

邵子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罪而學春秋則大意立矣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四國者也有罪者亦未有大於四國者也不先治四國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之心矣（此數語至精要）

張子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爲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春秋大義有甚明處亦人人可知先儒說春秋者則每求深以失之故鑿之一字先儒率多未免）

程叔子曰五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

又曰五經如藥方春秋猶用藥治病

又曰春秋一句卽一事是非便見於此乃窮理之要學者只觀春秋亦可以盡道矣（春秋難看程子學力已到故其言如此學者要須先通他經而後治春秋可也）

又曰春秋傳爲案經爲斷（按經亦未便是斷但是非明白無所回互其是否可由以定耳）

又曰春秋之文一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無大小莫不書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力也

又曰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韓子之言深得其旨

胡氏曰學春秋者必知綱領然後衆目有條而不紊自孟軻氏而下發明綱領者七家（卽上七子之說）今載其精要之辭於卷首智者卽辭以觀義則思過半矣（此胡氏作傳之大旨）

又曰傳春秋者三家左氏敘事見本末公羊穀梁辭辨而義精學經以傳爲按則當閱左氏玩辭以義爲主則當習公穀然皆互有得失至晉杜預范甯唐啖助趙匡此數子者用力甚勤時有所取雖造宮牆之側幾得其門而入要皆未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也故不與七家之例七家所造固自有淺深獨程氏嘗爲之傳然其說甚略於意則引而不發欲使學者愼思明辨自得於耳目聞見之外者也故今所傳事按左氏義採公穀之精者大綱本孟子而微詞多以程氏之說爲證云

朱子曰春秋一發首不書卽位卽君臣之事也書仲子嫡庶之分卽夫婦之事也書及邾盟朋友之事也書鄭伯克段兄弟之事也一開首人倫便盡在

又曰春秋大義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皆是直著譏貶其

他大概止據事直書在那裏使後世因此去考見道理如何便爲是如何便爲不是若說道聖人當時之意說他當如此我便書這一字以褒之他當如彼我便書那一字以貶之則恐聖人不解恁地

又曰聖人心事正大光明必不如傳注家之穿鑿

又曰聖人作經直述其事固是有所抑揚然亦非故意增減一二字使後人就一二字上推尋以爲吾意旨之所在也

又曰昔楚相作燕相書其燭暗而不明楚相曰舉燭書者不察遂書舉燭字於書中燕相得之曰舉燭者欲我之明於舉賢也於是舉賢退不肖而燕國大治故曰不是郢書乃成燕說今之說春秋者正此類

又曰學春秋者多鑿後漢五行志注載漢末有發范明友奴家者奴猶活明友霍光女壻說光家事及廢立之際多與漢書相應某嘗說與學春秋者曰今如此穿鑿說亦不妨只恐一旦有於地中得夫子家奴出來說夫子當時之意不如此爾

又曰春秋今來大綱是從胡文定說但中間也自有難穩處

又曰胡文定說春秋高而不曉事情

春秋總論

天下之治亂本於倫紀倫紀正而天下治倫紀乖而天下亂矣周室之東也晉文有視師之命秦襄有小戎之勳夫豈不可爲治迺王師不西指於戎而外戍讎舅之家王宰不降德於民（語本內則）而下賵諸侯之妾（隱元年賵惠公仲子）桓王嗣立庇曲沃以伐其君（隱五年傳）寤生擅權假王師以得其志（桓二年鄭伐宋王師會之隱十年鄭以王師伐宋許）是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國人之交失其道而諸侯疇不效之此春秋所爲託始也魯隱託名居攝實則首叛王章王喪不奔不葬則上不君其君（隱三年平王崩）父喪改葬不臨則內不父其父（隱元年傳）翬帥師而徇其請則下不能於臣（隱四年會伐鄭翬固請而行）始盟宿而終渝平則外不信於友（元年盟宋於宿六年鄭人渝平）而徒探父之邪志自以能讓爲賢（奉桓爲太弟）又復久假不歸是惡睹其爲讓也鍾巫之及惡可道與（翬弑隱於鍾巫）春秋之始列國猶知有王故鄭忽在王所而陳桓以女妻之（隱七年傳）州吁未能和民則謀王覲爲可（隱七年傳）伐翼之師晉不能抗（即爲曲沃）繻葛之戰四國從王（桓五年陳蔡衞從王伐鄭）（討其不朝也）而鄭莊最強亦以其挾天子令諸侯之故乃寤生既挾王以自雄又叛王而自逞始則納質而交惡（隱三年傳）繼復射王而中肩（即繻葛戰）惟鄭既自貳於王故王靈益以不振而鄭失天子寵光亦卒以自困於晉楚使寤生篤桓武之

忠貞而鄭虢同心王室（鄭莊虢公同爲王卿士）則周室何遽不可有爲虞虢可以不亡（二國皆僖五年滅於晉）鄭亦不日趨孱弱矣故諸侯之肆鄭其罪魁而不識自貽伊戚也鄭既反復於王而魯衞宋齊陳蔡互相黨援以私爲報復弒君之惡始於衞魯（隱四年衞州吁弒桓十一年翬弒隱）繼及宋齊（桓二年宋督弒殤莊八年齊無知弒襄）君既不王於王臣亦不君其君莫之能討理勢然也桓莊僖惠非有大惡不仁而伈俔苟安綱淪法斁弒君之賊不討以討鄭之不朝鄭莊所以跋扈也（謂繻葛）王不能以和諸侯而諸侯自相朋比齊僖所以小霸也（隱公八年齊平宋衞於鄭也）救翼之舉不終而終命曲沃爲晉君晉獻所以啓疆也（隱五年曲沃叛王王伐曲沃莊十六年釐王命曲沃武公爲晉侯）鄭文有畏於齊而惠欲撫之以從楚荊楚所以日競也（僖五年首止傳）莊僖之崩不赴不葬（莊十一年莊王崩十七年僖王崩）惠后之寵子頹稱亂燕衞得以伐王（莊十九年傳）王自不王豈獨諸侯罪哉魯桓篡弒天討不加而寵錫頻須（桓五年六年八年王臣屢聘莊元年王使榮叔錫桓公命）是以成宋亂而立華氏（桓二年）盟武父以黨鄭突（桓十二年）此其臭味固然無足怪也既乃甲於內亂身死異邦（以文姜故十八年齊侯使彭生戕公於車）夫亦足爲天下鑒矣魯莊材技似足有爲乃不報父讎而反會讎以伐同姓（莊三年會齊伐衞八年會齊圍郕）不能庇紀（莊四年紀侯失國）而能納朔以抗王師（五年六年事）故其母其妻皆足以制之卒貽後禍（哀姜慶父之亂）於斯時也鄭敗天子之師（繻葛）戎伐天王之使（隱七年）齊滅王后之母家（滅紀）衞納天子之蟊蟹（納子頹）晉翦周之同姓（魏韓虞虢）楚盡漢陽諸姬（應隨之屬）蔑王室斬焉中原陸海惠猶不監將搖國本（以惠后故欲廢太子而立叔帶）使非齊桓倡義周室其能豸乎齊桓之霸也遷夷儀以存邢（僖元年）城楚丘而封衞（僖二年）伐山戎則命燕脩貢（莊三十年）恤魯難而扶立僖公（閔二年）伐召陵而責貢包茅（僖四年）盟甯母而官受方物（僖七年）盟首止以定王儲（僖五年）會葵丘以明王禁（僖九年）惟時王室稍尊諸侯亦以少輯是五霸迭興要不得不推桓爲有功之首顧子頹之亂置若罔聞討衞之師終於受賂（莊二十八年）則毋迺爲鄭虢所嗤矣（莊二十一年鄭虢定王室）至乃討晉而不至（僖十年傳伐晉至高梁而還）滅黃而不救（僖十二年）救徐而不能（僖十五年）城鄫而不果（十六年）末路竟無足觀且在位四十餘載未嘗入覲於王則非所以尊天子也如夫人者六人繼嗣終以不定則非所以正國本也（初立子昭又將立武孟）是以身死之日事業頓隳而宋襄乃攘臂而起宋襄圖霸忸於甗也（僖十八年敗齊於甗）迺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僖十九年）又不足而求諸侯於楚（盟鹿上）會盂見辱（皆僖二十一年）戰泓甚傷（二十二年）襄霸亦何足道然而齊桓已卒晉文求與不有宋襄稍爲支吾晉文雖欲起霸中原亦幾無所憑藉矣是以陳蔡及鄭既皆楚令之從宋襄既歿宋成且往朝焉魯

僖導楚以之伐齊曹衛又南嚮矣宋襄其末可少也魯僖克定國難勤政恤民閟宮承先泮水興學魯人號稱明聖然春秋所紀則自憫雨而外無他取焉（見僖二年三年）寵季友而基私室之强（僖元年賜季友費）致成風而紊嫡庶之分（僖八年）以楚伐齊逞私忿也（僖二十六年）戍衛剌買亂政刑也（僖二十八年）覊於小寢卽燕安也（三十三年）然而魯十二公要以僖公爲最葢瑕瑜不相掩云晉文在外十九年秦穆奉之終有晉國遂迺定襄王誅叔帶地啓南陽（僖二十七年傳）伐曹衛救宋齊功高城濮（僖二十八年）膺寵命而三覲王宮（同上踐土之會）帥諸侯以再朝天子（同上溫之會）迹其尊王攘外之功似軼齊桓而上然而侵曹伐衛報私怨也（不禮之故）喜賂怒頑行詐術也（戰城濮事）元咺之訟釋君而助臣河陽之狩以臣而召君（皆二十八年事）胡可訓與恩有不報（於秦於狄）怨所必仇（於曹衛鄭）宜孔子譏其不正矣究之晉文之譎效齊桓也五霸假之均非聖人之徒所樂道秦穆雄長西陲內交中國比桓文爲有長厚之風然貪賂而納夷吾因敵以爲利也（僖十年）會伐而私及鄭盟爽信而基禍也（僖三十年）利令智昏違蹇叔而有二陵之敗（僖三十三年）殘民逞忿報晉怨而有三伐之勤（文二年戰彭衙又晉伐彭衙文三年伐晉濟河焚舟）則秦晉兵禍相連而使荆蠻得以益肆夫非秦穆之罪乎唯封殽卒邀金鼓之賀（王賀秦以金鼓）而茅津遂矢悔過之言（作秦誓當在文三年）故聖人猶有取焉不得以僅霸西戎少之桓襄文穆之興皆在襄王之世襄王賴齊桓以定其位（首止）賴晉文以扞其艱狄隗之寵遂廢懿親甘帶之姦再危王室然而玉步不改諸侯再朝則以知桓文之可賴而賴之是亦知臨之吉也錫胙葵丘恩禮優渥不許晉隧綸綍森嚴葢先王之遺澤猶存在襄王亦中興之次也襄王既崩頃匡不永晉之繼霸亦以日衰厥貉之次宋爲楚鼬（文十年）鄭巳之盟魯爲齊弱（文十六年）晉侯將救魯而受賂益長齊驕（文十五年盟扈）趙盾以侵崇者成秦愈挑秦釁（宣元年）戎狄日以內侵篡弒因之屢作於是楚商臣弒頵（文元年）齊商人弒舍（文十四年）宋弒杵臼（文十六年）齊弒商人（文十八年）魯弒子赤莒弒庶其（皆十八年）晉弒夷皋（宣二年）鄭弒君夷（宣四年）陳弒平國（宣十年）諸夏亡君莫此爲甚魯文厭政甘受侵陵魯宣媚齊遂定君位（宣公齊惠所立）晉於文則不能救於宣則不能討此楚莊所爲得崛起南服而伸大義於天下也楚有少西之討聖人不得已而與之（宣十一年）是以伐鄭（宣十年）入陳（十一年）戰邲（宣十二年）聖人皆爲之寬其責焉及迺滅蕭（十二年）挑宋（十四年使過宋不假道宋殺楚使楚遂圍宋）馮陵不已則其罪亦已著矣况其僭號不改問鼎周郊（宣三年傳）楚惡本不容誅而楚莊成爲霸也亦以甚諸夏之衰焉故耳唯是周德雖衰天命未改是以魯人不共則徵務有令楚莊問

鼎則孫滿有辭自定簡以及靈王皆能無惡於諸侯而晉人之盟會諸侯亦屢藉王臣以爲重（如文三年王叔桓公會伐楚宣七年王叔桓公盟黑壤之類）迺晉之襄靈至於成景徒有繼霸之名陳鄭及魯皆反復於齊楚之間莫之能輯及夫宋及楚平而南北遂有兩分之勢（宣十五年）鍾儀脩好會宋西門矣（成十二年）然楚莊既殂楚共少懦魯宣以北鄙之伐而西顧（宣十七年盟晉斷道）鄭悼以許靈之訴而改圖（成五年）齊頃以笑客致釁（宣十七年事）楚側以一矢渝盟（成十五年楚北師）於是救魯衛而敗齊於鞌（成二年）朝京師而勝秦麻隧（成十三年）負芻之執庶幾伯討焉（成十五年）無如晉厲不君君臣相殺自鄢陵幸勝（成十六年）而厲亦見弑於欒

書矣（成十八年）晉悼承厲公之烈乃能內脩庶政外禮諸侯伐彭城以討叛臣（襄元年）盟袁僑以撫新附（襄三年）城虎牢而齊不敢不至（襄二年）會蕭魚而楚不能與爭（襄十一年）復霸之光桓文生色然有服鄭之勳未聞尊王之舉通句吳以病楚豈攘外之良謀（五年會吳於戚十年會吳於柤）奪鄭險而伐喪詎交鄰之義舉（襄二年）滅偪陽以與宋其仁安在（襄十年）盟林父而立剽於義何居（襄十四年）邢丘會而大夫專（襄八年）遷延師而大夫惰（襄十四年）晉悼亦豈足多乎悼既終而平繼溴梁君若贅斿何足怪與（襄十六年）且國政之在大夫爲漸久矣魯宣之立仲遂弑也（文十八年）東門之逐行父專也（宣十八年）行父見執僑如賂也（成十六年）邢丘之會公在晉而季孫盟矣其在晉也則趙盾專而靈公弑矣胥童幸而三郤誅矣欒書張而州蒲執矣其他則鄭穆立於歸生（宣四年）宋平弱於蕩澤（成十五年）鄭僖瘧於子駟（襄七年）陳哀逃於二慶（同上）衛獻逐於孫甯（襄十四年）齊光脅於崔杼（襄十年）郟敖殤於子圍（昭元年）晉悼號稱有爲且倒太阿而授之柄焉其自傷不既多乎是故溴梁之盟荀偃怒也臧紇之奔三桓比也（襄二十三年）欒盈之錮士匄讐也陳黃之出二慶偪也（襄二十年陳黃奔二十一年欒盈奔）亦繼此而崔杼弑光矣（襄二十四年）甯喜弑剽矣（二十六年）始雖有圍齊之師（襄十八年）澶淵之會（襄二十年）而後乃不免朝歌受伐（二十三年）曲沃稱戈（卽欒氏）平不知

鑒爲林父而執衛君是以專祿周旋示六卿法也（二十六年）納齊賂而立景公是以徇利忘義致大夫弑也（二十五年）西門之盟楚先晉歃（二十七年）楚美君哉之令尹（昭元年盟虢）魯賦式微於襄公（二十九年）且齊方爲王城郟（二十四年傳）而晉惟夏肄之屏（二十九年）蔡方以子弑父（三十年）而會惟宋災之故（同上）晉之不爲盟主不亦宜哉晉霸既衰楚虔滋橫滅陳滅蔡（昭八年滅陳十一年滅蔡）莫或爲難迺至投龜詬天謂區區而不予畀十年稔惡乃斃乾谿（昭十三年）棄疾代之焰方稍熄而吳又興而弱楚矣齊景有代興之志而行事錯亂顛倒納燕款不勝其賂（昭六年）啗魯昭不實其言（昭二十五年）王室多難置若罔聞供役城周

高張後至（三十二年）迺復黨衛輒以拒父（哀三年）助范氏之叛君（定十四年）徒用齊莊之故智多內嬖而不立其子重賦斂以自遠其民更蹈齊桓之覆轍故姜氏之變而田景公爲階之禍也周靈景處式微之日無戒懼之心鑄無射惟樂之從鑄大錢惟利之聚（見周語）殺佞夫而兄弟之愛薄（襄三十年）寵賓起而後嗣之禍延（昭二十二年）悼敬之間周分爲二若匪晉頃定之力其禍亂甯可弭哉晉頃定能䘏宗周宜霸業之可振矣然定難遲之五年之久而城周猶待天子之命而且南面當尊（魏舒）大夫專執（韓不信執宋仲幾定公元年事）何其怠且倨與故春秋書之無美辭誠非沒人善也魯昭數世棄民一朝逞忿忠言逆耳識淺謀輕不唯見逐於强臣抑且委辜於從者其不能如鄭突衛衎之復歸必矣然而齊晉之臣實與意如聲勢相倚欲納之者雖有宋衛君臣亦惡勝季孫之賄賂乎定公立於季氏陪臣旋執國命桓子懲家隸之禍庶幾稍輯以奉公於是孔子見用國勢漸張（定十年）而處父簧鼓於中齊人抗之於外彼婦出走孔子以周流終老而三家不臣如故矣定哀之際楚以子常專利而唐蔡叛（定四年）晉以六卿交軋而國勢分（定十三年）齊以田鮑比周而公室危（哀六年）强臣柄國所在而然而句吳乃得以伐楚入郢（四年）勝齊艾陵（哀十一年）盟晉黃池（哀十三年）霸國之餘皆爲吳弱而於越又以入吳春秋乃絕筆於獲麟不忍再續矣要之禍亂之尋有三道焉一則曰繼嗣之禍自閨門也一則曰强臣之禍自朝廷也一則曰戎狄之禍由中國也魯惠娶仲子而桓公弑隱莊王嬖姚氏而子頹伐王衛莊惑嬖妾而州吁弑桓晉文嬖敬嬴而東門弑赤齊桓好內而六子爭齊昭替嫡而舍不君齊景多寵而子荼死鄭莊無嫡而昭厲爭宋平寵棄而子痤殺此皆並后之害也莊王寵子克而黑肩謀弑（桓十八年）惠后愛子帶而狄隗間王齊僖寵弟年而無知弑襄楚成立子職而商臣弑父莒紀愛季佗而紀公見弑黎比廢庚輿而庚輿逆行宋穆逐子馮而生亂景王寵子朝以啓爭他若陳佗衛剽負芻陳黃皆以寵而亂國也鄭段秦鍼王弟佞夫皆以寵而自亡也此匹嫡易樹子之害也晉獻烝齊姜生申生嬖驪姬申生死晉國大亂衛宣烝夷姜生急子納宣姜急子殺衛幾滅亡魯桓不能正文姜身死於齊魯莊溺孟任生子般不能正哀姜而般閔繼弑齊莊外淫死於崔氏陳靈外淫死於少西齊懿奪臣妻死於竹林蔡景納芊氏而子般殺父楚平納嬴氏而伍員入郢此則瀆倫鳥獸行之害也凡此皆繼嗣之禍自閨門也子羽專兵鍾巫之禍本也慶父專伐武闈之亂基也仲遂專政子赤所由死也意如柄國昭公所由逐也遂事

而伐莒（襄二十五年）莊公弒矣無故而侵崇（宣元年）桃園肇也君臣相靳子家弒夷偪而不討欒書弒厲子駟當國髡頑卒不可知令尹無儀郟敖終不以疾蓋自費伯城郎大夫已有專兵之漸豫盟邾翼八臣已有遂事之行（二事皆隱元年）自後而君不能制愈無顧忌焉祭伯來朝王臣之私交於下也（隱元年）友葬原仲內臣之私交於外也（莊二十七年）結盟齊宋大夫遂會盟矣（莊十九年）季酖叔牙大夫專刑殺矣（莊三十二年）以大夫盟諸侯自晉士穀（文二年）以大夫會大夫自晉趙盾（文八年）大夫而上盟天子之臣自翟泉也（僖二十九年）大夫而兼統諸侯之師由棐林也（宣元年）諸侯既盟而大夫又盟自雞澤也（襄三年）諸侯不行而大夫命政自邢丘也諸侯咸在而大夫自盟於溴梁也諸侯不在而大夫專執於成周也叔弓圍費陪臣謀大夫矣（昭十三年）定公侵鄭陪臣執國命也（定六年）其上委之其下專之其前行之其後效之下移之漸理勢然也此則强臣之禍自朝廷也楚丘伐王使衞無人焉狄所以入衞也（入衞閔二年）獻舞止息嬀息有怨矣荊所以敗蔡也（莊十年）陳穆爲齊之盟既引楚而親之（僖十九年）宋襄鹿上之盟又推楚而上之于盂見執非其所自取乎（俱僖二十一年）襄王以狄伐鄭既昵狄而伻之（僖二十四年夏）狄隗婦怨無終又怨狄而挑之天王出居非其所自致乎（二十四年冬）温見滅於狄蘇子背天王（僖十年）王敗績於戎劉康欺大國（成元年）楚二卿結怨巫臣晉用是通吳以病荊（見成七年傳）楚囊瓦取賄蔡侯吳因之救蔡而入郢魯嘗以楚伐齊卒至匱盟之辱（成二年）齊欲以吳伐魯反致艾陵之師宋爲弭兵之謀西門衷甲晉建通吳之策後歃黃池晉以白狄伐秦（宣八年）秦亦以白狄伐晉（成九年）吳以舒鳩誤楚楚亦以於越病吳蓋貪功於一時以藉外夷之力又復無以自悲而啓戎狄之心棄親暱而近豺狼忘其將反噬也他若齊治萊夷晉治鮮虞皆務廣地以自雄耳非攘外之義也此皆夷狄之禍自中國也夫道者萬世無敝敝者道之失也昔先王制爲禮樂政刑用之以惇庸命討自冠昏喪祭以暨於朝聘會同自經理井田以及夫田役軍賦皆莫不有一定之制上下之差惟正之供不易之守是蓋百世可守以禍亂無自而生者也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交作先王之禮棄若弁髦而苟且功利之圖乃深入於人心不可救藥故冠者成人之始也魯襄年十二耳以晉侯可冠之言而遂假鐘磬於衞成之廟（襄八年）蔡景許靈皆弱也以楚子陽橋之役而遂强冠以從金革之事（成二年）是安可以責成人之道乎昏者人道之始也而外逆則紀履緰來（隱二年）內逆則公子翬往（桓三年）或貴聘而賤逆（文二年聘文四年逆）或同姓而爲昏（吳孟子之類）是豈所以敬

人倫之始乎喪所以愼終迺魯宣未祥而昏（宣元年）衛朔在喪稱爵（桓十三年）內則夫人之喪不赴不祔不爲成喪（如定姒孟子之類）上則天王之喪不奔不使卿不往會葬（平莊僖惠定頃靈皆不葬）外則鄰國之喪或親奔送葬或置若罔聞是不哀死而借其生也祭所以追遠乃嘗以災餘（桓十四年）再烝見瀆（桓八年）吉禘莊公（閔二年）卿卒猶繹（宣八年）是不能先君之廟而無報本之忱也立武宮（成六年）立煬宮（定元年）桓僖不毀廟制踰也郊禘大雩雉門兩觀大路八佾禮樂僭也君有短垣而自踰之故魯昭欲逐季氏而公羊謂之曰弒不有由哉治歷明時所以釐工熙績告朔視朔所以尊王親祖乃日食在晦（公羊日書日不書朔食晦日也）歲秒而螽（哀十二年十三年）司歷之過有然閏不告月朔不親視人君棄時甚矣（文公六年十六年）諸侯之述職有常邦交有節所以謹侯度而睦鄰封也天子則不朝而大國或比年再往（如宣之事齊）王臣且下聘而侯國之入聘闕如其邦交也或數會而終睽（如桓之於宋）或屢盟以長亂（如屢書同盟之類）始而十一牢於晉卿（昭二十一年）繼迺百牢於吳子（哀七年）惟不能以禮自強而強大之相役乃至斯甚也先王之取民有制用民有時所以固邦本而豐財用也自齊桓之內政行而先王之制始亂後此而晉有州兵爰田一時竝用魯之稅畝丘甲田賦相繼而興以工役則城郎（隱九年）城祝丘（桓五年舉二以例其餘）屢有非時之令築臺（莊三十一年三書築臺）築囿（昭九年築郎囿定十二年築蛇淵囿）恆多不急之營以戰陣則偏伍彌縫於繻葛舍車崇卒於太原（昭元年）以蒐狩則或非其地或非其時以刑辟則晉爲刑鼎鄭鑄刑書而先王之禮樂政刑皆廢然盡矣民財日匱民生日促民力日竭民命日輕國本旣搖民志不定國何由而能固也然則春秋之亂甚矣有聖人者作其將何以正之與曰聖人作春秋是乃所以正之也春秋屬辭比事而是非得失之林班乎可考其或微辭示意或則直著譏貶要欲使天下後世之人因文考事而自得其意旨之所存以立天下之大防存人心於不死其大要

則在於正倫紀正倫紀所以爲治本也倫紀者禮樂之所由興政刑之所由立也禮義明則上下辨矣上下辨則民志定矣政事脩則財用足矣刑罰正則民心服矣夫是以身脩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也夫子之告哀公曰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又曰夫婦正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而庶物從之矣其卽脩春秋之志也夫

春秋列國編年總譜

春秋魯十二公（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歷周十四王（平桓莊僖惠襄頃匡定簡靈景悼敬）共二百四十二年（始平王四十九年己未爲魯隱公元年終敬王三十九年庚申爲魯哀公十有四年）其間列國之諸侯繼世赴告在經未赴未書則世次多不可考卽魯史承赴而書猶或失實如平王遠日（隱三年）陳鮑再赴（桓五年）則日月有疑惠王之崩（經在僖八年傳以爲在僖七年）晉惠之卒（經在僖二十四年傳以爲在二十三年）則經傳互異是皆難以確據然非傳經之要務也周禮外史掌四方之志則侯國各有史記可知然而見聞異辭則國史已不無闕誤況簡編既闕事難悉考而說經者泥一字之有無以爲是聖人筆削褒貶所存此亦未可以深據矣夫欲論其事之是非必先揆其事之本末欲揆其事之本末必先考其人以詳其世次之先後有闕者無庸附會耳其可考者能不愼爲條析乎舊本列國編年列於各卷之首似於經文間隔且翻閱爲難用效史記年表之例總編其年列於簡端首以歲次以提其綱次列王年尊一統也次魯春秋魯史也次齊次晉次宋皆霸國也次陳蔡衛鄭曹杞滕薛許皆諸夏之國也次邾莒秦楚暨於吳越焉其若燕紀虞虢江黃郳郯胡沈頓宿之類雖名爵錯見於經而世次則無可考其列國有赴葬不見於經者亦爲闕之其傳有可補則補列之其經傳有不同者則只以經年爲據其與世系經傳一錯一綜互相參伍學者按圖而索條理秩然是亦研經之一助與

年譜

年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王	周平四十九	五十	周平五十一崩	周桓元	二	三
魯	魯隱元	二	魯隱三	四	五	六
齊	齊僖九	十	齊僖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晉	晉鄂二	三	晉鄂四	五	六鄂侯奔	晉哀元
宋	宋穆七	八	宋穆九卒	宋殤元	二	三
陳	陳桓二十三	二十四	陳桓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蔡	蔡宣二十八	二十九	蔡宣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衛	衛桓十三	十四	衛桓十五	十六（州吁弑之）	衛宣元	二
鄭	鄭莊二十二	二十三	鄭莊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曹	曹桓三十五	三十六	曹桓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杞	杞武二十九					
滕						
薛						
許						
邾	邾克		邾克			
莒						
秦	秦文四十四					
楚	楚武十九					
吳						
越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四	五	六	七	周桓八	九	十	十一
七	八	九	十	魯隱十一翬弑之	魯桓元	二	三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齊僖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
二	三曲沃武元	哀四武二	哀五武三	晉哀六曲沃武四	哀七武五	哀八武六	哀九被獲武七
四	五	六	七	宋殤八	九	十督弑之	宋莊元
廿九	三十	卅一	卅二	陳桓卅三	卅四	卅五	卅六
卅四	卅五蔡宣卒	蔡桓元	二	蔡桓三	四	五	六
三	四	五	六	衛宣七	八	九	十
廿八	廿九	三十	卅一	鄭莊卅二	卅三	卅四	卅五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曹桓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滕侯卒	滕宣元			滕宣			
				薛獻			
				許莊奔			
				邾克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周桓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四	五	六	七	魯桓八	九	十	十一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齊僖廿七	廿八	廿九	三十
晉小子侯元武八	小子侯二武九	小子侯三武十	小子侯四被弑武十一	曲沃滅翼晉緡元曲沃武十二	緡二武十三	緡三武十四	緡四武十五
二	三	四	五	宋莊六	七	八	九
卅七	卅八陳桓卒	陳佗殺陳厲元	二	陳厲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蔡桓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衛宣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卅六	卅七	卅八	卅九	鄭莊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鄭莊卒忽奔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曹桓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曹桓卒	曹莊元
				邾克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周桓崩	周莊元	二	三	四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魯桓十六	十七	魯桓十八薨齊	魯莊元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齊僖卒	齊襄元	齊襄二	三	四	五
緡五武十六	緡六武十七	緡七武十八	緡八武十九	晉緡九（曲沃）武二十	緡十武二十一	緡十一武二十二	緡十二武二十三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宋莊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七陳厲卒	陳莊元	二	三	陳莊四	五	六	七陳莊卒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蔡十九	二十蔡桓卒	蔡哀元	二
十九衛宣卒	衛惠元	二	三	衛惠四奔（黔牟立元）	惠五牟二	惠六牟三	惠七牟四
鄭厲元	二	三	四厲奔昭入元	鄭厲五昭二	厲六昭三（昭弒）	厲七（亹立被弒）	厲八儀元
二	三	四	五	曹莊六	七	八	九
			許穆復國元	許穆二	三	四	五
				邾克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五	六	七	八	周莊九	十	十一	十二
二	三	四	五	魯莊六	七	八	九
六	七	八	九	齊襄十	十一	十二（無知弒之）	（無知殺）桓元
緡十三武二十四	緡十四武二十五	緡十五武二十六	緡十六武二十七	晉緡十七（曲沃）武二十八	緡十八武二十九	緡十九武三十	緡二十武三十一
十八宋莊卒	宋閔元	二	三	宋閔四	五	六	七
陳宣元	二	三	四	陳宣五	六	七	八
三	四	五	六	蔡哀七	八	九	十
惠八牟五	惠九牟六	惠十牟七	惠十一牟八	衛惠十二（牟死）	十三	十四	十五
厲九儀二	厲十儀三	厲十一儀四	厲十二儀五	陳厲十三儀六	厲十四儀七	厲十五儀八	厲十六儀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曹莊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六	七	八	九	許穆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邾克			
			楚文	楚文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十三	十四	十五周莊崩	周僖元	周僖二	三	四（命晉）	五周僖崩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魯莊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二	三	四	五（始伯）	齊桓六	七	八	九
緡二一武三二	緡二二武三三	緡二三武三四	緡二四武三五	晉緡二五曲沃三六	緡二六武三七	晉武三八併晉	三九晉武卒
八	九	十（萬弒）之	宋桓元	宋桓二	三	四	五
九	十	十一	十二	陳宣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一爲楚虜	十二	十三	十四	蔡哀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衛惠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厲十七儀十	厲十八儀十一	厲十九儀十二	厲二十儀十三	鄭厲廿一殺儀	廿二	廿三	廿四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曹莊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許穆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邾克		邾克卒	邾瑣元
				楚文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周惠元	二（頹叛王出）	三	四鄭靖亂	周惠五	六	七	八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魯莊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齊桓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晉獻元	二	三	四	晉獻五	六	七	八
六	七	八	九	宋桓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陳宣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十九	二十	蔡穆元	二	蔡穆三	四	五	六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衛惠廿八	廿九	三十	卅一衛惠卒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鄭厲卒	鄭文元	二	三	四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曹莊三十	卅一曹莊卒	曹羈奔曹僖元	二
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許穆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二	三	四	五	邾瑣六	七	八	九
	楚文卒	楚堵敖元	二	楚堵敖三	楚成元	二	三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九	十	十一	十二	周惠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魯莊三十	卅一	卅二魯莊薨（般卒）	魯閔元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齊桓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九	十	十一	十二	晉獻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宋桓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陳宣廿九	三十	卅一	卅二
七	八	九	十	蔡穆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衛懿元	二	三	四	衛懿五	六	七	八
五	六	七	八	鄭文九	十	十一	十二
三	四	五	六	曹僖七	八	九曹僖卒	曹昭元
三十	卅一	卅二	卅三	許穆卅四	卅五	卅六	卅七
十	十一	十二邾瑣卒	邾文元	邾文二	三	四	五
四	五	六	七	楚成八	九	十	十一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周惠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二（慶父弑之）	魯僖元	二	三	魯僖四	五	六	七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齊桓三十	卅一會首止	卅二	卅三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晉獻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宋桓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卅三	卅四	卅五	卅六	陳宣卅七	卅八	卅九	四十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蔡穆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
九（狄滅之）衛戴立	衛戴卒衛文元	二（城楚邱）	三（城楚邱壘）	衛文四	五	六	七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鄭文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	三	四	五	曹昭六	七	八	九曹昭卒
卅八	卅九	四十	四十一	許穆四十二卒	許僖元	二	三
六	七	八	九	邾文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秦穆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楚成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己巳	廿五周惠崩	八	卅四	廿五	三十	卌一	廿三	八	廿一	曹共元				四	十四			二十		
庚午	周襄元	九	卅五會葵丘	廿六晉獻卒卓立	卅一宋桓卒	卌二	廿四	九	廿二	二				五	十五			廿一		
辛未	二	十	卅六	卓弒晉惠元	宋襄元	卌三	廿五	十	廿三	三				六	十六			廿二		
壬申	三	十一	卅七	二	二	卌四	廿六	十一	廿四	四				七	十七			廿三		
癸酉	周襄四	魯僖十二	齊桓卅八	晉惠三	宋襄三	陳宣卌五卒	蔡穆廿七	衛文十二	鄭文廿五	曹共五				許僖八	邾文十八			楚成廿四		
甲戌	五	十三	卅九	四	四	陳穆元	廿八	十三	廿六	六				九	十九			廿五		
乙亥	六	十四	四十	五	五	二	廿九蔡穆卒	十四	廿七	七				十	二十			廿六		
丙子	七	十五	卌一	六	六	三	蔡莊元	十五	廿八	八				十一	廿一		秦穆戰韓原	廿七		

丁丑	八	十六	卌二	七	七	四	二	十六	廿九	九				十二	廿二			廿八		
戊寅	九	十七	卌三齊桓卒	八	八	五	三	十七	三十	十				十三	廿三			廿九		
己卯	十	十八	齊孝元盞死	九	九始伯	六	四	十八	卅一	十一				十四	廿四			三十		
庚辰	十一	十九	二	十	十	七	五	十九	卅二	十二		滕嬰齊執		十五	廿五			卅一		
辛巳	周襄十二	魯僖二十	齊孝三	晉惠十一	宋襄十一	陳穆八	蔡莊六	衛文二十	鄭文卅三	曹共十三				許僖十六	邾文廿六		秦穆	楚成卅二		
壬午	十三	廿一	四	十二	十二	九	七	廿一	卅四	十四				十七	廿七			卅三		
癸未	十四	廿二	五	十三	十三	十	八	廿二	卅五	十五				十八	廿八			卅四		
甲申	十五	廿三	六	十四惠卒懷立	十四宋襄卒	十一	九	廿三	卅六	十六	杞成卒			十九	廿九			卅五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周襄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魯僖廿八	廿九	三十	卅一
七	八	九	十齊孝卒	齊昭元	二	三	四
晉懷死晉文元	二	三	四	晉文五（始伯）	六	七	八
宋成元	二	三	四	宋成五	六	七	八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陳穆十六卒	陳共元	二	三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蔡莊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廿四	廿五衛文卒	衛成元	二	衛成三奔叔武攝	四叔武守	五衛成歸	六
卅七	卅八	卅九	四十	鄭文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曹共廿一	廿二	廿四	廿四
杞桓元	二	三	四	杞桓五	六	七	八
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許僖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三十	卅一	卅二	卅三	邾文卅四	卅五	卅六	卅七
				莒茲丕			
				秦穆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楚成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周襄廿八	廿九	三十	卅一
卅二	卅三魯僖卒	魯文元	二	魯文三	四	五	六
五	六	七	八	齊昭九	十	十一	十二
九晉文卒	晉襄元	二	三	晉襄四	五	六	七晉襄卒
九	十	十一	十二	宋成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四	五	六	七	陳共八	九	十	十一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蔡莊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七	八	九	十	衛成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四十五鄭文卒	鄭穆元	二	三	鄭穆四	五	六	七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曹共廿九	三十	卅一	卅二
九	十	十一	十二	杞桓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廿八	廿九	三十	卅一	許僖卅二	卅三	卅四許僖卒	許昭元
卅八	卅九	四十	四十一	邾文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秦穆			秦穆卒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商臣弒之）	楚穆元	楚穆二	三	四	五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卅二	卅三周襄崩	周頃元	二	周頃三	四	五	六周頃崩
七	八	九	十	魯文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齊昭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齊昭卒舍
晉靈元	二	三	四	晉靈五	六	七	八
七宋成卒	宋昭元	二	三	宋昭四	五	六	七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陳共十六	十七	十八陳共卒	陳靈元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蔡莊三十	卅一	卅二	卅三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衛成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
八	九	十	十一	鄭穆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卅三	卅四	卅五曹共卒	曹文元	曹文二	三	四	五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杞桓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滕昭			
二	三	四	五	許昭六	七	八	九
卌六	卌七	卌八	卌九	邾文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邾文卒	邾定元
秦康元	二	三	四	秦康五	六	七	八
六	七	八	九	楚穆十	十一	十二楚穆卒	楚莊元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周匡元	二	三	四	周匡五	六周匡崩	周定元	二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魯文薨（赤卒）	魯宣元	二	三	四
齊懿元	二	三	四（歜職弒之）	齊惠元	二	三	四
九	十	十一	十二	晉靈十三	十四（趙盾弒之）	晉成元	二
八	九宋昭弒	宋文元	二	宋文三	四	五	六
二	三	四	五	陳靈六	七	八	九
卅四蔡莊卒	蔡文元	二	三	蔡文四	五	六	七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衛成廿七	廿八	廿九	三十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鄭穆二十	廿一	廿二鄭穆卒	鄭靈元（歸生弒之）
六	七	八	九	曹文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杞桓廿九	三十	卅一	卅二
				滕昭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許昭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二	三	四	五	邾定六	七	八	九
			莒紀（庶其弒之佗立）	莒佗元	二	三	四
九	十	十一	十二秦康卒	秦共元	二	三	四秦共卒
二	三	四	五	楚莊六	七	八	九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三	四	五	六	周定七	八	九	十
五	六	七	八	魯宣九	十	十一	十二
五	六	七	八	齊惠九	十齊惠卒	齊頃元	二
三	四	五	六	晉成七卒	晉景元	二	三
七	八	九	十	宋文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陳靈十四	十五（徵舒弒之）	陳成元楚	二
八	九	十	十一	蔡文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卅一	卅二	卅三	卅四	衛成卅五卒	衛穆元	二	三
鄭襄元	二	三	四	鄭襄五	六	七	八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曹文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卅三	卅四	卅五	卅六	杞桓卅七	卅八	卅九	四十
				滕昭卒	滕文元	二	三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許昭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邾定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五	六	七	八	莒佗九			
秦桓元	二	三	四	秦桓五	六	七	八
十	十一	十五	十三	楚莊十四	十五	十六（始伯）	十七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周定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魯宣十七	十八魯宣卒	魯成元	二
三	四	五	六	齊頃七	八	九	十
四	五	六	七	晉景八	九	十	十一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宋文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宋文卒
三	四	五	六	陳成七	八	九	十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蔡文二十卒	蔡景元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衛穆八	九	十	十一衛穆卒
九	十	十一	十二	鄭襄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廿二	廿三曹文卒	曹宣元	二	曹宣三	四	五	六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杞桓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	五	六	七	滕文八	九	十	十一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許昭三十卒	許靈元	二	三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邾定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九	十	十一	十二	秦桓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楚莊廿二	廿三楚莊卒	楚共元	二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十九	二十	廿一周定崩	周簡元
三	四	五	六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宋共元	二	三	四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四	五	六	七
衛定元	二	三	四
十七	十八鄭襄卒	鄭悼元	二鄭悼卒
七	八	九	十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四	五	六	七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三	四	五	六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周	簡二	三	四	五
魯	成七	八	九	十
齊	頃十五	十六	十七齊頃卒	齊靈元
晉	景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晉景卒
宋	共五	六	七	八
陳	成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蔡	景八	九	十	十一
衛	定五	六	七	八
鄭	成元	二	三	四
曹	宣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杞	桓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滕	文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許	靈八	九	十	十一
邾	定三十	卅一	卅二	卅三
秦	桓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楚	共七	八	九	十
吳	乘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六	七	八	九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二	三	四	五
晉厲元	二	三	四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九	十	十一	十二衛定卒
五	六	七	八
十五	十六	十七[illegible]卒（子弒）	曹成元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卅四	卅五	卅六	卅七
			莒渠丘卒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秦桓卒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周	簡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魯	成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魯成薨
齊	靈六	七	八	九
晉	厲五	六	七	八（欒弒）之
宋	共十三卒	宋平元	二	三
陳	成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蔡	景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衛	獻元	二	三	四
鄭	成九	十	十一	十二
曹	成二	三	四	五
杞	桓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滕	文廿四	廿五滕文卒	滕成元	二
許	靈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邾	定卅八	卅九	四十邾定卒	邾宣元
莒	黎比元	二	三	四
秦	景元	二	三	四
楚	共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吳	乘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十四周簡崩	周靈元	二	三	周靈四	五	六	七
魯襄元	二	三	四	魯襄五	六	七	八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齊靈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晉悼元	二	三	四	晉悼五	六	七	八
四	五	六	七	宋平八	九	十	十一
廿七	廿八	廿九	三十陳成卒	陳哀元	二	三	四
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蔡景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五	六	七	八	衛獻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鄭成卒	鄭僖元	二	鄭僖三	四	五駟弑之	鄭簡元
六	七	八	九	曹成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杞桓六十九	七十杞桓卒	杞孝元	二
三	四	五	六	滕成七	八	九	十
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許靈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二	三	四	五	邾宣六	七	八	九
五	六	七	八	莒黎比九	十	十一	十二
五	六	七	八	秦景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	楚共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吳乘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八	九	十	十一	周靈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九	十	十一	十二	魯襄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齊靈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九	十	十一	十二	晉悼十三	十四	十五晉悼卒	晉平元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宋平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五	六	七	八	陳哀九	十	十一	十二
廿八	廿九	三十	卅一	蔡景卅二	卅三	卅四	卅五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衛獻十七	十八奔剽立	獻十九殤元	獻二十殤二
二	三	四	五	鄭簡六	七	八	九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曹成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三	四	五	六	杞孝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滕成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廿八	廿九	三十	卅一	許靈卅二	卅三	卅四	卅五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邾宣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莒黎比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秦景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七	廿八	廿九	三十	楚共卅一卒	楚康元	二	三
			吳乘卒	吳遏元	二	三	四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周靈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魯襄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廿六	廿七	廿八齊靈卒	齊莊元	齊莊二	三	四	五
二	三	四	五	晉平六	七	八	九
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宋平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陳哀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卅六	卅七	卅八	卅九	蔡景四十	卌一	卌二	卌三
獻廿一殤三	獻廿二殤四	獻廿三殤五	獻廿四殤六	衛獻廿五殤七	獻廿六殤八	獻廿七殤九	獻廿八殤十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鄭簡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廿二	廿三曹成卒	曹武元	二	曹武三	四	五	六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杞孝十五	十六	十七杞孝卒	杞文元
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	滕成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卅六	卅七	卅八	卅九	許靈四十	卌一	卌二	卌三
十八邾宣卒	邾悼元	二	三	邾悼四	五	六	七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莒黎比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秦景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四	五	六	七	楚康八	九	十	十一
五	六	七	八	吳遏九	十	十一	十二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周靈崩	周景元	二	三	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魯襄廿九	三十	卅一魯襄薨野卒	魯昭元
六杼弒之	齊景元	二	三	齊景四	五	六	七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晉平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廿八	廿九	三十	卅一	宋平卅二	卅三	卅四	卅五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陳哀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卌四	卌五	卌六	卌七	蔡景卌八	卌九般弒之	蔡靈元	二
獻廿九入衛殤十一	獻三十殤十二喜弒之	卅一	卅二	衛獻卅三卒	衛襄元	二	三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鄭簡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七	八	九	十	曹武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二	三	四	五	杞文六	七	八	九
廿七	廿八	廿九	三十	滕成卅一	卅二	卅三	卅四
卌四	卌五許靈卒楚	許悼元	二	許悼三	四	五	六
八	九	十	十一	邾悼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邾悼卒
廿九	三十	卅一	卅二	莒黎比卅三	卅四	卅五莒黎比弒展輿	莒著丘入元輿奔
廿九	三十	卅一	卅二	秦景卅三	卅四	卅五	卅六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楚康卒	楚郟敖元	二	三	四圍弒之
十三吳遏門巢卒	吳餘祭元	二	三	吳餘祭四閽弒之	吳夷昧年	二	三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五	六	七	八	周景九	十	十一	十二
二	三	四	五	魯昭六	七	八	九
八	九	十	十一	齊景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晉平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卅六	卅七	卅八	卅九	宋平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廿九	三十	卅一	卅二	陳哀卅三	卅四	卅五陳哀縊（陳滅）	
三	四	五	六	蔡靈七	八	九	十
四	五	六	七	衛襄八	九衛襄卒	衛靈元	二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鄭簡三十	卅一	卅二	卅三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曹武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杞文十四卒	杞平元	二	三
廿五	廿六滕成卒	滕悼元	二	滕悼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許悼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邾莊元	二	三	四	邾莊五	六	七	八
二	三	四	五	莒著邱六	七	八	九
卅七	卅八	卅九	四十秦景卒	秦哀元	二	三	四
楚靈元	二	三	四	楚靈五	六	七	八
四	五	六	七	吳夷昧八	九	十	十一
			越	越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周景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魯昭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齊景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六晉平卒	晉昭元	二	三	晉昭四	五	六晉昭卒	晉頃元
四十四宋平卒	宋元元	二	三	宋元四	五	六	七
			陳惠元（復國）	陳惠二	三	四	五
十一	十二蔡靈殺（子死楚亡）		蔡平元（復國）	蔡平二	三	四	五
三	四	五	六	衛靈七	八	九	十
卅四	卅五	卅六鄭簡卒	鄭定元	鄭定二	三	四	五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曹武廿七卒	曹平元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杞平八	九	十	十一
七	八	九	十	滕悼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許悼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
九	十	十一	十二	邾莊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莒著邱十四卒（郊奔）	莒庚輿元	二	三
五	六	七	八	秦哀九	十	十一	十二
九	十	十一	十二楚靈弑（比立棄疾殺之）	楚平元	二	三	四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吳夷昧十六	十七吳夷昧卒	吳僚元	二
				越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周景廿五崩（悼卒）亂	周敬元出（子朝立）	二	三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魯昭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魯昭孫齊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齊景廿八	廿九	三十	卅一
二	三	四	五	晉頃六	七	八	九
八	九	十	十一	宋元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宋元卒
六	七	八	九	陳惠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六	七	八蔡哀卒	蔡朱奔悼元	蔡悼二	三蔡悼卒楚	蔡昭元	二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衛靈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六	七	八	九	鄭定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四曹平卒	曹悼元	二	三	曹悼四	五	六	七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杞平十六	十七	十八杞平卒	杞悼元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滕悼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止弑）之	許斯元	二	許斯三	四	五	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邾莊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四	五	六	七	莒庚輿八	九莒庚輿奔郊入	莒郊元	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秦哀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五	六	七	八	楚平九	十	十一	十二
三	四	五	六	吳僚七	八	九	十
				越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四（王入成周子朝）奔	五	六	七	周敬八	九	十	十一
廿六魯昭居鄆	廿七	廿八	廿九	魯昭三十（在乾）侯	卅一	卅二魯昭薨乾侯	魯定元
卅二	卅三	卅四	卅五	齊景卅六	卅七	卅八	卅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晉頃十四卒	晉定元	二	三
宋景元	二	三	四	宋景五	六	七	八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陳惠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三	四	五	六	蔡昭七	八	九	十
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	衛靈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十四	十五	十六鄭定卒	鄭獻元	鄭獻二	三	四	五
八	九曹悼卒	曹聲元	二	曹聲三	四	五曹聲卒	曹隱元
二	三	四	五	杞悼六	七	八	九
廿三	廿四	廿五滕悼卒	滕頃元	滕頃二	三	四	五
					薛獻卒	薛襄元	二
七	八	九	十	許斯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邾莊廿九	三十	卅一	卅二
三	四	五	六	莒郊七	八	九	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秦哀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十三楚平卒	楚昭元	二	三	楚昭四	五	六	七
十一	十二（光弑）之	吳闔閭元	二	吳闔閭三	四	五	六
				越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殺子朝	周敬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	三	四	五	魯定六	七	八	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齊景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	五	六	七	晉定八	九	十	十一
九	十	十一	十二	宋景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廿二	廿三	廿四陳惠卒	陳懷元	陳懷二	三	四陳懷卒	陳閔元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蔡昭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廿七	廿八	廿九	三十	衛靈卅一	卅二	卅三	卅四
六	七	八	九	鄭獻十	十一	十二	十三鄭獻卒
二	三	四曹隱卒	曹靖元	曹靖二	三	四曹靖卒	曹陽元
十	十一	十二杞悼卒	杞隱弑僖元	杞僖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滕頃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三	四	五	六	薛襄七	八	九	十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許斯十九（鄭滅）之	許元元復國	二	三
廿三	廿四邾莊卒	邾隱元	二	邾隱三	四	五	六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莒郊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廿九	三十	卅一	卅二	秦哀卅三	卅四	卅五	卅六秦哀卒
八	九	十（奔隨）	十一復國	楚昭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七	八	九（入郢）	十	吳闔閭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越入吳	越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周敬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魯定十四	十五魯定卒	魯哀元	二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齊景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晉定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宋景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二	三	四	五	陳閔六	七	八	九
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	蔡昭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卅五	卅六	卅七	卅八	衛靈卅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衛靈卒（蒯聵入戚）
鄭聲元	二	三	四	鄭聲五	六	七	八
二	三	四	五	曹陽六	七	八	九
六	七	八	九	杞僖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滕頃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十一	十二	十三薛襄卒	薛比元弑	薛惠元	二	三	四
四	五	六	七	許元八	九	十	十一
七	八	九	十	邾隱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	莒郊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秦惠元	二	三	四	秦惠五	六	七	八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楚昭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吳闔閭十九卒	吳夫差元	二報越大椒	三
				越句踐敗吳		越滅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廿八	廿九	三十	卅一
三	四	五	六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齊景卒	齊荼元（陳乞弒之）
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廿七	廿八蔡昭弒	蔡成元	二
衛出元	二	三	四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廿二	廿三滕頃卒	滕隱元	二
五	六	七	八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廿七	廿八	廿九	三十
九秦惠卒	秦悼元	二	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楚昭卒
四	五	六	七
越復封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周敬卅二	卅三	卅四	卅五
魯哀七	八	九	十
齊悼元	二	三	四齊悼卒
晉定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宋景廿九	三十	卅一	卅二
陳閔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蔡成三	四	五	六
衛出五	六	七	八
鄭聲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曹陽十四	十五國亡		
杞僖十八	十九杞僖卒	杞閔元	二
滕隱三	四	五	六
薛惠九	十	十一	十二薛惠卒
許元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邾隱十九（滅於魯）	二十邾隱復	邾子革元隱奔	後不具考
莒郊卅一	卅二		
秦悼四	五	六	七
楚惠元	二	三	四
吳夫差八	九	十	十一
越句踐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卅六	卅七	卅八	卅九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獲麟
齊簡元	二	三	四
廿八	廿九	三十	卅一
卅三	卅四	卅五	卅六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七	八	九	十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四		
三	四	五	六
七滕隱卒	後不具考		
以後無考			
二十	廿一	廿二許元卒	
八	九	十	十一
五	六	七	八
十二	十三	十四	
		入吳	

諸國興廢（依林堯叟括例始末）

周

姬姓帝嚳之子棄爲農官堯封之於有邰是爲后稷及夏之衰稷子不窋失其官而竄於西戎至公劉而自戎遷𡝩至太王避狄難又自豳遷岐乃改號周太王子王季始受命爲方伯子文王爲西伯遂三分天下有其二武王克商而有天下傳及幽王爲犬戎所殺幽王子平王東遷洛邑而棄西州之地於秦平王四十九年爲魯隱公元年春秋於是託始歷桓莊僖惠襄頃匡定簡靈景悼敬凡十四王敬王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春秋終後五年敬王崩

魯

姬姓侯爵文王子武王弟周公之後周公之子伯禽始封於魯國於少皞之墟北踰汶而望岱山西踰濟東包蒙山南撫淮夷實禹貢徐州之境都曲阜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凡今兗州府及東平濟甯沂州海州皆魯地也魯公九世孫曰惠公弗皇惠公子隱公息姑元年春秋託始歷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凡十二公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春秋終其二百四十二年自哀公而下凡九君二百三十三年而頃公讎爲楚考烈王所滅遷爲家人

齊

姜姓侯爵出自神農之裔四岳之後商末太公望爲周文武師佐武王定天下以功封營丘爲齊侯初都溥姑後徙都臨淄其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今山東青州濟南等府及德州滄州高唐臨清泰安等州大抵皆其地也齊僖公祿父之九年爲魯隱公元年至簡公之四年當魯哀公十四年其後三君一百單一年齊康公卒姜氏絕田和篡齊有其國

晉

姬姓侯爵出武王少子唐叔虞之後成王封叔虞於唐曰唐侯其子燮遷於晉水之上乃改號晉國在大夏實沈之墟禹貢冀州之野居太原今翼城縣後又徙居新絳今絳縣在今山西太原平陽等府大抵皆其地也晉鄂侯二年爲魯隱公元年至魯莊公十六年曲沃武公兼翼至晉定公午三十一年當魯哀公十四年其後又六世而其臣魏斯韓虔趙籍三分晉地遷晉君靜公俱酒爲家人

宋

子姓公爵微子之後初微子見紂無道遂抱祭器遯之荒野武王克商封紂子武庚於殷以存商祀武王崩成王立武庚叛成王命周公誅之乃更求微子得之而封於宋爲宋公修商禮物作賓王家都於商丘今河南歸德府地在禹貢徐州之野今河南歸德江南徐州皆宋地也宋穆公和之七年當魯隱公元年及宋景公三十六年當魯哀公十四年後六世二百單七年而齊楚魏共滅其國

陳

嬀姓侯爵帝舜之後封於有虞虞幕之裔孫閼父爲周陶正能利器用武王賴之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滿而封諸陳使奉虞祀以備三恪是爲胡公其地在太皡之墟都宛丘爲禹貢豫州之野西望外方東不及孟諸今河南陳州卽其地也自胡公傳申公十世至桓公鮑之二十三年當魯隱公元年其後至魯昭公八年陳哀侯之三十五年卒而國爲楚靈所滅及魯昭公十三年楚平乃復封陳陳惠公復國至陳閔公二十一年當魯哀公十四年後三年楚惠王使公孫趙滅陳

蔡

姬姓侯爵周文王子叔度之後初武王使弟管叔蔡叔霍叔監殷管蔡惑於武庚而流言以搖周公周公避居東都乃知流言所自起成王感風雷之變始悟而迎周公以歸管蔡遂及武庚叛成王乃命周公東征滅殷辟管叔囚蔡叔蔡叔之子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己卿士叔卒乃命諸成王而封之蔡其地在今河南汝甯府上蔡縣爲禹

貢豫州之野後九世孫蔡宣公之二十八年爲魯隱公元年至魯昭公十一年蔡靈侯爲楚所滅十三年楚平復封蔡蔡平公復國至蔡成公十年當魯哀公十四年後三十四年而滅於楚

衛

姬姓侯爵周文王子康叔封之後武王封康叔於衛都朝歌本商紂之舊都其後又幷有邶鄘地在禹貢兗冀二州之間爲顓頊氏之墟今河南衛輝彰德及大名等府及山東東昌濮州皆其地也衛桓公之十三年爲魯隱公元年及魯閔公二年衛懿公爲狄所滅亥年文公立自漕徙於楚丘後又遷帝丘而朝歌地入於晉至衛出公十二年當魯哀公十四年後十一世聲公之子速自貶稱侯速孫嗣君更貶號稱君而止有濮陽之地後六世而秦二世滅之廢其君爲家人

鄭

姬姓伯爵周厲王少子友之後宣王以母弟懿親封弟友於鄭本在西周畿內今陝西西安府臨潼縣咸林是也幽王之亂友寄帑於虢檜之間遂兼取檜虢之地而施舊號焉都於滎陽是爲新鄭其地本火正祝融之墟北濱大河西及嵩嶽東有中牟圃田今河南開封之鄭州卽其地也王子友死於犬戎之難諡爲桓公子武公掘突孫莊

公寤生世爲周卿士莊公二十二年爲魯隱公元年及鄭聲公二十年當魯哀公十四年後一百單四年而韓侯滅其國

曹 姬姓伯爵周文王子叔振鐸之後武王封振鐸於曹在禹貢兗州之野都定陶今山東曹州即其地也叔振鐸十世孫曹桓公終生之三十五年爲魯隱公元年至魯哀公八年曹伯陽之十五年爲宋所滅

杞 姒姓侯爵夏后氏之後武王克商求夏之後嗣得東樓公而封之杞以脩夏禮物先儒謂河南開封府雍丘縣是其地也雍丘即今之杞縣後遷緣陵又遷湻于湻于即州國也州公自棄其國而奔魯杞蓋因有其地但湻于在城陽近莒郯淮夷間去雍丘甚遠杞不應越千里而遷此大抵杞國在今山東沂莒二州之間耳杞武公之二十九年爲魯隱公元年至杞閔公之六年當魯哀公十四年後三十二年而國滅於楚○杞本侯爵後降稱伯因用夷禮又降稱杞子

滕 姬姓本侯爵文王子叔繡之後也魯隱公十一年滕宣公朝魯始見於經稱滕侯後降稱滕子魯哀公十一年

滕隱公卒後難詳考後六傳而滅於宋或曰滅於齊

薛 任姓本侯爵奚仲之後也魯隱公十一年薛獻公朝魯始見於經稱薛侯後降稱薛伯魯哀公十年薛惠公卒後難具考其後世蓋滅於齊

許 姜姓男爵堯時四岳之後武王封其裔孫文叔於許今河南許州即其地也許之小而偏於鄭南附於楚其後數遷魯定公六年鄭人滅之而許元公復國及元公之子結之元年當魯哀公十四年其後未詳所終

邾 曹姓子爵俗雜東夷陸終氏第五子晏安之後也曹挾初封爲附庸地在魯之東南邾儀父始受王命進爵爲子後九世邾桓公革之六年當魯哀公十四年其後又攺號鄒後及魯俱滅於楚○先儒以今兗州府鄒縣爲邾國之地此恐未的大約邾國在淮沂莒海之間後益爲魯所遷而在鄒耳

莒 嬴姓子爵俗雜東夷與秦同祖武王封茲輿期於莒今山東莒州是也自茲輿期十一世而茲丕父始見於春秋莒共公庚輿而後徵不復見其後四世而楚滅之

秦 嬴姓伯爵伯益之後伯益十九世孫非子爲周孝王牧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封爲附庸而邑之秦在今陝西之秦州是其地也其後秦仲爲宣王大夫伐西戎死之及犬戎滅周秦襄公與諸侯共立平王平王乃命襄公爲諸侯使逐犬戎曰能逐犬戎盡有西周之地秦由是遂強大徙都咸陽秦文公四十四年爲魯隱公元年秦悼公十一年當魯哀十四年後九世秦孝公用商鞅變法度孝公之子惠文遂僭稱王至始皇而併有天下

楚 芊姓子爵祝融之後其弟曰吳回生陸終陸終少子季連之裔孫鬻熊爲文武師成王時乃封鬻熊之曾孫熊繹於荆今湖廣枝江縣是也其後徙郢更號楚郢今之安陸府也後五世而熊通僭稱武王熊通之十九年當魯隱公元年及楚惠之八年爲魯哀公十四年後與秦齊燕趙韓魏號曰七雄十一世至負芻而滅於秦

吳 姬姓子爵傳又云伯爵初太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太王之時商道日衰周勢日盛季歷之子文王生有聖德於是太王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泰伯遂與仲雍逃之荆蠻泰伯居吳端委以治周禮荆蠻歸之遂爲句吳君長泰伯卒無子仲雍嗣立順吳之俗以撫羣蠻鮮通中國及魯成公六年吳子乘始見於經後及夫差十五年

當魯哀公十四年又後八年而爲越所滅

越 姒姓子爵夏少康之後別封於越都諸暨今浙江紹興之地是也越自無余始強昭公五年越常壽過始見於經越允常之子句踐遂滅吳後四世至無彊伐楚兵潰遂爲楚所滅

以上諸國朝聘會盟征伐交見於經與春秋相終始其世次多可考見於年譜吳越之先世次亦無考而春秋實以吳越終故併見於前其有罕見於經及未幾而先滅及世次無可考者則更類紀於左

北燕 姬姓伯爵召公奭之後封於薊丘今京師之地古舜分幽州之野也召公九世至燕惠公六世孫穆公之七年實魯隱公元年及獻公十七年當魯哀公十四年後僭稱王凡六世至燕王喜而滅於秦

紀 姜姓侯爵地在東莞劇邑今山東萊州也爲齊所滅

虞（姬姓公爵仲雍之曾孫周章君吳其弟曰虞仲武王求而封之夏墟地在今山西太陽十二世而晉獻公襲虞滅之）

虢（此西虢也姬姓公爵虢仲之後虢仲虢叔皆文王母弟也虢叔後爲東虢先滅於鄭其西虢在今河南之陝州周室東遷虢公忌父林父爲周卿士魯僖公五年晉獻公假道於虞以伐虢遂滅之）

小邾（曹姓邾挾之後夷父顏之子友別封於郳爲附庸地在今海州昌慮郳黎來始朝於魯其後佐齊桓征伐乃以王命進爵爲小邾子）

隨（姬姓侯爵未詳始封地在今湖廣隨州國小而近楚自速杞之敗而世附於楚）

徐（嬴姓子爵於西周時嘗僭稱王其後乃日衰弱地在今江南邳州齊桓公時嘗佐桓伐楚後爲吳入所滅）

南燕（姑姓未詳封爵地近衛齊間後不知所終）

息（嬀姓滅於楚）　巴　蘷（皆近楚）　穀　鄧（曼姓）　舒鳩　黃　江（二國嘗會盟於齊桓）

道　柏　弦　羅　那　舒庸　庸　麇　頓　沈

舒郤　厲　賴　唐　戎蠻　郎　權　絞　蓼　六

貳　軫　英氏　桐　胡（以上諸國皆滅於楚其封國所始多不可詳羣舒種類不一惟英六乃皋陶庭堅之後也）　申（姜姓侯爵四嶽之後滅於楚）

荀（亦作郇文王之後）　賈　霍（蓋霍叔之後）　魏（畢公高之後）　韓（武王之後）　耿

冀（皆中國之滅於晉者）　白狄　赤狄（種類不一）　肥　鼓　潞　鮮虞　甲氏

留吁　陸渾（此皆戎狄之國之滅於晉者）　温（本王畿內蘇子之國後滅於狄王以其地賜晉文公）　原（亦畿內之國王以賜晉）

梁　芮（皆滅於秦）　滑（伯爵滅於秦地入於周鄭）　崇（近秦之國）　鄀（近楚國爲秦所遷）

萊　譚　遂　盧　夷　鄣（皆滅於齊）　郕（姬姓伯爵國在齊魯之間後未知所終蓋亦併於齊）　郭

宿（男爵爲宋所遷後遂鮮見）　蕭（宋別封附庸爲楚所滅地入於宋）　偪陽（吳宋間國皆滅之地入於宋）

鄅（邾宋間附庸）　巢（滅於吳）

向（姜姓滅於莒後其地入魯）　極　郝　鄟（皆滅於魯）　須句（風姓滅於邾後其地入魯）　顓臾（魯附庸）

鄫（滅於莒其地後入於魯）　鄋瞞（長狄侵魯見敗後其類遂滅亡）

邢（姬姓侯爵今廣平邢臺滅於衛其地後入於晉）

戴（滅於鄭）

州（公爵出奔國亡地入於杞）

項（近楚國齊徐滅之或曰魯滅）　郜（嘗來朝魯其國未詳所在不知所終）　郯（子爵今郯城縣地少皞之後未詳所終）

介　根牟　葛　牟（皆東夷國嘗朝於魯）

黎（國近晉衛爲狄所滅後晉復封黎）　焦（近晉）　揚　夷（國近齊魯）　密　郝　姒　蓐

房　任（諸國皆小未詳所終）

凡祭　單　劉　甘　周　召　毛（皆畿內之國）

列國春秋世次相承見於編年總譜矣其輿地所在則略見於分壤圖說惟是分封所由始及兼併所終則非圖譜所能載故復述此諸國廢興以附於年譜之後其已詳於譜者茲不復述而譜所不及載者亦於此幷見焉

春秋災變總說

天道遠矣冥漠者不言之表然而變化云爲吉事有祥是故書言降格詩詠十月之交伊洛竭而夏亡河漳絕而商滅岐山崩而周微古今所記不可誣也災祥之見無世無之而或則咎徵屢見國以治安或且上瑞駢臻國以危滅又或者休咎雜呈莫知所適此何故與洪範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夏書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脩輔厥后惟明明蓋人者天地之心參爲三才氣息實有以相通者天之所爲人不能强人之所造天不克違故順德所感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嘉瑞彰焉凶德所感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邪慝起焉見瑞而荒瑞妖孽也遇災而懼災吉祥也古聖人事天如事親焉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惕厲奉承反躬惟恐失墜是以禨祥變異史冊畢書天則何心惟人自勵也若迺視日月之薄食信爲天有常行覩寒燠之違時謂適然之氣數則是矯誣上天罔可念聽以肆然民上而災禍隨之不可追矣感召之微各以類應理有固然然或者執一說以相求謂天道如斯不爽也我不敢知知以敬承之卽天心之仁愛矣董子春秋繁露劉向洪範五行其說災變詳矣而先儒或不取焉謂其爲已泥也（或問春秋繁露如何朱子曰尤延之以此書爲僞某看來不是董子之書）茲用撮春秋經傳所書日食星變及寒燠雨暘之忒山川動植之祥列爲橫表使君子觀其概焉於二百四十二年禍亂所趨江河日下則天地與人順逆之符大略於斯可睹噫其唯聖人乎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凡物將至有兆必先非聖人孰能於不言之表而默契焉者乎

春秋日食凡三十六　星變五（僖公十六年隕石於宋五左傳曰星也）　震二（一以不時一以誅慝）　雨雪四（一以震而後雪三以不時）　雹三（爲災）　大水九　無冰三　不雨七（僖公二年三年每時一書文公不雨者三皆歷時總書）　大旱一　火災十二　隕霜之變二（一當殺不殺一未可殺而殺）　螽螟十五　羽毛蟲豸之變五（獲麟亦災變也）　饑三無麥苗無麥禾各一　山崩二　地震五　雨木冰一

其餘傳所他考不書於經者不在此數

	己未 隱元年	辛酉 三年	癸亥 五年	甲子 六年	丙寅 八年	丁卯 九年	庚午 桓元年
日食 星變		二月己巳日食					
霜雪震雹 寒燠水火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庚辰大雨雪	秋大水
鳥獸蟲螟 神怪妖異	傳 八月有蜚		螟		九月螟		
饑歉				傳 京師饑			
山川崩溢 地震							

壬申三年	七月壬辰朔日食既			有年	
甲戌五年			螽		
丁丑八年		冬十月雨雪			
壬午十三年		夏大水			
癸未十四年		春正月無冰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丙戌十七年	十月朔日食				
癸巳莊六年			螟		
甲午七年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秋大水		無麥苗	
乙未八年			傳 鄭蛇鬭於門		
戊戌十一年		秋宋大水			
甲辰十七年			冬多麋		
乙巳十八年	三月日食		秋有蜮		
丁未二十年		夏齊大災			
辛亥廿四年		八月大水			
壬子廿五年	六月辛未朔日食	秋大水			
癸丑廿六年	十二月癸亥朔日食				
乙卯廿八年				大無麥禾	
丙辰廿九年			秋有蜚		
丁巳三十年	九月庚午朔日食				
戊午卅一年		冬不雨			

己未卅二年			傳 有神降於莘		
癸亥僖二年		冬十月不雨			
甲子三年		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六月雨			
丙寅五年	九月戊申朔日食				
辛未十年		冬大雨雪			
癸酉十二年	三月庚午日食			傳 晉饑	
甲戌十三年				傳 晉薦饑	
乙亥十四年				傳 秦饑	八月辛卯沙鹿崩
丙子十五年	五月日食	九月辛卯晦震夷伯之廟	八月螽		
丁丑十六年	正月戊申隕石於宋五 傳曰星也		正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辛巳二十年		五月乙巳西宮災			
壬午廿一年		夏大旱			
庚寅廿九年		秋大雨雹			
甲午卅三年		冬隕霜不殺草 李梅實			
乙未文元年	二月癸亥日食				
丙申二年		自十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			
丁酉三年			秋雨螽於宋		
壬寅八年			冬螽		
癸卯九年					九月癸酉地震
甲辰十年		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			

丁未 十三年		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 大室屋壞			
戊申 十四年	秋七月有星孛入於北斗				
己酉 十五年	六月辛丑朔日食				
庚戌 十六年		毀泉臺	傳 有蛇自泉宮出入於國如先君數	傳 楚大饑	
乙卯 宣三年			郊牛口傷改卜牛牛死		
戊午 六年			秋八月螽		
己未 七年		大旱			
庚申 八年	秋七月甲子日食既		傳 晉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壬戌 十年	夏四月丙辰日食	秋大水		冬饑	
乙丑 十三年			秋螽		
丁卯 十五年			秋螽 冬蝝生	饑	
戊辰 十六年		夏成周宣榭火		冬大有年	
己巳 十七年	六月癸卯日食				
辛未 成元年		二月無冰			
癸酉 三年		新宮災			
乙亥 五年		秋大水			梁山崩
丁丑 七年			鼷鼠食郊牛角改牛又食其角		
丙戌 十六年	六月丙寅朔日食	正月雨木冰			
丁亥 十七年	十二月丁巳朔日食				
乙未 襄七年			八月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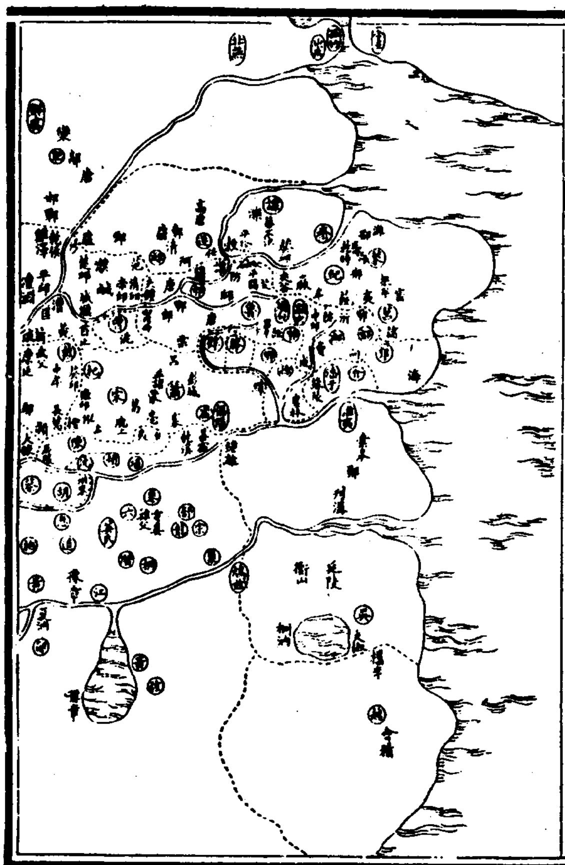
丁酉 九年		春宋災			
壬寅 十四年	二月乙未朔日食				
癸卯 十五年	八月丁巳日食				
甲辰 十六年					五月甲子地震
戊申 二十年	十月丙辰朔日食				
己酉 廿一年	九月庚戌朔日食 十月庚辰朔日食				
辛亥 廿三年	二月癸酉朔日食				傳 周穀洛鬭
壬子 廿四年	七月甲子朔日食既 八月癸巳朔日食	秋大水		大饑	
乙卯 廿七年	十二月乙亥朔日食				
丙辰 廿八年		春無冰		傳 宋鄭饑	
戊午 三十年		五月甲午宋災			
壬戌 昭三年		冬大雨雹			
癸亥 四年		正月大雨雹			
乙丑 六年		傳 六月丙戌鄭災	傳 鄭伯有爲祟		
丙寅 七年	四月甲辰朔日食				
戊辰 九年		四月陳災			
己巳 十年	傳 齊有星出於婺女				
甲戌 十五年	六月丁巳朔日食	傳 見赤黑祲			
乙亥 十六年		傳 旱 鄭大旱			
丙子 十七年	六月甲戌朔日食 冬有星孛於大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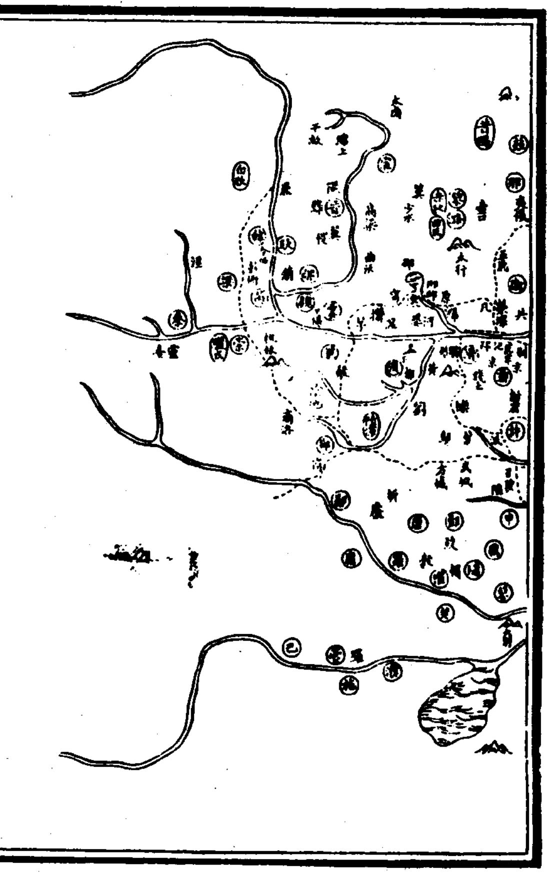
丁丑 十八年		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戊寅 十九年			傳 鄭有龍鬭於洧淵		五月己卯地震
庚辰 廿一年	七月壬午朔日食				
辛巳 廿二年	十二月癸酉朔日食				
壬午 廿三年					八月乙未地震 傳八月丁酉層震
癸未 廿四年	五月乙未朔日食	旱			
甲申 廿五年			夏有鸜鵒來巢		
乙酉 廿六年	傳 齊有彗				
戊子 廿九年			傳 龍見於絳郊		
庚寅 卅一年	十二月辛亥朔日食				
壬辰 定元年		十月隕霜殺菽			
癸巳 二年		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丙申 五年	三月辛亥朔日食			蔡饑	
癸卯 十二年	十一月丙辰朔日食				
丙午 十五年	八月庚辰朔日食		鼷鼠食郊牛		
丁未 哀元年			鼷鼠食郊牛		
己酉 三年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四月甲午地震
庚戌 四年		六月辛丑亳社災			
壬子 六年	傳 楚有雲如赤鳥夾日以飛				
戊午 十二年			十二月螽		
己未 十三年	十一月有星孛於東方		九月螽		
庚申 十四年			春西狩獲麟		

星變始於莊王室益替而霸興也星孛見於文霸者衰而弑君之禍熾矣日食之頻莫甚於成襄君權盡失而私室日强也地震始紀於文而頻見於昭下之不靖不可止也自昭以後星孛再見而春秋以吳越終趣於戰國矣其他戾氣所干隨感而應惟人君不知所戒是以日卽於危亡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又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然則必之天乎必之人也宋襄失問史興譏焉魯僖憫雨春秋賢之是可以知聖人之意也

列國分壤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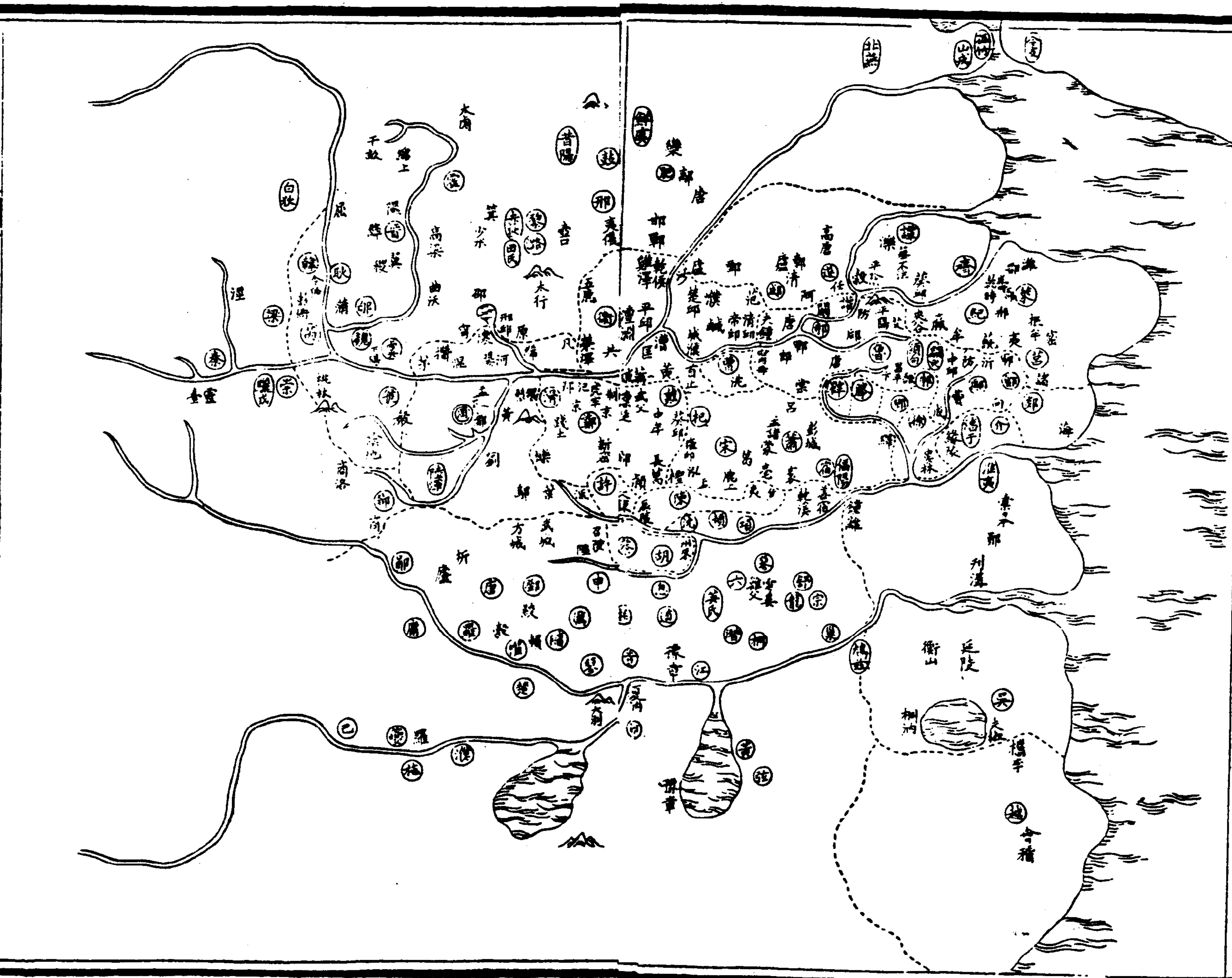
不揆其事之始終不足以知其可否不揆其時勢之可否不能以斷其是非春秋時國壤錯繡小大雜處不審夫當日之情形又何以知其叛服不甯之故與然去古日遠郡國屢更莫詳故處在杜氏當日所考已不能無疑況二千餘年之後乎顧經傳互參得其略焉則要之不離近是坊刻有東坡指掌圖列於卷首因略爲考訂俾覽者得形勢之概焉以爲悉合乎當日之封壤也則未敢必矣





魯都曲阜邾在鄒縣去曲阜僅數十里不應相逼如此且諸費蒙陰又皆遠在鄒國之東東接齊莒是越國以鄙遠也邾文公都繹魯頌保有鳧繹繹山在鄒縣之北又繹縣今屬兗州府在淮邳之北是魯與徐接境處二繹未知孰鄒孰魯也（在鄒之繹山今作嶧繹縣有葛繹山作繹經傳通用嶧繹）要之邾本近淮夷徐宋當魯境東南後或漸弱魯人逼而遷之以爲內屬故近曲阜與

杞在陳留河南開封府杞縣此則近陳宋而遠魯州在湻于在城陽則今莒州屬地州杞相去絕遠杜氏謂湻于公亡國杞葢併之然桓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牟婁在諸城


太行
太岳
白狄
晉
秦
涇
虢
洛
衛
共
曹
宋
杞
鄭
許
陳
蔡
沈
魯
齊
莒
紀
萊
海
邾
滕
薛
徐
申
胡
黃
江
隨
楚
鄧
巴
庸
吳
越
會稽
彭蠡
衡山
延陵
中牟
鹿上
亳
彭城
高唐
濮
城濮
長葛
葵丘
商洛
方城
召陵
豫章
柏舉
州來
淮夷
靈臺

縣東北則是杞本與州莒相近也非自陳留遷淯于矣又杞縣近宋而遠魯而杞國則始終事魯不聞事宋杞國當在今莒州海州之間非今之杞縣也

宿在東平無鹽東平則齊魯之交去宋已遠不應宋人逼而遷之淮西宿州（今隸江南）當宋之東南宿州葢古宿國非東平也（又邳州有宿遷縣今亦隸江南）

江黃道柏皆近楚黃在弋陽則去郢何啻九百里柏舉在蔡東南江黃當亦近之今湖廣黃州宜是古黃國非饒州之弋陽也

豫章今江南之西偏南昌柏舉之戰吳人舍舟淮汭自豫

章與楚夾漢是豫章在淮南漢北非今之江西也

其餘都邑古今異同多有未得其實者未能盡載

春秋紀時總說

春秋首時以紀事有記時月而不日者有記時而不月者有以時記而又以月記者葢多因舊史成文有詳有略非盡義例所關然大要戰伐會盟而書日者意有所謹也有不日者重輕可否無繫於日也有不月者事非一月則統以時至而月未至（已交月節而未朔也）則先以時事在所略則概以時也前事舉時而繼又詳其月日始事不繫之月日而繼事有當詳有所謹也喪紀外赴或不月或不日赴辭略也內大夫或日或不日恩之次也外葬或不月不日內所輕也祭必日日事也雩不日不一日也非日事也朝聘不日非日事也（僖二十八年壬申公朝於王所變例也亦謹之也）祭有不日義不繫之日也（僖八年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不繫之日）災變或日

或不月不日非一月一日也一日災變而亦有不日者史略也春秋不記閏月併於其月也書閏者二閏不告月棄閏也（文六年）葬齊景公併閏也（哀五年）故書閏謹之也古之閏月皆在歲終文公元年於是乎閏三月左傳曰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葢積氣盈朔虛之數以附於歲末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積十九年七閏而成一章此古人之法僖七年傳閏月惠王崩襄九年傳閏月濟於陰阪侵鄭（杜注以長歷參校上下此年不得有閏月戊寅愚按此年似當有閏）

（但閏月不得有戊寅日蓋日誤耳）昭二十二年王室之亂傳記閏月晉人濟師取前城此皆閏月在歲終也襄二十八年冬十二月甲寅天王崩距四十二日乙未楚子卒（杜以爲日誤胡以爲閏月）是亦閏在歲終之徵也（襄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朔日食傳曰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二十八年春無氷杜氏謂舊冬以月在申之故頓置兩閏故經得以春無氷而書災愚按一年不容頓置兩閏蓋舊歲置一閏今歲復置一閏耳略以歷法推之舊冬不閏則此年正月當乙巳朔舊冬置一閏則此年正月得乙亥朔或甲戌朔舊冬置兩閏則此年正月得乙巳朔或甲辰朔如此年正月乙亥朔或甲戌朔則十二月當己亥朔或戊戌朔月中有甲寅無乙未如舊歲置兩閏此年正月乙巳朔或甲辰朔則十二月當己巳朔或戊辰朔月中有乙未無甲寅乃月中既有甲寅又有乙未則是舊歲置一閏今歲又置一閏皆於歲終明矣甲寅天王崩十二月之十六日或十七日也乙未楚子卒閏月之二十七日或二十八日也不書閏月者古人併數閏月之日於終月以別於月之正也）

（春書無氷者舊歲補一閏時未盡正故正二月尚無氷然三月當堅氷而三月又無氷則非司歷過之故而恆燠也故不書其月而總二時書之曰春無氷也）昭二十年傳記春王二月己丑朔日南至此失閏也中氣入下月則前月正當置閏矣是年閏月衛以齊豹之亂殺宣姜閏在九月八月間蓋亦非禮也（蓋以中氣不正之故不能待歲終故急於置閏也不然則秋既平亂至冬歲杪閏月始殺宣姜傳因事而竟言之亦未可知也）閏在歲終何也曰揲歸奇於扐歲歸餘於終古人之法也經不書閏何也曰玉藻曰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中是古人不等閏於常月別正餘也古人之紀日不以三旬（如初一初二之類）以甲乙其繫之月則曰朔（一日）曰望（十五日）曰晦（月盡日）曰旁死魄（二日）曰哉生明曰朏（皆三日）曰既望曰既生魄（皆十

（六日）越若干日不以旬日數日故得併閏日於前月而統數之夫閏以正時猶臣之輔君臣不與君並是以定時成歲則閏所必重而以常統閏則閏可不書或時之首月無事亦書備四時也閏月有事可書亦略別正餘也志常月不志閏月志日食不志月食猶斯志也今之閏月何以不在歲終曰積餘成月則置之使中氣不入下月故前卻不過半月時正而有常矣不必古也杜氏所推長歷非歟曰以顧氏炎武之說考之則杜氏所推置閏殆未是也然經傳月日多有不合亦以數百十年之遠傳聞異辭又不盡以閏故也不能悉合矣以今歷法校之可乎曰古今歷法有

不同（大約古歷節氣均分今以日躔宮度所定則節氣有疏數疏則十五日八時而交一節氣數則十四日十時而交一節氣以宿度有闊狹日行有盈縮故也古月大小盡以相間而成今以月日正交爲朔則有三大三小者以月之行度有遲速故也大要夏秋節氣疏冬春節氣數夏月則有三小冬月則有三大）雖校之適多異耳時以統月月以統日編年紀事其體固然紀載有譌無關乎事之重輕雖學者不可不知然非研經之切務也

春王正月考異

首書春欽昊天也四時天之所運王者奉承之而已故書春於王正之上也次書王正月三正迭建王者所得與民變革故正繫之王大一統也正政也王者布政必於歲首故首事之月謂之正月夏正寅也商正丑也周正子也左氏傳曰元年春王周正月是也正爲周正先儒之說多同蔡九峯獨於伊訓元祀十有二月傳則云三代改正不改月且力旁引證之今人多有是其說者然以春秋經考之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二月無冰無冰而書者以子丑之月正藏冰時而恒燠無冰書之紀異也若夏正則寅卯月冰泮之時無冰不足異矣桓十四年秋八月嘗以周八月實夏六月故嘗書不時若夏正酉月則常事不書矣定元年十月隕霜殺菽以周十月實夏正八月非嚴霜時故書若亥月則霜之殺菽不足異而菽亦已成矣卽此數端可見周之改月而春秋不用夏正也且王者奉天而諸侯尊王王不奉天則失職諸侯不尊王則誅此禮之大經也仲尼作春秋以惇典庸禮乃周王建子而孔子改用夏正是變禮易法以干先王之誅罪之大者烏所爲尊王之書從周之志歟如謂三代惟頒朔授時則三正迭用而紀月則皆以寅月起數則寅月非周王頒正之月亦只當謂之一月而何以謂之正且寅月起數三代所同又何必別之謂王正者三代改正改月而商用丑正迺伊尹奉君見祖迎王歸亳皆只稱十二月何也曰三正可以迭建而月則有可改不可改之分寅月三陽畢達人事首興以寅起數正也子月一陽始生長日初至以子起數亦正也若丑月則可建爲正而難以起數是以商書雖以丑月首事而仍十二月之稱秦用亥正既無取義然亦以亥月難於起數是以仍稱十月與周正異矣近儒謂秦之建亥只謂之改年始不爲改正亦遯辭也然左傳梓愼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則商人亦嘗以丑月起數但商人多質故史猶仍夏正之月以紀事耳周正改月而風雅所詠則多仍夏時蓋夏正得天三代襲用故須朔凜於時王感時時或從夏不可泥一端以定論矣故周禮以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其曰始和則夏正建寅之月也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其曰正歲則周正建子之月爲歲首也（柯氏曰太宰斟酌一年之治法以正歲縣於天官之府小宰帥治官之屬觀之乃頒行於天下至正月之吉縣於象魏則令天下各以其日縣之蓋以改歲言則曰正歲以始月而言則曰正月也是矣）蓋古人之所稱正月者有三正歲之月王者建正之月也始和之月民事方興之正也純陽之月陽道正亨之

月也（建巳之月詩所咏正月繁霜傳所謂正月慝未作皆此巳月也）史紀國事主於尊王故正歲之月別之爲王正又何疑哉然則周正非春而謂之春何也謂周以子月爲春則四時亦惟王者所改是春秋所書直當曰王春正月不必先春而後王矣若如文定之說謂孔子以夏時冠周王則是周王本非春而孔子强冠以春不惟違王且違天矣夫子豈其然哉曰子月非春而自可以謂之春也一陽而既復矣長日而初至矣故子月可謂之春猶人於半夜而興亦自可謂之晨也後天之易震居正東人之事也先天之易震居東北地逢雷而爲復天之道也人統天統此之謂也是故夏擧其中周原其

始夏以四立爲時之始以分至爲時之中周以四立當時之中以分至爲時之判則迎一陽之復而謂之春是亦一理也豈周王之改冬爲春亦豈孔子之强用夏時冠周月哉以記事之體言之則歲首正月而首紀之曰冬於言自有不順於一歲之末又復有冬於文亦複而不安則以王正屬之春又固宜然而可不改若秦之建亥則無時矣（書冬不可書春不可故止書十月也）於後而隱之六年書秋七月桓之九年書夏四月桓之元年書冬十月無事而以月繫之時亦正以見凡書春之非必建寅書夏之非必建巳書秋之非必建申書冬之非必建亥而先時以命之時固春秋首事之例

周之舊章要之則時非其正也此孔子之論爲邦所以有夏時之志也夫　朱子曰文定說春秋謂夫子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時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證得箇行夏之時四箇字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爲他不順欲改從建寅如孟子說七八月之間旱這斷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這分明是九月十月若真是十一月十二月時寒自過了何用更造橋梁（或問南人憂夏旱北人憂秋旱北方陸種需雨正在七八月朱子生於南方未識北方風氣也余曰是則然矣然北人畏春寒不畏冬寒

也曰何謂也曰孟子教人於十一月十二月下水起造橋梁是不畏冬寒也造得橋梁成時春正二月免得過水是畏春寒也其不然乎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周正十一月十二月正是夏之九月十月故孟子云然也六月亢陽是以多旱豈北方之旱熱獨不在六月乎旱皆可憂南人又曷常不畏秋旱也漢唐北宋都皆在北史册所書旱多在夏未聞其獨畏秋旱也）

高乙上二冊

春秋集傳卷之一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瞇圃
婺源汪　紱雙池纂　後學宿松徐　曾皖樵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爕伯
同邑戴　彭景鈞

隱公

隱公（公名息姑魯惠公之長子也諡法不尸其位曰隱○左傳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又取於宋曰仲子生桓公及惠公薨於是隱公立而奉之）

己未（周平王四十九年）

元年（即位之始年也古者天子布正朔於天下而紀元於畿內諸侯奉天子正朔而各紀元於國中）

春王正月（正月者周正建子之月左傳曰王周正月是也繫之王者正朔頒自王朝而諸侯奉之公羊傳曰大一統也子月而冠以春者子月而一陽生則天地生物之心已於是見故自可謂之春又首時以紀事舊史之常而一歲首尾不可以再冬是以直謂之春王正月也冠春於王天子奉天也人君即位之始年當書公即位而此不書者左傳曰攝也杜氏曰假攝君政不修即位之禮也胡傳曰內不承命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故仲尼削之也時月以紀事無事而亦必書時月者備四時以成歲天之道也○按隱公惠之長子而夫人之嫡聲子所生則隱公所宜立者也禮國君不再娶仲子安得爲夫人而仲子之子亦安得爲太子乎惠公以仲子爲夫人而欲立其少子非正也隱公探父志而欲成之將以國奉桓故攝而不修即位之禮過矣故穀梁傳曰先君既勝其邪心而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是成父之惡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矣蹈道則未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公魯君也魯侯爵而稱公者國內臣子之辭也邾儀父邾子克之字也左傳曰未王命故不書爵胡傳曰王朝大夫及列國之命大夫及諸侯之兄弟中國之附庸皆例稱字其常也蔑魯地凡書及者內所志也左傳曰公攝位而求好於邾故爲蔑之盟然公首及邾盟而七年遂有伐邾之舉則比事以觀而刑牲插血要質鬼神之不足恃也亦可見矣）

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鄢音偃○鄭伯鄭莊公寤生也得儁曰克段莊公弟也鄢地名今河南汝甯府鄢陵縣也左傳曰初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他邑惟命請京使居之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避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毋使滋蔓蔓難圖也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太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太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稟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於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太叔出奔共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愚按段恃母愛而志於奪適莊公以懟母而縱弟之惡以誅弟而快其心春秋書此蓋交惡之之辭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咺音烜賵方鳳反○天王天子之尊稱此平王也宰冢宰咺其名也以車馬助葬曰賵左傳曰緩且子氏未薨故名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胡傳曰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咺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何也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人道之大經拂矣六卿與其謀而掌其事而承命以賵諸侯之妾是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庶之分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按有宋孫明復云文公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與此不稱夫人義同朱子曰惠公仲子恐是惠公之妾僖公成風卻是僖公之母不可一例看不必如孫明復之說又曰左氏豫凶事之說亦有此理）

九月及宋人盟於宿（左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於黃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於宿始通也胡傳曰內稱及外稱人皆微者其地以國宿亦與焉微者會盟不志於春秋此其志者有宿國之君也凡書盟者惡之也林氏曰魯宋宿三國共爲盟參盟之端見矣）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有又通後傚此祭側介反○左傳曰非王命也胡傳曰祭伯畿內諸侯爲王卿士來朝於魯而直書曰來不與其來朝也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

公子益師卒（胡傳曰凡

（公子公孫登名於史冊貴戚之卿也不書官者程子以爲不與其以公子故而自爲卿也古者侯國大夫皆命於天子卿卒必書春秋貴大臣之意其不日者其恩數之有厚薄與）

庚申（平王五十年）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戎蓋徐州之戎潛魯地戎以號舉外之也會戎脩舊好也以公而會戎譏之也公羊傳曰會者外爲主爲會戎危公也）夏五月莒人入向（左傳莒子娶於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按稱莒人者四裔小國微之也弗地曰入言造其國都也諸侯專兵以陵小弱而入其國都書之著其悖也）無駭帥師入極（無駭魯大夫不氏未賜族也帥師舉大眾也以大夫而舉大眾入人之國諸侯相伐大夫專兵陵弱暴小天下無天王矣春秋所以作也）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唐魯地先是會戎於潛戎請盟公弗許此乃復與之盟書及內爲主也前不許而今又及之盟汲汲然恐失戎好也末矣書曰謹之也）九月紀履綸來逆女（履綸左氏作裂繻繻音須○履綸紀大夫逆迎也）冬十月伯姬歸于紀（伯姬魯女也嫁於紀婦人謂嫁曰歸

穀梁傳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紀侯使履綸逆婦而經不書使不與其使大夫也公羊傳曰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不親迎也女曷爲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伯左氏經作帛○密莒地今山東高密縣胡氏曰闕文也紀子非爵書字非例或有他國子爵伯爵者與焉而不可考矣杜氏曰子帛履綸字也莒魯有怨紀侯既昏於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故傳曰魯故也比之內大夫而在莒子上稱字以嘉之也恐未必是）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林氏曰子氏仲子也按仲子生而有文在手曰爲魯夫人而惠公娶之則惠公以仲子爲夫人舊矣是以隱公成其喪而以夫人之稱赴於諸侯爲臣子者又安得不夫人之史册仍之不能改也然諸侯不再娶禮無二嫡娶仲子而夫人之非禮也前歸賵則曰仲子後考宮則曰仲子嫌於嫡夫人孟子故曰仲子者著其實也既成其爲夫人之喪矣而不書葬者終殺於夫人故也此以夫人書著惠公隱公之失也又穀梁氏胡氏皆以此爲隱公之妻未知果否朱子曰夫人子氏薨只是仲子）鄭人伐衛（按左氏叔段之子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故鄭人伐衛討

公孫滑之亂也鄭罪致討曰伐胡傳曰征伐天子之大權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況於脩怨乎不書戰者程子以爲衛已服也衛服則可免矣此義施於伐而不書戰者皆可通矣）

辛酉（平王五十一年崩）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日月薄蝕有常度而每食必書者一以考歷法之疏密一以示人君謹天戒也日有食之者不知以誰何之辭非眞食而如有食之也以長歷推之此在二月朔日不書朔史失之也）三月庚戌天王崩（平王也桓王立左傳曰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杜氏曰欲諸侯之速至故遠日以赴春秋[illegible]胡傳曰[illegible]無君如此而王室之不王亦可見矣）四月辛卯尹氏卒（尹左氏經作君○公羊穀梁二傳皆以尹

氏爲周大夫[illegible]執朝權爲周亂階[illegible]書志世卿非禮也[illegible]魯季友仲遂[illegible]於諸侯不反哭於寢不祔於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illegible]）秋武氏子來求賻（[illegible]）八月庚辰宋公和卒（[illegible]是王者所以優諸侯也[illegible]

待諸侯之義見矣而或日或不日者何謹則書日慢則書時其大致然也或名或不名者何會盟則名於載書聘問則名於簡牘未嘗會盟聘問而無所證者雖使至告喪其名亦不可得而知矣凡此類因舊史而不革者也杜氏曰稱卒者略外以別內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齊侯僖公祿父也石門齊地此外諸侯特相盟之始林氏曰書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鹹以志諸侯之散凡春秋之始終齊鄭為之也）

癸未葬宋穆公（公羊傳曰葬者曷為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胡傳曰外諸侯葬其事則因魯會而書其義則聖人或存或削諸侯五月而葬同盟畢至其生講會同之好其沒有葬送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周制有職喪掌諸侯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則冢人授之兆為之蹕而均其禁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外諸侯葬或存或削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葬而或日或不日何備則書日略則書時其大致也卒而或葬或不葬何有怠於禮而不葬者有弱其君而不葬者有討其賊而不葬者有諱其辱而不葬者有治其罪而不葬者有避其號而不葬者宋殤齊昭告亂書弒矣而經不書葬是討其賊而不葬者也晉主夏盟在景公時告喪書[illegible]矣而經不書葬是諱其辱而不葬者也魯宋盟會未嘗不同而三世不葬是治其罪而不葬者也吳楚之君書卒者十亦有親送之西門者矣而經不書葬是避其號而不葬者也怠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闕其文魯史之舊也討其賊諱其辱治其罪避其號而不葬聖人所削春秋之法也愚按卒則書爵書名正其終也葬則稱謚稱公臣子之志也）

壬戌（桓王元年）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牟婁杞邑穀梁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諸侯相伐取邑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胡傳曰取者收奪之名特書曰取以著其惡僖公嘗取齊西田矣成公嘗取汶陽田矣亦書曰取何也苟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而擅兵爭奪雖取本邑與奪人之有者無以異春秋之義不以亂易亂故亦書曰取正其本之意也）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按左氏初衛莊公娶於齊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取於陳曰厲嬀生孝伯早卒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毋乃不可乎公弗聽及是年春州吁弒桓公而自立愚按斥言州吁罪之專在州吁也不書公子絕其族也所以戒天下人君之不敬其妻子而寵庶孽以遺宗社子孫亂者）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清衛地遇者不期而相見之稱左傳曰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於清蓋殺其禮也及內志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左傳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脩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按州吁未能和民非宋公之寵安能伐鄭陳蔡雖好衛而無惡於鄭也非宋公為衛主又何必伐鄭故陳蔡衛之伐鄭若曰為宋伐鄭也擊鼓之怨可知矣夫宋穆公逐馮而致國於殤馮既出矣殤公何不思先君不私其子之德而以馮故與鄭讐也忘德而讐其子且助

弒君之賊以虐用其民故宋公首惡焉陳桓公不思衛桓為陳出而見弒於州吁而反助州吁以伐無罪故宋陳目其君而書爵以深著其罪也蔡書人減其君之罪辭也衛人不為州吁用而挾於宋陳故衛居其後不與州吁以得用其人也至若州吁弒君之罪則直書而義已明而宋陳蔡黨惡之罪則亦不待言而可見矣○林氏曰此諸侯會伐之始亦東諸侯分黨之始於是齊鄭一黨也魯宋陳蔡衛一黨也自東諸侯分黨而天下始多故矣）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左傳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之書曰翬帥師疾之也夫公以眾仲之言而知州吁之不可與故不許正也而翬為之請是陷君於惡也及請之弗許則固請而行目無君矣蓋翬有黨惡之志與州吁其臭味焉而玩君權也而隱不能制翬且假之權焉隱亦不君矣故翬不稱公子絕之也不言公使不欲以累公且著翬之擅也此即前伐鄭之諸侯也而再序之者罪累魯也且著其亟脩怨而固黨惡以深惡之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左傳州吁未能和其民石厚問定君於石碏碏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侯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

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於陳曰衛國褊小老父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州吁而請涖於衛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於陳書人者眾辭州吁未能和民是舉衛國之人皆欲誅州吁也石碏爲國人誅之因眾志也陳人執州吁矣而不書者不與陳以討賊之義也前此黨於州吁矣使非石碏言陳無討州吁志也濮衛地也州吁不得民而諸侯助之諸侯不能承王命以討而衛人自討之罪諸侯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晉莊公子桓公弟也衛人迎晉於邢而立之是爲宣公書人者眾辭也立擅辭也胡傳曰晉雖諸侯之子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眾謂宜立而遂自立焉可乎晉不稱公子絕之以著專有其國之非也未有爲子而不受之父也未有爲諸侯而不受之王也）

癸亥（桓王二年）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觀左氏經作矢○棠魯地今山東兗州魚臺縣左傳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是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於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朱子曰據傳則矢魚是以弓矢射之如漢武親射江中蛟之類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胡傳曰衛亂是以緩魯往會故書諡之曰桓臣子不請於王而私自諡耳）

秋衛師入郕（左傳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胡傳曰稱師紀其用眾書入郕著其暴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考始成而祀也仲子卒於二年十二月至是而別廟成且祀之也前書夫人從所赴以見公志也此復稱仲子者因立宮著其實也公羊傳曰桓未君曷爲祭仲子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穀梁傳曰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胡傳曰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爲別宮以祀之非禮也因其考宮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宮存不稱號殁不稱諡單舉字姓者妾也初獻六羽者始用六佾也不曰佾而曰羽者佾干羽之總稱也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則獨奏文樂故謂之羽而不曰佾也魯僭天子之樂舊矣用於太廟以祀周公其後羣公廟皆僭用焉仲子以別宮故不敢同

羣廟而降用六佾書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先是公訪於眾仲眾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邾人鄭人伐宋（左傳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邾小國而先鄭者邾主兵也前此州吁主兵而先宋者特筆以深罪宋也）

螟（蟲害稼也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蠈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春秋書螟紀災變重民本也）

冬十有一月辛巳公子彄卒（彄苦侯反○彄僖伯名左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書曰見恩禮之厚也林氏曰大夫書卒不書葬葬者臣子之事非公家所及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長葛鄭邑環其城邑曰圍此報入郛之役也穀梁傳曰伐國不言圍邑言圍者久之也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填服以冬圍之至明年秋而取之久可知矣）

甲子（桓王三年）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輸左氏經作渝○輸變也和而不盟曰平先是公之未立也與鄭人戰於狐壤止焉元年及宋人盟於宿四年遇於清又會伐鄭是魯宋其讐鄭也及五年邾鄭伐宋入郛宋人使來告命使者失辭公怒止不救宋鄭人知公之有閒於宋也故來求平焉曰輸平者一以見鄭人之狡而前盟之不足恃一以見公之苟利而無恆信也宋子曰渝平謂變渝舊盟以從新好也公穀作輸不胡文定謂以物而求平也恐未必然）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艾齊地齊與鄭好鄭既渝平於魯魯因是而始平於齊也）

秋七月（杜氏曰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也按周之正月非春也四月非夏七月非秋十月非冬然王正而春矣此無事而書秋七月桓之元年書冬十月九年書夏四月者蓋以見凡春之非必建寅夏之非必建巳秋之非必建申冬之非必建亥而先時而命之時此固春秋首時之例也要之則時非正也此即孔子所以寓夏時之志與）

冬宋人取長葛（左傳秋宋人取長葛杜氏曰秋取冬乃告也上言伐鄭圍長葛則長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按取者不當取也圍期年而取之宋人之暴可見矣）

乙丑（桓王四年）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叔姬伯姬之娣也古者諸侯一娶九女二

（國滕之皆有姪娣有年未及十四者則姑備名數而待年於國及年而後歸之叔姬待年於魯至是而始歸也媵娣微者而何以書有後之歸酅故於此書之以著其始也蘇氏曰書叔姬賢之也）滕侯卒（左傳曰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乎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胡傳曰滕侯書卒何以不葬怠於禮弱其君而不葬者滕侯宿男之類是已卒自外錄不卒非外也葬自內錄不葬非內也）夏城中丘（中丘魯地左傳曰書不時也胡傳曰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爲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爲重事也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左傳曰結艾之盟也胡傳曰書盟書帥師而稱兄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書出奔書歸而稱兄弟者責其薄友恭之誼年者齊僖公母弟也僖公私於同母寵愛異於他弟施及其子猶與嫡齊而襄公紬之遂成篡弒之禍故聖人於年來聘特書曰弟焉鄭語來盟黑肩帥師皆罪其私也陳光奔楚而稱弟不念鞠子哀矣盜殺衛縶而稱兄不念天顯也秦鍼宋辰之出則皆責其薄也）秋公伐邾（左傳宋及鄭平盟於宿公伐邾爲宋討也蓋自鄭來渝平而公絕宋好已背元年之盟矣及宋與鄭平公又懼失宋故爲宋伐邾以報入邾之役也以是求宋末矣況蔑之盟何在乎凡此類比事以觀不待貶絕矣）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凡畿內之國伯爵周卿士也戎西戎之居中國者楚丘衛地左傳初戎朝於周發幣於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於楚丘以歸杜氏曰戎鳴金鼓以伐王使見夷狄強疏也不書凡伯敗者單使無衆非戰陳也言以歸非執也胡傳曰於楚丘者罪衛不救王臣之患以歸者罪凡伯失節不能死於位也凡伯承王命爲過賓於衛而戎得伐之以歸是蔑先王之官而無君父也爲狄所滅有由然矣愚按魯息姑攝君七年矣王喪不奔不遺一介以鎮撫王室而天王猶殷然下聘以致凡伯見伐於戎則王之不天也亦已甚矣）

丙寅（桓王五年）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垂衛地左傳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於犬丘）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祊音崩○宛鄭大夫不書氏未賜族也祊地名在泰山旁昔宣王賜鄭以祊爲湯沐之邑以待天子之巡守而助祭泰山者也成王賜魯以許

田爲朝宿之邑魯人因立周公別廟焉祊近魯許田近鄭鄭以天子不復能巡守而欲以祊易許田各從其國之所近也左傳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庚寅我入祊（我魯自我也胡傳曰鄭欲以祊易許田前此以言請之矣未入地也至是來歸祊地既入矣未易許也周制六年五服一朝故於天子之郊有朝宿之地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嶽故於泰山之旁有湯沐之邑諸侯皆有之乎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故特賜之許田爲朝宿之地如皆有焉盡天子之郊不足爲其地矣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祊爲湯沐之邑如皆有焉盡泰山之旁不足爲其邑矣祊近魯許近鄭各以近相易何以不可乎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能巡守矣用是見鄭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矣其言我入祊者祊非我有也入者不順之辭義不可而強入之也）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父音甫○宣公卒桓公封人立）辛亥宿男卒（蔡未同盟而書名惠有舊盟也宿同盟而不書名失之也未通而書名者赴以名也天子崩不名諸侯卒則名之尊卑之別也）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瓦屋周地左傳齊人卒平宋衛於鄭秋會於溫盟於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穀梁傳曰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林氏曰有參盟而後有主盟蓋侯國參盟非王室之幸也無王而有伯矣故謹之也）八月葬蔡宣公（三月而葬慢也）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莒人微者浮來紀邑及莒盟浮來成盟密之好也及內志也及人盟輕也穀梁傳曰可言公及人盟不可言公及大夫盟也然則經不言約而婉矣）螟（爲災也左傳曰不爲災不書）冬十有二月無駭卒（不日恩意薄也左傳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按陸氏及朱子說則左傳謚字當作氏無駭公子展之孫以王父字爲氏也胡傳曰諸侯之子爲大夫則稱公子其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爲大夫則稱名無駭挾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使之世爲大夫則稱氏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爲近古其後官人以世無不賜之族而先王之禮亡矣至於三家專魯六卿

（分晉諸侯失國出奔者相繼職此由也）

（丁卯桓王六年）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南氏季字天子大夫也胡傳曰諸侯於天子朝聘有常天子於諸侯不可以若是恝故亦有時聘問之禮焉隱公卽位九年未嘗朝聘天子如隱公者貶爵削地可也刑則不舉遣使聘焉可乎經書公如京師者一朝於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舉魯一國則天下諸侯息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錫命者三歸脤者一賵葬者四則問於他邦者又可知矣王之不王如此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諸侯之不臣如此政事安得不自大夫出乎其原皆自天王失威福之柄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爾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雨雪之雨去聲○左傳曰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大雪胡傳曰周三月夏之正月也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雨雪此陰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人爲感之也春秋災異必書雖不言其事應而應事具存矣按如左傳則震電上當有霖字）

挾卒（挾公穀皆作狹○挾魯大夫不氏未賜族）

夏城郎（郎魯地公背宋而黨鄭故城郎以備宋左傳曰書不時也胡傳曰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魯嘗城費城郕其後復墮焉則非制矣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時也隱公城中丘城郎而皆以夏則非時矣城不踰制役不違時又當分財用平版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址揣厚薄仞溝洫具餱糗度有司量功命日不愆於素然後爲之可也況失其時制妄興大作無愛養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輕重見矣）

秋七月（備時月也）

冬公會齊侯于防（魯地左傳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邾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於防謀伐宋也胡傳曰以王命討宋而聽征討之禁於王都雖召陵之舉不及是矣始則私相會爲謀於防中則私相盟爲師期於鄧終則乘敗人而深爲利以取二邑歸之己奉王命討不庭者果如是乎經之書會書伐書取不異其文者以此愚按鄭之謀宋報私怨也而託之王命焉經不異其文奪其狡也不與以託之王也）

（戊辰桓王七年）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左傳癸丑盟於鄧爲師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胡傳曰翬不氏先期也始會宋以伐鄭固請而行今會鄭以伐宋先期而往不待鍾巫之變知其有無君之心矣）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菅古頑反○菅宋地杜氏曰齊鄭後期故公獨敗宋師書敗宋師未陳也）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郜防宋二邑左傳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於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於我林氏曰鄭取二邑歸於我不書鄭讓不在鄭晉取齊西汶陽郛田歸於我不書晉讓不在晉愚按詐戰以敗人之師而取其二邑雖承王命且不可況非王命乎然直書取而不諱者齊鄭實分惡焉故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報怨也鄭挾怨而假王命以興師鄭誠罪也然宋果有不王之罪則亦自反焉可矣而連與國以入鄭衛人黨之是無王也不言伐無辭可執也書入鄭著其暴也）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戴音載○左傳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師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按宋衛入鄭罪矣復遷師於戴而召蔡伐之以自取覆敗不可懲乎鄭伯以機詐覆人之師而書取甚鄭伯也凡此類爭奪相殺方命虐民其惡不待貶絕而自見矣）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左傳曰討違王命也胡傳曰程氏謂宋本以公子馮在鄭故二國交惡春秋不見其爲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竊假以逞私忿耳此說據經爲合若討違王命則不書入矣入者不順之詞也苟以爲難詞則齊鄭大國於討郕何難哉）

（己巳桓王八年）十有一年（干寶曰十盈則更始以奇從盈數故曰有）春滕侯薛侯來朝（胡傳曰周禮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世相朝其爲禮亦節矣周衰禮廢諸侯放恣無禮義之交惟強弱之視以魯事觀焉或來朝而不報其禮或屢往而不納以歸且列國於天子述職闕如而自相朝聘可乎凡書朝聘所以示譏也滕薛二君不特言者又譏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偃然受之而不辭隱公之志荒矣）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時來鄭地左傳謀伐許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會者外爲主則主伐許者鄭伯也及者內爲主其以公及何哉汲汲於比齊鄭以爲功則公志也觀前此獨敗宋師而可見矣入郲入許者著其暴非王討也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左傳羽父請殺子軌將以求太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弒之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於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於社圃館於寪氏壬辰羽父使賊弒公於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按隱公之立曰爲桓立也然於今十一年矣而猶曰吾將老老於何日乎翬以殺桓求太宰隱誠欲讓桓則曷不誅翬也隱固不必讓而好名爲讓好名爲讓而實不能讓身死名毀夫誠可鑒也然經不書弒爲內諱也不曰薨於寪氏不忍言也不地不葬弒可知矣既諱而又使人知其弒何所云爲內諱乎爲公諱也不爲翬諱也諱之云者不忍明言耳非可辨也內大夫翬不書卒知罪之在翬也夫

春秋集傳卷之一終

春秋集傳卷之二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颷園
婺源汪　紱雙池纂　後學宿松徐一曾皖樵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邑戴　彭景筠

桓公

（公名軌又名允惠公之妾仲子所生隱公庶弟也弑君自立謚法闢土服遠曰桓）

庚午（桓王九年）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穀梁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謹始也桓弟弑兄臣殺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耳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按正必繫之王常道也獨於此而曰治桓者以三年以後之不書王正可知也二年亦書王正治宋也桓心無王而遂於惡不王者其心也書王正若曰王固儼然在耳翬實弑隱而曰桓者翬之弑爲桓弑也翬不嘗譖隱於桓乎桓不弑君則何不白翬之譖於隱而誅之即不然又何不討翬而後即位也桓弑而經何不直誅之天子不誅諸侯不誅則爲之臣子於後世者固不得而誅之故諱之也諱而不能終諱天理自在於人心也書即位者非內有所承上有所稟也告宗廟臨羣臣修即位之禮經是以因而書之不削也桓自託於先君之嫡嗣而以攝據處隱以自處於非弑君也然則經何爲不削不削所以著其弑也隱薨不地不葬不成喪不誅翬而何以即位其弑而自立可知矣此諱而不能爲諱也胡傳曰非其有而居之曰攝推所有以與人曰讓隱當嗣世其欲授桓所謂推己所有以與人者也豈曰攝之云予以其實讓而桓乃弑之春秋所以深惡桓也）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垂衛地鄭伯會公欲假許田也公會鄭伯賴寵以固位也桓方弑立而鄭首與會焉惟利之圖忘其爲賊也罪與於同爲賊矣）鄭伯以璧假許田（穀梁傳曰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胡傳曰許田所以易祊也鄭既歸祊又加璧者祊薄於許故也湯沐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易

而莫之顧是有無君之心而廢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祀矣故聖人以是爲國惡而隱之也）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越近垂地左傳曰結祊成也及內志也桓汲汲於祊成非欲成前此之信也結鄭以自固耳故書及誅志也）秋大水（謹災也左傳曰凡平原出水爲大水）冬十月（備時月）

辛未（桓王十年）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父音甫○殤公弑莊公馮立督孔父皆宋大夫左傳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殤公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太宰因民之不堪命而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殤公乃召莊公於鄭而立之公羊傳曰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得而弑於是先攻孔父之家公趨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按督之弑君其惡著矣書王正言有王法也其以及孔父者督欲弑君故殺孔父是殺孔父者以弑君也故及之也孔父書大夫以徇君子之也其書名者則劉氏所謂既名其君於上則不得字其臣於下此君前臣名禮之大節也）滕子來朝（滕侯而稱子自貶以子之也沙隨程氏曰春秋之時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賦之多寡隨其爵之崇卑滕之事魯以侯禮見則所供者多故自降以子禮見也滕自貶以子則從而書[illegible]之實乎然滕既自貶以子則不得不書[illegible]副也杞侯而書杞伯又書杞子吳伯而[illegible]禮也莊周曰春秋以道名分此名實之[illegible]也事大不遑悉索敝賦猶不免於自貶[illegible]春秋之志傷矣又按滕侯稱子先儒以爲時王所黜胡傳以爲朝桓弑君之賊故夫子貶之然終[illegible]侯且鄭首會桓而鄭不貶伯則胡傳未是也朱子曰沙隨之說最好觀平丘之會子產爭承曰鄭伯男也而從公侯之貢云云是可知矣）二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稷宋地左傳曰爲賂故立華氏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夫華督弑君而諸侯會立華氏特書成宋亂罪諸侯也蓋以無君訓矣魯則桓成督之弑君其臭味也於桓何責焉書會以稷者外爲主則深罪諸侯也不書立華氏者立

（華氏則所誅若專在督成宋亂則宋馮與焉也馮卽可立而不誅督以賂立之故馮與於亂也然則諸侯書爵何也書爵非予之也曰人則疑於權力之不足而罪輕曰侯曰伯則有請天王誅亂賊之權力而反以成之故書爵正所以深惡之也朱子曰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皆是直著誅貶處按杜氏訓成爲平愚謂凡求平渝平之平可與成通而成宋亂之成不可與平通以爲平宋亂則是隱諸侯之惡也故必以朱子之說爲正）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於大廟（郜音告大音泰○穀梁傳曰桓內弒其君外成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爲弗受也郜鼎者郜之所爲也曰宋取之宋也以是爲討之鼎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郜大鼎也納者不受之辭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公穀程胡皆以杞爲紀蓋以杞爲伯爵而此侯也然按下書入杞明年會杞皆不聞作紀則此實杞侯也杞夏之後三恪之封必非伯爵其後稱伯蓋自貶也後又稱子用夷禮也此爲杞侯無疑）

蔡侯鄭伯會于鄧（鄧蔡鄭間地左傳曰始懼楚也）

九月入杞（左傳曰杞侯來朝不敬九月入杞討不敬也按不稱主帥微之也入者不順之辭暴也已則不德而責人之不敬杞不堪大國之命矣於後來朝於莊乃自貶以伯矣）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左傳曰公及戎盟于唐修舊好也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飮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杜氏曰凡公行還不書至者皆不告廟也按盟戎醜也桓以固位也書至自唐非與其以禮也告至常禮而此亦周公之差也）

壬申（桓王十一年）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嬴齊地胡傳曰桓公三年以後經不書王有以爲周不頒歷者昭公八年王室有子朝之亂豈暇頒歷而經皆書王非不頒歷明矣又以此爲闕文也安得一公之內凡十四年皆不書王其非闕文明矣然則云何桓公弒君自立至是三年而諸侯之喪事畢矣是入見受命天子之時也而王朝司馬不施殘執之刑鄰國大夫不聞沐浴之請魯之臣子反面事讎曾不之恥使亂臣賊子肆其凶逆無所忌憚人之大倫亂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者見桓公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愚按元年二年書王望之也以爲是有王也三年以後不書王悲之也以爲竟無王也會於嬴者左傳曰成昏於齊也杜氏曰公不出媒妁自與齊會而成昏焉非禮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蒲衛地左傳曰不盟也公羊傳曰胥命者相命也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荀子曰春秋善胥命按此則春秋時起胥命之文乃與之之意也林氏曰惟天子稱命此私相命也不請命而私相命於是始又劉氏說同林氏朱子以爲說亦有理此未詳孰是宜姑闕之）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左傳曰杞求成也於郕蓋郕亦與焉）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穀梁傳曰既盡也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曰王者朝日王者朝日則何以知其夜食乎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未之復也則知其食於夜矣愚按或不言朔或不言日或者是史失之今難考矣姑備一說耳）

公子翬如齊逆女（胡傳曰娶妻必親迎禮之正也或迎於其國或迎於境上或迎於所館禮之節也紀侯使履綸來魯侯使子翬往是不重大昏之禮失其節矣故書又按翬稱公子者左傳謂脩先君之好故曰公子愚意稱公子寵也使翬逆女於以見桓之立翬立之隱之弒桓弒之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左傳曰非禮也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讙魯地也杜氏曰已去齊國故不言女未至於魯故不稱夫人）

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胡傳曰昏禮必親迎則授受明後世不親迎於是有父母兄弟越境而送其女者以翬往逆則既輕矣爲齊侯來乃逆而會之於讙是公之行其重在齊侯而不在姜氏豈禮也哉不言以至者既得見乎公也不能防閑於是乎在敝笱之刺兆矣）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左傳曰致夫人也書弟義見隱公七年）

有年（書有年爲民幸也胡傳曰獨書桓有年宜大有年者二公獲罪於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常也然則天道亦僭乎桓宣享國十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歉可知也）

癸酉（桓王十二年）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冬狩也四時之獵皆仍夏時故左傳以爲書時也于郎譏遠也爲宗廟之事於農隙以講武此常事不書而書狩于郎者遠地也以從禽也）

夏天王使

宰渠伯糾來聘（胡傳曰宰官渠氏伯爵糾其名也王朝公卿書爵糾位六卿之長而書名貶也魯桓賊弒君親舍日不討而又聘焉失天職矣始而來聘冢宰書名以見貶終而追錫王不稱天以示譏其義備矣又按左氏云父在故名杜氏曰伯糾名也未詳孰是○此年及後七年不書秋冬亦不書秋冬首月蓋闕文也朱子曰桓公有兩年無秋冬說者謂以喻時王不能賞罰若如是孔子亦可謂大迂闊矣）

甲戌（桓王十三年）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陳桓公卒左傳曰再赴也於是時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杜氏曰此未同盟而赴以名也慎疑審事故從赴兩書）

夏齊侯鄭伯如紀（左傳齊侯鄭伯朝於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胡傳曰外相如何以書紀人主魯故來告其事魯史承告故書於策夫子存而不削者以小國侍大國之安靖己而乃包藏禍心以圖之以著齊人滅紀之罪明紀侯去國之由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叔周大夫仍叔之子者左傳以爲弱也杜氏曰譏使童子出聘也正義謂伯糾身未居官攝行父事故名此子雖已嗣位而未堪從政故繫之父叉公穀二傳皆以爲父老來聘胡傳曰譏世官非公選也未詳孰是然父老而使其子幼弱而使任官是朝無人也卿使世官弱使代父是濫官也皆可爲後世戒矣至若魯桓不王而王室比年再聘則王之不王亦甚矣）

葬陳桓公（不日略也）

城祝丘（不時也祝丘魯地以齊鄭將襲紀故城以備之）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左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於繻葛蔡衛陳皆奔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按鄭不朝王而王以諸侯討之猶敢抗衡以戰射王中肩此天下之大變也然王不稱天者魯桓弒君而聘問及之宋督弒君而王師不討是敎諸侯以無君也遑闕鄭之不朝哉此王之不王爲有以自致也不討魯宋而討鄭不足以服鄭矣故王不稱天也不曰王以蔡陳衛而曰蔡陳衛從王者以者不以也從順辭也曰從者君臣之分也幸諸侯之猶從而惜王之不能以正用也三國書人則君不躬從而以微者往以債王事又以見諸侯之不忠矣天子討而不伐稱伐亦已卑矣戰於繻葛王卒大敗不書諱也存君臣之大防也敗績於戎猶可言也敗績於鄭不忍言也）

大雩（左傳曰書不時也胡傳曰大雩者雩於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於境內之山川魯諸侯而郊禘大雩欲悉書於策則有不勝書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郊禘亦因事以書而義自見）

螽（杜氏曰蚣蝑之屬也爲災故書）

冬州公如曹（州國渻于公爵也外相朝曰如左傳曰渻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外相如不書此書者以明年實來故也○鄭氏曰周世有爵尊而國小者州公虞公是也服虔曰春秋以黜陟之法進爵爲公也或曰嘗爲三公之官也未詳孰是渻于地後入於杞）

乙亥（桓王十四年）六年春正月寔來（左傳曰州公自曹來朝書曰實來不復其國也杜氏曰言奔則來行朝禮言朝則遂留不去故變文如此胡傳曰實州公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同姓則名正名經世之本名正而天下定矣或曰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今州公來朝將何處而可曰失國有不幸焉非其罪也則以諸侯之禮接之可也若譚子在莒茲子在黃溫子在衛春秋不名義可見矣若夫有罪自底滅亡如蔡獻舞郲益曹陽州實之徒則待之以初乃禮之過也觀春秋名與不名而知所以處寓公之禮矣愚按先王之盛諸侯必無無罪而失國者其有罪而國除則不得寓諸侯而待以寄公寄公亦衰世所謂禮也州公之亡亦無以考其實姑備舊說焉耳）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郕左氏經作成○郕魯邑左傳曰紀來諮謀齊難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先是北戎伐齊鄭太子忽救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爲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而訴齊魯人懼故以非時簡車馬胡傳曰周禮中冬大閱敎眾庶脩戰法獨詳於三時爲農隙故也八月不時矣先王之備豫也今懼鄭忽畏齊人不因田狩而閱兵車厲農失政甚矣）

蔡人殺陳佗（左氏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厲公躍胡傳曰佗殺太子而自立至是踰年不成之爲君者以賊討也書蔡人以善蔡書陳佗以善陳善蔡者以蔡人知佗之爲賊善陳者以陳人不以佗爲君知其爲賊故稱人稱人者討賊之辭也不以爲君故稱名稱名者當討之賊也魯桓弒君而鄭與之盟宋督弒君而四國納其賂則不知其爲賊矣齊商人弒君及其見弒而稱位蔡般弒父及其見殺則稱爵是齊蔡國人皆以之爲君矣聖人於此抑揚予奪可謂深切著明矣又按穀梁傳曰陳佗淫獵於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是陳君也而殺之其不地於蔡

（也如穀梁則不足爲討賊之義未詳孰是朱子曰此是夫子據魯史書之佗之弑君初不見於經者亦是魯史無之耳）

九月丁卯子同生（左傳曰以太子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胡傳曰嫡家始生則書於策與子之法也正國家之本也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爲世子）

冬紀侯來朝（左傳曰請王命以求成於齊公告不能胡傳曰昭公棄晉主齊至於客死鄭伯逃齊主楚終於乞盟觀其所主而榮辱成敗見矣魯桓弑君之賊而主之以求援其能國乎）

丙子（桓王十五年）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焚火田也咸丘魯地書焚咸丘議盡物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左傳曰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按穀鄧皆方城以南之國乃不遠千里而朝於魯非邦交之常也以爲纂義則桓弑君之賊也汲汲何爲故魯賤之比於失地者不總言來朝不旅見也○此年亦闕秋冬）

丁丑（桓王十六年）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冬祭曰烝程子曰冬烝非過也書此以見五月再烝之顯也按此足以證周正爲夏正十一月矣穀梁傳以此爲志不時非也然商正丑而書元祀十有二月秦正亥而史書歲首以十月何也曰子月寅月皆可以起數也故周改月也丑月亥月皆不可以起數也故商秦不改月也周改正歲一王之制而布令則於始和夏數得天三代仍之故授時典事巡狩祭祀則皆自夏而史之記事則以周正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家父周大夫天王三下聘矣無貶者不勝貶也）

夏五月丁丑烝（瀆也此季春也獨非禴乎曰烝備物也禴薄也烝洽禘犆其禮異矣且禴以仲春也）

秋伐邾（不書公林氏曰大夫專也）

冬十月雨雪（不時也周十月夏八月也若亥月則雨雪不足書矣）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祭側介反○祭公於周爲三公也遂者專事之辭天子娶於諸侯則使同姓之國爲之主王將娶於紀故命祭公來使魯主昏也不稱使者祭公專也胡傳曰不與王之使祭公也師傅之官坐而論道其任重矣今其來魯乃命魯以昏姻之事也則大夫可矣何必三公任之重使之輕故祭公緣此義得專命不報遂行如紀而王以輕使爲失祭公以遂行爲罪矣爲之節者宜使卿往逆公監之則於禮得矣蓋命魯輕矣卿往逆公監之

重矣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於齊劉夏非卿而書靖公合禮則不書故先儒以爲使卿逆公監之禮也杜氏曰天子無外故因稱王后）

戊寅（桓王十七年）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季姜紀女桓王后季其字也京大師眾也謂天子之居也胡傳曰自逆者而言則當尊崇其匹內主六宮之政使庶妾不得以上僭故從天子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則當繆屈逮下使嬪婦皆得進御於君而無嫉妒之心故從父母所子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按王使祭公命魯主昏而祭公遂往逆此益紀之情也前年紀侯欲因魯以請王命而求成於齊公告不能至此會有其適紀遂得昏王室紀實汲汲於成之情事可見矣然以女爲王后而究無救於亡是以君子貴自强也而王室之無能爲亦可傷矣此亦後世之鑑也夫）

夏四月（備時月）

秋七月（備時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射音夜○曹伯有疾故使其子來朝左傳曰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胡傳曰世子固有出會朝聘之儀然諸侯朝於天子有時而不敢後故老疾者使世子攝事以行急遽職也諸侯間於王事則相朝其禮本無時曹伯既有疾何急於朝魯而使世子攝哉大位姦之竊老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疾而儲副出啓竊何之心危道也有疾而使世子來終生之過也世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矣曰孝子盡道以事其親者也不盡道而苟焉以從命爲孝又焉得爲孝故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己卯（桓王十八年）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桓公卒子莊公射姑立胡傳曰桓無王今復書王何也十者盈數也桓至是宜見誅於天人矣十年書王紀常理也有習於穀梁子者見二年書王以爲正與夷之卒此年書王而曹伯適薨遂附益之以爲正終生之卒誤矣）

夏五月葬曹桓公（得常禮也）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桃丘衛地杜氏曰衛侯與公爲會期中背公更與齊鄭故弗遇胡傳曰弗者遷辭惡衛之失信）

冬十月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左傳曰我有辭也鄭忽以魯餼後鄭之故怒請師於齊齊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按來戰者

（譏無名之師也稱爵者曰侯曰伯而親帥師旅宜其爲奉王命伐有罪之舉而今乃來戰也故爵之者譏之也鄭主乎爲此師而首齊者上書公會衛侯於桃丘弗遇而此乃偕齊鄭來戰是衛之背魯齊間之也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魯亦與焉齊徒多鄭忽之功而從其請乃帥衛以與魯戰是以怨報德不義甚矣故主乎此戰者齊也齊衛鄭亦周班也）

庚辰（桓王十九年）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惡曹地闕人微者也此戰郎之諸侯也而書人明以人齊衛鄭之君也林氏曰戰稱君盟稱人略之也鄭敗王師齊滅后之母家衛抗子突自立自有參盟莫惡於惡曹故略之也）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莊公卒子昭公忽立）秋七月葬鄭莊公（三月而渴葬）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祭側介反○左傳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按祭仲字足仲蓋其名耳先儒以仲爲命卿未必然也宋人執仲而使之廢君立君仲爲國卿見誘於人不能守節以親廢立之事此其罪皆不待言而可見者人微者也名登於策則國卿也以微者而執國卿逆也以國卿而見執於微者則不卿矣突終有鄭而歸不繫之鄭不稱公子絕之言不當有鄭也歸易辭鄭無人也忽繫之鄭忽已繼立也不稱爵未踰年也不稱世子不與其爲世子也觀左氏所述則鄧曼非夫人忽亦非嫡但祭仲以莊公之寵而立之耳然則於其再歸則又稱世子者莊公嘗立之又嘗繼體行喪葬之禮則可歸嗣世者也祭仲執而突歸突歸而鄭忽出則事之本末是非具可見矣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反經然後有善此亂義之言也胡傳謂大祭仲之任以深責之則祭仲之爲命大夫於事少據又以忽不能君故書名則是徒以成敗論人亦恐非聖經意也）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柔魯大夫叔蔡大夫名叔也折地闕四國盟折蓋立突故也柔不氏貶也林氏曰此大夫會盟之始故貶之至公子結則不貶矣）公會宋公于夫鍾（夫音扶○夫鍾郕地胡傳曰臣與宋公盟於折君與宋公會於夫鍾

於闞於虛於龜皆存而不削何辭費也屢盟以長亂數會以厚疑卒叛卒離其事可謂著明矣是故春秋之志在於天下爲公講信脩睦不以會盟爲可恃也）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闞口暫反○闞魯地）

辛巳（桓王二十年）十有二年春正月（無事而首書時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曲池公羊經作毆蛇○左傳曰平杞莒也曲池魯地杜氏曰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故不平）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燕平聲○燕南燕姞姓穀丘宋地）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厲公卒莊公林立）公會宋公于虛（虛公羊經作郯○虛宋地）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龜宋地蓋鄭突因魯以賂宋故魯侯數會宋公宋責鄭賂不已而魯欲平宋鄭故數爲會見宋人之貪賂無厭也）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父音甫○武父鄭地）丙戌衛侯晉卒（宣公卒惠公朔立杜氏曰重書丙戌非義例因史成文也此未同盟而赴以名）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左傳公欲平宋鄭及宋公遇於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於虛又會於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於武父遂帥師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胡傳曰責賂而無厭宋誠罪矣二國聲其罪以致討故書曰伐夫宋人之罪則固可伐然取其賂以立督者魯桓也資其力以篡國者鄭突也無諸己然後可以非諸人故又書曰戰於宋求戰者罪在彼戰於郎是也往戰者罪在內戰於宋是也愚按及者內爲志不言公及蒙上盟武父之文也則主乎是戰者魯也）

壬午（桓王二十一年）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大崩曰敗績此事三傳互異左氏以爲鄭與宋戰公羊以爲宋與魯戰穀梁以爲紀與齊戰據上年戰於宋則宋鄭相報復公左似也然紀方憂齊滅亡之不暇又何敢越境以助魯鄭故胡傳駁之是矣據趙匡所考據經文內兵以紀爲主外兵以齊爲主則

穀梁似矣然書公會紀鄭則不見紀有受伐之情不書戰地又無從考據其戰於紀紀之實況魯鄭救紀則是亦救災恤鄰之師經不容獨以責紀之不量力而沒魯鄭之相救也其不書所戰左杜以爲公後期也大抵此蓋魯史之舊文世遠事堙無從而考其實則亦不知曲直之所歸矣要之分黨結援爭奪相殺爲聖人之所惡其或稱人或稱師亦史之異辭衞在喪而書爵以吉從金革之事也）三月葬衞宣公（胡傳曰葬自內錄也既與衞人戰曷爲葬衞宣公怨不棄義怒不廢禮知古人以葬爲重也禮喪在殯孤無外事衞宣未葬朔乃卽戎又不稱子是以吉禮從金革之事矣凡此類據事直書年月具存而惡自見矣）夏大水（平原出水）秋七月（備時月）冬十月（備時月）

癸未（桓王二十二年）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脩武父之好也于曹曹與會焉左傳曰曹人致餼）無冰（恆燠也紀失時也周正子月正冰壯時若夏正寅月則冰將泮時無冰不足書矣此確見春秋之爲周正也）夏五（胡傳曰傳疑也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愼也）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左傳鄭子人來尋盟且脩曹之好穀梁傳曰來盟前定也不日前定之盟不日胡傳曰來盟稱使則前定之盟也其不稱使如楚屈完齊高子則權在二子盟不盟特未定也諸侯之兄弟例以字通而書名者罪其有寵愛之私非友于之義也）秋八月壬申御廩災（御廩者粢盛之所藏也禮諸侯爲藉百畝於東郊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甸人助以終畝穫則藏之御廩以供祭祀之粢盛以志敬也天火曰災謹神譴也胡傳曰門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廩之新必矣何以不書營宮室以宗廟爲先重本也御廩災而新不書常事也以爲常事而不書垂教之意深矣）乙亥嘗（嘗秋祭也未月而嘗先時也穀梁傳曰志不敬也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按此則不時且不敬重神譴矣故書之示警也）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僖公卒襄公諸兒立）宋人以齊人蔡人衞人陳人伐鄭（報宋之戰也胡傳曰師而曰以者能左右之以行己意也宋怨鄭突之背己故以四國伐鄭宋與蔡衞陳敵而弱於齊乃用其師以行己意故特書曰以列國之兵有制皆統於天子而敢私用之與私爲之用以伐人國大亂之道也穀梁子曰以者不以者也）

甲申（桓王二十三年崩）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左傳曰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穀梁傳曰古者諸侯時獻於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胡傳曰需索之謂求王畿千里租稅所入足以充費不至於有求四方諸侯各有職貢不至於來求以喪事而求貨財已爲不可況車服乎經於求賻求車求金皆書曰求垂後戒也愚按王稱魯鎮撫以寵尊齊責楚入貢以包茅則當時列國於天子亦猶不廢貢獻但或貢或闕天子不能征故有以求見者諸侯之罪多矣書求見侯國之不臣而天王不天也至於車服則有賜無貢求車非所求也）三月乙未天王崩（桓王崩莊王立至莊公三年葬）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備則日之）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左傳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六月昭公入按鄭突篡也而稱爵鄭人君之故也祭仲實逐君而不書祭仲逐其君者突賴仲以篡故不能臣其臣以見黜而出奔故若其自出焉以爲不然非臣所能逐也書名失國也忽復稱世子者己繼體臨喪葬謂是宜世鄭也不稱爵其未行踰年卽位之禮也言至是始復正耳歸順辭復歸失而復得也胡傳曰諸侯失國出奔歸而稱復則可大夫失位出奔歸而稱復則不可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許叔入于許（許叔許莊公弟字叔也國君之弟以字通常也先是隱十一年魯齊鄭入許許莊公奔衞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叔以居許東偏至是莊公卒許叔間鄭亂而入於許君焉許無滅國之罪許莊既卒許叔君許可也然不能正大義以反正焉則以爲是竊入者也故書入）公會齊侯于艾（艾齊地左傳曰謀定許也）邾人牟人葛人來朝（公羊傳曰夷狄之也愚謂天王崩而列國相朝會主賓皆罪也）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櫟來的反○櫟鄭別都也鄭突君鄭有年列於盟會斯不能不伯矣而出入告書名則與之而實奪之又以別於內之有忽也入逆辭公羊子所謂出入惡者是也前此書突歸而此書入者突則未君而得歸罪宋及祭仲也鄭伯突則已君已出而入謂竊據大都惡鄭突也其後入國則不書者昭公微子亹益微不能列於諸侯突既入

（櫟則入國不足書亦鄭不以告也胡傳曰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謀國之誤也末大必折有國之害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袲昌氏反○公羊經作侈）（袲宋鄭間地左傳曰將納厲公弗克而還穀梁傳曰地而後伐疑辭非其疑也胡氏曰非其疑者非其疑於爲義而果於爲不義相與連兵動衆納篡國之公子也故詳書其會地而後言伐以譏之）

乙酉（莊王元年）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謀伐鄭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杜氏曰蔡常在衛先今序陳下蓋後至胡傳曰王制班爵次其先後固有序矣禮制既亡霸者乃以意之向背爲升降諸國以勢之強弱相上下以至之先後而易其序是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也豈所以定民志乎按此亦未見其必然姑備其說）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告廟飲至）冬城向（向失亮反○向魯地左傳曰書時也按周十一月戌也定猶未中卽以此爲十一月事亦已早矣杜氏推校此年閏六月則月卻而節前水星可在十一月而正矣未知果否）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左傳曰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賊待諸莘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按洩也職也實逐衛君而不言其逐者衛朔構二兄是亦篡者其出宜矣既曰衛侯而又出之則出之者其罪亦已著矣）

丙戌（莊王二年）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于黃（黃齊地左傳曰平齊紀且謀衛故也）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趡翠軌反○趡魯地左傳曰尋蔑之盟也）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奚穀梁經作郎○左傳曰疆事也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事至而戰又何謁焉按此不言公疆吏戰也然事至而戰之言則我志戰也故曰及方會黃而又戰于奚雖曰疆事然齊紀之平安可恃哉）六月丁丑蔡

侯封人卒（桓侯卒哀侯獻舞立）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季蔡侯弟杜氏曰桓侯無子將召季而立之左傳曰蔡人嘉之也胡傳曰歸順辭也既歸何以不有國獻舞立矣）癸巳葬蔡桓侯（杜氏曰稱侯蓋謬誤三月而速葬啖助曰蔡桓何以稱侯蓋蔡季之賢知請諡也胡傳是之愚按蔡季之賢能以禮請諡然何故不能以禮五月而葬啖助之說亦不足據矣朱子曰此只是文誤）及宋人衛人伐邾（左傳曰宋志也杜氏曰邾宋爭疆魯從宋志背趡之盟愚按稱及則魯志也不言公微者往也何以言乎魯志宋大邾小魯以悅宋也）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公羊傳曰食既朔也左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是年冬鄭高渠彌弑其君忽立公子亹經無其文者蓋鄭突方強且得諸侯之助而昭公微弱不能自通於諸侯故不以告也不然則經有闕也）

丁亥（莊王三年）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濼盧篤力角二反○濼水名在濟南歷城西北入濟胡傳曰是年桓公已終復書王者明弑君之賊雖身沒而王法不得赦也左傳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男有室女有家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按與者以之之義遂者繼事之辭會而遂如齊是姜與公同往以會而姜遂與公如齊也會者人君之事而夫人隨之以行踰大閑矣又遂與之如齊拒申繻之諫從姜氏之欲欲免於彭生之禍其可得乎）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左傳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讁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魯人告於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甯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杜氏曰不言戕諱之也至自齊告廟也胡傳曰魯君弑而薨者則不地今薨於齊豈不沒其實乎前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後書夫人孫於齊去其姓氏而莊公不書卽位則其實亦明矣）秋七月（備時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公羊傳曰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穀梁傳曰讎在外者不責踰國而討於是也胡傳曰桓公之讎在齊則外也隱公之讎在魯則內也在外者不責其踰國固有任之者矣在內者討於是此）

春秋之法也故十八年書王而桓公書葬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是年冬齊人殺鄭高渠彌戕鄭子亹鄭人立子儀又王室有周公之難王殺周公黑肩事皆不見於經葢未以告也不然則經闕也

春秋集傳卷二終

春秋集傳卷之三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㞕圃
婺源汪　紱雙池纂　　後學宿松徐　曾皖樵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邑戴　彭景筠

莊公上（公名同桓公嫡子諡法勝敵克亂曰莊）

戊子（莊王四年）元年春王正月（左傳曰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按文姜與於弒莊公以父戕於外故不忍行即位之禮於是文姜不敢安而自出也）三月夫人孫于齊（夫人莊公母文姜也孫出奔也內諱言奔故謂之孫左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按女子於父母之國則以姓繫之字如伯姬季姜是也婦於夫家則以氏繫之姓如子氏姜氏是也不稱姜氏絕之於魯也姜氏淫而與於弒君義不得入魯之廟不為桓也妻則不為同也母絕之義也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為體為莊公者雖不能以法加其生母然究不得而母之是以不稱姜氏絕不為親此孔子所筆削也然姜氏孫齊不久復歸縱欲無恥出會紛然莊公惡在其能絕姜氏也孔子於此亦因其奔齊而著斯義以示天下後世耳惟莊公不能終絕姜氏故仍得以夫人之禮行而經亦書夫人書孫則莊公之不能君不能子而夫人得出入自如亦於是可見於孫齊不稱姜氏而於其復歸則削而不書者以謂此既絕之而後之會禚享齊侯如齊師者則不知誰氏也云爾）夏單伯逆王姬（逆左氏經作送宜從之單式展反○杜氏曰單伯天子卿也單采地伯爵也王將嫁女於齊既命魯為主昏故單伯送女不稱使也王姬不稱字以王為尊且別於內女也天子嫁女於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不親昏尊卑不敵也愚按天王使單伯送王姬而魯書之者使魯為主先使來告故魯承告而書之也不稱天王使者不當使也齊諸兒實鳥獸行大司馬所當夷滅齊與魯不共戴天之讐天王之所當矜憫煢煢在疚不恤其喪天討不加於罪人而昏媾好之又使與不共戴天者為之主其昏焉魯逆命則使疑於不臣承命則已蹈於不孝是教天下以亂君臣父子夫婦之倫也其何以君天下故不書天王使者猶是為之諱之也先儒以單伯為魯之命大夫恐無可據單氏為周世卿左傳宜是）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築別為之也公羊傳曰主王姬者必為改築於路寢則不可於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其道必為之改築也穀梁傳曰築之外變之正也仇讐之人非所以接昏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為禮也胡傳曰築之於外之為宜不若辭而弗主之為正也愚按齊魯之讐大矣莊公之痛深矣為莊公者既不能寢苫枕戈以上請天王而討諸兒之罪報父之讐亦已羞矣又且為之主王姬而醜然人面而徒為築館於外以為得禮之宜是何異掩耳而盜鈴也後此會伐狩禚又何怪焉莊公於此無人心矣經書築王姬之館於外非與之也夫子於此葢傷之矣）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未同盟而赴以名莊公卒子宣公杵臼立）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榮氏叔字周大夫錫賜也桓公未王命王追賜之命為諸侯也穀梁傳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胡傳曰啖助曰不稱天王寵篡弒以瀆三綱也春秋書王必稱天所履者天位所行者天道所賞者天命所刑者天討今桓公弒君篡國而王不能誅反追命之無天甚矣）王姬歸于齊（杜氏曰不書逆公不與接）齊師遷紀郱鄑郚（郱蒲丁反鄑子斯反郚其俱反○郱鄑郚紀三邑名齊師遷其民而取其地也稱師者著齊人之橫暴也）

己丑（莊王五年）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不日禮之常也）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慶父莊公弟杜氏以為公庶兄於餘丘公穀以為邾邑杜氏以為國名皆未詳孰是夫莊公初即位而公子主兵動大眾以出伐其權亦已下移矣又不尋諸仇讐而以之陵弱暴小則其罪又不言而可見矣稱公子者此時之惡不在慶父且著其寵也）秋七月齊王姬卒（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也胡傳曰此內女為之服故也莊公於齊王姬厚矣如不共戴天之念何此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也）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禚音灼公羊經作郜古本作禚石經改作禚○左傳曰書姦也按書姦而不隱不復為隱亦不能隱也趙匡曰姜氏

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曰夫死從子通乎上下況於國君乎君者人神之主也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御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爾

乙酉宋公馮卒（莊公卒閔公捷立）

庚寅（莊王六年）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溺魯大夫穀梁傳曰此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讐仇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胡傳曰有父之讐而釋怨其罪大矣況與合黨與師伐人國乎）夏四月葬宋莊公（不日常也）五月葬桓王（左傳曰緩也以王喪而六年不葬其故今不可考矣要之周不王也或曰改葬也改葬亦非禮也）秋紀季以酅入于齊（酅戶規反○季紀侯之弟字季也酅紀邑名紀自度見逼於齊不能守國故季先以酅附庸於齊以承先祀不泯社稷也不名爵之也不書奔非竊邑以叛也見逼於強橫而天子不能討而方伯不能救爲先祀計不得已而自判以屈服焉故憫之而得書字也以者不以者也入難辭亦逆辭不能君臣一心以強於政治相與共守社稷計無復之而甘自離析以屈服於強敵之國夫豈聖人之所與乎以其於齊故難之也）冬公次于滑（滑公穀經作郎○左傳曰將會鄭伯謀救紀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胡傳曰次有所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春秋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爲善救而書次以次爲譏次於滑譏之也魯紀有昏姻之好當恤其患於齊以父之讐不共戴天苟能救紀抑齊一舉而兩善并矣見義不爲而有畏也故譏之愚按不書救紀者齊未聞伐紀魯亦不成其爲救紀且不得有救紀之善也莊公即位三年矣縱能以救紀之故而抑齊亦止是救昏姻之國而未得爲報父之讐也況又不能救乎）

辛卯（莊王七年）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祝丘魯地胡傳曰兩君相見享於廟中禮也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非兩君而相見又去國而享諸侯甚矣）三年紀伯姬卒（杜氏曰隱三年裂繻所逆者內女唯諸侯之夫人卒葬皆書恩成於敵體）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林氏曰自參以上非邦交之舊矣按此鄭伯者蘇氏以爲子儀胡傳以爲鄭厲但子儀微弱未能出會而鄭厲素得諸侯之與則此蓋厲公也遇垂蓋謀衛也）紀侯大去其國（左傳曰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杜氏曰以國與季奉社稷故不言滅不見迫逐故不言奔大去者不反之辭按紀侯委曲以存社稷而後去之其力弱其心苦矣故失國而不名矜之也然不振之罪亦不可辭矣故不書其卒微之也紀侯大去紀季猶存則不得而書齊滅紀然前書齊師遷紀郱鄑郚下書齊侯葬紀伯姬則紀侯之大去非齊所逼脅而曷爲大去乎故比事以觀而齊侯滅紀之惡亦可見矣）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胡傳曰不稱齊人而目其君者見齊侯迫逐紀侯使之去國雖其夫人在殯而不及葬然後襄公之罪著矣襄弑魯君滅其昏姻之國而葬其女是猶加刃於人而以手撫之也斥言齊侯賤之也惡其詐也如紀似禮存紀似義葬伯姬似仁故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難苗也）秋七月（備時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禚公穀經皆作郜○公羊傳曰公曷爲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讐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焉譏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讐狩也穀梁傳曰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爲卑公刺釋怨也按書及者罪公志也）

壬辰（莊王八年）五年春王正月（備時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正義曰蓋齊侯彊紀之師也蓋齊師彊紀而夫人往會之此與屈完如師同或以師字成句言從行者之衆也似不必然）秋郳黎來來朝（郳公羊經作倪黎左氏經作犂○黎來郳君名左傳曰名未王命也胡傳曰國君何以名夷狄之附庸也能修朝禮故特書曰朝其後王命以爲小邾子蓋於此已能自進於禮矣）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左傳曰納惠公也穀梁傳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逆王命也按前此成宋亂之諸侯皆稱爵以惡之此何又稱人以貶之曰討亂以權書爵見有討賊之權而釋賊不討也上下以分書人見以任下之微而抗衡天子也爵頒自王朝抗衡天子則無爵矣故奪其爵也莊公內則忘親讐外則納罪人上則逆王命故人諸侯以人公也曷爲不諱莊公無恥也母姜宣淫致敝苟之譏會狩於禚來猗嗟之傳莊公醜然而於此又何諱乎）

癸巳（莊王九年）六年春王正月（公穀經皆作三月）王人子突救衛（救公子黔牟也胡傳曰王人微者子突字也以下士之微超從大夫之例而書字者褒救衛也朔陷其兄使至於死罪固大矣然其父所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可也又藉諸侯之力抗王命以入國是故四國之君貶而稱人王人之微嘉而書字子突不勝五國使之得入其亦不幸爲爾矣幸不幸命也守義循理者法也君子行法以俟命故其褒貶如此）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穀梁傳曰不言伐衛納朔不逆天子之命也入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爲以王命絶之也朔之名惡也朔入逆則出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命絶之也）秋公至自伐衛（杜氏曰告廟也）螟（災也）冬齊人來歸衛俘（左傳曰文姜請之也胡傳曰俘者二傳皆以爲寶商書遂伐三朡俘厥寶玉則俘者正文也寶者釋辭也言齊歸寶則知四國皆受朔之賂矣春秋特書此結正諸侯之罪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動於惡也按據三傳則經文似誤作俘字耳書齊人來歸則抗王師以納朔者又齊人其罪魁也）

甲午（莊王十年）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防魯地左傳曰齊志也杜氏曰文姜數與齊侯會至齊地則姦發夫人至魯地則齊侯之志故傳略舉二端以言之）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隕公羊經作霣○左傳曰恆星不見夜明也星隕而雨與雨偕也公羊傳曰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霣如雨正義曰公羊言其狀似雨左傳轉如爲而謂星落而且雨與雨雜下所落非一星也按如公羊則雨字當去聲○夜無明非夜明也有竊爲明者也惟日施明星月皆受明以能明日出地則地上受明而不見星月之明日入地則受明者地之下地上不明而見星月之明夜明而恆星不見雲物氣祲之屬上騰於遠得竊地下之明以爲明而恆星受揜其解而雨若星之霣其不及地尺而復者近地不明之所則不及受地下之明而不能明如復焉耳恆星無霣霣非星也然則此何祥也曰逆氣也其徵應則非可指也）秋大水無麥苗（秋午月也麥熟於巳月爲大水所漂苗黍稷稻稌之苗方生又爲水所沒也重災故合書之公羊傳曰無苗則曷爲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一災不書待無苗然後書無苗何以書紀災也）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書姦也穀齊地）

乙未（莊王十一年）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此師之次未詳何爲據左氏則將約陳蔡以[illegible]之而陳蔡不至也據穀梁則陳蔡將[illegible]敵之而陳蔡不敢至言有備也然玩[illegible]此次郎之師即伐郕之師也左傳[illegible]）甲午治兵（[illegible]之兵也左傳以爲治兵於廟或郎[illegible]正月役未久也而復治兵益將俟齊[illegible]也）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illegible]）秋師還（[illegible]爲後世戒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左傳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冬十二月齊侯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鬬死於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illegible]）

丙申（莊王十二年）九年春齊人殺無知（[illegible]）

（亦莫之君也愚按無知虐雍廩而雍廩殺無知則報怨而非討賊矣故不書雍廩不專與雍廩以討賊之義也書齊人著賊之當討也討罪者天子方伯之事天子方伯不能討而人討之天下無王也凡不君不氏不官而書人以殺者皆討賊之辭）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蔇魯地大夫齊之欲逆子糾者不名非一人也于蔇齊人來至蔇而公及之盟也直書及齊大夫者齊方無君不以敵公嫌也不以盟讐仇諱者諸兒已誅不必讐其後也然盟蔇而信不足孚至以兵納糾而猶不勝則以見盟之無益而齊人二三不終戴子糾也書及公志也齊大夫非有戴糾之信公汲汲於納糾以激功也）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左氏經作納子糾公穀皆無子字當是偶脫一字耳下書取子糾殺之有子字可見不繫書法○既盟齊大夫而又伐齊者盟糾之黨伐非糾之黨也納者強之之辭內不受也小白繫之齊者小白爲齊人之所眾戴也襄公之立無常管仲鮑叔相與謀曰君必不終君不終則子糾宜立盡奉子糾管仲曰子糾之母次國人惡子糾之母以及子糾小白之母微國人憐之事未可知於是使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弑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是則齊之欲召小白者眾矣及是年夏公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遂立爲君蓋齊高國之徒啓小白而戴之也國人憐之國卿戴之是小白得民也建侯者順民之志故小白可繫之齊矣小白不稱子子糾小白皆非世子國人所欲立而立之已甯入難辭亦逆辭大夫方逆子糾魯人以兵伐齊則小白之入也難矣始則奔莒以伺亂繼則疾驅以入齊射鉤則伴死以緩魯師終乃師於魯疆而殺子糾肆其狡獪利於得國而無仁親之心兄弟爭奪相殺此風胡可長也則小白之入也逆矣書小白入惡辭也蓋子糾小白皆僖公庶子公羊傳曰糾貴當爲君此卽其母以子貴子以母貴之說也穀梁傳亦以小白爲不讓而惡之荀卿言桓公殺兄而爭國然則子糾兄也漢薄昭與淮南王書有齊桓殺弟之言程子胡氏皆據之以爲桓兄糾弟朱子嘗以爲此未可據似不得以薄昭之言釋經也事遠既無確據惟當折夷於經經書伐齊納子糾則齊人不君子糾矣經書齊小白入於齊則經不予小白矣國無家君而以長以德以貴三者衛爲夫人無子則夫人長婦之子爲嫡不必長也莊姜無子以子完爲子則子完亦嫡不問州吁長幼也同母之子則必序長幼兄弟之倫也國丁危亂宜擇賢君則惟其賊國者戴之權也子糾無可君之實兄弟相殺以爭國）

（春秋莫適與也若小白者謂其能得人心耳小白不稱子非所宜立也孰兄孰弟不問焉可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八月而後葬亂故也川隱之也）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乾音干○乾時齊地及內志也小白已定葬襄公矣自夏納糾至秋八月而爲是戰是公之傲功而志乎是戰也內敗而不諱者齊大夫既來盟納糾而又敗我師是曲終在齊不在我敗不足諱也又以公之貪功而致敗且不以此師用於襄公之日而用於納糾之舉也不言公者承上文伐齊納子糾而言則不必再言公耳胡氏謂其能與讐戰雖敗亦榮迂矣）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左傳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讐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桓公從之按殺糾者魯也而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以甚齊也兄弟爭國見利不顧其親亦已惡矣既已君齊矣猶必殺子糾而後快殺糾於魯而殺之者齊也故書取書殺之著小白之罪也魯人始則以師納糾及師徒撓敗又懦於齊而殺之取者易辭見魯之不國也召忽死之不書者忽既聞糾之不足輔而與於難不擇君也夷吾以身奉糾以庶幾糾之得立又使鮑叔奉桓以留不死之地知鮑叔之苟能立桓必我薦也然則其死不死皆無足論矣）

冬浚洙（洙音殊○洙水名在魯城北下流入泗浚深也深之以備齊難胡傳曰爲國以保民爲本書浚洙見勞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爲後世戒也）

丁酉（莊王十三年）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長勺魯地左傳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公與之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夫齊人既殺子糾矣乃忿猶未息帥師伐魯齊師曲也然不先以文告之辭而詐謀取勝又豈謀國之善哉君子之責己也厚故長勺之功不足多而議其幸勝也皆陳曰戰詐戰曰敗）

二月公侵宋（無故而侵宋無名行師也）

三月宋人遷宿（宋人遷宿者宿非欲遷而宋人強遷之以取其地也暴矣不曰宿遷於某宿見逼而爲宋所遷遂不能國微之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乘丘魯地左傳齊師宋師次於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

（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於乘丘齊師乃還按齊宋稱師而不辭伐譏無名而動眾也然方次於郎而魯遽詐以敗之譏詐戰也且宋師之至公實有以致之矣勝倖勝也）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荊楚之本號莘蔡地左傳蔡哀侯娶於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子曰伐我我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胡傳曰蔡侯何以名絕之也凡書敗書滅書入而以其君歸皆名書爲其服爲臣虜故絕之也國君死社稷正也逃之難罪猶有恥焉虜甚矣公羊傳曰獲也曷爲不言其獲不與蠻夷之獲中國也朱子曰荊初書國後進書人書爵乃是他初間不敢驟交中國故從卑稱後漸大故稱爵耳按此荊人猾夏之始也曰敗蔡師曰以歸著其橫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左傳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胡傳曰滅而書奔譏不死位也不書出國亡無所出也國滅身奔何以書爵己無取滅之道爲橫逆所加而力不能勝至於出奔則亦不幸焉爾矣其義蓋未絕也譚失事大之禮責其失禮可矣坐此見滅可乎所以存其爵不比於失地之君而名之也按書師著橫也凡滅人國者不待貶而惡自見也）

戊戌（莊王十四年）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備時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鄑魯地左傳宋爲乘丘之役侵我公御之宋師未陣而薄之敗諸鄑凡師敵未陣曰敗某師皆陣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儁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於某）

秋宋大水（胡傳曰凡外災告則書諸侯於四鄰有救急恤病之義則告爲得禮而不可以不弔故四國同災而許不弔君子是以知許之先亡也）

冬王姬歸于齊（魯主昏也左傳齊侯來逆共姬按不書送王姬之使益以得禮則常事不書也齊侯來逆不書杜氏以爲不見公也胡傳曰書王姬下嫁與列國之女同辭而不異者陽倡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天理也雖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

己亥（莊王十五年崩子僖王立崩葬皆不見經王室不告喪諸侯亦不會葬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胡傳曰莊公四年紀侯去國叔姬至此始歸於酅者紀侯方卒故叔姬至此然後歸爾歸者順辭以宗廟在酅歸奉其祀也魯爲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既亡矣不歸於魯所謂全節守義不以存亡故而廢婦道者也魯人高其節義恩禮有加焉是故其歸于酅其卒其葬史策悉書夫子脩經存而不削爲後世勸）

夏四月（備時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閔公弑桓公御說立左傳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歂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十二年秋宋萬弑閔公於蒙澤遇仇牧於門批而殺之遇太宰督於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胡傳曰君弑而大夫死於其難春秋書之者其所取也孔父仇牧荀息是也食焉不避其難義也夫審事物之輕重者權也權輕重而處之得其宜者義也大宰督亦死於閔公之難削而不書者身有罪也惠伯死於子惡之難亦削而不書者非君命也崔杼弑君晏嬰不死君子不以是罪晏子者齊莊公不爲社稷死而晏子非其私暱之臣也若仇牧荀息立乎人之本朝執國之政而君見弑不以其私也雖欲勿死焉得而勿死聖人書而弗削以爲求利爲而逃其難者之勸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左傳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殺南宮牛於師殺子游於宋立桓公猛獲奔衞南宮萬奔陳宋人請猛獲於衞衞人欲弗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益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衞人歸之亦請南宮萬於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胡傳曰賊已討矣曷爲不書陳人殺萬而葬閔公乎天下之惡一也陳人不以萬爲賊而納之又受宋賂而使婦人飲之酒是與賊爲黨也非政刑也特書宋萬出奔陳而閔公不葬以著陳人與賊爲黨之罪愚按書宋萬奔陳罪陳人納賊也不書陳人殺萬以受賂乃殺非能討賊也閔公不葬者或曰葬閔在未誅萬之前故史不書葬而醢萬在葬閔公之後左傳則終竟言之耳）

庚子（僖王元年）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北杏齊地此齊桓創霸之始事左傳曰以平宋亂也按齊桓稱爵而諸侯皆稱人者方是時宋桓已立宋賊已討無

（事於諸侯之平宋難亦已平矣而莊王之崩不赴不葬新天子即位二三友邦冢君未聞執壤奠以覲天王小白果有尊王之志則於莊王之崩也曷不首倡諸侯以奔喪於京師於僖王之立也曷不首率諸侯以朝覲於天子乃不恤王事而區區宋難是平不過假此以會諸侯而使人之尊己云爾當時諸國惟齊為大諸侯會而以齊為首所必然也首齊而齊得行其志矣不書平宋不與其以平宋為功也首書齊侯非與以霸之辭也以見與會者之必皆非微者也非微者而為是會宜其相率以奔走王事而齊侯不然以著其無王之罪齊為首也宋陳蔡皆稱人不奉王命而私戴齊侯皆無王者也人諸侯所以人齊侯也凡討賦而書人者眾辭會盟征伐而書人皆貶辭會盟征伐天子諸侯之事非微者所事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左傳北杏之會遂人不至齊人滅遂而戍之遂之為國微矣以不會而滅之其惡不待言而可見矣不稱諸侯見北杏之諸侯亦齊人耳非與霸也胡傳曰見滅而書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不幸焉爾）

秋七月（備時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柯音歌○柯齊邑始及齊平也公羊傳曰何以不日易也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至信之也莊公將會乎桓曹子曰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讐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愚按柯之盟以是為信而與之乎盟無貶辭則與之也於北杏人之於柯與之何也曰北杏之貶誅首事也首事貶之則桓之事皆有貶矣於柯又何贊焉桓將假王事以令諸侯則魯於是而釋私怨宜矣曹沫之劫盟非所問也小信也○問魯桓公為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齊桓會而不復讐先儒謂春秋不讓是否朱子曰他當初只是據事寫來如何見他讓與不讓當魯桓被殺之初便合與他理會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賢方伯便合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與復讐之師只緣周王衰弱莊公又無理會便自與之主昏以王姬下嫁及到齊桓時又自隔一重了況到此事體又別桓公率諸侯以尊周室為名莊公安得不去若是不去郤不是叛齊乃是叛周曰使莊公自能舉兵殺襄公還可更赴桓公之會否曰他若是能殺襄公他郤自會做霸主不用去隨桓公了）

辛丑（僖王二年）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宋背北杏之會也方會以平其

亂而宋人遽背之宋則有罪而齊桓德信之不孚亦可見矣於以見北杏之非與齊桓也五霸桓公為之首桓之征伐四出春秋鮮有與辭以為功之首而罪之魁也胡傳謂稱人者將卑師少蓋以制用兵而賦於民薄矣愚按齊桓此舉請師於王王使單伯下會之夫會天子之歸以伐人則必非將卑師少可知北杏之會非有王命也今假王師以伐其背己之罪此鄭莊之故智耳何足與乎其稱人貶也管仲治齊為軌里連鄉之法變先王之舊制以急於功利遂使兵不為農農不知兵為萬世之亂階故壞法亂制自齊管仲始又烏在其為以制用兵而薄賦於民也與）

夏單伯會伐宋（單音善○單伯周大夫左傳諸侯伐宋齊請師於周夏單伯會之取成於宋而還不再書三國者以單伯主之之辭也尊王臣也）

秋七月荊入蔡（楚於是乎益橫）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鄄音絹又音真○鄄衛地杜氏曰齊桓脩霸業欲歸功天子故赴以單伯會諸侯為文愚按此會尊王臣故諸侯皆書爵無貶辭也此後齊桓之會則皆無貶可矣○鄭自突忽爭國而國分至是十六年不敢出會諸侯是年鄭突自櫟侵鄭傳瑕弒子儀而納厲公不書者鄭不告也此會之鄭伯即厲公也）

壬寅（僖王三年）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左傳曰春復會焉齊始霸也按舊冬王臣與會則此會有王命為諸侯長矣）

夏夫人姜氏如齊（非禮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左傳諸侯為宋故伐郳胡傳曰伯者之先諸侯專征也非伯者而先諸侯主兵也此齊桓之師何以序宋下猶未成乎伯也二十七年同盟於幽天下與之然後成乎伯按鄭宋方為會而間此鄭遂侵宋則是人心未萃未成乎伯可知然徇宋志以伐郳無與於尊王攘外也以歡虞為功而不免於陵弱暴小故稱人貶之也）

鄭人侵宋（背郳之會矣）

冬十月（備時月）

癸卯（僖王四年）十有六年春至正月（備時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報侵宋也）

秋荊伐鄭（林氏曰荊患自蔡及鄭矣）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幽宋地左傳曰鄭成也程子曰齊桓

（始霸仗義以盟而魯首叛盟故諱不稱公惡失信也上無明王下無方伯列國交爭桓公始霸天下與之故書同盟志同欲也林氏曰齊桓公初主盟也自是無特相盟者矣愚按予齊以霸非春秋所欲也不得已然爾魯首叛盟謂下鄭詹逃來也）郳子克卒（即儀父也郳人屢從齊桓故齊桓請王命進之使爲諸侯也儀父卒郳子瑣立）

春秋集傳卷之三終

春秋集傳卷之四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颺園
婺源汪　紱雙池纂　後學宿松徐　晢皖樵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邑戴　彭景鎬

莊公下

甲辰（僖王五年崩孫惠王立王室不告喪諸侯亦不會葬故不見於經）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詹鄭卿左傳曰鄭不朝也按鄭間諸侯而侵宋罪也亦既伐鄭而同盟鄭稱服矣又責以不朝而執其國卿可乎齊小白卽位於今七年矣征伐會盟四出而未聞有朝王之舉鄭不朝齊詹見執矣齊不朝周王法將若何）

（人微者也詹名登於史策則非微者也稱人以執人齊侯也謂無可執也何以非討罪之辭曰詹未嘗有眾討之罪則人非執國卿之人也詹以國氏而書名詹亦不得爲無罪也）夏齊人殲于遂（殲音尖○殲盡也左傳遂因氏領氏工妻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夫遂以亡國之餘而猶能殲齊戍於以見遂君之能得民以死社稷而見滅於強橫非其罪矣齊滅遂而戍之而戍者卒殲於遂於以見齊之橫暴不足以服人心而塗炭斯民矣書曰齊人殲於遂遂非能殲齊人齊人自殲也）秋鄭詹自齊逃來（穀梁傳曰逃義曰逃胡傳曰逃者匹夫之事詹之見執若其有罪雖死可也若其無罪苟見免焉請從惠於會使諸侯聞之則不辱君命矣不能以理自明而反效匹夫之行遁逃苟免慝在他國不亦幾乎特書曰逃以著其幸免而不知命之罪齊桓始霸同盟於幽而魯首叛盟受其逋逃虧信義矣書自齊逃來又以罪魯也）冬多麋（胡傳曰麋魯所有也多則爲異又以其害稼也故書）

乙巳（惠王元年）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公羊傳曰不書朔不書日夜食也愚意或者官失之）夏公追戎于濟西（濟沛同○左傳曰不言其來諱之也胡傳曰此未有言侵伐者而書追戎是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爲國無武備啓戎心而不加警危道也春秋之意其必未雨而徹桑土則暇而明政刑）秋有蜮（蜮音或又音域○蜮水中怪物一名短狐於水中含沙以射人影人影中之輒成瘡蝕人不見其形或曰似鼈口旁有橫弩謂之附工胡傳曰蜮魯所無也故以有書紀異也）冬十月（備時月）

丙午（惠王二年）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備時月）夏四月（備時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公子結魯大夫以女從嫁曰媵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皆有姪娣也媵陳侯之婦公穀皆以爲魯女媵陳人之婦而曰陳人之婦者蓋未入國而略言之然不可考矣往媵不足書而書之者使公子則已重又遂盟齊侯宋公則非媵事也書遂責遂事也非魯君命而越職以盟霸主又不能有庇於魯則生事也胡傳曰媵賤事公子往焉是以所重臨乎禮之輕者也齊霸主宋公王者之後盟國之大事也大夫輒與焉是以所輕當乎禮之重者也禮者內不失己外不失人失己與人寇之招也愚按書公

子責公也不與其使公子媵也書遂責結也不與其越事以盟齊宋也[illegible]謂聽禮大夫受命[illegible]遂事縱使有[illegible]）夫人姜氏如莒（[illegible]）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illegible]）

丁未（惠王三年）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胡傳曰[illegible]）夏

齊大災（來告也天火曰災）秋七月（備時月）冬齊人伐戎（此蓋伐徐州之戎也按前年周子頽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以子頽奔衛衛師燕師入寇王室立子頽此年春鄭厲公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奉王歸王居於櫟秋王及鄭伯入於鄔經不書者王室不告難也顧王室雖不告諸侯甯不聞焉齊小白舊年冬伐魯今此又伐戎其於王室之難恝然也伐戎雖屢外之師比於王室之難孰緩孰急乎其稱人貶也）

戊申（惠王四年）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備時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厲公卒子文公捷立○按左傳是年春鄭伯虢公胥命於弭夏同伐王城誅子頽王室定事皆不見於經者不以告也）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杜氏曰薨於寢祔於姑赴於諸侯故具小君之禮書之）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八月而葬緩也）

己酉（惠王五年）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眚所梗反公羊經作省○胡傳曰肆眚者蕩滌瑕垢之稱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倖以免矣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

小惠肆眚而曰大眚譏失刑也）癸丑葬我小君文姜（杜氏曰反哭成喪故稱小君胡傳曰文姜之行甚矣而用小君之禮其無譏乎以書夫人孫於齊不稱姜氏及書哀姜薨於夷齊人以歸考之則譏小君典禮當謹之於始而後可正也文姜已歸爲國君母臣子致送終之禮雖欲貶之不可得矣又按七月而緩葬隱之也魯蓋有所疑也）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御公穀皆作禦○御寇陳宣公之子胡傳曰公子之重視大夫殺而或稱君或稱國或稱人何也稱君者獨出於君之意而大夫國人有不與焉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之類是也稱國者國君大夫與聞其事而不請於天子如鄭殺其大夫申侯之類是也稱人者有二義其一國亂無政眾人擅殺而不出於其君則稱人如陳人殺其公子御寇之類是也其一弒君之賊人人所得討背逆之臣國人所同惡則稱人如衛人殺州吁鄭人殺良霄之類是也考之傳之所云以觀經之所斷則罪之輕重見矣按左氏云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經不書世子蓋從陳赴也觀完及顓孫之奔則國亂也杜氏謂宣公欲立嬖姬子款故殺御寇若然則殺御寇者陳侯矣事無可考宜姑闕之從胡傳可也）夏五月（林氏

曰無事以首時書者五十有九惟此書五月昭十年書十二月愚按此書非首時例也蓋下有闕文）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防魯地及內志也及高傒盟者公也不言公諱也以爲微者及齊卿盟則魯抗矣以公而及大夫盟則公卑矣均非禮也）冬公如齊納幣（杜氏曰公不使卿而親納幣母喪未再朞而圖昏失禮明矣按高傒之來盟蓋訂姻盟也莊公之立二十二年以內政久虛宗廟無與共事言之則已遲自母喪未期而納幣言之則已遽又親納幣焉一舉而三失見矣）

庚戌（惠王六年）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告廟也）祭叔來聘（胡傳曰穀梁子曰其不言使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祭伯來朝而不言朝祭叔來聘而不言使尹氏王子虎劉卷卒而不書其爵秩皆所以正人臣之義也人君而明此不容下比之臣人臣而明此不爲私交之計）夏公如齊觀社（左傳曰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少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公至自齊（告廟也）荆人來聘（楚始行中國之禮而未能盡同於中國經因而書荆人亦與之以能進也）公及齊侯遇于穀（穀齊地）蕭叔朝公（胡傳曰爲禮必當其物與其所而後可以言禮大夫宗婦覿用幣則非其物也蕭叔朝公在齊之穀則非其所也夫嘉禮不野合而朝公於外是委之於野矣）秋丹桓宮楹（飾桓廟將以誇夫人也穀梁傳曰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莊公卒子僖公夷立）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扈鄭地胡傳曰程子曰遇於穀盟於扈皆爲要結姻好也莊公至是三十有六歲矣以世嫡之正諸侯之貴尚無內主同任社稷之事何哉蓋爲文姜所制使必娶於母家而齊女待年未及故莊公越禮不顧如此其急齊人有疑如此其緩而過於穀盟於扈以要結之也娶夫人奉祭祀爲宗廟主而母言是聽不以大義裁之至於失時不孝甚矣愚按會者外爲主也莊公漁色孟任而生子般矣其昏齊而要結再三者蓋齊以孟任爲疑故也邀結以昏齊女飾宮廟以誇夫人而哀姜不可制矣子般之禍肇矣不能正身而能正其家者未之有也）

辛亥（惠王七年）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桷椽也穀梁傳曰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以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左傳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毋乃不可乎）

葬曹莊公（不日常也）

夏公如齊逆女（穀梁傳曰親迎常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逆於齊也愚按不正其親逆於齊者以其爲讐仇之女也但哀姜不詳誰出其果襄公之女則必不可娶也如非襄公女則亦無害於娶矣以下事觀之則失禮殊非一端非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夫視朔蒐狩郊社雩祭皆境內之事故常事不書親逆則君出境固不容不書也）

秋公至自齊（告至也不偕夫人以至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入者不順之辭不與公俱至非婦順也胡傳曰昬義以正始爲先而公不與夫人偕至姜氏不從公而入已失夫婦之正弒閔孫邾之亂兆矣又按公羊氏以爲要公也不與公俱入蓋孟任故也是以丁丑入而明日乃覿大夫宗婦然則般之不立蓋不待慶父矣般亦非正也而姜氏之淫妒可見矣）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宗婦同姓大夫之內子也禮夫人至大夫迎於郊明日執贄以見然後宗婦見今公乃先夫人至則大夫迎公而不及郊迎夫人故於明日而後覿之曰覿者猶私見云也不以禮見也覿用幣者公以奢誇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贄以覿也御孫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毋乃不可乎書大夫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公使之也而公及姜氏之情皆可見矣）

大水（平原出水也記災也）

冬戎侵曹

曹覊出奔陳

赤歸于曹（杜氏曰覊蓋曹世子赤曹僖公也蓋爲戎所納愚按書戎侵曹而不言納赤不使戎得以廢置諸侯也曰侵則赤之非正可知覊繫之曹則覊可有曹也不稱世子已踰年卽位也不稱爵未除服未列於會盟且不能君亦不與戎之得以逐曹君也覊名失地也赤不繫之曹赤不當有曹也書歸易辭曹無人也且若其自歸不與戎得以納之也）

郭公（此不可曉公穀以此連赤歸於曹爲句言郭公名赤失國而歸於曹也經文無此書法此不可通左氏無傳先儒以爲郭亡胡氏引管子之文爲傳愚謂只當闕之）

壬子（惠王八年）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女音汝○女氏叔字陳大夫也左傳曰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又先儒以爲稱字天子命卿也然無可考矣）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惠公卒懿公立）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左傳曰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公羊傳曰於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爲闇恐人犯之故營之穀梁傳曰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愚按夏書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周禮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太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是則凡日月食皆鼓不獨正陽之月也而左傳云者蓋用幣於社則唯正月然也周六月夏正四月所謂正陽之月故不曰非禮而曰非常然則鼓是也鼓於社非也用幣禮也用牲非禮也故書）

伯姬歸於杞（胡傳曰逆者非卿其姓名不登於史策則書歸以志禮之失也大夫來逆姓名已登於史策足以志其失矣猶書歸者以別於大夫之自逆者也猶書歸者紀伯姬是也自逆者莒慶齊高固是也）

秋大水鼓用牲於社於門（左傳曰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冬公子友如陳（友莊公母弟如陳報女叔之聘也邦交往來禮也）

癸丑（惠王九年）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報十八年之侵也）

夏公至自伐戎（告廟也）

曹殺其大夫（胡傳曰稱國以殺者國君大夫與謀其事不請於天王而擅殺之也義繫於殺則止書其官曹殺其大夫宋人殺其大夫是也義繫於人則兼書其名氏楚殺其大夫得臣陳殺其大夫洩冶是也義繫於殺者罪在干專殺而見殺者之是非有不足紀也愚按不書名氏或亦闕文焉耳）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宋序齊上宋主兵也蓋齊爲宋伐也公親往會則稱人非將卑師少矣蓋摟伐非王命春秋於齊桓不深與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舊歲日食於純陽之月陽微甚也今又日食於純陰之月陽益衰矣）

甲寅（惠王十年）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於洮（伯姬莊公女洮魯地左傳曰非

（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於幽（左傳曰陳鄭服也杜氏曰陳亂而齊納敬仲鄭文公之四年獲成於楚皆有貳心於齊今始服也穀梁傳曰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衆也胡傳曰同盟之例有惡其反覆而書同者有諸侯同欲而書同者此盟鄭伯之所欲也凡盟皆小國受命於大國不得已而從焉者也其有小國願與之盟非出勉強者則書同盟所以志同欲也視他盟爲愈矣愚按齊侯得衆亦未見有確惡大概始有不同而今來同則書曰同盟耳前十六年同盟幽鄭貳而始服也此年同盟幽陳鄭貳而始服也後凡書同盟者皆然左傳義甚明霸者以力服人安見其真能得衆）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原仲陳大夫左傳曰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按季友以非禮行而經無貶辭者直書葬原仲而季友之私見矣慶父主兵出伐季友私行出竟三家之勢肇矣）冬杞伯姬來（左傳曰歸甯也凡諸侯之女歸甯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甯曰如某出曰歸於某胡傳曰其曰杞伯姬來者不當來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春會於洮矣冬又歸魯故知其不當來也）莒慶來逆叔姬（胡傳曰莒慶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也何以稱字大夫自逆則稱字爲其君逆則稱女尊卑之別也何以書諸侯嫁女於大夫而君自主之非禮也愚按大夫而越境以娶亦非禮也）杞伯來朝（杞夏之後三恪之封非伯爵也周室寖衰黜陟不行杞無黜爵之罪杞伯非黜也王室不天諸侯以強大相役弱小之國不甚其求故桓公二年杞侯來朝而魯師繼以入杞討其不敬至是來朝乃自貶以伯矣斯下泉所以賦與）公會齊侯於城濮（城濮衛地謀討衛也）

（乙卯惠王十一年）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左傳曰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按子頹之亂不見於經者王室不告難也夫衛朔始以諸兄而奪位繼以拒王師而反國終且助子頹而攻王朔之罪不勝誅矣天王當日不能正衛朔之罪命方伯以伐之乃迄今易世矣而命齊侯討之衛懿何罪乎此王室之失也然王室多難以鄭虢之式微尚能倡義定之而齊桓號稱霸主數會諸侯方惟是伐魯伐戎於王之難置若罔聞所謂尊王者安在是齊桓之霸反不如鄭厲之有功周室也及此時齊以王命伐衛則更宜大有所懲於衛會合友邦共力王室造衛國都執衛懿歸於京師請司寇定其罪焉以大示諸侯不王之戒亦庶乎有以自蓋前此之怠也桓又不然而徒以戰敗衛師受賂而還則勤王之名只以居其受賂之利君子誅其心矣故齊侯實自將而經人之非將卑師少也人其非伯討也借曰將卑師少則上承王命之嚴而下委之儆者之事以不克成大勳亦均之罪也伐不言日而書日書戰者見齊桓以是日伐以是日戰僅以苟戰復王之命而無奉命討罪以期必得之實心也齊人伐衛而書衛人及齊人戰者則以衛主乎是戰又以罪衛之抗王命而不以身伏先君之罪也韓子曰春秋謹嚴蓋於此類而見之矣）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子文公蘧蒢立）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左傳楚令尹子元伐鄭入自純門及逵市諸侯救鄭楚師夜遁夫荊蠻猾夏諸侯救之則書救善之也然只書人者則不足之辭人伐而人救之耳無攘外之實功也魯侯親會則齊宋必非將卑師少桓開五霸之首春秋於桓鮮有與辭黜齊桓所以黜五霸也邵子曰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得聖人之心矣五霸者功之首而罪之魁）冬築郿（郿公羊作微○郿魯邑左傳曰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胡傳曰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郿邑而書築者創作邑也其志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爲也）大無麥禾（公羊傳曰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爲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胡傳曰麥熟於夏禾熟於秋而書於冬者莊公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調度不支有司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於歲杪而書曰大無麥禾大無者倉廩告竭之辭也不敦其本而後肆其心何以爲國故下書臧孫告糴以病公也）臧孫辰告糴於齊（國語臧文仲言於莊公曰國病矣君盍以名器告糴於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臣備卿臣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爲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乃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愚按卿出告糴制也然有國而至於告糴則誰爲國卿者使國無餘蓄也胡傳曰所

（以譏大臣任國事治名而不治實之敝也魯人悅其名而以急病讓夷爲功君子責其實而以不能務農重穀節用愛人爲罪）

丙辰（惠王十二年）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左傳曰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穀梁傳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大無麥禾告糴於齊冬築郿春新延廄其用民力爲已悉矣按新者革其舊之謂也縱不得已仍舊貫可也而新之以廄言則不時也以民言則財力殫矣是豈不可以已乎故比事以書而譏貶在其中矣）夏鄭人侵許（陵小弱也）秋有蜚（蜚符味反○蜚蠛蠓之屬害禾者也書爲災也）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叔姬繫之紀不易其志也紀已亡而卒叔姬嘉其節也蓋魯人特厚之也）城諸及防（諸今山東諸城縣諸防皆魯地左傳曰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愚按去年大無麥禾今秋又有蜚矣縱曰以時何非病與）

丁巳（惠王十三年）三十年春王正月（備時月）夏師次於成（杜氏曰齊將降鄣故設備愚按鄣紀遺也然則此欲救鄣而不能也林氏曰次於滑書公於郎降書師此但書次以爲不足書也）秋七月齊人降鄣（降戶江反○胡傳曰降者脅服之辭前書郕降於齊師意責魯也此言齊人降鄣專罪齊也鄣者紀之附庸微乎微者也齊人不道肆其强力脅使降附不書鄣降而曰降鄣者以齊之強故罪之深以鄣之微故責之薄也）八月癸亥葬紀叔姬（滅國不葬此何以葬賢叔姬也魯厚之無臣子故不得諡也）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傳義見前）冬公及齊侯遇於魯濟（左傳曰謀伐山戎也按濟水流經魯之西北東經齊入海此魯之濟上也）齊人伐山戎（山戎燕山之戎孤竹令支諸國今永平府地左傳曰以其病燕故也按北燕召公之後而山戎病之齊桓以師伐焉宜亦救災恤鄰之舉也然不書救燕而書齊人伐山戎者桓公好勤遠畧矜己功伐不合友邦躬自伐戎踰越險阻深入戎境則是傲功域外以快其私非救災恤鄰之實也雖命燕脩召公之政歸貢於周亦以自文耳故經書齊人不與其遠伐也）

戊午（惠王十四年）三十有一年春築臺於郎（胡傳曰何以書厲民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去國築臺於遠而不縁占候是爲遊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自樂而不與民同則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豈能獨樂乎）夏四月辥伯卒（辥侯稱伯亦自貶也未同盟故不名）築臺於辥（辥魯地非辥國也）六月齊侯來獻戎捷（捷勝也左傳曰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捷於王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胡傳曰獻者下奉上之辭齊伐山戎以其所得躬來誇示書來獻者抑之也）秋築臺於秦（秦魯地穀梁傳曰築臺不正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冬不雨（[illegible]）

己未（惠王十五年）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illegible]城管仲采邑而書之魯史者魯使人供其役也夫城采邑非矣而魯又越國而爲之城交失之也）

夏宋公齊侯遇於梁丘（梁丘宋地左傳曰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於諸侯宋公請先見於齊侯夏遇於梁丘然則此宋志也故先宋）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牙莊公庶弟左傳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於稷門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於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公羊傳曰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爲不言刺爲季子諱殺也曷爲爲季子諱殺季子之遏惡也不以爲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爲之諱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爲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爲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illegible]立後而立叔孫氏則市恩也作福作威皆自季出季氏之專魯自友始矣友獨非無君乎公羊深許之誤矣其不及

（慶父何慶父擅兵柄友力未之能勝也其曰以死奉般則友之正也般非世敵而正於慶父若季友者機智則有之矣盡以賢予之未也不書刺者非以罪刺也其書公子牙卒則固爲季友諱也）八月癸亥公薨於路寢（路寢正寢也胡傳曰趙匡曰君終必於正寢就公卿也大位姦之竊也危病邪之伺也若斃於隱是女子小人得行其志矣然則莊公以世嫡承國不爲不貴周公之後奄有龜蒙不爲不强卽位三十有二年不爲不久薨於路寢不爲不正而嗣子受禍幾至亡國何也大倫不明而宗嗣不定兵柄不分而主威不立得免其身焉幸矣）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左傳子般卽位次於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於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按子般孟任之所出也莊公嘗以夫人盟孟任子般立則如夫人孟任矣然上制於母待年以娶哀姜哀姜無出哀姜之娣生閔公其不容子般嗣立勢所必然也子般非嫡而爲嫡名分非正故叔牙慶父得以萌其邪心哀姜私於慶父而莊公不能正之故子般閔公之弑慶父之亂皆莊公自啓之耳此所謂釁起閨門禍流宗社怨生衽席害及子孫備書之爲後世戒也子般不稱公莊公未葬也稱子已立爲子也不書賊諱也不地弑也）

公子慶父如齊（杜氏曰慶父弑子般季友出奔國人不與故懼而適齊欲以求援時無君假赴告之禮而行按哀姜齊女也故慶父如齊胡傳曰宜書出奔而曰如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莊公幼冲卽位專以兵權授之慶父歲月既久威行中外其流至此聖人特書慶父帥師伐於餘丘以志得兵之始而終書公薨子般卒慶父如齊以見其出入自如無敢討之者以示後世垂戒之義明且遠矣）

狄伐邢（戎狄之恣也）

春秋集傳卷之四終

春秋集傳卷之五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厥圃
婺源汪　紱雙池纂　後學（宿松）徐　晉皖樵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邑戴　彭景鎔

閔公（公名啓方莊公子母叔姜哀姜之娣也九歲即位謚法在國逢難曰閔○史記名開葢以漢景帝諱也）

（庚申惠王十六年）元年春王正月（左傳曰不書即位亂故也杜氏曰國亂不得成禮也）齊人救邢（左傳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胡傳曰凡書救未有不善之者也救在京師則罪列國子突救衛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也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叔孫豹救晉次於雍榆是也救而不敢救者則書所至以罪其怯公救成至遇是也愚按救邢善也然齊侯方惟是會魯遷陽不以狄人爲事延及三年之久卒之邢潰然後合諸侯以逐狄而遷邢焉救之慢孰有甚於此者故書人貶也借曰將卑師少然委之微者以不能免邢於危亦均之罪也）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十一月乃葬左傳曰亂故是以緩）秋八月公及齊侯盟於落姑（魯志也落姑齊地左傳曰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於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內喜之也魯難未已魯人以季友之才爲能定難也故請於齊而召諸陳於其來歸魯人子之故史從而書之孔子因之而不改順輿情也不書其出不勝慶父而出不足書也有今此之歸故不足書其出也季子來歸而季氏之專政由此始矣歸而無救於閔公之難立閔公非季友志也非季友志者季友之志在申而中立旁觀以待事機之成也然則經書季子來歸非誠與之也若季子者才足有爲其賢不足稱也其卒能立僖公以甯魯亂則因人情所嚮而子之而來歸之可也○人傑問曰成風事季友與敬嬴事襄仲一般春秋何故襃季友人傑謂季子既歸而閔公被弒慶父出奔季子不能討賊是其意在立僖公而也朱子曰走失慶父之罪小而季子自有大惡今春秋不貶而反襃之葢如高子仲孫之徒只是舊史書之聖人因其文而不革欲見當時事迹付諸後人之公論而已若謂季子爲命大夫則叔孫婼嘗受命服何爲書名乎又曰魯亂已甚後來季友立得僖公再整頓得個社稷起有此大功故取之與取管仲同意耳又曰據某看此一句正是聖人著季氏所以專國爲禍之基又曰當時魯國內亂得一季子歸國則國人皆有慰望之意故魯史喜而書之其實季子無狀觀於成風事之可見一書季子來歸而季氏得政權去公室之漸皆由此起矣）冬齊仲孫來（左傳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桓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魯不廢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甯魯難而親之按仲孫之來必齊侯使之也不書使者不與齊侯之使以其將覘魯而取之也仲孫氏而不名來而不事者魯亂不已人懷憂懼望拯於齊齊仲孫來魯有慰望之意故志喜而曰仲孫來也湫不勸其君以急於靖亂而曰將自斃來而不事以爲無取乎其來也已子般弒閔公弱慶父擅兵夫人啓之魯人憂覆亡之無日故於友則曰季子來歸於湫則曰齊仲孫來於傒則曰高子來盟空谷無聊足音是喜而曰是將有以救我以其懼之甚危之至是以望之切而喜之深也魯史書之聖人因之而不削焉所以著莊公之不能正身正家以正朝廷邦國而釁起閨門禍流宗社怨生祏席害及子孫以至家國阽危人情洶懼有至於如此之甚者非徒譏齊之君臣已也）

（辛酉惠王十七年）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齊人逼而遷之也）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左傳曰速也公羊傳曰言吉者何未可以吉也其言於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何以書譏始不三年也趙氏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自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

（但魯人行之已久而孔子魯人則不得而非之其有失禮之甚者乃不得不謹志之以示意焉所謂周公其衰矣者也禘以孟夏五月非時也禘於太廟莊公非所也禘者大祭喪服以未終而以吉行非事也蓋魯方憂危欲以其君速承大祭以鎮安人心而適丁五年大禘之期故遂變禮吉禘又以喪制未終不敢祭於周公之廟故遷主而行之於莊公之寢宮焉其失禮爲已甚矣備書之以示譏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左傳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共仲使卜齮賊公於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不言弒爲內諱也不地以見弒之實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於邾（左傳閔公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弒也哀姜與知之故孫於邾胡傳曰夫人稱孫與聞乎故也不去姓氏降文姜也莊公忘親釋怨無志於復讎故叔牙之弒械成於前慶父之無君動於後圉人犖卜齮之刃交發於黨氏武闈之間哀姜以國母與聞乎故而不忌也按上書公薨而遂繼之以夫人孫邾慶父奔莒則閔公之弒其實可見矣此所謂微而顯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弒逆不已國人莫之容而後出奔也季友以公子申入立之以賂求慶父於莒莒人歸之慶父縊不書刺慶父不以討賊誅也閔公爲夫人之娣之子哀姜無子則立閔公正也慶父弒閔公季友以僖公適邾及慶父奔莒而季友入立僖公蓋季友以卜筮之祥國人所屬目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則季友之志在覬覦以立僖公而遂其私耳然則閔公之弒未必非季友心也第肆其惡於慶父而不尸其事耳朱子曰放走慶父罪小他自身上罪大亦治慶父不得有以誅季友之隱矣故經書公子慶父出奔莒正不與季友之得以立僖公而擅討賊之義也）

冬高子來盟（高子齊卿高傒也公羊傳曰魯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桓公使高子將高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也愚按不書齊使齊桓實將以覬魯非實心好魯也盟不盟未定矣故不書使高傒至魯而僖公已立矣高傒因與魯盟魯人喜得齊助而賴高子之盟故喜之而稱高子也魯情之危亦可見矣）

十有二月狄入衛（左傳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及狄人戰於滎澤衛師敗績遂滅衛此不書滅衛者不欲狄得以滅衛爲中國諱也胡傳曰衛康叔之後蓋北州大國狄何以能入乎詩載牆有茨鶉之奔奔諸篇此載衛爲狄所滅之因也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家而亡其國者愚按狄以莊公末年伐邢至是而又入衛其橫甚矣齊人嘗救邢矣而狄之橫如此曾莫之過也齊之從簡書者安在後雖有遷邢封衛之功不足稱也故曰功烈如彼其卑也）

鄭棄其師（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鄭人爲之賦清人胡傳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惟我所制耳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遣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然則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於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之也高克奔陳）

春秋集傳卷之五終

春秋集傳卷之六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㞳園
婺源汪　紱雙池纂　後學宿松徐　曾皖樵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邑戴　彭景鎬

僖公上（公名申莊公庶子母成風屬公於季友季友立之諡法小心畏忌曰僖）

壬戌（惠王十八年）元年春王正月（左傳曰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杜氏曰國亂身出復入即位之禮有闕）齊師宋師曹師次於聶北救邢（聶北邢地胡傳曰三國稱師見兵力之有餘也書次見救邢之不速也伐而書次其次爲善伐楚次於陘美之也救而書次其次爲貶次於聶北譏之也）夏六月邢遷於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夷儀邢地左傳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胡傳曰邢以自遷爲文而再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者美桓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也公羊傳曰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不及事也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愚按書救邢而繼書邢遷責其救之不及救也繼復敍三師城邢與其雖不及於救而猶及於城也邢以自遷爲文邢志也不書其君而書師則諱專封也諱專封所以善其善也然韓非子曰狄人伐邢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蚤邢不亡狄不敝狄不敝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若緩救之以敝狄齊實利待邢亡而復存之名實美桓公乃弗救由是言之則城邢之美不償緩救之過矣春秋書法如此而齊桓之以力假仁因以爲利其情事亦可見矣）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於夷齊人以歸（夷齊境上地左傳哀姜孫於邾齊人取而殺之於夷以其尸歸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按不言殺諱也曰於夷薨在外也曰齊人以歸甚齊侯也哀姜雖有罪非齊所得誅也）楚人伐鄭（楚稱人寖強也）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於檉（檉宋地左傳楚人伐鄭鄭即齊也盟於犖謀救鄭也夫救則救耳何有於謀蓋諸侯有離之之心也且鄭既受伐必有不固之心故爲盟以結之也然傳言盟而經書會者不欲其盟以是爲畏楚也以救災恤鄰安中國爲心而衆力有未協焉故諱其盟以斯會爲可與也）九月公敗邾師於偃（偃邾也左傳曰虛丘之戍將歸者也按邾戍虛丘蓋有侵魯之謀然未發也而今且將歸矣邀而敗之豈義也哉且方會檉矣而遽敗邾師盟安在哉）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於酈獲莒挐（酈力知反挐女如女加二反○酈魯地挐莒君之弟左傳曰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非卿也嘉獲之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公羊傳曰莒挐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子之獲也莒人聞慶父之死而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於魯魯人不與爲是興師而伐魯季子待之以偏戰何氏曰偏一面也各俱一面而戰不相詐也愚按經以季友主乎是戰而書敗莒師敗詐戰也非偏戰也敗而獲之則不足嘉也挐非卿而莒子之弟且爲主將則被獲不容不書耳春秋厚責己而薄責人正誼明道不計功利不多季友之功故書法如此且僖公即位日淺而季友主兵則季氏專國之勢又於是乎成矣）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魯人請於齊而齊人歸之也姜氏與弑二君而孫於邾義不得入莊公之廟也魯人之請非也女子從人魯人婦而齊殺之殺之亦非也既已殺之而又以歸則當告魯以不可歸之義明姜之罪矣而又從魯請從魯請亦非也喪歸於魯則魯之臣子不得不夫人之矣夫人之而君父之倫廢夫婦之道乖矣故不書姜譏齊也言不當殺而殺也無與於齊也書氏譏魯也言不當請而請也又氏於魯也至告廟也至自齊言夫人之喪不應自外至也又自齊至也蓋一事而三失矣）

癸亥（惠王十九年）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楚丘衛地左傳衛之敗也宋桓公逆諸河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於曹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

人以戊申戴公卒弟文公燬立徙居楚丘至是年諸侯乃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愚按城楚丘者衛徙居楚丘諸侯因而城之也不書衛遷於楚丘者衛亡不衛遺民數千未能以告也不曰城衛而曰城楚丘者城楚丘非城衛也城之而封衛焉然後有衛不曰封衛者大封之禮掌之大宗伯營國之事屬於大司空故城楚丘可言也封衛不可言也天子在焉而誰其封衛也者不書齊師某師城楚丘亦不書諸侯城楚丘諱封衛也齊桓存衛衛國忘亡而書法如此不幾没其善歟曰善不足善也狄人伐邢桓待邢潰而後城邢慶父亂魯桓待慶父自繫而後安魯衛之流連遷徙已三年矣衛文收集遺民稍能自定桓乃城而封之以市忘亡之惠葢救之於未滅則爲功也難而見德者淺存之於已滅則爲功也易而見德者深此所謂驩虞也是以於城邢則不書齊侯高子來盟則不書齊使城楚丘則不書齊師所以奪其志也顧狄之伐邢也桓嘗救之又方潰而遽城之猶有救災恤鄰之實而狄之入衛也齊未嘗救衛幾自定乃攘爲封衛之功視城邢之功爲益下故不敘諸侯若其存衛之功則固因事可考也若徒以爲魯後至而不書所會則失聖經之旨矣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迎哀告廟成禮以葬反哭成喪則不得不仍小君之號

虞師晉師滅下陽

下陽虢邑左傳晉人使荀息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賂故也穀梁傳曰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先晉何也爲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按伐虢晉志也然使虞不賂則晉無能滅夏陽也虞假晉道且請先伐然後晉師會焉則不以虞主是師不可得也又按下陽公穀皆作夏陽左傳別虢都上陽而此爲下陽葢下陽虢之別都有宗廟在焉虞晉毀其宗廟故以滅書不止爲塞邑而已也然郟矣入棟而不復書入鄭以爲是已入也晉滅下陽而不再書滅虢以是爲已滅也是亦王公設險以守國之意也稱師稱滅著虞晉之惡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於貫

或曰貫當作貰○貫宋地左傳曰服江黃也按江黃近楚小國慕義來盟齊宋書爵嘉服遠也江黃稱人微之也齊桓城邢封衛之名遠播江漢矣然君子度德量力而後與人桓之成德不能有施於江黃而江黃之微亦不能以有創於楚乃遂[illegible]與國以之之盟多魚漏師桓不能有毖於前楚人滅黃桓不能救之

於後斯盟究何益乎徒速小國之亡自貽霸業之玷不務修德而勤遠畧葢不待葵丘之會宰孔之言矣甫田所以興刺也則是盟其果春秋所與乎比事以觀而盟之不足恃功烈之不足稱也亦可見矣

冬十月不雨

傳見三年

楚人侵鄭

左傳言伐而經書侵

甲子　惠王二十年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

歷時不雨則書首月

夏四月不雨

穀梁傳曰不雨者勤雨也每時而一書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歷時而總書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胡傳曰詩稱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則誠賢君也其有志乎民審矣故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以著其勤也文公以練祭則緩於作主以宗廟則世室屋壞以賦政則四不視朔以邦交則三不會盟其無志乎民亦審矣故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而書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而書以著其慢也

徐人取舒

舒楚與國也齊霸方盛而徐附之齊將伐楚故徐爲齊而取舒不曰滅而曰取者附諸夏以懲荆舒故減其罪辭也

六月雨

胡傳曰喜雨也憫雨與民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樂此君國子民之道也觀此義則知春秋有憚天災恤民隱之意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於陽穀

陽穀齊地左傳曰謀伐楚也[illegible]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左傳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illegible]也

楚人伐鄭

左傳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乙丑　惠王二十一年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

左傳齊侯與蔡姬乘舟於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按蔡嫁齊姬意恃楚也蔡自北杏之會而後棄我諸夏甘心即楚中國會盟蔡無與焉[illegible]

（江黃志也或問齊侯使蔡亦以私如何朱子曰齊謀伐楚已在前本是伐楚特因亦侵蔡耳非素謀也）蔡潰

遂伐楚次於陘（陘音形○民逃其上曰潰左傳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於陘按書蔡潰者見兵力之不餘也遂者繼事之辭責以貢之不入則有言可執聲罪致討也次於陘進不遽進欲其自服也不窮兵力故書次以善之也然則胡氏以遂事爲譏無王命然乎曰齊桓侵伐四出皆未嘗有奉王命者奉王命惟伐衛耳不於此而後譏也此伐楚之師內以勤鄭外抑荆蠻仗義執言從容辭命所謂彼善於此者非若救邢有不及事之緩非若存衛有專封國之嫌則從而與之可也大夫出境而遂事罪也齊桓而既得諸侯遂以諸侯侵蔡不待伐楚而後以遂事罪也然則與之乎曰不責以僭王猾夏之罪而責包茅之不貢桓公深謀持重度楚之未可力屈故摘其小疵使可任受而功以不勞矣故曰五霸假之也齊桓伐楚之謀素矣至是而遂伐楚故曰遂經記其事而本末是非可考未見爲深與之也）

夏許男新臣卒（卽許叔也穆公卒子僖公業立左傳曰許男卒於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於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袞斂胡傳引劉敞之說謂諸侯卒於外者在師則稱師在會則稱會今許男一無稱者去師而復歸其國也然左傳之言亦似非無據未詳孰是）

楚屈完來盟於師盟於召陵（屈求勿反○屈完楚大夫屈氏完名也召陵楚蔡間地左傳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屈完及諸侯盟按屈完來盟不稱楚子使者楚子使屈完如師盟不盟未可知而屈完遂來盟也不以遂事爲嫌者所得爲也胡傳曰楚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屈完進之也來盟於師嘉服義也盟於召陵序桓積也桓公帥八國之師兵力强矣而退師召陵以禮楚使卒與之盟而不遂也於此見齊師雖强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矣）

齊人執陳轅濤塗（轅濤塗陳大夫左傳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大濤塗幾誤軍事矣然爲其國病謀也齊侯不聽其言可矣而遽執之何不恕乎於以見桓公之志驕矣稱人以執人齊侯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左傳曰討不忠也按及者齊人及之也諸侯勞師已久故不及諸侯而及江黃也既執其卿而又伐之甚矣）

八月公至自伐楚（穀梁傳曰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至後事小則以先事至其以伐楚至大伐楚也愚按經文則公實不與伐陳之役）

葬許穆公（左傳葬之以侯）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公孫茲叔牙之子左傳陳成歸轅濤塗按濤塗執矣繼而伐陳矣此又以諸侯之師侵陳者討陳而陳不服也不服也者一言不協耳而執其卿而伐其國以是爲不足服人也陳成而歸濤塗屈於力耳能服其心哉魯茲往會則皆列卿而書人貶也侵者無言可執也霸者之不足尙如此且自齊桓與而征伐自諸侯出矣侵陳之舉皆使大夫而征伐又且將自大夫出矣）

丙寅（惠王二十二年）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初晉獻公娶於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晉侯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驪姬譖羣公子晉侯使太子伐東山皐落氏狐突勸之逃弗聽晉侯立驪姬爲夫人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公田姬置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十二月戊申縊於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五年春晉侯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公羊傳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愚按世子者先君之後兄弟者先君之支而忍於殺之是不仁之甚者也申生齊姜所生義不得爲世子然而稱世子者佹諸立之爲世子也已立之爲世子矣而又聽驪姬之譖而殺之是殺其先君之後而戕其國太而莫之顧也大子自殺而曰晉侯殺之者實晉侯之殺之也曰自殺則世子疑於有罪曰殺世子則罪專晉侯也斥言晉侯言非孥大夫國人志

（而殺無罪之世子大夫國人不爲分過也世子不能諭親於道而以從父之志陷親於惡小安得爲無罪曰此充類至義之盡也舜盡孝而瞽瞍底豫泰伯逃而歡錫之光申生不及此矣然觀其辭於狐突之言則世子愛親愛國之情忠誠惻怛之意固其然其可見矣而何爲不免於罪乎要之瀆倫之禍未有不流於子孫者衞宣烝夷姜生急子又娶宣姜而急子賦死晉獻烝齊姜生申生又娶驪姬而申生自縊楚平納子建之婦而子建死於鄭厥後楚亦幾亡晉武帝以玖賜太子而賈后肇亂唐高宗烝於武氏而幾至亡唐唐玄宗納壽王妃而祿山兵起彼急子申生雖賢且孝而卒之不克有終則瀆倫之爲禍烈也後世宜知所鑒矣）

杞伯姬來朝其子（杜氏曰伯姬來甯甯成風也朝其子者子年方幼諸侯子得行朝義而卒不成朝禮故繫於母而曰朝其子穀梁傳曰婦人既嫁不踰境踰境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爲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爲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

夏公孫茲如牟（左傳曰公孫茲如牟娶焉牟人嘗朝魯矣使往聘焉可也然小國之朝魯而魯不報者多矣何斤斤於如牟是茲欲外娶焉而假君命以行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於首止（王世子惠王之太子鄭也首止衛地左傳曰謀甯周也初惠后生大子鄭及太叔帶惠后愛叔帶王以后故欲廢鄭而立帶故齊侯率諸侯會王世子以定其位焉公羊傳曰曷爲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世子猶世世子也胡傳曰及以會尊之也以王世子而下會諸侯則陵以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則抗特書及以會若曰王世子在是而諸侯咸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經書字周公祇與王人同序於諸侯之上而不得與殊會同書此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

秋八月諸侯盟於首止（胡傳曰無中事復舉諸侯會盟同地再言首止者書之重辭之復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國扶小國會於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作是爲襄王一舉而君臣父子之道皆得焉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朱子曰春秋書會王世子與齊桓也）

鄭伯逃歸不盟（左傳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弗聽胡傳曰事有惡者不與爲幸其善者不與爲貶乎）

高七上三卅

（上之盟惡也請魯無勤是以爲幸故直書曰公不與盟首止之盟善也犯衆不盟是以爲貶故特書曰鄭伯逃歸不盟逃者匹夫之事雖悔於終病而乞盟如所喪何或曰首止之盟非王志也鄭伯喜於王命而畏齊故逃歸不盟然則何罪乎曰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爲主諸侯會王世子雖衰世之事是變之中也鄭伯雖承王命而制命非義也天下之大倫有常有變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會首止逃鄭伯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者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左傳楚鬭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不名迫也書奔不死社稷也）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謹天戒也）

冬晉人執虞公（左傳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十二月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晉脩虞祀而歸其職貢於王公羊傳曰虞已滅矣其言執何不與滅也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若夫虞公地之組於晉久矣其曰晉人執之者猶衆執獨夫耳愚按虞公貪賄棄國罪也然貪賄之罪孰若滅人國之罪乎則滅人國也滅異姓之罪孰若滅同姓之罪乎則滅同姓也不書晉滅虞而曰晉人執虞公豈重責虞之貪賄而反輕沒晉之大惡哉蓋稱人以執晉侯也君公書爵大夫書名其嘉焉則書字賤者書人以賤者之人執上公之貴以是爲逆之甚惡之大惡比於背叛而逆同於弒君也虞公見執國亡而不名者減虞公罪辭也非減虞公甚晉罪也貪賂之罪見於主滅下陽無容再責然以上公之貴而見執於人辱可知也杜氏謂晉歸職貢於王故經不以滅同姓爲譏此尤謬也滅人國而歸貢於王是市王也市王而罪愈大矣甯以是免罪哉晉滅虢不書不告則不得而書也然則稱執者其皆惡逆歟曰以人執其罪大以爵執其罪減執大夫其罪小執國君其逆大以爵執而歸諸京師爲討罪以人執而歸諸京師罪不當以人執而歸諸外國其罪加見執於人而書名見執者與有罪焉見執於人而不名甚執者之罪大夫見執於人而具官大夫無罪以下而執上以諸侯而執天子之使其罪尤）

丁卯（惠王二十三年）

六年春王正月（備時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

侯曹伯伐鄭圍新城（新城鄭地今河南密縣左傳曰討其逃首止之盟也諸侯皆書爵盖以是爲可伐矣）秋楚人圍許（以救鄭也不書救鄭不與救也然楚已背召陵之盟矣）諸侯遂救許（善諸侯也鄭人築新密以抗齊而新密受圍以見己則不競而城無益也諸侯方圍新密聞許難而遂移師救許以見齊桓不貪新城之功而以救災恤憐爲急也遂者繼事之辭書遂見其決也遂救許深善之也）冬公至自伐鄭（不至自救許本以伐鄭行也）

戊辰（惠王二十四年）七年春齊人伐鄭（鄭未服也鄭人未服則退而脩德可也而一伐再伐焉故人之）夏小邾子來朝（杜氏曰郳黎來始得王命列於諸侯而來朝於魯也）鄭殺其大夫申侯（左傳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己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乃爲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夏鄭殺申侯以說於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按鄭伯逃盟於申侯何與而殺之以說於齊是不罪已而殺無辜也稱國以殺者殺大夫無罪而大夫莫之爭是國與於殺也申侯巧諂貪利而何無罪申侯有罪也殺之非罪也）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欵鄭世子華盟於甯母（甯母魯地左傳曰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毋乃不可乎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君其勿許鄭必受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於齊按此則鄭伯之乞盟由是矣甯母之盟殆亦春秋所與也）曹伯班卒（昭公卒子共公襄立）公子友如齊（聘焉禮也）冬葬曹昭公（不日常也）

己巳（惠王二十五年崩○據左傳則王崩在舊年據經則王崩在此年冬）八年春王正月公會

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欵盟於洮鄭伯乞盟（洮曹地左傳曰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穀梁傳曰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周室雖衰必先諸侯鄭伯乞盟以向之逃歸乞之也愚按先王人尊王也不殊會王人微也前是再伐鄭而鄭不服今此自來乞盟則德禮之故可見矣鄭子華嘗與盟於甯母矣今此又乞盟於此可見子華之姦而甯母未之受也齊非真能有德禮然假之而已愈於詐力矣）夏狄伐晉（按左氏先是晉敗狄於采桑此報采桑之役也）秋七月禘於大廟用致夫人（大音泰○穀梁傳曰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胡傳曰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夫人者風氏也季子立僖公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傳世其卿而私門強矣於成風則舉大事於大廟立以爲夫人而嫡妾亂矣以私勞寵其臣而卑公室以私恩崇其母而輕宗廟皆越禮之罪也經書夫人而不稱姓氏其貶深矣按此皆以夫人爲成風而左傳則以夫人爲哀姜言禘而致哀姜之主於廟也杜氏謂哀姜淫而與弒不薨於寢故僖公有疑焉至此而後致主於廟也然魯禘追享文王而周公配焉不得以致哀姜之主也夫人有與祭之禮故因舉禘祭而致成風於廟中使得行夫人之禮是立成風爲夫人也穀梁之說宜爲得之）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惠王崩子襄王立左氏謂舊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太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於齊是年春盟於洮謀王室也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愚謂閉不發喪者有矣未有能閉之朞年者此殆傳聞之誤抑或有錯簡歟盟洮以謀王室蓋惠王有疾而襄王懼故使王人及諸侯謀之耳惠王崩而不葬或亦以難故倉猝謀葬而諸侯不及會也）

庚午（襄王元年）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御音語說音悅○桓公卒子襄公茲父立）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於葵丘（宰冢宰周公名孔天子之三公也葵丘齊地左傳曰會於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出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胡傳曰以冢宰兼三公其職重矣而不殊會之何也人臣則有進退之節

出入均勞之義非王世子貴有常尊之可比矣又按在喪未葬而出會稱子者以衰經會也亦有不稱子者如衞侯朔以吉服臨戎也然則稱子者善矣宋襄欲讓其國於目夷似仁以衰經出會似禮然而非其質也非不得已無會可也抑天王在喪而家宰諸侯以吉禮會則宋襄又可以愧諸侯葵丘之會善也而比事以觀則亦非善之善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益傳公女也未適人故不稱國已許嫁則以成人之禮書不復殤之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於葵丘

孟子曰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林氏曰桓之會有天子之事三於洮序王人於諸侯之上而同盟焉於葵丘序周公於諸侯之上而不敢同盟焉於首止不但不同盟也而師諸侯以會焉桓知節矣春秋是以予桓也胡傳曰會盟同地而再言會葵丘美之也公羊傳曰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左氏傳曰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然則公羊所謂危之者亦信矣葢葵丘之會亦齊桓盛衰之介假之者有時而怠其勢然也然而尊王臣以禮不歃血以信明王禁以忠則再書諸侯盟於葵丘實善之也其書日則謂有矜志焉故謹之也

甲子晉侯佹諸卒

獻公卒子奚齊嗣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左傳曰書曰殺其君之子奚齊未葬也穀梁傳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申生而立之也胡傳曰民至愚而神是非好惡靡不公且明也其爲子而弗子者莫能使人弗之子也非所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人之亦子也獻公殺世子申生立奚齊而大臣殺其子天理根於人心雖以私欲滅之而有不可滅也愚按君之子者獻公之子云耳然不書里克弑則以未成君故也君之子而殺之是亦弑君矣

辛未 襄王二年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朝霸主禮也然新天子卽位不朝王而朝齊則何禮也春秋以來不可勝貶矣

狄滅溫溫子奔衞

溫畿內諸侯蘇子之國也左傳蘇子叛王卽狄又不

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衞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左傳晉獻公卒里克丕鄭父欲納重耳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弑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卓子以葬十一月里克弑卓子於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杜氏曰弑卓在舊年而以今春書者從赴也獻公已葬卓已成君故稱君也胡傳曰初驪姬將殺世子而難里克使優施飲之酒而告之以其故里克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三旬而難作是持禄保身速獻公殺申生立奚齊之禍者也故此難其君臣之名以正其弑逆之罪荀息君弑而死於難書及所以著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也朱子曰晉里克事只以春秋所書未見其是非國語有中立之說他當時只難里克里克若不變太子可安由是觀之里克之罪明矣問春秋書及其大夫荀息是取他否曰荀息亦未見有可取但始終一節死君之難亦可取耳後又書晉殺其大夫里克者不以弑君之罪討之也然克之罪則在中立又曰天下無中立之事自家若排得他退便須用排退他若奈何不得便用自死荀息全然不是只是辨得一死亦是難事愚按當日情事今難悉考若據左國則申生乃齊姜所生如何可爲世子但以獻公既立之而又無罪殺之則國人所憐故殺奚齊卓子亦國人之所欲也里克中立不救申生後乃欲納重耳亦黨於所私非欲爲申生復讎也奚齊已立而殺之又并弑卓子不正其爲弑君不可得矣奚齊卓子本不足君然申生亦非正重耳夷吾又皆父命所逐則舍奚齊而誰立乎故荀息承君命而輔之輔雖不正而莫適正也此荀息之死所以亦有可與也且卓子已成喪而葬先君則荀息死之非召忽比也顧命大臣非爲私暱也是以書及要之則獻公淫惑名分皆不正之爲禍烈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北戎未詳所在

晉殺其大夫里克

先是齊侯以諸侯之師討晉亂及高梁而還令未及晉故經不書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夷吾從之許賂中大夫里丕等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夷吾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經亦不書有王命且晉受之也晉侯使請里克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

（命矣伏劍而死克弑二君而殺里克不以討賊之辭者不以賊討也賂之而人既乃背而殺之以是爲討賊可乎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亦以免里克也免里克何不正矣齊卓子之爲君也不日晉人者書人則疑於眾討故不書人不曰晉侯者克可殺而非晉侯所當殺書晉罪累眾也郤呂之徒同之矣如何而爲討賊之辭曰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此討賊之辭也）秋七月（備時月）冬大雨雪（平地尺曰大雪）

壬申（襄王三年）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丕音丕○丕鄭父里克之黨晉之殺里克也丕鄭聘於秦且謝緩賂故不及丕鄭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秦伯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丕豹奔秦夫丕鄭有罪矣而不以討罪書者丕鄭縱無此謀其亦不免里克可知也故書之與殺里克同辭不以罪討也）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陽穀（非禮也及公及之也亦不豐先君及文姜之失矣林氏曰齊侯之志荒矣）秋八月大雩（非時也蓋旱故也）冬楚人伐黃（左傳黃人不歸楚貢故也胡傳曰楚滅弦不書伐滅黃而書伐者罪桓公既與會盟而又不能救也）

癸酉（襄王四年）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公羊傳曰不言朔食晦日也愚按或官失之也）夏楚人滅黃（左傳黃人侍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人滅黃穀梁傳曰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不聽遂與之盟及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君子憫之胡傳曰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三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許斯頓牂是也出奔者難不死社稷有與復之望焉弦子溫子是也若夫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若江黃是也其書滅者見夷狄之強罪諸夏之弱責方伯連帥之不脩其職使小國困於強暴不得其所公羊子所謂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者也）秋七月（備時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宣公卒子穆公款立）

甲戌（襄王五年）十有三年春狄侵衛（胡傳曰齊桓公爲陽穀之會楚人伐黃而救兵不起然後狄人窺伺中國今年侵衛明年侵鄭近在王都之側淮夷亦來病杞而無所忌也）夏四月葬陳宣公（不日常也）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於鹹（鹹衛地先是揚拒泉皋伊洛之戎同伐京師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王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王子帶奔齊此會於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爲戎難故諸侯戍京師齊仲孫湫致之然則會鹹王事也戍周不書謂侯國所當然且爲王諱也）秋九月大雩（過時也）冬公子友如齊（聘也）

乙亥（襄王六年）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緣陵杞邑左傳曰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林氏曰不序諸侯散辭也是故但曰諸侯者不繫之伯者之辭也但曰大夫者不繫之君之辭也杜氏曰不言城杞杞未遷也）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於防使鄫子來朝（胡傳曰季姬書字而未繫諸國其女而非婦亦明矣及者內爲志內女而外與諸侯遇譏魯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鄫子國君而季姬使之朝病鄫也益魯君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鄫子遇於防而遂以季姬歸之耳又按左傳云鄫季姬來甯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於防使鄫子來朝未詳孰是）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沙鹿晉山名魯承告而書之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狄侵鄭（狄漸肆矣）冬蔡侯肸卒（穆公卒子莊公甲午立）

丙子（襄王七年）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諸侯邦交五年一朝非禮也）楚人伐徐（齊霸衰也）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於牡丘遂次於匡（牡丘地闕匡衛地將救徐而不力也）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公孫敖慶父之子胡傳曰徐在山東與齊密邇不可以不速救今書盟於牡丘見諸侯救患之不協矣書次於匡見霸主號令之不嚴矣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見桓德益衰而禦夷狄安中國之志怠矣凡書救未有不善之者也救而書次則罪其當速而緩失用師之義矣）夏五月日有食之（不言日朔公羊氏以爲食在晦左氏以爲官失之也）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左傳曰以救徐）

（也諸侯救徐而楚師不退乃伐其與國焉非所以救徐矣稱師者見非不眾且盛也）八月螽（爲災也）

九月公至自會（不至自救徐不成救也）

季姬歸於鄫（說見上年）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夷伯魯展氏之祖父夷謚伯字也震雷擊之也左傳曰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

冬宋人伐曹（左傳曰討舊怨也夫牡丘之盟宋曹與焉乃曹方從齊以伐厲救徐而宋遂伐曹是背盟陵弱而與於楚之憑陵諸夏也然齊霸益衰亦可見矣）

楚人敗徐於婁林（婁林徐地徐恃救也見伐厲之無救於徐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於韓獲晉侯（秦伯穆公名任好韓晉地今陝西韓城縣左傳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列城五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三敗及韓晉侯請戰壬戌戰於韓原秦獲晉侯以歸舍諸靈臺晉陰飴甥會秦伯盟於王城晉侯歸晉夫秦伯伐晉而以晉侯主乎此戰者罪晉也晉實致之而及之戰也獲晉侯而不書以歸者獲而不以入又禮以歸之故不書以歸免秦伯也晉侯見獲而不名非免晉侯以終復故耳君獲而不書師敗績者胡傳曰君重於師也大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績師與大夫敵也）

丁丑（襄王八年）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於宋五（隕公羊經作霣）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鷁五歷反穀梁經作鶂過古禾反○鷁鳥名水鵝也大如鴈食魚此因告而書紀異也穀梁傳曰石無知之物鶂微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日之鶂微有知故月之左傳曰隕石於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於宋宋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星無隕隕非星也天無石石非隕也塵坌之所凝有翕之而升於虛空翕散而隕其方隕也日在地下耀之則有光如星焉其既隕也凝而如石宵見隕星五且視所隕而得石如其數也鷁退飛非退飛也風行高虛鷁飛過高過之不得進過宋都數之六也人之氣有乖則濁干乎清而有氣凝於上故星隕人之氣逆則虛有暴氣而物爲所閔皆人之氣僕有以致之故吉凶由人五六非所占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季字也日而字之見恩禮之厚也禮記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稱伯仲皆貴之故也仲遂叔肹皆然劉炫謂生而賜族胡傳因之恐未足爲據）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內女嫁於諸侯書卒敵也卒不必葬葬紀伯姬以齊故也葬紀叔姬葬宋共姬賢之而恩禮有加也）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日厚之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於淮（淮水經宋徐界魯邾之南至鄆郯淮夷間入海左傳曰謀鄫且東略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按此蓋淮夷病鄫故也不書城鄫不果城故也霸業衰矣然會無貶辭猶是以恤小爲事也）

春秋集傳卷之六終

春秋集傳卷之七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殿圃
婺源汪　紱雙池纂　後學宿松徐　曾皖樵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邑戴　彭景筠

僖公下

戊寅（襄王九年）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英氏楚與國左傳曰報婁林之役也已則不能有救於徐而區區伐其與國以爲報復豈方伯之師乎故稱人）夏滅項（公穀二傳皆以爲齊滅左胡二傳則以爲魯滅以下事考之則公會淮未歸而魯人滅項至齊人以爲討而止公夫人以公故會齊侯於卞然後公以九月至左胡似也但英氏在汝潁之閒而項國卽今河南項城縣去英山不遠又皆在徐之西南其去魯則甚遠魯臣安得遠勤師旅越宋徐而滅項乎蓋滅項不言誰滅者承上事而言是齊人爲徐伐英氏而因滅項以與徐耳中無他事故不必復稱齊人徐人猶晉悼於祖之會遂滅偪陽以與宋事正相類文勢然也然則公羊氏以爲爲齊桓諱者然歟曰非諱也伐英氏滅項連文是人而滅之著其徒陵小弱滅人之國而無與於攘外之事以罪之也然則下之會卞而公至自齊何爲乎曰東略之役城鄫不果諸侯蓋有離心焉故齊獨與徐南伐而在會諸侯有見止者齊桓之志戮也然事亦難悉考矣）秋夫人姜氏會齊侯於卞（卞魯邑）九月公至自會（告廟）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桓公卒明年孝公昭立）

己卯（襄王十年）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左傳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按如左氏所言則眾妾以其姬爲貴六子以武孟居長夫人無子武孟所宜立也孝公未聞令德桓公越序而立之屬於宋公何哉子昭可立則元也潘也皆可立矣既立子昭矣又不能定乃復因雍巫寺貂而立武孟武孟可因雍巫寺貂以復立則羣公子皆可樹黨以求立矣胡能有定哉葵丘之命曰無易樹子而桓公乃自犯之欲無亂不可得矣然武孟宜立也子昭不宜立也武孟宜立公又許之立立武孟以殯可矣而宋襄以諸侯伐齊納招是不知所擇而與亂人國也故宋公書伐而魯師書救善魯而罪宋也善魯而罪宋正武孟而非子昭也然而宋曹稱爵者宋襄以信齊桓之所屬此其罪不唯在宋而在桓公管仲也不書納昭者以齊受之也受之而又不免於戰者齊內亂也）夏師救齊（救武孟也然不及於戰者聞武孟死而師還也然則不成乎救矣而書救何也曰以善魯而著武孟之正以正子昭之非也不書帥師之大夫者以未成乎救故略之言無功也）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於甗齊師敗績（甗魚免反○甗齊地左傳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宋敗齊師於甗立孝公而還然則齊及宋戰而經以宋及齊戰何也謂齊人猶知子昭之非而宋乃主乎是戰也不稱宋公而曰宋師至是乃專罪宋也）狄救齊（孝公立矣書狄救齊深著孝公之非正也聞其已立而還）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十一月而後葬妾爲妻易樹子之爲禍烈也）冬邢人狄人伐衛（狄稱人寢自同於中國也伐衛蓋以衛納孝公故也）

庚辰（襄王十一年）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宋襄始圖伯也稱人以執非伯討也以人而執滕子云耳滕子書名滕子不免於罪也滕自盟幽以後會盟皆不與焉以爲是亦有罪也然非宋人所得執也齊霸以來不與於會者夫豈唯滕宋之德政未有見焉弱小是陵以鳴得志人執滕子言逆也）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於曹南（首宋公宋主盟也曹邾稱人人宋公也宋稱公非與之霸也以見曹邾之非微者也曹南曹國南也於曹南則曹宜地主乃不曰盟於曹而既書曹人又曰曹

（南者曹不致饋不肯爲地主也不肯爲地主不服也不服而盟要盟也）鄫子會盟於邾（不及曹南之盟也來而不及則已矣而又曰會盟於邾者鄫不來而强之來鄫逼於强不得已而來會盟於邾也）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左傳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按此則宋公使之而經獨斥邾人何也曰宋公主乎曹南之盟鄫子來盟於邾邾人執鄫子用之則用之者非宋公主之而誰邾人不知其不可而宋命是從斥邾人罪同惡也鄫書爵非有與也言人虐諸侯以深疾宋邾也）秋宋人圍曹（左傳曰討不服也宋公親矣而書人貶也人宋公言不足以討人也）衛人伐邢（報舊年之伐也）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於齊（左傳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於齊脩桓公之好也按此則是諸侯盟也於齊齊地主也諸侯盟則會者公也曷爲諱公而人諸侯楚始與於中國會盟也脩桓好以無忘桓德則楚何與焉楚與乎是盟狃諸夏也狃諸夏而諸夏狃之忘其横噬也故諱公而人諸侯以惡乎是盟也楚序陳蔡下狃而未肆也鄭序楚下肆之漸也鄭畀也何畀乎鄭齊桓之卒也鄭實始朝於楚使楚敢於肆者鄭之罪也齊桓何足德而諸侯不忘桓卒而宋■霸以虐列國之君於是而見桓之德不可忘矣思桓德而狃荆楚則悖之甚也）梁亡（左傳曰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遂城而居之冬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辛巳（襄王十二年）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杜氏曰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改名高門也言新以易舊言作以興事皆更造之文也胡傳曰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於策以見勞民爲重事而況輕用民力於所不當爲乎然僖公嘗脩泮宮復閟宮而經不書者以事其祖考以教國子弟二者爲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其垂教之意深矣）夏郜子來朝（郜音告）五月乙巳西宮災（天火曰災公羊傳曰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

侯之有三宮也）鄭人入滑（左傳滑人叛鄭而服於衛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蓋與國相攻以無霸也於此又以見齊桓之功矣霸不忍言也無霸尤不忍言也）秋齊人狄人盟於邢（左傳曰爲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按齊謀邢難宜也而與狄謀之何哉狄人能謀邢亦善也然豈諸夏之善哉況謀之而無救於邢也齊桓死而魯陳蔡鄭盟楚於齊齊狄又盟於邢至是而不得不多桓公管仲之功矣人諸侯蓋傷之也）冬楚人伐隨（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闘穀於菟帥師伐隨蓋自齊霸既衰而戎狄交侵中國無甯日矣）

壬午（襄王十三年）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邢之盟故也）宋人齊人楚人盟於鹿上（鹿上宋地今河南鹿邑也宋序齊上宋主盟也方主夏盟而楚與焉是援楚以陵諸夏也故皆人之左傳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春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人知宋公之辱于盂也抑知宋齊辱于鹿上矣）夏大旱（紀災也）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盂宋地公羊傳曰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强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墮之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執宋公以伐宋目夷歸設守械而守國按盂之會而首宋公宋公主乎是會矣而次楚子者宋求諸侯於楚楚子許之爲合諸侯則不加楚子於陳蔡之上不可得也楚未嘗稱爵此稱爵者自盟齊以後楚狎諸夏矣是以肆然自列於諸侯而以爵通也然則曷爲至此而始稱楚子曰於齊於鹿上人諸侯亦人楚是猶是讓始之意也于盂而諸侯皆爵則不得不楚子之也諸侯皆爵豈與是會歟曰所以著斯會之惡也以盟主而見執以荆蠻而加諸夏之上以子而加侯伯之上明稱爵等以著其逆也子先侯伯逆也子侯男伯會執上公逆之逆也執宋公以伐宋逆之甚也以是爲天下之大變也矣執宋公者楚子也曷爲不斥楚子而分惡於諸侯曰宋公爲是會而見執於楚以是爲宋公自執宋公宋自伐宋耳不言楚執爲諸夏諱也然則宋公何以無貶而不名曰宋公信也小信何足爲而以言乎是會則宋直而楚曲宋公以信往而楚以詐執之屈於一時之詐力而我無悶焉則以是爲不足爲宋公辱也宋公不以

（見執辱辱在求楚爲合諸侯故於鹿上人之也然則諸侯無罪乎曰罪也狃楚于齊狃楚于鹿上以楚故而會于盂以致屈於詐力而不及防於前不能爭於後致斯逆也則不爲分惡不可得也然則伐宋有辭乎曰有伐其執滕子也伐其用鄫子也宋可伐也而不謂其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於盂執宋公以伐宋也）

冬公伐邾（無伯也）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胡傳曰不曰來獻宋捷爲魯諱也盂之會魯獨不與焉故楚來獻捷以脅魯爲魯計者拒其使而不受可也請於天王而討之可也魯於是曾不能申大義以攘荊楚尊中國故不曰宋捷特爲魯諱之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薄宋地史記作亳胡傳曰會不書其所爲獨會于稷書成宋亂爲受賂立華督也會于澶淵書宋災故爲不討蔡般也盟不書所爲言釋宋公者宋方主盟而蠻夷執而伐之此天下大變也魯既不能申大義以抑其強暴使宋公見釋出自天王與中國而顧與歃血要言求楚子以釋之是操縱大權自蠻夷出其事已傎甚矣故書盟書釋皆不言楚子爲魯諱以深貶之也穀梁子曰不與楚專釋是已）

癸未（襄王十四年）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左傳曰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脩祀紓禍也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林氏曰春秋嚴義利之辨苟以爲利一以取書是故邾滅須句須句子來奔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書取須句莒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書取鄫）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左傳鄭伯如楚故宋公伐鄭夫鄭棄諸夏而固楚是從於是乎伐鄭而宋公及諸侯皆書爵焉以是爲可伐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升陘魯地左傳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檀弓曰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是魯師敗績邾亦幾亡不書公諱公敗也及內志也言易邾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泓水名左傳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子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

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按楚人伐宋以救鄭經不書不與楚以救鄭也以宋公主乎是戰者觀大司馬之諫則是宋可以不戰可以不戰而必戰故以宋公及之也皆陣曰戰正也以是不鼓不成列而與之乎非與也著其實也譏乎無譏也宋公以信會盂而見執以正戰泓而敗傷則仁義不可爲矣曰宋襄以一會而虐二國之君不仁不義甚矣乃區區乘車之信不以阻隘之仁烏在其有濟也使襄公以義正諸夏以德綏諸侯救災恤鄭諸侯亦未必不服商亦未必不興於是而乘車以昭信不阻隘以昭仁夫亦誰得而敗之帥使不幸而敗夫亦誰得而譏之是故宋襄之敗非仁義敗之也敗於不以欲從人而以人從欲也若夫乘車而會成列而戰是其正也不以見執見敗羞也）

甲申（襄王十五年）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緡音民○緡宋邑左傳曰討其不與盟於齊也夫伐人者必有所執以爲言不與盟於齊此其所執之言也抑思己爲宋所立而不報其施宋方敗於楚而不恤其患以荊楚之陵中國而不能率乃父之功而猶執偏辭以乘人之困圍其都邑予斥言齊侯言伐言圍正所以著其忘施背義而乘約爲暴之罪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襄公卒子成公王臣立）

秋楚人伐陳（左傳曰爲其貳於宋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成公卒弟桓公姑容立杜氏曰不書名未同盟也杞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絀稱伯至此用夷禮貶稱子益四夷之國雖大曰子也杞夏王之後作賓王家而自陵替至此故孔子曰杞不足徵也蓋傷之也）

乙酉（襄王十六年）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備時月）

夏狄伐鄭（左傳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怨王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王弗聽使頽叔桃子出狄師然則此王命也而書狄伐鄭者不與王之以狄伐兄弟也）

秋七月（備時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左傳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王不聽甘昭公通於隗氏王

（替隗氏頽叔桃子曰我實始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出適鄭處於氾太叔以隗氏居於溫冬王使告難於諸侯胡傳曰自周無出特書曰出者言其自取之也夫鄭伯不王鄭有罪矣襄王不自反其制民之未順也而棄德崇姦遂出狄師是用夷制夏如木之植拔其本也不亦慎乎書出以爲後戒也居者宅其所有之稱出而曰居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晉侯夷吾卒（惠公卒懷公圉立○按左氏韓原之敗晉太子圉爲質於秦惠公疾子圉逃歸二十三年冬惠公卒懷公立懷公殺狐突秦伯納公子重耳於晉及晉大夫盟于郇文公立於此年之春遂殺懷公于高粱文公之立不書不告入也然則惠公卒在舊年而經乃於此年之冬始書其卒者杜氏以爲文公定位而後告此恐不然補正曰疑此錯簡當在二十三年之冬愚意補正之說爲近是）

丙戌（襄王十七年）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左傳曰滅同姓故名禮記曰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但經於滅同姓者亦不皆名傳記因經文而以爲例耳朱子曰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衛侯燬卒恐是因而傳寫之誤亦未可知也）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文公卒子成公鄭立）宋蕩伯姬來逆婦（伯姬魯女爲宋大夫蕩氏妻也杜氏曰自爲其子來逆稱婦者姑存之辭婦人越境逆婦非禮也）宋殺其大夫（其事無考）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杜氏曰頓迫於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而納頓子按楚自孟之會而已書子矣楚臣自屈完盟召陵而已書名矣今此頓子失國而楚子玉納之似亦抑強恤小之師也而書楚人者陳人迫頓罪也然使之荆楚得以復亂諸夏之君則春秋所不忍也抑納者內不受之辭其或亦頓人所不納而楚人強納之故也）葬衛文公（不日常也）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左傳曰衛人平莒於我十二月盟于洮脩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按莒以鄙之戰恐魯至是始平也衛稱子成公以貴服出會也亦非正矣慶莒大夫也○是年春以王室故秦穆公師於河上將納王晉文公欲自以爲功辭秦伯之師而下次於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四月丁巳王入於王城取太叔於溫殺之晉侯朝王王賜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而不見於經者不以告故不書也）

丁亥（襄王十八年）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向莒地甯速衛大夫左傳曰尋洮之盟也中國無伯故參盟復見）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酅齊地左傳曰討洮向二盟也蓋齊承桓公之後欲以伯自處惡魯衛莒之私盟而欲來討然書人以侵則無辭可執故也齊潛師以掠境故速歸而公追逐之遂深入齊地不及而還也書至酅弗及又以譏公之深入亦爲公危之之辭也）夏齊人伐我北鄙（以魯之至酅而又來伐也左傳公使展喜犒師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卽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按此則齊侯來伐而人之者齊以魯救武孟之故至是不平而以私怨興師人之者人其棄命廢職也）衛人伐齊（左傳曰洮之盟故也伐齊所以救魯亦人之者以私相黨援非有公義也）公子遂如楚乞師（遂魯卿乞辱辭也乞師以報北鄙之役乞辱也乞於楚辱之辱也直書而不諱以爲可以已而不已焉深惡之也）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楚之別封左傳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於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胡傳曰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而夔祖熊摯是不能祀祝融與鬻熊也而楚人反滅之非其罪矣故特存其胄而不名也）冬楚人伐宋圍緡（宋王臣忘父讎而卽楚辱先君之霸業羞矣又不能於楚以致楚師欲因人以固宋不國矣是與楚以有辭也然背楚卽晉宋之正也而楚乃肆其馮陵故子王稱人滅夔伐宋圍緡伐齊取穀皆所以著荆楚之橫也）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左傳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實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夫齊之伐魯罪矣魯告以先王之命動以率桓之功齊侯遂還是能知過者也魯人乃不勝其忿至乞師於楚以伐齊取穀而寘其蟊蠈焉豈先王之命獨當以責齊而不當責魯乎何不自克之甚邪楚自齊伯之良

（也焉陵上國魯以周公之後千乘之強不能與諸夏僇力同心以禦荊蠻而反道之以伐齊伐宋是變於夷者也屈己乞師而不羞固卽荊蠻而不侮以伐人之國取人之地而不知自反是棄命廢職者固在魯而不在齊也遠亦危矣以者不以者也直書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言宗廟羞也前此諸侯之及楚盟于齊也猶欲爲公諱之至是而不能復爲公諱也言公實不自諱矣又誰能復爲諱也）

戊子（襄王十九年）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左傳曰用夷禮也）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孝公卒弟昭公潘立）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三月速葬）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責無禮也杞則可入然而入之者甚矣）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首楚人楚主兵也楚人楚子也人楚子猾夏也從之者稱爵何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人微者也以侯伯之尊而微者是從以圍王者之後辱也悖也）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公方以楚師伐齊故往結楚好也人楚則亦以人公矣然不言會楚而言會諸侯猶是爲公諱之也于宋者見諸侯方圍宋而公亟往會焉非宋爲地主也）

己丑（襄王二十年）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按左氏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重耳奔狄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衞衞文公不禮焉及齊齊桓公妻之公子安之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及楚楚子享之乃送諸秦秦伯納之於晉而立之殺晉懷公次年晉侯定王室殺太叔帶及舊年楚人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衞若伐曹衞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是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衞衞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晉侯伐衞（左傳伐衞取五鹿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衞侯請盟晉人弗許衞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衞侯出居於襄牛夫晉伐曹衞本報怨也報怨則曷爲稱晉侯討其服於楚也因其討而遂與以討數曰晉侯之將救宋也固曰取威定霸矣取威定霸則侯伯也其爲侯伯宜有以伸大義於天下出師救宋伐陳伐蔡伐鄭以正其附荊蠻而圍宋國之罪矣此晉侯也而乃侵曹伐衞哉再言晉侯乃所以深譏之也胡傳曰曹衞背

華卽夷於是乎致武可也然楚人圍宋陳蔡鄭許舉兵而同會魯侯與會而同盟楚雖得曹昏衞然其君不往會其師不與圍以方諸國不猶愈乎又況衞已請盟而晉人弗之許也再稱晉侯甚之也下書楚人救衞則讓晉深矣）公子買戍衞不卒戍刺之（買魯大夫凡內殺大夫曰刺周禮三刺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言與眾棄之當其罪也左傳公子買戍衞楚人救衞不克公懼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夫買不去氏謂無罪也無罪何以刺之曰不卒戍也買曷爲不卒戍公欲諱之卽公之所諱者書之而魯之情表過畢矣深歎之也）楚人救衞（晉人侵曹伐衞以救宋也不書救宋非所以救宋也晉人伐衞而救衞者在楚矣與楚人以救衞非聖人之所欲也然欲不與而不可得也與楚則曷爲稱人不盡與楚也伐衞者晉侯而救之者乃楚人也乎哉○朱子曰晉文公詭譎如侵曹伐衞皆出時不禮之私怨郤只名謂治其從楚中國之諸侯晉以私伐之乃反使楚人來救如晉侯侵曹晉侯伐衞楚人救衞其辭皆是聖人筆削要來此處看義理今人都只是論利害也）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左傳晉侯入曹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我欲戰也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衞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衞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衞之田以畀宋人夫人者不順之辭也宋人微者蓋門尹般也以私怨肆其報復人人之國亦已逆矣曹伯無罪乎非晉侯所宜執也曹伯果有罪乎執而歸諸京師可也今乃執曹君以畀宋之微者此何義乎夫晉侯之志只以怒楚而使之必戰耳楚人猾夏晉奉天子之命聲其罪以討之可也乃必致楚以怒齊秦而執曹君而分曹衞之田亂上下之分其詭譎暴橫有如此者是討楚而罪反浮於楚誅賊而暴有加於賊也故書曰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所以深斥晉侯也）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城濮衞地左傳楚子入居於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子玉使伯棼請戰楚子怒少與之師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衞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晉拘宛春於衞且私許復曹衞曹衞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三舍楚眾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於城濮子玉使闘勃請戰己巳晉師陳於莘北胥臣蒙馬以

（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杜氏曰齊秦稱師以師屬於晉也胡傳曰楚稱人貶也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請戰者得臣也而經之書及何以在晉得臣雖從晉師然未有必戰之意也及先軫獻謀許曹衛以攜其黨拘宛春以激其怒而後得臣之意決矣故及在晉侯誅其意也荊楚恃强憑陵諸夏滅黃而霸主不能恤敗徐而諸大夫不能救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今又戍穀以逼齊合兵以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非有城濮之敗民其被髮左衽矣宜有美辭稱揚其績而春秋所書一如此何也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文公一戰勝楚遂主夏盟以功利言則高矣語道誼則三王之罪人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左傳楚子使謂子玉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予毒也矣胡傳曰得臣信有罪矣然楚子知其不可敵不能使之勿戰而少與之師又以一敗殺之是以師爲重而輕棄其將也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衛侯出奔楚（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胡傳曰諸侯失國出奔未有不名者衛侯何以不名著晉文之罪也初齊晉盟於斂盂衛侯請盟晉人不許是塞其向善之心也使文公釋怨許衛結盟南向諸侯棄楚而歸晉矣忿不思難惟怨是圖必使衛侯竄身無所奔於荊蠻歸於京師兄弟相殘君臣交訟誰之咎也經於衛侯失國出奔不以其罪名之而重晉侯之咎蓋端本議刑之意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踐土鄭地左傳鄭爲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於晉晉侯獻俘於王作王宮於踐土王勞晉侯於踐土策命晉侯爲侯伯衛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胡傳曰天王下勞晉侯於踐土則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父道也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正其名以統實所謂臣道也子道也而天下之太倫存而不滅矣衛侯奔楚不書名者未絕其位也叔武受盟而稱衞子者立以爲君也此見聖人深罪晉文報怨行私專權自恣廢置諸侯之意也）

陳侯如會（不及其盟也）

公朝于王所（王所王下

勞晉侯之所卽晉侯所作王宮也謂之王所者猶後世言行在也林氏曰此先朝而後盟是以天子與斯盟也書盟而後朝春秋不以天子與斯盟之辭也胡傳曰言所非其所也朝于廟禮也於外非禮也然則天子在是可不朝乎天子在是而諸侯就朝禮之變也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爲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爲譏正其本之意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咺况晚反○左傳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國人不貳衛侯先期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胡傳曰衛侯失國出奔則不名復歸得國何以名殺叔武也以爭國爲心此其所以名也元咺由是走之晉而訟其君然衛侯初歸則稱復再歸何以不稱復乎鄭之初歸雖殺其弟既名之矣猶意其或出於誤而能卑也是以稱復及其再歸又殺元咺及公子瑕則是終以爭國爲心無自艾之意矣是以不稱復其曰歸於衛者易辭也諸侯嗣故稱復者繼之也不稱復者絕之也而國非其國矣）

陳侯款卒（穆公卒子共公朔立）

秋杞伯姬來（莊公女來甯成風也）

公子遂如齊（同踐土之盟始棄惡而往聘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左傳曰討不服也）

天王狩于河陽（河陽今懷慶屬邑左傳曰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胡傳曰以尊周而全晉也踐土之會王實自往非晉罪也故諱王而足矣溫之會晉則有罪而其情順也故既爲王諱之又爲晉解之於以見春秋忠恕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林氏曰晉侯朝王以諸侯見是先狩而後會也春秋先書會後書狩者先狩而後會是以天子與斯會也先書會後書狩春秋不以天子與斯會之辭也此王所卽狩之所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左傳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實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按衛侯則有罪矣然非元咺所得訟也人臣之事君生殺惟命今殺人一不當而

（爲子臣者敢越境以訴於方伯元晅獨非罪乎元晅以殺子之怨而借武叔之事以訟其君晉侯以不禮之忿而因元晅之訟以執衛侯固抑君而臣是助晉文之罪著矣故書晉人貶之也爲臣執君猶以臣執君也逆也不曰歸于京師而曰歸之於京師者曰歸于京師則其情順是爲天子執罪人而已不敢專也曰歸之于京師則其意疑是本以私意執也但名分有不安於心而勉之以歸之於京師耳衛侯不名不欲以臣罪君也元晅自晉復歸于衛言自晉者見晉之助逆臣也歸易辭言晉助之故其歸易也曰復歸絕之之辭大夫不世爵位言已絕而復歸也）

諸侯遂圍許（討其不朝會也遂者繼事之辭）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左傳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夫曹伯無滅國之罪復歸誰曰不宜然歸可言也以貨得歸不可言也以貨歸可也託於鬼神不可也使曹之大夫有急欲復君之意而行貨以歸曹伯可言也曹之大臣若無閭焉而貨筮史者出於一監不可言也然則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其獻狀信矣此侯人所以興剌也故於其復歸而而名之所以爲遠君子而近小人之戒也）

庚寅（襄王二十一年）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葛盧介君名）公至自圍許（告廟也）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翟泉今洛陽城內太倉西南池水也左傳曰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慭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胡傳曰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王子虎於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替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竟雖貴曰士而於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著矣故諱公不書諸國之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者此正其本之義也）

秋大雨雹（雨于付反雹蒲學反○左傳曰爲災也○夏有雹冬雨霰皆雨之凝也冬而水氣之上騰者高入深寒之所則凝而爲雪雪自上降遇溫氣散之則體圓小而成霰陽散陰也夏而水氣之上蒸者急布空洞之虛則散而急雨雨自上下有寒風摶之則雨團結而成雹陰摶陽也故雹者包也摶也陽散陰順也陰摶陽逆也故霰不書而雹書猶月食不書而日食書也且霰則必雪而雹或傷物也或曰蜥蜴爲雹蜥蜴之爲雹猶龍之致雨也然不必然也）

冬介葛盧來（左傳春介葛盧來公在會冬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按不言朝者東裔小國未能行朝禮也）

辛卯（襄王二十二年）三十年春王正月（備時月）

夏狄侵齊（左傳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虞也侵齊胡傳曰四夷交侵所當攘斥晉文若移圍鄭之師以伐狄則方伯之職脩矣上書狄侵齊下書圍鄭此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晅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左傳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秋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冶殺元晅及子適子儀公入按稱國以殺周歂冶廑殺之而罪累上也罪累上者穀梁傳曰待其殺而後入是也待其殺而後入衛成之志乎殺之也元晅訟君大逆也而不去其官不以國法誅而以賂殺則殺非討罪也譏失刑也瑕君衛矣而稱公子未列盟會未成爲君也瑕宜有罪而不以罪辭不成其爲君故亦不成其爲罪也叔武無罪見殺而經不書衛侯諱殺弟不以告也瑕宜有罪而衛侯以殺告書之見衛成之忌克也不言復歸言已失地且國有君國已非其國今乃殺元晅及公子瑕而得歸與未君而歸立者同也歸易辭以殺元晅及公子瑕故而歸易也）

晉人秦人圍鄭（左傳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鄭伯使燭之武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吾其還也亦去之按子人九之行成也晉鄭盟雍衛矣王之享晉侯也鄭伯與相禮矣踐土及溫之會鄭伯未嘗不與矣又安得以其貳於楚而討之討之者爲其無禮於晉也脩舊怨耳晉侯秦伯稱人貶也曷爲異於侵曹伐衛曰曹衛睦於楚伐之猶有辭也此則伐所同盟尤無辭矣無辭而伐故不言伐而言圍著恃衆也秦伯亦人之者秦不必同晉圍鄭而同之圍秦不當背晉私與鄭盟而且爲鄭戍惟利之圖以啓二國之釁貽無窮之禍故亦人之人之與晉同也）

介人侵蕭（介方親啓恃魯而侵蕭也）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魯再朝王王聘無譏焉）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左傳東門襄仲將聘於周遂聘於晉胡傳曰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皆書曰遂家宰上）

兼三公而來聘於魯天王之禮意莫厚焉魯侯既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夷周室於列國此大不恭之罪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

壬辰（襄王二十三年）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公羊傳曰取之曹也左傳曰分曹田也胡傳曰不繫國者吾故田也復吾故田而謂之取何也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公子遂如晉（左傳曰拜曹田也夫入聘天子重矣而以二事往拜曹田輕也而又專使卿往是視王室輕於晉也）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左傳曰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公羊傳曰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求吉之道三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穀梁傳曰免牲之禮為之緇衣熏裳有司元端奉送至於南郊免牛亦然愚按祭天於郊故謂之郊有圜丘之郊大報本反始兆於南郊迎長日之至此禮之至重者也有孟春祈穀之郊有仲春高禖之郊禮次於冬至者也仲夏大雩帝不謂之郊其禮不同以樂為主也季秋享帝於明堂祭於屋下以大牢故曰享天子有事類於上帝類與郊類也魯有郊禘非禮也春秋書魯郊則失禮之中又失禮焉者因事志之不然不勝書也魯卜郊多在四月建卯之月則非圜丘之郊而有祈穀之郊不蓋同於天子也祈穀當以寅月而卯月乃卜所謂上怠慢也大饗不問卜周之郊日以辛魯郊亦用辛而卜者卜上旬不吉則中旬中旬不吉則下旬三卜不吉則已而又四卜瀆也牛卜日曰牲此稱免牲是牲成而後卜郊也三望之說公羊以為泰山河海河海非魯封內則三望非禮也杜氏曰三望者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正義說同魯分奎婁因少皞也然則分星岱濟皆魯所得祭但既不郊矣則三望可止矣未詳孰是）秋七月（備時月）冬杞伯姬來求婦（胡傳曰杞獨無君乎而夫人主之故特書於策以為婦人亂政之戒也）狄圍衞十有二月衞遷于帝丘（帝丘今山東濮州胡傳曰避狄難也而中國衰微夷狄強盛衞侯不能自強於政治晉文無郤四夷安中國之功莫不可見矣）

癸巳（襄王二十四年）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備時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文公卒子穆公蘭立）衞人侵狄（報舊年之圍也）秋衞人及狄盟（左傳狄有難衞人侵狄狄請平衞人及狄盟杜氏曰不地者就狄廬帳也胡傳曰再書衞人而稱及所以罪衞也會盟中國諸侯之禮衰世之所事已非春秋之所貴況與戎狄豺狼卽其廬帳刑牲插血以要之哉）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重平聲○文公卒子襄公驩立）

甲午（襄王二十五年）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左傳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毋乃不可乎師知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過周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且使遽告於鄭鄭伯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滅滑而還秦命三帥起大師而書人貶也以利而動背盟任姦勤民動眾不恤晉喪而伐其與國故人之也已滅滑矣而曰入者滅而不能有其地非怨之也以著其勞師襲遠求得所不能得徒以覆人社稷而卒之自取覆敗之禍也）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報仲遂也）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殽晉地在陝州澠池之西左傳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經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文嬴請三帥使歸就戮於秦公許之先軫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不顧而唾之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於秦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此晉子曰晉人死君背施以三年之喪而從其利大惡也及晉志也秦昏姻也而有德於晉姜戎非我族類乃晉人及姜戎敗秦師是晉人亦姜戎也姜戎服事於晉其共晉命本不足書而

（書及姜戎所以戎晉人也詐戰曰敗敗之者爲主秦人滅滑而還不虞晉師之至是以敗績於殽秦則有罪而晉不先以文告之辭遽與姜戎薄人於險凡敗人之惡未有甚於此者然則秦以國舉比於夷狄何也曰秦人貪利背盟晉喪之不恤而越境以覆滅人國則秦晉罪鈞也是以戎晉人於上則不得不以國舉秦於下也）**癸巳葬晉文公**（晉始墨衰書日謹之也上書晉人及姜戎敗秦於殽而繼書癸巳葬晉文公死君背施之罪著矣）

狄侵齊（因晉喪也晉承文公之烈而狄人侵齊晉所宜救者也昔魯公以三年之喪而與於金革之事爲進夷徐戎也今晉人可墨衰以敗秦師獨不能伐狄以救齊何哉連類以書晉惡著矣）

公伐邾取訾婁（訾子斯反訾婁公羊經作叢穀梁經作訾樓○訾婁邾地報升陘之役也）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左傳邾人不設備襄仲復伐邾夫前此之伐邾取須句猶曰有辭也此而報升陘之役則忿怨之師矣以忿怨而取人之邑非矣又再伐之而猶若不勝忿怨焉是恃强而陵弱也蓋中國無伯故也）

晉人敗狄于箕（箕晉狄間地左傳狄伐晉晉人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先軫入狄師死焉狄實伐晉而經以晉人敗狄爲文罪晉也以施晉言則文公在狄十二年不爲不惠矣而狄施不報是忘恩也以攘外安內言則狄人侵衛侵齊而晉不能救非伯主也至於狄人來伐而晉人乃以詐戰敗之狄何足罪乎經是以不書狄伐晉而人晉侯也獲白狄子不書畧外也晉上卿死焉不書勇而無禮不足卿之也）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左傳曰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

乙巳公薨于小寢（左傳曰卽安也按天子六寢路寢一小寢五諸侯三寢路寢一小寢二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終必於路寢小寢非正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補正曰戌月亥月之交草木黃落之日而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此洪範所謂恒燠也孔子家語載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爲記之也對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則草木猶犯之而況君乎）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左傳曰討其貳於楚也夫晉襄敗秦敗狄兵力非不強矣然狄侵齊魯伐邾晉不能正欲以討貳不亦難乎故人之）

春秋集傳卷之七終

春秋集傳卷之八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颰園
婺源汪　紱雙池纂　後學宿松徐　曾皖樵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邑戴　彭景筠

文公（公名興僖公嫡子母聲姜諡法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

乙未（襄公二十六年）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告廟臨羣臣也國家無患世嫡承嗣踰年而卽位改元蓋禮之正也三年之喪未畢而可卽位改元乎曰宗廟社稷之所屬蓋不可曠年無君也正人君之始則必以歲首履端改元而卽位也先君猶未葬而告廟臨羣臣其以吉服歟抑以衰經歟曰周禮散亡天子諸侯之喪禮不可考矣然以經書考之伊尹祀於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則是伊尹奉嗣王以見於祖因見於祖而明烈祖之成德以訓之太甲請見於祖而卽位也明矣胡氏謂伊尹攝行告廟臨羣臣之禮其說非也朱子曰冢宰他事可攝卽位豈可攝乎成王之崩康王以麻冕黼裳入受顧命既受命告諸侯而後釋冕反喪服考成王以乙丑日崩至癸卯命作册度則既越九日矣天子七日而殯八日成服其冕服受顧命是以受顧命爲重而暫易吉服觀其日反喪服則其先既成服又明矣胡氏謂是時成王方崩就殯猶未成服故用冕服入受顧命其說亦非也朱子曰國家大事古人必有權宜蘇氏譏召公之失禮亦未盡然也然則所謂諒陰三年不言者何乎曰諒陰也卽位告廟臨羣臣所以正人君之始康王釋冕反喪服固未嘗不諒陰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不書朔食在晦或官失也）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叔氏服字周大夫杜氏曰諸侯之喪天子使大夫會葬非禮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僖公以舊年十二月薨據此年閏三月則閱六月矣故左傳曰葬僖公綏）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毛國伯爵天子卿士穀梁傳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

晉侯伐衛（左傳曰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於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於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晉侯圍戚六月取之獲孫昭子按衛不朝晉而侵鄭罪也晉將伐衛而先朝王亦非誠尊王也然朝王而伐有罪則以是爲可伐矣故書爵而不書取戚免其取戚之罪辭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得臣叔牙之孫如周拜錫命也）

衛人伐晉（左傳衛人使告於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夫衛誠有罪屈服宜也其無罪歟善辭命以告之使自反可也惡其將服之而先更伐之者乎故衛卿書人貶之也）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左傳晉侯疆戚田公孫敖會之以內大夫而特會諸侯非禮也）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頵巨倫反○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恆在少者且是人也蠭目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子職而黜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縊胡傳曰書世子弑君者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至於弑逆此天理大變人情所深駭也考所由至之漸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長而楚國之舉多在少者養世子不可不愼也而以潘崇爲之師侍膳問安太子職也而多置宮甲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乃欲黜兄而立其弟謀及婦人宜其敗也而使江芊知其情是以不仁處其身而以不孝處其子也其及宜矣楚頵僭王憑陵中國戰勝諸侯毒被天下然昧於君臣父子之倫禍發蕭牆而不之覺也不善之積豈可揜哉然則商臣無貶乎曰弑父與君之賊其惡猶待於貶而後著乎）

公孫敖如齊（聘也）

丙申（襄王二十七年）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彭衙秦地左傳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及秦師戰於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夫秦報殽之役則忿兵也而以晉侯及之者晉侯實有甚焉以及此也）

丁丑作僖公主（公羊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不時也穀梁傳曰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

（僖公主譏其後也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按始喪爲重以依神及葬則易重以桑主而虞小祥乃作栗主以練祭而埋虞主於兩階之間諸侯五月而葬葬而作桑主十三月而練練而作栗主僖公之葬緩矣又踰十月而後作主是後時也檀弓曰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左傳曰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若祔而作主則當在既葬踰月之後此蓋周制此之作主益已緩矣禮既祔於祖復迎主以几筵於寢待既禫吉祫而後遷主於廟楊士勛曰作主在十三月壞廟在三年喪終此說爲合朱子曰改塗易檐言不是盡除只改其灰飾易其屋檐而已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處父陽氏晉大夫左傳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不書公不使處父得以敵公也以內及者若內志焉不以晉屈公也處父不氏以爲抗公貶之也不地於晉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縠音斛○士縠晉大夫垂隴鄭地左傳晉討衛故也陳侯爲衛請成於晉執孔達以說按公孫出會者魯侯在晉未歸也特書晉士縠晉始以大夫盟諸侯也晉以大夫抗諸侯魯君不在而大夫出會而自是禮樂征伐漸下移於大夫矣執孔達不書以是爲有可執也）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胡傳曰書不雨至於秋七月而不曰至於秋七月不雨者蓋後言不雨則是冀雨之辭非文公之意也夫書不雨至於秋七月而止則八月雨矣然不書八月雨者見文公之無意於雨不以民事繫憂樂也其怠於政事可知而魯衰自此始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大廟之大音泰躋箋西反○左傳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躋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逆祀也縠梁傳曰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按張子云三年後祫祭於太廟因其祭畢還主之時遂奉祧主歸於夾室遷主新主皆歸於廟朱子是之則此所謂大事於太廟是也然自僖公薨至此未及大祥而遂大祫遷主是短喪也閔公雖弟然先立爲君僖嘗北面事之今躋僖於閔上故曰逆祀而孔子亦以此譏文仲之不智子不先父猶言臣不先君也但公羊以爲先禰後祖縠梁以爲

無昭穆則恐不然夫謂閔爲禰則眞使僖公以閔爲父是乃亂昭穆矣考之詩書稱文王曰穆考稱武王曰昭考傳曰泰伯虞仲太王之昭虢仲虢叔王季之穆是昭穆自以父子爲定不得以兄終弟及相承爲昭穆也然則五廟之制當何如曰五廟祀四世據隱公爲周公第七世孫則隱桓皆昭莊廟當穆閔僖皆昭也僖公當別廟於閔公之側隱桓亦然雖多二廟仍只四代祫則隱在桓上閔在僖上祧則俱祧是爲可行但古制已亡在公穀且不能考今更無可考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左傳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以報彭衙之役夫彭衙既敗秦師矣而猶報復不已故列卿書人貶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喪不數閏僖公之薨甫大祥耳祥而後禫遇吉祭而後即吉此納幣將娶也未及大祥而大祫遷主閒月遂行納幣於齊忘哀短喪而急於燕婉之求凡此類直書而罪自見矣）

丁酉（襄王二十八年）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沈音審○左傳以其服於楚也沈小而近楚不能自立以服於楚亦不得已焉耳晉人主盟中夏恩德未嘗被之而遽合諸侯之眾以陵之烏在其爲伯討也魯得臣往則列[illegible]以沈爲無可伐也民逃其上曰潰受伐而民潰又以見沈之不國也）

夏五月王子虎卒（[illegible]盟故來赴也不書爵秩王之內臣而[illegible]私交赴略之不使同於外諸侯之禮[illegible]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illegible]尸而還此秦伯也而書秦人忿兵也殘民[illegible]於是穆公歸而悔過作秦誓焉孔子錄秦誓於書取之也自是晉又伐秦而秦不報以是知其終悔過也）

秋楚人圍江（報伐沈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不書不成救也）

雨螽于宋（雨去聲○左傳曰墜而死也穀梁傳曰外災不志此何以志曰災甚也茅茨盡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二傳未知孰是凡外災告則書也）

冬公如晉（喪已除矣不朝王而朝晉春秋於此欲貶而不可勝貶矣）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左傳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然則晉志也以公及者如晉而及之盟則是公及之也亦以見公之惟恐不得於晉也始則抗之終則懼之又以見晉之不伯也）

晉陽處父帥師

伐楚以救江（左傳晉以江故告於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於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大救江善也齊桓及江黃同盟楚伐黃而齊不救晉未及江同盟楚伐江而晉救之不已善乎然伐楚以救江則以非所以也蔑爾江詎能久拒楚荊強矣豈處父偏師之所能敵不能敵楚則不足以救江救江無功而楚滋橫矣王師同伐而不書不使王師爲晉分過也晉主夏盟不以自勤王事而大夫是委自此以後征伐多在大夫矣）

戊戌（襄王二十九年）四年春公至自晉（告廟也）

夏逆婦姜于齊（不書往逆之人微者往也左傳曰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不允宜哉接稱婦姜者有姑之辭然逆當稱女至乃稱婦今方逆而婦之是未婦而已婦未至而已至以是爲文公志也焉見公志方祥而納幣謂急於婦也漸爲女歸之吉不漸何以吉哉不稱夫人姜氏不書至自齊公不親迎又不使卿往而微者成之是不夫人之也不夫人之則不氏於魯矣方逆而已婦之故不至自齊也文公亟於婦則宜其隆之而反以殺之何也志在燕婉而不知敬大昏故禮殺矣情欲之私勝則恭敬之意亡恭敬之意亡則伉儷不尊故君子之敬其妻子有道也）

狄侵齊（秦晉搆兵而楚狄交肆也）

秋楚人滅江（晉救之無及於江也）

晉侯伐秦（左傳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稱晉侯者晉侯實自行也稱爵豈予其報復乎抑怨之乎曰晉侯主夏盟狄侵齊而晉不能禦楚滅江而晉侯不往救而顧自將以伐秦惟報怨之事而忘諸夏之憂晉侯實然故斥言晉侯所以著其罪也）

衞侯使甯俞來聘（脩好也）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風氏非夫人也而薨葬皆夫人之無異辭者魯成其爲夫人也妾母而成其爲夫人可無譏乎禘於太廟用致夫人所以著其始也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所以正於後也若其薨其葬已夫人之又誰得而不夫人之如其名而名之而名之不正自可見矣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無服不敢貳尊也然則子君而母不夫人何以伸人子之志乎曰親爲尊屈所以定天下之大分也不然則舞佾歌雍孰非尊其親者而僭踰將何底乎母之於子自有天尊不待以夫人尊之以尊尊之是其尊之實有不至也庶子爲君於所生之母生則盡其養死則盡其禮焉孝矣名分非可假也○朱子曰僖公成風與東晉簡文帝鄭太后一也皆所以著妾母之義至本朝真宗旣崩始以三后並配當時亦嘗爭之爲其創見也後來遂以爲常此禮於是乎紊矣）

己亥（襄王三十年）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榮氏叔字周大夫珠玉曰含車馬曰賵胡傳曰不稱天王者弗克若天也夫婦人倫之本王法所當謹者成風僭嫡王不能正又使大夫歸含賵焉而成之爲夫人則王法廢矣故特不稱天所以謹之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胡傳曰仲子雖聘非惠公之嫡也春秋之初向以爲疑故別爲立宮而羽數特異此雖非禮之正然不祔於姑猶有辨焉至是成風書葬乃有二夫人祔廟而亂倫易紀無復辨矣故禮之失自成風始也愚按二夫人祔廟當日情事雜考其詳要之後世有二嫡則自此始仲子妾也桓爲別立宮可矣隱爲別立宮則非也成風僖之母文爲之別宮亦可以之祔廟則不可也）

王使召伯來會葬（召采伯爵天子卿也林氏曰王不稱天於追錫桓命見之至是再見桓以少纂長成風以庶亂嫡王道熄矣而莊襄不能正又從而褻賞之是以天命施之天討也故皆不稱天胡傳曰王臣下聘桓公家宰書名示貶而大夫再聘則無譏焉或曰從同同也或曰同則書重也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既不稱天矣及使召伯會葬又不稱天何也聘一也含賵而又會葬則其事益隆亂王法廢人倫甚矣聖人於此尤謹其戒）

夏公孫敖如晉（聘也）

秦人入鄀（鄀音若○左傳初鄀叛楚即秦又貳於楚秦人入鄀）

秋楚人滅六（左傳六人叛楚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公子燮滅蓼臧文仲聞之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僖公卒子昭公錫我立）

庚子（襄王三十一年）六年春葬許僖公（不月略也）

夏季孫行父如陳（行父季友之孫臧文仲以陳衞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於陳且娶焉則以私反矣）

秋季孫行父如晉（左傳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爲害）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襄公卒明年子靈公夷皋立）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三月而葬速也魯卿往會媚大國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

狐射姑出奔狄（射音夜○射姑狐偃之子左傳晉蒐於夷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於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爲國政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按此則殺處父者射姑也而稱國以殺何是時襄公甫卒靈公未立陽子剛愎自專無援於晉故射姑得以逞焉而鞫居爲之使是晉無人焉矣稱國以殺分惡於衆也不稱人爲疑於討罪且殺之者有人也下書射姑出奔而罪之所在可知矣然則處父無罪乎非君命而易中軍專也黨於趙氏私也處父有取殺之道矣左氏罪其侵官未盡也易賈季之班其怨明矣公羊以爲君漏言亦未是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左傳曰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按日之行天以三百六十五日三時而歷一周復於故處月之在天以二十九日有奇而與日會一歲凡十二會朔然日之會天常盈而月十二會不及周天之數是故月卻而恆前節氣餘而恆後四時因以不定故積盈虛之數而置閏所以定四時成歲以釐百工而熙庶績先王之所以欽若昊天者也告月者先王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君臣告皮弁以請而行之遂視其終月之政而頒布諸有司焉所以尊王親祖而敬大勤民也告朔而謂之告月者閏主於月而生也閏月之禮闔門左扉立於中所以異於常月然非以閏爲可輕而殺之也文公不告月蓋輕之矣輕告月是不知敬天勤民而厭政也不告月則不視朔之漸也是以謹而書之猶者幸其不廢之辭免牲猶三望譏其可已而不已也不告月猶朝於廟幸其已廢而未盡廢也由後此之廢則猶幸今此之猶矣○又按此元年左傳曰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杜氏謂閏當在僖公末年誤於此年三月補正謂凡閏皆在歲終觀史記未改秦歷之時屢書後九月可見今玩歸餘於終之語及經傳閏月皆在歲終則補正之說良然杜氏推月日多與經傳互異或以不議閏月在歲終之故也但閏月必於歲終則月之中氣必有郤入上月者今法以月無中氣則置閏法密於古矣春秋不數閏月蓋併閏月於冬十二月也）

辛丑（襄王三十二年）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僖公書伐邾取須句而反

其君矣此後益邾復滅之故公伐邾而取之也左傳曰公伐邾間晉難也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遂城郚（郚魯邑因伐邾之師以城郚故曰遂因備邾也此事以觀不義勞民之罪著矣）夏四月宋公王臣卒（成公卒子昭公杵臼立）

宋人殺其大夫（左傳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於公宮六卿和公室昭公卽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罪也杜氏曰殺者衆名不可知死者無罪不稱名正義曰不得主名不知所惡故不書盜愚按人衆辭國亂無君命故書人書人疑於討罪故大夫不名以見其非罪猶衆亂而殺不知誰何之辭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令力呈反○令狐晉地先蔑晉大夫左傳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穆嬴日抱太子以啼於朝曰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宣子與諸大夫皆患之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宣子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士會奔秦程子曰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故稱人晉懼秦之不肯已而擊之是晉人爲志乎戰者也故書及愚按秦納不正不能捘於義也然不書秦人伐晉納雍而第言晉人及秦人戰者晉實使卿往逆而又背而擊之不義甚矣故免秦納雍之罪而甚晉及戰之悖也下書晉先蔑奔秦而曲直有歸矣）

狄侵我西鄙（間晉難也）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扈鄭地左傳曰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按晉大夫而盟諸侯抗也抗以主盟則不順魯後至則不知所次諱先且莫適主盟故略之曰諸侯曰諸侯散辭也大夫不名略之也略諸侯則亦略大夫矣晉不伯也公後至怠事也）冬徐伐莒（間晉難也）公孫敖如莒涖盟（莒因徐伐而欲結於魯故請盟而敖往涖之）

壬寅（襄王三十三年崩）八年春王正月（備時月）夏四月（備時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襄王崩子頃王立）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

衡雍（衡雍鄭地左傳晉人以扈之盟來討襄仲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暴鄭地蓋雒戎附晉故遂更結戎好以謝晉也胡傳曰雒邑居天下之中而戎居之亂華甚矣再稱公子各日其會正其名與地以深別之示中國夷狄終不可雜也）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左傳穆伯娶於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戴己卒又聘於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爲襄仲聘焉及如莒涖盟且爲仲逆見之美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爲兄弟如初及是年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夫入弔京師大事也而不至而奔上不王於王內不君其君矣罪孰大焉魯不能誅敖又不使人再如京師則魯與不王之罪亦著矣朱子曰李先生嘗論此事只如京師不至而復便是大不恭魯亦不再使人往便是罪蓋經初無從己氏之說）螽（酉戌月閒螽尚爲災）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司城即司空也左傳宋襄公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城蕩意諸來奔按書人眾辭也國亂非君命也不書盜襄夫人主之戴族同之則不可以盜書也殺大夫未有以官舉者此以官舉而不名何稱人則疑於討罪故不名見其非討罪也以官舉其能官者乎卬也意諸也未見其能官也司馬主兵司城主土而爲國人所殺所逐其不及君者幾希矣於以見宋之不國也書宋人殺其司馬宋司城來奔爲宋公危之也）

癸卯（頃王元年）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求已非禮求金尤非禮然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而毛伯下求矣則魯之罪也不書王使者天子諒陰未有命戒也）夫人姜氏如齊（歸寧也）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林氏曰前年公子遂葬晉襄公而得臣葬襄王是卑周於晉也）晉人殺其大夫先都（先都晉下軍佐）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告廟也）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皆晉卿也左傳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正月使賊殺先克晉人殺先都梁益耳三月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按先都士穀箕鄭父使賊殺中軍之佐是作亂也書晉人討罪也眾棄之也然不去其官者人分罪也陽處父登趙氏於前先克主趙氏於後君雖欲易一卿用一人而有不可得者趙氏之黨故也先克黨趙氏而先都箕鄭父之徒殺先克晉人於是殺先都箕鄭父士穀蒯得梁益耳是趙氏之黨翦非趙氏之黨也彼五子者誰爲首亂誅之可矣而盡其黨從而盡翦之不踰時而殺三卿二大夫不已甚乎故不去其官人分罪也甚之也殺先克不書晉未告也殺梁益耳蒯得不書非卿也）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左傳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於狼淵以伐鄭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緩也卿不書以懲不恪夫救鄭善也然盾執晉政而不在諸侯以啓楚心又不速於救鄭而不及楚師何以輔其君主中夏爲盟主乎故立卿書人所以懲不恪也）夏狄侵齊（病晉也）秋八月曹伯襄卒（共公卒子文公壽立）九月癸酉地震（地陰主靜而震動者臣作不靖人民不安之象也地之陽鬱而不發陰陽和而發則爲雷發之暴則有迅雷陽鬱之積陰過之厚天地不交鬱不能發則於是悖而有地震山飛水溢石立之異君子以之自省祥異之應非可以一說求而預知之然君德脩則陰陽和矣下情達則民不鬱矣民不鬱而陰陽和則天地官矣）冬楚子使椒來聘（椒姓闕楚大夫君以爵通而使臣稱名楚始同於中國矣椒不氏猶略之也朱子曰吳楚當時雖自稱王於其國至於諸侯會盟則未必稱也紱按當時諸侯大夫與楚往復皆止稱楚子爲君是亦可見）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以衣贈死曰襚僖公成風云者成風僖公之母故以繫之僖公而不成其爲夫人若曰從子之義耳不得並於夫也前已夫人之矣安在不成其爲夫人曰前者臣子之辭耳不敢正也此曰僖公成風著其實也穀梁傳曰秦人弗夫人之也卽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是也秦人弗夫人之則曷爲來襚曰以僖公之故而來襚其母則歸襚可也故曰僖公成風也左氏以雖不當事無忘舊好爲禮泰山孫復以兼襚不及事爲譏書秦人非譏乎曰秦魯遠矣苟以禮來不必問其不及事也楚子使椒來聘且書爵書使書名秦來歸襚而略其君臣則曷爲非貶曰細也秦魯遠矣非邦交所及可無襚也故略

（之抑是時秦晉方惡或比以是開晉魯之交歟）葬曹共公（不日常也）

甲辰（項王二年）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日恩禮混也予許嗣）夏秦伐晉（左傳晉人伐秦取少梁晉未以告秦伯伐晉取北徵林氏曰狄秦也楚之伯秦之力也於是狄秦夏之變於夷秦爲之也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年而狄晉狄鄭猶可狄晉甚矣按秦晉相報復誠楚之幸也然此罪開於秦穆矣此恐闕人字無以郢書爲燕說也）楚殺其大夫宜申（宜申子西也胡傳曰按左氏宜申與仲歸謀弒穆王而誅則是討弒君之賊也曷爲稱國以殺又書其官而不曰楚人殺宜申乎曰穆王者楚世子商臣也而春秋之義微矣）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傳見二年）見蘇子盟于女栗（女音汝○蘇子周卿士女栗地闕左傳曰項王立故也按僖公十年狄滅溫溫子奔衛溫子即蘇子也此蘇子未知即此人否然內及盟而不稱公卿必有非所及而而及者以王臣而下盟以爲親諸侯亦非禮矣）冬狄侵宋（晉不伯也）楚子蔡侯次于厥貉（貉音麥○厥貉地闕左傳陳侯鄭伯會楚子於息冬遂及蔡侯次於厥貉將以伐宋宋逆楚子勞且聽命按書次而不言所事將伐宋而未行也未伐而書次見楚之將憑陵諸夏而中國莫之禦也陳鄭往會而獨書蔡侯蓋陳鄭無師而蔡獨以師從也不書會不以會告也宋不與次而屈於楚方有狄難也）

乙巳（項王三年）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左傳厥貉之會麇子逃歸故楚子伐麇書楚子自將楚寖自同於伯矣）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叔仲彭生亦叔牙之孫惠伯也郤缺晉卿承筐宋地此謀諸侯之從於楚者也）秋曹伯來朝（文公即位而來見也）公子遂如宋（左傳聘於宋且言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狄侵齊（即長狄）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鹹魯地左傳鄋瞞侵齊遂伐我公使叔孫得臣追之敗狄於鹹獲長狄僑如獲僑如不書以狄故略之也）

丙午（項王四年）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左傳郕太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徇郕伯卒郕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林氏曰郕太子朱儒魯謂之郕伯晉太子州蒲晉謂之晉侯從而志之徒見其悖禮焉耳）杞伯來朝（舍夷禮復稱伯）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左氏以爲杞伯夫人也見出而卒故不繫之杞）夏楚人圍巢（左傳羣舒叛楚楚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書楚人暴小弱也）秋滕子來朝（以公立故而始來朝）秦伯使術來聘（術不氏略之也將言伐晉離晉魯之交也）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河曲晉地左傳秦爲令狐之役故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以從秦軍於河曲上軍佐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從之秦伯以璧祈戰於河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又何俟焉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此晉卿秦君也而皆人之惡報怨也不書及從秦者晉祈戰者秦皆志戰也書戰勝負均也先晉於秦晉實爲怨主也）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二邑皆魯之近莒者帥師以城者鄆莒魯所爭也魯有二鄆一在西北一在東此則東鄆也）

丁未（項王五年）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備時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共公卒子靈公平國立）邾子蘧蒢卒（蘧其居反蒢丈俱反○文公卒子定公獲且立）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傳見二年）世室屋壞（世左氏經作大○公羊傳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曷爲謂之世室世世不毁也周公何以稱太廟於魯封魯以爲周公也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久不脩也按天子祖有功而宗有德故有世世不毁之廟周人謂之世室此不在七廟之數諸侯不得有世室也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此魯儒之誇辭非禮也然魯祖周公而魯公始封或不可無廟武宮有魯公世室或亦成王之寵魯也於義猶可後世又立武宮立煬宮皆親盡而復立廟世室擬於天王僭矣此世室葢

（魯公廟也孝子春秋脩其祖廟世室屋壞不恭之甚也因而書之又以見魯有世室之非禮也）冬公如晉（朝也）衛侯會公于沓（地闕）狄侵衛（晉不伯也）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棐方味反○棐鄭地左傳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於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於晉公皆成之按不日公會衛侯公會鄭伯而日衛侯會公鄭伯會公者有求於公外志也朝而盟焉不信諸侯也晉志不在諸侯諸侯皆有貳心楚勢方張諸侯畏楚倠魯晉爲親故衛鄭因魯以求成焉辭繫而不殺者見諸夏之懼而晉伯之衰也）

戊申（頃王六年崩子匡王立崩葬告不見經天子不告喪諸侯亦不會葬也）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告廟也）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叔下當闕一仲字○左傳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故惠伯伐邾無禮以致寇而憤忿報之不知自反也）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昭公卒子舍立）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新城宋地前此諸侯多從楚至是魯成衛鄭而諸侯復從晉從晉宜也故諸侯書爵而晉卿書名晉賓主盟而趙盾後不以臣先君也不同者同故曰同盟楚横日甚諸侯皆有異心同盟亦諸侯志也然天王崩葬寘若罔聞而爲是同盟也不可勝貶矣）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孛非星也非星而星故曰有星孛言本無也孛也者其狀孛孛然有芒角也非星而星則曷爲謂之有星孛曰其體孛其光星也下有悖氣上干於虛凝而存形大氣翕之日光及之受日之光孛然有光青病氣也赤旱氣也黃土氣也白兵喪氣也黑水潦氣也人悖而悖氣感之先見於天故有星孛入者何孛之初見在北斗旁既而入於北斗也入於北斗者何北斗七星月會之綱紀四維所取正而孛之所干自下竊之適當其處則聖人尤謹之也）公至自會（告廟也）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菑側其反○左傳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於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按晉稱人納非所納也弗克云者屈於義也與

其能屈公羊所謂大其弗克納是也能屈可與矣曷爲不免於人之曰正不正所易知也而勸師以納不正故穀梁傳曰至於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左傳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卒於齊告喪請葬弗許）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商人自立是爲懿公左傳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及昭公卒舍即位商人弒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夫州吁無知弒君皆絕其族商人弒君而稱公子何州吁無知有先君之寵不稱公子公孫絕之於先君以寵之者非所寵而致亂寵者不得恃所寵以作亂也商人非有先君之寵乃以公子懿親忍行纂弒稱公子以著其賊親弒君之惡也穀梁傳曰舍未踰年其曰君何成舍之爲君以重商人之弒也）宋子哀來奔（左傳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子哀高哀字也不義宋公謂宋公之謀去公族也宋人屢殺大夫宋君不能其國若子哀者所謂見幾而作者歟）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單伯周大夫左傳襄仲使告於王請以王寵求昭姬於齊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按單伯王臣而曰如齊如自魯者單伯至魯而致魯意於齊也不稱王使不與王使單伯且諱之也魯不當以私勤王臣王不當爲魯使單伯且商人弒賊正殘不加而下辱使命使見屈焉故爲王諱言使也商人執王使逆已甚矣而猶齊人之罪累眾也戴商人者皆齊人也）齊人執子叔姬（弒君舍拘王使又執其君母商人之惡至矣而齊人皆商人也辭繫而不殺所以深誅商人之齊人也）

己酉（匡王元年）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爲單伯子叔姬故也商人弒君之賊魯君苟能聲大義以上請天王下告方伯率與國而討之力亦非不能也文公不能自强怠政廢事是以衰溺偷惰無策徒欲藉王寵因大國以請叔姬焉魯殆乎其不國亦已甚矣）二月宋司馬華孫來盟（司馬官華孫氏宋大夫華耦也來盟前定之盟也不稱使華孫專也不書名而以官以氏若曰宋無君也有司馬華孫而

（已是時宋公不君諸卿自肆故來盟而其官皆從宋公欲去公族而不能以是終及孟諸之難）夏曹伯來朝（諸侯而五年一朝非禮也）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左傳齊人或為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歸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為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仲胡傳曰公孫敖慶父之後行又醜矣出奔他國其卒與喪歸皆書於策者許翰以謂文伯惠叔二子之哀誠無已也故魯人從其請國史記其事仲尼因而不革以敖著教也易曰有子考无咎周公命蔡仲曰爾尚蓋前人之愆）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此正月也左傳曰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單伯至自齊（齊許歸叔姬而使單伯來致命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左傳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夫蔡人從楚厥貉不與新城有可伐之罪矣故書晉郤缺帥師伐蔡然晉不務德無以懷柔諸侯彼蔡也密邇荆蠻未沐晉德而遽與師入其城邑故又書入蔡以著晉之恃力也）

秋齊人侵我西鄙（人商人也）

季孫行父如晉（告齊難也）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左傳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於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侯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與會書曰諸侯盟於扈無能為故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夫商人弒君執母拘王使侵鄰國罪莫大焉使晉侯於此赫然震怒帥諸侯之師以討齊罪則召陵城濮之烈不是過矣乃蔡人不與新城之盟則入之而商人之罪則置之及魯人告急而後為合諸侯又不克討受賂而還晉與商人同其惡矣故盟扈而不赦諸侯以為不足赦也胡傳曰不曰晉人會諸侯盟于扈而曰諸侯盟者分惡於諸侯也弒君之賊夫人所得討而況諸侯乎）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左傳曰王故也胡傳曰不言齊叔姬來歸而曰齊人來歸子叔姬者見子叔姬無罪齊人自絕而歸之耳春秋探罪齊人以商人為君而不知其惡故其執其歸與弒其君商人皆稱齊人深責之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郛音孚○左傳曰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討其來朝也此齊商人也曷為齊侯之齊人侯之諸侯不克討之遂肆然齊侯而侵我西鄙而伐曹入郛矣而安得不齊侯之乎商人罪不足言也而齊侯之者所以罪魯也所以罪晉也所以罪諸侯也所以深罪齊人之侯商人也）

庚戌（匡王二年）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左傳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書弗及盟羞魯也不知自強而求盟之不得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公羊傳曰公曷為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為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穀梁傳曰天子告朔於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為厭政已甚矣愚按書四不視朔則後此固亦嘗視朔矣乃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是後此廢視朔也夫禮有其行之而莫敢廢焉則不敢廢矣苟其廢之而有不行焉則無怪乎終廢矣四不視朔非必甚疾也敢於廢也敢於廢而廢焉故謹書之）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郪音西○郪丘齊地左傳公使襄仲納賂於齊侯故盟於郪丘夫商人弒君魯所得討亦非力不足討也文公不能自強而惴惴惟齊是懼以至假王命以求叔姬又藉晉援以求單伯恤假因人其何能國齊人數來侵伐不較以為之弱夫猶曰不失為自守耳乃又納賂以求盟於篡弒之賊不已甚乎為魯討者既不討齊又不能較齊則唯是反己自治躬脩政教撫我民人慎固邊境交好鄰國閉關絕齊以待時而後舉則齊人必且震懼不遑而莫敢肆矣不是之圖而以賂求盟焉故以內及此盟為魯殆之也或曰齊強魯弱久矣曷言非力不足乎曰隨脩政而楚不敢伐況於魯乎陳恆弒其君孔子請討之聖人豈不度力也歟哉）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僖公夫人文公母也）

毀泉臺（左傳有蛇自泉宮出入於國如先君之數秋聲姜薨毀泉臺公羊傳曰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為之己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按毀者非所毀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楚大饑戎伐之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將伐楚楚人謀徙於阪高蔦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乃出師庸自取滅也而楚人誠之也書楚人惡之主也秦人巴人則分惡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左傳宋公

（子鮑禮於國人襄夫人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使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文公卽位夫宋公卽無道未聞其失德之甚也君非桀紂不至於放殺臣非湯武不可以征誅宋杵臼何爲而見弒哉宋鮑禮於國人媚於六卿而主之以君祖母夫是以宋公孫立而見弒於國人也夫惟君不禮下而鮑乃得以禮之君不恤民而鮑乃得以施之君不視大臣而鮑乃因而日數之杵臼誠不君也然謀造於鮑而不書宋鮑主之者夫人而不斥夫人而書曰宋人何也曰宋人者非一人也華元公孫友華耦鱗矔公子朝公孫壽皆其人也宋政之在公族久矣昭公欲去之而不勝也於是公孫固公孫鄭見殺於公宮矣公孫孔叔公孫離公子卯見殺於戴族矣公黨盡矣公猶能無見弒乎故華耦來盟其官皆從經書司馬華孫見宋之無君爲已久也故宋公見弒而書宋人爲宋鮑分惡也司城蕩意諸死於君難而不書及其大夫者意諸亦鮑所日數者也與知弒君之謀而不圖之於早既奔魯矣而又歸宋徒以從君於一死惡在其得所死也宜不得與孔父仇牧荀息而並數之矣）

辛亥（匡王五年）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按國語趙宣子請於靈公以伐宋乃旁告諸侯治兵振旅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甯鄭石楚伐宋鳴鐘鼓以至於宋討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左傳曰卿不書失其所也夫聲罪致討而釋賊不討且又立之是不卿矣故書人然弒君者非一人則討將誰施乎曰訊於眾焉必有以得其情而罪首見也六卿其皆與有罪矣擇宋公子之賢者而立之執宋鮑歸於京師以夫人之亂告之天王而更寘其卿焉則庶乎其可也若之何立鮑齊人弒君則會扈而不伐宋人弒君則伐宋而無所討晉之不伯也晉不伯而楚伯矣而魯晉亦相繼弒君矣）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九月乃葬有齊難是以緩）齊侯伐我西鄙（盟無益也）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無益而屢盟公無策也）諸侯會于扈（左傳晉侯蒐於黃父遂合諸侯於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秋公至自穀（告廟）冬公子遂如齊（拜穀之盟也）

壬子（匡王四年）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非正寢也）秦伯罃卒（秦始以喪赴康公卒子共公稻立）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左傳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卽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參乘公遊於申池邴歜閻職共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夫弒商人者邴歜閻職耳歜職微矣何不書盜而書齊人不以歜職爲盜而分惡於齊人也曷爲分惡於齊人曰歜與職微矣何能弒君弒君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而齊人莫之問者歜與職知齊臣之莫之難也故能弒也是齊人皆欲弒商人也商人驟施而聚士是以能市眾心而弒舍亦既君之矣曷以齊人皆欲弒商人也曰初之驟施而聚士有所利焉故也利既收矣無庸驟施而聚士矣欲難而驕國人於是苦之數年之間加兵於魯者三焉此齊之所以又從弒商人也商人不可君而齊人君之君之而又弒之是成商人之弒者此齊人也君商人者此齊人也執王使執君母皆此齊人也而弒商人者亦卽此齊人也故書曰齊人弒其君商人所以重誅齊人也）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子赤已立矣）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左傳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大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夫賀齊且拜葬一使可矣何必二卿二卿則非介也襄仲如齊謀立接也謀立接則何以偕得臣得臣數典兵有功於魯與得臣偕其謀立接以弒子赤則魯無與難矣故與偕也使不書二卿而遂與得臣並書所以著其謀也）冬十月子卒（子赤也一名惡左傳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務人曰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仲殺之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胡傳曰在喪稱子繼世不忍當也既葬不書名終人子之事也踰年稱君緣臣民之心也子卒何以不日遇弒不忍言也既葬而不名不名而遇弒不日以見其弒子赤是也踰年而稱君稱君而遇弒不地以見其弒閔公是也何以知其賊乎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子卒夫人歸則知罪之在遂矣孫於邾出奔莒則知罪之在夫人與慶父矣繼世之恩終事之重情文之節隱惡之禮記事之信誅亂臣賊子之義備矣愚按叔仲彭生之死不書非死事也爲仲遂所誘也且書卒不可）

書剌不可是以不書也朱子曰晉史書趙盾弑君齊史書崔杼弑君魯卻不然蓋恐是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韓宣子所謂周禮在魯者亦其一事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左傳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胡傳曰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知其非見絕於先君書歸於齊則知其無罪異於孫於邾者而魯國臣子殺適立庶敬嬴宣公不能事主君存適母其罪皆可不書而並見矣

季孫行父如齊（立宣公故也行父與仲遂之謀也）

莒弑其君庶其（左傳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按此則莒僕以子而弑父矣而經以國舉其以夷略之乎或曰因國人以弑紀公之以字當作之蓋傳誤也言僕因國人之弑紀公而以其寶玉來奔也此說可通

春秋集傳卷之八終

春秋集傳卷之九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飈圃
婺源汪　紱雙池纂　後學宿松徐曾皖樵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邑戴　彭景鈞

宣公（公名接一名倭又作委文公庶子母敬嬴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癸丑（匡王五年）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公羊傳曰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其意也按宣與於弒而脩即位之禮以自託於正宣之有即位猶桓之有即位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喪未期而卿往逆女急親齊也急親齊者子赤齊之自出而魯弒之故急於親齊以無失齊懽為繫援也未聞納幣而遽往逆者昏已前定也昏已前定者遂及得臣使於齊見子接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欲親魯而許之已於是乎許之女也以正月往逆以三月而始至者齊更有求難焉賂未入故也往逆稱公子而以夫人至不稱公子左氏以為往逆尊君命以至尊夫人也婦姜者有姑之辭不氏者為可以見於廟也不見廟乎書至則見廟矣喪未朞而逆女而婦至則不氏以見義云爾未練而急於娶也弒君而亟黨援也逆女而不躬親也妻母而儼然姑也此直書而惡亦已畢見矣朱子曰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恐是當時史官所書如此蓋於今舊史不存無以知何者是舊文何者是聖人筆削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左傳曰納賂以請會也）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胡傳曰放猶羈置毋去其所比於專殺者其罪薄乎云爾或以為近正非矣秦晉戰於河曲撓臾駢之謀者趙穿也若討其不用命則當以穿為首止治軍門之呼偕貶可也而獨放胥甲父則以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盾庇之也桃園之罪其志固形於此矣故稱國以放見晉政之在私門而成上侵為後戒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平州齊地左傳會於平州以定公位杜氏曰纂弒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臣子弒之與弒君同夫篡弒之賊法所必討而曰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是縱亂賊而寵惡人豈先王之法也哉然為是說者蓋以命討出自天王故天王而不使之朝會不以列於諸侯則是天討將加其篡弒者然也天王而使之朝會以列於諸侯則是天命所與其非篡弒者然也春秋之初猶知有天子故州吁欲定位則曰王覲為可曲沃武公滅晉亦必請王命而後得為諸侯然命賞加於篡弒而諸侯嗣子繼世皆不受命於王且有下錫之命者禮樂征伐之柄於是乎失矣緣斯義也是以列國之有篡弒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亦儼然自列為君而無所顧畏是命討乃操自諸侯也夫命自王朝則雖篡弒而諸侯莫之敢討猶可言也會於諸侯則雖篡弒而天下亦莫之敢討不可宣也乃曹負芻見執而曹人以既列於會為辭齊商人弒君而殺商人者亦書其弒何歟此以罪諸侯不當列篡弒之賊於會而臣子不當戴篡弒之賊為君也已列於會而又執之是非討賊矣已戴為君而又弒之則是弒君矣沿斯意而謂已列於會則皆不得復討是天子諸侯皆以篡弒命天下而又何怪乎天下之篡弒者日相仍而不絕也哉會齊以定位魯志也而書會齊侯於平州若以為志在齊者賂故也罪齊侯之黨惡也）

公子遂如齊（拜成也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而子卒公會齊侯於平州而公子遂如齊此以見殺子赤立宣公皆主於仲遂而齊助之矣得臣偕遂於前行父奔走於後此以見得臣行父之同惡也成風屬僖於季友而弒般及閔者慶父友以待成也敬嬴屬宣於仲遂而仲殺子赤此遂之罪之所以著於季友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公羊傳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為弒子赤之賂也公會齊侯於平州公子遂如齊齊人取濟西田而齊侯貪利賊義蔑倫黨惡之罪著矣）

秋邾子來朝（公立而來朝也）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左傳宋之弒昭公也晉以諸侯之師伐宋宋文公受盟於晉又會諸侯於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於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於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書楚子楚始伯也非與楚以伯以晉之不德而失諸侯也書鄭人貶也晉誠不足與而從楚以侵陵諸夏可乎書侵猶有畏心嘗諸夏也書遂則已肆也）

晉趙盾帥師救陳（書救陳善晉也左傳言救陳宋而經不言救宋者宋鮑弒君非所當救也楚于侵宋亦非討賊書救陳而不書救宋所以全諸

夏耳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棐林鄭地趙盾以師先救陳而諸侯乃會趙盾之師以伐鄭也先救陳則見從簡書急災患之善而後乃以會伐鄭又見其討不服之從容大以爲是可與矣不日會趙盾者嫌於以諸侯會大夫則經夫反主諸侯也然以大夫而用諸侯之師亦自此始矣左傳載楚蔿賈救鄭而經不書不與楚以救也遇於北林囚晉解揚則是無功矣然正誼明道功利非所計也亦所以全諸夏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左傳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吾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趙穿侵崇秦弗與成夫欲求成於人而伐其與國是益之怨耳何以求成豈趙盾智不及此歟穿直藉是以覬兵柄也論者謂盾實假之眾以爲桃園之漸也

晉人宋人伐鄭左傳曰以報北林之役也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爲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孩此報復之師耳非討罪也報北林則當伐楚而伐鄭者不競於楚也鄭以晉人不能正宋鮑之罪故棄晉而之楚今晉人乃復偕宋人以伐鄭何以服鄭乎故不得比於棐林之伐而人之然棐林稱宋公矣曰此以諸侯同之故從同也

甲寅 匡王六年崩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大棘宋地左傳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禦之戰於大棘宋師敗績獲華元宋人贖華元於鄭華元逃歸鄭從楚以陵諸夏而以宋主乎是戰者鄭則非義而宋有可討之罪又殘民以逞也胡傳曰主將見獲其負明矣先書帥敗績者明大夫雖貴與師等也故將尊師少稱將不稱師師眾將卑稱師不稱將將尊師眾並書於策示人君不輕役大眾又重將帥之選其義深矣

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左傳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遂次於鄭以待晉師趙盾乃去之夫晉以諸侯之師而書人書侵無能爲也德則不競不思自反而又侵鄭且畏楚而還也然鄭受楚命以伐宋而經書宋人主兵楚鬬椒救鄭而經不書其救則終不欲以荊蠻長諸夏也受伐者稱及侵鄭者稱人而救鄭者不書爲諸夏諱也至辰陵之盟而經乃不得不與楚以伯矣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左傳晉靈

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不克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燕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靈輒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趙盾出亡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使趙穿迎公子黑臀於周而立之愚按靈公之立非盾志也亦既立而君之靈幼而輕誠則無道盾爲正卿夫豈不可教誨不思積誠以感之而悻悻驟諫以至君臣相仇夫已負先君之託矣失人臣之道矣又不知自反以懟其君擅國攬權私其族弟穿撓臾駢之謀而所放者胥甲侵崇之役又假穿以專兵厚自植而周爲防怨歸君而善歸己盾之處心積慮以成乎弒君也非一日矣第不欲尸其事而以假手於穿是以亡不越境所以待穿之弒而後入也入則使穿於周以迎立成公其委穿以弒君之情迫不及待也亦可見矣討賊云乎哉是故弒者穿也主乎弒者盾也此所謂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歟蓋不越境者弒之志而不討穿者弒之徵盾於是乎無可辭矣不然者徒以越境爲絕君臣之義可以免罪此或非正卿而後可非以語盾也不越境正盾之所以爲弒也故孔子惜之惜其甘蹈於惡以爲快也歐陽氏不信左傳直以爲趙盾身弒而非趙穿卻不知造意抽戈之原分首從也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匡王崩弟定王立

乙亥 定王元年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猶三望公羊傳曰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於滌三月於稷者惟具是視禮記說同[illegible]

葬匡王[illegible]

楚子伐陸渾之戎戎近王都之側非所宜也楚子伐之似有辭矣故稱爵雖楚亦荊蠻然視戎則有間矣又以觀兵周彊爲已過矣正書王爵曰楚子亦所以謹之也

夏楚人侵

鄭（左傳晉侯伐鄭鄭及晉平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晉伐鄭不書蓋未告也楚伐戎則稱爵侵鄭則書人以鄭之背楚即晉爲知所改也以楚治戎可也以楚猾夏不可也）秋赤狄侵齊（其俗赤衣故號赤狄）宋師圍曹（宋文公三年武氏謀立公子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桓之族攻武氏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故宋師圍曹曹伐宋不書宋不告也宋鮑即位三年武氏既臣之矣而又欲奉須亂也然宋鮑之立以亂故武氏得以奉須宋鮑亦亂也武氏以亂畔亂宋鮑以亂逐亂宋亂不已而曹人助亂亂非討亂也曹人藪亂而宋乃圍亂無以伐人也故不曰伐曹而曰宋師圍曹言恃衆也）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穆公卒子靈公夷立）葬鄭穆公（公羊傳曰不及時而不日漫葬也）

丙辰（定王二年）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時莒郯有怨公欲平之以爲功穀梁傳曰及者內爲志焉耳平者成也不肯者可以肯也伐猶可取向甚矣莒人辭不受治也伐莒義兵也取向非也乘義而爲利也）秦伯稻卒（共公卒子桓公榮立）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左傳楚人獻黿於鄭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按穿也弒君而史書盾董狐筆也宋弒君而書歸生誰史乎傳曰權不足也權不足何以首惡盾正卿也歸生上兵穿之迎已行而盾不討盾實處心積慮以成穿弒也宋之謀已兆歸生不事非懼譖也亦必有處心積慮以成宋弒者存也常弒君無失黨非穿能弒君趙盾弒其君也非宋能弒君歸生弒其君也）赤狄侵齊（無伯也）秋公如齊　公至自齊（媚齊也）冬楚子伐鄭（鄭方弒君楚伐有辭雖未能討亦書爵以與之）

丁巳（定王三年）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左傳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夫諸侯之於天子朝覲且有常期今比年如齊何自屈之過也先自辱而後人辱之以及此也故曰過也）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高固齊卿叔姬公女曰子以別於先君也左傳曰自爲也故書逆叔姬卿自逆也嫁女於大夫而自主之宣自損以媚齊之君臣不正之故而至斯甚也）叔孫得臣卒（子僑如嗣）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反馬也胡傳曰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高固親來非禮也女子歲一歸甯今見逆踰時未易歲也而叔姬亟來亦非禮也大夫適他國必有君命與公事惠公許其臣越禮恣行而莫遏高固委其君踰境自如而不忌則人欲肆矣愚按晉數朝齊以媚齊也齊止公而請叔姬又恐失魯歡故反馬而高固自來又偕叔姬媚叔姬也媚叔姬以媚魯也故越禮不顧如此）楚人伐鄭（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舊年伐鄭稱楚子意其討罪也乃賊則未討而又伐鄭則猾夏而非討罪矣晉人救鄭不書鄭方有[illegible]討無可救也）

戊午（定王四年）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陳即楚故也陳背華即夷有可伐矣然晉衛不能聲罪致討而以侵告也則自反不縮不足以長諸侯不能伐魯不能伐宋不能伐鄭當討者不討而僅以侵陳也斥書二卿亦所以羞之矣）夏四月（備時也）秋八月螽（災也）冬十月（備時月）

己未（定王五年）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孫良夫衛大夫來盟謀會晉也胡傳曰來盟爲前定者嘗有約言矣未足信而[illegible]釋疑又相歃血固結之衛侯欲爲晉致魯而魯專事齊初未與晉通也必有疑焉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來盟而公卒見辱也盟非春秋之所貴義自見矣）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illegible]事天王中不交霸主下不[illegible]）大旱（[illegible]）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黑壤晉地又言黃父左傳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於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於會盟於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胡傳曰會而不[illegible]以不得見爲諱盟而不與盟不以不與盟爲諱則曲不在公而

主會盟者之過也與於會不與於盟而公有歉焉非主會盟者之過也則書會不書盟若黑壤是也宣公行有不慊於心而非晉人之告矣凡不直者臣爲君隱子爲父隱以養臣子愛敬之心而不事盟主又以賂免則不直在己矣愚按黑壤之盟王臣臨之以謀不睦諸侯書爵以斯盟爲善也不書王臣者臨之而不與於盟會以尊之也善斯盟而公不與以諱爲貶謂不睦者公也然宋鄭之賊未討而君已列於會斯盟亦何足善但以宣公篡立比周於齊已則不直何暇直人宜有爲盟主所斥者不執歸於京師幸矣故以是盟爲善而深爲公諱不然者王且不有何有於伯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豈徒以背晉爲魯君罪哉）

庚申（定王六年）八年春公至自會（亦書過也）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黃齊地胡傳曰至黃乃復壅君命也有疾亦不復可乎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返未致事而死以尸將事禮也乃者無其上之辭其曰復事未畢也）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大音泰去起呂反○有事大廟祭也仲遂以字加於名上杜氏以爲時君所加也垂齊地卒於外故地之繹再祭也祭之明日又陳昨日之禮而賓尸也猶者當已而不已之辭萬者舞之總名籥文舞所持去籥者以其有聲而去之卿喪故也胡傳曰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盡肅敬之誠於廟中不繹者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今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

戊子夫人嬴氏薨（胡傳曰妾也何以稱夫人自成風事季友而屬其子僖公得國立以爲夫人而嫡妾亂矣春秋於風氏凡始卒四貶之敬嬴又私事襄仲而屬宣公則不待致於太廟援例以立則從同而無貶矣其意若曰以義起禮爲可繼苟出於私情而非義後雖欲正可若何）

晉師白狄伐秦（白狄其俗尚白衣者胡傳曰晉主夏盟糾合諸侯攘夷狄安中國乃其職矣秦人之怨起自侵崇其咎在晉責己可也不知自反釋怨脩睦以補過乃復興師動衆會戎狄以伐之獨不惡傷其類乎直書於策貶自見矣按晉師亦狄師也）

楚人滅舒蓼（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不言朔食晦日也）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雨不克葬譏無備也葬不爲雨止故有蓑笠之具穀梁傳曰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左傳曰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然遠日葬可也葬有日矣而以雨遷豈禮也哉）

城平陽（平陽魯地雖時亦書）

楚師伐陳（陳及晉平故也）

辛酉（定王七年）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前此五年春公如齊矣後此十年春公如齊矣皆不書王正以宣爲無王也此獨書王正者以下之蔑如京師而以王月正之言未嘗無王也）

夏仲孫蔑如京師（胡傳曰當歲首月公朝於齊夏使大夫聘於京師此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按左氏此王使人來徵聘也王不來徵聘則蔑亦不往矣魯之無王如此故歲首臨以王正所以深誅之也）

齊侯伐萊（萊未服也）

秋取根牟（林氏曰不書公非公命也然此承伐萊而言或恐是齊取耳）

八月滕子卒（昭公卒文公立）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左傳曰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於扈乃還胡傳曰與晉罪陳之辭也會於扈以待陳而陳不會然後林父以諸侯之師伐之則幾於自反而有禮矣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師者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林父兼將之也則其衆輯矣晉主夏盟又嘗救陳所宜與也而惟楚之卽夫豈義乎愚謂晉楚未知誰直也然黑壤之盟王臣臨之陳侯反覆非惟不睦於晉實不睦於王矣）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卒于境外故書地成公卒子景公獨立）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成公卒子穆公遂立晉成衛成皆不葬魯不會也惟齊之比忘親秉禮甚矣）

宋人圍滕（滕未聞罪又方有喪宋人圍之書人貶也）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左傳先是楚伐鄭取成於厲既成鄭伯逃歸於是楚子爲厲之故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鄭伯敗楚師於柳棼國人皆喜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書楚子其與之乎猾夏而何與也以晉郤缺救鄭故目楚子惡其君之辭也鄭賊未討也然其君列於會王臣臨之矣且襄公不與弒也則救鄭可也）

陳殺其大夫洩冶（左傳陳靈公與孔甯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

遂殺洩冶按稱國以殺君及其臣同殺之也稱大夫無罪也無罪何以名曰有罪者以罪名著其罪也有善者以善名著其善也曷著其善直諫也於後徵舒弒陳靈孔甯行父奔楚楚子入陳誅夏徵舒陳以亡而復存則知亂之所由而洩冶以直諫殺矣胡傳曰洩冶無愧於史魚之直矣其猶在子哀叔盻之後乎仕於昏亂之朝若異姓者如子哀潔身而去可也其貴戚邪不食其祿如叔盻善矣愚謂胡子之言是也然死於直諫不猶賢於竊祿苟容者遠乎

壬戌（定王八年）**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

胡傳曰宣公於齊順其所欲故惠公悅其能順事己而以所取濟西田歸之也歸讙及闡直書曰歸此獨書我者乃相親相惠之意深著齊人助成弒逆之罪也以柔巽事人不以道而得地與悅人之卑屈事己不以道而歸其地皆人欲之私而非義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不言朔食在晦或官失之）**己巳齊侯元卒**（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

齊崔氏出奔衛

左傳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

使者則告不然則否胡傳曰書崔氏以族奔也許翰以為崔氏出而能反反而能弒者以其宗強於此舉氏辨之早也愚按春秋有難聽斷者如宋華孫來盟宋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及此齊崔氏出奔衛之類姑備一說未敢必以為然也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奔齊喪也胡傳曰天王之喪不奔而奔齊喪天王之葬不會而公孫歸父會齊之葬其不顧尊卑上下之等所謂肆人欲滅天理而無忌憚者也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左傳陳靈公與孔甯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廢射而殺之二子奔楚按春秋之書弒君也其例不一有書人者弒者非一人則檝舉之也有書國者狄之也有非其人而書其人者罪志也志當國者而抽刃者亦之也有書世子者兼君親也有直書其人者罪專在也夏徵舒弒君罪在徵舒也靈無道至矣獨徵舒罪乎曰君臣非等夷也名分不假易也君無道而己無如何逃之可也且人子諭親於道者也御叔死徵舒嗣夏姬淫徵舒而人子也宜以禮防閑其母內則盡其誠孝於親上則致其忠愛於君下則禀其內外於家而莊嚴以御其私隸夏姬雖淫何自以通於君而至斯瀆褻之甚乎己不

能然亦惟身自刻責以待罪於他邦為庶乎其可而不勝一時之羞忿遂忘君臣之大偷卒至於身夷族滅被惡名於天下後世弒君之罪安所逃哉故明正之曰夏徵舒弒其君所以教天下後世也然則君無罪乎曰惡得無罪洩泄殺於前身死於後夏氏弒之以明其死於夏氏也此千秋之明鑒也

六月宋師伐滕

胡傳曰前圍滕稱人刺伐喪也此伐滕稱師譏用眾也鄰有弒逆不能聲罪致討乃用大眾以伐所當矜恤之小邦且滕不事己毋乃己有所闕而滕何尤焉故特稱師以著其橫而汲汲於誅亂臣討賊子也

公孫歸父如齊

葬齊惠公

歸父仲遂之子貴卿往會葬隆齊於天王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左傳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稱人貶也前此鄭成於晉矣而晉不能庇鄭以勝楚為懼故成於楚其情可矜也今茲陳有弒君之賊晉所宜討乃兵不加於陳而鄭之是爭謂其貳己而已也豈伯討哉并人諸侯人人有討罪之責也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季子王之母弟劉康公也胡傳曰宣公享國十年矣不朝於周而比年會齊不奔王喪而奔齊喪不遣卿會匡王葬而使歸父會齊惠葬縱未舉法勿聘焉猶可

也而使王季子來王靈益不振矣自是王聘春秋亦不書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繹邾邑胡傳曰用貴卿為主將舉大眾出征伐不施於亂臣賊子而陵弱侵小是為盜也故四國伐鄭貶而稱人魯人伐邾特書取繹以罪之也

大水（平原出水）**季孫行父如齊**（初聘頃公）

冬公孫歸父如齊

告伐邾也歸父主兵伐邾故往告宣公而下兵柄在大夫矣故不畏君而畏齊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國佐齊卿來報文子也頃公三月而亟葬其親又未及踰年而以吉禮遣使出聘皆非禮也

饑（水災也）

楚子伐鄭

左傳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於頴北諸侯之師戍鄭然經書楚子伐鄭而不書晉士會救鄭者蓋直楚而不與晉以救也楚將有討於夏氏故欲先定鄭晉所爭者惟鄭而不知討陳是以經不直晉殆與楚以霸之漸也

癸亥（定王九年）**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備時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辰陵鄭地是時陳靈已弒子成公午立成公在喪賊且未討而以吉出會非禮也楚稱爵而序於陳鄭之

（上楚始霸也諸侯方戍鄭而鄭伯及楚盟必晉有不足與者矣左傳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其信如子良言則晉楚皆不德也然是時楚君方明能脩國政而教其民晉安怠惰惟賂之求蓋勉強支吾而實不能與楚爭矣鄭居兩大之間而託庇於強其亦非得已也且觀楚之能討少西而楚愈於晉矣夫楚霸非聖人意也中國無霸亂賊不討而將有討之者乃出於楚中國又力不能爭則於是不得不與楚以霸也無王而有霸傷也中國無霸而楚霸聖人之心乃益傷矣）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從齊志也）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欑才端反○欑函狄地林氏曰楚方倡義於天下而晉孜孜於狄至往會焉卑甚矣）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左傳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告楚子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毋乃不可乎楚子善之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書人者討罪之辭也言人人所得誅也楚子將縣陳以諫而復封之故書入入者獲而弗有也楚子入陳而後殺徵舒經先書楚人殺陳夏徵舒而後書楚子入陳者善楚志也楚以討少西故入陳不以入陳累討賊之善也善討賊則曷為書入入者弗順之辭初欲縣陳終又鄉取一人以歸則楚子之志終以利動也以能不縣陳故只書入以終之利陳也故不怨其入）

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納者內不受之辭公孫甯儀行父不繫之陳絕之於陳也言非所納而納也二臣從君於昏以肇陳亂不肆諸市朝已失刑矣況納之乎書納二臣於陳譏賞惡也）

甲子（定王十年）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胡傳曰討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天下之惡一也人人得而討之徵舒雖楚討之陳之臣子亦可以釋怨矣故得書葬君子辭也）

楚子圍鄭（左傳鄭既受盟於辰陵又徵事於晉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於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楚子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夫楚子入鄭矣而經只書圍楚人憑陵也而經且書爵何歟曰東遷而後中國已無王矣桓文而後中國更無霸矣中國無霸是以爭奪相殺至於子弒父臣弒君而莫之或討亂臣賊子踵相接也前此晉主夏盟諸夏之背晉而卽楚者經嘗罪之矣至乃齊人弒君而晉不能討魯人弒君而晉不能討莒人弒君而晉不能討宋鄭皆弒君而晉不能討晉人自弒君而嗣君亦莫之討君子謂晉人誠不足與也夫諸侯之戴伯主也亦曰能扶弱抑強誅討亂賊以安人國家耳今茲陳又弒君而魯且有事於邾宋且有事於滕齊且有事於莒晉且有事於狄也晉德如此猶得曰晉不可背而楚不可卽哉鄭既盟辰陵中間未有晉師而又徵事於晉楚子圍鄭以為亦無怪焉且又哀其窮而退師入其國而不取退而受成以禮於鄭君子謂是其庶幾用夏者也故得書楚子而免其入鄭之罪辭也然書圍則亦以著荊楚之勁而為諸夏危矣）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邲鄭地左傳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勤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先穀不可以中軍佐濟韓厥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不猶愈乎師遂進楚聞晉師既濟欲還伍參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眾誰適從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楚子次於管以待之而使求成於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致師攝叔為右晉人逐之弗及晉魏錡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旃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潘黨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楚子逐趙旃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曰晉軍至矣楚人亦懼楚子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甯我薄人毋人薄我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士會收上軍而去之不敗荀首射連尹襄老獲之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因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楚子祀於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經不書救鄭不與晉以救鄭也救無及於鄭而志乎是戰也以晉及者及晉志也欲戰者先穀而以荀林父及者林父帥也帥不志戰誰敢戰者軍令之不行而欲從而分惡是威不立而輕眾勸民也非林父及是戰而誰及哉楚子書爵楚不志戰也始而欲還繼請成

（矣非魏錡趙旃之挑戰不合也楚潘崇請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楚子曰我使二國暴骨暴矣無德而强爭諸侯何以示子孫然則楚子雖勝而猶有自咎之心也於是乎爵之不亦宜乎董子曰春秋無通辭楚變而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得之矣）**秋七月**（備時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入陳則以討賊矣圍鄭則謂背盟矣戰邲則晉人及矣滅蕭何爲乎同此楚子也以討出而究以貪歸也且滅人國也凡滅人國者不待貶絕而惡自見也）**晉人宋人衞人曹人同盟于清丘**（清丘衞地左傳晉原穀宋華椒衞孔達曹人同盟於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按楚雖滅蕭猶書其爵今中國列卿而以人書謂楚之不若云也既無文德又無武功而徒要質鬼神又終無以相信故林氏曰書人同盟猶曰人自爲盟也中國又無伯也夫以爲同欲則宋衞之志睽矣以爲惡其反復則反復者不止斯盟也不同而書同盟何哉曰强同而終不同故也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爲不同而强同之故曰同盟者人也晉人强之也無策甚矣）**宋師伐陳衞人救陳**（左傳宋爲盟故伐陳衞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矣若大國討我則死之夫清丘之盟口血未乾也乃宋師伐陳而衞人救陳是衞實背盟宜罪之在衞也然書救者未有不善之者也陳國房亂楚討其賊而復封之不得已而服楚豈罪也哉不爲矜恤而師旅加之故宋稱師著其横也宋不當伐陳則衞當救陳矣况重念先君之好乎故書救以善衞也善之則曷爲稱人曰清丘之盟故也以爲恤病則陳鄭宜恤也以爲討貳則陳鄭可討也二者何適從乎然與其背之於後則曷若愼同於始也）乙丑（定王十一年）**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左傳曰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然亦見晉之不足恃矣）**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故也然宋人救蕭而經不書楚伐宋而經書爵何右楚而左宋之甚乎曰蕭者宋之附庸救蕭者自救耳且不咸救也楚方定陳而撫之宋人不恤而伐之是與楚以有辭也）**秋螽**（爲災也）**冬晉殺其大夫先縠**（左傳晉師歸自邲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館穀文公猶有憂色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又殺林父以重楚勝毋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衞也若之何殺之晉侯

使復其位及此年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夫先縠信有罪矣然討邲之敗則罪宜先林父賢林父而赦之先縠不當獨討清之師則安知罪之必在先縠也晉實無能爲戎狄屢侵中國而晉不能禦狄是以敢伐晉先縠罪乎哉先縠可殺而殺之者非所殺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丙寅（定王十二年）**十有四年春衞殺其大夫孔達**（左傳清丘之盟晉以衞之救陳也討焉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孔達縊而死衞人以說於晉而免衞人復室其子使復其位按達之罪不在於背盟救陳而在於同盟清丘夫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清丘之盟豈近義而晉猶可宗也哉既同之盟而又背之是以不免於罪也衞不知自强不能以義折晉人而乃斃殺其執政之臣以說於大國衞亦殆乎其不國矣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文公卒子宣公盧立）**晉侯伐鄭**（左傳晉侯伐鄭爲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鄭伯如楚謀晉故也夫爲邲故而伐鄭則報怨耳然不急於一逞而示以整使謀而來則懲於邲而知戒是庶幾異於殘民以逞者故稱爵而以伐書）**秋九月楚子圍宋**（初文公十年厥貉之次宋及楚子田於孟諸楚文之無畏辱宋公之僕是年楚子使無畏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無畏曰我則必死楚子曰殺女我伐之見子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九月楚子圍宋夫楚辱宋公罪已在楚矣又復使過宋而不假道是挑宋使殺之而己乃圍宋也兵不得已而後用烏有挑敵而用兵圍之以爲快者其罪明矣使無假道者楚子命也則圍宋者楚子志也斥言楚子圍宋所以著其罪也）**葬曹文公**（不日常也）**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胡傳曰夫禮別嫌明微制治於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國之君非王事而自相會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降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外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贅旒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

丁卯（定王十三年）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胡傳曰楚子不假道於宋以啓釁端而圍之陵虐中夏甚矣諸侯縱不能畏簡書攘夷狄存先代之後嚴兵固圉以爲聲援猶之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至於薦賄不亦鄙乎若此類聖人不徒筆之於經也比事以觀則知中國夷狄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略矣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左傳宋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天方授楚未可與爭乃止楚子將去宋申犀稽首於馬前曰無畏知死而不敢廢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楚子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公羊傳曰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己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也休氏曰凡平不書必關天下之故而後書文九年陳平不書宣十年鄭平不書傳二十四年宋嘗及楚平矣不書必楚莊得宋天下將有南北之勢始書之惡按及宋志也宋及楚平不得已也楚旅雖有討賊於陳之義春秋因而與之及陵暴之不已則春秋轉而惡之矣宋之受圍也自九月以至於今九閱月矣仗信以待晉救而晉救終不至中國諸侯亦無仗義以從簡書者於是宋不得已而及楚平經特書之以惡晉而罪諸夏也楚假義而行則與之及楚逞力以暴則惡之聖人何容心哉晉以伐鄭滅狄則力有餘以救宋則力不足謂之何哉故曰書宋及楚平所以惡晉而罪諸夏也宋伐陳以挑楚楚不假道以挑宋又不能以大義責楚而輕紓情實適自相盟而後告君雖救國難亦已非計而專事矣故二卿並稱人也自魯臣出會楚子宋人及楚人平而諸夏皆相率以從荊楚又聖人之所傷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左傳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鄷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滅潞鄷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夫鄷舒有罪晉人討鄷舒而安潞可也滅其國而以其君歸於義何哉晉稱師著其暴也以滅潞而有餘以救宋而不足也潞赤狄耳而書爵以見潞雖舉狄亦嘗被先王之爵命且晉姻也假討賊之名而貪其利而滅甥舅之邦非進赤狄以甚晉也見晉雖號爲中國盟主實楚旅之不如也合上事以觀而知春秋之罪晉深矣若以爲攘外之師則失春秋之旨矣

秦人伐晉

秦桓公伐晉次於輔氏瞯晉侯之疆狄叩也瞯人之出而伐之稱人微也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左傳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穀梁傳曰稱王札子者當上之辭也其爲當上之辭者矯王命以殺之也直書王札子殺召伯毛伯而周室無王矣

秋螽

爲災也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無婁杞邑胡傳曰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篡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理固然也不能辨之於早以雖欲正之其將能乎

初稅畝

左傳曰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按藉謂助法孟子曰助者藉也過藉謂既取公田之入而又逐畝十稅其一哀公曰二吾猶不足是也初稅畝譏變法且盡民也胡傳曰古者上下相親上之於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於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世衰道微上下交惡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上惟邦賦之入而不惻怛以利下水旱凶災相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稅畝乎其後作丘甲用田賦至於二猶不足皆宣公啓之也故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有國家者必欲克守成法而不變其必先務本乎

冬蝝生

蝝悅全尹絹二反○蝝螽子也董子曰蝗子劉歆曰蚍蜉有翼未知孰是冬當閉蟄而蝝更生雖不害物亦災異矣

饑

胡傳曰春秋饑歲多矣書於經者三而宣公有其二何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蓄九年耕餘三年之蓄雖有凶旱民無菜色是歲雖螽蝝而遽至於饑者宣公爲國務華去實虛內事外煩於朝會聘問略遺之末而不敦其本府庫竭矣倉廩虛矣水旱螽蝝天降饑饉亦無以振業貧乏矣經是以兩書其饑以示天下後世爲國者之不可不敦本也

戊辰（定王十四年）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晉士會帥師而書人微之也不在諸夏而狄之是事欲盡殄之以爲快也

夏成周宣榭火

成周天子下都屋歌前曰榭爾雅曰無室曰榭蓋榭部序也儀禮又作豫皆音之轉也有堂無室以便射事左傳曰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謂之宣榭者公穀以爲藏樂器之所服虔謂宣揚威武之意講武習射則往就之補正謂

（宣土廟制如榭故謂之宣榭呂氏考古圖云有郝敦者稱王格於宣榭呼內史策命郭胡傳以此爲據謂宣王之廟說各不同要之藏樂器之所而火是禮樂之柄失也講武之所而火是征伐之柄失也宣王之廟而火是周之不復中興也且人得而火之是姦懸之興大不敬而無天子也但宣王之廟則不應在下都即以爲別廟而榭制無室何以安主宜姑闕之）秋郯伯姬來歸（左傳曰出也）冬大有年（爲民幸也程子曰紀異也謂之紀異者以宣公而大有年也）

己巳（定王十五年）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昭公卒靈公立）丁未蔡侯申卒（未同盟而赴以名文公卒子景公固立）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胡傳曰日卒書名赴而得禮記之詳也葬而不月其略在內宣公爲國務華而無忠信誠慤之心計利而不知禮義邦交之責哀死送終獨厚於齊而利害不切其身者皆闕如也大則薄其君親次則怨於盟主又其次若秦若衛若滕雖來赴告怠於禮而不會也比事以觀義自見矣）六月癸卯日有食之（不書朔食晦日或官失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斷都管反○左傳晉侯使郤克徵會於齊齊侯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於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孟高固逃歸夏會於斷道討貳也盟於卷楚辭齊人執晏弱蔡朝南郭偃按齊之不與於諸侯之會歷數君矣至是晉人徵會而復使婦人笑客齊高固來會而高固逃是告在齊矣伺盟斷道以討亂同者有不同也以同伐不同也然諸侯以爵序則經謂貳有可討也婦人笑客郤克之私憾晉侯不許其請伐而會於斷道則亦己有禮矣齊侯不親會而使高固高固又不會而委之介貳謂能免於討乎魯宣之事齊也甚卑及惠公卒而交遂疏又欲如楚乞師將以伐齊盍齊人厚求於魯魯有不繼而更求伐之所謂小人同而不和也魯未與晉同至此而始同是不同者同故書同盟然魯方同於晉繼又欲同於楚而安在其爲同也林氏曰同盟至新城而再見斷道之後鮮有不書同盟者然要之非齊桓之舊也又按穀梁傳謂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蕭同叔子

笑之今按經文無行父如齊事又郤克跛而非眇公穀固多傳聞之誤也）秋公至自會（告廟也）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公弟公母弟也叔字肸名也日厚之也字嘉之也穀梁傳曰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

庚午（定王十六年）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左傳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於陽穀齊侯會晉侯盟於繒以公子彊爲質於晉晉師還以逃會而討以受盟而還不盡以遲也故書爵）公伐杞（虐小也）夏四月（備時月）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左傳凡自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胡傳曰戕者殘賊而殺之也於鄫者刺臣子不能救君難也）甲戌楚子旅卒（楚始赴於魯莊公卒子共公立杜氏曰吳楚之葬僭而不典故絕而不書同之蠻夷以懲求名之僭者）公孫歸父如晉（左傳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胡傳曰宣公輕於背與國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未有能成而無悔也然則公室不可張乎務引其君當道正心以正朝廷禮樂政刑自己出也其庶幾乎必欲倚外援以去之是去疥瘍而得腹心之疾也庸愈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笙魯境上地左傳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illegible]謀[illegible]

穀梁曰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然而行父之惡著矣三桓之勢張矣而歸父之賢亦可見矣

春秋集傳卷之九終

春秋集傳卷之十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颷圃
婺源汪　紱雙池纂　後學宿松徐　曾皖樵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邑戴　彭景筠

成公（公名黑肱宣公世子母穆姜謚法安民立政曰成○或疑宣元年夫人婦姜至至此始十八年而成二年公子衡已堪爲質則成公未必穆姜所生然無可考矣）

辛未（定王十七年）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世嫡承嗣內外安當脩卽位之禮也）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如五月之期）無冰（胡傳曰寒極而無冰恒燠也洪範傳曰豫恒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振其象已見矣按二月無冰而書此春秋用周正之驗也若以爲仲春鮮羔開冰而見其無冰然則有正月而無冰者又何以書馬）三月作丘甲（左傳爲齊難故作丘甲胡傳曰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成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爲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爲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上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令作丘甲者卽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爲兵矣則未知其所用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至昭公時嘗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爲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愚按方十里爲成一成之地不能皆田山林川澤道路宮室之類三分去一約爲田者六十四井一井九夫之田實則八家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出車一乘正卒三甲送輜車者二十五人實一甸出百人五家而養一兵也故千乘之國約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魯地之大出千乘而有餘而復作丘甲不知本也公車千乘魯僖之舊昭公蒐紅革車千乘則此未嘗增乘殆每乘增一甲耳正義曰初稅畝言初此不言初者備齊難暫爲之非終用也然則丘甲之作或亦不久而遂已也）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許臧孫辰之子及內志也赤棘晉地先是宣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會楚莊卒楚師不出乃更用晉師是年聞齊將出楚師故盟于赤棘夫魯初比齊中而背之乞師於楚終又背楚以結於晉亦既二三其德矣宣公薨成公幼二三執政不思恤民以安靖國家乃厚賦於民外結強援以雠敵於鄰國豈謀國之善策歟是以楚晉皆未出師而北鄙巢丘之冠入矣）秋王師敗績于茅戎（茅公穀史記皆作貿○左傳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不聽遂伐茅戎三月敗績於徐吾氏秋王人來告敗胡傳曰程氏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不可敵不能抗者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書敗績于茅戎言自敗也）冬十月（備時月）

壬申（定王十八年）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左傳臧宣叔令脩賦繕完其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夫齊人始既受盟於晉中而背晉結楚又以伐魯齊非義也然在魯則始而事齊中而欲以楚伐齊終又盟晉以謀伐齊是齊之伐魯實魯致之也故齊得書爵而怨其圍龍薄責於齊所以躬自厚也）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新築衛地左傳衛侯使孫良夫石稷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不如戰也夫衛人侵齊以救魯也而以良夫及是戰者齊師還矣是戰良夫志也非良夫石子還矣書及惡殘民以逞志也）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嬰齊叔肸之子鞌齊地左傳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帥師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從齊師於莘壬申師至

（於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癸酉師陳於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從齊侯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宛茷以左車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子免之按魯實乞師然不以魯及而書會晉衞者晉實討齊貳而郤克一笑之釁也魯並書四卿散辭也人自爲師而魯無君也且無人於君側而不恤也臧孫許無師其亦與帥師何逆晉師而道之是亦與帥師也曹不書大夫而書公子首者魯侯賜晉三帥命服則曹首蓋亦與賜焉以內賜而成其爲卿也齊侯伐魯敗衞背晉好楚此又自請戰焉則齊實召寇不以齊及而以魯晉衞曹及者諸侯有同憤焉且郤克志也亦以是爲宜及也書齊侯者君臣之辭齊侯幾見執矣言抗君也晉爲救魯衞而不得言救蓋實以郤克之怒而及乎是戰耳非救也及之者罪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袁婁齊地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國佐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國佐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是以不孝令也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惟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毋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畏君之震師徒橈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遂揖而去之魯衞諫曰齊疾我矣子若不許讎我必甚郤克使魯衞以其辭而爲之請然後許之逮於袁婁而與之盟齊人歸魯汶陽之田夫齊佐如師來致賂也非來盟也故及盟者晉志也齊敗而盟曷爲以晉及之齊以賂免非必服也晉又失辭而授之口實故有恐於齊而汲汲乎及之盟書及齊國佐盟於袁婁譏晉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文公卒子共公固立）

庚寅衞侯速卒（穆公卒子定公臧立）

取汶陽田

冬楚師鄭師侵衞（左傳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悉師王卒盡行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衞遂侵我師於蜀二國稱師君卒盡行也不書公子嬰齊而以師使師無名也不書使我我有獻焉且以賂免也楚莊嘗討陳服鄭大敗晉師春秋以其討罪恤民而怨之姑與楚以甚苛也至是而無名行師鄭人附之春秋交惡之矣故稱師惡其橫也）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左傳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之夫僖公與楚子爲齊之盟經諱不書公以爲辱也自後而如楚乞師則不諱矣以公實不諱不能盡爲公諱也文公如晉及處父盟經諱不書公以爲辱也至此而公會楚公子嬰齊則不諱焉以公實不諱不能盡爲公諱也不得復爲公諱者何魯致寇也既無成謀又無明信既無文德又無武功以致斯屈辱也其會楚嬰齊略也諸夏之陵夷甚矣而大夫之抗諸侯亦自此始）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衞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蜀魯地左傳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甯衞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以公及者請盟者公也人列卿人其從楚亦以人公也以是爲不當背晉乎曰楚實不可從安問背晉諸夏貴自強耳若以晉爲盟主而不可背則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聖人豈率諸侯而使從三王之罪人也哉）

癸酉（定王十九年）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伐鄭（左傳諸侯伐鄭次於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胡傳曰討邲之役則復怨勦民非觀釁也遂東侵則潛師掠境非以律也覆而敗諸則專用詐謀非正勝也度彼參此皆無善也略而不紀勝負徼也晉侯稱爵而以伐書何鄭之從楚附蠻夷援中國則盟主有辭於伐耳宋衞未葬曷爲稱爵背殯越境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也愚按晉本無可與與晉以有辭所以甚諸侯匱盟之醜也）

辛亥葬衞穆公（日厚之也）

二月公至自伐鄭（告廟也）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杜氏曰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書三日哭善得禮也宗廟親之神靈所憑居而遇災故哀而哭之）

（愚按得禮則何以書曰變也災不恭也檀弓曰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以義起者也○胡傳云不言宣宮主未遷也宮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何禮哉宣公薨至是二十有八月緩於遷主可知愚按遷主於廟者以昭穆徙移而上親盡者祧之耳非每為之立廟也毀廟之道穀梁以為毀塗易詹毀塗易詹則新矣然則宣公之主未遷則僖宮而非宣宮無所謂新宮也宣公之主始遷則雖宣宮可謂之新宮遇災而哭禮矣莊公丹楹刻桷何以稱桓宮曰桓主入廟已二十年矣自不謂之新宮也胡傳未是）乙亥葬宋文公（七月而葬緩也）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也）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左傳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公至自晉（胡傳曰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天子受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宗廟之重而不朝於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於晉其行事亦悖矣此春秋所為作也公行多不至其書公至自晉何其至也必有以也）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棘汶陽邑也左傳曰棘不服故圍之胡傳曰復故地而民不聽至於命上將用大師而圍之何也魯於是時初稅畝作丘甲稅役日益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為之民也數成公不知薄稅斂輕力役脩德政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矣）大雩（書過時也）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左傳討赤狄之餘焉廧咎如潰上失民也夫以上卿主兵而所伐者亦狄之餘書譏之也）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左傳晉衛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按來盟者前定也此其來聘則非前定之盟也非前定而尋盟以內及公志也二子盟公抗也專也非君命也公不知以君盟臣之已屈而汲汲尋盟以厚結晉衛而區區先後之辨又失其平以諂晉耳各書其日以譏之而不書公諱諂也）鄭伐許（杜氏曰不書將帥告辭略也胡氏林氏以為狄鄭愚按鄭固可狄然鄭狄久矣而曷為狄於許之役也以再伐許狄則春秋之懲陵弱小國一歲再

伐者可狄多矣此闕文也）

甲戌（定王二十年）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左傳曰通嗣君也）三月壬申鄭伯堅卒（襄公卒悼公費立）杞伯來朝（左傳曰歸叔姬故也）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子紇嗣）公如晉（朝也）葬鄭襄公（不月常也）秋公至自晉（左傳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公至自晉欲求成於楚而叛晉季文子諫之乃止家氏曰成公中無所主遂變屢遷始以晉伐齊而有鞌之勝乃又受盟於楚猶幸晉人無討比年如晉一不禮而又將叛之直書其事而情自見矣）冬城鄆（杜氏曰公欲叛晉故城而為備按此則西鄆也今鄆城縣）鄭伯伐許（喪未踰年而吉服以從金革之事非不得已故書爵以著其非禮也左傳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其曲甚矣）

乙亥（定王二十一年崩）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出也）仲孫蔑如宋（報華元也）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左傳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按餫逆女者輕矣而卿往會於大國則已諂若僑如自往則已專環谷汪氏曰自文十年彭生會卻缺宣十五年蔑會高固自是大夫會大夫率以為常矣）梁山崩（梁山今陝西韓城縣本韓國之望晉滅韓而梁山屬晉不云晉梁山者名山大川天子所主不以晉私也左傳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曰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按山以氣鬱而驟發則崩陽決陽而陰因剝陽也謂為朽壞非也胡傳曰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六者禮之文也為此文者必有恐懼脩省之心主於內焉則可矣）秋大水（平原出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定王崩簡王立）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蟲牢鄭地左傳許靈公愬鄭伯於楚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於晉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按鄭服而同盟不同者同也而

（明年魯衛侵宋矣是同者究不同也諸侯書爵其與是盟乎天王崩赴告及矣喪則不奔葬且不會而以鄭服同盟諸侯書爵以明其罪也爵頒自天王天王崩而不奔喪不會葬其釋思爵之所由頒否乎爵傳自先君先君薨未終喪而以吉禮會盟征伐其釋思爵之所由繼否乎凡此類書爵皆明示貶斥也美惡不嫌同辭）

丙午（簡王元年）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告廟）二月辛巳立武宮（武公魯公六世孫成公之九世祖也左傳曰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夫喪事即遠宮廟亦然毀不更立武廟之毀久矣而復立之以德則武未聞可宗即其德可宗然以諸侯而不遷之宗踰於五廟是上僭也妄儒誇之以比周武世室亦不自知其罪矣胡傳曰立者不宜立也）取鄟（鄟市鬻反○內滅國書取）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左傳同盟蟲牢諸侯謀復會宋公辭以子靈之難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洛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夫既同盟矣而又再會是盟不相信也不足相信何庸再會以勤諸侯是屢盟以長亂也晉人不知自反明信以綏之而更使同盟相侵伐爲師何名乎是役也晉伯宗與師而獨書衛孫良夫良夫卿也伯宗非卿也書衛卿而若可統晉大夫矣魯於二國尋盟先荀庚而後良夫經於帥師侵宋書良夫而不書伯宗以見晉衛皆侯不當以強弱爲次而班位有常也伊洛之戎陸渾蠻氏與師經不書以全中國禮先代之後也侵宋而上卿帥師陋之也非伯討也）夏六月邾子來朝（始朝公也）公孫嬰齊如晉（聘也）壬申鄭伯費卒（悼公卒弟成公睔立）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左傳曰晉命也胡傳曰魯遣二卿爲主將動大眾爲有事於宋而以侵書蓋陋之也於衛孫良夫亦然上三年嘗會宋衛同伐鄭矣次年宋使華元來聘矣又次年魯使仲孫蔑報華元矣是年冬又同盟蟲牢矣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爲則此師爲晉而舉非魯志明矣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倫聽命於人不得已爲將能立乎春秋所以罪之也）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鄭從晉故也棄楚即晉而楚伐之是猾夏也然鄭從晉是也鄭之所以從晉非也鄭人侵許無已許訟於楚鄭與許訟不勝於是而請成於晉是與楚以有可伐之辭也故書卿書伐而辭無貶以罪之在鄭也矣雖然楚卒非所可從也鄭改從晉故下文與晉欒書之救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左傳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韓獻子曰郇瑕氏土薄水淺不如新田公從之四月晉遷於新田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汪氏曰經不書晉遷者凡遷皆小國迫於大國不得已而遷也晉人擇地利而北都非不得已也故不書）晉欒書帥師救鄭（左傳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於是軍帥之欲戰者眾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武子曰善鈞從眾夫善眾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眾矣從之不亦可乎按前此鄭之伐許也晉嘗救許伐鄭取汜祭矣經不書救者伐鄭取汜祭則不得爲從許也鄭以不見直於楚故請平於晉鄭非知楚之不可從而自新者也然彼既來歸矣不咎既往可也楚嬰齊以鄭貳己故而伐其喪晉於是乎救之經以爲是成乎救矣故書救善晉也晉楚遇於繞角楚還而晉侵蔡遷戮且遂事矣及遇楚於桑隧欒書能以三卿之諫不戰而還不書遂侵蔡者因其能從善故免其還戮遂事之罪而與其從善改過之速不以侵蔡累其救鄭之爲善也）

丁丑（簡王二年）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鼷音兮○鼷小鼠螫物不覺謂之甘口鼠也寅月將郊故子月卜牛牛必在滌三月也不謂之牲而謂之牛郊日未定未成爲牲也穀梁傳曰郊牛日展解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又食其角則亡乎人矣夫非人所能爲則是天之不享也備而志之聖人示人謹天戒也）吳伐郯（郯音談○吳以國舉告辭略也始通於中國矣伐郯始猾夏也左傳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夫）夏五月曹伯來朝（始朝公也）不郊猶三望（非禮也五月後時也）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馬陵衛地左傳楚子重伐鄭師於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於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楚嬰齊再伐鄭經書之同辭惡其力爭不已也書救鄭善諸侯也舊年欒書往救而此合八國諸

侯者以楚勢之張且將尋盟故也鄭獲鍾儀而獻之晉晉鄭之交密矣齊自鞌戰而後晉命自從矣宋再見侵而不貳矣莒以齊服之故而亦來服焉於是同盟焉不同者同也然未幾而魯以汶陽故貳心鄭以楚賂而會蜀同亦焉在其能同也

公至自會 不以救鄭至鄭已勝楚也

吳入州來 州來楚邑而書入者見吳之始強如自外入也先是楚圍宋之役師還嬰齊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楚子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以爲北方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要夏姬巫臣止之後乃自娶以奔晉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陣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使爲行人於吳吳始叛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乎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之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焉

冬大雩 冬而大雩書非時也

衞孫林父出奔晉 林父良夫之子左傳衞定公惡孫林父林父出奔晉衞侯如晉晉反戚焉故不書入戚以叛以免晉納叛取邑之罪也

戊寅 簡王三年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公羊傳曰來言者內辭也脅我使歸之也曷爲使我歸之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嗟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侵地左傳季文子餞韓穿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七年之間一與一奪行父懼晉之不違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胡傳曰汶陽之田本魯田也魯人恃大國之兵力得其故地而不正經界於天子則取之不以其道也齊既反魯衞之侵地晉復有命俾歸諸齊則歸之不以其道也晉有二命穿也列卿無所諫止皆罪也來言者緩辭也歸之于齊者易辭也爲國以禮無憚於強而魯侯微弱遂以歸齊而不能保罪亦見矣

晉欒書帥師侵蔡 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蔡服於楚而棄諸夏宜見討也然不能聲罪致討而潛師掠境書侵陋之也齊桓公亦先侵蔡而後伐楚不以使陋乎曰桓之侵蔡竊其謀以伐楚也欒書侵蔡因侵蔡以侵楚焉耳不書侵楚不足書也

公孫嬰齊如莒 逆婦也蓋因聘而逆婦

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傳曰聘共姬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壽蕩意諸之父胡傳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納幣使卿非禮也禮不可略亦不可過惟其稱而已宋公之請伯姬魯侯之嫁其妹皆致其厚者而不知越禮踰制豈所以重大昏之禮哉經悉書之爲後戒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傳晉侯之女妻趙朔爲趙莊姬趙朔卒趙嬰齊通於莊姬原同屏括放諸齊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於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祈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動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同括之逐嬰齊不書無君命也無君命而逐大夫罪也此讒譖所由興矣稱國以殺而同括書大夫殺不以其罪也趙姬請之欒郤徵之晉君不加察焉以成斯獄故稱國以殺讒眾蔽而盜刑也○趙氏之難作於莊姬而史記以爲屠岸賈殺之趙武從姬氏於公宮而史記以爲程嬰杵臼存之論古者只當以經傳爲據司馬遷綱羅舊聞輕信而無識不足以爲據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胡傳曰諸侯嗣立而入見則有賜已脩聘禮而來朝則有賜能敵王所懷而獻功則有賜成公即位喪服已畢而不入見既更五服一朝之歲矣而不如京師又未嘗敵王所懷而有功也何爲來賜命乎召伯者縣內諸侯爲王卿士者也書來賜公命罪邦君之不王議天子之僭賞也天王天子蓋一人之通稱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見出而卒於魯故日以卒杞伯卒逆其喪以歸故仍繫之杞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左傳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士文子不可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胡傳曰當其時既不能救及其既成豈獲已也而又卒請國伐之何義乎前書來聘下書會伐晉侯之爲盟主可見矣魯既知其不可從大國之令而不敢違其不能立亦可知矣

衞人來媵 左傳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胡傳曰媵者何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二國來媵亦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三國來媵非禮也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而諸侯一娶十二女則是以欲敗禮矣備書三國來媵以明適

（制爲後戒也按媵必同姓參骨肉之恩所以消嫉妒也而有齊人來媵亦非禮也）

己卯（簡王四年）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左傳曰請之也杞叔姬卒爲杞故也逆叔姬爲我也胡傳曰叔姬之行無可考杞伯初來朝魯然後出之卒而復逆其喪以歸者豈非叔姬本不應出故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歸葬乎）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蒲衛地左傳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胡傳曰盟非固結之本也晉有二命一與一奪信不可知無惑乎諸侯之解體也晉人不知反己惇信明義以補前行之愆而又欲刑牲歃血要質鬼神以御之是從事於末而不知本矣愚按同者有不同也諸侯書爵以盟主合列國之君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不同盟誰能異之魯衛以歸田而不同矣鄭以楚賂而不同矣信不由中盟無益也待吳而吳不至盟諸侯而諸侯貳心而亦曰同盟者强不同以爲同亦同之而終有不同故也）公至自會（告廟）二月伯姬歸于宋（伯姬公同母弟也宋公不親迎又不使卿來貴聘而賤逆之非禮也）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胡傳曰致女者何女既嫁三月而廟見則成婦矣而後父母使人安之故謂之致女也常事爾何以書致女使卿非禮也）晉人來媵（胡傳曰經有因褒以見貶者初獻六羽之類是也亦有因貶以見褒者致女來媵之類是也伯姬賢行著於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遺之禮賢名聞於遠故諸國爭媵信其無妒忌之行程氏以爲一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況君子哉或曰媵晉女雖賢豈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爲媵固爲之擇賢小君則諸侯之賢女自當聞矣）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頃公立子霝公環立）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左傳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於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夫鄭以賂貳信有罪也然亦既來朝矣猶不免於執之且出師以伐之又殺其行人也在晉不已暴乎稱人以執逆辭也晉且無王而欲人之己伯輕執諸侯不以歸諸京師鄭誠有罪且猶不可況不足罪乎故稱人以執深

惡晉也殺行人不書君曰見執殺行人不足書也楚救鄭不書鄭以賂故從楚貪利忘信無可救之善故不與楚以救鄭也）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不日常也）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左傳晉使巫臣如吳假道於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者何國蔑有惟然故多大國矣惟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楚師圍莒莒城亦惡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胡傳曰浹旬之間楚克其三都信無備矣然兵至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效死而不去則昧於爲國之本也雖降莒之城何益乎故經於莒潰特書日以謹之以明城郭溝池重門擊析皆守邦之末務必以固本安民爲政之急耳愚按此楚人伐陳以救鄭之師也於救鄭而不書於伐莒則書之於入鄆又書之以見楚人之侵暴橫逆也莒與晉同盟矣楚人伐之浹旬克其三都而晉不之救則何貴乎同晉盟也背己者見執見伐而服己者又不能救其患也何以爲盟主故書楚卿帥師書伐書日書潰書入以病晉也）秦人白狄伐晉（左傳曰諸侯貳故也然秦間諸侯之貳而伐晉豈義也哉稱秦人貶也與白狄偕秦人亦狄人也）鄭人圍許（左傳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夫鄭實貪賂以致大國之討而乃委罪於許君亡之不恤而出師以圍許陵弱暴小非義甚矣書人書圍著其悖也）城中城（中城魯邑或曰中城者郛內宮外也未知孰是莒以無備而潰魯懼而城中城爲國之末務也雖時亦書重民力也）

庚辰（簡王五年）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左傳曰晉命也胡傳曰其曰衛侯之弟黑背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甯殖出衛侯衎而立剽亦以父有寵愛之私故得立耳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故特書弟以爲後戒）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四卜已非五卜益瀆矣）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左傳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晉立太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鐘子然盟於脩澤子駟爲質鄭伯歸然則

（此非晉侯也非晉侯而晉侯之以懲妄也人執鄭伯不足以服人而徙亂人之君臣太子而晉侯之又以亂己之父子君臣矣何以知必非晉侯不踰月而晉侯獳卒則會伐非晉侯矣以未侯者而侯之則不得不從而侯之未侯者而從而侯之故皆爵之前以執鄭伯而人之非以是伐鄭爲善而爵之也）齊人來媵（異姓而媵非禮也媵不足書以三國媵而書衛晉來媵不足書以齊人來媵而書猶媵陳人之婦不足書以結媵而書結媵不足書以及齊侯宋公盟書也）丙午晉侯獳卒（景公卒子厲公州蒲先立）秋七月公如晉（左傳晉人止公使送葬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胡傳曰公之葬晉侯非禮也假命諸侯皆在魯人不以爲辱而可書乎）冬十月（備時月）

辛巳（簡王六年）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左傳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犨郤克之從兄弟郤犨來聘且涖盟在喪而遣使出聘非禮也）夏季孫行父如晉（報聘且涖盟也）秋叔孫僑如如齊（以脩前好）冬十月（備時月）

壬午（簡王七年）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左傳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於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胡傳曰人主無誠怨之心而下要大臣盟是謂君不君人臣無忠信之實而上與人主盟是謂臣不臣既已要質鬼神而入矣又叛盟而出奔則是自絕於天也自周無出而書出者見周室衰微政教號令不行於天下耳）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瑣澤地闕或曰瑣當作環先是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釋而歸之楚使成焉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十年春晉侯使糴茷如楚報子商之使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晉人楚人將成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是歲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盟於宋西門之外曰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鄭伯如晉聽成會於瑣澤成故也林氏曰盟於宋西門之外不書所以存中國也）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狄地左傳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晉

人敗之夫以晉之强爲諸夏盟主何汲汲於成楚而有事於宋之盟則以讒慝交行二三其德內無罪而殺大夫外失信而攜諸侯而於是楚人伐莒晉不能救鄭人圍許晉不能服由是外託息爭之名內懷疑懼之意以汲汲於與楚爲成是以吳强於東楚橫於南秦伐於西狄侵於北矣乃以詐敗狄之師焉究之敗狄之榮何補於屈意成楚之辱故經削西門之盟而不書而於敗狄則書人明年郤錡之來書以乞師辭與列國無殊以深著晉之不伯也）冬十月（備時月○是冬晉楚交聘）

癸未（簡王八年）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以伐秦也晉爲盟主徵會討貳可無言乞而此之伐秦以復私怨與諸侯無與焉且諸侯皆有貳心而晉與楚成懼不得諸侯矣是以卑辭以乞焉乞師者不伯之辭也）三月公如京師（始朝王也）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左傳公如京師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晉侯使呂相絕秦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五月晉侯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於麻隧秦師敗績胡傳曰諸侯每歲征伐四出未有能脩朝覲之禮者今公欲會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往也故皆朝王而不能成朝禮書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因會伐而行矣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爲遂事者此仲尼親筆明朝王爲重存人臣之禮也愚按王臣會伐而經不書不與晉人得以私怨用王師也且書會劉子成子則似如京師者乃以請師天王之故師不書亦以重朝王也不書及秦人戰秦師敗績者又以朝王而後會伐王師在焉不使秦人得抗王師也）曹伯盧卒于師（宣公卒負芻篡立）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告廟）冬葬曹宣公（左傳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也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是役也晉有恤勞之心諸侯有討賊之志其庶幾焉矣）

甲申（簡王九年）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渠丘公卒子黎比公密州立）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歸易辭晉爲之請而復之）秋叔孫僑如如齊逆

女（左傳曰稱族尊君命也）鄭公子喜帥師伐許（脩舊怨也）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左傳曰舍族尊夫人也愚按此蓋史氏承上省文耳前宣公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後襄公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皆然似不必過求其義婦者有姑之辭氏氏於魯也林氏謂妾姑則不氏以別於嫡姑亦未知然否也以者不以也胡傳曰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娶於他邦而道里或遠必親迎乎以封壤則有大小以爵次則有尊卑以道塗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中禮之節焉其可也）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定公卒子獻公衎立）秦伯卒（桓公卒景公立）

乙酉（簡王十年）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不日常也）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嬰齊仲遂之子歸父之弟宣公十八年逐東門氏歸父奔齊已乃又使嬰齊紹其後更曰仲氏胡傳曰此所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以後歸父則弟不可以爲兄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爲氏亦非矣）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左傳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胡傳曰稱侯以執伯討也負芻殺其太子自立至是晉侯執之又不敢自治而歸於京師使即天刑夫是之謂伯討春秋執諸侯者衆矣未有執得其罪如此者故獨書其爵愚按此書同盟同以討罪爲心也曷見其同以討罪爲心師還自秦而諸侯已請討矣故同盟者同心也同盟之辭同而所以同者不同皆因事而可考也同以討罪爲心故皆書爵然衛侯在喪而亦爵負芻罪人也而亦爵則有未盡善者焉將討負芻之罪則不當使列於會而既列於會而同盟矣而後乃執之故於後曹人得有辭以請而負芻竟不誅是失罪人也故雖稱晉侯以執而負芻不名以諸侯實曹伯之也雖然賊所當討不必以既列於會而疑之也）公至自會（告廟）夏六月宋公固卒（共公卒子平公成立）楚子伐鄭（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毋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楚子侵鄭及暴隧遂

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夫楚人背盟猾夏其罪著矣而曷爲以楚子書曰前年鄭人無故伐許則楚之伐鄭蓋亦有辭西門之盟春秋不書此在傳以爲侵而經書伐又所以著荆楚之強而晉及諸夏莫之能遏晉主夏盟不能荆舒是懲而反引之以與同盟其背盟猾夏將無足怪也）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共音恭○日厚之也）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左傳宋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討猶有戌在魚石自止華元於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國人胡傳曰元之奔晉與歸宋皆不省文者著其正也以不賴寵而出奔以許之討而後歸可謂正矣愚按書華元自晉歸于宋者內外與之也蕩山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不與以討賊之辭不能正君臣之訓於早而至於攻以殺之罪累上也山不氏絕之於公族也華元之討正而有不盡正者非王命非君命而專殺大夫也）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鰌音秋○鍾離吳楚間地左傳曰始通吳也按吳以國舉禮未同於中國也列卿會吳無貶辭者吳雖猾夏未至如楚之甚且周室懿親也但以其用夷禮僭王號而外之耳晉之通吳欲以病楚於志若無惡焉故列卿則書名然亦以羞之也殊會以外之以諸夏之無能爲而通吳爲失計也胡傳曰殊會有二義會王世子于首止意在尊王室不敢與世子抗也會吳于鍾離于祖于向意在賤夷狄而罪諸侯不敢與之敵也成襄之間中國無伯齊晉大國亦皆俛首東向而覘吳聖人蓋傷之）許遷于葉（葉食業反○葉今河南葉縣左傳許靈公畏偪於鄭請遷於楚楚公子申遷許于葉按楚人遷許而以許自遷爲文

者因許志也且不與楚之得以制中國也張氏曰中國盟主不能安小國而使之昵楚以求安著小國之失所也李氏曰許遷其國而主楚其亦不善擇所從矣

（丙戌簡王十一年）**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公羊傳曰雨而木冰也何氏曰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脅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徵也愚按雨著於木凝陰不啓於是乎木冰陽不勝陰也陰脅陽謂之木介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文公卒子成公原立）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左傳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於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於武城鄭子罕伐宋夫鄭背諸夏而即荊蠻惟利之從其罪書矣傳言伐而經書侵著鄭之情也姑掠宋以嘗晉也宋合晉楚之成而鄭依附楚以侵宋亦以見西門之盟之非策矣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謹天戒）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黶於斬於玷二反○黶書之子左傳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夫晉之討鄭宜也然內難之不憚而爭諸侯非計也其曰來乞師者晉楚成矣宜無所用師矣而不免復爭鄭也則無以令諸侯矣故須乞也乞者不伯之辭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鄢陵鄭地左傳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於楚楚子救鄭晉師濟河聞楚師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武子曰不可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曰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甯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陣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伯州犁侍於王後伯州犁以公卒告楚子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晉厲公車陷於淖欒鍼掀而出之晉呂錡射楚子中目楚養由基射呂錡

伏弢死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韓厥從鄭伯其御曰速追之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晉人囚楚公子茷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惟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楚子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予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按此晉伐鄭而經不書伐不與晉之伐也謂德不足懐也楚救鄭而經不書救不與楚之救也謂楚無庸愈也西門之盟故也而楚乃益肆矣以晉侯及是戰者范文子不欲戰矣而晉乃終於戰謂貪一日之勝而忘君臣之憂也書楚子鄭師敗績者楚子集矢於目則君之傷爲重故不言師鄭師敗而君侔免則書師敗績也此師之輿也楚鄭之罪爲多而經若重責晉者晉厲方無道而力爭諸侯聖人欲晉之自治蓋亦猶范文子之志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楚師還及瑕楚子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稱國以殺不去其官二卿相惡而楚子之令不行也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沙隨宋地左傳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於師）衛侯出於衛公出於壞隤宣伯通於穆姜欲取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於公宮秋會於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於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取貨於宣伯而訴公於晉侯晉侯不見公夫鄢陵之戰齊衛師皆未至則後期不獨魯也晉以讒愬公行而自絕於魯此可見晉德之不脩而鄢陵幸勝內憂乃滋大矣魯以內難之故而後期晉不之察而不見其君而執其老晉自絕魯耳魯侯何問焉故直書不見公而不以爲諱言咎之在晉也非魯之不列於諸侯也

公至自會（告廟也無閔之辭也）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尹氏子爵周卿士也晉人以鄭未服又恐諸侯之貳己故藉王）

（師以爲重先尹子尊王臣也）曹伯歸自京師（左傳曹人請於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晉人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胡傳曰曹伯不名其位未嘗絕也不絕其位所以累乎天王也其言自京師王命也言天王之釋有罪也善不蒙賞惡不即刑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負芻篡立不能因晉之執寘諸典刑而使復國則無以爲天下其主矣愚按子臧之事人以守節高之抑知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此諸侯之正也負芻弑君之賊不可以君曹者也使欣時於此受王命以君曹而正負芻之罪以慰先君之靈以報太子之讎以順國人之心誰曰不宜不知出此而區區以節自守卒使弑君篡國之得逞其志是縱賊而庇之者即欣時也其節亦何足尚哉）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苕丘晉地稱人以執非討也譏人之執國卿也舍之于苕丘疑也疑而不敢以歸也左傳宣伯使告卻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甯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晉人執季文子於苕丘公還待於鄆）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逐也）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犨盟于扈（晉及魯平）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偃成公弟也左傳公使子叔聲伯請季孫於晉卻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爲讎治之何及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十二月季孫及卻犨盟於扈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於齊盟扈晉志而以魯及者以魯盟晉不以晉盟魯我直晉曲成不成在我不在晉也刺公子偃內討之辭然僑如奔而子偃刺又以見魯刑之失乎也）

丁亥（簡王十二年）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成公曾孫左傳鄭子駟

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於高氏夏鄭太子髡頑侯獳爲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此帥師而以侵書陋之也鄭侵晉衛救晉不書存晉伯也晉伯何足存亦以維諸夏也）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於柯陵（單子周卿士柯陵鄭地杜氏曰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周使二卿會晉爲兵主而先尹單尊王臣也林氏曰言同盟尹單與盟之辭也夫不服鄭替也上盟王臣抗也故會皆書爵而盟記月日以謹之左傳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於曲洧同盟於柯陵尋戚之盟也楚子重救鄭師於首止諸侯還畏楚也楚救鄭不書不與楚救也尊王師也）秋公至自會齊高無咎出奔莒（左傳齊慶克通於聲孟子與婦人蒙衣而入於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九月辛丑用郊（公羊傳曰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愚按周正子月上辛圜丘之郊也夏正寅月上辛祈穀之郊也魯郊當用寅月或曰用郊者用人叩其鼻血以薦也若據邾人執鄫子用之之文則或說亦近是其罪愈大矣要之九月非郊時也）晉侯使荀罃來乞師（將伐鄭也）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左傳諸侯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於汝上諸侯還不書圍者圍者非王師事且無功也）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於貍脤（貍脤地闕○公羊傳曰非此月日也曷爲以此月日卒之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此者嬰齊走之晉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爲公請公許之反爲大夫歸至於貍脤而卒無君命不敢卒大夫公至曰吾固許之反爲大夫然後卒之按此蓋謂舊年沙隨之會嬰齊之晉爲行父請至今年始歸卒於貍脤公適晉出會及公歸而後卒之也）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亥月日食已甚矣）邾子貜且卒（貜俱縛居碧二反○定公卒子宣公牼立）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左傳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

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羊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公遂怨郤至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眾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僞訟者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及溫季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刼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遂出奔狄公使胥童爲卿稱國以殺欒書及羣嬖與殺之也三郤非無可殺罪不去其官者殺之不以罪也

楚人滅舒庸（舒庸）以楚師之敗也又恃吳而不事楚楚公子囊襲舒庸遂滅之

戊子（簡王十三年）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左傳舊年冬厲）公遊於匠麗氏欒書中行偃執公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爲亂故皆曰晉殺其大夫愚按胥童之罪大矣然非君殺之也曷爲不言晉人非討罪也非討罪故書大夫童有罪故書名晉無君故以國舉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正義應劭）作舊名諱義云周穆王名滿晉厲公名州滿是同名不諱今俱作蒲恐字誤○左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之於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於京師而立之生十七年矣大夫逆於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惟命是聽乃盟而入朝於武宮逐不臣者七人按弒君未有以國舉者以國舉狄之也略其人不足誅也主乎弒者欒書然書非獨能弒也中行偃士匄韓厥程滑荀罃士魴皆與於弒其君者也弒之者眾則曷爲不書人曰厲公無道國人無戴之者死無與於難者是弒之者國之所同人不足以該之也君臣相殺人道盡矣人不足以罪之則曰晉而已以國則當國者其罪魁也欒書是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齊爲慶氏之難故殺國佐）佐有稟命而先歸又以穀叛之罪矣然殺之則非討罪也爲慶氏之譖也

公如晉（始見晉悼公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彭城宋邑左傳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

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以惡曰復入胡傳曰此伐宋以納魚石也其不曰納宋魚石于彭城何也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諸侯世也大夫失位諸侯納之非正也大夫不世也其言復入者已絕而復入惡之甚者宋魚石晉欒盈是矣愚按此大惡也而楚鄭書爵斥其君也己爲國君而釋君而叛臣是助誰不效之彭城不繫之宋者責宋不能守也

公至自晉（告廟）

晉侯使士匄來聘（左傳曰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秋杞伯來朝（左傳晉悼公卽位始命百官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公至自晉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於晉而請爲昏○朱子曰晉悼公甚次第他才大段高當時厲公恁地弄得郎當晉室大段費力悼公歸來便做得恁地好恰如久雨積陰忽遇天晴光景便赫然一新儘勝過桓文矣但桓文是白地做起悼公是現成基址

八月邾子來朝（邾宣公卽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左傳曰書不時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左傳）

曰言道也

冬楚人鄭人侵宋（左傳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曰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於台谷以救宋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宋圍彭城不書其境也楚嬰齊救彭城不書不與其救也助叛臣也故人之侵無名也晉救宋不書未成救也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晉未成伯也承厲公之烈未敢必得於諸侯故乞焉魯君新喪未恤其憂而來乞師使與於金革之）事魯亦不能以禮辭大國之命皆非禮也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虛起居反朾他丁反○虛朾地名同盟同病楚也左傳曰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於諸侯而先歸會葬諸侯無貳其同可知矣

丁未葬我君成公（左傳曰書順也）

春秋集傳卷之十終

春秋集傳卷之十一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瓞圓
婺源汪紱雙池纂　後學宿松徐曾皖樵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邑戴彭景鈞

襄公上（公名午成公子母定姒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己丑（簡王十四年崩）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於是公四歲矣內外無患而脩即位之禮）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左傳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爲討二月齊太子光爲質於晉胡傳曰楚已取彭城封魚石矣則曷爲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王度也愚按諸侯爲宋討賊宜有與辭而書之其辭平者不請討於天王又不歸罪人於京師則無足與也然不書以魚石歸不以私歸果其討罪之善也）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鄫鄭地左傳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於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於戚以爲之援按此則可見諸侯之眾輯矣行師之律整而布置有法矣書伐書次蓋與之也侵楚及陳不書者不以潛師掠境累其伐鄭之正也）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左傳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胡傳曰楚人釋君而助臣事已悖矣晉於是乎降彭城以魚石等歸遂伐鄭而諸侯次於鄫此皆放於義而行者也楚子辛救鄭而經不書鄭本爲楚以其君親集矢於目之故是以與楚而不貳也棄諸夏從蠻夷不能以大義裁之惟私欲之從則鄭無可救之

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經是以削之而不書也）九月辛酉天王崩（簡王崩子靈王立）邾子來朝（公立故也）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亦公故也胡傳曰簡王崩赴告已及則宜以所聞先後而奔喪矣今邾子方來脩朝禮衛侯晉侯方來脩聘事於王喪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曾不與焉此何禮乎愚謂縱使王室不赴諸侯甯不知之況赴告已及而不奔喪乎）

庚寅（靈王元年）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五月而速葬）鄭師伐宋（從楚令也）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襄公嫡母齊姜也）六月庚辰鄭伯睔卒（睔古困胡忖二反○成公卒子僖公髡頑立）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左傳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鄭伯卒子罕當國子駟爲政子國爲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按晉宋稱師著眾也鄭甯犯宋故宋亦盛師衛書其卿將尊師少也用眾以侵無名也其無名何伐喪也）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左傳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惟寡君賴之按此則主乎城虎牢之謀也下書列卿會戚城虎牢著其謀之定於此也）己丑葬我小君齊姜（三月而速葬）叔孫豹如宋（通嗣君也）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虎牢即制邑鄭之險也左傳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夫鄭棄諸夏固楚之從屢伐宋國以助叛臣是不可以不討然鄭君之卒猶未踰年諸侯不恤其喪而動大眾以侵伐之又城其險阻以偪之諸侯則已甚矣夫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失無人不懷鄭人不服晉不能脩德行禮以懷柔之而唯力之逞以城虎牢雖獲鄭成何以服其心乎宜其方服而還貳也書列卿再會以遂城虎牢見諸卿

（之成謀以力逞也遂之爲言遽也遽奪其險以偪之著其暴也虎牢不繫之鄭見鄭之不能守也先王所賜先君傳之而已不能守則亦無以有國矣）楚殺其大夫公子申（左傳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受賂非死罪也而殺之子重子辛以偪故而殺之也）

辛卯（靈王二年）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吳益强也）公如晉（父母之喪未終而如晉短喪也且喪卽終亦當朝王不當朝晉事伯謹矣其如無王何）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朝而及盟信不足也長樗晉地盟不於國都而於長樗晉侯之禮於公也以及之者結於大國亦魯志也）公至自晉（告廟）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衞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雞澤衞地左傳晉爲鄭服故且欲脩吳好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於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於淮上吳子不至胡傳曰同盟有三例一則王臣與盟而書同一則諸侯同欲而書同一則惡其反覆而書同但盟于女栗及蘇子也而不書同于洮于翟泉會王人也而不書同然則此三盟者正所謂諸侯同欲而書同也其同欲奈何同病楚也會于阿陵之歲夏伐鄭楚人師於首止而諸侯還冬伐鄭楚人師於汝上而諸侯還雞澤之盟陳袁僑如會楚師在繫陽而韓獻子權平王之盟楚棄疾立復封陳蔡而諸侯恐是知此三盟者諸侯皆有戒心而脩盟故稱同不以尹子單子劉子亦與此盟而譏之也夫王臣將命必悖信明義而後可以表正天下諸侯守邦必尊王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今王臣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斯大亂之道則亦不待書同盟而罪自見矣愚按胡氏引據詳明三盟信爲同病楚矣然齊以難爲不協而盟彫外吳以道遠多難而卒不至鄭爲虎牢之偪故暫同盟而還復叛去魯及邾莒亦隨復兵爭則以爲果同病楚亦未盡然也晉爲此盟以鄭服故且欲會吳是未同者同故曰同也而齊有貳心吳亦不至則同者之究難强同也）陳侯使袁僑如會（未召陳會而陳自來故曰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左傳楚子辛爲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於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袁僑盟陳請服也穀梁傳曰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曰袁僑異之也愚按此之大夫相與盟益以諸侯旣盟而後袁僑至因復使大夫及之盟耳然諸侯在而大夫自爲盟非正也春秋始而諸侯及諸侯盟繼而大夫及諸侯盟繼而大夫及大夫盟然猶曰君不在而臣攝也至是則其君咸在而臣自爲盟矣然猶曰爲袁僑也後此溴梁之會諸侯不盟而大夫自盟此國命之所以斷移而日下也夫）秋公至自會（告廟）冬晉荀罃帥師伐許（討其事楚而不會雞澤也然而小國難矣）

壬辰（靈王三年）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成公卒子哀公溺立胡傳曰午襄公名也曷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謚不以名爲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有諱禮然禮律所載則有不諱者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後世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又有以諱易人之姓者詩書則諱臨文則諱二名則偏諱嫌名則亦諱愚者違禮以爲孝諂者獻佞以爲忠忌諱繁名實亂矣愚按周禮有諱敬鬼神之道不斥名耳非一切避之而不言也金縢篇惟爾元孫某先儒謂周公冊祝本作元孫發成王捧讀之乃代以某字諱之是也然亦旣死卒哭而後諱後世乃生而諱之失之又甚矣異哉）夏叔孫豹如晉（報知罃也）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成公妾襄公生母也）葬陳成公（不日常也）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自成風而後妾母皆成夫人矣踰月而速葬則以襄公幼而大夫慢故也）冬公如晉（左傳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焉晉侯許之按君爲生母無服以重嫡也定姒之死成以夫人則二嫡矣旣成夫人則當以母服服之乃方踰時而遂如晉是彼此皆非禮也）陳人圍頓（圍則非師少其稱人貶也暴小以挑大也言不量强弱矣陳請會於雞澤楚何忌侵陳師於繁陽晉韓厥患之謂陳近楚而遠晉晉力又不及故也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臧武仲告之謂楚禮陳而陳不聽也夏楚彭名侵陳經不書殆怨楚也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越三年而有逃歸之辱然則當服楚乎曰非然也然攝於强大之間楚亦未可絕也君子貴自强耳今勃然而圍頓是挑之怒也○是年冬郲人莒人伐鄫臧孫紇救鄫侵郲敗績於狐駘經不書蓋暫史闕也或魯人諱之也）

癸巳（靈王四年）五年春公至自晉（告廟）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通嗣君也）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左傳穆叔覿鄫太子於晉以成屬鄫書曰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然則禮乎曰非禮也鄫受王爵列於五等諸侯不能自立夷於附庸是隕越也魯無王命而請屬鄫於晉以鄫世子比之內臣亂王章也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此匪風下泉所以興歎也）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左傳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善道吳宋間地也不曰及非魯衛志也曰會吳會主於爲吳也）秋大雩（左傳曰旱也）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左傳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子於是乎不刑己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左傳九月丙午盟於戚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鄫爲不利使鄫大夫聽命於會按吳稱人始能行中國之禮也吳不殊會慕諸夏而來會則非諸夏之會吳也傳言盟於戚而經不書盟終不欲以晉之通吳爲得計而因諱斯盟也）公至自會（告廟）冬戍陳（德威之不立而成之無益也然亦足以見晉伯之能勤矣）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左傳楚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按陳之不能貳楚非理也勢也楚禮於陳而陳恃晉不量力也經書楚公子貞帥師伐陳無貶辭怨之也）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善諸侯也成之而又救之勤陳至矣）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按左傳會于城棣救陳公不及會而及於救陳故不書會而以救陳至）辛未季孫行父卒（子宿嗣）

甲午（靈王五年）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桓公卒子孝公冏立）夏宋華弱來奔（宋以不勝官逐之）秋葬杞桓公（不月畧也）滕子來朝（始朝公也）莒人滅鄫（左傳鄫恃賂也蓋恃魯而不備莒故爲莒所滅舊謂莒女有爲鄫夫人者無子有女還嫁於莒有外孫鄫子愛後夫人而無子立其外孫故書莒人滅鄫胡傳據以爲義然鄫世子巫明見於經則非無子前年魯請屬鄫邾莒伐鄫魯有狐駘之師後此九年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鄫田及昭公四年魯乃取鄫則鄫爲莒滅明甚大抵公穀多訛傳之說胡傳亦多失之不考）季孫宿如晉（左傳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且聽命始爲政也）十有二月齊侯滅萊（惡齊侯也）

乙未（靈王六年）七年春郯子來朝（始朝公也）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舊注謂古啓蟄在寅月四月則卯月爲後時也魯郊以祈穀此可徵矣但未卜郊不稱牲此恐牲字誤）小邾子來朝（亦始朝公）城費（左傳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胡傳曰文子相三君忠於公室及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魯政羣小媚之無故勞民妄興是役季氏益張其後孔子帥師墮費其越禮不度可知矣然則書城費乃履霜堅冰之戒強私家弱公室之萌蘖事直書而義自見矣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始哉）秋季孫宿如衛（報公孫剽之聘）八月螽（爲災也）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尋成公二年孫良夫之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書圍見己暴也）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鄬于軌反○鄬鄭地左傳楚子囊圍陳會於鄬以救之經不書救者不成救也以陳侯逃歸故也上書圍此書會則會爲救陳可知所以善諸侯之志而罪陳）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鄵七報采南二反○鄵鄭地左傳曰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於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公羊傳曰不書弒爲中國諱也鄭伯將會諸侯於鄬其大夫謀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爲義則伐吾喪以中國爲強則不若楚於是弒之穀梁傳曰不言弒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愚謂此疑案也以爲非弒則三傳皆有據矣以爲

弑而不書弑則隱其君而失弑君之賊孔子不若是迂也前此二年鄭成公卒晉宋衛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不可及是冬城虎牢鄭人乃成自是之後中國會盟鄭無不與簡公既立明年又與於邢丘之會及楚人討鄭之侵蔡而後子駟決策從楚然則鄭從中國已非一日不待於駟而始翻然改從而從楚之謀則始終出於子駟鄭伯之見弑於子駟良有然也但鄭伯之卒以瘧赴而鄭國又無能討賊以明其罪者簡公之立鄭又未貳則弑之蹤跡不明聖人亦只得如其所赴之文而存之以待考耳必欲爲之說焉鑿矣鄭伯如會而書名以下之卒名之以便文也其書如會見鄭伯志也曰未見諸侯丙戌卒於鄵則卒不可知之辭借之也鄵猶鄭地未出境而地之不赦之意也聖人之所以傳疑也

陳侯逃歸

左傳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於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胡傳曰逃者匹夫之事上二年諸侯戍陳今楚人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既勤矣爲陳侯計者下令國中大申儆備立太子以固守親聽命於諸侯謀禦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卿和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命於陳矣不此之顧棄儀衛而逃歸輕棄中國惟夷狄之懼故書逃歸以罪之愚按陳之從楚久矣成公以不堪楚求而翻然歸晉揆之時勢非計也揆之義理則當然矣陳不服楚而楚恤其喪鄭不服晉而晉侵其喪則晉之所行亦未有以愈於楚也獨其於陳也則既戍之又重救之而陳不可背晉矣人君承祖宗之傳守社稷之重不思有以自立萬全而動徒以一忿而棄楚又以一懼而舍晉於晉於楚均非義也觀二慶之謀而國非陳侯之國矣然則罪不徒在逃在所以逃也滕文公問孟子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今陳侯在會而二慶使楚人執公子黃陳不國矣陳侯猶欲依晉楚以爲國哉

丙申（靈王七年）**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左傳曰朝且聽朝聘之數若然則是王晉也無王甚矣）

夏葬鄭僖公（不月略也弑而書葬弑之實不明也）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左傳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甯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

爲戮矣按子國子耳子駟黨也曰有正卿則子駟之命也子駟蓋不欲事晉而故爲是謀以挑楚致其來伐以求成耳不然無故而侵楚之與國以挑楚何爲也哉故書人書侵書獲以深貶之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邢丘衛地左傳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胡傳曰大夫稱人貶也朝聘國之大事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國又豈所以愛之也後此八年溴梁之會悼公初沒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旒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邢丘之會魯君在晉而季孫宿會見魯之失政也諸侯之大夫貶稱人謹其始也

公至自晉（告廟）

莒人伐我東鄙

左傳曰以疆鄫田夫晉人知討魯之亡鄫而不能討莒之滅鄫莒人是以肆也

秋九月大雩（旱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左傳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民急矣姑從楚以紓民晉師至吾又從之犧牲玉帛陳於二境以待强者而庇民焉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八卿和睦必不棄鄭子駟不從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於晉晉人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而即安於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於城下唯君圖之夫鄭之從晉六年矣而楚未嘗伐鄭此之伐鄭以鄭人侵蔡挑之也楚以侵蔡討鄭楚有辭矣故書伐鄭無貶辭所以深罪鄭矣

晉侯使士匄來聘（左傳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於鄭）

丁酉（靈王八年）**九年春宋災**（天火曰災外赴而內往弔故書）

夏季孫宿如晉（報士匄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成公母也）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穆姜通僑如以危魯國故成公十六年逐僑如而遷夫人於東宮是年卒於東宮然薨以夫人葬以小君其位未絕故成其爲君母也遷之東宮者國之大義嗣君計安社稷不得而私其母也然生致其養死成其禮母子之恩所以自盡也穆姜雖淫未至如文姜哀姜之罪之大故得以全母子之恩享夫人之禮若文姜哀姜則直宜絕之而猶入

桓莊之廟則失之也故魯於穆姜爲宜矣然成以夫人之喪而四月而速葬則三桓之不臣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戲許宜反○戲鄭地魯有三年之喪而公以吉禮出會非禮也左傳諸侯伐鄭師於氾令諸侯曰脩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於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於戲鄭服也將盟晉士莊伯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鄭介居兩大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以亂要之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知武子謂韓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姑盟而退脩德息師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夫鄭人侵蔡以挑楚遂棄中國而與楚伐鄭爲有辭矣伐鄭而同盟鄭服也鄭服則不同者同也已而復叛則同者仍不同矣不同不於鄭之從楚而卽於此盟之載書晉不德而要人以盟鄭同盟而還背盟書同盟交責之矣

楚子伐鄭

左傳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曰吾盟固云唯强是從且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

按此書楚子伐鄭非與楚也言鄭固可伐也晉楚無足是非罪在鄭耳

戊戌 靈王九年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柤莊加反○柤楚地吳子壽夢在柤而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于柤辱諸夏也吳以國舉劉炫曰諸侯會必自言其爵盟必自言其名故盟得以名告神會得以爵書冊吳未嫺諸夏之禮於此自稱曰吳不知以爵告衆故從所稱書吳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偪甫目彼力二反○左傳晉荀偃士匄請滅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圍之弗克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班師知罃怒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汝違汝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予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予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荀偃士匄帥士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克之以與向戌向戌辭乃與宋公按諸侯之滅偪陽欲以通吳晉往來之道耳勞師久役殘民毒衆滅人之國以私與人於兵爲危道於事爲不仁以毒楚則無功以通吳則失策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書會吳于柤羞諸侯也書遂滅偪陽疾之也遂者繼事之辭言遂有如此也

公至自會

告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偪陽故也宋受偪陽是宋滅偪陽也於是楚人伐宋宋援之來伐之辭矣以偪陽與宋而致楚人伐宋是晉之使楚伐宋也書楚師伐宋所以甚諸侯之滅偪陽也鄭方與晉同盟而又從楚伐宋鄭人之反覆而要盟無益也又可見矣

晉師伐秦

前此秦嘗侵晉故知罃報之不書卿以報復徼之書師言用衆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

蓋爭鄫田故左傳曰間諸侯之有事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左傳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於師故長於滕己酉師於牛首夫侯國之世子攝事以會宜從附庸之君繼大國孤卿之後今以其先至而遂列於滕薛之上豈禮也哉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左傳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故五族聚羣不逞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攻執政於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子產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孔當國按書盜言賤也以賤者而一日殺三卿鄭不國也三子不稱大夫不足大夫且有罪也執國之柄而身死於盜不能庇身況庇國乎故不足大夫也僖公之卒也未知其故是蓋亦有盜矣且孰使鄭國失信於兩大而南北交伐以玉帛奔走之不遑也故三子者亦鄭人之當殺者也殺有罪故不稱大夫也有罪則曷爲不去公子未絕族也未絕族者鄭人未知所罪不以罪誅也曷爲不言鄭人而稱盜殺之者則羣盜耳三子不死於刑而死於盜故曰鄭不國也

戍鄭虎牢

此伐鄭之諸侯戍之也曷爲不

（言諸侯之戍之惡諸侯也鄭人不服晉不能脩德以懷來之而始則不恤其喪而侵之既又城其險阻以偪之繼又以劫而要盟之其何足以服人乎今茲鄭有內難一朝而喪三卿晉及諸侯尙不肯輯師以退以務安靖鄭人而更益兵以戍虎牢以重其困仁人固如是乎故書戍鄭虎牢所以深惡之也城虎牢不繫之鄭而戍虎牢復繫之鄭者虎牢鄭險也而諸侯得而城之則虎牢非鄭有也不然何易也諸侯城虎牢矣而今此復戍之則虎牢本非諸侯有而鄭有也不然何戍也豪右奪人之田尙猶惡之況奪人之險而偪其國乎戍陳不言諸侯憂人之憂以公之者善之也戍鄭虎牢亦不言諸侯偪人於危以非所戍而戍者惡之也）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左傳楚子囊救鄭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欒黶不可師遂進與楚師夾頡而軍鄭宵涉頡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知武子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按前此楚數救鄭矣經皆不書至此而書救鄭者不得不與楚以救鄭也諸侯滅偪陽以與宋戍虎牢以偪鄭為暴甚矣故不得不與楚之能救也胡傳曰以救許楚所以深罪諸侯不能保鄭肆其陵偪曾荊楚之不若也）

公至自伐鄭（告廟）

己亥（靈王十年）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左傳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舍胡傳曰三軍魯之舊也僖公之頌曰公車千乘大國之賦也曰公徒三萬大國之軍也然車曰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曰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征伐則諸卿更率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眾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也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其明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又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屬公矣春秋書其作舍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按周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以郊內之兵言也大國之賦千乘此甸乘之賦也古者五）

（百里之國規方百里以出三軍四郊各去國五十里內為三鄉鄉出一軍此國中什一而賦之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車一乘此四境之內四郊之外九一而賦之法也三軍之眾三萬七千五百人當用車五百乘故千乘者通一國而言者也費誓曰魯人三郊三遂則魯本三軍可知然而初稅畝作丘甲則貢助之制更而軍賦益亦亂矣故至是而改之不曰初作三軍而曰作三軍者作改作也傳曰各征其軍曰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此改作之實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傳義見前）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左傳鄭人患晉楚之故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不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戍侵鄭鄭子展侵宋經不書宋向戍侵鄭而書鄭公孫舍之侵宋者著舍之之為是謀以罪鄭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鄭人侵宋以致是師也左傳諸侯伐鄭齊太子光宋向戍先至於鄭門於東門諸侯會於北林師於向右還次於瑣圍鄭觀兵於南門西濟於濟隧鄭人懼乃行成）

秋七月己未同盟於亳城北（亳城西亳偃師鄭地也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書同盟者鄭同故也鄭方同盟乃旋復從楚矣）

公至自伐鄭（告廟）

楚子鄭伯伐宋（左傳楚子囊乞旅於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書楚子鄭伯惡其若也楚以力爭諸夏使卿不足而親行鄭方同盟而又以其君自屈於楚其背華卽夷慢神棄信之罪著矣惡其謀之茲而卽於畀也鄭果伐信以同諸夏秦楚其奈我何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蕭魚鄭地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觀兵於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堠禁侵掠使叔肸告於諸

侯按自牛首之師至此所謂三駕而楚不能與爭者也夫晉楚之爭鄭本無大曲直之可言但以楚諭爲荆蠻僭稱王號是以君子外之晉本中夏受命襄王使爲侯伯左楚而右晉亦不得已以尊王而存中國耳晉之用師於鄭其橫逆非道亦已多矣然悼公內能脩政而羣臣皆効其謀外能睦鄰而諸侯皆致其力用魏絳之策而和諸戎脩民事田以時還伐鄭之師而謀息民務施舍輸積聚此所以能卒服鄭而有成功也人知三分四軍不與楚戰爲知罃之善謀而不知晉侯之脩政息民實有以爲復霸之本矣鄭人之反覆無信至矣及此東門之役悼公乃能信其行成而遂赦鄭囚納斥堠禁侵掠以德禮懷之是以鄭人遣使絕楚而自是不背晉者二十四年人知其爲楚力之屈而不知晉侯之所以要鄭者究不在兵威也不然者城虎牢而鄭未服戍虎牢而鄭猶未服同盟于戲同盟于亳要以明神肆以兵力而鄭終未服至此乃不必同盟而鄭以不復叛此何以故哉故趙武盟鄭子展盟晉皆不必書而書會於蕭魚敘其積也屢同盟而鄭不同不同盟而鄭同又以見同盟之非所恃也爲鑒深矣

公至自會（告廟）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左傳鄭人使良霄石㚕如楚告將服於晉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稱人以執行人言徒爲無禮也）冬秦人伐晉（以救鄭也不書救鄭不與救也書秦人貶也言黨楚也）

庚子（靈王十一年）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台魯邑救台自救耳不足書書救台以入鄆故也胡傳曰鄆莒邑也遂者生事也入者逆辭也大夫無遂事受命救台不受命入鄆惡季孫之擅權使公不得有爲於其國也或曰古者命將得專制閫外之事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曰此爲境外言之也台在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敢也昭公逐定無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夏晉侯使士魴來聘（拜師也）秋九月吳子乘卒（吳始赴也壽夢卒子諸樊立乘即壽夢之合音）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報晉之服鄭也侵無名也）公如晉（朝也）

辛丑（靈王十二年）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左傳曰孟獻子書勞於廟禮也杜氏曰桓二年

傳曰公至自唐告於廟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桓十六年傳曰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然則還告廟及飲至及書勞三事偏行一禮則亦書至悉闕則不書愚按此蓋周之舊典而其事之安危是非則因文可考然魯不朝正於王而朝正於晉何禮之有）夏取邿（邿音詩○邿分爲三師救之遂取邿不義甚矣）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共公卒子康公昭立）冬城防（防臧氏邑也書城防如書城費也雖時亦書重民力惡非制也）

壬寅（靈王十三年）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叔老子叔嬰齊之子亦卿也使不書介叔老何以書卿不介卿季氏以卿介季氏君矣季氏以卿介蔑卿以自大也經因亦卿而書之表微以著僭也晉人以是輕魯幣而敬其使敬晉有之矣如魯蔑君何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皆列卿而書人左氏曰惰也夫會同主誚而卿惰則人之固其宜也言不卿也此一會也而或二卿或不卿而諸侯之志渙矣而大夫無顧忌矣而晉霸衰矣人列卿亦以人晉霸也會吳于向向鄭地也吳來在向而諸侯之卿會之也先是楚子審卒吳侵楚楚人大敗吳師吳告敗於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合十三國之卿而爲吳謀楚是勞中國以事四裔也於是范匃數吳之不德而退之然已僕僕矣故書曰會吳于向殊會之焉謂中夏爲已倈卑也且吾人數吳之不德而晉不營侵鄭喪乎責人而不本之己無怪乎諸侯之事晉不如昔者也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執戎子駒支以爲言語漏泄是會也晉閼實多故列卿惰也）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謹天戒）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報前此之伐也晉侯待於境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魯莒先濟鄭子蟜見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至於棫林不獲成焉荀偃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

（之遷延之役欒鍼與士鞅馳秦師鍼死士鞅反欒黶怒欲殺士鞅士鞅奔秦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不書隋也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此報怨也以勞諸侯列與之情晉霸之衰也特人列卿以著之人列卿亦以人晉也）己未衛侯出奔齊（左傳衛獻公不禮於孫林父甯殖二子怒孫林父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師曹歌巧言之卒章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于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人與孫子盟孫子皆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於阿澤子鮮從公魯侯使厚成叔弔於衛厚成叔歸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太叔儀以守行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内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郲寄衛侯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臧紇如郲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説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夫衛侯下蔑其卿上暴其毋則誠有罪矣然而出奔不名則經不以罪罪衛侯毋乃其臣實甚也甯殖將死語其子曰吾得罪於君名在諸侯之册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然則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列國之史皆然而春秋獨不然者豈聖人顧舍其臣而君是責哉考之於經則凡臣逐其君者皆以自奔爲文未有書某某出君者其君之有罪與否則以名不名别之非舍臣而君是責也内君出則書孫外君出則書奔聖人之志不以臣出君存上下之大閑也至於弑乃不得不書某某弑其君所以嚴鈇鉞也人臣之事君也可予可奪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令君一不禮其臣而爲之臣者遂據其私邑并帑於戚嚴與君爲敵國焉已乃再殺君使追敗君徒以逐其君而猶曰其君實甚此孟子所謂世衰道微邪説暴行又作孔子所以懼而作春秋也以自奔爲文則誅亂臣賊子之法不以隱乎曰衛侯之出不名則非罪也非罪則何以出而出之者之罪乃可見矣此書衛侯出奔下書孫林父出會列卿于戚則出君者非林父而誰此所謂微而顯也然則爲君者顧可以肆然民上乎曰爲君而至於出奔人君亦可知所懼矣然則孟子論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者何歟曰君非桀紂不可謂之獨夫臣非湯武不可以言放伐此衛侯者未見其必有傾覆社稷之大過也孫林父甯殖未聞其有伊周反復之訓也孟子不云乎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莒人侵我東鄙（報入鄆也）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報吳之侵也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左傳曰謀定衛也林氏曰於是孫林父立公孫剽而會晉於戚以定之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爲之也愚按此會弑君之賊而列卿無貶者何列卿書名特以表孫林父也表孫林父何林父出君也列卿會林父而定殤公剽焉列卿皆林父也）

癸卯（靈王十四年）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劉魯邑尋亳城之盟）劉夏逆王后于齊（劉夏王臣劉康公之子也左氏曰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於齊卿不行非禮也胡傳曰劉夏何以不稱使不與天子之使夏也劉夏士也士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而輕天下之毋矣然則何使卿往逆公監之禮也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書劉夏而不書靖公是知卿往逆公監之禮也春秋昏姻得禮者常事不書孔氏曰天子無外所命即成故不書逆女）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晉伯衰而齊横也成魯邑救成自救耳自救而書者以至遇書也遇亦魯邑至遇不至救自救且不至譏之也畏也）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備齊也城郛非計也）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不書朔食晦日或官失之）邾人伐我南鄙（左傳邾伐我南鄙使告於晉晉將爲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按邾莒之犯魯蓋恃齊命也魯屢受伐而不校畏齊也然不爲忿兵而待請於方伯則魯之善守不以屢見伐於人爲辱矣）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悼公卒子平公彪立）

甲辰（靈王十五年）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踰月而速葬不禮於先君卿强而君弱也）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溴古闃反○溴水名在晉梁橋也父喪速葬而吉會諸侯晉彪之無父也諸侯咸在而大夫自盟又以見大夫之無君也）戊寅大夫盟（晉侯與諸侯宴於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

（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公羊傳曰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剌天下之大夫也曷爲徧剌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林氏曰凡伯在而但曰諸侯者無伯也君在而但曰大夫者無君也是故自文而下盟扈會扈則有斥言諸侯而不敘自襄而下湨梁之會則有斥言大夫而不序胡傳曰牡丘之會諸侯既次于匡則書曰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雞澤之會諸侯既盟而陳侯使袁僑如會則書曰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今湨梁之會諸侯皆在是若欲使大夫盟者則宜書魯卿及諸侯之大夫盟可也而獨書大夫盟何也諸侯失政而大夫皆不臣也上二年春正月會于向十四國之大夫也夏四月會伐秦十三國之大夫也冬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會皆國之大事也而皆使大夫專之諸侯不與焉是列國之君不自爲政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愚按此盟荀偃命也荀偃命之盟則盟故不言諸侯之大夫而直曰大夫也齊高厚逃歸不書列君而大夫逃則不足書也）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左傳晉人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黎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按邾莒伐魯恃齊楚也齊通楚而數伐魯晉伯衰也晉不自反所以致貳之由又不能於齊而徒執小國之君非伯討也且大夫之盟荀偃一怒耳此執邾莒之君亦是荀偃曰執之則執之耳故書曰晉人又不歸京師而以歸皆罪辭也）

齊侯伐我北鄙（齊再伐魯）夏公至自會（告廟）五月甲子地震（紀異也）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

宋人伐許（左傳許男請遷於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爲夷故也林氏曰鄭非主兵也則曷爲會鄭伯春秋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推而屬之鄭也按許人請遷已而中悔許可伐也然可伐有甚於許者衛孫林父甯殖逐君立剽則可伐而不伐而又會戚以定之齊環横暴屢伐鄰國則可伐而不伐而徒執邾莒之君其視伐許孰爲輕重乎盖荀偃季孫之徒皆有無君之心實與孫甯聲勢相倚是以成林父之逐君而湨梁之會與大夫盟君若贅旒伐許之役荀偃專之其無君之罪著矣故莒子邾子之執君在則書晉人言不執甯殖而執莒子邾子也於伐許之役君不在則推而屬之鄭伯所以定君臣之分且曰晉非伯也）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郕（齊三伐魯矣左傳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莊子遂塞海陘而還）大雩（時過也）冬叔孫豹如晉（聘且言齊故也）

春秋集傳卷之十一

春秋集傳卷之十二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陡圖
婺源汪　紱雙池纂　後學宿松徐　曾皖樵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邑戴　彭景筠

襄公下

乙巳（靈王十六年）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牼居登反○宣公卒悼公華立）宋人伐陳（無伯也）夏衛石買帥師伐曹（買孫氏之黨也伐曹取重丘曹人訴於晉）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桃魯邑齊四伐魯）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齊五伐魯君臣同惡也齊人未能得志於魯魯不與成也左傳高厚圍臧紇於防師自陽關逆臧紇至於旅松鄹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九月大雩（時過也）宋華臣出奔陳（臣華閱之弟暴其宗室宋公逐之）冬邾人伐我南鄙（齊故也晉令不行於小國矣）

丙午（靈王十七年）十有八年春白狄來（胡傳劉敞曰夷狄於中國無事焉其於天子世一見則諸侯雖善其交際不得而通也是以春秋亦不與其朝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周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此乃天子而讓也況列國之君乎）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侵曹故也石買侵曹非石買也晉不能救曹討衛執林父之父子乃因石買之來使而執石買故特書行人非所執也言以人執人也）秋齊師伐我北鄙（齊六伐魯至是而書齊師見齊之六伐其君其臣皆悖其眾耳）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左傳晉侯伐齊會於魯濟齊侯禦於平陰塹防門而守之諸侯之士門焉范宣子告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齊侯齊侯恐登巫山以望晉師畏其眾也乃脫歸齊師夜遁諸侯入平陰遂從齊師圍齊齊侯將走郵棠太子斷鞅以諫乃止東侵及濰南及沂按圍而書同者見齊環橫暴宜爲人所同惡也諸侯書爵非與也亦以齊固可圍耳然齊屢加兵於魯未聞其有他及而邾莒實黨齊惡令亦同圍齊者非諸侯實同心惡齊而皆知仗義也亦晉魯以威力挾之耳書同圍齊者謂固當同圍之也亦散辭也不與魯以能伯也）曹伯負芻卒于師（成公卒子武公滕立）楚公子午帥師伐鄭（左傳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強之子庚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嬌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子庚門於純門而還涉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按書辭無貶者子庚知節而鄭實啓之故也）

丁未（靈王十八年）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柯一作阿○祝柯齊地今山東禹城縣左傳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不復敘而曰諸侯散辭也）晉人執邾子（左傳以其伐我故也既同於圍齊矣而又執之）公至自伐齊取邾田自漷水（漷好虢反○漷水在邾魯界上下流入泗左傳晉人次於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於我取者非所取也曰邾田則非我故田也故自漷水）季孫宿如晉（拜師也）葬曹成公（畧也）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齊未成也晉欒魴主師而不書魴非卿也）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靈公卒子莊公光立）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胡傳曰穀齊地也還者終事之辭古之爲師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則專之可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利人之難以成其私欲者眾矣士匄乃有惻隱之心聞齊侯卒而還不亦善乎或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爲士匄者宜禪帷而復命於介則非矣使士匄未出晉境如是焉可也已至齊境則進退在士匄矣使死喪必不可伐非進退可疑

（待請者故書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善之也）八月丙辰仲孫蔑卒（子速嗣）齊殺其大夫高厚（左傳齊靈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爲太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太子許之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爲太子齊侯疾崔杼微逆光而立之殺戎子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崔杼殺高厚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按高厚有可殺然殺不以其罪也書齊殺其大夫崔杼主之也）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左傳鄭子孔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子展子西帥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夫公子嘉當殺而專則非所殺也退之自君可也而討西宮及純門之故則以君命討可也子展子西殺之而分其室則非君討也忌其專而利其室以相攻而君聽之焉故書鄭殺其大夫言子展子西主之也）冬葬齊靈公（不月畧也）城西郛（懼齊也非本計也）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柯衛地厚結晉也）城武城（備齊也）

戊申（靈王十九年）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莒始成也）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澶蟬善二音○澶淵衛地齊始成也前此再伐而未成至此而來成者以晉伐聞喪而還故服也齊強國也而以禮服故曰招攜以禮稱齊侯非禮也在喪而以吉會諸侯也齊來同矣而不書同誠同矣不必言同也）秋公至自會（告廟）仲孫速帥師伐邾（報南鄙也既已會盟而又伐之）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左傳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夫燮欲棄楚而之晉燮之正也然先君有志而不能行燮欲行而身見殺則不揆時勢之過也仁者正誼明道不計功利然君子宜積道誼於躬然後相時而動可也未有以安其身以和其眾而遂將襲義以有爲則固宜其及也蔡之君臣不思克自振拔以廣延善國之策而隱忍葸惡即安荊楚卒之陵夷以暨滅亡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罪蔡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左傳陳慶

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將出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按陳嘗即晉矣而卒之棄晉即楚者二慶之謀也今又譖黃於楚以偪而逐之爲陳侯者在會而逃不能有其儀衛無罪而奔不能庇其母弟是國固二慶之國而非其國也特書陳侯之弟所以罪陳侯也蔡履陳黃既不能輔其君以有爲以自立其國乃見偪於楚以出奔矣又不能適他國以求有爲而雪其恥而相繼奔楚何爲也書其奔楚又以見二子之辱也）叔老如齊（釋舊怨也）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謹天戒也）季孫宿如宋（報向戌也）

己酉（靈王二十年）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拜師及邾田也）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庶其邾大夫漆閭丘二邑庶其之采也時公猶在晉而季孫受之專也左傳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胡傳曰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名微也其以事接我則書其姓名謹之也莒慶以大夫而即魯圖昏接我不以禮者也邾庶其以地叛君而來奔接我不以義者也以欲敗禮則身必危以利棄義則國必亂故小國之大夫接我以利欲則特書其姓名謹之也此叛臣何以不書叛書名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見矣書來奔而魯受叛臣納其地之罪亦見矣）夏公至自晉（告廟）秋晉欒盈出奔楚（左傳欒黶娶於范宣子生盈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鞅爲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日食有常度然以陰掩陽事出於變故先王必致謹之以反身脩德敬天之至也舊歲之十月日食矣未朞周而再食焉九月之朔日食矣方踰月而又再食焉以爲司曆過歟則日食有象也以爲是常度歟何以若是數也然則日之食也殆有不當食而食者矣不當食而食是人事之災祥有以致之也天道遠人道邇日食之確有其應也所不敢知然天道變於上而人胡可不謹也猶父母有疾於身而人子安可不懼也王者德衰而霸興焉霸者又衰而襄

（昭以下之春秋不忍讀矣沿及戰國終於暴秦嗚呼可哀也哉朱子有言曰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觀於此有不當食而食者而朱子之言益可信矣）

曹伯來朝（武公始來見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任平聲○商任地闕此錮欒氏也會諸侯以錮亡大夫事已瑣矣而諸侯皆僕僕焉君子謂其爲己保卑也亡其臣矣而重錮之君子謂其爲己甚也然非諸侯也晉也非晉侯也范氏也列國皆書爵不稱其爵矣）

庚戌（靈王二十一年）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告廟）

夏四月（備時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子弓嗣）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沙隨宋地復錮欒氏也胡傳曰古者大夫去國不埽其社稷不係累其子弟不收其田邑使人道之出疆又先之於其所往教五典厚人倫也晉不念欒氏世勳而逐盈又將搏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過矣楚巫臣奔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其賢於商任沙隨之謀遠矣）

公至自會（告廟）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楚令尹子南侈而庇其私寵楚遂殺之）

辛亥（靈王二十二年）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謹天戒）

三月乙巳杞伯匄卒（孝公卒弟文公益姑立）

夏邾畀我來奔（庶其之黨）

葬杞孝公（不月畧也）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左傳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慶氏以陳叛夏楚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按此則楚人來討也不書楚人殺者殺者非楚人不與楚以能討且陳君在焉也不書陳侯殺者役人殺之非陳侯能殺也役人殺則曷爲不書陳人非討罪而君欲與殺之也曷不書盜非討罪而賓討罪則不盜殺之者也二慶罪大矣不去其大夫者何陳君不能君不足庇親而反藉荊楚之力以內討其臣則非所以討罪也故曰陳殺其大夫也及者同）

（罪以相及蓋首從之謂也）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歸易辭楚有奉也陳侯之弟也而自楚歸所以讖陳侯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曲沃今山西聞喜縣左傳欒盈自楚適齊沙隨之會欒盈猶在齊是年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夫晉錮欒氏欒盈之位絕矣猶縶之晉者欒氏晉世臣且公族也晉媵無公族惟欒氏其族而又刈棄之縶之晉以甚晉也復入云者既絕而復入甚逆之辭也既曰復入于晉而又曰入于曲沃者甚惡之之辭曲沃晉之宗邑而以爲欒氏采爲故入于曲沃言據邑以爲亂也且晉輕宗邑也此齊納也不言齊納者以穿窬之道入則加其自入耳不以師納也下書齊侯伐晉而自齊可知也胡傳曰常時權寵之臣各以利誘莫下使爲之用至於殺身而不避莫知有君臣之分者也曲沃之人從盈遂入絳乘公門若非天棄欒氏又有范鞅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於錮之式急使無所容是以至此極春秋備書之以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秋齊侯伐衞遂伐晉（左傳齊侯伐衞自衞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不聽遂伐晉取朝歌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按此應欒氏也齊之從晉久矣至此而無故伐衞伐衞者伐晉之漸也伐衞遂伐晉言晉爲盟主至此而遂爲齊所伐齊嘗服晉至此而遂伐之也所以然者晉自闈齊而後其君大夫嘗出盟會皆無與諸夏之事而讒慝內訌以無故逐其世臣是以蠢暨乘釁而興而齊人之師乃遂得以造少水之上矣爵齊侯而稱伐非有與也會商任沙隨者此齊侯而納欒盈遂伐晉者亦此齊侯也盟主豈必不當伐而晉於是時則無可伐且釋君而助叛臣齊又非所以伐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榆一作渝○雍渝晉地在朝歌東書救救盟主也救在魯罪在齊矣盟主待救亦無復爲盟主矣救而書次罪無勇也左傳晉趙勝帥東陽之師追齊師獲晏氂正義以爲東陽之師卽叔孫豹所帥者已去而追之雖獲晏氂救之後時亦可見矣）

己卯仲孫速卒（次子羯嗣）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季武子無嫡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旣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尊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

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曰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己而出爲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欲立孟羯莊子疾豐點謂公鉏曰苟立羯請讎臧氏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之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對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孫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使以納請賈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紇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按此則出奔非紇罪也然作不順而施不怨宜其及也季氏私逐大夫魯無君也紇卽有罪不及不祀而其請後則脅魯也孔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所以誅臧紇且言魯有君在也

晉人殺欒盈（欒盈入曲沃夜見胥午而告之胥午伏之而觴曲沃人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或告范宣子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樂王鮒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强取也宣子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賂之以曲沃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公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敗欒盈奔曲沃冬晉人克欒盈於曲沃盡殺其族黨欒魴奔宋書晉人者討叛之辭也不稱大夫其位己絕也）

齊侯襲莒（齊侯還自伐晉不入遂襲莒春秋用師未有書襲者此書襲輕而掩之也言以諸侯而行掩襲之行也雖伐衛伐晉亦皆襲而已耳臧武仲所謂抑君似鼠也）

壬子（靈王二十三年）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賀克欒氏也）

仲孫羯帥師侵齊（爲晉報朝歌之役也）

夏楚子伐吳（脩舊怨也）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盡也）

齊崔杼帥師伐莒（左傳齊侯既伐晉而懼將見楚子楚子使薳啓彊如齊且請期秋齊侯聞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啓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按此則崔杼遂事不書遂所遂有專於所事者也而崔杼之弑有漸矣）

大水（紀災）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又方月而日食也前日食加以大水而又日食天變未有驟於此者）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夷儀邢都邢滅而入於衛左傳將以伐齊水不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左傳楚子伐鄭以救齊次於棘澤諸侯還救鄭楚子還使薳啓彊帥師送陳無宇按諸侯伐齊而不書伐楚救齊諸侯救鄭經皆不書救不足書也自是齊黨於楚陳蔡服之魯衛黨於晉諸國服之各以其黨分南北耳非五霸之舊也以私怨相報復非有匡救諸夏之師也宋之盟肇於此矣）

公至自會（告廟）

陳鍼宜咎出奔楚（復討慶氏黨也）

叔孫豹如京師（按國語舊年穀洛鬬毀王宮齊人叛晉而求媚於王故爲王城郟今年城成魯使豹入聘且賀城也城郟不書不以告也然齊能爲王城郟而晉之憂乃不在王室故伐齊不書救鄭不書謂其爲已細也）

大饑（穀梁傳曰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胡傳曰古者救災之政或發廩以賑乏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爲粥溢以救饑莩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綏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侯蕪道殺禮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愚謂君子不能必歲之不饑而貴乎有以備饑之具聖人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風雨以時自無饑饉此其上也君子制國用耕三餘一耕九餘三則可以饑而不害此其次也至於饑矣而後議蠲議賑縱使反躬自刻惠澤得以下究亦其下也若乃既無德政又無凶備賑饑蠲賦徒有虛名澤壅於官吏而不流民塡於溝壑而無告則盜賊繁興國用耗竭而滅亡之無日矣）

癸丑（靈王二十四年）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報仲孫羯之侵）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左傳崔杼見棠姜而美之遂娶之莊公通焉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欲弒公以說於晉崔子稱疾公問之遂從姜氏姜入於室與崔子自側戶出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公踰牆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祝佗父申蒯鬷蔑皆死焉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人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崔杼立景公杵臼而相之慶封爲左相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書崔杼罪之在杼也賈舉州綽之徒死不書及其私暱也晏子不能討力不足也然不能輔君於正杜患於微且預知崔氏之謀而不能止又不能去則亦未足爲賢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左傳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其臣下亦皆有賂晉侯許之胡傳曰晉本爲報朝歌之役及會夷儀既聞崔杼之弒則宜下令三軍建而復旆聲於齊人問莊公之故執崔杼以戮之謀於齊眾置君而定其國則方伯之職脩矣今乃不知討賊而受其賂則是與之同情也愚按不書伐齊不成伐也崔杼弒君名在諸侯之冊以十二國五等諸侯各帥兵車會於夷儀而未聞討賊何以爲公侯伯乎故不待貶而貶已深也夫晉本報怨之師卽使假義而行君子猶將少之況又受賂而不討乎）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左傳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刋鄭人怨之鄭子展子產帥師入陳夫鄭君方在會而其臣帥師入陳則兵柄之不在鄭君可知矣入者逆辭言虐小也無君而虐小深罪之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此夷儀之諸侯也不敘而曰諸侯惡之也日同盟則齊同可知矣不同者同也會諸侯同盟而同與於弒君之賊書同盟深惡之也重丘齊地）

公至自會（告廟）

衛侯入于夷儀（衛侯衎也晉人逆之使入於夷儀於是兩衛侯矣有會夷儀者有入夷儀者天二日民二君聖人因之而不敢以著當時名實之乖舛也衎不名成其爲衛君非鄭突衛朔比也衎衛侯則剽不當衛侯而衞侯可知矣入難辭逆辭國非其國而藉大國之力以處邊陲國有君而復有君其事難其勢逆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吳救舒鳩不書略外也）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陳未成也）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遏於葛反又作謁○吳子諸樊也名之以卒故也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於巢攻巢之門也巢牛臣曰吳君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焉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門于巢輕也不書滅非戰而死也）

（甲寅靈王二十五年）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左傳初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名藏在諸侯之冊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求食矣悼子許諾惠子卒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獻公使子鮮爲復辭敬姒強命之許諾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乃伐孫氏殺子叔及太子角書曰甯喜弒其君言罪之在甯氏也夫衛侯衎在剽安得君甯氏君之也且列於諸侯之會矣君之而弒之故曰弒其君也爲甯喜若何而可曰父之命亂不可從也喜及事殤公未及事獻公爲甯喜者能誠以格君使剽自孫而復獻上也不則忠以事剽其或有納獻而弒剽者喜也死之亦所以蓋父愆而成忠孝也若不義其父不欲事剽不黨於林父則委身而退不食其食爲其亦可也既已君之而又弒之欲掩之而益之罪矣甯第以奕君罪哉）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左傳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正義曰華向宋辰地不隨己則不稱叛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地來奔不稱叛者記事內外之辭也林氏曰凡叛賤者不書齊高無咎之子弱以盧叛齊高止之子豎以盧叛不書必卿佐而後書然宋魚石入於彭城晉欒盈入于曲沃未可以書叛必若衛孫林父而後可以書叛書叛者必

不能討者也愚按叛者判也據地之他以與君敵也魚石欒盈不書叛者已絕而入不待書叛也林父書叛衛未絕林父林父絕衛而以叛也殤公已弒獻公未復則林父誰叛曰以獻公叛之也甯喜殺殤公攻孫氏孫林父入於戚若不書以叛則林父似爲弒君者所逐無以著林父之罪矣惟林父逐獻公而獻公將復歸故林父先據邑以之晉是叛獻公也是可見前此之逐公者孫林父也不以邑不成爲叛然書叛者非只戮其專祿也林父未卽誅然卽使卽誅亦書叛也叛必有所附罪累晉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出奔不名入夷儀不名復歸於衛而名之何也以弒君之賊復之也使人弒其君而納己教人弒君者猶弒君也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亦無復成爲君矣故名之可也歸易辭復歸者復其故有位未絕也然視君不如奕碁亦奕君者復奕而已耳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吳荀偃之子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於晉晉戍茅氏衛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敗之復愬於晉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左傳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懿氏邑以與孫氏此皆卿也何以人之釋君而臣是助不能正晉侯之失則非卿也公及向戌不擇於義而唯晉命之從人二卿亦以人公也鄭良霄何以不人良霄亂人也其後奔許而復入鄭以亂誅者良霄也其與孫氏蓋臭味矣表其爲良霄則晉人宋人皆良霄其人也宋後於鄭蓋後至也以至之先後而易常序亂也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痤才何反○左傳宋芮司徒生女赤而毛棄諸堤下其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見棄而美之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太子痤美而很向戌畏而惡之寺人伊戾爲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從之至則坎用牲加書徵之而馳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閉之公囚太子太子縊而死佐爲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烹伊戾然則殺世子者棄與向戌主之伊戾讒之而獨斥宋公何也曰父子至親也而讒得以入之宋公惑於婦寺以忍其子也故罪在宋公也

晉人執衛甯喜

左傳澶淵之會衛侯會之晉人執衛甯喜北宮遺使女叔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秋齊侯鄭伯如晉請衛侯國子使晏子私於叔向曰爲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

乃許歸衛侯夫甯喜弒君法所當討而書晉人以執者人晉君言甚於甯喜也晉非討甯喜之弒君討其納君耳非討其納君討其攻孫氏耳庇叛君者執納君者因納君者幷執其君不君執甚焉故曰甚於甯喜也欲不使六卿分晉不可得矣不書執衛侯者衛侯衎不君不能其臣以自辱也亦不過北宮遺類耳不足書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靈公卒子悼公立卒于楚外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左傳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與孤不歸矣八月卒於楚楚子伐鄭夫前者許請遷於晉不果晉遂及鄭人伐之是不能庇小而虐小也許於是以死請伐[illegible]楚哀許男之死以伐鄭則猶似有抑[illegible]愈於晉人矣故稱爵以伐而下書葬許靈公殆與楚也

葬許靈公

[illegible]荊蠻以快其志略之也

乙卯

靈王二十六年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通嗣君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武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齊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illegible]

衛殺其大夫甯喜

[illegible]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illegible]

（賂不人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織絇邯鄲終身不言衛專之去合乎春秋愚按稱衛侯之弟者一以罪鱄之不能納兄於正以自危其身一以罪衛侯之賞罰無章而不能有其弟也）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穀梁傳曰湨梁之會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晉趙武恥之豹云者恭也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大夫臣也其臣恭也晉趙武爲之會也左傳曰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何故視之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愚按豹云者蓋承上會宋而言故不氏省文耳抑或者亦以貶諸侯之大夫也以豹及者天下二伯莫之適從則以內及之也散辭也不曰同盟二伯無復同也會盟同地而再言盟於宋者惡斯盟也惡斯盟者率諸夏以事楚也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楚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諸侯之大夫皆至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何害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叔向曰彊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晉楚爭先叔向曰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然則會先書晉所以厭之也盟不敘列卿掩之也爲中國羞也林氏曰自茲以後晉不主夏盟矣虢之會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巳至鄟陵則齊主諸侯至皐鼬則胥及諸侯晉之不足主夏盟自宋始胡傳曰自是中國諸侯南鄉而朝楚及申之會盟夷之君纂弒之賊大合十有一國之衆而用齊桓召陵之禮宋左師鄭子產皆獻禮焉宋世子佐以後至遂辭不見伐吳滅賴無敢違者聖人至是哀中國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或者乃以宋之盟中國不出夷狄不入玉帛之使交乎天下以尊周室爲晉趙武楚屈建之功而善此盟也其說誤矣）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謹天戒）

丙辰（靈王二十七年崩）二十有八年春無冰（恆燠也夫日食則陽不勝陰也無冰則陰不勝陽也陰陽交慝時事可知非一方一國之祥巳也左傳以舊年十二月日食辰在申爲再失閏則或此之故然則春無冰而夏反有冰矣）夏衛石買出奔晉（甯氏黨也）邾子來朝（左傳曰時事也）秋八月大雩（旱也）仲孫羯如晉（以宋之盟故告將如楚也王之不王也臣如京師而君如齊晉伯之

不伯也臣如晉而君如楚）冬齊慶封來奔（舊年慶封因崔氏有子之難而滅其家崔杼自縊齊魯方好豈不來告而經不書齊人殺其大夫崔杼者崔杼當討之賊而慶封則賊之黨春秋之意蓋不使賊得以討賊故略之也慶封好田嗜酒委政於其子舍盧蒲癸王何自晉莒反而臣於慶舍舍嬖之使執寢戈而先後之二人因嘗祭而以戈殺之慶封自田歸伐公宮不克遂來奔既而齊人來讓乃奔吳吳句餘與之朱方）十有一月公如楚（宋之盟故也林氏曰於是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諸夏之君旅見於楚始此是故書公朝王見王室之衰書公如楚見霸業之衰）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子景王立左傳靈王以十二月癸巳崩未赴亦不書至是王人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不書葬諸侯不臣也）乙未楚子昭卒（康公卒弟郟敖立自甲寅距乙未四十二日杜氏以爲日誤胡傳以爲閏月之驗按舊歲再失閏一歲不容置兩閏是舊歲置閏今歲又置閏未可知也周閏皆歲終春秋併閏於終月）

丁巳（景王元年）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左傳曰釋不朝正於廟也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胡傳曰歲首公在他國者有矣此書公在楚者外爲夷狄所制以俟其葬而不得歸內爲強臣所逼欲擅其國而不敢入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也）夏五月公至自楚（左傳夏四月葬楚子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於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於墓楚郟敖即位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師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祗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庚午衛侯衎卒（獻公卒子襄公惡立）閽弒吳子餘祭（祭側介反○左傳吳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吳子觀舟閽以刀弒之穀梁傳曰閽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按周禮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宮者守內刖者守囿髡者守積則刑人未嘗不收畜之天子諸侯皆有寺人之官而戴記曰刑人不在君側蓋人君出警入蹕日

（親賢士大夫閽寺之賤安得而近之安得而弒之乎近刑人者近之也閽弒吳子餘祭吳子輕也餘祭卒弟夷昧立夷亦作餘吳人夷餘音同）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左傳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衛太叔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鄭太叔吉曰若之何哉晉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肆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夫杞為王者之後天子之客豈不宜加恤焉而順承母意以庇其母家亦不得謂晉平之過也獨是晉主夏盟名曰以屏王室乃天王崩而諸夏旅見於楚及周葬靈王鄭使弱者往會魯則置若罔聞邇者衛侯方卒不恤其喪而勤其老以工役之事則以是數者視之城杞孰輕孰重乎故曰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肆是屏也卿以輔君於正晉卿不能有正於君而列國之卿知其為甚而猶俯首以從列卿無貶辭亦見卿之不卿矣）晉侯使士鞅來聘（左傳拜城杞也公享范獻子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鄫鼓父黨叔為一耦民非公民國非公國矣）杞子來盟（左傳曰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吳子使札來聘（通嗣君也蓋餘昧之立也札吳子之弟君稱爵臣稱名吳始進於中國也不稱公子未盡同於中國略之也君未踰年而出聘非禮也於吳無譏矣○公羊傳曰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謁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盧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以為季子也將從先君之命歟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將不從先君之命歟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弒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弒吾兄吾又弒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或問季札之事胡文定公言其辭國以生亂溫公又言其明君臣之大分何如朱子曰可以受可以無受敘按此以季札事而備考之可耳非經義也）秋七月葬衛獻公（三月速葬）齊高止出奔北燕（止高厚之子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齊公孫蠆公孫竈忌而逐之）冬仲孫羯如晉（報士鞅也）

戊午（景王二年）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罷音皮○通嗣君也）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般音班○左傳蔡景侯為太子般娶於楚通焉太子弒景侯按特書世子著其父子之惡也父不父子不子禽獸之道也）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穀梁傳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曰婦人之義傅姆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按婦人待傅而行禮之大節倉卒之際尤所宜慎詩曰言告師氏則傅姆之待不獨處女左氏譏其女而不婦失之矣）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左傳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聞其歎入以告王曰必殺之不慼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不知戊子儋括圍蔿逐成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夫尹劉請臣殺佞夫而罪天王者母弟之親臣下得而殺之而不察其無罪則無以為天王矣否則疑而致之罪是以爭為心而不哀鞠子也凡父而殺其世子必斥其父兄而放殺其弟必斥其兄言忍以賊恩也）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卿往會葬厚之也從夫謚賢之也）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胡傳曰良霄汰侈嗜酒諸大夫皆惡之而與公孫黑爭黑因其醉伐之良霄奔許自許襲鄭以伐公門弗勝死於羊肆不言復入者其位未絕也若宋魚石晉欒盈去國三年其言復入者位已絕矣不言叛者將以滅國非直叛也若華亥之入南里宋辰之入蕭其書叛者皆據土背君以自保而未有滅國之謀也不言殺其大夫者非其大夫矣討賊之辭也）冬十月葬蔡景公（外書葬內會之也葬蔡景公是諸侯使人會弒父之賊也賊未討不書葬而葬蔡景公者不書葬有望於天下之討書葬無望於天下之討也）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左傳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大夫會于澶

（淵既而無歸於宋夫憫宋災而謀歸之財亦善志也縱不果歸財亦曷爲貶而人之乎君臣父子人之大倫非是則無以立於天地之間今蔡般親弑君父人人所得討而列國往會其葬恬然不以爲怪獨以宋災之故而大會十三國之大夫以謀歸宋財何輕重之倒置也乃尚得爲列卿乎故魯卿則諱不書而列卿稱人又明表以爲宋災之故所以直著議貶以明示天下後世使知小惠之不足施而大倫之爲重也獨是春秋之弑君而不討者多矣魯桓弑君鄭伯會垂而書爵宋督弑君諸侯會稷而書爵齊商人弑君諸侯會扈書諸侯魯宣弑君齊會平州而書爵齊崔杼弑君諸侯會夷儀而書爵楚商臣弑君父晉戰彭衙而書爵則何獨於此而貶之深乎曰桓宣內諱也餘則討已而不果是猶知有大倫然於受賂而還未嘗不著議貶也且世子之於君父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至於弑以比之弑君又加惡矣楚商臣弑君父以楚之強諸侯或力不能討猶怨之也）

記（景王三年）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備時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左傳公作楚宮穆叔曰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夫君子得正而薨焉于楚宮非正也即於夷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左傳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胡傳曰子般子赤弑而書卒子野過毀亦書卒何以別乎曰閔公不書即位則子般之弑可知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赤之卒也隱而不日則子赤之弑可知與子野異矣子野有命立昭公故穆叔雖不欲而不能止也愚按春秋之乎多矣未聞有能以毀卒者而子野以毀卒也不既賢於人子多乎是宜有特辭以蓍其美而經書之無異辭何哉君子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此賢者之過非春秋之所取也然後世之臨喪不哀而飲酒食肉賓客歡慶有如故常者此又子野之罪人也夫）

己亥仲孫羯卒（子貜嗣）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天王之葬不會而會諸侯之葬始而內往會齊胥之葬天

下之無王也繼而滕邾來會內葬天下之無伯也習且不知其非內外皆罪）

癸酉葬我君襄公（內外無難也）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密州傳又作買朱鉏買朱鉏即密州二字合音之轉也○左傳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按此則是莒世子展輿弑其君密州矣趙匡謂其文當曰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弑之乃立而後來傳寫誤爲以字耳此說可通然則稱莒人者弑非一人也展輿因弑君而遂立乎其位又未聞其討賊也則展輿亦與於弑矣稱莒人亦以荒夷略之也）

春秋集傳卷之十二終

春秋集傳卷之十三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厎圃
婺源汪　紱雙池纂　後學宿松徐　曾皖樵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邑戴　彭景筠

昭公上（公名稠襄公庶子母齊歸諡法威儀恭明曰昭）

庚申（景王四年）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季氏立之而即位也）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虢鄭地左傳尋宋之盟也祁午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趙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能信不爲人下楚圍請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晉人許之五月甲辰盟公子招陳侯之弟也此稱公子稱公子常也稱弟者因事以譏貶也盟於虢而不書盟者讀盟宋舊書是重先晉也楚重先晉故諱不言盟也楚先晉矣而經書會趙武終不使楚先於晉以存中國也是盟也趙武以信小信何足與而終使諸夏皆以南嚮以服楚伊誰之咎故書會晉趙武者非與趙武也以存中國耳）三月取鄆（左傳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愬於會楚人告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衞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衞之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避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莒魯爭鄆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楚人許之乃免叔孫胡傳曰其不曰伐莒取鄆者乘莒亂而取邑故不悉書爲內諱也）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鍼其廉反○左傳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胡傳曰書此見人君寵愛其子不差以禮是禍之也其父禍之而罪秦伯何也春秋以均愛望人父以能友責人兄父母有愛妾猶沒身敬之不衰況兄弟乎兄弟翕而後父母順矣故不曰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云）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悼公卒莊公穿立）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大鹵晉地即太原也穀梁傳曰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左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於太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爲五陣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胡傳曰大原在禹服之內而狄人來侵攘斥宜矣其過在毀車崇卒使後世車戰法亡崇尙步卒爭以變詐相高日趨苟簡皆此等啓之也書敗狄譏之也）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左傳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於齊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按密州之弒據左傳原文則展輿弒也即據趙匡所說亦展輿與於弒也於是齊納去疾於莒不言齊人納去疾者去疾宜立也且國人召之也曷言乎去疾宜立觀左氏云羣比公生去疾及展輿則去疾長也長故宜立宜立則可以有莒矣故繫之以莒也宜立則曷爲不言子先君未之子也先君不子故不曰子賴齊以入故曰自齊未之子而入故書入入不順之辭展輿與於弒君齊人納去疾以討弒君之賊則曷爲不順曰齊人私其所出耳非討賊故不言伐莒去疾入莒亦未聞其有討於國人也利得國耳夫大國納之國人召之其歸易矣而不討弒君之賊不子於先君則其入逆也故曰入展輿何以亦繫之莒莒人君之君之則曷爲不書莒子以與於弒絕之且展輿棄人不能君也莒犂比公立子不定以弒其身莒之國人立君不定以亂其國展輿之立魯人取鄆諸侯將爲之而執叔孫是不討展輿矣不討展輿展輿君矣乃復納去疾而逐之故去疾展輿皆繫之莒去疾展輿皆繫之莒者所以罪諸侯也所以罪莒之國人也所以罪犂比公爲後世戒也）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鄆亦魯舊然因亂而取之又帥師以疆之則取非所取矣）葬邾悼公（未及期而速葬也不月略也）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公子比出奔晉（左傳楚公子圍將聘於鄭伍舉爲介

（未出境聞楚子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疾縊而弒之遂殺其二子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廐尹子皙出奔鄭葬楚子於郟謂之郟敖楚靈即位按此則楚公子圍弒其君也曷爲不書弒疑也楚人以卒赴也史必有徵而後可以傳信今楚人不正其爲弒則魯何自而得書其弒且疾而弒之其弒隱矣則不如傳疑也傳疑而不書弒不失賊乎曰楚人不以爲賊而君之列國不以爲賊而楚子之又誰得而實其不可知之隱以賊之然右尹之公子何以奔會申之楚子何以立則楚圍之弒也亦可考矣）

辛酉（景王五年）二年春晉韓起來聘（韓宣子告爲政而來見也）夏叔弓如晉（報韓起也）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左傳初公孫黑與公孫楚爭室子南以戈傷子皙子產數子南之罪而放之於吳鄭伯及其大夫盟黑強與於盟且使太史書其名曰七子子產弗討及是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及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專伐伯有爾罪一也昆弟爭室爾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爾罪三也不速死大刑將至公孫黑縊尸之衢加木焉按此則討罪也不以討罪之辭者罪其前則當其時不能討矣罪其後則亂未發也則以爲殺之不殺其罪也）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左傳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勤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少姜晉侯妾也大國之妾死千乘之君僕僕將親弔焉其夫人死將若之何其君死將若之何其於天王之喪又將若何何自輕之甚乎乃復者言以晉人之辭而後復也不然至矣季孫致服以國之上卿而往遂大國之妾亦非禮也胡氏譏其無故而輕復愚謂以少姜卒而如晉已可羞矣更不必問其輕復也）

壬戌（景王六年）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成公卒悼公當立）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杜氏曰卿共小國之葬禮過厚葬襄公滕子來會故魯厚報之）秋小邾子來朝（始朝公也）八月大雩（旱也）冬大雨雹（災也）北燕伯欵出奔齊（左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昔周公謂魯公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朱子曰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今以嬖倖而謀大臣鮮不及矣威不足以服之德不

足以懷之卒之見偪於臣而失地出奔故書名言自取也然燕伯之出是必有出之者其罪不可赦矣）

癸亥（景王七年）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左傳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服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偏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傷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災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胡傳曰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噎霾雹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季孫宿襲位世卿將毀中軍專執兵柄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變申豐者季氏之孚也不肯端言其事歸咎藏冰之失則亦誣矣意者昭公遇災而懼以禮爲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雹之災庶可禦也乎不然雖得藏冰之道合於豳風七月之詩其將能乎愚按陰脅陽而有雹變也然於夏月猶變而常今於盛寒則變而變矣雹何可禦君子自脩而已申豐之對亦其類也其言七月卒章亦以臣道諷也但專以藏冰言則已狹矣）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子者誰楚公子圍也圍何以楚子弒郟敖及其子而自爲楚子也圍也弒君之賊而曷爲子之與之會者子之微獨子之且服而事之矣蔡陳鄭許滕宋之君皆子之而服事之而誰得而不子之而不事之蔡陳則已矣宋鄭何爲亦子之而事之晉人使之子之而事之也曷言乎晉人亦子之而事之曰自宋號之盟矣號之會諸大夫皆曰楚公子美矣君哉於是其君也莫或禦之既而鄭伯許男皆如楚賀遂止之而使椒舉求諸侯於晉晉人許之諸侯皆會惟魯衛曹邾不至六月丙午楚合諸侯於申椒舉謂楚子曰其慎禮矣乃用齊桓召陵之禮宋世子佐後至辭而後見焉且示諸侯以侈子產告向戌曰吾不患楚矣不過十年是會諸侯之從者十一國焉公侯伯子男也不殊會淮夷言皆夷也王之不王也晉伯之日

倫也諸夏之亡君臣也列卿之坐視而莫之救也曷爲不誅楚圍之弑無復可加誅也曷爲不爲諸夏諱之不能爲諱也

楚人執徐子

左傳徐子吳出也以爲貳於吳故執之徐爵而不名言無罪也執之者稱人著其逆也上言楚子此言楚人諸侯在會者莫之抗焉皆楚人也楚人淮夷人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淮夷伐吳諸侯皆淮夷也伐吳討慶封也慶封之亂齊也走而之魯魯不受走吳吳庇之而富以朱方楚欲霸霸者討罪楚無所討而討慶封以爲義故以諸侯伐吳圍朱方克之將戮慶封椒舉曰惟無瑕者可以戮人楚子弗聽負之鈇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乃促殺之軍人粲然皆笑爲義而彰不義不義者不爲服也故不曰楚人殺齊慶封而曰執齊慶封殺之不義之辭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慶封已絕於齊而曰齊慶封者惡諸夏也諸夏不討而楚圍殺之慶封殺崔杼春秋不書楚圍殺慶封春秋不以討賊書弑君者殺弑君者則曰人執齊之慶封而殺之已耳而諸夏釋賊不討之罪見矣遂者莫與抗之辭楚於是遷賴於鄢遷則非滅而春秋滅之以甚楚圍之橫而病莫之抗也申無字曰楚禍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其誰堪之書曰會于申執徐子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此楚圍之爲也而從之者十一國及淮夷也遂至於如此也王者安在乎意者其天乎人也於天何尤

九月取鄅

左傳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鄅鄅叛而來書曰取言登叛人也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叔孫之嬖豎牛譖其二子丙王而殺之遂餓死叔孫而立舍舍既嗣爲大夫乃朝其家衆而逐牛誅之

甲子景王八年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傳季孫謀去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夫魯易爲毀中軍非毀中軍也有三軍之名則季氏不得取二舍中軍而季氏取二矣叔仲曷爲同舍之不更制不能盡臣舍中軍則可盡臣之而貢於公矣三軍之數均故毀而一之而一而析之則

實四軍也季氏不專二軍之名而總二軍之實以是爲巧於竊耳不曰毀中軍而曰舍中軍者曰毀中軍則是無中軍也曰舍中軍則其軍固存而其名舍也自是而公室無民矣自是而陪臣亦得以執國命矣

楚殺其大夫屈申

以爲貳於吳也

公如晉

朝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牟夷莒臣牟婁防茲皆莒邑胡傳曰邾莒之大夫名姓不登於史冊牟夷曷爲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其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矣其書來奔是接我以利而我人其利兩讓之也春秋於三叛人雖賤特書其名以懲不義也邑而言及者公羊所謂不以私邑累公邑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左傳莒人愬於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之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蚡音扮○蚡泉魯地左傳莒人來討不設備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陣也受其叛人而披其地又薄人而敗其師方伯莫之討也敗者內爲主也

秦伯卒

景公卒哀公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左傳舊年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至是楚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吳伐楚不書不以告也楚報吳而以諸侯之伐告楚圍侈其事也吳楚報復常耳因其侈而侈之故其辭平越始見經而與徐俱稱人常壽過能以名自通耳非驟進之也林氏曰通吳以病楚晉之失也通越以病吳楚之失也

乙丑景王九年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文公卒平公立

葬秦景公

魯始會秦葬

夏季孫宿如晉

拜莒田也高氏曰莒既伐魯則魯有辭故晉受季孫之聘而不討也

葬杞文公

不月畧也

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傳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於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柳比而爲之徵公使代之胡傳曰宋公寵信闔寺殺世嫡痤而父子之恩絕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睽刑人之能敗人國家也亦深可畏矣

秋九月大雩

旱也

楚薳罷帥師伐吳

徐儀楚聘

（於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吳人敗其師於房鍾楚伐徐吳救徐不書盍略之也吳敗楚師楚圍方侈功不以敗告）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齊侯伐北燕（納簡公也環谷汪氏曰不書齊侯納北燕伯弗克納者齊景受賂而還故止書伐北燕若以強陵弱非納燕君也）

丙寅（景王十年）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三傳爲說不同左氏以燕及齊平言燕人賂齊而行成不果納簡公也暨猶與也胡傳則云魯及齊平謂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暨此齊求於魯而魯許之平也據上年齊伐北燕中間無別事則暨齊平者燕左傳宜是然外平無關諸夏之大故春秋不書據下書叔孫舍如齊涖盟則暨齊平者魯但中間未有事故不見齊魯之怨宜姑闕之或曰齊魯不平爲慶封故也）三月公如楚（楚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故公如楚如楚辱也曷爲不諱有如楚送其葬者矣此不勝諱也）叔孫舍如齊涖盟（舍左氏經作婼直略反又音釋○許氏曰始及齊平故往結盟好按此亦宜姑闕之）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謹天戒）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襄公卒子靈公元立）九月公至自楚（左傳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及其將卒也召其臣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自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左戴武宣三命茲益恭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傚孟僖子可則傚已矣）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子紇嗣是爲悼子未幾卒子意如嗣）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日厚之也）

丁卯（景王十一年）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招音韶○左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公子招公子過殺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胡傳曰公子招特以弟稱者著其憑寵稔惡而陳侯失親親之道也招以貴

戚之卿號令廢置自己而出不能援立家嫡安靖國家而逢君之惡賊殺偃師以致大冦宗社覆沒罪固大矣陳侯信愛其弟何爲失親親之道歟尊賢者親親之本不能擇親之賢者厚加尊寵以表儀公族而徇其私愛施於不令之人以至亡國敗家豈不失親親之道乎愚按書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一以見招之憑寵而乃以賊其親也一以見哀公之寵招而乃以殺其子也然則其非自殺之也亦一問耳）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縊也）叔弓如晉（晉成虒祁之宮故往賀之非禮也然君往賀楚章華而臣往賀晉虒祁是畏楚甚於晉矣晉不兢於德而以侈效荊發亦無怪于諸侯之貳矣）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左傳陳哀公縊干徵師赴於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訴之於楚楚人執徵師殺之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陳公子留出奔鄭（已君矣書公子不宜君也）秋蒐于紅（蒐所求反○紅魯地左傳大蒐于紅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按蒐者因春田而數軍實也此非時而蒐蓋三家既舍中軍因又耀武於國也三軍鄉遂之民三家而既分之矣大蒐則以簡都鄙之卒丘甸之賦也丘甸之賦侚屬公室然桓莊之狩必言公而昭定之蒐不言公者則亦三家專之而公無與焉公室於是竟無民矣胡傳曰春事也秋與之則違天時有常所矣其于紅則易地利三家專行公不與焉而兵權在臣下則悖人理此亦直書而不待貶絕者也昭公至是民食於他不恤其所昧於履霜之戒甚矣○周禮中春教振旅辨金鼓之用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辨號名之用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脩戰法遂以狩田蓋四時之田其法則一而其禮各有所主周之秋夏之夏當以苗而以蒐用蒐禮也穀梁傳曰蒐狩以習用武事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櫱流旁握御擊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眾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此以詳言蒐禮）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稱人眾討也招委罪於過而殺之耳故不去其官）大雩（時過也）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此討罪也乃楚莊之討少

西也先書楚人殺陳夏徵舒而後書楚子入陳者與以討賊之辭也此先書師滅陳不與楚靈之得以討賊而著其滅國之惡也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不書宋師諱中國也不書棄疾而書師惡棄疾也既奉孫吳而又滅之是誘之也不書楚人執陳招放于越楚人殺陳孔奐而書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不與以討賊之辭猶其曰執齊慶封殺之云也招首惡也而放之孔奐未聞其罪而殺之則棄疾之放之殺又巳失其平矣陳招稱公子著其賊親以亡國之罪也

葬陳哀公（陳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也賊雖討無嗣君矣而書葬者嘉袁克之心卒諸侯之事也陳巳滅矣則諸侯必無會葬者而得書於魯冊者因袁克之葬而特書之以存陳也）

戊辰（景王十二年）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左傳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衞趙黶會楚子于陳不書列卿非期會也）

許遷于夷（夷城父也今亳州左傳楚棄疾遷許于夷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人於許然則此楚人遷許也而以許自遷爲文者不使楚靈得以遷許且因許志也邢遷夷儀以自遷爲文全齊桓也許遷于夷以自遷爲文絕楚圍也）

夏四月陳災（胡傳曰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巳滅陳矣必不遣使告於諸侯言亡國之有天災也何以書於魯冊乎當時叔弓會楚子於陳目擊其事魯史遂書之耳周景王崩有尹單猛朝之變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遂書於冊亦此類耳仲尼作經存而不革蓋興滅國繼絕世以堯舜三代公天下之心爲心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穀梁氏以爲存陳得其旨矣）

秋仲孫貜如齊（聘也）

冬築郎囿（左傳季平子欲其速成叔孫昭子曰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己巳（景王十三年）十年春王正月（備時月）

夏齊欒施來奔（左傳齊惠欒高氏皆嗜酒信內多怨強於陳鮑氏而惡之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欒高氏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戰於稷欒高敗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陳氏必致諸公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於莒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報蚡泉也左傳云平子伐莒取郠不書取郠者三家自取邑不入於公也胡傳曰前巳舍中軍而三卿並將則舊額固存矣愚按伐莒非必三軍並出叔弓非叔孫氏似不足以爲證）

戊子晉侯彪卒（平公卒子昭公夷立）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三月而葬慢也公室卑也魯卿往會媚也禮之過也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平公卒子元公佐立）

庚午（景王十四年）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三月而葬速也）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左傳曰楚子在申召蔡侯將往蔡大夫諫不聽楚子伏甲而享蔡侯醉而殺之然則此亦討罪也曷爲不以討賊之辭曰誘而殺之豈討罪哉虐諸侯也蔡般弒君父法所宜討而楚圍與之同惡相濟亦既同列之會十三年矣與楚圍會伐徐伐吳無役不從矣圍乃利其土地而誘而殺之則其視滅陳之舉爲尤惡也豈討罪也云哉故書誘著其惡也蔡般賊也何以侯侯之久矣國人君之十三年矣諸夏會之故不得不侯之以分惡於蔡之臣民以分惡於諸侯之不討也弒君父之賊則雖遲之則雖誘之殺之宜亦可以無惡而書楚子虔何虔楚圍之更名也諸侯不生名名之非諸侯也絕之也前後皆楚子之曷爲獨於此絕之謂其與蔡般同惡故也名蔡侯於下故不可不名楚子於上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猶言楚子虔誘楚子虔殺之于申也猶言蔡侯般誘蔡侯般殺之于申也）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滅陳不書棄疾棄疾分惡也此書棄疾棄疾從惡也）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齊歸昭公生母）

大蒐于比蒲（比蒲魯地胡傳曰其曰大蒐越禮也君有重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三綱軍政之本君執此以馭其下臣執此以事其上政之大本於是乎在君有三年之喪而國不廢一日之蒐則無本矣然則喪不貳事以簡車徒爲非禮也乃有身從金革而無避者何歟曰有門庭之寇而宗廟社稷之存亡繫焉必從權制而無避矣非不忌也惟審於緩急輕重之宜斯可矣）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祲祥地闕天下無伯而內特相盟矣）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衞北

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慭魚覲反○左傳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夫會八國之卿以欲救蔡而不能又請蔡于楚而弗許羞孰甚焉然會無貶辭其以必欲救蔡而力有不足故恕之歟夫諸侯則曷爲而力不足也縱欲偷安焉已耳然蔡無可救之道而諸侯不得與救蔡之師也楚之圍蔡也必曰蔡般有罪名在諸侯之冊矣前此惟吳之故不得間而未之討也今蔡般服其罪矣凡黨於般者在官宜殺無赦寡君是以在此請諸君無辱中國其何辭以對焉故宜其請之而不獲也將聲楚圍之罪而遂伐楚歟是誠恐力有不足且楚人固以卒赴也將救蔡而遂與之戰歟是助蔡般之弒父也將以存蔡之社稷爲辭歟當時楚又未明言滅蔡也然則蔡無可救也無可救則止而不救焉亦可無惡矣故書之其辭平也然多此一會矣凡伐陳伐蔡之師不出於諸夏而出於楚圍則備書是會爲亦所以羞諸夏也）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齊謚歸姓左傳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叔向曰魯公室

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左傳楚子滅蔡用隱太子於岡山楚稱師著暴也曰滅又曰執曰用之暴之甚也楚圍之惡於是乎盈矣胡傳曰內入國而以其君來外滅國以其君歸皆服而以之也易辭也既書滅蔡又書執世子有者世子無降服之狀強執以歸而虐用之也楚虔殺蔡般乘疾圍其國凡入月而見滅世子窮迫危急之中未暇立乎其位故不稱乎然世子者繼世有國之稱以此稱蔡有者父母之讎不共戴天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至於力屈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也則有之爲世子之道得矣）

辛未（景王十五年）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陽燕地蓋取陽以處燕君也穀梁傳曰納者內不受也燕伯之不名何也不以高偃挈燕伯也）三月壬申鄭伯嘉卒（簡公卒子定公甯立）夏宋公使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公如晉至河乃復（左傳取郠之役莒人愬於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如晉夫取郠之罪在季孫也慭之如晉謀季孫也慭如晉不書非以聘行也非所行而行見屈而復又不能待命其輕也如是欲君國不可得矣）

五月葬鄭簡公（三月而速葬）楚殺其大夫成熊（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去遂見殺）秋七月（備時月）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慭襄公子左傳季平子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子仲還及衛聞亂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楚子伐徐（圍徐以懼吳也前此書楚子虔矣至此而復楚子之豈徐有當伐歟曰伐吳滅頓遷許縣陳滅蔡至此而又伐徐不足加罪矣書楚子者將以正公子比之弒君也既已君之而又弒之不正虔之爲君不足以正比之爲弒也）晉伐鮮虞（左傳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滅肥以肥子緜皐歸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林氏胡氏皆以爲狄晉以晉不能救陳蔡也且行詐也愚謂晉爲盟主當責其不能討陳蔡不當責其不能救陳蔡而晉之當狄有不止此者晉人滅肥以肥子歸甚於伐鮮虞而經不書此恐有闕文或晉下闕

人字或闕師字耳不必過爲之說）

壬申（景王十六年）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左傳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季孫從之明年費人叛南氏胡傳曰費內邑也命正卿爲主將畢大眾圍其城若敵國然者家臣強大夫弱也意如不忠於君不體其臣宜南蒯之及此也春秋不書內叛反求諸己而已矣其書圍費欲著其實不沒之也）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乾音干○楚子多怨楚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其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從事蔡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羨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殺太子祿公子罷敵

公子比爲君公子黑肱爲令尹次於魚陂公子棄疾爲司馬使觀從從師於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楚虔縊於芋尹申亥氏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不忍觀從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眾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眾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按公子比自郟敖之弒而已出奔晉矣則未嘗一日臣楚靈也且犨謀者觀從朝吳而主之者棄疾也比雖名爲君實芻狗耳又未嘗身刃楚靈其書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於乾谿何哉曰比棄疾之故也經從告也從告而書之有以見比之非弒而弒弒而非弒也曷言乎非弒而弒比雖在晉楚公子也楚公子則爵蔑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雖奔而未絕也未絕罪也楚虔弒郟敖比誠有辭虔之心則晉固大國比何不溺泣請晉爲合諸侯正名楚圍之弒以聲罪而致討如其晉師不出則絕食立庭以死自獻晉未必不爲之動以震怒而與師矣如其不然則屏迹荒野自力御口不嚮楚國而生以示不臣於圍是亦庶乎有以自處也又不然而爲羈於晉以國底祿則亦終身焉可矣乃復以棄疾之召間楚子之多怨而覬覦楚國遂立爲君則是以貪位利國而弒君也豈有志復讎而討賊哉苟非弒君比何以立苟非比立比何以死楚虔死于乾谿其未歸國也明矣嗣其在外而千里亟歸非爲亂而何比歸而虔死非比弒而何出亡之公子未絕於國不以討賊而歸竊位非弒君而何被以弒君之惡比其無可辭也故曰非弒而弒也曷言乎弒而非弒也曰公羊子曰比弒其君其言歸何歸無惡於弒立也夫弒立矣而何以無惡公羊意是而言非也比之亡十三年矣何以言歸自晉國有納之者故其歸易也歸則順也言可歸也乾谿在吳楚之間去楚都遠矣比何以甫歸而遂能弒也比弒君矣而見殺何以仍稱公子也殺比宜於討賊然討賊則當曰楚人殺比不曰楚人殺比而曰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明非討賊也殺之者非討賊則弒非比弒也故曰弒而非弒也比已君矣不曰君不成乎君也不成乎君者不成其弒也比自殺而實棄疾殺之所以誅棄疾也終君楚者棄疾則主乎弒君者棄疾矣棄疾主乎弒君而以比除其惡經如其所赴而弒之情形棄疾之罪終有不可揜者書比之弒因事而誅其心也不成乎比之弒欲人因文而考其實也）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平丘宋衛間地左傳晉築虒祁之宮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治兵於邾南革車四千乘遂合諸侯于平丘劉子與焉者晉藉王寵以讐諸侯也）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不同而強同之也於是徵會於吳吳子辭不至晉人將尋盟齊人不欲畏而強從之叔向示諸侯以眾諸侯皆畏之邾莒愬魯於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鄭人爭承自日中以爭至於昏謂以伯男而責從公侯之貢也然則是盟誰爲同者蓋至是而晉無復合諸侯矣亦自是而晉非盟主矣會盟同地而再書同盟于平丘惡之也強不同而同之信讒慝遠兄弟辱國卿肆威以逞而卒莫之同比事以觀其不同不可強也）公不與盟（與去聲○左傳叔向來辭公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曰君信蠻夷之愬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眾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夫莒以疆鄆取鄆之怨則當日已釋之而不討而同於會矣邾則禮辭之盟在邇魯未嘗朝夕伐邾亦未嘗朝夕伐莒也邾莒委罪於魯以蓋其不共之罪晉貪邾莒之共而信其言以爲魯罪而復間其內憂慊以威力以自絕於兄弟公是以不與盟也自反自歉予何悶焉故直書曰公不與盟公不與盟者言公無事於盟也猶言公不與之盟以厭晉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意如之罪多矣然晉人執之則不以其罪也不以其罪以邾莒之愬也邾莒之愬無其實也無其實而執我之國卿以歸又非能有討於意如也故曰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也）公至自會（告廟無悶之辭也）蔡侯盧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胡傳曰楚虔遷六小國於荊山又滅陳蔡而縣之及棄疾即位復諸遷國封蔡及陳隱太子有之子盧歸於蔡悼太子偃師之子吳歸于陳曰歸者順辭也陳蔡昔皆滅矣不稱復歸者不與楚虔之得滅也其稱歸于者國其所宜歸也盧與吳皆亡世子之子也而棄疾封之可謂有奉矣不言自楚者不與楚子之得封也其稱侯者位其所固有也陳列聖之後蔡王室之親見滅於楚虔而諸侯不能救復封於棄疾而諸侯不能與是以夷狄制諸

（夏也聖人至是懼之甚蓋有不得已焉制春秋爲後法以公天下爲心與滅國繼絕世故書法如此林氏曰歸辭有三突歸于鄭纂公子之辭也蔡季自陳歸于蔡宜得國公子之辭也衛侯鄭歸于衛嘗失國之君之辭也此未嘗有國也使之如失國辭焉者不與楚專封也愚按方歸而侯之喜復其固有也已侯而名之未居君位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蔡復而以君禮葬也穀梁傳曰變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弒君不葬滅國不葬然且葬之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左傳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乃使士景伯辭公於河書此見晉之絕於魯以罪晉也）

吳滅州來（來赴來聘皆書爵兵爭之事則以國舉不使書同於中國也州來楚邑而言滅者蓋楚之大都有廟及社稷焉也滅州來入郢之漸也）

癸酉（景王十七年）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左傳子服湫從季孫在晉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穆子告韓宣子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爲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使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聞諸吏將爲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胡傳曰其始執之爲乏邾莒之供非有扶弱抑強之義也其終歸之爲土地猶大所命能具非有爲夷執親之悔也晉人喜怒皆以利行違道甚矣於是晉日益衰外攜內叛不復振矣愚按大夫不至以見執故至之爲之幸也幸同而所以幸不同意如不氏忝氏也以治取鄆之罪則罪在季氏意如不能自慊矣不待禮而先歸逃也逃介而先歸是忝族也）

三月曹伯滕卒（武公卒子平公須立）

夏四月（備時月）

秋葬曹武公（不月畧也）

八月莒子去疾卒（著丘公卒子郊公立不慼國人弗順欲立其弟庚輿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庚輿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意恢莒郊公之黨稱公子非罪也殺公子國辭也不稱人有其人也舉其國罪累君也君而有私好惡又不能庇其好也蒲餘侯茲夫殺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輿於齊而立之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郊公之奔不告微也未能定位也告殺意恢意恢強也齊納庚輿不書莒所欲立也國君廢置由於強臣魯之三桓所在而是矣）

甲戌（景王十八年）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子僚立）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叔弓卒子輒嗣胡傳曰禮莫重於祭當祭大夫有變而不以聞則內得盡其誠敬之心於宗廟外全其隱恤之意於大臣是兩得之也然則有事於宗廟大臣涖事而卒則如之何禮雖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有事於宗廟大臣涖事籥入而卒於其所去樂卒事可也繇先祖之心見大臣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視已設之饌必不忍輕散故去樂卒事其可也宗廟合禮者常事不書此祀禮之變而書之者也○按魯有武宮非禮也其有事蓋時祭也時祭禮祠禮禴祠當中春丑月有事亦非禮也不則其禱也左氏以此爲禘補正謂此爲春禘秋嘗之禘皆非也春禘秋嘗此戴記之譏也戴記譏禴爲禘左傳譏祠爲禘）

夏蔡朝吳出奔鄭（左傳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也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楚子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胡傳曰朝吳蔡之忠臣雖不能存蔡而能復蔡棄疾以其忠於舊君而信之使居舊國可謂知所信矣無極楚之讒人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君耳目使不聽明卒使吳師入郢辱及宗廟讒人爲亂可不畏乎然朝吳身居舊國危疑之際苟有讒人譖之楚君不能無動能以忠信自守而杜讒諂之謀則善矣而費無極欲爲之請以名利累其心而莫之覺不智亦甚矣故特書其出奔爲後戒也愚謂朝吳之立身有不智矣其於蔡則有功而無罪也功未之報屈在下位而蔡之臣忌之蔡之君亦莫能庇之卒使出奔他國何寡恩而負義也書朝吳出奔以病蔡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陽微甚不）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左傳晉師圍鼓鼓人或請

（以鼓叛穆子不許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愚按晉人用師於敵或稱人或稱國或稱名氏其故皆未可一一爲之說此之伐鼓以爲正於滅肥則有之矣以爲可免於貶則不其然夫鼓有叛人不受而告使殺之猶之可也及其請降受之可矣必使人力竭食盡而後取其病人不既多乎猶曰不戮一人何其事之迂而言之謬邪如以愛人則如勿伐如欲行義則如勿取圍人之國而滅之而執其君以歸不仁不義甚焉而信義於何有晉荀吳之行詐不義多矣而伐鼓獨爲此此比於宋襄之仁義又有下焉而或者猶稱之以爲王者之事不亦惑乎晉人不僞諸夏而屢伐北方爲爭地富強之計此皆不義之甚者直書之而罪自見其或稱人或稱名氏則或因告辭之有詳略也）

冬公如晉（左傳曰平丘之會故也）

乙亥（景王十九年）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左傳齊伐徐師於蒲隧徐人行成徐子郯子莒人會齊侯盟於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按此齊景之有志於代霸也其罪無貶以罪晉之也盟蒲隧不書外匱盟也）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因其亂也胡傳曰楚子之誘一也或名或不名者虔以滅中國而棄疾討蠻氏謹華夷之辨蔡侯與蠻氏之見殺一也或名或不名者蔡般弒君父蠻氏亂而無貢其罪之輕重亦見矣愚按誘之則罪鈞也薄乎云爾惡得無罪）夏公至自晉（舊冬如晉至是始至晉猶以邾莒故稽公也）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昭公卒子頃公去疾立、）九月大雩（旱也）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三月而速葬臣強君弱也）

春秋集傳卷之十三終

春秋集傳卷之十四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颰園
婺源汪　紱雙池纂　後學宿松徐　曾皖樵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邑戴　彭景筠

昭公下

丙子（景王二十年）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蓋新君來見也）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巳月正陽之月也正陽之月而日食陽微甚也左傳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謂之孟月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秋郯子來朝（郯始朝公）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以其貳於楚也襲而滅之不以襲書以戎在伊洛非宜也故寬其罪）冬有星孛于大辰（大辰大火也房心室壁參伐皆曰大辰房心爲大火左傳曰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周之冬酉戌月也大火昏在西方大火在漢西而其西有星孛其芒東及漢也凡圓而芒孛長而筆彗此彗也晨見則本東而鬣西宵見則本西而鬣東此宵見也凡本近日鬣則光之所指而爲芒者也彗亦謂之孛彗以除舊而更新在火故申須以爲火災宋分大火鄭分鶉火陳分木生火衞分水漢有水象故梓慎以爲在宋衞陳鄭心爲明堂赤者天王前太子後庶子故胡氏以爲王室將亂嫡庶分爭然要在其君之德君子脩人事也）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長岸吳楚間地左傳吳伐楚戰於長岸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公子光恥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歸按書及楚爲兵主書戰勝負均也楚稱人吳曰強而楚曰弱也）

丁丑（景王二十一年）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平公卒子悼公午立）夏五月壬午宋衞陳鄭災（左傳初禆竈言於子產曰宋衞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既災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亦不復火胡傳曰禆竈所言蓋以象推非妄也而鄭不復火者子產當國方有令政此以德消變之驗矣是知吉凶禍福固自有可移之理古人所以必先人事而後言命）六月邾人入鄅（左傳鄅人藉稻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秋葬曹平公（不月略也）冬許遷于白羽（白羽析邑也楚人遷之杜氏曰自葉遷也畏鄭而樂遷故以自遷爲文至是三遷矣）

戊寅（景王二十二年）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左傳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鄅俘邾人郳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胡傳曰此所謂聲罪執言之師共善意也故書伐邾而釋其取邑之罪不書圍與取此亦善善長而惡惡短之義愚按自晉既不伯於是齊伐徐而盟徐莒郯宋伐邾而盟邾徐郳皆有代霸之志矣然盟蒲隧盟蟲皆不書聖人猶有望於晉而不欲輕絕之也）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左傳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穀梁傳曰止自以與夫弒不立其位以與弟虺遂毀未踰年而卒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公羊亦曰君子之聽止也歐陽氏直以爲止實弒之事難的考矣然弒君父大惡也止縱不嘗藥其自責豈無可原而聖人遂以是書之不太刻乎夫瘧則非遽死之疾也飲藥而死又不先嘗非賊由太子而誰哉父死而奔其弒明矣當日弒父之由情事未可知許遠而微雖三傳亦有考之求悉者然則經書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許世子止弒其君買也已）己卯地震（紀異）秋齊高發帥師伐莒（杜氏曰莒不事齊也）冬葬許悼公（公羊傳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於弒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愚按上事未可許此亦宜姑闕抑止既奔晉而死則亦可以葬矣）

己卯（景王二十三年）二十年春王正月（偕時月）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

宋（鄸莫公反○鄸曹邑會子臧之子書自鄸出奔劉原父以爲待放也待放禮也曹大夫不名氏書其出奔則不得不名氏也）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左傳初衛襄公卒長子縶有足疾故靈公元立縶爲公孟公孟狎齊豹而奪之司寇與鄄又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於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參乘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氏子伏甲焉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出奔死鳥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公入與北宮氏盟於彭水之上公子朝褚師圃奔晉殺宣姜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杜氏曰齊豹作而不義故書曰盜所謂求名而不得胡傳曰仲尼書斷此獄罪在宗魯宗魯孟縶之驂乘也於法當書曰盜非求名而不得者也天下豈有欲求險危大人之惡名而聖人又斬此名而不與者哉愚按胡氏之言是也然盜宗魯而遺齊豹則聖人亦迂矣益豹失司寇則亦非卿非卿則書盜可也書名不若書盜之賤盜齊豹所以賤之也豹瞷君之不在而殺君兄盜也宗魯則盜之盜也盜齊豹而宗魯在焉矣凡殺人之盜因非一人也書衛侯之兄者君兄而盜得以殺之則公友愛之不至親親之失道使致其多怨於人故也故書曰盜殺衛侯之兄縶乃所以病衛侯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左傳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甯謀曰亡愈於死先諸遂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取太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公亦取華定之子無慼向甯之子羅華亥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爲質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疆向宜向鄭楚建郳申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於鬼閽子城敗適晉冬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華向奔陳華登奔吳殺羣公子不書無卿焉未以告也書三子出奔以後之入南里以叛書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平公卒太子朱立）

庚辰（景王二十四年）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不日常也）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通嗣君也魯失禮於晉卿而自是之後無邦交）

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左傳華貙叛而召亡人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横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胡傳曰叛有入於戚者而不言衛有入於朝歌者而不言晉有入於蕭者而不言宋此獨言宋南里者何戚於朝歌及蕭皆其所食私邑也若南里則宋國城內之里名也華向與宋分國而居矣故其入其出皆以南里繫之宋深罪叛臣逼脅其君已甚之辭也按書奔陳又書自陳入則以罪陳之黨叛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謹天戒）

八月乙亥叔輒卒（鞅嗣）

冬蔡侯朱出奔楚（左傳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於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於是悼公即位書蔡侯已君且宜君失國故名在喪失位又不能於國則不君矣蔡人畏楚而出君亦不國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人以鼓叛之故將伐鮮虞故辭公此以見公之瑣瑣而不能自強又以見晉之事四夷而棄兄弟也）

辛巳（景王二十五年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莒未服也）

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左傳舊年冬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廚人濮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於鴻口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奔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於新里十一月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於赭丘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登如楚乞師是年楚薳越使告於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甯爲宗社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吾必臣是助亦唯命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

（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宋華亥向甯華定華貙出奔楚胡傳曰華向必誅不赦之賊也宋宜竭力必討之於內諸侯宜協心必助之於外楚子宜執叛臣之使而戮之於境今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戍急於救患固請逸賊而宋又從之則皆罪也故晉荀吳齊苑何忌衞公子朝曹大夫皆略而不書其曰自宋南里者譏宋之縱釋有罪不能致討出奔楚者不待貶絕而亢不衷獎亂人之罪著矣）

大蒐于昌間（昌間魯地胡傳曰昭公之時凡三書蒐或以非其時或以非其地而大意在權臣專行公不與也三綱軍政之本古者農隙以講事而所主者明貴賤別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今魯君則設兩觀乘大輅其臣則舞八佾旅泰山其宰則據大都執國命軍政之本亡矣何以蒐爲此春秋所書爲後世戒之意也）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景王太子壽先景王卒猛也匄也太子之母弟也其孽子朝及賓起有寵於王王與賓起欲立子朝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惡賓起及王子朝以爲亂欲去之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崩於榮錡氏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蚠五月庚辰見於王猛遂攻賓起殺之）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王室亂（左傳王子朝因舊官之喪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而逐劉子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於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刼王以如莊宮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誘單旗盟而殺之單旗奔平時羣公子追之單子殺追者子朝奔京劉子入於王城叔鞅至自京師而言王室之亂也林氏曰周亂不書書王室亂則天下無人紀矣惠襄之世子顏亂鄭討之子帶亂晉討之春秋不書猶有臣子焉耳於是景王崩悼王立既葬矣子朝欲篡立懸敬五年而後定而迄於佚賊則天下無人紀矣胡傳曰何言乎王室亂王者以天下爲家則以京師爲室京師者本也治外者先自內治遠者先自近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配嫡以本亂者其言王室亂譏國本之不正也本正而天下定矣故莊公始生即書於策鄭突歸而不氏以國陽生入而得繫於齊此皆正本以及天下之義也其義苟行無易樹子王室豈有亂離之禍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皇周地單子欲告急於晉以王如平時遂次於皇使王子處守於王城盟百官於平宮夫子猛未逾年而言王猛者當立者也所以異於他王子也名之者未踰年未成君也未忍遽代之辭也胡傳曰凡稱以者不以者也師而曰以能左右之也地而曰以能取與之也人而曰以能死生之也尊不以乎卑貴不以乎賤大不以乎小劉蚠單旗臣也曷爲能以王猛乎猛無寵於景王不能定其位制在劉單其曰以者能廢立之也猛雖正而無寵其威不足以懾羣下朝雖寵而不正其分不足以服人心二子皆恃大臣強弱而後定者也故特稱曰以而景王之弱其後嗣輕其宗社之罪亦著矣稱居於皇者明其有士當得位之稱也君前臣名劉單不名而王名皆禮之變也愚按劉單不名而王名王在喪也劉蚠亦在喪而稱爵王室多難以從金革也以臣而以君天下之大變其事舛故其辭亦舛也劉單稱爵見其爲有爵有士權貴太臣故王猛反爲二子所以當時子朝未立眾亂所欲逐欲殺者在蚠與旗殺二子則悼王不立而朝可王矣而單劉亦挾王以自重故逆之於莊宮奪之於樊頃以之如平時以之居於皇則胡傳謂其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亦信然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王師屢敗晉荀躒籍談帥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於王城不書晉納者尊王室不使以外諸侯納也劉單內臣以王猶可外侯納王不忍言矣入者難辭於是悼王雖王而亂黨亦熾幷王城且未獲有之故以入爲幸耳不然王者天下一家無出亦無入也有與爲難者故言入然子朝之黨其出入皆不書惟一立一奔書之而劉單以悼王及敬王之居處出入則屢書而不厭又以見劉單所以之爲正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王師敗績於郊乙酉王卒書子猛不成喪也亂故也己丑敬王匄即位館於子旅氏前書王猛而此復書王子猛正義曰未成爲君繫父言故稱子猶魯之子般子野也朱子曰此亦不可曉所謂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者乃據春秋例以爲之說耳然則此宜姑闕之）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陰盛之至）

壬午（敬王元年）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左傳郲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禦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郲師過之乃推而蹶之遂取郲師獲鉏弱地郲人愬於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按取郲師不書者非國命也亦內諱之也）

癸丑叔鞅卒（詣嗣）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左傳晉人執叔孫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乃弗與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按前此邾背祲祥之盟而愬魯於晉此又過魯而不假道故魯得以有辭於邾然覆而取其師則魯甚矣魯取邾師非君命也晉人爲邾而止魯行人又將屈辱之晉亦不足以服魯故叔孫得以不屈於晉不與邾坐不下韓起不使貨行叔孫自處亦誠能不辱君命者也故晉執意如則曰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意如之歸則曰意如至自晉言其屈也此於舍曰我親之也曰行人言非罪也能行人也於其歸曰叔孫舍至自晉言不辱也取邾師本魯之罪舍亦豈曰能賢然就事而論之舍亦少免於戾矣晉稱人以執貶之也）

晉人圍郊（郊周邑子朝所據也左傳晉籍談荀躒帥師軍於陰於侯氏於谿泉次於社王師軍於氾於解次於任人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於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是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鄩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間庚戌還夫此從王之師也書晉人貶也勤王也而曷爲不免於貶曰王事之棘也而委之臣下又散且緩無急難之志書圍郊言無功也胡傳曰天子蒙塵晉爲方伯不奔問官守省視器具而徐遣大夫往焉勤王尊主之義固若是乎書晉人圍郊而罪自見矣）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悼公卒子昭公申立於楚外也）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左傳庚輿虐而好劒苟鑄劒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遂來奔齊人納郊公胡傳曰庚輿不仁免死道左幸耳入國不書而書其出奔惡之也郊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所謂以其人而微之者也微之爲義或以位或以人或以事）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齧五結反○雞父楚地左傳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救之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吾聞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七國同役而不同心若分師先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陣整旅吳子從之戰於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及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軍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胡傳曰此楚令尹及諸侯之師與吳戰曷爲不書楚令尹既喪楚師已熸六國先敗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何以略而不敘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其敗績則或滅或獲事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敘六國於後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役屬於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衆俱亡也其曰胡子髡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咸其自取焉耳亦猶梁亡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於遂自殲也或曰滅或曰獲別君臣也君死曰滅胡子髡沈子逞是也生得曰獲秦晉戰於韓原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齧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爲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爲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

天王居于狄泉（敬王匄也王猛卒則敬王所宜立王猛未定位於踰年之中敬王繼景王於踰年之外王室多難是宜及時早正大位以繫屬天下之人心故遂書曰天王也王初即位於子旅氏不書所宜立也及晉師還而王師屢敗王子朝入於王城王乃出居於狄泉不書出亂未平而出出非王罪天子無出以示天下本天王一家故不書出而曰居居者即其所而安之意言所宜居也居於狄泉未獲王城也）

尹氏立王子朝（尹氏尹子圉也不稱子奪其爵稱氏著世卿之害正濟惡也立者不宜立也敬王不言立位其所宜者也上書天王而此書立王子朝以著其非所立而立以抗天王逆也立繫之尹氏所以誅尹氏也王猛未踰年其位未定又其時子朝未立故不妨以於劉單敬王定位而子朝並立則經於敬王不得不急正天王之號時方以敬王爲東王以子朝爲西王而春秋所書如此所以著民無二王之義而邪正之辨明君臣之義定誅亂賊正名分之法嚴矣）

八月乙未地震（天下二王諸侯失政魯三家將逐其君下之不靖甚矣地震應之固其宜也經書乙未地震魯地震也傳記丁酉南宮極震周亦地震而南宮極死也南宮極子朝之臣以震死亦天未棄周也三日之間周魯地震疊見天道人事一也）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爲叔孫故）

（也乃復以疾故非所譏也）

癸未（敬王二年）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子何忌嗣）叔孫舍至自晉（左氏經作婼至自晉無叔孫二字公羊經有之○晉人不能屈叔孫叔孫受禮而歸書氏爲賢於意如也）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謹天戒也）秋八月大雩（旱也）丁酉杞伯郁釐卒（平公卒子悼公成立）冬吳滅巢（左傳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楚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遂滅巢及鍾離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葬杞平公（不月略也）

甲申（敬王三年）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聘且爲季孫逆婦也爲季孫逆婦幾於君季氏矣以君命行而以成季氏之私非禮矣）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左傳曰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子朝既立之後王師屢敗時惟劉單輔王而尹召毛甘南宮之屬皆黨子朝天王蓋岌岌然晉自圍郊師還不知軫恤王室舊年春士景伯涖問周故而絕子朝子朝復克服及杏晉以鄭子太叔之言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今此會於黃父謀王室矣又曰明年將納王明年固若是多也晉及諸侯無瓶磬罍恥之憂而怠於救王患也亦已甚矣故王室之久而靡甯也實晉及諸侯之罪也黃父之會辭無褒美蓋懈怠不忠之罪未能以是贖矣然敘列卿其辭平者則以其終未敢忘也雖以是爲與之可也）有鸜鴝來巢（鸜音衛公羊經作鸛或作鴝鴝音浴○鸛鴝鳥名色黑羣飛冬栖木而不成巢夏乃穴居考工記曰鸜鴝不踰濟魯在濟東南鸜鴝魯所無也本無而忽有故曰有不穴而巢反常情也物反其常人氣之反常有以致之矣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左傳曰旱甚也按雩不書日此書上辛季辛以再雩書也胡傳曰聖人書此以志禦災之非道而區區於禱祠之末也昭公之世雨雹地震四見於經旱乾相繼鸜鴝來巢異之甚也昭公至是猶不知畏罔克自省而求於禱祠之末將能勝也）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陽州齊魯境上地初平子之叔父公若及郈氏臧氏皆怨季孫魯有事於襄宮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公若與昭公之子公爲謀去季氏使人告於公公以告臧孫臧孫難之告郈孫郈孫曰可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事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勿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不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之司馬鬷戾謀於其衆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遂救之帥徒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以負罪而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不敢不改公曰予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於齊次於陽州按出奔書孫內之通辭也公行書次謹之不敢外公也季氏不可去乎曰惟禮可以已之脩己以臨之誠意以待之子惠其民聽忠遠佞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固不必鋤而去之也不及此而與小臣謀大臣鮮不及矣君臣相伐惡矣然子家駒之言猶可行也子家伯忠矣然不能先事而彌縫之則亦其材力之不足歟）齊侯唁公于野井（野井齊地弔生曰唁左傳齊侯將唁公於平陰公先至於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且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齊侯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公羊傳曰齊侯唁公於野井以人爲菑以幦爲席以鞌爲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胡傳曰禮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辭禮之末也昭公喪齊歸無慼容而不顧娶孟子爲夫人而不命政令在家而不能取有子家駒而不能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能有國乎雖齊侯來唁而方伯不連帥之職則未脩也又豈所以爲禮哉書曰唁公於野井亦明其無納公之實也）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子不敢嗣左傳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於齊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

（眾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按公在外而以日卒叔孫順公志之所厚也公以叔孫為賢也然叔孫果能賢乎觀其立身行己誠若愈意如多矣顧舍也果忠於公室則必能正身率下而安得有殷戾之臣乎既有此不令之臣矣而自闞歸之日又何不正名殷戾之罪肆諸市朝亦庶以寒意如之膽皆不出此而使宗祝祈死死可祈哉即以祈死而死何益於君國哉蓋舍也外託忠毅之名內鮮愛君之實要不勝其保寵固位之私第欲公之忍隱自安以為兩全交好之策非能不畏彊禦而勇於行義者也子家子忠誠過於叔孫而其策亦不過勸公之忍隱之胡傳許叔孫謂其以禮立身以忠事君社稷之衛魯國之良嘻亦過情矣朱子曰胡傳中自有難穩處如叔孫婼祈死事把做完名全節本自無據子家駒忠於昭公只是也無計晝）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曲棘宋地左傳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卒於曲棘胡傳曰宋元之夫人曹氏生子妻意如則宋元意如之外舅也不此之顧而求欲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為心而不匿其私親之惡其賢於當時諸侯遠矣故雖卒於封內而特書其地以別之）十有二月齊

侯取鄆（胡傳曰鄆魯邑也直書齊侯取鄆何也齊不自取而為公取鄆使居之也昭公出奔經書次於陽州見公於魯未絕而季氏逐君為不臣及書齊侯取鄆則見公已絕於魯而遂於季氏為不君君者有其土地人民以奉宗廟之典籍者也已不能有而他人是保則不君矣按左氏齊侯以十二月圍鄆至明年正月然後取鄆而經於此遂書取者原齊侯之志也又以見齊為公取則魯臣宜莫之敢抗也明年三月書公至自齊居於鄆則齊侯之為公取鄆而非齊取也明矣）

乙酉（敬王四年）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而速葬子景公欒立）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杜氏曰入魯境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按告廟書勞飲至則書至昭公失守宗廟矣何以書至以存公也言魯其所有也蓋去國者必以主從胡傳曰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所稱也昭公失國出奔而稱居於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而稱居於鄭敬王未出而稱居於狄泉者存天下之防也天子之於天下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非諸侯所敢擅也諸侯之於封國四境之內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也故諸侯避舍以侍巡狩而大夫專邑是為叛君曰居於鄆其為防也至矣）

夏公圍成（左傳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行貨於梁丘據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於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亦待於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齊師圍成師及齊師戰於炊鼻成魯邑而孟氏之私也而書公圍之者臨之以公以著魯臣之不臣敢以成抗也繫之以圍以著昭公之不君不能有土也公以齊師圍成而不書以齊師者以外兵而自鬭其內邑則傎矣抑齊公子鉏以師從公則使公為主而不復言齊師亦以著齊侯之信邪而無志於納公也戰於炊鼻不書既書公圍成則不使魯人得與君戰又所以立上下之防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鄟音專○鄟陵地闕齊主是盟謀納公也晉不主盟而齊乃得主盟矣書之假納公以為義也林氏曰十六年齊徐莒郯盟蒲隧不書十九年宋邾倪郯盟蟲不書則諸侯有不待伯主而自盟會者矣於是書盟以見晉之不復主盟也）公至

自會居于鄆（每至必書如公之在國也）九月庚申楚子居卒（棄疾易名熊居平公卒子昭公軫立）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成周下都也尹氏與劉子互相勝負是年七月劉子以王出次於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冬十月王起師于滑十一月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於尸及劉單盟癸酉王入於成周晉使成公般戍周而還按此則子朝既奔而後王入成周此先書王入成周而後書子朝奔者先正王居而後誅亂賊之意也晉師克鞏不書不以諸侯克王邑也且後晉之功而幸王之入以晉於王事為已慢不足多也王無出何有於入亂未平故不諱言入幸之也入難辭王力之微也戍周不書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戍周末也不忍書其戍周也）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按左氏則召伯當作召氏尹召皆以族奔而召伯盈則在周也未知是否○子朝之亂以景王寵之也然朝非能立以尹氏立之也故朝之奔亦尹氏以之奔也所以深誅尹氏也召毛次之從惡者也備書以見其黨之眾而敬王之危也而授之眾以危後嗣者則景王之罪也書奔楚失賊）

也罪楚之爲逋逃藪也○胡氏曰子朝有寵於景王其黨衆矣卒不能立至於奔楚何也是非有出於人之本心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容以私惡非卒歸於公而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蘄於見是而天下不以爲是疏薄子猛將蘄於見非而天下卒不以爲非徒設此心兩棄之也庶孽憑寵羣小之所宗而人心不服嫡子待正人心之所嚮而羣小不從故伯服雖殺而平王亦不能復宗周之盛申生已死而奚齊卓子亦不能勝里克之兵景王不鑒覆車王猛子朝之際危亦甚矣春秋詳書爲後世戒也

丙戌（敬王五年）**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左傳言在外也）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左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吳公子光告鱄設諸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弒也光伏甲於掘室而享王鱄諸置劍於魚中遂弒吳子季子至曰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公子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夫光實弒僚而不言光弒者罪累國也不言吳人以吳略之也諸樊之兄弟相及也本欲以致國乎季子耳季子不受則光固諸樊之嫡宜君者也僚安得立乃夷昧既卒而僚居然君吳國人莫之與爭是已失之於始矣僚既君矣則光雖宜立亦已爲之臣矣已君之而又弒之光無所逃罪也然光之志乎弒也非一日矣君僚者甯不知之知之而不爲防之而聽光之弒之國人又莫之與爭也是闔人皆與乎光弒於終也故稱國以弒使與光分惡焉非赦光罪也季子縱慕子臧之節亦當爲吳之鎮公子夷昧之卒也季子當與國人共謀立光何必使而亡焉僚即已君季子當以此時去國矣及夫僚之見弒也季子君僚則不可不誅光不當兄弟相殺於無已而反釋弒君之賊也季子之讓人所難爲而惜乎不明於大義殆非春秋之所與也）

楚殺其大夫郤宛（吳之圍潛也楚郤宛救潛聞吳亂而師還楚鄖將師與費無極比而譖之曰郤宛取賂而還令尹子常攻郤宛殺之郤宛立人之國不知遠讒故無罪而有罪子常貪而信讒以擅殺良大夫楚無君焉故不去其官而稱國以殺罪累君也）

秋晉士鞅宋樂祈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左傳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君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闕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胡傳曰文十五年諸侯盟於扈將爲魯討齊齊侯賂之而不克討故在會諸侯略而不敍今此謀納公亦以賂故不克納而諸侯之大夫皆敍何也曰利於納公者宋衛之大夫也受賂而不欲納公者獨范鞅主之耳又兄戌周之令行乎所以列敍而不略也以此見聖人取舍之大情而輕重審矣愚按宋衛大夫始欲納公而終爲利害所慽亦不得爲無罪所可免於貶者以戌周耳）

冬十月曹伯午卒（悼公卒弟聲公露立）**邾快來奔**（高氏曰快亦三叛人之黨魯爲逋逃淵藪而受之所謂強臣逐君邾快來奔從其類也）**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於是齊請饗公使宰獻而請安卑公也）

丁亥（敬王六年）**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不日常也）**公如晉次于乾侯**（乾音干○乾侯晉地齊人卑公故公如晉次者進退不果之意書之不敢出公也左傳公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境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於境而後逆之）

夏四月丙戌鄭伯甯卒（定公卒獻公蠆立）**六月葬鄭定公**（三月而速葬）**秋七月癸巳滕子甯卒**（悼公卒頃公結立）**冬葬滕悼公**（不月略也）

戊子（敬王七年）**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以乾侯至未得於晉也）**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唁晉之不見受也無納公之志無待公之禮無干社之信來唁何爲唁公者卑公也書齊侯其辭若無貶焉其意則深譏之矣）**公如晉次于乾侯**（左傳齊侯使高張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祗辱焉公如乾侯按如晉者公志也次于乾侯者其行之實也晉卒未之受書次于乾侯亦以罪晉也）**夏四月庚子叔詣卒**（子還嗣日之如公在國也）**秋七月**（備時月）**冬**

十月鄆潰（胡傳曰民逃其上曰潰自是昭公削迹於魯尺地一民皆非其有矣公之出奔處鄆四年民不見德亡無愛徵又其從者皆爻殺其民其下不堪所以潰敗然則去宗廟社稷出奔而猶不惕然恐懼漸改過以補前愆也自棄甚矣欲不亡得乎穀梁傳曰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己丑（敬王八年）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胡傳曰公去社稷於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以存君也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而罪臣子譏諸侯之意見矣唐武后廢遷中宗革命自立史臣列於本紀而君子以為非春秋之法其言曰天下者唐之天下中宗受之於其父武后安得絕先君之世復繫嗣君之年黜武氏之號自以為竊取春秋之義信矣按朱子綱目書嗣聖年號而不書垂拱其二年春正月書帝在均州三年以後春正月必書帝在房州正此義也）

夏六月晉侯去疾卒（不日赴略也頃公卒子定公午立）

秋八月葬晉頃公（三月而速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左傳吳子使徐人執掩餘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吳子怒伐徐滅之徐子章羽斷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夫吳光弒君而又欲盡殺二子遷怒於徐以滅其國其罪著矣徐子見滅出奔而名之不死社稷且屈辱也）

庚寅（敬王九年）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左傳曰言不能外內也）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適歷晉地左傳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於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胡傳曰意如出君專有魯國晉主夏盟不能致討而寵以會禮不亦悖哉或曰季孫事君如在國未知其罪而君伐之君之過也則非矣行貨齊晉使不納公禱於煬宮求君不入及其復也猶欲絕其兆域加之惡謚安在事君如在國猶曰未知其罪乎齊晉不能誅亂禁姦悖君臣之義不知其從自及也陸淳以為逐君之臣晉不之罪而反與為會書曰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之為盟主可見矣躒之為人臣可知矣此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獻公卒子襄公定立）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左傳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冀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己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退而謂季孫曰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於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眾從者脅公不得歸按先會意如而後唁公其釋君助臣之罪亦可見矣）

秋葬薛獻公（不月略也）

冬黑肱以濫來奔（黑肱邾臣濫邾邑也杜氏曰不書邾史闕文林氏曰不繫之邾濫嘗自別於邾也如二君之辭也未知孰是左傳曰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其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愚按邾快不以地亦書不專重地也許氏曰季氏當國叛人以類而至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陰盛之至也）

辛卯（敬王十年）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杜氏曰公居乾侯別使人誘而取之也按闞內邑也而書取闞者如取非其有焉外公也魯非公有也矣）

夏吳伐越（越近吳而服於楚故吳伐之）

秋七月（備時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左傳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十一月晉魏獻子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尋盟且城成周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按

尋盟不書以城成周爲重也正義曰明年始城此未城而已書者本以城事召集因集而書城耳不城王城而城成周者敬王卽成周爲都也杜氏曰于朝之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故都成周成周城狹小故更城之也書列卿以勤王事也林氏曰諸侯有事於京師皆不書僖十三年十六年成周不書襄二十四年城周不書以是爲常事也書城成周則請而後城之是非常也此役也晉魏舒南面韓不信專執于京師宋仲幾不受功齊高張後大夫之無王甚矣其不曰京師而曰成周以見周與列國等耳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左傳）

曰言失其所也胡傳曰諸侯失國出奔者衆矣鄭伯突爲祭仲所逐而出奔入於櫟而復國衞侯衎爲孫甯所逐而出奔入於夷儀而復國昭公在外八年終以客死爲天下笑何也祭仲雖專而世權不重於季氏衞侯失國猶夫人也而有推挽之者所以雖失而復得也魯自季友受賚以爲上卿至於意如專政四世矣其臣皆季氏之乎也其民皆季氏之獲也昭公有一于家騶言不聽計不行也不能復國宜矣故春秋詳錄其所因爲後世戒公雖失國然每歲首月必書公在乾侯誅意如也書齊侯取鄆公圍成鄆潰絕昭公也爲人臣者觀每歲必書公所在必不敢萌跋扈不臣之心爲人君者觀春秋所書圍成鄆潰知社稷之無常奉也其亦必少警矣

春秋集傳卷之十四終

春秋集傳卷之十五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颷圖
婺源汪　紱雙池纂　後學宿松徐　曾皖樵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彛伯
同邑戴　彭景鈞

定公（公名宋襄公庶子昭公弟也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壬辰（敬王十一年）元年春王三月（元年必書正月正人君之始也定公無正月公羊傳曰卽位後也胡傳曰昭公薨於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魯於是曠年無君定公主社稷非先君所命而專受之於意如者也故不書正月愚按定公不得正其始然於六月卽位而於春王三月遂冠以元年何也又以其死昭公而重大統也曷爲死昭公誅意如也曷爲重大統急以大統與定公所以奪之意如而不使得以專魯也在秦以前皆踰年而後卽位改元漢帝禪卽位改元於昭烈崩之次月厥後皆一年二君而兩建元矣然朱子綱目必大書先君之年而分注嗣君之改元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大倫猶春秋必踰年而後改元之意也此年定公未卽位而先冠以元年者昭公已薨意如當國故急以其年屬之定公以定君臣之大分亦猶晉建武元年愍帝已廢元帝於三月始卽晉王位而朱子綱目則預書建武元年也書春王未嘗無王也不書正月天子之正不頒於季氏也）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左傳孟懿子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爭之晉人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胡傳曰仲幾則有罪矣書晉人執宋仲幾於京師則貶辭以王事討有罪何貶乎不告諸司寇而執人於天子之側故雖以王命討有罪猶貶凡此類皆篡弒之萌履霜之漸執而書其地謹之也愚按執仲幾可也晉人執仲幾不可也大夫無君命而專執也故曰人也執仲幾歸於京師可也執仲幾於京師不可也亦既歸諸京師矣始則以歸而繼乃歸諸京師非本志也晉人執宋幾於京師晉人之志無君且無王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奉柩告廟也）戊辰公卽位（左傳叔孫成子逆公之喪於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辭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羇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羇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羇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定公卽位按卽位者告廟臨羣臣也諸侯之喪五日而殯自外至者亦五日而正柩於兩楹之間故公喪以癸亥至越六日戊辰而定公卽位公數鄭注之說是也胡傳以定公之卽位爲制於季氏故遲之六日之後引成王以四月乙丑崩太保卽以是日逆子釗入侐宅宗爲證愚謂釗本世子而宋非世子又侐宅宗於翼室亦非卽位癸酉御王册命乃見諸侯不得以此之遲至六日爲制於季氏然定公之卽位則實季氏制之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左傳季氏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謂榮駕鵝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九月大雩（過也有先君之喪而大雩用盛樂無君也）

立煬宮（昭公之出也季氏禱於煬公及是立之宮焉煬公者魯公子考公弟也其廟之毀久矣立者不宜立也非定公立之季氏立之也直書立煬宮所以誅季氏之禱也）

冬十月隕霜殺菽（穀梁傳曰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言菽舉重也按酉月未可隕霜而隕霜殺菽陰盛而寒早至也）

癸巳（敬王十二年）二年春王正月（備時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觀官換反○雉門象魏之門也天子五門曰皋門郭門也曰庫門庫門之外外朝在焉所以詢萬民也曰雉門雉門之闕設兩觀焉懸象魏以示民觀法焉者也曰應門正門也正門之內治朝在焉所以朝羣臣也曰路門寢門也寢門之內內朝在焉宗人嘉會之所也諸侯三門曰庫門雉門路門雉門一觀魯設兩觀非禮也記曰庫門天子

（皋門雉門天子應門蓋其制如之然則魯之雉門亦非禮也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脅理勢相因故公羊傳曰昭公將弒季氏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子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己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眾久矣君無多辱昭公不聽終弒而敗焉走之齊然則雉門兩觀正昭公之所由出也今此昭公薨於外定公立矣正率德改行正己以正朝廷百官之日也於是雉門及兩觀災或亦天心之愛魯而明示之罰歟魯之君若臣猶晏然不知所警焉則是其棄天也矣）

秋楚人伐吳（左傳桐叛楚楚囊瓦伐吳師於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而潛師於巢冬十月吳軍楚師於豫章敗之遂克巢獲楚公子繁楚稱人微之也）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胡傳曰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夫撥亂反正者必本諸身身正者物必正使定公遇災而懼革其僭禮三家陪臣雖欲僭諸侯執國命其敢乎習而不知其非何以禁季氏之脅主乎特書新作以譏之也）

甲午（敬王十三年）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如晉新立而往見也至河乃復晉有責言也）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莊公卒子隱公益立）

夏四月（備時月）

秋葬邾莊公（六月而葬緩也）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左傳盟於郯脩邾好也然則拔蓋郯邑也郯亦與焉及內志也邾子在喪而以吉會非禮也）

乙未（敬王十四年）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惠公卒子懷公柳立）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先是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楚子而自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蔡人聞之固請而獻裘佩於子常子常歸蔡侯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遂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於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人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是會也衛先蔡盟而經先蔡於衛正王爵也陳稱子在喪也以王命會在喪無譏焉蓋是會也劉子主之劉子以王命徵會於諸侯故雖陳許頓胡之久服於楚者亦來會焉蓋將聲楚納子朝之罪而討之不祇為蔡侯之見辱故也夫以王臣大會諸侯而聲其受逋逃之罪是宜亦可以晉楚矣故會劉子而詳敘諸侯所以大劉子之志也然不書伐楚而書侵楚者不成伐也兵未及楚何以書侵召陵楚境也合十有八國之師不能聲罪致討而及境而止則是侵之而已書侵楚陋諸侯也晉荀寅求貨不獲以沮諸侯而諸侯亦無恭承王命以致天討之志卒使劉子之志不得伸蔡侯之忿不能泄而敗楚之功乃出於吳子焉故陋之所以罪諸侯也皋鼬之盟諸侯不敘而劉子卒葬悉書於經則經之罪諸侯而借劉子也其意亦可見矣）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姓音生○胡傳曰沈人不會召陵晉人使蔡伐之書滅沈罪公孫姓也書以歸罪沈子嘉也書殺之罪蔡侯也奉辭致討而覆其邦家為敵所執而不死於位皆不仁矣所惡於前無以先後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蔡侯視楚猶沈視蔡也昭公拘於郢三年而後反非以國小而弱乎沈不會召陵未有大罪也而恃強殺之甚矣能無公孫嗣之及哉宋以曹伯陽歸蔡以沈子嘉歸皆殺之也而或書或不書其不書者賤而略之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鼬音宥○皋鼬地闕會盟異地而不敘諸侯陋其侵楚也又以罪晉而免劉子也諸侯者散辭也不以晉為盟主也以魯及之者盟魯志也公之立未列於諸侯故因是會而盟焉是以書及程子曰公以不獲見晉侯故為此盟理或然也）

杞伯成卒于會（悼公卒子隱公乞立）

六月葬陳惠公（不日常也）

許遷于容城（容城地闕）

秋七月公至自會（不以侵楚至無功也）

劉卷卒（劉文公蚤也王子虎劉卷皆王臣而長諸侯之會盟故其卒皆赴於諸侯然非禮也不稱爵而以名書異於外諸侯示無私交也然王臣長會盟者不惟二子而二子之赴獨存而不削者亦以劉子有功於王室書其卒惜之也）

葬杞悼公（三月而速葬隱公之弟僖公過弒隱公而自立）

楚人圍蔡（為沈故也蔡於沈甚矣然楚人不知自反貪貨之罪而忿然圍蔡此所以致入郢之師也書人書圍貶也）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以從

王侵楚則不足以伐鮮虞則有餘書卿書伐益以見侵楚之爲貶也

葬劉文公

內往會也珍之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楚囊瓦出奔鄭

柏舉舊柏國滅於楚今汝甯西平縣左傳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大夫之子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楚子常濟漢而陳三戰子常知不可勝欲奔史皇止之庚午二師陳於柏舉闔廬之弟夫槩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胡傳曰吳何以稱子善其伐楚解蔡圍也荊楚暴橫盟主不能致其討天王不能達其命長惡不悛以師圍蔡王法所當討而不赦也吳能自卑聽蔡侯之義興師救蔡戰於柏舉大敗楚師善矣特書曰以者深著晉人之保利棄義難於救蔡之罪也然則何以不言救闔廬子胥伯嚭皆懷謀楚之心蔡人往請會逢其適非有救災恤患從簡書憂中國之實也囊瓦貪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賤甚矣故記其出奔貶而稱人愚按吳子而以於蔡侯善吳子也蔡侯而以吳子失蔡侯也蔡侯之失非必能伸王討也逞私怨耳然而結怨於楚國日危矣以中國不能討而轉而以吳子書蔡侯以吳子乃所以病召陵之諸侯也

庚辰吳入郢

郢楚都也吳從楚師五戰及郢吳入郢楚子入於雲中吳人以班處宮鬭辛以楚子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公羊傳曰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於君室大夫舍於大夫室愚按稱吳略辭惡之也有而不能守曰入入逆辭也

丙申

敬王十五年是年春王人殺子朝於楚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謹天戒

夏歸粟于蔡

左傳曰以周亟矜無資按歸粟小惠也楚辱蔡而不能伐楚圍蔡而不能救歸粟末矣書歸粟于蔡末之也非謂其不當歸粟也

於越入吳

於發語辭公羊傳曰於越者未能以名通也越者能以名通也按於越入吳吳在楚也越始見經常壽過已以越人通矣至是而又未能以名通何也闚人之出而襲入其國故卽其未能以名通者而於越之外之也舊年吳方入郢而此卽書於越入吳又以趨利而害隨可深著好大喜功而忘近患者之深戒矣○吳師在楚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大敗吳師於沂又敗之於軍祥秋九月吳師大敗吳子歸楚子入於郢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子斯嗣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子州仇嗣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先是鮮虞敗晉師於平中獲晉觀虎故晉圍鮮虞然平中之戰不書而書圍鮮虞者則惡晉之不在諸夏而惟是鮮虞相報復也

丁酉

敬王十六年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因楚敗也鄭以許男斯歸許元公成立則許固未滅也未滅何以言滅在鄭則已滅之也入其國執其君毀其宗廟社稷則不謂之滅不可得矣書滅許以罪鄭也書以許男斯歸罪許斯也

二月公侵鄭

初子朝之黨儋翩率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於周鄭於是乎伐胥靡二月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鄭將亂王室而敢於伐王邑其罪大矣魯於是討之正也然不能聲罪致討而潛師掠境乃拔其邑以爲利焉故書侵陋之也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而經不書者晉不能討鄭而戍且城之末矣魯自宣公之季征伐皆不書公柄在強臣也至是而公將以侵者非公能收征伐之柄也陪臣執國命大夫且拱手以聽矣陪臣挾公以令強臣而盜之柄是以復書公也定公意如所立公以私恩而不討意如出君之罪故意如得卒於春秋定公之失賊也公不能討意如而意如之臣乃得以執意如之子於是公山不狃陽虎因季桓子而逐公父歜及仲梁懷又盟桓子而與於國政侵鄭之役實陽虎主之也然不可書陽虎帥師而公實親行故書公也

公至自侵鄭

告廟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左傳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並書二卿卿不卿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左傳樂祁犂言於景公曰諸侯惟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公使樂祁犂往祁犂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緜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犂按稱人以執貶也不敬二君行人罪也而稱行人則非行人罪也如以爲行人罪則罪在飲之酒者而鞅何無罪爲故不謂行人罪也晉人者何范氏其人也楊楯不及故也胡傳曰使范趙方睦皆有獻爲則弗執之矣執列國行人出於列卿私意威福之柄移矣三

（家分晉而靖公廢爲家人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冬城中城（杜氏曰懼鄭也）季孫斯何忌帥師圍鄆（左氏經闕何字○前此齊侯取鄆以處昭公及三十年鄆潰鄆遂貳於齊故二卿帥師圍之）

戊戌（敬王十七年）七年春王正月（備時月）夏四月（備時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鹹衛地齊瞯晉衰而圖繼霸鄭人叛晉而結於齊故特相盟也）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沙桑何反○沙衛地左傳齊侯徵會於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於瑣稱人以執齊以詐也侵而相盟則非屈於力也詐自衛侯也）大雩（瀆也爲旱甚也）冬十月（備時月）

己亥（敬王十八年）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門於陽州報國夏也陽虎專政三卿不得有爲故推而屬之公）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毀廩丘之郛獲焉一時而再侵齊肆大國危士臣備書以見罪也陽虎之爲也）曹伯露卒（靖公卒子陽立）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報再侵也）公會晉師于瓦（瓦衛地晉士鞅趙鞅荀寅救魯公會晉師於瓦不書救內辭也會晉師則其來救可知晉以其黨相救耳非能伯也不書會晉士鞅而曰會晉師魯本會其師非會晉卿也鞍之戰公會晉師於上鄍不書者己戰而後會則戰重而會不足書且四卿並將而使禽鄭逆公諱公之徼也於此不諱侵齊之役公自將齊伐我而晉來救齊師還故書會晉師以見其實也）公至自瓦（特相會故至以地）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柳或作抑○懷公卒子閔公越立）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鄭衛背晉卽齊晉師自救魯還盟衛侯於郟澤晉涉佗成何辱衛侯靈公怒遂叛晉晉人請改盟不許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闈蟲牢遂侵衛晉嘗主夏盟鄭衛服從久矣至是齊叛而伐朝歌鄭叛而伐胥靡衛叛而盟於沙以晉之權去公家而六卿各謀其私故無以長諸侯也書侵無能爲也成恒公以王師與焉不書成子不以侵與國累王臣也鄭有伐胥靡之罪故王師與侵若衛則叛吾而巳晉人侵之無與王事故以書遂事罪晉士鞅也鄭於晉楚間叛服不常衛則惟晉之從至是亦叛而晉侵之遂侵衛者言遂至衛亦

勤晉師也）葬曹靖公（不日常也）九月葬陳懷公（三月而速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爲晉故也）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曲濮衛地二國特相盟以固其黨也）從祀先公（公羊傳曰從祀者何順祀也蓋自文公逆祀躋僖於閔至是乃復躋閔於僖不言躋者閔當在僖上非躋之也從猶順也閔僖之廟當祧矣而未毀僭也抑或者此大袷而因從祀之也其曰先公統閔僖以爲言也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叔孫輒更叔孫而己更孟氏故順祀先公而祈焉故從祀是也而所以從祀非也禮自陪臣矣不書有事於僖宮諱也又末馮山以此爲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太廟也胡傳主之未詳是否）盜竊寶玉大弓（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周先王所分於魯公而藏之以爲宗器者書所謂分寶玉於伯叔之國時庸展親者也左傳陽虎將享季孫於蒲圃而殺之戒都車公斂陽告孟孫曰亂也先備諸陽虎使林楚御桓子將如蒲圃林楚怒馬及衢而馳以如孟氏陽虎刼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又戰於棘下陽氏敗陽氏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遂入於讙陽關以叛書盜賤陪臣也以先王所分國之宗器而盜得而竊之廷無人焉又以見魯君臣之不恭而岌岌乎其不國也轂梁傳曰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

庚子（敬王十九年）九年春王正月（備時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獻公卒子聲公勝立）得寶玉大弓（左傳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六月伐陽關陽虎奔齊請齊師伐魯鮑文子諫齊乃執陽虎陽虎逃奔晉適趙氏不可書盜歸故曰得得而書之重宗器也示人以世守之不可輕也己竊而得之見魯人之不恪其失其得皆不經之意也伐陽關不書以逐盜耳且又失盜也）六月葬鄭獻公（三月而速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五氏晉地左傳齊侯伐晉夷儀衛侯如五氏會之不書伐晉者齊人克晉夷儀晉亦敗齊之師則不以伐告也次五氏而書見衛之決於與齊也楚次厥貉晉霸始衰而宋鄭陳蔡皆從楚齊次五氏晉霸遂衰而鄭衛皆與齊非伐非救而書次也者有窺何之心焉有定交之志焉將以乘間而爭非細故也故特書次）秦伯卒（哀公卒孫惠公立）冬葬

秦哀公（不月略也）

辛丑（敬王二十年）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及內志也以齊不納陽虎爲有禮故平也魯嘗固晉之與而加兵於鄭於齊於衛矣然齊伐晉而晉不能屈鄭叛晉而晉不能撫宋聘晉而行人執衛盟晉而衛君辱晉不可與明矣是以鄭衛皆果於即齊魯遠晉而近齊其不能不渝晉而從齊勢也而自是魯亦叛晉矣鄭來渝平天下無王也宋及楚平晉楚爭伯也齊及燕平天下無伯也魯及齊平而天下渙然適於戰國矣是皆闕天下之大故故謹而書之繼此而孔子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周不以及齊平爲議貶也）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夾谷齊地今山東萊蕪縣服虔以爲在東海則今淮安贛榆未詳孰是左傳公會齊侯於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之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令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盡圖之夫享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孔子家語亦載此事而文加詳此亦可見聖人之過化矣魯背晉與齊而孔子與周旋焉者同好棄惡交鄰國所宜然講信脩睦先王之禮吾行所當然耳不以背晉爲非也公至自夾谷歸告廟也夾谷而書至則胡傳以凡書至爲危之亦不盡然矣）

晉趙鞅帥師圍衛（左傳報夷儀也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乃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夫至求成而不許晉人亦可以自反矣書師書圍惡其恃衆也）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三邑皆汶陽田也家語齊侯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教寡人使得罪於魯爲之奈何晏嬰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謝之則謝以質爾於是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林氏曰未有言來歸言來歸鄆讙龜陰田以是爲齊人之願也濟西言取讙闡言取鄆讙龜陰不言取以

是爲齊人之願則以夫子相夾谷之會也按不曰齊侯歸而曰齊人來歸人衆辭也非齊侯所私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郈叔孫私邑其家臣侯犯以郈叛故二子圍之弗克內不書叛諱也家臣微也書圍則叛可知）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二子及齊師復圍郈不克不書齊師不以內私勤諸侯也再書二卿圍郈見家隸之強也胡傳曰三家專魯爲日久矣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宜也三家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凡此類皆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其後工師驅赤逐侯犯侯犯奔齊）

宋樂大心出奔曹（先是樂祁卒於晉晉人止其尸宋公使樂大心盟於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如晉樂溷怒言於宋公乃逐大心大心奔曹大心避事宋公信讒交失其道也）

宋公子地出奔陳（左傳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人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母弟辰曰子爲君禮不過出境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安甫齊地爲衛謀晉難也）

叔孫州仇如齊（聘且謝圍郈也）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公子地之奔也辰爲之請不聽辰曰是迋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遂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宋公嬖桓魋而棄其兄弟書宋公之弟罪宋公也暨盡也以國人出君誰與處棄君空國而不顧書暨罪辰也仲佗仲幾之子石彄褚師段之子皆世臣也世臣而相比去國罪忘君也君使世臣去國而莫之止宋亦殆乎其不國矣）

壬寅（敬王二十一年）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蕭本宋附庸楚人滅之其後復爲宋邑再言宋公之弟罪辰也鄭伯克段段不弟故不言弟辰言弟辰弟而不弟也出奔言暨入蕭言及及之者與爲之及者其罪鈞也）

夏四月（備時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從之以叛也書自陳自曹罪累陳曹也）

冬及鄭平（左傳曰始叛晉也林氏曰平必闕天下之大故而後書書輸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

叔還如鄭涖盟（以平故也）

（癸卯）（敬王二十二年）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襄公卒子比立）夏葬薛襄公（不月略也）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墮許規反又音惰○左傳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墮郈）衛公孟彄帥師伐曹（彄孟縶之子伐曹蓋爲齊故也）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左傳季孫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公羊傳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乎帥師墮郈墮費夫墮私邑耳而二卿帥師私邑固陪臣擅大夫不能制是以勤師也二卿帥師以墮墮之亦三家之願而非強也侯犯叛郈不狃叛費大夫不能制都城過百雉故然是以墮之者亦三家志也朱子曰聖人墮三都亦是因季氏厭其強也然則聖人之舉事固一於理而未嘗不因勢形便也）秋大雩（過也）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黃齊地齊魯之交固矣）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謹天戒）公至自黃（告廟）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成孟氏私邑左傳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公圍成弗克成私邑耳公親圍之而不克強可知也墮郈墮費皆二卿行至成而公自行三家惑處父之言而僞不知故也公行未出境而告至成儼若敵國也書公圍成公至自圍成罪三家也按如左氏則墮三都者子路之謀如公羊則墮三都之謀出於孔子乃墮成而不克墮是聖人亦有所不行也然不能行不足爲聖人病也朱子曰孔子合下只說得桓子透桓子事事信之所以做得及後來彼公斂陽一說破桓子便不信之孔子自做不得矣又曰聖人於此自有從容圍成不克且便放下若是魯久用孔子孔子自有計較只不久便去故未了局耳愚謂三都不能盡墮孔子何不預料及之然此究子路之爲也且聖人當行而行不可行而止不逆詐不億不信成之不墮亦非聖人所能逆知也）

（甲辰）（敬王二十三年）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垂葭衛地次垂葭將伐晉也凡書次者覘何而動）夏築蛇淵囿（非事勤民且不時也）大蒐于比蒲（比音毗○比蒲

魯地懼晉而蒐非計且非地也）衛公孟彄帥師伐曹（又伐曹虐小也）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晉陽趙氏私邑左傳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趙孟怒召午而殺之圍邯鄲趙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睦遂伐趙氏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夫逐鞅者范中行而趙鞅書叛何也晉陽君祿也趙鞅私有衛貢擅殺守臣又專祿以周旋而與同列儼爲敵國則無君甚矣叛者判也判君之土以爲己私而君莫我制也）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射食亦食夜二反○左傳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己不均矣請皆逐之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二子敗奔朝歌夫寅與吉射實始禍其罪加於趙鞅而書之其辭同者其無君一也始禍自鞅而獨以罪寅吉射又終請而歸鞅此知韓魏之曲辭耳入於晉陽入於朝歌誰非叛者故書之其辭同也胡傳曰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示威平丘而齊叛辭請召陵而蔡叛盟於沙鹹而鄭叛次於五氏而衛叛涖於鄭會於夾谷獻於黃而魯叛諸侯叛於外大夫叛於內故奔晉陽而趙鞅叛入朝歌而荀寅士吉射叛以晉國之大天下莫強焉邦分崩而不能守也春秋於晉事或略而不序或賤而稱人或書侵以陋之責亦備矣至是三卿內叛直書於策見其效也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禍緣衛貢也樂祁見執獻楊楯也蔡侯從吳荀寅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自是不能復主盟矣爲國以義不以利春秋之大法在焉見諸行事深切著明矣）晉趙鞅歸于晉（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歸易辭內有人也叛臣何以歸晉失刑也失刑者威福不在公也不言復歸位未絕也不絕其位晉之失也不言自晉陽不判晉陽於晉言非趙氏有也韓魏爲趙請趙韓魏黨也寅與吉射逐趙氏則逐之知韓魏逐范中行則逐之韓魏請歸趙鞅則歸之雖曰以公命其實君贊旋耳書趙鞅之歸所以罪韓魏也三卿分晉之謀肇矣）薛弑其君比（比弑子惠公夷立其事無可考矣）

（乙巳）（敬王二十四年）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戌公叔拔之子陽趙黶之孫左傳公叔戌富而驕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戌將爲亂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

（陽奔宋戌來奔胡傳曰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喪其臣其罪著矣戌以富見惡於君富者怨之府也使戌積而能散以財發身不爲貪人之所怨於以保其爵祿備庶幾乎）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左傳頓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故楚滅頓夫楚自吳入郢以來亦少弱矣至是而頓欲叛之頓不自量輕絕鄰好以怒大國又不能死社稷而甘爲臣虜楚陳不能字小不知自反而縱爲陵蔑書滅書以歸兩罪之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戌之黨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檇音醉○檇李吳越間地今嘉興府也左傳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於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自剄師屬之目越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閭傷將指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子夫差立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哀公元年吳敗越於夫椒按敗者詐戰也吳子光卒以敗卒也卒不書滅非死於戰所也吳越忿爭曲直無可問然以詐戰殺人君父則罪在越矣經不書夫椒之報胡傳以爲仲尼削之以報父之讎爲常也愚謂夫差志報父讎而不終又縱而翼之以自取滅亡爲忘父甚矣其不書夫椒之報殆不與夫差以能報而罪其忘親失讎也歟不然則經之偶闕也）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牽衛地左傳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於脾上梁之閒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帥狄師以襲晉戰於絳中不克而還林氏曰鄭得罪於王而齊掖之以叛晉范中行得罪於君而齊掖之以撓晉故景公問政於孔子子曰君君臣臣其以是歟愚按此其書爵讓人君釋君而助叛臣也以狄伐晉不書諱也使孔子得政於魯則將何如曰孔子用魯亦必不復事晉矣然牽之會孔子必不爲也聖人正己正君以正國人正天下而已）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洮曹地宋以樂祁之故而叛晉也）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石尚王朝之士也脤祭社之肉盛以脤器故曰脤以賜同姓諸侯庸展親也魯宋無一介於天王而天王下頒之脤然此後王臣亦不下交矣）

衛世子蒯瞶出奔宋（蒯苦怪反瞶五怪反○左傳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於洮太子蒯瞶獻盂於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太子羞之使戲陽速殺夫人乃朝於夫人太子三顧速不敢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瞶將殺子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胡傳曰世子國本也以寵南子故不能保世子而使之去國以欲殺南子故不能保其身而至於出奔是輕宗廟社稷之所付託而恣行矣春秋兩著其罪故特書世子其義不繫於與蒯瞶之世其國也而靈公不能正家以危其國本至使父子相殘毀滅天理之所由著矣愚謂夫婦有別而後父子親靈公爲南子召宋朝而太子遂漢高畏呂雉寵辟陽而如意殺唐中宗疑韋氏幸三思而其身弒皆縱淫以生亂無別故也靈公不羞而太子羞之羞之者人心之良也羞之而遂欲弒其母則大逆矣爲蒯瞶者惟是起敬起孝幾諫以感之號泣而隨之斯庶乎其可也）

衛公孟彄出奔鄭（蒯瞶之黨）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魯納叛也）

大蒐于比蒲

邾子來會公（非禮也中國無伯畏大國之威而自辱也）

城莒父及霄（魯二邑也杜氏曰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也○此年無冬史闕文）

丙午（敬王二十五年）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舊冬會蒐今春來朝懼已甚也）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牛以傷死也不言所食之處舉死爲重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左傳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又不事楚楚遂滅胡按此則胡自取滅也又不死社稷書滅書以豹歸兩罪之也）

夏五月辛亥郊（書時過也牛必在滌三月不扳稷牛而改卜牛是以過也）

壬申公薨于高寢（不於路寢非正也）

鄭罕達帥師伐宋（宋公子地在鄭故鄭爲之伐宋敗宋師於老丘）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蒢直居反○渠蒢宋地左傳謀救宋也救宋而書次不成救也次以伐而不書伐有窺伺之心次以救而不書救無恤患之志齊宋嘗會於洮鄭與齊衛履同盟矣鄭無故加兵於宋是背盟棄好也以齊衛之強豈不能有止於鄭乃謀救宋而不果何哉無恤患之志也齊景志代管霸而行事顛倒輕肆不能有爲每每如此故書次渠蒢而不書救宋不與其能伯也鄭之蔑王室叛大國棄鄰好反復不常則不足罪矣）

邾子來奔喪（非禮也舊年來會蒐是春來朝正今又親奔魯喪雖侯國之事天子不是過也所以然者中國無伯小國不能自保故兢兢事大至於屈

（服如此然卒之國屢被兵身爲俘虜終底滅亡凡此類悉書於册以見魯之虐小爲不仁又以見小國宜以禮自强不當徒自辱也）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左傳曰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謹天戒）九月滕子來會葬（非禮也）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譏無備也）辛巳葬定姒（左傳曰不稱小君不成喪也公羊傳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按禮記曰並有喪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其虞也則先重而後輕魯定姒後公二月而卒如以五月之期則以九月葬定公而以十一月葬姒氏禮也既不如期則宜先葬定姒而後葬公可也今先葬定公而踰旬葬定姒遲速皆非禮矣公喪未葬而有夫人之喪則於夫人之殯也禮宜釋君服以成夫人之服既哭而反君服不以重服哭輕喪不以重喪廢輕服也今魯人不然是苟簡從事而不成夫人之喪也君喪卒哭祔於皇祖夫人之喪卒哭而祔於皇姑廟祀而後乃合於夫今魯人卽以從夫而不先祔於皇姑是不祔也書葬者杜氏以爲反哭於寢也反哭於寢從夫之謚其子君魯其主在廟則夫人小君明矣公室不張三家不臣故於公則雨不克葬於夫人則不赴不成服不祔於皇姑故春秋不稱夫人不稱小君以著强臣怠慢而卑君妣之罪而書葬定姒以著其爲君夫人之實也）冬城漆（漆邾庶其所以之來奔者城漆以偪邾也左傳曰書不時告也杜氏曰實以秋城冬乃告也）

春秋集傳卷之十五終

春秋集傳卷之十六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颬園
婺源汪　紱雙池纂　後學宿松徐　曾皖樵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邑戴　彭景筠

哀公（公名蔣定公之子蓋夫人定姒所生謚法恭仁短折曰哀○在位二十七年而薨於越十四年）

（春春秋終）

丁未（敬王二十六年）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脩即位之禮也時公年四歲）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隨爲楚私久矣此復列於諸侯者吳之入郢也楚昭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

故楚子德隨而使列於諸侯也夫楚盡諸姬以役使文昭武移之國隨以諸姬之國而甘心役屬荊蠻此皆罪也因其復隨侯而隨侯之一以見楚之不道一以見隨之不立而知楚昭爲知節也定公六年鄭滅許矣而此復有許男者許元公收其餘民因楚之力而復以有國也國滅而能自復正也因其能許男而許男之而其所以復國之賨不見於經所以見恤患之無人而著許元之能立也楚子圍蔡報柏舉也蔡人男女以辨使疆於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於吳夫報柏舉則報怨也而楚昭書爵使疆於江汝之間則逼使之遷也而諸侯書圍何也蔡以吳師入郢壞宗廟毀社稷撻先君之尸甚矣楚昭復甯其國而一雪社稷先君之恥斯其情爲可矜故書之無貶辭而特覔其罪也然則許之乎曰蔡因裘佩之怨而以吳入郢楚以入郢之怨而合隨陳以遷蔡以怨相報何時已乎則以上無天王下無方伯而怨忿之師乃相尋也怨當問理之曲直而不以私蔡之報楚非公義也不堪辱耳吳之報楚臣懟君也伍員悖矣楚以宗廟社稷之辱而報蔡則以爲是亦宜報也然非請於天王以正吳蔡之罪而憤忿以摟與國以逼蔡而遷之又不能報吳以正伍員之罪而徒耀威於小國夫何義哉比事以觀而罪情之大小輕重見矣書

（圍蔡著楚人之暴也）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不言所食食非一處）

也四月郊書過時也穀梁傳曰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愚按此穀梁以魯之三卜郊四卜郊五卜郊言也然大饗不謂卜周之郊以日至正月夏之十一月其郊非魯所得行也三月夏之正月上辛魯郊祈穀也卜而不從牲有不具於是乎四月郊書四月郊過也胡氏所謂因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則書於策爲後世戒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左傳齊侯衛侯）

會於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圍鮮虞人伐晉取棘蒲魯師不書者爲內諱也釋君而助叛臣合鮮虞以伐中國以爲不義故內諱之也次五氏伐夷儀也而不書伐次垂葭伐河內也而不書伐牽之會帥狄襲晉戰絳中矣而不書伐至此乃書伐者合四國之師以拔其土地而晉不能校則成乎伐矣所以甚晉之衰也鮮虞不書爲中國諱

（也四國會伐而獨書齊衛罪之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舊年邾奔魯喪今此而魯卿伐）

（邾伐之者何辭而屈辱究何益乎）

戊申（敬王二十七年）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沂魚依反○先是魯取邾田自漷水此則更踰漷而取漷東之田也沂水出蓋山在）

魯境東南至下邳入泗非魯雩門之沂也魯將伐絞邾人爰其土故賂以漷東沂西之田而受盟時公方五歲政自三家今三卿並將以伐邾而君側虛無人焉不之恤也邾子會魯之蒐又來朝正又親奔魯喪而三卿伐之以奪其上田而脅之盟其無君甚矣其虐小至矣故備書以著其惡也句繹小邾邑三卿並伐而叔仲受盟者蓋季氏使二子盟邾以畀邾而季孫以君自處也胡氏謂此季氏以邾田歸二家而不自取也未詳孰是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左傳衛侯遊於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

君其改圖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滕子來朝

始朝公也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左傳趙鞅納衛世子於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胡傳曰世子不言納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君謂之儲傅則無事乎納矣凡公子出奔復而得國者其順且易則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難其逆則曰入不稱納矣況世子哉今趙鞅帥師以蒯瞶復國而書納者見蒯瞶無道爲國人之所不受也而稱世子者罪衛人之拒之也所以然者緣蒯瞶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謀於國人數蒯瞶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人莫不愛其親而志於殺莫不敬其父而忘其喪莫不慈其子欲子之富且貴也而奪之位蒯瞶之於天理逆矣何疑於廢黜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據國而與之爭可乎故特繫納衛世子蒯瞶於戚於趙鞅帥師之下而鞅不知義靈公與國人不能早正國家之本以致禍亂其罪皆見矣愚按蒯瞶欲殺其母見逐於父其不可君衛明矣然靈公無子焉得有孫輒既無父安得有祖而猶得藉口曰嫡孫當立哉公子郢賢而得眾靈公與夫人父嘗命之郢可以君衛者也乃一於遜以鳴高而不明於大義至國人不得已而戴輒爲君以至於父子兵爭亂天下之大倫郢亦惡能賢也或曰郢志在感君及夫人以復蒯瞶而不圖輒之遂據國以爭也若然則亦已過矣蒯瞶欲殺母又安得以父靈公而君衛國爲衛人計者只當明蒯瞶之罪以告之天王方伯以命子郢而立之則天理人心皆得所安而名正言順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鐵在戚南地名左傳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戰敗鄭師獲齊粟千車按齊鄭釋君而助叛齊鄭曲也而以趙鞅及是戰何敗罕達爲齊輸粟於范氏則未嘗志戰也而趙鞅禦之則趙鞅志乎是戰矣趙之讎范氏非公義也以私怨也范固叛賊矣鞅其庸愈哉范中行之罪易見鞅之罪人或未及知之經特以趙鞅及是戰所以著鞅之無君而擅兵鬬殺之罪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

七月而葬緩也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州來吳所滅也左傳吳洩庸如蔡聘而稍納師師畢入眾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於州來然則此吳以詐襲蔡而偪而遷之也曷爲不書吳遷蔡於州來而以蔡自遷爲文乎先是蔡降於楚使遷於江汝之間矣已而背楚以請遷於吳矣而又中侮之蓋國人有不順也然後吳師至焉是則吳非能遷蔡蔡使吳遷蔡也故以自遷爲文以罪蔡也曷言乎罪蔡書蔡殺其大夫而罪蔡可知矣子駟蓋有其信者遷國而殺大夫不與眾成謀而輕國以爽信也據傳則先殺而後遷經先書遷而後殺見遷爲蔡侯志以不順之故殺駟非徒以說於吳也稱國以殺則不惟蔡侯也不去其官守服楚之信亦爲國謀而非罪也然不能輔君守國而固欲鄙我之從以異眾志又不能獨吳之襲己也則亦自取殺矣故名蔡遷州來其得策乎間大國之間而無成信又無能和其民人而數勞遷從幾見有不能自立以依兩大間無信屢遷而國不亡者而荆吳之競小弱之不能自存也亦已甚矣

己酉　敬王二十八年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戚蒯瞶所居也石曼姑衛臣也爲其子而拒其父輒及曼姑之罪著矣然輒實拒父而首序國夏者又以罪齊之君臣釋父而子是助爲亂天倫也齊本以黨范氏之故而讎趙鞅非誠爲衛輒故而讎蒯瞶也乃以叛晉黨衛之謀遂釋君而助叛臣又釋父而助叛子則齊杵臼之罪其容逭乎故圍戚之師以齊首惡所以誅杵臼也書國夏罪夏之從君而不擇於義也圍戚者僞爲敵讎也戚不繫之衛公羊所謂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而爲其子圍之天理滅矣殺母者不可以君國矣拒父者豈可以君國乎是故在靈公只當命國人立郢而不當以私命郢在子郢則當承父之命而不必以讓爲賢郢不肯立矣在衛輒只當以父在固辭不當託祖之命而有國且靈公亦非有立輒之旨也在衛臣只當奉子郢而不當君輒即君輒矣亦不當從之拒父在晉趙鞅而行晉國之政當奉辭以聲輒罪而不當納蒯瞶在齊景而脩方伯之職當請於天王以立郢而不可黨輒以拒蒯瞶故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旨哉

夏四月甲午地震

下不安也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左傳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服虔曰季氏出於桓公又爲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杜氏曰孔子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爲天所災也○天子祖有功而宗有德於是乎有不毀之廟以功德及於天下人心所不忘非

（一家之私也諸侯而踰於五廟是僭天子也是故魯立武宮立煬宮有桓僖於哀公之世皆非禮也然胡氏謂爲子孫者不當問其祖功德之有無則亦一偏之論矣）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啓陽魯東南下邑帥師以城以偪邾也許氏曰魯比年四城地震宮災而不顧可謂不畏天矣）宋樂髡帥師伐曹（薛氏曰討樂大心之亂也）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左傳季孫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嗣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獵駟之黨也稱人以放蔡無君而衆爲政也稱大夫不以罪也）冬十月癸卯秦伯卒（惠公卒悼公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已盟句繹而又圍之直書之而罪自見矣）

庚戌（敬王二十九年）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左傳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卒文之錯殺翩穀梁傳曰稱盜以殺君不以上下道道也內其君而外弒者不以弒道道也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按翩非微者而書盜其襲君而射之則盜道也盜者不知誰何之辭盜翩而書殺以微蔡侯也人君也而得而盜殺之則不足君也盜耳非其臣也故曰不以上下道道也闕弒吳子餘祭不稱其君而稱弒闕猶下也盜則亂而不成乎下也故不日弒殺之而已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蔡公孫辰出奔吳（逐翩之黨也傳言逐而經書奔蔡方無君非能放也翩書盜而辰稱公孫以見盜非微者公孫盜也）葬秦惠公（略也）宋人執小邾子（宋亦圖伯也）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二子翩辰之黨也成公朔立而殺二子稱國以殺君臣同於殺之也不去其大夫謂羣盜之實皆大夫也）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左傳楚圍蠻氏蠻子奔晉陰地司馬販使謂陰地之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曰晉國未甯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誘蠻子而執之以畀楚師按蠻子書名蓋必有以自取矣胡傳曰文公執曹伯則曰畀宋人今云歸於楚猶曰京師楚也晉主盟爲日久矣不競至此春秋所惡）夏城西郛（杜氏曰備晉也）六月辛丑亳社災（亳公羊經作蒲禮記作薄○穀梁傳曰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公羊傳曰蒲社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掩之掩其上而柴其下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按社者土神築土爲壇除地爲壝樹木爲主也以受天之氣而生物故不屋戒社則屋亡國不通於天也有屋故災亳社災警人君不知所戒也）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頃公卒隱公虞母立）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亂故是以緩）葬滕頃公（不日常也）

辛亥（敬王三十年）五年春城毘（備晉也）夏齊侯伐宋（益爲曹故）晉趙鞅帥師伐衛（左傳舊年齊會鮮虞納荀寅於柏人是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按書伐聲衛罪也衛輒助叛臣而拒其父有罪可伐矣然趙鞅亦叛人也何以伐爲直書而兩罪見矣）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左傳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鬻姒生子荼嬖諸大夫至言立太子於公公曰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置羣公子於萊景公卒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黜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并閏爲五月特書閏月見其亟也）

壬子（敬王三十一年）六年春城邾瑕（蓋邾之瑕邑魯偪邾而城之也）晉趙鞅帥師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屬書趙鞅著趙氏之私也）吳伐陳（脩舊怨也楚救陳不書師於城父救不及陳也）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左傳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莫如盡滅之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侍得君而欲謀二三子盍及其未作也先諸諸大夫從之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於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於莊敗國人追之國夏遂及高張來奔夫陳氏之謀逐二子將以移齊也而陳氏之謀實景公肇之也高國齊之同姓世卿也今茲主少國疑乃一朝而逐二卿國無與立而政由陳氏矣及者相及而去也高國信讒不君其君而讎同列至於出奔交罪之也）叔還會吳

于柤（吳以伐陳故在柤而魯往會之以結好也）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左傳楚子卒於城父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荼公羊經作舍音舒○公羊傳曰弒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也為讓也此其為讓奈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君如欲立之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舍立陳乞使人逆陽生賓請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要諸大夫飲諸大夫皆諾之陳乞之家坐乞曰吾有所為甲請以示焉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於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弒舍左傳曰陳僖子召公子陽生而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於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公使朱毛告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不然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按楚比歸而虔弒則比弒君也陽生歸而荼弒是陽生弒君也何不書陽生弒君而乞弒君乎曰弒楚虔者眾弒之而比尸之弒荼者陳乞專之故不可以陽生之弒而蓋乞之弒也二傳所記不同而主於陳乞則一且陽生宜有齊也陽生繫之齊無罪而奔經不書其來未與齊絕也宜有齊則曷不稱子先君所不子也先君所不子乃偪先君所子而奪之位則非人子也而齊景階亂之罪亦著矣入逆辭陳乞實專齊政而召陽生立焉其歸易矣然國已有君而入而間之以援之而立乎其位則已逆也齊陽生入於齊齊陳乞弒其君荼則以陽生與乎弒矣弒荼者陽生推刃者朱毛惟乞君陽生以弒荼故陽生使朱毛弒荼故曰陳乞弒也不對而泣不足以掩其情矣）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必欲滅之而後快也）

宋向巢帥師伐曹（如魯伐邾志也）

（癸丑敬王三十二年）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報老丘之怨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衛不服也書侵無能為也）

夏公會吳于鄫（鄫為魯地吳至此而魯會之左傳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君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王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大數也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太宰嚭召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羸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吳為無能為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左傳季康子欲伐邾乃享諸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皆對曰魯德如邾而以眾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遂入邾處其公宮眾師晝夜掠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囚諸負瑕伐邾者季氏之謀而書公者蓋季氏奉公以行因而書公不使季氏得以以邾君君臣之辭也入邾罪魯也以邾子益罪邾子也不曰以歸曰以來內外之辭也此大惡也曷為不諱時公年十一耳入邾之非公能也明矣為公諱不為季氏諱也故直書入邾以邾子益來也書公伐邾又以見季氏之脅君也）

宋人圍曹（書大書圍志在滅曹惡之也）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鄭師救曹侵宋不書侵宋與鄭之能救也）

（甲寅敬王三十三年）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曹鄙人公孫彊以田弋說曹伯曹伯說之使聽政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宋築五邑於其郊以偪之八年春滅曹以曹伯及司城彊歸此滅曹也而不言滅入國以其君滅可知矣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而曹伯以[illegible]非怨宋也[illegible]見矣）

吳伐我（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吳為邾故伐魯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於夷獲叔子與析朱鉏吳子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

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按書伐我者兵至城下則無四鄙之可言也魯人滅邾而吳以邾故伐我吳有辭矣故曰伐我言自我致我也吳有辭而不書爵吳非中心爲邾也又至魯而求成焉則不成其爲伐罪矣故猶是吳也不書盟以城下之盟魯人諱之也

夏齊人取讙及闡（讙闡魯二邑左傳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卽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書齊人貶也言非所伐也不言伐而書取二邑魯往賂也）

歸邾子益于邾（左傳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秋及齊平歸者心所願也言能悔也邾子復國而又名之者有復滅之實無可歸之善也邾子歸又無道吳使太宰嚭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太子革以爲政不能悔也）

秋七月（備時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僖公卒子閔公維立）

齊人歸讙及闡（齊逆季姬以歸嬖歸讙及闡季姬嬖故也）

乙卯（敬王三十四年）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三月而速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雍丘宋地左傳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於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按取者悉虜而俘之也使能者無死而以郟張鄭羅歸則其眾固皆死矣敵加於己不得已而應之乃圍而悉取之是不仁之甚也書取鄭師罪宋皇瑗也于雍丘則以善鄭人之罪也以私鬭而將外取邑圍宋雍丘是驅斯民而就死地以求得所不當得皆不仁不義之至也）

夏楚人伐陳（左傳陳卽吳故也楚嘗救陳而陳背楚卽吳則陳似可伐也然陳則嘗有德於楚間於兩大惟強之從不得已也不務德而以力爭稱人貶也）

秋宋公伐鄭（臣取其師矣而君又伐之特稱宋公見君臣皆已甚也而鄭則有可伐也）

冬十月（備時月）

丙辰（敬王三十五年）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不能國也來奔而又名之不足寄公

也左傳曰齊甥也遂奔齊）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先是齊以邾故如吳請師及季姬之嬖乃及魯平而辭師於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舊年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春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於郎齊人弒悼公赴於師吳子三日哭於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夫齊以私忿請師於吳而又辭之陽生輕也然及魯平歸讙闡脩好睦鄰則於魯有禮於吳亦何惡焉吳乃請魯以伐之是猾夏也魯方及齊平而又會吳伐齊唯強之從魯棄信也邾郯從吳而不書以從吳失其位也邾隱在齊邾桓從吳伐齊是孛子而攻父也略邾郯而書公會吳伐齊內外罪也齊侯卒而吳子三日哭似進於禮矣然還師可矣而舟師之敗則何爲者此不書師還而下以伐齊至是伐喪也傳以陽生爲被弒而經書卒見弒之實蓋無可考而繫其卒於伐齊之下則疑案也如謂弒君以說則吳當不復以入海之師如以吳不聽其說則海師疑於討罪而經略之下趙鞅之伐亦以侵書是弒不弒不可知也赴於師以疾卒赴也）（悼公卒子簡公壬立）

夏宋人伐鄭（許氏曰宋既取其師矣乃伐而又伐惡其脩怨不已也其稱人貶也）

晉趙鞅帥師侵齊（脩范氏之怨也經每書趙鞅所以著其專兵而報怨之罪也書侵無可執之辭也將以齊爲弒君法所宜討則不當以潛師掠境書矣將以齊爲非弒君則齊方有喪晉不之恤而以師侵焉曾吳夫差之不若矣書帥師以侵惡之也）

五月公至自伐齊（久也）

葬齊悼公（三月而速葬書葬不成爲弒也）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簡公立而納公孟彄於衛蓋以結衛好也彄蒯聵之黨今歸衛則從輒矣其後蒯聵入而彄復奔齊於以見小人之反覆矣）

薛伯夷卒（惠公卒後微無可考）

秋葬薛惠公（不月略也）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左傳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夫吳非好陳乃爭陳耳然務德安民不戰而還則吳進於善矣楚子期亦遂以是還師是知服善也故伐者無貶辭而吳書救以善之也州來季子公子札也不書札而以號舉林氏曰義不在季子也吳救陳諸夏幾於亡也又孫蒲以爲此延州來季子非季札乃札之子孫耳）

丁酉（敬王三十六年）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左傳齊爲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於是叔孫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季氏之甲七千冉求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師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爲殿左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師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不許公爲與其嬖童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此未及國也而不書四鄙勝負均也而不書戰其書伐我何也魯及齊平矣而又會吳伐之是曲在我也曲在我故特書其伐我也然則冉有非乎曰義也書伐我所以罪致寇之由事至而禦之所以盡人臣之力非可以文告辭也則戰矣季孫則曰不能矣叔仲則既不欲矣不成丈夫矣右師則奔矣不有冉有魯何以列於諸侯也是魯君無與守國也魯無人焉矣故書曰伐我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轅頗貪利國人逐之）

五月公會吳伐齊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師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爲郊戰故公會吳伐齊克博至於嬴夫國書來伐不得已而應之猶之可也郊而既勝齊師矣而又會吳伐齊曲之曲也吳蠻夷之國以號通再書公會吳伐齊以外吳者外公也不言以吳亦吳志也夫差窮兵中夏以逞其志而不知盈之必毀越且擬其後也日之謹之也吳勝中國禍也公會吳伐齊公爲兵主而以齊國書及吳戰者罪國書也陳乞得政將移齊祚以故挑釁於鄰國而致強吳之師將使齊之國用耗於外內大臣死於爭戰而後安受其燼以得其志國書高無丕皆齊之世卿而不知爲謀也於是國書高無丕宗樓將三軍並出陳乞謂其弟書曰爾死我必得志惟時齊之羣帥皆分必死無生之氣甲戌戰於艾陵夫在易師之升曰師或與尸凶師之解曰左次无咎敬師以險升凶以賁解免咎齊衆僭矣而國書犢然戰也故以國書及乎是戰言志戰而不知難也吳人大敗齊師獲國書及羣帥六人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於公公與師而不書及我師者勝在吳耳叔孫州仇奉甲以從也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首寘之新篋褽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於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季孫命脩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隱公卒其後雖悉考）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不日常也）

衛世叔齊出奔宋（左傳太叔疾娶於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而爲之一宮如二妻孔圉怒欲攻之訪於仲尼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於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魯人以幣召孔子孔子歸魯）

戊午（敬王三十七年）十有二年春用田賦（上取於下謂之賦總言之則皆賦也分言之則粟米曰稅財賄曰賦周禮九賦之目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弊餘之賦此皆取於任地與餘財非盡取於田者也蓋九職任民三農生九穀園圃毓草木虞衡作山澤之材藪牧養蕃鳥獸百工飭化八材商賈阜通貨賄嬪婦化治絲枲臣妾聚斂疏財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皆各以其所職之出賦其財焉三農有稅公田是也其餘則賦以足用也其任地也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其取之也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削縣都皆無過十二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所以抑末也其用之也九式之法以關市之賦待君之膳服以邦中之賦待賓客以四郊之賦待稍秣以家削之賦待匪頒以邦甸之賦待工事以邦縣之賦待幣帛以邦都之賦待祭祀以山澤之賦待喪紀以弊餘之賦待賜予冢宰制之太府職之制用以三十年之通而餘其十是以雖有凶荒而國用無數若乃其賦於農民者則唯是助耕公田什無過一軍旅之賦甸出長轂一乘四馬十二牛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輜重二十五人此兵賦也一井八夫出禾二百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六缶米十六斗以供軍食也魯哀公結怨齊邾兵革屢起南媚強吳百牢致餼是以國用不足而欲加賦於民用者不宜用也用田賦者稅畝而外又以田賦之使農民亦家出貨賄也又或者計田出賦雖奇零餘夫之類亦各有供也其詳蓋不可考然要之重困農民矣農者四民之本農夫困則國本慮矣季孫欲以田賦訪於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知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

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遂用田賦田賦非舊也不曰初而曰用者春秋之末王制不行蓋他國有以田賦者而魯因亦用之且謂一時之權宜而不爲定制也然一時以爲權宜而後世且謂之常額矣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孟子昭夫人也左傳曰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胡傳曰昭公結好強吳忍取同姓以混男女之別不命於天子以弱其配不見於廟不書於冊以廢常典禮之大本喪矣其失國也宜哉愚謂書以孟子不幾掩昭公之失賊然君曰孟子也誰得而不曰孟子爲內諱可也不稱夫人氏不葬小君則掩而有不可終掩者聖人未嘗非大公也

公會吳于橐皋橐皋吳地在淮南左傳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鄖吳地今發陽也左傳吳徵會於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欲勿往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猶足以患衛往也秋衛侯會吳於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然則是會也吳蓋與焉不書盟外之也吳會宋魯衛以盟則吳儼然伯矣不欲與吳以伯故以參會書也三國盟而辭吳盟故不書吳然書會而不書盟者以爲此匱盟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使子貢見吳大宰子貢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太宰說乃舍衛侯不書會吳亦爲是諱也存中國也

宋向巢帥師伐鄭左傳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大爲之城嵒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圍宋師按鄭人之城嵒戈錫背約言而納蠡壁罪也於是伐之亦有辭矣然平元之族孰非兄弟而必欲奪其城邑以盡夷之宋豈義哉既取鄭師又再三伐鄭至於全師覆沒經備書之所以爲佳兵之戒也

冬十有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康子曰所失者幾月仲尼曰於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見再失閏也

己未敬王三十八年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向魋逃歸遂取宋師於嵒獲成讙郜延以六邑爲虛鄭背信而納其逋逃罪也又取宋師爲暴甚矣

夏許男成卒元公卒後難悉考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黃池衛地會晉侯及吳子兩伯之辭也是會也單平公與焉不書單子不欲以王臣與是會也國語吳夫差既勝齊乃會晉公於黃池吳以兵偪晉壘晉人請事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吳子曰孤欲守先君之班爵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董褐告趙鞅曰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先然而不可徒許也復命曰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下君有短垣而自踰之況荊蠻則何有於周室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吳許諾而退吳公先歃晉侯亞之夫吳晉爭先以兵迫好而加吳蠻於諸夏之上此無王也大亂之道也以王臣臨之損威重矣故不書單子爲王臣諱也吳人先歃而經先晉侯尊中國也晉固世主夏盟且嘗受命於天子也晉之不伯久矣此其復伯之乎曰中外之辭耳尊無二上曰及則參辭也以晉先吳可也以吳先晉必不可也抑班爵有定不與強力者爭得以先於史冊也晉及吳則晉伯不伯吳及於晉則吳亦非伯也宋號之盟不以晉及楚何南國之從楚者衆且久矣故不得而言及此以公會而及之云也據國語則吳公也而書子何也四夷之國雖大曰子杞侯用夷禮稱杞子蓋周之舊典所以勵諸侯以禮者吳伯而稱子春秋之大法也不以先歃稱公而遂以公誣也書會不書盟諱也吳入春秋以來祇以號舉於其來聘來赴則稱子於其爲蔡而敗楚則稱子以禮自進也穀梁傳曰吳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籍於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辭尊稱而居卑稱也然則此書吳子或猶是進之也自尊而無王則推而外之自卑而尊王則進而子之所以稱物平施也抑與晉爭伯矣則不得不稱吳子書及吳子亦所以著其實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高氏曰楚畏吳之強故乘吳之出會而帥師伐陳也

於越入吳越曰於越因其自云而云之狄之也乘人之出會而入其國都書入以言逆也越實殺吳之先君吳報先君之讎而入越既乃亡而存之又封殖之吳之於越也有德而無怨矣句踐不知自反陰謀覆吳則悖逆甚矣

故越之始見經也嘗以人書而於其淩强也終春秋以其號舉以其不能自進以禮而深惡之也先是吳將伐齊句踐率其衆以朝焉吳人皆喜子胥曰是豢吳也越不爲沼吳其泯矣及吳會晉於黃池越句踐乃命范蠡帥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句踐伐吳大敗吳師獲太子友遂入吳吳人告敗於吳子吳子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終會黃池乃歸冬及越平越之入吳在黃池之會之前而經書會黃池後者吳閟之不以時告也胡傳曰吳自柏舉以來憑陵中國可謂强矣以力勝人人亦以力勝之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春秋初書於越入吳在柏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在黃池之後皆因事屬辭垂戒後世不待貶絕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

秋公至自會（告廟）晉魏曼多帥師侵衞（爲趙氏讎衞也）葬許元公（不月略也）九月螽（灾）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公羊傳曰孛者何彗也其見於東方見於旦也何氏曰周十一月夏九月心在房心乃與日爭也明東方孛亂之象也光芒四出曰孛愚按孛之見也夕見則於西晨見則於東其戌月日在大辰則孛見於箕尾也後記十二月螽則歷之失閏未正此斗柄初昏仍建申酉日在鶉尾或謂星則孛見蓋於大辰然以日之光爲明非與日爭明也經不言所在之次孛體大近日星沒而猶見也

盜殺陳夏區夫（其事無考）十有二月螽

杜氏曰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失閏故此年復十二月螽實十一月也按閏月定時成歲所以釐功熙載而錯亂若此是無政也然正朔尚須自天王不以是爲季孫之咎也

庚申（敬王三十九年）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麟瑞獸麕身牛尾馬蹄一角角端有肉左傳曰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公羊傳曰何以書紀異也麟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朱子曰春秋獲麟熹不敢指定是書成感麟亦不敢指定是感麟而作大概出非其時被人殺了是不祥紱按孔子筆削春秋止於獲麟蓋感此而不復筆削也抑或適止於此而未及復作也閱二年而孔子卒矣必以爲文成而麟至春秋以天道終也則亦迂甚矣

卷之十六終

春秋集傳卷之末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颰園
婺源汪　紱雙池纂　後學宿松徐　曾皖樵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邑戴　彭景筠

哀公十四年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射音亦○射小邾大夫杜氏曰春秋止於獲麟自此以下至十六年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幷錄以續孔子所脩之經左傳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夏四月齊陳恆執其君寘于舒州（初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陳恆害其寵也遂殺闞止而執公於舒州按春秋諸侯爲其臣所逐者經皆不書某某逐其君而以其君自奔爲文晉欒書執其君州蒲於匠氏春秋不書葢孔子削之也此書齊陳恆執其君寘於舒州未之脩之春秋然也）庚戌叔還卒（叔青嗣）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陳宗豎出奔楚（事迹無考）宋向魋入于曹以叛（宋滅曹而爲邑也向魋之寵害於公公將討之向魋先謀公公知之召向巢而謀之要言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向巢聽命乃發徒以攻向魋向魋遂入於曹以叛）莒子狂卒（狂其廷反○其後無可考）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衛宋向巢來奔（宋公使向巢伐魋於曹巢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於曹取質向魋不可民遂叛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向巢辭之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魋奔齊陳恆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

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簡公弒弟平公驁立左傳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程子曰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卒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眾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弒君之賊人人得而誅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愚按左氏所記與論語少異自當以論語之言爲正然聖人正誼明道功利固非所計而時勢亦未可不揆魯君恇怯已甚則度之彼己以見吾勢之可伸而堅其討之之志或亦論事所當然也弒君之罪獨在陳氏要當書陳恆弒其君壬而史書齊人此未脩之春秋也）秋晉趙鞅帥師伐衛（脩舊怨也）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子洩嗣洩一名彘）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此與鄭良霄略同宜書陳人殺宗豎則討罪之意明此書殺之則疑於無罪而殺之之辭然事迹無可考矣）陳轅買出奔楚（葢宗豎之黨也）有星孛（不言所在史失之）饑

辛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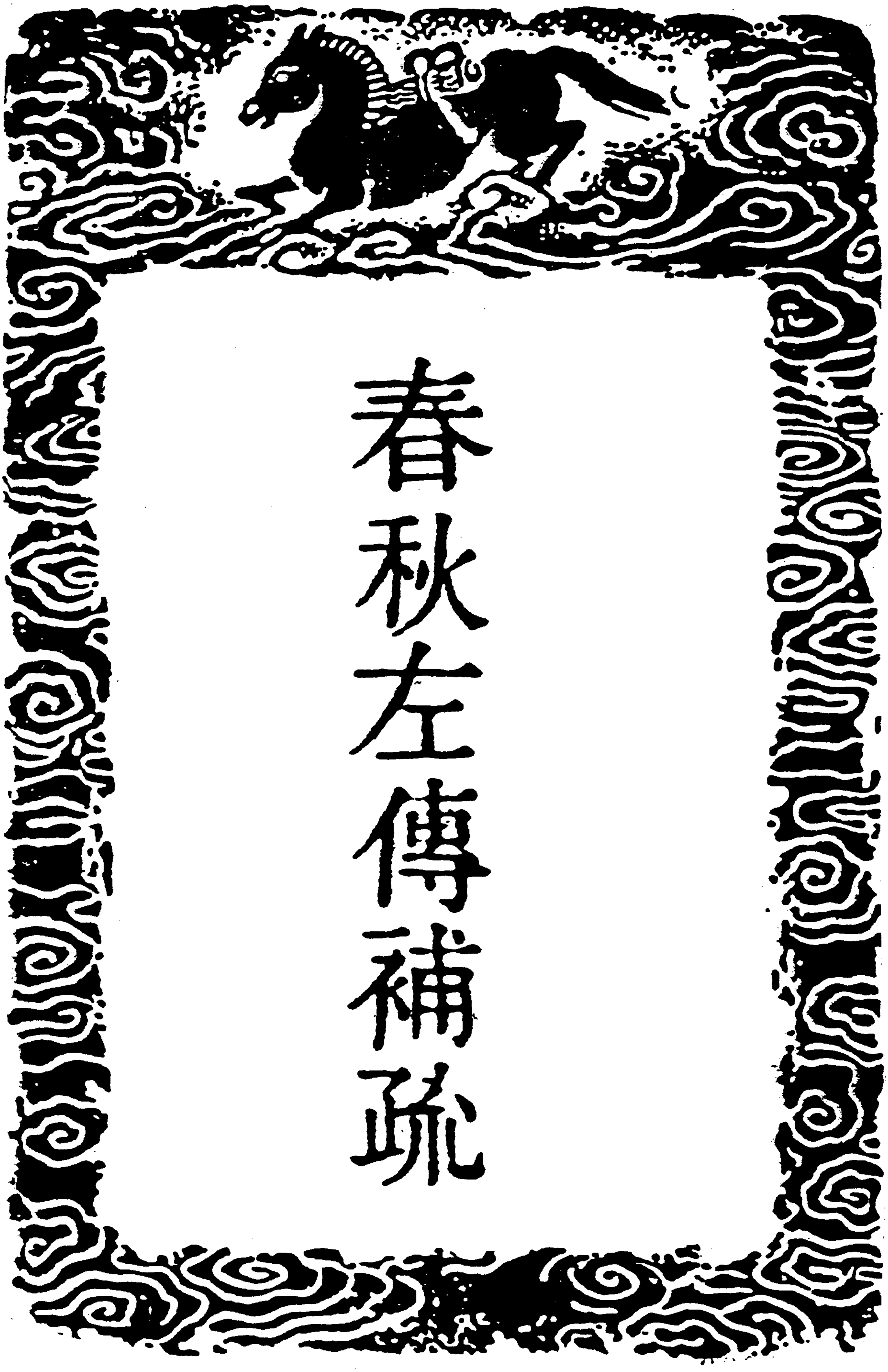
（敬王四十年）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左傳初孟孺子洩將圉馬于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圉馬焉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及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於衢聽共弗許懼不歸十五年春成叛於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按左氏則彘之不恤成而有以使之叛也昔孔子將墮成而何忌惑於處父之言成遂不墮使當日墮成今豈有伐而不克之患乎孺子彘不忠於君不順於親不禮於臣不恤其民孺子之罪耆矣而成人之事主也一不得志遂據以叛之夫豈義哉春秋內叛不書故南蒯以費叛不書費叛而書叔弓帥師圍費侯犯以郈叛不書郈叛而書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然則此宜書仲孫彘帥師伐成可矣此不書仲孫彘帥師伐成而書成叛未脩之春秋然也）

夏五月齊高無丕出奔北燕（蓋陳氏逐之也）鄭伯伐宋（報嵒之役也）秋八月大雩　晉趙鞅帥師伐衛（衞終不服晉故也）冬晉侯伐鄭（報鐵之戰也）及齊平（平艾陵之怨也子服何如齊齊人歸成）衛公孟彄出奔齊（此年閏月蒯聵入衞公孟彄事輒故因衞亂而出奔也）

壬戌（敬王四十一年）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衞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衞衞侯輒來奔（左傳衞孔圉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太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太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於伯姬舊年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遂入適伯姬氏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迫孔悝於厠强盟之遂劫以登臺其臣欒甯聞難使告季路而奉衛侯輒來奔季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子路曰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此皆十五年閏月事而史書於十六年正月者蓋從告也衞輒以正月始至魯也○問子路之死於孔悝何也曰食焉不避其難子路已自言之矣祗爲仕於孔悝故聞孔悝爲太子所劫便用舍死去救脫至於輒之不當拒父與蒯聵之不當入衞俱非子路所問也其辭小邾射之盟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其意亦正如此但此死亦儘可不必子路凡事欠細思如夫子說必也正名子路便以爲迂此正衞之根原也但既事孔悝自當忠其事亦全說不得子路不是今日正雖得如此義氣之人也）二月衞子還成出奔宋（還音旋○衞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弗果遂與褚師比俱奔宋）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孔子雖已致仕然從大夫之列爲魯之國老孔子死而哀公誄之則魯史書之固其

宜也門人欲存孔子之卒故述魯史至此以附經後自小邾以下至此公羊穀梁經皆無惟左氏經有之然魯史舊文未經孔子筆削者今皆不可見故朱子書曰如今魯史不存無以知何者是舊文何者是孔子筆削如何見得聖人之意則存此舊史數條於後亦正可與經互參或可考其書法異同之大略也杜氏曰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按杜氏所推長歷亦未可準但正月有己卯則四月十八自不得己丑或恐訛乙字作己字耳）

春秋集傳卷之末終



春秋左傳補疏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春秋左傳補疏叙

余幼年讀春秋好左氏傳久而疑焉及閱杜預集解暨所爲釋例疑滋甚矣孔子因邪說暴行而懼因懼而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春秋者所以誅亂賊也而左氏則云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杜預者且揚其辭而暢衍之與孟子之說大悖春秋之義遂不明已而閱三國魏志杜畿傳注乃知預爲司馬懿女壻晉書預本傳云祖畿魏尚書僕射父恕幽州刺史其父與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故預久不得調文帝嗣立預尚帝妹高陸公主起家拜尚書郎四年轉參相府軍事預以父得罪於懿廢棄不用蓄熱中久矣昭有篡弒之心收羅才士遂以妹妻預而使參府事預出意外於是忘父怨而竭忠於司馬氏既目見成濟之事將有以爲昭飾且有以爲懿師飾即用以爲己飾此左氏春秋集解所以作也夫懿師昭亂臣賊子也賈充成濟鄭莊之祝聃祭足而趙盾之趙穿也王凌毋邱儉李豐王經則仇牧孔父嘉之倫也昭弒高貴鄉公而歸罪於成濟已儼然托於大義而思免於反不討賊之譏師逐君昭弒君均假太后之詔以稱君罪則師曠所謂其君實甚史墨所謂君臣無常位者本有以啓之預假其說而暢衍之所以假司馬氏之惡而解懿師昭之惡矣又何疑顧射王中肩即抽戈犯蹕也而預以爲鄭志在茍免王討之非顯謂高貴討昭之非而昭禦之爲志在茍免孔父嘉之義形於色仇牧之不畏彊禦而預皆鍛鍊深文以爲無善可褒此李豐之忠而可斥爲奸王經之節而可指爲貳居然相例矣師昭而後若裕若道成若衍若霸先若歡洋若泰若堅廣他如石虎冉閔符堅相習成風而左氏傳杜氏集解適爲之便故其說大行於晉宋齊梁陳之世唐高祖之於隋亦踵魏晉餘習故用預說作正義而賈服諸家由是而廢吾於左氏之說信其爲六國時人爲田齊三晉等飾也左氏爲田齊三晉等飾與杜預爲司馬氏飾前後一轍而孔子作春秋之義乖矣四明萬氏充宗作學春秋隨筆斥左氏之頗吳中惠氏半農作春秋說正杜氏之失無錫顧氏棟高作春秋大事表特糾杜注之謬而預撰集解之隱衷則未有摘其奸而發其伏者賈服舊注惜不能全見而近世儒者補左氏注亦徒詳核乎訓故名物而已余深怪夫預之忘父怨而事仇悖聖經以欺世摘其說之大紕繆者稍疏出之質諸深於春秋者俾天下後世共知預爲司馬氏之私人杜恕之不肖子而我孔子作春秋之蟊賊也嘉慶丁丑冬

春秋左傳補疏卷一

江都焦循學

（隱公元年）傳費伯帥師城郎注郎魯邑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郁郎亭

循按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有方與音房豫有橐莽曰高平後漢書郡國志山陽郡高平侯國故橐章帝更名劉昭注云前漢志王莽改曰高平章帝復莽此號左傳隱九年費伯城郎杜預曰縣東南有郁郎亭晉書地理志高平國故屬梁國晉初分山陽置有方與有高平侯國此高平侯國卽郡國志之高平侯國章帝更橐而名之者其分山陽郡所置之東平國則統七縣而方與及東平侯國皆屬之杜氏用其時郡邑以明春秋傳所云高平方與縣乃指高平國所領之方與縣則郁郎亭自在方與不在高平侯國郡國志高平侯國之外別有方與方與在漢屬山陽晉屬高平與東平侯國改自橐縣者自異劉昭引杜預指高平侯國非也郡國志方與有魯侯觀魚臺蓋今之魚臺縣

傳有蜚不爲災注蜚負蠜也

循按負蠜之名說文有二虫部云蠜𠂤蠜也此爾雅之草螽負蠜也蟲部云𧐖臭蟲負蠜也此爾雅之蠦蜰卽此蜚也郭璞注盧蜰作負盤臭蟲盤與蠜音同可通用此注作蠜正與說文同非誤

（二年）經公會戎于潛注潛魯地

循按管子小匡篇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仲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常潛常潛二地名常爲詩居常與許之常潛卽此潛也

（四年）經衛人殺州吁于濮注濮陳地水名

循按史記衛世家集解引服虔曰濮陳地索隱亦引賈逵曰濮陳地杜本賈服也而係以水名乃說文濮水出濮陽南入鉅野鉅野爲魯地水經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東至濟陰句縣爲新溝又北東過廩邱縣爲濮水然則陳無濮水矣哀二十七年齊陳成子救鄭及濮自齊至鄭須涉濮水亦非陳地釋例土地名闕疑爲是

（六年）傳猶懼不蔇注蔇至也

循按莊公九年盟于蔇公羊穀梁作暨韋昭國語注暨至也杜以蔇通暨故訓至爾雅逮及暨與也暨訓至不若訓及善鄭以勸來者猶恐不及於義爲達訓至於上下兩來字且複矣

（九年）傳乃可以逞注逞解也

循按逞訓解本方言也杜於他處逞字皆訓快此訓解者成二年臧宣叔言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但能備難無所爲快故亦以解訓之以爲可以解免齊楚之同我也此北北戎侵鄭鄭伯患之則公子突以爲可逞亦以爲可以解免北戎之患也乃僖二十三年傳已則不明而殺人以呈釋文呈本亦作逞廣雅呈解也杜以殺人不宜訓解故訓快成二年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注云逞快也晉厲公無道三郤驕故欲使諸侯叛冀其懼而思

德此兩逞字當以上逞字訓快下逞字訓解晉可以逞謂可以解憂下文云若惟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憂可立俟則不可解矣快喜也解說也其義亦相通有所鬱而紓之謂之快樂可也謂之解緩亦可也

（十一年）傳而禱於其主鍾巫注主尹氏所主祭

循按史記集解引賈逵曰鍾巫祭名也下文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然則鍾巫在鄭爲尹氏所主祭公立於魯則公以之爲祭主楚語觀射父曰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朖其明能光照之其聽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又云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蓋巫能降神神物憑之卽巫以爲神故卽名其神鍾巫尹氏主之者所謂家爲巫史也隱公禱而得歸遂亦信而立爲祭主辥氏韓詩章句云鄭俗三月上巳之晨溱洧水上招魂續魄秉蘭祓除不祥春官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祓除用女巫招魂用男巫鄭人家主巫祭固風俗使然男巫女巫皆無數鄭氏云巫能制神之處位次主者鍾巫爲尹

氏之祭主此之謂矣

（桓公二年）經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注稱督以弒罪在督也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正其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釋例經書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仲尼邱明唯以先後見義無善孔父之文孔父爲國政則取怨於民治其家則無閨閫之教身先見殺禍遂及君旣無所善仇牧不警而遇賊又死無忠事晉之荀息期欲復言本無大節先儒皆隨加善例又爲不安經書臣蒙君弒者三直是弒死相及卽實爲文仲尼以督爲有無君之心改書一事而已無

他例也

循按公羊傳於孔父仇牧荀息三人互相比例以稱其賢曰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穀梁傳云督欲弒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弒孔父孔父閑也閑謂捍禦兩傳深得春秋書死難之義乃左氏則謂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陜子曰古者大夫猶皆乘車其妻安得在路使人見其貌舊言孔父義形於色而作傳者以爲女色遂妄爲此說耳）因而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又謂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此杜預所據以定孔父之罪案也乃司馬則然左氏明指爲華督之言督誣孔父之言而可據乎三國魏志齊王芳紀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車駕謁高平陵大傅司馬宣王奏免大將軍曹爽爽弟中領軍羲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官以侯就第戊戌有司奏收黃門張當付廷尉考實其辭爽與謀不軌又尚書丁謐鄧颺何

晏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大司農桓範皆與爽通姦謀夷三族丁未以太傅司馬宣王爲丞相固讓乃止三年四月丙午聞太尉王凌謀廢帝立楚王彪太傅司馬宣王東征凌五月甲寅凌自殺六年春二月庚戌中書令李豐與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等謀廢易大臣以太常夏侯元爲大將軍事覺諸所連及者皆伏誅三月廢皇后張氏秋九月大將軍將謀廢帝以聞皇太后甲戌太后令曰皇帝芳春秋已長不親萬機耽淫內寵沈漫女德日延倡優縱其醜謔迎六宮家人留止內房毀人倫之叙亂男女之節恭孝日虧悖傲滋甚不可以承天緒奉宗廟使兼太尉高柔奉策用一元大武告於宗廟遣芳歸藩於齊以避皇位夫司馬懿司馬師華督宋萬也曹爽何晏王凌李豐張緝等孔父仇牧也稱之爲謀不軌謀廢易大臣假太后令稱齊王芳耽內寵云云即華督所云司馬則然左氏所云民不堪命也（潛研堂文集何晏論云史載平叔爲尚書奏言云云予嘗讀其疏以爲有大儒之風若勸曹爽絀司馬懿此平叔之忠於公室也十七史商權云魏氏之亡始於曹爽之誅而終於齊王之廢及高貴鄉公之弒爽之驕溢其敗有由然爽不死司馬之篡不成若夏侯元李豐之獄則師昭相繼逆節彰著諸公身誅族滅皆魏室之忠臣也故於元傳末以誹死王鍾繇之後見其皆亡身殉國者）魏末傳至稱何晏婦金鄉公主[illegible]

晏同母妹裴松之顯辨其非以爲底下之書則孔父不能正其閨門非是之類乎曹爽傳張當陳爽晏等陰謀反逆並先習兵須三月中欲發又云宣王密爲之備則所云謀反者蓋將謀誅懿故懿知之而稱疾篤示李勝以羸也觀懿稱疾避爽松之注稱丁謐畢軌言宣王有大志而甚得民心不可以推誠委之由是爽恒猜防焉宣王力不能爭且懼其禍則爽晏等一日不除司馬氏一日不能得志所謂閑也王夌傳稱凌自知勢窮面縛水次魏略載夌與太傅書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幾於搖尾乞憐而干寶晉紀則云夌

到頃見賈逵祠在水側凌呼曰賈梁道王凌固忠於魏之社稷者唯爾有神知之其年八月太傅有疾夢凌逵爲厲甚惡之遂死何其聲情激烈生死不渝則志略之言卽左氏之言也晉紀之言則公羊穀梁之言也預於孔父屏公穀而取左則猶魏志魏略之志也至李豐等之事詳於夏侯元傳言元以爽抑絀內不得意中書令李豐雖宿爲大將軍司馬景王所親待然私心在元遂結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謀欲以元輔政陰令弟翼求入朝欲使將兵入并力起會翼求朝不聽嘉平六年二月當拜貴人豐等欲因御臨軒諸門有陛兵誅大將軍以元代之大將軍微聞其謀請豐相見豐不知而往卽殺之事下有司收元緝等送廷尉魏氏春秋云大將軍責豐豐遂正色曰卿父子懷姦將傾社稷惜吾力劣不能相禽滅耳大將軍怒使勇士以刀環築要殺之觀豐此言生氣勃勃可云不畏彊禦矣而鍾毓奏其迫脅至尊大逆無道豈可信乎杜預之貶孔父也卽所以貶王夌也貶仇牧也卽所以貶李豐也則仍鍾毓之志也高貴鄉公正元元年春正月乙丑鎭東將軍毋邱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戊戌大將軍司馬景王征之閏月己亥破欽

於樂嘉欽遁走遂奔吳甲辰安風淮津都尉斬儉傳首京都甘露二年五月乙亥諸葛誕不就徵發兵反殺揚州刺史樂綝丁丑詔曰諸葛誕造爲凶亂云云己卯詔曰諸葛誕造搆逆亂迫脅忠義云云三年春二月大將軍司馬文王陷壽春城斬諸葛誕五年夏四月詔有司率遵前命復進大將軍司馬文王位爲相國封晉公加九錫五月己丑高貴鄉公卒年二十皇太后令曰昔援立東海王子髦以爲明帝嗣情性暴戾日月茲甚吾數呵責遂更忿恚造作醜逆不道之言以誣謗吾云云吾語大將軍不可不廢之此兒

具聞自知罪重便圖爲弑逆賂遺吾左右人令因吾服藥密行酖毒事已覺露直欲因際會舉兵入西宮殺吾出取大將軍呼侍中王沈散騎常侍王業尙書王經出懷中黃素詔示之言今日便當施行沈業郎馳語大將軍得先嚴警而此兒便將左右出雲龍門雷戰鼓躬自拔刃與左右雜衛共入兵陣間爲前鋒所害此兒旣行悖逆不道而又自陷大禍云云夫司馬昭華督宋萬也毋邱儉諸葛誕王經孔父仇牧也稱誕造搆逆亂假太后詔稱髦悖逆不道云云卽華督所云司馬則然左氏所謂民不堪命也毋邱儉傳云儉與夏侯元李豐等厚善揚州刺史前將軍文欽曹爽之邑人也儉以計厚待欽矯太后詔罪狀大將軍司馬景王移諸郡國舉兵反顧罪狀司馬師而稱之爲反己言不順松之補注詳載其討師表文列師十一罪如云故中書令李豐等以師無人臣節欲議退之師知而請豐其夕拉殺載尸埋棺豐等爲大臣帝王腹心擅加酷暴死無罪名師有無君之心故光祿大夫張緝無罪而誅夷其妻子并及母后逼恐至尊彊催督遣臨時哀愕莫不傷痛而師稱慶反以歡喜懿每歎說齊王自堪人主君臣之義定奉事以來

十有五載始欲歸政按行武庫詔問禁兵不得妄出師自知姦慝人神所不祐矯廢君王加之以罪孚師之叔父性甚仁孝追送齊王悲不自勝羣臣皆怒而師懷忍不顧大義云云辭嚴義正豐緝之忠於此明而儉之忠亦於此著松之引習鑿齒曰毋邱儉感明帝之顧命故爲此役君子謂毋邱儉事雖不成可謂忠臣矣古人有言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若毋邱儉可謂能不愧也而志乃以反書之以謬贊之吾於孔父取公羊穀梁而不取左氏吾於毋邱儉取習鑿齒而不取陳壽預之不啻孔父猶壽之謬毋邱儉之志也而預尤狡矣魏末傳云賈充與誕相見譚說時事因謂誕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所知也君以爲云何誕厲色曰卿非賈豫州子世受魏恩如何負國欲以魏國輸人乎非吾所忍聞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觀斥充之言可謂忠矣及其敗也麾下數百人坐不降見斬皆曰爲諸葛公死不恨非其忠義之氣足以感人何以如此而傅子譏諸葛誕夫婦聚會神巫淫祀求福伏尸淮南舉族誅夷此天下所共見足爲明鑒何異左氏之譏孔父而瑣及閨門乎傅元者佐晉武禪代之臣也其譏諸葛誕以掩其忠猶杜預譏孔父

嘉以掩其忠也傳譏當代之臣以掩其忠預且譏前古之臣以掩其忠而預狡矣漢晉春秋曰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爲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爲之死不顧順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乎禍殆不測宜見重詳帝乃出懷中版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懼況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文王文王爲之備帝遂帥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文王第屯騎校尉伷入遇帝於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伷衆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帝戰於南闕下帝自用劍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畜養汝等正謂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卽前刺帝刃出於背文王聞大驚自投於地曰天下其謂我何太傅孚奔往枕帝股而哭哀甚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晉諸公贊云沈業將出呼王經經不從曰吾子行矣而世語謂尚書王經以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王業不申經意竟以及難因沈業申意者以經雖不出而托王沈王業申意於司馬昭也經之事附見夏侯元傳云淸河王經與許允俱稱冀州名士甘露中爲尚書坐高貴鄉公事誅始母謂經曰汝田家子今仕至二千石物太過不祥可以止矣經不能從歷二州刺史司隸校尉終以致敗依世語則牽經亦貳於司馬氏依魏志則譏經不知止足違母訓乃松之引漢晉春秋云經被收辭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往所以不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哉則其能遵母教忠孝兩全於是可知矣晉武帝太始元年詔曰故尚書王經雖身陷法辟然守志可嘉門戸湮沒意常愍之經之守志晉武且嘉之愍之與晉諸公贊及漢晉春秋合世語之說不足信也杜預之以孔父爲不善所以掩王凌何晏李豐張緝毋丘儉諸葛誕王經之忠也諸君之忠掩則預之不孝不忠不著余故詳述王凌何晏李豐張緝毋丘儉諸葛誕之忠以明孔父之忠不致令預得假左氏之誣辭以亂我聖經也

傳大路越席注越席結草

循按史記禮書集解引服虔曰越席結括草以爲席也禮運與其越席注云越席翦蒲也釋文越音活字

書作趏趏葢卽适适通於括括結也

五年傳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注祭足卽祭仲之字葢名仲字仲足也勞王問左右言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也

循按射王中肩鄭不臣甚矣勞王問左右姧也而杜預以爲王討之非明爲高貴討司馬昭而發幸祝聃射王中肩尚未至成濟之惡耳自救之說原是飾辭左氏述之非左氏以鄭志在苟免也預援寤生答聃之言爲司馬昭作解己非而乃直斥王討爲非何謬戾至此

七年經穀伯綏來朝注穀國在南鄉筑陽縣北

循按漢書地理志南陽筑陽故穀伯國後漢書郡國志南陽郡筑陽侯國劉昭注杜預曰穀國在縣北晉書地理志筑陽屬順陽郡史記索隱蕭相國世家引太康地理志云魏武帝建安中分南陽立南鄉晉武帝又曰順陽郡宋書州郡志順陽太守魏分南陽立曰南鄉晉武帝更名晉地理志云後漢獻帝建安十三年魏武盡得荆州之地分南陽西界立南鄉郡武帝平吳改南鄉爲順陽郡此注云南鄉筑陽依平吳以前未改名也

十五年經五月鄭伯突出奔蔡注突既篡立權不足以自固又不能倚任祭仲反與小臣造賊盜之計故以自奔爲文罪之也例在昭三年釋例諸侯奔亡皆迫逐而苟免非自出也傳稱衛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此以臣名赴告之文也仲尼之經更没逐者主名以自奔爲文責其君不能自安自固所犯非徒所逐之臣也傳不發於蔡朱衛衎而發於燕欵者（昭三年）欵罪輕於衛衎而重於蔡朱故舉中示例以兼通上下也朱雖無罪據其失位而出奔亦其咎也晉侯問於師曠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葢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絶望社稷無主將焉用之弗去何爲天之愛民甚矣豈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必不然矣晉悼感衛衎而發問師曠恃其目盲因問答以極言且言君不能君故臣亦不能臣罪不純在臣也

循按齊王芳本明帝之養子則其不當立固同於突而司馬懿則祭仲之比也芳不能倚司馬氏而與李豐張緝謀廢師則亦突使雍糾謀仲之比也君苦權

臣之逼與忠義之士謀之亦可憫矣而預以爲造賊盜之計是何言也羿突即所以罪芳也不知聖人大書鄭伯突明其爲君也其冬入櫟仍書鄭伯突未嘗不以爲君也惠半農春秋說云襄十四年傳稱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似列國之史皆書孫甯出其君孔子脩春秋削而更之蓋以臣出君猶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也杜預邪說以爲諸侯自取奔亡之禍不書逐君之賊者所以責其君此說之尤悖者不可以不辨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如預言則後世亂臣賊子益無所忌憚皆將逞志於君矣何懼之有哉

【傳】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注】殺而暴其尸以示戮也

循按戮辱也雍糾爲祭仲壻猶杜預爲司馬懿壻糾不私其婦翁死於君事烈士也何辱之有

十六年【經】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注】惠公也朔讒構取國故不言二公子逐罪之也

循按左氏稱衛宣公生急子屬諸右公子取宣姜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宣姜與朔搆急子壽急皆殺於盜二公子故怨朔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

牟惠公奔齊此杜預所據以爲說也攷朔以桓十三年立至此爲君已四年已君之而逐之猶已君之而弒之春秋於衛剽齊商人皆與以爲君而書齊人弒其君商人衛甯喜弒其君剽蓋君雖由篡弒而得身既事之則因而逐之弒之即是弒其君弒其君即是亂臣賊子此孔子作春秋所以息邪說使亂臣賊子懼也曹氏固篡漢而爲漢賊者也乃司馬氏既爲之臣世受其爵祿即不得藉口而不以爲君而爲司馬氏者固曰此曹魏者漢之賊也吾逐漢之賊殺漢之賊而已矣明人蔣氏之翹云魏景元四年劉禪降而漢滅明年咸熙元年司馬昭遂自進爵爲王二年輿衛服飾皆如帝者之儀子稱太子妻稱王后則賊亦明認繼漢而王蓋自不欲居篡魏之名矣此言是也晉書習鑿齒傳云在郡著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其言謂三國時蜀以宗室爲正魏雖受漢禪晉尚爲篡逆至文帝（即司馬昭）平蜀乃爲漢亡而晉始興焉此正師昭之志也惟魏爲漢賊而晉自承蜀漢以有天下則逐芳殺髦殲爽滅儉自可無所顧忌向使昭在必以此義曉於天下晉武憒憒仍以魏爲恪而昭之志實大暢於彥威而杜預於春秋此注一見其微

意焉

傳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注夷姜宣公之庶母也上淫曰烝

循按宣公此事洪邁容齋五筆極辨其誣謂宣公立僅十九年不應烝夷姜而生伋子納伋妻而生壽朔伋能娶必十五以上朔已能譖兄壽已能代兄死必在十歲以上此十九年之間何以消破鄒忠允駁之言莊卒而桓立十三年入春秋至魯隱四年則衛桓十六年宣以是冬立烝夷姜而生伋子當在其兄桓公之世蕭山毛大可又辨之云莊公死後莊姜治宮政惟禮是視戴嬀歸陳莊姜猶送之作燕燕之詩其宮中去就有禮如此幾見桓公宮中莊姜二嬀具在可容一嫪毐而不知覺者況使宣公早見獸行則不特衛人絕之討賊如石碏亦孰肯就邢迎之乎乃以夷姜爲莊公妾者緣服虔上淫曰烝之訓（見詩正義）杜依之耳烝廣雅訓爲淫史記衛世家云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爲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劉向列女傳云宣公夫人夷姜生伋以爲太子明以夷姜爲宣公夫人新序節士篇云伋前母子也壽與朔後母子也史記所謂愛夫人夷姜卽左傳所云烝於夷姜

謂寵溺之也宜以史記明左傳而知杜依服氏之非正義乃斥馬遷爲謬失之矣

春秋左傳補疏卷一

姪廷（琮[illegible]）校字

春秋左傳補疏卷二

江都焦循學

（莊公四年）傳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注不能降屈事齊盡以國與季明季不叛

循按後漢書賈逵傳左氏義深君父公羊多任權變注云左傳紀季以酅入于齊紀侯大去其國賈逵以爲紀季不能兄弟同心以存國乃背兄歸仇書以譏之此言紀侯以與紀季則非兄弟不同心而季固未嘗背兄杜依傳文用逵賈說固賈氏所不及也

（六年）傳必度其本末而後立衷焉注衷節適也

循按呂氏春秋適音篇云何謂適衷音之適也何謂衷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小大輕重之衷也黃鍾之宮音之本也清濁之衷也衷也者適也以適聽適則和矣考工記弓人是故厚其液而節其帤注云節猶適也淮南子精神訓適情辭餘以已爲度高誘注云適猶節也

（十二年）經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注萬及仇牧皆宋卿仇牧稱名不警而遇賊無善事可褒

循按公羊傳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摋仇牧碎其首齒著於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左氏言宋督弒閔公於蒙澤遇仇牧於門批而殺之雖不及公羊傳之詳亦未嘗有貶辭而杜預則以稱名之故而謂其無善事可褒又譏其不警而遇賊正義云公羊善其不畏彊禦故言此以異之劉原父稱仇牧之智則未仇牧之忠則盡矣劉後村因謂仇牧苟息殺身而不能執賊皆囿於預之詖辭觀其趨而至手劍而叱千古之下英氣猶存其不勝而死卽李豐恨力劣不能禽滅也將以不能執賊遂避匿觀望不出乎牧之摋而死亦豐之築於刀環也家氏鉉翁曰大夫死君之難乃曰無善可褒可乎君前臣名自是書法應爾杜氏每以名字爲褒貶曲爲之說其病甚大

（二十二年）傳翹翹車乘注翹翹遠貌

循按翹翹見於毛詩者豳風爲危也周南爲薪貌正義以爲高廣雅以爲衆此注本服虔以爲遠貌者爾雅釋草連異翹注一名連苕張仲景傷寒論作連軺釋名軺遙也遙遠也陸璣毛詩疏云苕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本草拾遺謂之翹搖搖通遙軺通迢杜蓋讀翹翹爲迢迢遙遙也

二十七年傳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注上之使民以義讓哀樂爲本言不可力強

循按讓事樂和申言禮樂愛親哀喪申言慈愛注於讓上增義字司馬法仁本篇云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之謂正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天子之義篇云士庶之義必奉於父母而正於君長故雖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德義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力同而意和也

三十二年傳能投蓋於稷門注葢覆也稷門魯南城門走而自投接其屋之犅反覆門上

循按水經注泗水篇云沂水北對稷門昔圉之犖有力能投蓋於此門服虔曰能投千鈞之重過門之上也杜預訓走接屋之桷反覆門上也依水經注杜注犅字爲桷推杜云走而自投接屋之桷是以投爲躍上以手接攀屋上之桷因而身覆於上蓋屋爲門上之屋反覆門上解蓋於稷門是不以蓋爲物也孔氏六帖游俠篇云韓晉公在浙西時一年少請弄閣乃投蓋而上猿掛鳥跂捷若鬼神此投蓋正用杜氏義猿掛鳥跂所謂反覆門上也與服義殊如杜說投而蓋於稷門於辭不明且自投接桷可爲捷不可爲力服氏以蓋爲千鈞之重必非指車蓋過門之上亦非情理所有竊謂投如搏人以投之投蓋卽闔謂門扇也城門之闔非一人所能勝犖能持而投之所以多力闔卽稷門之闔故曰投蓋於稷門非投於門上也說文蓋苫也周禮閽師茨牆則翦闔注云闔苫也闔本門扇之名而可借爲蓋苫之蓋則蓋苫之蓋亦可借爲門扇之闔荀子宥坐篇復瞻彼九蓋皆繼注云蓋戶扇也此門扇之闔正作蓋

閔公元年傳猶有令名與其及也注言雖去猶有令名勝於畱而及禍

循按此到裝文法與其及也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猶有令名到裝使肖口吻左氏屬文之法也史記晉世家芟去下四字集解引王肅曰雖去猶可有令名何與其坐而及禍也加何字未達

二年傳狂夫阻之注阻疑也言雖狂夫猶知有疑

循按廣雅猜阻疑也張揖生杜前此訓不始杜矣服

虔訓阻爲止阻之於疑猶止之於礙說文礙止也从疑聲

傳雖知其寒注寒薄也

循按白虎通云涼寒也說文涼薄也

傳（僖公四年）傳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注牛馬風逸蓋末界之微事故以取喻

循按費誓馬牛其風鄭注訓風爲走逸釋名風放也氣放散也詩北山出入風議箋亦云風猶放也是風爲放逸之名馬牛各有羈縶不越疆界惟放縱走逸則可越界而行上云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並不連疆接境雖放馬牛使之走逸斷不相及言楚之馬牛雖逸不能入齊地齊之馬牛雖逸不能入楚地言其遠也故下云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至因牝牡相誘而逸此風之由耳呂氏春秋乃合纍牛騰馬游牝于牧高誘注云皆將羣游從牝於牧之野風合之風合當亦謂放之使合杜以馬牛風逸爲末界微事未得傳意二十八年中軍風於澤亦是馬走逸於澤杜言因風而走亦未是

傳君其問諸水濱注昭王時漢非楚竟

循按漢書地理志丹陽郡丹陽縣注云楚之先熊繹所封然則楚世家成王封熊繹於楚國居丹陽在丹陽郡之丹陽縣此正義引宋仲子以丹陽在南郡枝江縣與班氏異杜佑通典又謂在巴東郡秭歸皆非也楚世家封熊繹于楚蠻居丹陽周夷王時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揚粵至于鄂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班志於丹陽縣注熊繹所封又敘楚地云周成王時封文武先師鬻熊之曾孫熊繹于荊蠻爲楚子居丹陽而南郡枝江則注云故羅國秭歸則注云歸鄉故歸國又江陵注云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攷羅國在桓十三年尙能諜楚師而敗若敖若爲楚初封之國何以地沒於羅歸卽夔僖二十六年楚以其不祀滅之者也史記集解引服虔云夔楚熊渠之孫熊摯之後夔在巫山之陽秭歸鄉鄭語孔晁注云熊繹六世孫曰熊摯有疾楚人廢之立其弟熊延熊摯自棄於夔子孫有功王命爲夔子熊摯竄于夔則夔必遠於楚是時楚都正在丹陽若秭歸卽是楚都摯何竄於此且國於此邪吳太伯世家言太伯奔荊蠻自號句吳太伯所邑之吳漢會稽之吳縣今之蘇州也其地稱荊蠻則楚之初封正不

遠此其時荆蠻之地多荒僻楚以漸經營之雖封其子於鄂而都仍在丹陽楚地如鵲岸在今池州長岸在今當塗棠在今六合駕鵞膚浦在今無為州吳志張紘謂孫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曰金陵然則自池州太平江寧以逹於江北和滁之間均為楚屬丹陽今寧國也由丹陽而拓之誠初封根本之地也地處下流不足以窺中國故必經營於江漢之間滅權之後使鬬緡尹之（莊十八年）已有遷郢之志然是時隨在其北羅在其西鄖絞州蓼諸國合而謀之故未敢即遷耳桓六年侵隨軍于瑕以待之瑕者成十六年鄢陵之戰楚師還所及者也鄢陵今開封府之鄢陵縣自是還師必由召陵（在郾城縣）南入城口（在應山縣）道過隨東瑕當在此侵隨所及之瑕即師還所及之瑕武王從丹陽來侵故駐於此屈瑕伐羅武王用鄧曼言使賴人追之不及賴人者昭四年楚靈王伐吳朱方而遂滅之者也賴必近吳之國武王居丹陽賴在其西羅又在賴西故使賴人追之為便若秭歸去羅甚近且在羅西何至使賴人追之而且不及也武王既克州蓼而服隨唐（見哀公十七年）藩籬益固文王熊貲元年遂遷于郢郢既遷而丹陽轉為東鄙之地矣水經注引宜都記云秭歸蓋楚熊繹之始國地理志以為吳之丹陽論者云尋吳楚悠隔繿縷荆山無容遠在吳境是為非也通典以丹陽為秭歸本此而又謂自秭歸遷於枝江則合宋仲子酈道元之說而一之而正不必然也然則子革對楚王曰先王熊繹辟在荆山何以言荆山也試為思之固亦有說以初封言宜曰辟在荆蠻對君之體不可謂國為蠻故文其說也班氏以前未有以丹陽在南郡者執於子革之言乃移屬枝江移屬秭歸矣學者執溥昭之言謂小白為子糾之兄與此何異邪

傳　攘公之羭　注　羭美也

循按史記淮陰侯列傳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褕衣甘食索隱云褕鄒氏音踰美也聘義瑕不揜瑜瑜不揜瑕注云瑜其中央美者說文瑜美玉也然則從俞之字自有美義不必因羊也

（五年）傳　天策焞焞　注　天策傅說星時近日星微焞焞無光耀也

循按晉語載此童謠韋昭注云天策尾上一星名曰天策一名傅說焞焞近日月之貌也杜本此此時日月會於尾尾星伏不見則尾上之星亦伏不見故天

策星以近日之故不見星而但見日光之明說文焞明也九歌東君篇暾將出兮東方王逸注云謂日始出東方其容暾暾而盛也焞焞卽暾暾謂日光出於天策星之間而盛非謂天策星近日而微焞焞屬日不屬星杜以爲無光耀非是星無光耀而日出則焞焞天策焞焞言天策所在之處日光焞焞也

十年經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注獻公既葬卓以免喪故稱君也荀息稱名者雖欲復言本無遠謀從君於昏

循按晉假途伐虢全用荀息之謀息非無遠謀者也

左氏稱公命息傅奚齊息言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三怨雖作不食其言引白圭之詩以美之無譏辭也杜以爲從君於昏令千古忠臣義士扼腕不申矣正義云息稱名者不知奚齊卓子之不可立又不能誅里克以存君是其雖欲復言本無遠謀也夫經書卓爲其君則不以其不可立而不以爲君也旣正其名爲君則弑之者爲賊而死之者爲忠矣荀息之不能殺里克猶毋邱儉之不能殺司馬師也習鑿齒引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兩語以美毋邱儉蓋儉之受顧命亦息之受君命也習氏引荀息以美儉則預譏荀息以例儉可知

十五年經輅秦伯注輅迎也

循按釋文輅五嫁反史記晉世家集解引服虔曰輅迎也晉語梁由靡韓簡輅秦公韋昭注云輅迎也舊音云輅音迓

二十二年經君將與之弗可赦也已注言君與天所棄必不可不如赦楚勿與戰

循按爾雅赦舍也推注弗可句赦也句勿與戰三字解已字

二十五年傳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注徑猶行也

循按淮南本經訓云接徑歷遠高誘注云徑行也杜本此徑與經古字通廣雅經徑也孟子經德不回趙岐注云經行也文選魏都賦劉逵注云直行曰經是經亦訓行劉炫改徑爲經義得通也竊謂說文徑步道也史記高帝紀夜徑澤中注云徑小道也蓋衰本以壺飧從重耳有時重耳行大道衰由小道亦餒而不食謂不以相違而自私也從字絕句徑一字句餒而弗食四字句或屬上讀從徑或屬下讀經餒皆不辭徑依曲禮注訓爲邪行

二十六年經公追齊師至酅注公逐齊師遠至齊地故書之

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鄑下

循按莊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注云酅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紀在齊東酅爲紀邑則亦在齊之東魯在齊南魯追齊至酅則酅必近魯一屬安平一屬穀城杜注是也春秋大事表於此酅引趙氏云酅齊之附庸紀季之邑非是二十八年楚師背酅而舍又一地

（二十七年）傳貫三人耳

循按程大昌演蕃露云軍法以矢貫耳爲聅聅之音耻列徒安二反也說文引司馬法曰小罪聅中罪刖大罪剄故子玉治兵鞭七人貫三人耳者用此法也

漢原涉犯罪茂陵守令尹公捕之急諸豪說尹欲使肉袒自縛箭貫耳詣廷門謝罪則用箭貫耳以示懲恐畏非以意爲之耳正義以耳爲聅句失之

（二十八年）傳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注盬啑也

循按杜蓋讀盬爲蠱昭元年傳於文皿蟲爲蠱注云器受蟲害者爲蠱啑即唼字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蟲食曰唼謂楚子唼己之腦如蟲齧然盬蠱可通用詳見孔穎達毛詩鴇羽正義

傳吾且柔之矣注腦所以柔物

循按素問五藏別論腦髓骨脉膽女子胞此六者地氣之所生也皆藏于陰而象于地解精微論腦者陰也陰柔故子犯言吾且柔之彼來盬我用齒齒剛也我以腦承之是有以柔其剛故云柔之寓柔遠人之義也杜云腦所以柔物未知何謂

（三十二年）傳文王之所以辟風雨也注兩山相嶔

循按文選上林賦嶔巖倚傾郭璞注嶔巖欹貌也後漢書周燮傳注云欽頤曲頷也欽嶔古通相嶔謂兩山顛欹曲相倚上合下空故可辟風雨

（文公二年）傳子雖齊聖注齊肅也

循按詩小宛人之齊聖與此齊聖同毛傳云齊正箋

云中正通知之人詩黍苗箋肅肅嚴正之貌文十八年傳齊聖廣淵注云齊中也與此注互明

（六年）傳難必抒矣注抒除也

循按楚辭九章惜誦云發憤以抒情王逸注云抒渫也易井渫不食荀爽曰渫去穢濁清潔之義意也史記集解引向秀曰渫者浚治去泥濁也渫與除相近矣莊三十年傳鬬穀於菟爲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注云紓緩也成二年傳我亦得地而紓於難注云齊服則難緩此正義引服虔作紓緩也紓抒古通借耳抒之爲除亦猶舒之爲徐

七年傳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注葛之能藟蔓繁滋者以本枝廕庥之多

循按後漢書崔駰傳達旨云條垂藟蔓廣雅藟藤也杜藟蔓二字本此詩樛木葛藟纍之箋云葛也藟也得纍而蔓之之釋文藟本亦作虆九軌反似葛類草木疏云一名巨苽似燕薁亦連蔓葉似艾白色其子赤可食纍力追反纏繞也本又作虆王風緜緜葛藟箋云葛也藟也生於河之厓小雅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傳云纍蔓也然則葛與藟異物而纍訓蔓此以葛藟爲葛蔓則以藟爲纍班固幽通賦攬葛藟而授余兮曹大家注云見神持葛來授我也以葛一字解葛藟則屬藟於葛不以爲異物矣顏師古漢書注此賦云葛藟葛蔓也一說藟葛屬葛之與藟皆有蔓焉兼存二說蓋詩既言藟又言纍故分別上藟字爲葛類下纍字爲蔓傳言葛藟庇本根則藟可爲葛之蔓耳劉向九歎憂苦云葛藟虆于桂樹兮王逸章句云藟葛荒也虆緣也詩曰葛藟虆之此言藟又云虆藟不得爲纍故以爲葛荒葛荒卽巨苽齊民要術引陸璣疏作巨荒說文藟草也一曰秬鬯也秬鬯亦卽巨荒巨荒巨苽葛荒秬鬯一也此釋文葛藟本或作虆力軌反能虆類蘬反分別注之藟與傳文之藟爲兩音陸出能虆則陸所見本作葛之能虆蔓矣然注僅言葛之能藟蔓不兼言葛藟之能藟蔓則注之藟蔓正解傳文葛藟之藟陸作兩音恐未然也

十一年傳宋公爲右盂鄭伯爲左盂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注盂田獵陳名將獵張兩甄故置二左司馬然則右司馬一人當中央

循按宋書禮志云先獵一日遣屯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右甄護軍一人督左甄晉書周訪傳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又陶侃傳帝使侃擊杜弢令周訪趙誘受侃節度侃令二將爲前鋒兄子輿爲左甄又朱伺傳陶侃時鎮江夏以伺能水戰曉作舟艦乃遣作大艦署爲左甄兩甄乃晉軍中之稱杜氏舉當時事以證古耳世說新語規箴篇桓南郡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雙甄所指不避陵壑

十二年傳不在軍事注又未嘗涉知軍事

循按在祭也故云涉知

十四年傳終不曰公曰夫己氏注猶言某甲

循按漢書石奮傳云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師古

曰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三國志注引魏略許攸與太祖戲至呼小字曰某甲是則作史者諱言不便述攸所呼而諱言爲某甲商人既立公子元不能直斥其名又不肯稱之爲公故以夫己氏稱之耳齊桓之子六人並見僖七年爲武孟卽公子無虧爲公子元卽惠公爲公子昭卽孝公爲公子潘卽昭公爲商人卽懿公爲公子雍以元稱商人爲夫己氏己於甲乙之次爲弟六葢商人行六故以己稱之商人弒舍以元爲兄而讓之葢是時諸兄惟元在然則傳叙公子雍於商人後何也傳之序不必以長幼先武

孟以其先立也次惠公以長衛姬少衛姬連類而及也次孝公昭公懿公則以立之先後爲次也雍不立故後於五人雍別無所見當是已歿立孝公時方畏四公子之徒四公子潘商人元及雍也僖二十七年孝公卒卽立昭公度必孝無子而昭之年次之也昭卒而昭之子舍立商人殺舍而讓元知元之年次於昭而長於商人而昭公之長於元亦可見雍不爭可知是時無雍矣商人幼於雍而居六卽以稱夫己氏知之余始爲此說自疑私臆及閱曲阜孔巽軒太史經學巵言說夫己氏與余同錄於左以證余說巵言

云葢桓之六子商人弟六以甲乙次之而稱爲己僖十七年傳叙懿公於公子雍之上者以無虧與惠孝昭懿皆嘗爲君而公子雍未得立又五公子母皆諸侯公子獨雍母爲宋大夫華氏女雖云如夫人者六人傳家叙之自有貴賤故雍倒在末耳非長幼之次

十五年傳魯人以爲敏注無故揚其先祖之罪是不敏魯人以爲敏明君子所不與也

循按檀弓云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容居爲徐國大夫而自稱魯人故注云魯魯鈍也又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注亦云言雖魯鈍其於禮勝學此正義以

魯人爲魯鈍之人本檀弓注也乃檀弓言魯人不止此如云魯人欲勿殤重汪錡魯人曰非禮也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皆指魯國之人此傳在魯言魯故曰魯國之人以爲敏華耦之來魯人固以其爲罪人子孫若自侈大將有以譏之耦先自言華督得罪於殤公請承命於亞旅此口給故魯國之人以爲敏也服虔云魯人不知其非反尊貴之亦謂魯國之人

十六年傳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注始例發於臣之罪今稱國人故重明君罪

循按左氏極稱公子鮑之善而直云昭公無道國人

奉公子鮑以因夫人襄夫人王姬使公田於孟諸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考昭公初立以欲去羣公子而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而殺公孫固公孫鄭（七年）昭公不禮襄夫人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八年）楚將伐宋田於孟諸宋公爲右孟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文之無畏抶其僕以徇（九年）十四年會晉趙盾等於新城舍楚以從晉矣其冬蕭封人高哀來奔左氏以爲不義宋公不詳所以不義何在也（春秋說謂此宋公指鮑）觀宋昭違楚載燧之令轉而從晉則其人固貧氣不能柔屈者耳襄夫人以公子鮑美而豔欲通之則夫人平日不安其室可知此公所以不禮也鮑以昭公欲去羣公子故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以昭不禮於襄夫人遂因夫人以謀之禮於國人饑竭粟老饋詒數於六卿之門收羅國之材人其不臣之心舊矣是時昭之黨已盡而六卿皆鮑之黨昭孤立故知其將弑而盡以寶行其不適諸侯明曰既爲人君又爲人臣不如死其性之不屈可見未見其無道也而鮑乃因襄夫人以弑之若曰以君祖母殺之已可以脫惡名此司馬師逐齊王芳司馬昭弑高貴鄉公髦所以必假皇太后令也皇太后令極指斥芳與髦之不道則昭公之無道當亦襄夫人言之皇太后之令出自師昭則襄夫人之命亦出自公子鮑當時赴告或稱襄夫人以其無道廢之則師昭假皇太后令所本也或稱甸人因其田獵而弑之則昭歸罪於太子舍人成濟所本也孔子作春秋特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不許其假命於襄夫人也不許其諉罪於甸人也直公子鮑弑之而已左氏稱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則其赴告也爲不云程滑弑之也而孔子不許也書曰晉弑其君州蒲直欒書弑之而已據春秋之義以例師昭則師之逐芳昭之弑髦其不得假於皇太后之令也凜然可見乃左氏則以書宋人轉歸其獄於君之無道而師昭之徒得而有所托矣杜預之爲師昭飾也非無辭矣松之於齊王之廢也載魏略於其下云景王將廢帝遣郭芝入白太后太后與帝對坐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王據帝乃起去太后不悅云云則郭后之於芳且不得以襄夫人例而預能爲之解乎司馬昭既殺諸葛誕習鑿齒曰自是天下畏威懷德矣種惠吳人結異類之情寵鴦葬欽忘疇昔之隙不咎誕衆使揚土懷愧功

高而人樂其成業廣而敵懷其德此卽公子鮑禮國人之術也大凡奸雄必結恩於民收心於士此司馬氏所以勝爽凌儉誕而取位於曹欒書所以勝三郤而得志於州蒲齊商人弑舍亦必驟施於國而多聚士不獨一公子鮑之於杵臼已也

（十七年）**傳**鹿死不擇音**注**音所休蔭之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

循按說文陰闇也闇與暗通皆從音聲文選高唐賦隨波闇藹李善注闇藹者言木蔭水波闇藹然也音之爲蔭猶闇之爲陰古人聲音假借魏晉間尙能知之故杜用以解傳是也隋唐以來此義漸泯劉光伯所以從服說以規杜正義依文演說亦未能詳其義也莊子人間世云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郭注云譬之野獸蹴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而氣息不理茀然暴怒此讀音如字

春秋左傳補疏卷二終

孫授（易詩）校字

春秋左傳補疏卷三

江都焦循學

（宣公二年）經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皐注靈公不君而稱臣以弑者以示良史之法深責執政之臣傳孔子曰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注越竟以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

循按萬氏充宗學春秋隨筆云晉靈卽位十四年矣未離幼志傳所云彫牆彈人不過少年兒戲卽宰夫之殺亦出一時之暴趙盾爲正卿引君當道使志於仁乃其職也一旦君臣相惡遽謀弑逆何其忍乎大

抵靈公爲人躁妄未嫺師保之訓長而漸黠不堪趙盾之專因欲殺之盾知身在必不相容而大權久握不容中失遂萌逆節已僞亡而穿行事陽收其實而陰避其名豈知亡不越竟反不討賊早爲董狐兩語斷定左氏惑於邪說乃托仲尼之言以賢趙盾嗟乎弑君者爲賢將何者而後爲不賢乎蓋左氏生春秋後目覩七國將興每於其先世之見於春秋者必預著其祥曲爲之說如陳氏則謂五世其昌八世莫京魏氏則謂公侯子孫必復其始而趙盾弑君更爲多方解免不顧聖經之書法先儒謂其好以成敗論人而是非謬於聖人良不誣也毛氏大可春秋傳云晉史爲此策書時孔子尚未生安所得孔子之言而記之此實左氏當時懾强趙之名疏盾功德因妄爲此言鉏麑之死靈輒之報提彌明之忠盾得人矣據此盾眞弑君之賊有意爲之而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春秋亂賊半屬守禮以要譽假行惠以結人心策書所載比比而是今晉君左右皆盾人矣推是術也陳完之移國操莽之移天下皆在於是萬氏毛氏之論左氏是矣而杜預則云越竟可以不討賊然則不越竟則必當討賊不討賊而越竟則可免不越竟而討賊

則亦可免司馬昭使成濟弑其君而殺成濟異乎趙盾使趙穿弑其君而不殺趙穿昭之殺成濟固自以爲可以愚天下後世此預所以爲之說也

（四年）經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傳權不足也注子家權不足以禦亂懼譖而從弑君故書以首惡

循按萬氏學春秋隨筆云前年大棘之戰歸生敗宋而獲華元其威權已震至是靈公立方九月君臣之際必多不相能歸生已陰懷異志適子公有嘗黿之隙遂假手焉不然豈能身執國柄不能除一亂臣反懼譖而從之乎異日歸生死鄭討幽公之亂斲其棺

而逐其族足以知弒逆之由乎歸生而非專起於子公鄭人早有公評矣毛氏春秋傳云傳自楚人獻黿起至子家懼而從之止是策書原文左氏因而潤色之若夏弒靈公至權不足也是左氏愚意而大謬者文十七年諸侯會扈時歸生親作書使執訊之官告趙宣子叙十二年歸生佐寡君之嫡夷請陳於楚而朝晉自此書出而晉使行成且使趙穿晉侯女壻池皆質於鄭則其人之强幹有爲原不在趙盾下者況宣二年大棘之戰歸生實帥師與宋右師華元相持竟獲華元欒呂并狂狡焉此其當國用事萬萬超子

公之上爲何如而曰權不足是日校策書而茫然不知其就裏者宜乎啖助趙匡之徒得其起而議其後也

傳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注**初稱畜老仁也不討子公是不武也故不能自通於仁道而陷弒君之罪

循按杜預援左氏之說而以歸生之弒君爲本無其心又以不討子公爲不武不能自通於仁道全是爲司馬昭解說也昭上言曰高貴鄉公率將從駕人兵拔刃鳴金鼓向臣所止懼兵刃相接即勑將士不得有所傷害違令以軍法從事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橫入兵陣傷公遂至隕命輙收濟行軍法科律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皆斬濟凶戾悖逆干國亂紀罪不容誅輙勑侍御史收濟家屬付廷尉結正其罪夫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此左氏所謂仁杜預指明之矣昭勑將士不得有所傷害是其例也歸生權不足不能禦亂討子公故仁而不武以陷弒君之罪設令歸生之權能禦亂能討子公則仁而且武不陷弒君之罪矣昭既先戒軍士不得有所傷害違令以軍法從事成濟傷害高貴鄉公是濟違令也昭即按軍法科律討而族之是仁

而且武矣子家不能討子公遂陷弒君之惡司馬昭能討成濟則弒君之惡歸成濟而昭不陷之矣預於歸生其用意如此

傳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注**稱君謂惟書君名而稱國以弒言衆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弒者之名以示來世終爲不義改殺稱弒辟其惡名取有漸也書弒之義釋例論之備矣**釋例**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羣物所以繫命也故戴之如天地親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事之如神明其或受雪霜之嚴雷電之威則奉身歸命有死無貳故傳曰君天也天可逃乎此人

臣所執之常也然本無父子自然之恩未有家人習翫之愛高下之隔懸殊壅塞之否萬端是以居上者降心以察下表誠以感之然後能相親也若亢高自肆羣下絕望情義圯隔是謂路人非君臣也人心苟離則位號雖存無以自固故傳例曰凡弒君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稱君者惟書君名而稱國稱人以弒言衆之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弒者主名以垂來世終爲不義而不可赦也然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故宋昭之惡罪及國人晉荀林父討宋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深見貶削諸懷亂賊以爲心者固不容於誅也若鄭之歸生齊之陳乞楚之公子比雖本無其心春秋之義亦同大罪是以君子愼所以立也

循按明人陸氏粲作春秋左氏鐫序云太史遷言仲尼成春秋魯君子左邱明受之爲著傳余以爲非也左氏之文閎麗鉅衍爲百代取則然其指意所存乃往往卑賤不中於道蓋戰國之初有私淑於七十子之徒不得與仲尼並時又其書遭秦伏隱及漢世晚立學官自劉歆始定其章句吾疑歆輩以意附益之者多也又郝氏敬作春秋非左謂其背理傷道摘其紕繆三百三十餘條曰左實非邱明也知左之非邱明然後可與言春秋余讀左氏書深歎陸郝二子之言爲不刊何也其言之悖謬莫過於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之傳以爲弒君稱君君無道之兩言也善乎四明萬氏之作學春秋隨筆也明辨之云春秋弒君有稱名稱人稱國之異左氏定例以爲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甚矣其說之頗也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所謂暴行卽弒父弒君是也所謂邪說卽亂臣賊子與其儕類將不利於君必飾君之惡張己之功造作語言誣惑衆庶是也有邪說以濟其暴遂若其君眞可弒而己可告無罪然者相習既久政柄下移羣臣知有私門而不知公室且鄰封執政相倚爲姦凡有逆節多蔽過於君鮮有罪及其臣者如魯衛出君師曠史墨之言可證也左氏之例亦猶是耳噫於弒君而謂君無道是春秋非討亂賊而反爲之先導矣邪說之惑人一至此乎然則何以稱人稱國曰稱人者以微者告也稱國者不告其人也此足以見元惡之專恣制國人以威使不敢以實告也雖然春秋從赴而書將令學者討求其實則書人之宋鮑莒庶與書國之晉書偃莒僕吳光其罪且浮於稱名氏者矣春秋書弒君誅亂賊也然而趙盾

崔杼之事時史亦直載其名安見亂賊之懼獨在春秋而不在諸史曰孟子言之矣春秋之文則史也其義則孔子取之諸史無義而春秋有義也義有變有因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春秋書之曰衛侯衎出奔此以變爲義者也晉史書曰趙盾弒其君春秋亦曰趙盾弒其君齊史書曰崔杼弒其君春秋亦曰崔杼弒其君此以因爲義者也因與變相參斯有美必著無惡不顯三綱以明人道斯立春秋之義遂與天地同功彼董狐南史傳春秋而獲存晉乘楚檮杌論春秋而幸及當時則書久則亡焉懼在春秋

而不在諸史有由然也雖然以盾杼之姦惡齊晉得以名赴春秋得以名書賴史官之直筆也使晉宋吳莒之弒逆得董狐南史其人則書必以名赴必以實鮑與庚輿必不書人書偃僕光必不稱國良史又曷可少哉萬氏頗左氏而論之詳矣確矣余因思之左氏果孔子之徒何至謬論若此左氏非左邱明無疑其爲是說者爲當時趙魏田齊等而言如所謂稱君君無道顯然謬乎孔子作春秋使亂臣賊子懼之義而杜預援此而演其說以爲非君臣爲路人其妄悖甚矣夫劉歆之於莽猶杜預之於昭也歆稱左氏好

惡與聖人同而表之預遂以左氏爲素臣而尊之預之背恕而諂昭與歆之背向而諂莽情事實同其援左氏以爲亂臣賊子地其情事亦同儒者共恥言歆矣而甘於服預豈莽爲漢誅從莽者遂爲國賊司馬終爲魏禪從司馬者遂爲佐命乎錫山顧氏作春秋大事表斥左氏稱君君無道之說爲大謬不通乃又作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論云吾恐元凶劭安慶緒史朝義之徒雖日揭其策以示於前而彼不知懼也況人已成爲篡弒而懼之亦復何益此說大非司馬昭即元凶劭安慶緒史朝義之流也觀其既弒高

貴鄉公而大驚自投於地曰天下其謂我何而必假太后令以甚言其君之無道又謀於其故僕射陳泰歸罪於成濟而斬之夷濟三族既以無道爲君罪又以討賊爲己解無非援左氏之說以爲之蔽而預乃暢之詳之且即以左氏之義爲春秋之義凡此者皆懼心之所乘思假經以愚天下夫左氏之興始於王莽由莽國師劉歆莽將軍陳欽而顯欽傳其子元歆傳賈徽徽傳其子逵逵元並爲名儒其說遂行於東漢自杜預爲集解釋例而亂臣賊子接迹於六朝而懼心且漸泯是孔子之春秋爲邪說誣民而作而爲

邪說者轉托於春秋故必知左氏之說之邪知杜預宗左氏之說之奸而春秋之義明亂臣賊子乃無所倚托而懼心復萌矣

傳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

循按穀於菟猶義縱傳云乳虎爾雅熊虎類其子狗尸子虎豹之駒雖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駒狗均從句月令句者畢出萌者盡達句萌皆初生之名史記游俠傳乘不過軥牛徐廣云音雊裴駰按漢書音義云小牛郭璞注爾雅其子犢云青州呼犢爲㸬凡从句之字皆與穀聲近爾雅貔白狐其子豰說文豰小豚也枸杞之實如乳一稱羊乳故名枸枸猶狗豰於菟即小虎小虎名穀即虎子名狗也犬之子未成豪者名狗猶虎之子名狗豚子名穀即猶犬之子名狗以其爲乳之名即以爲幼小之稱猶生子爲免而免之子即名娩也漢書叙傳注如淳曰穀音構牛羊乳汁曰構

十六年**傳**使疾其民以盈其貫**注**驕則數戰爲民所疾貫猶習也

循按習重也貫爲錢貝之貫如以繩貫錢一一重之至於盈滿杜以數字明盈貫之意多一次戰則多一次民疾是爲盈其貫正義謂盈滿其心非是

十二年**傳**不行之謂臨**注**水變爲澤乃成臨卦澤不行之物

循按易學至春秋時淆於術士之傅會孔子所以韋編三絕以贊之也然遺義尚有存而可繹者如知莊子舉師之臨是也師二宜進五成比而後同人四來之初成屯則順師二不出而之五而同人四來之初則成臨所以成臨者由於二不行故云不行之謂臨二行之五則帥也而初順從之是從帥也初不從二而先來成臨故云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因而推之上坤衆也二行於五則聚而爲強二不行故散爲弱也下坎川也二行於五則通而不壅二不行而初來成兌澤故壅爲澤也五本陽位二宜往者也故云有律其如己也如往也如己謂自歸本位也二不往則五空虛如隍之涸故云竭二先往而後初來成屯爲盈不成屯而成臨故云盈而以竭臨者大也無不行之義此云不行之謂臨以二不行成臨言專就初之不從二明之非釋臨之義也詳見雕菰樓易學

傳靡旌摩壘而還**注**靡旌驅疾也

循按莊十年傳望其旗靡靡者衺倚也與此靡同彼

奔疾而旗自靡此驅疾自以旌靡之

傳既免注止不復逐

循按樂伯以單車挑戰摩晉之營壘而入之晉鮑癸率左右角以逐之樂伯等勢不可免乃樂伯左射左角之馬右射右角之人而矢已盡止餘一矢知不可禦逐者乃射麋使攝叔獻於鮑癸是時癸已當其後將禽之矣鮑叔因其獻麋以爲君子而免之既之言盡也承上其左其右言之其左善射宜免其右有辭亦宜免故盡免之也既免二字鮑癸止其衆之言

傳屈蕩戶之曰注戶止也

循按釋名戶護也所以謹護閉塞也說文戶護也護救視也救止也論語女弗能救與馬云救猶止也環相轉注是戶有止義漢書王嘉傳坐戶殿門失闌免師古曰戶止也嘉掌守殿門止不當入者而失闌入之故坐免也春秋左氏傳曰屈蕩戶之

傳皆重獲在木下注兄弟累尸而死

循按獲之言得也謂二子皆尋得在所表木下加一重字明其尸相累若曰皆得之而重在木下云皆重獲在木下古人屬文之奧也正義以獲爲被殺之名未是

傳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注麥麴鞠窮所以禦溼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

循按神農本草芎藭味辛溫主中風氣入腦頭痛寒痺筋攣緩急金瘡婦人血閉無子麥麴不見神農本經惟名醫別錄小麥下言作麴溫消穀止利證類本草新補麴一條詳列其療藏府中風氣調中下氣開胃消宿食主霍亂心膈氣痰逆除煩破癥結及補虛去冷氣除腸胃中塞不下食令人有顏色鞠窮麥麴二物皆不禦溼證類本草引春秋注云山芎藭能去

卑溼風氣此不知何人之注卑即指痛痺以痺由於溼故連云痺溼杜當本此而刪去痺字若麥麴則並不治痺於禦溼尤無謂矣梁簡文勸醫論云胡麻鹿藿纔救頭痛之痾麥麴芎藭反止河魚之疾胡麻鹿藿俱見神農本經胡麻雖補腦髓不云治頭痛鹿藿則絕不主頭面之治推簡文之意謂藥有不必依主治之性故下云思不出位事局轅下欲求反死者於元都揚己名於綠帙豈可得乎欲醫者網羅愈廣譬爲詩者古今雅俗皆須寓目胡麻鹿藿未詳所本麥麴芎藭正指左氏所言出醫經藥性之外故云反止

反之云者本不止此疾也然簡文所據卽由杜注而千百年來實無以麥麴芎窮治溼者則叔展之隱語果如杜所測乎葢叔展取於聲音假借非取義於藥性還無社號叔展欲其免己叔展曰有麥麴乎麥者霾也鞠者曲也欲其隱霾而局曲也無社曰無者言無處藏也非不解也叔展曰有山鞠窮乎鞠窮言曲躬仍麥霾麴曲之義謂其宜藏匿曲躄於山中也無社仍曰無者言山中無處可藏也亦非不解也叔展乃曰河魚腹疾奈何謂山中無處藏可曲躄於水也無社於是曰目眢井而拯之麥麴鞠窮喻其屈身藏匿

山河喻匿處而廋其辭於藥疾之中本非言藥言疾而杜氏望文生意謂無禦溼之藥將病詰無社不解乃無社因解之而預則全未解也姜維歸蜀失其母魏人使其母手書呼維并送當歸以譬之維報書曰但見遠志無有當歸假借藥名以喻其意正與麥麴山鞠窮同鄭風溱洧之詩贈之以勺藥箋云其別則送女以勺藥結恩情也正義云贈送之以勺藥之草結其恩情以爲信約勺藥與約同聲故假借爲結約之意亦非取其藥性也

十五年　傳　棄仲章而奪黎氏地　注　黎氏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

循按說文黎作𨛫殷諸侯國在上黨東北商書西伯戡𨛫然則周之黎卽殷之黎西伯所戡者在此地狄所奪者亦在此地旄邱詩序云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此傳謂奪黎氏地卽此也水經注瓠子河東逕黎縣故城南孟康曰今黎陽也薛瓚言按黎陽在魏郡非此黎陽也世謂黎侯城昔黎侯陽寓於衛詩所謂胡爲乎泥中毛云泥中邑名疑此城也元和郡縣志鄆州鄆城縣黎邱在縣西四十五里春秋時黎侯寓於衛因以爲名旄邱箋云黎國在衛西今所寓

在衛東漢書地理志上黨郡壺關應劭曰黎侯國也今黎亭是此所謂黎國在衛西也地理志東郡黎縣孟康曰詩黎侯國今黎陽也臣瓚曰黎陽在魏郡非黎縣師古曰瓚說是此與瓠子河東逕之黎縣元和郡縣志鄆城之黎邱爲一地所謂寓在衛東也乃水經注又於河水過黎陽云黎侯國也詩式微黎侯寓於衛元和郡縣志衛州黎陽縣云古黎侯國此黎陽漢屬魏郡晉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經其東其上碑云縣取山之名取水之陽以爲名卽臣瓚所謂黎陽在魏郡非黎縣是也葢魏郡之黎陽以黎山得名在

今衛輝府之濬縣唐之衛州宋之濬州也東郡之黎以黎侯寓得名在今曹州府鄆城壽張之間唐屬鄆州宋屬濟州也黎陽旣非本國亦非寓地孟康誤舉故臣瓚破之酈道元李吉甫之書兩條之殊惑人太平御覽衛州下引宋初山川古今記云黎陽國也詩黎侯寓於衛是也宋初山川古今記二十卷齊都官尙書劉澄之撰見隋書經籍志宋齊無衛州未知屬何郡縣御覽引附衛州乃趙宋人誤耳呂氏春秋愼大覽武王入殷未下轝命封黃帝之後于鑄封帝堯之後于黎封帝舜之後于陳學者以寓衛之黎爲堯

後以殷之黎在上黨周之黎在黎陽非也樂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卽呂覽所說史記周本紀言武王封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與樂記相反裴駰引地理志燕國有薊縣襄二十三年臧宣叔取于鑄杜云鑄國泲北蛇邱縣所治郡國志泲北國蛇邱有鑄鄉城注云周武王未及下車封堯後於鑄此封鑄同於呂覽而堯後則原於樂記鑄與祝一音之轉薊與黎兩聲相通封鑄卽封祝封黎卽封薊戡黎之黎史記作飢黎之爲飢猶薊之爲黎薊自在燕

黎在上黨衛東之黎卽上黨之黎所寓黎寓衛而地入狄晉滅狄而黎爲晉地矣

（十八年）【傳】壇帷【注】除地爲壇而張帷

循按此壇字釋文音善曲禮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位注云壇位除地爲位也釋文亦音善周禮大司馬之職暴內陵外則壇之注云壇讀如同墠之墠鄭司農云壇讀從憚之以威之憚書亦或爲墠釋文壇依注作墠音善此傳及曲禮壇音善者讀壇爲墠也金縢三壇同墠祭法一壇一墠是除地爲墠封土爲壇二字自別而壇墠音近得相通借故詩東門之墠一

作東門之壇毛傳解爲除地町町則墠是而壇借與此傳借壇爲墠同猶鱣鮪之鱣與鱓本二字而鸛雀銜三鱓魚多假借爲鱣鮪之鱣見顏氏家訓書證篇

春秋左傳補疏卷三

姪廷琥校字

春秋左傳補疏卷四

江都焦循學

（成公二年）傳殺而膊諸城上注膊磔也

循按漢書孝景中元二年改磔曰棄市勿復磔師古曰磔謂張其尸也廣雅磔張也

傳桀石以投人注桀擔也

循按文選謝靈運雜擬詩暮坐括揭鳴注毛詩曰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毛萇曰雞棲于杙爲桀括至也桀與揭音義同廣雅檐揭皆訓舉檐卽擔字楚辭哀時命負檐荷以丈尺兮王逸注云背曰負荷曰檐檐揭皆舉義故杜讀桀爲揭而以擔訓桀石以投人卽舉石以投人也雞棲于杙爲桀者杙橛也棲於橛之上亦高舉之義才過萬人曰桀亦取其桀然而高舉矣

傳左并轡右援枹而鼓

循按援爲引謂牽持而引之此時郤克傷於矢而病不能擊鼓張侯既勉以不可以病敗君事言畢以轡并持於左手而以右手引枹以助郤克之擊枹本在克手張侯又以手持而牽引之使擊一手助鼓一手并轡故馬逸不能止援訓引亦訓助引之卽所以助之蓋一枹克執之今張侯又加執之張侯助力牽引郤克之手並擊鼓也

傳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注重其代己故三入晉軍求之　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注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侯輕出其衆以帥厲退者遂迸入狄卒

循按每出齊師絕句以帥退絕句前云三入入晉師也三出出晉師也此云出晉師所以明上之出爲出晉師傳文本自明白杜云齊侯輕出其衆其衆二字解齊師二字於出字上加一輕字釋文輕遣政反周禮春官車僕輕車之萃注云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釋文亦云輕遣政反然則此輕出之輕卽用輕車之輕鄭氏引馳車千乘明輕車文選西京賦轢輻輕鶩徐爰注云馭車欲馬疾以箠櫟於輻使有聲馬疾解輕鶩是輕者輕銳疾馳之意後漢書竇憲傳燕然山銘元戎輕武章懷注云輕武言疾也蓋是時齊師有退心故齊侯疾馳出於衆之先以率引鼓厲衆之欲退者既三出晉師仍不肯退而迸入狄卒又入衛師傳以帥退二字明齊侯之銳而注以輕字厲字明之可謂精矣劉光伯讀每出絕句齊師以帥退絕句謂齊師因其主帥退遂不顧齊侯致齊侯入狄卒

此於傳文不達亦不合情事不及杜遠甚

三年傳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

循按釋文褚中呂反不言其何物褚有二種弓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注云以丹布幕爲褚葬覆棺喪大記飾棺素錦褚彼正義云素錦白錦也褚屋也於荒下又用白錦以爲屋也葬在路象宮室故雜記云素錦以爲屋而行卽楮是也釋文褚張呂反此其一方言楚東海之間亭父謂之亭公卒謂之弩父或謂之褚注云言衣赤也褚音赭說文褚卒也又卒隸人給事者衣爲卒卒衣有題識者此又其一

此傳云寘諸褚中或寘諸送喪者棺幄中或使僞爲褚卒乃二者皆與鄭賈人不相合襄三十年傳取我衣冠而褚之注訓褚爲畜藏地官廛人注云廛謂市中之地未有肆而可居以畜藏貨物者也孟子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說而願藏於其市矣謂貨物猪藏於市中而不租稅也釋文猪知呂反本或作貯又作褚推而通之當是寘諸賈人貨物之中貨物褚藏卽以貨物爲褚也

十四年傳盡而不汙注謂直言其事盡其事實無所汙曲

循按汙曲則讀汙爲紆

十六年傳至於鳴雁注鳴雁在陳畱雍邱縣西北釋例陳畱雍邱縣西南有鳴雁亭

循按續漢郡國志兗州陳畱郡陳畱有鳴雁亭注云左傳成十六年衛伐鄭鳴雁杜預曰在縣西北又雍邱本杞國杞遷於緣陵雍邱遂爲宋地哀九年傳圍宋雍邱是也宋地旣至雍邱則鳴雁爲鄭地自在雍邱之西雍邱今之杞縣在陳畱東南續漢志謂陳畱有鳴雁亭葢其地在雍邱之西北而實屬於陳畱以續志與杜注相參正可考得其所在此注謂在雍邱西北是也釋例謂在雍邱西南此南字乃北字之誤

若劉昭引杜預以鳴雁在陳畱縣西北則誤杜明云雍邱西北不云陳畱西北以陳畱國誤爲陳畱縣耳在陳畱縣西北則去雍邱較遠杜不當言在雍邱矣

傳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注復陽長之卦陽氣起子南行推陰故曰南國蹙也南國勢蹙則離受其咎離爲諸侯又爲目陽氣激南飛矢之象故曰射其元王中厥目

循按正義以爲無馮依是也葢此卽以旁通爲義每卦以三上爲戰伐之爻晉與楚戰故占此爻姤復旁通姤上之復三復成明夷下離是南國也南國而在

明夷夷者傷也故云國蹶王傷姤成大過上兌爲西晉在西楚在南凡易言矢言射皆指三上而三爲公侯明夷上坤下離下離爲南國而三即南國之王故射而中其離目也此正周易占筮本法旁通之義不明說者乃各以臆說耳其例詳見雕菰樓易學三書

傳免胄而趨風**注**疾如風

循按風亦如馬牛其風之風謂走逸免胄而趨風即免胄而趨走也

傳諜輅之**注**欲遣輕兵單進以距鄭伯車前

循按廣雅諜與罝郵同訓驛罝郵疾速謂從閒道迎

之取其輕疾故以輕兵解諜字細作出入於敵中亦以其輕疾故名諜也

十七年

傳士燮卒**注**傳言厲公無道故賢臣憂懼因禱自裁

循按劉光伯以士燮及昭子之卒適與死會非自殺是也觀其云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則是因有疾而其家禱之而文子轉使禱者祈死耳若自殺則自殺而已何必先祈死

傳葵猶能衛其足**注**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

循按淮南子說林訓云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也雖不能終始哉其鄉之誠也高誘注云鄉仰也葵之向日始見於此曹植求通親親表增其說云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回光終向之者誠也陸機作園葵詩乃云朝榮西北傾夕穎西南晞竟似隨日而指者然與衛足之說不相涉至杜此注則以衛足由於向日而向日由其傾葉矣今俗閒有一種名向日葵者又名金盤菊秋末作黃花如盤華心叢蔟葉周於規有似於菊心老成實小兒采以供食一華可得實梳許然葉不可爲蔬驗之其華重必垂側然不必向日亦不能蔽其根或傅會陸機詩謂其華朝向東夕

向西實不然也神農本草有冬葵子陶隱居云以秋種　覆養經冬至春作子謂之冬葵圖經稱葵有數種蜀葵即爾雅所謂菺戎葵花有五色午日取花小者名錦葵黃葵子主淋澀又令婦人易產又有蔠葵吳人呼爲繁露即下品落葵俗呼胡胭脂又有菟葵亦名天葵葉主淋瀝熱結除蔠葵天葵爲別種其蜀葵錦葵黃葵今俱有之齊民要術言有紫莖白莖二種種別復有大小之殊又有鴨腳葵蓋大者謂蜀葵小者謂錦葵鴨腳謂黃葵其種法春必畦種水澆三掐更種一歲之中凡得三輩早種者必秋耕十月末

地將凍散子勞之地釋卽生五月初更種之六月一日種白莖秋葵秋葵堪食仍畱五月種者取子於此時附地剪却春葵令根上枿生者柔輭至好仍供常食美於秋菜掐秋菜必畱五六葉凡掐必待露解此所言甚詳葢冬葵蜀葵也秋葵黃蜀葵也秋葵夏種秋華至冬卽枯蜀葵八月後種經冬至春而華於四五月春夏亦可種古時以此爲蔬不令其老故掐之令生嫩枿其根存則明年仍生故古詩云採葵不傷根傷根葵不生觀要術稱三掐又云令根上枿生然則種葵者必護其根不肯使傷不似他蔬連根並劚

所以然者以其根能生枿肥嫩供食尤美是葵能自衛其根孔子謂葵猶能衛其足此也然此葵無所爲向日曹植與藿並言藿卽菽今驗塍中豆華必當正午時盛開因推之秋葵之華日出則舒日沒則合其未舒苞直向上舒則傾側故一名側金琖曹云傾葉葉指華之瓣傾卽其舒而言也然則所謂向日者就華之榮萎言此專指秋葵言之也向日與衛足自是兩事杜合爲一失之（鮑昭園葵賦承朝陽之麗景得傾柯之所投又以柯易葉文人辭不足據如此）

十八年**傳**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爲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注**厲公以私欲殺三郤而三郤死不以無罪書書偃以家怨害胥童而胥童受國討文明郤氏失民胥童道亂宜其爲國戮

循按惠氏半農春秋說云弒君曷爲或稱名或稱國稱國謂專國者晉之專國者欒書故稱國欒書弒厲公猶趙盾弒靈公盾直稱名書獨隱其名而稱國則晉之董史失其官矣人皆知郤至之伐莫知欒書之姦左氏雖虛張郤至之伐仍不能揜其忠雖盛稱欒書之美仍不能揜其惡成公十有七年十有二月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穀梁子曰自禍於是起矣

三郤不死厲公不弒欒書所畏而忌者惟郤至耳殺三郤者非胥童乃欒書也鄢之戰欒書請俟齊魯之師郤至獨以爲不可楚有五間急擊勿失於是敗楚師於鄢陵欒書是以畏而忌之旣戰獲楚公子發鉤欒書陰誘發鉤使讒郤至由是發鉤如其言以告厲公公問欒書書曰臣固聞之且云郤至欲爲難使郤犨送齊魯之師而已勸君戰戰敗將納孫周公惑之乃使郤至聘於周而書又陰使人說孫周使見郤至郤至不知其謀而見孫周公使覘之以爲信遂使胥童殺三郤郤錡欲以其黨攻公郤至不可至死不敢

爲難奉君命也可不謂忠乎欒書旣殺三郤遂弑厲公乃納孫周而立之是爲悼公欲爲難而納孫周者書之志也顧以此誣郤至郤至死而其志得行處心積慮十餘年而後成其姦甚矣故春秋數稱晉欒書帥師一救鄭一侵蔡一伐鄭明專國也乃厲公死而書乃弑君之賊其名絕不復見矣晉人不知其姦反頌其德比之召公而書之惡仍不可掩故餘殃終及其孫事詳內外兩傳而我特斥其惡者所以誅姦諛於旣死也又云欒書之奸如後世司馬懿父子故愚表而出之欒書怨郤至且忌其才故先殺三郤則道君爲亂者非書而誰故春秋兩書殺其大夫然後書弑其君則殺大夫及弑君者實欒書一人而已宋人殺其大夫宋人弑其君杵臼春秋三書人晉殺其大夫晉弑其君州蒲春秋三書晉明殺大夫者卽弑君之賊也後之學者詳爲惠氏表郤至之忠揭欒書之姦可謂精矣書比司馬懿父子三郤則曹爽何晏之比也曹爽殺而司馬氏起矣三郤胥童殺而欒書不可制矣童以私怨殺三郤而因以劫書長魚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則書之惡童與矯固知之故書必假童矯以殺郤復因執厲公以殺童晉殺三郤殺胥童所以甚書之惡非以貶三郤胥童也錡奪夷羊五田犨與長魚矯爭田執梏其父母妻子誠爲侈矣若至不從欒書以敗楚師未見其爲不善也書謀殺三郤而謂春秋書之爲罪郤氏失民是懿謀殺曹爽何晏等而不罪懿之奸乃罪爽之驕盈晏之浮虛也左氏旣失春秋之義而預乃曰宜爲國戮何宜之有哉

（襄公十年）經會吳于柤注柤楚地

循按釋例地名楚地有柤穀梁傳注亦云柤楚地續漢郡國志彭城國傳陽有柤水水經注沭水篇云沭水故瀆自下邳東南逕司吾城東又東南歷柤口城中柤水出於楚之柤地春秋襄公十年經書公與晉及諸侯會吳於柤京相璠曰宋地今彭城偪陽縣西北有柤水溝去偪陽八十里東南流逕偪陽縣故城東北西南亂於沂而注於沭謂之柤口酈氏雖引京相璠宋地之說而仍明稱柤水出楚之柤地則是地在沂泗兩水之間然杜但云楚地而不指所在者此傳云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夏四月戊午會于柤鍾離成十五年諸侯之大夫會吳之地杜云鍾離楚邑淮南縣何以知其爲楚邑也昭四年吳伐楚入棘櫟麻楚箴尹宜咎城鍾離二

十四年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鍾離在淮南爲今鳳陽府地先會于此次會于柤遂滅偪陽然則柤近鍾離未必在沛嶧之間故釋例云或曰彭城傅陽縣西北有柤水溝魯國薛縣西南有柤亭譙國酇縣治戲鄉皆去鍾離五百餘里非諸侯六日截會所至也或曰汝南安城縣西南有鍾離亭西平縣北有柤亭去偪陽近千里又非自會九日之所能滅國皆非也此辨甚精可知杜不言柤所在之意而必以爲楚地者此傳云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可見五年會于戚非會吳子但會吳大夫壽越耳吳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雞澤之會在襄三年迎吳子於淮上不至蓋雞澤爲晉地吳不欲遠就於晉故不至此時壽越之來未必不微示此意故晉使魯衛之大夫孟獻子孫文子往會吳子善道善道在今盱眙爲吳地而壽越亦遂同盟于戚戚稱吳人謂壽越也鍾離善道柤稱吳謂吳子也鍾離善道皆大夫與會柤則諸侯與會故傳特標之云會吳子壽夢也在吳子不欲來會于雞澤在晉侯亦不可往會于善道故仍用鍾離故事會于楚地是時諸侯必先至鍾離以俟吳子至柤而往會觀其越六日而會柤

又越九日而滅偪陽則柤當在鍾離偪陽之間近于善道而吳不必渡淮故書曰會吳既就吳以親吳而實在楚地使楚知其事此一會地也謀略存焉惠徵士據京相璠宋地之說謂晉楚分爭而與諸侯會于其地必無是理顧成十五年士燮且會吳于鍾離明年即有鄢陵之戰獨非相爭之時乎況悼公之復霸也（柤之役襄十三年吳遂至向而會其時吳以楚難來告故背北至鄭地而與諸侯會也）

十一年　傳毋蘊年　注蘊積年穀而不分災

循按說文年穀熟也呂氏春秋任地篇云有年瘞土無年瘞土高誘注云年穀也有穀祭土報其功也無穀祭土讓其神也年有穀訓是蘊年爲積穀

傳淳十五乘　注淳耦也

循按史記平準書自天子不能具鈞駟索隱云漢書作醇駟醇與純同莊子繕性篇興治化之流澆淳散朴釋文淳本作醇音純杜讀淳爲純故訓耦

傳便蕃左右　注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來服從便蕃然在左右

循按毛詩作平平韓詩作便便猶毛詩天夭是椓蔡邕作夭夭

十四年　傳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　注掎其足也

循按魯語與邯鄲勝擊齊之左掎止晏萊焉韋昭注云從後曰掎後漢書崔寔傳輒見掎奪章懷引賈逵注國語曰從後牽曰掎袁紹傳伐許宣檄云大軍汎黃河以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章懷亦引賈逵注國語曰從後牽曰掎又引此傳韋昭本賈逵而減去牽字鹿之在後者足故杜以掎其後爲掎其足文選載袁紹檄豫州李善注亦引此注中之云征伐軍有前後猶如捕獸一人捉角一人戾足引說文曰掎戾足也馬融廣平頌掎兀猴章懷引說文曰掎偏引一足也今說文但云掎偏引也不同章懷李善所引足部云踦一足也章懷蓋合掎踦兩字之訓而混之耳奇有偏義從手則爲偏引從足則爲一足掎有引義無足義也詩猗彼女桑毛傳云角而束之曰猗箋云女桑少枝長條不枝落者束而采之正義引此傳云掎角皆遮截束縛之名是毛讀猗爲掎而毛直以角解猗蓋木有枝格猶獸之有角攀獸之角謂之角攀木之枝格亦謂之角女桑少枝長條向上正如角然攀之令下垂因而束之使枝向下便於采葉是爲角而束之束其角而引之亦可名掎則掎不專爲戾足之名可知小雅伐木掎矣毛傳云伐木者掎其

巔箋云掎其巔者不欲妄踣之掎其巔亦即角而束之女桑之枝柔牽其巔使下垂以便於采大木伐其枝恐墮地損其材或壓觸在地之物故亦牽其巔使枝斷不妄踣墜於地今之伐木者無不然也采此枝斯引此角伐此枝斯引此巔正協說文偏引之義

十五年傳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注傳言獻子友于兄且不隱其實

循按釋文重直用反間間廁之間愼用反則讀輕重之重以兄之勞爲重故不毀此友于兄也管子權脩篇上好詐謀間欺注云間隔也有所隔礙而欺誑也間欺則隱其實如間諜用詐故不敢間爲不隱其實也正義云間非也不敢非兄是友于兄也失杜義

十八年傳以枚數闔注枚馬檛也闔門扇也數其枚示不恐

循按文選長笛賦辭曰裁已當適便易持注云麤者曰檛細者曰枚適馬策也說文枚幹也可爲杖文十三年傳繞朝贈之以策注云策馬檛釋文檛張瓜反馬杖也正義直以杖解檛然則可爲杖即可爲檛此杜所以通枚爲檛歟二十一年傳州綽云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故杜云數其枚考工

記鼂氏爲鍾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鄭司農云枚鍾乳也元謂今時鍾乳侠鼓與舞每處有九面三十六門闔之上以鐵釘布之有如鍾乳故亦名枚二十一年傳注以門板解枚字而釋文於傳文出其枚二字云本亦作板於是此注數其枚宋本枚亦作板正義云以馬枚數門扇之板彼時數得其數則二枚不同今人數物猶云一枚二枚孔氏所據傳文固作枚數不作板數門闔之板無可數者也試以州綽自言識其枚數之枚證以枚數闔之枚蓋皆指門闔上之乳以枚數闔猶云數闔之枚數闔者即數其枚闔有

何可數乎傳文前後自相發明杜氏不識左氏屬文句法以十八年之枚爲馬撾二十一年之枚爲門板而孔氏以枚數爲一枚二枚均失之矣

十九年傳荀偃癉疽生瘍於頭注癉疽惡創

循按素問奇病論有脾癉膽癉王冰皆以熱訓之瘧論云其但熱而不寒者陰氣先絕陽氣獨發名曰癉瘧王冰注云癉熱也極熱爲之也倉公診齊王太后病曰風癉客脬又云脈大而躁躁者中有熱而溺赤診齊章武里曹山跗病云沛消癉也（沛當是肺之譌）又云臣意切其脈肺氣熱也此亦以癉爲熱風癉即風熱也

第九上二冊

肺消癉即肺消熱也金匱要略有黄癉病證區分穀癉酒癉女勞癉亦以其手足中熱心中懊憹而熱漢書藝文志有五藏六府癉十二病方四十卷謂諸癉病癉本於熱痺本於溼故亦有五藏六府痺十二病方顏師古專以黄病注之非也此傳云癉疽生瘍於頭癉言其熱疽言其腫始而發熱既而頭腫遂生此瘍正義引說文癉勞病也又謂荀偃病此疽腫腫潰遂生創於頭未是

二十五年傳夫從風風隕注坎爲中男故曰夫變而爲巽故曰從風風能隕落物者變而隕落故曰妻不可娶

循按夫即老婦得其士夫之夫大過二之頤五爲夫今夫未之頤五而三成巽故夫從風也賁上之困三爲姤上之復三之比例所謂有隕自天也隕而成大過下巽爲風故風隕也困二先之賁五賁上後隕困三則賁不成明夷而成既濟今困成大過則賁不成既濟而成明夷故云困于石往不濟也謂不成既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謂成明夷夷者傷也夫既從風則不見其妻不見其妻由大過二不之頤五故無所歸也此易之例猶可考見者詳見雕菰樓易學三書

傳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注臣不徒求祿

循按頤彖傳云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徒求祿則自養而不能社稷是養二十二年子產對晉人云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亦謂晉但自養不能養人謂受小國之土實宗器而不能安定之恤其罷病也彼注云但有其言正義引服虔以實爲譴讓非也

傳枕尸股而哭注以公尸枕己股

循按高貴鄉公被弒於車下司馬孚枕帝股而哭全效晏嬰所爲蓋當時左氏盛行故王經說高貴亦引魯昭公不忍季氏之事

傳閭邱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

循按釋文縛直轉反與束縛從專者字異縛猶專老子專氣致柔專氣即任氣任氣即負氣以帷縛其妻謂以帷負其妻以帷負妻猶以襁負子負而後載之於車也管子兵法篇鼓所以任也注云任猶載也謂今之俶裝也任爲俶裝故杜以踞轉而鼓琴之轉爲衣裝轉縛專三字通孟子門人治任將歸任即衣裝以其可負擔故謂之任因名爲轉也轉之訓爲運負任而行亦運之謂矣

傳下車七乘不以兵甲注下車送葬之車齊舊依上公禮九乘又有甲兵今皆降損

循按司馬昭弒高貴鄉公以王禮葬之漢晉春秋云丁卯葬高貴鄉公於洛陽西北三十里瀍澗之濱下車數乘不設旌旐全襲左氏此傳所以明降帝禮爲王禮如降九乘爲七乘即隱以比高貴於齊光比司馬爲崔氏也杜預托左氏以掩司馬氏之惡習鑿齒托左氏以誅司馬氏之奸習氏因自托爲南史氏歟裴松之譏其惡之過言非知言者也

傳宵突陳城注突穿也

循按突宜爲衝突杜以穿解之者廣雅竈窻謂之突

竈有窻以通烟氣則穿之象歟

傳公曰舍而毋辭曰不祥注雖急猶不欲男女無別

循按舍讀去聲止息也

傳行無越思注思而後行　如農之有畔注言其次

循按說文畔田界也杜以次明之者謂次弟也田有界則必次弟施耕上云思其始而成其終謂思行此一事必將此所思之事成其終而後再思行一事若本思行此事行之未終忽越而行所未思之事是爲越思越其界限是無次弟也

（二十六年）傳頷之而已注頷搖其頭

循按釋文頷本又作顉五感反搖頭也說文顉低頭也从頁金聲春秋傳曰迎于門顉之而已廣雅顉動也列子湯問篇顉其頤則歌合律張湛注云五感反顉猶搖頭也盧舍人本作頷後漢呂布傳操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頷之注引杜此注則唐初左傳本作頷蓋杜預所見與許慎不同說文以頷爲面黃與顉別古顉通作頷耳操以劉之言是而頷之則搖頭正是低頭搖即動不必左右動爲搖此傳逆於竟者執其手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頷之者不執手與言不揖但以頭向之低昂俗所謂點頭是也杜云搖其頭即是點頭非如俗以左右動爲搖頭也應璩百一詩漢末桓帝時郎有馬子侯自謂識音律請客鳴笙竽爲作陌上桑反言鳳將雛左右僞稱善亦復自搖頭此搖頭正用列子音合律則顉其頤而以搖頭代顉字也

（二十七年）傳食言者不病注不病者單斃於死

循按不病病也謂食言者豈不病乎杜以上文單斃其死解之而改其爲於正義云不病者不唯病而已必至於死也核之傳文均爲不遂上云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單即殫漢書韓信傳糧食單竭單猶竭也斃即敝猶罷也申上一爲不信一者專也專一爲不信以欺人詐人則單竭罷敝其將死矣所以不可也

（三十年）傳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注所謂正月謂夏正月也三分六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癸未

循按五經算術推絳縣老人生經四百四十五甲子法云襄公三十年歲在戊午二月癸未注二月一日丁卯朔癸未十七日也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於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甄鸞按四百四十五甲子其季於今三之一者計四百四十五甲子有二萬六千七百日其季三之一者謂不滿四百四十五甲子於未滿一甲子六十日之中三分取一謂去四十日止留二十日也是以注云三分六

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癸未謂止有四百四十四甲子奇二十日合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以應史趙亥有二首六身之數也循曰置積日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以四乘之得十萬六千六百四十日爲實又置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以四乘之內子一得一千四百六十一爲一歲之日法以除實得七十二歲一千四百四十八少十三分不滿法計四分爲一日更少三日不終季年算法半法以上收成一爲七十三年據多而言也正義以四除七十三年卽此用四乘之意自文十一年乙巳至襄三十年戊午爲

七十四故正義以周正計之爲七十四年以夏正計之爲七十三年其實數止得七十二年三百六十二日以一年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計之尚少三日四分日之一不足七十三年故五經算術止得七十二年有餘也正義周正夏正之辨本杜氏釋例釋例言其閒有二十七閏甄鸞不置閏而年數合者一歲二十四節氣合得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本無閏緣日月合朔僅有三百五十四日有奇則每歲有閏日至三十二月則閏一月至十九年七閏此章歲之法所由立也歲之有閏正所以齊周天四分之數旣用周天千四百六十一算之則閏在其中矣

傳　譆譆出出　注　譆譆熱也出出戒伯姬

循按譆古與嘻通公羊傳慶父聞奚斯哭聲曰嘻此奚斯之聲也史記張儀被笞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有此辱乎一因將死而作此聲一因被笞而作此聲則此聲悲戚慘痛可知董子精華篇若謂奚齊曰嘻嘻爲大國君之子富貴足矣何以兄之位爲欲居之以至此乎錄所痛之辭也左氏於譆譆之上明指出一叫字叫猶號也譆譆出出乃號咷之聲出出鄭注周禮引作詘詘詘卽咄咄亦嗟嘆之聲詘省文

作出耳下文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謂與叫于太廟之聲相似也杜注未是

三十一年　傳　莒人弑其君買朱鉏　注　買朱鉏密州之字

循按買爲密聲之轉朱鉏爲州之緩聲

春秋左傳補疏卷四終

孫授（易詩）校字

春秋左傳補疏卷五

江都焦循學

（昭公元年）傳是穮是蔉注穮耘也壅苗爲蔉

循按詩周頌緜緜其麃毛傳云麃耘也麃爲穮之省文說文穮耕禾間也春秋傳曰是穮是衮廣雅衮大也衮之爲大猶敦之爲大敦之大卽敦之厚厚卽培也壅苗所以培之故轉而爲衮

傳處不辟汚注汚勞事

循按詩周南薄汚我私毛傳云汚煩也煩與勞義同正義謂事之勞身若穢之汚物夫之

傳抑子南夫也注言丈夫

循按下云夫夫婦婦所謂順也則此夫字乃是夫婦之夫上云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强委禽焉然則子南聘在前故云子南夫也言子南聘在前己有夫婦之分也杜以戎服左右射解爲丈夫正義引曹大家女誡謂男欲剛女欲柔以解夫夫婦婦之順於義不協葢聘則有夫婦之道於此可證歸熙父妄斥未嫁之貞女葢讀此言邪

傳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注湫集也

循按董子秋之爲言湫湫也鄉飲酒義秋之爲言愁也注愁讀爲揫揫歛也秋之爲湫卽秋之爲揫揫爲歛收歛歛卽集聚爾雅揫聚也杜讀湫爲揫故訓爲集

正義謂以意爲訓非也

傳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注六氣之化分而序之則成四時得五行之節　女陽物而晦時注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家道常在夜故言晦時

循按天元紀大論鬼臾區曰寒暑燥溼風火天之陰陽也三陰三陽上奉之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收藏下應之王冰注云太陽爲寒少陽爲暑陽明爲燥太陰爲溼厥陰爲風少陰爲火皆其元在天木初氣也火二氣也相火三氣也土四氣也金五氣也水終氣也鬼臾區又云天以六爲節地以五爲制此卽醫和所云六氣序爲五節也但素問六氣爲寒水相火君火溼土燥金風木以醫和之六氣配之寒水陰也相火陽也溼土雨也風木風也陽明燥金所謂明也少陰君火所謂晦也以其爲少陰故爲晦晦者幽隱之地少陰屬腎其地幽隱之至醫和既云晦淫惑疾又申之云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女謂少陰少陰爲君火君火陽物也故女爲陽物其陽宜深藏故爲陽物而晦時不能深藏而淫

則陽不濳故生內熱素問言冬不藏精至春爲溫者亦其證也陰陽離合論云聖人南面而立前曰廣明後曰太衝太衝之地名曰少陰太衝在北月盡之夕日月合於癸爲晦醫和以少陰爲晦又曲其辭曰女惟女即少陰故爲陽物女爲陽物猶云少陰爲君火杜不知此義言女常隨男故言陽物正義謂女是陽象之物皆非也

傳晦淫惑疾注晦夜也爲宴寢過節則心惑亂

循按腎藏志腎氣充則智慧生腎氣不蟄則志氣衰不能上通於心故迷惑善忘所謂腎氣不以時上則

言變而志亂也

（三年）傳屨賤踊貴注踊刖足者屨

循按踊通作甬月令角斗甬注云今斛也考工記鳧氏爲鍾鍾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注云此二名者鍾柄記又云以其鉦之長爲之甬長以其甬長爲之圍鍾上之柄長直不曲刖足者之屨似之故亦名甬而通作踊淮南本經訓云甬道相連高誘注云甬道飛閣複道也甬讀如踊躍之踊甬道亦以其直名之今人呼鞾襪之直處爲甬猶古踊之遺稱

傳余髮如此種種注種種短也

循按釋文徐本作董董種猶童也陸璣毛詩疏云禾粟秀爲穗而不成崩嶷然謂之童梁莠實堅則下垂不實則直立髮長則垂短則直立亦猶是

傳王以田江南之夢注楚之雲夢跨江南北

循按宣四年傳䢵夫人棄子文于夢中注云夢澤名江夏安陸縣城東南有雲夢城定四年吳入郢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注云入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正義引土地名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東南亦有雲夢城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邱湖江南之夢也䢵與鄖字通䢵夫人棄子文于

夢中楚子既奔雲中旋乃奔鄖奔隨則此雲中夢中必近於䢵矣䢵在安陸縣所謂枝江安陸有雲夢城者其澤之所在可迹而求之矣此傳以夢繫諸江南故杜謂跨江南北因傳文會而通之也郭璞注爾雅楚有雲夢直云今南郡華容縣東南巴邱湖蓋本漢書地理志南郡華容雲夢澤在南而未明班氏之指也風俗通云今漢有九州之藪揚州曰具區在吳縣之西荆州曰雲夢在華容縣南今有雲夢長掌之蓋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漢時江北之雲夢已涸而江南之雲夢漸盛其定九州之藪直以在江南之巴邱湖

爲雲夢澤班氏著本朝一代國史遵圖冊所載以澤在華容縣南所以尊國制也注云荆州藪謂漢之荆州藪也而復於西陵及編繫以雲夢宮地非雲夢何以名宮且又於志末述楚地云江陵故郢都西通巴巫東有雲夢之饒謂雲夢在江陵之東則不在華容之南矣後漢書法雄傳遷南郡太守郡濱帶江沔又有雲夢藪此正漢之雲夢在華容南者與風俗通班志可以互證若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則不專在華容特以在華容者爲江南之夢耳

（五年）傳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注離爲日爲鳥離變爲謙日光不足故當鳥鳥飛行故曰于飛

循按小過有飛鳥之象謂四之初此云日之謙當鳥可推見當時占法明夷之謙非謂變爲謙也變在初爻則由履四之謙初而成卽爲小過四之初之比例下云火焚山山敗可見先有山而後以火焚之見離不見艮乃爲山敗在明夷初動轉以謙成明夷爲義也

傳純離爲牛注易離上離下離畜牝牛吉故言純離爲牛

循按易以坤爲牛不以離爲牛也明夷上坤下離以

坤配離故云純離純耦也謂與離相耦者坤也卽牛也杜不明易故謬說

（七年）傳芋尹

循按釋文芋于付反正義云芋是草名哀十五年陳有芋尹蓋皆以草名官不知其故（毛本誤作十七年）詩君子攸芋毛傳訓芋爲大不必取義於草

（九年）傳火水妃也注火畏水故爲之妃

循按素問天元紀大論岐伯引大始天元冊文云丹天之氣經于牛女戊分黅天之氣經于心尾己分蒼天之氣經于危室柳鬼素天之氣經于亢氐昴畢元天之氣經于張翼婁胃所謂戊己分者奎壁角軫則天地之門戶也引此以明五運甲己土乙庚金丙辛水丁壬木戊癸火二十八宿卽十二支所屬角亢辰也氐房心卯也尾箕寅也甲在心尾之間卽寅卯之間也乙在亢氐之間卽卯辰之間也井鬼未也柳星張午也翼軫巳也丙在張翼之間卽巳午之間也丁在柳鬼之間卽午未之間也奎婁戌也胃昴畢酉也觜參申也庚宜在觜畢之間云在昴畢者古以畢合觜參爲申也在昴畢之間在申酉之間也辛在婁胃之間卽酉戌之間也斗牛丑也女虛危子也室壁亥

也壬在危室之間卽亥子之間也舉此十六宿卽爲八干所在而四維皆土之所王惟戊在奎壁之間卽戌亥之間也己在角軫之間卽辰巳之間也冊文稱戊分己分岐伯以奎壁角軫明之其義甚析所謂丹天卽火黅天卽土蒼天卽木素天卽金元天卽水甲乙自在東丙丁自在南庚辛自在西壬癸自在北戊己自在乾巽此定位也乃運則錯綜其位運從土起甲土則乙金丙水丁木戊火己土庚金辛水壬木癸火十干周流復始故甲己之年爲土運乙庚之年爲金運丙辛之年爲水運丁壬之年爲木運戊癸之年爲火運一年自春起則以木火土金水爲序五運自土起則以土金水木火爲序益黃帝以土德王故當甲定運而以土爲首後之陰陽家乃有甲以妹乙嫁庚金丙以妹丁嫁壬水之說正義所云陰陽之書有五行妃合之說謂此傳言火爲水配以火爲丁以水爲壬與服虔坎水離火義亦相近而不同

十年　**傳**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而用之**注**靈姑銔公旗名斷三尺不敢與君同

循按考工記輿人疏引此傳注云斷三尺至于較大夫旗至較按禮緯諸侯旗齊軫大夫齊較軫至較五尺五寸斷三尺得至較者葢天子與其臣乘重較之車諸侯之車不重較故有三尺之較也

傳喪夫人之力**注**夫人謂子尾

循按詩齊風雞鳴傳無見惡於夫人釋文夫音符或依字讀者非正義云夫人謂卿大夫僖三十年傳微夫人之力不至此注云夫人謂秦穆公昭三十一年傳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注云夫人謂季孫也（檀弓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注云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也）

十一年　**傳**唯蔡於感**注**蔡近楚之大國故楚常恨其不服順

循按感爲憾之省故杜以恨字解之猶云唯於蔡憾到其文耳下文沒不可復振而云不可沒振亦到文

傳遂奔僖子其僚從之**注**隣女爲僚友者隨而奔僖子

循按内則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注云妾之言接也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也然則奔以不行聘言非淫奔也七年傳隸臣僚僚臣僕正義引服虔云僚勞也共勞事也葢平日共勞事之人同來爲僖子妾

傳其僚無子使字敬叔**注**字養也似雙生

循按似雙生謂似泉邱人生懿子其僚生敬叔兩人

皆有所生也

十二年傳攸乎注攸懸危之貌

循按正義引詩攸攸旆旌謂攸爲懸之貌乃詩作悠毛詩以不喧諱解之無所爲危也伏生洪範五行傳禦聽於怵攸注云怵讀爲猷不狘之狘攸讀爲風雨所漂飆之飆猷不狘見禮運彼正義云狘驚走也風雨所漂颻見詩豳風颻作搖搖爲不安之意故爲懸危懸而危者搖也杜讀攸爲搖大傳注同

十三年傳吳人敗諸豫章注定二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以軍楚師于豫章又柏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此皆當在江北淮水南蓋後徙在江南豫章

循按昭六年傳楚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此傳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徐國屬臨淮郡今泗州也乾谿在晉譙國城父縣今亳州也是豫章爲楚適徐之道當在泗亳之南定二年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巢即居巢今之巢縣桐即今桐城是豫章與桐巢相近在今廬州之地也昭三十一年吳師圍弦楚救弦及豫章弦在江夏軑縣在今蘄水縣二十四年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越大夫勞王于豫章之汭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遂滅巢及鍾離鍾離在今鳳陽府傳之言汭者多據水言如夏汭桐汭淮汭雒汭渭汭羅汭漢汭是也此言豫章之汭則豫章者水名非地名也定四年吳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不云自豫章至漢而云自豫章與楚夾漢分明豫章爲水與漢相通蓋此豫章之水由漢而東達于廬壽之間救弦而及者近漢之豫章也楚子略吳疆而由豫章之汭自漢而達此水以及于廬壽之間槖皋在此地即吳境矣惟豫章爲水名故吳人見舟于此非水何以云見舟蓋此水通漢不通淮故舍舟于淮汭而夾豫章以及漢自豫章夾漢者夾豫章又夾漢也大別山在安豐漢水至大別南入江豫章通漢之處宜即近于安豐之大別安豐漢屬六安國即今廬州六安也豫章之汭當即豫章通漢水之處顧司業以豫章爲鄱陽湖謂北出皆吳地越方仇吳豈能以孤軍徑行其地

而與楚會乃是時越公子倉及大夫壽夢帥師從楚則不特勞于豫章之汭且以兵相從于吳疆及圉陽而還越固無所諱矣

十五年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注言其多權謀

循按傳十字句多權謀明其爲人之異前知費無極自謂也不俟其飛而先翦其翼故前知

傳拜戎不暇

循按郊特牲拜服也此云拜戎不暇謂服戎不暇也正義言拜謝戎師非是

十七年傳扈民無淫者也注扈止也止民使不淫放

循按說文九扈作九雇雇取於扈扈止見小爾雅與戶訓止同也雉取於夷以聲近夷鳩取於鳩說文勼聚也从勹九聲讀若鳩鳩取於勼因假鳩爲勼雇取於扈因假雇爲扈古之聲同相借如此

傳使長鬣者三人注長鬣多髭須與吳人異形狀詐爲楚人

循按昭七年楚子享公於新臺使長鬣者相注云鬣鬚也欲先誇魯侯楚語伍舉述此事云使太宰啓彊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而使長鬣之士相焉韋昭注云長鬣美須髯也杜以鬣爲須蓋本諸韋昭乃說文巤毛巤也象髮在囟上及毛髮巤巤之形鬣髮鬣鬣也是鬣爲髮毛不可以爲須說文又云儠長壯儠儠也引春秋傳曰長儠者相之鬣蓋儠之假借楚子使長壯者相以爲威勢以示魯侯北堂書鈔引漢書儀云謁者鈌選郎中美鬚眉大辭者以補之此吳人取餘皇亦是使長壯者三人潛伏於舟側耳若詐爲楚人不必潛伏矣吳楚相通多髭須之人何遂爲楚人異於吳人之形狀豈生於楚者皆長鬣生於吳者皆少須也若七年正義謂吳楚之人少須故以長須之人爲夸美其意尤

鄙

十八年傳邾人羊羅攝其首焉注斬得閉門者頭

循按正義訓攝爲持是也與攝飲之攝同攝飲者手提其榼攝首者手提其頭攝之義同於提故摳衣謂之攝齊

二十年傳齊侯疥遂痁注痁瘧疾

循按釋文云疥舊音戒梁元帝音該依字則當作痎說文云兩日一發之瘧也痎音皆後學之徒僉以疥字爲誤案傳例因事曰遂若痎已是瘧疾何爲復言遂痁乎陸氏此論極明杜不訓疥者不必訓也所云

後學之徒指生杜後者顏之推家訓云世間傳本多以痎爲疥杜征南亦無解釋徐仙民音介俗儒就爲通云病疥令人惡寒變而成瘧此臆說也疥癬小疾何足可論豈有患疥轉作瘧乎正義引梁人袁狎云疥當爲痎痁是大瘧疧患積久以小致大非疥也正義申說之云狎之所言梁主之說也說文疥搔也瘧熱寒並作痁有熱瘧痎二日一發瘧今人瘧有二日一發亦有頻日發者齊侯之瘧初二日一發後遂頻日熱發故曰疥遂痁疥搔小患與瘧不類何云疥遂痁乎之推本仕梁其說與袁狎同皆本之梁元帝耳

此傳記晏子之言而原於諸侯之賓問疾者則但曰齊侯疾期而不瘳可矣乃必詳之曰疥曰遂痁者明其期而所以不瘳者特此疾而已蓋疥癬不已又患痁瘧二者皆小疾而久淹諸侯之賓欲誅祝史詳此二疾本齊侯之侈耳觀其田於沛樂於遄臺則其無大疾可知矣疥癬本不易遽痊因而又患瘧儒者謂病疥惡寒變瘧其說本迂孔穎達謂初二日一發後遂頻日熱發其說尤謬瘧以二日一發爲重頻日發爲輕若果二日變爲頻日其疾已就愈何云以小致大乎傳於許止弒君云夏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卒明瘧小疾飲藥致死爲止弒君之定案也此傳云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明以小疾勞賓所以景公雖有復霸之志而不能也徒沾沾於疥癬之惡寒瘧疾之頻日豈史筆哉袁狎稱疧患疾久疧卽疹字說文作疢

二十四年**傳**王定而獻之**注**不佞獻玉

循按傳謂王位既定而陰不佞以玉獻於王釋文本作王定之非是

二十五年**傳**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注**恥爲平子所欺因而自殺

循按半農春秋說云昭公之伐季氏也平子登臺而請請囚請亡皆不許殆將殺之矣當是時莫敢有倡言救之者而叔孫昭子之臣司馬鬷戾獨敢先倡言救季氏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孟孫氏見叔孫氏之旌也亦往救之遂殺郈昭伯而伐公徒公徒敗而公遂出然則逐昭公者非季氏乃叔孫氏也叔孫婼素有賢名先是如闞蓋婼預知公謀故先如闞以避之及歸自闞而從公於齊人皆謂婼有納公之志如其誠然則逐昭公者叔孫氏之臣鬷戾實爲之首叔孫氏曷爲不戮鬷戾以請罪於公哉彼方任之爲爪

牙爲肯加之以斧鉞則其救季氏而敗公徒也實婼險指使之而陽爲納公之計以避惡名及平子有異志則又諉其罪於季氏若曰臣欲安衆而納公不可者意如也故其疾病將死又齋於其寢使祝宗祈死以欺天下後世之人不可謂非大奸慝杜預又從而附會之以爲因祈而自殺叔孫氏尚不能殺婼戾又焉能自殺以明其志乎預之妄皆若此

二十六年**傳**甚口

循按甚口指武子之罵也今俗稱善詈者爲口正與此同正義解爲大口未達

二十七年**傳**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注**炮燔郤宛

循按上文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於是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此云國人投之言國人投藁菅秆不肯爇郤氏遂弗爇謂不遵令不畏與郤氏同罪前之弗爇尚在猶疑此之弗爇遂弗爇矣令尹炮之謂子惡自殺令尹使炮燔其尸此令尹之炮之非國人也正義引服虔謂令尹炮之一句是鄢將師令衆之辭恐未然

三十一年**傳**庚午之日日始有謫**注**謫變氣也庚午十月十九日去辛亥朔四十一日雖食在辛亥更以始變爲占也

循按春官占夢注引此傳謫作適疏引鄭志云日有適氣時九月節者以庚午在甲子篇辛亥在甲辰篇也中有甲戌甲申甲午成一月也從庚午以下四日從甲辰至辛亥八日并之十二日適同四十二日如是庚午之日當在八月十九日故言時得九月節也是謫卽適氣史記天官書日月暈適徐廣曰適者災變咎徵也孟康曰適日之將食先有黑氣之變然則十二月辛亥朔日食前四十二日十月十九日庚午日旁先有黑氣史墨因日食推及日食前之行適氣故兼以庚午占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故杜云十月十九日鄭云八月十九日三統秝大火初氐五度寒露中房五度霜降終於尾九度鄭云日月在辰尾夏之九月辰在房末有尾星本三統秝也末有尾星卽謂終於尾九度也房心尾爲大辰傳云日月在辰尾則尚在大火若已析木則但起尾十度不可云辰尾此十二月朔杜言夏十月以朔策言也鄭言夏九月以節氣言益未交立冬則仍九月也若然上推前四十二日在壽星之次於夏爲八月於周爲十月庚午在八月十九日何以爲九月節蓋旣以十月朔爲九

月則八月十九日必無九月節之理當云八月節也、八月十九日在八月節九月十九日在九月節越十一日（長秝是月大）至十月辛亥朔尚在九月中故是日日月在辰尾仍爲夏之九月也抑又考之三統秝春秋昭公即位三十二年及定公宋立定公七年正月己巳朔旦冬至殷秝以爲庚午杜氏長秝所推定七年正月庚子朔二月庚午朔正月晦日己巳三統葢以長秝二月爲正月自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數至定七年正月己巳朔當得二千五百九十八日每年恒氣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以七乘之得二千五百五十六日四分日之三爲定七年冬至距昭公三十二年冬至以減前積餘四十一日四分日之一則冬至在昭三十二年正月十三日爲夏十一月十三日加三十日有奇爲小雪在昭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又加十五日有奇爲霜降約而計之是十二月辛亥朔正在寒露霜降之交知其爲夏之十月而實爲夏之九月節仍建戌厭寅乃知入郢之日爲庚辰鄭氏學三統秝以定七年正月己巳朔旦冬至步之知此日月在辰尾爲建戌之月有精義也十月朔仍建戌則八月十九日爲八月節無疑占夢疏所

引九月節決爲八月節之誤也杜氏以三統爲最疏其謂長秝但以干支排次昭三十二年至定七年僅有定二年五月四年十月兩閏而七年之中僅得八十六月大衍於定七年閏正月正月晦日己巳冬至則閏在至後亦異於三統三統一歲之分二萬九千五百八十五零五以七年乘之得二十萬七千九十八零五爲七年周天以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除之得八十六个月一千三百八十六分以八十一分收之得十七日九分自定七年正月己巳朔旦冬至上溯八十六个月十七日九分是當昭三十二年正月十三日昭三十二年正月十三日冬至始建子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小雪始建亥其朔日仍建戌淮南子天文訓北斗之神有雌黃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十一月合子夏九月陽自子左行建戌陰自子右行厭寅故建戌厭寅鄭云辰與戌對申近庚寅與申對故知庚辰建戌與辰衡厭寅宜與申衡申亦地支須用天干故取申之相近者庚也鄭引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於巳破於亥陰建於未破於癸言未破癸者卽是未與丑對而近癸也葢二十四時之變十二支間以八

干四維以子左旋則子近癸寅近甲卯近乙巳近丙午近丁申近庚酉近辛亥近壬以子右旋則子近壬戌近辛酉近庚未近丁午近丙辰近乙卯近甲丑近癸申近庚者據左旋言也丑近癸者據右旋言也今羅經二十四山相兼原本於此（測有書詳之）不用三統不知日月會辰尾爲建戌則不知所以庚辰入郢之故正義謂史墨能知非是人情所測又云食在辛亥之日史以庚午爲占自是史墨所見其意不可知也何未詳鄭志也其以鄭本三統殊乎長秝所排邪

三十二年**傳**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注**震在乾上故曰雷乘乾乾爲天子震爲諸侯而在上君臣易位猶臣大强壯若天上有雷

循按史墨此言假經以文其邪說非易義也睽成大壯則見豕負塗載鬼一車歸妹成大壯則柔乘剛雷乘於乾是爲征凶豈得爲天之道易義至春秋襄昭之間不明已甚故孔子韋編三絕作十翼以贊之詳余易學三書

定公九年**傳**東郭書讓登**注**登城非人所樂故讓衆使後而己先登

循按己先乎人不可爲遜讓讓與襄古通襄猶驤謂舉而上騰也故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謂子上騰而左我上騰而右也書堯典鄭注云推賢尚善曰讓廣雅尚舉也高也是讓有舉義與驤同曲禮主人與客讓登與此讓登不同

哀公三年**傳**鬱攸從之**注**鬱攸火氣也

循按方言晉宋衛魯之閒謂之鬱悠郭注云鬱悠猶鬱陶也夏侯湛大暑賦云何太陽之赫曦乃鬱陶以興熱

春秋左傳補疏卷五終

姪廷琮弼校字